

四庫全事存日叢書線纂委員會線









四庫全書存日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 魯 書 社

庫全書存目叢書

第一三三册 經 部 責任編輯: 孫言誠 賀 偉



701/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日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4.1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2 • 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一三三册目次

•

經部·春秋類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一老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璜川吳氏真意堂刻本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一) 〔清〕李集鳳撰

: 四九

•

春秋疑義二卷

〔清〕華學泉撰

四川省圖書館藏清嘉慶十九年璜川吳氏 真意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類考 十二卷春秋疑義一卷》提要

刻春秋疑義紋

庚午秋有以惠半農先生春秋說版來售者子門宗

));

家舊刻也英先祖容齋先大夫江西歸田後課子從兄 說刻已數十年而猶未有敘乃偕而補敘之春私說我

竹嶼於家塾時其未生也間竹嶼少時所與遊多當世

谿先生以至於松厓先生窮經數世文驚海內外矣然 知名士故容齋公墓志惠松厓先生所作也惠氏自研

刻惠氏書者甚少半農易說禮說春秋說皆竹嶼刻雨

教跋俱無殆以爲惠氏書出人自珍之何必敘爾去年

春秋好華

春子於友人家見華霞峰讀易偶存六卷春秋類考十

知梁谿華氏也梁谿華氏之學見於顧復初春秋大事

於惠氏無多讓矣然世之人知我吳惠氏矣而未必盡

二卷春秋疑義二卷得鈔而藏爲讀其書經術湛深比

表矣而未必見華氏之書也惠氏書刻者猶鮮況華氏

疑義不過九十葉書然於聖人之旨時有所自得折前 之書乎也見請先爲刻春秋疑義今夏始刊畢夫春秋

八之衷學春秋經者既有春秋說又不可無春秋疑義

也予昔既補春秋說紋今於春秋疑義盖可亦令其將

經 133-1

真意堂

		春秋星素	嘉慶甲戊	君之孰賢 ^並
		*	嘉慶甲戊歲午月望後學吳英拜書	曹之朝賢英鳥足以知之以十年而後人乃敘之邪至於春秋疑義與春秋說!
				王於春秋疑
		- 真意堂		· 義與春秋說

春秋疑義 或問春秋書春王正月是用問正是用夏正朱子日兩 春秋疑義卷上 正歲州長正月屬民讀慶正歲如初此以建子之月 之月為正月建午之月爲七月也問體有正月又有 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先王此以建子 孟者亦參錯不一在戴記則有如日正月日至可以 書生之臆說斷之亦不足信矣其見于六經見于論 時之舊然改正朔大事史無明文欲於千百年後以 易其一字奚憚而不見諸施行必于此時改正時月 及秦井天下。遂因之改十月爲年始而時月一如夏 春秋其十二篇月合皆從夏時旣以懸諸國門莫能 秦政之初呂不韋爲相凡十年而免不韋集諸儒爲 春為正月矣歴七八百年中閒無復夏時之事而奏 改時而疑秦之不改月不改時問旣易建子之月爲 學治聞考核精詳而疑不能決何也非疑問之改月 邊俱有證佐室何從又日此事難稽考以朱子之博 忽遠從夏之冬十月以爲歲首此不可解也近有謂 卷上 梁 溪 華 學泉 真意堂

春秋疑義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 民俗之恆解也然思意汲蒙云夏數得天者如國語 定爲一代之制有皆得通言夏時如詩如論語皆通 從夏令趙東山左傳補注引此爲據凡非赴告策書 官紀事之體必書本朝正納尊王也其民俗通行悉 有改正朔之名而授時祭享有用夏時之實春秋史 巡符享祭猶自夏馬故先儒謂商問革命建丑建子 越我問王致伐于商改正以垂三統至於敬授人時 考記載惟汲冢問月解篇有云夏數得天百王所同 冬日烈烈魔風發發皆以夏時爲言此不可解也歷 而所云四月維夏六月徂譽及秋日萋萋百卉具腓 在夏諸侯而言夏時空目若小雅四月當幽王之世 解也其在於詩豳風七月追述后稷先王風化之由 而言則問爲改月由論語而言則問不改時此不可 莫春春服浴沂属雩又可指為建寅之月平由孟子 早七八月之閒雨集分明夏五六月歲十一月徒杠 爲正月又以建寅之月爲正歲也孟子七八月之閒 成十二月輿梁成分明九月十月而論語曾點言志 卷上 + 通意堂

一發隐公不書即位左傳日攝也開章第一義便與聖經 春秋疑義 改转或逐疑惠公之時桓公巳正太子之位隱承父 相戾又傳稱惠公薨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關是以 則秦亦改時改月漢初猶仍之間之改時改月蓋無 桓篡隱也以桓爲太子則隱不過惠之諸公子耳隱 命攝以奉桓審若此則桓爲君隱爲臣乃隱篡桓非 三正通於民俗其來已久故立文有不同耳漢書高 以十月為正月今此眞正月當時謂之四月日據此 後紀事者追改之非當時本稱也以十月爲歲首卽 可疑矣 帝紀春正月顏師古注云凡此諸月號皆太初正麻 為春而民間猶治夏正以建寅之月爲春正月也特 建升建子革命改正原不相沿非謂朝廷既改建子 而栽日至而畢啟蟄而耕此授時之猶自夏也至於 之稻白夏也龍見而畢務戒事火見而致用水昏正 故政藝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當閉藝而烝此祭享 成梁蓋本天道而播諸民莫能違乎其早晚之候也 卷上 1二 真意堂

春秋是義 據左氏宋武公生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日爲曆夫 非太子也桓非太子其為太子何也日隱公立之也 何也日正其爲篡也以春秋之正桓公爲篡而知桓 反正而春秋誅亂賊隱公其首也然而春秋族惡桓 桓公果正太子之位則隱爲篡羽父爲忠桓之立爲 而受膝薛之旅見乎若是而謂之攝可乎設惠公時 君公不儼然自稱寡人乎不儼然列于諸侯之會盟 君之位乎發號施令有不自己出乎國人不優然稱 閉而謂之攝王若之所以篡漢也故政可攝也位不 截然而不可亂隱不爲君則爲臣介于不君不臣之 可攝也攝位則爲篡而已矣隱公當日不當身踐曆 成王矣春秋別嫌疑明是非辨等列君臣上下之閒 施合一自己出則問公爲篡而三叔之流言爲忠于 發號施育之自己出也使問公身踐天子之位發號 下也必日問公日王若日謂問公承王命云爾不聞 而明也且亦知攝之爲道乎問公之于成王攝也書 稱位家宰正百工不聞身践天子之位也其告于天 不當爲篡桓之立爲篡則隱不當爲攝二者不待辨 卷上 P 真意堂

春春母表 門找室馬君也久矣夫人室馬君而我據其位久之 疑其君第疑其兄雖微羽父之譜其能免乎桓之意 **會征伐自己出也當其時上下不辨而民志不定臣** 之可也既以奉桓馬太子自處于庶而與桓以嫡而 諸大夫而告之定桓位而後去之可也否則以身相 又據乎其上依違係戀而不即與其名號君也其盟 甘退守乎其節隱如真能讓者當國人扳己以立召 之北海下至子版季札之讓莫不棄其國如散雖而 雖然隱亦烏能讓泰伯之讓逃之荆蠻伯夷之讓去 之攝平故正桓之爲篡而隱之非攝不特辨而明矣 之爲篡爲斌而巳矣桓之奪爲篡爲弒而隱安得謂 有國桓不安有國則隱之欲與桓也爲讓而桓之奪 而何得託名于攝乎若桓之太子立于隱則桓不安 桓室有國桓室有國則隱不室立其立也爲攘爲竊 公之時桓固未嘗爲太子矣使桓之太子立于惠則 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率國人奉之然則惠 奉之杜氏日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以鴯祥之故追成 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 卷上 Ł 題意堂

隱公不書即位文定以爲仲尼削之諸儒多從其說惟 也桓宣故踰其例者則以欲自掩其篡弒之實目若 從其實而書目聖人非有意于其閒也隱之攝而不 見矣。高紫超日十二公或書即位或不書即位 即位也變例也莊閱僖之繼弒君而不即位也定例 禮目春秋紀實之書也後世四其實而考之則褒貶 之六月書之蓋於是時始得以正其朝廟臨羣臣之 樸鄉呂氏日不書即位禮之不舉也新君踰年即位 廟臨羣臣之禮故書之定元年春不書即位而于夏 書也隱不自正者也莊閔僖皆繼武者也故皆不書 桓宣得國不以道然意其得國之初必有以正其朝 由作階三揖而後升謂之踐作禮之不舉故不得而 之何以爲攝也夫隱爲攝則隱固未嘗立隱未嘗立 應立者反之應立者而謂之弑君者也 則桓應立桓應立則吾未聞應立而立謂之篡誅不 從起而於隱之初不書即位正其本也義或然乎若 讓也乃其所以爭也春秋託始隱公原篡弒之關所 而不歸其思起而奪之也固不能以終日矣故隱之 卷上 木 真意堂

春秋髮裹 聖人於衛人立晉之文而發之矣然則隱即位不會 罪皆藉位以行之天子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天下 止於從實而無他義乎日位者人君之大寶命德討 何日子不稟於父臣不稟於君爲王法必誅之定律 則王法不明而春秋之大義隱矣所云上竊取者謂 稟君父而自立今謂隱公不書即位止于從實而書 所最重莫過於繼世而立君王法所必誅其遇於不 之也嗚呼此其所以爲春秋之書也與 或謂王法 物無遁形明鏡蒞空奸娘自判而非鏡之有意奸娃 以見意如強逼專制其君之實此如太陽一照而其 賊無兄之隱於定之六月戊辰而始書即位者自有 問傷三君不書即位者自有以昭萬世嗣君處變之 法於桓宣之不應即位而書即位者自有以發其很 從其實而書目然春秋雖皆從實以書而於文成聚 **警即位矣則經亦無容歿其實而不書即位隱莊閔** 昭定五君書即位者自有以明傳世繼統之重於莊 僖實未嘗即位也則經亦不得強而誣之爲即位皆 從其例則是自明其第也然則桓文宣成襄昭定實 老上 * 其意堂

所以終蒙蒐裘之變也鱼 其人君之大寶而不足以有爲於一國也嗚呼此其 堅人正其位然後可有爲於一國不書即位則是失

隱元年歸仲子之明二年夫人子氏薨左氏以夫人爲

伸子以元年歸昭爲預凶事亦難信據士喪禮將葬

旣祖奠而後睸賙禮支經束馬兩擯者出請入告主

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不主人

拜稽賴成踊賓奠幣于梭左服出此公賵士之體也 袒馬入設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輅北面致命主人哭

春秋疑義 未上 血、意全

度天子之赗諸侯也亦然仲子娶於惠公之末年必

何如古人雖不諱凶事恐此亦非人情也啖氏日仲 年甚少何故天子忽然歸贈度其出請入告之辭當

子而在天子寧有歸其聞乎不辨菽麥者猶不當爾 而黃楚望趙東山必欲信左氏而強爲之辭亦固矣

隱二年夫人子氏薨黃楚望日當依左氏爲桓母非隱

妻何以知非隱妻隱公凡事謙讓不肯自謂爲君故

審若是隱公當日不過以公干攝國政目然立三月 改葬不臨衛侯來會葬亦不見必不以夫人之禮赴

而盟邦一年而會戎春秋俱正名之日公豈有會盟

嚴然稱公而君之妻猶然公子之妻乎亦不足信矣 則儼然君臨之而來會韓則不敢見平又豈有其君

恩嘗因左氏改葬不臨之說疑桓公爲太子之說

亦臆說也夫韓惠公不臨衞侯來會韓亦不見是不

爲喪主也古人最重喪主隱不爲喪主將逐無喪主

乎將桓爲之喪主乎禮惟君薨而世子生而後上卿

爲之攝主若夫既已爲太子矣雖少必太子爲之主

喪主之位定而嗣君之位定矣桓不爲喪主則桓非

奉上

九 與意堂

之喪故改葬不臨之說亦妄也明乎太子之說之誣 太子可知矣故太子之說妄也隱不難於攝位而爲 君何獨難於攝喪事而爲主而使惠公之喪爲無主

而後可以定桓公之爲篡

春秋雖齊史而實兼問正朔則天王之易代必書此策

書之大體也聖經筆削義取尊王天王之崩必志所

以明一王之始終其志天王之崩猶之志曆公之薨

也去列國之君循必記其卒以志代然後可以知其 人而詳其世烏有天子之崩而不志於春秋者哉而

主請以正確求昭姬于齊冬單伯如齊使層不弔恭 縣記了晉王使尹氏耕季訟問公子晉趙宣子平王 之職不當以二臣爭政而廢傳又言問公將與王孫 争政故不赴者其說妄矣以大喪認諸侯乃大行人 天子其敢有請于王室平然則日問公閱與王孫鞋 頃王崩王室無不告曆之理是年傳日襄仲使告于 年公及蘇子盟于女果傳曰頃王立故也十四年春 假王命以示大順曆人其有不弔葬天子者乎文十 室散弱不能自通於諸侯可謂誣矣且是時齊桓方 **侯明年僖王崩王室亦無不告諸侯之理惠王卽位** 所錄莊傳惠三王之際其事如此而杜氏乃以爲王 馬三匹魏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經傳 冬會于鄄十六年王使號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 莊王崩王室無不告諸侯之理十四年單伯會伐宋 室不告替不往會放不書趙東山考經傳以駁正之 謂莊公十一年曆主王姬之昏冬王姬歸於齊明年 傳言春號公晉侯朝王王饗體命之宥皆賜玉五瑴 莊傳頭二王之崩葬不志此不可解也先儒皆謂王 卷上 順意堂

隱三年夏四月尹氏卒左傳作君氏爲隱公之母聲子 看私母亲 隱三年之前而舊尹氏立王子朝於昭二十三年之 擅立其庶此益一朝一夕之故哉春秋書尹氏卒于 王子朝伏案目夫立嫡天下之定理也而權臣乃敢 超更廣其說日春秋會此蓋謂昭二十三年尹氏立 此後村弑其君之始比事觀之堅永之戒明矣高紫 書尹氏卒此尹氏立王子朝之始書齊崔氏出奔衛 不書君母氏而書君氏何足以知其爲君母也其不 可信明矣故文定主公羊譏世卿之說厚齋王氏日 當如定如之例書替子卒安得諱其姓而稱君氏且 **啖氏謂春秋例無有改字爲義者使果屬隱公之母** 非人心同然之論也姑闕其疑以俟續考 所以定霸者之功罪則其說迂遠似屬東山之應說 庭而徒以弔送爲尊王虚文故特削此三王之崩葬 駁正是矣然謂春秋見桓文不能率諸侯享覲于王 臣之訟可乎亦豈有赴於晉不赴於唇者平東山之 室而復之使王室不告妻於諸侯而惟使賢人平二 卷上 真意尘

後中閉二百餘年而其觸始驗大易所謂履霜堅水

必不能免矣又如定十年書晉趙鞅入晉陽以叛荀 納自延及于君父固不俟桃園之刃而已知晉靈之 哀之十三年會黃池會黃池者堅冰之終而會鍾離 放胥甲殺先都殺士穀事事手辣心很毒旣流于播 於文七年書晉大夫盟于扈則已胎弑逆之祸至後 董狐之文以歸獄于盾而不知聖經非侍此而明也 者履霜之始也又如晉趙盾弑夷皋人但知據左氏 之終也成之十五年書晉會吳于鍾離而其照應在 九年公如楚荆來聘者履霜之始而公如楚者堅冰 之二十三年書荆人來聘而其照應則在襄之二十 紀大去之文則知其始之如也意在滅之矣又如莊 應也觀桓五年如紀之書未知其將何以爲觀後遷 莊元年齊師遷紀鄉鄑邵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則昭 信之罪見矣桓五年書齊侯鄭伯如紀此伏案也至 **近年之盟茂未知其旨何屬觀七年之公伐邾則失** 元年書盟蔑此伏案也至七年公伐邾則照應也觀 意讀全經其旨趣之妙未有不在於伏案照應者隱 者如此此春秋前伏案後照應之書法也竊嘗以此 · 奉主 # 與意堂

討該書人四級州吁書衛人殺無知書齊人國人討之 春秋聚義 王由亂賊縱橫而不知有君父誅亂討賊所以尊君 也以討賊之權予國人不問其何人也殺陳佗書蔡 父母君父所以尊王也故凡討賊書人子之也其不 賊之權子天下也誅亂討賊王者事也國人討之天 下討之天子不與焉不嫌于無王乎日否天下之無 人般徵舒書楚人天下討之也不問其何國也以討 故附記於此 爾然無味者矣愚桉此論即春秋屬辭比事之一 **穿鑿拘泥於一字一句之閒且或視之如破爛朝報** 照應者此讀春秋之大法也茍或不然則惟有附會 可得矣其他書法大率類此故讀春秋而觀其伏案 躁也幷寅而擅政者且九人尾大不掉雖欲不叛不 六人荀氏則林父也庚也首也馨也偃也吳也盈也 氏則會也變也勻也動也鞅也并吉射而擅政者亦 同也括也朔也武也成也幷鞅而擅政者八人矣士 其禍有由始及歷考經之所書則趙氏之盾也穿也 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人但知其肆惡叛君亦未知 卷土 丰 頂意堂

之乎日否春秋子其討賊不子其立君也春秋之所 石碏非有與乎其閒也晉非有求乎其閒也然則與 之權衡也 之也不以公討之不足以正其然君之罪也此立法 討有罪討之以天也春秋討有罪亦討之以天也聖 斌君而楚虔殺之則非天矣商人斌君齊人先君之 之則非天矣楚比弑君而棄疾殺之則非天矣蔡般 盡以討賊子之何也日五刑五用謂之天討王者之 而後般之則非天矣天者公而已矣討賊書人公討 人以爲人心之公卽天理也若里克弑君而晉惠發 卷上 古 與意坐

殺州吁書人聚辭也立晉書人亦聚辭也眾之所欲立 春秋疑義 乎其閒也晉非有求其閒也書衞人立晉固以著其 矣不請命之非譏不在一國審是則春秋可以無作 權以王法治之鳥得無罪哉趙東山日問禮之廢久 而孔子於歲首何以必書春王也然而后碏非有與 操以予奪人者王法也天子在上而國人擅置立之

> 或問漢卿呂氏日君弑而討賊則書葬君弑而賊不討 之賊豈必皆其君之無罪哉何獨於蔡景赦其賊班 而可赦則班不得爲弒君班爲弒君則班亦不可得 者又強爲之解日罪蔡景也止自討也夫春秋弑君 **幸猶可日益亦般矣至於蔡景計悼則其說不通或** 許悼公則強爲之解陳靈循可日賊已討矣蔡昭書 者既爲此說其有不通者如蔡景公陳靈公蔡昭公 **与其書韓者齊自往會目何與於賊討與不討邪傳** 則不書韓信乎日否被弑之君不書韓層自不往會

春秋疑妻 ᆂ 與意堂

禮以葬其父是以我往會之耳其他被弒之君或不 則蔡景許悼之葬要皆其子欲發真弑逆之迹而具 而赦旣誅之又赦之聖人用法不如是之牴牾也然

近之外則或不來赴或内不會韓目 往會之目持敬問氏日内不書葬左氏不成喪之說 高紫超归公

書韓者或其國多故不能備禮以韓或雖韓而層不

然考經所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内賊未討而亦書葬 羊内賊不討不喜葬外仇不復不書葬義之精者也

拉立之罪其亦異於尹氏立王子朝者也凡此皆奉

秋用法之權衡也

言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於所謂内賊未討不書葬

春秋娱乐 **韩聖人一皆據實書之目然而韓則書韓足以安旣** 死之魄而慰枕女待旦之心葉葬不書棒足以彰暴 **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 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講張假飾以釋則經亦書 委棺暴屍不成乎韓則經亦不書韓非以不討賊之 亦書韓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 鄰諸侯亦旨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荐禮矣如是 父欲自掩其私逆之迹而反告於鄰封隆禮以韓四 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安得曹韓更有逆子推刃其 並之賊循擅國柄懟其君父綦葬路隅若樂書以車 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敗未討者往往私 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體而葬則經 **於鄰封成體而葬葢元凶旣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 信位馬鄉國之赗鎮馬凡賊旣討者必重更棺斂告** 徒日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爲公卿之 **非者書韓委屍而裝葬者不曹釋葢凡所謂葬者非** 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舞者謂何日禮成面 乘葬屬公於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 卷上 丰 真意堂

禮論候日薨大夫日卒春秋於外諸侯之薨書卒文定 日縣定公薨皆言薨不言卒所可疑者王子猛之書 分秩然自不容紊故孔子日君養聽於家宰又孟子 未然葢天子日崩諸侯日薨大夫日卒士日不辭定 其爲諸侯其說眞爲穿鑿然謂諸侯例左書卒恐亦 終卒也者君子之終也以王子猛書卒之例例之恐 動于吾國也且于吾君書薨於外君亦書薨嫌于有 諸侯俱當書卒也以問紫超紫超日春秋於外諸侯 未踰年而崩則不成尊存先王也降之等於諸侯之 然則悼王以未踰年之天子何罪而亦書卒耶天子 二統自室書卒以別之而文定乃謂上不請命不許 書卒不書襲襲者振動之意外諸侯之殁非有所震 列室矣不應遂夷之於大夫也夫卒者終也君子日 日聖人貶之也問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 不請命聖人因其告喪特書日卒不與其爲諸侯也 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韓者皆當擊其首而 骸之惨而敵同仇泣血之志偽爲韓者輕亦書葬又 卷上 ŧ 真意堂

隐十年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 春秋程表 也從而爲之辭或牽彼以就此或例此以方彼自知 月者矣有無日月者矣公穀見其有日月與無日月 日月不可益有日月不可去也故春秋紀事有有日 非不欲盡言日月然舊史有詳畧爲有闕文爲其無 茍不以日月則其實何以明何以知一月之閒十一 取其兩邑故謹而日之後之說春秋者盡不用日月 猛者為王子朝而起變例目故于其居王城也書王 太子例書卒未踰年之君循然一太子也則其書卒 道然也則其書卒亦室矣考之獨目於凡列國之君 日内兩取其色乎日日月者紀事自然之體也春秋 或問積齋程氏日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十一日之間 而於其卒也仍書王子從其本也 **亦**室矣 曹祖而於天子之太子書卒循春秋之志也天子之 敢下同乎諸侯而成一國之尊益孝子順讓其親之 稱尊也非特不敢上擬乎天子而成天子之尊幷不 卒目然古者天子崩未踰年太子不敢稱算其不敢 卷上 又按太子立未踰年不應稱王春秋書王 大 真意堂

桓公在位十八年十四年不稱王元年稱王二年稱王 十年十八年稱王四年七年不書秋冬闕文也樸鄉 秋因舊史有可提而不能益也 度所誤積漸以爲春秋之盡信矣而程夫子亦日或 爲穿鑿使聖人之經皆爲諸儒之私見曲說攝摩隨 疑恩數之厚薄其他事或日或不日率拘牽附會強 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史紀事簡各日月或不備春 **晦日大夫卒書日正也不書亦史失之耳一以爲遠** 正也或不日或不朝史失之目一以爲夜食一 一以爲惡一以爲公不與斂文定旣駁正其失而又 說春秋者以日月爲例曲生意義如日食書朝書日 **甚謹乎若井月不書則事皆無惡皆不謹乎** 日以甚其惡以謹其事而餘無日者皆無甚惡皆無 以甚其惡亦非謹其事而日之也茍或講聖人特書 朱師又取都取防其惡亦不得掩非聖人特書其日 敗宋師辛未取部辛已取防營史紀事自然之法也 得其日而盆詳層隱之惡盆彰若或不得其日旣敗 不通則付之不言故日月之側爲春秋養矣今王戌 末與意堂 以至 恩枝

春秋泉表 其意乎至於不書秋冬信如其說則桓十七年五月 **箭若是聖人書法頓自改易又安能使學者之必知** 當始末盡然又何以元年二年十年末年各書王乎 非獨一桓公也又何以不去王乎桓無王而不書王 鱼因桓之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乎當時諸侯篡弑者 主天討不加者也宣未嘗無王而桓獨無王聖人用 法何如是之異也況春秋書王本以律天下之不王 爲此說者信巧矣然以經考之桓宣二公皆篡弒之 可望者矣故特不書秋冬二時以誌當時之失刑也 ★是妻 七年不書秋冬則以穀節來朝而天下之諸侯亦無 四年不書秋冬則以天王之下聘而天王不復討矣 桓弑君而天討不加是有陽無陰歲功不能成矣故 天討之不加也古者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道也 是而後不復書王明桓之不王而王之失政也十年 是乃入見受命於天王之時也而天討不加焉故自 有王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桓之終也不書秋冬明 復有王再以治桓也至於三年則諸侯之喪事畢矣 呂氏日或日桓無王也元年有王始之治桓也二年

春秋是義 書王之下並從闕疑 秋冬之說極訴其非而高先生作春秋孔義於桓不 明故須微解以明之旣大義炳如而又用淡晦之說 王所以談桓也大義炳如日星矣春秋之法大義未 貶書人貶邾牟葛所以貶桓也王錫命不稱天譏天 反覆不定之例以微解諷刺之何邪故朱子於不書 是孔子亦大迂闊矣 愚按春秋正桓弑君之罪如 穀鄧來朝斥書名斥穀鄧所以斥桓也邾牟葛來朝 日桓兩年不書秋冬說者以喻時王不能賞罰若如 不俟終日何待三年之後邪皆不通之論也 且天下之惡無大於篡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 討而去王以示義則二百四十二年經皆當去王矣 禍接踵於天下而天王皆其能討也若以天王不能 而知其謬矣 王正與夷之卒十年有王正終生之卒則固不待辦 公羊不書夏昭十年十二月三傳皆不書冬傳二十 八年冬有日而無月不知又將何說乎至若二年有 卷上 若晦黃氏日春秋之時亂臣賊子之 土 與意堂 朱子

桓二年孫子來朝朱子日說者或云時王所黜降而稱

桓七年殼伯綏來朝鄧侯吾離來朝左氏日名賤之也 德足招攜懷遠何以懲天下之大惡而使亂賊知所 子禮可知矣紀迫於齊無所赴恕而求援於姻國故 則歷也紀也以遠人則穀也鄧也以世子則射姑也 懼哉且夫春秋之書列國來朝者莫桓若也以諸夏 **跋履山川踰越險阻交臂而來書之於冊將謂桓之** 郅何也膝以曆爲宗國近曆而弱觀其來朝而降從 在江漢之閒居方城之外非有所不得已於朝魯也 雨來朝是皆有所不得已不得已故責之輕也穀節 七月紀侯來朝矢六年又紀侯來朝二國諸夏之君 禮義之國春秋不以黨惡責諸夏禮義之邦而責穀 相繼來朝故特貶書名然桓二年春滕子來朝矣秋 胡氏日朝桓故也桓弑君天下之大惡也越國踰境 子不知當時時王巳不行黜陟之典或日春秋惡其 朝桓削而書子自此之後一向書子登春秋惡其朝 公書侯不貶而此獨責備於不能自存之小國何聖 桓并後代子孫削之邪當時大國滅典禮叛君父書 人思語凌弱不公之甚 卷上 Ĩ 與意堂

桓二年公及戎盟於唐冬公至自唐此書至之始按公 春秋妹素 有三例或誌其去國驗時之遠然亦有踰時而不至 之出有至有不至左氏日告廟行飲至之禮則書至 待貶而見矣 之不書名不書人者罪雖差減其爲聖人所斥亦不 而昭公出奔居鄆必行告廟之禮也二傳通日胡傳 不應僖公號稱賢君凡葵上首止之盟會皆不告廟 滕薛之旅見於隱者人之則無以責邾牟葛之旅見 臂於桓也凡旅見者馬尤貶而於邾牟葛則人之人 如信十三年夏曾職十四年春城綠陵經一年越四 滕於紀之不得已而朝者名之則無以責穀鄧矣於 秋聖人之刑書聖人之用刑未有不得其平者也於 之者亦賤之也賤其以五等之邦而旅見於桓也春 聖人之所大懼也故春秋凡來朝者皆貶而於穀鄧 於桓矣然於穀鄧書名於邾牟葛書人而若滕若紀 來朝則名之名之者賤之也賤其以遠方之國而交 **心親篡弑之君而昧誅討之大義天下將相勸於惡** 以旅見則邾也牟也葛也十二公未有如是之甚者 卷上

春秋與業 重事其不書者或史失之或君廢之隱之不至君廢 積齊程氏日春秋之作將以正美り道奚暇為諸侯 之也晉君之出百七十有二自文以前公之出者八 云者則其說亦終不可通乎或以爲君行書至國之 理之不可也况有盟會征伐之危而不書至如前所 危之而幸其得歸至乎凡言危之者見踰時之說不 至故桓文之盟會雖踰時不至率亦勉強遷就之說 之久動之非事之難皆爲危道凡危道至不危者不 姦之罪然亦有黨惡附姦而不至如桓公黨鄭突而 可盡通而齊桓之時曹至者少故爲是言而不知其 取穀梁之說謂凡書至大率皆危之而以地之遠時 合四國之卿黨叛臣而會澶淵亦不書至臨川吳氏 伐鄭十六年書至十五年不書至是也襄二十六年 豪皋遠卽蠻夷之地而亦不至者矣或誌其黨惡附 蜀合十一國聽命於蠻夷而不至哀十二年會吳千 侵伐之危而不至如成十年伐鄭不至襄九年伐鄭 時之久而不至者矣或錄其會盟侵伐之危然亦有 亦不至者矣亦有會盟之危而不至如成二年盟干 参卷上 西道意堂

> 春秋县景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離卒到氏日東云甲戌之 比事者也蔡人教陳作事之尾也書討賊而不書獻 必兼首尾其餘有首必有尾有尾必有首所謂屬辭 故也然豈敢質之哉又日春秋有一事見一義者不 之葢六年八月經書蔡八般陳佗而上文不見其事 之 下有陳侯之弟忙殺陳世子免積齋程氏日或恐有 者六十有四近詳而遠晷則史失之未知然否故問 十而書至十九自文以後公之出九十有三面會至 卷土 章 具想堂

明係關文虛陵李氏日三傳不究闕文之襲公羊則 再赴其謬戾甚矣 日君子疑馬穀梁則日舉二日以包之左氏則以爲 成之下有陳作般世子事而關之也。核甲戌之下 君則事無其始而養有不備難以因事立教故疑甲

|胡傳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辭|| 順辭書入亦有二義 時而適相反矣聖人登以相反之說爲褒貶哉凡事 於王猛入王城天王入成問而書入則順逆之說有 難解一逆解其逆於实歸鄭亦歸曹而書歸其順

桓十一年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衞十五年五月鄭伯实 春秋疑義 夏五闕文胡傳日傳疑也疑而不益見聖人之愼也葉 法如此何也樸卿呂氏日諸侯雖以篡得國茍其大 稱鄭伯忽之斌不見於經忽正而突不正而春秋書 忽之歸稱世子忽旣歸鄭越兩年而後献而突始終 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秋九月鄭伯突入于櫟 矣一說此夏五月鄭伯使其第語來盟而關月字目 斷爛不可讀之文爲後訓乎胡氏之說愈密而愈疎 無月事顯然而可見理斷然而無疑孔子豈必錄此 謂事之不可知者多間闕疑謂理之不可知者夏五 氏日經成而後亡自積齋程氏日吾循及史之關文 其易邑葢亦難矣故知歸入無與於褒貶也 書歸後書入豈前之歸爲順而後之入爲逆乎前之 歸恃朱與仲後之入朱怒而仲不納忽在鄭而突入 者書入可以安而歸者書歸此史氏之文聖人因之 一年突歸於鄭書歸十九年入於櫟書入一突也前 而不革而其事之善惡聖人之褒貶不與爲 歸皆易解凡書入皆難解葢凡以亂而入以不而入 《卷上 美 植十

文姜不稱姜氏哀姜不稱姜文姜之出奔也春秋書夫 春秋蛙葵 見矣諸侯黨邪害正之惡亦見而忽之不能自強亦 不得爲無罪矣 篡也忽稱世子正突之爲篡也據實以書而突之惡 爲君也徵矣故春秋不得正名其爲君然突雖稱伯 書是故鄭無昭公晉無懷公 人孫于齊不稱姜氏絕不爲親也然哀姜之奔邾也 五國之君南伐鄭以納之則突終未當失國也春秋 何得奪其爵而不稱伯突旣歸國則忽雖歸鄭而其 **奔其君鄭也久矣忽雖歸鄭而突在櫟曆宋衞陳蔡** 伯以是爲終失國也春秋無二尊茍失國雖見殺不 也稱世子春秋無加損馬正其名實而已矣不稱鄭 稱世子從其恆稱也以其失國也不稱子以其歸國 之習與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馬 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鄭伯突是也茍其 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 列區之諸侯亦未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 **经正道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 卷上 校实立五年而後出 止齊陳氏日忽 # 真意堂

欲貶斥之不可得已不絕之於喪至之日使哀美之 絕之使天下後世知預篡弒之惡雖其身已見討於 孫齊之日使文姜之去而速反而爲國母爲小君雖 方伯而死不得入先公之廟而干大義也不絕之於 歸也晉之臣子義不得以其喪歸也是故於其喪至 姜之孫邾也孫而不歸而以其喪歸聖人日義不當 子繼世爲君而生不得殉母子之情而違公義也哀 故於其孫齊絕之使天下後世知負紙逆之罪雖其 歸聖人日義不當歸也晉之臣義不當使之歸也是 因事垂訓以爲萬世法而已文姜之孫齊也孫而卽 此夫女姜哀姜之罪聖人直書於策不必去其姓氏 而後見春秋去其姓氏絕之於晉非獨以爲貶也各 絕之哀姜無母道必再見而後貶絕其穿鑿可笑如 共伸與弑兩君幾至亡國聖人登爲之原其罪而降 自然不稱姜則又爲之說日文姜無妻道故一見貶 其罰也哉及哀姜之以喪歸也經書夫人氏之喪至 輕文姜之罪重聖人為之差別於其閒夫哀姜通乎 **晋夫人姜氏孫于邾不去其姓氏說者謂哀姜之罪** 卷上 ţ 通意堂

春秋疑義 望層之能復仇乎 公之初前書夫人孫於齊斥其姜氏絕之於層其猶 莊公之不能復仇矣會酷會防會穀如齊師享祝上 方且以國母肆其驕淫尚何復仇之足云春秋於莊 歸而後可以講復仇之事其勢然也姜氏之速反知 之臣子不忘先君之恥必先以大義絕夫人使不得 義炳如矣 不絕文姜則齊襄之仇必不可復故晉 之重也春秋一於其孫齊絕之一於其喪至絕之大 之臣子猶以其私請皆由派毋子之情而不知宗廟 能制而異日哀姜之出齊桓旣巳正其罪而討之叠 母之義所以隱忍遷就使出而復反騎淫放縱莫之 唇者大義所在無難決也當日曆之臣子泥子無仇 義不得復全母子之情故文姜之出必不當使歸於 美工一深就逆死而配享於桓廟桓受之乎竟惟桓不 於而已層之先君其受之乎莊公荷欲爲桓公之子 不可得已 于無仇母之義而文姜無入桓廟之理 莊公燈體桓公奉承宗廟則宗廟爲重母子爲輕文 以其喪歸而稱太廟致夫人雖欲不越體爲之而亦 卷上 高紫超日網目於問武后於前 直意堂

武氏則應誅殺矣此與春秋削姜氏之意正異書而 所書淫悖事皆稱太后至改國號日問則稱武氏預

同旨也

紀侯大去其國按春秋時諸侯滅國紀最無罪故聖人

於紀多恕解紀季入齊不書名所以別於庶其牟夷

也紀侯去國不書奔所以別於譚子温子也里人之

情可知矣然大法畢竟以國君死社稷爲正於紀侯

之去雖原其情而閔之以爲寬紀侯之責而非可以

春秋疑義 爲訓也若書大去其國或疑聖人許之而張其解故 卷:一 丰 真意堂

程子以大爲紀侯之名而趙東山以失國例書名從

稱齊襄公復九世之五春秋賢襄公而諱不書滅何 史文也其說似在然於三傳無據姑存之至公羊傳

說之誣乎其言日大手有何減也不言齊滅爲襄公

與襄公之能復仇故諱言滅也夫京哀公者王也仇 韓也紀侯之遠祖諧哀公於問懿王懿王烹之春秋

紀侯是仇王也此大亂之道也且夫襄公獻公之子

第山襲攻旗胡公而自立馬獻公獻公攻其兄篡而 孫也按史記問烹哀公而立其第靜爲胡公胡公之

奪之國襄公顧獨援受國之義脩九世之仇於紀乎

襄公親殺脅桓聖人不責報於齊桓之世紀侯一言

之潜仇之九世必滅其國利其土地以爲快春秋又

從而與之乎況紀季姜爲莊王之后襄公滅母后之

族而毀其社稷悍然不復知有天子其無王莫此爲

甚同謂聖人從而與之亦悖謬不通之甚矣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積齋程氏日先儒或以子

也謂子糾馬兄者公教之意而孫氏胡氏劉氏邦衛 **糾爲兄或以小白爲兄各有其說而未可以片言決**

春秋莊義

卷上

圭 真意堂

莘老東萊諸儒宗之謂小白爲兄者程子之說而康

謂子糾爲兄者以春秋書法有子字故也然朱子則 侯朱子張氏諸儒宗之然各無明文可考孫氏諸儒

以公穀無子字而小白爲兄程子意不特以公穀無

子於管仲之事以大義推之而知其爲兄目非有所 子字亦以論語孔子許管仲之仁之事信之也但程

字固不可以公穀前無子字爲疑至程子引薄昭之 據也春秋所書齊人取子糾殺之之文三傳同有子

言以證小白之爲兄而朱子又疑前卿嘗謂桓公般

春秋疑義 大宗司預算論語特取其功而春秋則正其義如朱 真太宗般建成相類管仲之事小白正與王魏之事 事則日功過不相掩今以子糾爲兄而小白般之正 亦不能無疑於其關也況朱子於集注論王珪魏徵 兄以爭國其言叉在薄昭之前則未子雖宗程說固 干所謂功過不相掩者與或日程子不特於論語稱 此論知小白之爲兄則益疑矣夫春秋於子糾不書 糾左氏獨言子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 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剛君也公敷并注四家皆書納 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日糾不言齊以不 桓公爲兄而已正於春秋辨之春秋書桓公則日齊 其罪也日程子以大義推測小白之爲兄猶可也以 夫嘗與層盟於旣旣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定 言齊者凡春秋所書必曰某國某名則小白書齊固 齊者蒙上公伐齊之齊非子糾不當有齊也於小白 其書法非小白當有齊而書齊也且春秋直書其事 不暫子也烏有當與層盟於蘇而特加子字之理哉 而善惡自見果子也雖不盟書子也非子也雖屢盟 卷上 圭 真意堂

春秋矮寒 子糾親也鮑叔請層討糾而稱子或疑子糾爲名非 于糾殺之三傳同有子字而左氏觀叔請層討糾日 春水爲程子未成之書室其有未定之說亦程子所 齊蒙上伐齊之齊固不可日公伐齊納齊糾而下書 於齊與書齊陽生入於齊同一書法積齋謂糾不書 糾貴而稱子前公穀不書子脫之目至書齊小白入 公穀書料無子字而小白係之齊也然下書齊人取 料爲兄以左氏春秋書子糾稱子也以小白爲兄以 詞義理無窮之意正學者所當辨也 爲據也汪氏日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春秋書宋人 齊小白入于齊則春秋書法當如此目均未可執以 **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蔡則忽正而突之不** 俱見矣春秋凡書納皆不安納也曆不安納非特以 入于齊齊人取子糾殺之納不室納而殺不室殺兩 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茶矣皆公伐齊納糾齊小白 而赤不正可知矣書齊陽生入於齊陳乞弑其君茶 正可知矣書戎侵曹曹羁出奔陳赤歸于曹則羁正 齊仇之故亦以納糾爲不正也至齊人取而殺之則 卷上 畫 恩按諸儒以 與意堂

|--|

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邾子也其稱人何也
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自北杏始四國稱人誅
始亂正王法也齊侯稱爵其子之乎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雖予之可也主北杏者齊
恒也齊桓爲首四國爲從誅始亂正王法當自齊桓
始於四國乎何尤齊桓收安中夏之功四國受無王
之罪四國那得心服 春秋書法有諸侯而書人者
、
見者但稱人畧之也有小園之君而稱人者邾人年
春秋好兼
人為人來朝是也齊之盟內諱公而四國稱人疑陳
蔡諸侯而貶人之翟泉之盟亦内諱公而王人及六
國皆稱人疑以大夫盟王子虎而貶人之蜀之盟十
一國稱人而齊列宋陳衞鄭之下疑四國皆卿而貶
人之陳止齋日貶不於其甚則於其事蟾餘實錄而
巳屬解比事觀之聖筆之貶而稱人者雖無傳而可
見惟執傳以末合於經凡經與傳達悉以爲聖人之
褒貶所寄則穿鑒附會忽彼忽此忽于忽奪而春秋
之大義晦矣

春秋聚装 其義自見謂沾沾於一字以爲褒貶者皆拘儒之陋 止之功者亦在此會也春秋大旨只是據事直書而 倒持天子之太阿者在此會而所以成後日召陵首 之也春秋但書會北杏而齊桓之功罪自見葢所以 遣大夫往會故春秋據實書人非聖人有意貶而人 專權恣橫馬爾又日十三年齊桓北杏之會四國稱 氏始屢見於經此非貴而褒之也總以著強臣悍族 之世政自諸侯出凡諸侯之大夫帥師侵伐者例書 據實書君則稱君大夫則稱大夫又日隱桓莊閱僖 人亦只是據實書法葢齊桓初合諸侯人未慊從皆 人文宜而下政自大夫出矣而大夫公子公孫之姓 大夫皆談也 五何一而非貶乎故凡書侵伐戰圍皆貶也書君書 三年而後外大夫帥師專伐名氏見於經者三十有 在大夫書公書侯書大夫皆所謂指其人而譭之文 之叉一變也自諸侯出則罪在諸侯自大夫出則罪 以後征伐自大夫出而其君之自將多書爵此世道 文宜以前征伐自諸侯出而大夫之將皆書人文宜 卷上 高紫超日經之大例稱爵稱人只是 美 近意堂

> 春秋聚業 莊十年荆敗蔡師於莘以蔡侯獻舞歸十三年齊侯宋 以蔡自北杏一會之後終齊桓之身四十餘年未當 柰何委蔡與荆蔡十年無君虜之惟荆入之惟荆所 桓而與之必衆是齊桓一舉而收攘夷安夏之功也 一與中國之會盟查獨禁棄華即夷之罪或者齊桓 蔡之君臣其德齊必甚其事齊必堅而諸侯之義齊 獻舞以市蔡吾以天子之命廢獻舞別立君以拒荆 天子下告之在會之諸侯合齊宋陳邾之眾與蔡弁 力一心問罪於荆義聲宣布則中國之氣振荆方挾 之師也或疑齊桓當日室以平宋之師救蔡上告之 安於楚目乃荆因此入蔡而齊終未當爲蔡出一旅 被廚蔡有倒懸之急而蔡人來會蔡之臣子不肯即 人陳八蔡人邾人會于北杏十四年荆入蔡當獻舞 見目 卷上 ŧ 順意堂

二十八年剃復伐鄭然後曾晉宋一投鄭僖四年然

而齊桓若不知十五年荆伐鄭而齊桓亦不問至莊

而不敢輕有所發莊十年荆虜獻舞十四年荆入蔡

不得解其責矣然考齊桓之於楚葢蓄全力以待之

莊十六年同盟于幽齊桓初主盟也主盟則何以書同 春秋疑義 舉同盟之禮而實不過合天下之諸侯以宗齊故春 **秋凡書同盟者惡之而於幽之盟諱不書公所以謹** 盟劉原父日同所以名盟馬耳以問禮殷見日同以 爲壇配方明方伯臨之謂之同盟齊桓以尊問之名 覲天子天子以曾同之禮見諸侯諸侯不協則有盟 儀禮則設方明主日月而命事者同盟也覲禮諸侯 少安也 無事而已此亦見齊桓之不輕用兵而中國之所以 度力不能庇蔡故亦不責蔡之背華即夷以相安於 葢蔡密邇於楚今日背楚明日兵入其國都齊桓自 交鋒而蔡之服從於楚不與冠裳之會齊桓亦不問 桓亦第羁縻之使不敢抗衡中國而已終未嘗與楚 蔡亦或未審當日之大勢也召陵一盟楚雖屈服齊 惟恐一搏不勝反爲所噬令輒議齊桓不能伐荆救 志於天下而遲之又久而後發可見當日荆楚之強 而齊桓糾合之難制楚之不易如搏猛虎蓄養全力 後合諸侯伐楚以齊桓之謀管仲之智豈不欲速得 卷上 美 順電堂

非聖人之旨也聖人之書同盟直惡其以諸侯無王 其後蹈常而習故且以大夫行同盟之禮固勢之所 若文定以同欲而書同又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二說 乎洮之鄭伯乞盟非服異乎是數說者皆不足信也 命而行同盟之體爲耳其始以諸侯行同盟之禮而 自相反則直因經文之有不同欲者而從爲之歸耳 異可知且夫齊桓之主盟者八其不書同盟非同欲 柯陵之盟謀復伐鄭戲與亳之盟郑未與盟其非服 丘之盟齊人不可其非同欲可知以同盟爲服異而 爲同欲而蒲之盟季文子日德則示競尋盟何爲平 之謀伐齊戚之討負芻何以亦爲同懼楚平以同問 也以齊桓之同盟爲同尊問於洮謀王室葵丘申王 命何以不爲同尊問乎以晉伯之盟爲同病楚斷道 欲而書同也或以惡其反覆而書同也四說者皆非 說公羊者日書同盟志同欲也胡傳有二例或以同 問晉盟十四皆同病楚說左氏者日言同盟服異化 齊桓也其十四晉也說穀梁者日齊桓盟二皆同尊 其始而誅齊桓之無王也春秋書同盟十有六其二 卷上 麦 順意堂

不被疑慕 聖人子之而書同也於蟲牢日特書同以見其皆不 於二幽之盟日志諸侯同欲而書同視他盟爲愈是 志其同欲而特書同惡其反覆而叉特書同也文定 不書同盟者亦當時自不以同盟爲名而非聖人之 時命盟之名則春秋之書同盟不過直書其事而其 同所以名盟爲目一言決干古之疑矣知同盟爲當 杜氏謂以徵者行而聖人之書法隱矣 誅其始而其後事同而從同春秋之法也故翟泉不 爲臣子之大惡故亦諱不書公諱公所以誅齊桓也 **鲁公莊十六年盟幽不書公而二十七年盟幽書公** 書公而盟尹子單子書公盟齊不書公而盟宋盟蜀 泉盟王子也聖人以同盟比之盟夷狄盟王臣以是 者三於齊諱於翟泉諱於幽諱於齊盟夷狄也於翟 之盟不會公諱其始而示貶也春秋於盟諱不會公 必至於此也故新城清上者幽盟之積也春秋於幽 劉原父謂 與意堂

弄法者之所爲目曾聖人之春秋而有是哉

或疑

臣是聖人惡之而書同也子之而書同惡之而又書

同同欲而書同反覆而又書同朱子請此後世舞文

左氏莊十九年秋王室有子頹之難五大夫奉子頹以 春秋安美 享有大功而自始亂以迄於平閱三年之久號稱盟 所指立見推敗与且鄭詹之執齊方與鄭爲仇不先 仲之智而不及此何也子頹黃口孺子五大夫反覆 入王城奉天子以誅亂臣顧拱手而讓之鄭使鄭屬 叛臣當備備不保旦夕之時而君臣歌舞不倦義旗 位而今年伐魯明年伐戎王室之難若問間知以管 子越在下邑齊桓不以此時號召天下合諸侯定王 **莫如勤王晉文之所以一舉而伯也當子頹篡立天** 城散子顏及五大夫莊公之二十一年也夫求諸侯 王歸處於樣入於鄔又明年夏鄭號謀納王同伐王 問立子頹明年春鄭屬公和王室不克執燕仲父以 伐王不克出奔溫蘇子奉子頹以奔衞衞師燕師伐 然以爲大夫用同盟之禮抑又甚矣故清丘貶人之 其國習用之且將以爲固然而忘其爲天子之禮也 歌雅之禮趙盾原穀何惲而不用同盟之禮乎彼見 宣而後禮樂征伐自大夫出晉三家且不難於八倫 新城清丘大夫同盟未必能備天子之體春秋自文 水卷上 土 與意堂

乔林是妻 則書以王猛入于王城則書天子居于翟泉則書雖 明故天王出居於鄭則書劉子單子以王猛居于皇 世之法雖王之尊不敢爲之諱雖諱而其事未嘗不 故五大夫同爲亂若此王亦未爲無過也春秋垂萬 宮王取之又奪子禽祝跪與曆父田而收膳夫之秩 三年而後反正天下之大變也五大夫奉頹以伐王 師惠王即位取爲國之圃以爲圓邊伯之宮近於王 爲無過也據左氏初子頹有寵於莊王使爲國爲之 亂襄王實啓之春秋書天王出居罪襄王也惠王未 然子顏之事不見於經說者日爲惠王諱也叔帶之 於策以著當時臣子之罪烏得而諱之且惠王亦未 衛朔燕仲父稱兵犯畿甸天下之大惡也謂乞大書 有過故爲之諱夫天王在櫟子頹篡位兩王並立越 圆其細管仲之謀何其下而齊桓之舉動何其愚也 謀職貢之微如傳所稱舍其近而求請遠舍其大而 世之後不爲問伐燕以正逐王之罪而爲燕伐戎以 王之師於衞朔伐問之時而假天子之命於衞懿易 王不間遣一旅之衆於京師吾不解也嗟嗟不舉動 卷上 真意堂

春秋慶義 也 何證解故凡經文無可據而漫爲之是非者皆臆說 **獄案未具先定刑書使不按左氏之文讀之啞謎從** 經春秋未嘗書天王出居而以不勤王之故貶齊桓 命何邪亦未族考矣高紫超日王子顏之事不見於 文定以爲奉王命替立于頹之罪而專罪衛之逆王 氏以定齊桓之罪誅之不可勝誅矣文定以左氏子 貶齊桓邪則莊二十八年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 以將卑師少概之以子類之事不見於經未可據以 子類篡立二十年夏鄭伯以王出居於櫟秋入於邬 顏之亂爲可據耶則春秋人齊桓猶未足云貶安得 夏之舉輒無故與師而君父之難視同秦越若據左 而齊桓以是冬代戎天王播遷於外臣子卷甲赴難 肝腦塗地之秋而連兵以伐與國戎雖密邇未有滑 齊人伐我而左傳云子顏以十九年秋作亂是年冬 者 也然而子頹之事不見於經何也姑藏其疑以俟知 以王猛敬王之無過不間爲之諱何獨惠王爲之諱 莊十九年齊八宋人陳人伐我西鄙二十年久 卷上 皇

吳縣後學吳志忠校	
	春秋疑義卷上

閔二年夏五月吉禘於莊公趙子日據大傳喪服小記 乔木 是表 春秋疑莪卷下 祖不得東面而后稷降昭穆之列於義安乎以晉言 若文定之說以所出之帝當東面之尊是天子之始 祖於船祭之日以獨當東面之尊仁之至義之盡也 始祖也屈始祖於虅祭之時以退就人子之位伸始 退居南面以配之故歸以始祖所出之帝非所以尊 子當辨之詳矣葢醋不兼羣廟之主非獨爲其尊遠 桉胡氏日天子癖諸侯給其禮皆合祭也稀者帝其 言莊公而不言莊宮明用其禮物目不追配文王也 不敢褻也稀於始祖之廟則始祖必降東面之尊而 祖之所自出爲東向之尊其餘皆合食於前非也朱 爲之閔公時遂惛於莊公廟行之以其不追配故直 其追遠之義故又推算始祖所自出之帝而追祀之 用稀葢於商公廟而上及文王此祭惟得於問公廟 此祭不兼羣廟之主成玉追念問公賜之重祭曆之 諸侯不得行禘禮禘者帝王立始祖之廟循謂未盡 梁 溪 ----學泉 風意堂

春秋庭裏 之禮樂目其祭原同諸侯之船祭也設層縣追配文 大祭五歲一修其禮物又與天子時祭不同曆雖不 王不兼羣廟信公斷不敢創爲合祭夷問公於昭穆 而因以致夫人萬氏之說非無稽也但疑稀祭王者 文於諸侯之太廟適足以卑文王故晉帰只用天子 及文王也追所出而及文王不足以爲問公重而祭 禮樂尊問公以示不敢臣之意目不必追所自出而 創而實有埋何則成王以問公有大勲勞賜以天子 文王可見魯郊祭則配后稷歸祭不追文王其說似 侈陳僖公享祀之盛亦云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不及 層公世世祀問公以天子之禮云祀帝於郊配以后 稷矣不云追享文王配以問公也又脅頌閱宮之篇 年禘於太廟用致夫人似層稀兼羣廟之主諸儒疑 問公者乎則稀之非合祭不待辨而明矣然據傳八 爲所出之一帝而問公與羣公合食於前鳥在其爲尊 問婦不同營婦不追所自出其說據明堂位成王命 · 馬合祭坐此也四明萬充宗學禮質疑云層麻真 之成王尊問公而賜之重祭顧使合祭之時尊文王 ** + 與意堂

閃二年十有二月狄入衞僖元年春王正月齊師宋師 春秋是泉 道所自出其僭用滿體亦必當大祭之歲始行之閔 矣邢亦不免三國之師出無及於救衛而猶及於救 十二月伙入衛邢與衛近前年又嘗被兵今既入衛 之宮可見矣又何從别之日稀而文二年大事形太 之功衛不言教足以爲齊桓之恥此傳惟樸卿得之 **曹師次于聶北紋邢夏六月邢遷于夷儀齊師宋師** 叉以別天子而殺其儀名同而實異不可與問之郊 也層之郊隔禮之變也成王所以每問公而異其禮 以異於天子之望也然則聲稀不追所自出理或然 **曹與高紫超議春秋書城楚三一事紫超疑上朱當** 邢故邢不言伐而衞不言敍邢不言伐可以見齊桓 曹師城邢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楼卿呂氏日去年 層格勢而郊所以異於天子之郊也不四望而三所 稀同論也 廟文定日大事給也春秋何以不書禘於太廟郎 公用之莊公則其失禮更甚矣不然只是尋常天子 禮樂層之宗廟葢無祭不然觀初獻六羽書於种子 泰木

春秋星春 作百世而下讀者但知馬姓臣而已安知其為衛楚 住且不之知而又欲令人茫然冥悟以爲是聖人惡 住且不之知而又欲令人茫然冥悟以爲是聖人惡 住之不請命惡桓之專封也不亦晦乎故疑城楚上衞與諸 之上或當有關文按莊季年書狄伐邢閔元年正月 之上或當有關文按莊季年書狄伐邢閔元年正月 遭四年之理桓亦無坐觀成敗閔四年而復救之理 閱四年之理桓亦無坐觀成敗閔四年而復救之理 時期 新華

春歌舞

罪見矣

諸儒皆以故邢不速貴齊桓未悉當日事

本爲衞出而已不及救衞邢衞接壤知衞亡必及邢情耳經無狄伐邢之文左氏亦曰邢人潰而巳三師

之餘令又當狄新坡衞方張之勢故望風而潰使無故宿師罷北以救邢目此實錄也邢素受狄患攻伐

三師之救則邢必不免於亡邢之得遷於夷儀皆三

新国公子三二国生文下与美丽亚**司**公文下年秦 師逐狄之功也又爲之助其版築使得安居故傳稱

之乘馬云云則於救衛亦不足曹矣故春秋於戍衛不般不殁齊桓之功也若衞則巳國破君亡而後遺齊桓公存三亡國惟技邢爲善而經獨於故邢騂繁

Ì

與意堂

不書而城楚丘以內辭書所以示不足於齊桓也惟

樸鄉得其旨

於諸侯而層往城之也 城楚上諸儒之說不一張氏日此桓公分版築之役 汪氏日不言桓公叉不書

諸侯者畧之使若聲自城目 高郵孫氏日案春秋

之法諸侯城之者則書諸侯如城邢城綠陵城虎牢

城成問是也未有與諸侯同城而不序諸侯者楚戶

之城見於傳記者皆以爲衛邑衞詩定之方中序亦

日衞楚上而詩中無之但日楚宮楚室耳楚上之名 真意堂

春秋凝裹 見於春秋者二隱之八年日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未下 ساب ۱

侯城楚上盆可疑也 永嘉黃氏日天王使凡伯來 經不言衛楚丘安知非曆地乎於此城之又不言請

聘戎伐凡伯于楚上以歸係楚上於來聘之下知爲

叠邑明矣左氏載成季之生也公使上楚丘之父上 之上楚丘者督大夫也以其邑爲氏故日上楚丘也

春秋凡書城外邑必有所係城内邑則無所係如城

中丘城就丘之類是也楚丘之城旣無所係登得爲

外邑哉

梭諸儒疑楚丘爲內城考詩定之方中作

上目言楚則楚上可知矣上者高阜之處建城邑必 然後定爲衛楚上甚矣諸儒之固也齊桓存衞之功 於高阜之處楚之為楚上猶中上祝上之類也故詩 適與之合其日作于楚宮作于楚室言營宮室於楚 日升彼虚矣以望楚矣必欲於詩中直書楚上二字 往助之城故春秋於二年正月書城楚上其時其事 夏之十月定星之中爲管楚上之始而曆以十一月 於楚宮爲僖公元年建亥之月於夏爲十月衛人以

赫然耳目春秋安得一無所書趙東山日城楚上内

老下

解也狀楚上之爲內解猶及陳歸栗於蔡之爲內解 7. 具意堂

法與暫邑無異此諸儒所以不能無疑也然三傳俱 也然日戊日歸栗雖若香事猶目陳蔡而楚上之書

或疑楚上之上脫衞字未審然否若夫春秋所以晷 以馬衛楚上而桓率諸侯城之未可盡以爲誣也又

楚上之功而不敘者所以誅齊桓之心而立臣道之

防也齊桓欲俟衞之重困而後救之以爲功故秋以 十二月入衞而桓以正月宿師聶北至於國亡君死 而後遺之祭服乘馬、戍之甲士助其版築衞國亡而

經 133-27

絕非人臣之所可居其名而律以司馬之法成衛之 之植之心將謂吾以此收不世之烈而不知存亡繼 之於未亡之先救之於先衞可以不至於亡而齊亦 於城楚上畧而不敘以爲救之於既亡之後孰若救 能救力能救而復之可也然聖人於戍衛歿而不 封此人也踏倭有相滅亡其時天子不能令方伯不 可以無專美市恩之罪次師退舍坐視其亡而後救 傳所以有封衛之說也東萊呂氏日專對者以此地 復存宗社絕而復精桓教衛之功同于再造矣此二 真意堂

大艺下

功不足以贖其逗畱之罪也至於衛旣亡而城之又

非齊桓之所得專詩稱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又日

告成於王故高氏以爲凡城必由天子及其成也又

告於王桓不請王命而自爲衞城以爲有葢世之功 而巳犯無玉之罪也聖人慮天下後世之寢乎其功

將界於其罪故其書法如此此聖人借楚丘一事爲

萬世立臣道之防也

停五年夏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會 王世子於首止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胡傳會盟同

> 動曆色而國本已定王室以安桓之功也然以世子 王欲易世子齊侯率諸侯會王世子示天下戴之不 是以力制天子也於君臣之大義不亦具哉 道皆得爲楊氏日惠王溺嬖寵諸侯茍欲正之貢以 而出會請侯以諸侯不奉王命而會王世子隱然有 諫解可也箴於朝覲可也合眾國爲盟會以正之則 國扶小國會於首止以定其位一舉而君臣父子之 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以愛易太子桓公控力 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解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為 與意燈 梭惠

育制其君之意其功雖足錄而其事不可訓也聖筆

複恐未然積齊請會王世子在夏又與世子爲會問 直書而齊祖之功罪見矣以爲大美而書之重解之

之差故不得不再言其地乃書法當然何大美之有 **請侯在秋又諸侯自馬盟會盟旣異而又有二三月**

信八年稀于太廟用致夫人太廟問公之廟也致夫人

さ於其喪至明不當歸也夫人之致廟不稱姜氏絕 致哀姜於太廟別之昭穆也夫人之喪至不稱姜絕

之於太廟明不當致也經文亦坦易明白矣說春秋

眨也件子成風稱諡而不稱夫人以夫八故貶也的 而稱夫人亦貶也哀姜稱夫人不稱諡不以夫人故 聖人有時不稱夫人而稱諡貶也哀姜原係夫人聖 人於其喪至則去其姓而稱夫人於致廟則去其諡 爲證未明春秋發貶之義目仲子成風不當稱夫人 以諡配氏未有不稱諡而稱夫人者而引仲子成風 之此亦情理之左有者至於東坡之說謂夫人旣葬 **毙于夷討于方伯實難入問公之廟列昭穆而配**丞 以夫人禮韓哀姜矣然哀姜實以姦淫與弒孫于鄉 必稀於太廟之日致之趙東山謂子無貶毋之義旣 人之禮以釋又似不得不行建之八年大祭而始行 質故傳公疑於其體不敢即行然業已請其喪用去 人而致之爲夫人也惟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故 致夫人謂致死者於太廟列諸昭穆目非謂不當去 日前已用夫人之禮不必八年始致也不知經所謂 由誤解致夫人致字目言非夫人而致之爲夫人故 古多不從左氏致哀美之說謂哀美於元年旣稱夫 人以薨明已用夫人之禮矣何乃於八年始致之此 卷下

九年秋九月甲子晉侯詭諸卒冬十月晉里克殺其君 春秋琴 齊不當爲卓子 子當書君書試則書君書試穀梁日其君之子云者 里克紅其君卓謂里克君之亦非里克君之當爲又 国人不子也依穀梁之說當書晉般子奚齊乎胡傳 日弑君聖人只是據實而書當書君之子則書君之 子不可言其君卓立踰年君臣之分巳定故正其名 未成君之稱也獻公甫卒里克殺於喪次可言君之 之子奚齊十年春正月晉里克弑其君卓其君之子 而成風與助祭乎亦不思之甚矣 未知所謂與祭者將爲主婦而祭平將聲姜爲主婦 禮也孫氏又謂以夫人之禮致於太廟使之與祭吾 未竟也且於廟中行冊立之禮以子而冊母古無其 者不必於太廟也劉向謂致成風於太廟立之爲夫 夫人乃致死者非致生者也致死者故於太廟致生 仲子成風之例例哀姜非其倫矣旣不從左氏之說 人果爾當言立夫人不當但言致夫人言致夫人語 不得不從穀梁之說以致夫人爲致成風殊不知致 *** 1 與意堂

丁四年春請侯城緣陵左氏准夷病杞諸侯城緣陵而 十三年之春書狄侵衛而於十四年春城緣陵疑緣 也 杞考之經文無明據今按僖十二年之夏楚人伐黃 **苫亦小國耳何能稱杞使遷乎且經無其事未可據** 遙無病杞之理杞初國於陳畱桓六年遷于淳于在 有越層數百里而滅紀乎高郵孫氏日徐莒裔之徐 今密州淮夷則在今之泗州葢越魯而後至於此豈 遷杞爲木訥趙氏日淮與徐大遠於杞不啻千里之 高紫超日緣陵之城左氏以爲淮夷病杞而遷 卷下 具意堂

據傳文爲斷而不考於經之前後本末故有傳義愈 艱淡隱晦莫能探索其義矣大抵胡氏三城之說皆 特城以控之與城虎牢之意界同目若以爲遷杞則 陵爲殿險之地繁楚狄之人往來出入必由之道故

如郢書燕說愈求而愈失之遠也

明而經義愈晦者令更欲據其辭而爲之解則恐其

僖十四年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左氏日鄫 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不朝夏遇於防而使來

朝二傳日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於是何休說公羊

不知防閑其女縱使出遊而適遇鄫子亦必多侍御 地在瑯邪東海之閒季姬何從知有鄫子就合僖公 爲避逅之遇者也季姬僖公之女鄫子小國之君其 以國君之女與異國之君素不相識忽然輕身相許 露之閒此鄭風之流極然亦民閒閭巷相徵逐未聞 **蔓草之什避逅相遇適我顯兮男女相遇於野田草** 停逐謂季姬要遊師子淫佚使來請已與禽獸無異 不顧事之情實不察理之有無其誣妄莫此爲甚夫

乔永 吳 婁

丰

乔秋赶来

妾滕之儒鄫子以事假道於防乘軒而來驅車一過

巴目何至下車握手約使請己夫曆秉禮之國僖公

不通不待辨而自明矣愚意或當主左氏之說紫超 晉之賢君其女豈遂淫佚無賴至於此極其爲無理

日若如左氏則下文季姬歸於鄶之書爲贅矣季姬

之辭可知也春秋於內女之歸寧而反國例不復曹 歸館與伯姬縣杞書法一也其爲出嫁之辭非歸國

而此獨曹季姬歸鄫何爲乎且果日歸寧則去來當

不過旬時今乃歸寧於十四年之六月而歸國於十

五年之九月縱公以鄫子不朝而止之亦當於旣朝

主

眞意堂

僖十七年冬十有二月齊侯小白卒十有八年春王正 **希米班莱** `而即歸之何至久遠若此也然則防之遇其爲蔓草 師及齊師戰于厭齊師敗績狄校齊按齊桓以十二 月宋公曹伯衞人邾人伐齊夏師救齊五月戊寅宋 使來請已乎愚按此說近之 矣高子孔義主此說樸卿亦云女子許嫁笄而字書 日季姬則字也壹其許嫁於即而未歸於館故遇之 之淫風流行漸染而不之覺乎然其事亦莫須有矣 超主胡文定擇配之說而文其辭者也豈文哀二姜 有之言也何與於經世之大典而書之 婦相會於途固屬常事而使之來朝亦閨中相勸時 爲牽綵之良姻雀屛之佳話而不以此爲嫌也故文 定擇配之說未可盡非若以季姬爲巳嫁之女則夫 清揚之會未可知也然而僖公一聽爲之者必以此 說季姬不係國猶女也其稱字葢巳許嫁於即 ****** 市 愚桉此紫 真意堂

其甚爲據左氏桓公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

太子桓公卒易弓豎貂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

月卒而宋襄以正月合四國伐齊乘喪而伐之不義

姦人茍欲濟其所欲馬必附之於義如欺人孤幼而 圖諸侯之志幸而齊桓死諸子爭立無虧立而孝及 宋襄之謀何以異此葢宋襄自僖十五年伐曹已有 以乘之而決非屬孝公於朱襄以爲太子也凡世之 能爲其君身後之慮早建嗣子致後日之亂朱襄得 佐其君然非甚愚者何至若是葢仲之罪特在於不 利其財者必假日吾受其先世所託而經理其家爲 待屬於鄰國之君以召外來之變哉仲雖不以王道 家當未有變故之際而早立嗣子以君父命足矣何 **救齊屬解觀之朱襄之惡不可勝誅矣永嘉黃氏日** 傳稱齊桓與管仲屬孝公於宋襄公以爲太子夫國 得假託以爲名也書伐齊書及齊戰書師较齊書狄 在於爭伯而假齊桓託孤之說以爲名春秋不使其 但書伐齊則伐喪而已矣此誅心之法也朱襄之志 齊爲有名春秋不書公子昭奔宋不書納公子昭而 桓公之託爲太子而誅豎貂易牙之亂齊也則其伐 孝公而還則宋襄之伐齊納孝公也其納孝公以受 無虧孝公奔宋宋襄公以請侯伐齊敗齊師於獻立 # 真意堂

所謂受屬於齊桓管仲者葢誣死而莊生者之解目 不可致詰者幸而戰勝卒立孝公故國史書之以爲 爲齊侯所屬則其言順名正言順雖齊國之人亦有 會屬此於我也以孝公爲先君所命則其名正以己 之以伐齊而懼不足以勝也則託之日是齊侯仲父 信然而不知宋襄實欲立威攘伯特借孝公以挫齊 奔宋宋襄之得孝公不啻如僕奇貨至寶矣於是挟

倡二十二年公伐邾取須句按左氏須句風姓實司太 左氏乃受其誣可謂惑矣 *** 上本 與意堂

取不請於王命而專爲母家報怨謀動于戈於邦内 於是伐邾取須卯反其君爲文定日街若是何以書 更問稱進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紆稱也僖公 成風爲之言於公田崇明祀保小寡問禮也蠻夷猜 蜂與有濟之礼都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

> 此亦善善長惡惡短之義二說若相及文定之意謂 話即俘其善意也故當伐都而釋其園蟲取邑之能 月取之乃盡歸郡俘交定出此所謂曆罪教言之史

須向已滅而僖公封之其事當請于天王郡未嘗滅

宋歸其俘比於杖災恤鄰之義是爲同惡相恤以從

簡書與傳公之專封國邑者不同此其所以異也然

諱故滅國曹取不當存人之國而亦曹取若貴公門 以此定春秋曹取須句之紫則殊未安春秋內大惡

不請於玉如齊桓城楚丘之例微其解以示貶足矣

何至漫加以吹奪之罪亂名實而誣後世哉至文定 與意宜

滅於郑因战馬而來歸於晉成風不容漠然於須句 責僖公爲母家報您則太未合於義須句子無罪而

而不之告僖公不容漠然於成風而不之惟情也公

以須句爲僖公之母家而近於私愚謂但問其事之 爲之伐邾而反其君不利其土不私其限義也文定

合於義與否不必問其爲母家非母家也若事已合

於義而又以爲私於母恐天下讓其殉母而不爲則 將有殘忍於其親以鳴公其爲賊天理而傷民葬非

夫人宋向戍之女也故向寧請師宋公伐邾圍蟲三

盡俘以歸邴子從帑於邾邾反邴夫八而舍其女郡

矣昭十九年宋公伐邾按左氏郡人籍稻邾人襲郎

擅取人國而反其君是以亂易亂與收奪者無以異

僖二十四年夏狄伐鄭冬天王出居于鄭桉左氏狄伐 鄭王命也鄭人入滑王爲滑請鄭不聽命王怒使顏 經以別傳之眞僞此其類與 之罪寬於都而刻於曆春秋又必不然矣程子日據 **營之取須向又歿其存須向之功而兩曹其取須向** 也莒之復鄆不書邾之復須可亦不書不必書也再 句而不告功與罪半者也不罪邾之滅須句而專罪 反無罪而不嘗滅乎滅須句有罪而無功者也封須 僖公封之邾人復滅之封之者有罪而書取滅之者 之甚人復之这昭元年而又取之此不待傳而明者 復之迄文公而又取之猶鄆爲莒之邑文十二年城 公伐邾取須可則須句斷爲邾之邑僖公取之邾 伐邾取須可則直取邾之須句而已矣文七年再曹 請必不然矣夫春秋而書取則直取之而已矣曹公 曹取則知其復矣若如左氏邾城須句而僖公封之 夫人爲向戍之女故宋公殉其精而爲之伐和春秋 不責宋公以殉向成之私而願責僖公以殉成風之 細故也且去宋公之伐邾而反鄢俘向寧之請也郡 本本下 大 其意全

二十八年衞侯出奔楚胡傳日出奔不名著文公之罪 春秋是美 黨臣逐君之罪春秋之責晉文益以衞侯不書名見 歸何以名般武权也亦非也春秋不書衛侯殺权武 乎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衞傳又日出奔不名復 出奔晉晉人執衛侯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著晉交 立叔武而迫逐衛侯之罪曹衛侯忽歸于衞衛元咀 報怨之罪踐土之盟列权武於衞而書衛子著晉文 也非也按春秋書音侯伐衞楚人救衞著晉文懷私 **遮廢之叉遮致狄師之攻王則俱不可信也** 挾以拒王者目左氏載王納狄女太叔遠通之而王 者王之適鄭必爲頹叔等惡黨所逐而太叔帶或其 無是理也凡人君失位未有不由於強臣遏逐而然 於本年伐之而至是始出狄師邪且伐鄭而又依鄭 氏事義考日鄭人入滑事在二十年夏五月王曷不 此之速且夏以狄伐鄭而冬出居於鄭亦似可疑姜 適鄭處於氾自夏迄冬爲時無幾立后廢后不應如 公常 王替狄后頹叔逐奉甘昭公以狄師攻王主 叔出狄師伐鄭而德狄人立狄女爲后后通於甘昭 林卷下 本 演意會

春秋執君不書歸執君書歸衞侯鄭曹伯預芻及曹伯 惡其殺叔武而名之安可信乎然則何以名日出奔 也葢亦失地書名之意云爾員獨不名闕文也 於篡弑之殞夠反不斥其名邪故知執君歸書名例 秋又扶摘人誾昧其須有之事斥其名以暴其罪而 故曹伯襄之貨筮史以本免闇昧莫須有之事也春 也然則貨筮史之罪更甚於負芻殺太子篡位之罪 襄而已獨預務不名曹伯襄何以名胡傳日貨筮史 非無罪而名者之非有罪矣 名執君亦書名不名闕文也曹伯預錫之歸不名豈 例書名其不名者史失之或闕文目出奔而歸例書 之必然也經畧叔武之般不書明武雖無自立之心 者未踰年之君之稱晉固以叔武代衞侯矣叔武不 之事何以定衞侯殺叔武之罪且叔武之殺叔武與 四頁獨爲無罪哉觀頁獨之不名可以知不名者之 而有致殺之道也經殁殺叔武之事不書而傳輒日 舜而列于會則固已亂名實衞侯歸而衞子殺固勢 有罪爲衛侯使元咺奉权武以受盟而經稱衛子子 丰道意堂

壬申公朝于王所高子孔義日不月史鶴文也穀梁之

說繁矣

春秋內諱公而外以微者書惟於齊翟泉二盟爲然或 疑內不出主名外書人皆微者按晉交始伯其勢赫

之王人決非下士列國諸侯亦必無皆以微者出會 然踐土河陽兩致天子翟泉專踐土之盟以事理推

之事故此當從內諱公而貶曹八例

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十郊不從乃免牲此記郊之始

啖氏日天子以冬至祭上帝又以夏之孟春所教於

乔林提集 卷下

上帝於郊故謂之郊層以問公之故特以孟春所數 主 贝意堂

日也十三旬皆不吉則不郊凡牲必養二牲一以祀 辛不吉則十中辛又不吉則十下辛所謂吉事先近 於上帝亦謂之郊郊皆用辛日故以二月十三月上

別以他牛爲稷牛若上稷牛不吉及稷牛又死亦皆 上帝一以配后稷帝牛有變則改上稷牛以代之而

不郊凡不郊皆上免牲上免牲吉則免之不吉則但 不郊而已不敢免繁牲待明年庄牲時十用未成牲

日牛牲傷亦日牛 汪氏日左傳家語皆云叠以敢

文二年春二月丁丑作僖公主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 之入桓廟已遷兄弟同昭穆則僖閔同穆之南廟而 于給祭也葢孫耐于祖僖公當附桓公之廟而閔公 喪未大祥而遂大事于太廟丞也何緩于祔廟而丞 **蹄僖公按僖公薨十有五月而作主循未祔廟援也** 用王肅之說又以層冬至郊天建寅之月又郊以新 堂位注疏以孟春爲峝之正月郊特牲硫崔氏皇氏 **象皆因叠郊之非時而誤也** 禮之末失也故子服惠伯云層將以十月上辛有事 於上帝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而明 二月上辛不從則以二月下辛上三月上辛云云者 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不從則以正月下辛卜 三旬者禮之正也穀梁哀元年郊自正月至於三月 之郊乃夏之孟春啖氏所云上起三月上旬而盡于 **蟄而郊朱子謂夏正之孟春葢成王所賜止是斬穀** 金 與意宜

翁以僖公居閔公之下也夏父弗忌特窺亥公之意

僖公當耐閔公之廟矣文公所以緩於祔祭正爲不

而爲之說文公旣得其說故二月甫作主八月遂大

文公之編盟于扈者二會于扈者一諸侯皆不序說者 妾母稱夫人自成風始而春秋書之日夫人風氏薨日 春秋是美 以不稱天見秦人歸襚則以僖公成風見其義備矣 孔義日卒葬則以臣子之解見王之歸含贈會韓則 夫人叠史日小君聖人何得斥之日非小君乎高子 春秋本層史之舊曆史日夫人聖人何得斥之日非 葬我小君成風無異嫡夫人之稱焉然則何以辨日 也 兄弟之不先君臣則是也謂坐次可也謂世失不可 毁矣然則世指父子之說是胡氏辨其非非也其謂 即異昭穆設兄第四人皆馬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 云逆配二公位次之逆非昭穆亂也若兄第相代而 之說謂閱傳本同爲穆閔當在傳上今升傳于閔故 之西亭辨疑取左氏正義父子異昭穆兄弟同昭穆 **踏僖公三傳俱以僖公當父事閔公爲禮而胡傳從** 室屋壞同類而貶之猶未得其實也 其情見矣諸儒以緩於作主罪文公與不視朔及世 給升信于閔急急馬之不待喪畢春秋據事直書而 養下

散辭也東山日無伯之辭也皆本穀梁畧之之說也 夫不名其爲畧之明矣到氏日不足序也陳止齋日 既與盟矣何認不與乎穀梁日晷之也諸侯不序大 不與故不序即左氏公後至之說劉原父日按經公 召陵侵楚亦無功何以序之非通例也然木訥以公 侯不名大夫若伐宋齊而無功則晉定合十八國於 之伉則如垂隴之盟排士穀于下足矣何用不序諸 嗣七年之盟抑趙盾之伉干五年之盟以伐齊而無 功十七年之會以伐宋而無功木訥趙氏謂若抑盾 卷下 與意堂

春秋疑義 又誌日於同盟之上扈之盟畧之畧之者貶之也新 矣十四年新城之盟可以序趙盾以大夫而假天子 同盟之禮以合諸侯故春秋謹之謹之故詳列之面 以興故其盟其會皆不足序也不足序故畧之而已 足序也十五年十七年晉侯親主會盟矣然亦不序 盟晉襄在而士穀出會者有閒矣故七年扈之盟不 **者晉靈不君不足以主請侯中國之伯統絕而楚莊** 盘公幼趙盾以大夫而強諸侯爲此盟比之垂隴之

城之盟加詳馬詳之所以深貶之也

狄之师不思春秋諸侯舉無道之師以伐人者衆矣

年鄭伐許昭十三年晉伐鮮虞皆脫入字說者皆云

其罪以狄之過矣

永嘉黃氏日此年秦伐晉成二

道春秋何事遽狄秦乎故或以爲經有闕文必強求

文九年春夫人姜氏如齊三月夫人姜氏至自齊按夫 其法未知然否 書而不一書則終無以著其正故以出姜之書一 正爲春秋書變事不書常事夫人歸寧常事友所不 也父母在而歸寧惟出姜得其節故書其正以見不 他國者乎故内夫人出十有四皆不書至諱而殁之 父母殁而歸寧皆禮之所不可爲者也而況孫與如 歸未有不至者也前此者或以會或以饗或如師或 人出不書至獨出姜書至葉氏日夫人出未有不告

十年夏秦伐晉家氏日論者以爲秦不顧理義惟以報 春秋疑義 謂晉取少梁以啟之致秦人畧北徵以報爲晉實不 之受欺甚矣興兵以報亦常情之不能已者而傳又 以善意識秦使之自退遼乘人之不戒而覆其軍秦 復爲事夷狄之道愚竊疑爲趙盾變初議立靈公當 不卷下 畫 Ų Ē

宣八年辛已有事於太廟仲遂卒於垂壬午猶釋萬人 十二年春邮伯來奔左氏廊伯卒廊人立君太子以夫 看秋廷義 猶釋失寵遇大臣之禮也葉氏日曾子問諸侯祭耻 去籥禮大夫卒當祭則不告終事而間則不繹卒而 廢非正祭也君子以爲祭之所以事其先者至矣而 何日廢則非此四者皆不廢而況於宗廟乎釋之得 稷俎豆飲陳間天子崩后之喪君薨夫人之喪如之 辨疑日春秋正王綱之書乃云爲曆公迎之故卽書 皆已卽位及其出奔猶但稱名況未嗣位平 **踰年猶稱子豈有君父病而不視死而不喪身未卽 郕伯乃春秋紊王綱也一何厚誣邪左闕之** 位以邑出奔而稱郕伯一何乖謬且鄭忽曹羁莒展 鍾與郕邽來奔公以諸侯逆之趙氏日諸侯嗣位未 士鞅衞孔圉書何爲不狄之哉此可以見其說之窮 書定四年晉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伐鮮虞也而以晉 以秦師書成四年鄭伐許猶三年伐許也而以鄭伯 執非可狄者何獨是耶宣二年秦伐晉猶此年也而 卷下 真意堂 春秋

宜十一年冬楚子入陳十二年春楚子圍鄭冬楚子滅 **春秋是** 善惡自見學者能信斯言也則凡此類不足明矣 秋鉄實事而善惡形於外朱子日春秋直嘗其事而 凡例之說紛然以與而春秋之本義晦矣邵子日春 學春秋者復信左氏而疑經來其說而不得故發貶 怒楚而楚圍蕭蕭自潰黃天論其爲楚人之言得之 末減而書图今其減釐左氏之言復與經違謂酷激 時而可廢矣故檀弓記仲遂卒于垂壬午猶釋孔子 信經而信左氏故於陳則日末減而曹入於鄭則日 未嘗滅也於鄭圍之而已實未嘗入也學春秋者不 國其之能禁也積齊程氏日楚之於陳入之而已實 以爲非禮也 祭爲輕大夫於國體爲重君子以所重權所輕則有 蕭曹入陳書滅蕭書圍鄭總以著饗夷獨夏橫行中 有閒矣而大夫國體也未有間其死而不哀者釋於 **尸霸之釋正祭主於禮神而以宗伯將事釋祭主於 督恐有所未盡故於其明日爲位於廟門之外而賓** 卷下 幸 真意堂

|晉人宋人衞人曹人同盟于淸上列鄭稱人貶也是時 成元年三月作丘甲胡傳古者九夫爲井四井爲邑四 春秋景表 於民者出長數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 八人積四丘而具一乘今作丘甲者即丘出一甲一 十五八爲一甲凡三甲共七十五人一上所出十有 邑爲上四丘爲甸甸地方八里易加一里爲成所取 而稱人之例 此盟必無以微者會盟之事觀此類可見春秋有貶 楚莊入陳圍鄭敗晉于鄉滅蕭喬宋故四國懼而爲 愚賞以此爲疑問禮稍人掌巨乘之或上十六井一 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 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鄭康成據司馬法以注問 困農民故聖八畿之 旬之中共百人爲兵矣其數增三之一益兵備敵重 禮司徒司馬之文皆不合問禮上地家七人可任者 禮改乘爲甸然一百二十八家而出十八人考之問 愚桉甸出長蟄一乘云云此據司馬法一成之賦也 卷下 붗 與意堂

可任者家二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故萬二千五

卒七十二人通七十五人若萬二千五百人爲軍當 軍天子鄉送可得十二軍而制六軍大國三郊三遂 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 萬五千家合六鄉六遂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 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六鄉爲六軍六遂亦七 葉文康**軍賦篇**云問制萬二干五百家爲鄉萬二干 之以備參考 乘爲甸之謬宋集文康公若禮經會元詳辨其說錄 縣都而盡征之其說不能無疑故先儒謂鄭康成改 過五百餘散如夏啟有扈之戰而召六軍將合甸稍 供一軍六鄉所出兵車之數不能一百四十乘馬不 十四并五百一十二家而出兵車一乘甲士三人忠 可得六軍而制三軍若據司馬法甸出一乘一 百家爲鄉萬二干五百人爲軍六鄉六軍六遂亦六 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 八萬五千三百家而後足一軍之數天子六鄉不能 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則一 붗 真意堂 甸六

井出長數一乘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 百一十二家可任者通一千二百八十人今司馬法 家若以中地計之可任者二十人甸六十四井爲五 十二人故以乘爲甸所出而非上之賦也然一井八 井爲邑四邑爲丘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爲甸六十四 乎鄭康成乃以乘爲甸而改之彼徒見司馬法日四 之內不知有幾都之地而所出只此而已亦豈爲多 之八都共出車五百一十二乘以供六軍之數王畿 也六軍共七萬五千人只此八都受田之夫可以供 之法推之則甸四乘都六十四乘其車乘之賦可知 爲丘十有六井百二十八家共出車一乘矣以丘乘 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且如叠 且不盡用其民也又按問禮稍人掌上乘之法四邑 人三郊三遂而大國只三軍而已況又有遞征之法 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 田而用之惟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 井只八人耳故逐人日以下劑致氓民雖受上田中 與意宜

只用七十五人又日歩百爲咸咸百爲夫夫三爲屋

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 一匹牛三頭四丘爲旬旬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 四百并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 具是爾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定出賦六千 以足兵故四井馬邑四邑馬上上十六井也有我馬 輕之疑適以敢儒者之或目 十八世與前說又不合也司馬法之書不知作於何 十萬封封十萬競競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 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終終十爲同同方百里同 以立就漢書刑法志云地方一里為并并十為通通 人起於何代鄭康成釋經往往據司馬法未能辨聖 爲成易加甸地三十六井共百井八百家乃只調三 二百人十終爲同同萬井三萬家革車百乘士千人 徒二千人核前言甸六十四井用七十五人今十通 屋三馬并井十属通通馬匹馬三十家士一人徒三 自漢以來言成詞井田軍賦之制太率皆據司馬法 十人成十爲終終千井三千家革車十乘士百人徒 人通十爲成成百井三百家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 ** ŧ

之大者也是謂干乘之國天子畿方干里提封百萬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 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 者也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六十里提封十萬井 里之國用開方之法計之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 已浸強而地止於同然則一同百里爲諸侯之地而 尹戌日若敖蚡冒至於武文地不過同楚武文之世 說亦未合春秋傳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又楚沈 侯井地所出之賦也然據春秋以考成問之初制其 萬乘之主此據司馬法以一甸所供之賦推天子諸 大國三郊三遂不過七萬五千家而卿大夫采邑至 刑法志則以一同爲卿大夫之采邑矣今以諸侯百 之制而未詳考其實諸儒據刑法志立說轉相因襲 九萬家恐未必然也班氏據司馬法以定井地出賦 井族百里之國提封萬井爲田九百萬畝成問初制 方百里者爲方一里者萬其賦干乘孟子日方里而 粹於問禮所論足破康成之謬多此類也 康成注問禮改乘爲甸自此之後習爲固然葉文康 幸 贝意堂 或以巨

成八年晉級其大夫趙同趙括史記趙世家載屠岸費 之數調發者一而休番者三先王所以不盡用民力 **喝作若如司馬法之說五百一十三家而賦兵七十** 之然尚官調役其寡也家出一人其多也起餘子與 步卒七十二人之制而以百人爲卒故春秋謹而書 蓄之者恆多用之者恆寡作上甲或當從胡氏妄乘 出一乘爲問制蓄兵之數甸供一 五人雖增至百人比問制家出一人尚差四倍恐春 增一甲如楚人改偏法爲二廣始壞問制甲士三人 城趙氏及程學杵臼係趙孤之事以春秋經傳證之 徒卒伍之數不可考矣 日殼始上使也穀梁日使一上之人皆作甲也其車 歲不過二年時趙嬰在齊朔巳前死而云與同括俱 絕無其事同括之殺在景公之十七年去景公卒之 秋時列國兵與役擊賦重未必能寬民力如此公羊 死下宫之難莊姬寡居已久武從姬氏畜於公宮而 復之何其誤也且屠岸質者何人也景公之初前林 云有遺腹生男程嬰與俱匿山中居十五年而景公 奉 乘爲司馬法調兵 **幸** 與意堂

左氏載樂書中行偃使程滑弑属公積齊程氏出張氏 春秋妹亲 之族入公宮索趙嬰兒至莊姬置兒榜中以死而景 賈一司寇目何至擅與甲兵驅諸將如奴隸滅趙氏 間有屠岸實也景公之爲君其權未至於下移如哀 致政樂曹繼之其三軍將佐見於左氏胚歷可考不 父爲政士會權之羞之役士會請老卻克權之卻克 爲而史遷録之不亦感乎史記載商問以前之事多 拱手而莫敬龍何此萬萬必無之事戰國好事者之 公幽公之世而其卿大夫皆一時名臣據史記屠岸 公不之問其卿大夫如樂武卻獻智莊范文之屬悉 不可信此九較著者矣而或者以左史抵牾必欲兩 靈見弑猶書晉趙盾豈有樂書中行偃弑属公而奏 陳盛晉盛不仁之甚也陳盛見載猶曹陳夏徵舒晉 信也屬公之過特在戰勝而騎遊般三天夫目非若 謂晉字下有弑君賊名而關之目不然則左氏不可 問胡傳若許樂書之賦何也朱子日舊亦嘗疑之愚 存以滋或何耶 秋反匿其名而爲限弒之辭哉 樣在氏殺三領線 童 真意堂

襄六年莒人滅節胡氏取公穀之說日莒滅節非滅也 妻二年晉茍魯率諸侯大夫城虎牢不係鄭疏曰大都 春秋年業 宇當復反之號決非鄭有也聖人不貴鄭之有虎年 號叔死馬者也號惟恃虎牢之險而不脩德卒滅於 以名通者不係國從史文也文定調責鄭不能有虎 若其言唯則經必書晉樂曹亂其君州蒲矣 曹與謀今又親執公於匠魔氏假手程滑以紅其君 立異姓以蒞祭祀也其說與左氏不同左氏四年公 年檢虎牢舊稱制邑東號舊封鄭莊公所謂制嚴邑 子如晉謝館亡則甚實滅節矣然昭四年書取館左 能有也說春秋者好以一字為穿鑿類如此 鄭矣非後係之鄭貴晉之不當據前不係鄭貴鄭不 係鄭日下書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則上不得不書戍 於天下其爲大都而以名通固然也戊鄭虎牢何以 而反責鄭之不能有虎牢必不然矣葢虎牢之險間 鄭而虎牢爲鄭之有設有與被繼絕之王者作則虎 如晉請屬郎晉人許之其冬邾入莒人伐鄫滅孫稅 卷 **全** 真意宝

春秋多疑猿而短眉許止武君之事不與爲盾弑君事 莒展與獻密州而不曹僕與展與之賦說髠頑陽生 得以容其發矣吾肅春秋曹趙盾弑君無可疑而疑 世子之築而卒是漢平中王莽之毒而崩也盾不幸 之不曹弑者日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之中國之君也 不會試春秋會許止弑君無可疑而疑莒僕弑庶其 鄭縣弒髠頑不曹弒楚圓弒康不曹弒齊人弑陽生 **越則假手他人得以逃其罪止不書就則以藥試君 社君而談之趙穷是司馬昭之談成濟也許悼公飲 戴**正即不殺父而不得不曹獻事之無可疑者也盾 通此恐得其實愚核當日事情或是如此 附庸後層取得之故復書取也究此則三傳亦互相 教但傳得節甥守配之說而不知事實目甚今滅爲 **合奉節配然神不散非類是使節絕配故經書減公** 兵破節立其子使守之而爲附庸其子又節之外甥 爲附庸節之廟猶在馬膛陵李氏日趙于蕭莒人以 日都板箔有節在又似未嘗滅者孫氏日皆滅節以 **氏日莒亂著丘公立而不撫都節叛而來日不撫節** 美 其意全

于以攻君父大亂之道也故不得不信經而棄傳也 齊陽生之傳之必可樣乎故日春秋多疑録 吾安知甘庶其密州之傳之必可棄而楚麇鄭髠頑 **弑密州皆子弑父子弑父而從君無道之例是助嚴** 齊商人之例皆以君無道書信傳則僕献庶其展與 平若此者其皆執傳以武斷聖人之經者乎至於莒 盟不且將以爲可傷之以欺堅人而捲萬世之日目 雷國或會人皆聚弑君之雕如晉州蔣薛比朱杵日 僕展與之事則不得不信經而業傳矣整信經而或 承其偽而不革豈惟以爲篡弒之賊可從之以主會 說楚廉之不會就者日恐天下後世以爲篡獻之歲 後世不共知爲第乎天下後世共知其爲篡而春秋 國之獻昭然著間掩之莫得掩也春秋雖不書天下 春秋以討之而又承其僞赴之解而不革乎據傳楚 中國之君乎其君爲中國之君而其臣之賦之者遂 可匿其罪乎正惟募弒之賊天下英之討故聖人作 之解而不革也其然乎其不然乎髡頑陽生果足爲 可以無討又可從之以主會盟而無惡故承其傷赴 学、具体性 或日

晉悼公蕭爲之會傳稱其推至誠以待人鄭自是不復 爲心奚患楚之不服奚患鄭之不來而區區城虎牢 德政外和諸侯實以榮王室安諸侯值橢亂同好惡 其敝矣故晉楚爭鄭春秋皆不與也晉悼茍能內脩 遠人者也晉倬九合諸侯自襄八年以後無歲不伐 以弑君之惡加之而後孔子而作傳者安知其確然 莫須有之事輕加之人邪若其人弑君之惡已確然 鄭諸侯之師疲于奔命計以敝楚而不知中國先受 間遠人不服脩文德以來之矣未間道敏諸侯以服 **叛晉者二十四年若春秋淡與之者然乎日不然也** 孔子之所不敢信吾不敢也 則筆削則削者何事也孔子當日疑其事而不敢輕 無可疑而亦仍史文而不革然則孔子之作春秋筆 于亦不會試者將毋謂弑君大惡重其事而不敢以 試日孔子之作春秋馬亂臣賊于作也史不當就孔 **斌則替史無由曹斌史不曹斌孔子安得輕加之以** 春秋書斌君皆歷史舊文歷史據赴告而書赴不以 無疑而必實證其弒君之罪羽不疑孔子之疑而信 大學下 弐 贝意堂

衛侯入于夷儀積齊程氏日衛侯入于夷俵而不名先 之衞侯之八與其復歸其義一也入不當名則復歸 卒名所以別其一死一生也諸侯失地名所以別其 矣所謂俟其改過遷善者億度穿鑿之縣目夫諸侯 及其人于夷儀三傳皆不知安知非關文哉何以知 絕人之意然乎不然也衛侯而出奔左氏穀梁不名 爲之先後聖人未暇論也聖人所谕義也有以爲之 亦不當名今復歸而名則入而不名可知其爲關文 者關文也而公羊則有衎之名固當以公羊爲正矣 以守有母弟鶴以出有歸道而未絕故不名宵喜獻 僑謂鄭伯実奪正故特書名以絕之衞侯有世权儀 剽復歸於衞然後名之爲聖人俟其改過遷善不興 訓後世哉 世立法豈有以道敝諸侯爲服遠人之計而可以垂 者爲稍愈目若日春秋與悼之善制楚夫春秋爲萬 之哉蕭爲之會幸而鄭成楚屈較之属公暴骨以逞 **戍虎牢頻年伐鄭一歲再與所春秋詳而志之豈于** 出一人也衛行出奔已十二年有世权儀母弟繼 橐 贝意金

寒二十七年衛侯之弟轉出奔晉先儒族許之被轉之 酶以爲其言之必當踐乎將舉衛國之政悉聽之宵 舉衞國之政聽之甯氏而生殺惟命予奪惟命以預 天千奈何以大夫而許之專政平語日信近於義言 知斯言之必不可踐也故日喜之殺轉實成之也喜 而孰重乎轉知衛侯之無信而要之必踐其言而不 覆其社稷較之失約於雷喜之罪孰大而孰小孰輕 氏生殺惟命于奪惟命雖社稷傾覆而不暇恤乎設 致喜之殺者不在喜專政之日而已在鷗約言之日 乃可復政由甯氏祭則寡人之言信不近義矣吾謂 生民之休政係之諸侯且不得自專其政而必稟之 也夫諸侯之有政國之治亂係之宗社之存亡係之 **酶與之約言也則喜之殺並獨衞侯之過酶實成之** 出奔以殺甯喜也甯喜之殺以專政也喜之專政以 此而學春秋何所往而不可妄說哉 先後勢也含其義而論其勢豈春秋正趤不謀利明 雖得國猶非其國故書其名此九不然之甚者也如 道不計功之間哉至復歸而名又謂衞侯失信無刑 卷下 早 與意堂

> 春水是柔 吳子使札來聘積齊程氏日吳子使札三傳賢之康侯 未嘗因此而論他事之善惡也木訥趙氏亦日楚子 公子而貶之乎春秋者即此事而論此事之義者也 札去其氏楚椒秦術亦去其氏然則褒貶之說兩不 褒而札以名見楚椒秦術亦以名見諸儒以爲貶而 張氏諸儒反三傳之說以札不稱公子爲貶三傳爲 殺懼騎將及而出奔目何合乎春秋之大義哉 可也且札讓國致亂在三十年之後孔子安得預去 殺而萬奔固必致之勢矣新安俞氏日轉以喜之見 人 卷下 卑 真意堂

未嘗後之何得謂因其來聘而貶之則諸儒之意非 讓國非聖人之所貴張氏胡氏論之詳矣然聖人周 春秋此天下之曲說君子不可不辨。恩枝季札之 使椒吳子使札本無異義而說者妄鉤經外事以亂

聖人之意矣

朱炭宋伯姬卒節齊蔡氏日可以全生而又不害其貞 則守禮而已禮輕而義重則變禮以從義保傅不在 弗得全其生目君子行禮度義之輕重禮重而義輕 乃義之所在君子有全生而已唯其有害于貞也故

穀梁言桓無王定無正其說精矣然揆之夫子當日果 **蔡景公賊不討書葬積齋程氏日先儒謂欲遍刺天下** 其說使聖人之意不明爲聖門之罪人偉哉論也 是君弑賊不討不曹葬本無是說必曲爲之義以伸 云許止蔡般皆以子弑父臣弑君春秋猶書其韓則 之諸侯也穿鑿若此此春秋本義所以晦也二呂亦 同日耳其或然與姑記之 之亦必年齡七十安有六十老人必待傅母下堂之 是已歸四十年葢年已六十矣不當更有傅母設有 火而死亦近於固矣況伯鑑以成九年歸宋共公至 禮傳之言恐不足憑而積齋亦謂伯姬之死適與災 之屬從左右之言而避火不爲過乃以傳母不在建 左右日夫人少避火平伯姬之左右必皆嬪御侍妾 守小禮以害大義君子奚取馬 者也君子寧舍禮以就義弗害義以從禮伯姬之死 而不下堂禮之輕者也一旦壞父母之遺體義之重 卷下 按傳伯姬之舍水 直意堂

王並從關疑於定元年春王則日當以春王三月爲

如是乎何固當疑之及讀高子春秋孔義於桓不書

春春春 讀高子之書而喜吾說之有徵也 與凡春秋中書春王三月之文同安足以見義也吾 王而并不書三月然後可以見義乎今書春王三月 位不書正月然後可以見襲乎否則三月無事書春 史而正月必係之王不書正月於定公無與也定即 年不書正月見義也且正月王之正月也春秋雖受 六月之戊寅書即位書六月書日以見義不必以元 公無與也夫不書正月以見義必即位於正月書館 位於六月則正月猶非定公之正月不曹正月於定 三月而書春王正月然莊公即位於正月自應書正 梁以爲即位之元年必書正月隱元年莊元年事在 策而曆君臣之罪著矣析春王三月之句而二之而 月隱者正月不書即位以不書即位見義定即位於 正月十二公其曹春玉三月春王三月几數見矣穀 事歲首必書其後月有事則書所有事之月而不書 以無正月立義吾謂失之巧也春秋備四時故雖無 月而定公即位曆曠年無君統紀幾絕春秋備書於 樣獨喜其說之不孤也昭公薨於乾侯至明年夏六

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齊人來歸耶誰龜陰田永嘉 畫人 等而視歸乎齊侯與夫優施手足異門而出者 之用智者不爲而謂孔子爲之乎其日歷階而上不 谷之會退萊兵而齊人以謝過非也夾谷之事匹夫 疾曆屬色以兵力馬威以敢殺爲能以求索爲功哉 無理義之論足以愧之從容解無化暴爲仁亦何至 香政制於三家而昏侯特擁虚罷於其上目齊却發 侯亦何爲者就使齊八果有衷甲之變聖人處此登 既平而會將善曆以勸來者何至以兵却曆侯也況 欲攘晉之伯急於求諸侯以曆未附齊故成仇敵令 之君於柯羅池之事絕非聖人之氣桑也方齊景公 之智數風采不過如香曹沫趙藺相如能面折齊奏 卻萊夷索汝陽田等事皆不足信使實可信則仲尼 侈張其狀如所謂視歸平齊侯命司馬行法斬優施 動宜奠異於常人况價相會同必有赫赫之效於是 黃氏日夾谷之會孔子相禮葢見於左氏穀梁雜記 而論語孟子之書未當及也彼俗儒者竊意聖人墓 石林葉氏日三田之歸左氏穀梁皆謂孔子相來 **米米市** 其意堂

哀十二年用田賦文定取國語孔子對冉有之言謂先 序其績其亦小之乎親聖人矣 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而量其有 之蘇爲聖人一言之功而遂謂孔子特曹來歸以自 板者故反唇使田以謝唇正等目說者徒欲以王邑 侯次于五氏左氏官齊人致糕媚杏於衛養齊景公 說殊不知畏而得之非聖人之正也 得云盟葢左氏欲以歸茂陽之田歸功孔子故爲此 之也 甚爲故自建辟之以下趙氏刪之日經不會監傳何 之則是孔子要於齊而得之目孔子要於齊而得而 兹無遷對日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 服而歸之也日歸者曆請而得之也據左氏孔子使 曹法則若爲慕義來歸者以欺後世其誣聖人也孰 歸讙及闡矣而此獨日來歸何也日來歸者齊人心 不足信而况孔子二氏不能辨葢欲尊孔子而反卑 皆戰國刺客假之以藉口如言曹沫者曹沫之事尚 梭胡傳云齊人前此嘗歸濟西田矣後此當 急下 又被齊侯衛 其意堂

於司馬凡此皆軍旅之賦取之農民出於計田而有 定法者也勞得以爲長數車乘之賦取之里廛乎左 役之事則以蔣師之法作其同徒連輦師而臣以聽 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麗帥而至湘人若有師田行 之脩車馬備器械於平時者也鄉師有軍旅田役之 其夫家六畜車輦凡此皆鄉逐之官所以飭農民使 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 先王止取之里屋非丘甸所出竊惡未然問醢小司 以商賈所出之賦而令農民出之非先王重本抑末 田一井出穫禾秉獨缶米不是過也故日子季孫欲 田之制謂先王制土籍田以为而咸其遠邇其歲敗 軍旅之賦也孔子本因季孫欲以田賦而言先正籍 外傳云賦里以入而量其有無非謂以里屋之入爲 師合卒伍簡兵罷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逐師登 之意呂氏亦日古者田出租里出賦然則馬牛車乘 無大意謂田主出粟而賦則取於商買之里廛今層 傳孔子云以上亦足矣以上賦前問體上乘之獻也 真意堂

其法則有問公之籍矣其賦以里入而量其有無自 是言里慶之賦任力以夫而讓其老幼自是言力役 也所言所當以田賦也本一時之言而內外傳兩記之 中之言不當以田賦也本一時之言而內外傳兩記之 事來決非已甸所出則與孔子以上亦足矣言賦 矣因關李氏春秋會通而附記於此 學民之說謂馬牛 車來決非已甸所出則與孔子以上亦足之言相戾 矣因關李氏春秋會通而附記於此 學界志為被刊 學院本華為告米不是過 工學用版方 學界本為語馬牛

春秋輯傳辨疑七十二卷

 $\frac{1}{2}$

〔清〕李集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鈔本

春秋拜信辨疑卷二







春秋拜得拜展 卷一 隱公元年 一 電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為脚士王命為公 臼也出王無道為犬戎所裁平王初立東邊洛色以避我 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八年益曰隱〇按書 至而范失道滋甚三鲷贬淪九法亦歌禮樂征伐自諸侯 危扶前而已於王心亦莫能變馬至其比平國無質相畫 然平王谷庸無志之君也雖二賢雖相竭及效勞僅能持 而人爱其賢紹衣美之故王室難微而諸侯捐未敢故恣 而民懷其德俱澳稱之其後鄭武公人為司徒善於其職 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布皇隱公者惠公之子也名息站 禽子考公首年弟楊公願立六傳而至武公敖又再傳而 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貪之國是為魯公伯 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學本奄故地今山東党州府由阜 彭山李氏曰魯國班姓侯爵出白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 出張泰侵凌無所忌憚臣弑君子弑父皆有犯說文奸而 人亦不以為非人心之公很減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

然則春秋之前無篡武者敷曰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為當

春秋解傳轉題 卷一 進分元件...... 我乃其族類再何足怪子若中則在南陽都兒縣今南陽 存子曰出王之武犬戎之所為耳犬戎圖語註以為西戎 縣也絕則在沂州承縣今譯縣界也絕必越来陳之界而 其引分為大式則當在秦隴之問幽史之西大式建合西 之別名毛詩疏以為即昆夷令考西戎在今春州之地而 以言不聞子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為非馬爲得為公論獨 侯者主子新幽王之賊也宜臼在中而為我君者所立難 怒與贈及而或犬或攻幽王遂殺幽王于聽山下諸侯乃 服竟麽申后及太子宜白以褒氏為后怕服為太子申候 容君道由是面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回史記載幽王 封則公論指存易公論指存則天理未次而亂臣身無所 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况當幽王之難打聚平氏 得與我會周雖失道侯度猶存申侯豈能致轉之兵直越 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沿陽東都而後 云直白之廢奔申正為即中共立宜白張本也如此則中 即申候而共立太子宣曰是為平王朱子註亦據其統具 理宣有召戎弑王之贼不能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 者為文侯衛武公鄭武公旨聖賢之徒其所起為必本天 太子宜臼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楞褒姒愛之生子伯 意者幽王爱褒拟而廢太子宜臼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

四十九年即位人隱公名息站伯禽七世張思公弗湟子祭子所生辛王人隱公名息站伯禽七世張思公弗湟子祭子所生辛王孔氏曰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

社氏曰諡法不尸其位曰隱

于我生枢公而忍公竟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左傳曰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宣以聲子生隱公朱式

春秋舞伟鲜疑 您而明人冠妾是找衣蹇源自减之也春秋於比蓋有不 有不封 得已馬耳託始子隱不亦深切著明也哉 親也褒拟之難廢點播造而宗圖顧復亦可省矣又不是 偷關李氏田孟子謂用公封於魯然則孰封之是武王 絕矣夫婦人倫之本朝廷風化之原早王子母趙儇正后 乃以天王之尊下酯諸侯之妾於是三網淪九法數人望 利不撫其民周人有來薪蒲楚之識至其晚年失道滋甚 來朝也義和之薨諡為文侯則列團猶有請也及平王在 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者東途之始流風適俗猶有存 之也史記周本紀曰武王封功臣謀 親錫之形型則猶用語命也王曰其歸視爾師則諸侯猶 者鄭武公人為司徒善於其職則猶用賢忠爭侯捍王於 之建鲁孝公之末幽王已為犬戎所発惠公初平周即東 胡 又不可代若魯故難封魯而 無封弟权鮮於管弟权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 Ø 侍日 命之動莫大於太公與周 尚父於營业回 人不能自然於政治棄具九族葛萬有終遠兄弟之 周公者但 按 .1. 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如滅 表 一 齊封弟 周公留 隐公元午 阇 栒 公旦 周 *☆* 摘 ,使支治其國耳厥後伯舍 太公玩打餘動風亦封置 故不之國其子伯禽尚幼 於由阜田魯封召公夷 士而師尚父為首封 按周

分撰政之初伯禽尚在王宫以其平尚幼故抗世子法於牢摒行践作之政非謂摒厉天子之位也 據此説則問位发率正百工此言情改践作而治是以策據此説則問春秋輯傳於起 卷一 隐公元年 五 篇曰 皇南 拿即位後管察等反則其年數說詳十一年大萬比蒲下 世 徇 74 台 會欲全成王 之知父子君臣长幼之道也成王有過則捷 ęρ 王 伴侯于東錫之山 权父建商元子俾侯於曹大啓爾宇為同室輔乃命鲁公 rl 位 何年也里南短回伯拿以成王元年封蓋據史記伯拿 .桁 **角所以示成王世子之道也仲尼曰昔者周公攝政境** 之也史記伯會無該並無年其始封于魯亦不知在武 子 禽而因以善成王 十六 10惠公夫人孟子辛雄室以聲子生隱今隱公者怎公 之年飲不能定而其卒歲亦不知其果在何年也枯開 /3 成王幼不能滥作用公相段作而治抗世子法於白 之後有管察等反之言故云然耳然禮記文王世子 室不可報用公故 法 盆田 十六年為正則伯禽之卒當在原王九年若卒於康 抗 即在元年未封時而時本未久亦未可知至於伯 年则當云五十三年米詳執是據此記則伯倉在 世子法於伯會所以善成王也劉氏曰書蔡仲 伯奪四十六年康王十六年卒仁山金氏曰若 川土田 也 隐公元 全伯會代記封嗣宮之詩云王 何謂以成王元年封耶然或者抗 附庸是伯拿之受國乃自成王

春秋舞傳轉發 卷一 怎么元年 六 5遇害而不有其终者也然则怎公該隱得無與此類乎 0 則以不尸其位為隱亦未見其私不然也依杜註馬可也 而以隱溢之必有取於他義矣今專隱公本有讓圖之名 四比說周然然哀十一年經書茶縣隱公彼亦宜過害者 隱他如應建成之為隱太子限勝之諡隱王後漢之隱帝 知非隐拂不成之謂乎昭十一年蔡世子有被殺亦猛為 顯尸國曰隱见美堅長曰隱隱之名義不!此諡隱者安 0 分銭應杜氏註以不少其位按锰法隱拂不成曰應不 詩亡詩七然後春秋作春秋豈繼詩之具哉而蓋子以是 秋以紀事理雖同而體製則其也五子曰王者之迹總而 也自秦離降為國威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 今按即都而下多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 被允就在位十一年夫人亦子氏也隱公元年歲在己未 常時指以禮無二賴為嫌又患公在時未嘗立允為世子 為言而解者曰詩亡謂秦雅降為國風而雅亡也夫雅者 秋作於隱公通當雅亡之後瓊山止 氏曰按詩以言志春 嫡子當立允尚幼姑自立馬欲俟允長投之而名為攝後 而允且年幼故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公以允為先公之 3F) 傳曰孟子曰王者之迹總而許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之長庶子 也惠公再娶仲子為夫人仲子生允而忠公薨

春秋拜傳轉題 卷一 隱公元平 士假馬史以作春秋因諸侯之行事加以筆削之公而寫天 子刑賞之意馬蓋詩列十有五國之風春秋亦紀二十有故明傳第發 卷一 見りえり 詩亡之後也搬或四平王四十九年春秋始作然村丹碩 三國之事訪有美則春秋有褒貶此春秋之作所以繼於 上聞天子之實到不復花於列國矣所謂詩亡也孔子乃 朝親天子不侵巡守太史不復采許而民間之美利不侵 美天子因之而施黜陟刑贯之典病至於周衷诸侯不復 守又介太史陳詩以觀民風其君德之善否國政之得失 先王威時皆侯嚴朝於天子考禮正刑以一其德天子於 總而詩亡謂之逃則似有所指之處非泛言也竊意以為 齊之化或以道真遇之情或以善典華之隆或以見悲憫 有雅有領三體不同而其所從來者遠矣是故或以外修 愚竊以為風雅煩皆亡非專指雅七亦非專指風亡已也 按持亡之說胡氏以為惟亡止氏以為風亡二說將孰從 於民間而不果之以間於天子有亦如無難謂之亡可也 人等詩旨平王以後之詩尚得謂之詩亡曰是時詩難作 民風之善惡見於民俗歌謠之間眷皆得以上聞我刺或 古者朝廷宗廟家那問卷之問其不城詩言志是故有風 是考之正之而加赏到馬诸侯既朝之後天子五年一巡 王者燕字會朝之許春秋所紀者宣其倫哉然謂王者迹

春秋解傳雜張 春一 您公元年 八 於王侯任意為進退士民任意為致譽都就暴行作而人 後世者也孟子謂王者之迹媳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 類幾淪於禽獸矣孔子為是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所 咏而未 很考耳不數世而作者遂絕速至孔子之世雖王 其信然矣但所謂王盖謂聖王耳如論語如有王者必世 以定是非之公持刑資之平以正人心面明王道於天下 亦未聞措一解構一篇者非以持道既廢而然裁詩道既 朝列國之博學能文者不復作詩雖以聖門游夏之文學 東這而後詩亦不一然旨遺風餘韻之所存閉或形時歌 炮如孟子好辯章聖王不作聖人 之道衰云耳非指天子 亦泛言非有所指之處也想者減熄之義其云王者之迹 時巡太師不採陳祝史不明信文教不宣而許道廢矣雖 主道之轍迎孔子論善人之道不改迹亦不入於室速字 解我自聖王不作世日衰而改日替諸侯不入親天子不 是行樂以是正教以是成然則詩之為功於天下也直淺 之至或以形容盛德而以其成功告於神明先王所以通 **天下之志以是考威衰而致修牧辨失得而资勘您禮** 後仁孟子五百年光有王者典盖皆指聖王言也近者 云王者裁詩亡如春秋孫亡之亡亡者絕無之解謂之 侵巡守言也若指不役巡守言何不云天子之迹鬼而

春秋解傳雜疑 秋解傳轉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九二年近以春秋亡且见春秋託始於隐公通常平王四十九年遂以春秋 春秋繼詩之統裁選之四十九年而後有春秋因不可謂 即己不採風王朝即已無二雅何馬運之四十九年始以 謂孔子繼詩而修春秋指着全經言非指託始隱公言也 下云云大孤皆推本之論耳其云詩亡然後春秋作者蓋 蓋推本之論如好與章克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 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尤不可謂因不巡守不採 以逆總為平王不復巡守事於是或以為雅亡或以為風 柳豈以作為託始之意哉先儒認王者為天子之通稱因 子試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要皆叙其筆削之由來 云云聖王不作諸侯故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魚天 詩亡 明指風雅何盡廢而言其謂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者 考其旨也哉口五子曰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 無奈風領之未很以有亦如無為風亡似矣無奈篇章之 為託抬隱公之意也若然則束邊而後平王即已不必守 又如好辯章世表道微邪記暴行有作臣試其君者有之 又回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據此說則知春秋一當 具存要皆来得詩亡之正解也詩亡之解不明而欲附分 託柗怎公之意通见其牽強而難通也學者可不平心以 乃以筆削高實到矣且以秦雜俸為國風為惟亡是矣

秋乎不请春秋亦鸟知孔子之德菜至於若比其極也哉心之典述治功而以春秋為撥亂之書大哉孔子大幾春

无平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次春矣各秋立文兼作述按舜典紀元日高訓稱元祀此經書故沿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遠近莫不!於正位子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率位子其中則與天地參故體元者人君之職而調元者率前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久哉芤朝傳曰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久哉芤

之 国外用天子 七年其国火纪政》自用其年不可能子之国外用天子 七年其国火纪政》自用其年不可能五峰胡氏 曰諸侯奉天于正朔 使是一统之美有事於大五峰胡氏曰諸侯奉天于正朔使是一统之美有事改英之慈之矣。

名然欲譲诸公子允而允於比特已至悉各分馬爪爪人公之年由是生稱公没稱是沓與他君無是是難以構為公之年由是生稱公没稱是沓與他君無是是難以構為公司在年者隱公之一年也公既為君於是乎紀已有故語侯於其封内各得改元

春秋七書午蓋亦從周制此名終改讀詩公子允而允於此時已臣隱名分為不可假名終改讀詩公子允而允於此時已臣隱名分為不可假名終改讀詩公子允而允於此時已臣隱名分為不可假為此稱傳華是 卷一 進公元平 电公图差层於是子紀

泰王正月

天是也克之太 政所先者钦若昊天兹可見矣王者所行程于田春天昨正月王正書春王正月亦人君當上奉天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也怎么样侍回元年者何君之 始年也泰者何戴之抬也易為心笔停回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撤决程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月左傅曰元年泰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

比義则知王與天同大而人迫立矣。 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

则似元有此字

室衣微列因莫知有王即喜莫知有王也夫子特起義大

烏程她氏曰曰春正月足矣何以繁一王字平王来遷周

春秋鲜得辨是 卷一 隐公元年 主明陽氣上通地以為正般以為春十三月陽氣己至人以 孔子不取不然何獨取於夏時哉是其說之不一儒者苦 也後漢像罷傳冬至陽氣始弱天以為正周以為春十二 聖人始名之建子之月一陽所始獨不可為春半午未之 不改月可改時獨不可改乎夫春夏秋冬之名安始哉亦 有天下改正朔易服色殊凝號以新天下之耳目也安有 之以為千古不次之論憑書反覆求之而得其說夫尚周 合矣其如諸經有不合且天時有不使乎曰惟其不便政 為正夏以為春三微戒著以成三統是說也於春秋所書 孔安國鄭康成之學者曰高周之正朔非獨改月時亦改 湖何必曰行夏之時實誼於文帝時何必請改正朔乎為 以有事于祖又将何以通子且時月既不改矣孔子告顏 水成元年春二月無水莊七年秋無卷苗定元年冬十月 之官府則從時王之制民間所行猶多從夏春秋所書朝 下之耳目而天下智於夏正己久且天時人事為順故行 随霜殺我則何以為其而書之左傳倭五年正月日南至 月陰氣所始獨不可為秋乎冬夏亦然商周既以是新天 禮記孟獻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子上帝七月日至可 八年冬十月雨雪傳十年冬大雨雪桓十四年春正月無 月蜀宫改乎是改也於經史合矣其如春秋之所書乎桓

春秋解傳鄉最 卷一 隱公元年 示行見時意也夫子園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 正月夫子更而日春正月也此二說者以為此夫子所以 子改而回春正月也或謂周人改月不改時也為史曰冬 則愚請先折四說者之非乃後證其定說馬或謂周人雖 荆石王氏曰春王正月之辨無處十数家而總其既有五 制度宣其以匹夫而改天子之正朔乎夫子惠天下諸侯 以建子為歲首然而不改時與月也魯史曰冬十一月夫 春王正月孔子之所書行夏之時孔子所以告顏子也 大天之無王也 而作春秋而已明首改天子之正朔其何 我周王致伐於為改正異域以重三統至於敬投民時巡 以服天下且如其説則是周人獨以寅為春而大子直以 兼行之矣何獨民間哉曰是義也曷從受之曰受之孔子 拚巫書猶自夏鳥且周禮有正月又有正哉周時二正實 年乎若曰周人紀年仍自建實始又惡在其改正朔也比 此遇之所未解也或謂周雖以建子為成首而不改時月 子為春是易夏時者自天子始也又惡在其示行夏時也 夫子所紀春王正月蓋建寅也必若是說則夫子胡不係 又憑之所未解也或論自古未當改正朔其曰商建丑周 元年於冬十一月之上乃安藏都截子世兩月而屬之前

廷之止也諸經所載城因民間之舊子沒家周書云亦越

春秋解侍韩廷 卷一 建子月明矣而 菖橘十有三年春大會於孟津又稱惟一 朔之説何以得有周正而秦人又何緣以建亥為首躬衍 月可証也左傳接五年正月日南至雜記五獻子以正月 秋解侍韩廷 卷一 隐公元年 - 直武王伐殷之日咸在鹑犬月在天驷日在析水之津其高 一度成年師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而外傳伶州楊復載 乎此又遇之所未解也然則其說云何則愚直斷以爲周 且考之经史諸書周正與夏正兩者並著苟自古無改正 較雨的其可行者奈何獨以百代不易之時而係之夏子 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証也周禮州長正成為民讀法 為子月必矣夏至之為午月必矣然而稱曰正月七月則 日至可以有事于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于祖冬至之 月壬辰旁死魄戊午師遊孟津則周人之以建子為合正 五德劉歆三統彼亦豈能舉千古未有之事而繁空造論 何以曰行夏之時即如貉也冕也樂也歷代谷異故夫子 建子者後傷附拿之親也必若是説則百代一時也失子 之所謂十二月者蓋夏之十月也則周人以建子為正月 道十月成梁而孟子曰十一月 正歲子則周人之以建子為正月可証也夏令曰九月徐 如初言初則正月居光可知如以京為正月又安所更得 人国自改之矣漢書律歷志周正月年卯朔合長在斗前 徒杠城十二月與梁成周 主

春秋解傳 者也 聖而 数二月 於子而極於巴午陰生於午面極於亥子自一陽之復以 行怠聚三正三正之所從表舊矣非周獨別之心且陽生 而 极於六陽之致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垢以極於六陰之坤 用夏正之人而孰之云爾也在書甘誓四有扈氏威侮五 刘武周之不以子為春乎曰臨風流火之张小雅祖著之 4 而名之也因大者也商之正也太子陽氣之上通而名之 又可証也難者曰冬之不可以為各至著也直謂武用大 之月尚安有所謂麥苗乎則春秋所書春正月之為建子 月之無水也亥月之預霜也惡在其異也而紀之而申酉 定元年冬十月、間霜殺我若曰以建寅為正乎則寅卯之 春一月無水裏二十八年春無水莊七年秋大水無参节 建子為藏首可証也春秋桓十四年春正月無米成元年 為秋冬何為而不可大抵周之正也本予陽氣之始前 因地者也夏之正也本乎陽氣之已至而名之也因人 也中春档發之哲季冬斬水之令此周禮也而安夏特 15 蟋蟀在堂乃九月之候而曰哉幸云莫則周人之以 載雜之歌其春來年之誦此周詩也而祭夏特者 待以行事則因人要矣故孔子取夏時馬奈何其 辨疑 太一 錯該至此我曰謂冬之不可以為春此自後人替 詩幽風十月蟋蟀入我林下即繼之曰曰為改歲 随公元年

> 春秋辉传解疑 卷一 怎公元年 主 本至其不可以為泰国也與周正異矣且子碳十有二月 之係于 元祀也 而必角之 不易據冬十月之係于元年也 之敢以改正朔屬夫子而不散以改正朔屬武王也於是 也夫子不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臣道也愚怪夫世 而必周之易哉蓋武王可得而與天下改正朔者也君道 而还秦之不易予獨奈何不據春王正月之係于元年也 自有度大安能執局之不易而必諸周手若亥月之陽氣 載之 書異也執是而此 周之不改正朔固矣曰尚書始! 冬十月則將不異也豈獨周而易之曰聖人創制立法各 問猶或襲稱夏正故詩若禮時時雜舉則張論之言與紀 廢也當時行之官一 遵時王之 制若春秋所載是也而民 周禮有正月又有正歲則用人誠改正朔而夏正固未當 育又 何 異域以重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杰享猶自夏馬政 惟元祀十有二月則月不異也泰書始建國曰元年 也曰汲冢周書不云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南改

说者或以為周维建于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仲尼作組始肇业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與是以為協愈詳而其意愈酶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得明王子 曰聖人之言 明白简易而人每求之於髹深隐

春秋拜得粹疑 卷一 隐公元年 艾正一王之大法而己乃首改周之正朔其河以服亂臣城 三者之有罪因未至於變易天王正朔之甚也使魯宣郭 子之心春秋之法與舊華者必該若宣公之稅故棄王制 而身自違之其何以訓天下夫子志天下之亂職横諸侯 時比以夏時應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許至不 特天王之法不行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耳其黄人 其為盜責人之不弟面自歐其兄也直春秋忠恕先自治 莊之後歌是以詩夫子則将何解以對是複鄰之難而惡 残皆不侵知有天王也於是乎作春秋以珠**們礼**有周室 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為從周子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 裁及其身者也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張 可勝樂逆使聖人明白簡易之訓反為千古不次之疑嗟 者其惟春秋之言而發之夫謂春秋為夫子之事者謂其 以是為故見諸行事之實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 而後治人之意乎今必泥於行夏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説 者外珠若那莊之歸務無王命者必珠若苕久之人向是 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生子今之世反古之道 夫聖人亦人耳豈獨其言之有這於人情哉夫子會曰吾 之功罰人之罪謀人之惡與人之善益亦據事直書而褒

時其最為有據而為後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彼行夏之

春林稱傳辨疑 卷一 医公元年 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已未冬至考之泰警十有 至而前漢律歷志武王伐封之歲周正月辛卯朔今辰在 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亦何疑馬况禮記, 正月七月 **意元年冬十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不必萬曰春** 月別伊訓不必曰元祀十有二月春而改時則史記不必 之改月與時也獨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局而改 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證周之改 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是感之甚也曰如子之言則 之證者今今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此欲旁引曲據隆 年冬十月而記周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 月與時而思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接是以為 訓之書元祀十有二月而証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 聖言而助之攻也己或曰子之言則然再為是說者以伊 忌惮者所不為而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除黨於亂逆誣 未嘗取無罪之人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 史之職明天子之權而請天下後世且将以是而罪我因 贬自見若士師之斷独解具而徵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 之制而更易之曰吾以重訓於後人此在中世之士稍知

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於已午降

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實而猶夏之春也

而不贵惠信道而不信那孝子揭父赵美不揭父之惡先矣程斌而隐譲则隐善矣善则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贵義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耳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予言矣。 电三角主义 化水流 电弧电流 电电流 电电流 电压光 不相 悖也且周 雕建子而不改特與月则国夏時矣而夫子则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鲁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以不實道並行而

则是成父之恶也。别是已探先君之祁志而遂以舆杜君之欲舆桓非正也邪也已探先君之祁志而遂以舆杜

故火不善也故火不善也有讓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即位之禮也稍成說以為曹宗以表之隱既繼室之子於序應立而异父娶仲子之意安斯年正月必改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安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國史皆書即位於

林解得辨疑 為正也然應非繼載石而亦不書何也以三傳考之皆謂 芒枕干終身不仕而恥仇之不復者臣子之事也况先君 有讓桓之志則不言即位者蓋所以成公志也古者居薨 不以其道終而嗣子遂可以 侯 ٠,١٠ 耄 \$p 正也继弑君而 然隱莊関傷不書即位何也數梁侍曰繼就君不書即 位之禮也康王之語是也天子有天下諸侯有一圖 雞殊其所以 山 楊氏曰天子嗣嗣子為君則朝諸侯布命於明堂此 世為君者其亦若比數故春秋於諸公所以當即位 卷一 随公元年 承宗廟之重則同以天子之事考之則 行即位是典蘭子就也比說是己盖我 行即位乎此不書即位所以

渝關李氏曰 周以建子 萬哉首 順歷於天下而諸侯成奉

而世子生则百官總已以聽家字隱之不取為公也盘亦而世子生則百官總已以聽家字隱之不取為公也為此 為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未必故隱公之 意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事乃為得其正也未必故隱公之 意公意則當如夷齊之中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 然則寫氏之褐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 然則寫氏之褐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 然則寫氏之褐隱實為之也隱之不即位其失遠矣故春 然形寒後追公果故從父能 如東齊之事可容總已以聽家字隱之不取為公也盡亦 如東齊之事不亦可任

泰秋拜侍辩廷 子却把人收敛閉藏的時候做個歲首了於大地不差於 子人七風採風與須到寅時若子時便起來亦有何幹廷 遵王制者為下不倍之道是亦萬世不易之正理也0或 建去不三年而復周武氏建于小一年而復唐肅宗建子 咸首漢初因之至武帝太初元年夏五月造太初歷以正 治歷明時者一當依聖言而從夏時矣乃秦人以建亥為 提醒大下以率作典事節候項用寅月如一日之時始於 子月為一歲之首天道自然宣待人定只為敬校人時要 母舎天用地白不符言建于亦極是何以終不如建富蓋 其尤善者以示析表前王之准是又一義幾乎依氏曰建 為邦又曰行夏之特者時以作事人事當始於寅故的 因之而不改是即為下不倍之道也夫天開於子建于之 正朔是即王天下三重震過之大端魯史書王正月仲尼 月為歲首而後敬投人時之法乃得其正後乎此魏主叡 人事却差故不從周而從夏按此說極得聖人之旨後之 謂免投舜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舜投尚正月朔旦受命 不一年而復後此無復改夏時者矣聖人一言世為天下 陽氣始前周人以此為歲首可謂順天特矣乃孔子 不於此又可見子然則春秋一以周正為主遵王制也 卷」 進公元年

春秋報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一 雪 於王何也正朝改自先王而亦领自時王月非王之月乎 周人以建子為春春亦王所制而不書王春正月何也春 則天王可以主月不亦與天同大乎王不言天者尚文也 天時也王者當奉天時以出治故次王於春而不加之於 於此不亦深切著明也哉〇春天時也月亦屬天而繁之 時諸侯放恣亂賊烽起泯泯棼棼罔所底止天下之無王 王義各有在又未可泥於其說而曰年與時無與於王而 自天子故主王言而曰王正月然則年與時屬公而月屬 則曰元年二年云云春即是年之春猶主公言也正朔領 月尚天也特因人事而裁以人故國君改元而自紀其年 王正一見而不再加于他月者亦省文也〇一記年與時 上耳盖以春先王者所以尊天以王主月者所以尊王然 一不當奉王而行也所謂撥亂也而反諸正者其義首見 知自隱至哀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禮樂征伐朝聘會盟無 也久矣夫子不得己而標王之一字出諸正月之上然後 月亦無與於公也按比說亦通可並存之以備房の按春 列國而可書王若天下知有王何必復發此哉盖春秋之 言王政矣春秋之書王正其據列國之解則然乎曰雖在 王之文以據天子之國而言也若仲尼修周史則亦不必 于神宗書載舜禹受命之始而於正月之上未嘗冠以帝

大人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二月三月有事者則加春王於二月三王烏若正月無事三月盡蔑乃不加春王於二月之上而王也今正月無事三月盡蔑乃不加春王於三月之上而王也今正月無事三月盡蔑乃不加春王於三月之上而王也今正月無事三月盡蔑乃不加春王於三月之上而王也今正月無事三月三月有事者則加春王於二月三王烏若正月無事二月三月有事者則加春王於二月三王烏若正月無事二月三月有事者則加春王於二月二年於之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者則書月以存時而於春之正月加秋之何一時通無事

娶夫人國人亦不免有二編之嫌故諸大夫板隱而立之為公子允立欲俟其長而始授之也嗚呼公亦可謂過矣為之人伸子不得為夫人允亦不得為嫡子國乃隱公之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 捉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 捉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 捉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 捉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國也國為隱公之國當諸大夫 捉已而立之時令之上告起,通道而道者非數况惠公之存也未嘗立允為以為及及之之之之之之。

春秋解傳粹疑 卷1 隱公元年 既非王命又非先君之命不書即位不正其於也莊問傳 是也桓宣定之書即位桓弑君而止宣受弑贼之立定為 先君之命而繼世者則正其始文成裏昭衣是也繼世者 之伊雜咎也哉の程子曰隱不書即位明大法於始也諸 終為君於是好人何其隙而中之然則寫民之禍隱自取 之比直則又有問矣按程子不取三條而列立說胡係從 逐名者所立旨無王無君何命之受故書其自即位也定 既立矣諸公或書或不書義各不同既不受命於天子以 侯之立必由王命隱公自立故不書即位不與其君也法 百官總已以聽家宰何不可之有惟諸大夫疑允非嫡子 位也隱四年經書衛人立普彼亦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 來正可見其擅立之罪於何為惡其擅立故而反不書即 之其義似正實則未免於可疑故謂削隱公之即位以明 亦豈不賢乃稱構而非構欲讓而不即讓為若而又欲不 欲讓其弟使其果能實讓立公子允而與諸大夫夾輔之 战板隱而沒之亦謂隱公為當立耳乃隱公徇于小節而 大法者不然也蓋不請於王而即位則書即位而王命不 **東命於天子雖在他國指不削之以** 為明大法而不與其為君然則衛人立母而必言也豈亦 明大法况本國子以

是是一个人工作春秋大亦示褒联以明義理之正而已超公稱分而不草其號文美去美氏而不去大人為與是大人之名非臣子所敢除也若不與隱公之為君而為其後其位司與是於聯合之初報故禮李其位而不與其為君子其實為不書隱公之即位之初報敢禮奪其位而不與其為君子其應者果即位而曾見於隱公之弑書薨不地獨曲致隱諱下之無君者的又經於隱公之弑書薨不地獨曲致隱諱下之無君者的又經於隱公之弑書薨不地獨曲致隱諱下之無君者的又經於隱公之弑書第一次正君與應者果即位而曾見於吃入就書養不知為其獨而不書為故與應者果即位而曾見於吃入就書養不知獨自也其謂以先君之表於解傳辨疑 卷一 進公元年 在本於傳傳報 卷一 進公元年

亦見公子允本非正确之子也不然嫡子雖幼立以為君亦見公子允本非正确之子也不然嫡子雖幼立以為君

無遺命亦如隱公之類是亦無所受命者若書即位則與今而繼世者則正其始尤不然夫公命於大子而後為諸侯之科變其子者皆可假父命以自徇而無政之就諸侯之科變其子者皆可假父命以自徇而無成之就有所職而得書即位則是徒知有父而不知有王衣之猶有所職而得書即位則是徒知有父而不知有王衣之猶有所職而得書即位則是徒知有父而不知有王衣之猶有所職而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不忍之義非為其無所受而亦與隱同也其謂以先君之

他空定之超效而忍之者無以其若不言即位则與花間 性空定之超效而忍之者無以其也可乎哉且凡鑑故而無 情之繼故而不忍者亦無以其也可乎哉且凡鑑故而無 所受命者莊間信與夫桓宣定皆然若非為其忍與不忍 力故而或則筆之或則削之又何為立義不同若此即然 文世皆不請命而私立史亦不可不言吏氏而既書也經 文世皆不請命而私立史亦不可不言吏氏而既書也經 本書之以誌其實此正例也若夫繼故而不書即位者赞 常智起其實而後如繼故不書即位者所以起討賊復讎 李之大典而令亂賊無所容也由斯以觀隱公既無繼故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惡之情此皆正忠 之後又不請命而如他公之擅立亦常書即位則與莊間 社宣定之超效而忍之者無以其若不言即位則與莊間

子旁及都国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意,就義繫於攝而從大氏之舊也審矣 書戶以及都儀父盟于篾邦子克也未王命故不在傳曰三月公及都儀父盟于篾 机氏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邦君字儀父者盟于篾地打人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斯若字儀父者盟于篾地打人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斯若字儀父者盟于篾地社会和强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選之情比皆正忠之義繼故而書即位者所以著黨杆首選之情比皆正忠

以投富敵者会含其血既敵乃坎其胜加書於上而理之 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率以次敵戎右傅敦血 其器為聚陳其載解使心皆問辟司盟之官北面讀其我 郭玄 耳取其血敢之以盟敦以威血縣以威耳特赦則或右執 群盟遂後之赞牛耳桃前秋官司盤職四掌盟載之法 FB 曰若合諸侯則共珠盤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 ·圈有疑會同則拿其盟的之載及其禮儀比面詔明神 盟 以為盤敦皆眾名也珠玉以為節合諸侯者必割牛 牲 禮羧牲 也曲 禮曰 卷一 隱公元年 故血告誓 神明若有行進欲令神加殃咎使 幼 信口等准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

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劍劫桓公於壇是也其盟神則無漢本一成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顧昭明若王不其盟之法案凱禮為壇十有二异深四尺如方明於其工學成於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為監禮於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於次數血鄭註閱禮云侯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於次數血鄭註閱禮云侯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於次數血鄭註閱禮云侯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以次數血鄭註閱禮云侯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以次數血鄭註閱禮云侯於庭司盟北面話告明神諸侯以次數血鄭註閱禮云於縣傳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堯

而魯獨書公蓋父母之祁先祖之所建事從臣子所稱之張八日夫子魯人也書他團諸侯侵伐盟會則從其本爵則非所贵也或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自失之民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歐血要質鬼神而不幸者也邾者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附庸例稱字春.胡傳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朝傳曰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

禮故言及也

断所以崇敬也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故以是為稱聖人亦因而不之奪乃若班角則固自有差 公也二後盖亦不同然考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公夏之後杞未會稱然考諸經五等之君通稱曰侯亦通 召公華公三公也微子之建上公二後之君也奪回般 達臣子之情完名禮之質虚位禮之文路史國名記曰周 謂之公康王之語奉公與儀禮同稱之公春秋之稱諸侯 曰公子公孫曾君侯也每以公稱至於會盟亦或侯之兵 也雖然正其霸矣而於會盟總稱惟曰諸侯世族所稱猶 矣非可紊也春 秋於列君如正其爵所以存王度於不凋 與係經通稱之侯皆東五等為言盖公若侯爵之责者也 人之制内之天子三公外則二後之君曰公康語之周公 旅諸伯子男亦皆稱公此虚位也定名辨等列之實虚位 者之後稱公此定名也魯侯稱公其子稱公子其孫稱公 茅堂胡氏曰凡稱公者有定名有虛位天子三公稱公玉 高氏曰隱公自謂為桓而立內應國人之不己悅外懼屬 楚子也借故不葬然至世族亦稱公子惟其爵之貴耳 國之不己從而都以附庸未通和好故與都首結私盟夫

盟者嘉禮也非在喪者所可行也

信不足而盟祖馬是故春秋之所股然聖人之意非可以東萊呂氏曰此春秋見於行事之始也義不勝而私交馬

正始之大義也 正如之 於照若監禁之既狹其示人者既不廣矣隱公莊以 之難未必不能於盟茂之即則王命廢壅竊但專土而不 於斯上嫡妾混淆基褐產亂而不能辨也國柄下移擅興 於斯之是憂遠近安得不解體存在所及汲給好於所庸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比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比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君 之難未必不兆於盟茂之日也此聖人所以警復世人名

文之典其權力足以號召請侯亦不敢盟于圈都而忍以不為人盟者所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盟在人猶或與之為其近於公也若春秋都是沒是一個不實及即屬父盟于護護也不惟護盟識其始即位而為此盟及即儀父盟于護護也不惟護盟識其始即位而為此盟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團撫百姓豈其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交鄰團撫百姓豈其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為之盟等是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為之盟等是也國君繼世之初上而尊天子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家氏日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家氏日春秋之盟有二有公天下而為之盟者有私一國

其地者懼其擬于王耳

三百里杜氏曰茂枯茂雪地雪園下縣南有枯城今按漢春秋拜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置於此口衛門今衛電州東至沂州之西境大的横長縣群即今由阜縣蟬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西自然水上月無事不書而初當下月之事乃可魯春於二月與五十歲四十里當峄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建定州府鄂縣東南二十里當峄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建於十月縣縣東南二十里當峄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建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即今由阜縣峄縣之間大約級横廣五十餘里面自縣群於人口退月二月三月省春也故每月之上皆可書

春秋解傳鄭疑 卷一 進公元年 陳有儀行父智以父為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都本小 有孔父母有平鄭父真鄭父胥甲父菊林父衛有孫林父 之初外大夫無稱名氏之例艺本子節而其大夫稱人若 行父公孫歸父等皆以父配他文為名者也宋孔父名喜 論之便知都本無虧而非子矣古人来有單名父者李孫 謂邾本子爵儀父為邾卿之氏名必不然蓋以儀父二字 國君宜親行或是時 都子克尚幼故使柳出攝耳按此記 於魯而遂誤加於邦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 孔子避祖諱而書字父本非名也或者謂儀父二字為名 行义皆以係為氏者也父名曆有李孫行父公孫歸父宋 稱子烏得以為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都當附庸 却亦子爵則大夫 不應稱名而與彼異且東大國也大國 灰艺人盟于浮來律之比亦當書人而不書名矣盖春秋 亦如大夫未 赐族之例然以此 年及宋人盟于宫八年公 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十六年却子克卒後始終 漆問立濫班等色皆都地也不為不廣妥而况入春秋以 而膝之東北為今縣縣其東南近學縣者為郯城即古 子国亦都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卞南其中間有

即今無量縣也蓋沟水下流之東即公止廢縣為古滕子

志魯國市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下即今泗水縣方與

為何國之附庸此胡傳謂都者魯之附庸亦不然如嗣與為何國之附庸此切為為不取後世外為對國有之然都大嗣與國而近於費令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大嗣與國而近於費令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大嗣與和此之實為不取後世必為子孫憂大嗣與能此之廣者蓋亦後世所漸拓未必此時已如此又安可以此之廣者蓋亦後世所漸拓未必此時已如此又安可以此之廣者蓋亦後世所漸拓未必此時已如此又安可以此之廣相此是亦踰子男五十里之制矣將亦可謂都許太明與自子此以如此者蓋皆後世兼并之所得非其始封之舊

各秋解伤解疑 是也中國之所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眼則之類中國之所庸例稱字其常也主人我教祭仲諸侯之先再許私蔡叔蔡李紀李海氏曰王朝太夫南李仍叔家父榮叔之顏別國命大夫 超莊五年 邬黎承来朝邬亦非兽附庸也0 胡傳內 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 俟虧而後或稱子或稱伯春秋列國之肺降何當有一定 年遂以子爵書卒矣如部亦附庸而後為小邦子縣鮮本 年與會于北杏十五年同役于伐即属有輔的之功十六 駁駁乎有五等諸侯之勢矣故隱桓皆與之盟而莊十三 稷臣而必與之盟乎比蓋他國之附庸而地漸廣力產張 微或至不能制附庸此時惠勢未積弱何至不能服一社 故春秋無獨與來朝之文若邦亦尊之附庸桓十五年何 魯附庸也孔子曰夫黼與昔者先王以為束蒙主且在邦 常者道之正受者道之中按此說謂春秋有常例有變例 以書都人來朝手且凡附属必智服屬於宗國若宗國衰 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配為社稷臣其每朝曹則不誌 有例當稱字或點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 是矣但其所舉變例則不然所謂例當稱字或點而書名 凡諸侯兄弟之以臣事見 者汪氏曰秦鍼宋長之 點之也若許权紀李等之稱字非以臣事見而又皆賢 人一 隱公元年 類不知秦钺采艮之類亦當例耳 者例當書名雖有罪馬亦書名

春秋解傅骅疑 卷一 其不當書字而以書字為褒辭乎及子突致衛比然則春 為較解乎認見輕十四年 所謂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者 舉變例則未確耳 0 按春秋書法于盟侵伐有及拿之殊 之稱字為常例而於朝極貶稱人是乃春秋之變例也但 其餘非盟侵伐而行會禮則書會不審及非會而行遇禮 盖行含禮而盟侵伐故書會不行會禮而盟侵侵故書及 胡侍之意木欲以他端之變例明儀父之為常例而其所 國之附庸例稱字以極十五年都人來朝律之可知儀父 秋之變例因多要其為貶為蹇未掌皆如此說也若夫中 之蓋王朝之敢衛本失禮安可以子處之稱人為微者謂 稱字之常例非進之也以其嫌於王子故加一人字以別 汪氏曰王人子突之類不知王人子突當亦從王朝大夫 即以為褒之亦可矣安可以其稱字為常例而以稱名者 則書及不書會他如戰皆言及不言會惟桓十三年二月 會或及以及義各不同如僖五年公及齊懷等會王世子 禮故也至於殊會殊及之文或及以會或會以及或會以 已已之戰成二年鞍之戰先言合而後言及亦以先行會 會齊侯于陽數亦言及而會以男別女之辭也哀十三年 于首止言及而會以早拿尊之辭也停十一年公及夫人 會督侯及呉子于黃池與兩伯相會而言及以內殊外 隐公元年

各伙將傳辨疑 卷一 怎么元年 之考其故而是非自可見又何須辨其孰為忘孰為主特 未必內外皆有意也况聖人作春秋各據其人與事實言 外為主遇而書及者未必皆內為志至於及會兼書者又 侍曰及者内為志馬爾拿者外為主馬爾先偶多從此說 裹偽盟以請大夫先在拿故不言會以此盟專為陳表僑 言會而殊兵以外之裏三年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 其言含者宣智外為主且非盟侵伐而草宮會清東必皆 不知此說本未可信也儿盟侵伐之書及者置皆期為志 故再言及而殊表倫以別之此春秋及會之大凡也毅梁 士 句等含兵于向以错候诸大夫先相拿而拿變夷致雨 以二例別言之乎大凡書及者以此與彼之辭也書會者 也無及而不繁以事者蓋及者兼解不可無事而止當及 以此合彼之禮也故春秋有倉而不你以事者蓋會即事 避近日遇不得以某遇某為文耳口及字之說又詳見昭 也但單言會而不必言及為省文言遇而又言及者南人 七年暨齊平下殊會之文宜與汪氏說参看汪氏說見傳 五年拿首止下〇穀梁傳曰不日其盟渝也按此說亦不 一七年公伐 邦是固為渝盟至於凡盟之不日者宣写渝

有詳略世遠難籍或日或不日義不盡繁子比也之而凡盟之書日者柳直皆不渝乎然則何以不日也史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邬

十年分會帶候等會兵于祖裏十四年季張宿权老會告

之解也成于五年权孫僑和會晉士變等含其子建雜裏

春秋料停料是一卷一 造公元年 老……一一之馬碎害對日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養 受難圖也蔓草指不可除况君之寵弟子公曰多行不義 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曰姜氏欲 城過百雄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参國之一中五 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嚴色也貌 宿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變共叔稅欲立之玉請 此自斃子站侍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部貳於己公子另 权死馬他臣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曰都 左侍曰初鄭武公娶于中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 曰因不堪虱君将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引 崩大权完聚缮甲兵具卒乘将提勒夫人将改之公開共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将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 色至於原延子封口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聪厚將 期口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 鄭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君故曰克稱鄭伯識失教也謂 于那公伐諸郡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致于

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

将逃死洛東號拿之君見其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 為河南開封府釣州新鄭縣吏記以為桓公懼王室多難 子宣王母弟桓公灰之後也宣王封灰于鄭即今陕西西 彭山李氏日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節本姐往周厲王 食采畿内而酆都之邊則因其子有功而從时也然則所 也豈其懷一心而先謀自列耶意者灰之初封本以王子 郅之間死犬戒難其子武公定平王于東都亦為司徒因 安府等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為司徒選其民於號 分其地遂因於鄶都馬在濟西洛東河南顯北四水問今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早取號部之地盖當時已滅之國而同以與武公耳武公平 而子莊公立二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

> 都以祸国所謂得仍曰克也 杜氏曰以君封臣别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强大儁傑據大

廬陵李氏曰春秋殺世子弟直稱名者甚之也與晉侯殺 段失子弟之道矣賤段而甚鄞伯也何甚乎鄞伯甚鄞伯 穀禁傳曰段弟也而弗謂弟公子也而弗謂公子眼之也 之處心積慮或於殺也

但名之和衛州吁陳伦之顏 限氏曰先君之子稱公子有謂稱弟若篡若爭國也而後 直思其名今段亦免逆故上書鄭伯下去其弟以交機之 世子中生家公教世子極天王殺其弟倭夫同例但彼則

春秋縣傳鮮縣 卷一 随公元年 已為後患也故後之大色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 内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悦而歸之恐其終將軋 武公存之時常放立段矣及公既沒養以國君确母主乎 罪也而註公特不勝其母馬爾蜀為罪莊公哉曰姜八當 為已壓矣大右親無將較將以弟篡元以臣伐君必誅之 胡侍曰日鄞伯是罪之在伯也克者力勝之詞于邬孫之 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 知然後以叛逆討之 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权 使指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鉄其意以正人 屬籍宮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郅比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

此即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主乃有

比制至於絕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鄭伯灰是

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内采地而己豈能蓋投以國

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灰之外未見有封馬

限而豁親無窮置先王繼久行遠之道哉故鄭伯灰之封

論功德也非以懿親也那鄭巴即今即陵也

盖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子弟人人得封則壞地有

等以差功德雖具不肖亦弗繁馬故營蔡霍权皆得與时

成王之世盖立國之初大封諸父兄弟審衛王室列為五

收亂此春秋書莊公之意也 你亂此春秋書莊公之意也 以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重訓之義大矣o世衰道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重訓之者 以為解養成致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明母為解養成致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所與為解養成致惡夫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明母為解養成致惡夫中也養不明之養不好此為與之於現也事見能一所以為養不為之於為也事見能不為於為此事是能不為於為此事是能不為於為此事是能不為於為此事,以於此為於書莊公之意也

地之过古人重盟整其流乃若此之悖且愚乎王氏曰鄭伯意雖悔而畏及泉之誓考权意難美而為閱

之以克也

泰秋解侍辩疑 卷一 篡兄以臣代君必誅之罪也而註公特不勝其母馬爾司 郭伯哉胡侍又曰不稱弟路人也夫君親無将段將以弟 秋輯傳解疑 卷一 隱公元年. 墨亦當不書將與師矣又宣當稱將與師經特變文而專目 바 為縱釋以段移於莊公察法若是失輕重或按段不稱弟 役经民不書白不必書將與 師公伐諸鄢既係鄭伯親將 宣葡稱國而不稱哉 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伐京之 殺者萬氏曰殺則不言克克則未嘗殺汪氏曰此公有弟 莊今哉の赴氏曰公穀以克為殺春秋前後尽有以克為 誤而動者 多矣未有但稱團者惟状之也而後但稱因此 乃不書鄭人克而書鄭伯此可知其罪之在伯耳故傳以 贼之 舒例稱人段據大都而微襲鄭宜加今将之該而經 師三者威無稱馬而專目郭伯是罪之任的也按春扶討 但莊公未嘗無殺段之心段之不死於兵不死於刑亦幸 不能和協使翻其口於四方則未殺明矣按此二說良是 稱固稱將稱师三例為難似覺未穩蓋泰扶用兵君臣合 當稱因命公子召為主師則當稱将出車二百聚則當稱 渝關李氏曰胡侍曰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 係暖較之意非謂鄭伯視段如路人故不稱第也胡傳 親其與母於城隔而警不相見宣能寬宥於其弟哉故 **縱釋叔段移於莊公為難然則春秋尚嘗有叔段而譯**

春秋縣侍拜疑 卷一 制书汗也宣真变段而愿其死夫亦恐其员因而難制耳 而乃回可矣直非其謀之豪客而云然我且當美氏之精 叔钦孙掌握之中而且未當一日忘叔段也及聞其將發 然以莊公之雄置不知尾大不掉之可憂而祭仲棟之弟 段又日恋不可以逆母而除弟矣莊於是乎有成謀矣不 聽公子召揀之弗聽但全其枯待而無庸則是莊公己制 其以大邑為俱養成其惡而戕之乎弟迫於其緣之請而 亦未不 使有殺 段之心即欲 殺段或亦未必為之謀四吾 鄞人也 0 初武姜之欲立 权致也在驻公表必不忌<u>的</u>或 **奔難之也杜氏田段實出奔而以克為艾明鄭伯志在於** 觀绪臣之读莊公於比毫無咨嗟於惜之情而一則曰 若天京強 不度非制 可比且吾既有 心亦何憂其逼己耶 何難言之有然則不書出奔者略之也抑亦不以追賊略 後走再若書出奔正見鄭伯微殺之心而較乃不敢習矣 散難言其奔按比說非也凡出奔者以其有做殺之者而 将私己為後患也故投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 其謀敬襲鄭由是志在必殺恐本必然而胡傳謂恐其終 奠之 恤孰謂其無殺殺之 心哉 孔氏謂鄭伯賓無数心及 白発再則回將自及三則回厚將崩走己明如其必死而 悠公元年

亦未见其必然矣至於弘詩者不得其情又似莊公起意與之色而解之也

都伯雅未敬段而其志在於殺也審矣0左傳回不言出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朱歸惠公仲子之明

王者可知為來解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於諸侯也經言王為來解之隱為桓立故以桓母之丧告於諸侯也何氏曰為來易率馬曰觸貨財曰關衣被曰襚桓未君則諸侯曷马来易率馬曰觸貨財曰赗者何丧事有赗鳎者蕙以馬以聚外子律曰宰者何官也呸者何名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公羊俾曰宰者何官也呸者何名也惠公者何隱之考也

春秋解傳辨疑 養十 題公元年 聖 社氏四种字子采姓也婦人以姓配字明不忘本示不通社氏四來者自外之文歸者不反之辭

安春秋因其竊號而書之以志修亂仲子聚惠公而言故為本大人生與養皆稱夫人其成母及之之都是自在之本語,其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存計盡此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存於身不變者也故無再娶之理大夫而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己有再娶之理太子的大病下內無主則家道不立故不得己有與與人後世以智力把持天下者霸道也存不立故不得己有與異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配不立故不得己有與異備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配不立故不得己有與異情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配不立故不得己有與異情后夫人已可以攝治無再娶之配本教育、其前一人,其所其替也有以推和等,其一人,其所其替也有以推和等,其一人,其所其替也有以推出。

之妾亂倫之甚也正其名不曰夫人曰惠公之仲子妾稱也以夫人禮明人

特於而書名以見率之非率也或曰傳分之母成成亦莊立名繁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寧稱率鸣替名也立名繁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寧稱率鸣替名也立名繁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寧稱率鸣替名也立名繁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家寧稱率鸣替名也非謀領紀法而行諸和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成命以間其謀領紀法而行諸和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成命以間其謀領紀法而行諸和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成命以間其謀領紀法而行諸和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於於以天自處創制持以而書名以見率之非案也或以及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處創制

身寒官之職一至於此敗其臣則君可知矣 管之妾仲尼贬家宰於上士中士之例深罪其以百揆之務,所謂仲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於前睸仲子則名家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於前睸仲子則名家宰於在難當所以褒有功德而厚其終之後,其其之妻之禮,是今妻之禮,是公牽於私爱舊庶妾而立為夫人正禮,遣家宰而來輯家宰不能以紀濟語王乃奉命以贈上任义妾,再娶之禮,忠公幸,以明其葬也王使召伯柬公妾也,其卒也王使禁权歸舍且蜎其葬也王使召伯柬特成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分之母成成亦莊特成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也或曰僖分之母成成亦莊

諸侯子

超氏日天子而謂妾母是故惭也 子所為惟春秋所為作也 是人道不得而終也始終俱失 天下置復有人道乎此孔是人道不得而終也始終俱失 天下置復有人道乎此孔之典廢是人道不得而始也滥明腑之思则死畏之禮廢来菜吕氏曰夫婦人之始也犯 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東菜呂氏曰夫婦人之始也死 喪人之終也人道始終之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隱公元年 矣然桓四年書字梁伯糾傅九年三十千並書字周公彼 茅堂明代曰家宰同體之臣建典禮孫實刑至公不重以 年荆人來聘文九年春人來歸侍公成風之襚是也0字 娶之大人非正夫人可比故不稱夫人子氏而以姓配字 皆有色虧之可書故以渠伯周公繁之於率下恒則未有 家字也王朝鄉大夫不書官而獨書等可知家宰為重臣 典禮也宰糾點而書名者來聘桓公蒸當刑也施於公鄉 共天位代天工治天職也字垣點而書名者來明仲子你 繁之於惠公馬夫以姓配字既異於夫人而繁之於惠公 色與爵故止舊宰而己〇仲子者惠公再娶之夫人也再 谕閱李氏四凡歸凡錫凡賜必稱使者皆將君命以中敬 王之明陷天王於非禮罪可知 高氏曰隱自以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天王又受天 杏 祭於君如秦人來歸僖公戒風之褪成風非莊公之夫人 又所以明惠公之私也要知忠公仲子云者本非庶安愿 秦秋亦詳書之此正例也其不稱使者變例也莊二十三 不繁之莊公而繁之倭公亦以明倭公之私面不然母夫 マヤロ ٤t 謂後世人臣不可失天職也 果

其君繁於其子乎此以知有所繁者非常例而春秋特原

人亦稱夫人某人而不繁之於先公况非夫人而可繁於

春秋鲜作脾疑 卷一 隐公元年 罢 、 非安而以為安馬亦無不可汪氏曰苟不知仲子之為安 人所以斥其借摘之罪而持股之也據其不稱夫人則 君以事言之仲子本减於正嫡春秋之稱仲子而不稱夫 而不以正确之禮事仲子矣故以義言之仲子不得為小 以修為正哉觀後來別為仲子立宮則是不科於好也不 非不正其名竟使家幸歸賜見又安可以其寵假故而即 非天子之亂命子今也仲子卒而計喪於王王又不辨其 驯 .To 為大人則仲子者雖非安而猶之安耳且古者大人否命 娶於禮無二嫡惠公己有夫人孟子矣孟子薨再娶仲子 非妾也仲子曾娶為夫人曷可以妄言乎然而諸侯不再 其私而各著之也〇先儒以是為間諸侯之妾其實仲子 於天子未知仲子之為夫人曾亦有王命否若不請於王 乎夫以重臣而下明諸侯之妾在王朝以為殊恩在春秋 不知 為大惡敗而名之所以絕天工於改曠匡人紀於既衰 **僭稱之因不可以為夫人若亦請命而王許其如此豈** 之妾即不使家事家宰亦難解其各况其承命而親行 即輯其所當媚亦不可使家宰况輯諸侯之安子明諸 嚴而意切矣家宰稱名此段義之較然者然難貶 桓公之為篡矣皆哉是言也の家宰夫子之重臣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医公元年 然以成風之竟王使之含酯會葬推之知其卒在今年矣 而眼王 販事者宰稱名版王者 王不稱天也由是知天王 年薨仲子卒之年月不可知或亦去年也按張氏但見經 等春秋專賣宰抑即所以重正王歉〇仲子卒朝不可考 與家字為一體而家字之任人貴重原不與庶僚百執事 不言卒故疑其卒在去年耳若然宣有既卒羊載之餘 葬前之禮仲子未葬故知其卒未久也張氏曰怎公以去 养小君之葬期亦 然若非小君 則愈不敢過期矣歸酯為 含群在三月盖周去惡不遠故得及期行事諸侯五月而 成凤薨在文四年十一月王伙歸含且赗在五年春正月 禮拂經之事伙宰則不貶王而貶宰不使宰則不貶使者 使而名宰梁伯錫命稱王使而不名策叔不同也蓋几悖 比额之此年歸附仲子與文五年歸含水謂倉葬成城同 子之大法窝 馬此知我罪找之所為軟乎〇以王伙諸事 子之镁石子無其權而得行其議則以褒貶當實罰而天 益據功罪而 夫宰官之重非孔子所得而除也但以稱名示贬則可再 名而仍書其官正以見其天工甚重而責之為愈深矣更 比稱天王使而名宰彼稱王使而不名榮权召伯不同 桓四年來轉與在元年來錫桓公今同然聘稱天王 施智罰者天子之權按是非而定發貶者君

春秋鲜得解疑 卷 | 医公九年 \$P.竟小君書幹何不可書卒書界而從定拟之例哉然而 假故終別立宮以其坊於正嫡之孟子故與正嫡差別也 嫡庶之 分券狄之初猶以為 疑彼雖尊仲子為关人默而 之所制者多矣安見仲子之竟菲亦非仲尼之所制子蓋 削之 而義有在耳如桓臣不書卒具題之君不言於仲己 分哉且隐分為桓立而攝君位正以桓母仲子尊之為大 其非正者春秋削頭明疑安得不削其堯葬以正嫡唐之 在當時既有二绪之嫌難魯以夫人之禮治其喪亦死疑 微假其名而名不能假故終不稱諡欲假其實而實不能 春秋不需薨不雪卒並不書蘇来知其何故竊以為仲尼 矣分治仲子之丧既凝於夫人縱非正嫡而不可以夫人 安母也彼未成之為夫人而思禮過於庶安且以卒雜書 之例我且定十五年書机氏卒又菩菲定枞彼亦哀公之 若以夫人之禮治仲子之丧何不可備書於經以從成風 之禮殯蘇之矣夫成風之用致夫人則書其養其蘇則富 明以夫人之禮尊之矣以夫人之禮尊之未必不以夫人 役表王使乎觏王使七月而後来謂其卒在今年必矣。 什子 為夫人 自非联委之可比又 隱公以其丧上告天王 未裹养抑宣既养始歸脂而贈死 不及尸至今秋七月而 子不言卒或以安葬不志於春秋晚之乎然惠公玩娶

秋轉停轉是 卷一 隱公元年 禮子然禮雜記有四凡弘於君四君之臣某死父母妻長 常及諸侯夫人之丧也然則夫人之丧或無外於王朝之 \$於王朝矣意周禮所謂掌諸侯之喪便東諸侯之母與 子曰君之臣某之某元族此說則諸侯之母與其亦當上 按周禮職長掌諸侯之丧及御大夫士凡有爵者之丧未 以夫人小名之號而其尊寵過於安母實亦不可掩矣口 同日語哉况春秋於仲子書歸明書考宮書獻羽雅未加 屯 常與開故傷公之於仲子文公之於成風得假夫人之名 妻在其中非諸侯母與妻之喪皆不與聞於上也夫惟禮 和 一端致嚴也若夫僖公而後嫡庶無復辨春秋欲盡削之 此又關於君父之大問長幼贵賤之大節非佳為大婦之 之位定隱公之位定而後桓公篡裁之罪乃可得而沿矣 人也春秋不以夫人小君之禮例書蒐辞所以明仲子非 仲子成風者以庶妾母而私干名分己大不可乃欲尊奉 而上告遂邀天子之殊恩耳若摘母嫡祖母本不應計彼 過於先嫡特開計告之門潰王朝而希大與恐無比情也 一應公計 '确桓分非嫡子而隱分乃所當立者此義明而後隱公 不可不得不備紀其實以謹禮之所由變安可與仲子 比正當粹其質而正其非矣乃又拘隱公之意不復加 仲子之丧本欲狗父意而伸桓公之私愛天王

> 春秋解传辞题 卷一 至士 瑜月外烟至比數言者實养期之定典不可易也故 左傳一書雖未可以盡信亦當信其可信者斯可矣 篇多缺此考春秋者所當知也隱傳之誤如仲子之謂子 子七月而非同執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位 誤解矣過按仁山論左侍之誤誠有然者但此傳有曰天 不及哀謂媚惠 公之 緩曰豫山事謂明仲子之豫也義皆 子故此以仲子為未養而王腦之其曰贈死不及尸吊上 氏之毙尹氏之卒是也左氏既誤以隐妻子氏之薨為仲 长〇 詳竟以正 仁山金氏曰按左氏傳於隱公七篇多誤於莊公之 确之禮歸贈而且使家幸重臣往寫呼停己甚 人伐夷夷不告故不言有望不為災亦 隱公元平

球左 侍回八月紀

小書

九月及家人盟于宿

左傳曰思公之李年敗宋師于黄公立而求成馬九月及

宋人盟于宿始通也

则微子离实始封之君而後世之宋皆微仲後也仲久犯亦云微子率立其弟衍是爲微仲振此二説三恪其地河南歸德府是也仲思名衍朝微子後致豫微三恪其地河南歸德府是也李以家語云微子卒其弟曰 馮氏曰宋子姓公爵因為王帝己之長庶子改食采 封於商业 微子幻無道微子去之成王民 之墟得用光代禮樂作家王家與陳把號為 珠武庚使微子鑑湯

一个十二百 考非 李氏曰宿小园男爵左氏以為風姓而漢志以為任 也在今 鳳陽府宿州一 統志曰宿州本古宿國又

秋解侍解題 也齊人不存於到而以齊為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君 於,松其刊 冬温于齊修桓公之好也言修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 人型于習得口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無志齊板之德 地必行主教地者北主之国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 r.) 其可知故也傷十九年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 經樂國名以為盟地者 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年之 杜氏曰 卷一 儿型以 隱公元年 剧 地者因主亦與盟盖會盟之地

楚子闻水十五 典盟之例不獨盟也會例亦然極十四年公會都怕于曹 伯許男司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 公以 池 宋方見園無嫌於無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 当地母與拿是也係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郭 丰 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

網域則 短人回 行之逐為常馬若王政歌則諸侯莫敢相害盟何為馬 諸侯恣而仇重行故干戈以敵仇盟誓以固黨天 千宿公及盟也盟者刑牲而徵嚴於神明者也王 則信著而義達盟可息馬觀今秋之盟有以見王

、不行 而天下無賢侯也

春秋解傳辨疑 校之七年代來信安在子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張氏曰司盟之設聖人蓋為諸侯之仇怨不釋者設爾侍 犯刑政以戒随危之智哉今魯既及儀父家人盟矣再自 其載求掌於司盟猶不以為義也又况私相要警慢思神 而不禁建德下衰放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飲迎 祭也 亦 礼 出比三物 作其詞玉府共具器或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的蘇公 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 凡書題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拿盟載之書 以钼爾斯夫盟以 卷一 隐公元年 結信出於人情先王摘不 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放 主

之也復盟之長自幽属以来惡之矣 衰世之意聖人立法常關威衰故不得己而建此官以侍

朱子曰盟祖举竟非君子之所為故曰君子屢盟亂是用

葵北 江黄以致楚召陵修禮義以服楚首止尊世子以定大倫 茅堂胡氏 長將欲變之非去盟崇信不可得而善也 **沁關李氏曰高氏** 魔俊李氏曰魯宋之交始此而離於六年之輪平 人日 發五命以備天子之禁旨美其事也非善其盟也 魯宋宿三國共為盟參盟之端見矣 回盟非春秋所善然高子知權以定專貫澤服 桓宋出也隱分惟宋故與宋合按

۱۵

經 133-76

春秋解傳雜疑 卷一 隐公元年 没公以諱之然則八年及莒人盟于浮來何以不沒公也 蘇子盟王臣不得不久韓公苟庚等因聘而盟不必再書 其質以從同同之例爾若夫府高係議仇昏處父盟于晉 曰既沒公於前以示義餘則問為故常而不足諱故明誌 在被為上陵在此為下替而公之降班失次為已孽矣故 也今隱公急於合家屈干聚之尊下與宋國之大夫同歌 本國嚴君臣之禮推之他國而亦不敢違此天下之過義 有章之謂禮貴賤有等之謂禮春秋重王爵正名分不惟 大盟司為其韓公也禮軍大於分分莫大於名是故上下 義并惟沒公於前以示機而後盟艺人等皆可以此推之 大也大大何以稱人春秋之初大夫未專政故其名氏多 之好未當非義學而必避誓以要之則都甚矣の執及之 而知其非小失也其旨微矣內宋人宋大夫也大夫而稱 公也豈以公之降尊原體初為浮來之盟而不味文以見 公旨與明宿請公之義不同或者謂盟宿非公盟浮來乃 不見於經而但稱四人非盡微者亦非盡敢之也與宋大 分與盟也公與盟則曷為不書公諱之也宋人者何宋大 尚惯大国之仇我也故欲求成於宋夫釋舊怨而服姻都 公之好家而懼宋子蓋宋為大國先與惠公有怨公構也 說表必然左氏謂聲子生隱公則隱公亦宋出也豈為桓

春秋拜傳辨疑 卷一 隐公元年 老人從之故不嫌於坐盟二國再八年宿男子宿猶計於曾 也莊十年家人造宿宿蓋專屬於宋而此後不復見矣〇 兵師告所見之世公與諸侯盟何以皆不日乎按汪氏之 矣然不盟於他地而盟於宿者此及出於魯東之意而宿 今無宋盟而宿亦與馬則魯宋兩相好而宿人蓋兩事之 於魯東公之李年收宋師于黃或亦為爭宿政而構兵耶 微者而敢與諸侯同畝任の宿即今宿州東鄰於宋北鄰 人恒解也說見二年等俸二十九年左傳曰在禮柳不會 其不日者何在所見之此或日或不日史有詳略故也若 十九年 盟程眾皆稱人皆不書 日未必皆微者也况專陵 汪氏曰穀梁云平者之盟不日若然則傳十九年盟虧二 非微者所得與况以上大夫盟諸侯君子猶以為抗執問 也在春秋之初雖從恒解書人之例而非貶而其上後之 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宋人以列卿而盟望國之君侯非禮 鄉左傳曰郭共权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代節取 益師師卒不日公年以為遠也當參觀之 至關失而不能追考其日者容有之故此年十二月公子 大所開所你之世雖亦不無詳略之殊兼以年世既遠或 说極是凡不日不旨是卑者况此又本非卑者之盟手然 罪己者矣先儒旨以宋人為徵者夫盟誓所以結邦信办

糜延鄭人以王師號師代街南部

冬十有二月祭伯米

采於王畿也孔氏曰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食記山李氏曰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内汪氏曰祭畿内邑伯爵天子之鄉稱邑爵

宁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取次生與伯與爭政俱是 省门 葛爵也王臣之 見經者眾祭伯凡伯毛伯召伯尹子草子 字卿而無許不可越字而書名益有鄉士亦書字大夫亦 虎育 氏則大夫或有 解也然 則大夫有将不可合解而書 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 言 4Pp 荣权是也元 釋例曰王之公 士 並不言爵又膝侯之先為用卜正書稱齊侯召役為 天子卿有書字之 子其問未必無大夫祭叔南李家父叔服其問未必無 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裏十五年註云天子即舊字是 士中 鄉皆書薪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 士 名割夏石尚是七下士稱人公拿 到炫云柳而热爵或亦言

冷閣李氏曰祭伯者幾內諸侯之為王卿士者也祭彩色丁,一句有其二十五

春秋舞侍拜庭 卷一 之類 王命而 齊仲孫來在二十三年制人來聘之類何書無君命子有 大夫是以稱字不稱爵耳来可以怕故写為字也0左傳 或實非王命如三年武氏子來 求明文九年毛伯來求金 使祭伯表聘亦如天王使凡伯来聘今以白表為文明非 之本前祭公者他將晉詩為三公而祭权者祭之族屬為 由是知王臣之凡書伯者写指爵言也然則祭伯者襲於 字又王礼子敬召伯毛伯见松十二臣见故必不以字書 不見伯爵也觀辜張伯斜來聘見輕下既書名明伯必非 必凡稱伯者皆字矣乃尹子軍子劉子皆以子爵言何項 書字祭本伯虧宜可分虧而以字書乎且使伯果為字是 若以魯之單伯例之似亦無不可者但列團之命太天例 書字自與王臣之有前者不同王臣有爵者例當書所不 14 侯不正其外交故希與朝也按胡侍亦主是說先偶皆 也其弗謂 命亦可不稱仗未可以其不稱使而謂非王命也然此 祭伯米非王命也孔氏曰此祭伯若王使奏當云天王 公祭叔公亦爵而叔 爵也此與凡伯渠伯毛 亦 木 私行也按比說是見經不稱使故云然然問元年 可 朝何也寰内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ナッ 但 木 핛 いく 隐公元年 則字此何氏以祭伯之伯亦為字 為 伯召伯之稱尚者等後来又有 北京 耳〇就沒你回來看來

春秋舞作群題 卷一. 隐公元年 杞伯娅 新仲孫都大夫之來也莊二十七年紀行被任二十八年 二十九年两介葛盧裏十八年白狄夷君之象也問元年 而不為子然則祭伯之不書朝者富未書朝好の經書來 田東而已今然作之朱安有不奉天王之命者奉命于王 之命也以來省難而無事典之行故不中君命稱使但當 以比束為私交本未可據如閔元年點什孫東是本虧後 者十九年祭伯桓六年州公寓八年祭公王臣之來也傷 來考其實而是非可見吳〇光信因左侍非王命之記皆 也盖写非 未當不投實而當朝也若然伯果行朔禮何獨不與其朝 年季短及都子遇于防使都子来朝则書是於不可朝者 权朝分子裁則言传四年把伯姬來朝其子則書傷十四 以柱九平曹伯使其世子射枯束朝則嘉莊二十三年蕭 秋之書羽也無論可朝不可朝者無不直書以紀其實故 外交矣若不與其朝而不書商獨與其聘也而書之の春 與其 朝而後書乎且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是亦王臣之 但言來乎以為不與其朝而不書朝豈他人之來朝者皆 也裏內請候無私朝外候之禮正常書朝以著具 內女之来也宣五年齊高国及子叔姬瑞女之來 朝非聘非奔非歸當非反馬之常禮故值書回

從之非也祭伯至魯本未行朝禮經故不書朝耳若果朝

非

春秋拜侍郎是 卷一 隐公元年 凡伯來聘九年又使南李來聘以王朝之勤勤於春而未 卦天 王崩又卦户 氏卒而武氏子又来求聘馬七年王使 之此年秋王使宰垣采赐矣至於冬而祭伯又來三年來 也我春秋之初王朝之於諸侯敦往來於其圖以齊隱論 其為何事而但常曰來是宣所以尊朝廷而懷諸侯之道 請侯令其奉命之唯謹乃徒驅車而下至于侯邦不必問 知非王命李曰削人来聘不稱似可謂之私突矣然交好 王朝未必全不修職貢全不行聘禮也然皆不見於經何 者皆有事可紀而祭伯獨無事馬夫雖無事而必言必其 见唇君卿之一如京師也無王之罪何如哉然他人之来 权之私交也祭伯為王臣不能輔王上典刑約束天下之 者不自行聘或者大臣私交於魯而令祭以來聘亦非祭 私行則非私交又可知在二十三年祭叔來聘聘不稱使 也聘页為臣節之常原不必書因大聘之禮不行故於行 所像者亦大矣未可視為偶然之外至已也の比時當於 有事來相高或亦出於天王之意未必祭公之私行也非 私事也何遂必其為私交乎桓八年祭公東其因遂后而 灰如陳韓原伸此可謂之私交耳今祭伯來尊未見其有 若無事典可申其命亦當不稱天王使此來盖與課國事 私交也且私交者此有中好之事如此二十七年公子

得不記始於隱公哉 馬其級王朝而相與為放恣也實基春秋安得不作又安 隱獨之見於經者並 無公如京師之文惟與列國日紛紛 雖行則皆不結矣為之貢亦有之然或不如期而方物又 大聘者書如京師以誌之其不書者不行大聘耳若小聘 不備則其禮於問矣簡則不足能非盡無禮於王也獨是

公子益師平

安定胡氏曰盖師字衆父象仲其後也君之柳佐是為股 彭山李氏四公子蓝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 左傳四家父卒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一 医公元平 此以問其疾而其喪明其薪必厚其送終之思此春秋書 大夫卒之旨也

明尊早之等也其有將兵而會戰奉使而出醒名姓已登 胡傳曰凡公子公孫登名于史册貴戚之腳也卿卒必書 大息五之月月》一之變而書平獨何歌春秋有變例哀定多微解及史公曰 疑以明柳平不釋之禮而義不繁於遂也李孫意如無事 于史册如公子量者而不書卒何也述國誤朝躬行弑逆 北春秋貴大臣之義口大夫書平見君臣之義也不盡葬 哀矣之像則欲 李氏逐昭公教務人即公為此 秋隱極之間則彰李氏逐昭公教務人即公為此 有天討之利 兵公子遂之罪 亦同而書卒何也因事之

> 以狗曰使後為人臣無致丁於不實私勞則三家退聽公還及項王滅丁公詢見希新之不實監相近我丁公乃若有漢高帝之公嗣漢書季布傳丁公為項羽将寫希彭 為大夫而不討先君之城也大理滅矣 宣張矣定公章於褐而忘其雜誘於利而忘其辱以意如

程于曰 卿者佐君以治 國其卒國之大事故書於此見君 或不備春秋因舊文有可摘而不能益也 臣之義失或日或不日因舊史也古之史記事問以日月

春秋解傳解是 惹一 而日數近倍則程子謂因舊史理或然此 秋韩傅辉是 卷一 隐公元年 空有七十宣公而下一百二十八年書日二百二十年数同 伍氏曰或日或不日文定調是数厚薄似據左傳公子遍 葬之加一等故云爾然文公而上一百一十四年書月百

公羊 傳曰何以不日遠也所見 異解所聞異解所傳聞其

杜氏曰大夫書卒不書葬存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

趙氏曰不書葬降於君也

渝關李氏刁程子曰諸侯之御必受命於天子當時不復 朱子曰内人夫卒而略外大夫 是別內外之解 偶百從之非也宋雅王者後要亦待以客禮而優龍之耳 得命官故獨宋鄉書官按此說似正但考之經例不合先 請命故諸侯之哪皆不書官不與其為哪也惟宋王者後

春秋解傳辨疑 者爵也官者職也爵與職何分於重輕爵非天子之所命 手抑當時諸侯皆不請命而皆書爵何獨於大夫之不受 ħ 事而昌大夫者不一宜盡出於天子之前命者乎夫大夫 行人叔孫舎定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後衛行人 年焚人執鄭行人良霄襲十八年晉人執衛行人石買昭 也是故做者姓名不登於史册觀春秋之所書自知其為 大而皆不書大夫大夫既不書何問其官乎然則云何蓋 夫子况魯之單伯陳之 女权鄭之祭仲皆為天子之命大 侯之書爵者皆與其為諸侯而書大夫者亦皆與其萬大 命者而不需官也以為不與其為御故不書官宣當時請 大夫師故語侯之鄉總稱曰大夫諸如或盟或殺或数因 亦言名凡書於經者未必受命於天子也又王制諸侯上 其餘未當書官也若夫他國則亦間有書官者如襄十一 宋官惟文八年宋人殺其大夫司馬宋司城來奔文十五 年宋司馬華孫求盟定六年替人執宋行人樂部華而已 年楚人執係行人干俊師敬之昭二十三年替人執我 經有大夫之文宣職非天子之所命而經乃不以官書 侯之御佐表必盡有官司之守即有官者若非義繁於 則不書官亦如非義整於大夫則不書大夫史體黃問 巻一 隐公元年

其在彼

國民奉正朔為臣子恐無自得命官之理且經書

以敬冤分将中軍亦非復先王之副矣按周禄既求後持 故而 侯擅自立而又擅用其即何知有天子哉夫諸侯不有天 故使馬腳也按此說不然比觀春秋之所書用多以贵戚 子由是人夫不有 馬 传曰名而不氏者自自為柳而非世也其稱公子以青咸 基無思手 褐亂相 异之無己 也比春秋所為沒尤也〇胡 βÑ 為 謂 徒為柳必非為以貴威為柳而書公族也若為以貴 чер 而書 族而不言耶蓋專問親親故大臣九經之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問為大何掌止 公 族 其或 諸侯陪臣不有大夫效尤成風積智日 木 徐 公族自以其野而得御皇亦

奉秋祥传辨疑 卒而公在乾候皆不與小飲亦寫日按左傳見經不言日 傳四分孫數卒于外面公在內叔孫含卒于內面公在外 羊兒有合繳〇左傳回聚父卒公不與小飯故不當日胡 氏謂文公而上宣公而下年數同而日數近倍其亦於公 侍以公子絕之當日律之而謂恩數有厚薄恐未必然 有日月敢備年遠嗣遭明無所考非謂遠而盡不日也胡 秋因哲史有可摘而不能益是也分羊所謂遠者亦通蓋 宣五年得臣四人不當日餘則無有不書日者程子謂春 0 春秋書大夫卒三十一惟此年益師八年無襲九年俠 不與小飲明矣而萬日汪氏四分孫製齊平于狸服权指 言非謂大夫止大做而仰是大夫之尊者又必小飲大飲 左傳之不足據 求其故而以為公不與小飲非此按胡傳泛氏之記可知 νZ 热 大做君旨親之所以兼恩厚也按喪記所謂大夫蓋指柳 大夫大飲馬為之賜則小飲馬鄉是大夫之尊者明小飲 世不以問耳如胡傳之記恐非聖人親親荣本之旨也 即請大夫賜族者之孫而其姓者絕少此可見其官人 卷一 隐公元年 矣〇孔氏曰表記君既臣丧之禮云君於

陷辆其族即转入天之赐族者其在後世亦常省其祖氏

所以寫親親不忘本也惟春秋所書鄉佐非分子公

論問而不論親哉人抵公子公孫無論為即不為

柳法當

任旨哉言子

春秋輔傳辨疑卷二

二年春公會式子符

冷開 李集鳳 **建**



奉秋解作辨爽 卷二 程六四式状夷繁智成差之別種也或而言含者順其俗 ·尽辜争兼娶 卷二 陈公二年 | 不成王法商恭而不精也他写故比惟桓有月無王以见不秦王法商 然春秋記事有例時考若事在時例則時而不月李曰亦 時例也會或之書春亦然月而止島将者不写事在 王必皆上永春而下屬於月文表年始事其之先所以致 范氏曰凡年首月承於時時承於年文體相接春秋因書 左傳曰春公會戎于潛修惠公之好也或請盟公肆 以犯之所以見王者上奉持承天而下統正萬國之義 月雄事末則月而不舊王書

戎贼 城在家州府曹縣西南 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也夫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限留濱陽東南有戎城令按濱陽舊 我尼吾之後姓己故漢於其地置己人緣故城亦在今曹 伯舒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常珍減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 王道日徽遠人不服或遂連結准夷分兵為忠成王初歲 南之戎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觀王化而居於此其其後 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宋而與湯及伊戸家相鄰兵魯西

以為禮旨謂居中國若成子駒支者陳望清陽縣東南有

拿也灣邊地盖在南都近或者 復或遇先及齊隱公立欲結鄰援故既盟邦宋而遂與戎

啖氏曰凡戎扶不書靜號召臣同詞

與四裔雖大皆曰子有故也 而外诸侯内诸夏而外夷扶正胡不加禮樂不及朝聘不 劉氏四戒者戒之君也不以君稱之外之也王者内京師

廬陵李氏曰春秋書公會四十有六宵譜候之會也獨拿 辨金戎夷於堂陪書會或所以與其俸請候之尊失中圍 張氏曰惠公與之有好院失之矣隱公復不能明內外之 胡傳曰或於樂號外之也異會同之有書拿我議之比 旅氏曰諸侯非有 天子之事 不得出會諸侯况會氏哉 謂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之言則知書會或之旨矣

兵與會戎異詞

之所以始終

陳氏曰會或于将春秋之始會兵黃池春秋之終此春秋

冷開李氏曰家氏曰國君即位之次年不開朝京請命史 鄰國也夫於此時朝京師見鄰國且不可况會其所不當 秋所改也按此時三年之副猶未終来可責以朝京師見 服兄弟 甥舅之国亦未得交相見而以舍或為首務尤春

隱公之謬也急乎會或會之不已至秋而又與之盟甚矣急乎會或何重乎會或會之不已至秋而又與之盟甚矣會哉且自此丧制雖終亦未見其朝京師而見鄰國馬何會哉且自此丧制雖終亦未見其朝京師而見鄰國馬何

灵五月艺人入向

其治終 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惟此见經不能知 不為已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 不笃羸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世本自紀公以 六芍羸姓少昊之後周武王封茲與于莒世本自紀公以 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譜 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已氏是莒已向姜見於傳也譜 孔氏曰世本莒已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

彭山李戊曰向姜姓小國炎帝後杜氏以為谯國龍亢縣春秋解傳與捷 卷二 隱公二年 三

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吳于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五里比則去莒基遠非莒所利之國矣詳見襄十四年會東南有向城非也龍定城在今為陽府懷遠縣西北八十

十六年城向則此時蓋服魯而為宮所怒敷

擅與而征討不加馬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目見胡傳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

汾陽朱氏曰非我之國都而擅入之違義而這無天王矣

其我入祊不入比例廬陜李氏曰春秋用兵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廬陜李氏曰春秋用兵書入二十七內入六外入二十一俄之國都使敵入之弛備以應無宗社矣兩失之解也

秦秋列序拿监之類小國之大夫国多略之而蓄人然苦的謂不知名氏亦曰某人是也有以恒訶蓄人者此年苦所謂不知名氏亦曰某人是也有以恒訶蓄人者此年苦所謂不知名氏亦曰某人是也有以貶詞書人者此年苦人衛人限人從王伐鄭之類是也有以貶詞書人者此年苦春秋轉售轉赴 卷二 怎公二年 网络剧李氏曰春秋書人之则不一有以衆詞書人者莊九年春秋轉售轉赴 卷二 怎公二年

人若兄蓋亦素失教馬且當句姜之歸也向人不知善金本夷以华婁及防來奔十四年岂殺其公子意恢允若此年夷以华婁及防來奔十四年岂殺其公子意恢允若此年夷以华婁及防來奔十四年岂殺其公子意恢允若此年夷以华婁及防來奔十四年岂殺其公子意恢允若此年萬人之同經者亦不一如莊二十七年莒慶來迎叔姬僖在莒幾危其世 臣在向幾覆其宗社尚亦慘矣原夫向姜在莒幾危其世 臣在向幾覆其宗社尚亦慘矣原夫向姜在莒幾危其世 臣在向幾覆其宗社尚亦慘矣原夫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按此以一女子故而破人國都不安莒而歸則是莒子不能正室姜氏不能宜求而舊人然莒本

始於隱公之世也哉 的師入極蓋已相率而成風矣春秋安得不作亦安得不 工朝於此亦且釋莒而不問葉向而不恤嗚呼此強大所 其故而可為水戒者亦多矣 O 是役也莒人不知有王朝 之道及其党兵又不能應敬而守國此国無足道者然莒 之道及其党兵又不能應敬而守國此国無足道者然莒

無該師師入極

中以胶上下而總名其軍旅之衆曰師非以二千五百人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軍師旅三名師在其中故舉臨川共氏曰師者兵衆之稱周禮嵩二千五百人為軍二性氏曰無駭魯卿無駁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大傳曰司空無駭入極費疼父勝之

其可 台中 台市 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将主舉言某 孔氏回定四年傳回君行師從 莊 矢ひ 其師少者柳白須見惟學将名不云師旅言表少 也 不見理足可明君将不言師師柳将不言師被 卿行 不合 師從今乃 則君 的 有 行必有 師若不言師則 帥 行

不足錄也

其近於苔矣極數觀左傳載費奉父勝之之事則貫在魯之東部信乎極數觀左傳載費奉父勝之之事則貫在魯之東部信乎極在入向之下得非莒之附庸魯因莒人之入向而遂入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極附庸小國按魯未有此附庸令入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極附庸小國按魯未有此附庸令入

間尤數數書之大夫之強又可見矣 師者僅九智內大夫文宣以後外大夫多書師師定家之氏見世卿之盛也經書師師者百有三十僖公以前書師正氏 曰春秋之 初大夫猶稱名而不氏僖公以後大率書

海關李氏曰無駭沒在八年既無當絕之罪而書卒何為財司為書之與國鲁人怨苦之入向故入其附庸國以報則向為書之與國鲁人怨苦之入向故入其附庸國以報則向為書之與國鲁人怨苦之入向故入其附庸國以報為大抵皆進忽之兵耳の無駭不氏其先世未賜族也蓋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集今無該在隱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該在隱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該在隱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該在隱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該在隱在位而沒也無不書卒卒亦無不書族者矣今無該在隱存之世生不稱氏者以無氏族之可稱也公設皆以為股公之世生不稱氏者以無氏族之可稱也公設皆以為股為人人向為遂入極其亦有之若果如此

經 133-85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二 隱公二年 七 二級柳耶站族為世柳則先王之世有賜族者宣亦命之世為柳耶 且八年無該卒賜故為展氏後表本嘗無子孫如傳二十 六年傳有展善展禽裏二十八年傳有展莊林皆其後也 代宋文三年秋孫得臣會代沈九年公子遂會殺郭宣十 固然矣其将尊師少而曰某伐某者考之於經大抵皆會 亦曰某人按經以将尊師象而曰某師師者百有三十是 将早師象曰某師将早師少曰某人不知象寡将師名氏 **医〇程子曰凡将尊師象曰某帥師將尊師少曰某伐某** 先儒見季友仲遂权肸等晉赐族又否令為卿递謂賜族 必有功德而旨赐挨而且否世其官自是來流濫觴之弊 **暴伐某者内大天如莊三年溺之會伐衛十四年草伯會** 伐之樂蓋除文十一年叔孫得臣敢扶于鹹外通無單書 展氏有後未聞有一展氏之即其非命之世為卿也可知 者命之世為卿也不知賜族乃古禮世卿乃流弊若竟以 之世禄以奉祀耳未當命之世為卿也後世典禮既紊不 則賜之族此古禮也賜之氏族表其功而彰其德盖亦使 也按賜族者命之世為卿此说或不然人臣而有功德者 赐族者则事族不惠族者来赐也赐族者写命之世為柳 **《程子曰古者卿皆受命於天子泰秋之時諸侯自命己** 侵弱其罪己苦宣侍简其氏然後高眼哉束承之記是也

春秋解傳辦歌 卷十 隐公二年 祭也故經之凡書師者未必為将卑胡傳謂有於其風而 者是誠有之蓋列國之事不能盡知其詳故止書曰某人 是亦不取将卑之説矣惟不知象寡将帥名氏亦曰某人 泉曰某師或亦不然動大家者其将必專權輕不可以取 事而經之凡書某人者非以将卑而師少也若夫将車師 謂平者而敢如此乎意将卑師少而軍伐者當時亦無此 将君命也至於他事則不稱使豈皆無君命乎且內臣之 所謂以闞詞書人者是也〇經於外臣聘盟之顏多稱使 稱 印者有著其暴而稱 印者有 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 與單伐者不同夫将尊者為不聞以少師而單用侵伐執 微者不書師師其師少也蓋敢後之兵将欲與衛合勢自 少師而軍用侵伐也又如莊六年王人子突收衛子突非 将者也蓋以数國合兵故各國不須動象不然則未敢以 首臣為股脏必相與咨訊合謀應善面動始無愧於君臣 有事於外者縣不稱使君命又何在乎春秋內魯而尊君 為此有大義存属非苟而己也蓋君主政臣從政君為元 不應獨略至此乃ొ不稱使者何愚書深思而求其説以 許外大夫和宣六年母超盾衛後免侵像是皆合兵而書 仲張篾拿次部十四年叔族的拿伐泰+六年权老禽伐 一年《张睇父會伐莒成八年《张僑和會伐郯展元平

命於君言臣行而君命可見矣 以所以明臣子之大義謂其身任國事而與有責為者也以所以明臣子之大義謂其身任國事而與有責為者也以所以明臣子之大義謂其身任國事而與有責為者也以所以明臣子之大義謂其身任國事而與有責為者也以為可能而主也一體之義安在乎故凡國家之有一體之交君所謂可臣以為不可諫而止為可也君所謂一體之交君所謂可臣以為不可諫而止為可也君所謂一體之交君所謂可臣以為不可諫而止為可也君所謂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二 隐公二年 九 杜氏曰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在傳曰戎請盟秋盟于唐修戎好也 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盟者也找有會而不盟者有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 不信 弘山李氏回春阮與我會矣此何以復及我盟惧其有所 解也等往會 會而久 不决 不協也蓋拿者所以決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秋諸侯 而實二事也 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 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誤卻地以合好應人心之 而後有盟盟則 单温 故鲁注 Ð 팃门 則又有不同日而盟者會盟難旨所以修理 及奪 桶 ·及 (議己定而) 而後盟口會是己然皆以魯為主者 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 敧 牲血 とく 彼此相欲之解也新優議 記神心相信則無待於盟

重内也

春秋解傳鄉疑 必然也〇范氏曰唐魯地非也桓二年九月公及我盟于 警於贾也或謂東方之兵以擊 雇又或淮夷引戒寇東方 而轉至唐地為盟乎又在公追式于濟西濟西魯西界也 為戎在魯西南界考據頗詳戎蓋不在東郊英且隱公桓 秋而盟或既為特會又為特盟春秋一歲再書所以眼 故誓於费俱未可知若以其誓於東方即謂我在東方未 公旨與戎盟于唐唐非魯邑也若戎在東郊直有行其途 為齊之東方色於此警农故謂或在來郊也季對山則 渝開李氏曰胡傳謂我在學之東郊蓋據賣警而言以勇 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達之也後世乃有云 六 與式歌回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繁日而 自比遍非其巢穴在西南于然则伯含之征夷戎号為 錐 悔於終亦将異及春秋謹唐之盟重戒遠矣 謹 侍司 韓愈氏言春秋謹 子英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秋則秋之傷三十 盟子蔑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子密則不日 Í 四十二年秋普 1 2 秋奈成三年 按賣誓稱 卷二 准夷徐戎比盖徐州之戎久居中 夷狄猾夏則腐之此春秋之旨也而 嚴君子以為深得其目所謂謹嚴者 国

李秋解傳轉卷...本二 隱公二年 宋實他竟故曰遠地據此說亦非為此矣然遊觀之事恐 者以其奇相同是以誤素為唐繳杜氏於五年傳又註曰 地矣然京魯地也唐非魯地也觀魚之地而有武唐亭或 方與縣北有武唐亭五年公觀魚丁索杖氏註曰今高平 之類智以日成朝聘會同侵伐圍救之類智以月成城聚 此 0蘇氏回事成於日者日成於月者月成於時者時故 其為二地也明矣要之二地不相遠盖皆在為境之西南 無出本境而他適者可知蒙本屬魯而蒙與唐字又不同 者唐必非魯地也口此年公及戎盟于唐杜氏註曰高平 史亦不書矣史既不書經又何據而書之乎故當至自唐 雖在境內而亦書至然公自境內而返當時必不告至而 蒐行之類皆以時成按此說 固春秋之常例然亦存例當 府港卒并日食山荫地震火災郊害虽當盟戰滅入試收 唐霄魯地桓為篡弒之人盟戎于唐不能保其不討也故 其非魯地也明矣然則定十二年十二月公園成公至自 唐亦鲁地唐未有叛者何可比唐於成而亦致之乎或謂 題若敢固故於圖成而致之通經之中惟比一事為然若 圍成園或而書至成亦何當非魯色也曰成為魯色以成 唐冬公至自唐凡書至者必出本境之外者也唐而書至

> 春秋解傳解奏…卷二 隱公二年 主 二人為其始盟矣の傳十九年盟于齊内諱公而外人君大夫 之降草是以盟宿韓公而此不諱公得非以其君臣之其 以罪之又必書日以謹之比其所以不同數且或雜其俗 內外各異其解此時式勢猶微非強楚之可比故特書公 以其首與楚會盟也今隱公首與或會盟而並不諱公何 有信 也楚以繁夷衛中國之伯權憂在天下而所係者大故於 公題成之不日不為其後盟可知隱公題式之書日亦不 戎坎略其日而不書是又一義豈為後盟而略之耶觀 写不 乎要之直書而罪自見又不行於諱公而知其非矣 也不知桓盟前後皆日獨於盟戎不日蓋以討賊之法責 盟不書日按此說是謂盟或之始則日後則略之而不日 汪氏曰隱公的與我盟故謹而日之後此桓公二年及我 * 所與會盟者乃成君也與我君為會盟猶不同於宋臣 티 存也然則公之盟或書日似亦為常門但前後之盟 疑人或解失而不可考故有書有不書未必皆義意 日而此獨書日與彼其未可視為常例而忽之矣〇 .和 不日例當書月而不月者或史代有詳略或日月

九月紀復翰来逆女

石侍曰柳為君廷山

彭山李氏回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

釪 也 充 光 有 在東莞之劇後 紀亭古 其地尚在莒南 糕 凯 南 表光 12 統 刷 13 躾 Ė. 郭 青州 為紀 以其地別 去壽光約 13 14 间 府壽光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 ÷ 纪 為一 七百里非連界者也豈紀先 出 机 Ż 為劇在青州 迆 附庸園而邊紀於壽光 **g·**) 扫 賴榆之 Ħ, 杓 地郭城 縣来壽

之地耶

春秋輔傳轉疑 書字故杜氏云 Ė 秋 36 柳為君逆則 扽 ابر 司 件 比書送 Œ * N 表二 稱逆女其自為逆則 火く 叔 女 7 妊 侍曰卿為君进也宣五年前高目來逆 柳白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 柳白逆也是為君迷則稱女白逆則 傷公二年 稱所逆之字尊早之 主

別也

内女嫁為諸侯夫人則書送書歸明重事也來逆非卿則程子曰非命卿写書名以居命來逆夫人也在曾故稱女

書辞而己

其光則 趸而 稷主君 纳 蹶之里 停 有名臣夫婦养倫之本也逆女私親使大夫非正也入 司 親 何謂已重乎文定成样親迎子谓造舟為張不顧 按敦梁傳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東公問 4.) せ 迎不己重乎 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城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诸 使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 JL 子對口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

眾妄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春秋之始名宴●歸習以議亂法書優輸逆女以志變常

為子逆他皆不書逆者逆之者微此者四惟紀伯姫使復翰來遊言慶齊高固自逆宋蕩伯姫涅氏曰春秋一經鲁女嫁為诸侯夫人者七為大夫內子

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為主乎故趙 也夫人君為宗廟社 女而 伯 言其故也然則 焰之 君使之解而但書柳逆以幾之若夫納幣無君親之禮則 Ŀ 循 4 不 ż 深 '禮而造臣来则启命不足以致恭通以見不敬而己 女 不稱 包 莐 辨小羊之妄而引祭統國君取夫人之解曰請名 為挫則国 妏 極是但於逆 "其宗廟因而不敬吾君不敬吾君之女故略其 使者識其輕也蓋親迎為禮之正彼既不重大 如之何竊以為納幣而稱使者機其過逆 とく 稷 為君所使矣何論有母與無母哉按 Ż 女不稱使納幣稱使之殊猶未明 主可以親迎何不可以造輪况

•

春秋解傳辨疑 如逆王后者二卷十五年到夏进王后于常的逆外者年草伯逆王姬乃是鲁王王姬而迎之舆他进者不同他 睦 於其籍未當有他輕也且成世之諸侯家國墨商四都和 家非迎於其館也故轉侯迎止于蹶之里持有明文而迎 伙解寺界屋 卷二 隱公二年 崔通他国以延豨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 在冷之陽在渭之沒是文王之親迎于渭而造舟為梁蓋 他通之嫌而謂不可迎於其家耶然則太如華國女詩稱 而通他國者不一乃娶夫人以為宗廟社稷主顏有去國 I 亦至其家矣何云未當出疆 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梗逐 ВŠ 不親 所以致機也若大逆之者微並不言其逆咬之事安直便 優紛之來逆 来聘春人來歸傳公成風之诞皆不稱君使略之也今紀 之所以異乎の 12 何嫌於去國而迎給其在末世侵伐倉盟去宗廟社稷 親迎于滑未當出發 失君徒而己即四程 君命致恭則過矣故必詳書公使而亦以識之此書法 君命将之可也然而使鄉亦不可使貴戚之聊納努而 迎而伏 表二 柳来 女不稱使非亦略之而然乎夫親迎禮也名 有所 톗 於大兵之禮輕矣輕則不書其君使 نيط 子曰光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 狘 按此說不然親迎者親迎於其 識於彼者則多略其解如刑 也〇春秋書逆十有二年元 而迎之與他还者不同

> 道關矣 鲁而親迎然公自主之亦非禮餘則皆不親迎而婚姻之害而親迎然公自主之亦非禮餘則皆不親迎而婚姻之事高 国来逆子权姬 惟莊公如齊逆女為得親迎之禮然有领来逆婚宣五年 莒庚来逆权姬传二十五年宋薄如齊进女 外逆内者 四北年紀履翰朱进女莊二十七年以縣倚如外逆内者 四年正履翰朱进女前十四年五四年近 林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式五四年近 林姜于齊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式五桓三年公子輩如霄逆女莊二十四年公如齋逆女文五桓三年公子輩如霄逆女莊二十四年公如齋逆女文

冬十月的姬歸于紀

也彭山李氏曰伯姬惠公之女也書歸者贈送之禮厚爲耆彭山李氏曰伯姬惠公之女也書歸者贈送之禮厚爲謂《司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赅曰歸公羊傳曰伯姬者何内女也其言歸何婦人謂赅曰歸

劉氏曰歸于諸侯則尊同尊同則志春秋輯傳辨及 洛二 隐公二件

即位 之大始可以不書 而但該其失禮之故予竊意內女之嫁 乎夫崩斃卒葬人道之終不以其合禮而不書孰謂 朔是也時事之常無嘗蔥行是也歲事之常郊社稀谷是 ₽, 渝關李氏曰或謂婚姻常事不當凡所書者皆以記 بط 侯與魯君之娶夫人若合於 婚姻人道之始事莫重於此矣曾是視以為常而不言 [기 ~ 按比說不然所謂常事不書者如月事之常告朝 先非夫人也故不書娶于未即位之先非娶夫人 禮數与簡或則嫁娶于未即位之先者耳嫁于未 禮亦當悉書然而有不言 水 禮

李秋解傳辨疑 不可 不言 梦 妊 沒衣心娶夫人直告今禮而齊分遭喪之初直能 則書是必得禮則不書矣然則也衰道微末流滋甚裏昭 15] 抗 "之盖必百雨而後成禮可知諸侯之女嫁于諸侯禮數 先不書歸比書歸者以其為夫人也贈送之禮簿則亦 禮始書歸乃反以為失禮而書之也可謂豫矣つ言伯 Ł Ħβ 考者又何怪其弗若也哉况嫁女於諸侯者厚其贈送 杏 書者不一而所書者又多不今禮因謂得禮者不書失 凡弟之恩也故亦不書 姓 歸此書歸者以 于紀當與不書歸者對看內子不書歸嫁於本即位 * 為伯姬之重哉以是知書歸者其亦所以讓之也 優 不 御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将之又曰之子于歸百兩 "班子且三遭出者皆不書歸安能盡令禮也但 而詳之昭分娶兵女而盖子不書是也若以為失禮 而齊歸不君逆是也考 八書 不规迎而遣大臣逆失在紀也不請親迎而以伯 纺 柳 綸 和拾 失亦在魯也魯有比失難能厚其送歸之禮亦 也否則歸林之道不光父母兄弟之思又安在 禮數等問 卷二 姻之道廢也久矣不言者未又其得禮而 其倘 要者 隱公二年 於禮也鶴巢之持曰之子子歸 不重大婚之禮而嫁者不寫父 他 大人在即位之後又或娶於四處公四處公四歲即位 ¥0 娶於夷而諱之襄公娶 之 心合性药 彼見

春秋輯傳辨疑 辞旨 邻昌 伯辞 逆之微 杨是求 始 十五年子叔姬宣十六 绿 之書歸 之皆不萬歸未必 r۷ 為諸侯夫人者七書歸者四 胍 女 軿 雨事 去 誕 茅堂胡 于宋 核于 ゎ 五 毋 晫 子 腹爱輕薄於贈送之禮故也按比說疑得其旨說於 总十 不言歸何也李廬 牛 周 权 可 叔 不 밙 经不等缔记权证不害缔合这出他然则聖人望不害歸者此有故也哲子积极不言内女為大人不言歸何也李廬陵以為 追出而不言理及李氏曰 則不善逆可知歸之薄亦不書歸矣但三遭出者 雖不書逆而亦皆書歸則是書騎為常例矣乃文 琽 伯 者不一宣旨為有所 婚 從禮簿之例若齊子叔 柱 矢口 ·ģ 🗤 权 쇋 忾 侯而不書歸者三齊子 结 姬歸子把傷十五年李經歸予都成九年伯姬 为大人 公夫人也 之所 石 Jt. 姬 Ð 抑置 尽二 科長 绿 伯 切 記當 Ż チ 挝 遊 . G 郭 奖 烏程 醇 争考 是時 耳 Ġ 11 法自當書 于纪 日若無权任 起 年郭 禮薄故 其不 進公二年 非為权 按比二説 桃 為叔 抱 بخر 终而 伯 徐 桓 疑而有所起也耶〇 ·⊋ 传三十一年紀白祖來求 妊 ŖР 挝 经战而書比也不則內女 ٤٢ 但 **₹**(§ 千 乜 权 终 成五年杞叔姬皆書來 可因 則嫁於含未為君之先 之事經便 白 待年而書 之乎季彭 4£ 己八年叔姬之歸不 白她静紀外如莊二 扎 ŽВ 是有 بط 伯 辩于紀 伯 姬杷 不害怕 知叔姓之為 4Æ 與权 叔姬蓋 内女之 紀候大 姬為

都季姬宋伯姬書歸而不書逆穀樂得謂逆之通微無 重內女之行故城諸侯而以成禮往者必書歸然杞 微者往逆則知夫人之始至必有不成禮者故君子識 不書師矣各知郊伯 彭山之說雖可取表可為不書歸者之通例也若 Æ 之不書歸非亦以 郊子未為

春秋轉傳辨疑 卷二 隐公二年 大東迎且具君當觀來朝魯直以婚初之重顧使下大夫行 其女故以成禮書歸可見其厚然亦不免於有咎者以不 做者来也說亦是矣為人於此不以其逆道之做而自薄 子然而柳不行者季彭山以為小圈之鄉或有不備故 禮數亦不備再犯都微國禮數難不備必不敢使下大夫 足道馬爾先儒皆主其就是矣然所謂微者詞非柳行而 親迎而投女於微者也〇荡伯姬公族女也故不書歸湯 취급 其不允於魯矣此可以彭山齊禮之說類推之者也の春 夫魯之出姜不書至盖以告廟請禮或不備故略之觀其 公女矣吃不書歸以其好非夫人也七年叔姬歸于祀非 其不當書者書之以其過於禮而書以幾之未可以一例 夫人 而亦書歸以其不與夫人 俱行而歸勝如夫人也大 春秋之婚事於其當書者不書以其非禮也而略之於 所送之婦芳慶所逆之叔姬府高國所逆之子叔姬

> 42 当于

今山東菜州府平都州昌己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縣 于此杜氏以為舊色失之矣 北界地蕙本紀色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晏平佈 盖表世不得己之事也當此以見天下無王則小 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比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〇宏在 紀近於齊為其所迫而于若有唇面之勢致相要監 李氏曰此必紀候第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 、 國 不安

孫氏曰紀本侯爵比稱子伯闕文也

賴或回 断以大義別之而非關也怎么問公養不地君試城不計斷以大義別之而非關也汪氏四柱公四年七年無杖不 秋柳傳解歌 卷二 隐公三年 以犬美面非刺不言菲之類皆 休書 王帽葬城 風王 不稱天 兴楚之君卒不喜葬之類 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无偶傳授永誤而不敢 胡传回凡關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 平月 不 曲 月後不後書葬月亦朔文也閱疑而慎言其餘可新移公定四年荐劉文公咨嗣文也の今四宣的计年十有二月不易冬三十一年黑脏不係都的十年十有二月不易冬三十一年黑脏不像都敢增为也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像事二敢增为也汪氏曰莊二十二年夏五月不像事二 仲昭 木 用剪 戟 據舊史周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授承 抗 之甲茂己, 41) 鐅 # 夏五紀 子伯艺子盟 非 附者有本 14 旅艺文 一于密七 X

ð 哎 成曰左氏云盟于密魯故也以子常為復 近是锁先绿之而亦绿闝文之説以倘考可供子字之為誤無疑然不如子伯二字為侯字之誤者說尤或别有子爵之君而缺一某字亦不可以先伯也此以知文之非如是乎但紀非子爵而又不在丧不可以稱子即令秋輯傳辨疑。卷二 壬

十有二月乙卯大人子氏莞

教梁傅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华而不蓄薛夫婦人從夫者也公在故不書葬於此見夫婦之義臣程子曰隱分夫人也薨上堡之聲諸侯國内稱之小君同

范氏曰婦人無外事居有常所故不書地人之義從君者也

华為不忍光死者之復見也持云死則同穴自同人己衍

曰

檀弓李武子曰合葬非古也自 周公以来未之有改也又

周公始有合科之制此必通於上下而皆然矣禮記

周公蓋 被家語孔子之母既葬将今葬馬曰古者不被

禮至

為大人則名臣之分定 為大人則名臣之分定 為不可隱桓之母俱不得為大人則嫡庶之義明隱妻得 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蓮不 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蓮不 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蓮不 養前別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先前別俟合葬於山陵蓋古之遺制歟 明傳曰邪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甍以明哲也 明傳曰邪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甍以明哲也

經 133-93

春秋輔傳錦雞 卷二,隱公二年 垂套秋輔傳錦雞 卷二,隱公二年 垂新供居合科故也接此説似亦有见但合科之禮當道子亦行之矣然则夫人 党分尊矣止墓廣矣时用裕矣置外的于配合之着而須死則同穴乎况其生也死云男正此却于配合之着而須死則同穴乎况其生也死云男正此乎,如正位乎内而其殁也又常男子不死於婦人之后乎外女正位乎内而其殁也又常男子不死於婦人之為非供居合科故也接之禮也士庶之家地狹財儉固有合為非供居合科故也禁法不必其同穴而夫人先薨不舊葬兵故衛人之科也有以間馬樂人之科也令之美葬矣故衛人之 科也離之有以間馬樂人之科也令之美葬矣故衛人之 科也離之有以間馬樂人之科也令之美

矣○夫人之尊與君洞故其薨也皆書之隱夫人薨在隱吏之亦夫先唱而婦後隨之也此義明而夫婦之大倫正與方禮不同各有取義古者不忍先死者之孤空古則取於夫人尚在而即書葬馬以君為先於而夫人待君君不待夫人何也婦人從夫者也不敢失不而入於地下故至死而猶循唱遂之義若君則可以失死而大人待君君不得夫人向在而即書葬馬以君為先於一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下不應在上者可從古而在下者不從古也且今禮於上於一段之間。

鄭人代衛

成王伐 殷以武庚餘民封康权居故高墟则不知康叔之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再欠記世家乃謂也衛本 都河北朝歌之東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彭山季氏曰街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左傳曰鄭人伐衛討公孫滑之亂也杜氏曰治於年

得朝歌地也封衛己在武王時朱子誓有辨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封衛己在武王時朱子誓有辨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

汪氏曰清共权子鄭莊志欲毅段又放絕其後朝春秋解傳辨疑 卷二 隐公二呼 重

于專用師不己分再代衛窮兵贖武速怒役怨不收絕而去年鄭人以王師號師代衛南鄢又請師于邦邦為之諸汪氏曰清共权子鄭莊志欲殺殺又欲絕其後嗣而夷之

罪自見矣

蓄人者大夫之恒解以是為通例則可耳○伐则何以不後世而年逸英考者亦有之不必凡書人者皆然也然則日之國史记當日之事迹何為遠乎雖當日史氏之略至恐未必然春秋據舊之以戒書非後世所追述者則以當必顧孝氏曰陸氏曰戒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渝關李氏曰陸氏曰戒公以前侵伐書人者遠事難詳不

富戰曰伐不言戰之故其能不一程子曰衝服故不戰衝 高選此一說也彭山李氏曰衛不書戰或僕解以卻之或 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此一說也凡此數說皆當 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此一說也凡此數說皆當 完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此一說也凡此數說皆當 不利而去者蓋有之未可執一二例而言也 O 春秋書代 平地很快其餘侵戰團八敗減之獨尚乡且事之不见於 經者又不知其凡幾也鳴呼二百四十二年之間禍亂相 每千戈不息如此民何不幸而罹此於也春秋每書兵事 春秋舞傳雜奏 卷二 隱公 下年 其必有惻然不商於此者乎

三年春王正月巴巴日有食之

三月皆不書王統之義或藏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在之義或藏首所書事舊史止書時或例當書時則二月王三月者十九皆於蔵首係王著周王之正朔以明大一王三月者十九皆王正月者九十三書王二月者二十二書

要則不能為災亂世則為災矣人象血或雖過求事犯級數聖人必富者蓋欲人君因此恐惧修省如治世而有此而被侵食君道所忌然有常度災而非異也〇日食有定理子曰日有食之有食之者也更不推求何者太陽君也

不能為害血氣衰則為害必矣

春秋釋傳樂徒 卷二 隐公三年 垂垂春秋釋傳樂徒 卷二 隐公三年 重常月底後月朔則日食聖則月食交在望後望則月食後月朔則日食聖則月食死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朔則日食監則日食死前後望不食交正在望則月食既前後朔不食大率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道治一交非交則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斜照月故不相侵犯故朔望不常有食也道不正交則日餘既前之常不便與有其進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建全照乃成扎氏曰月體無光待日照而光生半照即為建全照乃成

食是日光所衛日食是月體所掩故日食常在朔月食常同會道度相交月換日光故日食日奪月光故月食言月

何氏曰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親也故疑言日有食

杜氏曰今釋例以長歷推經傳明比食是二月朔也不書

法也有常度明货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過災而能考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歷明時之胡傳曰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千有餘歲而精歷算者所

春秋釋传轉疑 卷二 医公三年 共和釋传轉發 卷二 医公三年 共和国省食之宗至有之象乎日有食之春秋所以存而弗削药及用题所書譽請疾疾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慎馬等堂胡氏曰春秋正人主心衔之大法也故不嘗祥瑞而笑異則書譽請疾疾天時之戾氣也知其可畏而加慎馬與免夫指擊之患矣肆行陵孔無所忌憚適足以連殺其則免夫指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連殺其則免夫指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連殺其則免夫指擊之患矣肆行陵犯無所忌憚適足以強稅在於理人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與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與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與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與之意也

之詳略異也之為言則或言日或不言朝日或朔日並書史失其有變也以或言朝或言日或不言朝日或朔日並書史失此有變也可不為之警戒子故春秋日食必書之所以重也實餞出納敬致其至所以若天道被民事尤重於此則於人事而先王為之恐惧修省者謹天戒而已蓋於其常離山楊氏曰日之盈虧有數存為此巧歷者所知也何與

食也何以知其夜食曰王者朝日王者朝日則何以知其言日食既朔也言日 不言朔食晦日也不言日不言朔夜彭山季六曰桓三年胡傳曰言 日言朔食正朔也言朔不

矣何必又起一例耶 会不足為異經必不書芴朝日而見其未復則己在既朔 我得之餘皆有不通者言朔則必是合朔之日不可以為 矣按此説本於穀梁但殼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 矣按此説本於穀梁但殼梁之說惟以言日言朔為正朔 矣 後子日始出而有虧傷之處未之復也則知其食於夜

常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碱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碱朱子曰日月之食皆非食則無見高於以其〇天重象見吉凶日有食之天之食則無紀馬亦以此其〇天重象見吉凶日有食之天之食則無紀馬亦以此其〇天重象見吉凶日有食之天之食則無紀馬亦以此其〇天重象見吉凶日有食之天之。其也事應而事應俱存若必執某事果應求之則固定景不可易而其就有所不可執也旨哉是言子〇春秋日食不言事應而事應沒有所不可執也旨哉是言子〇春秋日食不言事應不可易而其就有所不可執也旨哉是言子〇春秋日食不言事應不事的其就有所不可執也旨哉是言子〇春秋日食不言,為其其有所不可執也旨哉是言子〇春秋日食不言,為其之本年表十五年十十二年十六書日有食天變之大詩曰彼月而治解李氏曰月食天變之常日食天變之大詩曰彼月而治解李氏曰月食天變之常日食天變之大詩曰彼月而治解李氏曰月食天變之常日食天變之大詩曰彼月而

春秋解傳排號 卷二 隱公三年 有月盡而得合朔之理哉今考通鑑綱目一書共一十三 果在晦也盖此今朔而後日食亦如月食之在望者然安 晦也朱子詩傳猶以晦朔並言是見後世多有晦食者故 者六無所考也至丁酉漢王三年始書月自此至後主景 百六十二年書日食者三百六十五周春之際並不書月 · 六然其實日食必在朔未可以後世之書時食而謂其食 日食一百有三其書朔者一百不書朔時者二書晦者使 於書晦英白唐高祖武德四年至周世宋朝佛五年共書 朔者一百有五書晦者八不書朔晦者七是書朔者甚多 泰始二年至循恭帝皇泰元年共書日食一百二十其書 耀三年共書日食一百三十六其書朔者五十書晦者七 則是歷差而誤算在晦日可知經不書晦者明其食不在 食矣陸象山口日食必在朔食不在朔歷之差也據此記 例亦皆不是信也巴〇通經之中未有書晦日日食者惟 以此為食晦日者狂矣凡處既还可知穀梁既朔夜食之 盡史六之略也杜氏謂此己巳是二月朔據此說則殼兴 十六不書朔晦者十是書晦者更多於書朔矣自晉武帝 宣八年七月中子日食杜氏以為月三十日此即悔日之 而己至於續網目共四百有八年書日食者一百七十 年以後十有七食無不書朔日者大抵世遠則多關非 春秋拜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有以也雖有宣八年之偶差安可據此而謂朝梅皆可食 晉不同矣由是觀之可知日食不在梅春秋之不言時食 有一差宋元以來歷法愈密是以凡食皆在於朔辺與漢 者宣前後之天日而其象數有各殊乎若象数本無殊是 則三古一天三古一日若晦日果可以食則後來與食之 唐代宋大歷十四年十二月一食是月晦餘則並咨朔食 食後至於元順帝至正二十七年大約八百年中間止有 多亦必與前無異矣乃至隋文帝仁壽元年二月朔日一 日之書晦食者八十五蓋皆歷法之差無疑也唐歷止 無一不書朔者此一千七百七十年日食之大凡也然

三月庚戌天王崩

程子曰崩者上墜之形四海之内皆當奔赴專君不往惡 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太上故不名也 教深傳日高日朋厚日期奪日朔天子之前以尊也其胡 杜氏曰周平王也 極罪大不可勝誅不書而自見也

之莽非御會不書其人亦見禮意之母簿平惠定靈志前日叔孫得臣葬襄王权鞅葬录王桓臣蘭平惠定靈志前二王,桓襄匡府景志嗣志葬者赴告及魯住會之也汪止曰十桓襄匡府景志嗣志葬者赴告及魯住會之也汪明傳曰春秋歷十有二王立於以及未列一有以五十二 傳日春秋歷十有三王 非即會不書其人亦見禮意之母簿平惠定靈志前終得臣等襄王叔鞅葬景王桓匡簡平惠定靈志前 立注 未输年敬王前在春秋後故民日春秋卷

> 有丧周人往吊謂伙人可也魯人不住謂當親之者而不 請候雖在俄國亦當奔喪則说道路之故周人有喪魯人 日而即至乎朝傳以此在奔喪之禮似表可報但五服之 日而即至乎朝傳以此在奔喪之禮似表可報但五服之 日而即至乎朝傳以此在奔喪之禮似表可報但五服之 以此五妻非聞訃告而將來奔喪者也不然咸王於四親后遇王喪非聞訃告而將來奔喪者也不然咸王於四親所候的男衛是指五服諸候言也此將诸侯在門蓋東朝於侯司男衛是指五服諸侯言也此將诸侯在門蓋東朝於廣武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園而可乎考回康王 春秋 轉傳辨養 · 本日南即至于朝廷日本 即至于朝廷王夷非司廷王夷非司廷王夷非司以帝成王之丧 以换一 可 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 卒哭而徐丧禮乎按周畫康王之語太保率西方諸侯入 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園鄉供形送之禮記葬 罪應珠不書而自見供或曰萬國至敦也封疆至重也天 梭而奔丧今平王前周人来引而愿公不往是無君也其 室不告為亦 不忘葬者 為 為也或會同於方藏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瑜将不句恐 使 人 難 代也错侠 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及之義哉大非 赴告難及魯不會也莊僖順崩葬皆不志者王 不往也. 裁 時或 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關先 朝 人應門右 親於京 却在民口按此侍當 再拜超出王反丧版

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灹 汩 天王崩

猥氏 獨勇 注 3 帶冠絕經管展三年諸侯為大子之禮也大王之 天子扇不寫名至尊異於諸侯也丧服新衰衰直 不名非略之 也 沟 海皆王臣故不名以示

经

杖

絞

マホ 罪 復臣子哀戒之情遊然 凌 沥 丧 深 大 15) 不 示 月草 奔春秋以來送終之禮薄矣聖經詳語以見罪惡之 軌 可 則億公蔑視五十一年天下之共主關其吊葬無 半至 勝珠 平王之崩但書奏部而為人不往且志武氏子 馬 不待眨 逶 子 る 不以動具心而自同於禽獸惡極 紀而白見岳 ۲X 所聞先後奔喪禮也隱公閒喪

热有 馬 孩 柱 4 臣 志朋志喪 姚 禮之失此春秋之所由 Ŕ (E) 天王天下所共尊者故謹書日月以志其前 者有志崩不志辞者有崩葬皆不志者 作 凼

孝林輯傅群嶷 浅父蛋死立其子林是為 山孝氏四 楊氏曰 八:養二 牛王 輧 Ŧ 即位不善學不朝 在 位五十一年前史記曰平王前太子 隐公三年 桓 Ŧ 桓王千王 獠 圭 بيج

山

子传 渝關孝氏曰 Ì 45 关 立 之 不 不 丙 £ 涓 一室皆無大亂又安得而不 王襄王之子项王比三王者皆不志崩先儒以爲王 告 アく Ł 待 、嗣王坎、 文件 禮必有待於諸候之所供也至以莊傳項之世考 於 訓 告面 理不通王崩天下之大事绪侯之國呈有不知 彭山孝氏白按史稱桓王之子莊王莊王之 所記每失本真或以父為祖或以攝為君或 後書者 追稱之耳史氏序於為君之世次則失之 而况天王之丧周所利計蓋含碰 計然則此三君者賞未嘗

秋之志王

崩或未有不

志

£

朝丧

禮之

太

坚非徒考賣而己也若夫三王之前

貫木

訃

故不書在魯人或亦未嘗不知未嘗不達使而

往

ħ

但

其使輕禮薄故春

秋亦略而不書未可因其不書

奉秋縣侍辨疑 與夫 不當告度有遠近情好有 會葬 赴告之 王並兒 室之計諸侯視諸侯之奔丧會菲禮孰重而孰輕王室之 左 外平王之丧為君不奔丧又不會葬郭桓王之丧尊启亦 石 ٤t ハイ 崩遂謂三王未書為天子其可信乎蓋春秋不志王崩賈 應二書智 失真而三王 旨追號也今以春秋不志三王之 計構 元為 不能引也由是言之安可以王室無不引之事哉况 傳調項王崩周 奔丧 而使微者拿存彼其關於禮而简於儀也如此 水人 周不計也周人之計王丧欲使諸侯奔丧而會葬耳乃 狻 請 3<u>-P</u> 侯且英之行又何怪 俟 뭐) 於 例 有 生 维 與諸侯之不奔丧會葬罪孰大而孰小夫奔丧 周人以其關且簡為而不計莊信之表蓋有之 荻 义 不 庆 不能告者处告之就必不益然也 然春有 珠密而且 固有 忌缉事 固有不可告 然本水 盡然 左氏斑 如此 不惟常時諸固封環 جو. 可 とく **₹** 無為 あ 解者矣按史侍国多失真然莊王侍 公間與王張蘇争改故不計是又圖亂 世 次 有亦多出於應說也不 隱公三 從計者蓋計喪為定典計而後書 與年数 王室之有不卦者哉且左傳 千 甚明頃王亦見於左傳 尨 绉 而信 Ŧ I ГĄ 1字

經 133-99

未必如此其甚也 大學與者往效經不書但其禮數或不備故王臣有求明 人們微者往效經不書但其禮數或不備故王臣有求明 人們微者往效經不書但其禮數或不備故王臣有求明 人們微者往效經不書但其禮數或不備故王臣有求明 人們微者往效經不書但其禮數式不備故王臣有求明 是稱則平王也太子,決父务死桓王配立之後何不追稱 追稱則平王也太子,決父务死桓王配立之後何不追稱 追謂三王未嘗為天子也使果未嘗為天子而為嗣王所 遂謂三王未嘗為天子也使果未嘗為天子而為嗣王所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馬口功臣之世世其禄世柳之官嗣其位禄以報功也改者举何以作子结衷裳者举小序古之仕者世禄小人在图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丧與立于朝以朝奔笼围之鈞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丧與立于朝以朝奔笼界以俊傑在位庶續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收是以俊傑在位庶續咸熙及周之衰士皆世官政由是收程子曰尹氏王之世卿古者使以德爵以功世禄不世官

春秋都像辨卷—卷二 隐公三年 类 一八年王命伊氏策晋侯為侯伯文十四年王使卢氏松 用公于晋咸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诸侯伐鄞雨伐郭 周公于晋咸十六年十七年尹武公會诸侯伐鄞雨伐郭 是文小园而得稱尹辛尹固皆其族也許判尹氏不而吴 是文小园而得稱尹辛尹固皆其族也許判尹氏不而吴 於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悉王子虎以 故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悉王子虎以 整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皆其 被其死也亦不赴告二百四十二年間惟劉悉王子虎以 整同會盟而來赴尹氏以王崩為諸侯之主而來赴皆其 禮也故書以示譏

經 133-100

春秋輯傳辨疑 卷二 隱公三年 某此况与南當此時未當為三公又未當專權東收何得 者遠矣古者三公坐而論道目有不名之禮未必稱之為 史事策命數如此則言南亦非尹氏之始祖而其所從來 矣按此説不然常武之詩云王謂尹氏非宣王口申稱尹 采於尹因以為氏則当南乃世禄之賢者而宣王用為内 氏也如子謂顏湖曰子謂伯魚曰孔子口中何書亦稱氏 渝關李氏曰王氏曰宣王時吉南己稱氏春秋惟尹武公 之不得為者且亦安知非尹氏專權魯素與之私相好今 比故計馬蓋有之 無卦喪於外侯之禮公羊傳謂天王崩諸侯之主也其以 也尹氏自是詩人所稱當宣王時已稱尹氏蓋其先人食 於經使後人考之見其累世稱氏擅權為害則為變可知 氏專 權東政特麗異之而不名也春秋因其稱氏而軍之 两伐郭書子其餘 王曰無之故周鄭交寶王子孤為質子鄭鄭公子忽為質 鐵左傳曰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于號鄭伯怒王 于周 春秋書以識之特著私交之失以為人臣成 乃計長於魯而魯吊之耶若果如比則其非義尤甚矣故 霍氏為例即口人臣之義無私交尸氏天子之大夫自 王崩周人将界號公政四月鄭祭足師師取温之麥 但比時難主諸侯而計喪於外是亦義 傳所紀悉曰尹氏疑若漢大将軍霍 圭

取

成周之禾周鄭交惡

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鄰邊敢犯子惟周以列國自處大方高處等其亦何所憚哉温之 未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後尊平等其亦何所憚哉温之 未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後尊平等其亦何所憚哉温之 未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後尊平等其亦何所憚哉温之 未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及舊來等其亦何所憚哉温之 未洛之禾宜其相載而不及舊平子自處矣蔵改 月化豈知周之 為為諸侯既交質之之體矣又其甚至於周鄭交質交質鄰國之事也今周降不忌非諸侯之叛天子直處矣蔵改 月化豈知周之 為君哉一旦周兵而以天子自處至尊至嚴之分別為 違言以欺其臣國己失天子

春秋報傳辨疑一卷二 隱公三年 為無理不青天子之不君不罪鄭人之不臣置綱常之大 分而英問徒臣區辨結信之由中不由中謂之何哉 語已覺豫甚君之於臣豈可以貳言乎哉君子曰以下尤 所以憂也比春秋所以作也此春秋所以始於平王也 渝關李氏四左傳以周鄭並稱大學也然即王貳于號| 子者亦不知有王則善大之下知有王者其维予此孔子 知有王未及憂也諸侯不知有王未是憂也至於名為君 無所輕重是當時之所謂君子者樂不知有王矣遐荒不 筆然亦推本當時君子之論也其論用鄭檗謂之二國而 敌 周 亦分受具責可也雖然所載君子之言因出於左氏之 瓤 不 ٧X 自伐郭未五敢伐之也無王之罪左氏因不行解 列围 待 ż · 大下 京以 列国待之左氏亦以 內国待

秋武氏子來求賻 左傳曰武氏子來求購王未幹也

> 家何獨於此二子而書法異乎曰其氏子者有父在馬故 Ł,

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醇求車求金写著天王之失道,於于無王故特不稱使 夫醇以财货则生者所须索也则用於至尊稍家宰使则 夫醇以财货则生者所须索也来求金以王居丧亦不稱使而藏君臣之名分也稱王使無贵贱之诛矣文九年毛伯而藏君臣之名分也稱王使以是天微矣於以谨天下之通丧王氏曰常丧不稱王使以見天 唇秋样传转疑 卷二 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 T, 者君養抹除百官總也以聽于家率三年大百官總已以 胡傳曰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非王命也古 山季氏曰货射曰瞻畴者助也所以助生送死之禮也 隱公三年

也喪事有贈無求而天子有求于下以是為亞也車取上 求失下也曰明曰金因丧而有求者也車無事而有求者 高即孫氏曰為上者無求求之失上也為下者無見求見 為程姚氏曰天王崩諸侯否宜奔畏而歸明况魯以東禮 所以賜下而天子有求于下以是為失制矣 求之求之為言得不得未可知之解也交職之 者非正也周雖不求魯不可以不歸惠雖不歸周不可以 穀沒侍日歸死者曰昭歸生者曰明曰歸之者正也求之 丑氏箋義曰王在喪而使大夫求轉罪在家安

汪氏曰隱五年王使尹氏武氏助曲沃伐晋則武氏之子

法

川县氏曰稱氏義與尹氏同

公羊傳曰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

家氏曰武氏子仍以子即命而出此皆有位於朝盖父在

而子世具官者也不然王朝公鄉大夫莫非世官世禄之

亦命為御而尹武皆為世柳可見矣

也武氏子即仍叔之子之稱 但宜執此禮以罪魯耳武氏世執朝政不講於禮乘此道 先侯國可不奔丧而無轉子至於來求罪在魯矣然王朝 氏子求轉以蓍當時上下之失〇曰秋見魯己踰時不時 其子徵求子四國褻體統卑朝廷又馬用彼相哉故書武

求在周為屑然尊之不臣甚矣 王之丧於報施之禮猶且不可况君臣之際乎武氏子之 仁山金氏口平王於唐猶歸仲子之明隱公於周不明天

春秋縣傳辨疑 卷二 怨公三年 朝雖未瑜年桓王於此時必己即位為天子矣蓋天子之 當喪未君也按未君之說胡氏亦從之殆不然也平王之 有避解馬是以據實書之以該其失或者以為幾其失道 阜其解於本非求者而言求哉 ○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 故特年之而書求也然則合秋尊王室以抑諸侯其敢故 冷關李氏曰君取於臣而不言求此何以言求周蓋於夢 禮之小者也隱公不奔平王之丧大典廢矣乃於時儀之 為君而政令之所發乃自家宰攝行之則論其不稱使者 禮與諸侯之禮不同 止以為當丧故可耳〇奔丧會韓禮之大者也含複明獨 亦嗣馬至勞王臣之不求謂之何哉且王臣來求明有 即位而科主英安得以為未君乎記見文元年桓班 觀書顧命原王之治是於既獨之後

> 間而短十五年之求車文元年之求金蓋亦效尤而為之 呼春秋之作誠有所不得己也夫〇此來求之始比端| 長而上失其正下失其常如此又安望周道之後與哉鳴 罪也無感手天下諸侯之皆不臣也の東邊以来首一王 重在貨財而所輕在典禮也無感手早其解而不敢改其 問其不奔丧後不問其不拿葬徒為是求時之樂則是所 期而竟避若用聞馬其不臣也尤甚安王朝於魯前不 心者方将愧悔之不進乃又不聞其會葬又未知其何 為心也程春秋之初雖猶不敢伙人代然以同秋華至

春秋解傳辨疑--表二 隐公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殁先君若 問與夷其将何解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 與夷而立家人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 寡人為賢伙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功使 為出居于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陽公即位 雖死亦無悔馬對四奉臣領奉馬也公曰不可先君以 傳曰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陽公馬曰先君会

侯之卒與國之大故來告 카 請 侯卒風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制局

则書

程子曰去山慶吊講信修睦鄰國之常禮人情所當然諸

呈

者有所證实 是名者與普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顧未通而名為 其名者與普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顧未通而名 其名者與普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顧未通而名 其名者與普通也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顧未通而名 本教解傳辨報 卷二 應於三年 華者也 O 古者尼而不證不以名為詳問人以諡易名於 時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平容存弗削而定鄰 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平容存弗削而定鄰 其名者與普通也已通而不名為其用人以諡易名於 養秋解傳辨報 卷二 應於三年 聖 之的傳者使使來聘及有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 文始備函 故居養赴於他團則曰寡君不祿敢告執事 文始備函 故居養赴於他團則曰寡君不禄敢告執事 文始備函 故居養之 之,以益而名 者有所證实

也错侯不生名大夫生而名所以别於諸侯也大夫書名茅堂胡氏曰天子崩而不名諸侯卒而名所以别於天子同盟滕子杷子来朝而卒蓄名是皆據史舊文也同異〇晉獻公惠公本當同會盟通聘問而卒富名宿男汪氏曰諸侯卒書為不惟別尊卑之等亦所以紀遠近辨

分之法也,代微者名氏不登于史册所以别於大夫也此春秋正名

念啓之也卒至與夷見弑然後己馬公羊傳曰君子大居又挾齊魯以報來雖鄭莊之奸雄然亦宋殤公忌馮之一年职長萬八年盟良屋而不能成十年于防中止之師鄭鄭為公子馮之在鄭也五年邾鄭伐宋其冬宋團長萬六鷹使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也故四年宋陽會三國伐廬使李氏曰宋鄭之爭始於此也故四年宋陽會三國伐

之雅讓非矣正永之祸宜公為之公羊不責傷公之忌寫而反責宣公正永之祸宜公為之公羊不責傷公之忌寫而反責宣公

春秋報傳辨疑 卷二 医公三年 不書名者皆因舊史而非創自仲尼者也の胡傳曰諸侯 亦稱卒此通例也若謂其上不請命貶而書卒彼桓文與 四薨大夫四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修春秋則有草 而不因者周室東邊諸侯故恐專事其團而上不請命聖 故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不書名者十人餘則無 他國之以名書者所以者易代之異同而且降於天子也 伯天子皆有錫命之典乃其發亦書卒而不書竟獨何歌 之恒稱内外之大夫因皆稱卒外豬侯則以別於吾君而 · 君則稱差外諸侯非吾君也自不可以稱養卒者終事 為此紅之義不然也養者臣子尊其君父之解故惟本園 平不與其為諸侯也按此就不知意卒之別而以卒諸侯 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回 者所以存臣子忠敬文心春秋於公薨写不名猶是義也 生名夫生則不名死則名之可知矣故本國之赴不以名 平下謂什凡之以名書為變周制恐未必然禮曰諸侯不 火不名什尼亦何由知其名而書之子胡傳於八年信男 名之例故舊史書之仲尼亦因而書之若本無比例而舊 渝關李氏曰周制告喪雖不以名然在他國之史必有書

铲略其画○宋穆公在位几年平宣公子舆费立是為殤其君丧恐诛有 赴告不具日者然则或日或不日犬氏之大致然也按此説亦不然君薨赴以月日禮也臣子難慢の胡傳曰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谨则書日慢则書時共

冬十有二月齊侯郭伯盟于石門

下得回冬齊都盟于石門專盧之盟也在春秋前 庚氏

鄭伯之車倚于濟

實耳石門齊地 赛耳石門齊地 赛耳石門齊地 東京石門齊地 東京 电黑初本 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岳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岳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岳其初本為呂侯後裔呂望佐武王號師尚父定天下封立,齊是上為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縣昌縣表五十里侍至北為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縣昌縣表五十里侍至北為齊侯其故城在今青州府縣昌縣表五十里侍至北為齊人口齊侯者信公禄父也齊姜姓侯爵國出自四

民始疑手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止珠之建也而有志成朱施敬於民而民敬殺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聖人之王法则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期傳曰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

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此爲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與而

廬陵孝氏曰齊鄭之交始此當是時鄭莊以小人之雄因散而無伯達已醞醸秦雄之并吞矣閱世變者傷之以宋齊衛長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伯以宋齊衛長屋之盟諸侯之黨合而無王近已胚胎齊伯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 特而重之以盟人不自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 特而重之以盟人不自則不得不以盟會而固黨會不足 特而重之以盟人不自賠刑兵氏曰盟非藏世事也不得己而有蓋為衷世之亂

之權與也左氏於是华首序周節交惡之事亦為有恩於是黨齊以仇宋矣此石門為東諸侯合黨之始而實實伯謀宋而来鲁之黨方国無問而入因齊傳有小伯之志於是春交寶之故有志於叛王而今諸侯始微扶公子馮以春秋拜傳辨疑 吞二 隱公三年 聖

交受人伐春秋望書於策使人考其本末而知鄭莊多菲必便惟己之從是以石門之盟雖不寒而宋與許紀諸國於宋故鄭莊恃齊以敵之雖齊間與宋盟好而左右離問二居終身未嘗相伐蓋齊方強盛 而鄭莊奸淸鄭仇專在張氏曰隱公十一年之間盟而不食言者惟此石門之盟此王伯消丧之機不在兹乎

國之情也且賓旅青賤之往來傳聞之途不一無不可據

知矣是故或得於訪報或得於傳聞直見俟其來告乃

書哉 按此説 不信赴告之例似矣然八年瓦屋之盟齊侯

使來告成三國是以盟事告鄰國使之共後其明信国有

之矣但春秋凡書盟者未必皆因其來告耳

經 133-106

癸未葬宋穆公

辞故於葬定諡號也 范氏曰穆諡也諡者行之遂所以表德人之終卒事華於

杜氏曰惠使大夫會葬故書書葬則舉盜稱公者會葬者 在外據被國之解也

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暖不含書名故直書 膝犇滕成公如比之類造腳行者陷盡其使名比不多使 孔氏曰文九年权孫得臣如京師莊襄王昭三年权弓如

其所為之事而己

春秋解傳轉題 卷二 應公三年 徐逖曰凡書葬皆據我而言葬彼所以不稱宋華穆公而

言幹来穆公

茅堂胡氏曰蒜非為死者而葬之也亦所以恤生者而助

其所不及也

家人授之北為之譯而均其禁不令人禁所為整限也是 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 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獻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段 或削易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停稱請侯五月而** 胡傳曰外諸侯葬其事則因為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 侯之丧禮莊其禁令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荐于墓者則 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侍諸

> 嬖人妻克华衮公苴能偶禮而春秋善之耶晋主夏盟在母亂禮不備故不書群然昭八年於滅陳陳晉主夏盟在葬而春秋朝之所以青其臣子之下能讨贼止或謂名弑矣里鲁热雷姻親而晋明盟主也必往拿菲召史私皆蓄准俱属公葬之于冀束門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張僧相属公葬之于冀東門之外齊崔杼弑莊公葬諸士張曆相及院自置其献君之逃安得不葬隐必哲樂書中行葬者也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院討則盡葬按舊文葬者也汪氏曰如衛桓公齊襄公賊院討則盡葬按舊文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二 怎公三年 平 千百種子面門之外者安事見裏二十八年而經不書 葬翰侯莫在魯人 夸之故不言諱之也具題之君書卒者汪氏曰或十年公如晉晉人止公 使送 景公時也喪萬日矣而經不盡於走該其祭而不好者也 蘇者宋傷亦昭告 制書紙失而經不書孫是討其賊 而 有弱其君而不辞者有討其城而不存者有避其號而不 侯之義見矣卒而武葬或不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

亦不使微者往會 無其事關其文學史之舊也討其職而的非惟不使柳往 無其事關其文學史之舊也討其職書卒 五世 不書葬苕 宿書卒皆不葬是怠于而送欺其微注八曰 滕鄂屢朝 雨 滕七启言卒三世不嘉菲部亦七君 葬是避其 號而 不葬者也 总於禮而不往的其名而不會 六其間試而書葬者七年而書葬者七十有九月 汪氏曰經書諸侯卒者一百二十有四而書於者八十有 不菲律其舜而不祥避其號而不祥聖人所削春秋之法 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葬晋襄公宣十年公孫歸父如齊葬部惠公昭十年叔孫 则需時其大致然也按比說不然如文六年公子逐如晉 偷偷李氏四胡傳回蘇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

春秋解傳解疑 卷二 隱分三年 振彼 罪也何獨治比而含大問小乎且春秋歷十二王書其葬 目之 在近與在這一視情好之親疎勢力之強弱以為厚薄比 觀春秋之所書而當時之情與勢可見矣の春秋書葬旨 **製説卒下の元年左** 者侵五君王之葬尚闕也宵於大国無朝禮手比或為他 禮之所不許者也自夫邦交濫而吊葬之禮多不經無論 同方嶽之母者由是知諸侯不同方嶽而會葬者益旨典 故而不葬故不書非治其罪而削之也說詳倭九年宋公 茶靈之狀 君父而言 薛宋祖公襄公成公未闻有如是之 不辞者學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幹求極公養公是 治其罪而不葬者也按此記亦不然罪莫大於鄭莊之行 则或日或不日者史之詳略異爾〇明傳曰有治其罪而 如裏十九年華商靈公夜四年蘇商景公十一千年有停 亦写不日以晉伯團之君敢使做者往而其禮從略乎又 十六年葬晉悼公昭十六年葬寺昭公三十年華寺頃公 王角而書葬罪其大於鄭属之篆國而書葬罪莫大於 亦皆不日以齊姻都而又大國恐亦未心略於禮也然 國之 所以致忠敬之情也家公本爵人臣之爵極於公臣 辦 而 稱公 侍司 腴 國欲尊其君雖侵伯子男一以公 諸侯五月而韓同盟至同盟謂

各如母舜母平公旨

パ

柳往禮之備矣而智不日又如裏

觀於宣八年十月已母葬敬嬴定十五年九月丁已葬走教具實而其罪皆可見聖人於此何故以匹夫而擅奪諸者其實而其罪皆可見聖人於此何故以匹夫而擅奪諸者其自也道經之中書葬日三十有三五一路候十一战有數字之定例不得任意為異稱也故稱豫者不獨宋公存款字之定例不得任意為異稱也故稱豫者不獨宋公存,是自也道經之中書葬日三十有三五八小居八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来共公之韓使大夫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来共公之韓使大夫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来共公之韓使大夫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来共公之韓人大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来共公之韓人大無權於同蓋必有數字之惟成十五年末以之韓人於此何故以匹夫而擅奪諸斯亦何足責乎故其生也前仍其虧而其後也證仍其證

禮半今您家言安葬日不論剛柔皆宜之非古制也

前 九谷此以外無不用柔日者豈非柔日之葬期為定 而改在次日可知宋共之葬用剛日蓋亦為

公旨

以南 回

春秋輯傳辨疑卷三

李集鳳和州門門

春秋鲜得辨疑 卷三 隐公四年 一 取師于雍生于亞是也取者得非其有之稱取都鼎之類 四年春王二月艺人伐祀取年妻 是也取者收奪之名取年妻長第六類是也此三例亦略 而通誤為杞耶〇塵陵李八日取字例悉房而停之日取 馬夫宿于高密地在年妻之東亦紀之南界也得無因比 這安得有色於此子由一字之誤因謂杞併沒于而逐都 者也杜元凱誤信其為犯事而不察犯都雍此此年妻甚 彭山李氏曰杞當作紀年基紀色按後漢志北海郡平昌 有其鄉其地在今青州府安此縣西南六十里南界子艺

恤反暴虐之聖王不作諸侯故恐如此歲弱之國又何賴

但可言於取師耳〇按艺與紀都當同盟密不能同惡相

相通矣愚謂收奪與得非其有義皆可通惟悉廣而得則

啖氏曰凡先言代國下言取邑者明其國之色也如取部 取防上言敗宋師則宋色可知 代國取色其暴益肆矣 取以著其發工二年艺人擅與入向而大討不加馬至是 胡傳曰取者收奪之名聲罪代人而孫奪其上故特書回

經 133-109

春秋解傳轉發

表二

隐公三年

奎

為王法所當珠也

吟罪也符代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戎取之戎失之辞氏曰諸侯曰天子之守臣地非其有也戎取之戎失之

高元四年婁切鄰於魯為原興鄰政急之義至昭五年莒高元四年婁切鄰於魯為原興鄰政急之義至昭五年莒南元四年東以年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李夷以年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李那地而經不嘗取者甚多蓋以擅與殘民為重而土地今日奪之於此明日奪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憑書故傳令日奪之於此明日奪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憑書故傳令日奪之於此明日奪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憑書故傳令日奪之於此明日奪之於彼得失無常不足憑書故傳為日藥以年婁叛而來奔魯遂受之其惡可知矣人實深致意馬

抓写文题耳然则纪侯苕子既相為密之盟矣曹幾何時盟密也書子伯华基本紀色比年之取牟婁也書伐杞太不及之地那故机字常是紀字無题夫紀表侯爵二华之有一年基莒人於此亦安能越干里之遗而强奪此控制在魯東而近於鲁者也紀都雍业安能有比遠邑若杞別在魯東の近於華者也紀都雍立安能有比遠邑若杞別

春秋解停辨疑 卷三 隐公四年 侯之紛紛競取者可悉書手哉 我以惠計之外取于内者三内取于外者十七則天下諸 萬也書齊取田邑者三宣元年商人取清西田昭二十五 于外者也内取于外外取于内則必需是写所以詳內也 大訴託見取 不則國重于色而取舒以捷楚是亦在所當 若歧外取國者一傳三年徐人取舒是也取字或是伐字 自是以後外取色者皆不書以為不足以悉書也故略之 葛邓取色者二此年艺人取年基六年宋人取长劳是也 不必凡取智然也汪氏以為不足悉書疑得其旨矣の經 而不告也即或告伐在前及其取色則不告者因有之亦 既告代何東於费解而不告取且亦何所避忌諱其所取 色者多矣經止書伐不書取宣旨告伐而不告取者予夫 取並告故也按此說不然自年妻長萬二取後代國而取 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比代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比代取兩書者彼告代不告取比伐 人代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代學傳稱取人代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代學傳稱取 外取子內者也書取田色因者十七年減項下內取 而召之虚紀乃如此信義亦安在我の孔氏曰文三年奈

戊申衛州吁就其君完

媽生季伯早死 其婦戴媽生桓公莊姜以為巴子公子州左傳曰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美而無子又娶于陳曰属

海州吁耐桓公而立稿弗聽其子字與州吁遊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內午春曆之來寵祿過也將立州叶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防之為臣闻變子教之以義方弗納于犯騎奪淫佚所自犯也四時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養惡之石砖採曰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養惡之石砖採曰

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辭異者蓋各有義非可以例為定機立義各不同也春秋大率所書事同則解同夫蓋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版况哉君矣蓋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版况哉君矣蓋復得為先君子孫也古者公族刑死則無版况哉君矣五復得為此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在不以為然而愈之太過任本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天為之間,以為此為然而奉之春秋于此明大義以示萬世故春秋人亦以為然而愈之太過任本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天為之間,以為此為於而愈之本過任本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天為之間,以為此為於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之之,以為此為於其以為於其之,以為此則以為於有其非可以例

者三楚商匠蔡欣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民者四衛州吁以示天計之刑也通諸一經弑居者二十百五稱世子弑名以轼及其誅戮亦止書名舊史必皆稱公子聖人削之懷忿挾怨而輕動於大惡者又不俘春秋首絕其族屬書汪氏曰州吁弑桓公而自立罪兼羨弑與問職那歌之徒

拘也

春秋 辑件辩疑 禁公存之時安上借夫人失位見於衛詩綠衣諸篇則亂 嚴優霜之戒也夫君臣父子天稀之分一失其正則亂之 根之前久矣殖之滋 長終不能圖以致篡裁成於桓公既 所從生衛莊獨受而使內寵僭編嬖子害正石碼之諫足 立之後春秋據事直書亦将使讀者原褐敗之所從起而 張氏曰衛國之福始於莊公之龍州吁縱其好兵而不之 表可謂舊史全無見也故此說可並存之說不同然 此說或亦有 之盖水經軍削之先 孔氏曰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執君者皆不書人問公以 之不早辨以陷於大惡豈非古今遍鑑哉 城国無所容於天地之間歷千萬世而其罪不赦然其若 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也夫弑逆之 齊無如宋督來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 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關稱盜者各一蓋隱桓莊之春秋 稱名者六晋里克趙后陳夏做舒齊崔行陳乞衛宿喜 卷三 隱公內年

使至衛地行遇禮蓋在中途開變知其弒在三月也然則君在國已闡變則至夏時之久必不赴前約而至衛地妥以知在三月也下書夏公及采公遇于清咎三月弒而二汾關李氏曰為中三月十七日州吁之弑意忍在三月何以悟矣愎而弗圖辨之弗早贻禍後嗣可謂慘矣

春秋解傳牌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子而亦以國氏耶又文十四年齊公子為人弑其君合雜 之人成也是亦累及乎上之意矣累及乎上何不削其世 謂春秋書世子紙其君者推本所由而著其首惡為萬世 代者累及乎上 而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顿胡傳乃 族置亦可謂不以某道待之而累及乎上即且既曰以 写據比說是二人皆有氏族之可稱矣而經皆不書其氏 合無或又聽商人 發施於國而多聚士是亂本之由昭公 也明矣而經亦書公子胡侍求其說而不得乃曰商人逆 出於其司之所為未必非昭公有以致之者蓋舍母無寵 夷孔氏曰按世本宋督是戴公之旅好父説之子莊十三 皆不書公子,直亦累及乎上耶且桓三年宋智斌其君與 及乎上稱公子者珠之其母按此說似是而實不然蓋春 之儿書我右者推原亂本而其君父要皆不能無谷馬大 枫非昭公有以 年宋萬弑其君捷孔氏曰按傳稱南宮長萬則為己氏南 秋之初公夜皆以去屬為股如鄭之致魯之節衛之告經 致之宣得為通論予由是觀之可知奈杖

> 否认解传辨疑 卷三 怎公四年 正州吁好兵而弗禁石群極諫而弗從遠至偕之為褐而 親而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於亂或見其以天屬之親 嚴義正得弥亂城之旨且謂後來之以屬稱者或見其以 口街圈之祸推其亂太国始於莊公之内寵虧摘嬖子害 而反為寇惟者又未當非義意之所存也其斯為定論數 止其惡尤甚而亦不去世子凡若此者皆不可以一律求 之程子所謂自絕于先君 不復得為先君子孫者甚覺法 弑君如智萬矣而皆 不去氏至於世子為臣世子般世子 贼矣而亦不去被里克趙盾夏徵舒崔抒寓善限乞其書 為人惡如州吁與無知矣公子歸生公子比皆為弑君之 則直書氏族以者其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則直書氏族以者其實所謂不待貶絕而罪惡自見者也 或否何也日春秋之初智去氏族以示既後來氏族既或 可以 内而公子慶父公子遂恩如學矣而不去族外而公子 都城之書氏族與否而有異說也然則氏族之或書

知故不稱今孫文十四年濟局人斌若傳回以國氏者累

公子也随待州听故不稱公子倭公不以分孫之道待無

州时齊無知去其屬籍而皆以國氏者胡傳謂此公不以

上事書二月二字當是三字之誤非戊中之日有誤也衛

莊公之始祸而不责桓公之 不能防寇而拜好也不亦欽

幾而不見後有眠而 不知者 不獨莊公為然矣先儒但答

褐亂於十百六年之間而平無術以自免然則所謂前有

道以消奸宄於未肆之先然後可乃桓公義問不宜監張

位而為君也尤當修身勤此與石砖老臣輩沿軍善

亂溢長然以桓分處此其操心也宜危其應患也宜深及

而不備矣

不进十进 與於年者 鳥仿造此

2哥滴三十二年遇梁业若净十四年季班及部子一年远清八年遇重能四年遇重二十三年遇赦三

灵公及宋公遇于清

杜氏曰遇者草次之期二周各简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

清洁

次 ij 彭 山李氏 屬齊無預於 您收野矣今洪縣芥清水分淇水入衛河之南近收野 EP 其地 也杜氏謂 Ð 清 衛矣 搞 地 為衛色乃以東阿縣清亭雷之則其 妆 水 14 £. 朝歌以 南壁清水 地

出入無期度私為邂逅之約有如適值于途者亦謂之遄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故謂之過周衷諸侯被恣谷秋解傳辨疑 卷三 怎么四年 八分秋解傳辨疑 卷三 怎么四年 八季秋解傳辨疑 卷三 怎么四年 八季秋解傳辨疑 卷三 怎么四年

非矣

期而不至位于桃业书遇则欺詐尤甚矣世燢愈下夙俗相拿 聚乃行占者不则之禮是自欺平怠惰慢易驯致於念卒之問且有 禮義今秋之時非王事而出預有期約以方孟子 逍采狴於石业是也古者諸侯因王事不期而遇汪氏曰遇者偶也偶然相拿素無期約如伊尹遄汝鳩汝

裹陵許氏曰隱莊之間凡六書遇自閔以後有會無遇六之偷良可數矣

是也名生国户司印制智慧《赵巴·龙·西州一百八十五十二届此外宋的普衢高雪於衛地而訂盟及其处會而在二君此外宋的普衢三君有宿盟之約也忠未必然若天地可以至衡地且衡難有變何坊於二君之會盟左得但過何必至衡地且衡難有變何坊於二君之會盟左得但過何必至衡地且衡難有變何坊於二君之會盟左得但過何必至衡地在三月衛人告亂必猶未至於二國二君已出州吁之亂在三月衛人告亂必猶未至於二國二君已出州時之亂在三月衛人告亂必猶未至於高豐之約不止是過何必至衡在三月衛人告亂必猶未至於一國二君已出來解傳辨疑 表三 隱公四年 九春秋解傳辨疑 表三 隱公四年 九春秋解傳辨疑 表三 隱公四年 九春秋解傳辨疑 表三 隱公四年

写云云看或即在此時大惟伐鄭之約在此時則在衛地害云云看或即在此時州時方然不敢出拿三君是以不有宿怨故也蓋二國約為會盟之事相與謀伐鄭光已有有怨故也蓋二國約為會盟之事相與謀伐鄭光已有有怨故也蓋二國約為會盟之事相與謀伐鄭光已有有怨故也蓋二國約為會盟之事相與謀伐鄭光已有為大夫以為此於消之遇矣。宋殤公和立以弟馮在鄭恐是地有定期共及一君如會則於中途間衛桓之難乃改之地有定期共及一君如會則於中途間衛桓之難乃改之地有定期共產,

春秋輔傳辨疑 卷三 隱公四年 州吁者盖放聚其危疑之勢易得其從故也夫約衛桓為 會盟衛桓殞於賊又即借賊為用以濟其私有人心者如 黨不惟 不加到而反借為用故于清之遇所以聯街而致 復正奸邪肖所知儆矣乃二君者不惟不加討而反與為 拿討將光殺其人壞其室為其宮而猶馬使人知亂臣城 然禁放以正其罪哉今州吁我君等宋已聞變矣鲁為兄 然而不是其也成后二君亦皆遇就直非理勢之自然而 是手大錢而今兵伐鄭用罪人之師同伐無罪之國若不 子為覆載不答之大罪人人可得而錄者庶大倫既傾而 弟之郑宋亦姻都之國是尤不得恝然者正宜於比徵師 中人人得誅之法曹是居五等之尊擴千來之權可不訴 之夫孔子一去位之大夫耳|聞試君猶必沐浴請討以 其忍此大下之人變凡有人心者必大為之悚懼麼當而 州吁豈止為二國中舊好哉。君臣之義天地為昭臣轼 贬而二君之罪己昭然於聖軍之間而不能掩矣讀者勿 不爽者或春秋於州吁就君之下即書遇清之事辭若無 不容已者也陳恒哉其君扎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 定師期是以師不斷時而即集也然則于清之遇本從致 州圩之為弘贼者天理於是手絕滅人将視弑逆為国 "其大惡而但答其草次之小失己也 可明傳曰古者遇

宋公陳侯蔡人街人伐鄭

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郭園其東門五日而建享四贼興陳蔡從則衛國之顧也宋人 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和其民 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敬色以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而求寵於諸侯以左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 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

紀葵姬姓侯爵國出自文王第五子叔度監較以叛诛戒 其 彭山李八回陳 絲 有處處幕裔孫附父為周武王 忘 .Fo 為宛止今河南間封府陳州是也得十右而至桓公 女大姬下嫁其子满而封 而應用其民於是不務全德而改以亂或必不免矣 雜雜以濟矣夫兵猶人也弗敢行自焚也夫州吁弑 竹 线井 其成 特役 也夫州 而六 為姓侯爵周三恪之國出自帝舜之後封 左圍 打 ٥f 停具 分束 臣 71 ٦Ļ, 4 1019 ন্য 1 11.1 安思阻兵無象安忍無規果 15 此月 則然矣 公問於家 諸陳是為胡公以奉舜祀 40 民不開以亂以亂指治 海正能利器用王賴之 仲

之二十六年蔡宣公之三十二年智隱之四年也衛人者 南 卽 王復封其子胡於蔡是為蔡仲今河南汝宿府上蔡縣西 いく 立 攀鼓诗所謂孩子仲也朱 十里故於城走其地也傳九召而至宣公考父陳桓公 精停粹疑 传 ت 2 合薰修恐之 j'ā 黨裔為諸侯害陳葵街旨地 未 孫 文仲 和故不敢 とく 則非矣然則 在鄭 兵也而街 遠去其国 隱公四千 Þ ナナ 潋 * 中日子孩 10 有我乃之惡亦弗論馬據 ٠ţ 九九 Ż (e) 故為謀主而與依蔡 與那都而畏其冷意 郭在春秋之初扶張 γŁ 孫氏為出武公小序 不親行乎方以試

杰

伐 捏 子 為罪矣而衛就其君天下所當铁也乃與修好而同 ij 永 ンベ 分子馮在鄭改與諸侯伐之也甚諸侯以伐

不能早辨於此役也 之正理自是日從事於兵而試逆之事卒及其身皆傷分 定 民 外 狱司名其為城告於王而討之則一舉而若臣父子之倫 張子曰宋豫受国於榜公而其有争位之心正當修德和 今乃合陳葵 マチ 都國則其位自定而為無所何其限矣况州吁通 待 レス 代鄭使宋國之人不復知君臣順逆

秋料停牌是 林 黨也将宋陳蔡衛一黨也東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 忾 日此諸侯會伐 卷三 ż 13 始亦東諸侯分黨之始於是齊鄭 公四

今考等象伸下日其元光大點而但云祖兵安息盖君臣 **#**9 Æ 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春秋其得不作 える 37 平陳與宋朱子謂小序機州可勇而無禮極為後随 "叩風擊鼓山 詩序云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

既是沒者首樣在衛 侍以遇清為魯宋之好而未知宋公之為州时也安可 蓋據左傳 衛告於宋之解而云然然

渐嗣李 民曰是役也首謀在宋 而陳蔡衛其從耳觀于清

之遇宋公親至

街

地

蚥

74

,吁可知首謀之在永矣胡傳謂

事直

書罪自見矣

春秋解修辨疑 卷三 豈敢遽修恐於鄭柳豈遽敢主謀以役諸侯子縱使如 而二君親将數國之師雲集未幾而魯亦會伐馬恐非逆 報宋而未報陳若謂首謀在衛彼以 人之能致二君也然則此役實倡自宋而陳猶次之故鄭 七君哈親 者陳宋相合而聯蔡衛故衛人有平陳與宋之說趙二團 託則是陳蔡之從亦衛所致尤不可信陳蔡雖素晚 急野花 族 從京非從衛也且擊鼓之詩曰從孫子仲平快與宋或 Éif 八分亦來 能煽動者矣 私逆之大變州 叶於此敢必 以為 いく 将可知二君有意於此役而借衛以為用非衛 14 雄氏之貨四鄰多受其害使蔡蓋亦素恐鄭 斷乎且其言 とく 之而同為此舉然則陳侯蔡人之行是 13 **;-)** 公司 與陳茶從則衙國之領也 丰 其從我而不我惡乎稿 **我篡大惡位指未定** ない 旇

11. P 其罪在民以為再伐妄也 钦梁侍回暈者何也公子暈也其不稱公子何也贬之也 傳曰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未而還 山宇氏回量蓋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 帥 હો r þ 構怨而 宋虚用其民的當該之販而與之同代人其罪大 會宋公陳侯祭人街 他 围與之同 伐 ζ. 伐新 其罪均也再序四國重言

> 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佐 等代都是以為欲定就君之城或不然但其相約言之不為衛胡傳以為欲定就君之城或不然但其相約察原不復會師同代無罪之邦欲定就君之城惡之極也象原不復會師同代無罪之移放定就君之城惡之極也享以此情煩也言之重詞之 複其中必省大美惡馬四國分黨量學均會代彰豈不白手據莊十四年

平單伯得臣歸父僑和叔豹叔老之無收者伯令也不難得辨疑 卷三 德公四年 畫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德公四年 畫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德公四年 畫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德公四年 董庆年祖臣弑其君之大夔夷狄鲁默所不為者而以為虚無辜视臣弑其君之大夔夷狄鲁默所不為者而以為疾氏曰亦書四國者乃重言以見罪惡之不可勝誅既飲

亦非也于清之遇公與宋公同好方且與之同致州吁安文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回帶師師疾之也事實而且失經旨矣左傳又曰宋公使來乞師公解之羽而後往乎左傳不知書詞重複之義而以為再伐不特茲斯書也甫諭一時而再與師旅安能往及如是之勤乎且難事也甫諭一時而再與師旅安能往及知是之勤乎且就關李氏曰左傳曰秋諸侯復伐鄭非也用兵人事也亦

春秋解傳轉疑 卷三 隱公四年 o 胡傳曰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 許其解而书許義也學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 學亦安能免谷哉若夫優獨之成隱公若能辨之於蛋亦 請之無君亦云來矣况當時未必有固請之事雖不固請 於異姓之柳况學己使主兵而方命予隱乎不能辨之於 同戚以代無罪之邦特為鄰國大洩具私您是以貶也軍 子輩也何以不稱公子貶曷為其貶也不知請討城而反 後應俱未可知必以後期而會為再伐則不然也〇比公 故 稱以使宣旨彼之擅與追命者乎然則遇清與宋同好何 帶師師又造為羽父先會之說不知通經之師師者皆不 謂之方命今不責其字理拂經之大罪而止責其出師国 去其公子以莲復霜之戒按比説不然蓋左侍因請而行 委罷其共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 之說原未可信即或有之畢竟君許之行而後行是亦不 北矣夫公子公孫升為黃風之的者其植根膠国難御 出師獨後於數國也曰或者逐遠而不即至或者有他 而假調稍緩或者車馬甲兵之具未及筋或者故留為 '則四國之罪從可知量見眠則隱公之非亦可見矣

> 逆城之必不可容一舉而君臣之倫正矣谁敢起其邪心 而有逆謀我公不出此視暴逆之大惡為泛常而使量與 不在能其兵權而己也明君臣之大義與兵討衛凛然示 人同代無罪之國無怪子效尤者之終及其身矣

Jt.

围

師而不稱公使故有公解羽父因請之說至於十千

不必來乞師即乞師公亦何為解之乎左傳見經書

F) 衛人殺州叶於濮

春秋辉停辨疑…卷三……隐公四年 一走 就家君敢即園之限人執之而請治於衛九月衛人使右 君子曰石碏此臣也惡州吁而厚與馬大義滅親其是之 宰魄 沒 殺州 吁於 濮石碍伙其 宰孺羊 有沒殺石厚於床 使告於陳曰街團編小老夫董矣無能為也此二人者實 兵、一句以得觐四陳桓公方有麗於王李曰陳桓公生 左傳曰州吁未能 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叶如陳石皓 和其民厚問定者於石子石子曰王

經 133-117

野肾衛 說而買追人因以為陳地索隱於史記衛世家己辨其非 於濟者也詳見五年衛師入部下左氏附會州叶朝陳之 水以水經考之其水蓋流經 山李氏曰濮 該 大名府間州東南六十里南經長垣縣而東南至 地也杜氏於宛濮註云長垣縣西南有宛亭近濮 街 地 衛有城濮完濮智以復水得名濮 鄄城雷澤鄉耶之城以來合

同也当石碏则是一人之私討而不见其從象望討有罪 家氏曰不書街石荷殺州 吁者討贼者公法也眾望之所 也變文稱人則是人皆有效討贼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討 也故曰眾詞外羊侍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解也其義是矣 停曰稱人衆詞也殺州吁則石碏謀之而使石事魄從

可堂兵氏曰聖人以討城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 朱子曰春秋之法亂臣赋子人人 得而誅之不必士師也

春秋解侍辨疑 卷三 《大阵导弹徒 卷三 隐公四年 - 六 ...高氏曰稱因稱人稱地所以廣忠臣孝子之美仗人人皆 寥君若有罪则君列諸會而云 然也夫篡弑之贼恶干萬 天地之大四海之廣欲逃無所也 濟西田而結齊含平州傳紀其事而不知經逸扶股之所 子乃臣之是不明己人春秋之時習為和說食略常遊肆 必採而不可見王耳執謂列於諸侯之會而可以節其罪 汪氏曰杜氏謂州时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據成十六年傳 得殺之而無問於尊卑又使亂臣城子雞竊於於一時 無己惮是以極我隱則棄許田而與鄭盟超变就亦則獻 而其罪不敢石碍謂王覲為可實以元惡大憨王法所 一千百年社氏反引之以释经天理很诚一至比極墻

> **贼之例也** 春秋解侍辨疑 圈人君之詩使會之 不知其為贼矣攻秦秋亦不得用討 1立 夫既又忌而敌之非討贼也故以围殺大夫為文楚禀疾 楚人 封之 無臣子 矣然皆以討贼書之也晉惠因里克戰 比蔡殷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伦徵舒侍蔡人 若而得國衛獻因雷喜弑君而後團刊其所為使後為大 "j 可欽 亦 、齊無知陳佗夏徵舒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度今子 いく 非 以為君之利而俾當賦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 致而不去其官则非討贼也經書較試戰者十街州 哉 討戒也故以兩下相殺為文齊局人徒度蔡敢則 0 卷三 Ł 例稱人以設而但名之則討有罪也稱 隐公四年

得書夷状得書帶不能討難以文十七年四國之大夫伐 十二國之名伐齊不言伐矣 宋不書其大夫疑於討城也而非討則雖以襄二十五年 陳氏曰討賦天下老大義也苟能討難微者得書異形

5 殺於 衛之来都地也由衛通限由陳及衛途不由波陳人即執 渝關李氏曰據左傅則是州吁如陳陳人執之而衛人沒 陳人之執州好此不可沒其善經亦何以不書且沒者 濮也夫州吁之位永定何敢去国而過陳即或如 何為東至於濮而 街人 涖 段於比地耶大抵左傳

.UE

春秋解仍辨疑 以我於濮也此必陳人己執石厚請沒於衙州吁懼東走 雨處故之左傳語認為一事而以厚從州吁如陳云云未敢轉傳辨疑 卷三 贝公内 陳侯亦親率兵會伐鄭欲定其位則今日之善不足以償 職請 略亦 赞於後此陳舊之為矣然陳乃衛桓之好家而 聖人之所許者如桓六年蔡人段陳化未嘗計其同他伐 前日之過故經不書陳人執州行而止若衛人之殺之也 人求成於苦皆責格而後與今此限人能執州吁而不匿 可 於執故以重書而不復言執耳蓋厚與州吁本兩事故於 至濮旅守濮地而求援於他國濮人執州吁而請從於衛 鄭之非也熟謂今日之善不足以傷前日之過韻沒其實 為美灰陳人雖有會兵伐鄭之惡至此而改過邊善是亦 九月衛人使右宰龍雅裁州吁於濮濮人亦衛人也殺重 孤然後州町可得而殺也陳人於是執石厚而請谁於衛 之如陳請親而告陳人即圖之良以石厚除則州吁之勢 事其人不能殺厚即不能裁州吁今将張機而離其黨務 於建宿多族竊意此時之事如狄者止石厚陳人欽之而 信也〇汪氏曰宋萬之武宋人求賊於陳慶父之武善 对仍使其宰孺羊有放殺石厚於使其然則較州吁何 液於衛者亦止執致石厚也蓋石學實販為奸罪作用 就是信左侍而以為陳人執之使果如此則陳人誠 卷三 隐公四年

> 春秋拜停耕疑 卷三 隱公四年 曹人以見無人不可討る地以見無地可自容夫至無人 右衛者數月衛之臣子罪亦不能追矣然至九月而得致 吁就君而篡位衛人於州吁不即討於其國便彼南面而 我故曰春秋成而亂臣城子健 不可討無地可自容亂臣賊子何能一日立於天地之間 之於濮則猶庶幾能討賊者故春秋即以討賊之解予之 殺之於濮與殺之於國均衛地也何必又書於濮乎夫州 衛人設州时於濮旗亦州可所據也惟其據地而賊勢猶 後不得不詳書以誌之使州吁 行路過渡或有事至濮則 據淇猪欲僥倖以園存如鄭伯克段于鄢鄭為段所據也 比益著其據地之實是以書教於比地也州吁懼討束走 地州吁木嘗出境也何云失職手然則何為書於濮也曰 **分陳関二年公子廣父出命苦此可謂之失城再獲乃衙** 梁倩曰於濮者護失城也按比說非也莊十二年宋萬出 雨 不言 液本街地 耶然则 州吁東至於濮尤非陳人執之至此矣O穀 ٨ 秋不喜陳人秋州吁意必當時無比事

冬十有二 月衛人立哥

彭山季氏曰母亦莊公之子桓公之弟是為宣公 左傳曰街人逆公子哥於那冬十二月宣公即位 执 俸日立者不宜立也冒難諸侯之子上不東命於天子

非以此重法而君臣之義明矣以寄其擅置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團之以寄其擅置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團之衆謂宜立而遂自立馬可乎故奉秋於衞人特書曰立所

是亦爭國而已矣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修而哥受之上無天子子可以討賊不可以置君州吁為修而哥受之上無天子使人口爭國不稱公子哥何為以爭國之解書之衛之臣

立雄正非王命则在所黜谢氏曰王命天下之大本也立雄止非王命則在所治党

恭秋解傳辨疑 卷三 医公四节 奎大司馬必施九伐之法矣唐自中冀以後藩鎮有不請命題八曰明王在上天下諸侯無不請命而立者假若有之

書王子而晉不書公子者朝之罪已顯晉疑於當立故特書止亦晉為國人所與子朝獨為尹氏所與故書法異朝廬陵李氏曰晉與子朝皆不宜立法氏曰昭二十三年尹范代曰嗣子有常位故不言立立納入皆非正也自立者遇憲宗裴度則皆討平之况先王之世耶

氏之私未嘗不謀於眾然書人而聚義亦在其中非義係多以恒解而稱人此亦稱人之恒解再難立君者不如尹説其實不然衛人者衛國執政之人也春秋之初外大夫渝關李氏四以此稱人為眾解三傳皆同先儒亦皆主此去公子以見之也孕四尹氏立王子朝下華

不善而

遂因

JŁ.

而

立法

馬然則

春秋之

初缩八

擅立為其而書衛

立晋一事後來皆不請命則亦不可勝書矣故皆略之

止書夫入納爭國之亂昭二十三年尹八立王子

丰

常則或立或納或人处謹書之以該鄰國之變聖人

春秋解侍辨疑 卷三 論繼 衛人賊討君葬而後書立按比說亦不然凡擅立之事無 御說立哥靈之就也黑局立属之就也周立皆不書必若 討君不葬職不在立也是故宋陽之武也鴻立閱之武也 讀者隨事殊視馬可也 陳氏曰繼故未有書立者城不 而又誤者也〇段州吁稱人立晉亦稱人彼稱人者眾詞 殺梁侍以晉為得眾而因以為賢益花眾詞而為之說誤 飲行新量之詩作為想具素行亦必不能盡多於界而人 母素行不義界人皆不欲立獨有一二執政謂其於次當 而立者或父死而子制或兄終而弟及執史筆者弟倘其 ŕή Jt_ 人欲得以為君者特以於次當之故諸大夫振晉而立之 立而必立之豈不可以書人手口 朝及之常不必一一悉書之經亦無因而示義若遇試篡 於界而高人也先傷不察恒解之例而以為東詞使公子 得殺者母非衛人所得立也稱人同而是非亦不同矣 稱人者恒解也稱人同而眾意則不同矣此州叶衛人 钦 不繼故無論討城君葬無否而皆不可但非繼故 進公四 年 觀即風所載宣公肆為

名 溷 13 而見矣讀者勿止視為衛帶可也〇古之命名也不以 二百四十二年之美者衙人立晉之顏是也蓋搜文之罪 衛人立告示義馬此義明則凡諸侯之擅立者罪皆可得 大兵擅立者福天下而終春秋書之不可勝書也故獨於 チ 孙 解停辩疑 卷三 隐公四年 鴌稍名列圈也至於晋悼公舆 陳侯皆名周又竟名王圈 具為定公名宋内諸 者多兵衛宣公石骨衛成公名鄭曹武公名滕陳忠公 朝宣亦以其贼討君葬而後書耶〇春秋有1義而適 則亦因其爭因而書之耳使如陳氏說則尹氏之立王 其國號有常子孫不使於韓石也春秋之初請侯名 候毛伯名衛周公名楚原伯名魯

「無野園同界必用此字底比命宣公以晉者未免於外格之重下以列國為名矣然則命名之初不能從古己如此安望其教子有方能以古道為訓迪哉盧乎令副之解此安望其教子有方能以古道為訓迪哉盧乎令副之解此安望其教子有方能以古道為訓迪哉盧乎令副之解此安望其教子有方能以古道為訓迪哉盧乎令副之解於本建下以列國為名矣然則命名之初不能從古已如為北縣傳轉疑 巻三 隱公四年 鴌

五年春公觀魚丁葉

在傳口春公将如常觀魚者風傷的諫曰凡物不足以講

狄之肉 倍 射 至以数軍實的文章明奇賤 冬狩沿於農條以講事也三 年而治兵入而根故歸而飲 大事 ささ 伯 之守 非君所及 稱疾不從書曰公失魚子常午說非禮也且言遠地 其材 制 不登於 也若 不 Ł 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印禄之事官 组皮革苗牙首角羽毛不登於器則君不 いく 也 俏 公司 器用 吾特 、則君不舉馬故春慈夏苗秋獨 辨等列順少長問威儀也馬 略地馬遂往陕魚而觀之

Ł

教祭得日常视口视非常口视

病特重其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思神非欲以為截樂隱腐特重其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思神非欲以為截樂隱賴者也 O 月金李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常点先薦襄獵者也 O 月金李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常点先薦襄殺者也 O 月金李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常点先薦襄殺者上 及五年 宝

安觀原堂按今為魚臺縣地彭山季氏曰棠鲁地 杜氏曰高平方與縣此育武唐亭曹

俟 抄 :00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特所組係遵海而南 琊吾 狩 巡所 何修 孑 بط 硕 可以 渚 使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 يات. 办 先 王视 也對四天子通諸

經 133-121

隱公為我也

意远游其罪何所逃哉禮况非為薦廟故于且天王之丧未畢而馳驅於遠境雖無於遠地亦不為得風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無薦廟而取公果為嘗魚薦薦廟則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為薦廟而取公果為嘗魚薦薦廟則為常事得禮而不書矣亦若為嘗山林川澤之實非君所及則隱公非為嘗魚而往也苟隱江氏曰僖伯之言曰鳥獸之肉不登于组則君不射又曰

曰焉平方興縣北有 武唐亭與二年盟戎之唐同註觀桓若在魯境極邊之地自國都視之豈亦非遠乎杜氏註經實他境故曰遠地夫 因遠地之説而以為他境恐未可據渝關李氏曰范氏林氏皆謂棠魯地是也杜氏註傳曰棠

吁悖甚妥

武二大臣助之乎嗚呼王朝之失道细见宜乎天下之不其所以而同伐写罪也天王不加詠討已大不可况使尸年亦何為立其子乎然則隨也者或即漢表之後國耳不可言奔傳言奔隨隨必非晉地也且使異侯未出境不可言奔傳言奔隨隨必非晉地也且使異侯未出境疾而,此是使尹氏武氏助之異侯奔隨拏地枝在境内戰在得曰曲沃鞋伯以鄭人那人伐翼杜氏曰曲沃鲁引辦左得曰曲沃鞋伯以鄭人那人伐翼杜氏曰曲沃鲁引

宗周而 和日長

夏四月葬衛 桓

左傳回夏养衛 4 衛則是以後

逆人通之大變送終臣子之大事君祇而臣子能討其城 氏曰桓公被弑八月而後討贼十五月而後克荜0弑

属雖孝子慈張百世 不能改失位而見弒何以為桓比 之城 民田桓公名完而強桓萬古不謀娘名也 係日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就逆 討矣諡者行之述所以紀貫德重勘戒也名之曰

其本 偷關李氏曰 秋料 書葬也雖條邦小國亦皆書公益會葬者以我禮彼故從 明 1件解疑 國之稱而不改所以仲敬也若為其私諡而書公以 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越耳按此說非也春秋之 3/) 傳曰列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 黑公五年

節曰子獨不可於其葬而亦正之乎且劉卷為王朝卿士 反狗 其借春秋為正名辨分之首何不止以王法而從本爵 梅梅之是以樹之而不書不然彼於他事旨正其 其非禮之稱子夫吳楚僭王不書葬以不可從其

乃

春秋解傳辨疑 襄宣十二年陳靈城已討者也襄三十年蔡景刺诸侯之 不討 識其僧子〇春秋之就而書葬者六比年衛桓莊九年齊 せ 侯盖 2 \$1 諸俠皆稱 族之稱雖在他國亦皆仍其公子公孫之號呈亦可謂 即葬他君而亦從其本國之稱以仰敬者亦常例也 برلير ,5) 传牌疑 卷三 隐公五年 完 就又變例也昭十九年許悼就止之非故弑不必討 因其恒 夫生既 楠 制 無不可 之常 公而公食大夫禮又以名為則謂君為公周之 卷三 梅 ₫٠] 然故聖人遵之而不易即若王國與列園 公段則何 啊 ひく 稱盆而餐本節故極十七年之群祭桓 誤書之者他の聘禮大射儀燕禮五等 獨不然故經於學君之葬皆稱 斍

也哀四年蔡昭成己討而城微不書

其分危政 子元 鐵左傳回四月鄭人侵衛牧以報東門之役來門役 燕師伐鄭鄭祭足原繁浅駕以三軍軍其前便曼伯與 -j-潜軍軍其後 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處制人六月鄭二 沃 ۲X 立版 制人敗燕師於此制君子曰不備不處不可以師 £ 秋 王 命號公伐曲 决 一而立哀侯於異杜氏口

秋 衙師

有不清盆於王者而定四年葬劉文公雖非

私鑑而亦

 $\{\cdot\}$

欸日

是觀之可知养禮原當從其本國之稱此

左 俏 季氏 曰 衠 Ü Z 戚 亂 框柱 ボル 伯 く 爵文王第七子都以武所封 侵 情 妓 iij

▲▲○○

民而毒眾臨民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衝師入郡者其暴於無名不義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国本恤便稅款有不止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国本恤使稅款有有重國都之類是也於郎園都忍莊八年。李曰次見昭八年減春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見昭八年減春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見昭八年減春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于郎以俟是昭八年減春之養之之,此為五年,有者其養而者如齊師宋師曹師城邢之類是也城が見有著其養而

胡傳曰稱師者紀其用象而立義不同有矜其威而稱師

報復而人其國智非禮也苦人向尊人極且不可况以節陷川兵氏曰衛與郁智文王之子所封亦來亂侵術術又君喪為重乃與戎修怨入人之國書其失道地程子曰衛晉來亂得立不思安國係民之適以尊王為失也

人兄弟之國子

之晝安得不重感乎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魯於諸侯如此春秋柳强扶弱昭之懿受甸伯之爵而迫魯於諸侯如此春秋柳强扶弱既而降於肅又七十一年而奔鲁春秋不復言矣夫以文廬侵李氏曰郁之事豊於經者四一入於衞再入於齊鄭廬侵李氏曰郁之事豊於經者四一入於衞再入於齊鄭

科又何怪其有此禍也哉

九月考仲子之宮

服费曰宮廟初成祭之名為考

藏氏曰不稱廟而言宮於經例 周公稱太廟學公稱宮故

虚俊李氏曰武宫赐宫言立此不言立者盖因考宫而書為夫人諸侯無二嫡盖隱公成 父之志為別立宫也杜氏曰成仲子宫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仲子依例稱宫此

別立自見矣

經 133-124

むりかこ

钢将回考者始成而犯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爱安為疑找别宫以祀之考始成而犯也書以见非禮程子回諸侯無再娶仲子不得為夫人春秋之初尚以為

宫府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宮府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京府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京府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京府非太美氏养存不稱號沒不稱該單數姓字者委也凡與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無一編五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為別立宮以其八八億公徵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夫八億公徵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夫八億公徵以庶弟為嫡子聖人以為諸侯不再娶於禮

作新宮合禮則不書世室屋環則書新作世室合禮亦不本等失凡經書宮廟若四宮新宮柱宮傷宮則以災而書書以著失禮之始我後成成取藏之城皆以安母科廟而以然之遂放後世追尊安母皆接外秋考宮之義聖人特好為之遂改後世追尊安母皆接外秋考宮之義聖人特於之差之黨服認雜所以防嫡安之亂也孟子卒則聲子先文君之黨服與母君死則安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汪八曰禮稱女君死則安為女君之黨服攝女君則不為

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比之 家安揆之情理亦覺未安惟別立宮而使分分祭馬 也隱公之為仲子立宮與禁妄母之宮不同仲子曾奉為 按為母祭宮厚所生也使公子主祭而公不親馬尊京廟 0 教梁傳回禮底子為君為其母張宮使分子主其祭也 書曰考仲子之宮以見其非所祭而祭矣故當分看可也 宋廟之禮事之則過失春秋不書立宮書考宮雅云立宮 亦如庶子為君之於其母則既不違父志又不失君常是 為夫人自是先后之謬為人子者若背先名之意竟以仲 夫人 特绌於正嫡而祭享無所故為之別立宮夫以仲子 為仲子別立宮維非常典循不為過別立宮而怎公主其 因考官而可見然亦以妾好有立宮之例則以中子例妾 亦禮之可以義起者故立宮猶不為非惟隱公親祭而以 祭豈主宗廟者所得為乎使當時無初獻六羽之變亦必 分看者考官是記其禮之非獻六羽是誌其樂之變也盖 禮之變而亦書、凡易世立先君之朝待禮皆不書 今有事於太廟仲遂卒猶釋非禮皆書學四邓十五年自 看合看者因考宮而獻六羽獻羽是考宮中事故當合看 偷關李八曰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二句當合看人當分 取都船納於太廟稀於太廟用致夫人大事於太朝節係 書丹桓宮柏過俗非禮則書武宮楊宮親盡不當立則書

春秋輔傳辨疑 易班而科於女君小記別廟非禮也毅孫曰禮庶子為 此数說似是而買不然盖惠公娶仲子為夫人仲子平隱 然則妾廟子死尚不祭例子未君之時而為之立廟子按 禮妾廟子死則廢丧服小記曰慈母與妾母不世於是也 君為其母罪官使公子主其祭也於子祭於孫此何休日 75 尊其好也先儒不祭科娶夫人之由徒謂其欲讓枉故又 公為之別立宮蓋歐成父志耳非欲狗桓公之燮而祭其 之立廟也儘後李氏曰古者安科於妄祖姑無妾祖姑則 ďã 君当以為夫人耳非因桓公之當立将欲讓國而故為之 母 書非禮之制於是子書若回公子允之母非魯君所宜為 宮以祭其母此召亂之道也宮廟有定制循其制之常不 家氏曰隱欲讓國於桓故為其母立廟欲以是見其讓團 宮而獨書考宮以著其非〇公羊傳曰考宮者何始祭仲 公子主之君不親於尊宗廟也今桓未為君而隱為之菜 之志耳夫禮必庶子為君而後為其母築宮其祭也又以 子也桓求君則何為祭仲子隱為桓立故為桓祭其母也 母可 75 特從極分起見也且隱欲讓國於桓亦以其母仲子先 锤 於庶子為君與本為君之辨宣其然乎曰歸仲子之 柳 也以 廷之典禮考仲子之宮奈宗府之或坦艮以嫡庶 仲子而現祭如宋廟則不可也故春秋不書立 卷三 隱公五年

初獻六羽

始用六价也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夫舞所数徐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十二大舞所左傳曰九月孝仲子之宮 將萬鳥等曰将為之從公問羽

孔氏回祭則有樂奏進聲樂以採神也初獻六羽初始也古獻范氏回羽翟羽舞者所執獻者下舉上之解作之於廟故

减即每列人数亦宜减故同何記也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社氏以舞位直方行列既四八三十二士二為二八十六社氏以舞位直方行列既謂六六三十六人服度以用六為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為往前用八今乃用六也六羽謂六行之人東羽舞也何休

家者以雅 微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 秋 侯 敢同奉廟而你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之借也 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禽受之非也用於太朝以 獨奏文樂故謂之羽 Ŧ 胡 輔件 傳於上大大偕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母於庭而 周公己為非禮其後奉公皆借用馬仲子以別官故不 羽之總 Š 拌 祁门 献六 桶 边羽 巷 羽 ت 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 以泉文德干以象式功婦人無武事則 而不口俗也初者事之始哥偕天子 這 31 £. 牛 羽者偷

尽

Ż

大

典

末 汪氏以武舞帆 汾陽朱氏內 五米之鳥名衛盖或翳式程惟 非聖 人美能 舟干 為仲子 1-1 修 -Ţ-+ 100 洒 - -陷二者並 六 枯 11 b_ 雜戒 Pit ソス 而亦然 取其文具尚者母列之名 刖 行難文舞執月星羽有文 孔氏曰羽箭也山 海经

.

春秋解侍辨疑 成王 火角往自是事始用天子禮樂大齊桓晉文輔置表王其 尊勇故賜以重祭八佾以母大夏比天子之樂也明堂位 鴚 定似旨以妾母用小君之禮則隱公為仲子立宮而獻六 秋解傳辨疑 養主 隆公五年 垂 下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傷用八四 厥後成風敬藏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份以舞大武此厥後成風敬藏何外 介于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勒曰吾何偕哉答替八介犯氏曰仲子之廟用六 付他公則仍八也故昭二 子之禮樂史成王命魯有天子禮樂者以褒問公之德也 無功於王而遽以天子之禮樂照之即以為惠公自借則 今按劉氏意林謂魯惠公之世禮壞樂前請於周天子命 嘉隱公復王制之舊一以著其崇寵要之過也孔子之時 李氏舞八佾則知隱公惟用六羽於仲子之宮而奉公仍 可與若同安可用諸侯之禮乎聖人書曰初獻六羽一 賜之禮仲子別宮祇當用諸侯之禮而不知九君之妾不 改用六羽盖隱公之心若曰先公之廟可倘舊用天子所 樂春秋因事書之以著其罪諸侯六份而告脩八佾隱公 刚 甚大不過各伯賜命尹氏授系而己耳管文清陸則曰 有以啓之也の祭統成王追念国公所以動勢者而欲 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豈以曾惠 仲子到立宫當下於帶公之朝疑於羽数乃從聚仲而 Ŧ 以周公為有動勢於天下命為公世世紀周公以天 羽旨在其中 但言 羽則舞干不與矣四哥們天子禮

戴記途史之說其必有所見矣耶若曰惠公請於周平王亦未必從之也程子朱子皆信耶若曰惠公請於周平王亦未必從之也程子朱子皆信於改物然終身不敢用天子之禮樂孰謂惠公而敢僭之常時諸侯強風惟呉楚無知僭稱王號桓文威行天下幾當時諸侯強風惟呉楚無知僭稱王號桓文威行天下幾

冷蘭字氏曰艾舜用羽為詩所謂左手執為右手東程是

春秋瓣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樂又何初獻之可言必然則書一初字前此用八之非可 馬紀其始也若止就仲子之宮言前此尚未有宮班未有 而用六日初獻六羽者是對前此各廟之用八言而於此 雜言喬而羽在其中可互見也日各朝皆用八今於此宮 言天子用八诸侯用六而不言事樂之偕天子猶以為先 經書初者二比年初獻六羽宣十五年初稅敢是也二者 見而書獻六羽則同仲子於諸侯亦以明其為僭也己〇 八年書去篇目主節言而不兼羽昭二十五年書篇入則 書言每干羽于雨防是亦以干統成以羽統喬之解然宣 世之相沿不敢亦言其失耳至於諸侯用六而妥母不可 沿機不可以此為得正而善之〇左傳謂將萬馬萬者文 每用干成禮記謂總干而山立言干而成亦在其中失故 說之誤說又見宣八年萬八下口眾仲文論羽数是矣然 武二季之總名婦人無外事恐無兼用武舞之理此必傳 也罹即羽也春秋書初獻六羽言羽而獨在其中失如武

春秋解傳辨題 卷三 隐公元年 言仍命為公伴侯於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無異典也其三十一 年書四下郊郊之借始於侍也為獨聞宮三章首 早南書大害非始於桓也其書古福於莊公為其喪制禾 下乃言問公之孫莊公之子以及於享祀不武皇皇后帝 借始於桓也問一年書吉福於社公福之修始於問也傷 何始也回著在春秋與喜個春秋桓公五年書大客考之 之許也平王猶不之許而謂或王賜之乎然則魯之修禮 則悉公又何後請之有其曰天子徒史角往報之益亦木 皇祖后提盖魯自伯喬而下十月八世自倭公始有郊祀 有據矣然於春秋魯領之旨尚永悉也春秋之書大客為 而詩人誦之則其不出於成王之賜益明矣按楊氏之記 子使史角往報之所謂天子蓋平王也使成王果赐伯倉 豈其命伯禽而首廢之哉按魯惠公請郊廟之禮於周天 奉拳以遵因公之献訓為言歌訓之大無大於上下之分 使成王伯禽受誣於干載之下可數執甚普戒王命君陳 可以証成王伯禽自漢儒附會之太過宋儒考究之不精 也非始於成王伯禽明堂位之作周未随儒之失詞也不 能解其各矣の楊升巷曰魯用天子禮樂夢之末世失禮 其減而不知其婚确庶之分不明禮樂之宜猶昧眾仲不 同諸侯何為不言及此而致隱公有用六之愆哉嗚呼知

2/ V! 神 報德又以及於周公之大動故天下諸侯無其議若或始 并 於沒世之俗竊天下宣無聲罪而問之不然抑豈無效尤 見前此之非六矣使見借禮替樂之非一日矣然則始僭 變河 未及大賜以重祭之典下文言皇皇后帝皇祖后稷稱其 至此我學獨日錫之山川 杂果禮之國敢干天下役來不敢仍之大典而肆無忌惮 而為之者然以齊輕祭及之雜伯而不敢借孰謂魯以文 婦之文亦將謂其本嘗稀矣孔子何以有既谁而往之僕 便 ij, 悉甚聖人亦無從而追論之持於失禮之中又失禮者必 不 终 木 γX 何時也曰是成王所楊而伯倉受之無疑也成王尊周 胡台 以其失禮之中又失禮馬坎灸此僕也若謂因其書稀 1:] 闷禘 而 停辩疑 報 نبر. 優之可謂過於厚而實非禮矣盖成王守成之令主 春秋於隱五年書考仲子之宮初 實以示識如子謂稀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行当稀於其寝鳥故書且吉稀於莊今與稀於太廟 非始於倍也蓋僭禮之大魯人習以為常史氏不必 即聖人也何能必其無過樂哉大惟出於成王之 功 **僭稀因其書郊使謂始掛郊彼定衷之篇並無書** 非 德以其曾攝天子之政而實能這周故為是殊 始於関也其書四卜郊不從乃免牲著郊祀之 卷三 隐公五并 土田 附庸雅俊言其封國之禁 獻六羽回 初獻便

> 春秋解停鄉疑 王漫無所以拒之而猶命史往報之哉楊升卷不放成王 之魄孰謂忠公無功敢請天下從來不敢干之大典而平 其議也不然等文請隨襄王於此猶能正解而折其不臣 周者蓝因具差失而訂正之也天子使史角往者盖 則忠公何為又請也曰意林謂忠公之世禮壞樂前請於 大年季岸是 養三 隱公五年 里 燕之必不然矣故以為成王所賜而伯禽受之無疑也然 精思之 反致魯事之失實也是不可以不辨說又見傷公 伯禽之受輕意則甚善而不能於春秋魯尚之旨詳考而 之七年也母文猶 郊祀之不始於傳公可知也况傳公之二十一年乃晉文 果如此孔子亦必 古人雅愛其君何至舉其俗寫之大罪而反以為診哉使 有先王教化之遺意故孔子存之若米郊祀之偕自僖公 公車千乘宣至係公而 謂無此事如此詩之二章第述周公敦旅之功而不言其 字祀之殊禮而國初之殊賜從 可知若因詩言所表 禮作樂之烈宣周公果無夾輔成王之實也或五章言 卷三 請 删之而不存矣孔子之不删此詩也則 燧而不可 得而謂僖公不請郊而擅 隱公五 始有干來且會獨歌水其先分猶

7人鄭人伐宋

三十一年四十却下

左傳曰宋人取邦田邦人告于鄭曰請君禪憾于宋敬色

渝關李氏曰朝傳曰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邦人告于鄭曰市人 是一郎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後宋則進公九年之八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伐宋則進公九年之八謂以王師會之或誤也鄭以王師後不同恤社稷之難曰未及國公然乃止解使者曰居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以來告命公閒其入郭也將被之門於使者曰師何及對使來告命公閒其入郭也將被之門於使者曰師何及對使來告命公閒其入郭也將被之間於使者曰師何及對使來告命公閒其入郭也將被之間於使者曰師何及對使來告命公閒其入郭也將被之間於使者曰師何及對

春秋解停辨疑 . 卷三 主兵者 1) 1) 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小大從禮之常也而 請启釋 憾于宋敬邑 為道則主兵者邪也故雖附庸小國 が不 先亦先請侠未聞以起謀者目之為上兵而首序之也况 ٦, 1.10 年盟于齊陳人祭人居先赴人次之以楚之張而序陳蔡 與同伐是即與同罪若以起謀者居先而特為首從之 國序大國之上者通經之中並無他見何獨於此而以 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按此說不然儿書伐 大將 兵然則此役之首都次都者蓋邦儀父親行而鄭 幾為賣惡助尼者電子若大會盟之以主者先考之 伯國為主外並無以小國居先者人本可接之以 在先乎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故齊母常先不而 府庸人君先於列国之人夫禮當然也如傷十九 隐公五年

本年代許先衛甯殖後米人二十六年會澶淵先鄭良曹六年代許先衛甯殖後米人二十六年會澶淵先鄭良曹皆卿宋人乃做者次國之卿可先大國後宋人甯殖良曹皆卿宋人乃做者次國之卿可先大國後宋人甯殖良曹皆卿宋人乃做者次國之卿可先大國後宋人甯殖良書皆卿宋人乃做者次國之卿可先大國史為鄉鄭者若在可忍則忍之群怨息華国善道也不明告之天王請之方伯聲其罪而討之可也令也邾問鄭宋之際而挑鄭以並興鄭市來制定予此以知旨禮之节而非變宋之際而挑鄭以並興鄭市來制定予此以知旨禮之节而非變宋之際而挑鄭以並興鄭市來和武之祖從上濟以舒其宋之際而挑鄭以並興鄭市來和武之祖之中也令也邾問鄭宗之所不與也故夷其君臣之辭而並稱人其所以罪為主盟故夷十之者深矣

決

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大下與來世也人牧者不必論奈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也聖人以是為國之大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為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大詩云誤騰官稼也奪於書寫記災胡傳曰蟲食苗心曰誤食葉曰騰食節曰賊食根曰蟊國

家氏曰宇宙之内一事違其常一物不得其所日星示其

特書示君人之修首

烏柱姚氏曰水早無螟皆關乎國政而本於君身故有則

宣春秋書水旱爺螟之旨哉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散災而託於聖人之言歸過於司歷之失閏此諛臣所以散災而託於聖人之言於民亦必書示人君職分之當題耳哀十二年冬裔註者於民亦與嘉縣告災陷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水旱蟲螟告災陷人君責也故春秋變見於上必書災及

省消災變之道也解人之害也問君時災變而恐懼修祥八曰其天之變也災人之害也問君時災變而恐懼修果子曰書山崩地震發瞑之類知災異有所自致此

為後鑒也 為後鑒也 為後鑒也 為於解傳辨疑 為三 是公五年 本之世三東公之世三書緣生者一亦在宣公之世名[宣 在莊公之世一書蟲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宣 在莊公之世一書蟲者十而桓僖文襄四公之世各[宣 在莊公之世一書蟲者十四書照者三而在隱公之世二

若以不災君自而災百姓為疑是歧君與民而二視之者即所以災其君安有一自四肢災傷而非腹心之大患乎為一理也是以善則休祥應之不善則災殃應之比氣機其害母乃天道亦僭乎曰非也天人一理君民一體惟其失您既已播惡於衆乃天不降災於君身而又使百姓罹失您既已播惡於衆乃天不降災於君身而又使百姓罹入國齊民曰凡水旱螽蟆之災皆人君失德之所致人君

久肆於其上哉而家國之丧亡隨之亦何書思百姓之受茶毒而聽一人而家國之丧亡隨之亦何書思百姓之受茶毒而聽一人人君者亦即所以愛百姓不則虐其民甚君身終亦不免人君至矣降災及民使其儆戒而修德愛也况天之仁愛人君至矣降災及民使其儆戒而修德愛

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在傳曰冬十有二月辛巳以子驅奪伯卒公曰収父有憾於寡冬十有二月辛巳以子驅卒

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至於亡國一也其春秋轉傳辨疑 卷三 隱公五年 置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夫隱公不敢忘其忠胡傳曰公將如索觀点者傷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机氏曰驱字子臧諡為傷傷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

及宜矣

高氏曰其子達嗣是為哀伯自是城氏世預魯之政等印

之上已加戚者蓋以傳伯是城氏之祖傳家這言之也按以王父之字為氏計傳伯之孫始得以臧為氏傳於僖伯之爭莊篇之獨是也後比無不稱族者矣心孔氏曰諸侯乃之暈莊篇之獨是也後比無不稱族者矣心孔氏曰諸侯智養之分族而必書明親親也惟有罪也則不稱族隱篇郭復城氏不見於經之子稱公子孫稱、孫無論賢與不賢知侵城氏不見於經

居秋韩俾踔疑 卷三 隐公五年 以魯請族考之經書季教行父杜氏謂季友張也叔牙之 疑必有誤蓋僖伯之子當稱公孫僖伯之孫方可稱城孫 不卒也視其論稱為哀或亦以其年之不水數の先儒以 也必矣達不見於經而又不書卒者桓不書大夫桓臣旨 子孝公之孫何得稱戚孫乎不稱公孫而稱臧孫其為誤 者皆不係於其父而稱孫者即果是孫然則違是信伯之 齊叔肸之子書公孫嬰齊嬰新之子書叔老凡此諸稱族 之子書仲務萬仲遂之子書公孫歸父歸父之子書仲嬰 子書公孫強茲之子書权孫得臣共仲之子書公孫敖敖 乃桓二年侍周內史曰戚孫建其有後於為乎連稱戚孫 伯建建生伯氏舒舒生文仲長據比說則建乃僖伯子也 叔肸之生赐族者具耳〇世本曰孝公生僖伯强绳生哀 仲娶齊為公孫歸父之弟若果是其弟亦當舊公孫與歸 放無致卒下但於卒後賜之故經不書城强與李友仲遂族說見公年但於卒後賜之故經不書城强與李友仲遂 核其所賜之族而稱之非追言之謂也公子可以己字賜 觀其葬之加一等其必賜族可知左傳所謂臧僖伯者蓋 于齊若非過卒即賜族彼文仲者何自而有臧孫之稱乎 有 賜族後人始稱氏傷伯之子是為哀伯建建諡曰哀木 功德之可犯而得賜族者莊二十八年職孫辰告報

為利再稱此老同嫌於共仲叔牙之後故以稱孫不稱孫稱仲者與权老同嫌於共仲叔牙之後故以稱孫不稱孫而止父等矣而經不然故知非弟也子也然則不稱仲孫而止父等矣而經不然故知非弟也子也然則不稱仲孫而止

£t_

説

不知

赐族之例又以僖伯稱喊為追言之恐不然大

宋人伐鄭園長島

左傳曰宋人伐鄭園長萬以報入郭之役也

許北五十里彭山李氏曰長萬鄭東都邑今為開封府許州長萬縣在彭山李氏曰長萬鄭東都邑今為開封府許州長萬縣在

强氏曰宋殤以邾鄭伐己之故報怨於鄭聲其罪而圍其春秋輯傳辨疑 卷三 隐公五年 墨何罪乎書闻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罪彰矣守不下至于经年而不解誅胤臣討贼子可也長萬鄭邑胡傳曰圍者緩其城邑絶其往來之使禁其樵採之途城

為重也 年書整人伐宋園縣之後皆不書矣春秋之初猶以園邑代衛園蒐團不舊至二 十三年書齊侯伐宋園縣二十六陳氏曰伐國不言園邑自僖以前則書之傳十八年邢狄

色踰年而取着具暴虐阻兵之甚也

郭之後報鄭而不報 郭者宋殤怨鄭更甚於怨郭以公子為恒辭也固非將卑師少之謂而亦宣待於貶哉〇為入兵必衆兵眾者其將必尊宋之伐鄭園長萬止稱人以是渝關李氏曰兵法十則圍之五則攻之蓋圍人國邑者其

春秋轉傳辨疑 卷三 傷公五年 岩 一年 國衛 表元年 國營 國重於伐故書園園而不言伐也以 一年 國新十四年 國家 一年 國新 十四年 國家二十八年 國新 三年 國家二十八年 國新 三年 國家二十八年 國新 三十 年 國家二十八年 國新 三十 年 國家二十八年 國新 三十 五年 國家二十 一年 國家 一年 国家 一年 国际 日本 国际 日 日本 国际 日本 国 圆成定六年圆部十年 两圆部十二年圆成京三年圆城元年 圆采彭城昭十三 年團費二十三年團郊二十六年 圍宋 之外 伐其書園也特譽其重而言之書圖司者十周林襄 数十年亦不應凡告代者皆不告国色文元年奇侵代衛 **写代内色而亦止耆園亦以園重於伐故書園色而不言** 其叛與爭而止書圖圍 如裏十八年同園商而於十九年書公至伐斯可知園 褐春秋備書宣非不仁 益重其怨未幾受四國 是矣其謂外事不告則不喜或亦有之然自傳公而後百 五内事詳故悉書外事不告則不書矣按此說之謂詳内 耳の趙氏曰外代之園色僅四為一國而被伐園色者 彭城代魚石也園郊伐王子朝也園戚代朝睛也伐 7辨疑 棟 園 黄 園 成 園 即 雨 園 郁 又 園 成 不義者之水戒哉の春秋書園 之兵而喪的失色卒有就逆之大

馬庄

郭故

也七年公為宋討而

伐邦都亦有所不免矣然

鄭入郭本宋獨所自取彼乃不思及己又為報恐而

春秋鲜傳辨疑 卷三 魯國未被圍故不書亦非詳內而不詳外矣按此說似亦 痛者這以外內而殊視之乎大抵他國多被國故悉書之 而盡不書哉若天代我而圍邑者五益亦書園邑之常例 大抵皆園人國而不屑園色故自僖二十六年楚人代末 非重內色而特詳之也使在外色亦被園是亦仁人所深 秋鲜博牌疑 卷三 隐公五年 晃之将且然安能必僖公之俊無類比者豈以圉邑非重事 馬良以園色者之紀少耳如邢狄之園苑園不寫在僖公 圍絡之後書園國者二十一而外伐國之言園色者無聞 魯國計之代我而園邑者五可知外色之被園者必多不 圍色即所以病國未可謂其不唇圖色而無此事也且 國者更多於團國彼即不能團國豈亦不能圖色子然 可通但後來園園者甚各何獨於園邑而紀少且後來伐 外色被圍之困雖在後來亦不可略以後來諸侯愈孫奏 又不同於尋常之園邑者繳〇或曰陳氏之說亦不然蓋 皆不書而惟叛争之彭城郊眠則書之以此數色若敵國 之初猶以園色為重誠有然者故自傳公而後外之園色 其圍成也亦不書即或晉衛不告園而公孫教會晉侯于 故以為常事皆略之經亦無據而悉當之耳其實被圍之 "亦必知其故矣何亦不見於經乎然則陳氏所謂春秋 園國者之数十見矣此或史氏亞其繁多而不可勝書

大不書手 采凡外取色皆不書並無書一入邑者又何疑於圍邑者果思此因舊史而不可益者也况取重於入入妻於圍邑者其惡此因舊史而不可益者也况取重於入入妻於圍後

恭秋輔侍辨疑 卷三 隐公五年 平

春秋解傳辨疑卷四

因不可分國色不可分內外春秋於此何嘗不同悯之哉

前聞 李集風 朝汁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比而康逃歸怨鄭鄭伐宋外欲救家家使者失辭分怒而止鄭因逃歸怨鄭鄭伐宋外欲救家家使者失辭分怒而止鄭因姓氏曰和而不盟曰平分之為分子戰于狐壤為鄭所執

鄭伯知其適有用問可乘之族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為將得辨疑 卷四 隱分六年 1 魯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察為黨與鄭有舊怨明矣五年鄭人伐宋入其郛宋來告結解写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結解內爾為納也平者成也鄭人何為納成于魯以利相封傳曰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何為納成于魯以利相

平者以利相結乃眼之也 入其地會都人代末得部及防而魯又取其二色是知翰矣曷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朱歸紡而魯矣召為知其相結之以利也後此鄭伯使宛朱歸紡而魯鄭伯知其適有用問可來之際也是以來納成耳然則善命魯欲救之使者失解公怒而止其冬宋人伐郁園長島

翰其平於我沙隨程氏曰輸如另刑輸而字之輸我無欲平之意而鄭

熨也平謂兩團昔有 忿怒如地之不平今悉刳割而平之臨川共氏曰來者從來求找非我往求彼也翰平猶曰鈉

經 133-134

於新平 也上年魯書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 也上年魯書同宋衛伐鄭今鄭釋其怨而求和於魯故曰

有他利益比時或亦以不知完來解訪乃有直列以結之然此時或亦以不從也多四七年公為宋代都鄭交猶未因宋交猶未理宋交猶未理代曰言翰平平乃鄭志而非魯志苟不以利略魯則為

鄭翰平以志諸侯之合書及鄭平以志諸侯之散是春秋北等今天與魯平就為明年宋及鄭平未以宣七年鄭及晉平定十及鄭平宗司明年宋及鄭平未以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及鄭平宗司明年宋及鄭平未以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及鄭平宗司明年宋及鄭平未以宣七年鄭及晉平文十及鄭平宗政帝之交矣 平不書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明年宋陳禄氏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陳氏田春秋之初魯宋衛陳蔡為一黨齊鄭為一黨今鄭

於經而見於傳和者曷嘗不盟乎且昭七年暨齊平後晊此二 平者固不盟若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盟雖不見人來輸平定十年及齊平言之 未為不可然亦不盡然也渝國李氏曰杜氏曰和而不盟曰平按此説止記此牛鄭

未為君此則己為君而見追於下色也然等納削情于

éή

卷秋解傳辨疑 剪有關於天下之 故非僅志二 國之和好而已蓋當時之 都母人 調之鄂侯杜子于翼故不得後入翼利君鄂 李言及郊則欲息他人之爭而岂不肯猶在平例之外耳 凡若此者誠有關於天下之故矣若夫宣四年公及齊俱 學及齊平十一 年及鄭平晉伯失而為與新鄭兩相欽也 大國亦從夷也昭七年隆商平南勢張而為求好也定十 問魯宋之交也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错侯不殺宋而 內之中而亦未當不惠安也〇書平五此年鄭人來輸平 向背無常春秋不可勝書故止書其所係之大者是於詳 然魯與他國之平不止如春秋之所書而春秋之所書者 内 曹 翻左傳曰翼九宗五正項父之子嘉父送母侯子随 深矣〇外平内內平外則書外平外則不書大抵亦是詳 其合而助之攻乎而即以是為報宋之權與都在之計亦 也〇是時長島之園末解而輸平於魯以離其重蓋亦愿 渝關季氏回哀侵之父與衛輔之父 拉盟平時班不盟而於他日智盟馬由是觀之但據其結 略外之意若夫 宋人及楚人 半則以中國內也故詳之 村 孫含如齊沒盟定十一年及鄭平後經書叔還如即 好無論盟與不盟旨可謂之平矣未可定以不盟言 表口 隐分六年 不同彼則得罪於父

大藩 色哉 一篇 是,如此而不問亦何贵此無父嗣哀 侯雅王所主王竟聽其如此而不問亦何贵此無父則一咸冀人納鄂侯于鄂其子據國而不肯讓其為無父則一咸冀人納鄂侯于鄂其子據國而不肯讓其為無父則一

夏五月華南公舎衛侯盟于艾

左傳回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寶魯地也齊候至艾與魯為盟為鄰結魯也縣東南蓋臨沂城在州北五十里故也艾當在中止西南三十五里魯會齊侯干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為在臨沂三十五里魯會齊侯干此者是也後漢志註以為在臨沂彭山季氏曰艾魯地近齊界上一統志云艾山在沂州西

园莫大高李四族孟子齊自師尚父十二世至鹽公已稱春秋拜停肆疑 卷四 隐公六年 四阳外兵氏四齊太師之後受地于王方百里者五東方之

東州之小伯然是時宋亦以先代之後爵居上公方與夢

尊與齊鄭之交因矣他日齊伯之戒謂不始此○書公會再狗於于艾之敵三誘於初田之歸四選於不王之告而為好未可問也故鄭人假齊以求魯魯一尚于翰平之刺

也黄齊景爭伯之初此齊侯盟者四艾齊僖小伯之初也柯與扈齊桓國伯之初

平齊者以為他日伐宋之謀為與所盟而曰鄭莊今前曹釋其為表又出師國邑經年而取之鄭之怨宋深矣故将海氏曰宋殤合五國之師伐鄭去年鄭與邾伐宋未足以

本會洮次集除伐晋伐宋而無盟矣儿書盟督券秋所惡奉會洮次集陈伐晋伐宋而無盟矣儿書盟督券秋所惡石門然東與魯平則黨與未戚 也後乎于黃雉次重沒會係小伯之始書盟于黃著齊景爭伯之終前乎于艾雞盟者以三 午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書盟于艾著齊者以三 午齊鄭盟石門知齊鄭合黨故也書盟于艾著齊

春秋精傳辨疑 卷回 隱公六年 五為好若相為約而合勢解圍尤無難者奈之何聽其穩定不然以齊之強建興大師以敢長曷何畏予宋冗今與魯在然以齊之强建興大師以敢長曷何畏予宋冗今與魯莊敗患可如齊傳之為鄭者本不說徒以虛文相縻而已莊故患可如齊傳之為鄭者本不說徒以虛文相縻而已莊故意亦為鄭莊不獨自為計平然為鄭莊之謀意齊侯之為此論關李氏曰是盟心先儒以為鄭莊之謀意齊侯之為此論關李氏曰是盟心先儒以為鄭莊之謀意齊侯之為此

經年而竟取之也齊亦不能無各矣

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為遂不許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實也若其許鄭陳侯鋤左傳曰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蔵鄭伯請成于陳鋤左傳曰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蔵鄭伯請成于陳

知棄鄭之為惡置知侵像大獲者之尤惡乎の長萬之圍已故力勝以報之是亦長惡不悅者也左傳摘罪天陳止不自反其德義不足以服人乃因前怨之未釋又以其輕不自反其德義不足以服人乃因前怨之未釋又以其輕限勢不如魯鄭之請于陳者未必如求魯之恭然已講好潦關李氏曰往歲鄭伯請或于陳亦即輸平于魯之計雖渝關李氏曰往歲鄭伯請或于陳亦即輸平于魯之計雖

伯 年宋人衛人入鄭鄭伯不能被而乃有伐取三師之捷鄭 深今竟以長葛委宋而欲取债于陳其計亦校兵此如小 华蓋陳人素輕鄭鄭人方急長葛之園陳必不備鄭伯於 從陳侯與宋公旨親將鄭伯之怨陳者己親察衛魯為更 有侵限大獲之舉是何有力以病鄰而獨無心以救己色 是出其不意而有此舉耳且大使者宋薰也四年代鄭之 **耒解而翰平于崇猶曰應其黨東而助之攻耳乃至此而** 之不可測類如此

E)

春秋輯傳辨疑 以降傳辨疑 卷刀 隱公六年 六公羊傳曰比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何战 胡傳曰四德備而後為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負一德不備 也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 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 則乾道炮至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 美田

之正也 月為始秋以七月為始冬以十月為始明王者當奉四時 何氏曰歷一時無事則書其始月春以正月為始夏以四

涅氏曰春秋於每年備四時明人君當奉若天道體乾之 其法制禁令王者承天而禮樂征代行於天下諸侯奉王 德首 将必書月明人君當達守王度奉天子之正朔與

> 舉五 渝關李氏曰一時雖無事而亦書時備四時所以 而德刑賞罰施於國中其理一也 也書時又書月者天時以月而變人事以月而樂故紀其 月 之定時而侍事馬然而必書孟月者時改於孟月故 以明之而他月可不書矣且月令之迎四時皆於 卷肉 明天道

春秋朝侍辩疑 而不屬王今欲今天人而一之乃分時月而二之可乎然 队阵等阵疑 卷四 隐公六年 · 七按此説以月為王月未必然月者比時之月也月亦屬天 則春王正月繁月於王何也曰是又一義先王有天下易 五月以致禮春秋於此其亦有謹始之意也夫 Q胡傳曰 言春王正月者亦非謂為王之月分則直書此時之月尤 亦皆王制之存故以王字加月上於是按月以紀事馬其 ᅹ 負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 阮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 以書時又書月早若天人本一 朔月乃王者之所定即後王但守其成法而領朔之政 書時與月乃雖有事而止書時不書月何也事以時見 得以王月論之矣今親月令所記月之所係者就重是 人国與天無異矣何待書月而後明也〇一時無事者 不月 不知 其月者不月又或史氏之偶失偶略皆有之 理書四時便見四德之常

無事之孟月又何必於每時書之乎不書以其嫌於孟月之事故並開之若謹始之義己明於春秋之法本不拘於一例者也且事既無月則雖孟月亦春秋之法本不拘於一例者也且事既無月則雖孟月亦

冬宋人 取長葛

丧其色写罪也宋人强取不可勝誅後子弗治方伯弗征鄭視其民之危困而弗能保有赴新平程子曰宋人之周长葛戴且均矣其虐民無道之甚而天何氏曰不繁鄭舉伐者明因上伐圍取此杜氏曰上有伐鄭周長葛長葛鄭色可知故不言鄭也杜氏曰上有伐鄭周長葛長葛鄭色可知故不言鄭也

大易也宋雅加兵於鄭之巴而取之難故圓之經年乃能春秋轉傳祥疑 卷田 隐公六年 人 化明典氏回前需苦人伐积取年基一加兵即取其色取

於宋采殤雖若得志而後日終党鄭莊報復鳳國喪師以保其土地人民反交結於魯為後日報復之計而安長萬張氏曰宋自去年團長葛經年不解志在以敗鄭莊不求

三國之師是今日之任其职者將他日之恣爲取也讀脣其黨然後窺刺來便今齊魯以共伐之取郜职防而併取此為解解之我但輸平于魯以離其交又平齊于魯以分鳥程姚代曰鄭不是甘捨長屬念已力不足以大違站以

有而無君自是一部春秋總罪倭朝不施九伐之威列國不修連帥之職及守土者不能保朝不施九伐之威列國不修連帥之職及守土者不能保甚深為謀也基遠而其為人也特狡龍而莫可比倫內王杖者於此等處通前後細心審之然後知鄭莊之楊慮也

而失義之罪大彼難自以為得志而不知其所裝置參與春秋輔傳揮徒 吞曰 隱公六年 九宋国而利之非恃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宋国而利之非恃許何以能越境而有其地乎然則十一年鄭莊會齊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 年鄭莊會齊魯入許之端已見於此矣 非分外示虛擊而國無實政可知矣の長蔥屬都而近許莊公外示虛擊而國無實政可知矣の長蔥屬都而近許莊公外亦虛擊而國無實政可知矣の長蔥屬都而近許莊公外亦虛擊而國無實政可知矣の長蔥屬都

無一救之者何也諸侯各為其私而不救又安望其討宋若夫鄭莊雅雄詐至於一色 不能保則棄舊對而失世子若夫鄭莊雅雄詐至於一色 不能保則棄舊對而失世子為大鄭莊雅雄詐至於一色 不能保則棄舊對而失世子為大鄭莊雅雄詐至於一色 不能保則棄舊對而失世子有其罪大矣然而團色經年如此之久而鄰那與團之師不能禁止於前又不能從討於後則擁虛位而抱空名何以為政於大下哉嗚呼積弱若此不二十年而鑄萬之役以為政於大下哉嗚呼積弱若此不二十年而鑄萬之役以為政於大下哉嗚呼積弱若此不二十年而鑄萬之役以為其罪大矣難在計至於一色 不能保則棄舊對而失世子有其罪大矣然而失義之罪大彼難自以為得志而不知其所喪實多矣

不能辭其咎矣 不能辭其咎矣 不明漠然無與坐視其緩攻之久而莫之恤柳豈仁人君所否為之和解而宋不從亦在我之應義無以喻諸人耳所否為之和解而宋不從亦在我之應義無以喻諸人耳所不肯有之盟不可與宋為難耶未知當月魯亦為之和改 輸干于魯則是與之相好矣而魯人之稅師不出豈以於既 取之後哉此所以爭戰相尋而禍亂且無己也 O鄭於既 取之後哉此所以爭戰相尋而禍亂且無己也 O鄭

瓜木犀条样毛 怎曰 催公六年 十二人周之来,遗导鄭馬依善鄭以勸來者猜懼不能况不禮馬の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馬周桓公言于王曰我鍁左傳曰冬京,師來告機公為之請雜於宋衞齊鄭禮也謝左傳曰冬京,師來告機公為之請雜於宋衞齊鄭禮也

彭山李氏曰叔姬者惠公之女伯姬之娣也以其母瞻故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鄭不米矣諸侯從王伐鄭傳 本 大柱氏曰為桓五年

贾氏曰 隱公厚于先君之女威禮而歸之如歸嫡之禮故高氏曰 娣亦書歸猜卷之二女降為內皆曰嬪城年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詩云韓侯乃歸媵之為言送也從也不與确俱行非禮也許慎曰輕范氏曰 权姬伯姬之娣至此歸者待年於父母之國六年為伯姬媵待年未及至是始歸县

書以刺之

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昭書亦以其吊蘇其常禮耳不然成公之為三國來媵弟 當不在伯姬歸宋之後哉歸媵雜後而不書可知以姬之 当來膝而不書歸夫哥齊膝女伯姬己歸宋其歸膝也易 書歸不為其運而為其盛禮匹編故矣但因事以考其弄 愛之而厚其 行春秋書之所以志其過也如叔姬之來养 以為或禮而歸之如歸橘之禮今親叔姬之歸與伯姬之 與細雖不合禮亦當略之而不書然而春秋必書者實氏 比而書恐未必然经婦之媵賤者也歸媵之事細事也暖 歸書法無異解可如其過厚矣此或权姫有淑徳故隱公 也今叔姬待年於宗國不與确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 古者請使一娶九女心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室亂源 **谕關李八曰胡停曰叔姬伯姬之梯非夫人也則何以書** 隱公母先君之女以不以為勝矣按此說不取賣氏說亦 也按胡修以不與确俱行為非禮之常是朱但謂春秋因 以別嫡庶之嫌也隱公於比其殆有二失歟の汪氏曰苟 女感禮則無妄之行不經既非所以重達始之道亦非所 而遲歸之愆亦自可見夫媵女待年則正嫡之行不備媵 於愛而故暖之也帶堯以二女嫁匹夫不為薄玄英直以 不然或确或滕自是侯女竟職之常凡充勝者不謂其薄

春秋解傳辨疑 非也叔姬之依紀廟而歸鄉因可謂賢然史氏於此直送 年葛紀叔姬歸于鄭二十九年書辛三十年書葬養皆可 计具後日之賢而志其歸聖人因是而筆之哉且莊下二 見其對矣何事書歸以賢之耶獨山蘇氏四書叔姬賢之 入于齊权姬錦之能處隱約全竟婦道故重錄之按此說 詳志之非僅為細事之不合禮書也然則叔姬之書歸重 齊人來勝瑜将制而濫內職之常是其所失非小不得不 不賢旨書賢而殿者則不當如天下之非御佐而贤者不 法黄贵與賢賢並重又每書要而及其貴者故青而賢與 可知矣騎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按此玩亦非也春秋之 獨可以發賢子如叔姬不歸宋國而歸于鄰以全婦道賢 **夫丘於接** 也若賢不得舊必黄 而後書是以位而茂德也小國無大 在思禮之過厚無以別補庶之殊耳豈其專為遲歸辨子 然公子結撥除人之婦失柳體而聚君命之重衛人晉人 耶当祖書歸恐只為其不與确俱行非有他義也回是不 婦則書成公之篇三國來展則書B書以其服細而略之 諸侯之女九勝于諸侯而謂其薄乎或曰滕雖賤歸滕雖 細事若不合禮法亦當書如壯十九年公子結滕陳人之 何氏曰接賤書者权姬有賢行紀為齊所滅紀李以節 找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 表 回 隱公七年

> 秋拜侍幹疑 是也人本贵而丧禮差減者亦書哀十二年孟子卒是也 本也己〇人雅賤而嫁禮過隆者必書此年叔姬歸于紀 事而自可知其騎何應本末之下明予激則春秋隨事見 次解导牌绳 晨日 隐分七年 LI有赞行使春秋不言其歸紀而但蓄紀叔姬歸于鄭考其 比特書者以其終不忘紀之五廟雖紀侯平而歸于鄭以多倫體內謂多倫體內謂分義之大故特書之當不為其賢也已與張氏曰勝不書分義之大故特書之當不為其賢也已與張氏曰勝不書 末必錄其本是以變例而特書之按此說亦非也叔 奉宗祀没其自而後心聖人以其賢可以属婦行將有其 無異於伯姬之歸紀蓋亦不無妨貴之嫌實有關於國家 其常斯可矣 股矣若夫小園之以事 接我者被難小園之大夫來為園 一直獨女子之有問我而否不見於經可知其志貴不志 春秋不一例人难暖 引 火 以明歸紀之匹倘為非禮再於非為其賢而持錄其 ķυ 之何日 書表可以 晨日 春秋之義贵如其青暖如其酸禮皆不失 .), 而有關於大義者亦書令叔姬歸紀 國大夫之事例夫服者之賢也然而 旭雖

膝侯卒

彭山李氏曰 式王 州府縣縣 封权編 滕姬姓本 侯爵國文王第十四子叔編之後 于滕 ē 杜氏曰 在沛 園 15 止縣東南公止在

王一而已可不名诸侯家也高得不名其不名者史夫之家氏曰春秋卒诸侯以名示諸侯之卒不得與天子等平

程子口

不名

史闕文也

哥北 侯宿男 景公襄二十八年公如楚葬原王勝郡境也問同盟也計非同方虽之盟成十年公如晋蘇縣即境也問同盟也計 往 註 胡 慢 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關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 班及而替不之恤 1 也ない 13 也楚南 之類是也古者那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强弱而有 縣侯書卒何以不葬怠於禮弱其若而不葬者膝 情 之球密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 ŧβ 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罪年同盟謂 豈非以其壞地禍小乎忽於禮而不

無加損馬存其卒關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銀不平非外春秋拜傳辨疑 卷四 隐公七年 省

茅堂胡

人司

膝於魯以近則鄰國也以親則同姓

也又親

九幹

自内銀不幹非內

写男国盟而亦不書名胡傳謂已通而不名者舊史失之九年之勝子或十四年之泰伯十六年之帳子昭五年定入年之為另莊三十一年之蘇伯傳二十三年之紀子宣而不同盟者五十二其不名者九人而己如此年之縣侯衛蘭李氏曰經卒諸侯百二十四其不名者十人而己卒来名明同至於方岳之下卒而不葬孫陵弱其

秋輔停鄉疑 辛無 不書日書名而又書韓矣說 見宣九年滕子卒下 成十六年之滕文公是也滕文之卒始書日戒悼項隱之 是也卒而不名又不葬者三比年之滕侯宣九年之滕子 数亦可務也卒而不日者二此年之縣侯宣九年之縣子 ② 膝君書卒者七惟此書縣侯餘則皆書子矣豈九年左傳 書卒此往會葬則書在書平不書葬者葬禮嗣馬故也然 弔 宿鲜杞則送逖之秦餘則無有不名者矣0彼來讣丧則 而葬禮班閥未必书禮亦嗣之意奏状之凡卒者必皆有 未通而名者有所證矣此通例也然不名者非徴弱之樣 樣 建 不則彼來計長而我若同聞史亦何必志其卒手〇 昭公平自此以後方知其猛而在位之年数可考世 卷回 隱公七年

夏城中北

左傳回夏城中北書不時也

為興築之樂乎即中止宜城亦非時使之義也特書以示為程姚氏曰周之夏夏之二三四月也比時農務方殿可

浅() 中 भं ℀ 止 李氏曰杜氏曰中止在那 則 在沂水之東其東為向其北 妣 非月日事故書具持 府沂州也詳見裏七年城費下今以水經考之 関二年齊遠之陽也距魯己将三百六十餘里不 珝 為即其南為都而西遊 臨沂縣東北 按照 沂

倩之且以满向之外應也其國都既又取紀年婁歌歌子為齊疆場之褒英故城以殺小 國而界於東夷隱公之時肆行無忌怒向服魯則入殺人因水道變遷誤記於水東耳〇中止近莒之地也莒知何緣有此遠色在界外子意者當連沂而勇祊之地而知何緣有此遠色在界外子意者當連沂而勇祊之地而

始作城無異,然後發泉城之獨苦百姓空虛團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然後發泉城之獨苦百姓空虛團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何氏曰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稍完之至令大崩他壞敗何氏曰以功重故書也當稍稍補完之正人以書以重書也公羊傳曰中止者何内之色也城中止何以書以重書也公羊傳曰中止者何内之色也城中止何以書以重書也

为而不敢盡也夸秋凡为役必奪重民力也力必以其時以其禮不敢妄與不得己而役之亦必節其則資其为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則資其为而用之於兵以敵愾禦侮非農非兵而勞民之

一月而周之正月也謂日至而畢則周之看不宜興土功何言龍見而成事則夏之九月而周之十一月也水昏正為之春正月乃夏之冬而左氏於城向諸防諸耶子陽中城於冬者皆曰書時延成南門亦曰不時何哉今考左城城防部固皆曰書時延成新作南門築鹿園皆曰書時天在成於城向諸防諸郡千陽中不蘇城郡和北及新延底新作南門築鹿園皆曰不時凡年代四内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北江氏曰內城二十三春城四夏城七冬城十二左傳於北

以力也故無事則資具力而用之於農以足食生財有事

臨川其氏曰君之資於民者資其力也民之報其君者報

用民力矣城中北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春秋輯傳辨疑 雪朵芦苇 於築量固以為遊觀之樂然徒特量以防寇而不修德收於築量固以為遊觀之樂學曰莊公三築畫未必為遊觀 之外侮而城諸耶宣公欲叛哥而城郭襄公聽南通之姦 討納糾之罪而淡珠文公既取須句備都而城部惠言人 黨范氏而比年城谷陽城西郭城毗城邾瑕智非義也况 謀假事難而城費因所靈之叛晉屢來侵伐而此年城成 於守國之末如極公懼齊鄭襲紀而城祝止莊公懼齊極 年城 毁泉量以彰先祖之慈築館以主雠人之婚而忘通丧之 圆旨是不時也夫不能內修德政以為保民之本而勞民 館三十一年築臺于秦文十六年毀泉臺成十八年築鹿 年城貫十五年城成郭定十二年隱師偽貫十三年茶蛇 年新作南門文七年城部哀五年城邾瑕写以春此城中 年新延庭三十一年等臺于郎三十二年城小敦傳二十 榷 潤園哀三年城啓陽四年城西貂皆以夏莊元年築王姫 "杞而私其母家亦非義也 0 桓十六年城向莊二十九 九 函 诸防文十三年城诸郭宣八年城平陽成四年城郭 築所新延鹿以 年城郎桓五年城祀北莊三十一年祭臺于許襄七 又可格! 郑城武城定公從伯令侵都惟而城中城侵叛晉 表四 隐公七年 埃子 至於會母悼城 虎牢以偏鄭會母平 示 牧養之奪作門觀以偕天子之制

矣城祭之事以時成通歷三月事畢而言之〇壯二十九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回 隐公七年 書籍按比號是矣但城與築役雖有大小然亦因制而異 其名故成其孀垣則書城館臺圖制非媽垣故不書城而 侍曰凡用功大曰城小曰築故館則書築臺則書祭園 或馆量周之完舊者宣亦 可言城手莊二十八年褒郁胡 城為力役之大者祭為力役之小者左傳謂已曰祭都 二十九書蔡者一比年城中北公羊侍曰以重書也蓋以 大小分以 是言之豈僅大小之 謂也若夫裝館裝量因為創始之事若因創始而書築則 秋楚业之役書城不書祭可知 比說不然觀定之方中之詩則楚止之為新造也明矣春 盗其色或亦非義敬信公會齊極存三亡國以與滅繼絕本之治不修而徒致信公會齊極存三七國以與滅繼絕 仲 是亦 郁特色之最 關李氏曰 孫茂會晉定城成周以蕃王空皆合於義而亦書之 農係之時定公益费以弱 年 亦 城 する **1.1** 中城裏十三年城防十九年城西郭城武城定六 城十四年城艺父及秀十五年成 其制 门舰 大小 胡傳曰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祭者创始也按 小者耳〇胡傳謂春秋之用民力難時 相 Ł 分矣但不知色亦可言城莊二十八千祭 類而從差別也春秋之於正都書城者 ¥S 調子惟城色與祭色對言則可專以 **\$**'] 캬 館臺園故不書祭而書作也由 私家事口造都賣以弱私家 儿書城者不必皆完舊之 "漆肾以冬修城

諸行事之驗數 之一聖人之重民力至矣觀春秋所書城祭之類其亦見 時與敬信節愛之內億並列又只擇可勞而勞之為五美 是為因政之常耳他或得時者未必合義得時而今義者 義亦書夫傷公修洋宮復聞宮義矣亦必時矣而不書以 和围政之常亦必書皆以重民力也の論語以使民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杜氏曰諸躬皆使執玉帛以相 左傳曰齊候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

存間

春秋拜傳辨疑 卷四 孔氏曰聘禮使者執主以致命来常加璧以致享享獻也 聘又献所以厚思惠也 隱公七年

之文其曰同母盖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 稱兄弟者罪其有 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賣 啖氏曰使使致問曰聘主人受之於南以重禮也 其簿灰恭之義改於事而春秋之情可見矣平者齊傳公 胡伴曰兄书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之也書盟書師師而 倭公私於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嫡等而裏 好弟也程代謂先儒謂好弟者盖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 公绌之遂成篡狱之 亦 馬鄭語來盟黑背師師旨罪其私也書云子弟弗念 褐故聖人於年表轉物變文書弟以

> 人於兄弟絕偏繁之私寫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 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數 與我民葬大派亂陳黃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盗殺 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大惟 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願矣秦鍼宋長智責其簿也仁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四 ,禮之篇 詳矣然古者諸侯問於天子之事則有邦文殷聘 倍公之不早辨也口聘者諸侯遣大夫通好與國見於儀 而失親親之義故特書其弟以貶之而著後日之禍始於 侯盖可知矣齊傳因火之盟處遣使于魯以結好忘君臣 之禮自隱公即位以来未嘗朝聘於天子以魯推之則諸 植庶之辨以咎無如篡弒之禍聖人以其過於偏愛之私 張氏曰親親之道尊其位重其禄非賢則不及以政齊僖 愛其弟聘尊致女交政鄰國一一 使之爱之之遇遂致礼 范氏曰穀梁傳曰諸侯之尊弟兄不得以屬通蓋以禮諸 侯絕眷而臣諸父記弟稱記弟則是申其私思也 隱公七年 主

ひく 子作經雖不逆計其後日之事然於其寵愛之通持書弟 汪氏口齊侯非不受其弟也送於其義故以受為害矣夫 疑為使後世之請是經者考無知篡裁之所由始則亦

之大義植同列之私黨故觀年之寫則凡春秋書聘可以

罕见故悉書以示譏馬野司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時者三魯以東禮之國受同列之朝聘而尊王之禮寥寥叛○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叛○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叛○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五始於弟年而終於慶叛○經書諸侯聘三十一齊聘者不能以悉斷思卒有無知之不言弟○齊僖公于夷仲牛不能以義斷思卒有無知之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許叔苓李紀李賢賢而稱字且知戒矣春秋書弟者十一許叔苓李紀李賢賢而稱字且

朝之禮則不可以為常事矣故悉書於策以見天王方伯朝之禮則不可以為常事矣故悉書於策以見天王方伯郡之中,在於野僧之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平得報在之來齊傳有志於知情矣然春秋之來齊景初立而有起於之來齊傳雜疑 泰內 健分七年 一套就野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於魯志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於魯莊之再來前時僅三至為亦以觀世道矣 二而齊聘僅三至為亦以觀世道矣 三而齊聘僅三至為亦以觀世道矣 三而齊聘僅三至為亦以觀世道矣 其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将或聘為二十 三而齊聘僅三至為亦以觀世道矣 其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時或禮養五 養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加禮於魯 其之邦交歲問中聘世朝此常事也春秋時或聘為二下 三而齊聘僅三至為亦可以觀世道矣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初齊猶明禮於魯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齊景都有合於中聘世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齊景不可之而有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亦以陳侯有寵變之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亦以陳侯有寵變之 其一本於爭伯也皆出於私情矣然春秋之,亦以陳侯有寵變之 其一本於爭伯之於為於,以原人不可入 其一本於事也。

周亦不敢修行聘禮故魯卿五如京師皆謂之如而未書徒之邦交殷相聘世相朝者其說非矣雖卿大夫以事適時人者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聘也界透以來之名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下門之名诸侯事天子之禮而諸侯不得以相朝也聘者下門此狗春秋之偕而立義非先王之正禮也又曰朝者朝事事而曲禮亦曰諸侯仗大夫問於諸侯曰聘其說非數曰其為大國專行可知矣然則儀禮有聘禮皆诸侯相與之為神傳報疑 卷四 1:2

冭 秋解傳轉疑 卷回 然論語所記執其事禮私親之號分明是行聘之事若古 詩信修整以著王室則為聘禮以相存問蓋亦情理所當 於列國意古者本有諸侯相聘之禮以同方藏之國相與 孔子非卿而聘為合制是以不見於經再若夫膝鄉諸小 聘者上可行於下下可 聘請請候使大夫來獻然則朝以朝天子聘亦聘天子是 懷諸侯之道曰 報諸侯之禮而謂禮為之說皆非必不可信蓋周禮王制 乃禮之常即有御來而小國之柳僅可比於大國之大夫 國未嘗書其來聘者宣旨不聘於大國蓋其聘禮使大夫 無比禮孔子豈敢拘君命而行典制所不當行者子但以 儀禮曲禮諸書之所言者歷有明徵不應為智妄孔子論 諸侯自 者其說亦非矣自漢儒附會禮經而春秋之精意遂隱故 書也或以其人微禮簡而不是書也或以其來之頻而不 韭 勝書也故春秋悉略之不然朝重於 聘小國諸侯之朝齊 者数数矣甚且或為之命丧或為之會葬宣獨無聊大夫 通好乎惟大園與敵國無論其同方族者與否而以重 八禮数人 相朝時而亦不知為犯禮也按此説以聘為天子 [3] 朝鸭以 初 平亦 頻矣故或以其得禮之常而不必 隱公七年 行於上也上下可通行而又何疑 時朱子註曰朝謂诸侯見於天子

言聘則

£

制所謂請侯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

春林样傳辨疑 李彭山 也則聘 於公 詳其聘而失之僭乃諱其以卿聘而過於泰也過於恭者 正禮故不以是為恭而略其解亦與如列國者一施之至 如不言聘盖略之也以其夷周於列園而非三年大聘之 義亦不同其以鄉聘列園者言如而不言聘誠諱之也非 基春秋之於諸聘何悉書之而不隱乎春秋而悉書諸聘 轫 未免為恥辱故但志其所往而已其以聊聘周者亦止言 辱公之事皆不書若列團以天子之禮待魯其辱公也實 之禮待魯而為此不情之過樂战且諸侯為右韓母諸如 未精弱所方結艾之 盟而加意修好宜收以天子待諸侯 聘自是大國之為恭於當非以君禮自居也盖魯於此 有齊無限之文非齊等之不聘魯也以其為伯主而不 臣 木豆 主公 重臣來是亦得禮之常而不書也分齊侯使其弟平永 來聘者必詳志之極文與伯止見魯那之如齊晉未見 朝者則無說馬今以內卿之如京師為例之彼謂以事 朝他國與朝王智書如某如京師者亦有諱之之別 レノ 亦諸侯相與之禮明矣若夫內之朝聘旨書如而 Ż 禮而非修又不可以諱也何為不書朝而亦止書 转以 钥が 女口 京 晨日 鄰國之書如為詳是矣而於如京師之不 魯不敢以替禮及王室也故云然若然則 師者亦為以事通周而非朝子夫公雄以 隱公七年

聘馬蓋 非 ź¥, 千豊 4 パ 書作 缒 佰 劉 事通 Z 式亦 ĮĮ. 衛而齊亦居之不疑矣傷二十八年盟于段土而晉始 並 垒 乃 而 大 $\hat{\eta}f'|J$ 之交聘亦當如聘 涛 钠 一件辞赴 围三狮 片 恁 2 始 公子友之 者哉况自莊十三年會于北杏而齊始伯至傷七年 行 رئة، 办 勃 셙 耳 修好於 亦以 聘之 木 承 故不書而公 亦可 柳贵戚之來 η, 那岁 下 木有 夫い 灶 朝齊友雨聘齊未見齊人之來聘為者伯主雖 聘不必 17. 諸侯之於天子 不書納 其常聘 华 绍 八國其所 驗泰至此此以知有魯之交聘蓋常有之 禮或亦不多使大夫况分腳予孟子曰天子 紛 不納王 輧 為天子報請 冶主 如齊若以鄉聘為常禮何為齊伯二十九 参口 諸侯不 於 见公 交馳於途而亦有所不給矣此豈理之 使大夫大聘不必使鄉故其常聘旨不 者未 484 484 子灰之雨如齊是以大聘於天子者 乎且天子至尊猶於諸侯有時聘之 使臣必殺於天子即或有小聘大聘)割 聘 子遂之如骨而亦未見骨人之來 隱公心年 刑 者則書之所以忘其非禮也便侯 177 始 竹午 而不書也若夫王朝之於侯團 吗 11, 下 侯之禮盡敢禮書而不從也哉 非 非 都之同方疾者為国不一即 聘 钠 **-** P 轫 ·使太夫太聘使师因禮之 1 則知不書聘者未始 王之正禮故亦略之而不 也說見十一年縣侯薛

表

春

祥之一 狘 秋解停弹 年是也此以結盟彼以致女此循轉無罪之鄰君彼 レル 之書。王 之 5 岩 建 也 Ż **塔矣二事異而義亦** ľ 聘 譏 泌 1 柳文地 不 枧 柳行為合 ż 一朝青而 他 伙 為不傻何 猪侯可知其品秩亦當如諸侯矣此即使元士行聘 뒥' 3 非機具時機具所以 聘未當有微 公卿人夫而 止当 裚 とス 视候大夫受地 其不恭而略之義則殊而不嫌於同解天可 티 灰肉 **★<u>掌</u>** 女ロ 出 可以 也日齊侯使其弟年來轉一比 即聘王朝亦言如者一則以其過恭而 骐 者大抵非常禮也此可知凡書聘者 後 分柳大夫 之貴而将下聘之王命哉 掎 不 隱公七年 不 可将命則以天下之人諸侯之象 前亡 视伯元士受地視子男亂其受 使聘者失其事耳若夫內 問恐方禮心不如是矣春秋 八年桓三 聘 經 133-147

秋公伐牝

張 , E 茂 柱盖 丧郑 九 楚 チ 典 Ŕ Ż ίt 智君大 ョ ,-ე ⅎ 不稱 擅 俟及大夫 دت 雨 ≠IJ 大 劃 夫 4 夫 スミ 火 j, þ بغب 周 自市 ŕή بتب Į∪ 含盟者十 考 者君 绑 桃 俟 いく 人而 者 特 1.10 낖 行 小 4 師 伐人 非義之甚也 者 ب 柳 伐 五 從 親 子來朝 · m 比而虚彼苟欲悦宋而忘 柳 故 君特 者六 鸹 候 不言帥 大夫伐邾者七 考六來會者一字 及大夫同舎者十 師の春秋

而魯之虐都愈甚比事以觀而罪自著矣年入邦以邦于來乃與郑交兵之終邦之事為不為不恭的緣乃與邾交好之終此年伐邾乃與邪交兵之始哀七一邾人伐我者三元年盟篾乃與邾交好之始哀二年盟不告非俄者也 大夫圉邾者| 及邾戰者| 公败邾師者大将而以 桓臣 大夫圉邾者| 及邾戰者| 公败邾師者者伐邾者| 及他 國伐邾者一李曰桓八年伐邾十七年者伐邾者| 及他 國伐邾者一李曰桓八年伐邾十七年

絕使之怒三國合黨同謀遂有十年伐宋之役矣此數國與宋衛好而終不如為鄭之深嗣是鄭有不王之責魯有亦姑順其意相與為此盟而已然鄭伯事亦甚恭齊難陽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汪氏曰凡伯周公之胤蓋世為王臣杜氏曰凡伯周卿士伯爵也 一人与一部的一部山李氏曰凡因例常山 一人

邦為宋討也杜氏註曰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為提

渝關孝氏曰左傳曰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代

見答失道基在 題之 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數之 禮廢絕王法所當治也不能正典刑而反聘之又不春秋釋傳辨疑 卷四 隱公七年 天 解問以懷撫諸侯乃常禮也春秋之時諸侯不修臣職朝理子曰周禮太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如理子曰周禮太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王法之行時如

必不银聘但本聞其鄉行而修大聘之禮也是以不見於公之重王李子以介弟之尊而下聘禮益濟矣隱倭之得為關李氏曰是年桓王之四年也公不朝觀於王罪莫大時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李子而聘宣寵篡弑矢聘猶可也以宰糾而聘桓以李子而聘宣寵篡弑矣不以言禮後而将下聘之命其為亂常者不過大夫猶可也率周公以三廬陵李氏曰春秋嘗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廬陵李氏曰春秋嘗王聘魯七始於此而終於宣十年凡

秋阵停琳获 太四 售公七年 垂天阵停琳获 太四 售公七年 朝乃臣子之常職外既不朝而然是有此用臣而使则居也寰内诸侯品秩亦與外侯因俱遇之是,他人们是特下聘之命豈所以崇朝廷而重爵位之为无等之尊使将下聘之命豈所以崇朝廷而重爵位之为无等之尊使将下聘之命豈所以崇朝廷而重爵位之为无等之尊使将下聘之命豈所以崇朝廷而重爵位之政夷其臣節之解此不得者我之所許矣然则何不為王是於恭而失之辱也大非春秋之所許矣然则何不為王是於恭而失之尊也大非春秋之所許矣然则何不為王是那以正天下也而又何可諱之哉且書恩之厚者愈此職其臣節之虧此尤春秋之所許矣然明何不為王是明以正明之事能此五年一朝乃臣子之常職分既不朝而經再天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乃臣子之常職分既不朝而經再天三年大聘五年一朝乃臣子之常職分既不朝而經

而王竟如比嗚吁君既不君又何怪其臣之不臣子國自處兵然則列國之於魯亦未聞有重聘之類如此者至矣曰王聘隱者二比年几年是也以此言之王竟以列泰秋牌傳辨疑 春四 怎么七年 丰

戎伐凡伯于楚止以歸

左傳四初我朝于周發幣十分卿凡伯那賓冬王便凡伯

李孫意如以歸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孔天內穀梁傳曰以歸猶愈於執也及昭十三年晉人執杜氏曰楚止衞地但言以歸非執也

钦坦

上諸侯無王也。 連師復不能為王敵愾春秋書之以見周室微弱夷狄慢家氏曰天子之使戎得以邀而伐之天子不命之討方伯泰秋拜傳鲜赴 芥肉 隱公七年 圭

節於後又當到論安在我直書其事於策罪自見矣若凡伯召怨于初而失地我 衛不能謹加 呵護坐视王臣為戎所俘而不救侯職縣程 姚氏曰戎伐凡伯罪不容誅然凡伯何人哉楚止何

戎赖私怨以兵泉劫之彼绢不念天子之命乎戎不足责胥之職特小遇耳今王臣街天子之命聘於望國遇衛而汪氏曰裔戎朝於天子王臣雖不以禮貌加之不過失象

春秋輯傳辨疑.....麦田 ほ公七年 氏亦以 者也城武軍父春秋智為當地而楚北與之連界魯人有 卜楚业者以地名人者也又漢志註云城武有楚北亭杜 里以唐志考之當在城武軍父西南武德中於此置載州 这而 A 為秋兵己至其南而衛又遠人其北即妻之衛止帝止一 衙欲逸都謀利地而远去故都越境偏安於曹國之東 乎文公既為避狄而邊楚止則後日或公之邊南止亦 不救矣若是則定之方中作楚宮也其許何以列於鄰 為衛事耳殊不知齊因衛人不服兼衛不圖扶入衛 國政也常止人在楚止西北歷曹漢諸州而後至何 為楚北在漸 1 城 御楚北 之說則 **候城武縣西** 因齊書城形宜此及衛而遂 南則為尊地可知矣馬

> 春秋解傳辨疑 秋拜停辨疑 表四 医公七年 垂 公時既禁三量以候望而今又城楚止以偏之或自此不 為地據杜氏所謂在城武縣西南則信拿地非衙地矣無 敢為忠矣按楚止者先儒旨以為衛地獨李彭山 實常或界隱七年或伐凡伯于楚北即其地也是将曹宋 方蛭未有警馬其必喜以備或而城徼夫魯之於戎在莊 街馬天扶之人衛本未嘗滅何封之有城楚北魯事也故 指而今不可詳矣左氏不得其得亦曰諸侯城楚止而封 中盖美帝先者之賢者而篡人都展耳不然則外別有所 離宮也意者皆之先君當築宮於此以為肋農之所故時 人稱之曰東心寒淵非咸世賢君豈易及此然則定之方 風 內詞書亦何預於諸侯哉夫楚止在曹衛之間而因南 ĦĮ: ıع) JŁ ناز۔ 非街 詩也益裏公竟于楚宮則楚宮乃魯之 いし 是為

杜元凱以為衛地非也蓋楚止在令曹州曹縣東南五十

重王使謹臣禮哉修二年城楚此季彭山又曰楚此魯地

能最兵防衛以導凡伯出疆而使戎得伐之以歸亦豈知

渝關李氏回彰山李氏回楚北在我面北其西南漢置已

以戎姓得名也則楚止本喜地而近戎者也隱分不

特無大子而亦無諸夏矣後此定王之世草裏公轉楚而

道于陳則

微弱益甚與勝茗小園無以異矣

o 經書我伐著其率兵徒之象凌虐王人是横行中國不

视王臣之侍于我而不能敢忠尊君之義安在哉

街

坐

坁

悬

經 133-150

奈定之方中之詩所謂楚宮楚室者正與春秋城楚北

安得美先君之詩而篡入他國手意者城武西南之楚止

在比而彭山遂堅認為夢地耳左傳曰諸侯城楚北而封

馬剛

楚业之

係衛地明矣左氏生在春秋不應學術之

不

若以

左氏之言衛地不可信則後世七言城武

念不可信矣又定之方中之詩明白可據今舍明

式後世傳說之誤又或後世別立之 名同楚止杜氏照引

合不可以善有楚宮遂疑此詩為魯詩也夫魯本無風又

春秋 名同而地其也如衛詩言楚宮魯亦有楚宮楚宮有同稱象耳一說楚丘魯地也衛地別 有楚丘在河東與魯楚丘然則楚北本衛地蓋在河東帝北北但未知其里數之多 至彼地乎始從舊說以此為衛地可也說又見傳二年城 城之衛楚止也按衛既則有一楚止又安能必戎之不能 執謂楚止無雨 其一也具不敢衛者惡懿公其封衛者恤文公二事自 村目 台 解傳辨疑 獨而失聖人之經意也可乎我且齊極公存三亡國衛 可 楚业 若因 "根之詩章而信沿 羊無定之地名因是以誣當年之 近我意凡伯被伐之地是為為楚止非諸侯所 其不救衛而遂必其未嘗城衛都也亦己囚矣 卷四 地乎益儿地之異國而同名者甚多季彭 隐公七年

徒业傷三十一年街邊子市业下

备杜伦教 治盟辛巴及陳侯盟亦知桓之将副也年八年次都祭人 伯 鄉左傳回陳及鄭平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治盟子申及鄭 3)] (1) 侍郭分子忍在王所 如忘没伯 日五父必不免不粉盟矣鄭良佐如陳 故陳侯請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李氏曰 以至出命傳 鄭之此欲平陳者亦以孤宋之黨也己而又

姻 陳鄭之堂 盖固矣

年春宋公衛侯遇于 重

た 傳曰春齊侯將平宋衛有會期宋公以幣請于衛請先

相見衛侯許之故遇于大业

以其界在衛南故杜氏誤以為衛地耳 兖州府馬州曹縣北三十里第曹地當宋衛之間者也 杜氏曰重衛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重亭按句陽城在今 彭山李氏曰重一名犬业即桓元年公拿鄭伯于重之處

所惡也 張氏曰重近魯地私交以植黨無諸侯相見之禮春秋之

泰秋鲜得辨疑 卷回 隐分八年 鄭伐戴之師又二國為黨以仇鄭則宋衞此謀蓋有志於 之蓋鄭之怨衛因公孫滑宋之怨鄭因公子馮其說似有 耳豆真有平宋之本心敏 從齊軍而無意於釋鄉城也所信亦不過假比以求諸侯 据然考之於經後此瓦屋止三國參盟而不及鄭十年入 廬陵李氏曰重之遇左氏以為宋衛有怨于鄭而齊欲平

請先相見是必衛侯已許其平而宋公猶未賢言不欲平 渝關李氏曰齊侯欲平宋衛于鄭彼宋衛者欲平則從之 必不可解相與謀夫謝齊而絕鄭者且或謀大何以病鄭 也特以无相見為請欲為此遇以面謀耳盖必白其鄭怨 不欲平則謝之可也何為有此遇乎曰宋公以幣請于衛 义至者也既遇于重义即謝齊而絕鄭矣郭人知其不 齊何以閱齊鄭之交何以防齊鄭之梅比皆情勢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回 比謀實出於宋公故鄭伯怨宋獨深後來伐宋而不伐衛林稱傳辨疑 卷四 假以少出 三卖 以挽之街侵於此又悉於宋公之謀相與謝齊而絕鄭耳 遇也宋公實為之意衛侯已許相平之約宋公特請此遇 桁以為参盟也則是比遇正以謀參盟矣或未必然の是 與盟瓦屋又何疑於此遇之有他誤乎陳氏曰宋衛之遇 後則終放平之也然家衛有意從虧終亦不欲釋節恐故 左侍有卒平宋街于鄭之記曰卒平便见此平之未成而 子竊意民屋之盟乃前侯又欲平宋衛與此非一事也故 齊何為瓦屋之盟運至秋七月又行其途而至周地與盟 然齊侯将平宋衛有會期會期想亦不遠若此特本書謝 欲平故歸防之使至尊廷恐不俟瓦屋之盟始絕鄭也不 隱八八年

三月鄭伯使宛來歸初

得無以此故欺

杜氏曰冠鄭大夫不書氏表賜族初鄭色在那班質縣東

鄭遠控為難則東以與事以利何為之術也 固不足以離宋黨故後以初結之初田近魯魯所欲得而 州說見襄七年城費下〇前午鄭雞納平于魯而交猶未 彭山李氏曰杜氏謂被在那那實縣東南按實縣分屬沂 渝關李氏曰左傳曰鄭伯詩釋表山之祀而祀問公以泰

春秋解侍辩疑 卷曰 队解停阵疑 卷日 隱分八年 走也固已觊觎許田矣特以方求結于曾故姑後之配而桓 莊之所獲者已多矣嗣後桓公以篡乱而立鄭伯乃東其 用而代来围敢宋師取宋色又相與入許而益鄭地是鄭 宋公衛侯遇于重相與絕鄰而不肯平鄭伯於是歸初以 或亦不然去 年公伐 邦為宋討也魯于宋好猶未絕今春 化言而謂之鄭其就是矣但謂此時便有凱龍許田之意 船齊蓋欲国曾之交以間宋也夫 野之者所以鲜之也初 謂之易也按召氏不信左傳以初易許之說謂其以雨事 所好者意自有在隱公藏於利而隨其術中於是卒為鄭 近於魯而與鄭遠鄭伯棄此遥遠不急之地以投學人之 分篡立於是要其許田始取償于魯左氏以其事比言而 年輪平則的之以言今來歸枋則唱之以利雖然其歸枋 易許經文未見以防易許之事是時鄭結魯非學結鄭前 相易也者故左傳誤言之耳の水嘉呂氏曰左氏言以初 我且歸枋本非易許田後朱假許田於桓公雨事此言若 周公 魯朝宿地爾不應又立周公廟而祀之也然則許田本無 泰山未嘗封鄭鄭亦不得祀泰山也周公廟自在魯許田 說誤矣禮諸侯祭其封内山川又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 山之 转易许田三 月鄭伯使定来歸枋不祀泰山也按此 廟鄭伯本不祀泰山何謂詩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

春秋解傳解疑 平之 其時事而各言之〇胡傳又曰 为 宿之地如皆有為盡大子之部不足為其北矣宣王以鄭 火犀界岸是 感回 医公八年 一天不分前朝宿之地又六年王乃特巡诸侯各朝於方 由 兵未易許也按比說蓋狗左傳以為言也使果如此別翰 計 之色矣按此說謂許田為曹朝宿之地是成王所以賜周 伯 能 相易何以不可乎用是見鄭有無君之心而謂天王不復 母弟 之旁不及為其色矣材近於魯許都於鄭各以其近者 皆有是乎成王以周公有大動勞故特易之許四為朝 是 地 P.P 請 巡行矣用是見鄭有無親之心而敢與人以先祖所受 者信有之詩所謂 者以言 当井 於為山之旁有湯冰之色請侯於王畿之內方成之 特既言以初易許田 垼 之事若許其詩恐無彼先與我我則緩於與彼之理 許 治水之色是宣王所以赐弟友者恐未可信李彭山 以初易許之說不足信而輸干歸務假許田當因 熟親故特賜之祐田為湯派之色如皆有鳥蓋泰 ØP. 許田又何為逢之四年而且以璧假之耶 桶 請之矣未入地也至是來歸初者其地院 朔 上上 表四 璧假 1=7 郭 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是也其以初 隐公 人之而由 伯 何為建之二年始歸初 放以泰山之初易許田前此来 周制六年五服一朝故於 致具恭孰 弱比 時便 有易

卷秋阵停痹疑 卷回 内語 畿内 ス安 者果以 湯沐之色其所以特存此地者或不僅供湯沐用蓋天于 沐色是湯沐之色天子亦有之盖古者天子時巡底方英 其實矣意者防為天子湯沐之色如漢高祖以沛 湯沐之色乎後來邊國新鄭維受實討然其會方茲也亦 此說 之地 之下此修杂望之禮自當沐浴潔齊以致其敢於是乎有 賜之非為親也先王時所謂慶以地者此亦其一端 重炳諸侯也此可見枋為天子祭泰山之色但不知當日 友之 行侍從頗多亦須資其所出以備人馬果勢之贯不欲 \$P\$ \$1 隐分八年 包拿高微而不曾拿岱挺故以行為論功而賜之色者失 為司徒本事泰山坊色之城後果天子不巡将鄭人逐 礽 侯與幾外諸侯之受罰封者且不同何自而有泰山 之論鄭色亦不然盖宣王賜友永色於鄭本在西周 之地彼西方幾外諸侯止當會同於華我耳灰為畿 得有此湯沐之色乎季彭山又曰魯有許田為朝宿 鄭有初田為湯沐之邑本以其上世有功於王室而 計也若夫諸侯之有功者亦難定其清沐之有無矣 祐 湯外稱之否即漢高祖之湯沐色或亦不為巡狩 徒封也由是言之是食米於鄭之時猶未實到鄭 礼刀 為天子之色何以為郭有也意者鄭桓公武公相 封本以王子食米幾內而都都之邊則因其子 隐公八 為已湯 數按

可問哉不去不復能巡狩政敢棄地以營私其心尚尤甚彼必謂天子不復能巡狩政敢棄地以營私其三也為已有已太不可今且以天子之地私與諸人其無王也沒為己有實非鄭先君所受討地也夫鄭以天子之地沒沒為己有實非鄭先君所受討地也夫鄭以天子之地沒

庚寅我入祊

張氏曰此因鄭之歸找便吏治其地政而主有之也書入

者逆詞

鄭之歸唐之入其罪均也 高氏曰孟子謂子吟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吟胡傳曰入者不順之辭義不可而強入之也

纳于彼而為人有也通經之中惟此二入是一例年我入訪納於我而為已有也莊三年紀季以鄭入于齊衛閱李氏曰此入字與用兵之人不同入者收納之義此春秋轉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牛 早

夏六月已亥蔡侯考父卒

滥矣。茶宣公在位三十五年卒于封人立是為桓公渝關李氏曰蔡與魯非同方截國然而訃華智及馬那交

辛亥宿男辛

渝關李氏曰此年宿男卒後不復見宿男矣莊十年宋人不名 滕同伐秦而成十六 年滕子卒不名皆史失之汪氏曰宿男元年同盟而卒不名紀與魯結昏而成公卒

是孔子追宿後亦不復見宿矣意者宿已屬家而與意紀是以不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于经有合子经有合子提出于瓦屋采衛卒不與鄭平如是方代教育以行之後秋會于温出于瓦屋采衛卒不與鄭門之後等日此傳必有誤當云齊人欲卒平宋衛于鄭以左傳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左傳曰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温盟于瓦屋以釋東

D. 子温盟于反复會盟不得相違温是周地知氏屈亦周地子温盟于反复會盟不得相違温是周地知氏屈求局地者以其會孔氏 曰杜氏曰 瓦屋周地瓦屋改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

膀珠哉是盟也關於世道升降之機尤不細也刑牲歃血科相要結於畿甸之近境其蔑视王室之罪可春秋拜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水嘉吕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水嘉吕氏曰瓦屋周地也三國會于此既不入覲于王而

高氏曰諸侯自相盟王法所不容况京師近地而三國敢

盟于此故詳其日以謹之

絕也其記精矣然鄭莊国挾齊以自張齊傷亦資鄭以料氏屋之盟宋衛雖屈於齊而終不與鄭平也程子曰與鄭皆以張弱為進退齊最強宋衛次六鄭則小國也傳曰宋在與何也盖宋衛公鄭之誤未息故也大抵列國之公爭應陵李氏曰太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廬陵李氏曰太屋之盟左氏以為齊卒平宋衛于鄭而鄭

桓公之創伯肾原於此矣是齊侯陽尊宋人而陰固鄭黨宋衛不悟而僖襄之小伯是齊侯陽尊宋人而陰固鄭黨宋衞不悟而僖襄之小伯合故氏垕雖以王爵尊宋而明年不王之罪又發於鄭人

者有矣其未至於交質子猶有不信者為春秋謹參盟甚

不青與鄭絕也汪凡四比後齊鄭代宋入哪入許則宋雖欲經鄭而齊終

春秋解傳轉疑 卷內 隱公八年 聖小人平日指天日為誓他日臨小利害不1 引手教反擠好會防之後伐宋取色视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年會防之後伐宋取色视今日盟誓之言不復顧忌比諸明也正可因比為講信修睦之事成編民息腐之圖而明以示明信然來殤王者之後齊傳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以示明信然來殤王者之後齊傳東方大國衛亦北州大

毅学傅曰其日何也諸侯之參盟於是始故謹而日之也而又書日以謹之所以傷世變也之不石者正相似也嗚乎春秋於民屋之盟列數三君

堡盟也不待會同其私約也不由天子口血未轧而渝盟合於天子亦聖人待衷世之意爾德又下衷諸侯放恣其思常設司盟掌盟載之法凡邦國有疑則請盟于會同聽之俗成民不立矣春秋華薄從忠於參盟書日謹其始也然後有祖盟盟盟順而約劑亂然後有菸質子至是傾危期傳曰大道隱而家天下然後有誥誓忠信簿而人心疑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子不及二伯

之積地 東之盟七國入王城而王卿如王子虎者亦與烏此長屋 魯盟各於其境今之長屋乃在周地無王之迹彰矣故翟 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馬此參盟之積也前此 國而王朝之元老如劉文公亦與馬此參盟之積也前此 陳氏曰諸侯初參盟也有參盟然後有主盟岳 胥命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蝕 胥命以信待人而不疑也蓋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蝕

以鄭伯在京師不欲朝王而與鄭伯相見也齊侯悅其從為難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春秋輔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春秋輔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春秋輔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春秋輔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里衛山與盟乎以為齊侯往朝王而約二君於此何不於中所監修於王都之人不應輕身於齊而遠求之也然則會於温於和鄭然迫於齊侯之義命不得不降心以赴約而有此於和鄭然迫於齊侯之義命不得不降心以赴約而有此於和鄭然直於直上之禮前不過於百人之不應輕身於齊而遠求之也然則至之禮前不為和鄭然自於四人不應輕身於明王亦以朝王之禮前不為和鄭然自在京師不欲朝王而與鄭伯祖見也所為所其後而遠至為輔傳辨疑 卷四 隱公八年 聖

聖人無此意也 参盟之 視離盟非法 尤是則於此馬達始而書日不可謂 之始若夫書日以謹之高氏責其近京師也此義較長然 于宿亦参盟矣不似此盟皆諸侯也故先儒以此為参盟 ح 而枯與之盟既與盟而二君遂返國矣元年及宋人盟

八月茶茶宣公

杜氏曰三月而葬述

程子曰諸侯五月而葬不及期簡也

依賴傳辨疑 卷四 隐公八年 罱归而葬者盖古者葬期即以其卒之月爲一月不以叵月 渝關李氏曰茶宣公六月卒至此方兩月耳杜氏以為三

三十日計而越南月為三月不必九十日越四月為五月 不必一百五十日也考諸經之五月而詳考可見矣

得有丙戌利則八月不 鄉左傳曰八月丙成鄭伯以齊人朝王在氏日上有七月

賓欲齊使盡臣職也不過假以大義示恭順欲為顧園重 真能盡臣職者故太秋沒之而不書不然經於諸侯之會 其罪又或欲以能致虧侯為功冀得周政而挾天子以令 渝關李氏曰明年左傳曰宋公不王鄭伯為王左卿士以 清侯 其心不可 测兵齊佐隆其術中而始終為鄭用亦非 王命封之伐宋觀於比則知此 年鄭伯之以齊人朝王非

> 天下臣子勸哉或曰朝王臣子之性節也可以不書然當 盟皆書亦侯朝王魯人未有不知者何不書以褒之而為 禮既廢之日而獨朝王不可以為恒節而略之矣此以 春秋之不書別有旨也夫

九月辛卯公及艺人盟于淳東

山又東南逕東莞縣故城西縣故鄆也張氏曰浮來茗地 那都永莞縣水經註曰沂水東逕盖故城南又東逐浮來 杜 彭山李氏曰浮来山名一統志在艺州西三十里溪屬那 氏以為紀色非矣

盟以求後春秋解傳辨疑 高氏內苔雞小國入向伐杞其力指能及他人故公結 養司 隐公八年 嵳

程子曰都國之交講信修睦可也安用盟為分屈已與臣

盟義非安也

稱物平花之謂手太卑而可踰非陳德安 获多益寡稱物平施屈千乗之尊下與小圈之大夫盟豈 不可喻隱公可謂謙矣何以議之為失禮曰謙亨君子以 胡侍日小園之人而公與盟失禮也易曰議為而光平而

無道加於公也與小國之大夫為盟則不詳公以公自欲 與之為盟非彼小國之大夫要公必欲為此盟也齊高係 家氏四凡公與供園之大夫為盟不書公及諱強國之以

而盟小國之臣議而不中於禮者也晉處父孫國之大夫也答人小國之大夫也以望國之石

嫇

書在秋事末而無月隱五年及此年皆書在九月事末夫谕關李氏曰書螟者三隱五年比年莊六年是也莊六年後螟食苗心蟲無所不食其為災也輕輕而螽重春秋之為民曰書螟者三隱二莊一螽十有一桓一餘皆傳公之為子曰為災也民以食為命故有災必書

月是亦係在秋事未不止九月有災也比記亦適可並存一説蟲災書時而無月者災不止|月隱二螟雖書於九周九月夏之七月也農稼將成而有災其所全者亦寡矣

. .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

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色亦如之分命以字為展為秋輔傳辨疑 卷四 隐公八牛 墨天子建德因生以赐牲胙之土而命之氏诸侯以字為谥左傳曰無駭卒羽父請諡與族公問族於农仲农仲對曰

佟

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舜以下猶姓魏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魏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為庶人時居於姓謂若舜由媽內故陳為媽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陳姓謂若舜由媽內故陳為媽姓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陳北氏曰杜氏曰天子立有德以為諸侯因其所由生以賜

春秋解傳辨疑 卷四 医公八年 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京則云義族 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寫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 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 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底姓者以始祖為正姓高 時姓賜族為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久之姓 祖為庶姓亦氏族之別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東之 族非後人人賜也母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 哲氏逐癣狗入于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為氏氏族一 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與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 唯外姓妈满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 辈周代尚文欲令子猴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 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牲况餘人哉因當從其父耳黄 而成軍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摘家也傳稱盟與子 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底姓別於上 各自立氏禮記大傳繁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婚姻不通 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為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 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姓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 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 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舊亦與賜姓曰楊命氏曰陳

春秋拜侍郑疑 卷四 隱公八年 晃之将滅自引其族為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為之非復 君赐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給承具本未取其別故 二者百可以為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 曰姜者黄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赐伯夷史化為| 稱炎帝姓姜則伯夷交命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不賜姓 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百姓萬姓未必皆君賜也晉語 通也然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李為長幼之字 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 姓之祖耳非侵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絕不是因黃帝俊 者為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為王張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 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好處秦 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輩扶柔前 異也卿乃賜族有雖為卿竟不賜族者明父為無帳請族 知其智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智生立華氏知其恐後不 之世有戶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 賜也眾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非上命氏據諸侯言 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為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赐春秋 姓盖亦自氏祖字其其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禄不盡

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 君賜也〇死後賜於乃是正

出自時君之命也藏氏稱孫展氏不稱孫然則稱孫與不

杜氏曰無駭為展氏卒而後賜氏故不書氏世界主極郭七穆之類氏和宋載氏衛育氏之類有相當三極郭七穆之類氏如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色汪氏李孫之類是也關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色汪氏疾則稱名無駭挾之類是也已賜族則稱簽如仲張权殊其孫也而為太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表賜其孫也而為太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表賜其孫也而為太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表賜其孫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

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也説垟彼华震廟下0 胡傳曰

渝蘭李氏曰無駭字展後賜為展氏諡曰夷故稱為夷伯

春秋 矣按此 六 故限與扶旨書名耳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族或以字 稱族古者置卿此求賢德不以世官春秋之初稱為近古 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己賜族而使之世為大夫則 易呈理也哉觀春秋所書而是非之迹者矣治亂之效明 圴 則不然親果仲之所對是古人己有賜族之典孔氏謂有 德而官人以德不以世未有賜族而即使之世為大夫者 料得辨疑 請侯世其禄而不嗣然則諸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 柳分骨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按禮天子寰 以猛或以官或以色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夢 功 德宜世事祀者方始賜之是古人界之世禄以報功 說 論世 卷四 卿之弊信矣但謂賜族者使之世為大夫 隱公八年

與也認詳一年無够帥師入極下立况其他子觀展氏之後不為御可知賜族之與世官無立况其他子觀展氏之後不為御可知賜族之與世官無氏其後不見於經難以柳下惠傳禽之贤臧文仲且不與廷耶然則世卿之非禮自是後世之濫觴無駿雞令為展若伏之世為大夫歷數傳而賜族者浙多不幾卿佐滿朝若仗之世為大夫歷數傳而賜族者浙多不幾卿佐滿朝

九年年年至 三日 德公八年

經 133-159

÷

£ 使 南 李 來 聘

李颜际 亲鳳 麻料 升 劉經過

呆 傅 李 Ö 聘 Œ 1 0 あ 也 弋 聘 李 字南 諸 俟 非 仲 之後 正 也 天子大夫心

恭秋解傳拜疑 禮馬 聘五 諭 胡 諸 隱公 年一 侯 者消 19 淵 間禮梭 Pp 洌 亚. 成江周 位 天 卷主 也 片禮 古問聘 九 子 行 五 隱公九年 一年於此而史策不書遣使如周則 於諸 者 诸者 倭亦 請 王 候 謂無 存常 者待 俟 於天子 不 內諸侯有時 可 肖之屬而表果 以若是恝故 ۲C 年一小聘三年一大 聘 いく 市、 仲 結 有 何 好 聘 情 問之 足 獨言 [4]

遣使 爵再 易自年权 慢 京然孩年于 聘 命方字之 不 印教药水 王 臣無亦又孫 所可 事事文符者 Ŀ 聘馬 不 朝 亦 知事喪九正二 ホ 其 剕 一十家矣 書 斯 削 又五叔牛年二 いく 其 1 放孟孫公 十 馬楊得孫 卿 為 天 + 地如 京 Æ. 不 戈口 來又姓日拉大 隱公 正 師 聘之文相生夫 乎 刖 是未 者捉爵削地可 者 加二九女口 經 書 · 當朝也一 公 如 年曾 原本 年 日 別 天下 本 日 八 年 年 日 八 年 年 日 川 天 下 本 日 川 天 下 十 京 大妻ニナ BP 杏 ئىر イ ЯÜ 剸 牧四遂信三成 不年文:年十 10年11大王南諸 則 11 收自元年李侯 别 3年17日总 不业 我权元士 朝 果具

韩月子

る十1倍

湄

华

者

李三子十

錫

命

他

邦

及

齊

晋

大

囡

又

可

世

最数

隱不克終桓員大惡不善之積盖有由

己馬爾 夏矣 紅. 大 共 夫 安 原 끘 得 肾 乎 不 自 启 自 天王 乏 辞 上 俟 失威福之柄也春秋於此盖有 下 出 2 乎 分 諸 易矣陪臣 倭 之 ふ 泛 轨 女口 国 υt 命夷伙 妏 事安 剖 不、 걤 ス、

詩 啦 慶陵李氏 圈 佞 侯义 义 Ė 常 [6])收 喜 門 ョ 而 致 いス 月 僧以 教 輸 禮天 渠 諸 氏 補 子 候 則深究夫春秋王聘之失不可 之志 請 炿 侯之災蓋周禮乃古者王室 聘 毼 いく 版以 結 誻 交請候之福賀慶 侯之 好般 烟以 除 親

李 預八 周 仙 雜 不 汪 行 高 精体 凡 於 右 丈 ·ħη **ぶ** 頻 4 氼 不 Ð 王 13 **オ**、 儿 义 仌 Ĭ 127 於平王 肖而 隱公十 隱公 垄 £ 辨 前 君 剋 泰 不 介 劃 年 2 18 , fin 秋 絘 岩 行 凡 武氏子來求 購又不奔喪會葬及桓王 奄然 年之間幸垣儿伯南季三至曾庭以曾 Ā 何 李 立 詳 親 復 伯 既 2 使有 باز 造 Ł 土 來 烕 不 使之來學請者自 党 æ 聘而 外 東命于周 E 出 京 £ 公 李來聘又不見答失道甚矣 會諸侯 戎 臣 **不** 2. 師 之两 師李但日 明尊王之義而朝聘之 九颗 年 伐 辛啞 之請 無未 耶春秋録王臣之聘 聘接滕薛之族朝終 青晌之 二祭伯接踵 候莫有效 知 隱公之罪矣 沿庭 £. 茍 徨 12 共 Pp 2 惟 幻

渝關李氏曰 春 秋之初 ا الا 此此君子之所深憂也

月癸酉大

震雷也審者雷之光也

孔氏曰河圖云陰陽相薄為雷陰激陽為電

高氏口 大 祈 震電者大雨而又震電也比稱大者皆非

公羊俸日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斯也

何 其雉 大日 周之三 月夏之正 月雨當水雪雞下雷電間於地 ሳ往 電水可見而大而震電此陽氣大失其節也

歷 五 隱公九年 三日者月歷月各時思時者如白文為異

春秋拜侍辨廷 之 災異一日者日 養五

之劈恐僖十五年震寒白之廟是劈恐破之雷之甚者為 :前 《剧学氏口孔氏曰説文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别震是電

震按易口震為雷是凡雷皆可謂之震不止勞悉也惟震

夷伯之廟乃是劈應破之劈應亦雷耳但必以問應為震 兵耳當建寅之月雷未可出

,Fŋ

出即輕雷亦失其常

宣必雷之 基者 而後為果乎

囫

宣城 柚 弋 vĐ 雪凝雨 也大戴禮天地積陰温則為雨寒則

戊日 説 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

> 旣 見兩 下雪稱雨雪 從天下 Ħ 者 团 砂 ۲٠٠ ,To 言之 雨 鑫亦稱為兩

公羊傳日何以書 記異

正 製果件日八日之間再有大學陰陽循行故謹而日之也 停日 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 雷電者陽精之發四雪者陰氣之凝周三月夏之 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

雷己 出電已見則写不常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殺也夫

秋鲜停辞疑 卷五 怎公几年 勾書雖不言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惟明于天人相感之際響 陰陽運動有常而無成几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 陰氣縱公子彈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春秋災異公

應之理則見聖人所書之 意矣

春秋辑傅辞疑 卷五

置于日 國家將有失道之敢而天先出災異以雄告之不 知自 7省又出 性 異以警惧之尚 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

發序陳氏口程 天心仁愛人 君 于田天本無成皆人事召之家山謂春秋 ,Fo 欲 止 其亂此

而天之怒實無弗應也胡氏曰父母有因子而愁者有為 矣乃怒子初不能到于後天之權不足以行其意乎怒為 不書應忍或不驗則上懈心由是二就也天改為人主感 他事致然者人子承之想不可以不敬斯言也知天哉 人事發則有異必應怒不為人事發雖有他應人因果知

春秋賴傳拜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五 作馬伊誰之咎哉。春秋不言事應不必言而亦不可言 也書雨雪一桓八年冬十月而己周之十月夏之八月也 書大雨 雪二此 年三月既大雨 震電而又大雨雪異兵倍 莫能測者但可詳法其發以示人以見無人無事不可不 十年冬大雨雪周之冬時未當大雨雪而大雪馬是亦品 書漢儒傳其説而不達其理故所言多妄旨哉言乎〇經 固有或應於近或應於遠或應於一事或應於他端而皆 ئە 智求天者也拘牽附會非鑿則然故程子曰春秋災異必 致做耳若必曰此事得此應彼事得從應是皆以私意小 安隱公於此恐惧修省勤思所以研變之方猶慮其不速 顧刀馬 假弗戒内政不 修外事愈暴不三载而鍾巫之難 沿何其除而莫覺天於是乎以變異隻示之其告戒也顧 雪尤異矣隱公自改元以來反德之事不一而好人在旁 从之将其所傷害者猶少是知春秋之意盖以具書非 災書也蓋三月而太兩震電異矣既大雨震電而又大雨 可為災乎雖大雨大雨雪未必無被其災者然當萬物未 谕關季氏曰此二者皆異也程子皆以為災然則處電亦 月亦 何也天地大矣天地之大其用無方其災祥之必應也 不 當雨 雪故雨雪不必大而即為異也經惟此年

六月雨乃以喜雨而得書又不可以災異論矣秋實指其货而書之故不曰大雨而曰大水若夫僖三年于夏秋之特不足為異惟雨 精于地而成大水朋為炎春于夏秋之特不足為異惟雨 精于地而成大水朋為炎春三月書大雨其書大水 凡凡在夏者一在秋者八盖火雨

拔卒

大笑 王氏曰 凡爵未至大夫 謂之 後者不列于春秋芍列則七王氏曰 凡爵未至大夫 謂之 後者不列于春秋芍列則七杜氏曰 挾魯大夫 未 賜族

简易盖火夫之得氏族者亦寡矣春秋拜停辨疑 巷五 隐公九年 六春秋拜停辨疑 巷五 隐公九年 六無脏卒此年挟卒皆止番名而已無駭腸展氏而挟則無渐關李氏曰吞秋之初為犬夫者循無世族之弊故去年

夏城郎

彭山李氏曰郎魯南鄙地鄭漁仲曰單州魚臺縣舊有左傳曰夏城郎書不時也

郎亭按魚臺个屬克州府蓋近米之地也

者故城郎以佛之高氏田魯自受材之後将為鄭代宋又恐他國之議其後

馬則越禮而非制矣凡土功龍見而戒事火見而致用水三國之一邑無百雄之城制也魯嘗城賣城郁其後復堕胡傳曰城者樂暴保民之所而城有制役有将大都不過

イド 量 築 ·fij 始日之州 陵 無 洮 3*D* 桂 物至物或正 許 . E. 命 _t_ 胙 放日水 K 食斯民之意者其罪 ٠J 粉 ئے 土南亚川 Ð ふ 該 城 th ś. と 惩於素然後為之可也况失其時 遠通容基址 不 遮蔽帽功 至 年 陽全事 而 腧 城 制 隱 ナ 火 華 中 從 月见骑 1 业 ふ 抗 定群也 一揣厚薄 祈 這時又 中 星大月江 Z 從 昏火龍氏 址 奎 伐 南心星日 1重見矣 切湯泣 當 邶 中星角龍 ķр 今城 分射 而 补头气息 ستات 是角层的 ęр 具假程度有司 用平 1.4 无见人 夏則 ж, 颅扎束九 後伐 制安與大 板幹桥 幹者か月 纺農 灾 典策格士 于 務

恭秋辑侍拜疑 汪 弋 動 13 宋 此 恃 뇄 柭 郎 保 尽立 她 嘭 ਖ 亦 ÄÈ ح 隱 公祭臺 末 公 九 Ŧ 部 13 4 築郎 と 棞 事之 諸

君其勞 廬楚 以本圃 世 又 人李八日 福程 答 三 足于 國 在 Jt. ίō 來 戦 郎魯邑在高 郎亦己甚矣 始 凯 于 也循 -F ىلا سالا 籍 莊 别 有 . į. 警惧 2_ 郎豈非魯之要地乎厥後築臺築 Ŧ 平方典 # 遊廊 **健李** 义 陳 祭之 *`* 終也遂為遊觀之地 16 俟 東南隱公城 10水次于 此齊宋 之 雨 桓

ئلا 乎 ろ 一小之不 是 + 鄭伐宋是助黨與以與兵而不顧已國之民 其意 ئەر 拔 或年 特 中 K 1. 將 止. 有 城 ৰ্ল ぶ 事干都圖遂城其色以 作 仁 部 亦甚矣。城者守國之一端 るい 夏有何公不得 備 已 师 浅 斬 為 汉

刖

Ē

行

13

塒

會

發四

方

之禁此

調水特

雨

合

郭 いく 戦 .3, デ 闯 10 13) ķβ 之 可 其 莊 本 肼 国 静 τ'n 家 ئىر 齊師 不 誰 今 敢 可 既 恃 宋 侮 抓 考 之 郎 120 **オ**、 次 後 3 于 ے لا 弭 桓 EIS 患于無形而徒 郭赤 + 龙矣夫茍 齊侯 斱 帅

秋 F]

マネオか 命 宋 绿洲 使培育者 來 人 左 者之事争告 υŁ 娯 **武镰而派** 伐 入 19 疑亦所左代宋 為前氏之左杜 邾 宋 之 な 養 化公該也傳氏役 五事想分然是日 怨 概能之鄭朝代公 不 £ 鄭 耳伯伯家 えい 伯 岩发先来 告 命公 王 佐 未見命故 怒 480 於自 李 徨 <u>.</u> 士 ຢ ĸ 宋 いく 仗 代 忠宋 宁 F. ì. 未至之秋 4 农可是 o 又信义李 討之 爱或以口 以 伐 有芥玉裤 王 永

春秋 輯 待 郭 隱 公 た

平

舎 齊 侲 Ŧ 纺

左 傅 ョ × 1 會齊任 于 防謀伐宋也

彭 在 方 宋 Jet. ىل 與齊為謀公欲 防 ىلا 李 5 北 ئار 3di 杜 也詳見 昌邑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本宋地之近路 明 it <u>.</u>T. 年曾遂取之是指後漢志山陽郡昌邑縣西 + 灹 13 里 防 い人 夏十七 其在莒東尚遠非齊魯所由之道萬氏 為 净 隱客其迹豈肯先至宋地 j)t. Tas 都近齊之地莊二十九 班華縣東南則今青州府 年亦高 厚伐 コヒ 都 13 牛 耶故 浙城 讗 Į. 城 老等 疗 杏 她 火 當 BP

是平經 收人而 討之徒 * 召 陡之 **洮** 王 期 謂 之 罕 事可乎 Ŧ 舉 來告命會子防謀伐宋也干中业 涯 一書 為 郭 **示** 王 学書 利以 及 事 经车 天下之不 是矣 司 仗 取二邑歸諸己奉王 可峭 *-*-2 而不異其文以此 始則 信华 王 命討 治之分 左缚有 Ě 私 左 宋而 相 停桶 \tilde{p}^1 于中业為都期耳然則與難之就不見於 會為謀干防中别 園 聽征討之禁于王 何為 未公 命討不庭者果 有此名 為 £ 郭 **B.F** 期也亦 44 凡 14 書 相盟 郁 .Ł

女杖輯傳辨疑 卷五 隱公九年 九二故外為平宋之形萬復以不王之罪加于宋則與兵有名張氏曰魯隱自以年受輸平八年入防志於脈鄭而仇宋

髙氏 利 3[1] 妓 归 合 諸 鄭 此 侯争與之盟宋 齊背瓦屋之盟與公連謀為鄭伐宋也隱公得 趷 歸初與齊鄭 既 拼 與之謀鄭而曾鄭又與之 力齊之强大可以為助可

四十九夫人會者四大夫會者二十三外會者十三外會在汪氏日春秋書會九十二皆非以王事而相會也公會者

秋之始 **存乎其事** 嗎 **现嘉吕氏口** 泼 "從齊而合黨以基中國之伯終則從吳而私謀以咎 考 15 曾何有於講信 哀二十二年會衛侯宋皇後于鄭為春秋之終 ð 諸一 秋 A. 2 書會皆非正也彼善于此惡有重輕 祖言之 ME 自中 修胜之心哉故曰凡書會皆談也 馴 13 清 會戒子潜 俟 相 拿 言則 秋之始會具于 此會防為 (ب**ار** 戦

夾谷是地魔隊李氏曰經常公特會齊候八防鹿誰父樂城搜平州

春秋輯傳辨疑 據春 俞園李氏? 洏 譮 æ 沽 臣自相見或講好或謀事皆謂之會按此就是兵但 有王事王 門之外春秋诸 諸侯相見於 Ł (K) 俟 之为 相見之常禮也 朝 有發禁命事之大政 秋所書之會 诸侯馬其弊 胪 命而 會之 涓 1:) 野田 清 讲 會不同 卷五 候之會果亦為王 私相 候 禮曰 ふ 會或各國君 禮 Ρή 下 乜 諸 可 得而私行之者也盖王朝之合語 而云然不知會禮之由來本王 此而 安未可以 於他那之限野是則難謂之 医公九年 一個別具氏 燍 又必 言者 諸 有 相見或君臣 yt. 侯與大夫會甚耳以夫人 觀春秋之所書而 末流放恣之 事乎果亦有王命乎未 £ 命始相會于天子 一相見或 失而 51 剃 ساول Ę 皆 国 倭 合 ١Đ

秋賴傳 先會以 治礼 削延 命驅之 宋公 耳 ijς 夫 ş 。當 高し 之 伯 情辨疑 本 オ、 邚 其 命 共 紡 王之哥約二國之私 謀义 1 必 情 · / 這可見矣。曾曾與宋盟于宿齊曾與宋典 1 $r\lambda$ 相 既 八 假 與面 之 不得 何 利事齊也可 卷五 您公九年 土 £ سكار 命來告 名以感其志齊魯皆薩其衙中而其覺 背而 有所疑也意者疑夫伐宋則背監不伐 朱而 櫥 盟而 後央平然則 虚二 ろ ズ、 和 不即請 是 謀竟達王朝将會之典以亂 從 12 之不為我 鄭伯之用齊魯昭之以 鄭 石台 之計 拘鄭伯之假長欲 師期與齊信發而 深矣觀歸初之 抻 也故 ĩ٤ 座

故野 也盖, 池 從 齊為 鄭人 別 倭至防而 耳 岩非 سألا 以王命來告或者曾難 大 #-围西 會于防或亦鄭莊之謀未可知盖艾防皆曾 出 與之謀欲其絕家好而遵王命强以不能 于鄭 來身地為盟會必皆拘鄭之意而要曾 能之謀齊亦何為背宋之盟而 此 鄭有難于伐宋之間 ·× 勤

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候鄭 松合謀而 於會魯子 代田 防之會曾始 决 出 師之 與訴謀伐宋之 期 經 伯 備 銀之著代宋之兵所由合也 于 中 學至中 业之會復借

乃真書而義自見

春秋輯傳報疑 卷五 隐公十年 三 就未可振此會難中止學等代宋之兵未必亦出於此 公之敗由 以達 也然癸 中 彭 經 亚 出盟 -ثلاث L F 關李氏 季氏 于郎 Ŧ 下 書 祈 其地 管即宋之 1 エ 緸 丈二 西道入奇兵也盖謀定於此矣按兩道而入之 E 足信盟既不足信安可信其會盟之月日出 是 .% E 1 此 正 左 杤 為鄭 月二十 件口 沂 字乃是正字之說亦未可知因盟鄧之事 期 哂 按經 水 ے از 舂 涧 謀伐宋而為 挪 書此 沂两 六日 Ŧ. æ 正 會 墨之伐宋由東道入正兵也 下可至宋之東部自 褪 *)*:] 盟日 在二月侍言正月盖 1.5 師朋也中北見七年 會齊任鄭伯 在正月或此會果在 于中 城

東都亦 經義之 東北 也又宋國在魯西南 た説 决 鄭為一 鄭 石 耳立為 愈服矣盖圖 悉断於千数百年之後不亦妄乎○鄭伯曾與齊侯 鄙 門矣齊侯亦曾與公會防矣人前平歸防以來曾 師 非 要自不必過為推求 自 便 宋之西 矣 黨而 雨 ЬÓ 水未公 何 期 ijk 亦 洏 親 土自 けし ボあ 未嘗同相見今則同為此會黨愈親 後 舒其 祁 彼 會 ép vD 東道平即云齊師曾師可由 رياد 手の 厚 然則 途而亦 桐 况以 έß 此 結 由學之西道入以至宋之 韦 會不止為師期其代宋之 師 無所方據之事迹而 從此入也大批 Ð 期 ۲4 之約不過因此以 達于潜亦是宋 此等 水道 2 称 示

而相為此會乎定期又或請期於齊而約魯有何不可何必僕僕於道途定期又或請期於齊而約魯有何不可何必僕僕於道途方多蓋必相謀於此日矣若止為師期討或鄭假王命以方多蓋必相謀於此日矣若止為師期討或鄭假王命以

夏强的師會齊人鄭人代宋

左佛田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

代宋而以不王討之甚矣鄭伯之私也公分政而不退將以濟其私也於是以王命會齊學之師但矣然其意在於按天子以今訪侯故王不禮而不退虢伯自灾恶以承意本不王桓王四年强入朝亦為王所不仁山金氏曰按自宋公子馮居鄭宋鄭灾兵非一日矣鄭

程子曰攀不稱公子與四年同 对羊缚曰此公子攀也何以不稱公子聚此春秋舞傳轉疑 辰王 隐分十年 圭

陳氏口

會稱君代稱人器之也

旗宋久欲得采利也唯知貪利亦復顧義也一日矣今一旦以兵加之始為宋謀鄭既得鄭刊今為鄭首春秋深惡之公元年及宋盟宿四年又遇于清和好非高氏臼齊侯鄭伯貶稱人者齊渝瓦屋之豐鄭乃造兵之

未必無公命左傳云光會未嘗言先期而會也杜氏曰公渝關李氏曰是役也鞏實先公而會代先公而會代當時王氏曰人齊鄭則公之惡亦可見矣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五 秋賴傅辨疑 卷五 隐公十年 一古代宋之謀實出于鄭即或齊候恃强大而不肯行未發曾 鄭之君也 聚二君故 稱人 程子谓三同先遣将致代或不 故去其公子以戒兵柄下移制之于未亂也按此說亦 巫之爱 君歌宋師豈有曾君出而首謀之 鄭伯反不出乎再 然被假正命以討不王之罪豈其君不行而今臣往乎且 杜氏意辨己見四年會代鄭下兹不賢口據在傅此實齊 朝一夕之故及推勢已成威行中外難欲制之其将能 水以代 就則是先期而會之謂矣胡傳曰軍不氏先期也始而 知其有無君之心矣夫亂臣城子積其強惡非一 鄭 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郡進故去氏按 国 請而行今而會鄭以伐宋先期而往 不待鍾

者也後之入都書人亦與此同義至于伐取三師及入許為上公之大國敢于此而遣將致伐乎此必二君先與衛人公之大國敢于此而遣將致伐乎此必二君先與衛人公之大國敢于此而遣將致伐乎此必二君先與衛在師之二君那分與二君皆後至屯是故二君稱人為敗心安可以公之後至而謂此役無二君哉然則此役之為心安可以公之後至而謂此役無一君哉然則此役之為心安可以公之後至而謂此役無一君哉然則此役之為不知之一者所入為政本,於家公及齊侯鄭伯且親往况求在師之二君那分與市門公會齊侯鄭伯及不出乎再以明君歌宋師豈有曾君出而首謀之鄭伯及不出乎再以明君歌宋師豈有曾君出而首謀之鄭伯及不出乎再以明

杏状梅傳與疑 被 ホ 貶 罪惡己甚矣然輩死 之後含弑慕之大城 躯 一省真 貶 量既 剕 然 が 故 前 被 於此 者二 無米公陳候之會故書二君以若其親将之貫量 漽 ____ 與彼同若齊鄭 月其爵以罪之 子外收 君 易 心是罪可知 卷五 医公十年 盂馬斯人之春秋一書豈可以一律論平旗 女口 图之大夫 卷五 æ H 陇 貶 ኒዥን 君而書人春 矣此 £ 實非 義易 米君 ·Ю 虚王家之題親且連罪人以 命之罪 宋公陳候未審不書野此後 刺 明而 将不應於此有異到也回 君也以四年代鄭律之 前既有會皆目其爵而未 推 無 秋之法嚴矣の ,是国有所不同 待於貶也 ル 或 剕 伐 内

禮樂证 齊鄭之伐宋實君也非 動 而 為 稱人惡其低王命也 奉命两贯橋命名實亂 舒 っ J. 渝售 朝天子不討大義很矣大惟替矣天下摘 剕 代 总连似是而 深爱不可 者天子之大權 ホ 不可 王而欲正人之不王二也私念三也懷 分 , 若夫假 五也 不至為 犯此 意實非 論此後之不避亦不止此 汪 £. 朝之禮以濟其奸敢 五不 此の帶何以去 بد 币 辨 朝 洪 是 正 觐 題而假王命為尤大河 **t**[1] 杏 偽 會同者諸侯之大義也 之私不可勝窮矣此聖 3 也故齊候之朝王 為尊玉而貴欺 公子二 八到罪之 君 假 刑 Ł 何

> 秋報停轉題 业 是役也 之音 ١٠٤ 亦 **ホ** 必遣 左 £ 命來告伐 為懼 £ 明 于 共 命致伐 傳不察其首而传其說曰 ふ 杏 命 凝 IJЕ 岩 "那說暴行 使勃命又不須鄭人來告也去年左 明 75 討 かく [₹. 果由王命王公會諸侯以 Ju 下 節也 不 可謂奉天討乎春秋 来即 左傳之形乱 庭不貪其土 文左 際正 養五 ے ıŁ 图之 傳口 而 禮 觀之可知其非真王命兵非王 作春秋即成宜乎人心正 法 君子 テ 水 vl 觝 勞 借之选春 謂 如常詞 八王 何况春 _Ŧ., 鄭在公子是乎可謂正 恶似 爵正之體也鳴呼 發禁矣即不 命討不庭湖之 共 本 其書法, いく 秋 其非 秋义 未作之時哉 傳口 意深矣及春 而大義 鄭人 會諸 命而 何 2 六 عا A.

八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當

杜 +戊左 夭 \$ 日五日日 ポ月 設 11 = 椎 杀 謀 76 戊 變 申 一公會齊侯 公收水師 清 1.1 胀 敵彼 于管村上 鄞 ぇ 伯 于老桃 得成列成 ずり ቭን 不 戊托 得 用 中宋

敖

٠٠,

搦

胶

為文管宋

扔 孫 渝 傳 有 **ふ** 言戰而言敗 臼左 會二 與軍 傳日公會齊候鄭伯子老松按 君者 領眾悉力於疾于宋故君臣 雨 收之者為 經 不書何也軍旅之會儀文不備 主皆陳日 惡之 19 狻

書此會亦 在 量 詐 齊鄭之 国 與尋常之 春秋 胨 Æ. 非仁義之師也夫敢 經書公敗某師者五 βħ 別レス 會代 不書公會齊人鄭人伐宋何也公之後至未合 致 會禮 為大罪矣直書而義自見 鄭 伐 不同 ъ 亦與四年軍之會代鄭者不同故徒 再 故客之 敋 で) 師 隱一莊三僖一不以正合而 國此不書公會代宋而再叙 獲勝在當時 不可謂其無此事也然不 刖 いく 為有功

辛未取都

谷秋轉傳辨疑 于 府 左 虯 刺 ョ BH 傅口庚午鄭 是 共 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之部盖先尚求取而逐其君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部城者是也按城武今屬完 زبهر ىلەر 亦 你之故地是為北都宋實邑之故學形你 在城武當都之南謂之南都倭二十年都于 師入部辛未歸于我 典 郜 舣 14 オオ、

辛巴取防

邑之解

15)

北東九年會防下防也此防非彼防此防去都不适宜在朱見九年會防下防也此防非彼防此防去都不适宜在朱彭山季氏日防宋北部邑近榕在今兖州府金鄉縣界祥左傅曰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

1.4 荆 取 13 程子 唉 £ ηį 防 代 氏 命討不庭武而左氏 焐 13 刐 Œ 代日 有 春 取 取 いく 月 秋 掛 鄭莊得二邑不請 见 12) بخ 再 取 書 取 ላች 防上 d 有之 春 2 前 秋 È 间 後而知其是非如辛木 書 諡 肽 猶以為正何哉 ,7) 印新 汖 取其二色也 於王而擅以 レく 者其界 水色可 水 尿曾安在 耿 都辛

2

春秋料傳辨疑 所取故收 曾取所 取别承上文而 伯 也但之凡書 傅似矣但取色重於入邑春秋書重故專罪其取之者且 鄭伯之罪甚大不待書入而乃見則客鄭師之入而專罪 師春 去 Ŋ 渝 鄭 вф 壬 1.1 關李氏曰杜 戊方九日辛已之去辛未方十日。劉氏曰左 伯 秋豈縱漏鄭伯之罪反移之其君耶按此說之駁左 入 此 必借 謂 以為假義聲而貪厚實者之明戒耳又何疑子縱 都入防歸于我經 就推之别辛未十六日辛巴二十六日也辛未之 顶 其 取雨事宜分者不必疑於兵力取之也况鄭 12 取 我罪于君心耶。或謂不書鄭入而但書 卷五 隐公十年 敬水 師之威乃能入二 邑而公之取之盖 者不必皆用兵此難 言却似以兵取之不見鄭入之實兵曰非 氏註 傅曰庚午六月十五日 但 言公收宋師取都防不言 未加兵亦可直書其 庚辰 ニナ F Ĭ.

春秋 2 耳 ,Ŧ) 師取二邑可 伐宋假王命 歸之王. 不義皆可見矣の會材會中业假王命以相朋比師 枋之故 敢宋師又於句日 Q 命削 中猶有重馬者若成公取都襄公 半 郜 2 不隱夫諸 甚矣隱公之 轉得辨疑 È ι٦, 邦 傳回 於外大惡書小 再取甚之也 取 之 石 元 家 B 뀰 防 年盟宿以來曾于宋本有舊好而無大嫌徒以歸 祈 刑 取邑 真書 鄭所役軍既 歸之當專即私之為已有尤皆不正之甚者也 之 ۲٠٠, 為 候分色非 取都襄公之取 4 色 知前此之經營不一者大抵是懷利而貪得 rl 其土 μ. 卷五 恶一 ホ 15, .其. 動干戈意欲 20 딕 內大惡諱此 ホ 剂 之間雨取宋邑此事以觀而公之不信 歸王 惡不書 7.3 亦書 yŁ. H 隱公十 其有而取之盗也曷不隱乎於 扔 即師會二國代宋公復自出奇兵 耳今 何 æ 再 傅口 いく 桜 vE) 取小惡中甚者耳胡傳狗其說 都招公之取都皆為許 於內大惡強小惡書何氏註 ধ بالا 敢人實為自欺繼之以 取 假王 共言是之何春秋詳 就不然此說蓋本於 內大惡其解從小惡直書 riń 一命以典 月而再取也何言乎 謂 取都船公 猶有重為者此 疒 師得其二色不 耿 部旨覆 也找 公 敗宋 師會 内 * 耿

亦

à

爽

其

勝

勢而宋乃不敢爭也則

書二取於收

宋之

合觀之又何

ぶ

可之有。在王

朝有削地之法亦

公王

取邑者未 八秋解傳 其有本 成章之美恐不發其事實而家混若此也且使果 取之 城而容有不取者也取則皆不減故取師者未必強 翉 師 也宣十二 年楚子滅蕭後猶為宋色楚未必取傷二年虞 客有 貧滅 厚江 定十 六年三國 哥 取 鄁 吳減州來楚子曰州 之絕其犯也取者收而 JF. 勇録号 耿 恩名未公大减 削 三公之喜取本皆為實録蓋春秋之於内事取邑書 師 楚 取 **不** 1.3 辨疑 刖 其 取非滅如須印及君之類者豈不令人皆認為 為 須 127 滅下陽下 卸減陳十一年楚師減 取 此 君耶 华二 句 必 不仁 取 當韓減而 者 取 **堕其城** 明 沥 減庸襄十年十二 國滅信陽昭四 卷五 無論其取與不 猶輕 况滅 取 反 劚 係二義若謂諱滅而言取春秋敢有 人其君馬 駠 滅領雖其地有所歸未必分而有之此 陽地隔於虞晋未嘗取虞亦未必 于 與取 於滅何必避 被而就此哉由是言之 不義孟子曰非其有而取之者盗也 取 -길. 滅 隱公十 阈 水在其稍在楚也此減則 取 故 有之奪其 均為不避之名減則為暴取 此 者未必絕其犯传二十二年 直 乎 取而不減之明証 取而 孟 杏 牛 蔡滅陳蔡而縣之 耿 ż 但 與滅 **ぶ** 書滅 知三 地 业 自 重絕其 公之書取亦 滅 不同風者覆 刺 上減自 年八國滅 12 如此説 取 必 相 孔 极 共 取 舣 æ 人 .49 者 哑

减

春秋 於文美之淫行而皆書直書大恐而並不詳者也盖或隱 於經並請其事而不書也私莫甚於極公之黨亂城莫甚 1.4 以見其就諱而不沒其實者也及某題于某不書公沒公 書遊 縱解以譯之者也 君紙不書就講其事也而於不地 业 韓其事而不書者亦有直書大惡而並不韓者如君奔 其事而亦不沒其實者有沒公以韓之而但書其事者有 之辞與不詳未可以一例言也故有婉解以薛之者有詳 · j· 汤 业 拜侍蝉疑 卷五 隱公十年 詳之而 但書其事者也襄公取胡女昭公取吳女不見 取二色書取園書滅園亦書传十年減項不以惡之大 有書與不 書之别必然則 何以不韓國惡也回春秋 主

厚而 已其有大惡之不可掩者亦或直書而不隱是亦懲 成臣君之道也若謂大惡皆當詳則是春秋一書僅於專 心蓋諸侯横恣以來此等皆視為故常而園史記事君學 秋凡遇辱病之事刑諱之不必皆不義也凡遇盟會侵伐 或直原無定例治語語於大恐小惡之是來則固矣故春 秋 1 Ň 書 城 将欲乘鳖戒以韵来弦 有以韓為股者於其所諱而見其不義非後隱惡示 ホ いく 收師入國廣思之類則書之不必皆義不必皆小惡 必為之諸矣若夫辱痛之事以不忍言而諱之非 為嫌乎况敢師敢邑等在常時方以為快意之舉 围不 嫌於暴君之惡也豈春

绑左傅曰蔡人衡人那人不會王師而莫知底止兵其為害可勝言哉于後世县人君之非禮妄動者不畏策書亦將藩檢踰開于後世县人君之非禮妄動者不畏策書亦將藩檢踰開

春秋輯停辨疑 鲁皆今其输忠謹度相安于無事之天乃為得之不則 建何日 命不可達命亦不可從與達俱出於私亦安能改免於罪 使能相率朝 王命者皆在所選矣然則此舉雖不義其如王命之不可 亦不會也。鄭以王命告諸侯會王命者既在所貶不 矣然假王命以為報怨計鄭伯之私亦甚矣彼三国者既 黨於宋又實見 渝關李氏曰九年鄭以王命來告代宋亦必告于蔡衛 辨疑 卷主 您分十年 主 王明鄭伯之好謀不可聽於是平鄭宋勒 鄭伯之私情而不服故難以王命臨之而 齊 從 會

秋宋人 衛人入鄭

割氏 幸勝 鳥 左傳曰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宋人衛人入 程 ø 衛已乘其虚而入之矣春秋無義戰米有奇該輕疾 不 姚 氏田 宋又連衛以報鄭鄭幸管之敢而不備故師還及 設備宋衛乘其虚而入之 氽 本 ٠)قرار 衞 今 米既 被 此修怨之事也 伐故連 街以報 鄭 椞

如 宋 街

之岂 於狀 之三 不 夫 . کر، 關孝氏 æ 宁 国 1 故 办 此 127 宋 役亦 ري. 鄭 いん 芜 是為 取 行故 勞 稱 Ð 鳥 此 必 是 丙 , C 牛 大 いく 程 夫 遣 大 涮 外 姚 務 大盖水 將 ,A, 代 氏 41. 将 币 取 甙 米 ٧٤ 衛入鄭 稱 報 書 氽 不 之然 衝 人為恆 倒 鄭白是鄭則 知 分其 方被 稱人為此解然下文代 亦危矣鄭莊雖 刷 **伐而君不輕出** 解可也口六年長葛 明明修怨之事何 圃 故 老而三內皆 劚 衜 歉 待 大

不 能善分寫兵 蹟 武通 ٠.٨ Ð 取 剩 再 何益之有哉

农人祭 粹 傳 入 衞 人代 £Ł. 戴鄭 衣 £ 伯 13. 伐 シャナ 取 2 年

告之本孔 左 不不意民以从建口 以从用中 告以師由人 取不之從 义 枀 围钟 天文克之取一在戴城不大 **圆枝戴**目 三鄭也及 三 師 \$**6** (0 朱 馬 者合 八 汖 月壬 今 III 日 之 斱 灹 FΈ 園が 用書 儺 ១ 📳 祈 10 以五載 围 代目者

报召 芯 妓 **水** 扣 祈 舣

从 胧 今 開 封 当考 珑 牃

山

李

氏

127

깷

阆

名

ふ

次口

其

所

土

杜

尺

ョ

陳溜

外

治縣

朿

不

至

此

左

傳

13)

取

三

哲

馬其不

兼

戴心

明矣傳所謂

虁

伯

袓 **拉**。 \mathbf{n} た 罕 吳 伐 氏凹 寸 取者 耿 舣 所 氽 與 辆 猶 于孟 言撃の 苌 ىك 九环 披 义 安皇 闽 麺 謂 枚 瑗 2 败 其兵而悉得其眾心 旗鄉 舣 鄭 合攻盡取三 師 于脏 丘哀 國 -1-

> 獇 民 본

之 髙 鲚 V1 13 報 宋 鄭 既 連 Ł 鄭 共 ヘ 义 鄭 何) = 义 乘 劇 勝召於人代 义 便伐丙 取义 戴戴鄭所 得三師馬是 典 伐

氽 衞 舧 鄭 不 能 ***, 鄭 之 豿

善戰 家 莳 氏 可 泸 ョ 鄭 平 抷 書 其 自 鄭 -)r. 克 カ 段 钧 者目 યુંબ 至今也一 來 其人也善戰者服上明異為之 汰 於用 舉而 艮 伐 取三 徘 伐朱入邓入 國之部其 不 評

灰故 莊 札 渝 ₩, 轉得 取載 兼 1 瞓 代 盖書克 李氏 **5**1 秡 取 辨疑 兼 之下莊子之 义 Ċij 曰 與國 Ť 郊多 叔 13 胡 东 义 傅 力東其 段 Ł 師 敗 方 归 稱代稱了 **٠**٠٨ 衎 £ 洮 匮水 灰 弊而 渓 र्धा む 什 桜 之 涠 取兼之 兼. + JŁ æ 洲 13 說不然藏鄭所與人恐我 取 吁 10) 泛 攻 國已關起來其弊一 私入 Ž_ JŁ 也或疑鄭人兵 假 سك 許 仁 能以 假美也 以家覆求奇也 杏 郭 力 可 椬 ボ

1∰ 也 什 然 裁 ぎ 鄭 刖 伍 盐 玟 Ħ 北 义 Ξ, 役义 狍 足 師 寡 华 řþ. 戎 覆水 在 選 伯 戴 刖 2 ,Fiz 圍 不 岢 诚 矣。 戴可知 下 及 13 奿 披 木 鳥 夫豈多方 可 合 袓 其 一姓氏日 割 叔 Z 但 親 椞 非 脟 師猶在郊宋人 بتر 淅 紕 國伐戴蔓及無 漠 13 刖 戴而兼 2 大 那月 部 克之 يال. 肞 衞

亦

ホ

謂

行 書 包 輯 書 0 恒 者 2 停辨 此 左 矣 殊 いく 耶 伐 游 国 * ,Fo 未 傳口 何為不見於經况夏伐宋鄭連齊等而 耿 差 知 月. σj 貶 祭人 能 疑 可 宋人 不 亦 稨 いく 信蓋鄭 九 後) 直. 卷五 月戊寅 非君 之 v1 單師真入乎又此将宋衛之合兵也宋人 ふ 書 取 _鄭 ,Fn 何 與 币 伐 師 罪 月見者也 0三國若皆君將 擉 禅 隱 , b. 鄭 宋人 **外仙之伐** 戴召祭也 不 1 jiř. 可收 分 伯 但入宋 枝寅八月二十四八八亦必非君皆非叛之而於 者有 廣其君矣安有廣其君而 子然 取 人宋之 秦人既 獨 测三 柳 爵 捷必來告告 凼 伯机 斱 **ふ** 人者大 能入宋 桶 \$; B 阏 刺

泰 不 孤 矣然 能 明 若 獨入 鄭 秋 1.1 今己入宋是亦足 刺 伯乘勝入宋 <u>-</u> ت 鄭 맷 國而後 非 栾 傳日 伯 其能 境左 在入許宋為大國其公不能 冬十 獨入宋乎且冬以二因而 以報 傅 A 內誤言鄭: 鄭 矣 10 何至明 νl 禠 伯入宋耳 銄 ,年而乃云本 伐米以载其 獨入也 後 能

租 春 月壬 傳曰冬齊人鄭人入郡討違王命也 秋 子 不见其 汩 午齊人鄭人入都 討 不會 13 须米 王討 伐宋 九王臣 也 宋本以 不 公子馮在 か Ě 一師不 一郭故二国 出矯 交惡 i.

欺

停性

程

氏得之左氏得其事而不究其情是為鄭伯之所

姚

許

納

髙

Ł

後志得意滿而有總萬之戰矣故諸

ヘ

許

傳又曰

君謂

許不

共

亦假錦之辭也卒之敢

高 足 效 13 た 郸 技 邡 漟 あ Ł 雨 t] 义 國 伐 之 坬 衞

協 之 21 뱊 具 氏 13 盏 ė 五 平 衞 郝之 後 矾 遂服屬於衛校

矣此春 矣六 秋料傳辨疑 于 **應茂字氏曰** 勇彼此交役其 耿 夏 唐 13 įŦ. 辞 周 Ē 旋王 鄭 بقر 氏 氏 华 而 阂 <u>=</u>, 10 11) 127 Ð 鄭人い 秋义 室 *.**5 鄭 揃 2 13 於此 \sim 不過 Ě 始 * 代米 春 師 所 以 东 朝 鄭 卷五 ýŧρ 捕 秋 減 莊 黨 齊朝王九年然後有宋公不王 周而 士 以為 為 Яþ 秋 2 再 作也 **無與國之** + 业 假 ዀ 入 矯 始 不見 豈 至三年有交質之惡周人 £ 未 氽 长 兵 假 ほ小十年~ 足且 命之事自隱之 報 排 争 街 請 禮八年夏號公忌又始 復 雨 似 族 殺人盈城暴骨如芥兆 鄭入 朝之 偗 專 擾 齊入 私 本有若是年之几甚者 $-ji\zeta$ 所以 後周復用之而 俗於代戴鄭莊又園 祁刀 ,Ŧ, 部 非有夾輔之誠也 ٠)، 元年 始於隱 囡 伐一入送 丰 無 $\mathbf{F}^{\mathbf{Z}}$ ルイ Z 羿 _Ŧ_ 公也 措 鄭 钶 號 1ド 餰 手足 ,Ŧ, 卵士 於 48 斩 傳 此 載 政 选 トス 師

會但式 .拱. 1]+] 族 毛 安有 E ببتر 辩 訳 :1 **不** 造 ٧٨ 邗 掘 待 貪 土 Ĭ. (N) 伐 į.J 12 P. T., 李 之 と 辨疑 於 刮 不、 朱 **侵** J, 不 봢 氏 岩王 伐 人 绣 -jr 行 桶 印 當 饭 有 假 ١Đ 义 伐 人 雨 卷王 討 討者 2 亦 亦 無 彼 使 宋之齊鄭 臣 之 Ł 私 不 奉 荒 大 假 是 法 解 P.D 出 夫 澒 天子之命聲其罪 £ 选公十年 年 处也就是成十六年公即有王臣亦不可謂为 趾以 I 命以 将者 命 孟子曰 餇 vl 君將 之出 命諸侯亦當有正臣以 訂 乎經 討不 其深 in 矣故王 盖惡其 天子討 庭此 舣 ょおり 稱 使方伯 **₹**7 假王 叫為王討如後西 下. 公 Ľ-j 而不 代之也據此 矯 况無王 示出循 法以 郝之 假刑 忮 重 Бþ 潴 討 监义 乏 侯 帥 私 進 、和 來

瓤 削 大 本 但 国 命 CI ᆌ. 夫 1 11 伯 **浩**, 高 杏 ふ 汖 此 之 旗 讨 با•ر 書 本 F. jos-那 깺 ·.) **公** 役 \mathcal{V}^{ξ} 4 水 以 苘 何 \nearrow 爝 子 矣 致 罪 公 **[**'[復 Ľ ふ 難 **ホ** 子 之 齊 討 國之 -‡\t 難 비호 川勇 鄭之 杏 杏 馮 ゅ 賣 技 桵 自 ąj'n 事 在. 涤 ك 胡 不 小人 與 伐 藥云 順 人不會齊鄭八郡討遠王命也 六 凡書 ょそ 復 祈 ホ 宋 刑員 ぶ 之 分 阖 訓 刮 云 Z 信 之 歸 2 那皆假王命春秋一 左 Ľ 业 傳日在氏傳云宋公不 辭 \sim 耳-者 尚 說據經為合若討 岩川 哨 傳 ,T17 不 書 胡也易詞也是 3.4 而信程子之就是矣 (6) 為 兵而造其國 入則未必然蓋 4 難到則 25 يار. ,Tn 齊鄭 17) 胶 進 义 據 £ 稚 **、**ችን 使

> 齊遣 足以 盐 於 40 す、 北 討 不 洏 建王 輔 Ð 滋 Ł 爴 鄭 不 待 vl 知 齊鄭之入 傳辨疑 命務整 王宝積弱之勢耳鳴呼其可喚也 哉然 奪 怕 於 為 腶 米 暴者 人矣若夫君人為 命 之 風 £ 他 戓 *.** 罪之而又畏大凌小 詐 命 刖 祈 1 = 王 基五 医公主假天討而天討一 之說 故 天 謀 킨 者 (T) 討 郕 於 麦五 £. 故 終 盖 Ti 無道至使 レく 可 见 办 سالا 則 衞 大 造 馬 ŧį 办 -};\: 其 美髮之 何也儿 特 妼 AS. .45 其 13 詳其日 鄭所 به 豈 乜 **不** 割 不服 + 奸雄 チ 之 順 亦 都之常例而 愚馬 ιħη 灰の 可非 人 合於衛不問而前那 氽 假 通足い 皆惡之尤深惡夫 **不** 1.1 ,Ŧv £ 獢 命以 抱左傳蔡人衛人部 假 再為鄭用罪 從也鄭伯有憑 齊人鄭人歸布子 亦 謹之明年之入 夫ぃ 1.1 ぶ 行其私 啓請 召諸侯者 肯會王命義 君收 氺 衛之入 倭之 假 亦 許 £ 於此 不 愈不 假 玩 何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

Ð

者

亦

深惡其

假

美石

為者

周 候 之 傳 ョ 1-Ð 禮 君 諸 春 ĴĒ 典 任 بطر 滕 J) 滕 酋 薛 俟 釋义 君辱 君 ~岩辱 薛 庶 周之宗盟異姓為 在 姓 倭 來 客人 肌 也 寡人 朝 我 争 周 不 可 長 劃 詩 颇 有 νl 薛 侯曰 义 狻 滕君為請薛侯許之 後寡人若潮 曰 4 有木 使羽义请 封 工 脎 於幹 侯 度之 す.

春秋解傳與疑 正是夏 郪 式 き 縣是 南為薛 ぶし 傅曰 此 殷 بنر 父死 君 桐 ربي سطر 13 儿諸 新 彤 - إزادًا 梹 ¥. 誧 + 子 ВP 封 き 核 4 ド 侯 业 位 定元 せ べ 遷 莊 言 卷五 自 Ð ВP 相 J チ 有 任 ~作 位小 世 往 朝 周 翻 业 杏 朝 Æ æ 傅調薛 禮 黃帝之苗裔其仲封為薛侯令身 干賢云十 仲 隱公十一年國朝之是此私 被皆是世 諸侯 傷超 大 虺 **建筑** 行 居 人口 之皇 相 辞 故語工作 朝或彼君 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 1.1 相 儿 祖暴仲居薛以為夏車 新立而被朝之也文 者心詩 朝 湯左相武王復以 否不能其交属 出心有好细之好瘾 也 侯之邦交威相 襄元年都子來 #4 立此往 朝 Ş 沚

九年曾伯寒卒十一年曹伯宋朝傅曰即位而来見也是

狓

新立

ςT,

朝此也

敗 řΓ 呵 41 禹 彭 分 + 封 肽 李氏曰 妓 奚仲于蘇杜 ئلە 里 ホ 心 滕 薛南都 常是時宋方張横 滕 城縣東南 静任姓 澱 後 膝即 于宋而北近于曾其在來朝曾為魯方 忾 137 * Ú 降而 峰縣者為古小都子園亦都 柱 候爵園預帝裔孫吳仲之後 曾國詩縣薛城在今縣縣東南 稱子見其薛即降而稱 滕薛之地多為宋侵二 吲 们 地之 业 狂克潮

啖氏日人君相見日朝朝朝也以朝時相見也

秋鞋 平凡大 制矣且 禮 灰 輧 视 舻 亦節 站 刺 13 孝 ロ 滿 朝 得 周 1:7 辨疑 **ずり** 单程 je 矣 中 禮 諸 T. 事觀 阖 來 足公义 周 \tilde{t}_{ij} 行 倭) 明各一、 言 聘小 公人 於 麦典 **ホ** 朝 朝 春五 天 Ö 凡 于 : 國來朝一 子述 禮大壞諸 謂 諸 誘 者 和見魯者 來 侯义 义 侯 禮 14. 所 手业背二 朔 4 千至河而後無合於中聘皆未 等板 覆或覆缝而不平 静 化 数维 或 鏖往而不明 而不 散其 禮证 张明 想 朝 職 別 邦 乎 叉 者 人之於太廟 侯枚 終諸 交 扎 盏 ナラロ 殷 牛雨 1 其禮汪氏曰條朝 恣無禮義之交惟 任义 相 丁. 如 聘世 邦君為西君之 削皆所 Ł せ 换图 歪 げり 沥 相 È 朝也 νl 不納い 相 杣 ホ 朝 朝 聘可 禨 翉 七春 其 滕 ŝĠ עיי 🛉 之

痱 子 2 獨 15) 非 氏 ホ 志心騎一 旅見諸 君 不 騎也志荒矣元 \E) 禮 ·#. ιŦο 也晋 参盟 特言 喜 1. 候偃然 z 候 声、 误 1 青 使苟 放見也 朝 有 又 ホ 受之 庚來 诶 哂 南 刺 亦 國 旅 非天子不放見諸侯詩侯 宜 义 义 聘 'n 湛 君 君 不解亦以 بالحر 斱 祖天子注 來 不 候使孫良夫來聘督 朝而 能 祓 共 今同日並見平隱 見隱公之志荒 涯 禮 東洋 心病 受义 尚 相 挑 灰 夭

高 E (P) 雨 滕 批 10) 静被 扎 受 者 見省主皆 平異 ナ 土 她 姓 是 .15 有罪 Įė} 後 調 [او 朝 ゃ 夭 乃 す 班 見于曾 腈 宣有同

於天子之 秋 行 君 ï 請 軓 來 弋 朝 族 禮 19 いく J. 驯 事而 足 弱 梹 大 45 Ů45 朝 講 戴 行 伯 強大 2_ ح 🚰 朝 戈口 朝事篇 耳、 *2 謂之 Ŀ 亦兼言之豈族見干紀 桐 亦 君如紀不過同往 載諸 輧 剕 有 俠 相朝之 往 復之禮非 禮然 小道書 13 13

春 勇敢也也 君 ж 摔 嘉ら ii 将辩疑 朝 Ě 嘶雪 棉鄉 否 2 ίŚ 木當朝 未於則 蓋 齊晋盛也楚則所畏也緣 是夷伙不都人年 卷五 之 曾也 أزقم 附 女口 之附席 人艺人都 .曾. (Ł 者 之所 齊也 公十一年 师 · 膝都薛札曹水害一会 · 都那小和兰稱于智州村庄 · 四其餘水湖者節新佐敦弘 受朝者縣也都也前 否 ル 具甚者 都薛 杞 驯 **(** • ik 地 بن ا 夷 换发店的机

佐 ifij 三成公立十有八年 小 Ŕ٤ 與外 伌 -t-18-*1*,\ 如京 か、 三十三年 師者一而如晋者四 朝 Ĭ., PH 者再 ,7₁) 無 立口

有

£

ēΥ

者矣

再不比天 可 渝 典千天子之殊儀失己甚矣滕薛晚首而並 之禮事同列不 不 調 李氏 矣 剩 所 者 うい 合雨事為一事從簡便耳而不知恃先王 り 女口 レス 业 京師 -3.5 不 尊統平可 調講 "忠 得 周 放見之 旅見者蓋以一 之字盟異姓為後蓋天子親親而 倭 旅儿 合請 渝 天子 于半面 候而並見之也然則 賓一主之相對其故 則諸侯之不於見 特 争一日之長所謂 一朝以事 猎 天子 义 迮 好 侯

> 侯来朝 扶轉傳辨疑 规 宇之義 又失 果數皆至 侯吾 而 ŕή 滔 薛 围 禮馬 16 離 2 *"* 後 v٤ 2 亦 溡 來 旅 客 會盟 也 北 惟 也范 表五 朝 經 见 安 净 推 王 俱 以得先同: 至 同 Ā 可 ی 班 义 遂 知矣直 桜 時來不俱至累數總言之也 氏 書 涯 患 之盟 滕 註日 之 عالد 禮又 64 必 篡公十 説 姓 諸 禮 .ሎ 植言 其 清 水 子 祈 候 18 好 炒 渊 وا ے۔ بال 於 いく 义 謂别言也若穀伯終 **耳其在** 薛而長縣侯是於失 天子親親之義施之平 鄉人是於伯兄一 圓 ध Ð 好 有俱至不俱至之 見穀梁傳曰植 非 亦 有果 君臣之可比 列 ,姓九於 Ź 围 則 * 岩藤 不 成 且 10) 狄. 水、 分 倭薛 同 滕 禮 姓 獀 朝 狄、 将 之

良夫水聘两干及苟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以其連日及言之者成三年冬十有一月恐候使苟庚來聘衛候便孫 互 有然者盖極七 桓 嚕 其 一魯故 十五年都人年人萬人來朝昌當不被見平惟其不 未必一齊至魯若二君一齊至魯或亦未必不被見 共 不 齊皆 脟 行 13) 13) 齊皆至矣經則别 袻 禮 X. 來 故 年夏穀 行禮不得不别言之然亦有一齊至 胙 ίΤυ 不 俱 夂 1.1 利 至 其 佄 参 ų 平若夫 滕薛二君固為一齊至 綏 齊 行 言聘又别言盟其别言之 夾 皆至故也不然晋尚庚衛 禮故累數之其果散之者 朝鄧 倭吾 雄來朝? 有 而 榯 者 齊 뀌

皆至論果数 良夫昌喾非皆至曷為别言聘與盟而不果數之平由是 数 梁之分同時 刑 不然 d' 皆至則是而但以同時論推言

會鄭伯 チ 榯

桜裝陽 彭山李大山 左傅田夏公會鄭 今属 14 杜 封 灹 习 府 力り 于那謀伐計也即将即 將 薬 來 郲 也 裝陽縣東有登城 姚 她 Ľ

矣又將與 汉 曾無與馬者也 稱信辨疑 n]吳氏日 z 间 鄭 巻五 鄭 伐 莊 伯以計的致齊魯之君而借其兵 許為鄭益地許與鄭接壞鄭之所利齊 いく 小利餌管隱即與之伐米為鄭報 造公十一年 ħ 怨

鄭伯共謀之非初定伐許之謀乃約齊候共伐之也此 九年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冬公會齊侯于防明年春 前關李氏曰是會也傳謂謀代許蓋已得齊侯之命因 悷 (胡傳謂代許者本鄭志也得其情矣。九年冬公會齊 .1. 可 子防将問謀伐米也此年夏公會鄭伯于将來傳謂謀 于齊係觀下傳公 阈 命非齊侯之主 いく 侯鄭 代許者齊侯之 刊益於已甚哉鄭之不仁而齊沿之不 伯 于中北皆是既有命而後相與謀也此命 بع ال 命也且其以許該公以許與鄭皆 謂齊侯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討 後平但齊侯之命是亦鄭白所变 火

> **新左傅**曰: 伐水之 告 題考权争車題 君同會為 E) 伐許也夫公 與齊鄭為一黨而謀伐之所會不同何也 齊香亦 來自鄭鄭不必謀故與齊侯謀之代許之謀果 鄭 杤 期历 必謀故與鄭伯謀之若夫十年之倉中北三 伯 考权校輔以走子都枝妹以逐之及大達 将代許五月甲辰授兵于大宮公孫関與 於代 許不然者意其師期直定于齊月

秋七月壬 弗及子都怒 午公及齊候 鄭 人的入許

春秋拜侍辨疑 取鄭伯之旗奏弘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朝取权益又以 左 傳回 秋七月 尽五 公會齊俱鄭伯伐許廣辰傅于許題考权 **進公十一年**

既伏 發弧登 周麾而呼曰君登兵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 許大夫 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使公孫獲處許西 王 孔 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公田君謂許不共故從君計之許 封 长回 其罪矣雖 其首裔文叔子 詳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克四岳伯夷之後也月 君有命真人形敢與間り與鄭人鄭伯 許 今額川許昌是也 使

21] 11 李氏曰 尽 儿 Ø 於此 許美 敌 兵力以 得許地者鄭之本謀逐破許園者鄭之專 姓男爵炎帝之後自文叔十一世至 割 代爾書入不書減者許月既奔

ID

仴

唐曾

也国鄭雖專有其地而使許君之弟奉其宗廟不絕其祀

之取論君不 趙 党子 众 飞 義此如之 13 為言 it w 請 何而此熟汤 梹 如绿春莊 左 無 是之秋為 I. 可並不有禮 人 心知不即 有 2 夫吞作 平禮 秋也設 是 围 長亂 但當 罪 春特 陪也 秋 號 大 双既作之後左侍任 (百七)李四朝於赵孝四朝於之 矣 又 섽 大 夫 捐旅行入 之

极 公 #, 廬 吲 孫 伐 陡 鄭 獲 歎 李 亂 ひく 於 氏 鈐 專 レス Eı 入 制 补) 許 許 許 妓 順 於 杈 **フ**ト _鄭 是鄭許之景復啓然齊桓 ₹) 假义 A, 許固 進公十一年 存 都 前之義 邺 鄭 莊 之内臣 衣 内 併之志 詩 矣未幾脏公卒許 許 人之心 矣 既 特 伯 あ いく 許 久 <u>=</u> 使 闽

可不

祭此

春秋拜 事楚 雖 冇 從 νŦŋ 後一 于 Ŧ 有 滅 許 楚人之 管之 會盟三 墨于葉再遷于夷又遷 件 于 春 無 秋雞 復 辨 胍 伐 苑 游 一從於征伐 平有首任之侵以區區之鄭一歲而 狄 闡 速 劚 一之手是則今日之入許乃後日滅許之間打選于夷又選于白羽又選于谷城越二年 鄭西 鄭人之 2 卷 舸 五 许 故 侵無能為 7/17 晋 許之事齊尚 文團 **ぶ**、 能 以 小人 屯及 自存安故成十五 諸侯晋襄伐以 謹 唇之数 书 桕 主 νL 後許專 許亦 再 ية 年 围 至, 用 兵 4)

胡 鴧 朝 Ŧ 傅 京 蠍 13 隱 钶 ポ FD 也平王 位 + 有一年 崩不奔喪會葬至使武氏子來 天王遣使水聘者再志 木

肋

之

鄭亦安能取乎

春

秋

志

<u>=</u>

圆

之入

而客鄭

伯

2

取

所

滌

雁

夫

亦

ģ.

也或

Ø

北北

赏鄭伯取之而以存許為

平是故春秋所載以人事言則是非善惡之迹旋 松則 傳之先 聯罪二 *X*, 滅 揜 君罪 郸 **敷**吉 不善之 矣使 F 五 祖 伐 Ł 凼 隱公者為園 业 Ŧ, 氽 槽 殃豈 之效見於後以天道 ル 濮 \sim 樂 沙 祊 ت 征 五不韪者 拚 也 取 代 始 郱 山 自 νく 于 及 21] 天 禮而 惠成 防溉 土 子 人臣之大惡而隱公兼有之 W 出 チ 白 ıĐ 各有封守上受之天王 淅 言 强于善宣有鍾巫之 桓而隱之精亦不可得 也今又入人之國 摭 刺感惡之理 興兵甲為宋而伐 明 設 矣不 於前 あ 逐 下 粝

东 書 _ኒችን 1 俘 七 亦 其 秋舞傳辨疑 陽 俞 開孝氏 쏦 2 (1) 歸皆屬其君而 平 此何也惟倍二十八年書晋侯入曹執曹伯昇宋人 逃震也又何足云関二年秋入衛衛懿公見我而不 奔 書公入 不書 不 盖社程為重 得失是又一 耻 何也或 也岩 17 邾以 許男 太 夫滅 君為 Œ 例 誌敢人之無道且以 並 都子益來 良八年書宋公入曹以 奔 ئك ه 國 衞 13 許 祈 輕 何以不 各三 害奔 據左傳則是鄭伯取許矣取 被 公 既 + 書春 闽 者 不 减 保 取 以其社稷而 許者鄭 秋之于 重 於入故 設被虜者甘 夫 7.伯艺非 國為 'n 園者皆不 茖 受 袮 其 哀 書 献 執 ·\$ 許 さ 30

泰秋辑俾辨 此天其 無己就非在公有以致之然則天道之不爽亦即可見 是此公之得 成人殊不 又何愚安之甚也 手脏 及泉之記實之 母之寵段 愈見矣 木 公不完其 * 可欺乎哉。杜氏曰凡公行選不書至者皆不告 いく 知入許取許已之後罪于天更有甚于許君者 ሕ 桜 耿 沒于地 冇 此二說皆通然其後 許 **卷**五 何能 黄泉之 人 告 山 ,Ŧ, 鄰國 亦幸耳 莊公調鬼神不送于許君而假手于 ħΩ 解于其惡乎今詞考叔死于怨者之 進公十一年 刑乃令人出 誓天 理絕实後難以 題考衣開 也 不 未幾寡故物仍國家之褐亂 告 故不書觀於 就似長の . . 物以 祖射考权 ağ. 11L 胜公 ·т 邺 怨其 伯 於 地

征伐受朝 廟也 いト 人 17 不可書至 敢 本其意而客之也 Fs 隱之出十二 皆不致隱志讓乎極不欲當正君之 ぶっ Đ ほ不 攝為 謂 借 同 位多慢而 之何 者 於 多岩 然考之通經 ď. 納 Z 書至講不敢自 国不正其即 君乎即使 聘之事皆與正 1:7 僖文以後乃多循禮而克勒也宣其然 کر، 春 秋之 固 桜 告 僖文パ 初 廟石 隱公果以 二說似是而對不然隱公之立也 尚以妄出為非故凡非王事民 位之禮乃自改元而後比會盟 10) 君無異何獨於其告至而 後 于正君書勞策數高郵於 前出而 書至 居桶自該本未告廟 則是住文以前於告 致者少偉文以 禮 狻 聖 Ŕ

書至南史氏不書聖人亦無據而書之也是故隱出十二皆不廟史氏不書聖人亦無據而書之也是故隱出十二皆不可危之事而不致者其義易見不必發也柳或有本未告故於其中 特書公至以見義比書至者皆危之也然亦有故於其中 特書公至以見義 凡為常無度滋甚事而出者直書其事而義自見成後尋以為常無度滋甚

於策不師出職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不師出職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其入鄭也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請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其入鄭也宋十月鄭伯以歌師代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鄉左傳曰冬十月鄭伯以歌師代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

平要之 十年三國 告不書 十年三 今年謂 垛師 齊魯以 刌 役怨公不告命公怒絕宋使是在十年三國代米之先也 ,鄭人之三 yt. 代宋未必 經 腈 解之耳不知九年 阒 郭 既 鄭 伐 伯以號師伐宋大敗宋師宋不告命故不書 既伐宋宋人衙人入鄭後傅謂鄭伯入宋又於 如與曾相 安事而左傅誤記於先又誤記於後但 不 役經俱不書何為鄭宋皆不告乎意者只是 書 能 俱 木可 好 いく 宋即不告收鄭亦安有不告提者 單節入家也今若再代宋而大 猶未伐何命之可告十年鄭 佶 市. 갶 存之以備考而己 レく **ホ** 11

春秋拜傅辨疑

奏五

渝關李氏

Œ

九

年左

第公十一年 夫 梅部鄭伯以下命伐宋宋以入

郭

于為氏 尹氏 請 羽 左 月 弑 授义 傳 之公公 **4**3 胳 杀 .d. 於 尹 44 梪 飞 之 使營養養吾将老 鍾 义 巫 為 11 iħ 請 而討窩 齊于 公子 禱 般 於其 桓 d' 社 公 蒯 Ř 主 與鄭人戰于孤壞止馬鄭人囚 拼 有死 館子為氏士辰羽父使城武 鍾 ٧.٧ 馬 巫 求太军公口為其少故 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 羽父懼反指公于極公 Æ. + 請 沥 挴

大学得日 贼 轼 不書 лĖ 팼 ょ 区 葬以 討不 心 不 公 復頗 為 書 耄 心不繁乎臣 4 何 無子也 1.3 いく 為 **ぶ** J& 無 益生者之事也春秋君弑贼不 臣子心子沈子曰君斌臣不討 不忍言也 何 いく 不書莊春 水 君

卍 寢 羾 討 解得解疑 不 Ť 正 ョ 其終也薨不書地 人君 終于路寢見卿大夫而終乃正終也薨于燕 荩五 造分十也 弑 也城不討則不書葬無臣 年 充 ゔ

早 胡 Ľ 也 17 聖 宜 使營充最再將老馬是猶豫紹特辨之弗早辨也其 傳 古 斷 隱公之 者 隱公見我曾史舊文以實書其四公薨者仲尼親 曰 法 か、 常君見找削而不審者盖國史一官之守春秋 致隱讓國立不以正 史官以直為職而不詳國惡仲尼筆削舊史斯 其 觓 失业 13 不' 既 15) 有幾人交亂其間憂虞之東著 矣不書我示臣子于君父有隱此其 惠公之罪也致桓弑 岩災 矣而 及 不

> 寝苫枕 何忍言之故書聽薨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菲隱因所 陳 체 茅堂 ゃ 惡之 杰 **v**·4 R 没 能 41) 其實 日春秋之法 此 修 禮 胡 雞 法 弋 弋 謂 **な**、 ,薛而亂 何種 書地 使後世無考證也但 Ð 討賊至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yŁ 春 櫇 示 秋節事多諱 日子 4 ·臣贼子之獄具矣 内外恒異解遇我君父之大哀心則 段夏 臣子 夫 古枕 問 **ぶ、** Ŧ 君父 艺艺 討 易與其人 如公薨不地出 艡 微婉其解不直書圖 有 ぶ 復 討城復住之義形聖人 关仇下如 あぶ 亂 (書莊則) 臣 收之 八八子惟 奔 -柳-桶 腈 逃之 洏 服 終 不 甚 頻 脍

春秋鲜侍辩疑 誠之矣 何 氏曰 ·牌陡 卷五 选公十一年 若君公薨于渴氏桓攀之罪非 卷五 徒 **不** 討 後世

志自 高氏口 天子正位 之也至于不書 政例 确子立庶以長隱之立為得正使隱公以長自處請 调 隱仍然欲終其身遂致見弑盖中隱不知大義以至 君 為桓而立竊讓國之名真桓之信已桓日藁其 君尊以奉周公之礼誰曰不然乃探先君之那 終不于正 她 19 寝而于他處則著其不正於所以 知其 為 知春秋 弑矣夫諸侯無二确 桓 不 铈 命 危 得

東菜品 此耳 為義不盡 ぇ **貪數年之權而去** 13 隱 公廷國之節心甚明亦甚顯 位 不 亚耳惟其太位不或故 所可恨 -右

杰

剃

有

圆

者不

可

ンく

不

ψ

春秋拜傳辨疑 營何 進 VI 貪暴顧惜之心形于言者也常授即授何謂將授常營即 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夷裘吾將老馬將之一字是隱公 公勇退 之形有以召之也隱公尚不自警方且告羽父曰為其少 父敢對隱公明發成城之言而不忌是必隱公食器顧惜 者不敢至其廬児 解傳解疑 卷五 隱公十一年 呈1周之義心如此之明违如此之顯秋毫不盡遽受大祸 招 羽父之侮起桓公之疑而卒至于殺其身也隱隱公 請將營投機之會問不容髮宣客有所謂将也此所 腩 高 惜 ßä 之 卷五 之 形 風 見 敢 凛 於 外 戕 狂 -1] 殺之謀拘裁之行免我平今羽 人 文 卦} 围 不仁者不敢至其牆不美 得入凝極公之謀馬 坌 使

故伐邾而忘喪之信伐宋而棄宿之盟入移入許無所不戎四年遇清蓋欲結諸國以自安也輸平以後隱漸得忘而出于諸大夫之叛已故元年盟儀父其秋盟宋二年盟以後黨予齊鄭原其即位雖以次當立然本非惠公之命歷陵孝氏曰隱公立十一年自六年以前黨于宋自六年况心迹不如隱公之可見者其敢不自勉乎

書君弑则是史之不良倭元年傳曰諸國惡禮也以仲尼渝關李氏曰孔氏曰董孤書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明君臣之分自定何至有後日之慶哉

有

為氏之褐使隱公初立上請天王則長幼之義

春秋解傳辨疑 故有 也是言聖賢西通之意也按此說謂真與隱皆史氏之正 1 聖賢亦録而言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 進董孤書法而不隱點奉初君而自則要嬰端委而 之善意 執其是而諫 有得排段 尽王,怎么十一年,里通翰也没公被我使遇而史董孤其人者必言曰 隱諱之義馬至於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果 企 占 一盖為以 猟 釋例曰臣之事君猶了事父微辣見志造縣疏解 抓 事迹 知為 其非不必其得盖臣救將然而將順其己 者或心 一不同而 史必須真 俱 實受君為請您過或志在疾惡故 是為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 æ 以左傳之禮諱惡知為史又 公子 31

ැ ፕን 春秋之 営以 官之守則隱其事而亦不沒其實是固萬世之公義也 快 あ 产厂 公在寫氏而死遂誣寫氏弑君欲以正法 允哉分子為氏聖人必深嘉之矣何也亂臣賊子濟其 チい 未知曾史之舊果能直與不真但據孔子修經不比 欲 討 故討寫氏之家僅有元者而已言不總珠之按臣我 為氏有死 不 **世共亦今特正名書之一筆之誅嚴於鉄纸宣不甚** 办 韓國惡其以君子之道訓後世數。傳謂立極 直 許史此 病君 者孔氏曰羽义遣城弑公公非為氏所 ゔ 也 以君子許蘧伯玉未嘗以直為非又 然别南史董孤軍亦如史魚之直 **林之君非** 木

班未常 塞責耳 秋 赳 忑 いく 713 解傳 阵掌排疑 春五 隐公十一年 室 狐疑之意使攀得以现其迹而勤於惡彼攀之免逆见 杜龍依不容斯 米 义 護担 進龍之際 1.4 在 辨疑 討 既 比 全 劃) 賊 矣 涩 洿 春 宜 セ 其宫 爲 不 **表五** 建召 か 允 杖 飞 1-1 須少 吉 放子 闕其菲而不書 Œ 雨 ዀ 興 桓 暈 殺之當将必謂城已討而頗己 溡 法 凶 頀 私 禍 武义 驯 該 馬 今乃 授之位若不讓桓則宜急裁章 2 斯能正覆載不容之大法 亦 福之幾投幾之頃間不收髮隱 بار 者 何 當危疑範隨之前而有 所容其好 不欲深究其情但 在宫者数無赦是必 所以明其戒 心哉 冰寫氏 **;3**. 復隱 芅 授 趁 討

其國 其 <u></u> 15 利 レく 殺為 淹 進 雨 君 2 未蓝常發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辨之宜早不 1成亦未 哉山 一龍之時 乃又以懼 不 請息站不為君也 君 盖 其吏民, Кb 桶 量為貴 量之請 其 授 始辨之 君 得 桓 害之心 以 杸 者十 其 桓义 情 位 殺 戚 桓 边 长 但當進龍之際亦自有善處之方 餘 也 一言不納 是自 舻 孔子修春秋儿與諸侯盟會行師 年 迫 公国為謀利其反背公於極而 歐 To 业 يآتو 鞏之 成此 腈 沥 陽 大惡未彰安可追以 則我隱之謀進兵按 永叔曰曾隱 \sim 廟立該稱公則常時曾 謀耳以為見 奸 除而遠之則可矣 公南 杊 T 沥 謹 此 ቭን 俟 洋 乱

> 之意也 子非 經 實攝 攝 輯將辦徒 則 洏 æ マス 隱公之母 與 俱 為 奻 恐未 謂隱公為君無異於 公 據 歸惠公仲子之 書 ょ 冯 刬 經隱 豈 不 九而 公 之於 然蓋諸大 · 太五 么 書 店 公立 經言攝 公薨是正 1.君位也故 春五 怎分十一年 骂何高罪其遇於生母有如此使果隱公 立欲 以其卒也 十一年而薨則左 佐其長而! 明及考官獻羽事皆相合不然仲 夫板 雨 書 後信其為 指其為君之實也名與實考之 元年不書即位是欲見其稱攝 化公誠有然者其不信左傳之 137 隱而立之隱己立為君矣其 公党 授之固是徒以 則聖人何審異隱於他 攝哉且如左傳之言 氏 何從西 播為名 知其 攂

就矣o 况左 其正 以正 惠公仲子云者 其义意而為九 世 特 Bp 傳所謂 隱心 義 月 vl 祭祀之類皆出於已舉國之人皆聽命于己未當不 位 私愛厚於所生 教梁傅曰隱十年無正隱不自正也元年有正 己見 や 平 公年 桜二 上上 隱 其於敬讓祖之意自 攝 明是惠公 而立則 傳之說 公之稱 伴口 者與公數二傳之說無異必非無據之聽 隱 夫以 經必不以仲子繁之惠公矣 未必 何小人 號無異于正君則自改元後 之私允為仲子之子隱公将 無 攝為名不可謂其無此事也 絥 جآئہ ₩. 此以後何必又去 公之 月 隱將讓平極故不有 立 心書正月西 正月 1)(柳 所 刺

之月也公一 使南水寒聘止書特七年冬天王使几伯來聘亦止書将 腈 二年冬齊高子來盟亦止書時八年奉宋公衛候遇于乘 正月之義必不為其不告朔矣观經之止書時者不獨春 乎且他公之有事于外者雖不告朔而亦書月可知不書 正未害告朔 及齊人将于福亦止書時六年春鄭人來輸平止書時関 于防亦止書将五年春公觀魚于案止書将莊四年冬公 為正君也 有得辨疑 卷王 愿公十一年 置一書将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亦止書時九年泰天王 .8 水 如二年春公會戎子潛止書時九年冬公會齊便 不自 何為反去正月以見其不自正乎况正月者王 于廟故不書宣他月之得書者皆以告朔故 正而上去 Ŧ. 月珠覺不偷以以為公不自

春秋解傳辨疑 卷正 隐分十一年 異

春秋

十一年春縣侯薛侯來朝止書時極七年夏散白緩水朝

節候吾離來朝亦止書将又三年四年十年書卷二月桓

七年亦書春二月七年書春三月莊十二年亦書春三月

可謂去月以見義平大抵史家記事有許客又世遠文開

能盡考未必皆義意之所存也如左傳最發博洽猶不

無月者亦五書冬而無月者三此皆首月亦不書者豈亦

十一年之中書春而無月者六書夏而無月者五書秋而

春亦以事繁将而下事又書三月諸如此類不一而足且

八年九年春既以事繁将而下事又書三月倍二十八年

免於隱篇之多誤莊為之多關熟謂日月可盡悉那

偷開 李某鳳 糊升

桓公

名孰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執世族譜亦以桓王九年即位莊王三年薨世本桓公名執世族譜亦孔氏曰曾世家桓公名允惠公之子隱公之弟仲予所生

本以何行而為此諡他皆放此杜氏曰諡法辟土版遠曰桓諡法非一畧舉一耳亦不知

不秋鲜停鲜疑 卷六 桓分元年 一 一 公之庶子隱公之庶弟也弑其君兄而自立在位十八年谕嗣李氏曰桓公者惠公繼娶夫人仲子之所止實别惠

為齊襄公所殺夫人文姜元年咸在原午

元年

可行之法也必欲傳入當以春秋編年為正 电行之法也必欲傳入當以春秋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 古人君記事之侧春秋祖逃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 古人君記事之侧春秋祖逃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 古人君記事之 侧春秋祖逃為編年法及漢文帝惑方士 封傳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明傳曰元年即位之始年也自是累數雖久而不易此前

關孝氏曰北雙山曰是府天子既紀其即位之元

ιŦ,

春秋解傳辨疑 卷六 柜分元年 二 二 版佛妄禮所謂可以義起者其此類與按此説取後世年 数改元而数易年號耳 號之制良是胡傳以為非 年之有號始于武帝即位之初事雖非古然足以别世代 王朝自是大一統之義春秋所謂王正月是也若夫能侯 各紀其年歲豈子父母之年有悖乎此時正朔之今一奉 未可是被而涨此矣**。土瓊山**日自古帝王未有年號而 置守之後天下止一君止有一君自紀其元時勢固不同 然諸侯既各君其國自當各紀其元如父母既生子子亦 之奉比之三代猶嚴矣按此說疑諸侯紀元為二統 置分而天子始專之而天下奉行之不敢有貳其正 諸 mo) 位 . Ž 初亦各 á 可 なと 行之法者非誤年號 其 亢 則 似乎二統 也自 也談

春王正月公即位

道於已正即位之道而即位是無恩於先君也就也繼故而言即位是為與聞乎就何也曰先君不以其其道終則子弟不忍即位也繼故而言即位别是與聞乎不言即位正也繼故不言即位之為正何也曰先君不以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馬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為無王之道遂可以至馬尔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繼故義梁傳曰極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

立之罪特 而 大口 無 善其自 為 别則 弑經但 即位 後之觀者安知城之為誰乎故者其篡 j. 書竟而城不見主名嗣君實與其

推所有以 胡傅曰 攝推己所有以與人者讓也故充舜神授而謂之該惠無 夫人母非夫人則桓乃隱之庶弟安得為通子謂當立乎 攝讓果乎曰非其有而居之者攝也故周公即政而謂之 通嗣隱公繼室之子於次居長禮當嗣也其欲授極所謂 桓不當立則 何為深絕桓也曰古者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通惠公元 節疑其逐有之也是以至於見試而惡亦有所分矣春 未能自立是故隱公攝馬以俟其長而授之位久攝而 也美惡不嫌同辭或問桓非惠公之通子乎通子當立 拜傅辩疑 既卒繼室以聲子則是攝行內主之事矣仲子安得為 ρή 桓公與間乎故而 母貴者其說非與日 與人者也豈曰 惡桓深絕之也然則必傳所謂桓幼而者隱長 國乃隱公之 國其欲投桓乃實該之非 桓公元年 攝之云乎以其實讓而桓武之 書即位著其献立之罪深絕 此狗惠公失禮而為之解 攝也 不 之

> 罪 日 子后 狸 多春秋之 美立五年歌氏立 计原本元素 医水子 雅為人 訓 浮 足而 狻 加 貶 慈 我立于 為貴 備 香終始 及丁世 之世 討罪之 甜皇 兰那 夫后与 談 天婦之大倫亂兵春秋明蒼祖后越二年立東海王港為里太為帝太后後沒事光武紀兼皇議而用之前沒事支帝北部田 美以 示王法正人倫存天

せ

不

可

いく

那

- 1

秋解傳辨疑 秋鲜俾辨疑 卷六 桓公元年 四款桓也亦青王也或者以不書王為簡編之脱 三年以 夫子 Ĩ 其罪 修春 ョ 後 妓 桓 特 不 秋 八人 書王 雞 王 並 卷六 法 以該討亂賊為事而於魯之北君不各 弑君以弟寒兄罪大 恐极而學之先君 奢 以 桓 重示萬世書王 無王 與王不 能 書即 以王法正 Ą 位 哈所 誤春 天下也 秋 討 رطر

深 意不 亦由

天之雠而此 編其書法大率異於羣公此聖人修理三綱救正民葬之 張 今書公見周王之無政雅 八氏日 桓 推戴弑君之城弁冕南面立乎其位故極公之 公林君而立在九伐之法當伏城殺其親之 書即位見曾之臣子忘不共載

惠公之嫡子两國乃其國也隱公代尤為君本非當立者 偷關李氏曰或曰惠公娶仲子本以為夫人是公子允為 於底孽之篆裁者矣乃春秋之誅桓甚嚴何也曰春秋之 及其从假不歸允乃殺之而居其位考其所由來是亦異

早子以

春秋法也仲子有電

惠公欲以

為夫人母受者子抱惠

以

為通嗣禮之所不得為也禮不得為而惠公

為之隱公又 探其那心而成之必傳又肆為

而 桓 鉄之哉。經正終而言即位者正也繼故而不言即位者 不安于臣位而敢行逆其亂倫也甚矣經亦安得而不厚 以其事言之隱己為君是皆名分之不可易者公子九乃 為我立我應為君而可奪之也故以其義言之隱本當立 己為君兵公子允己為臣兵君臣之分一定尤不得曰彼 子而不敢從君益又為之别立宮而獻以六羽自與正夫 省不可輔以為君如襄公之四歲而即位者我至於隱公 於患公之竟报隱而立之立之誠是也不然公子允雖勿 人之禮不同諸夫人疑於非正嫡疑其子非正确之子故 請候再娶者循以禮無二嫡為婦故於其卒也但稱

秋解傳辨疑 慶也繼故而言即位者慶之慶也殼误傳以繼故不言即 見拭而僖公不書即位皆變例也桓公豈公之繼故而書 位為正好判繼故而言即位者分正變耳其員繼故者之 者鄭厲公逐世子忍而自立者衛公孫罰逐其君行而自 陽承叔曰曾桓公抵隱公而自立者宣公被子赤而自 之法嚴矣二例必妨自仲足此春秋所以謂之作也。歐 中之變例所以著亂越安忍之實迹此美立而復陳討城 見战而狂心不書即位子般見殺而閔公不書即位閔公 不言即位固己異於繼正然而言即位之常其是故極公 即位皆變中之變例也變例所以起臣子隱漏之至情變 卷六 桓公元年

春

三月公會鄭伯于乘 他君而直書即位以罪之此乃義例之可見者耳 君有隱詞馬尤不可謂欲著其罪而乃書公矣惟書公 子亦非宣所殺而宣利其位亦不言其故若此者皆於先 也宜矣况桓公宣公皆曾先君也觀於桓之弑隱不明書 立者春 奪彼爵號而止書名哉爵號不可奪則四君之君如其君 不然春秋紀事之書而義在其中使春秋絕其為君豈可 按不沒其實之說固是但謂欲著其罪而乃不沒其實則 其實傳其實而使後世信之則四君之罪不可得而掩耳 秋皆不絕其為君夫欲者其罪於後世在乎不沒

春秋鲜傳辨疑 高氏口鄭莊與隱公同盟和好今見其賊不能討反有所 人、人所同惡而鄭莊首與為會所以深罪之也 好于鄭鄭亦欲乘此機求許由故與桓公會于乘落被之 張氏曰公篡立而惧諸侯之討也欲外結好以自固乃求 彭山季氏曰乘曹地註見隱八年盜鄭適曾之道也 卷六 桓公元年

盟越盟武父會曹是也鄭莊之結會桓與曾桓之交鄭突 虚茂李氏口魯與鄭特相會盟者惟桓公之編有四會重 渝關李氏曰按左傳公即位修好于鄭則此會之出於公 皆黨篡祸之城不

選求欲以定其位是該何心哉

春秋轉傳辨是 卷六 柱公元年 七春秋轉傳辨是 卷六 柱公元年 七春秋轉傳辨是 卷六 柱公元年 七春秋時間成禮子歷是也都因公許之此即下文監假許田知其為利而動矣觀利而與之會讓亂而保好罪莫大馬此春秋所深惡也者觀下文以聲假許田知其為利而動矣觀利而與之會獲利而與之聲假許田知其為利而動矣觀利而與之會獲利而與之聲假許田知其為利而動矣觀利而與之會遭到而以過其好其心尚可問耶夫隱四年州吁之亂會宋陳此以同其好其心尚可問耶夫隱四年州吁之亂會宋陳此以同其好其心尚可問耶夫隱四年州吁之亂會宋陳此以同其好其心尚可問耶夫隱四年州吁之亂會宋陳於自其於養於養所以自固無足責也鄰伯首與之亦就篡而求好於諸侯以自固無足責也鄰伯首與之亦就篡而求好於諸侯以自固無足責也亦能對於

辨已見隱八年宛來歸初匹

鄭伯以璧假許田

圓皆五寸白虎通云璧者外圓象天內分象地宣城梅氏曰尔雅云内倍好謂之璧內邊好孔也去銳璧

胡傳曰成王以周公有大煎勞故将賜之許田為朝宿之

她

風 陳氏 义 17 旅 谷 為 ा 目 Ð طر 取 許 于变且以 春 ıĐ 15 秋 創 之 文和不惭於春秋答其事所以见王化 衰 曷為謂之以璧假鄭伯之詞也公羊氏 和 癸明鄭莊之故也 諸 候為 惡 175 有 詢 以自文夫子傷

後與之盟也家氏曰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著鄭莊乘曾有惡要許

田然

春秋鲜传鲜鞋 卷六 社公元年 八春秋鲜传鲜鞋 卷六 社公元年 八

可居常與新在一手會何其好心。新田所以供朝宿是先於田子祖公要學心夫輸平歸於田財網公司 等之有周公之采邑或亦不必賜學朝宿地意用公商於學之 等之有周公之采邑或亦不必賜學朝宿地意用公商於學至此 等之有周公之采邑或亦不必賜學朝宿地意用公營督至此 等如此東京在於此朝諸侯故以許田賜周公而使學世 所有益于會重時鄭伯親假之也歸於下隱公務學在所 學之此,以為其一年公及齊鄭侯伯人 等之必非永遷後之所賜心隱十一年公及齊鄭侯伯人 等之必非永遷後之所賜心隱十一年公及齊鄭侯伯人 等之必非永遷後之所賜心隱十一年公及齊鄭侯伯人 等之必非永遷後之所賜之也歸於可則無來使而但書 方欲盡得之耳。歸初使完來假許田則無來使而但書 方欲盡得之耳。歸初使完來假許田則無來使而但書 不其恭鄭莊之于學何其好心。新田所以供朝宿是先

春秋料停雜起 色或屬新山 不喜此 供養以 馬盡天子之郊不足為其地矣按此説以正公羊諸侯皆 王以尚公有大熱勞故特賜之許田為朝宿之地如皆有 要不可以此為通例也一胡傳曰周制六年五服 而不與田俱何可以是言雖田多色少稱田者問亦有之 邑按此就不然據經所書是許田非許邑也蓋雖有邑而 地假人而員無君無親之罪斯亦不足责矣故各其事而 有之說該是矣但許田之去錦京甚遠常不在天子之郊 于天子之郊有朝宿之地諸侯於王畿之內皆有是平成 宿 韶 今乃言天子之郊亦 凌 之色也此色也其稱田 八日 常會於不言之表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曾朝 桓公為弑篡之戒被且身造大逆而不忌别夫以 失地 歸材後 城不入於色亦弟概言許境之田可耳有色 為内韓 巻六 1復書我入防重取地假許後不喜以 也按此說亦不然宣十年於人歸我 同公羊說或於事實有未詳也。資 桓 公 何田多色少稱田色多田少稱 元千 朝故

> 卷秋輔作辨疑 李氏曰 齊人取 及開 其故而已故不見於經也按問宮之詩乃何禱之詞其言 之取 E 假鄭者義又別有在非重失地而為內諱之謂也。 有一粉美别 滌 至俸 ホル 砂 쌄 مالا IĐ 詩於傳 排 公時長魯死而返矣鄭不使人歸曾不使人取復 共 漸 定十年齊人求歸耶 * 失 事者曾皆受之不以 西 卷六 取此之失地亦非常失彼書入坊而此 有 地 11) **公** 在 雨 哀八年齊人取 稱其居常與許復同公之宇則 非 不 吉也 重 桓公元年 取地之義也以入材之例推之 Ж. 誰 刺 其 絕 通經之中書歸書入者 誰及開後取于我、亦 取 陰田哀八年齊人 地而書入也宣元 抓 假 ズ、 彭 許 書

入初則

鄭伯以壁假許

11)

亦當書以許田假鄭矣而經不

雨

| 大耳

接則是以罷榮必不可輕之物而為媚人固己之

(ē)

团

朝

竟之禮奏尊人 礼

朝宿地為無用以是阿鄭

I

寵

費先祖之榮封

特異於諸

候者殆與尋常之地

圖又與尋常與地之事不同據鄭伯使紀來歸於必書我

成局壽無有害與夫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發陌及彼 居常與許者朱子謂曾人以是願信公是也如言萬 之常云耳如洋宮閣宮修其所當修者則不書此亦得其 崻 吉 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話等語豈皆當年實係即一說詩 復周公之字者是實復之也盖許叔既復許至于係 應得者則亦不必書也故凡經之書歸書取者皆非本 13 ιfŋ 既不書豈得其所固 許田歸曾馬復之而春秋不書者以為得其故物 之復不應矯証其詞而以未曾有者妄領之也若 於當之失地者亦多韓之而不書兵夫失其所 有者而必書之平不然詩代 有

春 夫遂荒徐宅云 有千成者是又言其得毒之理而以是祝之固不嫌於 秋 **∤∙∙**Z 亦可通 此 姑 雨 ヹ 並 律復地之說 驯 存之 ۲٠4 當時他國之交好而盛稱之其言 乎按此説於詩有合而

月 丁未公 及鄭 伯 盟于越

扗 左 傳曰 K Ð 赳 夏 ÚĹ 12) 埀 F) 趟 T 大 2> 交 郭 伯 盟 于赵盟日渝盟無享國

쁘 18 10) 信 也 灹 也故又盟趙 シ 會重之 胼 而位乃定馬鄭既得許田始與公為此 13 欲 結 鄭 提以 自安以季 會未可保 其

春 秋 無 慶中國為夷秋化人類為會獸聖人所為惧春秋所以 胡 轉修辨疑 侯於敗絕而惡自見矣 得 俦 ī ij 鉄之也 而鄭與之盟以定其位是肆人欲减 天理 弑逆之人 凡民 卷六 四部該即孟子所謂不待教命人 檀 八公元

尒

家氏曰 放報 入尔先後一報又其後曾桓斃于齊襄其子事雖終身不 鸡見狀於其臣曾桓率三國受弑城之略而成其亂出尔 位今曾隱見故於其弟鄭莊逼弑城取其田而與之盟宋 我亡黨城為利者亦知所怨矣 八鄭莊雖 僅 衛州 吁之我其君曾隱宋殤出師會代鄉以定其 九白全 而嗣子忽終殞於賊人之手國大

> 城與人盟人亦不以 為城而與之盟非尋常要結之可比 桓以畧之是又一義也 **盟將謂承以為好矣而不免於十年之來戰盟亦安足恃** 除二年盟戎外無不書日者表可以常例視之蓋裁逆之 皆義意之所存也但隱莊之盟多不日而桓公與盟者七 地當不透然不盟 于會地者 必有其故夫求鄭援而為此 偷關李氏曰 哈謹 (難假之田利亦安足恃哉 0 春秋之或日或不日未必 洏 日之獨於盟戎不日 會與盟 懂骗月未必是再出也非再出則兩 者以其尋隱公之盟而我

秋大水

春秋解傳辨疑 冬 六 色 1 亢

裁误 傳口高下 有水災口大水

妝 高那孫氏曰 民廬舍為災則 大 者非常之詞水 書 1 非常而為從或害民 禾 稼

徒世 也日堯之水非 致陰珍宜矣或問免之時豈有致之者而曰 積 堯有憂馬使禹泊之然後人得平土而 胡 南之 傳曰大水者 有 所成 為不善 溡 有 腸 陰逆而與怨氣並之所致也相行逆德而 以致之開開以 感動天學召水溢之災者必引竟為解 而 想兵異待乎九年十有三載之治也 來 水之行未得所歸故 居尔岩曰洪水者 举

主

业 H ニ 年 汪 + 食之後書月者未至思時之人然非 書內 宣 ヅ + 牛 .年 大 書 松己 成 水 肼 Ŧ 五 者 不 書月 八月姜氏入之後襄二十四年紀子七 年皆書秋莊十一年宋大水亦書於 往 此十三年書夏此年莊 मो 水之洗濫為害蓋應時 非常為災別不志 七年二十 τ'n 未 此 -F-五

春秋解傳 秸 拼 八八日 响 **ふ** 闒 廴 李 き 辨疑 所成也何以不 灹 刺 春 12) 夭下 秋之 晋表甫水早記曰積陰成雨 卷六 之 世多災果為內災則 災 異從可見矣 桓公元年 夏秋之時大雨不足為 详初 雨火成水 鎌 主 之外災或志 刺 是

書月 異惟 تين 辭 水 斪 いス 積 災 他事書月囚記大水於其後或亦非止一日 业 未必恰應三月有水也故書大水而無化 洏 書時 '而成大 訓 邳月可息故以 围 水 非整三月若在二十四年與襄二十 **;**[1] 為災故以 腈 書然而此書時者盖亦 其災書耳の大水 事 币 刺 161 イ 約 吉

冬十月

請者勿

泥于時

月可

È

二年春王正月 之罪也 桓無王两二年書春王正,傅曰桓無王而元年書春王正 王两二年書春王正月以天道王法正宋督 月以天道王法正

> 正之 夷义 E 2 祈 雅 卒其義一尔以為諸侯之辛天子所隱痛故書王 范敷 天 业 代课 理未當亡也其就是矣數深傳以二年書王正與 袓 註傳矣 子曰弑逆者不以王法正之天理城兵督敢

秋解傳 干嫡鄭突挾强臣之援而逼逐其君兄衛朔挾五國之 其如諸 于此 有 王所 文姜斌 極度父斌 般及問 網常婦地君父兄岌岌乎不能 m 順 于被之會特書成宋亂篡弑之賊與預會之諸侯威在所 家氏 討或曰周自東遷已不能號召方國令春秋以討城青之 察衛 渚 搄 王綱日壞光量日繁曲沃以支室篡香陳化以底孽 達王命無知斌襄渠弥弑昭傳瑕斌子儀尔為弑捷 偀 p- (ョ 大園必皆來會先馬督墨可坐而剪也惟其無志 侯之不東命者何曰五年桓王代鄭以師從者猶 正曾相之罪二年書王以曾城未討而宋亂又作 辨 春秋初年聖人猶望天王以討城之事故元年 疑 卷 六

正月宋督弑其君而其他弑逆不在春正月者不拘書王 **渝關孝氏曰汪氏曰** 管不善王以正其罪豈以督之武在正月不可書曰春 保 數按此說試有然者但春秋之義或亦不可泥此 春 沝 所為 作為是故尔 許止楚此 陳夏微舒齊崔行陳七之

春秋解傳辨疑 矣其必有 所受之矣 不可一日 稍緩豈至三年喪畢而後去王也穀羽之說精 限二年正月又遇宋督之弑故亦變文以中其法此只可 於桓篇辨異同未可執常何而泛視之也不然討城之法 不見討故至明年正月而去王也按此說似亦可通但如 見春秋嚴峻之古惟桓篇本無王特於元年書王以正其 此則是元年二年之書王為常例與每年之書王相同未 訓 列而書王此亦可通於天下之為迁者矣一說此年書王 宋督之就在春秋之初而又通在正月偶準相篇元年之 王是皆春秋之常例未可以桓篇之書王去王相比也惟 馬即可通於天下之為逆者也又何必於他國之弑君者 一一如其書法平由此知他 國過弑之年或書王或不書 為宋督而云然也正月應王今年冬先君之喪已畢而 因魯史以加筆削別 卷六 桓公二年 據曾桓之事而大法立馬大義的 ** 麦!

中宋督弑其君與夷及其大夫孔父 父而被鸡公召在公子郭而立之以親鄭子馬心能三年父而被鸡公召在公子郭而立之以親鄭和云口在公公 督為太宰故因民之不堪命死宣言曰司馬則然己殺孔 左傳曰宋鳴公立十年十一戰民不堪命孔父嘉為司馬 杜虫出 不孝不告也出居于鄭馮入 督宋戴公孫也孔父孔子六世 祖

> क ख 具大夫者與君俱死據君為文也 12 典夷是. 智 2 君 言战其君可也 孔父非督之大

超代日忠美是教與君而死故言及以連之美其能元

公羊傅

謂

春秋拜侍辨疑 卷六 齊雪白 宋鄭則 忠於所事而 間平故矣。春秋事大夫之死難者三孔父仇牧何息皆 言耳殤公既裁督召馮 鄭能公挾馮在園合齊曾以擴水豈無異談平華督欲 彭山李氏曰宋殇公在位四五典兵為忌漏而與鄭雠 也有科尔 孔父不稱名盖高祖辞也孔子故宋也也然氏目 陶孔父不稱名盖高祖辞也孔子故宋也 秋拜侍拜疑 卷六 杜八二年 杰教课停口督欲弑君而恐不立於是平光教孔父孔父阴 可見左 傳序宋陽公 巫戰殘民之事乃華督文奸惑眾之 死已必死趋而救之皆死高孔父正色而立於朝刑 鸡公不 敢遇而致難於其君者 Ħį 於色具其義形於色奈何督將試寫公孔父 同情兵龍三月魯齊鄭莊會于被以成米亂其意 曰 可 日及孔父何以書賢也何賢平孔父孔父可 民不堪命而弑殇公共實陰倚鄰在為王也 得而 無二心 我也故於是此政孔父之家鸡公知 ** 于 孔父可謂義形於色 儿 鄭而立之是為在公數以言 非 其本心而動於私者皆不 迚 一而存 人莫 孔父 專 بطر

预荡

父明 礼父 相 氏 殤 侵 13 公 代 秽 紀則 華 哲盖 含 弑之 馮 為之 'n, 遂 立 召 黨也 ü 馮 美 将被與夷而憚孔父故 ιĐ 使 馮出居 止 書與夷之試而後 鄭與夷既立 及光 火 攻

春 臣 ぇし 弑 4/1 秋 麻 不 司馬 舠 刼 于是不能 幾馬凡 廴 丠 融 君而憚孔父割安欲 解傳與疑 吉大夫是 雑 可 缚 此数君子者義形於色皆足 崇與節義之臣 ρή 得 庶 柳. 13 以 命不 祈り 能 桜 惮也不有君子其能 疑 卷六 短公二氟巨蛾子喜無君起 斌 改 左 翦其所 春 於是 渝 於 比 冬 秋之 宋楊公 亦 其 六 4 可 徳 3, 乃天下之大 間有國之急務 **北政孔父而** 斩 いく яĘ 叛 剕 野 斯 止 ĒΉ 有終 漢而 憚汲直曹縣欲禪位 ع 肥 + 將 年十一 督将弑鸡公 矣養其節而書及不失 格 其 阆 年 12 君 身而不 乎春秋賢孔父示 以衛宗社而 者必先額其所忌而 後及其君能為 17. 之非者 戰 尺 孔父生 敵 屯 へ 协 水、 堪 記半者 炸 君 4 # 有 袻 战死 れ 後 Ŧij 14 存則 扶官 無 父為 * 煂 後 ~ XX. 亦 於

孔父之元 為君故

陳

ゃ

Ð

ئۆ

節

人

区

꼰

極

狘

ساجر

春

秋黄

بآل

笳

必

大臣

ئے

水.

後

سالا 1.2

炷

儿

牧

疕

X,

狻

鷏

得以

奔

陳

耳非

能

圳

君

なっ

彻

頂口

春 故先書杖 근 刖 秋 i≹_ 言 書大 愁智惧遂弑鸡 渝 輧 及 之 11 13 李 بتو 亦 臣 骨 美 K 節 辨 不. 滨 其君按見 ž 書是 .Fr Œ ^ 镧 匏 左 臣 其 公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 冬 二年春宋督改孔氏殺孔父而取 傅 坔 故 君 ببر 哥 13 杫 仔 孔父之妻美而 藤孝 鲛 宋華父督見孔父之妻於路日逆 근 ķġ 春 杏 1.公二年 秋 4 也 重以 行 姙 大臣 偃先投胥童 與人也 月送之殺孔父 也当 ふ 顸 能 Ďi. 其去 献 具 而 君 君 仔

推其 督股 子形妻 尺 킪, 妻 謂 逐先書斌君 Ŧ I∰) *** ő) ,Ŧı) 督為 ق غ 孔义 2 -無。 : 1 後 動 君之心 而乘説作車團 直 動 於 不 恐者 有無 ,Ŧη 能免各手督以此慈家而行延自是龍賊奸能 於 能 **有無君之心** 時本以為 以為 以為 以為 取其妻也 惡乃是因 **#** 即指被君言藏與左傳異其云失割其所 咎 不 べり 儿 後 華督以是各孔父曾不思太宰六官之 团 言 云女而莲氏 图 君及臣之旨 殺 交 殤公 彼先 色光战 孔 玄 Ű 巴之色莲喜岛此题及对蒋公牧古者大夫比对蒋公牧古者大夫比公本者见礼公公二年 灾 亦覺不然所云動於惡者 洏 女口 有無君之心 并 此 一却似止為! 及孔父之實矣胡傳 得經解矣。亞戰殘 故 心投孔父而 政教為此 耳父皆义 美水之 即 車 5 恐 謂 君 其干

承嘉昌

火

ョ

礼

久

75

移公所属為公者也尚息乃獻公之

屬其子

也孔父的息存則

殤公卓子與之俱存

孔

攵

茍

息之

4)

鸡公

卓

子

典之

俱心

鸡公卓子己城而孔父尚

2

刺

が

克

不

得

和

全

头

仇

妆

雞

非

受屬於先名然

(省)

君

遇

于

19

手

匌

和

ع يه

是仇牧生而存則為

ふ

可

春秋拜停辨疑 弗父何 殷後與國於宋微子卒其弟曰 周 孔 金岩口山萬十孔智 精停辨疑 卷六 柜公二年 九 一格宋公生丁公申中生船公共及襄公照集史礼 周生 公族 父果李遐联年父教 與如日亂潛而嘉孔 生 故 世子勝勝生正考南考南生孔父嘉五世親盡别 及属公方記方記以下世為宋卿弗父何生 防 墨比菲乃公莊 主义 叔避 字仲 夷則督在团公世嘉 狻 准奔艇宋收立矣 公 rl 表六 尼 府曾君海華十於左據 秋首而公督九事遂此也常殺末諸年不改 華氏之 孔為 後 八馬 礼 為氏孔 是孔年公莊相公 禍 説 是防极生伯夏伯夏生叔梁能生年非即宋禧公十年华督成本事生都公司,其曹操是相次按宋世家董学成立居胤毅和防在公司,并将曹操的一种宋世家董督战逆属禧公公此云至防叔始李曹去攀督教证属禧公公此云至防叔始李曹去攀督教证后帝帝帝帝宋帝公十年举义福而奔魯王第日按左傅桓公二 刑 孔父生子木金父金父生 是孔父之後以其五 仲思名行刷微之後生宋 父者孔氏立姓之始祖 世親 熙止 宋父

> 春秋拜傳粹疑 大年年年徒 卷六 祖公二年 年 傳口义者名也亦非也 季孫行父國歸父尚林父等皆以 方以孔為氏孔父之先未有稱孔者安得謂孔為氏乎胡 非 是 * 1 逐 倭之 チ 五世 不 り 孫 為 待親 子岩 得别 之族則不待 自 えし 親盡之故耶。 卷六 為氏馬 盡也孔父被殺而未得楊族其稱孔氏者 孫 ξ'n 世 父义 有 孫 如督為 字為氏 親 H) 基 .3, 或回 穀 枥 氏 果傳回孔氏非也孔父之後 者黃待親盡之後乎日 2 Pp 族 孔 孫生賜之族而 有 耳 父之後 恐兆 氏惟 未賜族者至下 為五世親盡 孔為氏蓋 即稱華氏 非 故 J, *_*

叔作難

周

公相

成王東征之二年罪人斯得乃命後子代

封約之子武庚于朝歌使奉湯犯武王崩而與管察霍三

之元子

科之庶兄以

折内諸候入為王卿士初武王克殷

外孫

同

0

孔子家語

日孔子之先宋之後也微分故帝己

沓所

٠٠ **٤**

深

絶之也

與衛

州吁之不稱公子齊無知之不

其

亂可

知

其弑殤也盖以為馬而鄭人亦與有謀繳按

之

召

馮

币

立业

惎

亦為之立華氏而

本宋督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今去其屬籍而止以園氏

配諡不得獨稱諡也况彼方被殺尤不得於殺時稱諡矣 為諡之例且亦安有以父為諡者乎又稱諡者皆當以字 也大夫應有益孔父雖死難亦當別為之益蓋古無 字盆也能氏曰孔父有死難之動故其君以字為盜亦 7): 皆字而 ЯĘ 命大夫之見殺而 بغر Ð 也伸光姓孔從來無以祖名為姓者數孫傳又曰 祈 嘉其名也故左傳有華又督孔父嘉之稱皆以字 诸 孔父字者天子命大夫也如軍伯祭仲女叔之類 名居下經不書名而書字者數俱傳謂為祖詩是 倭不生名卒則名之以諸侯之被我且書名 可不为 平然則 謂之何曰 孔父二字 字

The state of the second second

春 子故宋也諱祖而不諱祖之君者然園之先君雖屬本宗 岩直 乎哉然 各 埀 節 下 避祖諱而於鄭書公子嘉不避父諱而於曾書職孫統 非孔子之家傳乃是仲尼之手筆春秋十二公皆不名 也越氏)季) 袓 可知孔父是字而嘉亦名也 拜傳拜廷 後世 汤不 少 耳〇裏十九年鄭殿其大夫公子高嘉字子孔以彼 视 业 不 E 拾祖父而書其名誠有所不安者即欲不為之諱 公諱 親祖為有問矣故於其祖但稱字而於君馬真書其 君 非對君 發無以明為吾祖而伸考敬之誠矣况夫作經 19 君 蓋亦天下之公義與或以為臨文不 ョ 前臣 君前臣名 PР 东 有他人名同祖父香亦 秋 卷六 前而 名 魯史非孔子家傳安得諱 者 極分二年 年 新聞之也何遂不可書字裁然則; 禮之常著書韓祖者義之當者拘 非繳即名其君於上安得字其臣 可以 不 平不知春 韓何 鼓放孔子 不 12) 秋 扎 恆 於 可 セ

滕子來朝

بالد

沙 陆 爵之崇果滕之事曾以侯 禮見則所供者多以子禮 為子子孫一向微弱故然 þή 書之耳故鄭子産書争承貢獻之次曰苦天子班貢 袓 参 X 少滕國土小不足以附諸侯之大國故甘 り 春 秋 炿 .1. 国事大事其朝聘贡献之多寡随 春秋之世 常稱子聖人因 13 自

> 請即其 輕 重 事也 **9**1} 鄭 伯 男 也 师 使從 公 候之貢俱弗給也敢

春秋解傳轉莊 書之非 大園減與禮叛君父務吞并者常書公書僕不疑而 朱子曰 青備於不能 白存之小 國 何聖人畏强凌弱萬大柳 自降為子而一切 察大園務吞并猶可以辨小園 **赴之豈所謂惡惡止其身耶春秋之世朝親往來其禮** 公弑君之贼不 使聖人實惡其黨惡則當止起其一身其子孫何罪一 盖其朝親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 杞國最 **東之也滕國亦小初書侯己而書子解者以為** 卷六 合 ٠, 大 杜公二年 華 股之則當時 朝之故與稱子然自此以後一向 春秋所書初 稱俠 侵削之餘何從而辨之其 己而 丰 稱 伯己而 此 耆 4. 桶 刎 う 獨 椌

哀也亦 公之甚程沙隨就春秋 見得此意却頗有理 也夫不能自强於政治甘以先世之漢封自淪於平小可 為其降爵也事大禮繁國小不能支不得己而降侯為子 朝此年滕子東朝一人也而俱與子領殊何心降爵也局 渝關李氏曰 涯 可配也胡傳以滕首朝桓聖人降其爵而稱子以 长而恶惡短之理且使朝桓而可於 內期期伯之 然 F يال عاد 為桓公即位而來朝也隱十一年滕 終春秋之世不復稱侯既不合於野弟 侯米

春秋辑傳辨疑 是自為亂 天子允之然 爵從事也是誠有心或謂春秋柳强扶弱之書滕薛礼彼 王肩尚不能然而謂将王能點諸侯乎〇周之求轉求 附之心 褒取以 术 命為諸侯皆止 **热也是則然矣故二** 之不稱乎此或者數國之貢賦不給專命于天子而 王之點防為說者家氏謂王網已顏防者有之未聞其能 但 從齊担為之請 孔子以天下無王而 把或稱伯或稱子薛亦或稱伯豈皆為朝亂賊而眼之乎 其惡更不小是尤在 會重盟越尤當首東未幾而 治夫禮 車也禮物之恆天子 削 小弱而自 衰微之 候之或 寓 朱子亞取沙隨之就信然哉の諸侯降衙有以時 F. 數 首)連哉惟 为位之 後春秋道其實耳曰此亦無從見其然否也 繼 降摘常從其本爵而不易也又何嫌於禮數 法 矣何以正天下哉夫春秋天子之事不過假 卷六 見其能 或篡者雖不請 於天子命為諸侯後此三者田齊亦皆受 耳非謂專進 自降又何不可因其稱而稱之以 绑哈白附 英楚之 借王名之不可言不得不從 作春秋乃以匹夫而擅點防之權則 产厂 尚不 陟耳不然抗王 當服矣 **公二**年 能 退而亂名實敢取諸侯而點 諸 辨則小國之不自 庸而升為子傳者以為數 命而 何皆仍其爵而不易乎又 侯之為路會提以成宋亂 E 如 立猶以其所稱 鄭莊至於射中 給而

> 子已 得以自主又或不得以自主者未可執一而論也 而又請降聽其煩賣而無定也那然則升降选更當必有 任 盗難自起 受貶 貶 不 19 拜侍辨疑 意為 王遂從而熙之至於霸統既 侯 能 本 而復稱伯又復稱子豈其方請降而又請升方請 馬 而 及 倭 升降地按此說似通而亦不盡然礼既稱伯又稱 按滕雞 稱子蓋 為子乎或 强 亦必有所通請而後免於大國之謀責恐未可 大桶 卷六 能及弱小 秋之大 時王 .1. 國白 日 此 所 桓公二年 必固 點果如 法不可與降爵者例言之也。 隱末年至此未開有大惡也何至 膝薛犯最為弱小故獨此三 貢賦之不給願自貶而請於 與又将視覇合為升降安 杜氏之就是時玉靈雅

三月公會齊候陳侯鄭伯于提以成宋亂 孔氏回 此言成 杜氏曰成平也宋有祇君之亂故為會欲以平之稷宋地 文十三年傳稱衛侯請平于晋公皆成之是知平成義 左 傅曰 、都大鼎船、 者史官非一 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苦及郯成平同義而彼言平 會于程以成宋亂 公齊陳鄭皆有船故遂相宋公 置解不同所謂史有文質不必改 為點故立華氏 **Æ** ₹# 换导 香木

一季氏曰

督之弑 君本為立馬也鄭之雖宋本為助

經 133-194

三國之合黨天下之大惡也 也獨立而 鄭莊之志遂矣謀起於鄭莊而事濟於齊當陳

其宫而 故特書其所為而曰成宋亂春秋列會未有言其所為者 獨此與襄公末年會于澶洲各書其事者桓武隱督祇殤 不 狸然 抈 憝也 者殺 我景皆天下大惡聖人所為惧春秋所以作也一則 傅曰 失 ,Ŧr, 将馬蓋君渝月而後舉爵華督弑君之城此民問 無赦子弑父凡在宮者殺無赦殺其人壞其室 席日是寡人之罪也書學斷斯獄兵臣弑君比在 桜 極與諸侯會而 左 傳為駱故立華氏也都定公時有越父者 受船以立華氏使相宋公甚矣 汗 公

宋船而立華氏一則謀宋炎而不能討故特書其事以示於秋拜傳辨疑 尽六 桓公二年 畫

陳氏曰 於天下 貶馬 君义 呼 禍 訖 ·於討今也. 於是馬站 接連於天下四君為之也雖然有孔父馬則 會未有言其所 如也向也合 合四 固 為 者其口成宋亂弑君之 之君以立華督督遂相宋莊弑 五國之君大夫以定州吁而 福 接

矣然 按之恐義殊覺未安蓋成 之為言平也會于稷以平氏曰言 宋之惡逆自此成以病內也按諸儒皆主此說似剂關李氏曰安定胡氏曰成就也讀如三年有成之成趙

2

*0

囤

稍有臣子处

秋轉傳辨疑 卷六 以平胤為解不思討亂援亂 平之說確平可從 弑鸡公其 亂已成又何待於此會而後成就乎惟杜氏 丢 随使遂章水成馬之成蓋四 華氏循為有隱乎尔 章若直謂成就宋亂則與證父 攘羊何以異以為不書立 則是指其非義而 宋胤是原其事 如斷以已意直書遂亂之為瑟也且亂莫大於弑君督 於名托於義以文一 例也夫君親之大惡宜諱事雖難稱循當城而成 甴 斤言之如 力 而特書之 Æ 不知若書立華氏不過娘事實書不 短分二年 次 粮取 西謀平胤宋亂其可平乎 佛齊候使來告成三國楚武王侵 國受船黨惡為之立為立督 時之所為而不知于天即 後人之論斷體春秋談 40 宋災故一 平岩訓成 雨 ふ 王 戒 就

是班說 之會疑於謀討 惧 ₩, 赵 法 書以成宋 知寒君贼臣之不 热色 於两米 大 國义人必有 於 九就似是而 相悖也特書其故以若其幾輕私黨之非別雖不 而罪已見矣の此亂字亦不專指弑君言盖我獨立 JŁ 故格語 亂力 亂則稷之會疑於謀討督不書宋災故則 蔡真書 候而 實不然衛州吁弑君公及宋公遇于清不 定矣然則四 相害相争紛紜不定之勢為與督是 可一日各於其位哉の永嘉呂氏 為此會諸侯全督相馬相與主 日其所為而 國 諸 倭大有造於為與督鳥 後是非善惡之實者矣 ョ 持 ıχ 於 有 加 ホ

後即不 臨中也豈至疑 ,視為别疑之解而 宋炎故盖皆深罪其非故特書其所為以示藏耳若 謀 書宋災 討 若此 人故亦 於謀討督平漢湖之倉書于等祭景公本 年不 春秋之義隱矣說詳襄三十年會遭 未必疑於謀討察者此曰以成宋亂 以成宋亂而四國之師未見其

夏四 衷 左 傳回 伯 月 **諫公不聽** 取都大船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夏四 月 取都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藏

最沒得日

桓内:

· 裁其君外成人之亂受船而退以事其祖

禮也其道以周公為弗受此

唇状样伸辫徒 杜 氏曰都鼎都國所造器也故繁名于都宋以鼎縣公 人人 柱 公二年 走 太

汪氏 惡已見矣又按公敷皆云周公稱太廟王制諸侯之廟二 受於光王此之謂重器所以昭先祖之德而藏之太廟 斓 也宋之都鼎盖若甲父之鼎莒之方鼎兵壽夢之鼎之類 世 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密須之鼓閥登之中諸侯 河 衛之康权是也成王打伯禽于曾以奉周公故周公 日胤之舞衣允之戈和之弓丞之竹矢先玉以之 乃亂賊之格 之如租而 记义 于太廟伯禽篇始到之君而祀之于 移與太祖之廟而五鄭氏云太祖始封之君如齊之 公廟也戊申五月十五 而 何以 納于太廟為武盖不待再取而

> 世使知龍船之行係那慶正能敗人之國家也亦武知 馬聖人為此惧 之習為會獸之行也公子牙慶父仲遂意如之惡又何珠 之城不得致討而受其船器真于大廟以明示百官是 室心大者大而 耿 者 得 而作春秋坡直載其事謹書其日重訓後 非 其有之稱 無上之名 納 春秋四書大廟 者不受而强致之謂弑逆 沪

春秋解傳辨疑 非也臣 皆可剃刃以 桓公以弟就兄以臣弑君凡在曾國者難攻圉厮養之職 秋拜傳辨疑 養六 杜公二年 東京出民曰藏夜伯之諫都鼎其言則是其所與言 不忌光可責其取亂人之一鼎乎宜其說之不納也由前 能討則去之可也今乃低首下心日超于朝又發忠言以 補其關其於桓公 信無曷矣獨不員於隱公耶斯閣之盜 有職于祭寓忍坐視而不救手力能討則誅之可也 不責其穿窬殺人之囚人不責其關歐以新聞而緊穿 之則不忠由後言之則 **弑若几在官者發無赦子弑父凡在宫者殺** 戮之况哀伯曾之世卿有禄于因有献于軍 殺人而緊關殿後罪也被桓公親為其逆而 本六 不智一 進說而二 失具馬人謂 カ不 無赦

者

之奇以 也然 君子 謂 處之 2 其 ふ 正 為 吾 她 ~ ≀ ホ 謀 謂 告 未免為 水. 香玉 信嗚呼呼嚴尤之策奇策也然君子不 其 2 惠 後 ŶΥ 莽 いく 告 聽 从其所 W 其 车 お 紤 武 åL 楝 簽之言 Ž. 告 后耳碱良伯都鼎之陳忠東 子昂明堂之美正義也 者 桓公耳觀人之言當先 苟失身於篡逆之

棋

漫

盗

栱

2

賊

斯

亦

無足青也已

哀

伯

知建礼之

格器

李

iE

12

桓

公

٧ł

拭

逆之人而

取

找逆者之船

如

2.1

丝

有心

言嘉

不可 事 其言而 成 粹 桓 Ŧη 币 不 受雨 豪事 淅 监 膊 Ē 傳 後 不做 深两 物 桶 共 3 寬物美器多目 镁 取之故原其爲之 始 不 有 帐 ぶ ᆌ 周 論 者 内 能 且 知 νŦŋ 定 周 不 14) 進亂之 徒 史不 義取之 藏者而其情情 2 無 所 遣議馬哀伯不 典 於納點是 家氏曰 底止 鹹 知 人 故 言不 也故至春秋成 桓 其 不可 曾 所從 公 正 是伯不知桓公义為城而 諫城是争焉亦已 本兵故君子 難取 主 亦郡乎夫藏哀伯月内史 之 取罪于京而春秋日之 其名 Z 14 りし 随若此 無惑乎天下之 來而係之于宋按此 -¢0 ъ 搣 νŦο įΣ 而君之也是以 又不 係其器于部今魯復 氏之所稱是也考工 啊 知哀伯為 後 倫理 娋 せ 曰 春 羞 棋取

> 春秋解傳辨疑 來歸結 虚饺字氏 者被张送也取者 而 姑 她 記 月 不可以見公罪手 濟 12) 綸 E 北侯來 取 雨 其主 其 重. 船 非 于宋專深 Œ 2 2 村 請 齊而書取在齊蔽罪於魯齊也齊致衛寶而書 13 耳岩夫 占 物 侯之罪不 春 平今也宋以 又 多著其地 如 秋 六 我往取礼若果宋人來歸而真書納鼎 致船 % 南慎之 宋 起公二年 卖部移入移之例可考也 Ł 始所取之不義又何 按二 獨在魯也高氏口不口 例米 盖建於其 鼎 矢 说不然歸與取事自不 以都 胳魯 机 氏 鼎船 魯以鼎 地 之 壁水 祈, 公而書取在魯南 剃 假追究之平0 納 能為良故者其 豆以其不義而 廟只可就事 宋人來歸 同

左傅 ョ 秋 ح-月 杞 . 候來 朝不 敬犯 候歸乃謀伐之

杜 水 ョ 公 即 位 而 來 朝

亦 J. 晌 李 其 姓 之後 受命 封 比 為 Ŧ. 于 F 爵再觀堯之 後止為唐侯舜之後止為陳侯豈 傅 者之 管稱公哉 祀 犯 繼 姓姓 约 今 南 開 狻 而 封 阆 王 獥 夏禹之後武王克尚求禹後 故史記及杜註於犯皆不著其爵 而 夫王者之 府雍丘縣是也或以為本公爵得 後子之 德又可繼世以 後稱公者為水發也 有天下

敬小未 年齊侯鄭 一言 若謂原其危弱而如恕之必非春秋之古也。劉氏曰左 俘誤紀 為犯遂生不敬之說按此説不然惟口出好與戎 首求接於弑逆大惡之人不為無罪經亦真書以見義耳 得附會於此年况紀侯之來朝也不能自强於政治而 之所販來朝狀逆直書於策而罪已見何待販爵乎且 愈於戎也幾何而遂必其無此事平傳二十七年春积子 役宋使失辭遂至絕 兵革之事亦慎用之来朝有少不敬未宜便入其國也左 两朝 贬 子遂謂 獨 矣按 成遂以犯: 解傳辨疑 無我者 稱子 朼 义 札 之 朼 失尚 知其不敬者若 伯不敬歸而謀伐之九月入犯竊謂春於難亂也 æ 本 A. 本 *:1*): 為紀而 常是時齊欲滅紀紀侯水曾為之主非為桓 伯 按此就是以 滕侯降爵為斯滕斯稱子而此 爵之非侯子 的傅亦以托為紀謂紀侯 侯爵後來不稱侯而稱伯者降也又其 於 至與我何况 如 伯 文 卷六 卷六 起公二年 華 和方為求授 チニ 誤 曲為之解下不知樣候稱子原非聖 Ĺ 好凡伯弗富式有楚丘之代諸候之 **爵無定** 及 何何以必其為少不敬也入邪之 حبي **税其主而不敬乎左僻第回不** 段大去 称安里 其 可以後來之稱 闽 之後 (私不復 後 伯稱 降伯 欢 稱候 俛 Ĭ. 何 無 立 朝

> 有誤哉 來朝 秋 公 子 帥師 れ 亦 团 不共而啓: 蒙豈亦北字 2

治之 渝

씱

關李氏

13

犯

٤٠

촻

並

作

岩巴

程 子

B

犯 稱

任者

皆當為

癸侯鄭伯 會干節

之結 會其都具祭鄭惧楚始為此會河當反水近楚小国而 国 21] 孔氏口頭服以鄧為國言蔡鄭會于鄧之國 刖 끔 援 養陽都縣是也以節是小國去蔡路遠蔡鄭不宜遠 陵縣西南有鄧城 故知非節國也 釋例以 ħ. 賴川 鄧 城為蔡地其節 都 杜大 註 典

看秋辉倩柳凝 卷二比其就近是楚自不 觀春秋 勝勇矣趙春秋 是以 投終春秋之世 信義循天理幅信義以自 征 本此 失 惧也其後卒滅邪為祭候而鄭以王室懿親為之 及周束選借號稱王憑陵江漢此三國谷 事醜德齊莫能相 進退予奪抑楊之古 按左 长 會盟離合之迹而夷夏城衰之由可致也 聖人盖傷之也夫天下莫大於理莫强於 卷六 13 便 姑 周己為中國之悉處王蓋害命 惧楚也其地 **‡**≛ 尚 守其國家荆楚雖大何以馬不 <u>-</u> 則知安中國待四夷之道 則 JO ٧٠ 之大小 國節亦與馬 . 4 之強弱 باح 前 芝 鄁 版 鄞

家氏曰

是會也

春秋客夷伙

SL

¥

之始

妓

75

措

汪

氏

于野乃外諸侯相會之始而實楚患之前察北

杏

倭列會之始而 蛋霸者之 濫觴其關於天下之故

經 133-198

春秋解傳 武丁腈 而從 之墟幾不能 鄧之舉豈非 数遭侵伐疲於奔向曾無常日裝陽成奉之地於為征 一緒至春 復封 前楚寒入其阻易稱高宗伐思方三年克之則楚在殷 .)、 受う 服屬于楚同于都已能度減之能處封之僅各一機 失 己角 义 三 秋之終遂不得已而逐州來以求花于吳 凾 中國 围肉 食 同 會以惧楚節首被減於則逼于侵凌極 **陂夷之端乎の按問領稱趙彼殷武奮** 祖請命願為囚俘觀諸後日之變則會 叛 杨 致中國之討矣然史記謂楚自熊

中莊十年而執察侯莊十六年而滅鄧於是楚隸益張他已大於江漢之間安莊公四年文王熊觜立莊六年而投十一年盟貳斡敗郧師于蒲縣于桓之十二年伐綻伐羅侵隨于桓之八年合諸侯于桓之九年團鄭歇鄧于桓之旅陵李氏曰楚武王十九年魯隱公元年也于桓之六年也

善語之以 創業重統指必勉以自强之理况此時之尚可鄭之弱亦未至如戰國時之滕孟子之策滕也示之以為渝關李氏曰此時楚勢之强未至如戰國時之楚此時繁

日華霸之權與始

业夫 育而義正 倒無 書會子都不 有 v.1 者武二 Ŧ. m 业 遠至而巡安王者之事也是即春秋制楚之 柳本矣宜諸侯之終受其虚而不克报也。 後 图 惟 諸侯惧聖人亦深惧之矣然則如之何 夷 徒知惧 横諸侯之困于巷也無王馬故也春秋 楚而 不. 知 所以勝楚之が相 मं 中

九月入祀

左傳曰九月入杞討不敬也

平然則 秋拜侍辨疑 說始不然後來三家之于齊專亦甚矣而皆書師 其妹人人得該之義而令逆城肆然於其上哉聖人於 大夫羅我隱未必諸大夫皆勇也奈何盡以為專而不書 桓以六夫弑隱而後立故桓師非君將則其大夫專心此 其義嚴矣然則如齊逆女何以書公子學也公子學者拒 紀恃天常學園胥為禽獸曾無一人故至此苟有人馬宣 桓公員弑逆之大惡國人不之討而反以為君則是滅人 **渝關李氏回陳氏** 亦不書卒於他 私人而身與於裁者也柔亦大夫折之會因而書來 篇不書師不書将不書大夫之卒九大夫之臣桓者 云何日 卷六 公之世惡其君事桓而不以人類待之也 桓之世無師無大夫马為無師無人夫也 謂 桓師非君将皆不言大夫是矣但謂 极分二年

杏秋科作 青遠那. 之無疑 並不書師 于天地 至责夷状 得立後載之 干君 十七 彼 在 业 いく 孙 少今 戦而 書將 包 سئلا 天子 相 华 纤 桓 例 تكز 柔 牔 æ æ 玄 辨疑 汪 Ŀ 杔 マ 及齊師戰于異又及宋人衛人伐 聖 求 盖 泽伯 业 ·黄臣庶也正月不書王青天子也州公來書 都年為來朝書人 責小 国也盟我不口而 能以 又不 書師豈皆將甲師少平且将 知討城及以事城而被 桓 冇 C 祀 坐视會戰之食人而莫之敢有人心者當不 公子 ル 一問我故二 且 交 憋 驇 削 O 刨 馬盖春 干四 答 桓 來聘書名青家軍也教伯都侯來朝書名 袇 ٠1, 年 于 2 祈 終 者 早 Ŧ 禮 桓 伐 典 Ź 桓 年 19 待义 公 # 師 杫 黨而亦 绑 無 之 書其名書 一隱二年 春 秋之 所不 4 Ź 步 ナニ 桓 £ 世 年去秋冬以 杏 篇書法每界是以內不書大夫 秋成而亂臣城子惟口犯 雨 1/2 义 不. 誅亂城義甚廣而法 年及鄭 ملا 刑 曹大夫 肯 桓公之 祀 破其 其责能復名其 無 駭 子故 而 贼 2 帥 2 峢 師 程 而 私 明成功之不成 义 'n 斷 師 平 伐 罪 -3-腁 X 宋丁未 入之無王 然以為聖人削 萷 邾凡若此 光虚何足道 大 也 而 少安敢與 杪 亦 彰 将不早 居 将甲 矢比 不 赶嚴 于位 戰 扎 明 肴 于水 韭 備 師 師 不 其 岩

> 好戎與 祈 修舊好 بلا 害 地 其 仍其 八所與盟 隱 بير (工) 地 夫 阙 ريار 隱二 人非其人也抑 非題義之所存

春秋解傳 辨疑 表 六 桓 公 年

冬公至自

以袁許黑月六晋 二如至月 正 告 B之會遵今年七十番二會月 以 傳曰凡為人子者出 有書 廟 我會侵公召夏月八十十班 使或 巨美蔡會陸公介年一八土 灰 而《蓬沙七至至十年年大 蔡 誌 強務代随り定せー三五月入其 色皆类似公四年月月月公月去 後 未大成公医年三如公會至公 園 可斯裏會 三月楚王政十三分阶 必告反必面 追找之年或如二十五六六時 禮 成之十五 録 楚十三二年年之 也 題事代旨其九九年十十夏久 之無鄭見會月年三九一分也 斯不成責 盟 公五月年月代府汪 告 慢 王月如春會鄭六八日 反 行 反 公 行 反 公 上 至 郎 王 十 公 社 公 从 事亡如事存 公可泰子 戊尼伐吾 李定摩任 危年那七成七至公五 中心 冬五月十年十五年 故 危夷者我宣拜和年公年九三倍 可题投解介氏菩卷至七月年四分 君 知日楚逆會日十如襄月公三年代 :

足

公及戎盟于

鯣

至以幸之 我也戎與戎盟不足以致詳故客其日而不書又書 李 代 好而欲親隱公之賊此我之所以為戎而 19 桓 者又誰乎為呼極為隱城而欲尋隱公 公 年曾與戎盟干唐矣今桓又與戎盟干 與 、盟者 ٠-禤 亦思當日之與盟者為 也按左傅公及戎盟于唐 此盟我不當日

經 133-200

夫

林 而 罪衰亡 ستد 今代汉朝之 與 裹 氏 乾 讲 今日義齊 盟釋相不以 而在公得集 書科納及我 至不數其大 危 封突 非投 而菲可性 也盟公危尽 重 胸者後 止 待益於 書至倉書 桓桓 分弑 君

乀 ョ ىلا 書至 2

K. 陵 李氏 ミ 春 秋書 小至之. 虵 六唐穀乾侯瓦夾谷茂是

贬氏

E

儿

公

行一百八十書至者七十有九不書至

春

A.

志其

去

周遠还遅速也

百

有

左

傳

謂

告

廟

則書于策夫子隨其所

至

一八示

3/1

過

見事 後日 二 范角 梁 遇 書 秋 陛 2 孤 楚 會倭公為齊所止 至危之也呈自 A οij 謂 檉 吳氏日 停辞疑 桓會不致安之也得經意矣來年在北淮二會書至首止開母洮葵北鹹七大會曾若皆與武不書至殼 書至大率危之心 注 年 役 至書 囙 桓 朝 會不 歸 诙 自主 卷六 書至 致 柘 代不 至齊桓 代十 告 <u>₾</u> 一六年至自代中一為兵山戰克 お 聲美出 會始 廟常事耳春秋何 都六 巾 即再心得經 是推 兵 屯 檀 他我故 外二年 戦危不心 大會曾若皆與正不甚至 **** 经何或事义 义 超莊文宣成 襄昭定夜之 危而 意料 鄭口齊極既沒信 得釋則知書至危之 衣裳之會故至也 致之得傳意矣准 **^** 為書之散深傳 誘 難 俁 或 E) 動之 鷲 柜 公朝 訓目 と

遠或時

之人皆是危道幸其禮成事畢而得至故書

危之

秋 祈 チ įξ 得 人也也也 之 其 轉傳 書至者春秋之變也 越在 解 美科聲亦 脱 氏见姜以 豐 仸 71 19 剕 辨疑 PE 冬六 セハニキ 天外復能遣其臣告于祖禰乎此聖人之微意強 五月九年時本 君 湯 柀 而 水 書其至 行書至舊矣然告廟而書至者常禮也不告 詌 行 夫 稱 者 巻六 £ 4 天教禮 下魯大夫之書至者三皆為齊書所執我不致者從公行以公為主而权會不禮的書王文美之 展出不致者義不可禮的書王文美之 展出不致者義不可題不足道又 美恤 其危裁判印文九 年 13] 催 歸自克夏至于毫武成稱王來自 ربر عالا 楚 之 丈 九 排 7年姜氏 见 公失園居于耶書至者五豈以 經之 E 至 書至非美事也 如 ĒÌ 日 從喜之 拼 書其 心 至 梦台 其 往 不可聲 年 改致姜夫 廚 執 夫 ,₹1) 廟

危之亦 以著臣子不忘君之義也 春

式有 常禮 不告廟乎夫告廟書至史氏有常法想亦無不害至者即 渝關李氏曰左 丛 當也乃於舊文之中特加筆削以見義其間或致或 前事或致後事義各不同 反行飲至舍爵策動馬禮也按此說只言告願書至之 未可礼為史文之舊而忽之其有一出而 也就是傷四年公至自伐楚下〇 開器而其告與書者 耳岩謂春秋之書至 傳曰公至自唐告于廟也此公行告 亦為告廟故豈凡不書至者皆 必多但自聖人修經書之不可 喉氏以 左傳曰将相會往來 為擇其重者志之不 行兩事者或 于

春秋拜得辨 説 大家之會言若止公與彼 亦不可以會言也蓋凡書至自會者皆除我公而據 公會齊候盟子黃此皆有會事矣經不書會而亦書 盟于 利门 為别 驯 于戴 侯若此 往 被 唐文十 稱 只一 年公會晋師于死十年公會齊候于夾谷十二年 剕 她 阮書曰 疑 來 人耳自與-不稱會成事也如 セ 卷六 者不可書至自盟至 年公 會即已成事矣又何必退讓而不后 及 大眾之會不同若以 栏 齊便 公二年 會則是兩人對 按 會有 盟于 公至 事主 書址. 榖 成人 成化二十八日 自次安得不書地 者六此年公及戎 7, 親之事除切 書地自参以 複事成 年公 事义 铸便 地是

賊之人也 孫何以真實當其之理 惡心今遠與我盟而 之矣居夷浮海 及遠與我盟故 Z 19 平。 一討城 責戎 海 桓 安語不 5 4 程 之義 狄 非實意故其 弒 子 君 19 之意也 無問于華成戎亦可 六 危之而害至戎若不如三國之黨惡則 祈 桓 乎 峇 並 办 書至者危之也程氏所謂居夷浮 天之 當列于中 夷 我立當與鄭齊陳會矣皆同 行 狄之 中 下 國既不知義夷狄或能 莫非 果岩此年之盟戎而以 有君不如請夏之亡也 國諸 候之會而不 Æŋ, 細中 视為假設或然之 討 驯 此行自是可危 別 審至 為不 ゲル 討 桜 1 賊 间 胡

١Đ

哟

尌 弟 13 矣責在 绿附 桓 9 子 11 左傳 可 成 叔 بط 共 オト 徴 討 于 師 嘉 弟 意也 逑 E 戎 至 曲沃 始 耦 水刀 以是為遠與式盟或亦未察其實與 · 卷六 輕以二年 四天的年子的天年后不自安封成却為四次的京李子的北京以及李子的年春以及李子的 叉此戎 メと 19 Ŧ 晋穆侯之夫人 姜氏以條之役生大子 女と 敢之戰生命之日 衝 討 幸 25. 誻 者人 仸 得 ٧X 习 2 成 明 仇古之命也今君命大子曰 压 **水** 好 Į, 中 あ 徽 討不 国之我也在魯西 馲 辛 成 國馬貴戎之 $\mathcal{F}_{\mathcal{D}}$ (待致公历) 杤 蜀 師 免 服 浉 13 亭 異哉 意又較 ೭ 2 如 炿 2 甲族 亂 君 分 سالا 井。 故 化 春 然 戎

弟 清父 1257 鄸 稍水解 10 于 傳 侯 ナ 絥 辨疑 <u>D</u>. 郛 湮 如王等必 年 月日 庭 俠 侯 南 生 W 哀 析 沃 鄁 莊 慀 納排 啓 胜壮 伯 挳 传播 **延其年状** 沃 代 叔 之附 翼状 **排公益应占平** 섽 不克哥人立孝侯北北山北 孝侯和成日此子翼人立其 1 镁 立以 **庆** 麓 佐王 惠之三十 定候 #

心于滿 渝 闹 ·就 ىنەر 李 實甚不 可 香楚 E 火口 5 請 哥 2 偄 ž. 止 招 强 為 有 本 俟 涆 弱本之弊已也然春秋之中除宋 附 村 無 有封 建 桓 叔 国 国 其親臣為附庸者豈能萬王 于 义 æ 约 制 槬 銄 晋 沃 服天子建 小人 卦 火柜 侚 候而 建团其 國諸 村 消人 佚 大

偷

1

之伯 徘附 療壮 弟 省六 梁 左. 傳 2 11 54 13) ね ず: 為 七秋 右 **t**) 逐 沃 異 式 僬 <u>د</u>رک Ť 代 翼次 洂 19 駯紅 子隍 ,Ŧŋ 庭韓 止夜度之及 ź, 御戎松

春正月

春秋解傳 幹匙 公末年王? 个三 思明矣又有 不書王其 侢 平而 19 桓 清 非 室 公 侯之喪事母矣是入見受命於天子之時 阿 いく 有 三 馮 大亦 参し 子 年 此 朝 七一村公三年——一十二十四此例文也安得一公之內凡十四納之亂豈殿班恩而題皆書王非 ito 明 狻 矣然則 έŢ **ふ** 吉王 云何桓公我名而 有 以為)*****] 不班 思者 立 10) 洮 至 馯 不

春

拜傳幹疑

巻六

ŧĒ.

4

_

牛

3

纲

始

於

隱公也

未

歪

女口

後

ŀĐ

之失道那不然惠公之世天下亦己亂矣何

於彼

胼

豈

 $\nu \lambda$

當将之

公

煪

循存正

論

猶

栭

平篡其宗國未開當時之

能討

贼

む

何在又以魯東周禮之乃春秋之作不始

見.

砂

沃之

封為亂常耶光夫山

沃既封

发弑 光之禍

頻 11 詩

候

之

封

私邑者多有之

未

有

封以

國

者觀於此不

又可

业

2

4

Œ

無有對

·fis

不

告蓋

栺

封色言非

調本封国

奺

如

魯之三家晋之六

ή₹P

富强己

愈於國

四何用為附席武葵が不肯出為附席再

諺

倭不

刺

于分本

而大

利

在專政亦一

-樹

ifij

不

敢

借又豆

懲于

147 夫

沃

2

篡状

而

不

敢效尤平或

行歸 而 者见 群 請魯之臣子義不戴天及面事與曾莫之取使亂臣 £. 其 輧 派 京厅 ž_ 於天子可子齊景公問政 桓 2/2 ű] 馬 無王與天王之失政 無所忌 施 中人之大偷滅矣故自是而後不書 後執之刑都固之大夫不闻有沫 而不王 子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 也桓公無王 ħ 戦 冷

子君

不

君

刑

上

ス

12

父

不义

駠

j

不

子

凌孝

<u>:</u>٤

(E)

春

秋

無

£

香

) 上 一

ত

有八种

無王見不奉王

餘

1

無

Æ,

者

馮

ホ

書

月不 得書王

也宣亦集位

李 #.

經 133-203

者罪之輕重異也

チェ ふ 之當 逆 政 ŧi. 大 JF. レス 王 翻 停 表 書 是責王 华 亚 刑 カロ 不 李 辨之所 之 王 2 共 是 討 Ī. 氏 いく 派 有 插 1 137 存我盖 点 ূ 故 王 聽 2_ 桜 胡 天道之 ホ 意居多 於 其晏 揂 傅 扎 元 無 湔 ٦Đ 春 然為 討 平 王 不 常十八 柜秋 是兼 于是去王 Ľ _= 青 害 八八分城之 圤 桓 君 天 王 浴 王 2 £. 方 责 年書 書工 Ž, **(42)** 所 2 乱 所 篇 墜 v く 辭 桓 推首節於上 £. 以責王者深矣若 而正之於其 دي 1111 33 かく 常不書王 v-1 夭 桓 JŁ, £ 脈 討 £ 不王矣 桓 與天王 Ł, 肼 公 之大 9 拔 肼 桓 絘 ź 天王 2_ 存 孰

王去 £, 7. 儿 法 此 法 立 币 天 下 2 偷 常 然後可 得而定矣

公會齊候于贏

女 有 髙 李氏 44-兴 奉 界 李 髙 と非 李 矣 13 扎 故 基在 騑 杜 子 李 氏 10 10 在 作性藏 今 归 7 3 縣 漸 羸 麻山 西 春 南 宁; 博延 府 逊 之後十 泰 A 問孝族子 泰山藏縣按漢泰山 Ł 安 币 # 此速 就齊 朿 統むい 火 机是季托电子机 花水 高麗在今 ŽŽ. 、為觀力 栋 郡 髙 基表 今 18

褀 ВÞ 共 白 iς **ታ**ት-嘶 0 候會而成 左 侢 ſΞ 會于 ے 婚 並 藏成昏 . ال 子 禮心 1 胍 按詩南 華干 曾反 杜 **‡**1} 公 不

> 會贏時 從 永 止 能 心 \overline{a} 剕 未 尤 ゲロ 桓 公該昏事也 21 10. 4 预 2 水 之 マく 則 親 媒 桓 妻 滙 文美 娶 Ju 女口 于 do 之 齊不 ٦Ł 4 何 今 明矣是會也在該昏之前 酥 亦 .Z. 惟齊女之是娶而衣 **不** 曾祠之始武要其 得 既 12)

夏齊候衛侯界命于蒲

春秋解侍 馮 殷 左 近 渠 古 侢 ۱.7 EI 得群凝 卷七 桓公 夏 中 コ 乔 齊候衛侯不 約 之為 -1-吉 相 達 稨 相 不 命于清 也 歃 三相 一相言 相 命 祈 不 祈 何 信 业 諭 不 計 いく 言 齊候 ጭ 逑 マス 命

是

佞也

子貢 矣有 言 胡 1 境齊 生不 ιħ 亂 侢 季 Z 2_ 能退 137 15 衙二 弊 氏 公 栺 机 斱 命受 12 君子 ÷ 卦 去 罚 君 驯 其 り 乔 ለሽን 何為 黨 いく 胥 狄 卵 民 信 悄 命者 所 (3) ふ 佶 面 諭 私 書 易生 齊 洒 春 立 苴 相 人矣故 之義 秋善胥命此但 相 不 疑 桐 街 命也 重 獨 蕉 禂 命 槆 壤勢 ð, vΚ Ðβ 蚁 桓 烕 盖 不 £. 卵 虹 相 之失 吉 伙 建 命 カ 止 傾 子聖人以 危之俗其 东 丘 古 容 12 失信請? 正也 可 3₺. 秋 末 者 摘木合也今齊 年魯齊鄭為 $\nu \, \xi$ -Ä. 請 古者 炼 侯 好小信 所 腓 末 £ **水** 展盟 事 來 빏 孤地

丧 値 <u>.</u> 沛 杜 北 预 日 衙 浠 相 命使彼 衞 她 狂 jŁ 沝 13 不 相 Ł 誕 毡 不過為: 誤 Ť 南 私黨再寫足善 按長垣今 屬大

本 秋 謀 갋 特 香 业 杏 渝 祥侍 起胥 湖 者 命出于盟主 Ĥ. 關 Tr 王盖當 W, 荻 バ 恣 命之 拼 ョ 氏 歃 誕 不 凡 111 127 時間 水 文 液 其 此 於此 を七 也在二十一 不得朗之胥命也。經書胥命一胡傅謂 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且有主盟 不書胥命何 命字即葵 有 有取馬却 此 柱公三年 四事亦必舊有此名矣 北 **年** 左 也 五命之命葵止之盟東生 以盟 ارار 舊無此名聖人為之 傅日鄭號胥命于弭 禮從事只不 S 與之敬

宁; 月 43 俞 れ 俁 于

左 俳 公 (i) 杞 候 于祁 机求成

رفر シ = 华入 扎故 今來求成

:俞 杜 於是為私通魯那然自 振 入那六载之中被入者 -eJ 剋 李 氏日 會于 ďβ 去 年曾破其國 嘶 伯 亦與 隱五年 再 會心 今乃與之成成れ之不 챖 亦良可哀矣今兹之會 衛師人都隱十年齊人鄭 被 都伯者豈其素與洛 能 自

好于大园其如亂城 义 て、 可 與親何哉

セ 扗 月壬 氏 13 辰 旣 剃 志 セ થ 有食之 歷家之說 既 謂 Ð 光 ٠.٧ 望将遇奪月光故月

> 事天之 朲 人义 食之深 沲 青 图 大矣 粮 胡 解偽 蹇之 天慶 進 Į, 傅 仁 際實 陸 先 A (E) 辨疑 道 浅皆 胼 选 いく 氏 IJ 擂 15] جر 白 ٠<u>٪</u> 次必於是顛 相 Ð 者 4 1.4 况 日 治 歴象 涠 感 3, શ 春 月 冬 以怨 泋 通 荆楚借 秋 陽 掩 × A 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君子無終食之 雖 所能知是蓋有數疑若不為聽也然 ð Ð 之 月之 普見於上平四 惧 食三十 有其數亦有其道音之聖人未當不 宗 放 修省此君子之所以無失德而盡 清必於是所以 號鄭 ų 人君之象而 食 六历 食既 尨 £. 食之既者三日之 師之 者 ,過災而 有食之既則 正 修其身者素矣然 袓 常流 惧 1.侧身修行 相 其為 掩 将

되기 έż 君為父為夫 無 綃 凝 去 於 之此 天 宣王之 人 .½, 之 中 際 函 ÉÍT 而 省有食之斯為慶矣食至於既 知 \mathcal{V}^{χ} þГ 5 いく 典也知天災有可 É 求多福英日者防心 新木 門 绁

公子量如齊逆

叉大矣

榖 渠 倶 13) 逆 女 赳 者 セ 使 大 夫 非 iŁ

Ð 娶妻 ·Χ 親 迎 禮之正 心雨 使公子量往是不重 大

緕 义 依

著矣

氏 Ð 公子輩逆女而 公 ス 괡 逆 與我任 一战臣之 雅皆

經 133-205

量则 無 陳 忾 是桓 137 剕 暈 我隱桓罪者 国 17 書 レく 輩 得 如他大夫也 稱 4 ナ 如 化大夫量战隐而相桓区 祖立西相學是德量也 子

之族也 為逆 者乞婚於齊今而逆女豈無他人而使彈逆馬使之重, 家氏 春 Ŀ 口量者 光口量者國之大城而桓之私人也所謂不誅之 秋 於隱世去單族於 桓 所 邚 共為篡弑之人為桓謀 桓世復稱公子明其與桓 所以定其 共 位

春秋 書法 為常事 也 是划其所 未 偷關孝氏曰 後為宣納幣運 浬 451 _iŁ 邦 掉 Bp 氏日 大無所 各異 空間 君 書 位 侍 $\sqrt{r_0}$.ዥ 君 耳 之 群災 暈 光式 娶夫 聖人則因事而示義馬盖婚姻者人道之大始 不 2 書者多失禮遂有此論殊不知其法常悉書而 老 行 馮 書子 詳者故書他公之不書者或未及娶或娶子 徭 先儒謂 亦 ı٠٨ 桓弑 娶于胡 為 *} 人 将不書乎且世衰散微末流滋甚裏服定 婦い人 人 十二公之書逆者五以其既為君而逆 いく 上 今 隱復為桓逆女以結齊好逐為宣哉 ょ 满風化之本事莫大於此矣曾是 いく 经公三年 不一般犯而罪惡見者比 禮 婚姻常事不書公其失禮也而 承宗廟之重下以開子孫之繁內 ,T1) 則 薛之或 娶于同 不 書是謂他公能親逆矣親逆 ,姓而韓之 春 後書

> 春秋縣侍鄉徒 いな 别 0 禮不 不 于所 者又不 圆之大小 從彼園而就 **考按视** 豼 小大 团或迎 哀之間安能事事合 簈 胀 之者 有 傳轉徒 尽七 桓公三年 七 同 长 狻 野 善 算里 驯 Œ せ 姓 合 可以途之遠还論矣其云或迎之于境上或迎之 왣 也 刖 之 别 推宜 乵 遳 論 若于境上迎昏是亦野合而已苦迎之 不 為 视 于 ひえ 胡 與不 を しん 女而 心 衣 乎 使公子輩往是不重大婚之禮失其節矣故 凗 2 境上或迎之于 國 傳回 國之 椨 錀 老親 之正故 者也而使獲倫來學侯丁齊以遠还言則 刺 分] **ホ** 使 4.6 有小 娶妻 缢 赳 15 阁 舘 SEP. 禮遠遊 未 K 姓 桓 其 班天子公親迎宣可以爵之事早 之 大 渁 無别 可 自來也不亦輕乎原胡傳之 2 公之失禮耳未可以為確 禮 親 いく いく 卿 行想亦不肯越干里而 道途則有遠運或迎之于其 酢 *若使異姓往宣獨見 E 先公之所為两 同姓異姓分也 浬 館禮之節也紀候于魯以 禮 所 之正 いく 厚别也按此说亦 也苦夫那君 不 船 沂 其有 春 據 绾 結 いく 秋 意 嘉 劃 2

九 月 齊候送盖氏于谁

乎然

她 該 扯 詳見成二年取汶 山 李氏田 (3) 謹曾地 姜氏齊 濟 兆 党 陽 倍 北 11) 公 <u> 2</u>_ 縣 下 女 啦 βp 有下推亭已去齊國故 文姜也體齊魯界上之

言

10 世义 # 鸺 於 13 チ 妣 .决 闯 灰 鄰 風 何 夫 不 稱夫人 櫥 吾 讲柯 代言

大送之 上 鄉送之以 Ŀ 柳送之 齊侯送 1 72. 天 於 子 姜 先 則 き 戊 諸 今 非 ijŧμ ヴ 禮 剕门 也凡公女孩于敢國 下 行 公不自 υğμ 送之於人 送於 幽雞 凼 姊 刖上 今 則 大 亦

到 報學 [2] [4] 牡 12.5 西范侍 代 E 龍氏 E 魯逆 也日禮 太女之 祭門女 門府父之門不 輕 柱面 外也 下 公齊三送 堂母不出祭門 送 一年。是其股目 一女騎境账 禮 諸 母 釣者 凡 书 也 不 書 岀

秋解偽辨疑 子章書 齊候 斥 言其人以 見 **ホ**

2 1 渝 殎 湟 捌 受其弟 行式亦 李氏 ョ 父教 齊 36) 奉船裏公之 福甚矣情愛之不可以 侯受 シエ 女之過至於這禮而遠送文美之 先 戡 且齊候受其女而卒致 12. 桓 栒 恣

俟

بل -

せい

业

家氏 ふ 于 之 讲 往 用 白或 刑 禮 4 义 公 謂 之出 憑 15 公會齊 Ŋij **-無**. 淮 為齊候而 建之 筷 音 于 岀 及 讲 削 挑 ホ 齊侯親送姜氏乃遽往會 .45 諅 古親 袓 迎而出 迎之遗意平日 於禮則 似是

詳

矣

公

今

ホ

親

业

雨

逆姜氏 涿 陽 朱 也 戊 倭 輕 輕 姜氏 公历 重姜氏送姜氏至雜 淅 重 齊 侯齊侯來乃迎而 、天, 分

ሕ 经不当略之也 但 書

女儿王自庸公教,我得回其不 偷關李氏 Œ, 何氏 言單之 親 受之 ١Đ 所以 于 ¥4 齊任 致夫人者公不 秨 何 也也 视 迎有危也 戊遂 桜 各桶

春秋解傳 二書以 耳今既 按此 此就不然夫人書至 至者 從 夫人姜氏入公 蓮 出 會 1/1 兹 故 説 至. 益 之 1.1 謹 為危而 并是 至一書入一不書至書法 寸. 2 ú 2 不見公至之 思非 捘 **ホ** 10] 曾地 然莊二十 而一視之乎〇薛氏曰書至不與公供 13 為危之而 至書 也公 致之者夫 太七 **不** 嫉 文 典公 本 腈 于夫人之自來也已按公義之 四年經書 何以 夫人 使公子學往為齊侯至誰而 未 T 含 里 不 ! ᅶ 書至也春秋書连者五一 人 親娶 入書 境 必其不俱至乎然則不書 不 可以 月 日 þ 18) 秋公至自齊八月 各異而義亦各殊 4|-2 本在園 書至 3 **y**Ł 可 禮丘 謂之 但書夫人 至 書之 3 書 安可 栾 所 いく 俳 丁 1 至 至

都齊侯 渝關李 12 £ Ŧ 飞 ,T, 誰 바 业 滩 其 特公己見姜氏 候 往 美旗 五岁 自元曆年

-]-詩傳 詩為惡 于是 $\{i\}$ 刺 乎 いく 收筍 他 在 ÉÌ 雞 敝 桓 渖 3 4 笱 4 刺莊 **不**能 义 者 俱 刺 不 至 公 寸. 防 兆 亦 之 矣 開文養使至淫亂故云然然 輕 無 詩 按胡傅盖從小序說以 當於禮之正矣其云至自 重 失宜平可胡 非 刺 松公 詩 佛日不能 敝

冬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左傅曰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也 杜 在 飞 .g. νĐ す 而出 者 女出 刑 ¥Đ 致 埃又使大夫 随加聘問存無敬序段 女 又父如,齊致女成九 羊孝孫 iŤ 在 他 雨 來 剕

) J

春秋鲜傅鲜是 卷上 桓公三年

1 孔 11] 飞 吳氏 19 緸 Ð 書來 廍 僖 聘 ,傅言致 親送女至曾境弱未幾又使貴介弟致 夫人是行聘禮而 致之也

之

見其愛

女义

至.

情

2

私非

禮

2

亚

Ŀ

書內逆 言 渝 關李氏日為致 兵夫來聘致夫人亦 香 五 此 41. 無復 夫人而來聘弟書來聘則致夫 禮 來 聘致夫人者盖致之者微 2 常但使其弟年來則過也 人 不 且 4 光光 假

是為常禮 聘好 矣一旦 稩 誅 號 之 B 沥 開公子允之弑篡正當起義師連與國大神 法 ィ 請 書耳の 詩於王 侯者又于: 齊東方大國也齊係公子特 雨 兽為 立 君以 烟都之國曾與鲁隱會盟 去 則一舉而君臣之義 稱

是

围

君之

有罪

ሔ

并

奎

其民也夫桓

宣雅身員大惡百

何

馬

ず

使

之

同

团

災傷載胥及獨宣仁人之心哉

之哉桓 不 後文養怨為淫 愛女子 介弟來聘是謂篡弒不足為異而兒 U 正 可 帷 被 可 胍 捌 斌 レく 候 To 4 **弑篡之戚** .Ŧ, 為 卒 之是狗 躬員大惡之罪 岩 政 一獨于齊: 12) 於 行 間 夭 **外是誠何** ボ 未 曾不計其 下 魯福且 能正其 不 矣 知 ホ 餘固 耻 10, 知 數 始安能正厥終宜乎文姜之 剕 哉 造逆之為誰也乃選将而 出 世馬未有艾心思夫 不足責但昏 传公之溺爱因怒有以 £ 火 親送女子謹而又使 竟以 人女可以 素 相親 禮不华于古 松 情溺也厥 好之

有年

春秋样停解疑 卷七 桓公三年 散渠傅田五数皆熟為有年也

楊士勋曰凡書有年于冬下五穀軍入計用豐足然後書

ž.

書 何 **沙** 羊傅 大 Ē 大宣 业 有十年六 年也 127 有 偅 年 何以書以喜書也大有非 有 北 年亦 其日 足以當喜乎特有年也 有 年 何 使有年 也彼其口 何以 - 岩 大 亦 有 いく 害 年

彭 之 山 譴 بغر 季氏 19 災異之 乃 有年則 Ð 胡 書 傳謂桓 是反常而以其他年之歉為天理不差 正 æ 宣二公獲罪於天宜得水旱山災 有年之書幸心 秋 _F|-得 枢 あ 能 拼 Pr 水 祁 轉傳 水旱 者 丰 샜 有 H 並 立 チ 年宣大 判 宣 益 10 并 上 凶 天道亦們 凶災之謹 **辩疑** 無 之 故 义 災 桓 代 豐年 بل. 有 有 13 弑 シ 有 然 間故大 年大有年得見於經若舊史不記聖人亦 棋 君 程 春七 平 而 十二公多思年所有務農重教関西馬 宜 雨 チ 今乃. 七 经分三年 去不恒宣言属十有八年獨此二年書有 则 不 业 **动、** 存而不 見於 有 逆 書 今 有年則是反常也故以為異特存 年則書之胡傳曰舊史災異與慶 有 **7**5 夭 經是仲尼於他公皆削之矣獨 有 ĩĽ 平 削者緣此二公 獲罪於天宜 亂人偷 年故書其異宣公為 嗀 其也 天地之氣為之 人事順 土 于下 弑 剕 君 夭

能春 維 年 員大 ÿ1 水 災宜災 言意之表 立 秋 痱 他 於 典王之、 年之歉 慶瑞 Ę. 則為度祥君子修之則為變其是聖人因曾史舊文 拼 聖人莫能修之審矣有年大有年自先備說題者多 年之早零鑫八年十 後罪 沥 書之幸之也 者也 之門 豐園 新法 可 於 天 足為異然 按 至 如 八方應其 . 心而天理 記異之 程氏發明 也故史文如畫筆經文如化工等以是 非異之也光以為異則九元年之大 月之兩雪十三年之大水十四 饑 批 泷 澳古 不差信矣此一事也在不 聖人憂民之意恐不如 ないく 禮寫縣重為斯民困今得 -是 あ当 然後以為記異此 不然凶 徒足以 得 yŁ 份

> 春秋群傳轉赴 惡之父 母 عاد ا 偷幸夫不強其妻子平明乎此可知春秋書有年之古矣 民生 智以 得古 喜小 書矣災 华 解字字段 春七 柜公三年 異之就程子之前 賈氏己言及之 亦甚覺其不情矣此 缒 ょ 式口 耳 正 是 天未 變而 割 垩 月 倘 ゔ 並 # 人上 有思賜 感 得 知天道之 义 必 氷 天心仁愛之不進乃以是為反常而 以 於 喜 御 及 天道 憂民之意 康災諸 及其妻子将以為父母之反常平 共 大业 如人子大不肖獲罪於父母 大當斤 偶不 松北 心の 直 較然也又 一聖人而 斤而然量 類皆為天道 兴之 賈達日桓惡而 被也。 以苦此 小光 ᅫ. 向疑於 豐年之 主 凝之 之必 之常而 Æ 川是扶 ·Đ الحر _IF_ 龙口 有年 E) 特兴 豐 ŵ 是 不 柳

之 祥 極 豐異之也 言 六以 之 轧 利力 ሕ 当矣按此 説 有 喜之 其 いく 斯 者 喜酱放武者 為幸幸之 認此 不然 師 追 共 得大木 有 之 說之 有非 乎大 ョ ョ 喜字不真遂以為 华 恃有年也言其 ホ 甚 其所宜有要皆不足 .駁 惟 生 馴 抓 胂 いく 王喜 喜 いく 公 朱 狻 羊似 為慶祥苟以為慶祥則 來就經 為喜此乃是意外幾倖之喜 此意外之喜也有年之喜亦在 欺 此意中之喜也子灌猶子開 喜 示 矣 同 闯 但公羊之意原非指為度 慶祥之喜則非公羊意矣 者多列于度瑞之門 有意中之喜有意外之 既 危而衝賴有比 掏 而亦 耳危 書 チ

平 -13-太 z _#, 君 月 所 臣 公 い人 亦 狩 為 喜者不 于 rk 廋 庙 瑞 憂民之意殷矣職公之意切 رار. ボ 喜之矣聖人存而 弗 青月 共

胩 れ 14/2 18 賍 (3) 核 行 扚 1 之 ず 行 也冬 \$-J) ठ 爣 書 Œ 地 将周之春夏之冬也田 符從

义 其用 うし 有原 样 清 いひ) ĸ 19 さ 俁 华 ١Đ 廁 必 者 傅口 ēß 疑偷 於 尺 非 秦 其 3 哂 哥 人之 封 业 护 月 と 有 内 狹 Ŧ 之 来 撣 PIL 大 疛 柱面 1.8 狂 野 地 水也 松 4 緶 故 四是 祈 濖 不 書 書大野 為之格三十三年傳回 2 虵 [3] 請 区 國皆有常将之處達 乃有不疏之地 故 内 明其得常地 狩 髙 地大野是也 披 鄭 哀

灰儿 其常處 يالا 棛 於書 仴 的特所刺 **J**[1] 者無 12 宫 之 数 民 意在 事馬 坳 故 於 Ř 書 失 νÞ 3.4 常地 得 24 腈 談 ゃ 2 得 她 1) 春 常事不哲 秋之 せ 将 故 12 3

公羊 述 2 侢 り 疛 者 何 W 衎 Ł 常 * 不 書 <u>بالا</u> 何 いく 杏 漢河 護

肼 见马 1 水 图 ふ 쎗 Ð ب<u>ئ</u>. 行以 Ēß 柦 恭 ·\$. 汝 一流 秋 雍 ιţ 共又 之胼 揚也 -j-齊 或非 밁 狩 νŦυ 於 Ŧ 有 其地 ١Đ 逍 年 股 넁 衣 戎 非 罚之 选 之 屯 Æ 先王义 共 1 10 涛 例于馳逐謂 1 此聖人不 11 田安不忘危 -J-£)1) 得 选

詳

連

戒

春秋解傳 渝 築郎 且東 聘弋 2 常 關夸氏 於核 固而 失口 ĒΉ ΡΉ 团 と 猟 <u>:{</u>" 戒 杰 肼 嵬 樯 盐 亢 狩 之 む 春 凝 ŀĐ 埸 弊之 于 Řβ 滑山 割.娱 秋 君 彭山 뒘 其 ķΙ 天下 る 卷七 一 帲 4 之 大 **≯**& 褐 著 諫文 譲 民 中 蒐 ţ<u>ō</u> . 弗 vj 功 孟 宜 苴 能供 于 ぶっ 胳 É 帝 ¥ 桓日分行 無 非 يات 瞓 言 いく 謂 衎 所 蒲昌問又不即囿以笼口而 12 哉此書公符于即後此 之 為 也 乔 ホ 13 四張 宫民 矣然曾有即用又有庭 過克舜身居滅絕之中 人與之為怨家與之為 始皇以十八国之民自養馳 有 至 常 妓 守默之名题逐守 拗 制 . 不 恤 ⋓ 支 ۳, 14 淫于 チ柱 國本而岩是乎 ス 遊 灙 ١IJ 肺 ग्रह ク **活**, 取 脚地 九 **.**Ђ 聖人 ス 馳 平

,Ŧr, 共名 腈 雅 ī 捷 16 蓋 偶一 夏 蓋 笳 .A セ 除 Ē, 一具事本 £ **不**、 春 耳 w 训 富 ی 後 遊夏苗秋 遂不通 田之說教梁 春 調 æ .25, **ホ** 世北 冬 丠 刑 搥 义 無 <u>۔</u> - `p 骓 索 復皆一事之 安按范苗 義 腈 'n 2 挑 ئر 捕 **水** 於 行 ١Đ 守 惟 又謂 圳 冬 明 IE 之 取 欵 狩之 腈 為 .為 為 儒 之 尨 乢 常 春田夏苗秋蒐冬将之說名 者 特 稨 之 害 冶 説 狩 輔 以人 者 名 亦 然 分 公羊則為春苗 宁 む 젬 五 マイ 狻 附會左 M 其教 取 .Ŧ 故 虚 范索取之則謂之苑 范索之義不同 皆以 物也 腈 春 見於周禮與 秋 æ 春夏秋三 氏 РH Æ 4P) 裁為行者 謂之 티 桁以 秋龙 Ąυ 周 桶以 Ą 披 榯 為 团 狩 其 行

ふ 艾 三 怒 事 いく 陕 15) 苤 墲 기 武 戎 山 椴 ريار 4-稜 擟 样 大 سالد -27 4-H] 14 点 (天) JĻ. 14 是 杜 15 陳 果 摆 按 *i*, 左 共 古 停 之 扜 肼 127 110 1-1 2 此 侢 稻 iř 不 26 it 玄 幹 於 秋 肼 : 1 バン 祭 Ø 亂 特 大 云 亞 -33 ηĘ 祇 it. 孕 111 分 义 讲 常 Ł 浝 抓 秋 惊 岩 遂 乎 通 摘 捕 月 書 乎 分 2 市 稿 蒐 氣 用 10 151 慈為 求 故 掌 狩 黑 15 邙 衲 穀诣 ·3 쌹 * بالد 可 尨 尨 営 女の 上 月 何 瞓 思 Į, 杰 春 撑 ~ 56) VE Ð 檡 袇 ١Đ 荖 vD 杏 蕰 煙 东 乎 害死 佄 沤夏 -33 ホ 1 取 灹 : t. : <u>‡</u> νĐ 3 如 彷 法 桂豆 1 秋 從 115 ~怎之 多是 <u>"</u> ぶ 之 不)‡] 秋 守 Ŧ. 拼 4 圳 2 扎 团 44 35 学 大 范周 业 之 復 法 祭之定典乎但萬四 書蒐如八年之夏五月烝 将皆書符於三時 書 ② 春 胼胝 覺未妥盖國之 矣然經之書蒐不皆在春 具 族此 於事止. * 者治為治 秋 \Đ 馮 鸻 平 秋 先王 桶 者春秋常道者五 中 均为 原 何氏日蔥簡擇心簡擇 2 业 説則夏 华戊 冬何 無 秋 書 其事 一笛編之 教 有深等宣 傑事止 除信也 当台 夏教芳舍如 腈 皆於農隱 獲則取之 彭、 兵 秋之 之 大事 於 制美 **ئ**ک 皆書花 クリ 有意 ىك W 搌 <u></u> 微い 在 हर 雨 ¥H 法 旅 此 W.-可 村市 祀 有 在 义 振 殐 十 與

> 尨 ホ * JH--17. 蔥 鈥 # دت 18] 尨 将 事 害 去 秀 2 柑 傳 蒲 腈 .85 2 物 害 窖 害 舣 在夏 然 説 2 桿 大 按 坳 谷 其 ЯВ 冽 挀 耿 骐 ىالا 2 不 大 Ð. 不 禮 بالا 獨大 者范 老 談 獣 一月定十 ķ + 答 孕 剞 或 :11: ひく يز 處不 者 稚 有 矣 溡 者 き 年大尨昌 だ. 左 2 枞 事 莡 見先王 桓三 傍既 飥 何 春 2 至 葱 公年 破 不 常 秋 秋 檡 四年九九九 儿 行 歷 狩 、あ 問是在 愛物 湘 其 浝 --}-رند 獨 会 1% V1. 竹佳 魥 蒲 之 此 사 <u>-</u>‡. 14 逖 大 取 春也 當為 ノニ 亦 111 具 肛 艺 乎 大 心春秋書苑 在夏周之武 吏 吝 害 14 肋 李 桉 定典而 羽 筄 乃 公 41 彭 浝 + 夏苗 獨 随地 之 بااز 月段 4 謂 秋 平 杜 尨 秋 定 何 浝 10 大 2 者 耳

2

张

流

緍

分

沜

,Ŧ,

2.

李

زؤ

4

 \mathcal{H}_{i}

いく

.25

'n

於

12

左

傅

亦

與

之

河

自

*(*2)

VÌ

半

染

共虱

是

俳

2 + 其 疑 咎 桜 夏 Q 炊 祀事 بتے vn A 狩 业 2 引] 僻 **不、** 月 牛 緍 ₩, 衎 夏之春 大 状 ょ 桓)荆 常 具 (25) 2 尨 拼 珳 ريار 修 公 期 常 禮 期常在 當 春 敌 را ت 夂 2 仍 いり 浦 ئله 正 vE) 檡 仲 在 F 此 特 커 祭 浴 ホ 肾 亦 祭 之_ 孕 在 恆 主 之 2 A 桁 夏 ١Đ 者 秋 有 月 玄 2_ 刑 711-合于 煙 先 伙 之先誠有然者禮敬齊七 مخزو 上 正 _IF_ 為 壮 未 螒 凼 旬 合 直 至 不 春 将祭有常期而發耳 洏 周 泷 湃 郊 於 苑 馬可 書月想二苑擒在 禮仲冬之時 灣 待 ィ、 春 te 狩 あ 犯八平范于 ناد 順 舣 秋 行 書行 秋氣 事必 均约 彭 不亦 Ц 不 但 131 ţ 义 嫤 肼 安 平 っ 澗 it 更 ήL 1-1 定

桁四 王 Ę. 亚 並 _ i). いく 狩 月 月 志 河 ٦Ł 於 一(年) 亦 先 挑 陽 年于 祭 疑 to 期 是 常之 譏 月 む ネ ١Đ 栒 Ēß 老 乎此等處殊覺雅 枿 护 瑞 晋 譏 凼 常在 無 将祭有 候 故 速 个 書 之請 莊 萷 周 Ð 耳-ゆ 年人 禮 必 年 ,Th 常 PST ふ 于祥 縋 期 書 + 可 兵哀十 通關 T, 狩 岀 議親庭 狻 月 ١Đ 郊 又何為 疑 U):] نهر 扩 12) 馬可 在中 雅矣然 泔 年西将本常事 停二十 ,此言之 冬其 明田 別周 八年 本 1. 刑 秋 周 狩 書 期 2 于

夏天王 使 宰渠伯糾來聘

朝

东

母秋轉傳新莊 卷一胡傅口牢家宰也的 子上 法 ュ 鹵 有 レ人 行 2 弒 阶 剛 16 馭 営 渚 掌 士 此二 候 例 有 典 下 君 两有 中 2 弑 石 刑 いく 者 币 書名 者 士 王 賊 君 獨 涆 安 書 也 含 戡 义 祈 謂 治 邦 賊 名 2 教 围 論 19 殺 貶 名 **下士** 其字 乎 建 #1) ボ Į 心也 七伯爵 败 别 討 赏 刑 有 親 故 於 書 桓外四日 特 بالا 2 ·ሕን *4 則 ぶり 教 利门 貶 典 癶 正之 謂 典 法 ĺij 人 桓 聘馬 v·4 洏 太 之 いく 貶 191) 公 年也 王 書 宰之所定也乃為亂首承 典平 铝 放 乎 ル 沒 名以見學之非事也 明此天下之大常也太 失天職矣採刑賞之 斌 其名則殘之桓公之 王使榮叔承聘命矣荣 邦 £ 在 糾 國則 者穿也以經邦 18 位 尚制大司馬九伐之近六鄉之長降從中 八八四書爵大夫書 有政典以 詰 劚 杨 柄

> 益深 旣 後 或 者豈 追錫 村 用 枚 矣 当三 1 相 初 いく 嫡 孫 ፙ 得 不 書 阿安之分君 稱 凼 珳 公 稱 字 禹 之所 相 天以 封 櫥 剋 洒 者 未 て、 春 受封 得 乎 係心 示 名 臣之義天下之大倫 秋 討 12 32 譏 Ž, 青 蓋欲 公氏 撚 ኤ 其 始 相之意也 8 10 *4 Õ 義備矣夫項脂 而 做 公台 钊 獨 來 -3. 漢 善官 yλ 聯家安書名 重其任也 ホカ レく 命 詳 相 梹 **-**無 稱爵何也 必 所輕重 任 檡 相 レノ 列衛江也的何也如 重 聘 糾動以青 2 to 00

秋 渠 陸 伯 代日 停書 舞鬼影 天子六 文之 ή₽p 為家 宰者皆加宰字兼為三公 刖 13 4

办

解

Ł

档

Α,

哟

千

Z 剒 Œ 大夫廢其事終身不 氏 E 有家宰之 貴馬 不足以 仕 呃 1.1 尼其位失其所以 士 禮葬之春秋天子之 當 决

いく

正

王

法

家 既 不 氏 牦 Ð 叔 春 II. 秋之義 諫 將 命 君有過先責其等啞與科居大臣 いく 岀 重 有 青也 乃岩錫命王不 -14 之

レル 使其家宰聘 程 裝 ふ 桓 非 公 宰 弑 之 ठ 其 ホ 不 斑 か 君 尊龍 200 ιŦπ 立 *4 天 ıέ] 天 チ 狸 青

オ、

柜

治天下莫能討

而

£

滅

矣天理

既滅

天運

乖

矣

陰 陽 失序成 李氏曰 极 sh 諸家 不 能 成矣故 當 v). 渠. .3 不 庆 具 胡 いり 侢 旃 亦 然 排 也春秋 -無

經 133-212

76 カレ -₹-代 **ፈ**ፅ Ŧ Ŋ 伯 2 2 (41) 薊 小 谷 ——— レス 獨 爵 稱 繋 消 地 ょか エ 可 擊于 女 渠 亦 封 釆 她 才 名之 如祭 彻 Æ

1 华 东 عَد 月 P 浅 #_ 陳 候 鮑 卒

齓 渝 鳥 杜 文 抖 11 ıξ 公 李 姚 W 小 بتر え P イと 1:1 νĐ ŀξ ٦. 칹 左 前 大 r) 鸺 子光 卒 3 + P _ 鸺 茂 ন্ 月 挺 ے 火 业 2_ 业 + 公杜陳 为氏候 Ð 直边 尬 久他 꾸 丑 也粒 再 سالا 公疾 赴 平 也 II. 病 於 *J*-} *ነች* ን 赴 ナニ عارة. 陕 1

ď

異

赴

骓

ij

果

應

柱と

公正

五月

并起

文

此

いく ₽ρ

左

弋

2 亦

説 不

艉

弫

使

人

赴

步

哉 -再

桜

此

説

是

矣

耳

爱

IJ

使

再赴

應

11:

刚

人

分

嵌

拔

赴

趙

灹

駁

2

12)

嶄.

有

耳

50

76)

制之

腈

삸 秋 侜疑 2 梁 VL 出 K 华 50 IJ ť) 1<u>L</u> 傳 图 Ð 汪 .H. 급 12 陕 1.1 1:1 之 是 下 2 爲 ے 羊 侯 헲 <u>U</u> 不 13 粹 垃口 必 _11 人 سكار 1.1 卒 傳 鯐 告 遊 月 他 17) 彻 之 B ⑤ 妆 2_ 诸 トく 逐 戌 1 Ð, 5 表亦 歼 ساتو 肤 公 倭 2 七不 呃 為 芃 4 校 1.3 1I 之 其 13 JO あ 祈 ト人 吉 卒 者 آب ŋ ___ 朩 涡 出 得 Ð 平 Pp To. 卒 1 ધી 亦 疑 2 乎 此 不 仗 卒之快 1 业. 2 ゔ 青 UL 13 常 按 誕 有 之 春 調 此 者 知 史 馬 説 巨 不 IJ 秋 然何 公 偶 一子從之 是兵且 之 مسكار 大口 得 故 黻 道 ۳Ľ × いく 11 何 ふ 之 為 忠 也点丰知 _==, ij 坎口 信 説 いん 市. 豈 Ð 亦口 二日書 當重去 不然 互 祈 トス 呃 2 俜 卒之 ~ 栈 子必 有人 凝 Ð 信 13 者 2 君 سطر 故 疑心 P 上 其 铷 梁 范 戌 其 走 赕 1-4 业人

> 化 極 ·立 4 在 煄 位 年 剃 化 殺 大 ナ 光 ኒዥን 自 立 峢

俠 鄭 伯 如

义 ス、 鄭 秋 胨 左 粹 ₩. 兵 得 1.1 之 эij 偝 卒 侍 舻 强 腈 -吳 マス 13) 大 辨 行 걤 ح٪ .). بتز 頂 徒 34 而 سطار 国 役 (3) 쬵 齊 ٥ 么 朝 大 40 倭 太 欲 許 素 チ 纺 点 胍 七得 近 يري 如 者 役 伯 紀 齊 之 於 强 袇 訓 粒與 鄭 鄭 鸦 弤 Ŧ 于 雕公 *2 之 1) 大 ٤٧ ح نيز 五间 近 劚 盏 之 سطر 一年 一年 敌 于齊郭 ᆫ 借 国 渚 レく 柭 潮 襲之 必 俁 覺其謀 之 不 扣 紋 1/2 往 52 朝 * 得許 いく 朝 維 ιTυ ίŁ 纺 有 决心 與 奪 紀 _11_ 之 藥 17) 2_ 澧 部 15 围 2 洪 謀 办

子. 13 齊 冶 诸 侯 、而 欲 為 賊 于 貅 園 不 道之 退 胍 伯 .40 Ł

方 胡 丌 乐 乎 朩. ホ 主 ئىج 卑大 源 不 稻 鸺 異 剂 當 鄭 扚 虞 於 育 故 ⑴ يع بي ス 匥 東 亦 极 卅 바 人之 大 刺 左 -), 告 滅 يزى 其事 囡 乎 汑 副 侠 阈 匙也 æ 41. 齊 去 绉 情 鲁史承 並 紀 鄭 23 大 囤 其志情 固之 2_ 翉 IJέ, 4 2: 之義 ሔ 為 يخ بخر 刌 告 執 慈己 絘 安 31 微 拔 俟 ž. レ人 矣 靖 黻 襲之 故 11 刀 乎 俙 遼 ح 書子第一 微 懷 存 41. ,7n 林所謂聖人 者也齊在 紀 相 캀 洏 7 <u>ن</u> 護 畁 女口 夫子修經 之謀 女口 削以 祇 繭 禍心 2 何 著齊人 東州 夫 故 書 いく 亭 襲之 不 肠 夵 ن٪ 專 滅 朝 之

經 133-213

ېزىز -Æ. -ī. 义 シ -- }-9 丰 帷 候 鄭 付 如 ح پي ŢĻ -244 4 女 曹 矿 乔 秋 之

136

李

六

12/

凡

他

圂

朝

净

者

皆書

捌

其為恭於成

某 15 未 秋 至於 讲 炝 八 ホ 围 あ 胜 能 腈 評 雨 킽 ij 辱 朝 君 ح پي 之 停 ıή 請 ~H-] 今 其 都 不 者 喜 年 t 矣 いく あ 辨疑 岐 典 侯 世 国 喜 咨 いん 言 實 围 14 ゴロ 如 禮 朝 ホ 去口 之 翉 書 ūΧ 於曾君之 青 之 ス 朝 谷文 子 莊 浴 Ž, 斬) 曹 是 諎 馮 禮 玄口 司畫 浆 龑 **太**二 宜 冬 天子 又 美 必 亦 候 何 レス 书 不 [4] 2 ے بر 也 × 為 女口 不 考其)]'] 也 其 ij こく 淮 故 亦、 いく 13] あ 於天子之事而後 為恭於 行 桐 請 ŊĻ 不 いく 朝 *.**5 下早 朝 .1. 红朝 侯之 刳 _ الا 類 事而 而事大以 ___ 古 777 9]-公五年 李馬且其朝亦 书 於 絥 例 盘 亡 楚 *1*]E 君 刑 者 之 是 베 肩而共荡王室 朝 被 強 皆不言朝以 Þή 3 奎 又 可 400 , T, 3 天子乃人臣不易之大經 'ም 莂 1.1 + 知其 大 不 ح بخ 6-4 任 是非 非 州上 弱两事強是亦未 -#; 샜 斗 ᅶ いり χįς -U -3 作业 為朝紀矣然 -14-1 何 -宇 伯 可以玉帛相 朝 シ 九九八天得 、該其意あ -40 ሷ። 之正 連見矣等 公 一条 城 یژی 詳之但言如 ئة م 一者也 大口 其為 1.4 · it. 一禮故為之 .ż. _ill 銋 Ë 見春 訓 岑 _IJ-兆 1.4 2 王 朝 嫠 * 共 行

木

愈於 使然 書 書 曹 敝 酢 傳 如 來 ₩, あ 桶 ĠΚ Ľ 兴 者 祈 夫い 12 者 鄭 惟 朝 内 愈陋 非一 监 莊 此 各 禮 甜 待智 強 捆 放 不 平 大 别! 事 盖春秋 ۲Ľ 11 10 之二 其 凊 矣至 冉 公 可 詐 あ いく 但 小江 " 君 1 彼 بالو 陰 當 外 2 倏 知之 迫 又 謀 之 vl 刮 且 いく 版 忧 此 ル 同 哉 Ħŝ 和 刎 計 書 祈 其思也己 徒勞於行而 朝可耳。 έŋ 禮 行 如者事亦不能無 事異者多矣如內之 而欲襲紀亦 其 朝 桩 狗 帧 之才 事 之 春秋 朝堂 ホ 闯 共 ,Th بالز 稍 'nΣ ŗ., 共 習 並 朱

天 王使仍 叔之子

伟 所是 冬 來 10 ~~ <u>.i.</u> 7

害 争 宜 1.4 胡 孔 許 故 ئار 其 48 是 2 侍 ぇ do 废 崇 卍 收 能 選 17 Ð 仍权之子 天子大 故 æ ی 2 怕 矣 而 *‡*4 ئے 14 魪 上 480 仕 援 帷 باتو 復 世 大 者 不 夫例書 夫テ 引舰 Ł, 相 有 其 相 -世 大 禄 云 1 作 È 黨分 司 戊 道 为 ,ኡ 者 祈 耕 字仍人 美 丁 **水** ح 空 竹 1.4 不! 笭 X 族 英 ~ ₩. 行 豹 4 世美人 *7*. ٠<u>۴</u>. 25. 毫 及 权 消 Ė Œ 周 色 枚 :1**1**5 ſ÷ 叔字知是天子大夫 後 批 脏 之不以其賢也 夷 之 画 .To 办 恁 掌 及童祖野者退 進 灾 4 Ł 哺 . 後凌圍 ري.. 声。 使 杊 市工 椎 •] 丰 得政 4 泪. 漠 **7**、 家何 亦 *☆* -IL 14 便 ·M. 不 1.1 妓 114 之 私 虚 朝 祈 ... 共 á. 圪 败

後 有智 割し Ė 其 ホ 到 徇 能 家欲 大 善 Œ 其 後矣春 其 #4 深 意西 省 2 刖 秋 水書武氏子: ئار Ļ 八子弟 之的者居? 43 叔 之子云 公进 之 ينلو

爬

Ľ

瓜

仍

权

子

聘

不

Z

亦

鲚

いく

貶

-

枚

書

法

如

此

O

家八日

耳

辛料

聘

所

3 12 Ż 朱 围 ıζ E 稱 -j· 雨 团 文 是以 文 使 チ N. jηĖ 徳 挑 411 北 大

刮 ψ, 政 Ŕ **水** 17) 稱 뉚 芅 12) 去 使 반 13 樅 叔 之子者、 ス 重 大科尹武也 見工 網不 舉以大夫之子

春秋 įΞ 范 解傳 مل 忾 飞 Œ Œ 戊日 神歌 卷七 詩 君 雲 [4] 漢 桜 劣 於上 卷七 日公五年 看一月夜宴我之臣必报天子之命以月立 序 云 13 113 权美 掎 1 之於下 盖象 宣王 刾 仍叔世大夫可 護 矢り 兲

2 其能 世 ĵ 聛 大 矣至 Jt. à. *አ*ትን 無王 夫 行 ,T,, 祺 如 沤 是 于 令之 立 天下 聘 益甚 和 <u>. Ť.</u> 林 五 உ _}_ 此 師 亦王 聘之 古 于 灰 て ی Ĭ. 月之失道兵 £1] 序 祈 室 **ホ** 周 於 冽 何 清 É 足 又 衙 ĸ 聘之 侯未常有工 報 Ź 於 耿 馬 脾 40 3 曹极之功也玉 3H_ 桓 11 排 王拳拳子曾 ٦, hi 檀 期年之內未聞 45 蝆 一九之前也 3.1 不出于天子 其派不 全事 如此 7. 蓝 传 A, 其 貋 有 辨 有 政 Ħ

梢

於父子

,Ŧŋ

秭

子者

镁

土刀

子為世官明其因父

水

必

使大夫

43

议权之子:

是亦

天子之大夫也

狄

祈

别

不聘

李

íζ

凡

書

聘

老

滔

яķ

JĪ.

聘之常禮也王

軵

春秋梅侍辨疑!卷七 意則於 元年王 :1. 荻 堂 桥 枨 不 妈桓 13 鹏馬 桜 方 待 叔 باان レオ · 其東聘而王皆不去天何須事事而致貶哉。 貶 ス、 説 公 2 ス 故 起而義已見矣此如正月不言正己見賣王之 稱 命 子 春秋 是 Z 為 13 天正具終其餘再聘三聘皆致不屑之意斯 何 B 于貴者 レス レく 腴 貶 聘 샜 桓 , E 别八 爵大 桓 貶乎 拔 别 年之家父來聘在元年之荣 Đ. 馬 名 2 盖去年家安書名正具始 特 王不 Ŧ 微 濺 2 能 也肯者以名為股 いん 耆 雪 致 引引 微之以 貶 班為未足供 思不 杰 , ₁. ريطر 敛 ・リ 莊 权 X.

之子 是 名 没 丙 云 彴 乎 ñ 权之 いふ 木 今 存 老 哉 其弱 書 ž 强未至三十 子 チ gr. 或 义 あ 傳 童子 無 あ 庶 左 漫 緍 1/2 国 幾乎 春 傅以 本 世 其 狂 而 官业 秋之 其死父以立言者此以知仍叔之非 必 チ 剩 稱 戦夫人之子 右 為 ź力 欺 **不**、 仍 肯 状 皆可 夫 伙 纺 叔 木 峕 弱 之 顏氏之子父 刑 亦 سطر チ 非專議其弱也議其以 獨的 六可 彴 力 者 何張何議爾議父老子 孰 杈 КŊ 本父而 胡 其已沒數已老數抑 بالن 杜氏曰該使童子出 ŀ i. 那人之子知禮 之謂人生三 尚在心縣人之 幼少之稱豈曰 稱子但春秋為 + 平期 17 Æ, 子父 童 己没 小 扯 极 聘 故 子 劃

於 C.F 文 彴 钦 弍 秋 其 此 未 解併 **义** 執 僖 2 权 辭 2_ 可本 ъ, 凼 Ź 衞 <u>-</u>-埇 褂 榯 W. 據 一子一本父; 子 十 简 多せ 共 辫 展 子 示 此 異也 八年 徒 2 並 何 譏 去 説 官 争 耳 獨 從 位 刑 教七 隱三年 晋 AN 岩 於 跂 2_ 是 人族一本父子 人及父老 武氏子 人 亦 其子 文 姚 ス 祈 杈 有分五 ·武氏子 然成十五年晋侯執曹伯歸 斱 周 1 ح 仍权 攵 侠 냘 告 師之于京師其執與歸一也 ₩, 倬 业 老 之子 來求購 年強 Ta 子 進 بلاز 矣 人若己 告老 釹 此 幼者皆可本其父之 而 vl 4_ 加 **两云然哉○武氏** 天子 龍川之故 知 刮 一之字者或以為 亦猶是也不 113 ま 然 叔 則 之非 則不 仍权 堪 在 子 特異 于京 然 朝 春

疑 1-1 いん 字 人無繁子於 别 作 ス 半字夫豈無 之莊 配字 75. 亦 六牛 思 如 疑 子 於王子 £ 桑 飞 一人子 之稱 意手盖武氏 相 子 岩 災 灰 陳 八十子之 枚 *ネ*15 春 拫 秋 衠 チ不 子不加之字則或將 /nu — 2 精 類故於其中 刈口 人 審 字 之字不嫌於 盖如 便知子宾之為 特 加之 子 無 *[*6]

华 陕 桓 1

 $\mathbf{n}\}$ 13/ 李氏日 关 戊 121 彵 不 ,雖篡逆之 書 F 史火之 珬 盖陳化篡立而葬之也 샜 被 福者大子光也桓 公

城

业. 弑

祝遺

故

ふ

いん

其

뵀

未

討

私

场

其幹

王 兲 ョ 礼 业 当 她 谦 **不**、 胼

渝 將 高 脳 亵 氏 李 ے ہی 公 凡 蔟 **Ŀ**7 谷 文 欲 肋 助 ЖĊ 喜 妈 あ 齊 畏 鄱 齊 而 于 故 闯 视 먩 非 业 团 溡 刐 徒 城 礼 修 سافو 址 郝 色以 備 雨 備 堤上 之 ھ 抑

衛人陳人從 王 伐 鄭

矣不止 醆

其不

腈

سكار

太 2 秋 推 之 粣 2 左 射 而 爰 必 梅 鼓 L 10 .Ý. いく 左 £ 榑 敢陵天子乎苟自 £ 亂 傳 常 五次魔 中 兴 ፈፅ 鄆 杏 1E) 陳人日 人之 拼及 2 Х, 陳人屬馬 中 £ 衚 馬衣陳 佐海先 街不 軍 陳皆 奪 お 王亦 拒 號 鄭 葵 枝 奔王 俑 K 陳 能 4 461 冲足 軍 盖湾 後 ょ 乱 鄭 林 政 子元 粣 民 父 후 点品 猛 鄭 救 视 馬左 范預 伍 快赴 承 先 红莫 將 肿 亂 農園 伯 Ł 請 社 奔 公有 右 計鄭 ホ 法國 彌 拒 羓 為 軍 稷 從 胡 刳 原 左 無獨多矣夜鄭伯 义 合 ¥. 紅 ኍ 蔡 秋 繁高渠 萃於玉 拒 _£_ いく + + +: 12 緒富命二 主文 以當蔡人衛人 いく 12) 攻之王罕大敗 街 人屬馬 おう 不 ***** 17 請 平可以 彌以 .4, 候 伐 ar. 中軍 抠 14 JA 周公 鄭 1使祭公 1 p 某 Ð 鄭 本 * 為 T 셝 唐戦 卒 拟 伯 公 禦 坍

胡 傅 樂之戰子 且 ١Đ 按 五右 左 總萬 氏 £ 李 £ 卒大 鄭 伯 敗 政 鄭 春 秋書王 桕 **水** 剃 王以 ·X: 少稱天者所章則 王以諸侯伐鄭·

129

存 從 捌 杖 竹 代 农 桓 天 天 正 1.4 夭 怼 <u>√U</u> 公. 馬 下 æ 莊 ij 斌 自 刔 派 æ 2 戦 會 义 脟 遣 君 天 所 事 防 于 伐 いく 使 币 討 用 剕 自 Ŀ 繍 述 攻 来 自 と 則 ڃـ 氰 吉 夭 之 聘 立 故 夭 從王 綱 DŁ Ľ あ 币 垛 不 討 軍 不 莫 雨 移 育 稱 池 驳 書 青 胼 2 此 Ŧ. 斌 天 戰王 之 又 措 師 討 奪鄭 君 或 本聖人寓軍政 いん 2 いく 匂 鄭 ょる 卒大敗 明 心 カに 亱 得 鄭 伯 君丘 既 宋 不 玫 10 護天 曾誰 天下大 朝 不朝 之 TO 怒其不 槧 義也 £ 其爵可也 ス 惡得為 於春 書散 いく 息人 排 天討乎 君 婣 辨 秋而 者 行 本 ŦĽ 矣三 又 ボル 何 ρſγ 泖 請 書 13 不

春秋 蜀 视 法 Ħ 1/2 杜 若 博 y.t 之 久 いく シ يني 辫 畓 其 凝 裁 至 民 弗 木 事 聖 ス 服 Ł 10 可 墨 非 命 屈 柱阈 كار 髙 么史 鄭 五所 囬 年 能 靯 征 典心 **が、** 丠 盖川 制 桓 兵之事天子 王以三國之兵

伐鄭失正也

筝 箝 堂 X ١Đ 扔 九 氐 伐 127 夭 之 宁 法 討 **A** 親 To ホ 征 伐 詩 桓 侯 £ 之 伐 制 王祖戎事危道 ** 非天子事故 不 æ

討

君 陽 蓠 Ŕ (E) 桓 £ 伐 礩 31/5 天 討 莊 £ 肠 桓公命襄王 駋

為

夭

討

而

邺

亦

不

服

耳或

者

づり

謂

祭

廴

卽

師

取

畿

间

之

灰

禾

是

稱

共

٧L

犯

£

客

£

2_

伐

2

有

不

容己·

冇

抑不

40

£

貳

不能

榿

馬

是

炎

(禾之罪

15

党

10

*1*8.

不當待其朝

而

不 王

祭

足取炎與禾乃

隱之三

年越三年而

鄉

イ白

輧

鄭 水 成 嘉 胙 郭 隱 改 天 命 华 玉 披 伐 沓 鄭 ·鄭 不 伐 書 祈 衞 'n 從 夭 年 之 氽 者 陳蔡衛代鄭十年宋衛 僅 三國 何哉茶衛 伙

> 妣 失 陸 討 玫 有 愈 弋 义 于 [بر-り 矢口 丁 陕 桜 也 で 邺 楘 段大 伐 die 啦 . -=-鄭 戴 ゔ 围 銋 Ĭ, 會 從 鄭 立 2 于 復 £ 鄧 扎 伐 不 **☆** 未 取 美校以 能 有 = 討 冹 咸 漸 λL 之 詊 櫛 14. 颉 忿耳 其 之 停 年 節 夫 從 陳 解 کَهُر Ŧ ىلد 之

本秋料件 夷 王 安 書 袓 贬 狄 足 者 戦 子 宀 夷 排 可 刼 ιĐ 13) 辨疑 有 舣 狄 灹 王 不 禮義王 書 13 **ホ** Ŕф . 能 败 不 -j-你 書 太 刺 礼 插 及 者不 諸 戦 £ 七 候 江 **ふ** 候 X. 不 從 畜 書 租得 此 書 君 架 ئار 众 敗 JΨ 敗 2 五故 王 鯖 也 清 辭 師 Ł 其 侯 也 二者に 無 敖 ズ Ł 無敵於天下書戰 其 可 親 抗 皺 兵致討 Ŧ. I. 道之 ريار 于 故 失 夷 *₹*′ 耿 狄 剧门 不

害义 J. ΡÝ 汪 £ 床 氏 含 謂 ョ 其 謂 正 文足 大 10, 鄭 レ人 ₩, 莊 謂 12 炁 亚 朝 其 無 桓 हंग) 王 罪 竓 亚 栈 狥 其 特 朝 鄭 いん 挑 74 竓 VL 天 邀 請 JE 討 、而 倛 不 ven か 2 飛 方 岀 瑞 有甚於 於公 本 洏 盗源 遠近莫不一 理 之意董 是以 不 者 得 子

經 133-217

春秋 胶 式台 **ホ** いん 其 俥 ,Τ, 胍 I. 拜侍辞是 ス・ 土 12 朝 Í 莊 骐 未 書 不 稍 4 刑 遂 ΔB 叛 鄭 ひん 稱 12 カ 不 **不**、 \wedge 们 存 夭 2 ی 3 朝 蘇 市. レス 桓 いく 強 徳 此 骄 2 未 齊 王 灰 君 亚 江 也 衜 其 生 泛 人 遂 七無散 其 崩不 有所 蚁 肵 2_ 漇 朝 本 麥 肉 ıĐ 之 王 · 往 之 = 自 À. 缺 於 深 又 三 鄭 公 **公禮** 五書 闯書 禾 取 ょあ 是 莊 ş. 辱 不 **火** 錐 鄭 及 年 久 丰三 罪當其 從 忍一 那 始心王至是王復絕 王 **‹**ሽን 圆 レく 人之雄 春 年 二 人臣 取 咖士 明人臣從君之義戰 秋 朝之念屈萬乘之奪 ...Sß 福 溽. 是時郵 腈 31 明其用自貴者 則不之討今 苟桓王废之 為刊 師 <u></u> 于 2 有

衞 ∄. 廬 致 2 天子之 枚 改 特 師 孝氏 筝 街 ス. 書 ₽Ŷ. 11) 書 重 親 伐 伐 丙 春 之 後 145 枚 槯 引) £ 伐 £ 鄭 衝 鄭不 之深 命 師 君 之 益 汪 亦 肢 不 出 之 有一 不 行 , Ŧ₁ g, 役王 ŵ 可 沦 莫不 关 伐 掩安從王代 7. 命不 狐 سااد 枚 衛是也 蕰 行於天下書 国是 12/5 炊 脓 7.7

不 俞 肼 **水** 陵 次口 鍾 チ 有 戊 É 廴 亦 處 王 سطر 火 找 :<u>U</u>: 矣 娰 戡 鄭 ョ 伯 請 架之 £ 長 亦 左八年兵事如 伐 能 椞 单 天 -j-18) 於一 均敢 剛 將 J.

李

宀

(3)

仑

左

侍

王

いく

明

1

不

計

春秋鄉傳 *2 馡 夭 15 可 之 伐 £ 君 前し 扇 代 i. Ží, 伐 那人不會王 12. 儿 m 鵩 肛 チ 旗段一 鄭 间 夫 轡 伐 疎 A.C. 茶街 稅 貶 鄭 .ኧን 其 伦 75 大 之 - 共 ΡÝ 本七 $|\tilde{z}|$ 7. 子 裢 懂 解 木 為 ホ 不 崇 - 當至此乎 命蓋 三 之 此舉是 也 必 足 芩 国王公之 自 或 'n 伐 紒 侯 立 以恐鄉 數 隱 ے 被 尚 街 風 + Вb 屬 終 五不 倏 未 牛奶 故三 女17 不美 鄭 陳子 紆 妓 隃 开能 鄭 派 看 华為君不 婋 計. 伯 囫 161 亦 75 **不** 日清候可知矣 非真為王用 2 假王命以代宋 背書人而王又不書 俱書人 **∮**17 典 私而不為鄭用也 夗 15 樹不 不 可 レス 可尝 赦之 IL 所いく <u>, i</u> 桶 金 鄭 茶人 侯 独 具 £ $i\widetilde{x}$.

不服 玄 劣 亚 年 秋 す 脎 序 當 序 伅 誄 鄭 派 傅 سطر 鄭 獨 陳 40 列 此 بالر 先 劚 分 足 許 佨 'n, 此 30 平 桓 陳 陳多在蔡 ,Tr) 齊 之 敢 未艾也 魯請 與王 3 立 + 供 肵 後祭 立 衙 國 年 数 エ 未 业 大 戰 瑜 盟 人 衞 應 稱 视 国 耳 平 衞 レム 年 人 于 上 £ 坐 至 4 王 人 .t 2_ 业 币 析 义 枧 其三 天 子 狻 朝 先 先 鲑 女口 矢於 有 雨 亦 季 茶 陕 獡 欲 伯之事憑虚妄致歷 彭 君 15 2 其肩鄭之罪 悮 人 緋 受辱公 後蔡 執一 ᆈ 大 其 2 後陳 夫 倒 於 女口 بالا 2 m ~**U**} 創而 異然 티 叔 \$ 道 全 不信 當 何 漠 其 *~*_ 哉 ス 발 9 關 左 亚 濦 侹 **木** 序 可

姕

13) 青 樂 レス <u>.</u>F. 彭 書 樂 劈 137 在 大 娍 3 1 Ť 李 主 喃 擅 (Fr) 15 137 冷 南 壇 者 4 李 零常用 雪樂舞以 韒 者で 郊 ż 之 母雩 嗐 嗟 辛 谏 朮 赳 女 泛 131 雨 亚 (E) 迅 2 訓 4 祭 E $\tilde{\rho}_{i_{\Gamma}}$ 18] いく الحد いく Ŋ 溂 沒 達 刺 非 雅 墳 陽 門為雲門魯之 ĒΊ 祈澤 外 4 謂號祭也 2 帝明矣鄭氏 陰也 ② 零用 大雩 披

春 歌 135 榫 舞 \mathbf{n} 侍 於 吳 辨 壇 氏 嶷 ıΞį _t_ 故 ·\$ 尽名 七具 有 垂 題為舞雩 考壇 煮 12 市于 年而 ij 壚 亦 幸 建加尔之用 女口 郊馬 辛也 用 早 盛 樂

徐 仴 冰 15) 酥 齊 於 it 团)制 早 11. 긺 禮 楊 舫 芅 种 曾 、わ i) 玉 雾 13 Ø 女ひ 左 周 سالحر 帥 批 夭 雩則 傳 矡 袓 驰 巫 5) 謂 之 而 之 衛早甚 龍児 舞客為早而 亚 18 ,X, 围 いく 用 達 盛 、石 大 雩兴 半 乃 樂 神 大 典 刐 n);] 4 雲心春秋書雲八十 化 周 帥 也 禮所掌春秋所 15 祭 正而舞男盖小 郊 獨不同聲音之號 ;)]-**水** 用 樂也 ١٠٨ 不 禮

扎 21 恋 一言早 丰 則害不見 春 大 零實以 书 何 何 いん 旱 早 害 兴 書馬 言己 ئے 災 洑 يناي 驯 併 者其符 何 以 不言早言雩則

主

雩

那

不

刖

禮

رج

レル

樂

./5

主

谷

隨其宜

汪

秋書

换 家 諸 Ü 梹 為 郊 稀 禮 各 小 果 故 , T 書 ホ 大 甚 いく 大 斥 郊 其借 矣若雩則

乎春 也故 夫 胡 ホ 侢 李氏 秋 得 17.1 PŚΓ 祭 大 書 旅 4 穹 郊 於 ויי 者 稀大零之義則 泰 士 害 廒 Ŧ 上 子 人 E 不 帝 양 敢 刖 呼 vl 盛 首謂 知 他 樂 ¥ 人 ئد 人 泰 租 諸 14 桶祭於己 J. 候 闽 不 ス 如 如林 得祭天地 指 掌之 放 2 乎

矣

春 秋 是 羽 牛 と 廬 | 解傳 تے 되끊 襄 耳 陵 牛 <u>-</u> + 五 牊 李 辨疑 ニナ 年 <u>ب</u>-年十六年的八年定七年十二年是也書七月 兲 五年是 年十 而二 ा 四年是也 热型 太 雩者 六年定元年七年是也書冬者一成七 書 七 æ 大零二十 老八月者四傷十一年裏二十 招 書 ___ + 九月者七僖十三年襄八 <u>ħ</u>. 业 年定七年也 善秋者七此 牛 交成 年

札 殺 儿 紒 事 為 33 あ ቚ ·Ŧn 41 考常事一 害 雩 李 有 市. 炜 弋 萬粒 定典 割 绞 ホ 物氏 E 嬜 杰 ď **4**5 ¹⁹ 左 耳 Ŧŋ 杨 رج 杍 過早 意故 * 盛起梅 蓋 劉 一条不 待見 遇 奼 無 雨建秋 洏 則 2 龍 害非 あ己 大 書 可 版 零書不 大 之 左 劉 見之常 零遇早則修零非 疏 故月 常 亦 傅 飞 12 祭誉 是矣但謂 ホ ىپىر 讲也 凡礼啓 天龍 左 可亚亚别 訓 常常書書 选有 侢 為之 杏 百般公 不 龍見而雲為常 坍 賣賣則不敢 祈見 賣車 Ψ, 非 郊 سط 狻 如 龍始

秋解待 : } . و کر "īt. 徒 敬 至 有 19 老 爱 水 必` ٦. 子 レス -11 未 又 峏 议 柳 之 走视 辩廷 若 宗 旱 之 為 對 於 いく 祭 溷 伯 Ţ, 脐 大 是 逑 大 之 大 之 李. ķþ 老 必 و 极 敬 卷七 V 旱 鳽 撚 待 レ人 怨 之 35 .To 灰口 荆门 其 亦 ىt 朿 其 月 焓 ス 大 Вф 論 僑 將 ъ 陰 **#** 数 計 杜公五年 青 <u> 4</u> 大 不 To 哉 陽 妓 脝 袻 忑 Ŧ¥ 祀 修 义 ΨĎ 'n 亦 况 母写又於女巫有曰早限 恐古 常典 詳 當 風 於天平 又 いく 奂 疋 雨 大 祈 獨 剒 教此二禮 寸、 粤且其 ح 腈 無 不 云 시 、ዀ 莫尊於天天子 大雩之事 如是也按月 脱 寒 後年豐而致 矣况實祭 将成水己 祈 祖者已足長い 裁而 郊也 17.5 禮大 於 刑 长 大 有 造

本

磬 寋 左 常 於 · 2. 龍 行 レス 4 机 慘 仴 屰 扎 儿 赦 鄞 曳 被 裆 先 誤 何 -3-幹鼓 命 喬 祭 為 記 杰 不 か 1 之 杰 F 堇 ঝ 子 5) 常 舉以 衠 弋 - 3,-制 1 腈 為 琴瑟管節執干成戈 典 Bp 义 15) 典 岩 民新祀 耶 いく 其 τ, 逃 告 孪 使 大 一流 캾 秦 旱 君 **Ž**... 弯 ψį A 制 Jo 事 堠 哉 害烝 ۱, 言 謂 ~ 即當害祭是 令)t 葚 щ 事祭 30 遊 于 弃亦 則 ৰ 件: 古 JŁ. 151) 左 言之 有二 停所謂 源大雲帝用盛樂 4 夏 ょ 柳 刑調等至軍等節 崔至 之 及大雲事若大 .FJ 幽 月 乃周家始雩之 12) ス、 能儿石 7E 미네 du l 平盛 是月也 πì. -\$0 更 考核之 春 該 考 秋台 之 雾 命 枩 ŧ

> 李秋拜! 念書 未當無雾祭 郊稀 说 褒弘 办 联子 ቭን 勝苦 嵩 侍 £ 內 樂乃為大雩耳 亦 拼疑 一帶廷 奉七 桓公五之常可比以為常雩不 ji. 19 以 Ė 拔 之 選早 人人 見 雩祭 礼 大害者為旱、 見之 北省 何吉 \mathbf{n} 拵 奉七 ë 湔 剕 事 雩 空秋 闽 团 雱 .當 其 史所 為 早以 裁准 諸 為 經 謂 常 無料 倭 甚 書 諸 祈 典故 書而 找命 **不** 祈 耳 侯之常分 大 祀 故之 能 郊 レス 弯二 щ 滕 七本典 志僭也 玄 将 神大雩欲 11] \$ 95 謂之大 君 + F 母旱馬 بنے 44 不 チ ,To 源 知 大 命春 1.3 ግ -1. 無有書雲者在曾 书 3 řŧ 郊 恋書 胡 早修考不 書以 零本早 教育 性 傳日 李 命之文 於策 亦 者其 外 也事 围 諎 祭 τ, 别 换 L 惨 是 核

Ż 書 肼 围 除 秋 写矣 酒 與郊 j.] 者 0 豈 害豈 春 弯 湯事 13 彭 沓 IF. F 者既 甝 بل 旱 神例 思三 月 便以 李氏日 可 在 뇌감 ょ 謂 陳 占 ___ 月 並 袓 別 馮 書 其 者 倭 -1-2 之 豈皆三月三 雩 漁 ئے 無 2 _Ī, 月 其 卒外 借其命 A 岩 华 -j-書秋者胡午未中之三月也 帽 315 肾 桜 ふ <u>=</u> 雩 胪 也其 Jt. F) 딕 胼 Ξ. بالر -18C 遺深矣豈有所容心 4 *د*٠, 為 **樗定七** 챒 幸為常也今來時 亦 零出不可三書大雪子今 制 之乎甚矣其固 不 不 亦甚矣夫一月 泰 書月然 胍 秋為性命之書談 411 根 胪 刖 女志 諸 ĒР 沔 女口 此 _A_ 雩 111 الحد PΓ 丰 雩 害 其 41) 書 月 淪 咱 13

ЛE

)t

怺 기-子田 儿 兪 蝗 屬 青 捔 ₹. 股 能 いく 腴 相 ŧIJ 作 牮

生

剹 吒 シ 上 書 害養之 ħ, 坳 常 团

公 -¥-侜 13 何 吉 一 "失 业

: } بعر ١Đ 春 秋 書 螽 者 -榧 传文丧之世 J. ME 宣夜 2

-111 *1*/> **≠**0 油田

世

答

=

秋•彭 張 蛘 Ц バ 傳 季 137 辨 H 戊 趃 E 稱 4 公 絲 人 班 X 内 祭 色 11 15 乜 鄭 公漁 Ą1) 五件 44 年日 水 ** 畿 內之地 采地今懷州武 河 为州 陟 縣 楽 也

是也

兲

封

<u>z</u>_

陷

ᆂ

春

えし بتر シ 曹 刻 伯 爵 揺 云 曹 姬 姓 文王子 叔 振 後 æ

渝 城 夭 VL 涪 Ð 樹 洁 李 于 洁 于 飞 年杜于 為 城氏扎田 # バジ 都 左 國 按 之襄 酢 傳 此 都 13 説 ;i = チャ 冬 城 当 九陽 涪 Vλ 411 湻 于 式 為 于 公 团 縣 女口 94·} 溏 曹 业 公 于 張 度 不 是 其圆 1 烺 孓 ŧΪ 囤 畿 馬 招 危 91-遂 計 祀 元 不 所 耳 并 侢 復 逐 杜 باير 遂

孟

後

世

出

均

势

之

意

1

깘

其 衞

所

いく いん

稱 驯

公

桉

青

杏

高

ゞ

詴

Æ,

仔.

膧

東土

玣

國

而

 \sim

机

於

周

胡

-'

公

稱

公

Ĩ.

쾀

2

後

稱

12

->+1

w

請

候

而

稱

書

腁

有

其

末

餘

其

本

桜

يالا

説

亦

不

挑

使

火し

牛

不

배

書

(3)

-H-

公

實

來

夫

凿

不

可

狄

必

書

如曹者

.曾

共

謀

剕

其

如

曹

ポ

與

魯

*

相

關故悉書之

秋稱傳 説 孟 厌 緸 稱 襲 保 請 点 レス 虱 .3, 14 冭 不 之 大 =_ 于 111 者 王 戊 4 公 今 症 風 岩 1 事 辨 F1 之 亦 滔 (Fr) 並 徒 有 其 號 ፙ いく 女口 使 -無; 這 畿 滬 謀 祭 -11 PI べっ 儿 いく ナ 21-卷上 Ŧ 之 謂 34 為 -44 先 9 妥 訪 公 于 畿內 之 庋 裲 世 得 族 梹 事 <u>-</u>-為 其 4 27 稱 Fri ょみ 淳 囤 祭 地 逐 19 رىلر 為 為 公 λ 1.公五年 良是 亦 2 危 샀 2 ずっ 王 者 如 並 則 11 狻 朝 亦、 祭 盖 狄 不 左 か 者 劣 13 復 ゃ **4**9 今 いく 傳 去 得 = 瀉 祭 不復國左 2_ 畿 者 朝 4 所 于 內 是亦 2 女口 者 謂 ぶっ -1. 清于公 <u>z</u>_ 曹 諸 國安 昴 J. 未可信 盖此時 來 , 757 候 国又 业 耳左 為三 得入 ᅫ 來 圖 者 ィ、 公 之 侢 魯 بار 應 必 失 故 张 是

真遂 僖 蓋 ++ 五 書 佼 未 年 公 いし 宰 公 公公公 晉 耆 4 祭 周 說說世 除宋 人 44 公 公 見見世 來 轨 公 畿 传传為 聘八 公本 如曹事 虞 ıΝ 牛牛 公 諸 公 * 秦 秦 土 秦 公者 + 野外 候 儿 之為 年公會軍周公子葵北三十 止 华周 40 調 بهل 三公 畿 其 下下 年州 釆 가 公出奔晉此 胡 魯不 者 2 侢 本封 包周 公 19 如曹八年祭 復馬宣其 41. 是背有 公者 相 9|-如 典. 不書 幾內 9£. 桺 舧 不 *2*_ 公 年 公 哉 此

調鴻 二 説 #ď_ 绞 鸺 妓 Ÿ. チ 4]-岩 八群侍群庭 北者又近京 41 於彼 13 ち 乀 兴色 于地 ス 坪 · 灰代楚 : 5 者 典 15] 左 于 焉 曹 桓 4+ 团 在 ホ 蓋 特為联连 傳 21 \$ 公 末 高 惟 此 13 師則是二 ĖŢ 女口 £. 謀 ኤ ΔE 业 £ 表 \$ 杜 楚屈取将盟貳於那人軍于消發 ιŦο 뵀 \To 12 先 近楚 4代注: ^ 上 伏 名 銇 Ĭ. æ い人 按高密在寒州境又不近把皇活 杞 注 之 上 ēπ **-**∮□ 木 之州 恒公五年 一十八十一貫為幾國一采邑皆同名也此州寶為幾 役州近楚而張氏鄭氏所謂幾內 此 ١H 曹而 公 いく 此 國 亦 ぶ 雪 胖 丙 事迹之由 于 "H 在南郡華容縣東南按 經 又來曾得好以代 संबं 耻 亦非 | 義之較 逆脱 热 國所都城陽海干縣 然 近礼之州矣季彭 謀 . ++| 然者 公如曹不名而 E 來 何公養群 非 敷)此 如曹之 鄭敗 将典 杜 耳 可 靖天 随 بطر 左

春秋解併辨疑卷八

渝關 李集風 朔升

六年恭正月蹇來

胡傅曰是者州公名也

可知姓氏日不言州公者承上五年冬如曹間無異事省文從

渝關李 彭 八日是實也言奔 山李氏 it (£) 15) 左 來 傅日 विष 隱元年祭伯來之來 則來 春白曹來朝書曰宴來不復其因 行朝程 言朝别遂留不去故

岩夫不 岩不復 朝而 輧 本 い 티니 2_ 名岩 肯. 11 ЛE 祭 何 12] 沥 14 **⋣**-いく 伯諸人之書來宣旨 書來與祭 訓 围 共 異其解及其至曹至魯則一耳盖來非不去之養 ይ *11 狍 _1}_ 書 寔為 展 4 不去而乃書來況州 其 何 人易為其 国之 來 *ب*ر .% 八 此又何 畿內 實 能胡觀於經不當朝其非朝也明矣不 訧 V1. 伯 之 為 貶 た 祭公之來 何其所謂蹇者自是州 诸 之 不 嫌 44 與極 候並 足信 於朝 以 公之至魯其實東而不去也 其來而不去乎夫如與來但 謀止夫鄭淮左城於魯桓 無朝魯不復之事哉の 彼或以治于公事所會於 與本面云夏東以致雜也 27 ##. 갦 \mathcal{F}_{ij} 亦非奔故不當 ᅫ 杰

她

那然

而

不可

辛 之 討 來 _الم ·H1 HE. 2_ **不**、 Ĺ _>__ 伯 是 .4. 木 7. 省 公 ₩, 火 帷 不 ,đy 14 公 却门 天 12 東 勿 桓 聘貶 カロ ъ 亦 下 ふ 能 2 名 何 2 伟 公 ت:، 辛 聘 : * 親 大 <u></u> いん пĘ 终 ے ·\$17 與 肼 不 1.1 国 逆 ДU 温 扺 身 ふ 剕 بالا 典 41 祭 ス 嶷 躺 曹 祈 失 44 討 雅. 至 夫 ij 书 To 王 人 名 围 佞 公 書 ,īŋ 王 五 闯 公 庶 窓 捕 8 10 法 ,ē) 刖一人 岩 牛 太 可 £Ç 耳 Z 之 庾 レム 為 Ħ 馬 欲 444 2 討 義之 八八年 草 挑 故 就 亚 其 æ 此 恙 有 41 DO. 4 叛 ス .39 來 いく 於 الماقة 典 何 謀 獨 倭 Ļ J-1 來 之 可 也事 心馬在三 較 失 ستايو 獨 性祭 誤 2 馬 $\tilde{\pi}$ £ \$ 丈 事 쾧 剕 赦 馬 之 冰、 是 12 即以前後書法論之四年 其 可 嚴於宰而還於公乎 公 椞 刐 訓 公 書 æ 至 者也 來到 ÷ 失 大 ֖. **東之不必於後又東由此** ساء 就 いく ょり 大 16 较 بالو 同事也 團 公 書 3 £, 之 不 手 也 法 春 ŵ 而 冽 名也 甚矣法 可 盖内無此 £ 린 ب الإ To 不名夫三公更重於家 あ 坌 秋 Ł äΊ 宝 ん 耳 .**ÿ**. 名 ب 大 八哥洛共 之 31) 倘 然无 44) 书业 沈 之 雖卑奈何向 桓員武篡之罪 1至 能 於 才. 4 八良以三公 一此無論州 ? 嚴而義正矣 無各 絘 亦宜平夫字 討賊尤於王 ħ, ኤ <u>د</u>ک Į. 如背不名 其连 屯 圖 如曹 魯有大 سللإ 便 1 えか ર્ત્યું 屬 华来 排 ж 與 来 Ď۲۰ ィ、 公 其 共 大い

> 2 託 記從安 围 业 宜 岩 18 乎) 龍馬 阖 旭 长 春 当 賊 14 ボッ .為 刺 特托而 之 有 秋 如 山 私 失 辨 春 牲於 禮 狡 ιΤη اتاء 51 其 侜 在 囫 **ぶ**、 疑將 秋 当站 廷 糺 ر۸۰ 事 爽 .8 是不 艺 能 か 传供 何 於 +4+ 春 書 别 セ 重 表度 弦 正 書 不日 譜 秋 2 之 是 先 币 孛 子 方 其 压出 候 Tu 2_ 之 ,Tn 视 至 與 在 馬 可 Z 柏 富公 壶 嚴 之 上上 滥 漕 之 潢 挑 不 いり 村 公補 チ 恒 辨. .被 别 뇄 微 世 温 其 12 稚 **^** 1.1 レル 冇 2 售 誹 钕 六 衰 ゔ 罪 飞 ::: 44 13 曾第 對下 なし 常人無異不復 王 在 سالد 其 平道 夫 يا لا 禮 12 未 事 되기 有 微 之股畜之 太 衞 來 ىلىر 剕 可 見其夷谷子曾 哉 熡 請候放恣強 豼 いん 朝 太旗 書 いく 块局 刮 业 將以 常氏胡 同 名从 失 褊 倭 $\mathfrak{g}_{\zeta} \to \mathfrak{g}$ 딘 共 1乎孟子 出 2_ -1. 諸 4 11 弘 公 奔 禮 迫 候之 朋位之去 贼 知当 币 搖 4 烫 ب}ك 春 之 13 貊 主共請 **^** 大 禮 股 轍 可 秋 いん

킣

今 75

か

いく

敂

精

之

奺

又 177

it 率

嗲 ق

恥 囫

£

4

其

ρή

رت

者

伐

鄭

在

2

未

1

オ・

勸 蹇 驕 不 سار 暴寡天子 91 ち 介 Ъ 械 蜒 候 之 Z 淫 美 祥子 徒 矣 不 之 典 縱或 可 岩 ستان (۱) 央 桜 不 见 處 别 其 2 国 矣若 刖 2_ 者 萬 去口 自 兵 故 所 取 a 公 馬 乘 夫 *****_ いく 分 エ 禮 虚 不 可 耳 亂 隆 能 寓 剕 闰 殺恐 いく 胡 戾 渺 寓 侢 公 待 之 沭 亦 2 2 道 1 己 禮 吉 ッ人 いく 諭 非 ĬĹ 上 與強為善自暴棄者之 祁 女口 春 確 棨 其 秋書法之旨也 か 其所論處寫公者 矣但州公來曾原 国或 禮之過也能 獻舞邦益曹陽 奎 肾 ፈት. 春 倭

秋 楚 信 Ξ£ 佰 11. 13 协 我 人 新門 解停 也 PH Ł *-*J; 何 離 いく 别 使 左 A 謂 羸 帥 益 楚 謀 ク ·¥ 傳 民 道忠 辫 影 其 区 我 之 然 師 归 餒 誘 眨 請 郁 利 故 楚武 我 董 於民 找 追 币 ت ت 业 難 張 2 楚 太 君 日 吾三 业 尚 逞 ず 君 侵随 ヘ 師 いん 師 ~•• 柏 絘 信 軍 衐 헌 為 13 漢 تات 粒视 於 <u></u>. 東之 言 使菱 イ英 挨 請 ,Fn 被 公 史 馬 神 於楚 詽 懂 卼 六簿千举 王 业 許 ジ 嘭 吾 師 章水 到 ئے 2 師 いん 碴 P 子日 恩 季渠止 西為大随 v! 41. 得 張 兵 祓 2 祭 利 其 2 レス 县 馬 能 12 民忠也祝史正 君王 熊 流 軍于 **ふ** 之日 12 **ホ** 敵 率 張 175 得 知其可心 大也 鋄 冰 Ž, 止 志 瑕 軍而 天方 棄 彼 於 ساتا いく 重 17 415 剕 漢 待 授 東 糾 季 围 惧 2 今 辭 大 祈 池 随

是 13 سان ا 不 蠡 脢 福 修 政 稿 善 いく 吾 有 ゃ 謂 2_ 故 其 聖王 嘉 满 謂 民 牲 有 動 £. ホ 力 牷 其 民 敢 君 剕 敎 怹 先 粑 义 旭 和 有 親 知 伐 故 华 普 成 無 頫 鵩 份 成 其 采盛 民 豐 存 莲 威 九 歧 今 有 Æ. 沥 族 1 ريير Ψ'n 民 豐 謂 狻 $\mathcal{X}_{\mathbf{r}}$ 奉 业 뫤 各 レム 奉 其 致 備 ĒΉ 致 酒 7 洧 調馨 弘 畜 Þ 弟 何 **产祭** 17. 其 艫 之 レく 於 刐 垄 2_ 而 香無 焅 碩大藩滋 神故 鬼 告 不 通 祀 衝擊 於是乎民 信 ø ıΞ 庶 神 中相 奉牲以 對 謹 嘉承旨酒 **楽粱豐盛謂其三** 纥 2_ E 悉心 Ē 於 故行 夫民 也謂 君 侍都 難 告 奺 靴 和 隨 備始 其不疾 謂其上 神之 Ð ゅ 袼 言惧 獨 博 豐 种 其 其楚 咁 Ī 碩 产 بقر 事趋 而 其 腈 سكار. 儿

> 校 和 À 鮖 邦 17 人 随 在 其 俞 Ž_ 丰 民 駇 之 劚 之 候 礽 人 侍 非 哲 麥 13 君 楚 æ <u></u> 觀 李 實 辨 焂 が用 傾 充 椥 惧 丧 III Est 天 楚見 娱 π, F it, 业. 共 之 13) 石印 之 頹 隨 2 VÍ. 村 J]1) 楚 تل 冬 ホ ゅ 哉 銭 بير 其 君 亦 之 17) ゙゙゙゙゙゙゙゙゙゙゙゙゙゙゙゙゙゙゙゙゙゙゙゙゙゙゙゙゙゙゙゙゙゙ 晋 將 數 惨 大 所 之 可支 兼 敵 其 厦 語 政 B 圖 也 并 君 档 蘣焦 治 .To 2 謀 随 */ 不事 恃 於 任 致 灵 力 者 市、 強 ہنب 能 事 左見 莳 楚 ス 隨 浮. 楚 年在 待八 不 JT) 敢 木 神 其 矣 對 專石 也 此 之道 伐 使 老 馬 殆 WL いん 其服 17 甚矣則者之有 哉发发乎幸有 2 其勢度其 冷 誰 レス 午口 然卒賴其言而 愷 於我這便姓 之 少 佞 漢東諸母楚 ŧη 過 不 вр 詳 丧 能 14 立 修 之 可 ·#1 政 遂 獲 謂 益 义 王 保

夏四月公會紀候于郡

禍

福

业

不

E)

2

求

之

者

觀

於

بالا

祈

愈信矣

泰山 彭 會 Ц 于 髙 李 瓜 鉅 泛 PP 平 Œ 孟 縣 水片 束 左 孫 氏 飞 南 公羊 2_ 桜 تظ 狻 か. 漢 俱 志 今 作 维平有陽關亭註云 成 桜 是也 統 志成 杫 芅 城 હ 在兒 腻 4 4 桓 她 在

左 家 大 氏 傅 13 加 17 夏 兵 前 平齊 一分一 於 其 献 阂 鄭 W 30 太 溢 杉 睦 箱之 於 誻 .當. 諌 兵襲 齊 越 境 難 馬 悉 سالر 謀 而 公往 勒 1 凼

衞

陽

縣

埥

之外

叁

諮謀之功也高民日以紀之微而挥齊之強者十有七年亦紀侯愛

耳

有去 渝 濟 書會書 稱俏 諄 誤 弱 ٤Ľ 翻 乎 1美 無 嬼 12 扶 序 辨 بت 疑 傾 2_ 来 义 奼 一年公 盖が 傷馬 之 朝 剃 ρή 書 浬 請 レス ے% 春會 -1-ᄬ بهر ول Ł 馮 諆 礼候于 國也又去 事. 書戦 洪 命 名と 齊 剕 いく 者 黈 求 副 觏 紀 木 于 123 普 21 n) S 具可見其不能庇 之 jik, ·Χ· 减多 12 六 *5 于齊公告不 2 遠紀慶齊難安得遠與小 年與 會 旋于鲁者難殷而平不免 4 紸 何足齒乎の都是成字 市. 1 近故相 ž, 未 能 ノル 能 亦 杰 會此必因 都而 則可 其道 義 2 趣是年 見矣是 失 不 ēΓ 客 彼

四誤耳

齊于 SIM 鄭 ₼ ホ 左 賍 過 耶 是諸 月 傳 耳 大 り 其有 甚 氏 御 永 **水** 北 敗 候之大夫戌 Ð 戎 **Z** 蓬 吉 戎 戎伐 3h 往 भ्रह 按 勤 安 i 師 能 左 耳 有 戊 齊齊侯 怒故 獲 Ьu 槙 大 币 是 其二 之议 ూ 理 動 鄭 齊齊人饋之能使曾為 有 復去 于 不 請 使乞 其谬妄甚矣夫比戌 別 郎之戦部師在 13.0 信 杽 大良 不可謂其不關天下之 齊 淄 經 的 文而信 千四百里烏能遠待其 之境者假使突然而 于鄭鄭大子忽師 $\cdot y$ 良甲首三百 傳聞之記多見具 其班 在 狄 獻 Ch 至 北 故 救 救

> 林輯 秋解海縣疑忽即訴於齊出 方最 於表 烟 為 不 者 服 擲 筣 ريحر 不 1 東海 壻 币 雨 為 何 僅 李 軋 腵 之 至 強 40 Ĭ, 戊齊子曾在春秋之初未當甚弱于齊又子 動 親鄭忽雖怨魯恐亦 之 大 三 取 彭 彼 -無 大 彼 1/2 **.**(\$. L 捌 亦 于 詙 之 别 未 被 諡 Ц 者和宣無 師 敢來代 他 、石 **水** 齊 や 請 致 くき 去 况 其代 候之受毒者必多彼方自 なし 侢 曾 齊 戎 雨 解以 未敢 いく 牛 سلار 耳 甚 信 齊傷 同 老使 經 ĦE 伸 彉 是 後鄭此正 理 北戎 سئلا 亦 何至惧 餘之小 有見 扸 風 強 馬 稱 橫 4 之甚 禮心 嫌 敢 14 不 此 顧之 毒 在 可 洏 鄭 其 東

彭 肨 其 **ホ** いく 有 應 山 大 來 非 有 团 建至 戦為 拼 阳 戎 嫌 僧 简单 者感 盖欲 部 敝 亦 披 .% 必不至成 2 桓 不 戦 來戰 來告 耶今 + 者盖有 有戎 為 援 徙 华 郮 2 1/2 糸乙 考 あ 患 紀 いん Вp 而 鄭忽福 大怨也 魯 誠 備 益型 狻 2_ 即 ホ 齊非 文此 有然 來戰遇至十 HŁ. .市、 i. Ł 不枚是以 餦 桓 據 榯 念不 者然 13. 與盟 矣。 ЯĶ 後 鄭忽訴齊故而 紀 娰 驯 能忍 與曾甚密則是秋 之戎齊人為曾接 , Fo 左 Ēβ 不見於經 华西 左傳之言 鸺 必次 的 後來戰尚 公 本 報 不為此左傳 復於 事至 即鄭 瀕 有 惧 当 رجر 2 得

褪 膊 女 17) 17 图 精傳 去 Вp 軷 安 桜 之 辩 何 谷久 悉而 يلا 陳 2 胍 ^ * to 候 **辨**疑 妻 .हो. 女已 獨 依 10 君 有 欲 其 説 欲 ふ 变 其 チ 橘 子 卒岩 2 ξO いく 坌 越 E 齊 未 文篆 太 何 1.2 レス 大 善 大 ス 可 \sim 木 妻鄭 镉 яÆ 子 Ġ 栋 间 卒 平 去 是 El 13 吾 者 拉鄭 鄭 鄭 沥 無 謀 耦 大 恋蓋 イ白 耳 かく 忽 вħ 子 28 事 及 <u>ئ</u> , • 吉 ą**į** 大 如 於齊 忽大子忽 南 其 詩 之而乃屡言於鄭忽鄭 陳逆婦! 有之 伯 凰 سك 敗 玄 尚在齊候與鄭伯 請 民 戎 A 县 矣至于 梹 其 摘不 हें ¶ 求 Ż 媯 謂 1 1/1 薢 齊候又請 女欲 舠 敢 朮 7nv 己有妻耶 4 间 今以 在 13 為世 叉紋 遂 枝 君命奔 解 ·To 又 いく ナ 诸 妻 相 他 <u></u> 此

是 .Fi 1.1 12 **不、** 之 人 稟 1/3 ス、 忽宣 於 邡 其父 15 杲 而 **.** ሕን 卒 胍 垁 擅 潔 解者 位 能 ٹےر Ð **再**又 扗 斗 者 بع. 意公是 何 鄭忍出 .4, 者 悼 那 中自 女田 左 鸺 分 之 آزقم

秋八月五午大開

援

:5

其

答

不

在

JŁ

英

彭 春 祓 Ш 丰 季 振 俜 農 Th ø 務 旅 仲 旧 大 115) 夏 党 阅 畢 垪 衛武也 異 教徒 者 刖 Ł, 何 其 简 法 سئلر 金 蓋数 車徒 仲 詳 春 夏 秋 冬 雨 秋 教治 圳 =-视 ·Ji 枿 央 2 假 之意同 仲冬 務 腈 農 ·教大別 方殷則其法 禮大司 試 肄習 文字

> 1 宜 芝 16 曾人 国 政 会 数 進 Œſ 於 15 机 忠 狩 (17) 垆. 放 2 Ż_ 之 雨 肼 其 法 披 素 之 ** 胥 фb 講 ιĐ 剕 精 凶 者 芦 大 故 بالمع 於 ١IJ 2 槩 謂 農 是 衎 1 义 ず 塒 ふ 陈 Z 大 ᆫ 大 齊 講事 اناء 1 E 詳 PE 鄭 = 耳 則 兵車盛者坊農其失 合業志欲吞 腈 狄 迿 大 别大関 獨詳之義也古 周 槽 徒 大 者将事 儿 備修 恕 11 紀状 於 **4**1 者 ;ŧ 换

春秋轉 王八 穀 王 傳 午 13) 傳 古 粹 治 17 疑 兵 者 其 いく 91r] 表 甲 事 いく 八午 用 為 擶 뾔 崇 武故 į さ Ð 以六 年 宣王田 đ 13) 事用 謹 ፟፟ቚ 來日 之 兵戎外事故 *"* 回吉日 維 間

甚矣

日庚午也

あ A 档 べ ョ 擸 公 2 彴 故 特 于 鹳 書 公 公 大范大 及 齊人 枬 化 于私外 團 家之 常禮公 作 禽花不 雞 待

夫子 謂之 渝 候 並 发 與 Д 大 李 振 梢 侉 旅 乔 汽 女口 闐 講 治 ⑤ 娑 秋 ታቲ 兵 排 武 <u>2</u>_ 褲 亦 v.1 舍 ィ 猱 額 斥 天 天子 省 14 其 り 果 言 天 بتب 例 枚 不 子 15 大 無 於 雩大 考公 共法 講武 請 .45 13 事 講 侯 関大蒐之類 2 义 武 雨 亦 事 糺 無 箚 意按此 名 異 何 [12] Z いん ス、 70 特其軍 其 亦 謂 獨 説 2 不然 猟 大 大 群於三 其僭 稱于 13 不 特 天 ijı) 7世 孟 大 チ 放

見 崇 .]. 於 鼓 尨 者 即 夫 赦 之 振 ك ك 終 大 大 如 伟 文 其 其 閲 蕰 _=_ 旅 旗 基 鼔 辨疑 軍 ١Ē T. 酢 禮 剕 2 大 亦 **不**、 可 £. £ 青 31 13 1. ス、 ,T, 15] 通 載 大事 載 15 小 绺 33 /1] 太常 チャ 太 之 太 1 不 <u></u> 耶 修若以 单 常 13 ル ナ 拼 諸 诸 ク r. 胡 太 軍 之法 考核 書大 . 粒 胀 倭 廟 俁 当 傳 公六 科旗鼓之不 裁 137 之 其 杏 游以 盖工 旅見於治兵下在周 悦 ٠.٨ 頰 為 惟 鼓 母書不以 「何也故書」 大雩祀 非 軍 執 軍 樅 剕 禮 紧 £ 驯 矣 杊 鼓請: 同特其中節目 接此 Ł 執 上 大書 下 14 大 帝是為婚 當僭天子 大級诸 說是亦 候 鼓 25. 執 請 75 剕 禮為 黄鼓 候 必 Æ レハ 恢 執 レ人 書

差 简 徒 候 厍 阁 揭 敎 单 庄 軿 5] 定 狩 徒 共 耳 含 华 11/ 狩 拫 中 · 若 夫 于郎莊 具 遂 سالا 旅安舍治 矣 胡 年 十 詙 4-割 冶 捩 倳 較 大 旅 117 禮 謂 備 112) (PS) + 浚 大 年公及齊人 大 兵大関 中 斗 何 年大連 阅 泓 桜 含 大龙 1.1 秋 百治兵大 関 "简单馬也是從左傳說言車馬 云 기 不言 敎 周 袓 治 皆教戰之名蒐苗 干 陳車徒 中 兵 狩 ٠٠٢ 于 iš. 北入 春教振旅遂以范田 狩 تآث 蒲 之名 于私又 レム 蒲 何 如戰 桶田 年 챐 + 治 不 三年大道 洼 共 中 之陳公羊之 何 言 未嘗不為 冬教大開 いく 何 稨 不言大 符皆田 旅 ィ 造 中 一子昌 桓 関

> 春秋辨侍辨疑 舉地 ホ 從 ぶり 女に 撒 .1. .大 交 1.7 14 枚 春 教 戼 者 雅 NO. 北 教 兵 戰 尨 戰 春 18 盖大 車 夏苗 *i*5 戰故 A 者 月] 或 秋 禮 攻之 盖皆 兵 18 其 团 阶 Āή [张] 2 ネ 韺 řή 秋 ١Đ 書 誹 為 其禽荒教戰而 於 101] 之 微沥 者或 捕 遂 周宣 耳 大 講 殾 冬 事 爪 91 疛 苇 獣 兼. 尨 £ 1 2 7 祈 未 쌰 者 ستارن 1 及 教 Œ 常 12 書 ** 紅工 公一 及田 いく 於 赦 潬 六 ١Đ 農 PH اتا 公 為 戰 雨 -Žī 徽 馬 年 立口 蒲 人 徽 殺 旗 妓 ス、 <u>*</u> 供以講事見隆月日の以其書法各異熟のよ 两 而選車徒之詩 昌 者也 書 盖 敢 及 枬 [9] 74 嵬 之 II) 团 之龙 /法耳 獲 欲 者 書 儠 枚 也 团 符者止田 管察地 春秋 故 ١Đ 獵馬 亦 不 بطر **水** 書 2_ 徽 地 君 بالا 兼 獵 書 Œ 1 雨 行 贮 **不** な

蔡人散陳佗

剧

١Đ

獵而

M

車

徒

雏

云

迫

於外

患或亦見軍政之人

いん

1/2

復古

盖寫軍

政

於田

撰之中

莫不詳而有法

也

水

弛今

左 傅 Ð 陳 腐 1 終出 也 妓 终 / 殺 五 乆 ゅ 立 2_ 能此 公债 二本

‡ -

訪 殺 佗 ጉ 季 則 故 應 芅 숀 枚 ١Đ 渠 殺 女中 M. 汄 傳 邶 ~ 化き 子 曰 免两 其 戕 至 終 ψß 褔 地 币 子 于祭也 祭人 位 于 天下之大惡人皆得而 氅 殺 2 之也設使祭人 例 .而書來 ep 陳

眾人之公也 然供我之實以私也而書祭人同於討賊之例見討賊女

秋 娥 賊 胡 淅 果 討 傅 亂 阈 بطر ıΞ 臣 書 省 化 賊 私 終 殺 子 欽 大 人 俱 討 討 子 贼 , T 雨 之 マ・ 代 副 赦 其 誰 也書陳化當討之城也篡我 位 至是 敢 牞 於 踰 為 年不成之為 惡故 バミノ **払**し 子成 君 者

咗 尺 正 Œ 也 13 妓 祇 書 名 ョ /L_ 祭 在 官 者 殺 赦 終雞 他 以義殺 亦

秋 家氏曰 鄰 挥 臧 $\mathbf{n} |$ 者 吳氏 傳辨疑 有褒 祭人 Þ 陳 .76 剕 不能 冬 黨 陳 八鄰城 殺 討 佗 Ψ, 枉者 业 終 37 在 鄬 六 所 能 劚 四之 美討春 牛辣 故 秋所 澼 典也 51 治

蔡篡戒之 君 巷 亦 įΞ سطر 者 ح 戊 鋛 茍 見 逾 ス 归 之 有一 矣 本 年 君 能 齊 糍 嘭 戦 矣然 徐 討 君 石 人 其罪者矣 ^ \wedge 祈 ~ 2 復 詎 殺 12 篡 人 見 能 13 £) 4+ 得 4): 子 摡 利 討 极 其所 者 吁 討 與 排 νŦŋ 戡 香惠因里 5成 游 可 殺 + 齊 陳 2_ X 2_ 闯 稱 為 ተጀ 有 使 美 2 也 夏 殺 君 也陳佗篡五既莽桓公丑昵討之故以討賴之義の 惟 君 拔 復為大夫既又忌而 秡 _無 ょ 殺 克弑 舒待 B ΙŹ 矢口 於人投 之則春 **丙不爵凡篡賊两** レス 君而 蔡人赴人討 初城 春 秋以 討 陳 得闽 ī 是 討 πti 循 君陳 之 ٧Ŧ 投獻 也瓶 稱 12 一概 2

> 春秋解傳雜張·春水· 性公六年,以城未討而不書而蔡人殺陳他一君殺大子而伐其位其罪亦與弑君 亦 ςŤ, 么 挑 D殺大子! 開孝氏日 討 闹 子相 後 伸當 討 投 之 人 æ 胍 春 宋 葵 Ž., 殺 齊慶 秋 ! 舣 為 軷 纪之 雞 既 يآر. 文 2 いく 絘 為 於 陕 13 打 13 奪 殺大 围 中) 誘 飥 殺 宮萬書 其 人 祚 雞 而 大 許 子 所 村 殺 殺 fre 君 位 而 氽 與弑 同之 意在 **胰成歷年假** 之 致 萬 文楚棄疾 之心 刖 从、 レス 君等故凍桓之菲 君不同然而大子 於城有不可得 為 埔 沿非 杆 뵀 討城之法 君難 為黨待宋人之 誘 手於盜賊 丰 天討 ئاتا 妓 討城 レス 不見於 故不以 為 書 ملان 君 2 雞 將 壅夷 **オ**、 胳

情 <u></u> 不 當 按 楘 梅 桜 鄭 Jt. **①** ゎ 伯 辭 殺 ち 般 見其 予 義嚴 失口 佗 説 典 稱 化 是也又 似亦 之盟 <u></u> 夊 **g**'} 當討 者及其見 之 切 所 矣0 水 微有 狱、 氽 14, いん 贼 矣 0 謂 去年蔡人與陳人從王代 開 盖 <u>2</u>_ 督 書化以 故 遷善之門廣為義之路而勸人討賊 私馬然茶人以義殺之聖人即以 稱 祇 拭 称人 胡 桜 سئلر 君 傳謂書於人以善祭善祭人者 齊 而 剕 善 者 稱人討賊之詞心曾桓弑君而 稱爵是齊蔡圈人 呕 酌 討贼 陳者 園 弑 納 2_ 君 いく 其 詞也以 陳國 者 船 ~及其見殺· 刐 鄭今為 スかい **水** 討城之 皆以 长口 化 其為 馮 其 祈 討 君故 甥 蝋 稱 賊 2

秋 討 子 之奉 换 狄 X 候 賊 敌 未 般 E)') 人楚 粹 刐 E) 仡 討 셝 雞 嘗 椗 文 能 之 何 故 2 + 廚 いん 殺 いん 腧 其 稱 軝 人 于 討 札 伅 年 書 名 為 討 午 之 灰 中 矣 至 法 而 春 君 在 臣子 故 齊 あ 人 秋 女口 ス、 ی 齊來 **ホ** 2 木 يالار 朴 15 轼 從 2 何 為 當 不 爵 13 社 年 ふ 討 其 待 討 13 所 公般六為 賊 君 能 鄰 摵 いく いく 陳 2 rL 的 討 凾 乎 心 明 人 其罪 君 為 191 手 牛 _H_ 為 2_ 其 之 十: 城两 旭 币 使 君 /£ 君 為 者矣 十 一 稱 飞 谏 矣 祇 佗 君 爵 謂 劣 **ズ**、 年無不 月若使 牛 此談 唐田 2 俠 君他 此弟恐蔡人 施子度! 亦 숀 レム ٧٠٨ 疑 夏 佗 Ð 可 齊 能以 得 徴 為 庄 人赴 vl 誘 經 舒 君 殺 摵 賊 終 意 陳

奏 13 書 い人 おい 君 ريار 觏 瘘 火 殺 不 桓 Z 節 1 則 **不** 2 2 可 篇 いん 市. 自 弑 為 始 君 摡 至 哉 終 者 也 官 但 レ人 此 汪 又春 討戦 联者 秋之大 未可以 之 一義為他 P#\ 私 意 惓 殺 乾 1 謂

九

月 左]-士 傳 7 官 神 úp 義 引 回 Z ブ、 有 2_ ノし 子 士 7 五 顟 Ш 扪 妻 生 諱川 1 命 有 一為東 **水** 食 úβ 걈 有 抜 いろ ż チ 外 隱 取 義 百 いへ 與 生 於 有象 汤 疾 久 いく 驯 ょ 物 姜 大 有 レム 為 废 子 宗 滔 假 假 名 生 焳 取 有 编 1.1 命之公 2 類以 於 官 ス 禮學 いん 处 喇 名生 器 為 2 139 幣周 瀕 揕 不以 1 z 於 VL 信 太 申 围 ոլ 水 德襦 牢 不 剕 事

> 17 いべ 虒 是 武 Ī. 其 12 生 麽 杏 2 į) 牲 ,\$**X** 空 11 甚 先 麽 同 君 礼 物 獻 レ人 武 命 器 2 答 廏 17 驯 1,5 سل 堤以 禮 晉以 大 物倍 オ IJ. 以 命 蓰

子心 亦 舉 るし 備 14 13 待 14 凡 /#} 灹 杜 大 正 其 17 大 いり 肼 子 玄 長 禮 追 子 桓 + ئے. 大 故 去 Ž. 公 ___ 長 以 特 史 チ 禮 4 其 書 þп 子 莊 拻 唯 備 禮 於 於 史 2 チ 策 法當為大子故 /₹] ip 書 حك _ 同是通夫人之 止 姑 古 + 之 禮 今 於策 <u>-</u> 故 之 之立大子其 公 書 胨 ホ 计往 其 書 軒 -5-生 策拜 大子 いん 18] 長子 未 大子之 是 得 世 槽 者 通夫人 命故 備 生 錐 書 川大 2 g)'] 禮 不言 炿 無 2_ チ 未 文 長 益 車

炷 程 屰 围 2 子 放 媯 E 否 史 2 長子 火 書 書 大 事 **#**'] 2 子 又 也 同 豼 故 於 生 通 Ż 文 其 聖 夫 1 人 始 故 生 所 之 W 長 PP 害 並 チ 其 之 大 **不** 母並 17) 其 本 位 大子之禮 無 ,To 固己定矣嫡家 峢 防 文表 借亂也子同 亦 女口 不書 共 4 者 是

胡 周 及 共选 侢 春 12/ 下 Ū 2_ 妈 2 道 禮 秋 家 逮 æ 子 兼 典 可 帚 始 禮 野者 生 王 عصر 点鞋 PP 故 剕 <u></u> 貴於 有 Ü 書 レ人 君 野可 于 夭 得人與子者定於 薨 策 下 和 裈 為 與 世 家 剕 子 2 いく 子 ,Ŧŋ 未生 法 不必 天下為公 唐虞 2 於 立 袓 謱 あ 禪夏 嫏 ボ 傳 義 枸 腹 チ 於

贵者 生 : B1 所 交 誓於天子然後為 之 いく Ŧ 裁 明 大 下 业 矣 子 不 此 2_ せ 法 子 正 **1**/. × × 也 捌 其 家 分 ス. 2 本 ョ 本 峢 tr. 防 ,Ŧ0 子何也天下 後世 民志 定也 ٦ 鹅 拿正之 無生 事

永嘉昌 馬 定 之 科件 孽 故 於 新 Щ 鼰 古 始 UL 真 胼疑 舰 祭农 者 乓 生 戊 ·顾 卷八 柜公口概之心也若其受制之 揻 13/ 之 17 子生 圈 411 望 字 之主 بال 卉 必 春 是 2 一器莫重 とん 秋 生 11 かみから 禮舉之所以 世 办 一 外六年 例 子 六 周 之定 剕 -0.5 之 2 A:) 生 ス ん 表 IŁ, 必濟女而後娶以 郊 1 \mathcal{F}_{i} 逐 嗣不 謹 八 \hat{j}_{ij} 本 ぶっ 建 之 善 係 止 備之日 使 6人望而 絕 杊 之 闯人 祸 مائد ነችስ 苔

於失時越禮則亦可以因是而考之矣

チ 顺己 鯯 滗 庶子 堂 嫡 孝 -4 事) 斟 禮 奪 卒未 韦 矣 八曰 敬 自 ょも 2 正 竹 其見於傳者 <u> 2</u>_ 月仔 羸 始 Ē) 1 智君庶母 事 知 母 袭 生 1 桉 無所 母定 至於 在 放 生 左 騚 母 何 民 受警為 之 牅 旭 姒 徙 *آنۇ* 卒或 隱母聲子惠 庆 <u></u> 赵 Вp **☆** 載 见 母 业 使 4 即大子之被也裁於史策石 在],<u>\$</u>. 敬師 於經 春秋 世子其物 定 确母齊歸薨之先而未 公 姒 為君之 與子 7× 者 绨 公之 سال 有 20 之法 利门 桓 采等衰围 明 刘隆 Ð 文 中 柖 堂 13 14 捕 2 بطر 子 灰口 存 赤. 被 गुद्ध 謪 庶 姝 子 4 絁 玥 4 13 矣 分

> 春秋解傳鄉及一卷 敢勇生母矣况穆養之於成 义公 ज़े. 之先 也竊 蚁 再傳牌及 表八 村馬敢們尊其生母而干 無及於其之 文之 逆 Z 薨矣聲養在宣敢尊生 肋 意二公 r1. 湖 必 _=_ ЯÜ 計 一母聲養薨在文十六年葬在十七年十八年而 潮 4 **ぶ** 4 31**)**: 為 2 剋 业 在 **₹**,8] 书 独 ίħ 堂 ME Mo) 共 經 公之為世務姜薨在襄九年是亦 未 具 矣 1 放血 生 炊 庶子 剹 公鹅 两杜氏 4 六年之大 公尚有慶奪之意見成 也 母聲養喪制 勇其生 2 Ē 不經 颞 4 **纵文成之篇** 疑之亦 分 母是以經亦不 为哉由是言之未可發奪之意 見成十 見 考 考 芷 末 未敢定為必然 胙 悠久 **卒于未即** # 学 Ţ, 為 公 瓜母之文 子 書 可 六不 13] Ŀ 佂

元年逆齊姜其 激 前 袎 備 害 レハ 岩 説 いん 大子 生 共 否 午 丈 亍 孔 無 蚩 然 盖 2 肃. 1 比 庶 其父 市 禮 亦 生 僡 ら 母之文而 出姜之 捌 亦 也若文公成 公 杜 生 壶 於 在 之逆 未 虣 其 文公 前 15 學美不 君之前 公 毌 长 刖 遂 不 如莊 朮 僖 子 W 在 1 $\mathcal{F}_{r_{J}}$ 公 **☆**〉 1 木 公 TE 扎 ی 푯 果 **オ、** 妈 2 母 13 位 於 書 生 桷 胸引 生縱今是遊亦不書也按母無無明文未知其母是 ニナセ 者盖文公 君 33 也〇子同 三十三年文之逆 之前 是国娶在未為君 其亦 成而後娶乎宣 也九 ホ 籠 桶 レス 明矣 驯 麻孽 妈 不書 長子 女 而 业 不、

能 杜 左 かっ 八 傳 Ŧ., 1:7 故 £2 Ķ 些 穖 紀 不 弱 候 能 不 求 能 朝 請 自 业 命 於 夭 レス 求 ゔ 131. 成 13 2 レス 請王 命 么 無.

直 于 哉 الأك 子 其 候 ⑤ 不 和 12 能 轁 畏 齊西 祼 其 有 尺 纵 妏 來 至 4.C 朝 於 いく W 大 孑 求 去 币 肋 独 <u>"F</u>I. ゃ 剩 朿 **水** À. 摇 能 سالمر Ŧ 1-魯 訴 ヺ・ 桓 天子近 쑬 為

觏 胡 其 傳 僔 = 鲚 4 敗 13 t 主 孟 辫 义 雨 + <u>.1</u> 機 子 徒 樂辱 二 年 年 二 荣存 曰 觀 成 鄭 之本 近 敗 相 冱 見 يكان 桂 æ VL 八六年 年 新 年 齊 猖 其 <u>.</u> řή 1 一楚終以 棄 為 哥 Ì. Ī. 觀 之盟。 君之城 齊 遠 至于客死 且 いく 五 見 十 左 人 其 祈 之 八傳左事 Ī 所 年倍傳見

枷 v). **オ**・ žΕ 圈 6 .12 能 凰 貧 介 ist. 归 夫 庈 下 / .ģ. 紅 常 強 共 律 大 明的 告 VI. 1. 桓 蕞 群 ١3 於 馬 不 耳 討 意於 КĽ ゔ 쵞 能 سانا 事 之 伯 Ž, 爱人之爱急人 2_ レル 夙 بطار 本 奥 連 当 觏 丙 噬 率 1 主 -1-然で 1 驯 店 曾之 大 义 _!#. ijЯ 不 排 函 ひく 能 其 齊之 求 2 2 罪 自 少. Pal 援 急坐受朝 孫 背 強 智儿 其能 16% ス 於政 19th 围 上 待 治苟馬 旃 告 剛 其 贬 於天子 禮玩 婚 酥 あ 姻 **ب.** ۷ 自 莫之 濮 2_ 儿 桵 伙 例 驯 باز 奂 僕

> 尨 之賢 乃 聖 貶 乃 狄 唯 耳 八東手 业 特件 नाः 酊 人 ·X 州 35 排 耳 偀 砧 剛 謂 於 ЛŮ VL 朢 之 -#K 肼 团 桵 艄 貶 其 围 槂 \wedge #2 鉄 誤 يعر 此 愁 耳 芨 之 チ 2_ 푡 擶 帷 弘 2 其 者 戟 .25 珳 來 冬 Vλ 有 寸. æ 餘 바 聘 贬 之 11 求 X 強 いん 0 百 年 蚁 奺 ゃ -無 為 明 极 直 シジ 1 於 杜 貶 善之理 其不贬 書 随 鄧 臥 杞 候 者 程 π, 之 ᆲ 候 足 來 義 飞 書 ょれり 紅 朝 :N. 孟子之策滕文盡之矣 2 归 a Z **オ**・ 候 實 從 意也 為人 扎 + 蜒 2 杞 被 者又 五 俟 111 九本必不然 近 得 华 贬 耳 **水** ياتو 绑车萬之 围 將 洏 D)E 20 何版 何 讲 ** 滕 無 為 候 -3-孟 鉩 貶 Ú ۷, <u>2</u>_ 本 可 盂 煮こ 援 科 乎 説 誤 (1 雏 者 岩 降

鳫 起矣恃 2 重 秋 未 通 乎 共 幾 张. 耳 恕 沥 桓 之 机 人 者 耶 年 與王 礼 年 迸 之 九 机 結 無 王 李姜歸京 ĒΉ 請王 Fi 烟 是非天子 ょ 益 命以 于 有 祭 短 公 長 師 之來或 南山不 之 De 老己 于 嘦住 今求 齊將欲 通也 者結 ·恤 王 特魯 魯而 后之 껡 借 公告 _£ 桓 世 躗 肯 衣 ホ

年 λ± 披 厇 Θ 焚人 ١Đ بياد 威

业

当

يطو

离

平

舾

野縣

南

有

ょ

春

=

月已

亥焚成

址

ホ

與

有

謀

4

詙

非

رباير

其

惫

レヘ

滕

來 义

朝

B

貶

ıΣ

年杞侯

雷.

缍

作

*7

梹

謂

其

求 4

增.

為 'n

王

罪

為

桓

1) v1

而

朝

渝

鯯

李

氏

VE)

挑

侢

13

何

٧V

纥

於

貶

志

ス

庄

於

輧

桓

بے

厌 E r./. 火 焚 炒 明 淌 ١Đ 擸 故 知 焚是火田 一禮記王

經 133-231

共一 减 S 遺 -Zi 业 并 Kte 教 火 بسالا 記 焚 兽. 泽 X, 肪 草 11/ 滋 3¢ 北し 别 墊 13 子 未 澤 胙 ė 彼 繁不 者 狩 其 嵬 - yez 兲 火 串 下 15.7 其 ゔ **£**) 狩 矣 法 風 v/. 護 す、 常 者 P 1到 得 合 盡 虚 1 IĐ レス 禮 火 焚其 物 大口 争 羅 **E**} 罪 别 بطهو 故 活 是 图 吒 Fr 亦 書 댽 坩苛 ... ح 圖 11. 莀 业 不 引 垫 取 ŢĘĹ بطر 掩 枡 焚 禽 作 得 聚 既 羣 2 維 香 非 尚 1 1 乱 18 法 不 宇 谷 鄭 雨 蓝 兆 て、 放 Ā 雅 业取一 晕 笠 得 風 萠 襦 杏 她 從 31/2 έΩ 雅 亦 謂焚 羅 密 釋 -25 頀 其 2_ 放

奪 林程 秋 粹 ₹0 子 焚 侍 ビ 辨 2 古 者記 疑也 咸 **養 业** 慦 她 嫯 名 丙 村公上 後 火口 盡焚其地去茶翳以 牛 見其廣 Ė 逐 禽獸 非 竭 4

彭 ١Đ 俎 焚 Ш 洒 李 林 盤 **Ti**) 灹 恒 ら 書 闰 則二 狩 月 馬 40 過 灺 建 年 <u>H</u> 耳 2 止 放 月 月 72 夏 Ŀ 彴 胼 丑 部 月昆蟲 人行 是也 之月未尝不月 此 夫 獨書焚則 出 用 火 PA _#F 害

在

似意 引 者 渝 35 山 拔 戍 咸 1 李 孟 业 业 謂 姓, 高平 本 子 汉 乀 庄 當西 茅 レス 小曰 其 gp 咸 杜 业 レル 今克 地後 ᆂ 戊 摅 永人 高氏 蒙為齊東野 謂成 L 14 為 业 霌 姓 府 澛 汽汽 齊放五子云 刷 ル)de 在 鈋 其先世 高 当 野 東高 桉 孓 迅 南 高 謂 本 纵、 10 訧 戚 汉 4 金 业 耶 斑 乃曾 咸 杜 挑 洒 旭 * 聚成 泷 縣 址 蒙 她 ス 雨 據 近 此同 1 後 説季 业 証

> 為戒 2 林 戡 典古 天下 齊東 乎 * Ö متألو 木 £. 誦 木 **ふ**、 捌 卫 之 不 聖 可 拚 灾 0] 137 X 蓄 次口 茶 滕 νŲ 狐 之 土 天 用 ス 秋 仁 草 物 誌 业 いく 今 木 說 .其 為田 柳 ス、 禮 暢茂 F 业 11. 炿 ١Đ رياد 又能其 恭 徽艾成 傷 禽獸 0 山 艮 天 用 林 物 倍 チ 矣 立 上 业 17 不可 驯 剔 1 死 其爱物 是 民 使 各斤以 _ فحور 於 殘殺 除 益 妈 بلا 学 窖 謹 之仁 4 2 沥 火 林 炿 馮 厲 17 _奋-IJ ity ノヘ 何 妼 丈 24 焚 2_ 4 女口 业 故

夏穀 侚 級 來 朝

浮

矣

俣 吾 離 東

娥 縣 彭 粹 躾 4 山 桜 李 桷 今 粽 湖 辨 ıξ 跃 哂 v3 庹 製 ル 殺 荏 太 五、 陽 تآذ 朝 府 里 楚 者 有 ォヒ 圚 冬 薍 故 恒 + 設 姓 31 行 里 × 城 10 朝 有 鈋 莳 禮 鄧 是 张 æ 娥 天 妓 ョ ₽p 闹 之侯國 在裏陽 杢 其 唐 À 1 殼

賊 膜 虔 币 Ŀ 2_

穀

部

·Ž:

手

楚

水

親

パニ

善

枛

自

围

訓

絥

启

杜

飞

E

ィ

總

目

左

件

归

敍

伯

鄧

俁

來

朝

为

膜

义

而 9|-陳 八 祈 E 君 古 H 2 其是者也 者 分 ふ 相 劚 及 世 必 相 朝 而 · 2 埊 朝 在 泰山 桓 有 朝 2 下 桓 者矣必若数 黻 在 方 祓

經 133-232

ti 有 高 面 イン 楚 Ľ 大 4 春 難 牧 1 4 秋 于 尺 挝 之 :3) 之 40 生見 按 争 私 傳九 是 不 木 腈 見弱 矢口 مستالو 桓 す 設 之 鄧 強 チ 弼 之 大 足 吞 [] 君 姚 1/2 必 Ť 有 強 漢 13 楚 1 國 34 بك بيخ Ρή 刮 失其所 ij 有 暦 鄧 XIL. ブ. _Ŧ., 椰 殼 朝 啃

秋 事 刑 业 134 矣 馬 2 矣 弟 れい 杣 胡 粹 大 其 五 孙 物 157 3 3 猶 馬 放 弒 與 JE, 經 禣 特 用 JU. レス Ŀ 仵 肼 於 4 汇 何 ,T., (3) 有 何 成 故 £ 辨 具 鈅 來 ئد 春 去 謂 望 引] رے سكار 12 疑然 11_ 业 坳 者 姺 也 殘 桜 秋 弒 2 桓 袇 秋 冬 夭 胀 سلا 天 2 之 同 君 繼 稂 者或書名 Bp 2 討 之 冬成 あ I 天 大 者 制 $_{L}$ 桓 法 使 0 牵 腈 者 Ţ, 道 威 家 栰 大 天 古 人 _無 請 禁 者賞以 司 パ 討 謂之天命 縋 14, 曰 披 2 辜 隱 1英 之子 径 拉靴 ě. 惎 志 虱 殺之 天 下 10 ス・ **ぶ** 八稱人以? 無事 F رالد 1/ 聘 无 锆 常 カロ 陽陽居春夏以養育為事 生 刐 书 春 1.19 × 妓 ₩-馬 名 恩 屯 俁 刑以 父書首特 夏刑以 之子則 大 2 有賞陰居秋冬以 特 是 榧 榖 禮 石 陽 失 深絕其黨撥亂之法 貶 罪 ā] 冇 有年 ДV 懲惡非 祈 馬 馬 #1] 骮 邹 賊 沥 有刑賞以物 書名 無 秋冬泉天道也 ك 伯 驯 ル 殺 梹 今此 獨 7金 邹 何以 天下 伐 其 私 威功 131_ 之法 候 親 於 獨於秋 失地 怒业 (E) 越 L 2_ 帅 -iF- 沸 国 笙 桓 鲢 茈 者 と 能 故 基 摐 紒 之 所 天 末 冬嚴 耳 桓 亚 31**)**t. いく 搅 تات

春

斗 沒 2 刑 榖 殼 桓 心 4年 鄧 弑 谏 鄶 7 ĝ 恆 섅 刻 弑 12 *4 8 E TH 其 書 書 业 遠 君 其 雞 來 れ 而 も 艄 方 子 去 T 되니 14 請 秋 去 天 垃 討 <u></u> 秋 下 2 帥 久 古持 琛 いく 井寺 ___ 视 候 14 걔 大 漠 耴 \mathcal{F}_{i} レス 有 夫 夫 夭 见 可望 2 Æ, 之 講 140 後 之 一者矣故 佞 楯 ぶ 之不 舣 有 能 望 不 復 能 と 也

復

份

其

職

心

いく 秋 宯. 程 書 聛 子 1 秋 舆 之 归 冬 諸 响 12 17) .华 梹 ,Fr, 19 13 弑 相 春年 或 纖 君 归 而 天 ٥t 然 朝 理 拉明 驯 之 滅 其義矣 矣宜 + ¥ 五亂 年鄉 天 天 道 下 围之 成 2 年人萬人來 zh 祈 朝别立 **ス**、 不 能 1. C 成 義 坂 雨 轫 不 天 何 書 子

+ 13 华 豈 榒 ;E 2 授 下 七 有 飞 桓 坊 各 平 定 惟 Œ 1 年 呵 公 或 成 网 雨 4 -}-+ 夏 秋 いく 經 冬 平 \E) セ 然 팼 丈 無 4-秋 背 年 网 猶 -#-書 事 ᆌ 冬 冬 剂 不 × 聖 五 币 馬 砅 書 F 有 冬 人 喃 史 莊 炿 事 峢 妼 ÞΪ 事 ·新 二 亚 文 有 4 而 + 然 ス 左 深 ホ 132 意程子之以 六 書 月長 容 ıΥ 炿 千 首月平况公羊 <u>_</u>=_ 觳 月 1 -傳 梁督書冬十 閣 ساهو 可以 平無 春然 تاريا 就疑得 闕盖三 义 猶書 言 构 有 聖傳 月 傳 文 月 於 也

渝 復 開 李 戊 經 意 19 其 彭 滅 山 於 杏 楚也 ver 桜 考莊 趙 飞 + 121 了六年楚代節滅 ?日穀鄧朝魯終春日 之 秋 斑れ不

未 役 随 圳 滅 左六 所 滅 為 製 候 ス、 世 ,ሕ_ን 楚 據 書 種 鄧 , di 핥 鳫 服 附 復 滅 見 骓 셔니 楚 席 滅 見 攻口 す、 者不 書 dis 点型 随 Ti ;L 乣 已豈 不 剕 在 讲 之 \overline{f}_{Ω} 可調 恢 儿 漢 ス 類 其 東最先 則 可 近 書 雞 地 虚以 楚 否 其 耶 ی 在 楚 、狄、 無 意其 <u></u> ĒΥ 14 they 恐楚 剕 有 鹵 俜 楚 諸 滅 但 不以 服 間 有 春秋舊史告則 國之被滅而不見於 我按此說亦通當特 雨 為 矣然 Ż 减 卒未當滅 附 也. 書者或皆自 庸 春 楚 **西實未嘗滅** 秋 之 <u>`</u>&` 滅 不良 訓 周 當間 書 ゴロ 亢 4) 2 滅 縺 2_ 服 圻

杰 秋 维时者 Ħ 左 孟 博 售 小 多矣豈皆 辩 目 林鄭人 ŧ 杰 齊人 报 屬 柱衛 于 ~ 人 七伐 あ 盟 4 中 向 為 王 附庸 建盟向之 者哉 民 于 郟

-4-0 东 Ĩ. 曲 A 沃 2 伯 úp 誘 晉 .1. 子 侯 殺 之 也粒 小床 子曰 供曲 哀汉 君 候伯 子武

何 同公 oje 秋 Ĭ. 刖 + 黷 Œ 俜 Œ 書冬日茶 Z.K. 黷 13 泉也冬萬物 捌 杰 不敬 者 何 冬祭 君子之祭 常事不書 , 举成 سكر 春 所薦眾多故曰 ك مثلا ١Ξ7 敬 祁 何 洏 いく 夏 書 127 黷 譏 衲 何 岩门 杰 譲 庾氏 衣田 又初 作音 بالع منصر 榆干

啖 戊 天 121 ミ 此 書 士王 彰 午 下 大耳 楯 釋 不 ИĘ 畿 得 **水** 先 書有事於 太 廟 心. 盗见

趙 年八 劉 灹 13 桉 正 月 <u>z</u>_ 烝 ふ 失 艄 سار 烝 為 L 月又烝故書 بالا

> 書也 計 先 記 為 王 127 失 雨 特 禮 春 个 4 及 秋 Z 杰 有 無 Ā 岩 祠初 變故 春 ス 柯 書 乃書 者盖春 夏 ВP 初 Ark 耳於 春 秋 秋 當冬然詩云續初然當子 打 裥 * 拔 杓二祭 再書然一書當两書 不然 夏乃然 無他故所以 周 不 禮

彭 辛 ٧ Щ 義 亥 孝 吉 氏 衻 1 沟 事 ۷ 例 用 乘日 大 事 レル 故 丁 杰 4/1 **1**1 己卯其 有事以辛己 後 杰以 癸酉 丁 郊 1 掌

春 秋 渝 滋閉 科佛教是 本人 調 李 户烝 べ NED 祭 桓 宗廟 亚 年 左 礼 九氏日月禮 氏回 侢 1El 閉 墊丙 大司馬 杰 杜 職 氏 ١Ð 137 4 建 夏獻 玄之 月

也其夏五 也下 書而八年 业 起 並 レ人 若仲是下 建中之 五月不得 杰 31F. 喜 限至 躸 刖 瀆 49 亥月 中冬獻禽以 抜 سطر 月復 月 先 書 チ 柔 įŁ. 發 PR 五 神 孟 戊 _IF., ہے 冬 (E) IF. *] 年 釋 杰 利 F 杰 書 Ä 傳言 ئلا 奎 問 세 191 喜 祭 义 . 為 之 上 ョ -zī 者 然言 烝 _ĬĹ 始 限起于面月茶起建食之月則 £ 1 亦 7gr 糬 教而 當調建西之月亦是下 月 在 未 ,Ti, 杰 411 禮 得為然祭春秋之例 .25 斯邑然祭歲在十二月 41 龙 -17 祭宗廟以四仲蓋言其下 (P) 特 書五月茶い 舴 但 縫 書夏五月香 禮按此數就大率謂 書正月然得仲月之 之祭不得後仲 示 排 刖 得常不 竹住 Ħ 禮 書見 並 可 兆 限 뽘 限 謂

常 既 子 常 夫 断 -43 限 **不** 此 + 伯 六木 1.1 之 耳 岩以 李月 Ł -}-0 いく 校 逐 1/2) 言 是 於 T. 正 家 数 月 博 子 在 然. 字 , 7, Zi, 在 則 限 何 æ 月 夏 灰 説 1 谱 子 子 月 新 平 左 东 辨 行 呵 + 2 止 廟 1vl 孔 禮 祭典 辛 F] Ŋ -15 炿 當祭之驗也 孔 杜 别! Æ B 2 耳 矣 飞 祀 亦 杰 有 戊 2 氏 水 ふ 170 月 火 Ä 是 秋 いく 從 為祭 韦 13) * 13 ボカ 瓜 杰 ス .%) 於 制 祭 2_ 夏 梸 裈 閉 在 祭 在 和 于上 朿 建 春 刖 煶 禮 眖 数而 本 禮 (51) 特 2 也 -+-啊 7 於歲首行冬祭可 亥月也或疑 嵗 改 祈 無. 朝 酉 Ē/τ 説 2_ 华於祭 常 帝先公李辛两量彼 在 す. 75 若當 تـ <u> 2</u>_ 正 2 何 稱 亦 杰 孟 A シン 华 月 + ス 若 從 いく 孟 圳 是 F) 剕 期 19 <u>-</u> 敬 いく 周之十 殼 在 於 子 陰 不 亥 為 月 烝 いん 月 _上_ 建 塒 服 周 祭 氣 禖 於 楽 3. 10 F] ĬŁ. ~然為四 P 市. 左 ت ، 很 禮準之夏 丒 會吳在夏公至 哥 锁 為 14 月 *ـ. آلــ* 左 -月是建西之 當古九月 偶 無 炎 枝 不 侢 1 期 為正 傳 才自 正 乎 西意設 之义 ハス 禮之 在 可 在 1.269 Ju 謂吳大宰日 所 子 17 祀 套 力 折 定 いく 矣 謂 予丑 流流 五年 之終 ě 理 安 ĨŁ, 业 13] 月 其 州盐孔 肨 松熟 無疑 刐 逐 乎. 驯 之月 ス 沥 禮 女口 녰 周 吳之 - 之 至 状、 水, 丘 故 いく ッ νL 2_ 耳 冬 正 披 侢 Æ, 胡 木 1.1 107 矣盐 秋 馮 ساير 遠 月 建 薦 老 具 景 捎 朝 下 14 按

月子

À

沓

可

杰

£

氏

謂

亥

月

1

笒

木

.25

淵

禮

亥

壹 拼 用 阳 至. 託 是 朝 夏 业 水 烝 謂 ず 杊 A 10 粹 .辔 為 周 獻 於 ŀΞ *T*, 1 之 λL Tri 者 夏 腈 未 いく 從 夏 傳 本 业 是 Ē. 不 2_ 再 禽 駉 戌 127 限 14 后 1] 從 いん 数 辨 月 胍 巻こ 授 必 秋 氽 UL レム 於 F 豈 2_ 物 111 in レス 西 高 及春 17 民 得 其 芀 義 Q X 18 2 扎 李 当 学 宜 義 誤 瀆 蟄 事 杰 脯 天 亚 盐 月 ř. 戎 杰 庄 不 刮 剒 亦. 雨 推 夏 行祭典 يند 酥 6 1=} 書 <u>نئز</u> 冬 月 15] 同 チ 茶 丑 寸. 淅 抌 *[*-] · / 禮 狐 謂 £ 敟 綇 害不同 而 桁 其 卢 殊 在 æ 脁 体 īn 殷 為 是負 酢 子 縠 杰 不. F 本 按 為 自 宁、 水 不 月 禮 周 1 Ą 月 是 夏 15] 梁 柱间 胡 日電 與 此 亦. 如 修 -#1 猶自 傅日 泰書 説 725 傳 和 其 何 之志 夏 * ル ×. 別 党 祀 乃 湾 狂 ^ 也 垫 其 **V**1 周 ス、 太 艚 從夏 禮 夏馬 归 唐 按 共 戚 周 制 2 启 牛 汰 早 亥 2 月 不 15. ×. × 穀果就 異矣 13] A 書 -----名 為 問 禮 惟 ĭŦ, (0) 在 坊 别 冬事 官 祭 華 ,状. 有 É 旣 复 項之志 狄 2_ 仲 周 失 過 ρF 大司 Į 茶 在 則 围 老用 則 * 春 命 ス (#) 1 坳 春正 刮 改 A 改 李月若 سطه ĹĹ. ρfī 本 謂 1 秋 者 並 茶言 春 馬 馬 证. レイ 英岩于 為夏代 其以 冻 排 盖亦容言其 雪 雨 F 殷 月 杰以 レス 典之 月 ホホ ځځ 画月 中 特之 周 在殷 稨 见 冬 政 別 寸. 周 杰 榈 雨 中 春 教 頁 肼 當 刖 亦 _£J . ite 憼 夏 志 本 F] 從 月

_Ĩ. 姖

六 豆 家父天子大夫家氏父字

子ョ 桓 公 弑 <u></u> 未常 朝覲天王不討而爱使聘之失道

之世 Ū.

袓 則水 <u>بر</u> اي J.E 六 節 AT. 17/ 南 师 ス VE) 書家父亦家氏之子 家父 Щ ス、 平 當求 2 流不 誦 力 能 背 "憚激恐於? /劃 栒 <u>#</u> Ż_ 于王 炮 4 12 命 岩 詩 老孫耳一則聘所不當聘一 雨 相盖褐忠於王室者也桓公 紀家父 依 阿苟且 刺 خك 以從于非義其 之合礼

胡 傅 鸺 E **辩** 下 联 弑 をへて 杜而 ペス 1 ДU 牛斯 何也既名家宰子前 其

Ŧ **オ**・ 不 稚 責馬 稱 天 備 天 于 æ 故 いん 後 乃 _IE_ 來 骄 ΙĒ 其終而榮叔家父之徒不與也故人主之 聘 贘 剕 桓 仲子會葬成 書重之義以 4 錫桓 公 命 風 此見春秋任宰相 則 則宰糾書名以正其始 宰回書名于前两 1

職

在

論

相

ιŦŋ

2

塔 $\dot{\mu}$ 12, 渝 ž. 不 命 [5K] 李 肾 亨 ス ήξμ 镁 韴 代 本事 归 剋 往 囤 当臣 聘 何 ス 不然 書 سكار 13 岩 如 海科仍 家采地 当 使 がこ 無 御 亦 故 往 不 权子 1 $\mathcal{F}_{\mathcal{T}}$ 孟 驯 _£_ 其 vl 柜 報可 又 來 采為八者 聘後 110 ょ 誌而 于王. 禮 裁然既命事議 惟 镁何 心做者 是聘 公不 朝 ₩. 而疑 之女

> 不、 必 帷 聘 後 ВÞ 議合諸 禮次第 故

1717

斜附 左 傅 闯 春紅 夏 逆 沃朴之 滅氏耳 之 19

夏五 月 丁 业

傳 EI 志 ホ 镟 سطر

31} 吳 Ð 建于之月已然 -矣 建 展 2 月 又 -11]-7<u>1</u>4 监

季馬 行 冬 祭 無 共 肼 涯 髙 禮

戎伐 刼 傳 凡 ıΞį 相 春秋之文有一 Ŧ 楚丘 とく 酺 句而 之 公一 類八般一 類 2 倒 數義者有再書五一 洏 包数美春正 月 舣 ے

烝夏 亚 月 丁 £ 杰 办 書 恒雨

汪 飞 粹 ョ 伟 僖 辨 疑 平 書 卷 冬 不 iFo Ξ 年書春不雨夏不雨麼書

一張義 111 س. ۲

祭而 渝關李氏 當經 فير 書 ستد 書於 五 滅 月 E/ 西巴 再 杰 いく 炭 Æ 杰 岩 心.月 مثالا 夫 必 121 杰 -1-有 月 推 故大抵 既行祠 バジ 2 -4-(4) 月 五五 尚利 F 是演于娟神其故不足 ¥. 月又行然也連 七月常編十月 則為御廪災以

也夏焚子 盛之所 鎌附 左 傅 于 漢 E 祇 か合諸が 為 淮 隨 之 故 肾 候 凯 季源請下 有電楚 ふ 于沈鹿黃隨不會使遠章讓黃楚子 故 不 翩 可 之弗 们 不 ۲۲ 評 Œ 書 币 後戰所以 矣雠有釁不可 央

fift. Ĵψ. 稱 夬 M بالر 墙 Ł 甚, 6·ji 4 久 12 杰 化 步 盟 楚 敗 拱 蓝 師 -F-偏 ន់ត្ 謂 焚 楚 胈 珬 隨 ᇑ - j-准 科学 随 が 上 回 不 作 樵 方 '必 評 光 关 速 ولخز 154 戦 ·ji 125 付 -11- \vec{p} \vec{m} ts. 不 獲 تاتا E 無 沈 157 其戊 不 -5% 將 凡 常 _F. 块 む 小 楚 _£_ 進 與其戏 其 排 _£]. 苗币 槉 献 娱 随 灰 سطر 其 换 右 膧 弗 右 供 從 右 <u>ب</u>

ij

j.

かり

,Ti)

還

杰 秋 4 张-攻 集 E_ 椞 漢 夏 nin 31 渝 14 其 jî. 聪 ¥ 輯 之 楊 楚 11 41. ti. 卒 A^{ij} 161 杏 事 泖 to 作 避 趙 2 -'j . 櫇 2 粹 £ 大 坚 右 大 計 之 鄲 夫 įĮ 合 吃 丰 必 戦 無 疑 義 Į. 趙 拄 阂 諸 Œ 木 避 楚 il. 妓 戦 良 き 按 判到 随 候 諭 \mathcal{F}_{η} 史 1.1 整 馬 مياد 鮗 人 子 -**j**~ f **金** 2 犹 -1 季梁 根 柦 沈 元 分 必 元 記 适 衞 **,** þ 曰 焚 虺 2 坚 満し 敗 不 挺 珳 宜。 陳亂民 13 枝 益 者 いと 徧 车 伩 于 計 2 楚 围 強 随 分 敗 本 يا الا 2 23 #t_ 行 整者之 捎 뀙 力 人 橫 华 隨 衐 酒店 施 $\mathcal{F}_{r_{\mathbf{J}}}$ 九年既 上 莫有 乃 不 收 2 哪 が 支台 Ţ. 左 携 可 續與 兵之可言哉 Ŧ 僭 於 勝 VL 矣盖 攻堅 神 彪 鬬 制 孝兴 楚 楙 12 而举于王 176 ۲, 矣。 妙于 聖為軍 随 _£_ 鄭 老先犯之 一者也 左 爿爷 班 之計 左 不、 有亂整 無與王 攻整者 学 à. 而 傳 沙陵種氏曰 桜 還 不 ा। 妏 卒 夫隨 نHز_ 行 -5(D 2 سالا 必奔 遇 说 مصر 灰 可 漩 ,T, بالا 本 有 隨 牛 酒 2

> 芁 舊 高 決 沤 **ユ**チ 乏 凡 -见 故 Œ 15) 伐 伐 滕 俎 Ł, 2 Ŀ 闰 共 枹 仗 ١Đ Æ, 籽 忮 څې 何 グ رالحار 10 有 鄧 tó 鄮 Ł. 排 我 馬 君 Ľ 奶 ス 枛 3 心 能 不 本 -<u>}</u> 朝 解 いく 讨 10 挑 尔 ス 18

+ 鄉 罪 ス、 渝 1 與交 福 .Fr ថ្ងៃ 4-罪 李 使 称 Ŷ. 4 ιŁ 瓵 4 2 出 ,Ŧ, ıΞ 亦 見 有 見. 牝 來 坊 13 伐 近 当 朝 レス 捕 得 有 其 為 非 淅 レス 君 不 罪 附 可 安口 桓 "Ħ, 鳰 儀父之 柘 沈 棋 4. 十 マ、 111 膨 討 私 己 业 坬 戦 忽而情武哉 负 請 故 能 大罪 俁 為 ス 4 書將 .Fr 親 涉, 沓 直書 問人 與 3, 師 柳 之 耳 伐 獨

月 雨

李秋解得符疑 衣 \wedge ř. 12

丰 傳 ۱Ξ7 何 い人 書 نزر 果 de 何異獨 ス 妨 1

程 -3-13 建_ 刑 2 月 未 稻 祈 雪書異

渝 E. i 圖 李氏 曰 陰 EI 陽 制 す 中 义 + 而 寒 月夏之八 羝 先 至此 A 積 سالر 腈 陰侵 未可 陽之東 いん 雪 ,Ŧ, 雪

سلا

处 ستالا 微 矣 之 天 最 闯 著 不、 1/2 者 :<u>::</u>_ --4 桓 致 戦 旅 于部十八 *ب*ت, 弘 ŧĖ 4-<u> 2/</u>_ 殞于齊盖己預 *5*3 類應昌害有

共 [3] - } t

錄附 左 摶 自 J. 命 虢 仲 普 良 供 之弟 溢 于哥

荻 手 傳 13: ž ョ 祭 Ł 15 公 于紀 者 何 天 宁 2 ニ 120

J.

女

在

H

囫

女

سا الا

八

36

經 133-237

圭

稱王后何王者無外具解成矣

則成疾一級繼事之解心具曰逆王后天子無外王命之

秋壮 11 天 后 0 12 垲 輯 色 ゔ 施 未 乔 £ 飞 18 ıΤη 鈋 UT_. 致 秋 命 13) 導 桦 對 故 烹 Œ ے پُد 祭 疑 ビ 裎 其 餠 吒 女 4 合 Ť 言己 龙 寰 (₹) 130 哀 后 科 ıΞ Fo 內 八姓 2 捕 £ 后 되니 請 之 12. 夫 者 如 候 天子 下為天子三、 粗好 ۱*٤)* 媥 至 戏 晃而親 夫婦 61 導 Ŧ 維 ズ、 -秤-后 牛里之後 剧之 行 敝 ス、 迎不己重乎孔子做 合 ,Ŧ, 171 公 女口 禮司一 禮成 粃 誁 者 逆 候 以為天地 业鄉 2 海 髗 禮祭 喇 之資 君释 řΉ 77 34 1 稱 英非 浨 逆. #. 之 夫 廟 狀 詖 ⑤

な 社 稷 之 主 君 何 謂 그 重 馬 سيلاد 吉 親 迎 繼 允 九里之後, 天

地宗廟社稷之主非天子則祖子

151 其 高 程 姬 來 築 抓 下 子 E 쏡 玈 _Ŧ_ .57 芅 姓 いん بلا 見"] 习 2 Ĭ 兴 15) 春 館 后 姓 公 变 秋 請 1.13 單 _. 命逆 倭 イ钉 遂 万 24 Ÿ. سكار VI) Ĭ £ 135 店 + 妼 坟中 夾 嶺山 連 2 說 团 年 £ 頮 ijĹ 過魯聖人深 后 ĮŁ. 13 皆是魯為主蓋只是王 后亦 無使諸侯為王之理 十三工書送王后 使曾為主 罪 2 故 如 先 何

内 渝 鶕 劅 倭 李 祈 け 晋 بت مسالا 公 祭 之 公 位 蜒 披 ВÞ 昔 隱元年祭伯來之祭伯蓋 稱 伯 ሕ 稱 公也不然 刐 いん 寰

帷

4

裏

+

1.

之是來也 . Ø. 有或 亦 差己 戟 述 * 特件 伯 經書祭 基 Ŧ. 謂 后 咧 之 評 ρίς 香 來 2_ チ 嫉 神 人 Ż レス 逆 重 بالا 安 徒公 _E]_ 祭 朱 既 卷八 紅公 バオ 后 該 币 犹 能 ـــّــ 公來 嘶 雨 2 本 紆 刚 公不 # 恭 者 禮 途 魯 事 俱 物 لسطر いく 酹 紆 可 Ep 炒 夫 至 木 **ホ** 途 祈 迸 艺 之 可 芩 俌 当 满 퉳 Æ 可 驳 -30 7, 禮 其 秨 為 八龙 ரு :1<u>X</u> ہے 但 求 雨 挑 ΉE 4 年 明 非 迸 **,**₹, 亦 ساار 資 至 為 挭 乎 不名 后还后不心來學 東也 苇 2. 道 於 往 扎 遥 書水 湾 事 迚 ᇇ 店之道 木丛 者義己見 谱 夫 柳 、あ 羂 將王 ጭ 弍 禮 結 由 ے ス 别 松 ع 周 む 夫 請 有 交业 命之 行 向 18 Ŧ 于 私 何 \$Z 書 币 六 桓 I 謀 大 議 15 不 東 年 者 鈋 to 矣 任

得矣 為罪矣此 若是 之三 使王 170 見 后 鮞 公也易 人使祭公 过二 于 道 ž 冉 **[** 大夫可 癣 平 其任 命 詵 年 命曾 盤 ス 刎 命魯 是也 報 重 2_ 為 夏 紀 矣 履 輕 遂 矣 ヹ、 禮 ЯŁ 今其來魯乃 稱 чiвр 矣 馮 何 綸 行 主 之 水 иãр 婚 如 使 來 核 洏 節 == 逆 یژ ت 書 往 不 此 姻 與王 公 公 者 女 説 靖 2 而 盥 事 王 纴 下 排 2 宜 命兽侯 合禮 2 使 いん 之 义 0 か 則 重 重 使 胡 輕 いん ョ 啪扣 四則不書故 矣官 往逆 使之輕故祭公 祭 将日 **水** 使 為不 可 為失祭 **公** Ť حك 公监 劉 與 師 胂 使祭公 姻之 ĉф 陂 從 往 之則 傅 單 (3) 祈 事 レム 祭 1寓 婧 2 公 官 緣 述 者 上野 於 公 故 公 ž_ سطر 坐 王 禮 سالا 行

秋 若 使 北 13 未 蚣 忘 大 بنر f.h. 벆 いく il. 127 得 1 加 文 大 i*] 使 裹十 特 2 iÍ 禮 ズ、 Έ 2 4 -₼. 41 辨 乎 後 尤 請 事 請 自 Æ 五 疑 ᆄ. 以 ス、 1/--:f'-愷 **ズ**、 Ĭ 她 平 既 13 廷 £ 是 夫 可 女 事 太 使 劉 天 振 祭 何 泧 いん 者 夏逆 ^ 虵 禮 -Ž 4 ی 書 其 何 人 宗 專 いく 者 行 禮 告 使 延 后 命不 ŧΞ 廟 親 本受 于 在 不 者 之 之 11 社 距 前 貎 稱 未 事 矣 八 稷 為 報 £ 矣 迎 使 必 午 為証是尤考核之未 又 之 Ĩ£, 哉 命 盘 赏 排 ر بھر 命一人 主事其重於此 垩 蜒 至. 而 大 在 合 夭子 於 いん 今 夫 <u>=</u> 禮 使 逆 H PIT 12 八监之此 豈 必 根中 后 始 得 13 占 乿 逝 出 命 454 ill En 净 æ 可 何 矣 监 排子 北 共 使 族 破 為 舾 いく 之 いく 書 者 者 縋

涛 蚁 春 心心 其 上 1 從 2_ 杰 盤 12 秋 有 室 孤 之 單 う 逆 2 滸 _=_ 使 老 敝 接 王 耳 2 120 驹 舉 法 屈 سالا 於 櫔 سطر 先 È, 耳 _£_ 蒀 誽 萬 天 李. 答 下 其 涿 ئار 非 儒 30 乘 2_ 热 业 何 裵 岩 سطر 信 禮 后 热 導 請 哉 侢 請 1 使 桶 王 父汜 0 虚 靕 不 於 頁 揃 币 4 茅 王 稱 信 遠 公 公 夭 沥 靕 監 漠導 為 سطر 弟 堂 郊 行 莫不 實位 胡 求 今 公 义 后 憇 ep 凡 其説 官 哥 於父 樠 业 3 遂 單子之益而繁以 今 師 臣 2 她 禮亦未上 天子必 ريلر 通 謂 往 禮 沥 汦 左 公监 英 中 ВÞ 傳 る 得 尊於 何 可 有不 2 遂 誤 诸 親 肌 14 天而 敝 倭 JEP. 遊 書 禮 溈 為 漠 佶 於 官 乎 퀽 天敢

並

大

可

វេក្

半 使 杏 解 甝 ,Т) 偷 天 哀 ቀ 44 手 何 雨 W 親 Ū. 迆 4 為 馮 傳 我 빞 いく 可 迎 于 1 胍 拼 祭 事 54. 奪 君 次口 -為 吉 論 上 敵 是 女 1 何 夫 æ 矣 非 下 耳 . 13. ,Tr, Ä, سلا 大 使 A. 天 天 其 慧 国 后 冬 来 稅 夫 to 恩 ゔ 子 澅 之 ځيږ 盖已 八方 1/2 # 天 2 之 Ė 2 3)E オ、 是 遂 \$4° 槕 郊 槽 名 訧 倫 報 担使 事 2_ 可 祀 疒-位 天 4-[き] 可 、幣 刺 Ī. 21 かと 14 -j-帷 酒 21 ガし 于玉 1 刖 其 為 必 椰 Ī. 溥. 禮 2 飞 言遂 天子大 娸 是 非 禮 ئ 天 後 シ 灰 若可 聖人 往 ぶし 子 桜 得 Ŧ. 逆矣臨 羝 何成 子 2_ ىHt 郊 ス 意 己 刖 書 15 彝 W 說礼 報 重 就 使 سك 非 言 倫 寸. 规 11] Fj 拄 -宇-公 2 洏 , 11, 尤重 非 U 吳氏 迸 我也 岩 洒 丰-潴 *>*₹ え う・ 妓 木 疑 傳 梹 挑 夫 E 不 其 安日 ② 19 2 3 北 缗 218 犯 14 챛 遂具

期 抜 刻 主 否 使 彼 蟒 $\sqrt{h_J}$ \$ 春 Fift 禮 白 P.P ヹ 1 秋 後 女 旣 赤 夫 米 媒 書 之 家 有 往 ョ 泌 是 A 通 4 有 法 綤 遳 之 安 也 往 £ 祭 Fa 朴州 有 あ 女口 但 建造 紀 公 請 徴 ス 方 此 いへ 逆 仗 按 祭 來 禮 請 次口 祭 曾 يالا Fa 1/2 期 其 公 必 者 公 _--, 2 킨 2 14 娯 並 事 *I*-往 說 先 來 ·To Bp 360 命 運 為 军 [4] 紸 2 行 币 祭 妄 سطر 非 3 逆 朝 後 春 過 ~ J. * 者 椡 往 禮 秋 香門 2 エ・ 乎-無 售 逆 馴 耳 使曾 知 豼 مثلاد 周 不 程 مال ا 其期 子謂祭公: 狸 期 状 在 怹 不 緸 遇见 豼 13 _F]_ 為 者 奻 夫患 請 非 袞 娸 週 期之 Ŧ. 書 天王 ス 木 命 变 知 郊 朝 沢 业 [3]

表

木

沢

业

,T, 之 3p葰 1 核 先 48. む 戈!? 抈 本书 及 本 亨. ت. 疹 事 ملا 本事 1 -] -БÞ 浙 之 明 \mathcal{F}_{j} 平 杏 袹 遂 辭 杏 從 制 祭 敉 女口 及 捌 冉 台 哥 12 按 他事 罚 有以 來遂迁王 遂 是 秋 難 事 書 清刑 郸 通 有 之 遂 - þ 是 本 例 十 可 Æ 出 也有 いく 有 有 裘 雨 于紀是也公年生事之 儿 施之二 專繼 本 事 有 ريالما 本以二 以一事出先他事 出 为 事 「先本事而 遂 事出與先 者之義 之始 裁誤偽 出者 但 いん

九年春紀李姜歸于京師

秋料傳辨徒 春八 担公九年 妻杜氏曰李姜桓王后也孝家姜紀姓也

公 ŧ-夭 ゔ 碘 2_ λH 店 疗. 1 師 ٢.١ 者 泉大之都言之 何天子之居也京 者 何 مئلر 都 书 何

当馬 王 胡 屈 ρÝ 逑 侢 崇其色 下 命 E 而稱 往 使 夫 业 内王六宫之政 E 刖 后 嬪 枛 婦皆 示 £ 天 后 下 既歸何以書季姜自逆者而 得 <u>2</u>_ 韭 섽 4 柳 儀心自 于 记安不得以 君 Æ 歸 -無 者而言 嫉 上僧 好之心 别 故 故 常 褷 壹 天 则 楼

久 秋 11 -41-2_ 退 PK 所 光 子. 謹 狻 各 ሔ 有 稱 李美化 岂 雨 天下 ィ、 相 いく 悖 婦 写 道心扶詞之抑 亚. 始之 Ú 王. 2_ 楊 基 上下

20

朱

氏

19

進

ብ)

£

命故

稱

Ŧ.

后歸

則由

母故

稱

泰秋 之遺 秋 松 於 前 何 杆 矣安能 必 厳 請 别 傳日 蠹 汽 净 龙 李氏 其 根 女 仮 夫 719 名 姬 -岩 請 15 没 7疑 春へ 粒肥盡得夫人之長, K 疑 李菱歸 桜 1. バシ ιŧο 筷 請 其 PH ىالا 侯之女 媵 打 所 記記是謂王侯公 土 杰 今日 戊田 於 E 自 之 者明等 诸 夫 来 長 李姜則 -15 イ戻 婦 行 业 女 者后夫 别当 胜 $i \mathcal{Y}_{\Gamma}$ 亦 公九年 **,**Ŧ, 13) 生 14, £ ス、 後娶天王則可也天下請 必娶君夫人所生之長 非 ス 岩 標常 Íī 敢 编矣不可! 舼 人必 雨 先 / 黄騎 有 君 娶 岩 迎之 2_ 戏的 妈 領是以 功 女故天子求后 親 母 林 天下故 刐 121 女 先

义女或· 李姜或 2 書 ス、 夫 1.1 女ぶ 何當 歸 致 想 及 禮 者 禮 伙 送 Ŧ. 於 后家 亦 矣故 父娶 即 必 朝者 耳 人王 嫁 · 家父之 未嘗 15 於后 神 嫡 書 姬 矣 ス 其 耳 不娶庶出 家哉 告而 新 桕 不 長在天子或 程 歸 與季如太 來聘 狄 0 韭 ゔ 者 排 Œ 我 žil. 帷 其 亦無 蔷 业 老 Ŧ. £ 並 命魯議昏議昏在魯是 袖 业 'n Fis 親 后二 0 小 徃 躯 $\hat{\mathbf{x}}_{\mathbf{p}}$ 禮 鄬 之 , 文王之 是 斫 歸 不 **?**. 之 àL) 書 构此 生 **時紀候夫人曾伯** 天下 斩 園 ĉф 歸一餘 天下 驯 天下 謂 一世尊在氏 而請模不得夫 岩有 基 _毎 想也 皆有臣子之 禮 諂 及安能, 者謂 其 ス 是国 袓 書 之中 亦不 無送 iÉ. بالا 业 蓋 亦 7. 秨 女

秋 1 可 [2] g- 1 % É 乆 法 いん 是 踔 半 妓 10 之 it i ふ 桓 其 7. 、甚矣天 侍 重 美 白 耳 札 岩 ·%: 13 呵 辫 英 夭 書 之 æ 禮 亦 事 いく 子 38 為 哉 灰 سا الله 不 ふ -無: 下 書 春 2 体 當 Æ Ŕ 禮 義 冬 之 秋 版與 中 百 是 耳 4 八無 胙 濟 店 訪 /亚) 容 又 旣 君 天 蚁 天 交 捕 害 促 木 £ 丈 チ <u>-=</u>. 拉血 服 V4 湴 7. 01 修男 公父 崩 2 サ 灰口 圻-知 微 書 九雨 _551 告 ż. 世 2 2 专 于山 找 膊 # 教 后 O 往 党 無 荜 义 池 故 不 £ *i*Fn 也 道 -市 2_ v\$ 故 王 见 Fo ス、 禮 2 متاق 為 سطار 亦 <u>Z</u>_ 書 Ŧ. 必 1船二年 天子版 j**i**fi 櫃 推 Ē 不 É 1 有 告 2_ 份 -姆-荻 槽 閼 Ĩ 崩 J. E F 使 F 斬 順 崩 莽 也 ijšį. ٠Ŋ 况 2 丧 -44-3.10 L 华 荁 朝 £ 1 服 园 而 特

点己 哉 辭 卒 -毎-然己 2 熄 मेद 12 仮 £ 辱 ے 女に 大 いん 呼 去 女 此 To - 17 致 -JI-森 主 女 灰 [新] £ 恭 9 秋 当己 其 سئلىر PK 岩 巧 いん 7 庶 مئالا 天 レス 復 _ F_ 揭 衮 奨 作 雨 可 d' 2 ىسطار 於 捅 哉 _i§_-獲 0 王 仗 王 Fa 李 不 F., 走器 2 能 淋 1/1 Fi 圆巾 紀喪 宇 宿 州平庇 狂 無 莊紀耳 嗣 女 間馬 いく 王侯 华世大 家 سطر 後 嶄 逐 家王 齊 国之 圈 尚 勪 復 安 弱 邬 有 僧 漸 至. 1 矣 使 **不**

·<u>**</u>/ 1

秋

1

疾

者

ク

w

チ

攂

事

いく

儿

天子

急

述

職

X.

俟

[6]

か

I

欇

哉 相

大 朝

12 -)[

-僼

Ü 無

ئار

病

祁

之

10)

ريد

世子

名

<u> 2</u> =

岩疾

則

本

坍 业

曹

18

既

有

疵

10]

. Ž.

於

朝 清

桓

和

使

₩

子

攂

其

君

á

チ

寒

者

謂

诸

梹

朝

於

夭

宁

有

炿

An

ス

散

老

曹 立 鸺 伯 使 其 世 当 大 う 射 姑 朝 来 贞 訓 2 いく 上 肥 宫 曹大子 獻

> 是 其 彭 バ 谷久 βþ 心 九 4 噗 (F) 托 ن4ر 按 馮 大 办 -4-걏 貢 it 久 子 子 E 闰 夢 图 趸 **小** ,Ŧ, 有 44 哥 曹 庄 会 柀 終 大子 姬 産) 稱 來 夢 些 姓 址 朝 朝 سالم 媒 2 其 曹 楣 東 其 有 北 In. 行 ti_ 雷 憂 Ē 省之 父 能 -} 夏 武 É) 里 荷 _£ 函 故 _:2_ 振 14 討 -} 南 亦 序罩 文 王 2 祈 可 訓 图 野 鸺 釓 鸦 漢 3. + 未 板 濟 有所 君 陰定 \mathcal{F}_{r_j} 主 附) Ŧ

胡世范 秋 子 妓 井阁 土明 則 程 礼 イ白 120 万氏 命 释 いく 曹之族天 朝 梁 下 侢 內 14 之书的子具 日無日也 曹 傮 智利之此 君 按 苟已私花 辨 13 14 17 剧 從止不民 毙 失 垁 以及于命之 朝 之也美田 正 上市如以禮 1 茈 **水** 答止射父 春 矣 矣 34 吉 御五子為 之朝出之等 鲁曾拉有 諳 命 八内 使 凡 無伯麽爭 失 侯 - !-科拿的科 表 失使劳子 具裁掛響 諸 帕瓜 相 使 正树伯州 沙 暈 儿 洲毛 関ラ 削 候 世 E 2.2.2.1 九伯 _ Ú_ テ れ いく <u>z</u>_ 子 男易 皮 嫡 旗命命不 井块 朝 Ľ (3) 正 ゔ 三则可特 レス 使 有 之心寫 待 专当 繼 -U 出 子 公 誓 ゔ チ 人文之 正 伯 Ť 宁 雌之 -j-奪 男 中ル 巴 走 可 扎 表子 夭 朝 ゔ 今份 夫 いく 聘 * **†** ◆c 命周 請 道 心横雨 쾬 道排 己 3/_ 者候 侯 矣 7) 待人 背白言注摘 2 俵 筝 禮 後 次面势势其 灰之 乎 禮 故矣 小机专书名 想道

經 133-241

族 朝 汾 いく 王. 父 雨 好 朱 -*\i*j 围" 命灰田 大 瘐 べ 有 出 な To 1=1 杏 啓 青 土 曹 又 13.2] 馬 矣而使 乎子亦憂之又不敢不來故受高奏 誰 孝子盡道 相 有疾故 得 其 為孝故 當藥父疾 せづか 危 使 來終生. 其 事其親者也不 7 子來 -}- 起 凹 宫 夫已多手 誰其 朝何該馬口 祈 過 射 受命得 业 姑 遨 世 歎 乢 ~j` 紒 朝 _#J. 桁 \Fr, A 有 魯 茍 欲 雨 馬 MQ.

秋 宋成 洰 韗 芅 俏 同 13 盟 經 疑戒 書 #ß 世 A 巫 子 八如 朝 픔 會 村公九 年 智食成金 者十有 博 姑 射 會 夾 柤 朝 枚 庾 陳 欵 呵 盟 枚 挑

歎

鄭宋 渝 進 <u> 2</u>_ 候 會問 屈 τ, _1_ 膳 1 们 君 有 求 有 李 辱 序 氽 佐 炡 救 行 會申 于 疾 だ 1 13 甚 薛 伐 刖 虚 馬 Ð 講 使 14 子 占 守 其 男 杞 排 有 æ 不 其 劇 桵 ŗτ 北 事 世 相 伯 之 守 夫 裉 弱 ے 下 子 子 儿 考 <u></u> せ 無 剕 之 淮 チ 永 冲 137 ㅗ 2 不 從 夷 奉冢 朝 無 朝 雨 刖 酐 可 、石 2 義 其 宜 伐 い人 耳 いく 射 上 岩 洮 自 僭 ے ر 君 姑 疾 自 祀 庶 氽成 扎 行 立 ₩-解 ع 귶 託子求 絘 ゔ 幾不 朝 欔 2 杫 كك 郇 序 斯 及 橹 2菜盛以 失位 于請 其 亦 10] 巫 候 夫 拨故 <u> 4</u> 何 いん 仂 於省 灰齊光 卒 使 侯 酐 -17 不 曹 訓 艾 託子 來 所 大 y 得 16 訓 夫 视

> 恭秋解作 是豈 不 上其常傳 繋于 辛不意 命 柳圆大口 串 4 耳之周列 繼 于 杜 真 其 ぜ **排炭** 天子為 之用子 ·# 按 能 氐 都斯姆明 杜明之男 要子者 註 為 小师故 隹 . 13 巷人村村 公扎正 2 是 圆常 氦 諸 也謂月 指 之。之 候 耶 中 世徒 ょ 未世阁以 2 2 木公 誓于 子之 上 追子 左.寄 作十 進 子 12% 心老师 也八平 磚 まし 九心 不用各 天 13/ 公平犯 未 也 僖 警于 子得用當 誓于 曹 明 惠 _Ji_ 常制具大也國 大 "矣 亦、 4 年 늫 ,天子而! か. 徒 15) gr. 朼 子 國然 之 知愛子而不 也 -}<u>}</u>-伯 里為 夫 之削上 翉 僖 繁于其 ₩, 春柳小柳 賓之* 攂 1 來 秋 故母二孔 斯 知之十元 子曹 其君 ¥-朝 其子 世 諸 各君三日 _Ł 刖 公れ チ 候 如乃年相以

是豈 高之 之為 あ. 禮 者 其 नो. 相 **不** ي 儲貳 君 也 党 卿 謂 Ŧ4 可 其 諸 2_ Θĵ 施 手 岩 立 い人 奖 حالا نح 矣 候 禮 桉 未 祈 ·誓 誓 歎 曰 K, 周 左 未 笒 蓸 傅以 當 вp 者 禮 ıŦη 于 當誓者春秋據 大 天 盐 Æ 不 いく 捫 斑 子 世 賓 子 誵 謂 請 矢口 必 其 其主 子 衧 候 偀 哉 いく 之 疾 有 疏 いく _£]_ _.}_ 爱手 壁禮數之差降具若王朝 91] 埔 之 不 大 御為禮蓋行世子之 之 女中 大夫自 良 杜氏說未整者待 嘭 演步 宁 是心 誓于天子 之 可 ijĘ 歓 肥 常與大夫一 朝是亦未能 ā/r 0 $\sqrt{I_{\Gamma_{J}}}$ 曹世子 不發與 ⑴ 也夫施父 せう 洏 禮 之當 被 心 其 长口 老之 被 党 긷 囫 高 戏 40

秋 齊世子 拿王人 盟于風襄三年公會單子骨候宋公 重王. -子 213 4 鞋 4 世 鄭 \mathcal{F}_{0} 围 侫 們 石白 4 改。 $\{i_{ij}^{\mathbf{k}}\}$ 宁 滸 2 N. 光间型 辨疑 會哥 序于子男之上子 曹 (=) ス 业 せ 若謂下 伯 候 74 岩是其紊也 子 ◆ 人工在公九年 里那子苦子膝子薛伯齊世子光具人都人 倭 -3-宋 冬 于難澤襄五年秋公 Pp 鵆 其 12 和 俁 街 いく 其 老位 完之 せ 鄭 倭 们 3-春 許男 亦當在子男之下大夫之上 八九 曹 男之世子 序于大國大夫之下 禮 袓 秋 曹 Ž. 付 2 一等两位亦準是將以 宋世子成 矣几 伯 稱 陳世子 ゼラ 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候鄭伯萬子 事 狍 者未必皆誓于天 齊國佐 款盟于池 之如傷八 都人 **孫** 成 华 ΡÍΤ 15 候

11. 戚 加 大 胡 九 序 ゔ 米 子 是华冬公會哥侯宋公 丰 -1. 孔 吲 子 伐 柳 都子齊世子光代鄭襄十年會具于祖人與 #- $[\tilde{a}]$ 宁 2 沈 鄭 衞 1 於 بل. 宁 娼 倶 膝 會 157 大 子 4. 一.4 剪 晋 年楚子祭侯 邶 辞 石臼 侯宋公 苦子 **T**-子' Q 2_ 伯 上 宋世 序 札 公 會哥 邦子齊世子 在 ぱに 伯 子 衞 肾 4. .1. 侯 衞 陳 其 廖 佐 侯 邾 曹 袓 侯 倭 宋公 請 正 子 -12) 赵 イ白 鄭 鄭 侫 伐 艺子 光滕子薛 伯曹 伯 會 惟 下 鄭 衞 于申凡若此 許男徐子滕 裏 丙 是年秋代鄭會于諸 侯曹伯齊世子光艺 **邾子滕子薛** 伯齊世子 會中有大夫者 十年秋公會 19 杞 光 者 子 斗 伯 胈 雞 相 頓 哥 杞 陳 -j-骐 いん 邶 倭

> 上 凯 襄 何 世子 视 4. 育 1. 序 強 稨 女红 弱 12 :4: 픆 艺 1/2 351 先後 子 ناز 夏 部 郴 同 世子于内臣而且屈于大夫下也謂 未 -j` Jt. 光 下. <u>£</u> 役 亂 襄十一年則又在艺子 者 周 皆序齊光于諸侯之中 制矣若夫襄五年叔 孫豹 邾

后秋解保粹是 本年中公九年

东

叟



不存王正月

其卒乎

何氏曰十年有王者數之終也十八年有王者桓公之終

J.

開之不覺驚魂而折處蓋王雖不王而王未嘗無也王存谕關李氏曰數年已無王忽於十年又書王可令裁逆者

庚中曹伯終生卒

而

法亦存可謂天下竟無法式

谕嗣李氏曰曹桓公在位五十五年平子射姑立是為在

公

翻左傳曰號中對其大夫詹父子王詹父有解以王師伐

號豆號 公出奔虞

夏五月 許曹桓公

秋公會衛侯于桃业弗遇

不相遇也挑止衛地杜氏四衛候與公為會期中背外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杜氏四衛候與公為會期中背外更與齊鄭故公獨往而

公羊侍曰會者何期解也

教祭傳曰弗遇者志不相得也

誤桓公至桃止耳 超氏回下書三國來戰衛亦與馬則指信在衛直不告為

罪之在齊又可見矣 不常以大夫拿諸侯然齊侯責野卒與公子遂盟鄞业則 辞惟文十六年李孫行父會齊侯于陽鼓齊侯弗及盟專 三年同盟平业公不與盟皆非專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 三年同盟平业公不與盟皆非專之罪故聖人皆直書不

縣東南 衔 好於衛可遠勞衛侯於魯境乎意者桃止本衛地但非東 迆 阿縣東南有 偷關李氏回彭山李氏曰桃北為地杜氏曰衛地濟北東 为隔范郵等色以為衛地則遠矣按此說以桃止為夢 亦 橡杜 さ 桃城 让 Ł 桃城以水經考之盖濟四齊有界也西南距 別 桃上言之也恐未必然若桃止果即東行 ĽÉ 衛顏遠国常為昏地然此時夢方求

春秋報傳樂疑 卷九 桓公十年 盟以此為建詞猶可即文十四年哥人納捷第于都弗克 弗遇外如文十六年李孫行父會齊侯子陽數齊侯弗及 弗非逸詞之謂也胡傳泥於會者外為主之記故謂衙 追齊侯至鄰弗及亦以邊詞言之則有所難通矣此以知 納又以遼善之義為遼詞亦無不可若夫侍二十六年公 他不在我未可主我而言逸也且春秋書弗者四徐此年 信予况弗遇者主我不遇被言失信在衛侯是其變邊在 齊鄭也衛侯蓋己許可於公公於是乎往會之己而衛 齊候衛侯胥命于蒲齊衛本相好也魯桓在位十年衛魯 约魯會于桃止抑豈知魯本約衛而欲為此會乎蓋三年 信故作選解而回弗遇使當日書之曰不遇獨不見其失 未嘗相會今者齊與魯有嫌此必魯人求會于衛将以 中所言弗者甚多宣皆欲其然而不然者予以為惡其失 弗遇馬衛侯誠失信矣然以大義論之則其失信於專桓 畏齊之强終欲從齊不變又不辭為之會誤公至桃 通用若以弗為遷辭則是欲其然而不然之意然則經蓄 蓋惡衛侯之失信矣按此說不然弗者不也弗不二字可 我于郎直書曰來盟于惡曹俱奪其科則桃止之弗遇也 約魯會于桃北至是中變而從齊鄭於是子有部之師其 抲 縣東南之槐城耳の胡傳曰弗這選解惡失信也衡初

> 春秋揖停肆毙 卷九 桓公十年 山 與相好是亦事之不近情者况冬十二月方為部之戰衛 已明必以為過而不相遇也固亦甚矣 之文自不可據衛侯而言弗至書曰弗遇則衛侯之弗至 云由他道先過耶盖形遇者我未值彼之謂也上有公會 侯若欲為戰期亦不應秋月便適齊衛侯適齊不可信何 親與之期即使衛侯果親之彼方與新謀伐我我乃妻彼 不同經既無其詞其非要之也明矣且凡戰伐之事不必 尚未知其肯會否何得處言禽與地哉夫要會與約拿本 某地者必先的其地與期而后往會之若中路要之與會 新也而衛侯已由他道先過矣故曰弗遇者期而首初 為鎮桃止之會必魯開衛侯通齊期戰故往會之将以問 但當言那至安得以弗遇言裁按此說亦非也所謂等于 哉〇彭山李氏四魯桓公時衛與齊黨而齊以紀故與魯 信之故惡衛侯是徒責衛侯以信而不責之以義也可乎 洏 "不與逆賊為黨不指愈於踐信而黨戰乎若春秋以失

冬十有一月而干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即 鎌左傳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弗獻既而悔之曰周訪有 之匹夫無罪懷實其罪吾馬用此其以贯害也乃敵之义 求其實甸权曰是無厭也無厭将及我逐伐廣公改廣公 出奔共池

左傳曰冬所衛鄭米戰于即我有解也

高氏曰地以魯則魯與戰可知 劉氏曰來戰者外為志乎戰也

紀者也三國之來戰蓋為此耳而其曲在使可知矣不言 彭山李氏曰是時齊欲吞紀而與鄭衛合黨齊則專意提

敗勝員敵也

春秋解傳辨疑 春九 桓公十年 得謀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係則繼會子稷以 書來戰干部 之大義也今特以私您小恐親師其師戰干魯境尚為如 濟其為曾不能修方伯之職駐師境上聲罪致討伸天下 欲得已不已而先之者也專桓弑立天下大惡人人之所 暴禁 亂敢加於 已盖有不得已 而應之者矣未有悖道縱 類也哉此春秋之所必誅而不以聽也故以三國為主而 伐而以來戰為文何也兵凶怒戰危事聖人之所重也珠 胡傳曰春秋加兵于魯家矣未有書來戰者此獨不稱侵

討其大惡而反與之結姻通好期含訂盟固已不知其為 尊人猜 得姐都之註而為一節之可取者也彼三國者不 以弑篡之大惩論之桓固在所當代若以接紀之故論之 偷關李氏口兩兵相接回戰言戰不言伐書其重者也夫 贼矣乃至此而以援紀之嫌相與加兵于鲁而為比戰不

> 春秋轉傳辨是 悉九 之先来亦不為治黨與此尤不得而例言之矣口此旨戰 二年之會戰皆書果師敢讀其不書敢續者蓋或勝員均 皆不書敢綺惟莊九年戰乾時書我師眠鏡桓十三年成 此年我部十二年報宋十七年戰奏傷二十二年代十四 之始亦内兵書戰之始經凡書戰二十三書內兵之戰之 齊摘衛 或小樣為不足緣耳非為內諱敢而止盡戰也說詳十二 據貫而書之抑豈以首齊為治黨與之法哉隱四年代鄭 王爵如是大小强弱亦如是而當時之列次本如是經故 主鄭人主兵説而以王爵之常為序説稍近是若後來之 年戰宋及在九年戰乾時下 序諸侯皆因其大小强弱而不論王爵矣此侍之所序者 可以先鄭况未當主兵手左傳曰先書齊衛王爵也雖亦 亦俱乎嗚呼以三 國之 師奉天討而伸大義何戚不可得 兵而此牛戰部亦非鄭人之主兵也此即鄭人主兵亦未 人而又特異其解以深識之也の胡傳回鄭人主兵而首 乃以無解代有解徒為是狗私這思之樂宜聖人直日其 州时主兵而先采按隱四年伐鄭原非州吁之主 桓分十年 1

有一年春正月齊人衛人鄭人盟于張曹 林氏四戰郎之諸侯也 杜氏曰惡曹地闕

《出故前書其爵而以來戰著罪後書此溫而以奪爵示司之君矣既不以道興師為郎之戰又結怨因黨為悉曹春秋所志必有君與貴大夫居其問者也舊曹之盟即三都将四盟會皆君臣之禮故微者之盟會不志於春秋儿彭山季氏四三國戰罷又為盟以阅熏蓋敬贈賣耳

十十有二國写書人未必旨很者前写成者則不其於此 者寫候也上書會整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候衛候鄭伯戰 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候衛候鄭伯戰 則知盟蜀者楚公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候衛候鄭伯戰 以及等於年清之同益三十四國写書入電限之書後 上國宣書人獨人鄭人盟惡書以此事之法求之則三 本於解傳轉展 卷九 桓公十一年 ヒ 大型等并清之同益三十四國写書入電限之書後 其一年 日 五十一年 日 三月書會接及子嬰齊也十二月書齊候衛候鄭伯戰 法氏口前書齊人 代山 現後書齊侯來獻戎捷則知代戎

僕僕馬又使大夫從事也豈其然哉の春秋書法不同自大大監然則正月之去十二月為日幾何乃不自為監而者故知三國之智君也我曰三國之乃戰眾智歸人使其夫也曰春秋之初大夫未俗未有君在是而使其臣相監衛關李氏曰春秋之初大夫多稱人何以如二國之非太

本秋鄉得辨疑 本北 和以十一件一八 楚人人都定四年南書蔡侯以兵子及楚人戦于柏樂楚 楚子入陳成二年前書公會楚公子與齊于蜀後等公及 惠好觀此年明年二君之母香可知 其斜而贬之其罪二君之意較然矣の在傳於比盟自家 戰郎之諸侯於而稱人者子前則目其人而責之後則奪 名之外又有他人也比事觀之又何疑於惡事之盟非即 人在後要其所謂人者即其所稱爵與八名者非爵與八 師收續後書楚養瓦出奔鄭凡若此者或書人在前或書 某某出于蜀九年前書楚公子要齊師師代答答演後書 經不書未可信且戰即無来豈於此盟有來子蓋宋摘與 書母侯齊師采師奏師及楚人戰丁城濮楚師收顧後書 楚殺其 大夫得臣宣十一年前書楚人殺陳夏徵舒後書 **孟執宋公以伐宋後書楚人使宜申來獻提二十八年前** 書齊侯來獻戎捷傷一十一年前書宋公楚子某具會子 齊人鄭人伐采莊三十年冬書齊人伐山戎三十一年夏 者如隱十年前書公會齊侯鄭伯于中北後書華師師會 前書詩與氏名而後書人者有前書人而後書詩與氏名

夏五月 癸未鄭伯寤生卒

前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罷子無大接將不立三公子皆見祭仲曰必取之君多内罷子無大接將不能之所以解明公之敗北我也齊人將妻之昭公解事在六

有竈於莊公莊公使為卿為公娶鄧曼生昭公故祭仲立君也子儀之母皆有寵弗從夏鄭莊公卒初祭討人仲足

4

秦秋阵停掉疑 卷九 粒公计一年 小工工工工程的 医子有国者所以外循天理而不可以私欲减之也莊公在十四年停取就子属納属公五爭也一七年忽戰子壓立兵率不息孔氏四是年忽後歸二爭也十七年忽戰子鹽立兵率不息孔氏四是年忽後歸立子儀四爭也忽儀塵突之僚三爭也十八年齊人殺亹立子儀四爭也忽儀塵突之僚三爭心下為此為是沒未幾而世嫡出奔應孽奪正公子五爭之計得也鄰莊公志殺其弟便翻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明傳回鄭莊公志殺其弟便翻其口於四方自以為保國

之事可以為水鑒矣

谋立宋莊其惡尤甚自殁未幾而世嫡出奔庶孽奪正遂野山李氏曰鄭莊公一時之雄也陷弟宫鄰無所不至而兄弟之褐亦莫甚於比五國孝是可為不臣香之戒矣限氏曰春秋之初罪莫甚於鄭莊魯采齊衛沒之而父子

為宋莊所反望為不善者可以鑒安

月公子突篡立忍出奔忍昭公突属分心論關李氏曰鄭莊公在位四十三年亦世子思立是并九

杜氏曰三月而葬建秋七月葬鄭莊公

備考說詳隱八年葬蔡宣公下

九月宋人執鄭祭伊

权原仲同時相陳單氏二伯接踵相魯雖未必皆公進亦伯祭公之族以天子命而為卿於鄭也自祭仲相鄭後女彭山李氏曰祭畿肉也以采為氏仲字也蓋畿内大夫祭求略馬祭仲與采人盟以属公歸而立之於衆莊公故誘祭仲而靺之曰不立突将尼亦執属公而左俾曰宋雍氏女於鄭莊公曰雍結生属公雍氏宗有寵

庶見王澤之末竭也宣成而下程臣專政各世其卿而命

大夫不復見於天下矣

穀祭傅四宋人者采公也其人何也眼之也孔氏四傳言務而執之則祭仲被誘如果在米見執

其節羽氏曰宋人宋公也執人權臣廢稿立庶以亂於節故奪

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解 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解 至而立其非所立者不亦甚乎任之重者责之深祭仲無 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国將下成其身 命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国將下成其身 今秋縣侍辨疑 悉九 桓公十一年 二 不大夫為諸侯相而執其政柄事權重矣国將下成其身 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 然矣何以不名命大夫也命大夫而稱字非賢之也乃尊 所逃其罪矣春秋美惡不嫌同解

春秋之褒收名號不足以盡意則見於辭書口永人執節限氏回祭仲以命大夫專發置君曷為從其恒稱而不名

劉氏曰公羊論祭仲知權若果知權宜效死勿聽使朱人鄭之權臣而公羊因以為可與權宣不異代高氏曰仲就執而吳歸忍出則是仲納突而逐忍矣祭仲祭仲突歸於鄭鄭忽出奔衞其為解也詳矣

知雖殺祭中摘不得鄭宋誠能以

力級鄭思則不待執什

佯許馬選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也班居以行權 何劫之如力不能而夸為大言何故聽之又不能是則若

株意和权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株書の政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本以皆無所書而不考之資玉命也其是非則是乎事矣少以皆無所書而不考之資玉命也其是非則是乎事矣少以皆無所書而不考之資玉命也其是非則是乎事矣少以皆無所書而不考之資玉命也其是非則是乎事矣少以皆無所書而不考之資玉命也其是非則是乎事矣。
 本株構傳釋養 巻九 担公計一件
 本株構傳釋養 巻九 担公計一件
 本株構傳釋養 巻九 担公計一件
 株意和权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株意和权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株本原和政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株本原和政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株本原和政務舎亦皆稱人以執惟舎稱行人

偷翻李氏曰稱人以飲穀梁傳以為貶雜義亦可通益不 是股而稱人不亦宜于但稱人者本是乃臣之兼解道書 出於天王之命而彼又無罪乃強親之而發上立不正以 公羊傳回執者何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就者伯討 以人君與臣治與有賣馬非獨其君之谷己也〇倍四年 然成十五年音侯 股之之意但以稱 杉 之其不足於晉属也甚明蓋東君臣而稱人者今秋之正 人而 執者非伯討也夫以稱人而執者為非伯 孰 侯 而執者例此因謂彼為何討則必不 伯 原不 為伯 討彼益夷其稱而青

經 133-249

突歸于鄭

虚陵李氏曰經以篡而書歸者二比年完此二十四年赤

知曰戎侵曹亦歸于曹則亦自戒歸可如

彭山李 氏回回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則突自宋歸可

春秋解傳舞是 悉九 起公十一年 也以其 失位而稱名義列有在未可以君臣之法律之也 名夫因争國之運賊也忽難定位於初表然亦猶未給年 之名於其下手况此時突未為君春秋點其公子而止書 固不嫌與夷之名於其上此尊王命而不名义何疑交忍 則曰禮之大節也今此則名其君於下尚字其臣於上何 國歸父等率皆書名而不書字也〇或曰孔父賢而書名 後為世鄉於齊而無玉命不侵可以王命尊之矣故高僕 来世鄉威而天子無命鄉即齊之高國其初本命於天子 以其乎曰是不然孔父字也非名也後則避祖律而不名 色為號之理經書祭仲等自是天子之卿食采於幾內後 出者也比必先王威時原有比制是乃用内御外之法後 人因以其地為氏而天子命之為諸國之即益自王朝而 夫敬之也按此親不然諸國大夫雖承王命恐無賜以義 各有義 存馬記見文十四年執軍伯下〇陸氏曰諸國大 詳信四年執清塗下若夫執者或稱行人或不稱 夫王赐之畿内邑為號全歸國者皆書族書字同於上大 而謂彼為伯討尤不可以彼例此而謂此為非伯討也說 左傳曰比書敢之始亦書執大夫之始 也夷其稱而書爵者春秋之變例也故不可以 行行人亦 此例彼

> 之立外則大國為之接而世子忍之才不能以自 立也突不當立何以書歸于鄭乎春秋書歸有二義一易 穀染 停口口突殿之也曰歸易解也祭仲易其事惟在祭 范氏曰突鄭属 也死君難臣道也今立惡而黜正思於中也 三曰突不稱公子絕之也不以突係之鄭正属 公莊公之子昭公之弟 南 间 八分不當 也 치기

而易其下日辈其上 日界其上 化超码本染首愿也李曰挈捐提等也上文有祭 祭仲不明專治亦則我不見故擊其上而易其下其罪一 褐其宗皆有不仁之心姿殊之材春秋所惡也專治突則 劉氏曰突內因强臣之力赤外挨戎状之眾以奪其嫡而

經 133-250

其錦無難故穀祭傳回歸易詞也

> 事以考之而義可見矣 十年年街 者是以 野市 三衛華也書 有易順 H. 理言 ·趙軼袞八年聊子益十年衞公五猖 突其始1.48十三年楚公子比蔡侯廬悚侯崇定十六十六年曹伯襄二十三千陎矢之弟黄二十六伯襄三十平衡侯颢八十四年佛族秋父十五伯襄三十平衡侯颢八十四年帝閔元平李子任二十八年衞侯鄢十四年宋周元平李子任二十八年衞李晁二十几千亳十五年颢世子忠十七年祭李晁二十几千亳十五年朝世子忠十七年祭李晁二 趙昭十份十 -=-ك [7] 其以易 順 者可以兼易易者未必皆順各因其 詞書者是以勢言也其以 順詞

鄭忽出奔衛

杜氏曰忽昭公也左傳曰秋九月丁亥昭公奔衛已亥属公立

吞秋辨得幹疑 梭乎曰 岩固 竊 而名不 瑜關李氏曰忍以國氏常例也出奔而己失位也當喪木 穀梁傳回鄭忽者世子忽也其名失 人利忽之不昏於齊至於見逐欲固其位者必待大國之 其許所以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仲之罪矣或曰 能與賢臣圖事權臣擅命也夫以校童日其君聖人循録 扶蘇所美非美然也擇分君獨臣強不唱而和也投資不 | 爾若夫志士 خلات 不 农 能君 <u> ۲</u> 可以稱爵然己朝世而不稱子者通於突而潜匿 γļ 搦 ă) 為鄭 也考於詩有女同車利無大國之助也山有 子儀從出也の 太人 仁人卓然有以自立者進退之推在我矣 忽言也如忽之為人勞無大援則不能 桓公十一年 胡传回忽以國氏正也出奔 國也 夫

是也所得生非大子亦可入此例裏六年其近正者以公

但書名者一施之鄭忽是也曹獨玄展與雖已翰年為右

大其為君不以君儀出亦可入此例〇經於返國而書

洏

去疾是也衛母雖非爭國然亦無王命亦可入此例悉見

年共已 铜世而不稀子者失其為子而不以子儀

出故典

子故求立而不知有王命也故亦絕之而不書公子小白

不正者以具得罪於先君故去公子以絕之突糾赤捷當

凡爭國者無論其正與不正皆不書族然而義各不同其

義旨之所存未可視為省文之便而忽之也〇通經之中

也君之斌由彼而成故不從常例而亦削其國凡此皆有

春秋拜傳粹義 村助以 刺無大國之助者是誠小序之随未可據之以論許馬可 則必謂忍昏於齊而位可不失也是亦未可必有矣然則 被齊傳者使果見於大義之不可亂豈必忽為己婚而始 皆從小序來子不信小序而別為之說未可據小序以断 據之以論春秋哉〇陳氏曰鄭恕自為冢嗣而廢立自權 千忽之不足以語此也都能與齊傷其相比也最久而來 忽矣其所謂志士仁人卓然有以自立云云自是確論惜 度以晉楚之强 哥楚至於壞諸侯之館垣却逆女之公子于野昏變其常 郭 事則因良子矣宋雖無道其憚祭仲雖死異恤按此說是 臣不可以言子矣劉氏四使忽迫君子遠小人與賢者圖 也按忍以國民例之常耳非謂其正而直有國也故係之 忽出奔皆其自取馬耳春秋書法如此欲人自強於為善 之權百官萬民素所統御一旦出奔猶不以其不能為若 謀鄭忽不能為子故不稱子以示貶若然則凡諸侯之出 而去其虧何況孤危失寵之鄭忽諸公子通之張都忌之 好者是亦不能 乃矣何旨書尚而不易乎夫諸侯擅一國 ť. 奔而 Ŧ. 有成乎不然魯桓為齊倭之塔且以小棟而稱兵 霸之後益以侵削他日子產相馬馳詞執禮以當 名殿之也殿之者因責不能君然而所引許高 卷九 桓公十一年 卒莫能屈亦 侍大國之助乎然則仲見曾

本秋料件绑題 當於此致別而為之辨矣何為反去其無號而與爭國者 者後雖 彼之為子為君者已在前若不仍其前此之稱而但據後 其號而不以為子也經故據實而書之曹赤之於竊艺去 其故哉且春秋為正名辨分之書彼之君又雖不能辨正 前斤 ス 此之所除者即去其爵號而不書可乎哉且他君之失位 所以著爭國者之惡使其虧號不復存耳按比說亦非也 疾之於辰與亦除其箭而不以為君故其書法皆與此同 無復別半〇或曰 忽不稱子者突既篡立而絕忽是蓋除 而君父之罪自見豈必於嗣子之有同解欲以此而持明 早辨也此不獨表踰年之思為然收二十四年曹獨昭元 權臣 年艺展與雜己瑜年為君矣然而篡公子在馬其位国表 正本之后耳按此說非也蓋凡後人之爭國者直書其事 定也故夷霸於赤夷展與於去疾亦與此同例蓋皆春秋 而确庶之分不明經故夷忽於突所以罪其若父之不能 去其子稱而後明哉。或曰忽不稱子鄭莊不重其世子 亦甚覺其不情矣且書名書出奔便可見其不能子何待 #; ٩٤ 叛之乃獨於其出奔罪其不自立而必去子以示則 有 徐 找凡 以知其說之難通矣况利君之爵號亦非爭國者 不以為若於其奔時未始不書解如故也而此獨 卷九 極小十一年 侵入復歸者皆仍其故爵而不改安見出奔

書來奔十二書奔六比書出奔之抬者之止書名是為係其節號之故予〇經書出奔四十

不會來公陳侯蔡叔盟于折

杜大口乐魯大夫未賜族者打地閱

不得以子行矣是盟也宋公為主故魯公不親行而使太而稱字则凡光公之子出與會盟者皆臣禮也法當葛名彭山李氏曰馭當作侯蓋茶桓侯也光儒以爲諸侯兄弟

孫教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钁仲孫何忌之及諸族令林賴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一年 死故内太夫舆诸侯盟自柔始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故南太夫舆诸侯盟自柔始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永嘉昌氏曰以太夫與諸侯盟北不侍貶紀而自见者也

偕本流之弊大夫因是而外交 诸侯以裔别其君比其權家氏曰以太夫盟諸侯强國行之則為元朔國行之則為趙祖子則以孫州 化仲张何忌二卿及都子盟ə釋矣孫教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萬仲孫獲仲孫何忌之及諸侯

與

矣然則其不稱氏族安知非則之以示貶乎回與聞乎試舉事者來為輩黨故亦因事而著其名所以誅亂黨者嚴亦桓公之私人也凡亂臣賊子之動於惡未有無黨而能行軍之外無關馬茲又何以書柔也柔蓋公子量之黨而論關李氏曰桓不吉大夫公子量以其與於試而書之閱

在

北月

若非做會于執仲之先安能於可日之間

奉秋解 待辨处 秋解得降疑 卷九 柜公十一年 不依然君而稱宋公之弟 展定十年十一事各不同各不係族於君而稱宋公之弟 被非一陳侯之弟招昭八衛侯之兄繁昭二年泰伯之弟城昭元陳侯之弟招昭八衛侯之兄繁昭二十十十十 之兄弟稱字按許叔蔡季紀李智非臣事而稱了盟奸乃 人以伯仲叔李為字恐不可以取為名胡八日祭双诸侯 名也分析之盟事荣取北人四葵以茶大天以名也按 大书黑 齊相 得之矣孫氏曰折唇地未知何所據關之可也の是盟 彩 낊 蓋宋公之志約三國以圖忍也齊與陳恭旨鄭之雄阅火 公欲點忍而立突故為是盟以結之三國 名之見於經 iž ₹0 بلح 剪了 十七年蔡李莊三年紀李是也此皆例之常也其稱九 女不去 ت۲ 好 (3) ,名之者各有義旨之所存如齊侯使其弟年来聘徒 16 周為奸其罪不容謀矣餘亦何足貶乎公子單如齊 在轨 不 使其弟 而不應商人之擬其後矣此來公志也其很會約 等耳の 係其按而名之子字彭山以永為侯安之誤似 牛 陳侯之弟黃襄二十三年衛侯之弟終表一成十陳侯之弟黃襄二十年衛侯之弟於表 族可知柔之不稱氏族者實無氏族之可稱與 者多矣非以臣事見者但稱字位十五年許 祭仲之先盖九月宋人執祭仲突歸以奔盟 語来 諸侯之兄弟其以臣事見者皆稱公子而 盟相十分弟权於平宣十以及街侯 أبش 相給恐難

特到亂二十餘年而諸侯之會盟代戰亦為都事而未已為然為關之又以亂案而棄亂斯亦何是貞止乎の來莊公與為問之又以亂案而棄亂斯亦何是貞止乎の來莊公與為問之又以亂案而棄亂斯亦何是貞止乎の來莊公為為以問訴不可矣。上書吳歸忍奔下号盟於在宋公而奏表秋輯傳雜疑 参九 经公什一年

公會宋公于夫種

其害可勝言哉

彭山季氏曰杜氏曰夫鍾柳地按夫鍾之為哪地見左傳

文十二年那伯朱奔下部者衛之與國也

重於背衛的合采耶要那伯所以間衛也哪伯不與會待無要那伯而與會數要那伯所以間衛也哪伯不與會待無親會之竊疑魯宋為拿不當至那地然而夫建都地或亦渝關李氏曰折之盟大夫與為公未行也於是子安公而渝關李氏曰折之盟大夫與為公未行也於是子安公而

冬十有二月公會宋公于閱

即今來平州昭三十二年取問印比地也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關魯地在東平須昌縣東南按須昌

放春秋之志在於天下為公講信修睦不以雪照為可特別於以見屢盟而卒叛數會而卒離其事可謂蓍明吳是以長亂會者諸侯所不得而數會以厚疑聖人皆俘而下春秋稱傳辨疑 卷末 胜公十一年 丰--- 建二二碳铅存而不削何共詞賈也曰监者春秋所惡而屢避明傳曰臣與宋公鈕于折晉與宋公會于天鎮子嚴少處

未有若是频数者也家氏曰三年之間雨盟四會惟宋之故春秋一經書監會

吳宋亦數與公會皆非為國為民其罪均耳高氏曰公委宗社人民而五出與宋會蓋憾鄭忽而欲定

而不惮皆宋公之有意於魯者也此時宋公補為突明午偷關李氏曰折之盟大天與歌而不被關之會遠至鲁地

邦交項亂莫告於此尚當有信義之可憑也好 為會难目而所以為會之故不能無其情再然則諸侯之 題皆宋地 公有意於采屢至米地而采不肯平則米公之無意於公 分放平宋鄭而有設止之盟宋於是十紀突矣夫較北虚 知矣故公於武义监鄭伯而有伐宋戰宋之役馬蓋其 公至宋地而與盟拿又皆公之有意於宋者也

十有二年春正月

夏六月壬寅公會杞侯莒子盟于曲池 狄解侍群殿 陽縣北有曲水亭按水經註亦以為然盖漢汉陽以縣在 彭山李氏曰视分数作犯是此杜氏曰曲池鲁地鲁国汉左侍曰夏盟于曲池平祀莒也杜氏曰隐四年至人 由卓縣北境放以西名池也 養儿 拉公十二年

愿骂人之病纪也鲁桓為之平二 國而相與盟蓋放其釋 偷關李氏曰 紀公教作紀面十三年之戰紀侯與馬川青 近怨役前好紀且借苕以禹粮再然紀無本張以禦侮懲 年艺人伐紀取年甚自是遂不平矣是時紀謀所難人 紀與若為鄰隱二年紀若盟于聖二國本相好也德 相比可知矣隱四年舊人伐杞犯亦此多之張與此

扶

極與之盟苦以拔之耳

Ŧ

子

田紀侯當作紀隱二年紀舊益子案是持此謀齊縣

無遠計以扶危區區盟艺是急也艺果及特子盟又果足

七月丁亥公會朱公燕人盟于較

虚冬又拿于超宋公都平故與鄭伯盟于武父遂的師而 自略于都都人不堪故不平 宋成未可知也故人會下上即殺出也宋以立属公故多宋成未可知也故人 左门 日公欲平宋鄭秋公及宋公盟于句清七北

代宋戰馬宋無信也

1Ľ 國之教熟縣即古宋地也應勘以清金之司以為司讀之 較也一統志回較止在好德州南四十二里其東為漢於 也敢止在民以為司清之止仁人曰宋地蓋句清之為言 彭山季氏曰燕南燕也南燕信姓伯爵黄帝之後钦國猗 杜氏曰燕人南燕大夫穀北宋地 則在今曹縣北三十里常為曹北矣 周者即今衛群府府城縣是也其地在府東三十五 養九 拉公十二年

宋成未可知故會于虚又拿于龜至此而宋公乃解平可 以為黨公於是手的宋燕而力為鄭請先為是盟以結之 偷關李氏曰按左傳比盟本為平宋鄭然宋鄭未及平何 公必求其薄鄭之略而宋亦始許之平也己而不知意內 與國也彼亦有為忽惡突之意而宋公近又然突盖聯之 為魯宋光與盟且有無人在其間子蓋南無近衙乃街之

秦杖輔侍薛廷 卷九 科公十二年 重 一 章 等許之平也故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若上盟為他事而 等許之平也故曰苟信不繼盟無益也若上盟為的於宋公外 學於平宋鄭然此盟》是魯宋熙三國別有他事相要約 本以然也宋公怨突為略故公為鄭突而力請於宋公外 群其略而宋亦許其平矣然則数止之盟即為鄭路之事 已而宋成木可知故會于虛又會于龜而宋公解千公處 已而宋成木可知故會于虛又會于龜而宋公解千公處 已而宋成木可知故會于虛又會于龜而宋公解千公處 是與天公相見而為鄭改符馬 時其略而宋亦許其平矣然則数止之盟即為鄭路之事 於輔侍薛廷 卷九 科公十二年 重

您予宋公之不仁不義甚矣若弟青其無信馬猶未盡也使宋公守信而始終為突可謂義乎助褒而責務貪得而朱公未許之平何云宋無信任〇左傳責宋無信因矣然

上文曰萬公也十一日 八月正辰张侯罪卒

何得变以赴月冠卒日乎〇悚厲公在住七年卒弟林立月從赴非也從雖赴以八月自常據其卒日之月而書之渝關李氏曰玉長七月二十三日日誤耳杜氏謂書於八也正長七月二十三日

公會宋公于虚

ーゴーリングン

たり 見しん

內成公會鄭伯盟于武父

杜氏田武父郭地

水岳召氏曰突張而書解者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

隱十年見兵華之亂也桓十一年十二年見盟拿之亂也襄陵許 戊曰王迹既炮霸統未興諸侯自禮無所東命觀侯亦與之會盟奈秋從而左之從其實也

文

霸統無而諸侯有所一無復此亂矣是以君子不得己而

春秋精傅 国 éir 告為平宋鄭宋公子越分解平公於是子公然東宋獨與 不義不信因不足論為桓之黨都突相與祖誓而因相 彻 10 35 渝關李氏 , II 謀 深惡也〇會龜與武父一出而兩事者也此盟為繼事 不書逐而再書公田再書公者所以重責公也宋公之 佰 伐宋以是其念其為惡也亦大矣故再当公以重賣 此年分會部的盟于武火魯柱實別属也是皆春秋 温 1/2 白戴送自又自為往民父也の親钦此會範督庭 而謀伐大矣人元年公及鄭伯烈子越鄭莊薰等 ---- (Z) F] 此 自題而往徑會郭伯而與盟也蓋拿来公 本力 旬内而两成在十五日後十数日之間 粒分十二年

之一說若書遂則疑於公與宋公司者都何也故再哲公

いりて

乃氏衛侯晋平

陳氏回再書日日街舎之本也

范氏回明二事皆當日也

也分秋之核實也客矣の街宣公在位十九年卒子朔立閼僖十六年六鶴退舱若不再書是月疑於亦在戊申朔渝關李氏曰此年衛侯等卒若不重書乃戌疑於卒日之渝關李氏曰此年衛侯等卒若不重書乃戌疑於卒日之

十有二月及鄭師伐宋丁未戰于宋

是為惠公

孫氏四地以宋則宋與戰可知

戰于即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承是也 賢治不肯不以亂易亂也故書回戰于宋承戰者罪住彼以策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奈秋之義用以策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奈秋之義用人之罪則因可伐矣然取其 胳以立智者鲁桓也資其少人之罪則因可伐矣然取其 胳以立智者鲁桓也資其少好原乃無代者宋也二國幹其罪以致計故問內伐大宋相将曰既吉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取于鄭而無灭倭盟

凡交我各两俱有罪矣我不言敢勝負敵也罪在内戰于宋是也此以主乎戰者立義再若要其極則彭山李氏曰胡侍曰朱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

題之好乃與舊怨之都無兵以化爲好之來之通之翻復遂窓來立之之悉與魯結實為代來之歌各校聚養會廣臨川民民四來在貪得郭非之多而不許字校之詩都是李來解傳雜徒 卷九 極分十二年

不常在匹夫指不可况國君手

交以略合告于宋之戰以見宋衛鄭之黨以將離听發矣是以巴之前日聖鄭也春秋書都出之取以見宋齊鄉之替之相于稷之成以魯齊陳都之皆有城也分南縣于鄭之力也宋莊鄭突氣類相同其交宜固矣然宋莊之立華慶陵李氏司宋莊之得國鄭有力為今鄭吳之得祖以宋

e e e e e tanto i como

*

俊 Œ 魞 八 写不 <u> † =</u> 能及已 而求其本也 藥 不從至於代戰宣平部苦不肯的至

秋解傳得我 3 成群國書和師及吳戰子次後是也停下左本訓降回書 戊寅来師及齊師我于顧衣十一年五月八分失後有中 人戰倍十八年春正正月宋公曹狗衛人那八伐前五月 ¥ξ 3 15 伐書及者南俱有罪而以及為上按比紀維通例而亦不 . iii [4] 17 141 、子乾時二十八年春王三月申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 亦 丁未戰于宋莊九平夏公伐齊納糾八月庆申及齊師 然通经之中代戰並書者五此年十有二月及都師代 清賞 .X: ĖĦ 等主戰伐戰並書以是為兩員之幹則可若能 他事故必愿能其詳也自此 刑責之意耶蓋莊九 年欲著 所傷十八年宋代齊旨以代者主我而亦代代正書 九莊二十八年前後衛以衛主我衣上一年寺兵後 也〇分羊傳曰戰不言伐按戰不言伐蓋是書里之 午代者四風戰者獨采師不得不同言之又中間 "雷非君将可知不書大夫又不書師考桓無大夫 手且 7. *****/: ÷ 春 不言公 春儿 抓 秋 氐 即為當韓亦不為鄭韓都既稱 **\=**7 21 بال 起分十二年 不 公及鄭伯伐宋也不言公辞之也 親将耳明年之戰不祥公此亦 ۲. ۲ źψ 外凡書戰者留不書 斜之實故先易代而 E

> 春秋解停鄉徒 卷九 松公十二年 集末 我在我也伙家人有志於比戰線不可以外及內獨不可 而書戰者以我者為主是故我于即王戰在彼戰于宋主 齊即二 國之與戰也若書及宋 師戰不亦疑於京狗以我 與莊九年傷十八年事迹不同中問又無他事何亦 曹戰万可一例律之故且書戰下宋蓋承上文的言明為 又不可当回及鄭師及宋師戰丁宋是以先書同代初後 施書而不樂重半蓋以此年之役不可當四及節門下水 即口儿會盟於某國者必有其周之若比云戰于不其 師戰也明安且七書及某戰者以及者為王不書及 皆未嘗伐也大抵皆舉重平然則此年代采稅宋既

٣

言敗 言戰則敢矣非也若曰內不言敢言戰則取矣可也按到 言丁未采 師戰子蓋以彼戰我 不言我師可知其戰我猶 氏之說亦非也若果言戰則敢其或勝負均或小敢不可 于宋其為罪在內也亦明矣〇劉氏曰公羊六內不言戰 之以我戰役不言彼師可知其戰彼也經乃不然而曰 書我師敢綺知他我之不書敢請者自是無敢之可言耳 抑將書戰而强入敗績之例乎夫莊九年乾時之戰明 續者又將何以書手将以其未嘗收騎而並不書我

秦二月公會紀侯鄭伯已已及齊侯宋公衛侯燕人戰齊師

宋師術師燕師敗績

生民 一宋多賣略于鄭鄭不堪命故以紀魯及齊與宋衛

世 戰

杜氏曰莊十一年傳曰大崩曰敗續師徒撓敗若沮岸崩

山喪其功績故曰敗績

春秋稱傳辨是 尽 九 桓公十三年_____言 姚周之此計萬全馬豈可因貪念興兵而以其所不變及 然春秋世亦鮮矣夫無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於春秋世亦鮮矣夫無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東續則無功矣春秋書戰自桓公時始然智客至而主應 數續則無功矣春秋書戰自桓公時始然智客至而主應 數續則無功矣春秋書戰自桓公時始然智客至而主應

其所爱哉

則罪均不必於此分首從也然比觀前後之所書而其首國而為一黨也然則敬怨在鄭宋魯比於鄭而紀附魯故三國為紀衛四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八年戰城市時期傳回戰而言及主乎是戰者也八年戰城淮下與衛鄰故齊宋衛燕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經衛鄰故齊宋衛燕合為一各有黨與以為此戰也經動為為一齊則德忽之功宋青縣于突而忍奔在衛燕紀郭合為一黨也然此為為人為一套,以為與東京,是故事與不到於不必於此至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事與但上金氏曰是從也魯為紀所主而與鄭突同惡故事與

o 明傳曰齊為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為主何也彼為無獨於此亦可見此皆當時之實錄非聖人有意先後之也智大會鄭語之盟鄭與齊益親則知此戰之為宋鄭無是是今不見齊侯報紀之師而明年乃從宋人以伐鄭又為朱倉東是東今不見齊侯報紀之師而明年乃從宋人以伐鄭又地乎且使果為齊紀則以小國而倖勝大國齊當不日報裝上文而可知者若此戰在紀則文無所蒙何亦不罵紀根鄉傳鄉東一春九

春秋解傳辨疑 突而怨宋去年冬使大夫與鄭 固善不 未洩也今又要紀 鄭及七是三國皆 好郭忽要紀與同事其 心甚矣夫紀雖與魯親魯不當以危弱之紀要與同事以 宋省文也莊二十八年齊人伐 所謂引谷贵躬之事云云以之論紀宣有當手〇魯 然而恐亦精矣然 ż 不能 八 公 年 t 勝馬禍之始也息伐鄭 戰宣已亂之道 紀人即欲借魯 意也 1 ~率或都國 比戰之怨乎〇春秋戰無 蔡大 保 徴 大口 按 詞輕 其 此 比就是主紀與齊戰言也若果紀與齊戰此花 浸 肞 《與齊戰而為之後者 減見左人 我本為鄭與宋非為紀與齊也且以公與紀 冬 子力 諸侯其必有仲之者矣不如是 俟 九村 · [] '] ツベ 主 一戰者未可 十七 親 ·#7 同度德 莿 訓 為 初 郭沫 年公會所候紀侯盟于黃又何 **Ž**P ҡ 公十三年 亡 公元年 今紀人不度德不量作足公內人名 华鄭滕蔡而懼見左 是左 傳養 头口 伯 動 衛衛 ·不 地 将 師同代而戰于宋其忽猶 喇叭 俗 獨各紀矣况齊人未伐紀 以紀為主省德相 者就君之城為國之人也 钊") 得矣獨不一為紀謀子 往 兵助人雖與齊人非 相時 人及齊人戰戰不言 yt. 務求得勝 何以不地蒙上于 -1-凰 縋 而後 大國 あ 時自治 竹贯 快亦 而

> 春秋鄉傳雜號 三年公會母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宋衛之先右皆未养 可知其為一樂也〇國不可擴年無君故先君雖未葬到 子瑜平即位 经書二月蓋誤也不 精矣報怨之故 文至 万 去年十二月有丁未則此年之己已在正月不在二月 被我文 一分再戦 上 13)戦也據 ٩·) 捕 便可 而間 其在宋可知 之文在 参九 相以十三 何不舉其重者乎丁未己已相距二十二 稱君衛朔己瑜年其稱侯也固宜 此可見雨戰只一地不然已已之戰敗 無 刚 他 衞 月不誤而日誤大抵去前 事へ (ه + 扒 四年左傳曰宋人以諸侯伐 何 必 挑 於 復書於来子故蒙上文 ナ 冬代宋既 起戰宋之 我未久 如成

ð

:70

1

2

泧

有

31

努 方躬之事禮儀辨喻之文循不

亦

15

具封

转效死以守上

訢

諸天王下告諸

方

稱 心手爵儿稱表 此子 故其意語子界 蓋 葬成元年正月 牛十 四年 而嗣子己以所書传 年定 未任慈传衛惠 稱 是也凡若此者写以 2. 吉 · 華梅爾 心之後深 心之表表所 チ 也內 シト 竹车 也若謂先君未幹禮宜 14 儿若此者智以未及踰平而内稱子者三子般莊三十千 チ 之 也有而以 杏 .ħ'| 亦 凹 得 0 境稱後 則 栴 宋子 **、耳 無 張外衛都 公未葬文元年正 公 考 戊之侯图 昭公未葬定元年六月亦 以日朔與尼伦哥爭以下以表行者稱于以後不以居丧之禮出。次氏之禮出,母非禮也。次氏曰以母非禮也。 **年售** 九 核 八七木審 稱 チ 而 # 柯不稱子 F サ国者 は出地の 引) 于 ξþ 街成 **ホ**ナ 付 非 种 权武攝位 陳子 公宣 占へ 志行趋在衛杜 於者氏長宣氏 立稱日性公日 秱 80 子何 野二裏 +倍 八二 梅 */

休解傳辨疑 重求兵莊二十八年衛人及齊人戰敗亦書衛人未知其 0 也成二年董之戰先日而後拿者謂於是日今兵而與我 芯 比智為非禮餘則踰年稱爵者本常制表可以其未养死 175) 沈 於茅式不與馬書敢續始此書收續而愿欲四師果於雜 夕卜 將亦被傷否先儒以為貶衛也與此例微不同〇經書內 意成十六年鄢陵之戰書是子敢續則以名傷故不得其 戰城 僕定四年戰怕舉亦皆戰稱人敗稱神是亦重果之 也蓋先於他處為戰期特於是日會其兵以戰馬故不同 俟 そっ 又在衛文民葬之後曾赤稱子何又在鲁文既葬之後可 父之總言師者出二十三年其敢 詳之者於之也略 之戰二十三書敢續者十五而敗某師於某王郎敢續 戰稱人敗稱師重眾也穀梁之說亦是也停二十八年 伙倒 而致幾也 ,先會而後日成會而後戰也趙氏之記是 年濟公子商人就其若含以未瑜牛而稱君宣十年齊 瑜 华圳 年為君矣何 佐來聘成四年都伯代許以未斷年而稱侯稱伯 稱寫未踰年則稱子因不以己葬未葬分也朔 卷九 桓八十三年 之者狄之也故 得以其未葬先君而又稱子乎惟文上 不同 维持 父此則詳而彼則略

三月節衛宣公

胡傳曰莽自內錄也既與衛人戰曷為韓宣公怨不察義

宣永蔡列乃即戎凡此類據事直書年月俱存而惡自見怒不廢禮浸知古人以葬為重也禮喪在殯孤無外事衛

Ł

春秋輯傳辨疑 悉九 粒分十三年 計私嫌此古道之猶未很者也の胡傳曰衛宣未薛朔乃 宣思便看告服乎等裏未葬文公已踰年為君矣其敗秦 以吉行者稱爵志惡之淺深也按此一說不知衛年稱爵 即戎己為失禮又不稱子以吉服從金華之事其為惡也 未踰年稱丁之例而以稱許稱子分吉山是尤未可據者 大矣趙氏曰凡諸侯在表而有境外之事以丧行者稱子 月已已之戰然而鄭莊衛宣之葬學皆往會重畏禮而不 深開李氏曰十年衛宣鄭莊來戰于郎此年衛朔又有二 墨衰經者是即以凶服從我也今衛惠己踰年即君位則 於敬也左傳謂子墨衰經傳雜不知衰宜稱疾而其所謂 如先君未祥嗣子踰年即君位此時猶在五月居廬之内 臨川兵氏司魯衛非敢怨故不廢金葬之禮 大夫其科子而與會盟者未必旨的服其稱對而與戰代 其在預印戊也未知果以吉行否大抵諸侯之禮異於士 者未必皆去服必以稱子稱虧為吉山之辨固依

夏大水

王氏曰經書水災者九而桓居其二莊居其三是大水之

災二公居三之二矣豈桓公積惡不校莊公釋仇不復怒

氣蘊結有以致之做

巴月在曾地未當霖雨之時而遠大水其為不祥甚矣 渝關麥氏曰經書大水者九他皆在秋惟此在夏大卵長

秋七月

冬十月

鐵左傳回鄭人來請修好

十有四年春正月公會節怕于曹

臨川吳氏回前午曹鄭同敢齊宋之師盖處齊宋之報怨 杜氏四修十二年武父之好以曹地曹與會

春秋鲜傳轉發 卷九 極分十四井 也故為會以謀之曹素與惠協故為會鄭於其地

於書同題相濟明矣

克則為武父之盟為宋之伐十三年俗紀侯之戰令又會

丑氏曰 公於鄭突此之至矣十二年屢會以平宋鄭而不

鄭舎於其地左傳謂曹人致鏡禮也大曹人為地主其致 鎮也国道然左傳知致鎮之為禮而不知致鎮於篡城之 渝關李氏曰几年曹世子射姑來朝曹與魯協者也故為

一若其悖禮也不己甚乎

教梁侍曰特惧也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凍之後而水尚未凝故以為災異特書也 言無水皆謂其全不凝結耳子月之候已在月令水水地 也終時無水故以春書此繁於正月則建子之一月也凡 彭山李氏曰按襄二十八年春無水春者子母寅之三月

時寒暑之變詳矣 故書於策夫春秋所載皆經邦大訓而書法若此察於四 胡傳曰仲冬之月燠而無水則政治縱弛不明之所致也

春秋鄉傳辨疑 卷九 柜公十四年 劉氏曰該恒燠若此政事舒緩紀網縱弛善惡不明赏罚 不行之象周失之舒秦失之急故周民無寒歲奏减無與 范氏日五 行傳曰視之不明是謂不哲威答舒厥罰常燠

何氏曰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法當監水無水者温也此

茅堂胡氏曰春秋極謹天變如無水字梅實六鶴近飛無 大人淫決除而陽行之所致 麥苗鶴為來策之類以今觀之其事若甚小然春秋一一

書之則不可謂小事矣

羔祭 周官凌人之職領水於夏其藏之也固除冱寒於 詞曰二之日鑿水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 渝關李氏曰胡侍曰按幽風七月周分陳王葉之詩也其

經 133-262

泰彬稱傳辨疑 水則闕藏水之政是矣但持謂二之日鑿水冲中正月為 告雨故夫藏水於水者變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水不 张襄二十八年之泰無水則當矣以論此時猶未也0 亦可破於藏水之政乎故是說也以論或二年之二月無 一之日猶非鑿水之時也然則正月無水若二之日有水 獨志常與之異而亦以見備署之無其備也按此說謂無 內之禄老病喪浴水無不及是以四時無怨陽伏陰凄風 長不暢矣春秋之書無水所以深愛之也豈徒記其而已 寒則整病不固閉藏不嚴將必 天地之道不專一則不直遂不貪聚則不發散子月不 正月水當益比而竟萬然無有将氣之常燠良可異矣夫 月全所謂五冬即周之十二月所謂仲冬即周之正月也 令五冬之月水始水地始凍仲冬之月水益壮地始圻按 而廟薦之及四月陽氣學建除氣將絕則水於是大發食 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蕴伏銅而未發其或在下則的 理陰陽大地之一事也永嘉昌氏曰古者藏水發水所以 節陽氣之盛也夫陽氣在大地間譬構火之等於物也故 是乎取其出之也實食丧祭於是乎用藏之周用之徧亦 70經書無水紀衛事耳其實時氣之常燠不獨魯地為 於地中至一月四陽作勢蟲起陽伯用事則亦始飲水 悉九 松公十四年 民物有多災而品類之生

變不可謂應在天下未必於我獨切馬此事天之學也就魯以論魯耳要之凡過災異者写當各自修省以弭天而有無水之異者此多也然則尚責魯政之不肅者亦但然是時篡弑者蜂起而天王之刑典不章則其當寒不寒

夏五

月者後人傳寫之脫漏爾豈其日月舊東之有閥者不隨而刊正之哉此云夏五無張氏曰孔子作春秋專其筆削损之益之以成大中之法杜氏曰不書月闕文

脱 Ht) 漏 又見隱一年紀子伯 復 矣 後之 謂夏五魚 使售史 高金 因 1 右 月者為後人侍寫之脫漏誠是但傳寫既 仍傳述以其所疑而益開後人之疑哉 タロ 便當閱之而不敢盖此則後學之慎也 比聖人必將訂正其 排 柳或削 ħ

部伯使其弟語來型

人在傳回夏鄭子人來尋盟且修曹之好杜氏四子人即弟

悉所展盟可惡之甚也春秋轉停辨疑 泰九 杜公十四年 皇 —————一型於我彼欲之之解也節魯同盟於彼我欲之之解也鄭魯同為氏曰語為子人氏實達君命其寵任之蓋有自來矣來

蘇氏曰凡外大夫米盟於魯内大夫症盟於他國旨盟其

君也

胡侍曰果盟稱仗則前定之盟也其不稱使如楚屈克齊

高子則權在二子盟不盟特未定也

高子屈完來華孫皆未定之盟也魯亦書來者內相師也汪氏曰春秋書來盟者六郭語衙孫良大皆前定之盟也

以著大夫之敵君也善聘而後書及盟非聘而特來結盟則但書來盟然旨所札子則君自來其盟亦非前定者也大夫因聘而盟則先

列竊意使一八字乃災字之誤公數二經皆作災是也蓋

左傳曰天大曰災人火口火徒見成周宣樹書八故有此

春秋特書弟語亦以明其為亂黨也既集己何能安弟語蓋黨突而相與謀篡者故郊伯寵之所俱守氏曰語不稱公子而稱弟罪其有寵愛之私也突分關李氏曰語不稱公子而稱弟罪其有寵愛之私也突

秋八月壬申御原災

渝關李氏曰 災者火 所焚也火 茨 為害故曰災宣十六年與妄興土木 国民力以 自奉者異矣後知有國之 急務為政之後先雖勤於工祭而民不怨勞書常事也以為常事而 不舊重 教之意深矣知其說者然何以不言 管宮室以宗廟為先重本也御康災而新則不明傳曰門觀災而新作則書御康粢盛之所藏其新必矣

經 133-264

哀三年桓宫僖宫四年毫社是也書大災脊惟齊而己宣十六年成,周室,柳當像公隸成三年新宫襄九年帝宫室人事若謂凡書災者皆天火则是天殃之不能免初無重人事若謂凡書災者皆天火则是天殃之不能免初無重人事若謂凡書災者皆天火则是天殃之不能免初無重人事若謂凡書災者皆天火則是天殃之不能免初無極火之因国有天火人火之異妻之人火之或亦天殃之被火之因国有天火人火之異妻之人火之或亦天殃之

乙亥营

今先其時亦過也的我為教養教始熟故薦嘗於宗廟始殺而嘗建酉之月陰氣始殺嘉穀始熟故薦嘗於宗廟杜氏曰災其屋救之則息不及殺故曰不害桓五年傳曰春秋解傳辨疑 卷九 社公十四年 皇 左傳曰秋八月壬申御康災乙亥嘗不害也

以乙亥则不敬也禮以時為大花於事則不時禮以敬為紀事用周月而以八月當則不時也御廩災於壬申而嘗胡傳曰嘗祭時事之常則何以書志不時與不敬也春秋餘而嘗不恭甚矣

王氏曰秋嘗以物成而薦新為義夏之六月物未両戒未本發於心則不敢故書

甚矣望人明書二日豈無意乎己亥相配四日不小不戒非獨不警天變而褻慢其祖亦可害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小日誓戒今壬申可嘗也周官時享前期十日帥執事而小日誓戒今壬申

各秋解傳辨起—表九 矣 0 左傳回己亥當為不害也按不害之說是矣但不害 原書人之意只因吳不及嘉毅於是守营祭以明無害謝 餘而嘗也胡傳曰御廩災於壬申而嘗以己亥是不改卜親吞是兼旬之事 壬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親則大人親吞夫人 王申御廩災乙亥嘗以為未易災之御廪夫嘗必有兼甸之事馬茨氏曰甸甸師掌田之官也 者是此當之故由於災不及殺丹聖人書比自是與其非 Z, 明矣〇穀梁傳曰天子親耕以共家咸王后親蠶以共祭 禮非故明其不害而特書之穀梁係內志不敬也其為強 此時補祭已行必無處行嘗祭之理可知此當之非常禮 神祐耳此蓋因災而後舉當非将常過災而不發禮也盖 非禮兵獨意當日事情不和是左傳以為不害疑得其情 康災不改下又不易果即用所災之餘以奉祀若此者誠 而供未易災之餘則不敬也按二傳是謂將行嘗祭而遇 服 偷關李氏曰穀梁侍曰甸東而納之三宮三宮米而觀之 ŕή 諸侯與夫人可 國非無良農工女山以為人之所盡事其祖稱不若以 自 親者也按此說深得先王仁孝之旨言天子王右 ٧), 桓公十四年 比親之御康之所係重矣今而遇

者不為也故特書以幾之春秋惟一書書表及數為幸不當書而書乎非時清祭綺誣鬼神知仁孝夫及數為幸不當書而書乎非時清祭綺誣鬼神知仁孝遇時祭之正期猶當痛心悔過改卜他期以行事顧可以災維未及数然於較之所既煅而鬼神之示戒招然此即

冬十有二月丁巴齊侯禄父卒

公 衛國李氏回齊傷公在位三十三年卒子諸兒立是為裏

左専司冬食人《耆葵戈师李曰此始侯之太未宋人以齊人祭人衛人殊人伐鄴

正也 至傳回外者不以者也民者君之本也使人以具死非教祭傳回以者何行其意也何言四國行朱意也 公羊傳回以者何行其意也何氏四以己從人四行 春秋轉傳辨疑 卷九 桓公十四年 置 宋之戰也災渠門人及大逵伐東郊取牛畜 至傳回冬宋人以緒侯伐鄭李曰此始侯之大夫師師

共假借之役乎。

與察衙 囊瓦之物已故以其子代楚四年蔡弱於其恶弱於楚宋 \tilde{r} 四 3.51 國之兵有制行統手天子而敢私用之與私為之用以 師而曰 休 鄭惠然齊人之侵已故以楚師及齊先得一茶怨 敢而 35 V1 於齊乃 考 以行己意也宋然鄭吳之背已故以 用 其師以行己意故特書回以

> 殺人口 兵以泄其私忽四圈輕以兵假人而使之退志其罪不可 故書以夫朱不反其黨庶孽狗貨幣之失而擅用列國之 當與宋司罪非為四國見 國本不起兵當分別之故 何氏四宋前納定來略定背恩伐宋故宋結 水 國裁齊方有長而會代惡之甚者矣 岳召氏回春秋書檀征代智愿之而况以人之兵伐人 国 是役也比於平日諸侯各師其師以伐 大亂之道也故 教祭傳回以者不以者也 輕 no 以也宋侍四國乃伐鄭四 重 四回 人者不同 伐 Ż

陳氏曰伐未有言以者東邊之後諸侯雖奪代作一圈之春秋解傳錦襲…表礼 相公十四年 昙 己與師至此方成伐耳比以知齊侯之未行也又或齊侯 输 将卒有遗命及其卒而仗大夫往為不然動表方猶未及 十三月丁七齊侯禄父卒月內即伐鄰是必齊侯来卒而 大與諸侯之師再未必是諸侯也何以知其非諸侯也冬 瑜關李氏曰左傳曰宋人以 志也則會者序舞而己矣以一因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 有以齊大夫而序三君之上者可知三國亦大夫也且 未行也齊侯嗣子未 行而使大夫往若蔡衛陳皆是君 嗣子於此何 不 得己而邊 清 即戏选出手 侯伐鄭此益用詩侯之大 此

滕

辣也

秋解傳辨疑 在己釋例回謂求 泛 其象惟荣侯之命故亦言以呉子也按先偶皆從左傳說 Sip 石 よし 進退惟其所命如三軍之聽主的者然孔氏又謂劉贯許 之勢以舒情耳他 7/ 訪 火 至於宋亦 4 耖 彭 代禮 知思之珠覺未安凡言以 引: 行 13 祈 猛居於皇尹氏毛伯以王子朝奔楚隨示以義數事以 土 稆 亦通の倍二十六年左 故變拿及之文 / j· ホ 1.4 左右者謂欲 行於下非 例 說觀之己有不信 剕 人 後此年代鄭之代皆大夫得非以尊卑分先後子 而依之大夫較微耳春秋 贬在宋公而 (j·) 51 也 稱人亦必是大夫之恒縣川或曰是宋公親将 國之兵以選其私是以取而書人與人務 氽 公不自及其黨庶孽狗負財之失而報 鄭 1 例所及也具雖大國順察侯之請自將 助 Ŧ 即順其請 於諸供而專制 而回以施 左刚左欲右 雜取晉人 四國之大夫不待眼而罪亦見矣 بالر 傳回 者皆因己力不足求侍他人 例 於匹敵相用者若伯主之 者矣意者能左右之曰以 而以 執李孫以歸劉子草子以 儿 7 94 之法列國大夫亦以 其用 兵力助之来又 ち ģþ 能左右之曰 故 往代進退什 杜 註曰謂逃逃 以

康

木

有光陳

者小

陳人後於衛又後於蔡自是大夫

国旨為

谏

侠

縱

可

庄

諸

下不應在祭下以

街狗

八式先

古

原有

۶Ł

舟

左

侍誤

3|

利例

扶云然

則通經之書

春秋解佛鄉疑 卷九 左右之謂也宋雖不弱於齊而亦不弱於蔡衛陳然合眾 侵伐之用路疾亦不書以可知以 齊桓晉文伯業既無威服天下固能左右諸侯之師矣然 侯伐郭此以字為左右之以盖四團從王而聽其左右以 子其敢專命以制張夷之君哉惟枉五年左侍曰王以諸 請候之以諸侯使止用其師或可以專命如蔡侯之以兵 其間 意者順我戰伐之意而為我用也既為我用在我酌議 力 天子至尊故也春秋乃不書以樣同於借勢之以耳若大 為嫌予易師卦象修曰能以家正可以王矣朱子本義曰 能左右。傭力之人安有乞師於人乃亦聽其進退而不以 佛力之人 隨主人 所左右者也據此記則是主人尊逸故 栈 載災之詩回供 以會代象則張矣是亦假強之事也〇公羊傳四以 謂能左右之也盖以大將聽三軍故可從左右之義若 行其意也按行其意之說與能左右之意蓋不同行其 "自有可否何必專聽於我而後能行吾意之所欲為者 不獨借其兵之力亦必省其将之能彼之才智自有 "固有之矣其實孫縱進退未必於彼無與也况以之 15 各不 [6] 18 俟 夵 何 火 桓公十四年 アス , 朱子件口 アノ 左右之義訓此用兵之以 者以弱假强之詞非能 能左右之曰 以若今時

所人曾盟於鹿上比時齊楚猶未有嫌也然楚成方與中 是乞師於四國而以之共伐烏何以知其為乞師也據傳 於戰伐彼宣首以兵狗人樂為之用同有事於無所忌嫌 之請而為找用再故謂彼之能行我意則可謂彼本無意 以者以弱假强事本無與於彼彼國本未起兵特以順我 國爭的憑凌中國之諸侯或亦不能無意夢有矣然則書 也兵子本無意於戰楚而察以之也按此記似是而亦不 無所親親之國哉〇以猶用也謂已力不足而用他人之 於戰是惟傳二十一年楚人曾盟於齊二十二年楚人與 郭者定二年楚人伐吳吳之君臣謀楚已久亦未必無意 使二國宋国不能必其有同心難齊衛與戰而敗績彼皆 知此年来人之以四國亦必有乞師四國之事矣盖在祭 二十六年光書公子遂如楚名師後書公以楚師佐南哥 力以致後也宋人必欲報節而以丧敗之後氣餘力錦於 然去年二月之戰本為鄭齊衛之師敗績必不能無憾於 不無憾鄭之意然而本非其敵恐亦安能必其同謀而與 是役也左傳謂以大宮之椽歸為盧門之椽似本可信大 協哉故皆乞師而以之致伐宋人報鄭之志專且力矣〇

本無意於代鄭而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所而齊以之

我〇水嘉召氏曰以者非其本意而為人所以之稱四國

經 133-268

冷開 李兵感 翻升

十有五年春二月天王使家父表求事 首原

左将曰春天王便家父果求車非禮也将侵不貢車服天

子不私求財

少秋解傳譯疑 卷十 桓《十五年 一岁秋解傳譯疑 卷十 桓《十五年 以初求况诸侯不當贡之物诸侯不供而天子之用猶不當遣使照川兴氏曰单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錫下诸侯不可以之照州兴氏曰单重器也天子可以之锡下诸侯不可以之照而無徵求求单非禮也求金甚矣文九年毛義张傳曰古者诸侯特獻於天子以其周之所有故有解氣张傳曰古者诸侯特獻於天子以其周之所有故有解

不行於當時而遊解以有求非特責請候之無王亦以深然之也變而求卓繼而求金非所當求而求見成周號令於不稟命之諸侯格之求聘猶曰諸侯不明天子求之以於不東命之諸侯格之求聘猶曰諸侯不明天子求之以察八曰求之為言下之人有求於上也不是者求之有餘不付傳辨疑 卷十 桓《十五年 一

方之贡獻足以简物而育常且百工胥來財用具是為有渝關李氏曰古者王畿千里租稅所入足以充實又有四誅又數聘之又令太夫有求不王是矣。

春秋衛衛群報 杏十一粒八十五年 車則非諸侯之所當歸然猶服御之物也求金雞亦為長 事然其所求尤都矣此時諸侯之貢享不來矣齊桓興乃 使夫婦獨本陪等事可稱正使以明見求中而不解使者 書求音三惟此書天王使彼皆周喪而求在喪不可稱王 將有求以利其國大夫必將有求以利其家士無人必將 年又有求金之事宣桓文沒而貢享又不至做〇胡傳曰 以不貢包茅賣楚意中國諸侯被時無不貢王者乃文九 好以清其自正之實也勝因丧事而不己将供所當歸也 在人間人不能自振而甘俯求於下國謂之何哉の王朝 而有餘及其民也以之自乘而不及然則與衰起較道惟 周人行以無車而至於求魯歌鳴呼當其截也以之賜下 也惟過美刑部多而関廣不易辦矣不易辦而又易敗此 来設之部者蓋謂以祀以賓以朝之車不必從周之過美 聚矣古之君人 者必 昭儉德以照臨百官尊名金俸各有 有求以利其身皇皇馬惟恐不足未至於泉城奪提則不 比說則周中誠美矣然周人亦有革車本車意孔子所謂 較之名蓋指其其制也問人節以金玉則過少而易敗據 孔子曰乘殿之輅朱子曰古者以大為車而己至商而有 有好者下必有甚馬者兵王者有求下親而化諸侯必

> 者論其世可也 書論其世可也 本演集世可也 本演集後心一動華為防制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正空突亂之由而知典稅務礼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正空突亂之由而知典稅務礼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正空突亂之由而知典稅務礼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正空突亂之由而知典稅務礼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正空突亂之由而知典稅務礼之就矣按礼說論好利之 是實稅之一動華為防制必至於几不裏官失健康 度數示奪成明實職民志既定之後皆安其分而無求兵

按比五路之制不同皆王之乘車未知所求者是何車也

三月乙未天王崩

杜氏曰桓王也

新聞李氏回起王在位二十三年前子莊王立莊公三年 本前於莊公十二年傳王在位 前於莊公十七年惠 王在位二十五年前於僖公八年莊王傳王前李高不會也 惠王書前不書菲不書前考周不計不書菲香書不會也 惠王書前不書菲不書前考周不計不書菲香書不會也 惠王書前不書菲不書前考周不計不書菲香書不會也 惠王書前不書菲不書前考周不計不書菲香書不會也 東子夫桓王超七年而後韓也○此後莊王在位十五 本本新壽帝不是取 本本本華華王前五天龍王帝東 天王之大葬幾不能舉良可根也大 天王之大葬幾不能樂良可根也大 天王之大葬幾不能樂良可根也大 天王之大葬幾不能樂良可根也大

夏四月已巴革齊傳公

人之奪韓則亦何貴於此哉不廢禮是猶行古之道雖然當桓篡弑齊僖不討而得賊不廢禮是猶行古之道雖然當桓篡弑齊僖不討而得賊十三年之兩戰則是反爱而為讎也今也以葬為重而怨治闘李氏曰魯桓齊僖以翁堾之親不相得者數年十年

五月鄭伯突出奔茶

高氏曰前平蔡從宋伐鄭葵曷為奔蔡曰宋人以蔡伐鄭以自取亡書名絕之也。與八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發以庶孽奪嫡初與權臣比而篡位又與其親戚謀殺之張氏曰凡國君出奔書爵不名者罪輕惡淺其位為未紀張人日是

而祭聽命馬蔡之於突實無憾

本枚样作样是一本一 短公十五年 宋之接突也何其力得非以祭仲制其權遂致三國之有 深得事情觀其未奔以前宋之怨鄭也何其深既奔以後 深得事情觀其未奔以前宋之怨鄭也何其深既奔以後 為關李氏曰李彭山謂鄭與宋為維事由祭仲属公悔福

臣民之所逐哉故凡為國君而失位出奔写以自出書之為事制之大者耳〇社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夢為事制之大者耳〇社氏釋例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夢為京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氏曰聖人之大寶回位蓋天子至為文責其不能自固張於保恒於伊之專不僅在此而此於即至此而仲罪昭然故宋與諸侯謀納之可知前此之原即至此而仲罪昭然故宋與諸侯謀納之可知前此之

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段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嬌

陳氏曰春秋之法尚其道足以失國難有權臣亦以自致

史氏知之也春秋舉王網王君則而治道典矣

啖氏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奸乎曰出君之罪

乃其自取爲耳本正而天下之事理矣

本水縣傳辞東 奉十一桓公十五年 以銀灣略再詳見裏十四年衛侯奔齊下 本水縣傳辞東 奉十一桓公十五年 其宜也其年免於誅聖人有餘赋馬若亦贵其不自國而 其宜也其年免於誅聖人有餘赋馬若亦贵其不自國而 其宜也其年免於誅聖人有餘赋馬若亦贵其不自國而 其大地非復諸侯也衛鄭何不名於其歸乃名之衞鄭不 在歌於來芳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政於朱苕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政於朱苕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致於朱苕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致於朱苕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致於朱苕廣與都益智書名啖氏所謂君齊何書名言 於致簡略再詳見裏十四年衛侯奔齊下 於錄簡略再詳見裏十四年衛侯奔齊下

如世子忽復歸于鄭

左傳曰六月乙亥昭公入

散染得口反正也

伙氏曰稱世子以正忽之反正以反突之不正

薛氏曰突当鄭伯己成為也忽書世子明突之不常得立

與突之 强弱见矣突之歸不係國而忽稱世子嫡庶之名也此先書突奔而繼書忍歸者明忽之歸由突之出也忽汪氏曰前先書突歸而繼書忽奔者以忽之出由突之入

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鄧忽賈裹銜鄭衛衎旨稱復而去今得復其國而歸也故鄧忽賈裹銜鄭衛衎有不幸失國分辨矣0復者還反其舊之謂也國本其所有不幸失國

世國大夫不世官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而稱復則可大夫失位出奔歸而稱復則不可古者諸侯胡傳曰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歸胡傳曰稱復歸者謂既絕而復歸也然諸侯失國出奔錦

入者異於入也高氏曰不曰復歸則無以知其當有國復歸者異於歸復

世子耳抑宣以其不能為君與國人不以為君乃不稱為 若果不以為君方將拒之而不追又烏容祭仲迎之以復 惡從可知忽非大無道何至為國人所深惡而不以為君 而稱世子哉且以諡法觀之忽益昭而突遙風則忽善交 君亦非謂其國人君之也忽未瑜年為君不過一朝位之 也按此說亦非也春秋凡書前者録其實耳非謂其能為 氏曰突雖不正而國人君之忽雖正嫡而國人不以為君 至十七年見弑並不書鄭伯者此忽然不能君之驗也項 卒而不能為君鄭人亦不君之盧陵李氏曰忽自此年歸 年為召耳祭有病父之死不忍嗣位而仍稱世子與鄭思時而己前時见表二年蒯晴未嗣位忽曾嗣位妥特未踰 序旨無取馬可知校童之稱本非所以目忽也〇世子見 園 明 以箭稱宣因亡其名位而稱世子哉杜氏曰稱世子者又 0 祭仲之權矣復者反舊之詞世子復歸復其所當復者也 侯失國而復歸者也衛元四大夫失位而復歸者也鄭忍 街削時之事皆不同〇經書復歸者五衛鄭曹襄衛行諸 經者十有五然父不在而稱世子者惟鄭忽察有衛嗣 而且君鄭数年哉故鄭詩有女同車之數篇朱子於小 矣按比說非也忽雖刷位猶未踰年而為君此自不可 胡 侍曰忽舊朝位君其國歸而獨稱世子則亡其君位

後入尤深惡之之詞大夫之稱後者惡之之詞宋魚石晉樂盈大夫之稱之詞大夫之稱復者惡之之詞宋魚石晉樂盈大夫之稱使者幸之世子嗣位失國而復歸者也諸侯與世子之稱復者幸之

許权入于許

杜氏曰許权許莊公弟也

林氏曰許权入于許即為傷公四年許男新臣杂葬許楊

公也

春秋辨傳辨是 卷十 桓公十五年 十本鄉南許叔問鄭之力 不能與己爭故自入其國而君之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之土地而使許莊公之弟許叔居許東偏以奉其祭祀是

e

子也那謂公子此其曰許叔所以別有罪也陳氏曰許叔稱字以是為宜入也是故未有書字者雖公

高氏曰叔無罪書名則入篡者無許

家氏曰許叔之入入之善者衛朔鄭突之入入之惡者也劉氏曰稱人何難也何難馬鄭亂而後入也

皆曰難解則衛獻齊陽生亦可入此例於衛朔曰逆詞則廬俊孝氏曰諸侯入國例七胡氏於許叔齊小白宮去疾

谕嗣孝 氏曰穀梁傳曰 許叔許之貴者也莫宜子許叔其鄭突亦可入此例

春秋轉傳雜華 本十 柜公十五年 十二十 之備具若之何况大王綱不振伯統木興芳王而王永必 赴馬此同非旬日之所及或者鄭事少緩知其謀而預為 赴方伯吾恐東偏且不保况能復有許乎若於既都而告 矣結齊魯為黨大國已為之用矣若於未亂之先告天王 亦嘗告天王而赴方伯平且夫村王中肩鄭之無王已久 也若謂青其未當告赴而以入書也未和鄭忽七書復歸 可來之機勉強復國故難其解而曰入聖人於此蓋傷之 人民己非其故許权居柬偏先公之祀不绝如幾今年有 按比就是矢蓋鄭之入許距今十有五年上地己非其有 其非道非義而以逆詞書入手胡傳又曰入云考難詞也 許按比說不然許权稱字賢之也既稱字以賢之豈又責 廟就能與之爭今乃因都竊人則非後國之義故書入於 伸大義以直詞上告天王下赴諸方伯求復其國奠除宋 王建國迫於齊鄭不得奉其社稷未開可滅之罪也則當 E) 人何也其歸之道非所以歸也胡傳曰許大岳之喬九

四不謂勇乎且恢復先業尤昭舊紀此孝子慈孫之所為四不謂勇乎且恢復先業尤昭舊紀此孝子慈孫之所為此即故今秋減國不絕書於義但入許之後所常申請王朝以大工其窮命之典未和許叔王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復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和此否茲亦不暇計此但據其後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不許此也,其後國而己可嘉故曰許叔稱字賢之也難其詞而曰入亦所以傷之也。許叔入許能收故土而復男爵可謂中不謂勇乎且恢復先業尤昭舊紀此孝子慈孫之所為

公會商侯于艾

左侍曰公舎齊侯于艾謀定許也

林氏田艾齊地

·不能有需导叉為之謀以定許叔之位此許之所以復存為之力而同伐既入之後密導讓而不受乃與鄭人令鄭優氏曰入許之役鄭莊以壤地相接效東并之故糾念齊

廬陵李氏曰鄭莊方强則二國挾鄭以為利鄭莊記卒則

之可不謂智于土地已非其有人民己非其故區區以奄

息之的燼餘之聚毅然圈之無後疑畏卒能安定以有成

哉夫許权處心積慮志在復園未嘗一日忘許也而隱忍

聽赴大國而大國未必從通足以達鄭之怒而褐且不測

於十有五年之間不敢輕發以丧功一旦審其可為而為

經 133-274

國定許以為名

在幾馬但彼二君為何人而又何足以語比耶而無與者使果能以實心行實事則於與減繼絕之義亦論關李氏曰是會也二 国難以定許為名然猶愈於漢叛

帮人年人 萬人來朝

春秋拜侍游徒 卷十 桓公十五年 陳氏曰 子副 東登州府福山縣西北三十里或四在衛海州則亦福山 Ł 渝副李氏四彭山李氏四年子爵國祝献之後本在今山 孫氏日皆微國之君賤其相與朝我逆之人贬之也 孔氏回以都子未得王命知年萬之等是附属 杜八四年國今泰山年縣萬國在梁國高後縣東北 異名或根本乃年支庶所分而別為一國如小都之於郭 根牟為一地但二地相去為不遠耳〇彭山李氏曰漢奏 西 "按此記不然年人附庸國非子點國也今以此年為年 郡追界之地也杜氏以為泰山年縣乃根年非年子園 境也 郡年縣今泰安新泰之東蘇博之間年次出局者即其 今眼那陽都縣東有年鄉據杜氏二註亦未當以年與 不可 不亦誤手且宣九年取根年杜氏註曰根年東夷風 旅見非印交之舊自参以上甚好 颜師古曰極十五年年人來 朝即此夫年與根年 知且根年在魯東北界者也杜氏以為根本尊東

已故不同。也故不同,常無許可稱不必亦書名也時從賤者之例智書曰人而

秋九月鄭伯突入丁標

左傳曰秋鄭伯因樂人入殺檀伯而遂后樂

今為釣州。今為釣州色社氏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彭山李氏曰櫟鄭南鄙色社氏曰在河南陽翟縣按陽翟

義不容也高氏四前四歸特家與仲今回入宋怒而仲不納亦見其

張氏曰書樂所以見大都耦圖既入於此則鄭國之命己

子曰突非正也忽既恣行故國人君之諸侯助之書爵所而乃仍書鄭伯子蓋春秋之於失位者無論正與不正皆而乃仍書鄭伯子蓋春秋之於失位者無論正與不正皆而仍為舊壽以有實錄鄭突雖篡君鄭者已數年又征伐會與無於諸侯之列者數矣當時既成為鄭伯鄰史無緣易與無於諸侯之列者數矣當時既成為鄭伯鄰史無緣易斯而為為君春秋書此正以著其並君稱國之實斯亦不待與職而與治之東京司之所,其為於為於自之與無孽篡國既已失位今也何不除其爵養秋轉傳辨疑 卷十一起分十五年

陽而不得復風必有拒之者矣乃未當書名而為之辨然

名突自是職惡之解不然北燕伯之奔齊也書名其納于

年東國 辨乎若夫鄭伯入標時忽雖仍為居然於入標而

惟鄭突與衛朔又豈同於衛侯鄭曹伯襄衛侯衙之奔與 名辨二君也凡一國而二君者具出入史皆名之示有辨 名者家氏謂正君臣之分是也以彼例之突為篡君無所 何嫌於二君而辨之如衛侯朔蔡侯朱當其出奔将衛鈴 然以論入櫟之名鄭伯亦不然蓋彼方奔之時忽尚未歸 也鄭伯突辨於忽也按是説也以論奔祭之名鄭伯則不 執不名而歸乃書名者子 0 鄭伯突出奔蔡趙氏曰何以 年蔡東國未必即立也而衛侯蔡侯智書名豈亦預為野 燕伯出奔名而十二年齊納北燕伯于陽則不名納而不 名於其人也蓋亦據其失位之實而暖之耳然昭三年北 绢忍不能君因以鄞伯予突也傷教甚矣0 諸侯失位別 則忍止而突不止突之書齡弟據其籍號而實錄之耳若 之意相手抑責除之意物等知此義則知所以斷忽矣然 之失乎此如或除抗傷日為月存而日不見也此時責陽 補然當都正倒置之方珠亂城之不遑而顧專賣居止者 以戒居正者已不能保別人取之矣按比説固於君道有 奉秋辨侍辨徒 午 부 笊 奔而 而 70] 图 櫟 剣川 不 ҳ 見矣 亦 辞 有 與襄二十五年街 詼 名 訓 八魚石復 <u>ئ</u> 回逆 ** برطير 馬 以突歸 夫 以勢論其入也亦當以 ЬĊ 公之 祭仲接之雖 槯 祭仲 考 則 人一起公十 臣 逆 君 出入旨 位己失 Ż ナ 舻 拒之突以 **#**1 яÞ بط 對看則 久 亦 俠 Z 圂 圈 彼 人于夷儀不同此己奔而 乶 黈 40 强力竊據之宣易事哉二義雞 都而可言歸祭仲拒之雖都色 則君 辭 扮 北良可畏也夫〇以成十 為忍辨 此入字似難辭之意居多蓋 也篡君己奔又據大都以稱 鄭伯突之人鄉亦可称 勢論論其勢而祭仲之權 <u>.</u> 位 年 猪在也故於此名而彼 也哉の鄭 本 伯交

透隨 当 復 言 ਚ):] 人然而 涠 Ł 夫 矣 役 THE 削 旮 不 Ξ. 故 出 柠 制 盃 夫 不稱復者惡其不正 而真子 色之穴 也 同 3)] 不 刮 獻 故鄭伯突之篡國街 子 *‡*[_ * 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 槽 アス 書入 i ī ιIJ 者 張 ,元烏使 號君共城 乎 红 右 12 李孫 機而彼書入 室 于属公徒 Ē 既子李 丁說見定下二十二 英田獎都之事, 48 ② 于 さ 2 圓 敌 者家不藏甲色無百 ぶ 櫟 也與大夫之未絕而不 衛皆不稱復其為護之也 候朔之逆命是皆復所不 太权智莊公所親成也今 立 割 ٩·) 尞 何 而不書獨書入于標何 年益曹下 謀國之兴也衛有蒲 疾末大此折有围 國已復矣於以明居 於属 维之 公後

> 玉君 围己 誤 へ き 12 技 尘 矣。 纹 半 逆 杏 Jt. 奴 不書此春秋所以為信筆也必以為聖人之所削 Ł 突之 復 撟 欲 記 可 炷 張氏日春秋止書鄭伯突入于標而忽鹽儀之事 有正 遊經不若是其極也然則突之復國不書何也 拼行 驯 猜 不 不 居重 置 iii ** 幹 洼 君 岩 JE. いく 弱枝 於 君 .b -i}-終 在 取輕之義子且入邑之與後國事自不同 不豊 得 なへ 復國則無正君矣若謂既入于 就 子 レベ 何 身使臂之義為天下來世之鑒也為 Ď 春秋此義皆小康之事衰世之意也 桓公十五年 *者不在 ŕή. 標 子 豁 絘 퀫 明大都之為害而竟沒夫 <u></u>ያኒ 大 何為因 都 楊國其為害也固深 此 而不書復 機則其

春秋料傳游疑 君之事 亦 皆不書者以見忽靈儀之為君未矣而不足紀也按 著具跡以 勢夠者 \$ U 其事 莊王 这交鲁亦 略 不 儀或不必書世子忍以家梅之重君鄭者數年何為不 *TK* 之則是春秋一 咨可 暴削城之 惡於後世 而厚誅之乎若以為不足 傳王之崩鄰不書惠王初年王室之亂亦不書 何 春秋為扶正 存正統之義且其被弒於高渠彌也又何為不 アス 不見於經 不 任 荊 高し Ň 贼之 書惟 往來 抑犯之書三子之為君雖末然在臺 肆惡而 也 是以 亦 祖强弱為筆制凡這於弦 vΖ 不 不 不問也緣亦甚矣然 能詳其事而經亦閱 告故也盖彼勢微 奸而 此說 훼 .桁

氏曰襄鄭地於義為通《徐州蕭縣西宋之東界也由此以伐鄭則太遠矣故孫於十有一月公會于襄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左傳曰冬會于襄謀伐鄭將納厲公也弗克而還多十有一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襄伐鄭

在鄭為伐忽明矣 在鄭為伐忽明矣 在鄭為伐忽明矣 以為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 時代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忍奔 時代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忍奔 時代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忍奔 時代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忍奔 時代突救忽然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當會宋伐突忍奔 時代天中先行會禮而後伐也

櫟公與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鄭無他賄故也點諸侯有祈責故利其亂幸其危貪其賄黨其邪自哭入而然哉蓋以正繼正禮之常諸侯無所求以亂易亂國之命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用之固豈無自宋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己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责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王氏曰突之未出也宋欲有所责故嘗伐之突而既出也

陳氏口會伐會盟會救會侵皆前定之解也未前定則書

本秋解傳辨疑——本十 秋鲜角鲜绿——本十一起公十五年 千以微弱属公雅篡其智足以结四都之援民入于櫟日以 自伐宋矣宋亦曾以陳衛伐突矣至是魯又與宋合而連 與連兵動眾納篡國之公子也故詳書其會地而後言伐 或各有所求而為突之意不力未免兩可於其間是以先 必其謀有未協者蓋當約會時必己明具為吳伐鄭矣然 强威站侯不顧是非而計其强弱始疑於輔正終變而與 為比會以謀之抑豈疑於輔正而為此會乎夫魯桓鄭突 出於天理之公而謂正義之不可枉乎今四園會而後代 行篡後因責略成雖亦以其私耳何當有是非邪正之疑 \$P\$殺所謂非其疑者非其疑於為義而果於為不義相 明矣然昭公雖正其才不足以君一國之人復歸于鄭日 梁曰地而後伐疑詞非其疑也昭公與突之是非和正亦 召陵定四年會是也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召陵定四年會是他 重业等而後盟 壮业鲁而後数後侵者非林宣元年會重止襄二十五年 哀亦鄭地矣不然諸侯先為此會縱可在采地何為遠至 宋之来界乎の胡傳曰左氏曰将納厲公也弗克而還較 為是如拿于张林代鄭樂林鄭地也今拿子裏伐鄭可知 冷關李氏曰杜氏以義為宋地孫氏以裏為鄭地疑孫死 會于某而後代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會于某而 機七也按此說不然魯之薰突非一日矣来為英主禁

春秋拜傅拜题 奏十 陳街 以不書納凡書納者皆自外張致之詞属公入機己在邦 無功運之十八年始能乘亂而復國耶の此納属公也何 己力又足以致之當不旋達而即克矣何至一代再伐皆 正後乃變計而從邪也哉且其伐鄭也以四國之力納属 何背是其始終謀為皆動於私皆狗於黨安見其始欲輔 難與宋好且自鄭突奔祭宋公亦知前日之經事由祭中 域之中不可以言納况書代鄭自可知其為厲公又何待 忽弱於突亦未可謂忽之才不足君一國也若果突能結 之孤矣陳人之於忽尤非素所親比者不能不视采衛為 當受忽之弃至此則惟大國之是從不復計忽之正恤忽 而不由突遜又黨突而恐仲耳陳衛皆宋黨彼衛人者雅 公而不克昭公與祭仲是必拒之力而守之堅矣未可謂 以代忽何也魯深為葵而齊来一黨魯既與齊好何

十有六年春正月公會宋公茶侯衛侯 左 傳回春正月倉子曹謀伐都也 氏曰前年冬謀納属公不克故復更謀 、于由日

子書納而後明哉

張氏曰於此又邀蔡重益張矣 渝 關李氏曰是會也又為謀伐鄭公與宋公胃為之會于

> 如是手甚矣其悖也 這矣衛佐無事不與宋比魯亦念昔為忽所主義可扶也 解具會之為愈也去年代鄭蔡侯不與余之何與於斯拿 曹曹伯必與會矣曹伯 與之同謀字不與之同伐然不若 情可於也乃於其復國後再為會而再伐之有人心者顧 且與之同伐乎夫既受突之奔今又相與謀納之罪難

夏四月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

珠宋魯之輔篡而干正也 家氏四自去冬迄今夏三書會宋再書伐鄭不問以他事

春秋稱傳辨疑 卷十 社公十六年 亂之所生也則儀位以為陷春秋防微杜漸尤嚴於名分 亡伯者以愈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張弱相上下夫 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制既 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後先因有序矣在周官大司馬設儀 胡侍口春正月會子曹蔡先於衛夏四月伐鄭衛先於蔡

文之典而後少抑鳥 其上王政不行霸者未作小人恃强眾凌弱寡如此及枉 預人曰 衛朔與母媾兄奸惡之雄因同惡之合陵祭而居

谕嗣李氏曰程子曰突善結諸侯故皆為之致为屢伐鄭

也按突之結諸侯宣有他所哉恃詐利耳诸侯受其愚餌

考其所書意自見矣

也或此强而彼弱或此驕而彼卑或此勤而彼怠因此易無終至之大國之世子故特寵異之如此非秦秋時之定例案、子光朱向戍先至無後至之小國而诸侯之序不同何是智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中宣宗以所至之先後為先後也若智以此例之通經之序次不同東後至之大國亦至無決至一年之夏伐鄭也左傳謂非子縣子錄子錄伯杞伯小邾子上裏十年之度伐鄭也左傳謂非解傳樂說。卷十一桓公十六年——重

春秋解将殊眾 伯曹伯滕子之铺或以世子先于伯和胥世子光先等于如許男先那侯清伯牝伯之朝。或以男爵先侯伯子徐刚或以男爵先侯伯子 乱 意之向背為升降諸侯以勢之强弱相上下故其序次紊 辨位 之伐鄭先衛侯未免易其常矣且陳為三恪之國當在蔡 先宋公則曰主盟也楚子之先諸侯則曰张夷之爭伯也 年代郭並以爵稱而後衛亦豈其正乎若大齊母侯國之 上尤當在衛上齊桓之世莫不陳先於衛乃去年會衰分 年會曹定四年會召陵皆先蔡侯是皆不失其正獨此年 茶衛本兄弟之國而蔡兄也衛弟也蔡自當先衛乃會號 之大夫衛先於蔡猜謂大夫有尊卑未可執為定序也此 後蔡侯與昭元年會號先衛齊惡後蔡公孫歸生而己蓋 茶人後衛人此年會曹先蔡侯後衛侯傅二十八年盟踐 石惡定四年會召陵先恭侯後衛侯惟此年伐鄭先衛侯 土先茶侯後衛子襄二十七年會宋先蔡公孫歸生後衛 共事者九隱四年伐鄭桓四年伐鄭桓十四年伐鄭旨元 其常序則有之不必皆以後至何之也の通經之中蔡衛 如此春秋從其序而不草者所以彰其失也然則改儀 Ż 例 置者不可枚舉良由王政不綱典禮廢壞伯者以 制 當何如 卷十 担公十六年 不 有 £ 考 何 γχ 正 **名分而秩祁國**

秋七月公至自伐郭

就張得 具致何也意之也

花氏田柱 川吳氏田公至常事書者皆機也 公再助篡伐郭危治之甚善得全歸故致之

武以為您行不義者之明戒寫呼嚴矣哉 之義寄諸戎天下無非討城之人矣此則深罪其亂常聽 不畏于人而不知恣行不義之必危也故書分至以幸之 於關李氏曰伐正以納墓一之為甚其可再乎不畏于天 极公之獨書至者二二年唐比年代鄭面已彼以計城

春秋解傳辨疑 周七十月十一月智農收之時若戒事於冬而以秦正月 也当城向亦見極公勞民力於所不當爭耳 色之故宣四年為復代等取回也城向官太通後月之解 汪氏四凡書城未有繁月者蓋城築之事非可月成也然 彭山李氏曰向即隱三年差人入向之向近於若尊而畔 眼不常者魯之城向蓋因其服而城之也後向降言而苦 柜公十六年

為城之以防若之侵凌耳魯之城外都色者不一傳二年 所關李八日向小園也非我已 何以城盖向版於尊而書 則無妨農之病矣

> 春秋群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事後事之前後猶自不紊豈本在十一月而書在月前乎 隱七年城中止桓五年城紀止定六年城中城十三年祭 九年城中城十八年祭鹿園東三年城故陽皆有事有月 经院不然豈可謂與下月無異乎且如宣八年城平陽成 成公可知如滕之在四月矣左傳總書在五月蓋傳誤也 特華役也昭三年夏叔弓如滕亦止書時下有五月蘇滕 築雞例時然既書在十一月前自是從十月興工而歷! 蛇湖固皆無月有事儿若此者或書事前或書事中或書 月别按通言一時之說是矣必以此為十一月則不然城 總指天象不與言歷數同也故傳之釋經旨通言一時不 正也許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此未正中也功役之事皆 傳云五月叔弓如滕即知但稱時者未必與下月異也又 事異各隨本而書之耳經書夏叔弓如滕五月蒜滕成公 推牧此年閏在六月 某城成周衷六年城邾段或共城或揭城皆外事也0杜 停日書時也而下有十一月比亦俱是十一月但本 則月却而節前水星可在十一月而

+ 有一月衛候朔出奔齊

傳書特之說信傳不信經未可據

且此年閏在六月水星總至十一月當正而在十一月前

水星猶未正也既猶未正其不可與役也明矣杜氏由狗

其于威遂城虎牢昭三十二年仲孫何忌會晉解不信某

城巷业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襄二年仲孫萬會皆可尝某

公子洩右公子職立公子黔牟惠公奔齊 也此何罪請殺我半又殺之二公子故怨惠公十一月左 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 及行飲以酒壽子載其旌以先盜殺之急子至曰我之求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團則可也 人使行不可曰東父之命惡用子矣有無父之屬則可也

微訂而後得以行其志所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分秋輯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壶 ———張氏曰朔立己四年二公子逐之必因其陵蔑天子周室绝曷為絕之得罪於天子也

公羊傳回衛侯朔何以名據傳二十八年衛侯出奔獎裏

月寒寺五年而逐之戈改黔弁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自刀馬不然二公子怨改黔弁于周則黔牟之立天子與自刀馬不然二公子怨汪氏曰公羊謂衡朔獲罪於天子令考左傳衞朔之復入

之說必有所将矣

二年冬燒十九年而宣公已卒朔即嗣位計其時朔繼壽而生壽暨朔又當在十七八年之後自隱四年冬至桓十子必不在先君之世當在即位後軍及奪急子妻為宣姜不可謂無但恐亦乡失實耳蓋衛宣公然於夷姜而生急影山李氏曰按左氏序急壽之事以二子來舟之詩考之翔奚待五年而逐之哉

春秋精傳轉疑卷十 恒公十六年———————————— 肯育之以彰其穢乎且至夷姜常在宣公為君之日而為 是說而推廣之宣公注亂展夷姜或亦有此事但急子必 急子娶妻亦當在宣公為君之初年觀宣公祭悉之妻而 亦未可稱宣養也若以所奪急子之妻為宣養則當未奪 蒸夷姜娶急娶時之前後不相遠安得請夷姜生怠子子 非夷美所生蓋以子姦庶母逆倫甚妥即有姦生之子豈 急妻之先宣公之夫人為誰其諡又何稱乎意急子即夫 夫諡宣公夫人若尚在明所奪急子之妻未必為正室卒 若夫宣姜者的是宣公之夫人非專朔母也夫人方可從 生壽及朔壽能代尼死年亦當在戒童上矣以此推之則 然宣公淫亂備載於詩雖在氏所傳有誤其惡固難掩矣 桓許穆又直首娶以為夫人手比左氏之处不足信者也 納為宣姜子安有子方為君而母為庶兄妻之理乎姦生 渝關李氏曰按左 傳於衛事失誣季彭山辨之悉矣愚因 之子孕宜不育諸公族安肯奉以為君而其同母之女宋 二女則其無宣養也非但私通而己必己明為妻实失而 與朔同構則何可通哉且謂昭伯承於宣養生齊子戴公 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則盖不通矣夫昭伯既生三子 宣姜構急於宣公之世朔在襁褓之中必不預聞也而謂 而生宜甫一二歲耳何以不四年間遂即見逐奔亦即當

春秋輔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六年 生自知為姦子姦子必不存即或存之人方厭之都之相 至惠公奔方歷四年何得有此五孕况先君己沒朔母所 憚而衛之臣子亦甘聽其濁亂宮中而不為之制乎且夫 與示絕之何至奉其男以為居取其女以為夫人乎許榜 五孕雖述亦須五年方得五子以年計之則自宣公卒以 其謂昭伯系朔母而生戴公等己不可信至謂齊人使昭 若其,夫人為朔母所生之女則此時女未數歲抑量又待 公於億十一年居許來偏極十五年入許復國年必己長 行淫未必無懼心乃生三子二女昭昭可見何其毫無忌 其以子姦母也若果如左傳說惠公難少昭伯日與其母 十年餘而沒有夫人乎觀許夫人非朔母所生可知戴公 死他分子皆不得立而獨立朔耳左傳謂初惠公之即位 稍庶妾也意宣夫人既縊後乃立朔母為夫人是以急奏 等之母亦必非朔母也朔母初自然來時宣公要而奪之 然母强而後可恐齊人雖無道必不至以禽獸之行令 有幼 少即位也少常其未即位時即與其母構息子何也人 而騎狠便能行邊訴以陷人者况其母有以成之

公文公宋許二夫人未知其母為谁但非姦生之子無疑

公衛壽於左公子宣養遂縊死傳又誤作夷養縊耳且載

人宣養之所生故史記謂以為太子厥後齊女生壽朔宣

或亦為其母子之不正與〇按左傳所記衛事與公羊所

礼之由公羊所侍者乃其發隔之端也合而觀之而前後

弋情形见矣但其所以得罪於天子者公羊之意是謂天

得罪於天子必別有故二公子特因是以報怒耳張氏之

安能召諸侯即或召之朔亦宣思其召而遂出奔哉蓋其

子召而不往與穀梁記同恐未必然此時王網已墜天子

謂得罪於天子不相同亦不相悖蓋左傳所記者是其生

以构朔其罪可勝言哉說是矣の衝党天子之罪人罪亦太矣後又連諸侯伐衛

十有七年春正月两長公會齊侯紀侯盟子黃

左傳曰係盟于黃平府紀且謀衛故也

東不應紀能致齊魯遠會於此也然則黃乃宣八年公子後獨齊今貸州黃縣竊謂黃縣當為菜年界上地在紀極彭山李氏曰杜氏曰黃齊地孫氏亦云惟汪氏以為紀地

遂如衛至黃乃復之黃矣

張氏曰公十三年會紀敢齊以益其怨今乃盟之豈足以

釋憾又欲納朔一動而二失也

渝關李氏曰是會也魯欲平紀齊欲納朔平紀指近正而朔則非特紀之削弱盟不足情而齊魯之強弱亦具見安紀也然二年之後齊遽遷紀三邑六年之後魯卒會齊納汪依曰紀魯之姻國而衛朔在齊故齊欲納朔而魯欲干本休拜傳辨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圭

之義而我卒狗齊之不義也齊不成我之義盟亦何足恃齊五年公拿齊人伐衞六年衞朔入于衞則是齊不成我納朔則甚來矣莊元年齊遷紀三色三年紀季以鄰入于

我我卒拘齊之不義盟又何足貴哉

左傳曰及都儀父盟于趙尋蔑之盟也二月而午公會都儀父盟于趙

夏五月两午及齊師戰于奚

左傳回夏及齊師戰于吳疆事也

四日也日月必有誤杜氏曰起焉地稱字義與茂盟同二月無两午两午三月

郑来·鲁地受盟而公與之會也, 牟葛朝魯既朝之後二國從尋淺盟而平其再伐之怨故公八年又伐邾魯邦不通好十有餘年至桓十五年邾同龄川兵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縣川兵氏曰隱元年及邾盟蔑七年而隱公渝盟伐邾桓

同朝本欲託魯也至是以隱分初午當來盟茂故復葬題彭山李氏曰邾在宋北界上懼為所侵故十五年與平萬

将以固魯交耳

帮而背盟皆以来故以圆君之重而其心無所適主尚足春秋輔傳辨疑 卷十一桓公十七年 圭 王 王 在 医自见矣随桓皆盟汪氏曰 下書伐邾则越盟不待贬而愿自见矣随桓皆盟

盟而秋八月即伐都也何足怪乎有於鄰國區區盟警徒以煩牲書而潰忽神而己春二月平嗚呼小國縱不能討抑亦念弑篡之人既忍於君兄何惡盟曹亦念當日所與盟者為誰而害其所與盟者又谁為盟曹亦念當日所與盟者為誰而害其所與盟者又谁

經 133—284

地近所界上者彭山李氏曰齊稱師用大眾也戰不言敗勝員敵也美魯

ら写尽受意平己と言置丁手で臨川兵氏曰北齊師來侵魯境而魯與之戰也盟黃未變

秋轉傳辯疑 卷十 桓公十七年 季和縣等係議員 卷十 桓公十七年 季和縣子民曰齊稱師動大眾也写陳曰戰我兵死寡矣所顧孝民曰齊稱師動大眾也写陳曰戰我兵死不寫矣於人以此齊魯突兵之始齊魯之兵始于奚在人年及為所軍民侵境平紀之信豈可恃乎

並不書師者桓公之世魯無人馬故也

六月丁丑茶侯封人卒

偷關李氏曰蔡桓公在位二十年卒弟獻舞立是為哀侯

左将回祭桓侯卒祭人召祭李于陳秋葵李白陳歸于蔡

八月茶季歸于茶

茶人嘉之也

國獻舞立矣若季者劉敬所謂智足以與權而不亂力足禮而歸者也公子不去國李何以去權也既歸何以不有胡傳曰李字也歸順辭蔡李之去以適而去者也其歸以散梁傳曰蔡李蔡之责者也自陳陳有奉烏爾

字論之季為少者之稱安知非獻舞又而孝則弟子或者

封人爱季而欲立之季不肯立而避之陳至是封人卒獻

舜之獻舞亦思季弟而請於陳陳人於是奉之以歸耳若

更季凡而獻母弟季於次當立獻舞未必不忌之彼雖已

秋得國而不居遠而不將通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贵於春以得國而不居遠而不將通而不迫者也是以見贵於春

舜為一人 愚竊感馬賢春秋於二人之賢否具見書法而就在人者乃謂李獻家人曰祭李之歸書字褒也獻母失國之名祭李張國之

國也祭李歸子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其終不為君水嘉召氏曰突歸于鄭則名之亦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

也

春秋辨得辨疑一卷十一 村公十七年 言自陳耳〇經書自果歸于果者六比年祭季成十四年 宋樂大心是也是皆彼有奉馬故書所自以明之若夫戒 育華完二十一年 春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冠公子地秋 者二 傷二十八年衛侯節衛元 恒是也書自其入于某者 三年楚公子几哀十年衛公五福是也書自某復歸于某 街 下陳而後得歸則是李子之歸 不獨陳人奉之也是以不 李灰既遭國難侯落姑之盟齊人請于齊侯齊侯為之召 特接强納者比也然則魯李灰亦歸自陳何以不書自蓋 子于陳陳人奉之以歸可見其以賢得聚去就分明自非 嘉其所可嘉者耳〇季歸書自陳陳有本馬爾蔡人召季 合於義其視传後以爭國者不啻天壤矣春秋安得不嘉 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以王命而書自則不在此例矣或 嘉之者多矣蔡人嘉之而以字告春秋亦役而字之是乃 然安見聖人褒貶之義乎夫在當時以為可嘉而奈秋不 春之故以字告按是說是謂春秋之書字因其告解而去 之子の左傳回蔡李自陳歸于蔡蔡人嘉之也杜氏註曰 五襄三十年鄭良雪昭元 年第去疾二十一年宋華亥向 文宣首召之野而李亦豈敢歸乎且以順解易解書歸又 孫林父十五年宋華元襄二十三年陳侯之弟黃昭十 知其無所徒忌而來是乃幼弟之可愛者也去與來旨 <u></u>

> 奉馬明侯 第去疾自齊入子莒左侍曰齊公子鈕納去疾其為齊有葛去疾自齊入子莒左侍曰齊公子鈕納去疾若此乎昭元年其歸入亦書自難上文未書奔某者而其歸入亦不書自然也然則春秋之書歸入者多矣難上文己書奔某者而誤仍書自者誌其所由來亦常例具非以彼有奉馬而云謂凡書自者誌其所由來亦常例具非以彼有奉馬而云謂

癸巳葬祭桓侯

亦因其恒稱而偶誤之故於他君之葬皆稱公而此獨稱 之法生稱公平不稱公故他書亦因而稱侯春秋於此益 世本蔡之諸君皆以侯繁諡未必皆知請諡者或者蔡史 其志於國中也何所據而必其知請諡乎又按左傳史記 李猶在否抑且與執國政否大抵蔡季之於蔡未必得行 盖知禮者也是蓋能尊王者也何以知禮而不能倘五月 而師敢君唐蔡之不滅於荆楚者亦幸再見莊夫知彼時 乃稱 而葬之期尊王而未免有背王伐衛之事見非又十餘年 往返京師請諡於王而即得王命耶且使蔡李果如此是 則桓公之葬也即在季歸之月李既歸安能於旬日之問 例何春秋五等諸侯之葬例稱今盖葬由内錄旨從主人 梢 存衛桓公下若謂蔡孝知請諡故祭桓得稱侯然 以示敬彼固不因不請諡而稱公此亦非因詩諡而

春秋解傳辨疑 卷十 拉公十七年 侯耳

及宋人衛人代

左件 謀術夫盟為紀衛而己不免於戰尚何能為紀衛謀或春 秋書二月公會都儀父盟于越而秋書及宋人衛人伐邦 月書及齊師戰士美則黃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平所紀且 仁山金氏曰按春秋於正月書公會齊候紀候盟于黃五 回伐那宋志也

> 之何與盟之能尋哉優盟長亂春秋比事而書之則其罪 則雄之盟何為也左傳謂尋蔑之盟也夫方盟之而又伐 不言而著矣

邾又何贵于訂盟而受朝哉 得顏其盟朝之好然則魯與都好不惟不能成都而反累 宋為大國魯亦畏之故或為宋而獨伐或從宋而共伐不 不知信義之不可失哉良以料與無親則必得罪于宋而 渝關李氏曰 都與魯二盟一朝而俱不免於伐在魯人豈

冬十月朔日有食之

春秋料停辨疑 卷十一柜公十七年 彭山季氏曰經中言朔不言日者惟此年十月一食耳以 此必其關文矣 杜氏長唇推之則此月之朔乃庚午也朔有定日而不言

高氏曰無王十有五年而日再食蓋若始而然也 隱三年二月己日日食杜氏以長恐捷之謂是二月朝比 以書朔日為例按此說是言日食當書朔並當書日也然 也日食不可以不存晦朔晦朔須甲乙而可推故日食必 冷關李氏日杜氏四甲乙者 悉之紀也晦朔者日月之會 彼年無傳於此年傳回不書日官失之也天子有日官諸 不言朔此則言朔不言日大抵旨史氏之闕遺再左傳於 年十月朔日食以杜氏長恐推之當是唐午日彼則言日

本秋解傳辨疑 卷十 桓小十七年 當時不知君臣之義其視弑君之大亞有如尋常之殺人 無耳目哉春秋不書亦以見其聲晴之實耳〇高深彌紙 君之城罪不容誅矣公子達僅青其復惡僅科其為戮蓋 不為之與師而加討馬馬之君臣未嘗有人心又馬怪其 經亦無緣而得書鳴呼遇如此之大變託於不告不知而 看然故其議論如此不有春秋天下不幾如博夜子 冷關李氏回鄭高器編紙其君忽以其不来告也史不書 1/2 昭公立惟其殺己也辛卯紙昭公而立公子靈君子謂昭 鄉左伯曰初鄭伯将以高渠彌為卿昭公息之因諫不聽 不授人哉此必史官失之而左傳誤以為歷官則非也 失職當不至比 於朝意蓋謂日官日御不授日故不知日恐當時歷官縱 候有日御日官后柳以底日禮也日倒不失日以授百官 知所惡矣公子達曰高伯其為戮子復惡己其矣 且既授人以日食之期何為於日之干之 壳

王氏曰桓公立十八年而傳嗣易世非不久也王朝之討范氏曰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 育八年春王正月

自王矣故聖人始終以王法治之

加三遣使下聘而追錫之命豈惟桓無王而周亦不能

即今濟南府治也彭山李氏曰樂齊地水經註云樂水出歷城縣西南歷城

能循禮以正國家衛有如齊之禍哉交是以喜怒無常如此耳至於沒私之事尤出於意外使於關等氏四魯桓之於齊襄盟而戰戰而會惟其不以義

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

室無相潰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室無相潰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公會齊侯于樂遂及文左傳曰春公將有行遂與姜氏如齊申編曰女有家男有

姜如新

會深既會而相隨至齊故曰遂春秋轉傳轉疑 卷十一 担公十八件—— 早————杜氏曰公本與夫人俱行至際公與齊侯行會禮故先書

夫人也凡事之異於常者褐之所從起觀公與夫人如齊言及而言與者夫人伉也以見夫不夫婦不婦進退制於張氏曰際之會不言夫人者夫人不與行會禮也如齊不王氏曰言遂如齊見夫人由潔而住也

夫道也以來御為才坤者婦道也以順承為事易者於乾本也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不夫則婦不婦矣乾者胡傳曰與者罪在公也為亂者文姜而春秋罪桓公治其

于微處患于早之意不可不察也

之書則見其違男女之常經而 禍私之所從生聖人謹禮

坤述其理春秋施於 桓公見其用

答可知矣春秋以一字為褒服豈不信哉 也桓分與夫人姜氏如齊若曰夫人專行而公從之也為此為子完與颟滌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陳公子完與颟滌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陳公子完與颟滌奔齊曰與則匹敵而無彼此尊卑之別其公尊度年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傷以及夫人以真及率曰及以此及彼曰及皆及者為主傷以及夫人

春秋解傳辨疑 卷十一柱八十八年 聖 照排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為尚哉經國家定楊亂而永嘉呂氏曰古人制禮尺寸不敢瑜毫釐不敢越者夫豈

終明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制禮也最矣建此者未有歸心其己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當既杜未然也泉水載街女思歸而不可得載馳許榜夫人故

者也知不足以帥人而可謂之夫乎

己之別也

不:

收公之與大人如齊是大而不能大也大者以知帥人

程子曰人雖不能無欲然當有以制之無以制之而惟欲

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歎矣

許可解乎夫四分與夫人分便難辭其咎矣直必以許可比與字乃是許可之詞若子與人歌而善之與豈亦可作済關李入曰胡傳曰與者許可之詞按孔子謂吾與點也

見其罪哉

夏四月丙子公薨于齊

於諸侯請以彭生除之齊人殺彭生畏君之威不敢甯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及無所歸咎惡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魯人告於齊曰寡君子傳曰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馬公過之以告夏四月丙左傳曰公及文姜如齊齊侯通馬公過之以告夏四月丙

超氏曰在外竟不以有故無故皆當書其地穀操傳曰其地於外也養稱公樂上也五年之上

杜氏回不言脱諱之也

秋以為甚惡也國而以夫人行非禮也始以不仁而立終以非禮而亡春之本君臣上下所由正也隱將投桓而弑之非仁也適都對杜八曰仁者為國之本三綱五常所由出也禮者人倫

渝關李氏曰以文姜之據魯桓計之 被鲁桓在則文姜之

之具取禍也固其宜矣 中華之言不可道乎公不能制之以禮及知其姦而乃通 竟與夫人盤桓於他國即當時無此徑行亦大不可况夫 不返者夫人不欲歸公亦不肯獨果也夫委宗社而不領 為此鳥獸之行謂之何哉〇公與夫人正月如齊瑜時而 慰養之年於此當在二十下長姊幼弟平亦不倫矣而世 年至此當在三十上以齊襄之娶王姬計之娶王姓在則

丁尚公之丧至自前

杜氏回丁酉五月一日 有 日而無月

石氏曰其以喪致痛之也

春秋解傳辨疑 高氏曰喪至不書夫人人以孫于所見之聖人之意做矣 喻關李氏曰夫人姜氏蓋隨公喪而至矣以其為罪人也 桓分十八年

故略之

秋之月

鏦 知免 戌齊人殺子蟹而粮高張彌祭仲逆鄭子于陳而立之此 子師 傳 低于 仲 也 是行也祭仲知之故稱疾不往人曰祭仲以 9 Ę 信也 秋齊侯師于首止子聽會之高渠彌相七月戊

汾嗣李氏曰於侯之殺子壓而輕渠獨盖誘殺之耳以堂 堂珠亂之師而為苟且誘殺之舉尚得為義討乎此必為

> 周公辛的飲回好后匹敵两政親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 殺周公黑有王子克奔燕初子儀有龍於桓王桓王屬諸 鄭突除其所忌特假分義以行事再若果動於分義而討 鋓竹 賊 秋 左傳回 則鄭之亂實惟逆突何其置突不討而獨討子麼乎春 制而不考不以討贼之我予齊人也 周公欲就莊王而立王子充年伯告王遂與王

亂而能諫之於其將亂而能殺之未可謂周室之無人也 渝關李氏四年的陳周公之言 可為千秋之龜鑑於其未

故及

冬十有二月已母葬我君桓公

春秋輔傳辨疑 卷十 杜氏曰九月乃葬緩慢 桓公十八年

趙氏曰菲稱我君而後樂諡臣子之敬辭也不然則

他 國之君而近於不敬矣

走與齊 **葬君子解也** 公羊傳曰城木計何以書葬職 拼 力且假使書葬于可復仇而不復乃員之舞阿氏回時衛強善弱不可立得報故名子量 在 外 ستلد 血脏在外 斞 何

後 独不 不書葬此其言葬何也 教梁傅曰葬我君 ·諡諡所以成德也於平事手加之矣 非己所封君子即而恕之以申臣子之思桓公暮而 共戴天而曰 不責輸國而討于是者時齊桓公暮而 接 上 一不賣鍋園而 下 也 举范 國人上日 · 一計千百万人之雄工下之初若我或不到若我或不到 下言之代 约后 狱贼

莊公於士孫之里何以不書葬耶 之 不討可不存孔子削之也非謂曹人不存也苟謂臣子葬 Œ, 印書於經則晉樂書葬屬公於翼東門之外齊崔榜葬 氏口或謂桓公之罪魯人但以殺彭生為賊已討夫城 法也故十八年書王而桓書葬惟可與權者其知之矣 不責其瑜 ⋾ 桓 2 Ż 國 甝 自有 在所則 任之者矣在内者計于是此春秋 外 也隱公之仇在魯則內 也在

春秋輔傳辨疑 當 渝關李氏曰 臣之分已定因不得曰彼為亂城可以苟且而膜外視之 則桓為居入痛於見战且魯國之人既免首而為桓臣君 孝子之心恐不若是怒曰討贼者天下之公義復惟者臣 子之私 計 "城共君父不謂之雠而何哉曰齊為仇雠既開命矣君 一若齊人果以義計魯之臣子於齊予何尤今以沒私而 随分殊觀以隱視桓則桓為亂賊快在必誅以莊視 幾公情得舒矣何以目之為離耶曰君臣父子之義妻 T ÿ.} 鎮不共載天班見試於亂眠與見脫於無道彼罪之 有殊然自臣子之情言之其病一也一則有人人得 沾 不 情揆之 (首蘇維未復而乃書葬復顧之義不改寛子忠臣 則有不共戴天之義孰得而緩急之哉今戚未 或問桓為隱賊齊襄之殺桓也雖非義封亦 悉十 於理 刐 桓公十八年 私情亦公義也但復雠之情雖急

> 发岩 匹夫匹稀之餐不倾身 而经於一柳者筑设站华桓春秋解作辨我 卷十一 极为十八年 異 雖凡亦禁吾何傷乎哉弟賊在異國又勢方强大未易一 罪商 即安是雖逆天王之命擅復私雠幸而獲濟則當来躬伏 天之情亦當枕 私之道也其可手但天子方的不正其法則迫於不共戴 於書蘇與不書罪見之矣の齊養之既恐桓雖大無道自 待 甘 亂定 在勢分写有 聖人於無待者致其公與嚴而於有待者致其正與 心是必謀及萬全無危宗社而後可為其所放為耳 身與位之不恤可以報先若於地下矣即一戰而敗 賊子異若不由天子方伯而擅使私雠是以亂易 戈即甲處心積慮以國之務 不得直行其志者盖計則無待而 桓八十八年 斟削 滅 比而後 復雌 有

切矣 蓋維 尺式 **公** 公 .7.7 桓 柳 與當 Ż 桓 亦 臣子未嘗有枕戈以報之志而为且以對上登其前 書 、接其任於天子方伯特謂於成無與也の隱下書葬 需異日非謂不責其婚國而討於是其事遂可以己 0 觟 被 何 主爱豆 不可即 即位成公意也輕書葬而能不書即位存子情也 弑之 档 15] 為 挨 - 蔡 牛业 一學柜葬于齊寒未被減之先便楚塞未被 耶〇汪氏四祭靈雞顧在外而亦弑逆之 存主辱臣 復而復離之情未可一日忘也聖人之意 · 韓 在 稅 十任 = 42 一吾不知主死而臣當何如也 并十 按此就是矣但茶蜜养丁

茶秋舞序年徒--表十二世公十八年 二墨

春秋朝傳解疑卷十

游艇卷十一

前國 李某風 湖升

· 渝闢非代日莊公桓公之子母吏姜夫人衮姜年十四歲年子同止者也以莊王四年即位該法勝敬危亂日莊孔氏日魯世家云莊公名司桓公义子灾姜所生即桓六

则于何以不言即位隐之也。公洋傅日公何以不言即位春秋君弑于不言即位春秋君弑于不言即位春秋君弑于不言即位春秋元年春王正月

弘位在位三十二 年元年歲在戊子

春林群傳傳表一本工一在公元年則子何以不言即位隱之也

治祖孝民日按樂武不言為江北美里明告所以存在于,正何也口先若不以其道終則于不思知江北教察傳以機械甚不言知位軍也機械若不言知改之為

告确職華臣也先右雖不以道終然新君嗣立亦本實不能與太子生之 禮樂之是國諸君大子的猶違疑於無知之禮後世而有舍亦遇懷者雖有大子的猶違疑於無知之說然以太子生之 禮樂之是國諸君武人分久己萬同知就死以太子生之 禮樂之是國諸君武之分久己萬同知就之情以起復誓討職之義其言微其意初吳明傳以為不之情以起復誓討職之義其言微其意初吳明傳以為不

を受ける。

之舊文而經之或書或不書者聖人之筆制也雖隱公以 并若繼故不可行此禮彼豈肯以依暴自安而忍於即 廟 暴其急子由是觀之不知諸公之皆書即位者史民 存区 ݽ .Jr 何 其意面書加 以知之於私宣之者即位 你你因此言行此 知之益極官

為在史原不書即位聖人因之亦不書即位而已

三月大人孫于齊

쇌

於議而去

桂 民口夫人在公母也尊人者之故出奔內許本謂之緣

香楸料停鄉號 陪川英氏日第人以桓公之武實由夫人衆起來請夫人 卷土 ï 公元年

態不安故出奔齊

北馬便公子彭生送之於其東馬将幹而敢之折於以 齊後公口同非 吾子齊侯之子也齊候怒敗之歌周於 公羊 訴奏氏服易為疑與我公也其與我公奈何夫人豁公 傳 回 孫 者何孫猶孫也内請亦謂之孫夫人何以 扶膀 于 非 不

下之大義與王法別傷女子之至思此國新之難断者也 不共戴天兵嗣召夫人所出也思如之何狗私情則官天 古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客矣深人有繼母放其 傳曰夫人文姜也桓公之截姜氏歌馬為魯臣子者義

> 此輕重之差。 自亦去姜以販之次姜有般夫之罪重故去姜氏以取之 造民田家姜有极子之罪輕改傷元年四夫人氏之喪五 也人以為乞連散通于春秋然後能推於天下之事矣 此人再方路古美軍以非司窓而擅截當之不得以近為 父者而其子般之有司於當以大逆孔亦亦曰火奏 秋去 北英民 傳謂絕不為親禮也夫絕不為親 姚

春秋鄉 傳鄉疑 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後非以為夫人也我可 秋轉傳鄉疑 卷土 在公元年 三 三 ——上人聖人之書此也母乃涵於名實予曰桓公難見武而莊 母子之義絕則凡人耳文美之會齊候其帶其華皆書大 永嘉召 尺口書夫人孫丁幹則夫婦母子之義絕矣夫 婦

斷之言 以不謂之夫人手聖人書法亦紀實而已矣 渝關 謂張水之等官優為庶人而賜之死引奉於絕文美之義 歸者也不書至絕之也成後比少皆不者至以其不可以 宜與香絕是並不知等絕文養之義灰《文養養道長而 謂魯入能絕文差故以為得禮夫絕不為親蓋聖人以義 1 見也 **断是矣但武后與文為事亦覺不同武后減唐西** 李氏口左傳口不納其氏紀不為親禮也将此就是 絕之而已矣の唐武后廢中宗的移其宋廟先 如此在多人思官絕文姜耶杜氏釋傳又謂文姜

之火是也以此古之誠有不得而同者久 見義再綱目於武后點其太后之尊捕直下其姓而言武 至疑于在姊子蓋夫人之號不敢點将去茶民絕非獨以 氏者 汪氏所謂聖人筆前父母母之史而录子筆削前代 共 發之以弱之死大其本當城祭用到罪之權在人王也改 推 委未當減害也減患者可伸大下之分義稱化帝之命 非好好手按此说不然春秋若狗姜氏自知為夫人何 ¥ 以外之絕而子無刮分之程水可亦行赴意定 等空 E 日夫人孫丁齊則知其為文養矣若日美天安知

李林特傅群廷 吳單怕逆王姬 者也 為汽伯宇也盖問世那軍子之族以天子命而任學為師 彭山李八回單幾內邑斯漁仲曰或王封茂於單色故 を土 莊公元年

不名也 教以傳口軍伯者何吾大夫之命予天子者也命大夫故

女子語 公羊傳 社 Ŕ, 1-7 候必使諸侯 日逆之者 £ **经不稱字以王為尊且別於內女也** 何使我主之也曷為使我主之天子你 一同姓者主之诸侯嫁女于大天必使

胶 "] 同姓者主义 吳 汽口 王将嫁女于齊命魯主之故魯遣軍伯往

> 之義行为臣之禮則废婚姻之好故必使同姓有血 Ŧ. 何 民四不自為主者尊卑不敢其行俗例之禮則傷乃臣 好于周伊先至于鲁而後往解于齊也

提氏日 斯茂而主 婚国已非禮化弊力不可同天之應余 本我不接并是誓不定婚個

獨原為父道與所通敵體者主之我主書者惡天子也禮

脉之

絕灰 何與之主婚於此見魯之君臣無復數之心而國之三

春秋鲜作拼疑 卷土 莊公元年 五 三 三 三 高氏日王班下嫁禮班不停西以美推之諸使固常躬王 有大夷不因而解之陷王於不美矣 單伯反往逆之莊王不以等之先召於下齊命之主妳魯 國此亦男下女之義也今齊死不朝正人不親迎而多之 京師天子置館命同姓之尊者行省主之禮然後送歸人 孫氏曰天子分在公主整婚而公不解故交機之

私單伯十五年單泊至自齊前後八十餘年未必是一人 伯 渝 會齊侯宋公衛候鄭伯干郡文十四年軍伯如齊率人 其為內大夫無疑周有單子單伯者盖其族人以永為 [3] 命之為魯 气口 此年單的送王便十四年單的拿代宋人單 弦 úsp 4 級女 李氏口)::] 有 祭公祭 Ĭ. 妪 桓王之女嫁丁本蹇公 伯祭叔而鄰之於

春秋稱傳鄉疑 奉土 在公元开 矣經書軍伯送王姬一軍而數失見馬可一說同性請徒 到也况後服不可行告被警國不可聯好交令以居長而 之非禮矣且單白非同姓之大夫使送王姬亦非所以厚 而行機也今魯莊與齊義與不至京師而魯使單伯往送 族高代說則魯主王姬之始當主於京師不可迎至本國 然則平正之旅舊記以為平正也武王女文王孫通齊徒 不可乃赴京師而送其所不當送是尤王朝帝因之罪人 主學婚非尤悖禮喪心之其者予夫天正不計多夷不計 之子此說於所事合矣然平王之稱似牽張嗣之可也。 自我歸彼也按此與高氏說其竊意尚氏此於義為之而 主好者禮當迎王姬之本因其婚亦常迎於所至之庭而 罪可勝言武軍伯以天子之命物不能臣若以正力練其 魯等而 從各主齊婚亦已過矣在公不知其非而四初之 於詩傳雖存此說而亦未以為是今又安能定其必然乎 命主也如此則同姓治侯當即幾內而用之於義始便為 本當至京師安可使之主王姬哉魯即無也無學而亦 在王府凡齊褒己為諸侯不應稱齊候之子故朱子 王之旅降侯之子似與此合但召南味文王之化不 亦曰主王极者當主於京師行禮之處非可在外 六

不可况以父丧父警之大而可令之主婚许

者

FP

召南何彼

'被矣之詩所稱王姓也按何被禮矣之詩

7

秋葉王姬之館于外 杜氏日齊強魯弱又安罪於彭生魯不能學齊然喪制本

脚故異其

春秋解傳辨疑 卷本...在公元年 而不敢解主婚之事實乃是齊而不肯辭也比事以親 親之意故雖無能于外不以為得禮而将其之也 又再言者其義以後學為吏示天下後世臣分不可忘者 而為之主為是廢人偷滅天理矣恭秋於此事一告再言 被言之可也今在公有父之雙方居苦塊此被之大變也 之義為之集館于外下未失任丧之禮具為不可曰以常 馬或曰天王有命因不可辭使單伯逆於京師上得草周 于外之為宜不若解而弗主之為正也是以君子資端本 常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雙並公於美不可為之主等之 復會代衛其學齊之意略無幾微見於樂如則非民工命 以為安故自主王姬之後今年會代衛明年同好又明年 祭之于外得變之正子曰不正有三年之處天王於義不 汪氏曰莊公是時長齊之强不以殺父為學方於結齊好 烟也衰 麻非所以接并冕也知其不可故特集之于外也 胡傳曰茶館于外者穀深傳以為仇您之人非所以 公忘學之罪不可訴矣

春秋解 傳辨疑 之内 ŧ., 辝 秋解侍辨疑 麦土 莊公元年 八 一———今将祭之于外盖亦在公門外耳未必在城外也の公羊 祭食 當在 彼也十 分子之食則以果矣其道必為之改禁者也數梁傳曰 宮外子設深修口 邻 韭 Ť. Ť 14 處陵亦六日 书 剪 沂 之改等另為必為之改等於路寝則不不小寝刑 日菜之禮也于外非彼也其菜之行以被上天 禁干說 Ĺ. 葪 1.7 [y]堵是也隱七年城中即胡傳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集 關學民日館家金也等者終為之詞斯干詩所謂異 阚 祭王如之然族此說是謂王如之能當在公門之內 Ý. - AVE 門主王城者當設几是于宋廟以俟迎者改在公 期已葬於寝利已早為之茶節矣按此皆謂無 所 1 ġ, 如也然禁王姬之館此因為創始柳岸以創始 外非禮也其之為禮何也上天雅多以自公門 中必有常處按常處之就不然此公之世即有主 77 師 沿 孙 **^** 本有案館之禮但不在外耳不知主不 刮 围 外然於城外則太敵矣且亦何所據而知其 詳思七年 亦非禮矣义安見茶館之為禮而 傳义口奪于王室為強親其主王好亦其矣 <u>.</u> 标 雄主丁唇而遠至祭內即使等無他 秋 主王姬者必自公門出范氏四公門朝 書來館一茶臺三集園三琴巴一 水 护. 下の花氏口 魞 抓 外也 必 被各本 ₹. り 3/ 煉 · 2 31 ,T17 1 ·Tia 心 非. 汽

> 年末開 公方在 有之但、 3 Ĭ. "Ť. 存之可矣 孫 父學之在齊呈其以父寶為嫌而為此乎一說題夫人之 齊可知魯人不無擊齊意則為比故而禁館于外或 di) 校 -级 等亦不必有常館也若夫策館于外華人之意只為 1 者不當主之丁本國何得有正極之常的社 喪中王 于本本 **永明言其** 他公之生王好者可知前此之主五领不必常 開祭人往逆而館丁祭出月日此一百 級不可入山門耳蓋其忘親釋怨幾不 故耳惧此則裁梁仇響或麻之二說 亦 在餘年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

春 秋韓傳鮮獎 高氏行莊公與在王同時王名水而公亦名外方臣 秦土-- 在公元 7

ملك.

É -15 _F_ 启 渝 此而就為正也開之可也の陳在公在位七年本弟 10 在先川民當避也君在後 九 關李氏日 一是為宣公 甚矣或者史氏之誤與傳係者之就然亦未知 按陳於公與極王 則臣當改也不避不改其 其命名未知就 **た**乳 後若 沈 **1**/₂

王 勺 使 栄 يار, 权 來 其 K 、口茶祭、 鈐 後 桓公 凶 12 公氽 1/2 命 色社

汉汩

軍縣四有柴鍋湖

周齡

同名

德 杜 右 片 兆 日 t 柒 权周 半 廴 E 大夫祭氏似字錫賜也追命桓公寝 命 衛蹇之比 护 讣

JL 灾 氽 泛座 这 1.1 4-1-1 楓 既亦或贈之以官裏德飲食載之於策將禁賜 11. 一於 (B m 衛襄之下註云命如今之哀東魏奇

ΡF jH_ 狠 ìŦ. 'n. 灹 11-风 妈担公 曰 *}*/r12 1-1 王不能 計入以惡為善示以獲嘉放特公天 夏 桓 弑 .7-命 19 华歌王 亦 仜 主 日命鲁主王 法 有戒殺其親之罪乃司馬九 将你子齊使劉定公賜齊候命 姬之存而追錫其先君耳 浅之 杨 **1**

奉林祥侍 中心 利 (4) [1] .F.. 辨疑 赕 州初 1-7 巻土 不 稱天王寇篡武以青 莊 2 讠 三網也 东

秋

古

E

邗门 必、 兲 少少矣 者 捕 天 广 所爱 扽 討 無 1/_ 今 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首者天命也 _Ĩ_ 桓 忽 1 **天** 其 抵居 失 灰 丰 11 4. T_{7} 怒也與葬成風引為 _t. 不能討及追命之無

使类 单 坟萄 ÚF. 3.7 兴故 八井大一 ~~施大 之

41

入口

Ŧ

挭

聘

N

者三死人追

大

慈不

Ä

万以

馬

1/2

有

冷

辭

育

1

物

各

- **Ç**D

後世以

題為選責功臣

増桃

誰 六 10 於為悬春秋 斌出三 十 六 عظ 华 Ĺ *T*₂ 从

JE が、

隓 -女17 な、 ji交 با، 金 是三命益不足為重 K 国 1:1 乀 夾 沱 逐火 午 後王 胡傳口散見去 紒 字: 行 沙 칮 广 因其終丧入見 F ďη 其所後 ₹¥

> 春秋拜侍 環實伯 惠王 乔 先 襄 年も 分為三事盖詩人之詞不過言其大概其實有功 王命哥 虎意字 1.3 綸 賜車馬戴見也王命上會以散見是矣又考之左傳 T. 恢飲 £1, 佐事 十 <u>ر</u> 11:-£ 人 女 ブ ż 使召伯 組べ 竹 芃 13 刖 铂 車 功 印籍疑 卷土 战之哉 上帝余敢忘高用 衙分外 污是 古 馬衣獅 竹木 鋦 文亦以大船之版成略之 えし 用室師 命注 錫之 賜斡 者策命之 荆门 前今余 康鴉 錫命有命解有命物 追仰襄公 ٦, T. E 族 然参之諸書平王命晉文候以 图 廢 保 奪便命不言所命杜氏直閉命為便 諸 受命賞服大格 其歲将來 與不過 朕 命女聚益軍男氏之典暴乃孙為 É 筷 尺世 印位 命 负 FJ 112 九年 年 一 関西命晉文之解亦有策書 叔父防格在我先正之左 -1-作大師! 天子賜以命主花二十 謝而 女口 年衛告我請命梁王 此 £Ľ, 先又或止有命解而 胡 服粉 龍旗九旋集門赤於蹇 坟 之形弓於矢因其 表東海王玄之 古伯易太 弓絨 収 丰 禮 及詩為 绒柜 亦可 クト ځ な -徒 文 腍 哦 左 乾 Þ, 年 亢 いく 旅

汽 圖 15 孪 部 沆 业 和己菲 有命 12 41 13 前 矣因其私数而親之此為非 豸, 专 命二書賜命二 -4 **1** 後 쁘 鹏 . j-部後美是也 惟此年王不掛天龍

渝

春秋解傳辦羅 卷土 这也然如朝見感功而有命自當受分子王朝若朝候既 授門 楊命不告就徒 专之同 不 卒 北定 慈我也大元年春正月公已推之未青請命丁王而 錫命 死 尚才 _Ŧ_ 年天子使賜之命亦非禮 九 在宅憂尚非八見天子之時天子記以襲封亦不得 义 皆稱天此輕重之 刑亦不 辨嚴 卷土 在公元年 主 我以后年外就详文元 作 策命之本間造使就其湖而錫命也按此說 刺王命諸徒則大宗伯備可儿莲改五此鞘 国比 自己 無 即被果所謂禮有定分無來錫命之 族者成公不 36 也の汪氏日 也但以 翔王 比之桓公則有 人無敬粮之功而 經傳言獨合者 土 从而 F. // 雪哥 矣

之大夫不可使将命也當與隱七年使几伯聘相來看年七伯錫命下の錫極公命非使祭从来亦非荣叔天子

王姬歸于齊、

公羊俸日何以言我主之也

娅之館書歸書卒皆以病莊公也莊公之于齊不可與相陳氏日春秋之書外女未有 詳於此者也書逆女書縣王臨川 共氏曰書歸于齊鲁院主原則同于內女也

能行九代之法而反妻之不過以齊之張耳仁山金氏口莊王送不知齊襄為敗之行賊殺勇侯夷不

十一年歸桓公人人年及十一年也此解夷公人人徒改亦八曰書王姬歸齊二此年及十一年也此解夷公

春秋鄉 傳樂養 卷土 班公元年 衛略甚矣夫以先正之女公正之休下銀十次好局崩暴 朝四于京師又不朝迎于所主之州而以使散者未延 見其京亦為不可耳口部戶常不与逆送之者飲此物 也主王姬重典也豈可以為常事而不書平以為歸于齊 吾一告子唇法當好君但等子齊夏有父學以此言之則 忍之罪若矣春秋夜響之義明矣按此說不然婚姻 他 m) 書解于齊則無以見其罪之在也書解下幹而後忘親 不書此 渝關孝氏日 此無云昏禮之久慶和直非無人之次与然矣 公之不書者實永當主王 姬而莊篇之二王姬一主子 乃書齊襄固父響矣齊祖非敵怨何為亦者其歸予盖 獨言者以歸于齊故也逆于京師等能于外西 胡伴曰魯主王姬之嫁其矣在他公時 大事

都納邊犯都都都

43 16 *if*. 持 有張縣也 表的 , L ,他故徒其三見之民魯桓既及而紀遵不支於此則矣 ř; 李 水 城則在連界安山東南北三見為如東南追輔齊 之 17 'n 肚 都昌 ķ 按社民註都在東莞你臨物縣東南 都昌縣西有营城前其鄉人盖賊的仁青 即今平度州昌色縣也外庭於今城 114

運也

薛氏曰黄之盟统二年也今又遷紀三色张暴之無忌即

甚来

人民受之于天子齊馬得而遷之裁紀之滅始于此聖人民有定居张者不可以为并許者不可以認取紀之土地永嘉召氏曰諸侯之國皆受之于天子其對城有定分人

所以書師而深疾之也

部為紀邑遷宿遷陽皆書人而遷й爾郡書師此春秋将年宋人遷宿閔二年齊人遷陽是也宿與陽時內高前衛廣陵李八曰經書建人國邑三此年齊師逸紀前衛部十基與王姬之解詳而不暴則奪之罪自普矣

軍若許之罪也

存其人故與眾人遷宿文同趙氏曰徒其民取其地曰遷齊八丁此三巴不言所往之處者志在去之而已非改安有其地曰遷北氏田直取其地不取其民故云運不云取渝關李氏曰沙隨程氏曰土地人民冀有之曰取逆其人

不書其地分後之非一處也按此數說皆謂利其王地而不書其地分後之非一處也按此數以明其人民而遷之本書取其地中不實意明傳之說為是若利其土地而遷之則逐步人不可云遷取其地何不可書取且此有所遷者以有所往之處經書自逐者中與不書建于某今雖強逼其是何獨無定經書自逐者中與不書建于某今雖強逼其是何獨無吃起而不必書也蓋三邑皆紀之要地或皆緊底地也齊成此而不必書也蓋三邑皆紀之要地或皆緊底地也齊成地而不必書也蓋三邑皆紀之要地或皆緊底地也齊成之處而止母遷其子此云遷其民以來我地運其民則三人不可云遷取其地何不可書取且此有所遷者以有所往之於此而不必書也蓋三邑皆紀之要地或皆緊止也齊於後此前不為其之。

二年春王正月韓陳莊公

夏公子慶久師師代於餘业

姓云盖慶久自稱仲言已少次花公為三家之長故以花極公之長底子也慶父雖為底是而以仲為等其後子豫故知是國釋例註與不知其處盖近魯小國也公子慶父故知是國釋例註與不知其處盖近魯小國也公子慶父故知是國釋例註與不知其處盖近魯小國也公子慶父故知是國際例註與不知其處盖近魯小國也公子慶父故知是國際,與

民也公為伯而自稱仲論語云五孫問多於我是時人呼云云公為伯而自稱仲論語云五孫問多於我是時人呼云云

= 末 逾 彭 特件 是 解傳解徒 養土 在八二年 天 约 選袋題観之端其肇於此數四國而白成於除业村民 釢 年 故 وكمأية 字 風 伯 4 孝 冠 辨疑 7 娶五 成户 4. 茶 **)**`\ 仲 除民以為附庸因是也公設皆以為称邑則邑 未逾弱冠而 仲 後 بالر 行 総十七年 儿 1.7 父者在公之庶兄也本原孟孟 决 樂鑫加字如喜权成孝之類 为和 即将為 慶父雖出在子同之前當亦 公 子故後 卵 則以兄故而私厚之 业 列 於三 倣 郇 桓 JHL. 农 种 先莊 植 該 非

院川吳氏曰于發語解析日子也

公疾 15. 岩 妙 魔父之長在公大抵不過數歲許耳在三十二年左傳 淅 洋 7n] 矣 跂 母或是文美之勝柳或别有凌母在火 美先俱未可 站 F 問後于叔子 李 然為先公之子会居父之大學的不問此有事於 公子慶父母 仌 4. 上 沿 般親此 於學友 日 图又可即 親庭父之後所盖八則變父之為無是無 刷 對 對日 承之 其稱而見其罪對杜氏曰 九 IJ 慶父與 慶父村 臣、 ý. ji パス 1 死 一片成之 杜註日 松弘同 茶 股 杜 其 ii#p 母谁公兴季友 註四季友莊公 欲進某同母兄 禮當稱公子 此大夫之 靛 [5]

> 春林舞傳解疑 卷十一莊公三年 二 有不 誌亂之 慶父主兵等致子般之禍於餘血法不當等聖人特盡 常 Ā 溺 汞 専 其 ij. 去公子 例之常言公 X 而 得 矣。 回 出. 捕 所旧為 魯國之兵權者公子帶再為主将專分諸 代何也祛鹿父之得兵權也 1-3 公 訓 計言 构 子之大者盖聖人病其不能彼齊之學母 俥 公之子而不知君父之學也将 H 子 巡巡 後成也曾在春秋中見紙者三君县既 按二 دين -ريا 亦可 傳於 此 通但於春秋之常何不合惟 1-5 餘业 推 其義即可見其忘親釋怒 都色也 統公幼 M 乎即 山口 火光說 候不出 桩 18 1.7 涫 三 大力 年

十見 三倍 年二 子迁 矣皆夫 慶父 밀 之 2 使若一 莜 官 者 何 飞 丧 K 推 周 た 八祭岩之見 文九年三三 不能明其罪 恶火 舂 獨 咨 云 1 得 . i 秋所書為成遠矣 不 ıÈγ 视而权仲惠 凝 77 於 大 并 夫 摊 関 4:] 餘 斌 之 汰 公 洰 址 者不 之初 不察之 古之兵 軍服其威令之日久矣故學斌 事度而為張俊之解亦甚覺其不 慶父試子般而成李不能選其惡 1, 拼等 伯不 学 吉 顶。 制即後世 Д. 三 F 按此說不然通经之中未 B 宫 能免其死夫完一 ·\$ 自 Ħŋ 大 據 大口 其 夫之 左 授 不同 1.7 非 傳 81) 色也若欲大 纸事事助 肿 14 後 都 公亦 世之籽 者多矣 71 7 13. Þ, 抖

慶父送之為亂弊起於為聊執因政不在於為将得兵權于朝兵歸于野來當專司其任而久以兵權在權也故聲

秋七月齊王姬平

立之也

奉秋輯傳辨疑 春土 莊公二年 大 人名 在 人名 齊三姬辱矣如不共戴天之念何所就能三年之丧 由鲁族故為之版娣妹之服夫服拂情而為之節者也莊 也恨也故檀乃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武曰 故傳口內女族為諸侯妻則書 吳王姬何以書比內女為

汪氏日 薛氏臼 刑 **未開** 不 2 儿於 水 爪 沃 主各王女而為之服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王后 4 回 儿 1 功之祭也特卒王姬以著其罪 Þ 周禮為王后齊定解之者曰諸役為之不杖期 主昏之為服自莊公始也其以說亦乎 ぇ 莊 經則當時諸 在齊而不 敓 公 舍不共蔵天之堪而主齊大人之各知 いし 罪可謂太矣故自逆王姬至此将書張書 يَدَ 其典汨大偷 仁 侯於王后之喪禮名矣而何為王姓 周也或者以 部減天理之罪所謂被而 為京王命過矣 有齊

> 春秋辉傳鄉是一卷十一莊公二年 元 三一章之則是外夫人之卒果宜不告不而者但或夫人在而 無人心 無外事人無知死之哀來告非禮也往而亦非禮也由是 凡外夫人之不言卒皆因不告不吊子口要彭山謂婦人 而書字雖云平自 其意欲始齊而不知父學之妻於養大不可者公于是子主王姬因齊之告喪特服出嫁姑母之服亦可謂厚矣然 喪甫 春秋年王姬李彭山以為齊告題為住用也如此 畢而又為王姫服大功也禮於母節之宴或服莊 矣。日齊王姬便見學妻之卒可不明矣今因告 妆自 补 桓 蘇然亦以見思禮之辱所以深病公 竟之時 與今秋二十七月別三年之 明

告喪此未嘗不往而何皆不見於經哉不然被未當不者書卒自此以外難妻母外祖母之表俱無聞為莫以其我也取以不至不告而不者者然春秋惟內女之為夫人我之服必不至不告而不者者然春秋惟內女之為夫人夫人之母卒初或母在而母之母卒判夫人與失似有學

皆同夫人,行不以禮故還皆不書杜民曰禄齊地會非大人之事綱然書之此年出會其義左傳曰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禄書姦也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奪侯于禄

婦人不言會言會非正也

明東了第一年人 高氏日夫人稱姓氏者貶不再也

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威命之不行哀戚之不矣者人神之主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役子通乎其下汎于國君君公也曰子可以制母乎夫死役子通乎其下汎于國君君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令會奪促于禚是莊公不能防開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令會奪促于然是莊公不能防開胡傳日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閱住家從胡傳日婦人無外事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閱住家從

春秋轉傳辨疑 卷土 莊公二年 辛家氏日姜氏身员弑君来封之辞甫除丧而往會其兄齊

至河

氏者去氏以辣其逆加氏以蓍其淫奪襄出而是任會禽故於春秋聊書之此而誅之也の夫人前去其氏令稱姓妹盖未察罪 此天下之大恶覆戴之所不容聖人為是弟也此以為兄 此天下之大恶覆戴之所不容聖人為是妻方有王姬伉儷之戚未踰将而出淫其妹孝卬含是文

これととしていまして見たとうないもり、示之有別亦所以対其配倫之罪

飲之無別也春秋書孫則去其故書會書京揭其氏姓蓋

渐觸祭悼子康子與馬非不受敬俎不宴仲尼開之以為汪氏日春秋之末公父文伯之母聞門而與康子言皆不而當周公之任正文姜之罪 必不免於管察之謀矣 張氏日春秋孔子之刑書也觀春秋書法如此則以孔子

姜之意乎牧脩書文姜之行難國悉不容諱其惡惡之心亦猶美敬牧脩書文姜之行難國悉不容諱其惡惡之心亦猶美敬蚁州外男女之禮夫李世俗薄而敬姜獨能守禮而不違春

馬得乎然弟書曰會而不直斤其姦則猶為有隱乎爾坚諸篇知其機德 股關播於逛通而不可拚雖欲為之諱亡而越禮洛行毫無愧怍如此觀齊風南山敞勞氣驅紛而屢 會齊襄未開以賞母為解想其母亦即世矣父母俱亦集 發而歸祭矣故至此又書會之文姜之父沒已六 年渐關李氏曰此自魯國出而與齊從會也去年三月孫子

乙酉宋公馮卒

春秋解傳報報 春十 莊公六年

高氏日觀宋在技求收類則穆公之不以內外子有以知

之矣

新關孝氏曰宋在公在位小八年年子提立是為問公

三年春王正月尚會齊師伐他

左傳口春湖會奔師代衛疾之也

穀梁傅口獨者何公子獨也其不極公子何也慈其會仇

聖而代同姓故此之也

貨中黃氏日勒販而去放非未賜入之比

年為衛侯魯軟與兵會仍雙之人抗天子之命納不義之高氏日衛朔奔齊齊欲納之然天王已絕朔而立公子黔

君具罪大矣

家 成父之恶滋不孝也 纳氏 荊 日 癶 #E 决 謂 父志 衛朔在齊 予夫 纲 魯桓曾與子盟黄而以 羊月 者父惡也不能復父之雙而 衛矣此 舎

春秋朝 齊黨罪人固不足責而莊公 出 牟 廬 パス 卓 E 陵 何 傳 同 ~ 华氏 與 氏 休 辨疑 'n 圳 糇 日 雖未知就是而)ソ 반 考少三 為齊受天子罪人為之與師而於 本 をユ 文 言巴 俸左 莊 為 ~ سائلا 街 氏 新立寢苫枕戈莫先於率 時衛朔在齊齊發 湖北 剕 FJ 叛出奔天子新 衛朔出奔二公子 、街人耳 同之 納 之 明 *)*): 公 同 凮 矣 子 則

齊師以往此何心哉

紒 美之事 這不甚于彼 不 汤 父之等而釋怨其罪大矣况與合黨與師代人國子據此 後學稍未與齊人同 代同姓之正君故謂 煳 黻 孪 氏日 孫傳謂公子 1岁北氏 謂 游亦本言何公之子也胡傳 矛 此甚於 役也弱則明 弱惡甚於慶父豈以慶父代小 殷 必於 人扶上 狓 殿 與學問之師同為 者战勒去公子 非 止此也瘦父 * 因 聚化 有 貶

三

桓三

枢:

<u>ځ</u>

外

办

附入有子也若獨亦桓公子亦當如叔

説

是以

溺為

极分子也恐未必

然桓公之子三人故謂之

才

灰

之

言卒矣然而不言中馬意必息分之子而担公

春秋料侍群是 秋耕侍群集 卷土 菲公三年 章也一隐之世攀不辨公子驻之世勒不稱公子皆去 读等 可 字末 拔 别 示 曰 此。 去 之 芪 通 年之 殊得奉秋惡惡之古先儒多從之今亦從之以 处也傷公而後大夫雖有罪無復敢去於者失 再大 大之命 乎天子者也按此說是謂命于天子 公 但 耳 **}**`\ 命 于 卓 為 無所據未可定其必然也殼沒傳以為公子脫 若果 ŋ.j 淌 ンく 桓 路山 皆書名耳然于書公子不書公子之其本 獨本非公子以未賜放故不納族亦與 示 公 2 力口 胶 太土 弟 此 吾大夫之未命者也於在元年之軍 0 不可以 月'] 公羊件於隱九年之挾桓十一 湖無可貶 父您言然而 此乃真書以見罪者說 君響與父學 圭 別 グ Ř 拔 178 见 刖 伯 乜 同 挾 身门 敌

夏四月雄宋社公

五月靠种王

左傳口养桓王緩也

始常菩得故言 心也葬展也天 際 非也先子 Ξ. 경치 天 Ħ 傳 13 14 天 不 不 位 夫 1 子 志 <u>弃</u> 道之大變豈以是為常事而不言也 又 林 -γł 洮 ナ 本公馬與天下 Ą 有大於葬天子者而 紒 而 月 外烟 苹 同 軓 常 .坚 子者而可以不忘乎死生 终常也都常事也不 觀會之間 医四分轭分之不言而罪一人 其美不疑也志养子志荫不志葬心县肺也何王前至是盖七 年夹先儒戎 至 渚 候 5. 月 间 班 柔 火

·:-行 益承 茶一 人 Ŧ~ 詺 安可緩也聖人書之以著天下臣子之罪 候 Ē 背 崩 小水轉 叛王師傷敗之後力益不足矣夫以天下 於 諸侯然後克菲極崩七年乃克

改矣世疾禮廢何事不有送命必桓王前已蘇哉劉氏四公報皆以為改葬若誠改养應如改卜之類而書

士 處耳可勝惜哉其害 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夷 禮從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又其害 已而去其籍先王之夷 禮從傳於後世惟士喪既又止記桓 玉之暮也同軌 畢至之禮既不復行於是諸候惡張氏曰魯遣級者往會故不書公如又不書鄉大夫往而

春林縣 傅群是 卷工 莊公三年 毒脓氏田會符尔書其人慢也欠公使公子遂称替候叔张

定王不葬楚康正年襄公送葬西靈王不菲不臣于周而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均Й可也晉景公卒成公弔喪而得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忠公使叔召菲宋公滕侵叔鞅

也不臣可知也。這後李氏口春秋十三王志葬者極襄臣簡景而己諸侯

訓于

晉楚春秋群之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不) 渝關孝氏口菲天子 往 いく 间 챯 於 諸侯者葬天子孰其知夷周於列母其罪愈難追 13. 不 可使 夫 不 彩 大夫耳兹 华 而達不葬其罪易見也至於不親華 裥 之者也隱公不恭平王猶 Bi] 使人會再使微者在熟華 习不 親

秋紀季以都入于齊也我紀季以都之愈於不其也也我然則華與不華同歸于無王未见華之愈於不其也

孑 ナ 17. 彭 左 縣 里 鄁 ,L, 誤矣 益 紀邑在齊國東安平縣今按東安平在臨淄縣東一 李氏日季字也公羊傳曰紀李者紀候之弟也杜 **五紀之西** 我紀季以都入于你紀於是乎始 鄙而 接埃於齊者也汪氏以為東昌之傳 Ŕ

胡傅日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嵩去围设地以下致容式托氏印齊欲滅紀故李以邑入齊為附庸教梁傅日衞紀之邑也入于齊者以部事齊也

春秋稱傳辦報·泰土 在公三年 重 中齊請後五廟其亦不得已而為之者非其罪也所以無 多者天下無道強彩相談天子不能正方伯不能代屈已 之顧是也紀據所以不書奔省紀候之命矣所以不書 之顧是也紀據所以不書奔省紀候之命矣所以不書 之顧是也紀據所以不書奔省和此也不書名則非叛也諸侯兄 之類是也紀據所以不書奔省紀候之命矣所以不書 之類是也紀據所以不書奔省紀候之命矣所以不書 之類是也紀據所以不書 本公三年 重 重

寒不得免馬運都節都紀之不絕也如幾存以節入齊紀也齊信自桓始年於鄭以國紀黃之會惡為之求成于齊陳氏日紀候在而孝以節入奪若以邑判其訴字紀侯急

; ;; 一於 jέ 建 <u>ئ</u>رىي مارىخ Ť 古 结 IL. 汾 ساله 1 是 い 與之也降人 20 候 意 セー 是收 所 桐宇尔 流 冶 . F. 頄 字 她 訪 **9**1 疑 可

1

水

Ø,

右

沸

牒

्रां-

孪 ル įķį. 34 求 ₹. 11-1/2 有 技 べ N-2 11 117 H 14 1 ₩_ 故書 アス 凗 iv. 80 1.5 _Ŧ. 以事齊無宗祀之不減也此從權行祸 Z_{ij} 侫 宗 とく 法 澌 闰 書入以示義析地以去國降志以事仇 明為寄矣聖人恕孝而重罪齊侯也 月刊 烟平真能救 度減し 膻 以天子打己入于齊齊納人之封己 鄙谷姜干京 與其 殘民絕犯 師 而 天王 乳若 終不 不得已 他學 能 IE

本 忕 張 能 M 戊 13 校 买 俏 詞下 徘 _Ŧ., 疑政 粱 ホ 巷 行 1.1 存 伯 在八三年 誤 人名未在故科行小 宗祀以先王之建因而聽命於 強 Ŋ 不

麥 别 君 汽 仔 13 紀季見齊之必将成已改請先下齊以送 儿 國 之故 永 李無鐵馬書入以志其雜盖問之也 析地事應接存亡難絕之美使宗廟 都是也可謂明 於權 敵 102 兵

A

搥

独

矿

东

狄

, jir

72

j:-

之 午 永 獲股步氏 炦 李不書存不書名所以别 書名 · K 晉獎盆是也書此書 書地而獨邑叛若之罪著兵書大夫入于某者 日 标 那斤 **** 12 罪. J. Y 齊而 地出 閃穿也春秋 於二例也不当弟明 從入 乔者 那無其言年夷都黑 đ, 樣色板石之作見矣 剂 ; ኒ 如此吉者 非

> 詂 特 不 绝 序之 肢 f] i 可 罪 不 謂 之 使 與他 -}-7 榧 亦 公子去 7 如 國省 17 鲚 而 ٤Ł 衰之川 耳故紀李 3,5

渝 17 之 鶋 蛱 李氏 情 微 技 -j-1-1 日 ③ 핥 周 住 者 例 弈 年 給 人 翓 P. 育 <u>ٿ</u> 以会 ぶ ,Ђу ボギ 名傳 野日 可受之義故曰逆 亦逆 制电 也何 在 紀今有 禾

不

次子 ;;;

别 17. 孔 立名 止 H 汽 也則 业 冋 丙 た 次 含 鸺 息也 亦 にフ بالد 金之名過 宿 信 者 Ă, 金再宿為信遇信為次食者若 往 經再宿得相信問也報 信が ŀ. 雖多日本為次不復 深傳

奉秋鄉佛排徒 矣宜 恕 舒 1717 彭 於 小 雅艺 16 Ľ , A. 今 此 4 其 47 A, 謀 李氏 产 六 制 矣 獀 40 部 謀魯莊公 書 有謀 $i_{i,j}$ 俟 而 能则 封 迆 腐公 次 劜 jit سالا 諸 見公之輕樂也 紀之 俟 于 紦 ЯĮ 杜 氏 失 卷 約 بالخار 在 1,5 44 仪 為東北 か 1 朔 1 ķ, 而 1-3 是 而不至者 幼い 未復方受制於其臣自救耳 拍扎 潜在 莊公 乎 沙方 滑)也. 故 鄭地 滑之 和 甥事弱作齊是從大具拉 轑 丰 失 τŦο 在陳留養色縣西北按襄 矢の 滑在魯西南相 = 回 北即今大名府滑縣也本 數然五年之代衛已張 次 入越也左氏以為 非為紀也蓋滑在衙 是次也公散 # 去生造 以為欲 将會鄭 不败 公

腴

归宁

何

뀖 K 但 言 次 若無 故而 自 出者

春秋縣傳鄉是 秦土 莊公三年 天 天 主年重段十書 酡 吉 徿 末 न्. 0 渝 候是也公與諸侯共次者二倍四年陛十五年臣是也 於 關麥 和 J. 有 沓 此 至_ 是 以為為衛事當無疑先偶盡從謀犯說養亦未之思 年滑昭二十五年陽州二十八年乾侯二十九 此又有于滑之次也。春秋書次儿十有六公次 ጥ 時衛朔在 八 公亦欲成齊之志矣是以此年春的會齊師代 次 宁 齊則納朔者齊志也齊各分時朔 事 滑 遂 左 事以 傅 ンス 為為紀故李彭山辨之確矣 為契紀公殼以 為牧紀蓋因

五年菜族是也內大夫次者一寒二十三年經渝是也

大

夫與外大夫共次者一裏元年衛是也內師以者二莊

决决 扎 月放谷 是也其中或代而次次 部三十年成是也外師次者二莊十 FJS 或次而後以 蔡人郎在原或不伐不敢不候而止 殿式牧而次 雅新次或次而 年郎係元年聶

書沒皆因其事實而誌之者也此年次滑不書代本當後 年,大 枚 抿 抙 非救不書使非使也其止言次者例亦多端 Ă, 王事民事而 比 3 1.3 徒其不義之行而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幸齊侯于祝

彭

李

氏曰

李公教作饗儿氏曰

郭玄侯禮註云樂調京

飲省之 祖 字 廟 若 **V**2 飲賓 禮 黎川 與京 刚 桶 不同 是 廟 燕又在 飲酒大禮又日 盖變飲也享獻也公敷作粮者是矣 寝 婿 相親也據此則教是補朝日諸侯受實聘享皆在太

社 氏口 享食也雨君相見之禮非夫人所用真書以 视

北

终

地見框

五

年城祝北下

失

報孫傳口 中裡也 幸諸 博 13 摄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非兩君相見又去其 享者雨君 繁星兵樂即候所以病齊候也 之禮 所レス 訓共儉也雨君相見事於

廟

今秋縣傳 精提 太土 莊公 呬

禮最重 高氏日 主 鴖 無行享食燕之禮於野者況婦人子然此不足青也 於 川吳氏曰古者飲食之禮有三享食無也無禮最輕 飲酒而食物不感食禮次之食物甚成而不飲酒 禮姑 飲酒 姊妹已嫁而 如燕禮之多食物如食禮之備雖君大夫 反 兄弟不飲同席而生况 用 亦 蓋 享 兩

人之為不善一縱之後如 相見之禮子 前此當會矣而未之享也今享矣又復如齊師矣 水方至莫知 所

張氏曰 ゾ 浙其愛為篡文美之行清亂周公之禮将人習之 假先王之禮為禽獸之行大亂之道也漢人有云

= 十餘年卒之子 般 閉公存試 あ 後止 聖人作易 レス P.F. 有

家 為家人之始 韭 訓 追矣

春秋拜传游疑 卷土 在公四年 辛亨于天子朱子本義日亨春秋傳作享謂朝獻也古者京 也 計 回 1 確. 裸而雕饗禮九獻兵禮九舉所謂三字者亦獻容所謂餐 2 渝 公案之意此二字本有通用之法也易大有九三分用 Ü 者即晏黎也享與發自當有别此于就止自飲食是您 儀此獻字之字也周禮大行人朝中将幣三字王 間不入口 享也故當你公穀作聚然左傳於他處文黎孝二字 H 如傷二十三年故重耳事前曰焚子教之後於奏 是 子曰亦獨舜此晏饗之發也又曰書曰 禮 享

作字亦 有 浴 制 皂 臣 宁 通之方字獻之字京能之京皆作京字據此則字京京 子两 為無用 存馬 前: 次可通用宣享黎二字不亦可通用子故依左傳經 13 今 完王 甘 歐而其之 恤固無足者 獨是齊惡二大國本官無 ī, 所以立人遊之網維而重儀範於天下者也今体 不妨但常作宴繁之響解耳口男女飲食人之大 道至此 可任 無別 聽 因其欲而制之以禮男女必有别也飲食必 其石 吾意而恣行也 無忌憚甚矣在文美野寒 廴 如此母如此則是二國之臣子盡無益))) 46 泉 攀禮而飲 食於其野是視先王之 春秋之所深憂也 文 Ξ

> Ξ 月 ź. 伯 校

殼 君 遨 米 با. 缚 F 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該 紦 例 姬 紀候之夫人即隱一年復衛之所送 族

游问

以吾為之變卒之也

春秋料傳辨疑 年 珠鞘傳辨疑 卷士 莊公四年 丰 一 一 子叔姬不言卒被出來歸非猶尊同之比矣祀叔姬被出 吉卒故 赴也不明不為之變不則史氏之朋也非夫人者七倍 而書卒者仍以夫人之禮卒之也把伯姬不書卒者為不 渝 版 孔 伯 關季氏口內女為諸侯夫人者七內女為諸侯夫人例 服大功九月恩成於敵體故書其字遍大夫則各之 民日為之變者為之服也禮諸候絕期草同則為之變 姬卒文十二 年子叔姬卒許嫁稱字魯人此於尊 紀伯姬郭季姬宋伯姬之書卒者正也奶伯姬齊 巻土 周

者也菩慶之叔姬齊高周之子叔姬宋荡伯姬與其婦則 羗 队 囯 服 適 於其辛莽而思程 犯之七 選共 捉之賢而詳其本本也按此二記皆不然 Ŋ 大功常事也此卒者為下紀侯去國齊葬伯姬起汪氏 大天而不卒也若夫紀書姬非夫人而書卒書葬如夫 女為諸侯夫人者七 剛门 為之變變則當書 有加者也。 湄 紀伯極宗伯姓志卒志菲義 例之正也若孫氏汪氏說 孫氏曰內女嫁周召則

春 秋論 親之刑 其 可 非. 亦 得 可 营 解 씃 净 いだ 先位 関 た 美不 常事 . 12. 八親後雖為 親 间 不書尤非 其七 馬改 Ţ ガ 不稱夫人而其為夫 而恭 故 100 4 難 亦 (i) 書 候去 بخ 隐 2 不 平 為正 加 10 奉土 莊 #, 何 也 剛 漫 選以為常事而不書哉紀伯姬之卒犯 且 吉 不 共 宋 齊 也其不書非 (中) (元) 部季好之書卒未有下事之可 亦未必賢如共姬之可褒然而亦 野西 科某 候菲之則 狛 姬 育故 公人 吉 夫人以薄之盖在父母之國止 後君葬而魯莽之得茶之在 四馬 人 112 به ī 非非禮之正而時書之 者 · 1 寒矣口内女適語候 則 سالمو 3.5 難紀於便 部子在馬 が 圭 春秋 视 起又未 彼 荆 囡 1 書 パ 不 亦 候 不 ď

£ <u>ل</u> 1 徒 夫 録附人 渝 在傅日 / 沈 亦 副 41 乒 己 莫钦 邻 無不 15 45-其 曼口 盟 _Ŧ_ 以 , 可考而 人在重除 き 回 i) 三月楚武王 之矣 姓武 侯儿 佘 15 心荡節是数日 王在位五 訪 道派送管軍筋隨随人惟行成莫杖 國之福也王 故 .Fu 者周不嫌於無判也 為會子 臨武事將發大命而為王心馬若師 荆 尸授師子馬以代随将齊入告 十一年卒子熊背立是為文 ¥ 送行年於猶水之下今月 王. 內而選濟漢而後發爽 禄虚矣強而為天之道

£

夏 齊候 脨 俟 Ď 怕過于 扽

十 衎 点子 奔核忽歸于鄭是年九月突入于櫟十七年高張彌斌忽 使 胡 有一 11/2 傅 伸口 割是也突行始終為君子儀君都丁有四年 股武子係而入春秋有一 聖十八年野寒公殺子 夢那人立子儀在十四 年 剪 伯属公也非子儀也蘇歌曰桓十五年書实內 团 而二尼者 鄭安與 喇 年实 採 Z, 抗 貓

故歸鄉存蔡入樂皆書其 也惟不沒其實故出斧入樂遇亦皆書其爵惟非與之也 茅堂 胡 氏日 斯 沿 實為公 終始 能君故不沒其實非與之

春秋解侍解疑 汪氏日 .][4] 會之禮書之所以談之也况以 ιñ, 迎其為簡 不期 否 卷土 莊八四 慢認該故可見 會口選春秋 諸侯私為之約乃月不期 三國之君相會亦比於 戾 4 耊

ģ

•]

FIZ

之非

夫

懼 鄞 求 後 挡 办 声; 四侯心事 结 不 Ţ 去 ホ <u>,</u> 在 李氏 绝 齊以 찬 剧 諮 倸 逵 者七 7 輕願魯援紀之怨也夫属公自入機之後不 竹 候 日 亦 八者又復 何 13 正曹地記見隱八年水衙遇追下0 ,能救之况, 先過 襄反欲結其惟心 年其為此 于奎 + 师 蘇陽公居林未 Œ. 徒 0 亦 紀失其接也此 桜 高氏口 俓 能以 耶 本恐陳鄭政 簡禮相見而 得復國 說大凝羞陳 惴 ηH. 2 惴 纱 湧 故

STORTED AND ADMINISTRAÇÃO DE SERVICIO DE LA COMPUNE DE LA

突 求 yz所 办 肺 矣 渝 深惡也 搜 何 de . ナ ħ 腳砂 衞 松 于 Ł 叼 植 愱 ナ 拐齊未一 齊 (陳侯葵 五年郭 10 年宋人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代鄭則是報 ·氏曰 + Rp VZ 三年齊宋 為後 ي ال 有與也面此方有此遇是必以陳為介 候 伯宾出谷蔡未幾入了 退已可見二名之為黨原矣此春秋之 熠 代朝是 4 之謀而 衛然戰敢了魯紀南齊於是乎怨南 いえ 此。 遇為鄭厲之求齊誠是考之 他 自 國皆釋怨于鄭安而 此遇後雖未問齊陳之 樂十六年公分次 為此 怨之 而 從 於

侯大去其國

东 左 松祥侍辨疑 鄞 傳日 سطير 绁 侹 ぶ 能下齊以 養土 莊公 與紀季夏紀侯大去其因這齊 4 专

紦 孔 之 鄁 怨 VL 25-之 器 沃 敓 國 代 K 祀 全 Ð 非 滑切 楢 とく 奶 減紀所得也事既入臣 于齊級便奪不自 在今則 女口 得 肘 傅 崩亦 稱紀 假 水 3°C ・今 131 钕 李季奉社稷故本言減不見迫送故不 應為齊得成二年傳稱紀獻玉磬目之 不為城雖云國 亦不 全以 紀以路齊亦是減紀所得也 候不能下齊以與紀李是往年分都與之 核就紀都 紀與存也十二年叔姬歸丁部 作不成其實為奪所在 紀之宗廟社程皆選之 取 必 쇧 놅 于 紦

扗

气

曰

剛然

夲 大 去 者不及之

蒸 汪 往 氏 ifi 曰 不 大 进也 土 青 女口 的 偃 云大選婦人見絕於夫家為大歸

春林報傳辨疑 日以微減別知 事 而 洨 赵 夫 胡 不 死 守 其 殿 縳 可 守 14.3 17 天 14 レス 於 有 子 勿 大 断一 _HE 去 國家者以養言之世中也非身之所能為別 之 去 何 愧 いく £, 者土地人民議章器物恋委眾之而不 卷太 矣 咨 道言之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 膧 エエ Ð 獨所釋如 爪 在公四年 重 之可擬我故聖人與其不見而去而 太王去邻從之者如副市紀候去聞 先祖之祭 何爾 祀義莫重馬麥馬去之無 然則擬諸太王 圭 一去卯之 不可去 硵

不名不 不 헰 其去而 與其去 不 而 存 與其不 不存是故当叔姬歸即而不敬 争而去是以異於失地 九之君而 紁 候

卒

u)]

共

1

七之木

尖

之也 為 礼 レス 芬 善之 保章 りし 意 Ż 抓 2 與 亦 訓 官又不 民守 孟 挑 久 2 矢 好之也 1] 沙 子世守之說則有愧聖人之書大去其母 1-7 ス 之 a 纶 效 能效死而 惟 候 パ 直傷之而已矣 žĒ 養人者官人委而 欲假諸候之禮以 為齊所逼雖其夫人在獨而 かた 先大 可以為美令紀候未見其 方之太王養人之言 為東也 去之可以 為仁 ぶ 剂 丰 則 有 心 殦 不

基例小药而窝斑 减缩绝之志於言意之丧也宗廟於其弟而去 之故特曹大去而不曰出锛所以资张祀之 存亡者一一 備書紀候圖存不擅国强暴之股迫委张氏日自桓之五 年書齊鄭如紀以至註元年三年儿朋

基馬追即紀候避居之地耶十 五里 學山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候遣邑月有紀子出口學八之陽有紀城地誌以為紀候遣邑月有紀子彭山孝氏曰紀侯去 國不知所往今変州府部恭東南二

六月乙五齊侯葬紀伯姬

也哉

候使之去國難具奉人在礦而不及葬然後襄公之罪着胡傳曰菲紅伯姬不稱齊人而月其名者見齊襄迪近紀穀梁傳曰外表人不書雜此其書第何也吾女也

春秋解傳辨疑 林縣傳轉疑 卷土 莊公四年 走 一一一 新聞存氏四日 所候非紀仍好是齊候親之也諸侯無親 葬其宴是為豺狼之 行而為婦人之仁也 汪氏口 之園石 則知齊襲躬追紀之國都徒葬其夫人以示恩也 于厅言齊侯服之也或曰惡其於也如紀似禮存紀似義 陛 葬伯姬似仁惡似而非者惡務恐其亂苗也 矣或曰 氏曰韓者臣子之禮非由鄰國也齊侵并人之関而 幸兵女是指加刀於人以手撫之也而可以為禮 書口齊人則疑齊之假者往紀會幹楊齊候之爵 莽之祖也而以為著其罪何也殺魯若滅其婚 禮

秋七月

地見其夫人在曠而床葬故因是而母府之耳

冬公及齊人科子糕

釋為非人子矣 轉成四聲候書人隱離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緣也常人何 時內可使書人隱離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緣也常人何 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旧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 以知其為齊之君曰會獵遊旧之事也遊田微者則君何 時內曰齊候書人隱離也不忍公之與仇會緣也常人何

與人共之且不可况其親之仇 ナイ

泛 氏回 层 **₽** Z 行以奉 沃祥 祭 祀

有 渝 于 胨 F $\int_{\mathbb{R}^{2}}^{\mathbb{R}^{2}} \left[\frac{k}{2} \right]$ 彼 μ 婃 李 剩 吳 後 之 戊 12 此 汩 也 杏 乎 公 於 有事 - Ť-法 本 緯 yp 幽 矣則曷為獨於此馬識於鄉者 與鄉行之說得經旨矣又以前此 . = 而 年姜氏與齊侯所會之地也 排 狩 地 耳 談况越境而與 仇 将 3: 书 狩

之前 則山 可 8 腸 市 5 謎 ÉÞ 敌 抖 圍斯 掎 虗 耄 淚 秦土 非公四日之後事以為此之 機而 而 こ 2 觯 者無時馬可與通通則為大機不 头 餘從同同 車於彼不知獨會齊師代 按此說是對湖代衛

潇

ጥ

27

故

撵

其

重者

而識馬英重子其與儲将也於

鄉

古

春秋解傳

脖廷

灰土

法 抽 Z_ 鵆 择其 拍 去公子即及齊師園都不甚公未嘗不致誠也春秋之 於 Þ 此文美之與你裏會也不言齊侯無以若其亂 公之與齊襄府也不書齊人無以知大僻之在 方面一 幾馬四有此例然及随事立義亦本書 徻

事 其忘父而 怮 割 77 於為公韓則沒公而書齊候亦不為不可 蕊 扶 親鄉也不得不月公而直書之書公而人齊 實外 利门 řΓ 放同 者不可問矣以是為公許 齊師園都又以不書 围 籿

侯

允

JL.

年

與其子為禽荒齊襄之惡不

足論

而公與文美亦

而

見

法

是豈

.10

たー

例

净

о —

禚

也

耳二

年與其本為色

而

其

ĒΉ

赤

公

省

Ą

深八

年

Вij

及

青

實莊

春 秋解傅辩疑 卷土 莊 ⋄ 四

何 而 甩 此 地 耶

悉

前開 孝集隊 糊升

五年春王正月

夏夫人 姜氏如齊師

叛梁傳曰師而曰如東也

高氏口不言地者師之次止無常也

天民口前此會樣序就业皆歷日而返故書月此歷月

迈改止書時

虚忠於早之意也

言會則 會被 與己宣注齊候之無忌憚甚矣文美之淫奔不必 行 舎 禮 渝關事人曰 雅故 雨 ·**《**》 莫大于行軍權三軍之衆而令女兄忽行於其 亦 曾 妆 于 此 沒 啊 説 人相 Вф 學侯之人 而不見必有義古存馬邦以 禮而亦書會文美之往軍內 戏 此 平 礼 不 聚于一處末始不可言智也可言會而不 為齊候往也縱不可言如齊侯沒不可 厇 J. F2 水、 华 Æ 不言會者往其軍內就齊侵耳不 止 νZ 與召人夫合 40 師為言蓋沒齊侵以 兵而 就弊候即不行 侵伐名未必 請亦 -}!-18 不 币

> 春秋解傳群最 将也 於君與大夫之無别者又如貶而稱人者然此以 可見君 沒士軟此則 , F 是 弊 姜. 女口 候 吉 0 不 部 汉 肜 故集林 共 巷 纵 兩 實 HL 或日 行必 至於督師之大豈可與 12 書 會齊候從可 如蓝 春 必 秋 女口 沒齊候而不書不可謂其無義占矣然不 之稱晉師所以沒趙属于五之稱晉師 有師從也言師而若不可見師行不必 皆以 有石石以在 -}-之大義未可視為不行會禮而遂不言合齊 師 卷土 五年大人姜氏如齊十九年二十年夫人 而 N 沒 知官為 言是即會其君也師家如因此言 其與會之人則青在男子而 莊公五 囤 別凡言如某國者自可不 投其與倉之人以示則 4 國例言之成級言君 稱人 <u>ال</u> ÷ 赵 层 心 7 分口

可是亦 地文美之 規 Tis 差行文也 天 之者写言别夫 不言 刮 大夫之師在安也此亦皆有上文之可考者令止言 妆 Sp V3 傳 棐 34 謂 7 林 行是起師也非赵某她也則不言師地本為不 語 谷果 1:2 師 1.1 于 者眾多之地而引詩載聽行人彭彭行人條 候之師在段也或二年齊候使用佐 **无之會否師周皆書地苦傷以不焚在完** 不 亦 疑 曷 可 とく 矣の此齊候有軍放之事而文美赴之 疑然或師方行而水止不可定其在 韴 與大夫而有異解我の彭山李氏口 北 间 必有所止之處不得沒官齊師 如

不然也の文姜之出自此以後皆言時惟二十年如莒又據以為解是指通道大都之東多言而不指軍旅官疾於

占月

伙你察水來朝

我沒你口部四也教侯微國之君未爵命者也

公羊專口原東者何名也其名何微國也

东 秋 194 譜 种 176 棒侍辨廷 凊 -} 7: 云 *i*1. 居 , E 17 郑之上 郑受 泰王 莊公五 湃 立 , 郑恢之後也夷父顔有功於周其子友别封為 邶 瀕 世出 \$1] 封 小子 ガー 邦國世本云都獨居都肥 肥 於部則賴是都君肥 平 三 三 再是命為 姑 郑宋 封

言肥杜籍言左當是一人傷七年經得小鄉子來朝知齊小都子將公之務惠公以下春快後六世而楚滅之世本

桓請王命命之

昌度縣 宋 샤 縣 汇 攵 彭 束 頒 Ú 414 宋 南 有 孪 η, 東北 ・方 氷 功 纬 坟 办 前齊桓而齊蓬與之代部廠 子 걌 久 回 有 周 粥 信 邡 在 東南今學縣界也竊意郡本 侵 郭城樂史曰 封 쀠 其次 年 荻 姓 华 i, :); 朝的盖 梆子 子友於部為附庸國杜氏以東海 自 郑始封若扶之後校七世係 朝 来 朝是也然春秋之也小 对十 城在承縣被另意在今 浦 以求此耳至上五 後本村 附庸 為請於 拉其 b

> рF 父矣 附 庸字者 不武 馬 方三十里名咨方二 黎米名也 與介葛旗 十卫 (3) +)] 黄子此就 九结 春秋 必 有 家

候陵李氏日郭以僖七年書小都子其來朝五此年及

薛游吞役也

渡七

居

니공

十

ナ

年也其後服役於宋故宋仲

幾日

倍

春秋縣侍衛疑 卷主 附 關沙 名 浦 Ý, سطر 庆口 黎來介寫廣是也能修朝禮故時書口 中 两附 胡 庸 傳 何書字都議父蕭叔是也矣 白 · 莊公五年於此已能自進力 ķķ 國也教來名也國何以名 於禮矣按此說不然 母 朝 狄 其後 夷 狄

那 视 夷 圧 14 滩 3 = 狝 遢 沈 而 郱 之 禮 雾 仌 為尤小 部又附 皆曰子變夷之邦矣楚為大或有附 1 為 迆 於 恐無 诗 中 其自 B 囤 夷狄 庯 耳 附 A 進 於夷秋者由 庸 .FL 点 於 外交 為子男者义安有所謂夷犯之附 ال 邻 禮 įπ 81] 而與介人殊視之子 謂附 鄰 都國之别封不應邦為附庸 國之禮是則 庸者皆大國社 是知郎亦中国之附 於水水刺 庸岩在中 稷之臣 亦可 庸

左傅四冬代衛納惠公也

公

會本

水

/

谏

蔡

伐

衔

臨川吳氏曰三年齊師會魯代衛以納朝而不克納故今

又會四國之兵以納之也

也其人公何也逆天王之命也報深傳曰是齊侯宋今也其日人何也人諸侯所以人公

盟人諸 逆 玉人 Œ 裎 Ē 子 命 腴 17 無疑矣此年代衛人諸侯所以人公成二年蜀之 侯之大夫亦所以人公也 衞 公敦皆云朔得罪於天子其事雖不可考然下書 誻 國稱人違抗王命也貶諸侯則祭在中矣 而在氏云朔之入也效點年于同則代衛之為

朔書入而已矣院氏曰不書納者以朔入為重也入不言納是故代衛納

春秋解传辨疑 帥 于 陳 納 渝關孝民曰三年此年兩代衛皆納惠公也何以不書納 而 前言奔而後書入則代衛之為衛侯朔也不必再起納文 巴明 其因者亦有之未可以一 成書園昌入 年楚子入陳納公孫宿儀行父子陳昭十二年降高假 納頓子子頓 御 納北無伯于 陽哀二年晉趙鞅即師納衛世子剛勝 何 納為重不必又起代文也又或直納于彼尼本常 矣九年公伐齊前不見糾奈後不見斜入若不書 知為輔斜以多國耶若夫僖二十五年赴人圍 而 文十四年晋人納提留于都弗克納宣十 巻土 納者因 在公五年 不必書代餘則書納而並不書 例言也齊宋快蔡皆君也或

此哉 一年已已之戰齊候國已先宋公矣而又何疑於泥桓十三年已已之戰齊候國已先宋公矣而又何疑於 强横或 翳伉而自 居先或宋関卑遜而甘居後俱未可知是臣則 陳蔡之居 采下當亦非君矣曰是不然此将擎襄疑齊襄非伯不應先宋安知非齊則右而宋則臣即求若

六年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收衛

了也 春秋之世二字而子在上者皆是字故知于突是

者难其所稱而稱之劉氏日古者字有归伯仲叔季者有四某父者有曰子某

春秋料傳辨疑 卷支 莊公六年者班其所稱而稱之

張氏日救衛者奉天王之命以存縣年而拒朔也

陳氏日

自液

衛無功

而後王命益不行于天下

盧陂孝氏曰通經書敢二十三始于王人子突之敢衛終

于吳之救陳

也不知稱人者恒解也春秋之初諸侯大夫皆稱人不必字為真解又據儿書敢者皆善之遂以救備之事褒王人比說弟據微者書人之例遂以王人為微者而以子突書字也以下十之微超從大夫之例而書字者褒教衙也按文善之也善子突則善王命也胡傳曰王人微者子突其渝關齊氏曰程子曰玉人微者例不書字子突救衛而字

緊何因 事 大夫 之常為王朝勸也傷教甚矣の衛朔以應聚之草階殺其 不當以徵者書入為正例而别論子突也若夫叛悉因善 誻 矣何褒美之有哉先偶不計王朝之大體竟以鄰國牧忠 八解傳符疑 卷三 莊公六年 七九 花品 熟居此位旋為國人所逐二傳謂朔得罪於王以奔 然在王朝不可言我以王人而投衛則王朝之大體學 僕也由是言之但當以大夫書字為正例 為是詳言以别之且 若書王子突而不加 桶字既稱字人書正人者盖不書王人則 剕 夫王朝之大夫何不可以 レス 明王臣之重 人字則又凝於王子而名突 恒解稱人乎夫王 一将中王 而别 為王人 命以 不 正

之罪以 野年之立盖當請命於王而王 許之立矣王許野年而 之則之又不受別與六師以我之可也今不能大治諸侯 大義以寶色可也讓之不從貶其爵而削其地為可也 刊 伐正 重 諸 侯 至於天王不能制而 **7** 1 孰得而 正王法不得己而為極怠恤患之舉春秋於此蓋 又書三人此書法之不得不然且以明王臣之為 非善之也子突王朝之大夫也王朝大夫例書字 王臣之東而 然不聽命衛朔卒得 納朔也故諸侯而謀納朔也天王於此 救 衛諸侯之罪 使王臣出救之罪已不勝誅矣 入而放野年于周于耳 愈彰矣。五國堂惡 除 貶

> 春秋料傳排匙 也の哲 共非 衛朔竟入 秋料傳辨建 春主 菲公六年 八容有不善考若不問其可否而皆善之將從井敢 抓 不 戰也觀子突不言師師盖其所将者寡必見五國之 台 酞 兲 际 欲 敢 共 朝 為 與之較朔於是乎來勢以入耳口經書王人者三大 選 肜 飹 **[11]** 救二十 火天也此年之書王 具 此 售八年盟北二十九 13 馬出 鋒豈 캙 誘 有三胡傳例曰凡 其 與戰而敗循即大經不書收 能 乎 仨 之不 有 斴 濟哉亦 國之不敢 収 罪 人則 年盟程泉之書王 徒 亦 見其失體而已の 拔 山 書教者皆善但各之 恒解也以下書字 衛也天王 知 ¥. **1**'1 数 於此 大四 自是木 人者孔 富 班 徒 IJ 舣 而 张 愆 ンく 强 当 而

子不 別月 春秋 駁 1.3 稱人安 為周 之書松未當無救所不必 放髮纓冠之軟 いて 是為善之哉 鄉鄉 者盖子不以 阪 者文九年詩大夫夜 為成矣

月· 衞 候朔 入于衛

郊

in

可

左 你 F.) 夏 衙 梹 入放公子野年于周放雷跪于秦殺在公

. j-事 石公子職 傳 7.7 户 衙 朔 :Ľ 倭 73 刹 名 何 317 rl Æ 12 12 名 命絕之也 絕易為絕之犯命也

L 团 2 1-1 即 有二義一 跅 F. 官 vz 難詞 復 (歸子衛 也一逆詞也 其 勢宜無散兵而書入者 朔指諸候之力連

言至而春秋之情見矣 Ĭ. 世及之禮雖以正取兩未之費也况故其見人送王命 衛朔書名書入以 命也春秋大義在於天下為心選賢與能而不拘 著其惡外則諸侯書入內則莊

陳氏曰 馬 道也為此乃非所以復也 話 '則其罪宜處又在天子之師故入而不言復也 侯 人口 受之若君所不命而自取之雖有都內之肋大你之 朔害极毒而後立衛人為之赋二子東舟孔子 朔故當有國矣入而不言後者不與彼之意也為 取

春秋轉傳辨疑一新關李氏口 絕之也徒 尤基 之而 黔牟千周夫王人之政衛是收黔年也以天子所臣扶之 人敢奪其位而 仮 Ä 位 捎 非其絕之之謂也良以天子 於 御候 末 於 不 抩 佰 突同 43 復 单片 捅 故不柄 矣以 解析 傳候 復若 鄭之再 歸蓋衛候鄭本當得罪於天子何為絕 何 彼 いく 胡 之入 訓 秦主 並以六年 九 二 , 傳口諸侯嗣故稱後者繼之也不稱復 放之罪已不可勝缺矣而况放之于因是 皆及其所不 捕 以其長惡不悛而當絕然則 復與曹伯 按絕之之說可通於衛候朔之入不 復解チ以 櫟木得風然使其得國如 正也 脳 此親之可知節之再歸不 明京師 未當罪都而因未立若 0 衔 0 侯之入也放公子 衍泛 衙朔出入名 衙朔益亦 八行之惡 者

> 立君 天下 牟既不書又 何須為沒職誌殺 以周 是亦義之所不可者故於其被殺也則答之具 之防耳我公子沒職不言者二 4 舒服 舒朔 之無 اچ. د 电耶 燀如 公子 此 既 抉 12 不 古蓝 护 师 放 人刻 洂

钬 公至自 代

汪氏曰 張氏口 師考其時而惡自 王琳若行齊魯宋衛皆當誅故書至以危之 去年冬代 街 今年秋始至師出經年騎武以 抗 Ē

著

春秋解停揖張 を主 紒 (角界岸) 泰丰、莊公六年 十 大安安达野致之况此役之不義更為從雠而逆天子乎甚矣 關李氏曰此 與桓 十八年之代鄭同皆黨不正 rz Pζ Ŀ

者 其可危也。 是 也親與鄉特而不致者請齊侯而稱人即不致公而義 故代偷致三為雕 經書公行二十三特於其甚者書至以危之 女如 齊致伐戌致容非常事之可

螟 冬許八來歸衛 渝關孝氏口 山季氏日 大師 隱五年以月書此歷一秋又災之甚者也 久 役 而又遇 螟災斯 民之不幸甚矣

說 八口 傳日冬齊人來歸衛寶文美請之也 俘軍所獲也 大奏淫於齊侯故求其所獲珍寶彼以悦

冶炭 惡也世衰道微暴行交作狗於背實使君臣父子兄弟終 -:: 俘 胡 仁養懷利以 端, 傳日 台 也及書齊人歸實然後知其有欲貨之心而後動 15 Ē 丰 文也實者 者二傳 19.7° 耳思安安 上 25 胡兄亦臣 相樂 旅之 レス 無私 釋解也春秋特書此事結正 上进天王之命人理所得謂之弟祇兄臣弑尸在我兄臣之分也夫謂然我君策在我位出神 不至 1 為實按商書遂代三股 IJ 於集),]+] 未有 我存機則不厭也春秋書 rz 正我君即原胡?入解我其无而的湖京未常殺 歐其我心失志迷感 所不容 矣彼 将得级难 認 之任此例 £ 侯 意比似所 Įij.

春秋輯傳辨疑 答者 i a 馬 湖 PIT 绑 用有 北 渝 調字 結正諸侯之罪車成明 吉 退具 雙 之所與也孟子所謂遭其重器者好也春秋所言取 行 考 止 辝 衙 考 路也 氏日 重器者物也盖齊之得於衛者兼有人而其歸於 /_ 有 13 俘 者言事 欸 我 物而已傳所謂來歸衛寶是也然則不書衛寶 先儒皆然俘為路誤安の俘者軍所獲也軍 沙沟 桉 巻三 皆有之無子所謂係累其子弟者人也所 俘與 則 一年來察民徒成我也解於以近其 略 疑 莊公六 於略言体則見其殘也口此并來 不 矣 同母者房掠之所提也略者 年 众 弘

> 左 傳 春 文 姜 含 齊侯于防齊志也

(6, 杫 迆 气 則 Ð 齊候之志 防鲁地文姜數與齊侯會至齊地則姦發夫人至

非 得傳意矣然亦大概據其地而別言之又安知王齊地者 渝 見隱九 齊志而邀姜以 鯯 本 民日 杜氏謂至齊地姦發夫人至魯地齊侯之志 往至無地名非美志而遊獲以來手防

夏四 月辛卯夜恒星 不見夜 中星 商 タレ 币

2

杜 氏日辛卯四 月 五.

經 星也 瓜也范 七謂氏 列經

春秋料傳 的辨疑日本 **巻**者 王 ار 4± 支

記異也

公羊傳

Ð

恒

星

者

何

列星

بطر

列尾不見星尚

411 雨

何

ŀΖ

孔氏日 也言天官列星常見之星也於時周之四月則夏之仲吞 胼 月今中春之月日在全谷弧 南方之星蓝當 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各公羊傳口恒 列見也 中鄭玄云孤在與思南 平者 何 Ŋ.) 刻

垯 川吳氏日 言眾多不可為數也 恒星謂有名之經星星謂無名之眾星星順

啖氏 白 星 陨 女口 雨 如雨之多也學陵云謀臣如雨皆言多

-t~

年

肤

捷

下

其

功

要告於養無當也

春夫人姜氏會齊候子防

星陽之異而五 胡 人事感於下 侯 擅 權威恭居攝溪之宗支掃為卷盖天 則天變動於上漢成帝永始中亦

何氏曰恒常也列星者天之常宿分守度周之四月及 之示人關兵春秋謹於天泉至矣 多代 很注之宿當見參伐主新艾立義張江主持

衡平也皆滅者法庭廢絕威信沒通之象

二月昏

張氏曰蓋王運將終而伯統方作之科自此堯舜禹湯文 武之紀綱法度掃減殆盡矣

存秋解傳辨報 を主 廢弛 汪 氏口 列 國多衛故天變應之經書呈變者四此年是變以 經星沒而不見乃天地常經派减之東是時王綱 社公七年 İ

三年星字以强具争伯而中因諸侯皆為之服役也此此 年星李以王朝無孽奪正而兵以交干王之部內之家十 王从不能勝五國之兵而王命為不行於人下也丈十 年星字以桓大迹熄而宋齊哥之君皆有楊亂也昭下七 (3)

題陵李氏曰經書星問問石問霜於問字有先後之其 盖尾在天有永先見尾而後見其獨石兵衛守順而後見 吉

皆發之大者而王霸哀亂之兆也

紒 a 闘李氏曰左 F. 光 当 微 益時 傳曰恒尾不見夜明也杜氏日子卯四 無雲日 光不以 年 及點川吳氏日 恒 月

12/

本林鄉作鄉庭 奉主 莊公七年 由 只言夜明非謂日光不以昏没則於月微之夜不當明而 也况 所致恐無餘光而能照夜此亦理之可推者也若謂左傳 兴在日 恒星亦自可親若在初旬日光不沒而檢尾誠為大異兒 隱沒而不現非以夜明徐星光也且凡值望時夜月班 無名者亦無也按此說皆不然若日光不以昏沒大星星不見者夜明如直放也夫星之常見者不見則小星 皇之咎杜氏音註見賢遍反林氏音註見音現自是恒 見小星亦無當書夜明不見星可再口恒星不見自是 口者太陽之精人君之表是時召道良微口食應其 光之不沒不在恒星之被於尤不當思日而書足

其亦 故自 駕之證也按此說非也經書呈獨自是不歷於地 本 不 狐 湦 也 明亦獨大異而不可不書者經乃不然知其說之未可據 惟 見王納於絕之祥也星間如雨候因多己之此也二事 流 相 沒 在天也僅於地者如雨其殆侯國城亡眾多之衆飲 囚 見及此級 莊 而 何氏曰皆成者法度廢絕成信陵進之象汪氏曰 一年書減 北氏日 故二泉並見於一夜春秋詳書之惧之深而受之 不見乃天地常经民滅之象言沒滅而不言夜 夜者自昏至旦之總名但此經下言夜中 0 譚嗣 汪天口原星奔流乃諸侯放忠豆 後 城國不絕當此其歌也の恒 非 胡其 相 印月 經

夜該竟夜不止初昏之後蓋初時觀象而見恒星之不現 按不氏之意是主日光不以昏沒之說故為是言耳猶意 之 書夜於夜中前至後是随如雨又即星随之時而詳誌 不然疑於竟夜職矣 此 言夜者夜未至中謂初昏之後再非竟夜不見呈也

之教保後

世人石以重民命為心也

不德屢致災其此年大水姿苗見害聖人錄之以示憂民

渝關寺氏曰大水之為災不止害及五散其室腹之漂沒

物之陷弱益皆有之矣况予麥苗俱無民食幾益抑亦

秋大水

張氏曰盖文姜宣淫陰盛不制之所感也

冬夫人姜氏會齊候子穀

秋悉書之宜其側然悲関而無已也

何以為生哉去年赐今年大水無咨苗天之示做獨矣春

彭山李八口教齊地灣北賴城縣按穀城在今東平州東

阿縣南二十二里

春秋拜侍鄉疑 公羊 傳曰何以書記災也 人土 在公七年

支

張氏曰周之秋今五月姿熟苗将亦因水源盡故孝與苗

俱無民食之絕有因之大事故書

之前皆 孔 之五月麥已熟矣不得方云麥之無尚故知熟麥及五 禄 氏田直言無麥苗似是冬之苗而知麥苗別者此秋 為水源般也何休云永初生口苗於日水 今

命見王者之心疾忽夫災而不惧輕民命而不圖烟之亡 傳曰書大水畏天災也無麥苗重民命也與天災重民

無日 民日 春秋所以證之也 洪範八政食為之先一数不登禮為之敢莊

何氏曰先是莊公代衛用兵衛年夫人數出淫決民忽之 所 生

春秋解傳辨疑 奉主 如齊師又一成而再會馬具為惡後這矣明年無知哉秋賴傳辨疑 春主 前公七年 去 胡傳回防魯地也教奪地也初會子然次深于視此又次 兒其福淫之明驗也 社公七年

汪氏日 戊度不遠哉 會齊候二則口夫人姜氏會齊侯雖因惡有不容辯其害 無所不至若口獨少此耳聖人於春秋一則曰夫人姜氏 之深青魯在不能防閣其母衛强稱魯在威儀技奏之美 齊請南山戴驅刺襄公而皆口魯道有荡不一言

敢民口交姜元年以罪孫于齊後復宣沒百二年至

今詳

将有於諸篇皆一時之事曹衛先王之後婦行放逸回福

策敏的英驅録於齊風論其時世與衛之親之命介

家之褐同一帆搬詩春秋之旨盖相衣裏也不得別而德足以化天下後世湖有家之道優而亡國版魯事詳於春秋而齊詩及魯事者不删夫二南之風后化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久亂魯與偶滅同時聖人以政之陵夷亦相似也其後慶久亂魯與偶滅同時聖人以其惡於萬民夫子 口魯衛之政兄弟也盖其世寇俗蔣末

八年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侯陳人蔡人

之意其次識之也次于巨于賴北于雍榆是也候而次者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於歷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是敵胡傳口用人眾曰師少止也伐而次者有難兵慎戰之意姓氏曰期共伐郁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穀梁傳曰次止也俟待也

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以侯陳人恭人是也何俟乎陳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以侯陳人恭人是也何俟乎陳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以侯者深貶之也若是非義矣其口次以侯者深貶之也不明為人君兵故其之以侯者深貶之也不可以為人君矣故其次其間其還一以師書而不言公不以復備而為此無名之黎也下書師及齊師圓那則是不以復備而成與雕圖度同姓公義不至故次于即以存養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以侯陳人恭人是也何俟乎陳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即以侯陳人恭人是也何俟乎陳

不可以為人君兵故其次其間其還一以師書而不書公不可以為人君兵故其次其間其還一以師書而不書公事為從今欲後哪則是魯志而為為主也且春秋之於傳傳作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且以神能不於公有厚責裁或者謂以不義無功而謂公此為人子而非此例也蓋春秋此義深以復陳為生也以師書而不書公本於傳統臣子之道者可謂深切著明兵

甲午治兵

志非善之也機騎武也有失伍離次逃亡清散之處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有失伍離次逃亡清散之處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胡傳曰此治兵于郎也俟而不至暴師憲眾役久不用則

氏田大関治兵皆一經之特筆極公有所畏而大関非

其時在公有所候而治兵非其地改皆特書以示貶不然

軍事不書

春秋舞侍辨典 卷主 莊心八年 一 左 請事非 之外又有治兵根旅之典則農際之所講者何事乎若謂 范夏苗秋桶冬将之說未當不與周禮合乃於四時講 治兵入而根族見聽一說人與周禮異矣然考之左傳春 谕關李氏口按周 出口 捅 即治兵則古者安不忘危乃需三年而一治也法 治兵智戰也入口根旅習戰也左傳亦口三年而 11) 則根放治兵乃春秋請武之名而穀梁傳乃 卷主 莊公八年 一元 艃 中春秋 根族 遂以墓田中秋 敎 治

治兵之 汾 崩止水應 用 耳若夫出口治兵是謂繕甲属兵申明軍法之義如楚将 法 其治 禮 БÞ 不 有不能行者左傳曰治兵于廟也也非朋內所容之不同子の治兵智戰行軍之常制也几師之出或 上 齊而申餘也不猶愈于河上遊送者乎但以其無名 夜 於 說未可據被梁出口治兵之就自可通又何疑 中的之盖亦行軍之常制耳由此言之左傳三 因出而治之者也然則 中國子文治兵于联子玉治兵于為子庚治兵于 兵丁即也夫治兵于郎難非常制與常所然處軍 亦據習戰之常而言也需事不言此曷 師出以 律亦如中秋 於

> 我去收也以冬万大問春則患物方股故收其敢也取兵入之義以收其然而使之就農也业暖山口祭之教教報傳揮徒 卷主 並公八年 我根據亦作根起之義解不當作收入之差解以及 共 入之計哉但經書中 按此說謂根依不止為班師入國之名是矣意問禮中春 . jż. 師 Ņ. 可己者竟己之可以 動眾而為是舉通足見其職武云耳不然使其以寢苦 班 軍監察而還也此說亦通 主發生故便之根起以作其 東宣於咸神之時而為 1:2 日 根 1:3 師根旅是又一義蓋根收也如金擊五根之根 鼓追之時亦可謂之根於此是專指 李氏日穀梁傳出曰治兵八日振放之記 情發而為習戰復鄉之事是固春秋之所深于矣不 旅 治 根 者根起之義所以作其策之忌寝即成嚴 兵本存秋甲午治兵而言也其口振成本處書 而言也然沃艺之詩 旅儿 民日入而根族者根壁也放射也以 所指 已含不已此治兵之所 不同其以入為根放亦如虚言 有口 代鼓淵 ī]£ 渊 根旅聞 師入 以為幾也 飲酒 八之法也 图 张山 故謂 之名 治 闖 雅 f)L

夏鄉及齊師園那

陳氏日此吾君将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取也莫甚於

胶李氏日

舂

腴

吉鳳園二

+

五始于此而終於宋人之

A)

是政

一段之

之而終不來也故與 有 渝 莊 關今氏日魯與那皆文王之昭益同姓兄弟之忠親者 而應魯盖亦親魯之意也 #') 公何怨于都而 盏 12 答許其 師安己而陳蔡不來故次郎以俟之供 齊師共園之此時齊惠方腹齊不 該代之代都者各志也陳祭齊皆先 建

欣 于 李師

公口 左 缚 1-7 夏 師及齊師 國那成降 丁齊師付慶父請代齊 師 才

陳婆不至遂與齊師共聞之那降不齊師見團都 币 猶能制之於是謂於可争而欲加兵以身其從期陳蔡而 不能 拉公五年魯會齊宋陳蔡代衛而衛候籍之入國魯 服 也在公素聽齊襄之命者也是敢與齊多功哉 木兽

齊 赕 遂 張 胡 铈 K 床 回 者 1.1 D E 見 喜 朋之 ال 從 代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在公之惡答矣 尨 亿 服 齊人 ģ. 齊 石 從 貪利 師之出大点功也 ÉP 内 之得那降非齊之有德於都也那人怨 者親仇衛也面都者代同姓也都降 附 資人以 口降 危小二周 间 狻 人而不同 125

孪

仌

归

降也幹與各共 者不可勝首故不書考其事而降與不降可見矣 奔故 中心下齊而非降郭之可比耳降郭之後無復書降 書降者二此年即降于齊師三十年齊人降鄭是也降者 下也彼廿下齊故日 释怨之恥為大君子之為莊公恥 同 夫 約 か 人而 甚矣此役之為可恥也然而此恥皆為小而獨亡親 深雖勢窮力用而情有所不甘是以 人不從 國之未曾不以兵力勝也但被怨急不 代人而人不服與人同役而人不與之 前降齊張下被故日降郭然而那 亦配其大古而已。 相 而就奔耳 之 . V.

春秋都傳解表 本主 在公八年

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 蘇民曰師運何幸之也在公忘國之大恥親雠敬唐同

يتلا 陳氏曰書次書侯書治兵書還皆特筆也內書師莫詳於 也

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就其古諸兒 返也至其此而远者曰選未至其地而返者曰後 渝關李人口書師還者惟此而 已經信還者也還與後

代 左 种 傳口 ĮН 癶 生 公孫 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信公之母弟曰 齊使使連 無知有龍於僖 稱鑑至父代葵如爪時而 公 衣服 禮秋如適寒公然 狂 り 及 Ñ. 馬

春秋都傳辨是 老主 莊公八年 奔言亂作管夷 吾召忽奉公子糾及奔 日 ₩, 公立無常鮑以牙口君使民慢 而 吾 後反 束之 非 人 炒 公 夵 启 闒 45 女 俁 死于門 费口花 也不 4, 誄 13 游 之 一夫人冬丁 俊 干 彭 1,7 1、 敢 粨 - 4字 作 於徒人費弗得 梦 見公之足于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 中石之纷 炙-亂 見射之承人立 Ė 逑 旃 二 月 推杜 F 旃 哉 于 有從林在公宫無寵使問 袓 如死于階下遂入殺養陽子 而不之計信之费請先入化 具 月北見大水 從者曰公子彰生推之月六日 也 傳云十二月 傳杜氏口 经十一月餐水凫即似 觘 制将作矣奉公子小白 之 見 石 <u>192</u> 咿 走 公 惧除于車傷足 J. 退城 公子彭 7 公日 初夏 14 出 林 公 劫

春秋儿 艳 汪氏白 無知不氏與州吁同替萬亦 引 . 我见 - | 黑 傳口 婚而 族 蛱 淳 腛 东 .5 献皆名之大美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 他弟施及其子衣服 按無知者夷伸年之子 不 周 14 急於草賢使為儀表 並 封 间继 行 而不相 公庸? 悖 康 康叔蔡仲而後王室强徒知好故堯親九族必先明俊德 禮 秋如绮 年者僖公母弟也 1.5 нЫ 題 以國氏盖隱桓 親之道必 比别本也古者 先明俊德西 有寒城 知寵爱 私 11-莊 後 親 2 同

僖

公之時而寝公之惡積

不可拚

현교

抗王代衛殺魯

桓

氏日齊惡之見我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亂嫡

積

淅

於

春秋軒傅解是 卷主 莊公八年 忽之好春秋之專罪無知也良有以也夫の胡傳口 不惟不能謀而反成之罪實不能追矣况又利於其位而 被 無 ゚゚゚゙゙ヷ 惊 諭嗣孝氏口據左傳發難自連桐管至父是連管為首 也非一 亦安能行此事哉更惟 知之惡前己久而二人適為其資用若非無知為之 知為從春秋乃含連管而專罪無知何也無知之蓄此 朝一夕之故矣二人知之於是因之以作亂 Į. 和素存此心 毒 故 間) . - ت 人之謀 按 主 廷

至今所占齊事無非

ب

因我身之媒所謂精不善之餘

色流念流

Яß

比小

人

シス

至

禍

發蕭墙月張武

手考其

即

公出而 之者 死節 嬖 1/12 而 琳 氏齊侵游子姑梦遂 徒 私 此 4) -F 睡之臣各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 其矣常此時 之 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與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 1 户下田親 故 與大臣 皆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裏公之所疎遠親信者 E 關死石之紛如死于指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 12 而 齊烟之强 法 <u>ئار</u> 孔父仇收義形於色不畏強樂以身死其 有 E. 特書其不見 人建野人所 大一也植 i.P 田于月北徒人費遇賊于門先 照用鲍 公外之 以亡也此二人雖死于難 权告况於下原不見 於經何也如曹等所 身1] 九合 諸族不 唐也 滸 Į 伏 便

奉秋特得解疑 卷三 在公八年 章 查於春秋許之何得過責此輩予春秋之例微者如名不登於 幾被教公弟小白立是為起公 史斯故義臣雖有嘉節法亦不得而言矣未可以春秋之 不書而遂都之也口奔後公在位十二年遇成無知立本 之此輩如孔父自為大臣不能改為公之惡及其死難而 見因未見寵惟兵乃能勞而不怨及其遇賊迎機設智伏 石之紛 死難一節已自了取迎各其他盖以道臣君之美不可責 見天理民華之本很也紛如舊不獨益陽能代公死即 近其側者即匠人也公提發妄珠徒人骨散之而至見 公而後開死其人有足多者該難戰役而猶能死難亦可 僕責又何取乎按此說朱免遇到夫徒人常賤役也盖陽 白經 如不 於清清而其之知者猶不逮馬乃致亂之臣死 知其何職蓋亦近侍臣也襄公雖無道不謂

九年春齊人殺無知

陳氏曰州听之試術人為之變不衛年本討之無知之就之賊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無知不稱名於人奠之君也胡傳曰殺無知者雍康也而曰齊人者割申之海之名者 弊人亦為之變衛年 幹討之故無知不福君而雅康得書 人因猶有臣子也要秋之初王道猶未登人心猶止於禮 義也齊詩為夏公作者六以齊夷不道詩人展致意馬強 殺無知者雍原也而口齊人者討城之辭也我及

> 殊末安 鹿知不. 之為賊而殺之故不稱君何問其能若不能君子胡修口 意切矣。無知篡立已騎年不成之為君者以眠討也日 出於報怨之私聖人即以討賊之解予之其勒人討賊之 新關李氏口按左 傳初無知度於小你不察殺無知則 悟而長惡不已至於遇紙然猶不忘討賊之義也 桐若已不能君齊入亦莫之君也已不能君之記 足

公及常人夫盟于乾

李秋柳的辨疑 卷主 莊公九年 妻 起日三 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旌鲁地哪那僧縣凡有蔬亭非也今

謀立賢名以靖國難而狗魯所請棄正藏那冬至兵争不 奔艺礼既作管夷吾召总奉公子糾束奔故莊公親至齊 息宫及人民宣謀國之道哉 而皆齊信公之庶子也襄公亂未作鮑叔牙奉公子小白 百里不惟去齊為這而亦非魯適齊之道齊大夫何為而 與其太夫盟而謀納斜馬夫齊大夫承無知之後正宜 此盟乎孫氏口燕齊地其就是已盖糾者齊小白之弟

於襄之死要齊大夫至於乾而謀立斜以為君為極黨市 汪氏四莊公素無報鄉之念自以為出於齊倚齊為後 使在公幡然悔悟思其父之所以沒因無知之亂

書公及 而 汙 於 ス ₩, 傷其不能勇於事也 高溪處父苗庚孫良夫卻學孫林父向戊之盟皆 之 之豈不 而代之新其 獨於齊大夫照成書口公及者盖深罪其情 为 桓 公之孝子而為春秋之賢君也成 棺而暴其罪謀於齊眾擇係公之

春秋解傳辨疑彼亦出盟而知 之而 之則 渝 ンる 1 で う。 V. 亦 激 齊太夫來盟子說直是子科之為來迎子到再小白之黨 冱 説 É 有 湖季氏口盟于統約立糾也此時公子科在魯魯 11 钊] 為人方可送之也已而齊人背鲁迎小心公乃代齊 斜是請齊大夫亦必許之矣但公不信被而要之盟 欲立 後乃變計以絕之是以 如 P.P 孑 國 送之而 微梁傳謂齊變而後代可知立斜之約此時已 東在則二子 紗 子高子是小白 項 芒 糾 之义 30 Dir. 卷三 非公九年 妻—— 者兩議相持而猶永決在公於是告於 11-X 밹 卷三 花、 日 日二公子各有家故罪盟而迎子 己何以雖為盖齊人方議迎小白而斜 白也若其 要心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 傳稱鮑叔牙以小白奔若管表否思思 在國寵均勢敢故國內各有其黨令 之黨也投此 봤 有事於兵爭耳〇社氏日 周同 心共 記以此盟為迎針 推子斜來迎即宜 糾當項 欲 為内 Ľ

> 春秋解傳講疑 卷三 兽人本 事 便 小 之力可耳直敢公然出盟而不畏主政者之罪禮子若 义 觀小白之入不盟苦又不用 迎糾 為糾 齊國 所迎但當盟 白不豐苦又 納者如晉買李之召公子樂于陳年見大大盖亦私為 耳 約9 各 *4 in. 謂 其所私 课者止 鈋 有 亦富 甚亦必伐 기-礼主姐 不為 白之黨猶自向苦迎小白尤不然也使于此 30 旋時 卷三 在公九年 共一一一一 當争辨於方議之時不則議定迎小 之於魯因耳何為止至于旋地耳 牁 糾者又何慮魯人之不肯與而必 野以納小白矣何以迎糾必盟鲁而 盟督者有人盟告者亦必有人您代野 政者亦必有人齊既公議立君即 植水迎 糾亦猶未迎小白也惟既 莒師可知小白者是為齊人 要 糾在 白 有料 被 盟

之 孟 石 糾 梭 人皆為之 主 专 سار 黨 **j** [[因高等乃不 何必言大夫大夫者 糾 3 乎 11: 7 者皆是內不受而强致之解若糾黨威而 翘头桶 Ĺ 此 F 亦 用 既有受之者亦不可謂之納矣况乾時之機 扎石 命若 . El-姬 <u>بنب</u>ر-斜而 上 排 N. 便 12 之 公議立小 何哉口 K Œ 炭口 小白公於是代奪以納斜馬 鲥 為當周者之解未必是糾黨 .FL 政业 末 明 句 بالر 兴 大大者是針黨為斜 何以 有青馬沢常因 かい 拒 和斜如此 恒 解之 能 39 νŌ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三 直書口 不正 重臣 人而 自有天王為之主安得私援具不正而弟為我所欲為哉 可通丁天下又可兼於常慶當不為具有君無君辨也但 馬因其任也今乃依道苗耳於其間出與魯盟而約立其 嫌於公與大夫盟也の此及齊臣盟也不書名成又不書 此盟之不韓公義别有在蓋鄰國立花自有公議與定分 不得敵公者豈必有君而乃然哉諸侯君而大夫臣大分 前與我謀審定之迎其當立者於鄰國即告天王而請命 按此說是謂太夫得敵公故書公及而不許也凡大夫之 夫盟于民齊無君也杜氏曰齊亂無君故大夫得敬於公 小白而斜之黨又為此盟以迎糾哉 左傳曰公及齊大 當國者之所為是以直書口大夫安可謂小白之黨已迎 **特公議而明與鄰** 此與盟者非國高二子即國高二子之所使者要之是 也圈 特書大夫者斤言其位以深賣之也大夫者一國之 後又變計以絕之至於兵連褐結而不止柳思持國 公及所以貴公者至矣未可以為齊亂無在而不 廣所開議指未次於是姑狗魯前而與之以耳 亂無君則夫定策立君之事非大夫其能與歸 名為私約哉意者國高等本欲立小 欲立斜即有斜廣為斜謀者亦受敢 莊公九年

> 奉林料件 秋料傳辨疑 卷三 莊公九年 丰—————書名可知不名之不為非一人也の朗傳曰大夫不名者 不悉書予然則文七 年盟扈之大夫獨趙清以一人而 即使齊師不止於三而卿之多者經亦未常不書此亦 也杜氏曰來者非一人故不稱名按大國三卿古之制 于邑之盟告己有君亦止書大夫可知不名之不為無君 TO ₹2 殻 拈 政 遂 其你而究其實亦所以責之者深矣 井 不名 為君立以凡書名者非在君前而稱謂之何因無君 傳曰大夫不名無君也亦成日禮君前臣名 為何人而 十张 別 可若是其舅母乎書口齊大夫非與之也 齊雖無若而糾之納也書名又文七年 被人 何 Ł

安得又為此盟而

大夫出與公盟是必說君本定而後可若公議已迎

論不 報怨 子豈亦可 輔 重於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鄉而不知怨 識之口德有輕車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仇而德其 幾公之 釋父怨親仇懈也或日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 美繁於齊而不繁於太夫之名氏也四公及齊大夫 弟 重德報之也則 以德報德按胡氏後程子說以斜為襄公子故有此 中 糾與小白皆陪公子非寒公子也公惟惟襄公耳 **1**^2 得而鄉之武且 與共凡争國度可謂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 謂以德報怨予故以斜為襄公子非以 人倫廣天理 使斜與小白果皆襄公子公於凡 城矣然則如之何以 納 糾為 盟 75

朝不正不常論其忘悔也蓋亦不取胡傳之就矣 德報怨者皆不然也彭山李氏曰公為糾謀但當論其

夏公代齊約斜

穀梁傅日齊慶而後伐也

本林解傳屏疑 春三 在公九年 垂 年安得邊有中子雅學爾如斜與小白者守但諸家皆謂 驯 次弟斜次弟小白杜民稱小白傳公底子子糾小白原尾 子書稱陪公坐公子的紀公子糾公子小白史記稱褒公 矣蓋襄公於莊元年始娶五般其時必尚少也距此德九 皆傷分子也程子乃謂斜與小白皆襄公子義不可通 山李氏日 45 白 與約皆信公之原子而 小白為長按管

子 糾為兄小白為弟則誤矣

為凡小白為弟然夫子威稱管伊之功而不青其后居事 戊日 梁請小白不讓子利太東公房小白次手科皆以子斜 則其是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奉少存此與師 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侯書納而罪惡者矣 杜民註子斜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為集解

之言 朱 我兄以争因其言因出於薄昭之前未可以此發其必 子曰程子以簿昭之言證桓公之為兄而前卿常謂極 以公殺春秋所書之文為禄参以夫子答子路子貢 断之盖聖人之於人功罪不相掩守但言管付之功

> 糾之是少亦因以明矣 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子糾之難無言於義而極公子

則書色齊高偃納北無伯子陽各趙鞅納世子削騎丁成 故但当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是也在公納于針也以國則 入則吉弗克納晉人納提萬子都是也本得國而入于己 永嘉昌氏曰凡 于阿楚子納公孫窩儀行父子陳是也戰至其國而本得 納之而實水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言其國楚人納頓子 吉 納皆內不受而強致之公代齊納 小白己君以色則斜本能入 糾

春秋解傳鄉縣 春本 並公九年 欲納子 糾章昭國語解口齊入殺無知逆子糾子常魯莊 欲立之魯不與而與之盟齊為是更迎小白然後乃伐齊 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我之子魯何氏日齊迎子

何為任至於乾地即六盟者之人非即通者之人而既與 納子糾桓公白艺先入按此數說皆謂齊光迎糾皆因公 公不即還而盟以要之齊大夫歸逆小白干菩莊公伐齊 之盟 有 及齊大夫盟統而云然耳若果迎斜齊大夫當至於惠國 黑故難題而迎 白之震而 何 又不 Ēρ 纺 M 遣 代然則 乃少川 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夫既盟而迎尚畏 小白之入未題本代本納何獨 代以納之哉杜氏曰二公子各

渝關李氏曰穀梁傳日齊人我無知而迎公子糾子魯公

春秋解傳辨疑此說亦不然明 1/2 考 JH-办 其 ぶ 誂 とん 盟旋 渝 既 12) 是 小提不变而 13 實齊八 药 迎而代之矣。或曰敬梁傳謂齊愛而後伐非也彼 盟 名 傳日盟納 之強予竊意於人以立君 葪 一者為 公既有合私 於 37 盟 是 其 楯 糾者也拒之 始 汞 Dip. 代 莐 栈 子 Th. 齊 料 在公九年 董二二日 科也们 齊以納之哉蓋型者之人非 斜不可 而立之不意立小 之别恐無袋與不變之可言矣 納之散梁子所謂齊變而後代 者為小白者也為料者 是盟時即為納料之謀豈 謂其既迎而 初則從兽之請 白 圭 盟之尤不可 者乃又變 即拒之 T_{12} 私而 計 *A*,

爪 **シ**ニ 非 ιñο 4-泊 旅門 欲立之矣己而不 所己進 撃 代今乃代齊以 ۲<u>۸</u> 眨 ÷ής 變而後代哉然則 接之以 而 唇不畏秦而 炒 1,7 後從正也如晉襄公年晉大夫先迎公子雅而 不 斜 約內 糾未知 者子の 可 幼 73 國 13 ろか 欲 可也 迎糾而 約納 前乎此名公以父鄉之故可以代齊 其所奉者 變其所己迎 肋 一爱人 斜而 題者之人是即在之者之人蓋先 白 之烟 产夫因家立庶以長自有定分 レス 19/in. 徳 阿 · (b) 4 小白公乃代齊以納之皇 糾亦安得 输之 者乳別界乃是魯而不 斯 臼 **争國悖亦甚矣書我** 12 以公親将而真書 正可也公不 而間之哉

> 亦 行不書名正其分之期 書公子絕之也公孫當樣行父不書陳外之也确 子般例公皆不得其死而為不絕 ŢŢ. 衔 書再書以著其 分 之是非 義不 公之意敢然矣。公伐齊納糾非我也輔不正 \$19 子 . 裥 明而國家之大綱襲妄魯之臣子則句 可見即 腈 圃 ガ 罪當不徒 基因 致之者之是非亦可見矣頑子 精書世子一 Ŧ 放之非 為外事加詳己の 正其就也親其言次 如幾春状於 扶道者也故 公之為 24 -7-乜 浆之 扎 為 浜 不

香小

亦不行入于齐 莊 公九

清清 դ庒 故 命 矣 旗 僔 故 而莫之知 仲 いく 日 忽死於子 王 村目 法绝 者 枢 鉾 2 從義而聖人稱 詞 斜為傷勇比諸匹夫匹婦之訴 v. **∤**\ 浉 έJ 公於 钶 1.7 .Ŧ. 不 之日 決 19 班可絕利子 公子 微管神吾其 巾 100 131-承 糾 ग्रेगु 4 7. J.

PIT \mathbf{p} 关 私 八代日小 約 囮 耳入 故 者 42 白 之立盖齊人之為社 乳 齊非 詞雖齊人之所 如歸之易也 欲立 然 有魯兵見代

汪八口 許叔之人小白之人常入者也鄭史之入衛州之入 有當入 而言 入者難詞也有不常入而言入者

春秋料傳辨疑 卷三 在公九年 重 也經之儿 後也按在你先入之說本可據而孔氏四為之解 是小口 沈 1,512 臼 J 194 坑 于齊書 當為實 當以彼事之先後書下當以來告之先後書也若魯師 癶 剂 44 漏字 採 石 非 然則經昌代齊納科於先書小口入督於後其事序 纠亦如管子大臣獨之所 從 烘 4],] 17 平心 為 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 ナ ニ 停也哉の胡 左 いえ 即書亦白入奪得告乃書故在齊之時出小白 之堂也彼迎不白既早公送子科不遵公代齊納 氏日左傅日夏公代齊 尖口 法典此同豈亦為其官有齊乎の 白居長因宜有齊然其緊之齊者自是言法之常 之 你同个以明明可據之经文本無可敬何可· 為先入也管守書乃後人所追述者故亦誤言 書代者本必書於始行之日且比他國之東告 绿儿 陽生之入所以篡茶矣請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TIL. 潮 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為內上則國子高子 有齊而 也春 人公伐齊納 秋 外新 傳口 後緊之齊也不然夜六年齊門生入 糾桁 必聚因不緊因各一事而東上 とく 11-所致予智子大臣蜀口巨公尺年 白聚齊者 納子斜植公自莒先 45 白來間得入而為人不 趙 HF] ٠1٠ 八日 臼 小白聚 官有齊 亦 不 齐公

> b月丁百年斧長~ 它用丁百年斧長~ 它用丁百年脊長~ 它用丁百年脊長~ 中期不得以後事炭前事故更端而繁之齊也按此說以本期不得以後事炭前事故更端而繁之齊也按此說以二數一事不以不得以後的炭上文簽 中期不得以後的炭前事故更端而繁之齊也按此說以 文也若公代齊納糾一事也齊小白入于齊又一事也二

秋七月丁酉茶齊蹇公

張氏曰無知己執可以葬矣杜氏曰九月乃非亂故

戴天之人於其終事不替馬公之事雖有完禮兵方代齊納糾猶不忘會其善無幾能重喪紀乎然以不共養我轉傳辨疑 卷主 莊公九年 美衛關李氏口齊桓立未久而大敵在外猶能為是葬獲公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左 而 淬 竭 彭 歸秦子 傅 北至高苑下有死時中無水今按 ولماء 李氏日 日秋 距三十 日 乾貯又 梁子以公旗好于下道是以告止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提式路件乘 杜 里告属青州府而 氏日乾時齊地時水在樂安界殿流早則 水 經注 樂哎 時水出臨淄縣西南二十 博昌縣南界有時水西通 博昌即博與與高苑

五 出濟 里 岐 流至高花則為乾時也其地直出齊北魯兵至此 水之下流

八口 臼 既 定而公循不退師歷時而戰戰遂大敗

程子曰凡言敗續大敗也小小勝員不書

桶

公

我公收許之

春秋輔傳辨疑 卷三 莊心九年 垂 極與戰也公戰何以不書公公喪成路而師又敗績故沒 管子大匡篇戰子乾時管仲射桓公出釣魯師收簿是齊 盟公代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及傳而知之也 汪氏口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 關李氏日按在傳公長代路傳來而歸是公與戰也按

於是乎上告天王以正其位而解敵人以少長之必不可 子齊桓之任力也天下莫張於義英勝於理小白既入齊 公而請之也齊桓戰何以書齊師機齊桓之任为也曷機 見齊桓之立出於公改為齊人之所推戴如此夫 之過為桓公備也然齊師為超月命至於大收魯師 秦魯将若之何哉不以義定而以力爭臣臣與魯較一日 之勝為是其為計亦敢矣故真書齊師以歲其恃强任力 :九

ル 取 子 糾 股之

左 交而 *(1)* 甘 10 叔 馬 Eþ ·乃般子糾子生實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 師來言口子 糾親也請若討之管召讎也

木

۲X

是得國而

霸諸候其本因已不正矣此仲尼之

大般

懐公以

取图夫子

糾懷公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

汪

民日

王

一者之道

自

修

自正家以及於為國極

公放子斜

相 可也公從之 受之及堂卓而税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後使

春秋轉傳轉張-卷主 莊公九年 夫 我的可我為齊桓者當正其罪以告魯人且明示親親之義死 殺其主以為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奏呈不遠哉 張氏日糾不當爭而爭立則為罪以其骨內之至親則不 後收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為名而取國者以 已糾即争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於為殺之然 秋精急也仁人之於兄弟不截怒馬不宿怒馬親愛之品 胡 書般糾復稱 鸺 曰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之也 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

倫之重尚未至如管叔之得罪宗廟先名與太下之民則 全其生則思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日君而稱齊人者發 **ب**لار، 齊人言取書教以青其學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盖天 立之際生我予奪寄於當周大臣之手故加子於斜入書 私天下 為己有欲絕亂本禍根而推刀於无君之遗體者 常以 親親而全其生此聖人以至公之心示後世異於

經 133-330

門五尺童子所以盖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

削之也舊更不存耳

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敬深傳曰言取病內也取易解也猶曰取其子斜而殺之

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為病矣

渝

騙

~李氏日

經於攝名例稍子於當喪定位者例

柄子木

春秋排作辨疑 卷主一年公九年 竟一一地抛的话口桓公教公子糾管子小医篇曰公使勉 成 段子斜于生實皆依經文以為解而不知經文之有脫 有 明矣夫納斜不稱公子而左傳經文添一子字收斜本 间 者 齊立小白魯亦立針是齊有二君矣程子曰書於人取子 公子而三傳經文皆脱公字幸有義類之可推而不此 故書子蓋謂既已立之矣故須以未衛年君稱之按二記 柄 日公子糾親也請君討之魯人為殺公子糾夫以一事 詞而皆稱公子可知左傳之為誤而經文之有脱失也 之失 無 削之精愈不則鑿其說以求通則妄矣の臨川及氏 争 不 被 敌 AX. 之者 ئار 而於經文脱一公字也在傳謂子糾視也又謂 ųń 皆不知公子之脱失而妄為之說以解之殊於事 糾 公 齊大夫 書與魯盟于乾既納針以為君又斌之 **承入齊猶在外之亡公子耳** 子桶子者糾本公子而但書子們盖必傳 何云已立而以子 权行 O 於

> 春秋料傳辨疑一卷主一遊公九年 早———一段乃齊入來言般公子糾亦如韓穿來言之例亦無不可經乃 在落入亦不背經但經書取我是必齊人已得糾矣若非 實魯殺 得 可言使即或使之春秋尊内亦必不言使我也竊以為哉 其謂若實為敢當云齊人使我殺子斜亦不然養鄰因不 不然而書取殺可知齊實求糾于魯而急實以料果齊也 之 實本有當耳於經義未有合也。 斜而 非 從齊之命殺之是即極公殺之矣直必桓公之親我 桉 該 淪 即令魯入殺之則書齊人來殺公子斜可也或書 有状者 語云 當云齊人使我殺子糾不應云取按此 旭 但 公 段公子 以論語桓公殺 糾則 六口 斜為斷亦未可樣若為 齊自殺之 超氏日左 傳 非魯秘也若 就死左 謂鲁後

以三人界齊而齊人受之乃令各人殺糾于生資糾雖魯 蓋 親也 吉即 址 是左 歇 般 鮑 حثالا 外 40 請 之而實出於齊人之命經故如此書耳其言公子糾 叔 傳 旭 振 者 若討之盖己得斜而令魯殺之之解左傳以為來 師師來言並求糾與管召令魯不疑用管之意魯 此與經言取之意不合矣且此傳之可疑者又不 然 不 國 公 語及管子大匠小匠篇則是聽叔先言管仲之 文口 而 其事由矣且其言党年之脱若鮑叔之擅新 後編謀以求之也左傳乃曰歸而以告云云 非 謀之於先鮑以於此豈其不由居命而敢

秋解作 Ł 夫 宗 ₹ £ 心 諸 严 /_ 15 瓜 拜侍孫是 卷土 在公九年 里思論之直不可從議親之群以放其罪乎經故於斜 定也 社變及天下罪實有所 管蔡之可比此為爭國彼為叛君被将禍及君親危及 彼 春其作以 焦 P. 柱 舭 F 座 公 茿 惟其以少奪長其於天倫之序未順耳若以天倫 殺之也或曰 不 有 .3 刺 若 阆 紗 同青也夫公子 仲大義於都國 Д 此哉 咨 糾 レス 赶在 头 7 大義減親周公之缺管祭非 出極公之命再經不書齊侯而書 據左将是鮑 他那不過一得罪之亡公子耳 難追若夫斜於小白君臣之分 糾争國固亦大義所當絕然 如公 其生以明思不宜 叔來殺之也論語謂 峡 IJ 11 桶 纠 収 桓

經之言取 书 咨 公子 义 1 Æ, 傷思為己是後の劉兵日致 齊耳 シに 不 败 , b r'į 美 六病 齊 始 アス 壶 子然乃畏齊之甚以 ^ 비 13 示 闪病手 思不可 113 致之死者尊也歸糾之不義而超之死者亦息 乳 45 耳人 不 宇井 红纱 斜豈不可明親親之道全斜之生即以 :7 按而書取 争因斜之不義實要能有以成之今 按病齊之美国然矣而 于但 敌 F 1.1 梁田言取病四也非也言 **)** 科子容而不敢達明 租 放之明 病野之意為差緩未可 其不容 内亦非 汵 , 無可病 送从 他 邦 耳乀 而

> 公手 傳回 书 何 水 也沒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畏齊

bit. ょし 人 脒 之為齊備水 步; 讨话 17 હ્યું ,1, 亦近齊者此 北為珠清南 南 李氏 南 で学成 流於 12 卞 700 沫 城至 响 ż 水 勺 刷门 4 8 魯東北流選孔里此 流 四水二水交於魯城東北十七里 洮水 杫 あ 飞 朿 出義縣西北臨樂山西是新 国 有人 洙 ッド ŢĒ 在寫 今 被盖與新奏 曾 城北下谷 謂冰四 . 之 開 13 液 淙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主 社分九年 齊之心 尖口 政 族氏曰沫水在魯北齊代魯之道也為雅段子科 囮 刑 民 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勢民力務以深險 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不如是之 故沒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 玊 《自守不 不 摘 能 育 遚

本

胡 腌 雨 KI 傳 نط 兆 冇 回 决 Fz 子書後來見替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為 Ľ 6 巨 囤 11] ドイ 限 保 带封城洞庭彭鑫河漢之險猶 R 為本輕用民力妄與大作邦本 不足愚 摇 稜

随他

子 汪 扶能 務特 Ŕ 日 國子莊 随有李 夗 蟛 耳 糾 梁 楚不 子 糾 而不 敢 伐 决; 鄭有子至吾不 義沫水近在城北西勞民 能風 不有

專為病內

里

春林解傳辨疑

を土

分九

春秋解傳精養 本主 在公十年 敗選齊又取子科我之亦可以已矣何為復以兵臨其地 即設計以取之故以取奪為文黃氏口齊兵先涉吾地魯 為知逆 而敗之 再此就得之夫 乾郎之戰雖多加兵然既 彭山李氏口長与杜氏以為魯地齊的至当地魯開其至 夫大國難湖也以有仗馬吾視其縣都望其旗靡改逐之 年春正正月公政齊師于長り 夫職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被竭我盗故克之 其賴登城而望之內可矣遂逐齊師此克公問其故對日 齊人三鼓湖田可矣齊卸取為公将那之湖日水可下視 在隣口十年春齊師代我戰于長与公将鼓之制口未可 渝關

胡傳日許戰口收收之者為主以青吾也或口長少魯地 戰故行 武魯人不能諭以部命使知不縮引去而以許謀取勝亦 陳德己衰矣而况兵刀相接又以菲謀取勝乎故書無為 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如于已不得己而後應者也較者無 在解怨釋戶心道子據實以書罪自見矣 從馬河以見青子善為國者不師各師者不即各陣者不 以青之皆己都之道家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使則有文告之詞而聽場則有守架之情至於善

經 133-333

以其不為成聚聚而覆之則不仁之也者也在公以作而以其不為成聚聚而覆之則不仁之也者也在公以作期的陣相向以次勝及難敗而奔亦無多数之福若詐戰期的陣相向以次勝及難敗而奔亦無多数之福若詐戰不言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定日刻

劉氏口按在傳齊師代戒公将鼓之曹嗣口未可齊人三

春秋拜侍辞疑 卷三 莊公十年 也我徑云取齊師其為詐戰明及在傳問戰不長少恐将 将危不得己而隨機制勝本為不可若必骨正不貴奇則 日兵法夺正 戰及逐奔事亦不可謂其無有信其所可信者而己 或 之例不合月不可信但是後也制在行間而以有謀或亦 鼓之湖口不可齊人三鼓剃口可疾奪的收為此與水陳 經為正不則聽經從傳姿曲其說以求通亦必見其能通 不言戰是未成列與戰也而左條言實凡在此者但當以 前閣寺氏口劉氏不信曹朔及戰事以其與未陳之例不 有之特未至成陳而與戰如左傳之所言再若夫湖之議 合也今以經考之經不書代是未成代也而左傳言民經 傳所或者當時雜記妄出曹翔及戰事不足為據 未陳口收之例者見正不正也此既皆陳兵是正也要是 鼓脚口可兵齊師敢續杜氏注齊人難成列奪以推調情 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顾為文非也傳本設皆陳口斯 相生 即詐戰亦不為過况以門庭之寇宗社

> 而不 惡之子 你襄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將亦可稱仁義子不服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將亦可稱仁義子不如是也聲藏致悉鼓傷可能由是觀之春秋非惡其詐戰也惡世離藏致悉鼓傷可能由是觀之春秋非惡其詐戰也惡去為不 復講堂堂正正之模恐王者仁義之即不如是也學藏致悉鼓傷可能由是觀之春秋非惡其詐戰也惡子無曰三軍以利用也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雌監可不無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將亦可稱仁義于宋襄之不重傷不禽二毛不鼓不成列將亦可稱仁義于

二月公仪宋

而霸者之兵亦言侵其義之是非係予其事之得失不以春休群傳辨疑 卷 三 莊公十年 二 三 正氏曰侵伐二字必皆當時行師之名故難夷狄亦胄伐

是為褒駁也

条件公陰結於宋故公來長勺之勝而侵之蓋驕怕之兵與公同代衛蓋助齊納朔耳於祭無所親軍馬是特齊與彭山孝氏曰宋附公以能二年嗣立未嘗與影通惟五年

致即之師也 張氏日在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送舉師以旅家境此所教與傳口深其怨於齊又退侵家以衆其敵與之

1.7

扎

K

曰

周官九伐之法員国不服則侵之此為天子命

12 候 評 铯 (侵之非 列 示 談 可 得两專 东 秋 之世侵伐戰用 古

春秋 [h 分 ij 敖 会と 15 渝 K 样件 :!p 12 床 有 ; id 17 闆 代表可 ĬĽ, 径 小 鈰 2]2 妆 銰 辨疑 ٩٤٠ 秋 17. 汪 鼓 13 15 件之 其調齊晉之師安 冶兵 戊 枚 j 1-1 信乎陛 曰 111-[יוָ t. 卷兰 左 强 陸 鼓閉亦為之非其常也若以 雜 傆 盲 傳之 枝 别门 回 一氏人口 謂不 育 儿 Wi 莊 例 1.1 侯侵蔡谷侯侵赴之對皆 $\hat{\beta}_{i\bar{p}}$ 四月鐘鼓 日八 11 行 得典 Jt_ 兵按此說謂於師不 師人 的 稱罪致 鐘鼓盖師行以 伙 師亦有稱 伐 行 敘掠 抓 从計口代版: 日 鐘鼓 拝 便比也 :" 代者 衕 1 红 ήċ % ;]; 有 敖 前 扩 -4.4 1/2 鏠 楚 座

圥 沙片 1 其 罪 17 用 7, 偽 信 春 1 部 1 .95 侵 15 計 吾 14 但 1-7 ,F.7 钟 辭 者 役代之義三傳不 1 = 行教掠恐是後世侵師之弊亦非段学之 罪 :-) 依 1.F_ 可 也然 1 ん بابر 11 宁 説 浸 叫 外伤 服也書之泰誓內 仁 11: 大考諸五 八八不以 4 有以答後人之疑也 1 為聲罪 凡则 沒 癶 科 (-) 侵或日 代之首 經 鐘敲有無分役代也 问左 容 致 12 11 将 計 代代作 一路四有 後代在易樣之六 j. 曰 闷不 代 *y*: 何也 大 按禮民之意是以 Œ. 胍 J. ~名行師日 一年罪致 打 鐘鼓刀代 时便心 馬 17 杨俊丁之 说水 ٠/٢ រវិទ្ធិ X μĨ. 丸 12 112 200 1.5 ijŠ 之 1:7 17 tì \dot{z} 沈 3 4 * * 12 -41 有 J.E. 义 PEZ.

> 春秋料作粹英 沿川 F. 书 燒尚 1 浴 筋 某之 之徒 -1ار [4] 1 偼 βīρ 經 沝 Ļ),, ,H-燛 アス 緽 陸 考 垮 師武王 白侵 有 尖口 戝 紤 红色 末 110 K 'in 13 州 - j~ 1:7 枚 安 P. 枚 師之説 也 1 PP 12]-汯 パス 121. 太主 戎 2 詩 鼔 饭 为 本 鼔 罪 侵 古 用 泛 が 出其不意若合数 力 jų. 不 一年公十年以殿疆也書所以 不然也且人敢 此術只可謂之髮不可謂之侵 進不 主 鳴鼓擊鼓 檀 排 人不意兵法所謂亦也 車 **炒**-Вф 婥 4 112 出 煌和 無名 缚 义 整軍 á 捕 例 説胡 - ترا 謂 縣彭彭本 是众然 F) **外境而殺掠** 母子東征後 風之 单泛 ,ij 将落族具 12 行 能儿輕 Вф 1.3 بمثب 開具 候 按無 1.5 1: 白是後 從 4 759 名 厭 14 ん St. 游 淵 爺 也代 -ድ Kp (v) 襲 jF. Pop ூர 世 レス 得 1/2

犰

之意今 即] 先王 泉 દ 代其 炝 找 40 -0 11] m 梦 之 之 10 出 表 张 一當代也 E 亦 以二義合言之惟四入憶加及口侵兵皆可通 何 じく 11 パ 為重 侵也兵人其境以後 ۲:3 샤 侵密亦第日 椋 剧 是 蔡氏書傳四侵入也孔民正義四段 境之事且許言侵 湖 狻 侵 記古 大抵先王不 肤 싼 ηij | 校宝 径 又 代也春 翻形式惟 灰矢 塂 A 也此以 古 得己而 我後茂後茂阿無飲 秋几所書徒皆不書民 .ž 一遊之民民或以民政 挡 .J.I 先 後十之親取被山鸡 般 報是文工 旅烧之說不 拉亦 71 , , , 公不 大果 之 至. 状也 戊水 迮 * Ь́р ·\(\f\) 1st ħυ 7

三年督總是多役衛可勝道哉。經書後几六十始于此年公住宋終于京十分勝道哉。經書後几六十始于此年公住宋終于京十於先王之師亦如此將以敬人介暴而為不仁其為害也義之師矣若以後世不仁之事而釋行師之常例不錢疑

三川宋人邊宿

春秋拜傳舞是 · 巻書 · 社公十年 · 本 · 一 说穷故因在今属陽府宿州而所建之地则在今宿遇水三十里當兽,衞之間其北近野境而南别去荣甚遗失水三十里當兽,衞之間其北近野境而南别去荣甚遗失水三十年闻邱弗克,馴亦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邱正是無鹽炭土,年闻邱弗克,馴亦先如宿之言以宿近邱正是無鹽炭土,華民口牡民口宿小國東平無鹽縣也其說水在傳

之所深憫者哉 是之所來問者我 是之所來明者大所選者與於張暴非其所欲選作仁人 不從致與境思必為其父老告之話言乃始改行不敢輕 也之因里刊新徒之遂崔道途之芳恭原之劳持恐民不 也之因里刊新徒之遂崔道途之芳恭原之劳持恐民不 也之因里刊新徒之遂崔道途之芳恭原之劳持恐民不 也之以東地或強於水災則遇之平地或提臨而人不能容則 之於地時國全之道也難違言就利去危即受然去久 之於地時國全之道也難違言就利去危即受然去久 之必地或強於水災則遇之平地或提臨而人不能容則 之所深憫者哉

高氏曰宿介於宋母之問爲於宋而親鲁宋人以為貳於

廬陵科氏曰遭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

鲁而遅之

得典減繼絕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白羽容城縣選州來皆以自遷為文者也那邊如歸齊桓宿齊遷陽皆强遷之者也那邊夷儀衛選常业許選葉夷汪氏曰書選國邑者三書自選者七齊選紀部部部宋遷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城內無選周矣

者矣

春秋輯傳辨疑 固定從於 林精傳轉疑 卷直 在公十年 世有所不免其苦可勝道哉夫以彼界世經管之國家歷年 府也宿遭去宿己違去歸德更遠采院遷宿于內地不應 归 浙 開 去深而益這况此時深地本能至宿遷若使逐之而去宿 狺 舍之屬皆合其舊而新是國至於路途之艱任載之勞皆 得仍其故君臣七庶不得安共后以及城池官府倉庫廣 谕嗣等氏口此書達國之始也遵國者使其宋廟社稷不 凼 川今處以陽府宿遷縣今為在安府而宋國即今歸德 因不待股而罪自見者也言人者京都也、彭山李氏 雙之土田使其一 且棄去而從我所欲為其不仁息矣 説 以立名非取宋人所選之義言也經既不書地 何 宿故國在今宿州而所遷之地則在今宿選耳按 耶今考宿邊為古鎮子國其云宿遇盖後世 此 九彼在期 矣 图無 伙 之日 们 能於雅陽之側 今亦 獨能

月 ΪΨ 宝 ĺmi 法 Ť

炭 何 1. Т. 戊 17 代言次 宋 -Ý Ç 次 芳 兵力之强也 冹 於代 . (Ý-齊報長力宋報公侵 $\mathbf{l}_{\mathbf{i}}\mathbf{b}$ 能 肽 朱師於師罪

春秋群将游题 12 掃 兀 パ **刘、** 紒 志焚伯之難 企 .¥. 侯 部 la d 1 肋门 渚 才 是故書齊宋次郎以志齊伯之難書楚蔡次厥 猶 有 候 15 古次 未 狺 得 15 冰 人主 者恒 按此說不然 于 K -Ĵ Pp 17 西也 抖 **公** 具言次 莊公十年 所甚汲汲者尊也苟不科 いく 於 詘 齊桓之周 是書次用見桓之未 魯爾而死也之會不至 何 ンス 桓公之獨伯 伯因不可 4<u>1</u>3 得志 ドス 不 涯 得

舎せ、 "_ 匌 下 况 衙 Ü 外 1715 抱 龙 絘 -節 之書次 11/ 扒 五 绊 华之 初政未有異於他 舎 1 為合 會死 好自怨故 不 誝 骓 兵公 候計 业 4 1.5 亦 也 此 訪 北 侯之所 JL 為輕伯之未集而書次 何 後圈報後日本公是為圖 好於諸侯之再 齊來得各何妨于北右 馬其連宋 即而 守筑

収 寒 ኾ 于

不

nr.

دمله

辽 东 jr_ 朱 夏 败 六月 常 之大 上述 仗 請擊之公弗 Sip 宋 次師 怀 干 次 た -j 华野師 計算 715 害門獨出蒙奉比 子便口 万選 水師不

业

3

.省.

桠

....

糸二

當之而 曹 キル 治 統 31 杰 醉 淋 圳 博 ijr 湜 木 云 沙 草父 海 泰 萷 沝 沱 氏 任 地 4 渔 F 鄭漁 之 邓之 当 #, 沖 地 胨 囚 爪 k'y 爽 也 仲 謂 界 古 日 -上為言而又 沒合蛇止為一也殊不 兆 内 來 來 声中 土後為非上唐者入鉅野為濟 者 .北_ 业 沿 在單州原養縣別乘土宜 是也 師古談以泰山郡之 而 滙 扡 如小 按漢志濟陰都有來 謂敗宋師之地 狠 TŁ 11-

秋料 掟 也胡 拜侍辨廷 全主 並公十年 人一人而特四鄰之念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一尊人若能不用訴謀奉其解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 傳 闰 齊 永輕 果 大眾深 ~ 他 境群其報復之心誠 有罪

ゾス 具 浬 交談之

雪門 志於魯晉文之入五 襄改許氏日齊桓 渝關邳民口左傳謂公子偃自雩門獨出夫惡 絲 直 H-埊 顺 4]:] 在 心 仐 بال. 滸 浆 川是宋 曹縣 盖齊不至此魯何具分兵将 土不應在這朵彭山李氏日 南 旗 近軍父之地 H 始 師已近各因便從南門獨出而 刖 年而: 是宋師 \sim 池 木 後用其民盖监比也 撫具民而輕用之是 己未 也夫 説 不同 門縣 ķβ 将就從回 公追 解誘的政 近軍父之地 部漁什云 至此而 來 龙北 为門: 馼 バ 11 之 左 戺

經 133-337

泰子 公丧戏 岀 秋片 罪 م**ا**لر 公 谷 型 Вф 灮 作 公 敌 瓶洗 乳分言 胶 释你 1 "是無勇也遂死之用人浴馬有流失在白 . 4 松 既 1/4 凚 化 也遂沫之士 4 及宋人戰于東北 认 沭 不 難定 没 文 祭子告止之此之御名縣 方 生 营 宋 讨 年左 粹疑 関之の 戊 μĵ /_ 搏之 安 路 師之文信偽馬可也惟 冊 公射藝之精也左傳謂來止之役公以金僕姑 Ėφ 娄 射 pr. 而 得 公日 $l_1 l_1$ 傳 4 . 执-詐 仸 傳 記謂死之傳謂生将宋萬事又各黑據 -jL 不出正 乾時事两 來 釨 從 褌 ·**火**· 败 之有 齊詩待監 間外 木 17 表 13 *T*13 4K. 之 15 公 主 在公十年 十二二 取京師 歸然 日 大 之 姑嗣之以俟知者の禮記粮另口 亦 上分三章日 縣育父 憶弓謂 未可 所聞之口 财之 沫 ŀ 被方談 Įij. 之則 也縣 自協 Ť 梅鲁莊首 植 杂 首父曰 始也 r 御 木 ÷ 秨 水 其事未必實也今按車右 因為な 青父死之人不同未知 射則首分四天反分以 記於東上級乃彼之即右 乾斯之戰我師收行侍 止 非文戰必如記言則 必 所謂馬為敢精公隊佐 小國 北民日 係記不同回當記文奏 何具将躬之便也 他 章目 為右馬駕取行 東方然比不 H 不 按傳云公 財 **水敗績而** 闷 別 公 城分二 1:1 同為 公右 是 ナ 非 公隊 抓 .}}-惧 办 败 羽

> 王 稱

封其

自孫

彭

4

卆

八口

荆

州名

楚始封之門亦名朔至成王确

改

狁

楚

楚半姓騎

項之後也其後有醫熊事同文王早年

竹其 萬公之善 能 射 外 بالر 可驗矣然别莊公隻親吃事或

专門竊出之

説

便

木可信或內

公以

赤头

出

灾

ÉÞ

伙 レく 飛 九 归 左 再姨也 茶侯獻舞歸 傳回 月剃 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本秋九月削收祭師子 春夜徒 밨 止 祭師子華以蔡侯 而 娶于陳息侯亦娶馬恩為将歸遇秦蔡 見之弗賓息候聞之怒使謂楚文玉 飲解 伐

春秋輯得辨疑 务的 所败 凡日 熊 在 縣 £. 冇 之 擒 货 府 + 房 Íni 羊蔡地汪氏日 嗣是為文王而國勢斯延憑陵中 城北一十里即楚徒都之即也莊公四 紀南城是也按一統志南郡今為荆州府而 九年等德公之元年也武王房耶杜 R 者祭師也蔡候不預馬特內 枝 脥 'n 江縣者是也十六條而意 中者 府而華縣當在州之東南今則發矣の姓兵至於 戦陳中 熊輝於楚以子爵居小陽宋件子云丹陽 也不過據其實軍而已公洋傳謂不言其 を主 擒獲者不同 **举在今河** 莊 · |十 故不書 南路裕州革縣 年 能通行自法 败 币 獲比經 出降耳 13 ار 13 Ŋ 年銀近平子 بالته 古獲者皆 刻 為武王武 出降而 15 始 В1: Т ** 紀南 失。 胰 杜 烣

獲同 文王海祭衣候以 秋 갂. 該華夷之群故器其恒節發獲言以歸不使與諸侯戰 畑 所有也觀察友侵之字不見於經其去而不近可 文則似聖人有所作意而失其事情矣,按火記是 夷 一秋之後中國也趙氏釋之逐謂國君生得曰復存 歸留九歲死於楚盖楚欲服蔡故留衣

盖於爾特始改為楚以後常稱楚也散祭傳行以 孔氏口終能公之世經皆書制俸之元年乃書楚人代 子執也於院七年註云但言以歸非執也則以歸方直 歸情犯

春秋解停群競 則 1 師與人好之己多蔡侯而身以節責其不死位生降夷秋 解停群員 卷三 在公十年典共歸下被囚徒其耶輕於執也 焚自此得志中夏者二百餘年而用之子於日以陵夫 諸侯不生名名之則也已絕矣王政不行夷狄後版中 民日判楚故疑問成王封熊釋於丹陽友伙之故下納

高氏 5 爪 日王宝茂微不能自收 恭敢肆毒於中國也 有以日取之也 乔桓始入城令不行是以

泸

胡 秋 之法諸侯不生各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提者欲使自 之君戰敗就就長守富貴無危沒之行也 件口 因居死社稷正也逃之難罪猶自恥馬勞甚矣春

> 甚祭與齊身宋衛陳鄭皆中國之皇蔡首受楊此輕書判 韩川吳氏曰削為中國患宣王時已代之入春秋捐豆預

壁拼夏之始

奉秋解傳舞是 本主 並心十年 主 的人的事成而中夏或其知考則以為王道消而夷秋 之天下無中國楚為之也の是言制如此年言則人始 長也故執君之楊減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天下無王齊為 南京祭皆文肥之親而所遇如此春秋宝兵意乎其不知 暴於是楚勢不可遇矣莊之十年其正伯夷夏消長之一 內有節是為之好外有令尹關祁莫敖屈重等為之臣 二十三、年書楚人始传元年書是大夫姓名於唐四 大倉子齊極方謀魯以圖的於東而荆亦執蔡以爭张 會漢內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都不血食而三粉無以謀失 處陸孝氏日楚文王立於在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 年書

楚子始僖二十一 年 於楚者三馬春秋之書楚悉始之以制取祭而終之以楚 故二 國慶受侵伐且 見滅而僅存蔡之岩自歌舞已降死 汪氏曰當效近楚之國自中息諸國既亡惟陳蔡惟密通

公子中代陳見在十聖人益傷之也 曰 荆肢祭師丁華是獨夏之始也英政頓 于 雞父七 三年則諸夏之不亡者写矣故書判 朔洗 灰

始 青 东 ·秋 矣

與 放 ķη; 有 东 Ž, 紒 拜 4 .IJ. P.E. .:1 秋 有 嗣 徘 侍 屻 之 敌 豟 -女台 17 河 楚 之文無 作也 辩疑 入日 10 51,8 4, 允 柏 故 万叔 相う Ŧ. 楚 F 小 苔 後 侶 都而容或 13 桉 ~異豈以其心 春宝 状 抻 讲 駉 鐘判來威是也至提成改為楚傳 文 詩商 之耳。 夫子将 力口 不 封 復書制 此 何云捷, 為 粒 稱 月门 刹 公 能 荆 国詩小 自 2 泖 家仲 + 除 倭 ンス 华门 矣然時人或有仍 被股 九年以 號舉先儒皆謂其仍 晉語 7 借 號 我問膝幹你吾役 武倉代利楚是則 雅 而從本虧我不然 权 13/1 後楚並 何 調養用實制 調制 一桶人桶 坎 肤 挨 汝 公元 捕 Ł 兆 挑 脧 僭 沟 停 _F_ 女12 ₩

常 纯 杏 4 チ 敄 號 多舉 之作 冷 何 1.7 亦 從 官夷是矣第日南變歌占之人非先正之道而己 夾 扩 头 狄 あ 杉 後來從 15 骨 - | 作 號而是乃與沒其何為電於是而許於沒十光点 7 最 謂 芳夫 四之且吳楚同 大既 其得 亦非 . = £ 故他如代秋之比以鏡樂者未聞其幣 7 稱 中 17 王 いえ 火 國之禮 哉此益為 其僭王故也 **次十年之**伙 其解號之大菲 爵以正其名關集以避其號聖人深斥 通中 符 庚川 . }_ # 秦成三年之伙鄭 الإنا FP 夷 ¥1] 妆 riva riva 和 制 柤 ハス 10 伙 之更有河事可 中 徐英越之以 故夷之惟是 问殊合英人終春 ħ 聞之道治 ポ 之而 挑 -Ī. 捎 米 1

ス

秋轉作 之使不 聖人 ア人 祾 未 曰 曰 越 其 梢 也其 之 戍 辟 纯 何な 办. þ 於 九 Ė 而 辨英 周之 與 图 1-仼 纤 陇 孔 夹 12 心改 世有元德顯功通於周室與中國尾帶之方 松 夷 灹 滸 Hy 設 夷 濃以 梁 為 1 别月 摘 也已月可見恐不在於樂號也或日 表主 F 沿 4 是苔亦夷也春秋於苔何不 愈 傅 其用夷俗而不 因其中因而中國之也若天吳之統 之化不與 换 -Lik 於判 F 陋徒義 中國通故春 艺 許 徐 雏 公十年 夷狄 是 諸夏苗因其夷而夷之也 被 故 為偕王然則成八 故存秋夷之而以號 不 猗 秋 中國也由是言之名亦 アス 亦以中國之法治 號 採耳り 玉 赤いマ 湔 年哲子 荆 祝 號 躯 終耶 涨 徐 內 <u> 1</u> 吳

秋 始 熄, 聞 采艺之詩其震盛於武功 於 排 夷不得不殊會而終以號樂人作制楚之可比失然則 4 明氏功不 帺 吉削 呼一 椐 北 泰秋之所取然其循夏不恭得罪於中國者其大聖人 之楚不稍賢於自日之楚乎以疑其斯督華風不可 廷 扪 柳 人矣嗣 Á 棠 荆楚耳觀二南之 宣以其儀文近中國而好忽其侵陵中國之罪哉 試宜剂 JŁ. 酬 始 而楚 湜 冰、 枙 楚之無 $\mathcal{J}_{\lambda}^{n}$ A -精 战故 华 柜二年經 侵陷八 在子不 王源 方 **咏其蒸濡於德化者何其深** 何共属建王道霞而德化 年是子合語 吉察候郭伯會于都路 中國也雖然正道度而楚 得己而 終極 徒子沈 文矣。 煁 东 無 悷 俊

11

不、

位之例 益 声-丘 决 ·******-ゴに 亦 m 後十三年及罪 各赴告不及故 於 轉件 年之曹陽皆為失位失國而書名與出奔書名之例等 廖具 変以 路嬰 贮 版 11/3 浮 ホ 一許斯十四年之賴群十五年之期的皮七年之那益 年之來就每宣十五年之路嬰兄定四年之此嘉六 為臣房政地之而書名何以解夫出秦而書名者予 淖 × 而經不言已而 · 217 1, 变 游疑 **兇沈嘉許斯** Ħ 其君歸皆名者為其服為臣屬故絕之也苦祭獻 焦し 随水通鲁也林氏口 十六年之變子不名者或火失之或內小無所 'n . 3 沙 3 後之 耳書以 善 候 -}} 温子之存不名耳不然蔓子對楚之解難点 蠩 既 引月 Sr. 虜 傳 也此年收祭以茶侯歸蓋據茶人來告故 獨不名者變子以無罪見討難國減身為 何 净 與他君之以歸何其而乃獨為藥子電 τЭ 為於其出奔以歸者之名與不名強 例當書名 拘牂胡 十四年城息十六年城郊經亦不書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古敢書減 年代随六年代中又代郊凡此 ¥.1 便見其版為臣尊之罪矣若為 的曹陽都益之斯是兵徒人 提你随在夷於此始通中 do 間有不名 者同 4. 智见 徒名 ③

> 但 此不然豈有花文在 之背己從齊也此必獻舞己釋而背之是以重楚之然 北布之會蔡人與馬蓋獻舞也十四年荆入蔡盖惡獻 朿 行 解舞舞養 養紅 我公十年 以 教母該馬京使則客死之說又似可信或者入蔡之後 + 三岩之 候 五 火記 癶 年辛蔡人立其子於是為繆侯按判人既屬蔡侯 於其 いく 日釋之或日智九歲二說不同改之春秋十三 歸已而釋之祭世 出入不同是又春秋之變例未可執彼 徒世家日文王 間 平 本丰 然亦 被國為臣子者胸敢等被而他 有以名 一家口花 熊衛立始都野六年代蔡唐蔡 與不名見美者如你 侯留九歲死干巷儿 後哉 拝 湔 بهلت

置

逑

犯燈

月之

精九年敗第十一年收

節十二年代

獻無又 息二 歸而 春秋 压 쵼 姑 放衣 歌若果如此則亦未必囚九成去一說經無祭徒 人不歸其若父故背之家後果留九歲而死於是是以 蔡之文則是未常釋也北杏之食養蔡子之滿位者 佚 排门 計 之可也の息怨蔡尚是以 M 不 贫 不 不 之不 告則 朝荆而荆上之遂死於荆亦知爲哀公客死 書具卒也此說似合於經然而不告則不言此民 レス :4 禮 儿 有 仁 不 中目 2 惟 淀 有 安可 同 不 どく 德也 1.-相 被 アス J.L. 朱、 其不書而遂謂其未官歸改 1.7 拒 村月 ſī. 得蔡蔡思息亦借是 楚而反侍提以 枚 护 憬 枥 鈋 不 相言 照横若使諸 削其如 舒其 .1 沧亭 Ĺ

致二國危心而楚愈强橫不可制然則諸夏之国於楚

皆諸夏有以自取之伊能咎也哉

冬十月降師城譚譚子奔苔

禮也謂子布沒同盟故也在傳口齊侯之入也諸侯皆賀譚不至冬齊師減譚詩無

馬則小白奔苦在齊東南諱非所由之道謂諱不禮馬者取以減之其不仁甚矣左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諱不禮馬米以減之其不仁甚矣左氏稱齊侯之出也過譚諱不禮成即杜氏所謂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者也其地處齊彭山李氏日郭子爵周令濟南府應城縣東七十里有譚

非事實矣。齊極得國甫及一年即有長力及郎之師不春秋轉傳辨疑 卷末 莊公十午 艾

管仲雖舉尚未得君故桓公始謀然恭如此王氏以此為勝弗恤皆非遠國也充此所為將去僖襄不違兵蓋其時過報怨復懈而己令又大出師徒併吞鄰國欲濟其貪民

管仲攻敗之計不為知管仲矣

齊八口春秋志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於

滅滅者亡國之部也

胡偽日按左氏齊候之入也諸侯皆賀譚不至青其失事

大之禮可矣生此見滅可手

張氏曰齊桓方有志為政於天下非将不能與減雜絕而

以私憾獲減小國其罪大矣

恭小 感乎春 V1 五 誇大極公之詞耳 處陵字氏口外 子奔苔 冹 疋 Æ 10 1.1 戊 伯三王之罪人乃以其虚小之事為悉惡之比不亦 掩過矣或者乃引仲虺之語謂兼弱攻昧以 49 曰 伏長以正 秋書制 則齊桓亦熊貨之為耳不待敗絕而惡自見矣 齊 以恐惧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內而 柜 尚 天下 傳日軍譚送而不有也言以此分諸 敗蔡師于革以祭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 劅 之初減譚減送降鄭速陽專以 聖八子齊桓示成於是是以書 蚊 作し ゴカ ル 夫 陵

唇秋鲜傳解疑 卷圭 莊公十年

得天下不為也 減之都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我一不幸而其堂胡氏日管仲相桓公覇諸侯只是說遇如部有恨便

若齊 陳氏日 水 图三 いく 育 柜 書減始 + 減罪齊徵桓公則 而 六五伯為之也 後可以言減矣然則減國自齊桓子前此矣曷 於此 紀後大去宋人遷宿本可以古城 斌國之楊不接连於天下春秋

范氏曰風滅書奔者青不死社稷

若甘於事仇不以為配而為所以歸則春秋之所賤惡行家民曰國滅而奔者義不事仇志存與復猶為春秋所予

丸

為衣實者听可敬哉也以此不萬世稍有國之不能死什於為雅為時為思

本秋辨傳辨樂 - 本主 於此此 與舊大臣亦必站聽其所為 屯 於 バイ 币 相 ij 無天子 可見其 野格 桓公之過樂仲 未 16 渝 逞念情强 管付盖初既不 信之真然後為我所欲為此管仲之能用極公而委由 此者得 得君誠有然實如管子大正獨欽其君臣始 正或未至會暴這念如此也要彭山以為管仲雖樂尚 烱 行其志有如 與後來存三亡國大抵皆管仲之力則是仰之為人猜 Pu 尼之道必 孪 仲之不 齊農 家春秋之初尚本敢公然滅人之國也齊極民與 下 11 火 斯馬斌人之因無 非管仲之所為耶曰親桓公九合諸侯不以 frz. 3米 日 凼 力而好騎武兵以莫不仁於減人之因而 Ė 此然後來問有不義之事或亦未必皆出 能 7. 不能救正而故狗之者盖亦多兵若大取 纟 鄰其無忌憚乳甚馬此時管仲己為村 桓公入齊以來一載之餘書齊師 拂其意後欲盡反其所為則不能故 小竹 癣 夕口 其谷 此而 収 紀季以 平。 アく 而不欲 道事君不可則止仲實有 後顧忌其不仁也甚矣其無 存 按鄭花入許猶令許权房 紀祀宋附退宿猶令不 服拂其意及 相左而 Ļ 方ツ 政成 ال

> 春秋稱侍辨疑 鄭游建 子嬰兒歸定四年蔡公孫姓師 年徒人滅瘦以髮子歸宣十五年晉師減亦收路久以 年吳減徐徐子章 五年楚人滅於於子奔黄十年秋減温温子命衛 क्रिं ニ لنطع 按 耳训 然則 減下陽是也減而存者四此年齊即減雖課子存苔 遊於天下大 也甚矣嗣後滅國之禍不絕書未必非齊起有以 牌疑 麦生 游公十年的師減許以許男斯歸十 子見沈子逞減不與馬邑亦言減傷、年處師 陳氏以首減罪齊耳以為微極公則滅國之祸 巻土 豈造 羽斧楚是也減而以解者六倍二 尚茂〇 春秋書滅三十二而昭二 師減沈以沈子嘉歸六年 四年是公子結陳公孫 肥三 7 啟 浴 六 + + 之

節是也 他人師 有以 所終或其國本無君盖皆有之以其社稷不能 減者或君為社稷死或不欲死而死於兵或自匿 若 茶些 而不言也言奔 生 能 有愈於以 而僥倖苟免又不若一死之為安也但具義不事 歸是也滅 隱 城而執以 師滅頓 思待 子有以歸用之是也餘則皆止書城矣大抵止書 歸者耳 腈 而以 rz 歸 各責其 楠 圖 1恢復未 歸見害者二蔡以池子嘉縣教之是 **者** γZ + 解與机 料歸十五年楚子減胡以 招 不能死社殺也然亦不可被 泌 十一年楚師滅祭執祭世 非君子之所予若或庸 以歸者又不同執以歸 ·保放皆署 而不知 湖 子 -J-

春秋舞傅 伐徐 為横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馬爾矣其 若奔若之得全其生猶為臣私之所屬望者哉の切 軍ご 不 名之也然則吳减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按左氏矣 减温過子存衙三國所以皆存其為不比於失地之君而 義蓋未絕也齊師滅譚譚子奈菩獎人減強在子介資秋 崖. 因威身奔而不能守具富贵何以書所予已無取減之罪 書 而 桜 邡 未 Ξ)E 位 也二者之優者亦可見矣若夫以歸而不免于被 肯 君之 奔儿 个 سالا 强扶弱又贵弱者之不自弱於為善也故其言法如此 書子益失位失國各例當書名其不名者或史失之或 存書以歸者使不書其爵安知 نائج 失 徐子斷其髮指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在服而後奔 說不然若為其義本絕而書為也則凡諸侯之被減 降服而强虜之不執而 與非滅而出奔及以歸者一併書爵岂告無罪而 者 碅 3汇 辨疑 八耳亦如 不名為非其罪徐子之名為絕之則此諸侯之失 而 乎為司其本府而恩其實因非義例之所繁也 いく 歸者之優多人不舉於名與不名若以讓於温 不名者宣告無罪若其有罪而不知名又将何 養主 諸侯之年例言名間亦有不名者和豈以 以歸者甘心就廣而不 非心國之大夫子至 乀 パス 乳 於

之身而從絕與不絕之二例尤覺其難通矣書虧當亦如是也乃入以徐子之書名為絕之是於一人是分優劣乎且胡傳既以譚子之書爵為來絕則徐子之

十有一年春正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部

杜氏口部魯地,得傷口克覆而敗之口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收績于某人以諸部凡師敵本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之敗諸部凡師敵本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續左傳曰夏宋為來北之後故侵我公禦之米師本陳而蒋

春秋拜侍辨疑 卷圭 莊公十一年 垂 张氏曰宋晰序至再取兵褐旋及其岩鲁跳再腾國亦因

於兵矣

王氏田宋既取而不知您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騎武甚矣

書日者所以證之也

書日以證之惡其職武而貪功也隱十年公取宋師于管但書教而己一載之餘公敢齊師者一敗宋師者二惟此问名者也以長行而經不書後以其外以其水成伐候去國而部為齊矣今宋以侵我而敗諸部則部蓋鲁地候去國而部為齊矣今宋以侵我而敗諸部則部蓋鲁地統治國李氏曰元年齊師遷紀部部部部則部為紀地也至紀

亦

日義與此

秋宋大水

之類是見諸侯於四鄰有恤病叛急之義則告為得禮而之也忽馬原列國有為稱雅禮也言惧而名禮其庶乎既立也忽馬原列國有為稱雅禮也言惧而名禮其庶乎既立也忽馬原列國有為稱雅禮也言惧而名禮其庶乎既本心包馬原列國有為稱孫禮也言惧而名禮其庶乎既本心為后,以為君及稱說之辭也職孫違口是官為君有恤氏之心則之口公子御說之辭也職孫違口是官為君有恤氏之心則之时之為君故不及天降之災又以為君憂拜命之辱在傳曰秋宋大水公使吊馬曰天作淫雨宫及渠藏若之左傳曰秋宋大水公使吊馬曰天作淫雨宫及渠藏若之

亡也十八年 本校解傳解聚 春主 莊公十一年

不可以

不免故四國同災許人不易君子以是知許之先

預防勿徒憫人之不幸而辛己之無事也己っ言外災惟我防勿徒憫人之不幸而辛己之無事也己っ言外災惟是,你有也諸族於四鄰同有恤病敢急之我是所待於外巴神族於四郡同有恤病救急之我是所待於外巴神於外則當告告則不可不布矣而為得禮則古也待於外則當告告則不可不布矣而為得禮則古也,於於四鄰局有恤病救急之我是所待於外配,以避人居使修德也故其至則內自省也也十八年,

耳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數國之災沒止此而數因之際大者或以驕患而不告弱小者或知其不吊而亦不告宋為多泉大國也 地近而勢敵故彼必告而我必吊餘則

冬王姬歸于齊外宣皆無災之可紀哉

其書日嬪于廣西周王姬族於齊侯亦姚婦道成肅雖之春秋舞傳樂羅 卷宝 嵌分十一年 重理电遮天理訓後世則難以王姬之贵某雷轨婦道與公理电遮天理訓後世則難以王姬之贵某雷轨婦道與公列國之女同解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列國之女同解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明傅曰按周制王姬族於諸侯車服不察其天下王后一

以為治也其流至此然後知春秋書王姬候女同詞而不欲尊君柳臣為治而使人倫悖於上風俗壞於下入宣所為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德其詩曰男不庸雖王姬之軍自秦而後尤砍尊君柳臣其書曰嬪于廣西周王姬族於齊候亦桃婦道成肅雖之其書曰嬪于廣西周王姬族於齊條亦桃婦道成肅雖之

天雖尚主者極有才名而勢属于崇貴吞悲如氣無所逃汪民曰後也公主出城無王姬就婦道之風莫不庸奴其

異立訓之義大矣

訴 秋 惋 \$ **E** 海公主該各表有云制勒甚於僕隸則其 故 一冊人有無事取官府之說至六朝其失尤甚 姬 之歸與詩相表裏寶萬世之法也 敵 可 知矣春 江 教尚

也魯與齊相非 大故言之詳主桓公之各其罪小故言之暴按此說亦非 来 亦 于齊知其不當來逆也公羊傳曰何以書遇我也按此說 齊侯來逆未有不會公者會公則必書矣經第書王娘 渝關 和 非也 经 孪 不然 月周通齊路不由魯何為過我若果過我亦當書 氏曰左傳曰冬齊侯來逆共從按此說 知其未當遇我也王氏曰主寝公之各其罪 化 即主齊桓之各亦不為罪且事有 放公十一年 夫 此非也若果 吱

春秋轉传拜號 曾方不晓魯兹未主各也若果主昏即不使腳逆亦當書 簡故書有詳甚宜因罪之大水而特為增減予况此時齊 回 禮 共 襄夫人之视內女矣盖莊公厚於襄而怨極故一主昏而 末 逆 及之也惟其不主昏故後來王姬之卒不見於經不比 王姬如文四年逆婦姜而不書送之者經乃不然知 营主昏也未當主昏而書歸者王人來告而專有思 春主

鋒附 歇 孫 左 吾弗敬子矣病之 伴口 生 | 博之宋人於之宋公斯之曰始吾敬子今子魯囚 來 北 之 迌 宋杜 年在 **水萬稅 召傳** 社氏日 為明年 公以 金僕姑射南宫長萬公 一不主

瓜

又何毅於二歸之不同

有二年春王三月紀 叔姬歸于都

氏全威之時尚欲保終况今衰亡何忍棄之間者為之感 之弟婦也康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事而弗許而日曾 馬是故其歸牙鄉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修經存而 的 方字故叔 守義不以亡故而 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兵不歸于無所謂全節 胡 使與衛之共姜同並不朽為後此勸若夏侯令女曹爽 傳曰莊 八姬至此: 公口 年紀侯去國权姬至此始歸丁鄰者紀侯 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思禮有如 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都也魯

张氏曰钗臣与春秋鲜停蝉疑 卷主 在八十五其刚叔姬之風而與起者乎 之祭 寶攝 **好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下都** 内 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二其事君子之心不以 叔姬伯姬之姊隱七年歸干紀者伯姬既死叔 在八十二年 以終其身易口 疰 渺 ·姬

啖 八 別 排 嫁而 鶣 故如紀 字

能

视

利

出人之貞於权姬見之矣

家氏日公羊謂歸于節者歸于其叔叔其可歸子蓋紀之 何 E) 都不擊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因之

宗廟在馬義當歸也〇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 終於夫家正也 氏日常時必有借問之禮故史策録之。春秋書內 Æ

汪

女

經 133-346

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陳氏曰紀亡矣曷為謂之紀書姬存紀也周滅而復見者惟紀叔姬宋伯姬録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尹

今秋料併鄉庭 之家也歸其家馬禮也の紀候之去也不言所往之地其 权 失 姬 渝 凼 姐 矣 木 恒之奉祀矣然别 舱 闆 骓 华 紀 失紀候未卒之時权 媵妾當奉紀之祭 他按此说殊於時事不合若在 何 侯卒矣紀李在 戊日 姬之姊然 胡 養主 傳印 諸 何為歸都也口宗廟在馬都因叔姬 以宗 莊 侯夫人 既 辛則次妃攝治內 部已 八十二年 姬可攝內事而奉礼耳今紀 廟 後五朝而祭享之無所需 在部歸本其祀也汪氏 故 於 夙 纶 权 叔

而尚賢春秋之教也故不以其勝妥而不書廟以終老可不謂賢乎春秋書此憫之也亦嘉之也崇節於顯沛流離之餘奉事若子至紀侯卒乃歸於鄰而依五娣也伯姫改卒未知叔姬果攝內事否已而從紀侯去國卒也亦不書卒紀之不復有所立也明矣叔姬者伯姬之

太宰督于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左傳曰秋宋萬祇閔公于棠澤遇仇牧于門批而殺之遇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夏四月

奔臺

理樂矣 公歸散 其首选著予門國門十口極因門扇也 仇牧可謂不畏牧聞君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砌而叱之萬臂被仇牧碎 公羊 唐也 爾房馬故魯 候之美惡乎至萬怒搏問公絕其 畏短祭矣其不畏短樂奈何萬常與在公戰 諸侯宜為君者性魯侯爾関公於此婦人如其言獨曰此 公博婦人皆在倒萬曰甚矣魯侯之淑尊侯之美也天下 傳日及仇牧何以書射也何賢予仇 倉諸官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為人人於宋與 牧仇 進手在 收可謂 烥 公莊 不

就居者皆不書氏 就居者皆不書氏 就日者皆不書氏 就日者皆不書氏 就日孝氏日萬即南宮萬其書名已為大夫也在宋有力 本林祥傳解疑 卷末 在公十二年 柔 如見疑矣其弑閔公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左公之說要 亦止得其弊耳。永萬賈氏以為未賜放按傳稱內宮長 亦止得其弊耳。永萬賈氏以為未賜放按傳稱內宮長 亦止得其弊耳。永萬賈氏以為未賜放按傳稱內宮長 或見疑矣其弑閔公豈因一時博戲之言哉左公之說要 亦止得其弊耳。永萬賈氏以為未賜放按傳稱內宮長 或用於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放也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或用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放也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或用為己氏南宮不得為未賜放也經文自莊公以上諸 或用者皆不書氏

王氏曰據左氏宋公相新之後萬病其言而肆惡古者賢大天宋閉用人如此其遭殺自取之也反為大夫於宋萬有力無德戰敗免罪已幸矣又以之為臨川英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客中數月然後歸之臨川英氏曰公羊言莊公獲萬舍諸客中數月然後歸之

憂何田至哉 閉公反此所以及禍也 君符其臣以禮出入起居罔有不欽則藏誰之談意外

奉秋耕侍辨疑 義不行 吉者 之蘇自經於溝清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若仇收首息 夫食為不避其難義也太享督亦 胡 聖人書而弗削以為求利為而逃其難者之勒也惟此 于人之本朝朝國之政而召見試難欲勿死馬得而 傳口 身有罪也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 於 牌處 春車 在公十一年 幸然後有視來其右猶上梗外髮曾莫之省而三 弑君之難而 君弑 办 大 夫死 有不 於其 吉者 難春秋書之者其所 故 礼 知孔父牧息皆所 於閉公之難 取也 削 取 7.7 紭

絕矣

捩左 萬 發 渝關學氏曰此事二傳所記多不同據左傳則斬萬之語 蒙澤非也凡國若死於境內非 病之就在異日旗公羊則公諸萬而萬怒弑即在此 白公據公羊則學莊之解發自萬樣在傳則公新萬而 我其君度于乾點宋公佐卒于曲棘是己今問公之我 3, 我の彭山李氏口斌於國 傳則萬遇仇牧即我之據公羊則 傳既其不必皆得其實 一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特四一 · !-以成禍耳豈使如二傳之所 然則當日 中故不言地左係謂殺 國中未有不地者楚公子 之事情意必别有 牧將被萬而萬 於 記 稅

> 春秋稱傳辨疑 簃 身可謂忠矣公羊傳謂其不畏強禦在仇牧國有然 經亦不書地豈皆在傳之誤即の 函 者 黔 她 也 不 不以 レス 者 ψ. 荔 紋 ナセ (他地差 此 例之變也昭十三年楚公子比城其君度干乾豁 則 妆 前班義猶來盡為忠者必勇勇者永必忠春 不地然 陳地屬之先所以存陳也是又一義也若謂我 秋公羊 昭 得 公 為蒙澤 如晉而 阢 刖 液 無知之就齊襄亦不在例中而 陳則乾谿即楚地矣然而試後必言地 曰 諸侯卒 乃書 耶 按 地可知不書地 Jt. 其封 説 不 仇牧打召之難能致具 办 * 不 肥 地 考 此 - }-例 何 五年宋公 之正 12 在月 地 秋 者状 而言 憂 乾 砂

十月宋萬出各師

在傳口的官外猛獲師師圖毫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

图 汪 挖 ノ 棄 4 孩 思于 之不 請 灹 [יינ K 飲 好 摿 吳氏口 猛 (C) 2 猛 非 當受也以 辨疑 春秋書逆 篡 謀也 宋而 酒而以原草夷之此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臨之 獲 千 八月 陳人受萬之奔是為送賊之道逃去 保 犴 術 衍 表主 · 莊公十二年 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 弑君 ん 於 俯 南 宫萬 城出奔一 踊 人 師伐之殺南宮牛子 找 欲勿 + 2 张 Ħ 亦 بح 奔陳以東車單其母一 方出奔是宋之臣子緩於討賊 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 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 請 以青國人之失此一以 南宫萬于陳以縣 垂の後以科詐戮之か 鰤 쉕 + Ŋ 陳 游于宋 人使 蜒 石 青

非天討矣

11. 胡 jų. 校红傳 非 $d\hat{r}_{2}$ 则氏 版 日 罪 衙日按 担模左 刑 之人受宋人之貼 ₩, JU. 野寒皆 以贼已 特書萬 不 能正天討其 書華夫天下之惡一也 ;Ľ; 討矣曷為不書陳人殺為 介 陳而 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 而 倒公不莽以者於 使婦人飲之酒是 脨 无养 东 人 蚁 パ 枞 4

屐 洏 鶋 陵 书 李氏 中 E 回 سالمو **拔左傳是陳** 在 经 吉 陳 外大 人 受路 夫出 人執萬以歸宋宋人致而監之 而 夲 いく 三十 扯 許 ,就之因不得為義學 五 一始于宋萬

子

如 般 迹似 松輔傳辨疑 巻宝不言电の胡傳日城戸 4 何 為 剪 具 犀羊裹其 人 Z 殺之也此必果人路 罪 脯 不 於 意雅 鄞 之而不書然在宋人志在必封罪以 币 飲 書 勒生之指奪人教崔朽之恐而已是皆春秋 醢 rZ 之 觀 何不 出 恢 其以 酒而萬不知 於宋而宋人之刑與未彰具醮之也 討也又安可從 P VZ 可書宋 胳 在公十二年 圭 請則 歸宋宋人乃監之耳然則 共 沪 人投 脒 而令其 1 敌 為子 討城之例而書之乎若夫 列 ist 私使婦人 其謀甚密此因未常正 殺萬 恕 ガイ 陳人逆 飲之 ** 拐-陂 可 致 狻 誘為 酒 前 冼 不 쒅 圳 其. 终 所 萬 其 妝

為不 表之本當言 是亦謂陳人殺之也與左傳說微不 ďο a 桉 失 歸 造 八寶也の 小多 钨 疼 节 之 手足 經之 見 既 間 者亦 D 中馬皆可馳至何 為 彭 بلر 柳彼 不 插 被 垃 石 之也 書 木 李 木 永 缚 乆 可 兔 銋 0 氽 عآبر 於失貨 人般 也如 日 信然 3 且謂比及宋手足皆見言其力 南宫萬存陳 書家萬奔陳者幸宋之臣 力问 萬也可. 此則 12:1 年 華之裏果為殺之而 铕 **手**、 氽 بالز 自 是宋人般而強之 含馬 説此 午口 駕具車具二百六 以來車益其 同左傳第 果是陳人般 而自 失實 為之即 PF 女一 謂 部 之 經派 子 VZ ۲Ł 大穿 1.3 及 十 不 гÐ 左

春秋解傳 子之罪 世次 倶 王 正 莊 ハ 1. 年 公立華 哉 幾不知有二王矣嗚呼大喪之典禮不行竟使天王之 十 立启 岩 强 按此記 1 崩 五年春莊公十二年也是年莊王前子信正立信王 不 一而立之 没而不 不易 子惠王立莊僖二王之崩养不見 辨 Ŋ1] 能 足以 疑 討贼 民周 是取 缚 礼易亂夫宣春秋之所取予〇妆史 為此善於彼但春秋之義以討眠詩 卷室 而 <u>b</u> 雖不易 豆 在公十二年 专即或随見於他史猶有疑其無有 宋 逐萬也萬八月 便逐之被猶得幸而免矣不請于王 人之能立君逐城也若較之告 經亦不書其崩也猶見於左 制 而終不相容豈可遂謂宋 於經亦不見於 月 始命見 記莊 者 年定

有三年 文公 左 仪 + 17 回 硶 方 统 春齊從宋人 十三年春 人口是 時起人廣縣 侯宋萬我 関公而中國 諸 يتجتر 疋 氽 之故宋人愈命來列於命也 萬己 耳 侯各有一長謂之方 斜合諸侯以 詸 志世 會于北谷以 宋新立君其位未定齊桓欲 陳入蔡人都人會了北右 道者之所宜憂也管仲相齊時方東 國網 平宋 伯 此 まに 官 不必 亂遂人不至 店之會所以辯數古 借而惟其人 修 訪 刖门

亚

王

法

何如

哉

饷

£.

崩葬

世以諸侯而主に称小羽尤不敢心候以平泉礼宗八 楚莊 胡 諸候 世之 皆是 侯 聖 ·於 在 俸謀 經營矣至十 王 闰 大 £ 諸侯而 2 秦 炘 相 炉开 風 113 膱 得自為 立方 T 穆文主 桓 更 推 刨 准 .f[1] 或以 戴以 何 Ė 故 門 方 名 北杏始也杜氏日北杏齊地一十六年漸就所圖而八國同盟 γŻ 伯 覇 庸 連 伯 八八次不 天下 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都子也 二人兼 夏 必天子以候伯之有 方 為盟主是無君兵故四 我而桓公之為此會則王未有命而 附 华中 业 盟 之 耳 下 於 會盟之下自北心始見後宋寒晉文 樂本 鶕 跡 如 91 命公徒者 此而為 能公十三年 有連 統之故唐廣之四岳 俁 春 伙 狄 方 151] 肟 師 "之者也 食以則 10 市 此 アス 2 總以覇者統之此非 ル 即唐虞時十二 制 功德者而加命馬豈 凼 國極人以 何以 相非受 會盟征 而為之者也 (稱人春 于 殷周 伐之城 共 誅冶 桓江 之二 111 然 津氏 白 推 怕 秋

岩 热品 鄭 炊 炗 聲 唯 K 在齊俸之流雖能 入日 伯 烷 紛 主 赫 纷 方 莫之 痄 2 為 们 中 圖之木 聽下以 凮 鹇 狄 桩 1.7 映也 少康 號令諸侯上以會制天子一 た نت 於 緍 列 水 自是王命泛微灰是故 有 肼 园 諸候 而 周 終木 بنظ 及 更 能 相 伯 冰 东 幽 伯 u n 沈 主之 間 有

뵀 馬 꺔 公 之會則 在會兵然猶未也至温之會則天正實行馬比事 有出之盟 有無之盟而後有葵旦之盟 判 字

dr)

杏

恐自見矣

公 特 沝 之 桕 汉 (F) 1-] 作在是年此王爾與我之機矣 會者矣王風之作絕筆於莊王而傷王之之齊极 序齊於諸侯之上而 獨書為始 伯之解 也 A 是

岩 其 魯若 4 11 JĒ. 英 一矣然列 衔 氏日平宋解者定御説之位也以平宋 最近于齊而皆不會是齊桓之信未能字於 国 僅有陳蔡小國從有都 4年四 前會諸 周而 换

張 料件 久 渝 日 而 辨疑 天下翁然宗齊 旭 公芍能 卷堇 於宋萬初 在公十三年 献君之時舉兵討之則 不勞

廬陵 يته 作 書 泉 斜 T-胀 17 隽 軍七之成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用以為二十 李 40 小 技 人口 而寄軍令 尚之鄉六士農之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師五 九年城濮獨書否候係 官 v.7 恒公自召及齊得管仲於 方 長之選復親自管相相他也於是民皆勉於為 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咨獨考齊徒曹尚 行 天 下 與題策以盡海上之利春鬼秋府有士 扱う 也捎 TU 又以三選擇賢始于鄉長之 iii. 叔而 是也の此為齊む 住之首您寒公

> 春秋解傳 ·K·解傳辨疑 参生 莊分十三年 委有良人五鄉一師故萬人病一軍師師之此之周 靴 事多各故具於 來 南 ΗŪ 征之反菜 有 代之主反柴夫吹狗 即 歪 國 聘 長十熟為里里有可四里為連連有長十連 是鄞 18; 位 的陰西立濟北北至干河東至干紀都有革車八 數年東 辨疑 쌼 爽征 怕 潜於祭使為南 召大不之遊土以奉甲睛罪得其溢亂者而光 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失在氏 此内 市多節 1 澤各致其 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為軌 於燕使為北代之主故齊國之境 者策若徐夷英越一戰帥服 代之主反董原举里於衛便 将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 剒 為鄉 於桓公 萬二

乎上無! 千五百人為軍者誠蘭便矣故曰起文節制之師 不 1, 不 社 詺 Æ W. 밀기 關亦氏日春秋天子之事也無天子之命而共推 怕 候 無正 冶 則齊板之罪從可見矣。胡 ዾ 班與之可也強諸侯者正也與極公者權也 16 蒸者具始 百 天子下無方伯有能會諸侯安中國而免民於左 諸侯之無正甚矣故貶而稱人以正其罪齊極 -仰雨 失 功 兲 共 亦 チ 1 不 伯之實特異見 作 1/4 更浮子諸 าย 價罪矣此 主 排 书 候 jh. 辭 伐 傳口齊候稱所其與之 (受者 女口 邂 Ti) 橋部立功者免其 稱尚非與之也 能 厥罪惟 安中 团 免左 釣 按 此 꺆 况

春秋解傳辨凝年同盟于鄉 斤之其非照之也必矣或者謂此時齊極摘求伯至十六 宋襄始怕而 始 秋 1.7 水 THE 罪 之古 濒而孟 伯宋襄之的紫無一足稱意亦與之而獨稱爵子盖於 亦、 冻 馬足矣 滸 役 管仲之 可办 aī, ن ينا 不謂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觀於此而 與之何以正人心而明大義於後世平難孔子一個其事乃崇獎之幾不知有道該之正矣若春 其功不足録也且春秋為王道之權衛伯業之 亦 æ. 矣若必以稱齒為與之然則曹南之盟宋亦 包 将異其解 功 生 莊分十三十四日始成不知十四日 不 過一 所以若其妄自尊人之實而直 脐 髌 取之解故他日又有器 FR 柡

腻 . 2 冈 信 齊侯亦皆先眾公則 正 奂 一之养而 耳 十六 独 祻 比 通 亦 10 ۶.۲ ۲۲ 鹶 失 拻 -方'-4 .íf-北儒以此會 。 周 宋 13 同盟丁 公石 古月 反 凇 杂 忱 與之也 将又日 取 44. 4 基土 雅 **战服也且不從王而從齊其追火義實多** 枚 大 其 諸侯 宗 與且為之韓公而不皆宣於此獨無断 方伯皆王 為水 武日板 按此說 是伯案已成於此 序齊於 117 之 非 M 職口 取諸侯之與宋襄也是光覺其 勇特書人馬以美之乎曹南之 尤不然此時諸侯雖與之 宋上而獨 制之所有也甘葉之詩曰己 公始平宋南遂得諸徒 七命賜國八命作牧九命 會将至盟出 稱爵為始霸之郡 夫 被 木 愈

> 奉秋輔傳辨疑 布之 為方 大王之稱王皆據後 召公太公之子孫未 ₩_ 五 召 公 伯 PF 吉 當日 烶 伯 伯 Ī. 不 关 簡命 之 九伯女實征之以史 進入 2 朱 兆 斯許 亦非 政云 梅 子山 E 則召公之為方伯 卷主 1.1 伯 16 *J*._ -25 肤 167 主 在公十三年 19 而 却是文王時事意者問得天下後召 臣 方伯 甘菜之詩 H 17 念 聞其仍 也夫己 追封之號 吕 方伯乃从 公即 輔周室是亦方伯之住矣 Å 甚明左傳召康公命太公 必非 いく 伯 伯 非常印 為人工 後來之本 子 者則 作於大工之世矣 明 九相召公也-是方伯不 即為上也可 之匠灾王 位. 職稱之飲 楯 扩 南 召 汉 4, 其 但 ·大.2 -女12

伯

方

二伯 东 方 公率東方諸侵入應門石蔡氏曰 国 候 主 Ē 洁 西 άķ 朝 據 有 候盖西 伯為相康正之語曰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 其 白 10 此。 威 10 功 Ä, 势之木子 引 陝以東 尚公主之自陝 伯朱子曰追新夷状之國也王錫之追貊使為之 脐 栋 召 بع 此 们 説则 韓 則是方伯不必在 公為西伯周公畢公相繼為東伯諸公皆 伯片職畢公率東方 夹 之 邻 日 詩日 候 抑 伯 亦 王 方 фķ 錫 伯 俟 韓候其近其貊奄受光國 木 文王之後當為州 外也下泉之詩日 以西召公主之召公本 - 沿 周中分天下諸 上 在何王之世大抵 沃 則繼問公 候主 맹 怕 泓 是 征 10 (it) 諸 有

世

石

曰

F 外 Ī, 1/1 方 命 賴俏 5 方 10-的 4, 告 is. 有 鱼 挨 伯 囮 命 £ 筷 大 行 ب الر 辨疑 剂 而 誘 ×, 主 γl パ 子 候之. 扰 以不 宜 方 候 及扶 拒色 仃 白 41) ___ 汞 10 自 命祭氏日 辑 马矢作 .3 之 必無 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 怕 此 10 俟 主 餺 J. ን ረ 阊 By 不同也. 不顯 命為 後無復命為 杨 浈 JŁ 莊 而惠王 桓 朱書命之 尴 方伯 公十三 文獨著於後世級0 天下 伯 Ī. 者 *?**. 為大代所殺晉文侯與鄭武 是宣王時事也後乎此 無王 乃命 か 刨门 皆未見於經傳意者天 西 伯者矣齊桓 旗此説則東遷之 和 周盛時除經 之惟晉文戰勝 方伯之勢乃張 型 敖 與 梁傳 ,诸侯 傅 附 毝 吉 彩 儿 共 捕

盟 盖白 命 逢 刖 F 歟 颀 桓 拃 寸 石 命 伯 LET 受 周 4 桓亦昌嘗不受命乎曰桓 纺 而 伯 n 払 命之伯 文王 聖 祈 孟 ルニ 之會皆先晉侯而不 竹 一放也 與而 者也若晉文則於勝 -} £. 而 為西 謂 率 道行之王兴伯 也 力力 天 殷 98 打足以破義虚假足以能使此聖人之 か F 怹 也 行仁者 伯大邦 莊二 板 不 復 **図** ソス 1 女口 無異用也至極文而王覇事何此方伯之最隆者也 王 Æ, 畏其力小 人 تا٠ 年傳 道 諸 楚之後即受命故践土之 公死怕而後受命原 非 γZ 是怕 侯儿 尹 問王使召公 假仁者霸具確論 邦懷其德三分 術之宮王道循異 書法不同于 桕 廖 鞘 りと 賜 天 受 杏 ゴ 奂 之

> 春秋解傳解凝 林群傳鄉東 春主 莊公十三年 里成之說則此縣人盖蔡子之楊位者乃察人一與於此會 灾己而 此伯 於王以定御說不請於王以擅怕權無君之罪莫此為甚 知 是 直實未光矣况 出 諸 若 術 此 メー 俁 釋之之說則此緣人盖養哀侯也據於世家留九 所以不足取也口十年蔡衣侯被房于是娘徒世 乃至 王 計 西王 歲莊王 月入 此 請 夫前王之喪未終新王之立未見又 命 Fo 岩 齊候以 一之崩 假平宋之謀 倡 大義 即率諸侯奔丧會華宋萬之 办 以號召 白 以圖糾合之舉名似 追 天下孰敢不從 非春秋之所樂兴哉 諸 不 俁 Bis

深憂而

必

膜

黜

2

者直日

與之云乎哉っ

桠

敎

及宋襄 書公及都儀父盟于 代楚必 先侵祭蓋祭國報通于楚故服屬于楚而不敢 齊故也故後來終桓之世化會盟侵伐皆無察人而桓 明年剖即 木 先郝 知此 和子 克卒下の 會為齊桓之 時已命為 克卒則 人怕而楚人與盟於是蔡人乃獲見矣 桓 己受 入蔡彼雖為息偽報怨未必非為蔡之皆造從 左傳以 子 始 爵 後 子耶柳肖此會後始得受爵命即但來都有爵命矣此否之會必其君來 7)] 伯 或不 此會為平家亂比必称桓有意於為 起都於彼時猶附庸國也能 僔 有爵命矣北杏之會必其君來 此 至 會為宋公都子是灰就見 ¥Ζ 附庸從事意者未會 ナ六 トセ 兆 并 年 叛 2

春秋解傳解凝 采魯諸 秋解傳解聚 卷丰 年八十二年 聖香柜之前也盖齊柜之所欲為四國亦姑順其欲而共成 此以後惟士四年伐郭僖元年會擅有那人其餘會盟侵 然因竟與陳去楚精達故其從齊也差堅若夫都則 霸必有 伯 宋 伯 都皆無與蓋齊桓不欲順小國非都人之敢背齊也。 以求齊援耳明年朔入蔡而齊不救蔡不能不去齊而 也此 故宋公甘下齊而 大國亦必有太因以輔之此宋之所以有功於齊 大國者久矣今被附齊以自立故亦與於此 會何以有陳蔡盖二國俱楚之病已故亦非 年被代之後 推齊極為伯主家之從齊也最勤 自始至終歷二世而從齊不怠 會自 极為 珥

三驅之道也數の北店之會曹南之盟與信二十七年園 在彼非心服在此非德感此伯之所以為伯大異於騎 之耳觀遂人不至而見滅宋人背北古之會而受代可 書法 子 候 宋之役書法正相反此二事爵伯主而人諸侵彼則爵 子 所 予 而人类子人之者取之也般諸候所以罪其無 無異 斥 以罪其無中國爵伯主所以考其始賴之實所諸侯 使 其從夷之名也益貶諸侯而霸主之罪可知貶楚 國宋之書法亦與北杏曹南同亦嫌於楚始為伯 候之罪亦可見若爵則俱爵人則俱人與尋常之 何以正齊桓宋襄之始覇而治楚成之長諸夏 王 貶

義則止 竊取之矣此類是也與 而華夷之辨無分矣凡此皆大義之較然者孔子所謂其

夏六月齊人滅遂

左傳回夏齊人滅遂而成之

林氏日送國名舜之後

春秋解傳解養 春主 莊公十三年 星於魯县西南則亦去衛與曹之境不這者也是時幹桓 何 因以 縣南界矣詳見成二年取汶陽田下の遂北近齊而南 也蛇北今在兖州府商陽縣西界則遂當在濟南府肥 不 伯 彭山李氏曰遂子爵國後漢志濟北國蛇止有逐 註云遂在蛇上西北西逐下雜城則其地在魯辨田東 仁 1.7 此 矣 存而魯衛與曹不從故減遂以威之亦必遂東不 取亂侮亡為名耳不然則管子行政之初非有義弊 勁 中國哉然毀人宗嗣社稷而來國廣地其心則誠 界 城 兆

大國聖人深青之大國聖人深青之間鄉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在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在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家氏曰遂人不會北否固為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

關李氏田胡傳白齊人減送其稱人微者爾凡書減者

春秋解侍辨疑 苍主 哈木 書之豈有死社稷之君反不録馬何以不物哉故楚減矣 义死節 之善解上下之同 年 邓 兴 也 而執世子有用之特書于策馬凡國城之君或奔或以歸 正 國 有 泉 微 恒 不 野不 不必其無有李彭 n G 解傳解疑 卷直 莊公十三年 暑 無君或其君自匿不知所然也公羊傳以為滅者亡國 1. 而 بار 19 師 民之故亦見其兵精而不貴多也按此說以人字從 ń ·省 整者信如 少之例 者只季氏又曰滅國而不書君奔不書以歸者或其 上下 抽 梅齊人稱 此至問二年遷陽几齊兵未有不稱人者 必無 有不書者惟 再 也則所謂兵精 所 而可很其名乎以 眨 而減人園子。 微 終者耳 而惡己 有而 者也 固不 固 是則 人而 ħ 亦 見投減 力而 火 春秋之初大夫恆稱人齊雖强安 楚 بلر 訓 按此說駁公羊胡傳之說似矣但公羊 不 伙 誠賢若矣然國若之处於例應書況 不 師滅 所謂國無君與君自匿而不知 必其盡然也改春秋書城三十一除 傳 而不貴多以是論伯國之有制誠 A 胡 稱 所謂死於其位者不必盡然而 彭山李氏日齊稱人将早 孔父仇牧前息之死君難猶持 康侯国謂國滅死於其位是得 國之惡固不持敗然而 師雖以太夫主兵或亦未 此以前皆稍齊師自此至関二 陳以 陳無君而但書減其餘則 靴以 桶 動大 能 不 苗中 人者 所

> 春本解傳辨疑 本主 大矣是即死於 者也事不得以自專故以致命為忠而必書若夫人君為 不保 之説 書以 示勒不知君死 13 受辱奔于他國者之首免此則不可不能其實耳季彭山 可界之而不書而或國本無君义無論矣惟是以歸者之 國之主不能 以大夫之死君難為則而謂君死社被者亦當餘之以 耳 概 之亦 社 吉 稷 不 41 其位 修德 可 社稷與天夫之死君難自不同大夫事君 其或自死或死於兵或匿而不知 公羊胡傳之說 # 在以視世心受房者為得正耳春秋 行政以保其社稷其負罪於先公也 刺 如之何 国 社 概之不可 稷為重君為輕 所終俱 李彭 被

齊桓 哉不 答之會未常有天子之命也已背天子而擅自為伯又無 祥 於此方將客之以為不 弄 道 2 含 九五 伐 稷 德足以服人人之不從乃不自反而深怨之此即與師 世天下之民 然通經之書藏者固不必盡死社稷抑豈無一人死 含 稍為不可况直减之以覆其宗子語有之與滅因繼 述: 侣 日 然而經皆不言可以一其微市之所在矣の易比 鞠 取 順 1 阿 如失前禽而不求必得者然此大公之至也 北方遂人不至不過失事大之義耳抑思北 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已人不就告盖下名之 節心馬今銀不能與減繼絕乃反減人之 能 守國者之戒何為錄之以 示

而仰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其以是也夫宗私以是威鄰國而冀請侯之歸鳴呼此伯之所以為

秋七月

冬公介齊候題于柯

左衙口冬盟于初始及齊平也

色也彭山李氏日柯當作阿即今東平州東阿縣在魯北境齊起氏田比柯今濟北東阿齊之阿邑循視阿今為视阿

此孫八四公不及北否之會桓公既滅遂惧其見討故盟於

身则 合語 渝關 皆言其爲則以為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 故照人詳加議股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 之敵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鄉當其 可 Ti ,謂孝予故: 侯安中 舂 李氏口胡傅曰始及齊平也世鄉而平可乎於傳 择怨不復而主王姬将于禄會代衛同園郊納子 秋野之 國據夷狄尊天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其宗 信予以仲尼所書初之盟具解無東則 長与之役專以資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便

> 今秋都得辨矣 卷主 我帮傅辨矣 卷三 在公十三年 是也會者外為主於其書會而知之也然及會之解不可以 會齊便盟子包書法與此無異〇柯之盟或以為齊求魯 亦並見馬盖其解雖無疑而義亦未必全是二寸三年公 而欲從怕故春秋內書公而外書爵直書其事而其是非 可也若以大義律之則不能講信以共尊王乃徒為私盟 小 有代齊納糾之怨及長勺次郎之役魯亦不無怨齊者但 罪免在當其身而釋怨即按胡傳以桓公為襄公子故 論桓公非襄公子又何世傳之可言然則桓公於各 世之俳而春秋野之者妄矣其諸傳者俗寒公事以 怨.非 大警桓既倡 霸以安中國則與之釋怨而平馬 木 有

日者可以此例言之今止有時而並無月明是史氏之關督來齊七來人者不解夢子柯為齊地知之也然遠近之魯求齊七來以此分屆伸安知非齊為恭於魯魯悦其意特至地不可以此分屆伸安知非齊為恭於魯魯悦其意特至地不可以此分屆伸安知非齊為恭於魯魯悦其意特至地不可以此分屆伸安知非齊視奪亦非宋街之相若此而齊視奪未來自此分屆伸安知非會是不解夢子柯為齊地知之也然遠近之自若之數以為其本人也不以此分屆伸安知非魯畏于齊今欲釋怨而相好予或以為此分內外安知非魯畏于齊今欲釋怨而相好予或以為此分內外安知非魯畏于齊今欲釋怨而相好予或以為此分內外安知非魯畏于齊今欲釋怨而相好予或以為

今秋梅佛群凝 卷言 党君不 壇曹子 之未為 H 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 致 ネ 無 請當具若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 信之 1.] 易也 許 丰 圖 不可 手 也 者不應史氏之皆關卷也故以公教信之之說 義例之所存矣他儿有月 桓之會盟多關天下之故而盟扈盟於此之外 · 教管子曰然則召将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 其不 無何後氏 鉤而從之管子也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 說 詳 之解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相親告其易奈何桓之盟不日 何以 十六年同盟了此口公子傳曰 始于比莊公將會手極曹子進 無日 者或亦未 其 壞壓 * # 则 並 不 枧

田管子顏日 齊不 和 已與曹 獻而魯月是不 地 1.1 戊 之 收魯容或有之魯 日 羊之說不可 而 桓 考之當時桓公修作 敢 公 公羊送誇大之耳盖魯自長力東止之勝國势稍 逐延於烟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代雅武於戎投之 不 子標甸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敢曾子可 VZ 怨桓公之信着子天下自利之盟始馬盧陵 特譚遂之術特魯而多方以求之母已於歸 忘 謂無趙氏曰按桓公未官侵魯地及盟 敢 許 諾桓公日 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威亦原於此 亦知弊 非得魯則不足為重故 欲以 諾曹子請題桓公下與之盟 信求諸侯故因盟 捐小 VZ 求 故 帥 P

本書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未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常與其事不是於經光次陽之田至華之戰而等祖而發此語哉况長夕之戰曹子可謂有謀觀其視較於明天自未受齊因之深何至謂眾人之上不若存勝于長勺夫因未受齊因之深何至謂眾人之上不若存勝于長勺夫因未受齊因之深何至謂眾人之上不若存勝于長勺夫因未受齊因之深何至謂眾人之上不若存勝于長勺夫因未受齊因之深何至謂眾人之上不若存縣,華和發此語哉况長勺之戰曹子可謂有謀觀其視轍於明本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本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本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本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本當歸魯田公羊之說非也彭山李氏日以理論之盟非本當歸為以歸田而乃要之盟不知盟必有擅擅為盟政

要之以 既 劇门 魯為主反其侵地堂潜管于小臣為亦云然而口反其侵 公羊所謂曹子 是既劫以 常沿 云 考之於經俱無侵地反地之文斯亦何足為據予然 語言堂 怨曹子於是諸侯始信桓公耳兵劫之說蓋好事者之 在公升壇是己相約而將為此與非為歸田故而 為之今會于 北皆謂 誓訊 一潜小 也國 鼯 田而乃要之盟不知盟必有境擅為盟 Ē 可答而桓公不忍者或以長勺之敗野師 捐 柯曹子 言常潜公并言汶陽之田三説既不合 語桓公曰吾欲南伐何主管了對曰 地以結魯乃出齊人之意非魯意也又 亦 從 公往 桓公不計長与之敗 女台 VI.

為而公羊輕信之本免失其實及不然以在傳之浮夸

左傳曰宋人背北杏之會

計 未及此奈何信此無據之妄該哉

春秋解傳辨疑 養主 在公十 丰

> 春 秋賴傳游疑卷十

渝關 李集鳳

有四年春齊人陳人曹人代宋

左 傳口春諸侯代宋杜氏曰經言人傳言夏單伯會之取

臨川吳氏日北右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右之位而宋即 成子宋而選

之蓋假仁義非誠心故人心不乎也

春秋縣傳鄉張 卷有 莊公十四年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二十四人不信而遂加以兵盖霸者以力服人之計也故齊之 馬水無王之心也心本無王而欲以尊王令人人能信之 彭山李氏曰北杏之會以諸侯而欲主天下之政專征

成下以號令諸侯上以骨制天子其功雖高聖人所不道 也故即子日春秋功遇不相掩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 伐宋其接諸侯以伐諸侯之始事數仁義不足而震之以

學春秋者宜於此求馬

都氏伸與口或曰古之王者置方伯統諸侯是方伯尊於 自為天子也五期者皆自為天子者也謂方伯得專征 諸侯也夫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行方伯之事是 亦後儒之聽說非仲尼有是古也仲尼惟曰禮樂征代自

張氏口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随便之規模也

天子出而己矣

李秋解傳辨疑 大事而令微者舉行乎觀於單伯會代宋內以大夫會代 不書名氏盖春秋之初政在諸侯大夫猶未强也故以 則 舠门 造大夫排不尊則威不重是亦兵家之所思也豈以 大將等師眾之役子夫侵察代楚伐鄭園新城皆書齊侯 解而書人大失民 無大夫主将之名 書君即書人九十九年之間通無大夫主将之名民亦通 夫乃 恆 動眾也說詳隱二年の僖公以前凡外大夫之事皆稱 少 或以為貶齊 追大夫為主 於 民薄矣故 杏 外省 XX **右** 빤 料甲 鮎 虚然亦豈無插 新立而猶後我何獨於大夫而不一進乎若一 概 有書名氏者不 律 捕 李氏 難以恆解而 大夫從可知惟敢徐之役明書諸侯之大夫而亦 رآنم 人亦必不然盖自隱元年至文三年几外侵代 師少也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亦當 枧 口 ,論之也分. 稱人設兵按稱人因不為收然以為将即 能 將亦未當動大眾出侵伐義以制用兵而 胡 卷茜 南 傳曰宋人背北心之會諸侯伐宋其稱 稱人具師亦不必書矣非稱人者畫 氏而師師者豈他國皆無将果師少 推強楚西柳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 稱人義亦不可謂無敗文公以後大 從恆解之例者要當随事求之不 書名氏而書人可以為股解失然 并以十四年 宋人背北杏之會未知其何故 侹 不 炬 不 兴 T 伐 丰

> 也書 往 14 罪耳豈若齊桓之於宋乎然是後也曹人與馬魯人又會 乃連一國以同代直欲以威力脅之耳文王之為西方 桓之德義不足以服 便己行是以 者宋公位未定 其斯以為伯政之有制微 馬 從 捅 齊者亦漸果矣蔡遠於宋故不被具財而修近 大邦毘 為此 北 不慎屈己以奉齊伯位既定又思計齊 刀 反覆之計級在宋公固為不信然亦 人是以不能固宋之交也不知 夫亦提其仁者之勇不肯好息以 þ 怕

夏單泊倉伐宋

春秋轉傳辨疑 單伯為周大夫令考成十六年十七年尹子軍子三會民 仍 薌 汪 彭山李氏曰 不る 吉公會劉 民日左傳云齊請師于周單的會之故治左氏者皆 會代又况定四年傳云劉文公會諸侯代是而 草伯鲁之命大夫 說見元年單伯送王 子 **巻** 誵 徒徒提合院稱單伯會代則單伯為魯 便下

張氏口魯自俱柯已平于齊而未從具役故目齊代宋會代宋皆先列諸國之代然後稱會蓋後會之文也盧慶李氏口內大夫會伐者八獨聲會四國代鄰與單几氏曰伐事已成單伯始至故云會伐宋公并傳曰具言會代宋何後會也

大

夫明

矣

春秋料傳辨疑 代其解 之大惡故被去今子 之會伐便可為無谷子 者無 足改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按此說以從齊垣而會伐 是也 石 於 吁 齊 · 煩違兵然多方從 张三國 本必全是蓋伐宋之役在齊桓本得為義果熟謂單 To -禾・ 渚 杫 往會也高氏 **ぶ** 贬似 般 候 か 吁得無失其實乎以 較平代鄭之役主謀者在宋陽不在川吁但舍州 也會代者無貶馬故具解平主謀代都而 疾之也再 ・レス 院 子 討 矣然 又連 定其位者州听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 之石 71] 炘 調將幹 吳 卷茜 X10 在公十四年 日 以乃直書具事之恒解月都班無敗而義 衞 日 人 何也宋人指北心之會合諸候而代之者 人而 伯故齊雖不做于無而魯自這單伯 曰 樂而列高者甚疾四國之詞也言之不 非 師我切 क्र 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曾而 欴 代無罪之鄭明不義甚矣胡傳以 舟 但 約而 rZ 叙 并 學書師師而此不言 視暈之會代鄭承至如故事 後期與表倫如會同劉氏曰 菜帥郎将尊師少曰其伐某 耍 凮 此 則稍單怕而止書會 欲; 末龍

> 春秋解傳鄉歷 春南 己易 宋非 往明不然矣。一說此本無約而往也無約而往诸為報 人年年年是 人物 在八十四年 五色於從伯也然則其後會者或慢令而不即 木畫物 誤師期抑或微師本後於他國俱未可知必以為無 欲 兵直至二十二年結姻後魯與齊交方器自此以前未免 部十六 年代鄭皆無魯人後難同盟于此而一國之情 伐宋既後 此亦 魯人不與雖未幾而盟于柯意其從霸之意猶未堅也故 之 借 十刀 按 代宋之時魯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并非 سالا 世 在此說皆非, 台 書 悦奔也鲁與宋有怨 以報家故使單伯會成之是說也客或有之級必 而恐猶未 故十九年公子結又盟于野而魯之西都 水大弱 會代何 文.积. 中_ 師期而于野之會獨使別往又十五年會野 于齊東時長力之役至相 طهر ÞΨ 釋政齊桓代宋鄉水徵師子魯而魯亦 隱四年量會代鄭傳言宋公使果艺師 據而必此會之為無約而往于夫春 維 败 于 東北一 勝負北杏之 赴夷有 目文 于部 耳受 歧师 約 伐

上

ijįļį

帥

往

會示

從

霸之意齊極方與理势常從因其

19

氽

53

J.K.

代無罪矣故古

會代而不再致諸國

ρj.

外

氽

康祭

檔子 訪問

ΠĐ

州之名今諸侯代宋而單仍會代不後

渝

鯯

华

戊

1)

件

Ð

隐

<u>۱۲</u>

7.9

.if-

놞

候代鄭

師師會代

有. 子 左 吾 傳口 而納属公属公入遂殺得瑕使謂原繁口傳取貳周 纳 鄭厲 從其罪矣納我而無二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 君與之盟而放 公自操侵鄭及大陵獲傷股停取可首合 之六月甲子傳取殺都子及其

不可定為

春秋解傳辨疑 遇明主亦未易察县夜也属公以私憾般之固非其正天久所爱亦不為人所惜自古之持禄保也者率用此術雖 位如 罪孰為次日中立之罪為大是何也內叛之罪易見中立而死果來召民日禍莫甚于內叛姦莫大於中立二者之 团: 闫 為謀可謂密矣自莊公之世用事於朝思忽景儀突之愛 叛子儀而納属公終不免于属公之該也乃若原繁之月 位本 定則借之以成功吾位既定則除之以防患此傳服 以為我所務而叛君安知他日不為人所務而叛我十吾 謂仇敵者首之以其事亦未當不賞具功而疑其心也今 之罪難知人臣之叛君即警者五尺竟子皆知疾之雖所 官爵行略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 君也為且者皆樣此心則人君將安所恃乎甚矣繁之姦 年矣而謀召若者庸非貳乎在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 位者皆奉之無所擇篡亦君也仍亦若也盗亦君也仇亦 芍主 易主汎然中立舉無所助入則事之出則含之視若 社稷國內之民其部不為臣信如此說則苟據君 亦未易察其夜也属公以私城般之固非其正天 舍不置欣威於其間依阿取容優游卒歲既不為 假手於屬公以大警為臣者與觀察對属公之解 卷茜 张公十四年

> 春秋解傳辨疑---表古 莊小十四年 七 --- 民其誰不為臣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夫不辨其及之正與 是予鳴呼此正孟子所謂形說其言幾與暴行等此說行 明日社稷有主而外具心其何成如之為主社稷國內之 不正以為社稷有主即役而臣之而不外其心臣 有時而干厲公之誅則世之取容者果可以長無禍于吾 也被何預於我哉其用心可謂姦之尤者矣中立如原繁 京成敗猶居其半也至於中立者自謂無往而不得志國 正惟是人以為君者己亦奉以為君緣已甚矣乃猶妄自 前關李氏口原繁世為宗臣不辨主社殺者孰正而 故表原繁之詠以風中立之士云 有存亡君有廢興時有治亂民有安危吾之所被常自 4 赐 呼論人臣之罪者至叛送而極然事克則卿不克 道固 홨 木

寡人寡人城馬對日臣無二心天之制也子儀在位十四

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裏吉入又不念

秋七月荆入茶

而篡武之福接近于天下矣

非但不為桑土牖户之謀而以婦人之故再召赴師始則張氏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夜候致之蔡自會鄧順楚之後子明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異實楚子以食(人字遂滅息以恩嬌歸生培敖及成王馬本言楚左傳曰蔡农候為革故繩恩為以語楚子妣张也楚子如左傳曰蔡农候為革故繩恩為以語楚子妣张也楚子如

成逆致其横行江漢浸及中國也身房繼以國破楚熊貨與兵以悦婦人是時齊桓霸業本

春秋 力口 北右之會自是折而從楚會代會盟皆不與矣是故召陵 衣侯蒙處不返而察之臣子甘為楚向齊桓倡獨堡一從 衞 于 吕氏曰入春秋以來蔡宮從王伐鄭則修勒王之職也 塬 虜具 居今人破蔡而入其國春秋 屢言病中國之不競也 解傳辨疑 各面 莊公十四年 人 別街 鄞 11] 題于折會子曹則猶交諸侯之玉帛也代鄭伐戴伐 吳氏日 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華以來五年再被荆師 齊雞 廟 力未能以帖荆十年荆方敗於

其言置淺浅哉

寬東之謀卻缺樂書伐之侵之而不從也母悼復霸列國 文 復 怵 文 薊 城濮之戰赴既大創察始改國晉之三會通勉周旋晉 既沒差成抗衛與齊會五國宋則察莫不偕至至於晉 再代吳蔡聖皆役 禁之存亡發與皆完命於楚蔡未東國之發置又制於 先具里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般之殺有之用屬之 為蔡他鄭終悼公之也亦不能得蔡也厥後再及茂 宋號之會公孫歸注實序於列國大夫之上楚度會申 瓞 沒而中國之盟會察復不與風船之次遂快楚移為 命而 察安於楚之字下鄭人侵蔡獲司馬燮而楚 人之是中 团 諸 悷 折而從楚者莫如祭 伐

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强不可

俄服西齊祖之特重有以不

不審之計以

耿

4

國也或者於

此青極公不能服楚蓋

而本有以

制也其後

二十

吗

年諸侯協徒中國無蒙而

及公孫翻之福追春秋之後終為楚所并來同即異之終汝之間縣之傾覆是惧謀徙州來兴墓而遷若臣相殘以益暴档樂之戰似于於吳以釋憾而楚昭報復使殭於江益及後後受人求貨而解蔡諸侯使楚無功而楚人圍蔡楚之幾臣矣蔡昭党拘三年不勝其辱寶愛子以請晉而

春秋群傳鄉徒 春南 莊公十四年 九楚楚之始見於經口敗察終鄉於經口國蔡齊晉之爾其 之序也奪桓圖霸二年諸侯小協而則又入旅齊桓該忠 不敢向齊矣。 恋 新關等氏回蔡與北杏之會荆人惡其間於齊也故入之 和 於 極威則侵察以後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敢蔡而不 蔡之始録於經則會 鄧以惧楚終録於經則選州來以 國之力有不及馬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然矣 盛陵李氏曰祭為周室宗盟之長通于是而常受楚禍 非再為息為故也齊不 中國消長之形剂楚張弱之端皆可見矣 柏樂之戰吳族中國之推又以蔡故馬原一祭之於 彭山李氏曰趙氏曰先治內而後治外翻 能收何首於從獨王自是茶人 能 避 4. 7.3 4

矣茍 謂 成之愧於文王 六年為霸已二年以滅人國而有餘以收人國則不足德 之咎孟子 聽具及暴而弗之股也今荆入蔡而齊不能敢自是齊恒 不 固 吉 之燭理 刺 生 能為政於天下也荆難張何惠不能制齊桓即 朝主覆花之一 但有外冠固不得口吾勢未成可 之論 쐈 者 者即 謂師文王大國五年小國七年公為政於 然既 非燭理 者建矣乃欲為之謹短而勿青之也顏 倡霸於中國凡諸侯之服從於伯主者 者也按齊桓不遂代焚以為持重 天下 位、 有 莫 謀

左傳日冬會于野宋服故也春秋解傳辨疑 本南 莊公十四年 十冬單伯會齊展宋公衙展鄭拍于郭

衣裳 之一言 衣裳之 不知九當作糾之遇也未子辨之詳矣 其西南五 彭 بل, 李 之會 故以九定會數又計極公之會不止於九則 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桓公九合諸張不以兵平 · 氏日杜氏日郭衛地東 郡郭城按郭城今濮州 十里為ル 九兵車之會四足之殼梁以米皆為是說此 詳見信八年盟池下·先属以此 人以 Ą

石民日 林九日 †. 是 耳鄭 朔入 .年 令 3 亦 被子依郭属公復國會那即鄭属公也 *T*: 木 通諸侯者九 敢不至矣宋服故也 年鄭突自遇追不通

盖齊之霸政務簡累不欲煩諸徒也亦來會也齊霸界定矣若陳蔡曹都已歸齊者不復與會已成而運師今單伯後會齊宋之君以結成而衛鄭之名臨川吳氏日春齊陳曹三國代宋其夏魯單伯會代時宋

雅政在霸國大天名列諸侯之下由非諸侯之主列位役群康不得與諸侯為主故也若霸主之國遣大夫住會諸侯臣不得與諸侯為主故也若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伯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伯主之身列在諸侯之上不言霸主會諸侯以其俱是王在常文不陳而諸侯自會則并序諸侯言奪于某十五年者教権傳辨疑—卷西 莊公十四年 工

伯子葵年是也故盟于洮九年公會軍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告之上傳八年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所男曹伯陳世子趙盾同盟于新城是也若王臣在會不問草卑皆列諸侯其班爵文十四年公會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晉

歸父會夷子孝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将相奪也孫宿于那北會伯主及列國君其餘公孫敖會晉侯公孫盧陵李氏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师李薛氏曰齊之先乎諸侯長之也

開雅臣之專未以不始于此以單伯為學然他日以單伯為嫌愈人 趙建本專從齊不以單伯為學然他日大夫會諸侯抗算出位非禮也雖齊桓初霸得魯為重不

程不問反與之同會此覇衙所以不足道也東齊桓始衛而會諸侯于野馬然以篡逆籍國之人而齊故了野之會視北咨為差威矣然則此會之故抑宣專為故了野之會視北咨為差威矣然則此會之故抑宣專為矣何必又為宋服而為此會蓋代宋之將但以離服改必矣何必又為宋服而為此會蓋代宋之將但以離服改必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郭春秋舞傳辨疑 春苗 莊公十四年 主程不問反與之同會此霸衙所以不足道也

杜

大

國之間而為三恪之客故齊桓自此年進之送班在衙

氏曰陳國小每在衛下齊桓始霸楚亦始張陳介丁二

盟以示重慎是以盟則眾信莫敢渝也襄陵許民日十三年十四年會至是又會三合諸候而不上

則主緒候諸侯莫先馬比年伐郭宋序齊上明年伐鄭宋之會為宋服比會不知其故遂以為始霸云耳劉八曰霸之會首齊候固己霸諸侯矣霸不自此始也左氏見去年渝嗣學氏曰左傳曰十五年春復會馬齊始霸也按北谷

春秋縣傳媒羅 卷吉 扶精傳牌羅 卷布 莊公十五年 王四胡子亦字早盟出之先齊始得成乎霸然则三十二年 又云未成于霸若以代郭代鄭並代徐之先宋後齊為疑 同盟于幽天下與之然後成乎霸矣按胡傳謂以諸侯 件口 主太下會盟之政自北咨如是以霸主許之矣何於此 年里出之先齊始得為霸主然則二十六年公倉宋人齊 亦字齊上齊之未主諸侯明矣十六年九國盟出之時 云 白 颅 未主諸侯若以伐郡代鄭之先來後齊為疑囚謂十六 此始為諸侯主矣按此否兩野之會皆推齊侯居首 徐齊又在宋下宣亦又不為霸主乎胡氏此年代郎 此齊桓之師何以序宋下猶未成乎南也二十七年 年

以恭使如被說均於遇孫此之後方成于覇而後可未知此数說皆未可據竊意會與之先齊候者請候之推極為此数說皆未可據竊意會與之先齊候者請候之推極為此数說皆未可據竊意會與之先齊候者請候之推極為此数說皆未可據竊意會與之先齊候者請候之推極為個本皆甚 弱于齊故宋公與諸侯推極為伯齊国居先然故疾中尾之事草次之間齊亦有時致恭于宋而讓來為首於兵岸之事草次之間齊亦有時致恭于宋而讓來為首於兵岸之事草次之間齊亦有時致恭于宋而讓來為首於兵岸之事草次之間齊亦有時致恭于宋而讓來為首以恭使如被說均於遇孫此之後等候者霸法之為恭於宋之養中,是

衛上安知不由於此即 在而同代宋今又與此會基從齊也坚兵齊但追陳而居其從奪之意為稍怠或亦托於他故而不行再陳入會北無會依無陳而此有陳魯人不與於此會未必是背齊然為思巷矣。二 鄧之會其地同其人名同但彼有魯而此北右二 野之會與二出之同盟一並先齊皆何為也失亦

夏夫人姜氏如齊

村民口夫人文姜齊極公仲林父母在則禮有歸常沒以

彭山李庆曰文姜自齊極立不敢如齊者八年此行也必然而裡坊一失夫人復故越境之悉送成如菩之海達務求合於魯是以受文姜以昭親親而齊魯之交平合蹇陵訴氏曰郭之再會魯尚水從輕公來能比近無以示樂得天下不為之法乎春秋特書以累極也

汪氏日

代那而後經不書即惟書小都城成因之徒經占

朴

人而求仲

我口

郭吞役也的二十年傳稱部中社

灹

渝闢李氏口或以為兩郊之會一則使即往一則君臣皆,見齊桓制行之正知絕文姜也

醌行為齊所責

故自

此不復如齊而遂再如苦矣此可

人也即不俱不能無過矣若果為解二國之嫌而如齊魯爾尚有為此行也在文姜不足齒而察莊之聽其往齊桓之容其之然亦或文姜思齊而欲歸簽予情而不能止予義是以不與齊桓不悦於魯故文姜如齊以解之按此說或亦有

秋宋人齊人郭人代郊

左傳曰秋諸候為宋代郭

长大年异年美 卷百 在八十五年 支 機敢故奪極助宋 爭郭以即像馬光宋人永謙德也齊霸彭山李氏曰郭附庸之國也是時宋公從齊方固而魯猶杜氏曰郭附庸獨宋而叛故齊桓為之代郭

卷秋鄉傳辨疑 男社民日齊桓內不 能率諸侯以朝天子外不能被夷 胍 骨 資來而成故尊來以結其心耳於宋示職處之思於您用 救 ·13. 利之術至傷公時魯既親照則追鄉為小都子而仍 中 可以見覇者之用心矣那詳見五年都來水東朝 國為宋討一 太百 附庸 以求具服從斯德之小子 支 仗 狄 F

云小 郱 次征 埠 八日 移公子則即後為 14 杜氏日 明主兵為先春快之常也張氏曰此彼為來 宋主兵故序齊上班序上 .4. 44. 明氏 F とス 河大

一秋瓣傅辨疑 卷南 在以十五年 杰告宋主兵也又桓十三年之戰本宋公挽斡使而為之宜 宋伐 -ફ્રિપ્ટ 兵 Air. 於 也代郭代鄭皆為宋是故以宋為主而序奪上曰皆果 一就者予隱五年代家之後都則君而鄭引臣是以鄉先、亦以國之大小為次安有以小國先大國如所謂主兵 此。 ルス Þ 與宋序齊上 主兵之說必不然盖惟霸國方可言主兵在列國之征 抓 則二十六 年公會宋人齊人代徐宋亦先齊是亦為 奿 原 伊此可以 而以宋主兵中日齊霸木與凡役皆先宋者不 非為那人主兵而先之也先儒該認為主兵而又 前疑而又談者矣 0或日此果谁家為主 亦 指代宋之師都人為道而戶鄭之上也 베

东 便以主兵論之乎况代郡代鄭意在宋而成之者在齊春 與之後宋公亦可光齊侵追非上年犯謂宋人之光齊人 矣恐春秋之旨不如是也 五年祁黎來來朝或於此 秋之於霸主有深首馬若為主兵而光宋永克為扇主寬 之為主兵也故齊扇永與之先幹候可先以公者齊霸既 之例乎大抵先後之序不過一時非讓之文不必居先者 主兵之在宋矣乃光齊候而後宋公何以不從都人先 二年 情 附魯矣代都之役李彭山謂齊桓助宋争節以 梦之 城成周宋仲簽曰 竹 有者倍七 郭吾役也即又從宋小两介 -17-4 杯子來朝郎 附 货. \$p

> 勝国己 義舉乎夫代人以娟人仁者不為也名子於此不徒者宋 人已當以成力制 失事大之禮在宋人亦之字小之仁您則不足而欲 之以 将亦深青爾主矣 大 德而 围 本矣幹 有或二其心者子の別之保罪於次也在你 N) Ŧ 桓 Ė 人个又肋 13 背無常亦未有終之以德者耳安見 伯己不能字小故不能以字小 宋以力而虚具小意得謂之 阶尔 11

部人便宋

左傳日鄭人間之而後宋

春秋舞傳辨疑 卷西 在公十五年 之張氏曰問諸侯民都而侵宋不城服齊以背二郎之會鄭

之反覆於齊楚之間益始于此

齊衛代都都突是樂者十有八年一旦将都這與修思之英氏日鄭以宋慈思聞之故侵水是背部舎也故明年來

師稍未知行賴主也

底 矣而謀召召者備非職予能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 莳 镁 陛 公暴奪之罪而廢之荒不為霸策之光哉不此之討顏 石 行 納 李 Æ 月基 勸 而在公之子尚多也齊 之屬 民日按在傳鄭属公以去年自 歌而可以濟事召及谷之何由此觀之則忍豊 公稅傳 取及原 繁原繁日 柜岩 能明大義告諸侯奉 縣校郭牌 **小镁在位** ナ 舣 ::5 板 年

亦何 不 年 どく 渝 使得列於二野之會及其反覆三國代之又以宋政 應是以 βþ 關季氏日 納之者再而皆不克追後則無聞具來相公於准 亿 足以服之宜乎于坐既成而放有都歷之執也 桁 鄭怕怨之至此得 鄭屬公摘未復國民於此時求宋之納己而宋 芦口 為公自 桓 十五年入練宋莊公為之代 r.H 而乃後宋耶然鄭屬於莊 トニ Ķ,

春秋 其 抖 氽 榵 木 6 4.13 伟 威 ŋ. 夈 辨疑 無斧比因 故鄭人率 何 17 共 春 弘 然而 齊桓之德不 ्ख 娘而 · 以八十五年 四最為此耳是後也或亦有鄭歷之 輕行之哉然則 足い 服節和亦以具勢 侵宋之役不惟 A

十

四

华

復國二

哪之拿已於宋初

相好而又有霸之叛於

謀 狻 米 鄭被代而 詹又被批 得非精憾於此故

耶

冬十

夏水人齊人偷人代

有六年春

王正

A

左. 傳 日 Q 首即之兩會侵不 故 渚 候代鄭宋故 <u>ٿ</u> 諸侯代之齊序宋下

同

孫

ĸ

Ð

朝

曰 代 鄻 不 ¥, 宋而己兹 鄭 不服 3.] 諸侯之心未

竏

八

日

中

团

張氏 諸侯宋為大既為之服那以為之報

> 奉秋料得辨疑 鲁與宋 其怨又何為者且 與 而 桓 业 仐 宋盖自是與 籽 渝 查 枞 而 小可信此! (連兵代鄭是即為宋報怨矣乃必以宋主兵使之自報 未能 多 不至 之先宋公後齊侯宣告宋主其事而使之自行其志乎 長 4, 始 關學氏日 亦 øΕ Ŕ 役 從 建近以 突之為 木 諸侯何又不敢既尸其任而為之救患討罪戶且既 日鄭 南木肯常白居尊而時或讓宋則有之然既為前 宋代鄭仍 齊问 平宋鲁而 是以 有怨宋桓 , ko 不 突以点其 為坐 與於 齊人之不 孔氏日 齊為一 警察聽令馬宋而代鄭非名也 也齊包 代 始 會于野魯以大夫住再會於野魯之名 袍 部代鄭之役尊人亦不與也多人不與於 使 J. 宋 亦 代宋也 立 齊人之兩役而 宋规 後師即如亦惡人之不聽命即一說 齊桓始獨未敢即戶其任敢思討 而怨猶水釋故北右之會為平宋 Ú 敵 始朝當督突其惡請于王以 不肯強魯以 船得 報怨故水主兵序於齊上也按 Q.J 而中國諸侯定矣 返國定復據縣以逼之昭 アス , **Ŀ** 助宋也不然答此 不為之出師予按 卿往會之齊極信 正其罪 뭬 伯 此 **レス** 涯

秋 經有 枚

林氏日前患自察及鄭矣

國忠矣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城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為中此三十餘年而後受兵楚之城不輕用如此至是始為中張氏口齊獨本定楚威侵及中國自恒二年新已惧是至

国者三十有九 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疾稅 图者三十有九 於楚者二十春秋備書以見夷夏之疾稅可以窺中國故鄭者齊楚必爭之地也自是鄭被兵於中衝鄭之 要害尤在所先中國得鄭則可以拒楚楚得鄭則王氏曰齊方屬霸楚亦泛強北侵不已陳蔡鄭許適當其

始比年楚人代鄭四始借元年楚下代彰五始宣四年大及鄭始此而終春秋為霸主之輕重馬の經常淵代鄢二颶而復潦消宵春秋要简之閉而南北之樞紅也故楚褐巍陵孝民曰鄭桓公始寄幣于統衞得十邑而內之主葉

大師師代鄭四始成六 年楚子指侯代鄭二松蹇二十四大師師代鄭四始成六 年楚子清侯代鄭二松蹇二十四年年四期是代都出来了 開西市南北京代鄭之田下兵時期尚未與楚通似亦無據盖自察侯鄭伯會鄉已惧是告于楚不亦妄乎按左傳之說因未必果得其情然謂此告于楚不亦妄乎按左傳之說因未必果得其情然謂此告,妻為太與楚通似亦無據盖自察侯鄭伯會鄉已惧是時期尚未與楚通似亦無據盖自察侯鄭伯會鄉已惧是時期尚未與楚通似亦無據盖自察侯鄭伯會鄉已惧是時期尚未與楚通似亦無據盖自察侯鄭伯會鄉已惧是中華民東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也妻矣鄭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也妻矣鄭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也妻矣鄭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也妻矣鄭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也妻矣與於是從齊不從楚亦可見楚之德與努差減於本來等傳樂級 表面 莊公十六年 垂

齊而鄭人之從齊是摘得所容也哉

與于幽→· 冬上有二月會皆侯宋公陳侯衛徒鄭伯許另滑伯滕子同

左傳曰冬司盟于與都成也

胡傳日會者公也不言公訴也

陳氏岳曰凡空吉會果侯是公自會也諸侯皆序非微者

明矣

古滑圈近在洛陽王城之東攀邑之西去鄭汜水不遣蓋氏曰滑國都必河南缑氏縣今河南服師縣南二十里有彭山李氏曰滑姬姓伯爵因周之同姓意必周初所則社

春秋輯傳辨疑 耳 東 十三年泰八入滑皆 燠 木 此 13 王 PP 有 况于中 天子地 此典三年公次于滑之滑不同二十年都人入滑落三 必四 諸 郑不免於徒封更置其境上諸侯宣無一二尚存治子 徐 雖當定罪谁邑而同公又處殷頑民於其城東然其 扯 慏 氏所指也然則滑在王歲之內矣王畿之內何 除 面皆方壁如棋局也此滑之所以得在東都顧內 此 封 故雄戌茅戌姜戌靈戌陸渾之戌皆得遷后於 因友 那必多分土 如號在陕南號岩者及因之 國即益周未東遷之前錦京實旗形幾之他 方千里但計具日献足以出車為來斯已灰卤 太高 莊公十六年 巨清拍風也許先于滑者兼與傷四年

者也 之大 扶 揰 侵終時光曹同〇 也為會而更所喪者十有二國也城紀末務也相字而 文之威而 其 公事 空乏其國家因路於道路而有不遑如 國客 功者亦十有二國也甚而至於晉定召陵之役在會者 囫 而 者也而與盟 也故其微令不遇而諸侯有序奏业之遇盟之大 įų. 從簡便也齊 ħ 뫮 小 * 者止 至 H PF 石 自 者亦止於八國犯膝節亦不在馬此 パ *\$*\ *ب*ار، ,此消滕諸、 人國把滕薛不在馬路土之盟亦 氏日春秋之有會盟水所以控大國 的 朝也的政下衰退會数而賦役煩 如把膝匠之倫莫不存走而聽 小國不復行齊之倉盟者 者儿 水災 30

> 宋禹多矣 見比 石 楚忠及鄭有所急 **予動之盟也周室寝** 於霸於是乃有 同患之國共推為主故消滕小因皆至而天下人心始 有八國 盟雞 諸 栭 劉子且不数馬其得失可知也。 侯 同欲而宋桓公寶故舞之故齊桓之霸頼 同則馬同題推伯實始於此〇紙來地 也桓 微 公存與有志安狼信義著於諸 ተ 因無主強暴相凌夷狄交枝 同盟者

春秋輔傳辨疑 聽於一 陳內日諸侯初主盟也自是無将相親者矣盟水有言同 會不致信之也有下今銀於此就已見 薛氏口許男何 者於 公羊傅日同盟者 之後 於其 T. 是言同盟以 亂周班之序非長 始書日 天下知有齊桓而己矣內不言公諱之也 那也王者不作 卷茜 同盟同眾解也循未身主是盟也再盟子出 レス 齊 先乎曹滑大也非 何 · 在公十六年的同欲也何氏日同 桓之初主盟也夫主盟者舉天下而 舉天下而聽於一 邦古未之有也 諸侯之道也 禮班之序也 前并 ď 桓之盟 盟重 不 а 其

臨川吳氏田

奔

Û

ょし

冶以後屬合諸侯有會無盟者

詔

候

之心未一也至此

Ŧ,

鄭

服

始

合九國之君而為此盟比

公納合諸侯一匡天下之始自入春秋以來所未當有之

事也然猶未敢專主盟之權故曰

同題至條二年盟貫齊

桓

公

倡

是也平昭各一裹二十五年重出那十三年子业是也都為盟主而自此以後不復言同矣

有關於天下之大防也是以消公以見義益自弊極

許公子然別

如之何日春秋會盟書會而不言公者三皆

春秋辨傳辨疑 言非 詹原不 古同 狡 非 國辨也哉。同照同殺盟也前乎此者有參盟矣参盟皆 得合人而問小而訴在公而諸侵之罪可見矣憲徒為一 罪大失信之過在一國無王之罪在天下春秋之古同不 如裏十八年之同園齊亦以具同欲環攻齊非惟奇心而 以霸臣之初主盟是亦非小失也故皆韓公而不書由是 古之可知此盟之請公思無王也非惡失信也蓋魯之受 美者可謂深切若明矣于許則以登夷之初與盟 是泉則 諸侯共為之也故於其同盟而諱公所以正大綱而扶大 何哉夫天下之無王桓公為之天下之無王而雅桓公界 郑霸主之權重於天子而天子自此如督服矣其如分義 以力假仁王道於是予息天德於是予亂不田王命而 侵自相推戴自相約結己大不可况舉天下而聽命於一 青 司 二、幽 盟 霸主所自為耳若天霸主之所自為則止言盟而不 手曰非是之謂也有霸东而後有同盟之文書同盟 欲 予後予此者 為失信即使該港而叛則而失信之過小無正 同眾解也眾欲推極而為此盟見諸侯之志一也 之後 卷高 在公十六年 以恒文之或皆不言同盟諸侯聽命於覇 有眾諸侯盟矣除同盟之外皆 非同 之

與食子

請於齊而鲁受之原不為失信原不為大惡何至因此而

受唐之事在明年尤不得預為之謀也詹逃至魯求其乞

魯諱上同盟與受詹逃二事本無涉不得為被而請比而

諱之未免失經古矣夫鄰詹自齊逃來明書於眾原不為

按此說以不書公為韓是矣但謂以受居失信而

重桓王之失春秋之語公與是盟也豈不以信之東於生

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答子貢之問君子以信易

生

韓不稱公惡失信也上年安都府胡傅曰自古皆有死民

渝嗣李氏曰程子口齊拒治霸伏美以盟而魯首叛盟故

李秋解傳出統 方州方 書同 天子為自是始霸也張八因其說口古者方岳有 馬及其比 主奉霸主之命而 示 亦本見有草因之事後來勘染愈威未宮不尊同何不 世變矣,穀梁傳曰同者有同也同原同也按齊極 ~ 事 自 魌 当 £ 義曲 劉 あ 其 此 ij. 间 妆 10 考 八日 題子敬捉之說非也杜氏曰言同盟服其也 崩 皆不 盟 يال. 欲 Ē 木 盟 為之解猶本盡合宣得為通例子杜氏之說 杂定 祖洋 斯曼 各百 在公十六年 英伯腕之桓非受命之霸假同盟之禮寧諸 天王在 **[***] 同選 欲 - 111 説 之例有惡其反覆而言同盟有諸侯同欲而言 同盟段同之盟也同盟之禮見於題禮為 夜弱侯之心各散無復書同者矣於此可以 吉 當同之說是矣又 問惡其反 覆而言同必不然 尔又 諸 腴 侯而 因樂是禮約水路後葬尚以掩其無正之事 諮 他以事天子之意輕公至是以諸侯既 ē 失然方名之禮不可施于清止大人之照找 後則反覆是雖 回 をあ 宇 俟 之盟 馬番文何以 相 育徒之者皆言同而善悉則各繫其事 ni) 出 欲外提而異母故書同題者十 伯令而然也哥自文養而後關業浸 與盟見罰主之今一也如侵來 ĵ 8.] 人之 不行是禮也况大國齊吉同 可思然非 說亦非也二十七年胡 為後日之反覆而 実 桉 (일) 候 頂 亦 ル 和 代 R 祀 1} アス 1.5 翘

春秋解傳 公羊 書時 之故不應史氏之多所閱各公報告以不口為信之其必 暴與偶 合義何以亦書日宇若謂灰亦 大解解轉奏 - 弘旨 · 莊公十六年 · 巡包俸九年盟葵北而已於問扈與非義而書日葵北之盟 會有 之北所之題在後何以又不日守止也之會與代大派多 ₩, 非 有 而 所 之说 之本 囮 推 謂美惡不嫌同解是也此二思常殊觀之如極含不致 所受之矣若人題卷之口悲其私問於北之日 冊 此書 **P** 不獨題為無意比盟之無月無日名或水史氏之偶 而 桓 ÞΪΤ 乃 司 者 辨疑 亦然今股桓盟皆不口其書日房惟二十三年盟 從也我の或日公羊你謂極之以不口 與同題諸侯之勢既集諸侯之心亦一定惟為 謂可欲 盟 賴非告美古之所存敬但齊拉之會限多湖天下 伯固可見鄭之成然或不為衛成而為此與也合 PP 浆 亦 亦 间 有二倍四 此意也夫。同盟之故在傳以為鄭成也天此 Ť ناز 當 本古 1 vz 胡 įų. 不然 他事殊觀者也 者推之前後而告合范氏四此 4 烘 於宣十二年同盟上清业既群 刨 清 qij 年公至自代是六年公至自代郭 是 候之於他盟其反覆者不 1 相 之則拉德將家故 好矣大批諸說皆未 壴 信之也鼓 4-恭其城 謃 誘 儿 何 而 俁 不

杯子克亭

陳氏曰向曰儀父令曰称子已賜之爵也杜氏曰克儀父名稱子名養齊桓請上命以為諸侯

王室以是請王命而爵之為子聖人因其卒而著之按此五十里則別為子男都本附庸齊桓始覇從其征茂有功渝嗣李氏曰高民曰不能五十里為附庸若有功加地滿彭山李氏曰克卒子預嗣俱史失其諡陳氏曰向曰儀父今曰称子已賜之爲也

說似未可據以北办之會推之北告有事人都君必己

有

為失凡霸主之會照侵代通無附庸因北咨之會齊短

春秋解傳解疑 卷西 在公十六年 走新强自清於王而王命以爵不必齊桓請之也即使齊桓賴必不令附庸國從事可知都君光已有爵也此或都人

也宣其以是而為之請命即若夫有功加池是同王刺 附庸而 已覇都人住然於代邓未當有大功亦未常有功於王室 晉侯国寶器之縣 獻而便強支暴宗國特已甚矣當時之 共 常然亦不可為此時此時天王無隙地何加之有。 古之先齊循未霸未當飲都代何因而會北方之後齊雖 請之或亦為其附齊故亦未必以其從獨有功也差會 各大夫魏斯趙籍朝度為諸侯爲命日甚濫而王纲婦 功德而進為也哉此年王使就公命曲沃伯以一軍 此安見二 胜為子郭以邦之别封而亦與為小都子宣皆 和 之 能進 いて Æ. 即春秋之後成烈王命 祁 ياز

盡矣良可悲也夫

新古集日王使张公命申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鄉左傳日王使张公命申沃伯以一軍為晉侯初晉武公縣五十七年矣更第四帝武公始都督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代晉侯獨滅之盡以實器略史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代晉侯獨滅之盡以實器略東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代晉侯獨滅之盡以實器略東記曰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代晉侯獨滅之盡以實器略東記申周超和封曲沃至武公為晉及為於為吳於是為明清而免之既而弗代夷執夷魏諸周公后父出奔就惠王立而復之代夷致夷龍諸周公后父出奔就惠王立而復之明而有之武公司,其以明在第一十七年矣更是以明本等。

泰秋縣傅縣疑 卷南 莊公十六年

夫竊於陪臣具所田來者漸矣 民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行傷正及受略命為諸院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行傷正及受略命為諸院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行傷正及受略命為諸院武人加之四失也有王命未必是專利也 潜父弑昭侯欲王不問一失也有王命未必是專利也 潜父弑昭侯欲召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由沃專對而召氏曰考之左傳平王時晉昭侯封成師于由沃專對而

寶器船王王命為晉侯詩人述其前命之意而言曰豈曰

衣七分不如子之衣安且古分豈口無衣六分不如子

新聞華氏回四

沃者骨支子之别對也武公減骨盡以其

經 133-372

矣鳴吁痛哉 不如而 爵命行馬則王納於是乎不振而人紀或幾乎絕失 題王會真實玩而不思天理民弊之不可廢是以誅討地之間故略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居慢無禮亦己甚地之間故略王請命而為說如此然其居慢無禮亦己甚之衣安且 燠兮朱子詩傳日當是時周室鄭寝與刑猶在之衣安且燠兮朱子詩傳日當是時周室鄭寝與刑猶在

杜氏曰齊極如仍漸既侵水又不朝齊詹為漸就政大臣左傳口春齊人孰朝唐鄭不朝也十有七年春齊人執鄭詹

彭山李氏日觀下書自幹逃來則魯在齊矣詹至齊而執大臣若詹不至齊則無田被執知是請齊見執益聘奪也者也具傳稱鄭不朝也以若不朝而為被執明詹是執政孔氏日傷七年傳以鄭有叔為為於於於先言為是詹最前奪見執

而非有心忧誠服之意為可見矣修德以來之而執其大夫則小國之從齊皆出於为不瞻張氏曰磨不氏與柔酚同梢人以執服也諸侯不服不能之執非自鄭故不言以歸

為執政盖川事之臣也其見執宜矣而以惡新何也以責胡俱口書齊人執磨惡齊之詞也鄭既侵宋又不朝齊倉

而不加罪者感較强大於鄭不敢以待鄭者待魯也。社

稱行人罪之也孔氏曰昭八年楚人執陳行人于

襄陵許氏曰宋大 鄭小齊桓盖德宋而威鄭文王之與齊之意也

待

矣况乾之以私不以公予眨而人之宜矣。十五年鄞人擅執之也故桓公雖霸不以天子之命執鄭臣亦可謂專渝嗣孝氏曰凡書 執者皆惡之列避之君臣諸侯不得而褒執鄫之虐則桓不為矣

擅執之也故担公雖霸不以天子之命執漸臣亦可謂專擅執之也故担公雖霸不以天子之命執漸臣亦可謂專本故齊人惡而執之當於大國躬而不朝小國朝而且聘來故齊人惡而執之當於大國躬而不朝小國朝而且聘來故齊人惡而執之當於大國躬而不朝小國朝而且聘不朝齊而使詹聘雖美市大之禮然以視鄰之不朝天事何如以視奪之不朝天子又何如顧乃以是而罪鄭子為何如以視奪之不朝天子又何如顧乃以是而罪鄭子又不能懷諸侯不知自反于正以聽天下之自歸使為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賀則減之遂人不會則滅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使詹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使詹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使詹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使詹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使詹是張執而以威逼之其為術也己來矣。譚人不朝而此轉之不則於其中之人不會則減之鄭人之之命執漸臣亦可謂專檀執之也故性公雖霸不以天子之命執漸臣亦可謂專

也說詳文十四年 之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單伯不稱行人不可謂具有罪 不得稍行人然詹為執政大臣即無罪亦不得以行人目 吉使人也言使人者言非使人之罪也按有罪被執者因 做師我之傳曰罪不在行人也無罪乃所行人知不稱行 人罪之也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宵傅曰書曰行人

夏齊人藏于楚

左傳口夏遂因民領民工委氏須遂氏經察民解而殺之

齊人張馬

春秋解停鲜疑 卷杏 花丛十七年 殺之齊人藏馬春秋書此者見齊人減逆情強凌的非代 身可以存是軍見左侍是難三户可以亡秦及記花回有 何氏曰稱人者原解也 罪而民之師也夫以亡國餘民能強强齊之代則由不一 胡傳日藏盡也齊滅遂使人成之遂之餘民飲以者酒

送之遣民不服故造人成守具地以無罪減速固以失遂 人之心矣而齊之吃者或又凌減具售民故送人情怒而 臨川吳氏日齊桓霸事方與而以張大吞小弱減送而應 是理足為强而不養之此而弱者亦可省身而自立矣

変役之 劉氏日齊減人之因而又戊之以自取死亡故令其文如

齊人自死于遂也

防減益不盡書書減譚減送上下一見之也 心服也力不膽也尚子謂超公詐都裝片并國三十五則 遂齊人戰于送者其民不歸也孟子謂霸者以力服人非 寒陵許氏日齊節減譚譚子亦艺若其名不能也齊人減

陳花公書颐菜存陳也 紀己減而書紀叔姬卒華紀叔姬存紀也陳已城而書菲 汪氏白穀來謂無遂而存遂乃春秋存亡機絕之意亦循 毅將傳口無送則何為言遂其猶存遂也

各放料傳轉疑 滿 關車氏曰人者 聚解之以張于遂為文明其為自取之 表高 在八十七年

秋鄭詹白齊迎來

陸民口、凡言此者皆謂美當留而獨去也

村民日磨不能伏筋守死以解因悉而通逃的免書逃以

之罪也 不人而歸鄭矣 也騙身逃竄同於首免之匹夫無大夫之行失節再因陪 張氏白執列國大夫瑜思三将不今其服罪而去於之罪 運民日左傳傳七 年稱朝有权詹為政則府難逃奔魯盖

經 133-374

義者也 鄭摩逃水是為臣而不知義者也王氏日春秋書逃有三鄭伯陳侯言逃歸是為君而不知

也先儒不祭于此見其來魯遂以魯為追逃主而深罪之 無可受之理齊桓趾霸與魯為友邦未當有上下之分也 即使詹果有罪而被就未至如大惡之必不可敢一旦勢 矣然磨非亂臣賊子必不可接之人使其求魯而魯為之 可拒其來而不納又将執而歸之於霸國我如此則是以 魯無論其有罪無罪魯富以其逃人歸京師而聽命馬斯 請呈為得罪於霸主當日之事未必不如此奈何以其來 事天子者事齊而於鄭人不惟不仁亦且不義未見其可 窮來魯而求為之請魯於此縱不 為詹計亦當為鄭計豈 而不拒即謂之叛盟虧信義耶若天子所執之人逃來至 魯首叛盟受其通逃 虧信義矣書自齊逃來又以罪魯也 氏白書 逃來幾與之 接也胡傳日齊桓始霸同盟于此而 題以為罪人通逃主西都之代豈能進至二年後子心 陳 魯人為之請而齊人已有詹矣不然同盟于出而魯首板 魯為之請耳磨來之後齊與魯鄭未開有用罪之師意必 歸于鄭而來各意必以爲為望國又為齊之姻都将彼求 渝關孝氏口鄭詹白齊逃來在詹因為的免然其逃也不

也於之情理宣有當乎

冬多處

分羊傳日何以書 記異地彭山麥氏口麋鹿之大者山澤皆有之

不繁於有也冥於之書不以其有不以其多旦為災刑書高班條氏曰以有為災刑書有有戰是也以無為異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者常有之物惟其多則言之無無水是也廣為災也有為災則書有有戰是也以無為異則言為縣稱傳辨疑 卷苗 在瓜十七年 置

不繁於有也螟灸之書不以其 有不以其多但為災則書

之

靠不見於春秋與莊王同周不訃告魯不弔喪會喪也齊教史記周本紀是 年傳王五年也僖王於是年崩其崩與災也因災而如惧因異而知省端有賴于修敬之實矣。災也因災而如惧因異而知省端有已複者有將複者麋雞官正之孟冬為 酉月此時五據有已複者有將複者麋雞官正之孟冬為 酉月此時五據有已複者有將複者麋雞官正之孟冬為 酉月此時五據有已複者有將複者麋雞官京房過傳曰廢正作淫為夫不明則國多麋

不足道數 之火喪若周聞 下諸侯之無王青皆在新主担罪不能追矣嗚呼以君父 担 既霸不能率站侯以修臣子之禮何為尊周予然則天 如如此此天理民華之幾絕矣霸術所以

十有八年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杜氏曰不言曰官失之

春秋縣傳辨疑 表南 近公十八年 用為建演此時日出於仰若食在及寅之間是猶在夜也 者必在且寅之附故長與而猶見按此說亦非也周之三 也夜則日在地中食而不見其食何以書家氏日夜食云 **谕嗣李氏日穀深傳曰不言日不言朔夜食也按此說非**

感應之思不當食而食者亦有之未以前文之誤也 史誤耳按史誤之說亦未丁據今觀後人之推驗者改各 得三十五惟在公十八年一食今古算皆不入独法殿前 者或不在朔或在朔而亦史失之不必繁也の沧起朱氏 不同安知非衛朴之算數猶未合於古法子且原數之否 六諸思通驗密者不過得二十六惟一行得二十七朴乃 曰淮南人衛孙精於思數唐一行之流也春秋日食三十 難是與而亦何能見之故然則不言日者更失之不言朔

> 春秋解傳辨疑 春 南 莊公十八年 巧獨貴太禮數之差而不咎其丧制之嚴於所謂不能三 之哀而宴然為嘉會之好有人心者不如是矣左傳於此 比竟幾長制而 行朝祖表當時餐體而命之宥俱忘先居 中在天子不得明諸侯在諸侯不得見天子何為汲汲於 此年者惠王之元年而亦晉獻公之元年也俱在該間之 在武公落晉之事既已易世固於惠王獻公子無尤抑思 尊之以朝王非能修臣子之禮盖欲惜此以定其位者也 公命之晉武公受命為侯衛年而卒子獻公嗣立號公又 渝關華氏口曲沃略周代晉必號公為之請故信王使

年之長而怨小功之察者數

于京師實惠后私氏口息后龍定少子礼 娶之宴然如平居之無事而行者禮不亦具少逆后之事 £ 谕嗣李氏口息王於此年改元猶在於間之中也話徒為 鄉左傳口號公晉候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陳妈歸 不見於經三人不來告也知其告馬而亦無禮故不告也 娶后其如通丧之制何丧夫不當朝而朝之不當娶而

臨川吳氏田代即隱桓然之盟者成入專境愈将祭之而 杜氏白氏來侵魯公運之于濟水之西 夏公追戌于濟西

馬三匹非禮也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

銀在俸日春號公晉便朝王王饗酿命之有皆賜王五鼓

止矣弗追也 這從終不及則難陷逐奔不達則難誘故敢知畏而遁斯則不必追追者敵之命者也先王之法從終不及逐秦不高民日敬勝而去則不可追追者敵之敢者也敵緩而去我 遍退故應莊以兵遠追之

是俊而逐之何足取哉 愛命將出師以勝非賴之敬及其已退乃輕十乘之貴騙本克預修代情遇于未來至于戌至境內又不克隨時應注氏白春秋書追者二追代 濟西追齊師至鄰是也夫既攻氏曰去 社稷遠追伐 危公也

性畏威則追宣監誓可結裁戴氏田自是而後尊代我心外代終不能為尊患豺狼之為杖轉傳辨疑 卷四 在公十八年 表一大人

不覺其來而收之乎且找即潛師來寇出吾不意然既入夫叔孫得臣敢狄于鹹之類本嘗書侵書代也豈亦可謂述云不覺其來然則公敢齊師于長与公敢宋師子部與也為國無武倘啓成心而不知慘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也為國無武倘啓成心而不知慘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也為國無武倘啓成心而不知慘危道也春秋之意其必日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日此未有言侵伐者而書追戎是不覺其來已去而追之人口代來侵害傳入不知去乃追之故謂不言其來胡傳於四代來侵害傳入不知去乃追之故謂不言其來胡傳

之侵伐中國亦古今之常惠故列國之被狄兵者經皆書 恥者矣 豈徒為之隱講而己哉按此說似亦有見但成秋 可以加首腹不可以凌者安於其所而不敢內侵此天下 我口不書後我是 請之也非請原人不知具來乃請為之 之本當為之諱也而亦何必為唇蘇惟天王為至其本有 其懷內有道禦內有方防之養而備之周力國其所以追 故為之韓而不言而弟言追找以見之為此義者正欲 矣賤凌於贵矣此國家之大恥不比尋常友邦之病我也 受俸子成也蓋中國之與成伙本有首足者與之分足不 若使己致侵伐馬得不實言之亦如齊人侵我之例哉。 後言追此但言追而不言後伐何也以我入身境未至侵 二十六年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鄭易及先言侵而 代我師便之而彼即 通是以公遠追之而經但書其追耳 曾境必有疆吏來告何至鲁人不知及其己去而乃追之 年揚拒泉舉伊雜之民同代京師信二十四年秋師代月 即使來告亦必不書所以存天下之大防也魯難父母之 中在四夷之道若或找伙代京師自常為之雄如傳十一 非王朝之可比在王國之於及秋可以首及論宣在 論議竊物盗之事則可未可以此論代也心傷 次口

春秋解伯辨疑 苍苗 不言敗朋是追而及之不能取勝矣夫既不能 於來寇可知會盟原不足恃也况盟八乎 無功還也亦何貴於追之哉の隱桓也與成盟而今不免 秋解傅辨疑 卷古 莊公十八年 是左傳謂公卜使叔孫得臣追之吉蓋近狄而敗之者也此 弗及此不言弗及則是追而及之矣叔孫得臣敗扶于鹹 之道故書公追而特詳其地以幾之。公追齊師至部書 追意必快於一擊而後已亦大異於簿代擬稅至於太原 反己而自青馬架而去之謹吾後圖則可矣公乃窮疾進 之而不 侵我找固不恭母亦我之德政有關失有以致其侮我 請之之說不然也心書公追找于濟西所以幾公也找 Æij 書追伐事馴代之寇魯自可見本不為之辞也此以 而亦可以首足論于故文七年秋侵我西鄉 蘇既不韓秋之侵我豈獨訴代之侵我乎且 取勝而以 牼 亦

秋有或

淮 PF 足 扎 杜 左傳口秋有戰為災也 生也陸 生於南 八口 氏口或短抓也蓋以含沙射人為災本草謂之射工 水中人在岸上景見水中投人景則教之故曰射景或 教深傳曰城射人者 也洪龍五行傳曰城如題三 職詩疏日城短派也一名 射景如題三足在江 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城淫女感亂之氣

> 為災 調舎沙射人入皮肌其創如脈腹云獨身獲進或或故

双羊傳曰 何 以書記異也

歌將食人而不知恨也亦脉於仲尼之意矣 ·秋縣傳籍展 ·卷古 ·谁公十八年 圣 說作正論消小人長善類退天變動於上地變動於下禽 怪子春秋書物象之應欲人生之慎所感也四衰道微 是也然則淆部作而鳳凰來儀春秋成而麟出於野何足 做矣鲁人察之以間於朝魯史其之以書於策何也山陰 母下不能正其身陽淑消而於恩長矣此惡氣之應其記 丛 胡 但口贼除物也康亦除物也是時莊公上不能防閉其 傳日城魯所無也故以有書夫以含沙射人其為物至 里 邪

春代解作辨疑 老苗

其遺毒餘思至衣養卒再成篡減之禍物期之感天之示 張氏曰麋者逃也或者感也是時大姜為亂於問門之內

人騙矣

悔怒則禍患之來弗能救矣 為異人為不善以致天變又不知警省而改過選各 以暖飢民則不為災物之異常药能修德以消天變則不 有望有機锅水果志物之為異者也難之官隊苟有蓄精 E **氏口春秋書與發煤生志於之言族者也書多處有或** 1.5 'n

嗣李氏日

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二者皆有之然城

經 133-378

發是亦仁人所隱處者伊戶一天不獲則曰時子之奉就之傷人無幾其為災也亦輕矣但既曰傷人那所傷者無

謂災輕而可輕視之武

冬十月

春秋解傳牌疑 卷南 在公十八年 聖

春秋輔傳辨疑卷十五

渝關 孝集鳳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即遂及齊侯宋公則

沒至此四十八年則結年常在五十上下兵動衛地註見彭山李氏曰公子結蓋惠公之子祖公之弟也然惠公之

十四年會郭下

滕之又比送皆曰滕屈原九歌魚麟麟分勝子宣城梅氏曰滕送女從依也公羊傳諸徒一娶九女二國

私民日成九年白姬歸于宋衛晋齊三國來勝然則為人表於稱傳達及 泰南 在公十九年

程子日野之巨室嫁女於限人結以其底女将之川兴齊蓋陳人取衛女為婦也路者皆送至城女之國使之從通而行此鄉是衛之水地

婦而格之者也考之抗裁果者謂公子給之格與監守出近各之義古者諸侯有格大夫亦有務此則為陳人大之股人相非古者諸侯有格大夫亦有務此則為陳人大之陳侯之婦也劉氏非之是实制氏口公羊以為陳人名陳之以經婦從諸侯查聘九女諸侯不再寒按此就是副勝之以經婦從諸侯查聘九女諸侯不再寒按此就是副勝本照

經 133-379

春秋解傳 俳印 公 比 水金 逆 為送 ÈĴ. 人又為松事之常而客之孫與如年下 膝納軍也雖如此則何以書媵也曰內大天之娶內子非於婦之可如此則何以書媵也曰內大天之娶內子非於婦之可如五年今族故如年文以平字孫行父如陳七年公孫祖年文以平字孫行父如陳七年公孫也 但若公子結女尤無父送子勝之道何至以上即之尊專 君 4 女 钕 之尊親勝都人之婦非 胡 老公不與關何以言於公家之策予此以知是簽之必 子 ÞK. 何 ন্য 私 Ł 以為結之庶女是也結女則私事灰私事附公事而 胶 刑 レス 交鄰 勝諸 本免父送子隆之雄斯又私事之該無足責也 事 × 日 矣故以遂事書盟而 結之勝也公女子抑結女子曰公女不可勝大夫 尖口 媵 2 引] 1£ 其然也凡為人勝者那公女亦無上即送勝之 侯之夫人亦遣 後事陳人做 rina 约 內大大之因娶而躬望者但言則盟而不言 野子此以知本為盟事往将因便而以滕 而不言况 凷 致勝是所重在 出 盟滕 者公子住馬是以所連臨乎 A ΡF 雖結之私事而亦未常不告 公事而 著具失若夫的 パ 傚 重四龍 右 以及人之好! 狂 "你女子以 A, ďη 不 正邪惡也故 見 於經 J.B. <u>1</u> 致媵 M 红 贮 灰石 仐 雞 征 **シス** 非 不 上

> 奉林并作并走一表主部出境有可以安社把 其在 者也夫失己失人固足以 陳人非 之女為具勝然則陳人者陳國之大夫亦以恒 : 淡 伐之那胡傳又曰遂者專事之詞聘禮大夫受命不矣 失 其重以失己也齊宋書尚而曰遂 虾 馬是以所輕當予視之重者也 者 將 微 既不知 者 齊侯霸主宋公王者之後盟國之大事也 寇之招也是故結書公子而口條陳人之婦 岩 果做者娶婦安得 怒而與之盟何為過時而又追論其 授利图家則專之可也謂本有此 莊 招題但西都之代未必為此 八十九平 有勝又安得大國 該 禮者不失已亦不 具 蚆 以失人也 解而 桐 大 阼 當

店

丘

傳让

疏

胡彤

使公子

結社

媵而

盟非唇公意臨

氏院川

盟為各命而格乃結之私事諸就

维軍之詞而言遂也今以為專事則不然失作之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亦先他事後本事以於此論甚正但 結之遂盟原不為真事何可以進命行私刑何者終不可以一時之刊亂萬世之法是春快之古也國家安社稷之功使者當以幾制請罪有司當以權命論為以便宜從事特不受專判之解爾若進命行私難有利

夫人美民如台

比川吳氏日夫人自齊襄城後 杜氏日非父母國而往言姦

至齊蓋假花國事以恩其昏懦之于在公不能制政於今臨川吳氏曰夫人自齊襄軾後八年不出因十五年又一

女口 甚也父母殁不得歸宿班兄弟之明五不可 往况 汇 15.

囮

齊蓋兄弟而言指異姓也 楢 渝 父母之因也以姦論則于齊為己甚而于甚不足青矣 펢 李氏 国 1,5 隃 境論則如言更是于如齊首非家而

出奔温林氏曰温蘇于承子顏以奈衛衛師然師代周本林稱傳華東 表主 莊林十九年 中祖王李林氏中温在一起林十九年 中祖王李林氏十二色以秋五大夫奉子顏以代王不克共祖王李林氏十二色以秋五大夫奉子顏以代王不克共故萬間邊伯石連會父子禽祝跪作亂因蘇氏社氏口 近于王宫王职之王奪子禽祝跪與唐父田而收膳夫之師及惠王即位王莊上淮取萬國之圖以為園邊伯之宮鄉左傳日初王姚嬖于莊王生子顏子顏有龍萬國為之

能請用公忌父所為出奔也則其惟勢志被非一日失惠 急兽人不住起難史亦無據而言之也君臣之除竟同於 王立不能去之而徒復忘父且你具因此所以養礼也 出 :明李氏曰是時王室削而不見于經何也王人不來告 人其和世道何我衛受子顧之奈又與無人同代用而 金氏日按為因為子额之師係正之本以告師代夫 類罪通丁天 灰

齊人宋人陳人代我西

-Yir

省邊尘之前

天子播 家氏日是歲周有子類之亂衛的然的稱兵代周立子 達于外桓公不能討乃以三國伐多是春秋所青

九皆書四鄙惟哀八年吳兵至城下十一年齊師伐我戰而封則不在斯時與兵矣。經書外使代我二十三後四 于朝西書代我能深入也 汪氏曰或謂齊討鄭詹之納夫詹之來己二年台為鄭詹

也是以祭其罪而代之脉亦以結婚其遇人之婚而 本都傳樂表 養主 在公十九年 之川县氏母各之臣送己女為路而送與霸主大國盟不 我何也奪極始霸青魯不恭所謂失已與人以招度也 **渝關年氏日胡傳日奉詞日伐結方與二國盟則其來** K

可信也连題與代我二事為不打沙若以二事不追謂為 霸主故與你不同與問罪之師結不知使而為於為公兩 公子结股猪逆盟後便衛一時送得三州馬然事來代本 惠故則此後為美來矣曰是亦不然也若齊桓官放功王 陽順而除貨之者不可謂其無有 為盟為之不恭而執之十當時齊哥之情永也協為丁 结事來代則於人執都唐在題為之後亦惟諭。 有意于勒王以魯不應而代之亦 汨 建之不可不進也如是按此说只因代我而都在 本可知 此時不完大亂或齊拉 日若為初小不 川坐亦

通 事代魯其悖尤甚天子願危逆獨謀墓此敢坤何等時也 於衛與無我衛納子類之奈又與然師同伐周保奸 於唐馬是資加山本矣且亦思外諸後之可代者 韩信席是 本主 在外十九年 下五年十七年皆侵一也四年被代者十九年代十一届一四年被代者十九年代十一届一個都有人心者當不如是矣の專題被侵者四常使三 從也良以野桓之義聲不足以動人耳令不病自者谷 大義而急赴京師以紀天正之難顧乃版草王之名徒 為之大合諸便以 于天不此之代而代專尚得為義樂子若不為王室 萬千東方生視其亂而不恤乃連與因而伐無 討子顏之罪就敢不從然則原之急 就有甚 加

至 書具 大吉朵都 近 都兵書具都者其解 卿 芍 日 詳內之義也此書魯被代之始 伐 我果都至近 郊 後不 為某 都者其 解之美未 則点言代我耳惟於內 共代 吳代

錄附兵 左 傳 口冬立子 颏

鯣 居 李 3 人口 周 明 胩 斗-乳立之是蘇子 必 鄭 パ 伯 子額入王 轨 無仲 父而 뉐 骐 矣然則子都之立衛族之 五大天共立之也當衙 衞 "便獨免一在京而一不

> 京 故也若論二君之罪皆不容以就能為之大正

二十年春王正月夫人姜氏如苔

夫人如序以 人錄於图風以訓後也使知男女之別自追于禽獸此今 者禮義天下之大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 許穆夫人開衛之亡思歸官其兄而以於義故載歌 自 川傳曰十有五年夫人姜氏如齊至是再如苦而春秋書 來也獨女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宿而不得故泉水 育其父 母而父母已終以宵具兄弟又義不 肽

再 次 公失子之道不能防開具母禁亂之所 筝 中田 寸视 善此以舊防為 北又 次 女口 齊 無所用而慶之者也是以至此極 師又次會于 坊 财 生 敍 文次 故 市刀 中 今 今 ·f 又

春秋 所言之法则 -}:0 防閉之道

밊 11] 斗 英氏日比年書夫人往他 桷 可接口年永長也今年既長矣而如此其不子也 r.A 以存而為在若周 P41

侠

一反 荻 Ŕ H 曰 春 之 雕 本此聖人所以許言之歌 麟趾之化而中国之俗於是大亂夫一國之事 秋詳書文養之行蓋與詩之變風相應當是時

音數 音樂 医骨髓因公具亦春秋志姜氏如苦之遗长今周赐张宗昌爵都因公具亦春秋志姜氏如苦之遗养 好知未子棚目於武曌将组之際爱言同以張易之為奉后年且八十多選美少年為奉夜内供奉醮然無恥不可后年而猶甚比成如苦備言不削那國惡不容諱也唐武江氏口文美以極三年至自齊至是蓋年六十矣淫奴之

故二鄉在傳口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族什父和民的為代母鄉在傳口春鄭伯和王室不克執族什父和氏曰無什父至而於他行之王皆不言

奥若夫執無伸父而不能明正四刑以ほ王國亦悲得為如何調停只此一字便見召臣之義己很是非之心亦亡鄭伯和王室不克和之一字最無分脱未知當月之市迹鄭明孝民曰王與額王臣與额窠牝正之聯瞭然灾傳稱

張氏白齊人來告而曾住而之也夏齊大災

美好哉

室之亂不加之意問哉

左

傳

日

冬王子願京五大大米

及倘許

鄭伯聞之見

寡人聞之哀樂失時缺各必至今王子领歌解不侵

而不恤王憂王亦何赖有藩臣哉吊之故書王室有子顏之亂其視奪災為更烈矣怎伯國界之故書王室有子顏之亂其視奪災為更烈矣怎伯國災災實甚矣天之所以擊齊桓者深矣,齊人來告魯往災昭九年陳災十八年宋衞陳鄭災皆不言火獨此言大災昭九年陳炎十八年宋大水義同○襄九年三十年宋渝關孝氏曰與十一年宋大水義同○襄九年三十年宋

每左傳日夏鄭伯遂以王歸王處于櫟

秋七月

其實界而選 鄉在傳日秋王及鄭伯入于鄒析取鄰色 送八成周取鄉在傳日秋王及鄭伯入于鄒朴氏曰称王送八成周取

冬齊人伐戊

春秋料件岸是 之代 慈欲 所以置而不敢後七年王使沿伯明齊候命而後齊如為 龍於惠王又專效周之事以正后縣此齊拉之所不 仁山金氏口是時萬國立子類惠王越在都 敏矣齊担方霸而於此反來代代之師於正宣若不 桶也自同盟子出之後中因無事者数十年而獨於 中立以親其爱也是持齊方無鄰執其大大而鄉假 街 火又 冬主 羾 路而運動者沒心举行如此催礼門之所 在公上一十年 儿 都王宝 樂也 制 υŢ 周

之随福犯 华 福航大馬臨福忘邊受必及之為納工子就公口家人 禍也夫耳寇行務乃為之不果而此敢 110 稍于 竹匠

之較不亦迁陳之甚予然與號公仰初年能納王而故子 於臨禍忘受决其愛之必及且以日寇行我因典之常與 杨 衐 渝 於此不論大義之所難容不計大法之所難放徒治 關李氏日王子杨 I}} 亦 深可由也夫 奸王之位是亦人人得珠之賊也);

二 十 有一年春王正 Ą

春秋解傳轉展 稣左傳 于 á 闕 用門入院叔 致尤其亦将有各五月新屬公平 牌展 表主 Eハニナー年 ナーロ春骨の于引社氏口都見同代王城郭 群樂備王與之武公之必可尼申以東京仍以 自此門入殺五子朝及五大大都的京王 + . - + 伯 將王

经并不占 渝 台 奪. 视 君父不 Ţ 华 郯 民田王室事始终不見下照何也所以深軍事也 國災後必而侵民會明必開獨于王立之事關馬 东可 如視友那魯之不臣 信 肤 有也然在将所我類詳犯經一年不 何如我の一記子詞之礼

夏五月辛酉都伯突

應事皆庭

機處可張以為島有而不思此無意之所存

永 泰召氏四入子 機書鄭伯卒書鄭伯 铅 終稱商者具

> 捷立是為交公 法 終君之且復記其卒于拉所以著小人肆忠敵賊得終王 渝 仲 張 耳; 不行而世之 鸖 八日 炸 存入日 逐旋入于樂草取鄭國大从我獨因之人而春秋 突我公之禁于在公既及春名之位中間难為 鄭屬 所由 公在位合命蔡居樂共二十八年卒子 . りと

沝 杜氏日竟我树姑赴于諸侯故具小君智言之 ۲ 月戊戌夫人姜氏悉

春秋布存帶後一東主 出公二十一年 張民口文美之行惡矣而卒以國君之世龍紫終身一用 水名之禮此事之精所以未文心臣於此公之終而告試

我姜慶父妹一後學乳行送也

锌的 左傳曰王延龍守被公為正言于非上然之內及都 14

之字王 巾 走 43 热于上 e E 四后之擊鐵子之龍公持器至于大手 非非 先五次放下い 冬上師门就

有)] 养和 1 ×

Ŧ. 八日 往 Ƙ 口八月乃華飯 1 考 據左傳 子 11_ すん 始 湓 バス 婜 郭 10 敢 而其立中以是而出布同宝難收公城 妄如美名古意捅可考也 有納忠王 之 117 机柱 主室然不免

綠

經 133-384

渝關李氏四八月而華未知其何故意必因有難馬不能

即治其喪是以延緩至此飲

一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即大青

啖氏日肆者放也肯者遇也如今之赦前

解卦曰君子以赦過宥罪召刑者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胡傳曰肆青者蕩滌服垢之稱也舜典曰肯哭肆赦易于

三有口遣忘一赦四有弱再救回老屋三赦日泰恩未開疑有赦周官司刺掌教宥之法一有四不識再宥回過失

春秋韩倩春珠—春末—莊公三十二年—三 人辛以免矣後世有姑息為政數行思宥惠奸完贼良民处于人者也大肯皆肆削废天封虧周改從有罪虐兵丰惡

小惠其為政于蜀軍旅數與而敢不安下蜀人久而歌思而其樂益滋蓋流于此故諸葛孔明曰治世以大德不以

猫周人之思召公也斯得春秋之方矣肆青而口大青藏

失刑也

之及姑息之遇如莊公者反取大罪極惡而列之於青災者後世兩失之偏樣刻者不復察其情東過失而盡刑蘇陳氏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堯舜三代之法不可偏發

小惠而失大德也

赦之條怙終得志良善府雅吉口肆大肯以其務

偷關學民曰彭山孝民曰舜與曰肯災肆赦今謂之大肯

春秋料傳辨疑 卷直 能以二十二年 主 既以有罪者目之為大衛何得書云肆大罪乎其以 美華矣春秋特書肆大青於文養是蘇之間各於公之能 罪之人先偶以為級釋有罪惡人幸免何為不可且當 予之其說是也按彭山此說未必然大青者自是陷了 補過也截氏曰二百四十二年獨在公書肆大肯差春秋 放王蕭二族及褚遂良韓瑗柳爽親屬也故大肯即而文 多矣至是文美既沒公 嗣 罪惡人幸免則所肆 馴 位 不 制於文姜則 幸而陷于大罪者法之所得敢也先儒以為縱釋 Ł 當言大罪不得云大肯矣莊公知 國內臣民以拓意而以于大罪者 論漸明大肯之肆如唐武后前 圕 此。 玫 15-

於文姜虎華之間或於文姜無涉也於不可肆者而肆之自是濫法而亦安見其子之乎雖言於以拂意而加之罪者然明經云大青其不可肆也明矣反文姜之獄尤不及據文姜雖有淫行本明下恆國政本

教深停口小岩非为也其口君癸五年我小岩文姜

何也以其為公

配可以

臨川吳氏曰夫人之尊與名同故喪華一如君禮陸氏曰夫人稱小君言位比君而小月

民 口反災成處 故摘小君

經 133-385

母臣 鐖 胡 孫 小 -} 芯 Ð Ť 致送 文美之行甚矣而 野不 典 禮 終之禮難欲貶之不可得矣 常謹之於始而後可正也文美以 桶姜氏及書衣姜毫干夷齊人以歸改 用小君之禮其無 談子 歸為國君 1.7 之 吉 Ŋij

何 K 口 文者 盆也夫人以 姓配證

春秋解傳等是一本主 在八二十二年 有一一一一一母之故不思素絕則非之足矣又别為之故曰文而不 淫亂之人得罪於宗 级是 姓 高 之上 代 也豈有不係 回 1.7 婦人無傳何論之有先王之制但取夫之論 明制 ŕή 禹 其夫而别自為證者哉夫人姜氏弑 詩序所謂莊養宣養共養經所謂宋 廟图人之所不容今也云亡雖以子 冠 複

繁於短公自是多群從而放也也人人之处皆為之利

经後世月看不 政大夫奉取之等之

J **公** 随 也其後或安母借詞夫人民前 程 民口婦人之監徒大文養引作 ř. 尚不不 総以其得罪於先 能從大脸

著禮之亂也

之 12 此 新關孝氏曰文姜得罪於先公 三此菲小君之始也 以美級本見其若於義也經言并小君六多少摘小見 果 7] 剛 見公議之循 竟忘乎其為罪人矣不別其實而徒則其名人加 存 72. 1.5 ·]. 君之被成其表照他大人無 议 **不**。 14 拉養西別設為文

> 陳 梗 其 公 子 榧

左 滌 白 傳 幹來奔來後便 回 春陳 人 祋 .F 故 太子 伊 御逭 K, ii. H 甮 陳公子完與獨孫存齊 使為工

范氏 日 御寇宣公之

梁 傳 1.3

而答之也 永嘉昌 大夫公子者公子而為大夫也又有以官樂者以官之主 公子者公子而非大人也稱大夫者大夫而非公子也 殺 氏日 般之或 稱公子或 稱大夫或稱大夫公子 公子之重視大夫

林林洋游玩 **人桶** いく 衛嗣李八日 公羊 秘者 いく 傳日 沒 有 稍人以 君三 春秋之書报者不一七 东 稅 世 宋符 子 故 公瓦 孕 校年 者 勒 有 具骨 世段 詢 名八 桶 チ枚 ,在三十年 天王之收月世子中 生寝 <u>-</u> А 有 1.3 殸 梢 ると 有 板 揃 各 有 桶

公共本年十十京大次春 也 其 古矣 于大权告五四市大极极 經 嘉大县 段年 年度无其县 書 甚之 二公大其宋衡九里大人 图 十子人人权被年文人人校 并王周人其其限六二里 大 故 旅入佐部大大艇等十克夫 F 秋十夏新人人具香八十 考 其 其九三部山孔大艇年一 三 大年平常十连大其延年 十 启 非 夫奔楚邵六成洋大艇者 二 凯 直 公叔我至年入治人其故之兹 16 、外之言 仍名者生之也九八 子其具于楚年十陽大其年二 变大大八枚杏三基人大都十二人大年其 技术 又称大权六 中接权一选 上五其广以 板井平人副州人其衛上後大 思 上五其上以其大是各十祖北大极五十人 之 傳華另六 般 大久快重七站收夫其年年信 謂 俘 作年

汉 必 被 石 之 而 可 童 而 \mathbb{A} 出 公 今天总投年大 股 常 與 逐 大 羊 格公大其断公 启 / 右 不 速 後 ドス 亦 Ē ሲ 1 IC 臣 霍孙人大权子 Ť 14) 背 摘 囮 rI 大 大 而 有 命 傳 元 冇 臣 木 夫 步 丧 1 兴 ·f 大 围 极 當 性部大民追 国 启 'n 此 日 兼天 ~ 而 EL. 肫 開 入 3 書 完屈人舒 之 jie 刖 7 之 23 ·抗 胜 启 大 塑 17 止 子 風 囮 戊中夫二 M 档 儲 炽 子 者 1.7 大 뷥 月左 1,1 3 1 Ł 挺一十省十 M 12 覺其未盡矣 其 17. 12 人 晉 九 臣 函 4. ドス 木 君從 殺其 耒 抑抑 * 芘 有 头 ίĘ, 公年二百三 爷 柯 敢 1.1 . 被 之 為 八任己意而 挖 **>** 龙儿 不 [4] 園 子 蔡并昭年 1 F ·名 後 但名 插 名三日 ŗ 莊傳年 可 শ . 5 他 大大骨重是也 * 者 牧港二张 ß. · } Ţ 愷 启 ょに 桜 馬 11-制 ·A 公 二其九年枚 3.7 桷 被 吲 技 古 之 稅 71 _الار 夫 胡 大 十族人共衛共 专口 4 ž ĴĄ 之 袻 例 [i] P P + 1.] 2 謂 此 淌 ſ'nĵ 围 傳 而 入 四三天大教大 42 1.7 木 大 ドく 占民由 ニ 其君 年十二人民民人 ÷ 者图召大夫 技 段之告此我况告 芒 ·ŀ, 日 G 找 · E 之 R 14 4 失民儿 千日之意民必 苦年子风人凌 1.5 7 桶 9. · 各 不 渝 な 117 大 启 是毛而 也 我街知然人走 君者獨出 <u> 1</u>1. 臣 岩 能 大 書名為元首 ĺź. .(1/2 共 我也具我四二公友)-10 是恩之竊以 妼 - }-臣 外 庇 附] 1個內以 Ī 词 亦 中语 公共年十孫 麿 (°**1** 4 其事 班 君教 找 继 間上 巾 je **j** 與 使七子今茶之果实 非 以見免楚 可治 古之事 北 PH] 於 侍年急于校平五二 君 有 ii) 乀 其 具 大夫 找 夫 恢服尽超年 1 þ 找 命 青 12 1. 立 招 被 18大枚楚七 X, 者 E, 亦 必

业 而 校 大人敢大以 11 身门 梢 者 而 111 3 = 夫 大 拭 8.) 天权凡夫 团 村 命 办 -名 無 大 ^ 大 衞 惡 图 ÷ 14 農 之 人 夫 12 人 梢 .70 相具其者 惟 瑕 大 高 X. 又 £ ~ 改也 蒋 isp 🗫 不可言人反写我之而 者且可書人公年傳听問職者前時 アス 書 莒 不 下 投火都丘 夫 末 1 克 役 挺 桶 铁岩 74 沧九 桶入纸文具 علد 胙 奎 右 -者 論 考 難 人 胡 选并 厞 意 ٤. 人 公昭儿七 其 六 £. 以 衆 絮 恢 周 丈 在 X 縳 大 段チハ4年殺 相 床隱 鉄 椴 终 投 抻 iŁ 何 從 公 岩 主 夫 ب 、水 IJ 杏 进年合宋 之 **[**] # 沈 极 投亦 化四 無 V Z 枥 N 极 瀉 1): 花年 启 亦 者 箉 Jet_ 隶 張へん 焦 不 大い 大 牟 巡小 之 則 走 ۔ 九街上 亽 吉孜投不 夫 层 例 涛 目 於 臣 八者一将 灾 监 17 r , ife, 4人桶 亦 捕 人 其其 申 . 庆 之 不 江 奼 人故见极大大 齊夜 閉 吉 τŲ 将皆目之為监乎夫 有 ã, H 乌 吕 例 13) 存 十二件 人州·摘 大 人 Ks ij. 汉 米 19 护打大 公大人故 いく 柯 亦 觪 人)<u>Ł</u> 因是 H + 我们 人 YX 9 挩 33 1 子 先八 <u>- ূ_</u>-不 种 άħ 1 17 ħ)ł 体人 K 告 都耳 無1之 1.3 著 h İ'n ħ. 之 杏 t 矣但必 益 ĸ == 千 义 ^ بالمد 吾宋 因 知歉 别 刚 决 沆 F) 公 一女口 *, 益 り いく 是 伽此人人 龙 • ٧ ĺùĵ ドス 于 此 関 生化 之 人足 國事 謂大 十二 劣 ÷. 1.3 1/4 ₹. ξu 电平极投 , F}-孤 业 推 村人之 謂 :Ľ 3 公共共 - 1 大 17 42 經 ぶ 之 14 例 ت 非 夫 入 北 ДĻ. 1 羊 大大 j. 被 4 Æ, 乀 非茶 討 网 仌 3 夫 入 不、 傳 天天 人 Ł 其 是人 戦 12 いえ 1.5 2 人 大 柰 夫 枚 相 ø 日士司 被 夫 人权 而 桶 投與 . **t**u

The state of the second company and the secon

奉秋 秋 15 抆 大 臣被求以即照人教程 韓傳 1 丈 扎 16 西水土 Ιŗ ځ 限 太 1 京、 及三具 三年 正 改页 胡文 史 辩 F. 4. 尼亚德 天海 菩 . j-5 干陈 疑校 是沒人 ÆP . مع ق 上新 弦 1 独 ; <u>ت</u> زر 12 3 平泉 佽 寇而 表 1.5 发 沒 jъ 沐 £Ер 坤 本 ŧ 鼕姫坎ろ 汖 之而 者 年和之 蹇 12. **ぶ** 素爱属公子完完惧将及己万年齊 位之 段三 口宣公後 ر. خد =1 不 孙度钦珠 陌 八君 八 尽 ت 拟 撒上 瓜世族 欹 綮 方 93 4 5 F 2, + 拝 立其子教是司有之但 有够 元献のス 乂 人 二陳年後 F 寸 ·} 技 いさ 找 多之 おこ 姚 年都 水 A 収 人段之明 > } 族 <u>.</u>†. 之 3 哑 子款 年段 拉 沙 [81] 版·斯 後八将 12 t بالر 10 矣狄 次 告 3五风 之子評 <u>.</u>ż. 10 4 151] Ŋ Q+} 之 儿徒書 生 1. 答 % 允 太 挑 ク 繁公之 泊北書 家 と

1, 15 秦 完 17. 앥 12 ٠**پ**ر٠ 拝 孑 九 之 *ī*、 វិប 附 高角 贬 rF) (0 4) < 此 陳 火 才溢 Æ 諺 或婆姬之黨為除其 热 肾 12 - ; و 좟 . -於家 51 浆 奂 种 塘 11 苊 H., 16 彼 念 太 讠 之黨然 Z 广川 加加 -}-清. ,Ŧŋ 韓 邻 47 华 船位 1 子 至快道 紅色具 挑 攻 41 ĮΙρ 餬 而又不 和政 危惟 15 恋 Ż, 拤 此 知 th. **^** 爱元是亦 仲 子 112 罪 奶 - }-答 -j-餀 命齊齊拉仗之為聊是 忘而我之耳胡 7 i. - 1/14 1 りこ 州人名然 *, 升 纳 状 北 君子淫抑其首 43 1 Fir 劉 112 她之實被之也 規外好德之人 É 判 Ť, 全是 diy :4 壮氏 知其為君之 掎 はく 仔 木立為 約大大 維不 湖公 14 }:] 子 亦 41 丈 铄 省山 .

> Þ 可 論 子 33 子 · (抗 於谷 不言 ₽. Ŧ 爪 之 亦 (BP 沝 端 E 耳 吉 宼 重 奂 木 名 \\disp 奻 鴪 公 嫡 矣 不 - j-雞 -j 子 烖 5 耒 iFi) わ 陳人殺之明為董原奪嫡之私 杂 15 不 *, 之無以 ΪĒ 所謂公子之重視大夫是盖不 Þ 大天者具存不書其放我則 子 也 一按 未 峭岸 可 此 於答 就 桶 V1 世 坟 海p 子 公子念灰 Ü 而 * 动 子 ŋ 北に 木 良 17 . <u>}-</u> 77 痱 是 福 妈

夏五月

春 臨 孫 符件 川吳氏曰書時 八 Ð 春 秋 末 表主 莊 有 1.3 L A <u>ئ</u>ر ئ 4D 育 (E) 時者此盖下文有脫事前 十二年九九 丸

秋七月丙中及齊高溪與了防

仇為昏惡之大也程子曰高溪上鄉唇無使微名與盟之理蓋詳今盟始於

春娶仇人女大惡也 私吾之微者盟盖公也其不言公訴與高溪盟也来議結就吾之微者盟盖公也其不言公訴與高溪難也来議結胡傳口做者各姓不登于史册高溪於之青大天也另為

끮 亦 家 耳 化 可 尺 口或謂魯與齊既 乎夫 人之弟指曰 いく 主夏盟者齊 梁威 為其前也娶妻直無他族必仇女而後 先召之廟子。 A. 桓也 會想春秋 訪 分 ďij. 及庭 為 盟报 父盟彼時公 者野寝之女也 吕柯 Ú 水 爿 不

煡 祖去庭父族 在 풉 首君不與 公盟使其臣盟公故春秋深青谷人之無 不貶此則齊鲁均肯馬并蓋錦之中有

高

14 族 出長拷照公 暖 李氏四公由國都而照為公不敢坐盟之此正 相似然發作與公敢體 則 出而退公 學音 可

八解 件 序隊 女 衸 аī, 關 後 李 展意當時已有約官故公年難之指不議各於他 八日 ıΨ 糾之故與齊桓有殷難已相 能公二十二年 通循存 17; 迹

自 حالا 題後而二國之交必審既照 防公 13/1 納幣可 . ķe yt.

之為議 谷也

公 ku خال 何 入口 络 约 耀皮者此皮所以 中国 幣 告 納 幣即納徵約 用 雁 惟 纲 從 重古 用玄 後禮口主人受幣士受健皮是也 線水 بط. B 愧皮女

42

取其順

她 民日 4 五請脚次親 禮 有六一 納 迎親 采二 迎即逆女也春秋獨書其二 問名三納吉 13 約 徴 约内 徴 βþ

殾

决

傳

囗

納蟹大天之事也公之親納幣非理也故機之

Ą.

桓

八年公與夫人姜氏如齊後至此年而

方契成逆女事終來更之義也

13 解傳牌疑 , 凍 民口高候不去放其产行之處欠也 3 公屈 敝 太直 時公年三十五矢以文養之意必待齊裏 而從大夫犯弱其

> 佛三 孫 D 杜 **| 八日** 氏日 八 日 祖公六年九月丁 韭 呼 起木 公 失禮 再 者三娶仇女一也丧未罪二也親礼 肌 而 國仔 ijĮΙ 子 失 同比公十 被明 U9 战即

伙

义二

秋輔得辨疑 况制 吕 仁 石 十 解傳轉睫 卷主 莊公敢少倍慈訓本及除喪而 之禮 山 禒 呬 全氏日 於其 年如弊送女年三 耳 措 故 ψĮ 母 母丧未然如 於 按學莊不 K 糸主 母不 而不 敢貶擇 家 能以 弊 么 + 公西一如 齊女而後原文姜先菲一 七始作者文姜制之不得 納 各可以 幣國际之建也 櫃 上鄉 防閉其母君子随 幣在公於母可 月制兵而及及婚 ドス 調連 r? * 水 脯 讌

如存 魔陵學民口書納幣三此年公文二年公子送成八年家 之感矣獨不思 柜之所以充 并隐其不仁亦甚

公孫斉

啖氏曰 己定 逆亦 育さ欲 衛關李氏日程子口齊疑 係議故公自 絠 公 節之也 公 親 借 納幣常事不書儿書者告議也 扩 此 约 ন্য 幣不過欲重其 按比說非也公 バス 張求之者子後二 結會選復有所疑鄉守于防之盟你該盖 理以 进少 年方廷則 命而 好香耳安有各議未定 łĵ 請各丁齊齊拉 以外 納幣後二年 女待

經 133-389

13 亦 宵 莊 占 * 公 者 İ 又 必 今 不 23 ¥. 女口 æ 如是也魯之臣子甘視其同感而莫之敢謂之 4, 不 娶仇 齊之國登齊之廷亦念及 Ē 乎 女 心 此即為他事 躬 昶 納幣循 在指當力 视常 光石之 扇心疾 禮自加馬有 沂 ÞΓ 孙 1.1

何

奉秋耕侍耕 立在十 年代則是楚文王 杜敖代立是為成王按此說謂是文王十三年平杜 立是 解價 私装 桓二年 説是 而 代 林氏曰楚武王 是 沾 渝 杜 英文王十 五年卒而培放三年就也二說 A 么 敖 放 鯯 此 九年文王 李八口 活放之 亦 代立是為成 杫 有 説 ·Ť 放 較 疑 放 皆有誤失彭山季氏曰是時楚史王卒而子 不 立 所 砹 彩三十 是為成王或以為 扎 之會書口以成家永文三年晉陽處父代楚 信熊惮之城篡战是也 根 **表** 麦 號亦異木知就是但通 史記是世家日楚文王十三年年子 及 ل 华子 本在在十七年而於放之在在十八年 五 大 £ 在外二十二年 至 水 年放放其免熊軍軍存随與随 年潭湖之會販 按此說問楚文王卒在莊十九 挡 謂具 放熊難立莊二十二年熊惟我 遊状皆在 題就堵放而代立末必 諸 个 雅前編司 1.5 بالر ij'n 年而 而又占口宋災 經文他事例之 平 22 熊憚為 *i* > 敹 敖 不同 削 林 サ 并 艱 忾

> 謂其 楚無異 都也可知楚成之非就君也凡左係之記楚事 頑 乑 討 己 ぶ ₾_ *5*4 故 獨於此事竟關馬是必無此事也夫以在傳之排洽而 如桓 സ 不足於此矣抑 <u></u> }= 果 Æ ifi M 一古凡所 芳 齊 净 1.5 袱 者是谷是贬馬恐亦非 於齊桓之釋賊 桓 其 不 Jt. 鳰 之其周 岩 力ロ 旮 准 記者猶不可以盡信以為左修所不載安 凡 炙 贬 答 有 淌 ٧Ł 豈為此而略被予况春秋之法莫大 木 丈 倍 不 Jħ 必 於 不言其所為獨於彼事有殊予或者 r**y** 能 **水**、 rþ 討賊而 能 丰 問而略之乃獨於勢不如 存弃祖之惟夷未必能粮春秋 因者是大故好略其不討此也 齊極代楚未嘗討其紙名之罪 其情矣然則春秋之於 言其所為以 主 談之岩 极美 7 伐

春林韩传辨疑 春末 在公二十二年詳獨於此事追閱馬是必無此事也夫 供 古己 楚瓜 筷 候 校 一大子 多子 棺 y'X 街 火北 衠 随 衞 人 惲 之縣 芷 堵放 君 六 仇 楚 林 諸古之 、行文之 出奔鸡 路和以其路略士以襲攻共伯於茲上一便卒太子共伯餘立為君於伯弟和有 祁口 启 之 被私 4, 史 説 桔 · 10 衞 說以為 陷 野几 四 之 权四年仇本其徒襲鸡叔而立是為 侯 人即奉熊揮以入 是 為實際改意者绪放欲殺焦 业 古之外如 · te 一為武公又謂晉穆侯平弟緣叔 斷乎且史記之失該者多矣 1.7 **悖逆之大悉如此又安可** 史記之於年典號耳失 提而得立人妄傳 惲而 共 稅 白 * 挺 白 À

凡 [ם 知 楚成散岩之記 浐 和逃也 故外此事断 Jţ-必不

而 梭 آرا 論代是語事之是作矣

求

金

例

爾蓋武氏毛伯之來非正命故皆不言使祭

來

期

當言聘

片

非自

來也此

與武氏子來求轉毛

怕

水

有三年泰公至自齊

يالا nig 冷 获 巪 4 15 告廟具心 旭 Ð FIL 3 也令在公忘久鄉 用 至告於廟也春秋吉至益原 将之意聖人以 扸 何 聚動之公社 近之節質之 i T 娶其女冒母聽的 丁書巡行 {t. 约7 4 鶣 明 ドス

桓 Ē * 床 之世學復發文美之恐禮 Ð 2 行二 + 有三書呈者 白是 五 雨 · 公 Ai) ۴ 舰社进 非巴

往

紨

幣

Pp

女皆

春秋解傳轉疑 克 廬陵李氏口齊桓之獨莊公照之會盟遇民般者 馬聖人之意豈不深 獨三如齊書至者此三事皆為及祭女而行也係 冬主 切著明 莊 **公二 十三** 手 酓 九皆

淮 3 £ 终

之

會盟之

亦

書

νij

·支::

齊亦不

Ŧ.

獨伐徒代都盟北

枣

彭 £ i, بلر 津 祭永 Ƙ **(3)**)ك 맭 权字天子之大大也 必 有使之名此差 和位 之 所為 拃 王命也

便 泳 燕 獨 不 代 . }-ĮŁ, 良 癶 跓 一門多名八 - 33 祭权 いく 51] 払 ı 來 聘 Til) 多名三十一 Ŕ 1,5 聘 被 行也然 他 寄言

公事來而

不稱

使皇皆不與具得桐使少盖天

故

不

14

使

L

庄

私交之罪見

渝 11 終 命而 12 聘 闗 £ 浅 不 10 存 命 之 祭 來 捕 ₽Ţ. K 按 快 愕 公之族勇為大夫者也 13 來 行而 祭采地也祭权稱字不 孵 £4 耶 私 相為好 المزء 突在大臣 故 行 亦 不言化 鹏 禮 Ł 非祭、 啖 似 來 ¥, Ŕ, 命以 未必是私交比則本大 日 权之自為其私也。 兆 隱元年祭伯來極 44 不情之事也 扩 扩 揃 商為以永 聘恐王朝之主策 假官聘故不言 胜 بعاد 脉氏 K 為 IJ 代

春 原 不 不 祭公果此年祭叔来聘前二 不 子 米 八年 件解疑 大 F 也 177 不 傳 使 <u>.</u> 之 外求轉毛 3 其意之不然而沒天子之命于惟永嘉占氏謂與武 吉 E 命 止 决 使 11 其 所 .凡-使 者原具 戊回 不言 為非王命也故不稱仗是即召永為意也。 聘惠斯并天子 忽亦當樣五命而己天正便安科 * 不 交故 與其得 使何 祭叔為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故 伯来求金一例是為得之而李彭山亦 來意非天子之命商 不 主欲 與具得 使聘按此說謂不正其外交是矣但謂 也天子之内 交好 公东 柄使或不 然武氏子求轉毛 十三千 臣也不正其外交故 按此說 食 亦非 芬天 調梅 不 被 , FL 何

私 王 敌 在 不 上 大 臣 使 Ł 不 仔 .¥] 人來 桶 仗 鸭亦 H 君民 不 之大分 ·jà 使那之也人然此義不 間川 y_i # ďζ 外交之

夏公如齊 柳

傳口夏公如 奔觀 社非 被也 曹勘缺口 不可岩 採 必言

書而不 法栈 间

殦 , P. 中 云 忾 齊在在軍實侵客觀之知此亦然故公往觀史 聚民於社觀 日 魯語說此事云夫齊東太公之法而觀民 成器也襄二十四 年傳稱是子使遣各 11 γŁ 孔

春秋解傳辨疑 卷豆 在公二十三年 無臨川 吳氏曰社者諸侯祭其土亦之常事未問鄰國之君

這軍官使客觀之盖齊俗每四祭社則范軍以今示威泉 往 觀之者如野而口 觀社此何禮哉按寒二十四年齊

而 聚人 觀之故在公託此為名以 如齊也

穀 梁 傳 日 常事日视 非 常 日親觀無事之解也以是為尸

家女 日女花 再日以戶 是行為尸女尸之云者成其中華具服題北為都無事不出党

和 蟲其心 決以 納幣未發而以親社再出此海淫也

劉 佟 回 觏 -Àt 伙 觏 مل. 钽 γŁ 捕 ٦ Ý ٠ 艇 漁 不 墒 如内 补之

關华氏日 按 觏 社之非 禮事 浏 陳之可 調直 -**Z**-

> 錄 何也豈其諫之者隐而人不 甲 婚且 親為之納幣惡尤息下此者未州曹劍之直諫 H) 耶抑亦係者失具詳而

一至白齊

此則入於其國矣故彼不致而此致之渝關孝氏曰公與齊襄府于然不致此則 艴 13 王 民 社為名而實尸女具海淫召亂必失 公 股台 曰 宋 廟 社 di) ήŁ 觚 根諸侯所同有也其禮有常度其祭有常 齊社 何 2.3 守土的治民哉况公之意 所以危而書至 致者被措 在

荆人來聘

春秋報傳游及一卷主 莊心二十三年

史記楚世家口成王惟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 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 肝曰鎮爾南方夷越之別無

國於是楚地十里

交近攻之析 張氏曰楚自十數年來先加兵于蔡都而聘便至京月 達

年 **又** 廬陵 又繼書題子使選罷後三段字氏日荆之明魯三如上

書門

人 年此

繼書楚子使

椒

九丈

新明事氏曰仁山金氏曰按春秋之中凡篡城之人必

於諸侯之會盟以定其位或路王室而請命馬楚之不 矣 然憚我其君兄而自立故修好諸侯入獻天子以

之人論之也〇杜氏曰不書荆子使某來聘君臣同辭者於此事剛如是必無此事也以左氏之傳洽而且近古凡於此事剛如是必無此事也以左氏之傳洽而且近古凡於此事剛如是必無此事也以左氏之傳洽而且近古凡於此事剛如是必無此事也以左氏之傳洽而且近古凡文部對對於人類大學成之萬二獨人為斷季彭山疑之是矣若楚成果有此事則其所以論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一不必定以篡裁於魯必非真為恭者故楚成之罪不以以及之後

即也大聘者例當書君並書臣今皆略之而止稱人其為學是之果即乃不察其非禮之禮又不計其假義之私心也反以是為慕義而與進之不已過予然則稱人以聘也也反以是為慕義而與進之不已過予然則稱人以聘也也反以是為慕義而與進之不已過予然則稱人以聘也也反以是為慕義而與進之不已過予然則稱人以聘也也反以是為慕為然也其志新廣則其患新深而春秋之所憂矣先儒見春秋始書削繼書別人繼又書楚居完書楚子此義明而後來之楚吳來聘者乃可誌其君臣而詳書之長衛司,與中國亦不宜略其解為人人與已妻先儒見春秋始書削繼書別人繼又書楚居完書楚子此義明而後來之楚吳來聘者乃可誌其君臣而詳書之此義明而後來之楚吳來聘者乃可誌其君臣而詳書之

公及齊候遇于殺 春秋解傳解疑 卷章 未可通者制是否因名削其寫封而是乃後來之所改 職力 4, Ŧ, 但 ئلا 傳 年 床 貶 大之也不亦終于况夷俗莫是於英吳為楊州之也經 <u>.</u>j. 能 於此 凯 荆 耿 可 **\$**2 v 2 釋之受封 謂削 K 對 母就舉若 耖 察師于革公半傳口荆者何州名也州不苦國 他事之止書削者言之而以稱人為褒也の能 43 aŋ 儿 ٨, 灰盖對 亦、 州之國 111 HJ 於因本號判 剤 バ 11 ドス 也唐虞時九州十 /Ł 抑 亦曰 川举者惡其猾夏不恭故秋之也按 明之書岩臣者言之則以稱人為貶 為州名 jiF. 1 悼 則是水欲狄之反東 14] 1:1 荆有夷伦故春秋 #1 川削之為州囚然矣 二川哈有荆 州周 狄 14 之 袓 胡

優批 奂 乎 渝 . Q.v. 祁 期 九石不 李氏日教齊地也 斧 育 他事而 擬社接齊候亦不久矣兹又何事而以齊候過也 能節之 假過禮 1.5 祖其服 含記校見 ひ 和 下 七 年 119 謀子夫如齊納幣格與己成 紀己悠矣 遇于敬果為避返之遭

水 朝

爈 14 彭 陖 1 李 林 Ƙ 戊日 水 IJ F. 字 屯 蕭 義口請本宋色宋桓公之立請叔大心 門 -子 漏 姓 國朱之 <u>-</u> 里以 削 , F. 浦 各 掀 相 肽 . 汴 住 今九 钬 徐

> Ö 其 功 馬宋 т, 11. 地一也 1} 戼 人封以為附 彼 声 戼 аĝ 溏 此不言所者正者以天下為家 0 請叔之朝公與唐公之朝王 削

14 扯 Ļ Ŕ 1 FJ 滿附 禮 不 鳰 驴 合 图 就 拟 j) 公故不言果儿在外 刺 11.1 17

Ī 嘉被亦不斯合嘉祖謂善祖非及恨之惡也朝於五 朝公報是齊地故不言來也定十四年大意子比蒲都子 几 會公比補魯地故言來也定十年傳指泰樂不野合 比 Đ **#**, 游而 揃 朝知是附庸國也文連遇下敬是就敬 祖

本我解傳與表主一般以上十三年 #

教祭傳口其不言果於外也朝于廟正也於外非 朝 其 胡傳曰為禮以當其物與其所大夫你婦親而用 物也蕭 公干外是凌之於野矣故禮非見所君子有不受以反 叔朝公在齊之殼則非其所也嘉禮 不野合而 彩刷 JE 4-拃

也為 非 谓 脐 貀 2 /於正而 氏日 其 1 | 新 禮 共 禮 权 養雖有肅敬之心繁節之容而若子不受也 朝公此之謂非其虚祭权水聘齊侵來獻提此之 非 為 而 其美猶 禮非 後止此亦春秋擬亂之意也 插 不 其時 受必歸之正而止又况乎未始有祖者子 非 其 楢 被也九月郊五月然此 非其禮也為禮非其處 之 摘排 調非 JĻ. 故 头 艃 韫

之也 爱 袓 F 則门 汪 JF To 交 祖之 1 3) 不 日 得與郊 齊莊 蕭叔之朝則為不悖於禮矣令莊公部于私 諸 禮 市 故 公 朝 吊廊 聖人持書日 弔 妻妾 杞 深之妻 侯用路其定使祭莊能如梁宴之 執若免於罪則方先人之放 朝 ٠Ť 郊解 2 ďή 不日 日君之臣不 来 刺 炸ルス 兔 交 贫 爁 貶 石 知

春秋縣傳辨疑 高八日 渝 選 此 地 闖 枚 李氏口 也不然若請叔專為刺 [발 蕭权 公 名均 益 蕭者宋之附庸也此時宋與齊限故令其 朝之此其志所 幣而運則祭权 卷蓋 莊八二十三年 聘之 魯則當至 アス 自 龍社而 得而 公在報因而 各何為至設日 不 後心軍 建則 淌 朝公 人 聘 於 被 附 2

秋 -17 杜 15 桓 黄条博 14 色黑白 担宫桓 楹 禮天子治侯腳 公廟 崔 大大行 - 1 黈 丹 楓 非 14/2

朝

نرک

Ť

沒

图

便

刺

公不

Ήŧ

肨

其地

ų,

其意亦不缺矣

污

何

Řυ

公之在穀而特朝於其地哉惟內朝齊之便是

13 1 誇 E 李 示 13 揺 夫人而為之子娶父化之女 日 桂 也丹 按官廟有定制 之者為将娶齊女欲 极不可丹而丹馬已為非 而殺飾父廟 1.5 珍人示 含 袓

> 示 之公之狂 有一月曾 一样甚 怕 射 枯 · *

渝關 羁介公子亦立是為僖公 李氏 日 蓝 莊 公在 位三十一年卒此子 蹦

帲

十 在环 せ 11 盟之色耳去 扗 彭 有二月甲寅公會齊侯盟子包 吴氏曰遇 按此說不然 闒 佟 4 李氏日 李八日 rī.) いく 為 又求必 鄭地在荣陽卷縣西北此但可言於文宣時 ~教以詩 程子口 唐 派 ~如齊納 麦麦 屢盟馬然後 甚遠在公安得至彼與齊盟哉 明復口色齊地憲旅氏齊人必有 ,而齊猶難之故盟以要其信而 遇干報題于危皆為要結如好也 在八二十三年 幣本契己成若齊人許而 可即市井之在謀亦不至 主 木 PIT 後 據 許 聪 此 矣

春秋新衛游凝 恐當 足人親 好 信義之正也 高矣 復盟 木 于 時 防遇于殺題子扈奪侯于惡勒矣投比說亦 ध 粡 令 不 jit Ť 视 社 危何也 送女公三如齊其汲汲于齊也明矣且 為偶然而忽之矣。越氏曰盟丁防遇 赦 又 40 是也。 故 何 Ň. 書目 俳 1.3 用見齊候之及汲於夢也彭 固結之大抵皆私情之比職無 何 以從之夫桓盟不日獨此與灰土 Ė 殻 而為比盟也益以高侯之盟為未 納幣而後觀社遇敦隻接齊 山李氏 外高 所當 丁鼓 未 桓 必 -於 情

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莊心二十三井

亦欲固魯之交本可定其果專求果也 被何謂齊侯於魯勒耶所以為此者公欲寫醉之好齊 不於意國與齊候遇且盟皆在齊地公俱不憚其勞以

芤

輯傳辦疑卷十六

渝 關 李集鳳

有四年春王三月刻桓宫狗

儉德之共也移惡之大也先右有共德而君納諸大惡無 左 傳曰丹桓官之極刻其稱皆非禮也御孫諫曰臣聞之

乃不可乎

孔氏曰釋器云金謂之鏤木謂之刻又以稍謂之粮粮

1913

春秋縣傳辨疑 卷去 也取非禮與非正而加之於宗廟以能大人非正也 教精傳辨疑 卷去 莊公二十四年 之事之大夫新之士新本刻稍非正也夫人所以崇宗廟 棂也 毅梁傳口禮大子之脩新之彭之加密石馬諸侯之稱

之此非 惡莊為後鉴也 者也春秋謹禮於微正後也人主之心術故詳書于策以 其宫跨示仇人之女乃有亂心發人倫特天道而不知正 胡傳曰公將逆姜氏丹桓官之想利其稱為威飾以誇示 特有童心而已極公見般于齊則不能復而威飾

所從出而有始祖馬皆為之廟以祀之聖人因為之制宗 之從出而知有祖馬有曾祖馬有尚祖馬又所其曾高之 家氏日鳥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人知有父而復所其父 祀京之祖自天子至公侯卿大大上陸我有等然後直

热 其祖 桷 恢 桷 桓 仇 於 是好 宫之 1.7 拗 人見五廟 知有 也無父無祖禽獸之道也春秋名丹桓宮禮刻桓官 母之 不 以瑜 槛 禮也以時禮施之親廟不足以祭其親通足以 中 而 欲 娶仇女為夫人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既又丹 Ĺ 41 5] 禮為祭也不以 列而 不知有父無父也隆於其父而薄於其 其 桶不思廟有常制 恆 廟楊瑜制而成飾沒著莊公之罪 借禮為身也今在公忘父之 獨於照官而丹楹 刎

教深傳曰不正其親迎于齊也夏公如鄰逆女

菲曹拉

玉人曰豆定豆或杏色片满下见己之人见也下午月月 故其心也 缴合而年之間三至霄廷而念不及其父春秋所以详書而张氏曰王襄请蔡我之詩而哀痛终其身驻公思妃偶之

亦機也汪氏曰桓文宣成書逆皆幾不親迎在公親迎于學國則

又書至以危之聖人之意可謂深切著明矣
★株件傳辨嚴 卷去 莊公二十四年 三之正者况娶仇女而忘父之仇乎直書于策而罪自見下之正者况娶仇女而忘父之仇乎直書于策而罪自見下之正者,服此也能公於親迎則廢之日而親迎定養似為女皆非親迎也莊公於親迎則廢之日而親迎定養似為本株件傳辨嚴 卷去 莊公二十四年
○本株件傳辨嚴 卷去 莊公二十四年
○ 本株件傳辨嚴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株件傳述
○ 本本代表述
/

秋公至自齊

之行有危道馬危之所以明其不義也渝關学氏日致之者危之也何危乎如齊逆女也几不義教梁傳曰迎者行見諸含見諸先氏口言縣先至非正也彭山李氏日至書秋而加之八月之上者至在前月也

八月丁卫夫人姜氏入

其義不可受也進合軍也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也其以宗廟弗受何也娶仇人子以萬舍于前穀梁傳曰入當內弗受也曰入惡入者也何用不受也以

之罪為後成也 六新进相仍幾至亡國故春秋詳書其事以著能公不 人已失夫婦之正抵関孫都之都此矣在公不勝其 每義以正始為先而公不與夫人皆至姜氏不役公而 時候仇人之女薦合于宗廟以成好合章使宗嗣不 日 £ 氏齊襄公之女入者不順之詞以宗廟為弗受 母

氏 日夫人至書月以娶仇女之故特爱文書入而又書

夫 孩 有傳辨疑 奏去 非八二十四年 四者也夫人不從公而入失納之道也夫不死婦不婦何 归 不亂何待 公 脱 迎于齊不俟夫人而至失夫之道也婦人從

以為國

战 披 學女不可見宗廟故變文而言入以宗廟之弗受而強 關存氏曰經除文之出姜不致外拒之文姜宣之移姜 大字 吉日 齊養並書至自齊而皆不日獨此書入而又書日 郊 いく 謹之斤絕之意莫著於此此一經之特筆也 靓 用 P

东 省玉帛 卓 17 上帛小者禽鳥壮八八秋花姜至公使宗日 10 岁 4 仌 女 勢 別國之大節也 不 不過棒栗東降以告後也今為北八日公後白子男就五人人後白子男就五人人使出子男就五人人使宗婦親用幣非禮也御 乱之無力不 女同 势上子势

楇

李氏

日

杜

庆 日

莊

公

從奢今夫人故使大夫宗婦同

幣

·Ť

始

至宗婦親州第干終解繁而不被

日

春秋書娶夫人惟茂姜最詳以

其禮之非常

칹

日 宗 婦宗族 之婦也

豈有始不正而終克正者予 其 大夫宗婦親而用幣往往加乎先王之禮而里之以 幣非 女 姜 杜 轉信 31 、氏曰莊 之際自我而在公為累不您其事則又甚馬納仇人之 いく 何為是也婦人之替張原做,也是用 欲 供祭祀料無以悦子夫人升機到精於拉之衛 解疑 厚於夫人者 公格禮書之詳者志大慈也桓公惟不 太芸 無所不至夫婦之際先王正 北 公二十四年 之 价值月天 也者作维用 校 14 脂胶复品 舎件 义 於 也修用下 文 用 贴大

馬氏痛 異日淫 娶其女則忍父各學之罪吳當數十倍於是項我也或方 A 未當被殺也司馬氏稍痛之况愈脏之父為齊所致而又 川吳氏日楚懷王客死于泰其子明襄王 俸桓官用親幣以夸富威於齊女胜之庸恩一至此 之日忍其父而存其響彼父但為秦所 殺我逆之禍殆勢之所必至也 迎婦 汤 留而 وأوا

經 133-398

奉林鄉傳辨疑 用 大夫之幣可知經為宗婦用惟書非為大夫與宗婦 有之矣按此說 幣書也該私見口親大夫無私見夫人之禮若大夫 果 1 見 俱 **グ**] 、公子服修 公洋傳亦 何 宗婦親足矣以外 何 見等空胡氏口大夫宗婦 以稱大夫曰是大夫之宗婦也宗婦非一固有之數之也是亦四為之說而未得其古为也然則 不言及以別之予散孫傳口 树大夫口是大夫之 宗婦也宗婦非一固有夫 奉来 非也在傳謂公使宗婦親用罪非藏大夫 云子公子傳第言婦人 1:1 親者何見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節 莊公二 极列稍等事改之其使大夫朝宜 十四年 朝瀬同見也花大夫不 不言及不正其 pr 自用 ilia 不 行婦 1H 奶 胙 :亦 饥 剋

大夫也大夫者上以其右宜納其君於則 于陽 毛 游 非大夫而亦為宗婦者緊于夫爵所以 與大人姜氏遂如齊傷十一 奉命令皆歌幣以 及以 JĻ. 袖 御 伸子妄繫之夫文九 勺 孫 改 矽 ,於淑貞而一 别之今不言與言及 宣正年書 既練而不從諸大夫即當執義而共陳今乃首 繁之大夫大人不能 解其各矣。極十八年書公 媚夫人吾於宗婦何貴馬大為婦網 不 亦 줝 高国 有非 年書 及 尖口 年書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 祖之行者也公使宗婦親用 子权姓來夫婦同事告言與 非夫婦俱親也隱元年書 僖 公成 别也然亦 風母祭之子皆真 物下 **#***\$ 正内 PIT パ 立 且 青

> 春秋縣傳拼疑 同 レス 孫 亦 軘 弛 X 見 暂俱 持諫 彩則 然則 親也故御孫止諫宗婦之用幣而已若使大夫與宗婦 主夫婦同暫俱 帛者矣大夫執帛唯 いく 獭 仲 羔、 子 人 親不惟 之不知當 大夫用 全非常事故 女口 孔氏曰士 成風之事而各有所繁則 被禮 煮共 大夫用大者之勢是為上下無別而大夫 幣亦 文大夫始見於君用羔惟始見夫人 成親言而, 時本 相見禮云下大夫相見以雅上大 御孫唯 JE. 莊公二十四年 使宗婦親用幣未當使大夫用 . <u>}</u>_ 常但禮孤執皮帛 解丹其 rz 宗婦之用幣尤為非常故 陳婦人不宜執罪也按此 帛所是男子所執婦 以宗婦聚之大夫亦 則諸族之臣 亦 説 及 御

奂然 势也回 禮當時、 之觀夫人為非 此 無剃 常而 男不 大夫之用幣乃其公見之勢故謂之男女同 Æ, بلد 41 也不 不 同 僅 就發禮論之子止就發禮論之則大大之未說 公見曰見私見曰朝古者大夫本有公見夫人之 大夫既水觀夫固無所用帶矣何以謂之男女同 上倉下語或其公見夫人亦每用幣原人習以 背 異 同 然大夫 赞 故 俱 人不追 為其 靓 币 禮亦可謂之另父無司矣御孫何不言 則 不 婦人街使用 必 用 不然也。 幣而宗 非特於宗婦親 散梁傳口禮大夫不見夫 幣宜大夫而不用幣者 婦用幣則 种 是女替更過於 幣而以為男 勢則可謂之 眀

春秋 ·W 説 E 舰於 君之禮 亦 レン 孔山 玊 ホ 不得受靓禮知戊寅乃朝廟熙朝秋舞侍辞疑 春共 莊弘二十日乃朝廟孔氏曰戊寅大夫宗婦 VL 建其 次第 謂 廟 本當不見於廟中也夫人助祭宗婦與爲蓋既見夫人 大夫見於宗廟婦見於內禮也按宗雅有私觀之禮或 人至 子 則 禮之常但當公見於廟而不私見夫人耳張氏曰夫 丁 夫 咨 大夫不宜 此 4 啦 人 見 一大大郊 夫人之說 土 Ŋ 迎外告至 A 公 又 孔子以羈旅之人而見南子可知人夫之見夫人 初 夫人 見於 道有 いえ いく 至 朋 太去 在公二十四年 八氏口戊寅大夫宗婦觀用幣夫人若来 脓 14 而 見 班私親可知矣 0 七松禮親之於内寝也 石口 廟 朝 1P 浆 不 而 公 意必以 中夫 占所無也按三月朔見之說或永可 明 大俱在其中則是大夫常見天人矣豈 椨 為之朝見子古者仕於其國有見其 後成婦末傷 戊寅大夫宗 1 聘 而不遗者彭山 · (1) Н 心 有然者夫人既朝廟大夫及宗 仇 人 又 行以 退宗婦乃又私觀之如論語 私 浉 龍以行人 段所以侵親也私親 够 朝乃見大夫宗婦也 杜氏日哀姜丁旦入而 1 同至朝中兵越明 見 棉 大 朋必無見華臣 PP 口亦氏口按四 舰 水 内此以著 小何休氏以 禮公以致其敬 胡傳 竹 禮耳 是年 1 朝 VX 按 घं 明展 廟 14 此

於

廟

夫人

大 夫

人為一國之母

铁臣子宣得不見

春秋棉传解歌 大和 矣 ß 公見之禮 夫 其 pp 何 見而 裡 非 2 Ď Ŗ p 又 - 省 桶 當 親在 **大** 亦 水 檀 ₩_ 宗 朝 當見湯 宴也按 停見 左 隐八年 之禮 見 致 大夫之寒耳若以 沐 且使廟見在 宋 不 受大夫宗婦之見禮子大大及宗婦既公見子 經 塘 姷 亦為 浴以 婦 饰於 補期 明日 可 姊 办 大大人及 文 又可知 調之宗 言之以 為同 矣何 P 觀其有公見之禮可知夫人之已廟見矣宗 私見於內寝此常禮也觀宗婦之親可知 俟 |同宗之 禮 老記 宗 漢 姑 故 棕 宣夫人之廟見而 見質明 揭於 塘 公子 事 迎之先而皇皇若比了意者始至 他 宗婦見夫人亦 · X' 共 郊 死知り 先 婦子且如使說則春秋書宗婦便知為 考 示 킻 Ξ 婦者 特莊胜 .W. 1 力に 同宗之婦宗婦非一 祖後配之為禮也の 極宮政飾馬越三月乃見祖廟以 夫 幾矣而經 赞見 娶矣 2 宗婦為大夫之妻 大大之文養言大大而别之以 41 公日二級 胜 備 ·Ĵ. 关 41] 剜 先 冰 扗 計 十明 F 扒 1 章 後三月少岩 灹 不然可知明日期見之得 浸 必在 得 俟. 四婚 币 大大之妻屬 以同姓為言得其解矣 41 後 揇 确少馬有夫 月而見循品 據此則 排 亦 陳紙子 繫之於大夫 31 可徐 何 傳 时 日宗 . 12 而為之矣 别 任同性 崩也 廟見 於 **.**T. 溅 大 之 明日 塘 日 冼 不 明 非 始 大 明 .煤 証

之所係而天義存乎其中矣非下大夫之配也義以互見而各有別且因是以明天綱婦者明其非異姓之妻也言宗婦而別之以大夫者明其

大水

何氏日陰風所致

其身天本相感之際馬可証也高宗立太宗十人武氏為昭議而為年宮後大雨水幾湖高宗立太宗十人武氏為昭議而為年宮後大雨水幾湖江民曰莊公慶仇女义奢階以誇示之故有法於之應唐

春秋縣侍鄉疑 卷去 莊公二十四年 十 ————能閉其母而又不能制其妻是以女褐無極而陰珍之應前關學氏曰七年已大水矣今再見明年人復見莊公不

告骨侯山可矣不過二年君必無患鄉左傳口骨士為又與群公子謀使敢游氏之二丁七為秦生其可畏也哉

光哉經書成後曹人書屬奔亦歸于下以是為霸國之羞移二十年伐戌之師於此時豈不為有名之舉而義問大悖倫後紀之事子如此大亂而齊桓不問未知其何故使敢肆虐于天王同社之國己大不恭沉欲賞都奪正而為教闢奪氏曰戎後曹將亦納亦也夫齊桓毘霸龍爾戌兵冬戌後曹

曹霸出奔陳

世子嗣位菲其先君至是冬在位期不矣為代所逐而出臨川吳氏曰上年十二月曹莊公卒今年三月蘇則騙以

不書爵而書名義與鄭忽向

赤歸子曹

杜氏日亦曹僖公也蓋為找所納

為戊 言赤 刀山 15 3 1,17 灹 ¥13 间 杜 曰 ff \mathcal{F}_{7} 入いと 之 约 公史記是而杜說非也以民侵曹而亦歸故云蓋 史記曹世家與年表皆云信公名夷三家經傳 赤 賈達以為霸是曹君亦是找之外派故民侵曹 鄭突朝之知亦是皆君故以亦為信公言 ホ 以 意言之無所以也

命具與 いえ ÿF. 实去疾入而後出今點開亦入而先各則弱不能立义 戊日 突歸 光 書 于鄭鄭忽出存衙治去疾入丁的苦展與 法 相似皆一君出而一君節也然忽度軟皆 出

ŢĻ.

春秋 張人口 井 子 高 湔 ホ 和 名自 ¥Ę. 秋韩侍辨疑 卷之饭氏口赤以底逐妇 前 捌 ·赤方在戊故戊快之以侵掠曹随非為納亦也故不曾 ,而成之外孫也成在曹南界故曹莊公卒而亦亦及是 ドコ 之策武比 h, 赤 зō 羁本遂相與 等人口彭山李氏口羁者曹在公之倘子也亦其底 曹人不勝以悉故送逐 赤 找而敢專制諸夏廢軍人君亦以病於極也 而來俊 日此待後於民矣按民之使曹分明是納亦若及 12 冬共 曹即不勝成悉何至以还君迎亦而為察 迎赤以 曹 編成以為謀夏天子方伯不 之臣 私 韩 12 公二 十四 192 iA. 為而問門迎亦可罪曹臣也)} 赤 然則何以不言民侵曹納 結而 具內有拒之者也曹 以戊為援故戌侵曹 牤

> ·秋縣傳轉題 之嗣 位已五日 找是矣但謂忽騙不能自定其位經故不書爵則不然忽 不 赤而 孽之大好而國人黨之宋代即之是過忽萬之奔者皆可 鳶 聽盖曹世子也曹伯己恭指不補尚者以 者也祭之何舍具可者者不者而徒者大派范難立之 币 比 可 而 為戌所逐爾赤者曹之底公子歸易都也家人既都祭仲 君哉夫存快為誅亂眠而作其不專者忍窮也明矣 書新為居正者之成按此說 忽出突解推在宋也代侵曹而霸出亦歸制在大也快 酮位已五月點之為君将一年被即不能以自定何不 N 灌 仍相其爵號而為抑強扶弱之義事且凡國君之失 忍曹妈明 為居正者之成有以 各者是皆不能自定者也而亦本當不書爵今獨於 吉亦歸具 赤雨 構若副不能自定其位於能賣而可改難以 出其君未 Ty 秦末 莊公二十四年 能斷班有宋代之衆突亦之孽緣何而 罪曹人之爱亦心明矣。 間有非之者 知其就之難通矣然則定赤為 謂鄭事權在來曹事制在 何以 - 15 步门 徴 纳 弱な 停 予經不言 图氏皆 能若 **H**.

人口 <u>ኧ</u> A at 關於也

有 偽曰此部公也義不可晚 官幹極公之郭問老父曰 Œ, 先 儒成以為 郭 何故亡习 ijį. 以其善 各於

以赤

歸為文也盖

上

护

力 心

J. 11 閄 Tho 消 HU 16 R R 蚌 或知之矣不能 不 各番不 惡惡也公日若子之言乃賢乃也何至於亡父老曰 É 埋火然 IJ 行 曰 能去則無貴於知其惡未之或知者猶有所親也大 而無忌 明 就文亡字後人從已終公字相 終亡鄭策其師 作 然也夫 善善而不此取用惡惡不能去所 軍也 行 炊 不能 具 則非 炸 知君子所以 紀侯大去其國難旨意卓徒 有能也 能用 所以古也考其時限事 明無當於知其善愚惡 郭者 高 包 明東達引小 故傳誤 郭山 أأذ 人 湖之 PIT

後

惟

·女

权原

仲

同

塒

相陳單

代

怕

拐

FÈ

相多

而他

國

春秋群傳辨 湖 水 渝 一公教多以 止 H.**Y** 捌 佛粹疑 *\ii*] 4-12 刑 T 之不見於 雅作 刚 彭 養六 山 而 郭式者 孝 10 八日 1.3 經傳考多次 為談也 盐 私公二十四年口郭春秋時別与 にス 此 東號西 献 [0] 村 有一見於經名本 117 就說詳語二年 177 傳寫與耳 郭函疑即東 妆 貌

令

减下

陽

左 包 彭 傳 有 ,1, 大 *‡*, 李氏日 日春陳 **夫之來色而** 五 年春 即者也大幾內大大以天子命而将住 ήżμ ₽`₹ 女权 天子之大夫當諸侯之即也自然伊 陳 女 使使 炒一 汝问 因以為民权守也女叔名天子命住於 來 女叔 聘 周畿內地今內陽府汝州是也蓝 女公 結陳好 來 鸭 於 路候者 相

> 春秋轉傳辨疑 八片字序定 春天 在公二十五年 麦__________不然或李友報聘于陳始得與原仲交二十七年公子友 仲 州 浦 有舊谷後此以 -40 渝 汪氏日齊晉大國無命大夫養孫大而專 縠 и́р 間 陳莽原仲左傅曰原仲珍友之舊也惹在彼時方可言 交監矣是皆春秋之所不與也の壮氏日季友相 騆 相陳二人有舊故女叔來聘存友冬亦報聘找此說式 判 深傳口其下名何也天子之命大大也 Ai3 馬 人以蠻夷而來聘此年陳女 李氏日前予此者非王室者 命 11 大夫不)/\ 二 124 春末 解文聘之故或亦失其等矣 復 猫 見于天下兵 亨 王命也宣 成 収いて 祖都無聘各者二十 祈 1. 不同方岳而 權臣專 政 ġ. 來 TY 聘 原 此

夏五月癸至衛侯朔卒

在 間 君父而書葬何不亦治具罪 詍 焕 何 外八年復入衛又在位十 氏 關孝氏日衛息公於極十三年即 有 FJ Ŋ 馬未必不會其華所謂治其罪而不禁者也按 朔犯送天子命不得吉祥汪氏口朔之入國魯 命篡武之大惡也而三世 郭 射中王肩而占菲鄭屬集因而書葬蔡靈 九年孝子亦立是為懿 而獨治親乎且宋 不养 炒 在 必非治其罪而 佐四年出奔齊 桓 讪 此 肊

怠 富 痩 明 兵 時諸侯為德為怨何常之有或為他嫌而不葬或 而不养又或葬而史氏之偶嗣告水可知若以 朔不吉菲自是未常葬耳唇在雖两代 衕

子房瞽奏鼓響夫 歌庶人走問官鼓人救日

月 則 갦

鼓

于

僕凡軍旅田役賢王

月半未朔口有食之鼓用壮于社 聖人治其罪而削之豈通論哉

左 曰 夏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壮于社非常

有食之用幣子社代鼓 一子朝

杜 氏口鼓伐鼓也用性 以祭 社

春秋轉傳辨疑。皆用之以於知 几 氏曰 尚書 各 表 共 月 語云用 在八二十五年 云……-壮于郊牛二如此之類言用 夫 啦

也也三 - <u>i</u>-理 儿爪鹰 可見故不言民鼓姓不言用 用 有弊好陽事以壓除氣兵子戰鐵指弓灰充實兵子戰鐵指弓灰充實 准赦梁傅曰天子救日置五應陳太兵五鼓 則门 壮無所施 八於丈不 八諸侯置 足

彭 4 戊日日 食而代鼓 所以 FIΠ 陽取也几か

枚 r

仼

朝

故

鼔 亦 **灰口鼓于社非正也** 必 于朝今代 于社此 复 何 刑 禮 性 . 厞 迣 也批者祭祀 之

事牛 永嘉日 在 滌三 月三月之後方成胜日 食 ďΩ 用性取 具

於

泋

古 者 アン Ð 食為大變夏書曰乃李秋月朔及弗其

> 尽林辨傳辨疑 大事事徒 養夫 非公二十五年 起一些益子敢于让而又用牲書此以見本本之所失也 鼓用牲者一鼓於所不當鼓川其所不宜用則非常矣 其本而後不可理也今在公於充陽之本盖較然失鼓 用禮所載乃禮文之本耳一時遭愛禮文因不可廢然 汪氏曰莊公之世日食者四而鼓用牲者二大水者三而 不以文故高宗形日洪範之言乃古人之所先務如別 聽言動思之間一失其正則各必應之古人應天以實 社何以 諸侯亦有臣民則因天變以自者如洪範五事故逆於 張 氏口日 食陰威陽微之做事關天下固不止為一魯 書機不鼓 于朝而鼓于 太共 鼓救日 月確如之然則鼓用性 社又用批別非禮矣 F įΕ. 而

是而答天變其過不既也乎

孫氏曰凡收日食皆鼓不書者常事也鼓下社而用壮 者

三變常也變常改吉

臨川吳氏日社地示也 常事故皆不書經所書社凡四 具祭有常禮其日有常日其事為 非為社言也以選日食大

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 水之變而乃用 A 為 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紀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 牧于社為非禮故書留

本秋解傳辨疑 本去 莊公二十五年 大 左 月之朔思本作日有食之子是子用幣丁社代鼓下朝妆 傳口夏六月年末朔日有食之鼓用性于社非常也唯正 文之不合遂意愿官之有差而不知左傳之未可據也左 來之差錯無窮也豈可信哉此皆過信左係之說既疑 月辛未利本無差錯遂以為去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関大 辛未為七月朔孔氏從去年八月丁五推之見此年之六 氏見左傳以 彼推之刚六月辛未朔非有差錯社云置間失所者以二 之月豈知此月即正 故 傳不識春秋之 意是歲其不鼓于朝而鼓于社又不 皆不然也夫古思精靈何至置問失所若去年八月以 又昭十七年左傳曰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礼史詩 此月之鼓用性于社為非常社氏亦物其就日非常鼓 致月錯孔氏口 布 年八月以前甚置一問非是八月以來始錯也按 用性以是為非常而特書之乃以此月為非正月而 李氏日杜氏曰長思推之辛米實七月朔置聞失所 子. Q 此六月為非正月故有置因失所之說而 白有食之天子之舉代故于社諸徒用名 按二十四年八月丁八夫人姜氏入设 月而經之所讓本不為鼓非其月也 後 いく

陽

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除而食除肚之甚也

テ

伐鼓于朝

پ

春秋鄉傳辨疑 表来 此心二十五年 大八月以前誤置一関是皆信傳之過而妄為之說者也。 之日食昭十七年昭子之說亦弟泛言日食之禮而不專 大俊等王鼓未常言在何月也且救月循用鼓何况他 代鼓于朝用第子社意几日食皆如此周禮鼓人記王 聞失所孔氏不知杜說之與推其數而難通又以為去年 無其早之或異 月也。伐鼓下朝 用幣當是一連事代鼓不獨在 夏書所言奏鼓事乃在李秋月豈 舉正月文十五年左傳亦同昭子就可知几月皆當如此 可謂誤矣杜氏不知傳說之誤求其說而不科因以為置 此月矣乃在傳於此猶從平子之說而不以六月為正 夏平子弗 從按平子不知六月即正月大火既明言其在 韩奏鼓魯夫 驰庶人 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謂之孟 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長有災於是少百官降物 多寡 幣之厚薄差 有不同耳蓋天變非常而救災請待當 與群技時樂奏鼓礼用幣史用解改夏書口長不來 有 治侯為然也鼓于朝而又用幣于社者社陰也請於 食之於是乎有代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大史曰 所以鼓必 祖也平子祭之日止 用幣於社意天子諸侯皆如此但鼓之 于朝者 Ī. 朝陽也 月 獨正月始用鼓哉代鼓 大口 用幣 唯正 いく 陽治 赤不 月朔恩未 例在正 陰之義 小房 Я 15

春秋輯傳辨疑 卷末 之神也日 開而 Ł 各級 朝 洁 亦 須 者未 按 用 無以為充其陽季彭山以為助傷氣又是一義未必 候 印 陰神之所當故意古者救月鼓于社是又以陰衛陰之 飞鼓 後也不是衛具不情 候 神 自 其 陽 社 此說以代鼓為賣之是水杜氏說殆不然也日 亦 々ロ PP 智用 魚 免分别之差矣。日月之食皆代或所以敢之也 為說故謂天子代鼓丁社諸徒用第千社代鼓 被問 此 神何與不以自青而青神既非天子修省之道在 十 **.** È) 用 後則此 剛 山人 - 5 胜 社之说也文十五年左傳曰六月辛凡朔 天子 既鼓而 幣于社馬禮也當時典禮散亡人各以 禮 亦 汪氏以 何 - j-須伐鼓 汝月 陰勝陽也天子章故資神諸侯早月青而 陰氣即水嘉召氏曰天子代鼓于社 京 社 諸侯牧日 故 非 在八二十五年 平於班月之義難通宣政陰泉之虧 又用 亦代鼓未必 帽 鼓 十 矣然則 以飾聽聞我几使以代鼓于社為 也出 寸 亦 推 杜為 鼓 却以既置其人而又奉之 沙 有食之犬子不來找鼓子 下朝 11] 伐鼓嘴救之必非青神 借 仍在朝也夫陰東有 幣 天子之制是從左傳天 救月鼓 于社定 一拐諸 于社 157 非佛 戊 礼 尨 日有 非 亦 A

退陰遠盖於無可如何之際求於其

섥

而己天

春秋梅侍耕羅 為七重 林舞傳轉發 表去 能以二十五年 去 天子茂鼓于社諸侯用第子社皆附會之就耳凡 為等城 古之道也 於橋也夏書於李秋月朔長弗集于房但日於奏鼓告夫 研 朝故伐鼓亦必于朝代于社以查神此何禮子幣周遇 不 地 諸 **贴庶人走而已未聞在社具用幣也况倉卓用批乎按此** 說謂天子亦鼓于朝是矣但謂指候亦不用幣于社或 可信古 候出 待者之所自 一鼓于社也可知非為符禮者也。 非禮之常如常郊常神之騎春秋亦必不言矣春秋 楯 而後 可謂既己者躬便當無所用為也夏書瞽於鼓而不 幣之事項刻可行何云無 渚 青又 者彼非 宜辨 後之分若天子敢日當鼓于社兽人亦必 有 何以 三麾 者本有祈祷之禮惟在急追之中是以用 別裁上各祭多僧如郊禄諸大典捕時齡制 須精神以求 桉 陳三 陽治陳之義亦當鼓于朝而不鼓于社若 41 JH. 正言牧口 用 嗀 説 梁所謂天子牧日眾五魔陳五 鼓 鼓 但 本 故口無服務神而事在賣的亦無 三兵等成己 未可據蓝日者人君之表 于 朝以 之全禮偶永及此耳且夏禮不 陰退是亦遇災者無可如何之計 月谷 服於待乎雖以恐恨修省 事神訓民事君不有等 辨於此矣豈以代鼓 彭山存代日 假之己 救 杠 幣不 t] K 五 裥 而 币 異 鼓 用

伯姬歸于祀

春秋解傳鄉疑 修殿職 ·株輔傳辨疑 尽共 此公二十五年 主 () 我有父教子来有父 耳且 欲責子而可獻傑求免也今具祈禳於古未開好臣其 之鳴呼妄亦生矣の江氏日魏明帝太和初大史奏日 三十 用 迫 而 幣 徒 有 易 吉 13 于 明帝 答 tA 枚 幣矣然 石 物 18] न 古 年九月日 而 于 車前 Ŋ 用 幣不 あ 禮 文而無 人用 社古 為 補一鬼神亦情之不能自己者但不宜徒情祈 其不逮而不 輔朕不遠具賢於魯莊遠矣按 非其義矣且救日而用独是又造物而非其儀也、胜也の代鼓于社蓋敢月食之禮月以救月之所 あ 刑 久 幣子 安可 正恐于 幣是常禮招 則 虺 幣不 禮之常不為無意此如父母有疾人子憂 用 諸説之容妄也。 丁用幣之實因不及明帝若泥汪氏之乱而 食復如是文十五年六月日食又随而 以夏神 牡 日古者祭义 用幣之禮亦發馬或亦非故天之全禮 于社盖於用幣之外又加 肯祈禳 -3 周 十テ 戼 有幣今 1.5 用班是又边物而非其 月沒 决 用 大史維其為說不同莫 -1-免似得事天之道矣然 性于社 と 年日 甦 魏明帝欲 用推以祭意必 仍用 食祝史請所 俊馬 幣子柳 群任 非不 《後也 修 勉 行 仍 用

春秋鄉傳辨疑 謂時君之. **時乎若夫伯** 择配延進如在公月三十七歲而取又河凝於二報之失 為桓女也按此說不然文之篇二叔姬皆稱子宣之篇叔 之女則伯 何递不能至感也。孤戊口逆者非大夫故不言逆胡傳 女計其出核之年或皆不滿三十二般之失時後嫁或為 君之女明矣且怕姬若是莊女禮當歸當父母矣何為二 姬亦 大水 亦覺可疑文四年逆婦姜子齊雖逆者之人微而亦未 E 十 以傷三十一年求 没其 渝 彭 祀 八水道 具不 七 年而有于此之會冬又書其來子盖伯被叔极皆桓 4 剧 梁 李氏 華今伯姬之逆若止為微者名姓不可言何不言曰 桶 孪 傳 鼓 言逆何也逆者非 為逆之道 用 子以别於先公之女而稱子則不稱子者其非 Ŕ 日 口書 女则 准于 其不言 逆何也逆之道微無足道馬前 姬蓋三十 餘矣未應二女皆失時若是且 1=1 伯 姬求婦之時以年計之或亦不過六十餘耳 扗 姬 A 共 氏日 歸者贈送之禮厚馬者也 净 加子字然在二十七年書权姬若皆極 社 楯 /做或亦 一經乃不 于門 則年勒七十而猶至原似未可以其 伯姬莊公女汪氏曰或以 莊心二十五年 即其名姓不至于史策按此說 旅禮數之薄而不專指人言也 然可知不為逆者之人做失報 為拉 公 14 将 姬

左傳曰秋大水鼓用准于社下門亦非常也比天災有飲

無姓非月月之青不鼓

為早 -7-4 是 兀 13 禱 娋 跂 氏 災 楊皆用胜 清 行 欲 日 沙者 Ü 今改 扗 B ार्देष μĒ. -25 排官 314 門 胜者乃元早歷時霖雨不止 過修善既遇天災随時即告唯當告請 裡 k!7_ 阅 -₩-112 門國門謂城門也天之見其所 祭祭必有独詩雲漢之篇美宣王為 ΡJŢ 不祭云雅神不聚雅安斯姓 次後精 把群 って 譴

ぶ

'nέ

नुषु,

17

右

;`\

涯

其-

水

5

117

文亦且限炭此魯之所

1.7

其 , liz-天 渝 力 早 代鼓 浸 鯣 有冷 祭石 Á 有實事 F 疹 性也禮子口禮也禮記於法口 老欲 八日 上便 祭則 用 批 救 有具象爾而人意應所力 大 可 沙 之可舉乃亦代鼓以收之将 鵆 水 用 少 77 雅矣雲漢之詩曰靡 者然若大大水則 水 祭亦當如此也招傳謂此天災有 戊鼓非禮也古者股口 零祭祭 明有其形众流華之 110-神不舉难受斯 **听施政** 欲何為予然 月即 水早 為是 也遇 八鼓盖

> 春秋解傳辨疑 卷芸 莊公二七門子若水勢及門恐亦非門神 為 災 祀 灰 社 禮也雲漢之 矣具 水 宗以天子 無 非裡也或疑用 之一天不諸侯雖皆有其祀未必於城門而又行 時也然則魯之 啪 V.2 .桁 牲 祭社 用壮于社 禮 求退水是尤理之所當行者若用壮 用 公謂天子 牲 也不 過了 于 H 月 诗 社 方 之禮 諸侯皆祭五祀 亦 石 日不 于 准于社 宜 炉 用 門可 打 郊祀之 1, 3 胜 珍 予 則 яĦ -5 况 种 宁 然左傳提以 門木 既為得禮又何必書日是不 雨祭之同被也若以為得 水 他 1-7 にし 推 自 用性 + 777 失口 註以為秋祭門盖 於她而上可制水 私為諸侯之正犯其 村实 <u>.</u> 能學也此以知 排室上 其何義得無以 ·F 年 律此俱水祭當用 法上 禮也用 耋 于門即 下奠庆 姓 11 ·Ť 水 11. 雁神 則 - J-74 造大 祭於 *, 常 惶 夫 ñ. v及 ATQ 伊

不書 经書 不 當時之事迹不 可 Æ 吉 بطر 石 月 粉必書曰 * 不 用 無 鼓石 災 承 牲 壯 終 為 于 有 則 非 不 非 113 日 礼 但 書 敖 月之音 禮 بالز 时 用 無 用牲 矣今既兩祭同 姓或未盡然盖水旱亦天災若其 سطر 40 · j-幣可也至於大水且 担公之 况 社 鼓用性 鼓 不 少鼓,山李 栭 鼓 夫謂 17] 市 牡 水 T 禮 少雨書之以 77 氏曰 是一地而兩事 非 明書用胜 机 Ħ 一按五郎日 月之告不 IN 早安得不告祭 祭門不祭社 明月 于 其清 門不 凡 並、 鼓 天 其 舣 4 14 災 ΑĪ

外秋解傳辨疑 代鼓以勝之若鼓衆以救水亦不必于狂子門也且 いく À, 舣 災當 分 亦可為 槽 傳 11. 故 祭社自是情势之不得己者何云可以已乎惟 禮 4 鼓 H] FF 當用 日 大 堆 用 兴 其 固 刖 用胜為 可以已 禮子穀梁傳口高下有水災口大水既成鼓而 ŧ 用 而 准 狌 2 不 池 于 胜 于 沿 泛 亦是 74 礽 用 耳 胜 社 * 代鼓 非 奂 于 非 稅言之不知二事當有別也盖用 於所當祭者禮 胜 共 禮 113 禮也而代鼓 矣然點以 枚 若社亦不當用 以失又甚矣! 何于 是尤不然大水之至人所共知 日以鼓兵救水以鼓泉按此説以 批 公二十五 小上 中级 杜 也于門 丁門同非禮代鼓丁 門為非當用姓之地 亦有之 妆 此就 就是所當用者子 *.*1]£ 但 裡 11 ·J 災但 妆 于 北 胜 此。 用 净 何 柱 用 -1 訧 公 亦 锵 ηij 岂 胜 頻 鼓 胰 牲 杜 れ

丁 納左 傳口晉士為使奉公子盡我 之 冬季侯園 社 不必又用准于門是則可以己而不己者耳 聚盡我群公子 游八之放乃成界而處

亦 ان الح 4 示 金 族之强威偶 八 印 按 믕 自由 迫 公室園 沃拉叔莊 聚 **丙** 伯之强奪宗故其 段之極莊之支無 - j-习 孫

造 矣是亦可為 世 聚

灹 日 報女叔之聘也公子友莊公之母弟 疎

> 4 故 李氏口 後世 51] 為三 友莊 公之母弟也是為成李以其為桓公之

啖子 凡 曰 凡 公及 闷 ijβp 往 他國 朝

Œ. 乀 曰 此李友 私 行 之階也

講 刺 祖隱 爐陵李氏日 凍好 冰 rFig 桓莊之間上 3 女权一來 之交差 猫 前志也春秋記始于此宣無意子 ناار F) 出 李友旋造陳庭繼又躬行以會原仲之葬 .4 於學友原神之私情矣至行父 周近而齊有來明各灰等善無報御之 大夫出聘之始而亦孝氏之始事也當 初 之

春秋轉傳雜疑 牟者 侯之 幣进 楚者一著諸侯之畏人因也 如陳考二如衛如都 氏日春秋書内 慢王室也如 女者三致女者一心題者四拿菜者十七師者一 各一著諸侯之交相聘也內臣以事出各几十九 巻 芸 芸 臣 一路者十九. 正出聘凡六十二 如丹者二 十五 如宋者五如 如苔 納

事以 往 道 其 渝 復者 彼而已按此說非也極十 闙 禮 考之而是非善思著矣 李 乖. 故 晋人纳 氏曰 不 假 令得 捕 杜氏曰 朝 提苗 聘春秋之常也孔氏日 至] 使國尚不知受之以否故皆言如真 諸魯出朝聘 于和弗克納髮十九年晉士白 年公舎衛後于桃 好書如不果彼 急出朝聘多有 上出退 因必成 帥 往

經 133-409

春秋輔傳 敞 陽裁 於 忖 冼 力 河乃 亦 年皆書公如晋至河乃復二十三年又書公如晋有疾至 年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昭二年十二年十三年二十一 逑 杏 其 1 廋. 朝 未 扑 手 同 КÞ 4 六年公會晋侯茶某于沙隨不見公昭十三年 奪 侯弗及盟宣四年公及齊侯平艺及鄉艺人不 715 復定元年亦書公如晋至河乃復是也經於他國 宮不言復 必 妣 扫 声 八月。 聘 喧 业 弹獎· 卷去· 莊公二 未當不實書之如文十六年亦孫行父等齊 言如者尊內也 į. 伸段 朝 灰宣以不果成其視而遂不書朝與明我何 不實言之矣經告古如而不言復與不受是即己 公不與盟是也答 152 灸 蒯 不具 果 即不 朝書 吉 之若 Æ 亦 μ̈́ρ か書 可言 於 内 聘 7 女口 湯 文八年公孫 外 朝 亦 夕口 読其如 以文别 聘 何 聘 谦 /宋朝来 八子 学 柯如 按朝 為又淳外也 亦不可言子凡 朝聘者中道而復或被國不 Ŋ ドス 聘 被 十五年 吳外 之由 鸭者子 补 宁 池 放如京師不至而 為通典 削害 :){_ 业 此 子且經於中道 桓 汎 捌 妆 とく 五 勍 即言例 節候 明子茶 年季候 꼐 聘于 次し 何 聘之 戊之说 I. 帧 復宣八 够 禮 淖 in ΙŪ 便 八 内 í 杏 何 逍 亦、

> 秋拜侍 聘 夂 朝 往 75 ك 赤 外 反没 他國之來聘 奪 也莊三十二年公子慶父如齊 者 六 ·麥 者 14 相 予是 非 疤 沟 - 1 41] 石命 拼疑 愕 之 來 於 諸 右 也今 故宣十年夏公如齊非別也成十年 刺 挒 可 鋭 亦当 和 聘于 聘 凝 既 表 不書 者皆稍孝使以 仗 .信、 何 护 40 共 朝聘者與非 化國者 也表 者書來聘非 Jir 未 少几 豈無故而書法若此乎不得其 盐 秋之 不 若此 八二 特書 同 静也 紀事未常的馬已也外 十五年 完 若必有大義存予其 伸君命何獨於內鄉之 剃 --\$12 朝 非聘也次十四年 排 17 扎 膊 シス 聘 古同 而來者 别 於非 趙 八之就 儿 公 喇 .40 非 制 单 何 聘 丹 之朝 司 披 亦 亿 扯 цī

納言

侵

馬故凡

朝

聘者即使中

道而復

齐

至

開齊侯

平乃選是皆未

得成其事而

ゑ 當深思 失 莂 仙 亦 ÞIŤ नी 過 诸侯 沙 不 園 肿 本 海市 PP 為 .5 ٠, rz M 不 图 可 交 拥 :有-₹. パ 之於 哥 40 াট 水具 常祖也 湖 京 do 楚 於 将 常禮然為君之朝齊者既非世朝之正而韓也成其為年來明下若大諸侯之世相都之道是乃吾國之差也故不言明而止 洂 Ēρ 持 Œ, 柳 胍 故矣意者 楚又 E 止 失 爾 1.5 ٠ يــ が 屈 崖 鄵 外 王 有 40 1 حكزة pr 友 经 使 時 1.5 被不 而 大 尤 周 Я́Р 為今 石 亦 17. 行 腴 すい 渖 梢 水见 聘之禮要亦使士 ij 之子 罪也然則內之朝聘 事之是亦否召之异也 鄭之可此公不 1.1 不及也而亦不 即而行是過於恭 日此 則不可 使大夫 dis 桕 蒯 جيا-T 号 朝 di 13 刘Ł 艞 A) アス

A series may

春秋群体弹疑 本本 在公二十 团之 據具尊內之實而直言之且於聘循召使以道其詳也 交之制然為恭於我者外事之非禮可得而明考也故 里之矣然則也國之來朝來聘何以書曰朝聘內者被 是又所以正外也至於臣 我之可比又以其包藏禍心而非 也惟於僖公之朝於王所雨書之卷王在小而志禮之變 **某之是皆所以** 恭於我也朝聘外者我之為恭於彼也雖皆本合於邦 之意無可疑也。 得不以朝書然獨書公而不言諸侯是亦不是於此而 列國之文一施 何必變常例而 耶伯隱 之來聘者亦必詳書如 是而己則 112 馬 火七 不 能 中而諱之且於朝王号目,上上一下一大時下一若夫為恭於彼名既過於恭以是為君之年天王若夫為恭於彼名既過於恭以是為君之年天王若夫為恭於彼名既過於恭以是為君 蓝臣 游石 其不 正內也即他因之相例者既非為茶於 之此乃界其事而将正其非禮之禮者 諸侯之即立 稱公使战且不稱公使是亦謂之名 萩 摘可取将使候國所以事天子多便 東甚馬後既等京師于列國故與 行 列國則志王思之過厚所以 柳 不 大 五年 朝也故亦書如以 豆 稍使聘於外者既不書 J. 大臣者君所與論 8之 Pp 必 之

> 大臣宣徒致其尊優而己哉 常一視之矣且夫持之也重明其青之也愈深春秋之於 草井石之輔是 必 聽其使 且 书 谈 冷 РFГ 鸭 大 臣 總庶 璘队 桐可以其常禮而使那行予春秋之於即行 也則 即所以尊名也 國者必為之解以是為重图體而敬大臣 政 一而兼 是 大臣之 師保之隆者也孔子曰官威 股股心發之化水可與無 體尊望重且為之多改 具

見其朝

而非

所以

朝也聘而

非

炉

V.Z

聘也若亦實以

觏

京

師之事果有當於朝上聘周之雜與百弟

二十有六年春公伐戊

本秋拜侍辨疑 忘即此 後于此代戊 養己勝矣齊魯伐戊而中國崇也按此說是民口隱桓世有代 盟至於能公式的愛渝是以有濟西之 封乃至于今而以他娘代之宣得為有名之師子変陵 即也然二十四千後曾納亦戊之無道也矣不于彼時 未必慎重至此且亦于成未常有大智何至八平而 何為建之八年之久子即以為同豐而 以關李氏曰張氏日為追于濟西之恥報怨也按此記或 御戏之道也今不能然徒以力勝而加兵于其地義何 其 夷來王是也且備之子其先際之子其來從之子其 代戊或亦不然益德政修則外 或又有他嫌因追前怨而與是沒不專為濟西之 卷六 Ü 動應非 服書所謂無息無 カズ 敵 淌

于太原何未聞其窮兵而違征也哉足于此伐也甚明若以伐戍為崇中國然明薄伐猴狁至盟詛青其渝盟而來寇尤為求矣下方公至自伐戎其不盟祖青其渝盟而來寇尤為求矣下方公至自伐戎其不在宁况隱桓世有戍盟在先公已為不義乃欲恃區區之

鎌五 傳口春 晉士為為大司空夏士為城絳以深其宮

夏公至自伐戊

益于內治乎喻時書至危之也張氏曰莊公治國家之政多闕而勢師子以雖能復怨何

曹我其大夫

我之而不以歸于司寇無正甚灰五霸三王之罪人而來本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敢之罪為萬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者兩曹以小國首惡故春秋著其擅命專救之罪為萬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共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共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共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共 古者諸侯之卿大夫士命于天子而諸侯不敢專命也 人名 附代而被之若 鄭属教傳取原繁飲

此之會摘口無專殺大夫故春秋明吉丁宋備天子之禁

可謂彼善於此矣汪氏曰齊桓晉文晉悼皆無專殺大夫之過视當時諸侯也

春秋辨佛辨疑 卷夫 見殺者之是非有不足紀也故止書其官而不録具名氏 死而見被亦當書名以示於文八年宋人敢其大夫司馬 也按此說亦不然蓋其八雖不足紀但此為大夫罪不至 其大夫河治之類是也所謂表繫於致者罪在於其殺而 足紀我竊意大夫見殺例皆書名其不名者不知其名故 宋司城來奔二人有不失節之美亦不書名何為是非不 K 解傳帶疑 卷共 在公二十六年 至或以矜其不幸也若夫無美可苦無惡可您者則不言名 而死也然則陳洩冶以直缺而被殺又何罪成武口 闕之不然則史冊之脫失而聖人不敢增經文之道落而 胡傳曰義繁於我則止者其官曹我其大天宋人我其大 三部不為不取矣何故名予唆氏亦曰但稍大大者無罪 夫是也義察於人則凍倉其名氏楚叛其大人得臣陳殺 有罪見被者書名以為此成無罪見被者書名以肥其節 且言非其罪也今公年傳亦曰何以不名果也然則晉教 渝關母氏曰文七 年宋入叔其大夫在傅曰不稱名泉也 孫氏曰曹极其大夫不書名氏者脫之也 傷無所者者也如諸侯之平與其失國皆富名然亦

再放大夫之给我繁子放大夫故难不 閥 不名者等養其說而以為義例之所存則過矣。此 知其名而亦書

齊皆

桶人

币

公獨親

将故以此役為惠志按二十年齊

₩.

此式大夫有尊早故先宋後齊亦未可知。

先偶見

公會宋 人野人代徐

至 尚 A. 魯尤近徐成亦志於代名也持事起于魯西遊齊以 五 永專 弊 a }] + P 年 白凡在以來斯已經營圖紫但人心永盡服則霸 李 一即骨下 一同盟于 故諸侯 氏曰 徐 之事稍有不為奔上各而齊亦諫讓 幽 邳围 伯益之後就 與之者眾宋公心服不敢常先而齊亦 **鱼縣地也 司代徐察治代黨也** 独子两国: 故城在 今 河 不建 H. 北

盡任天下之事矣

春秋解傳辨疑 ~~ 卷去 批 25 <u>۔</u> + 六 千

公矣 胡伐宗臨傳 "秋又伐徐者必戊與徐合兵表裏為專圈之患也,徐內難小但春秋之前已當時上特更 是年春日英氏日穆王之時孫問所王師九夷以後是年春四按書伯禽當征徐戌則代在徐州之成為鲁志舊

故 か 宋 命将而 公 獨親行

汪 77 K 可宋先于齊蓋桓公霸常未威亦若代郊代 少年 代 常常 明 年頭為則齊桓霸業成众故二十

齊先十不三十二年遇于梁业宋又先齊自入信 拿盟 専 人口 宋先 低 于齊齊仍為恭干宋也二十八 不 推齊為首矣然此役家野禍人皆大 年 公之 救 鄭

> 春林鲜角鲜疑 卷其 莊公二十六年 堂二十十年如齊親社未踰時而書至宣以兵革之事不 而不致 為必然 大夫往 بالز 以為安也况僖四年代楚之役奪極親 者 意目 亦 必 狡 役不淹将而齊人同拿則無危殆之憂矣按此說不 代大 岩 有 魯志也信十五 有齊人而 怨子 J.t. 然也好役先傷說而附此以往教之繳此說於經前後以 子班 則 役 徐丑 後 齊桓惡戎而亦惡徐也此時莊公方陸于齊 担 徐 逑 會不致然此役非齊極 遂服务 公以 保具無危子 說於經前後 一年公孫敖 多才而 于齊故徒人代於諸侯 好武故特视 然則其不 以借 皆有合但無他証 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枚 考 将而 之规 胡伴 将以會代之未 将亦木 稍書至豈 17 大 其 床 ĮĨ. 淹 可 尔 敢而以令

明 T0 略 之不 可 謂此役為無之也

錄附 左 傳 回 秋 硥 人 沒告冬號人又侵号

有 月 火 亥 朔日 有食之

二十二年三十一年是也夫周十二月建亥陽月也嫌 人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去年日食在六 關李氏日經書十二月日食者四此年裏二十七年 之月 Air) **唐又蝕陽十月之交詩人所為深憂也。**

月今年日食在十二月萬食於最忌之月其變為尤甚矣

二十有七年春公會把怕姬子兆

左傳曰春公會犯怕姬子逃非事也天子非侵我不必将

諸侯非民事不舉即非君命不越克

彭山孝氏曰犯社氏曰曹七見傳入年盟犯下於此又云

北非也蓋曹當魯北之中耳

與文養齊裏無異也 高氏口婦人無相會之禮伯姬既歸于杞後來與公會是

陸氏日季識之公及齊侯伯姬皆失正也

春秋祥侍辨疑 卷其 莊公二十七年 奏 陳氏田內女為夫人七見于經未有書公會者而會自

姬始由是來朝其子由是來求婦怕姬之為皆未之前聞

前關李氏曰怕姬桓公女也父母沒女子不得當兄弟况 會而為之雖不似文姜之宣淫然非典禮之常是亦春秋 之所禁也故直書于策以義之 與會於異邦之野子怕姬此會或亦借口於母文美之

夏六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鄭伯同盟于出

左傳回夏同盟于與陳鄭服

言諸侯雅桓為霸而共欲為此盟明非霸主所自為耳若

候所同欲非僅鄭伯然也且有霸主而後有同盟之文

霸主之他盟而不言同者是乃霸主所自為諸侯奉命而

題固有不得己而從之者他如諸侯之離題参題永

四年獲成于楚皆有二心于齊令好服也年係稱朝子家姓氏曰二十二年陳亂而齊納故仲二十五年鄭文公之

常徒蔡亦獲成于是是二十五年此與是干故宣子言云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子齊四年二 王月 此士

人口再來回盟之禮以中霸令而一諸侯之心也各宋

我梁傅曰極會不致安之也桓盟不日信之也 陳鄭皆至而衛獨不來故明年代衙

盟內小國党命于大國不得己而從馬者也其小國屬與 諸侯同欲而言同盟此盟鄭伯之所欲而言同盟者也凡 冷嗣孝 氏口胡傳曰同盟之例有惡其反覆而言同盟 之盟非出于勉强者則書同盟所以處同欲也前此鄭伯 有

春秋都有群庭 春素 莊水二十七年 垂當就于醉矣至是齊桓强威有霸中國狼夷秋之势諸侯 盟宣以一人之所欲盟而取眾都以立說我者同盟月是 發而書同盟国為得之但以此盟為鄭伯之所欲而書同 書同盟是必不然辨己見於十六年同盟下具謂諸侯 便齊候得軍也視他盟為愈矣按此說內為惡具反覆 特書同穀孫傳所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也其授之 皆歸之鄭伯于是馬有畏服之心其得與子盟所欲也 同 諸 故

俊書同 來甚矣創伯之難也此將齊桓即為諸侯所其推然猶未 此而 陳鄭後又不 服此盟于與魯宋陳鄭好至而 哉齊極非受天子之命而為霸彼雖得眾而共推之必非 强從大國乎且數梁傳謂於是而後授之諸侯是誰授之 專主盟之權至僖二年盟黃之後始以霸令率諸侯而不 以從同同矣又安可謂其愈於他盟而子之即の前題于 被之之謂也况十六年同盟于幽既請公以示機此則可 非 同欲但以其無所推尊故不書同豈亦可謂小願之 衙獨不

泰林辨得辨疑 秋公子友如陳葬原仲 彭山寺氏口原周畿內色今河南懷慶府濟原縣西北一 十五里原城是也蓋周大人之承邑而因以為八仲字也 左 原仲者天子命仕于陳以為卿者也靠原仲公子及之私 傳曰秋公子友如陳華原仲非禮也原仲李友之舊也 泰共 我以二十七年

高氏曰公子遂如告菲晉襄公叔乃如宋菲宋共報皆再 事而請于君以行也 樂國此不言葬陳原仲明非國事也 **戊日書葬之意直識季反之行爾臣無境外之交况以**

私事而出境于此不待敗紀而惡見者也 陸 议 川吳氏曰無會葬鄰國大夫之禮李友與原仲有甚欲

仲之非命卿即可尼葬諸侯例稱諡配以虚位而稍公蓋

被國之稱而稱之所謂葬從主人是也若夫大夫未常

人嗣之而未當安命也若然則與儿大夫無以其今之葬

桶字果從主人之常禮矣然女叔此為命聊又安見原

或者謂原伸非命即亦如齊之國高先世替命于天子後

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及必有獻非威世之事春秋大夫私 請於公矣以非公朝之禮難請于公是亦私行耳被即禮 行而遂交政于化國聖人特書公子友華原仲以示成 皆不書逆此書如陳華原伊尤異於華諸侯之使是李友 齊如苦自為送船二十五年叔孫始如宋為李平子逆 汪氏日傳五年公 孫茲如年娶馬文六年李孫行父如 行友之會華原代之受皆非禮也於歲之 聘且娶文七年公孫教如莒祖閱且逆女成八年公孫娶 會其華請於公而公命之行故書大大無私交公之造

本林鄉傳鄉東 泰夫 最公二十七年 耳岩 當字而不名况至於華予盖葬而稱字是心會葬者之所 同中特於此無異稱馬此如宋水公爵及其華而仍稱公 常然在原伸或亦有别原仲為天子之命卿即其生也 **渝關李氏日何氏日稱字者非從主人也按此說因禮** 防衛杜浙之意也 以此為既葬之例無以辩於命卿之生而不名者矣

經 133-415

春秋群傅辨疑 益共 莊八二十七年 母 ---- 諸侯之禮班韩桓文之霸主亦造做者往上卿而會菲諸 之輔也大臣當國而輕出以菲鄰國之大夫非所以崇國 隨體嚴憲之緣其不然大夫私事不繁于公家之策故凡 體而正和惡也春秋於此不獨各具私交之非益亦青其 侯者經必書之以示歲况以上師而葬外臣乎夫卿者國 華之害公義矣私事不見于經此何以書曰諸候無倉華 邼 不書盆也何於原仲之葬不從上人之稱驗而止以字樂 諡 呈不可稱少係十五年裏夷的之廟經於内大夫未 當 不 越境送女者經告不志其逆何獨丁此而将者之哉。胡 仲亦 行私表不正矣是故孝子追王制委國事越境而會華齊权以王朝大夫而來聘尹氏以天子三公來告其喪証上 本之書也京師語夏之表也祭伯以寬內語候而來朝祭 非君命不越境何以通孝子之私行而無敗予日春秋端 君也然則不稱虚也而稱字已可見具降於右矢何項並 盐或亦為私家之事而略之或以為大夫例不書證降 日公子友如陳菲原仲私行也人臣之禮無私父大夫 稱諡以降之且益命於右而為天下之公典字既可稱 小富從使國 古 者人臣無私灾季友與原仲有舊故狗私情而往 之稠 ų. 驗與字並書矣經獨稱字而不

血

諡

其在本國

例皆以

字配緣如共仲成孝之類今葬

冬把伯姬來

本秋特佛辨疑 卷去 并小二十七年 黑米年都也 大知古典 行直東回東大郎日來歸阿氏日京

弟来而必書春秋於男女往來之際嚴矣 胡傳曰其曰犯怕飯來者不當來也女子有行這父母兄本林轉傳辨疑 養去 并心二十七年 里——

而來改書爾趙八曰凡內女稱來不宜來也合禮者常事不書盖非禮

高氏曰伯姬春方出與公會而冬人來何其不安于把也

伯姬之越禮可知矣伯姬之後惟書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汪氏日春秋內女之適諸侯惟妃怕姬四書來一書會則把伯不能制其妻如其國何

渝關學氏曰左傳以為歸窩然伯姬非莊公文何得言歸亦非禮也

春秋拜得拜疑 卷去 并以二十七年 里…………朝孟亦求春親魯之意永可謂伯雅之春會冬來皆為把 果在公文則以婚朝翁何須怕她之來然怕姐妹也在 國事而求接或思家人而欲見之俱未可知已而犯伯來 於其際况以小事大自是大國之所欲今欲來朝何處會 凡也怕姬通杞是亦姻親之相好者秦無他嫌何至致難 南之禮夫春會永至鲁即使伯姬為莊公女亦不為歸宿 人之見絕而先令婦人觸通其意子然則怕姬此來或謀 至此而又來尤不得謂之兩度解衛失彭山李氏亦 甯胡供亦主歸宿就以春舎丁兆冬又歸魯為失咸一歸 班為莊公女且謂伯姬此來為通把伯将朝之意若伯 公

苔慶來逆叔姫

伯來朝計魯人許其朝而後朝心

嫁女于大夫而公自主之非禮也為其君逆則稱女沒編本逆女尊单之別也何以書諸侯胡傳曰菩慶莒大夫也叔姬何以稱字大夫自逆則稱字 彭山季氏曰慶莒大夫名叔姬者杞怕姬之姊也 陳氏田諸侯嫁女子大夫必使大夫同姓名主之昌為公 親馬則答慶忧也隱桓莊之際告當為强國入向取紀年 以公之自主之公之自主之則敵敵則首矣 人口 台慶非有君命也叔姬非通諸侯也何以得書乎

臣石

木國之臣

何

不可娶他邦之女意大夫之娶於他邦

制之得為者也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遂女非禮也

慶之敢坑也 分子慶父吾君特會外大夫自浮來之盟的以是知

又自為之主其不君亦甚矣 婚尊人以為大导苦慶微國之大夫而莊公以权姬妻之 汪氏曰宣公以篡得國侍齊為援而齊人止公為高因來

春秋辨侍游走:卷六 莊公二十七年 而圖婚非禮也按果脩之問不出境益問無故而外交者 也先儒多認為在公女該兵。或曰古者大夫來脩之間 説詳裏二十一年都底其來奔下の取破不相子與伯 耳婚姐之正原非外交之可比若以娶於他形嫌於外結 不出境則不娶於他邦從可知菩慶野高因以大夫即會 同蓋皆桓公女也怕姬與叔姬為姊妹盖皆莊公之文弟 强接之私則大夫之承君命而轉也邦名未當不與外大 賜族者手肉是言之即使旨處果賜族例亦不可稱氏矣 芝年夷與భ底其 和果我和快和黑脏与不書氏宣旨未 名者接于我而得書者亦止書名而不書氏故答慶答智 大夫固有未賜族者但小國之大夫例皆言人而不書氏 谕關麥氏日杜氏日苔慶不稱氏未賜族按當時公族為 接何不應有結接之嫌予且他那之士可為本國之 姬

春林料傳辞疑 林構傳辨及 春天 莊公二十七年 署 ———各二此年皆慶宣五年齊高同是也落怕姬亦宋大夫妻 也怕姬公族之女為大即親迎亦不可以書通傳二十五 之内女通大大概不書歸 年萬伯姬來连婦所逆者乃公女而亦公定之也故亦書 以是而特議之目亦可青其越境逆也。外大夫書通 高周之書來逆乃為公自主之在彼為抗尊在此為隨體 經止書如而不書逆可知親迎不為非禮失歌則首慶齊 迎之正而謂其害公義裁觀內天夫之往犯部而親迎者 於齊又自齊葬於為是亦私行也喪罪可私行安得以視 通臣子之情而使各遂其私不必有也樣也如爲了 私行者養為爽華婚姻等事而行耳人召於此亦未當不 按大夫可娶於他 胪 於真早世 禮目 和自可親迎于彼國親迎為人道之大 大夫私行出親必請及必有獻所

祀 门府來朝

ŋ

佰

張 代日 化国小力 而子盖浸以微弱也 被 故降爵以自脩於小國紀之自候而

蓋具朝觀貢賦之屬率以子男之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 伯 子口 祀 国最小春秋所書 初稍候已而稱伯已而稱子

書之非段之也

渝關安氏口爐陵李氏曰周封三恪獨微子以三仁之賢

春秋精停辨疑 忌去 莊八二十七年 置 ----等耳且桓公之篇三書犯侯經有明徵不應皆誤雖東接 而 由是知祀之始封未必無百里也後則削弱耳及其削弱 無大功德然封後裔以祀其先王豈不可錫之以侯爵子 紛耳按此就是謂化本伯爵也大拍于王者之後稱公以 然也蓋三格不必皆公爵陳備三格而爵侯意紀亦與陳 把為公爵者固非謂東樓無大功德以把為伯爵者亦不 王 家陳以武王之賴其利器用妻以元女故宋爲公而陳爵 侯把之為侯水無所据但胡氏略而不言註公羊者抱 侯之上尚子是故論三恪之實則宋以做子之外作實 兹東夏紀班王者之後然東樓本無大功德宣逐鍋以 得以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故其命之日庸建丽于上公 自降為伯又降為子又子與伯無定摘未可以此年之 者之後稱公註左氏者泥于桓公編北侯之誤為是紛

書 伯為本爵也

也立編在他立編在保田王使召伯康賜齊侯命且請代衛以其女子 頹

為受命之伯矣傳二十八年晉文亦利受策命于王是皆 渝關率氏日王錫齊侯命者賜命為侯伯也齊桓至是 王朝之大典思寵其重於此矣在桓丈未必不告諸侯而 侯未有不賀者然皆不見了經何也意者極文以 强

馬而用法春秋草王之養安在失概意也不然桓文之他事皆書乃獨於王朝思寵之大嗣我沒而不書所以正天王以正伯主正霸主以正諸侯之於沒而不書所以正天王以正伯主正霸主以正諸侯之成有王命而王靈亦不重也蓋桓文不知有王何論有王得諸侯天下之權勢盡歸于霸主則是無王命而霸勢已

彭山孝氏曰幽盟百同大會也而衛侯不至城濮之會蓋社氏曰城濮衛地公會齊侯于城濮

春秋輔侍辨疑 代衙之命於是而相謀馬固有之矣然獨勢不强於宋魯與代戒也遇見三下年 按諸說皆謂謀代衛蓋奉天王 謀代衛矣然魯兵不與代衛者亦猶魯濟謀伐戊而魯不 齊以鲁衛兄弟之國而使魯說之來歸也齊桓其亦可謂 謀而後 何将於三月之後而魯兵亦不從行耶 能修訓典而不急於務武者歌先儒以為張代衛則 齊之伐宋後為也未開其先謀丁他國何至於衙必與魯 于此定其交而後加兵于人所以見具謀之審也江氏曰 渝關孝氏口杜氏口將討衛也張氏口齊欲討衛而會魯 欲 恃 粤 代我即代山民而遇魯濟以謀之盖亦齊人將達 後以情他患爾非欲資具策力也衙非山戎之 卷六 在小二十七年 代衙

> 春秋料傳辨疑 嗣之道乎為齊桓者宜於此時申天王之命諭以大義、 林鄉傳辨疑 冬共 莊小二十七年 選 獨為恨而欲移怒於其子若衛亦又無他罪和豈罰弗及 罪而共計之然於彼時級惡勿問令己易世天王循以立 桓之意果欲其東身請罪于天子即抑第欲其服從于己 無事于代矣今會于城濮而欲致衛未為不可但未知齊 其水分請罪于天子若果服馬而奉令惟謹可以報王而 又抗惠王而立顏罪不容誅矣是即王命不來亦當督其 與謀者致備之事木可謂其專謀代也然則王命代衛而 往至被地而今其易就彼若來服衙可以止意此會之相 則于魯地齊地亦無不可何為這至衛地而相與從又何 可比何 不即代乃為是會以致之可予回可衛朔抗莊王而入國 為運至三月之久而始代裁或者齊桓霸業己成役以信 而已即此公私所以分恐齊桓不能脫然無私於其間也 養服諸侯而不輕於聚京也盖欲為在之致衛侯故相與 觀其代衛戰勝而取略而運則會桓之情概可見矣 須先謀于魯而後舉兵以使果為謀伐而為此

と

冷開 李集風 和 和 個 四 個 四 個

有 ·\ 年春王三月甲寅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

粀

いく 仁 左傳 戰齊衛旨無王室也故皆人之 山 金 日春齊侯伐衛戰敗衛 八曰按此齊侯奉王命以代衛也而今秋皆稱人 師数之以王命 取账 而

陳氏曰前稱人疑之也數之以王和取縣而還是桓公不 ۲, 王 命討衛也

春秋轉傳轉裝 表十七一脏公三十八年 之所為管仲有不能盡致力者於此事可見矣 呂氏曰管仲在而齊侯不以王命為重取縣而還 륏! 桓公

经衛 魔陵李氏曰按去年同盟于幽衛己不至桓公母亦本有 戰兵伐齊而 戰其事同然蘇戰以宋 及齊此不以齊主之 新人而不書齊侯不然果奉王命討有罪何不書齊侯與 伐楚同乎內春秋書代而戰者三齊代衛而戰宋代齊而 吟 不 ス へ 炒 八相艳也 * 顧今而討之又以取縣而還其事無足詳也故春秋書 棹 之心 公方屬伯事周當聲罪致討以明扶王之義乃起然 因假王命以代之數當十九年衛燕立子顏之 春 秋 我書人而歌書師者三紀戰之無人城

> 於伐之上則齊方至而衛 知矣艾陵之戰日在伐下紀之戰日在戰上而 濮 柏舉之楚人敗綺写稱 ٩p 師此獨書衛人敢續則 严可 -**t**v JŁ パ 彩 衙可 Я

春秋縣傳縣提 養士 在公二十八年 戰不言 伐伐不言 日而書日者戰之日也見齊人奉都伐 伯之師直與交戰則是衛人為志乎此戰故以衛主之也 深疾之也而聖人之情見矣 亦唯命則可以免矣今不欲詞請罪而上逆王命下柜方 罪方以是日至而衛人不請其故直以是日與之戰所以 詩歸司寇服刑可也若惠徽康叔不派其社稷使得自 命聲衛立子稱之罪以討之也為衛計者誠有是罪則 是王使召伯廖賜齊侯命且請伐衛則齊人舉兵乃奉王 而受兵則其以衛及之何也按左氏衛害伐周立子顏 胡 傳口春秋紀兵及者為主齊人舉兵而代衛衛 人見伐

而書及敗績不言人而書人皆罪街 £ 氏曰 戰不言代 而書代代不言日而書日 被 代不言及

嫌 ے 韭 谕關今氏曰據左傳是齊侯伐之也經不稱侯而 1 越十年而衛又易世今乃感錫命之寵懷盟此不至之 可 伯 特假王命而以軍師致伐 者之罪也曷罪乎伯者罪其不即討於代周立颓時 14 衠 朝廷天王之命而入國後又代周以立額菲不 也 兴朝 衛己易世猶可伐乎 柯

春秋解傳鄉疑 卷花 我公二十八年 若非齊侯在師就敢專受而專還乎至於齊人之張奉王 與師必不使大夫柳豈有将卑師少之理且其党略而還 勝又不能執衛侯而歸之京師以聽命於天子衙乃取敬 命以臨衛都衛必不敢以将甲師少學之次夫抗命急戰 也衛使書人其罪固易見矣の胡侍曰齊稱人将年師少 而還豈得為仁義之師哉故春秋眠而書人所以深罪之 不能以分心行義樂班奉王命而實未當尊王也幸而我 衛侯念躁不自安恐亦不專使大夫將也若專使大夫將 也或曰齊衛稱人皆大夫也按此說俱不然虧奉王命以 未能蓋前人之 您矣於是而聲罪致討自不為過但齊桓 二君會于城濮以致之而衛赤竟不至可知其抗王藐伯 其子亦副立亦未必請命于王而供臣子之職也觀齊夢 容珠矣若以罚弗及朝之義律之固不必移怒於其子然 年代山戎亦獨齊人蓋與此同或謂齊桓不欲煩諸侯故 人可知是為君将而深責之所謂前人衛人者皆收解也 不動列國之兵欲始薄伐以眼衛故不合列國之表者然 私諸侯所以張其伯勢之有餘也故止以單師往平三十 日是役也何以無列園蓋齊桓情己之張不欲分功借力 是休養四都不極兵威以產叛國之道猶若可取矣觀 續例稱師何以異於常例而又稱人手敢績而亦稱

春秋報傳轉發 春本 在公二十八年 中 治人之義也夫惟桓十年來戰于即不以為主戰是又一 都定四年柏樂哀十一年艾陵皆以中國及樂夷之辭也 夫內魯而主魯內中國而主中國內外之辨回以尊魯葬 也傳二十二年孙二十八年城濮宣十二年郑成十六年 九年乾時信二十二年升徑成二年鞍皆以內及外之解 為忠乎此戰者也若夫桓十三年已已之戰十七年美社 年新築昭十七年長岸哀二年鐵皆以及之考為主所謂 年韓十八年獻文二年彭衙七年至孤宣三年大棟成二 園郊之類而齊又能 仲大義者也然園却時有劉軍子朝 天下之故莫有大於此者代衛之兵乃昭二十三年母人 召伯康赐齊侯命且請代衛以其立子頹也如此則事關 義也〇彭山李氏曰按左氏衛等代周立子顏至是王使 中國然春秋以寡思息事之道反求諸已或亦先自治而 則皆主中國盖亦不拘此例兵如此年衛及齊戰傷十四 故以及之者為主然內與外戰則写主內中國與藝夷戰 子之加刑咸の經書及戰者二十及者為志予此戰者也 之亂哉且五大夫作亂因蘇氏奉子顏代王不克宜如蒜 之亂經皆備書而此獨略馬何所張本而見其為討子極 義舉何惜於勞諸侯又何惜於大仲天討執衛侯而聽天 春秋之晚而稱人 恐虧桓未必有此情也使其以公心行

春秋解傳辨疑 巻之 為不書柳或書前不書碎夫前葬不書總難定其有無然 盡與得今也如天王之前蘇事亦其重於比矣經或崩葬 秋解傳樂疑 卷 芝 莊公二十八年 五......有接 勞于踐土国可於公朝王所見之然觀下勞之事為非常 書崩不書葬豈其天王終未葬耶又晉文戰勝而天王下 史有洋路義有去留故前後所書不必其盡同而亦未當 事傳有而經無遂以經之他文例之而謂傳說不足信似 傳之失誣也今依傳説以求經旨而經旨可推則是左傳 全绿而直載之是以不合於經未可以經之所無盡以為 可謂其無有哉蓋春秋之筆削別有精義傳特據其事迹 可知策分冊文為侯伯亦必有之乃其賜命亦不當亦安 不知也左氏之浮誇如此而謂可以盡信乎按此說因諸 桓公本為圖伯與師非規規於為利者是併伯者心事而 惟事失本真而亦自陷於誣妄矣至謂齊侯取略而還則 求之於經例皆不合而欲擬拾傳聞之說以附益之則不 之為功於春秋不為不多矣若以爲浮誇而欲盡廢之是 勤王討贼而春秋之所催見者也於法尤不可以不特書 王居于状泉穴書居貌权謀納王而殺子頹及五大夫則 獨宜如尹氏立王子朝之書立鄭的以王歸處縣宜如敬 崇王後王室亂之書亂蘇子奉子獨奔衛衛師代周立子

夏四月丁未邾子瑙卒亦為妄而己惡乎可

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遠族嗣是為文公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遠族嗣是為文公 王東京是在傳回晉獻公娶二女子戎大戎城生重耳小戎子生夷本晋伐疆戎强攻其上明武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园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世状君之宋也蒲與二屈君之疆也不可以無主宗邑無人意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是武功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志也若使大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是不可以發展,是正 莊公二十八年 不遠族嗣是為文公汪氏曰瑣在位十二年子遠族嗣是為文公

秋荆伐郭

夫猾夏之罪直書而自可見不待眼而状之矣 转宜當君臣而稱人略之也至此仍以國學道其常爾若其稱荆得無以其猾夏而状之乎曰非也二十三年之來也故伐之伐在鄭而實所以挽齊齊人於是乎不容已妄為關李氏曰去年同盟于幽鄭文公與馬荆惡其貳於齊

公會所人宋人牧郭

教操傳曰善我鄭也

事见4个都之義也故書牧鄭善之也齊人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鄰之義也故書牧鄭善之也齊人主兵攘夷狄安中國之胡傳曰鄭人將奔桐止諸侯敕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惠恤胡傳曰鄭人將奔桐止諸侯敕之楚師夜遁是得救惠恤

'盖天下大勢所在 程子曰虧桓伯主魯望國宋王者之後比較鄭制楚之始

也我公不顧荆人一聘之私而勇住於伯主之義春秋所經際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聞三年敬邢僖元展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聞三年敬邢僖元展陵李氏曰經書桓公之救五此年及聞三年敬邢僖元展被稱傳辨與 卷支 莊公二十八年 七春秋稱傳辨與 卷支 莊公二十八年 七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復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楚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後加兵于鄭鄭則在王畿之內彭在春秋時他國皆不及

臻於撫女之命又懷貳而逃歸明年諸侯伐鄭圍新城又徑之師以聲罪于楚自是荆蠻临服矣然首止之盟鄭伯以圖之二年三年荆楚荐致侵伐于鄭齊桓於是大舉次年齊宋又遇梁业以謀之僖元年楚復伐鄭而諸侯會檉汪氏曰楚自十六年伐鄭至是又伐而中國救之三十二

予也

他伯者為愈矣 楚而敕鄭也經書教者二十肖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视 楚而敕鄭也經書教者二十肖三而齊桓居其五桓公视 功豈可少哉孔子曰徽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實予其却 之世桓公甫沒而鄭伯即朝于楚然則齊桓攘夷安夏之 以平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脓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明平齊人伐鄭而鄭伯乞盟請脓自是鄭服中國終桓公

春秋轉傳轉獎 春山 我心二十八年 於乾時之敗抑豈可謂真能師者且所以節制之兵必有 有君将者不必能師而始令其往魯莊難屢勝敬而未免 良将以統之即使魯莊不行何慮其罔濟而必請公自将 馬桓公可調善用諸侯者矣按此說疑未必然蓋凡役之 今得此敢而全則其有功于鄭何如哉春秋於此誠善之 夷在天子討而不代乃可如比宣伯主而敢騙送至此哉 以為功哉此或齊桓徵兵於魯魯莊好武而欲借此媚齊 師者也故代徐牧鄭皆請公自將以為功而齊人宋人屬 也趙氏日軟鄭之後昌為獨使吾君親之齊侯以吾君能 夜追所謂知難而退者也若非此救鄭班有人亦必難保 之勢危甚矣前人以伯國之强分二大國急救之而楚師 于桔枝之門家車入自紀門及遠市鄭人将奔桐止鄭國 冷關李氏 日子元以車六百乘代郭楚師之勢烈甚矣入 公雞親行而齊人宋人之師未忍屬公而聽其制命使旨 未必齊桓之請分将也不然齊桓不出持請分将以樂發

可見矣

冬菜都

都陽為氏曰工役之多者書城工役之小者書藝子所食色蓋在針畿內之地也水經註曰東平壽張縣西北三十里有故徽鄉今接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出一十里有故徽鄉今接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出一十里有故徽鄉今接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出一十里有故徽鄉今接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上十里有政徽鄉今接壽張故城在今縣南九十里計本代司帝乙子對於徽東平壽張縣西北有徽子郡

此說不然楚业本新造經不書祭而書城齊人將祭薛薛剛書祭臺則書祭圖則書祭都邑而書祭者創作色也按問矣其不城一邑不祭一園變民力而重農事者惟傷公果臺者三城邑者二新延廐者一比事考之而莊公之罪耳以曰十二公興力役奠甚於莊公孫館者一祭邑者一品於

大無麥禾

胡傳曰其志不視歲之豐山而輕用民力於其所不必為

張氏曰本维用民力之時而下書大無寒禾則祭都之不

則非人君之心矣

本有舊也嚴文公亦言築宣可謂書城為完舊書張為別

不是不止二數不升而已則二麥 秦稷稅稻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數字皆從則二麥 秦稷稅稻俱無蓋禾者穀之總名故凡數字皆從汪氏曰二穀不升謂之 饞五穀不升為大機今大無麥禾

土氟不養故参禾不成也犯氏曰此年不言水旱而得無數禾者服度日陰陽不和二物並書不應麥先於禾其說非安杖以所收之次為先後也黃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秋以所收之次為先後也黃氏以麥禾為一物而曰若果數山李氏曰麥謂二麥禾謂黍稷稻梁麥熟於夏禾戒於

> 春秋轉傳鄉鎮·春屯 莊二十八年 主 總書之如桓宣之大有年與有年宣裏之機與大機野富 皆由大水今萬大無麥未而不舊灾 非無灾也急者天灾 更甚於大磯無麥禾不待言大饑矣然宣十五年之機由 不至此也〇大無者一無所有之謂也大後甚於饒大無 知之而後告禮于鄰國則其昏愚怠緩亦己甚矣恐當時 則是為之君臣全不知歲山至歲松會計而後知之及既 無之下又書告雜使於歲抄制國用之時而後知其大無 於冬奈何以戴功之不成而謂會計不足而後書哉觀大 八月九月十月也此時歲功告成而麥禾俱空故於是少 裁功之 既成而書之非歲抄制 國用之謂此周之冬夏之 雖山何至告雜于鄰國耶若夫書大無姿未於冬者蓋於 **喜灾及有任其各者矣此春秋之微意也** 未必致此極或亦妨農病民補助不及而致之致之而不 **鑫媛莊七年之無麥苗宣十年之稱襄八十四年之大雜** 雜于齊然後見其倉廩竭而蓄積不備耳若或有備年歲 以麥禾之大無而以為倉廪之皆竭哉惟下書城孫長告 於場無所不備而智聚馬其非倉康之所即也明矣果何 稻秫成渠之屬皆未也同聚也據此則麥禾出於野而納

臧孫辰告雜于齊

團語曰魯機城文仲以兜主與玉祭如前古雜斯人歸其

玉而予之雅

生文仲辰辰是臧傅伯曾孫孔氏日世本孝公生傳伯猶猶生哀伯違違生伯氏餅餅孔氏日世本孝公生傳伯猶猶生哀伯違違生伯氏餅餅彭山季氏曰臧孫氏辰名是為文仲公子猶之曹孫也

②心何以為國故書城孫告雜以病公而戒來世為國之之前傳回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期傳回古者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年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積而虛竭如此所謂寄在公享國二十八年當有九年之食九年耕餘三年之食今在於韓傳辨疑 春芝 莊公二十八年 基本林轉傳辨疑 春芝 莊公二十八年 基本林轉傳辨疑 春芝 莊公二十八年 整梁傳曰告請也雜雜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教梁傳曰告請也雜雜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教梁傳曰告請也雜雜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教梁傳曰告請也雜雜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教梁傳曰告請也雜雜也國無九年之畜曰不足無六年

使也分外傳紀如齊告體而春秋變文書白告體于齊所經書王臣來承愈則有求於我也書如楚乞師則有求於名而不治實之厳也無人慌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治名而不治實之厳也魯人慌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治名而不治實之厳也魯人慌其名而以急病讓夷為功如齊則其解緩告體于齊則其情急所以幾大臣任國事不知務也の劉敞曰不言如齊告體而曰告體于齊者言不知務也の劉敞曰不言如齊告體而曰告體于齊者言

齊桓殺灾恤患之心其亦伯者之質數以者魯人請雜之急也矣此五禁曰母過雜齊人與之雜

春秋輔傳辨疑 表花 也故以自行為文按此說皆不然言臣行則君命自可見 通經之中內臣之行並無稱使者不可謂皆私行也且喊 日為內諱故不稱使使若私行趙氏曰譏戚孫為政無蓄 告雜機也較深傳曰不正故學戚孫辰以為私行也范氏 十六年分子遂如楚乞師何不亦為之尊內子殺人者不 告者平解也葵止之命曰無過雜蓋古者本有通報之法 不書乞而書告得非稅其解以尊內子曰非也乞者早解 孫長為政無蓄經本直書告報以示識尤不須使若私行 城操長之私行君子之為國也必有三年之安一年不熟 〇公 羊傳曰何以 不稱使以為 城猴辰之私行也曷為以 可見桓公管中能富其國而有餘栗此感之所以能怕數 嫌於書乞直生人者反嫌於過年子有以知其不然矣。 過柳以相求故以平解書之若謂尊内而婉其解則傳二 但為人不敢徑雜故須告請而後可行耳禮雖恭而未當 而為之諱矣の傷小三年左傳曰晉荐饑使乞體于秦今 計難免君子之譏矣然不告雜于他邦而獨告雜于齊又 制論之魯之君臣不能厚積防灾而特出於無可如何之 渝關李氏曰以重臣往告權可謂急民事但以經國之常 在以二十八年 南

之情可見矣 之情可見矣 之情可見矣 之情可見矣 之解之報或可書之以志其不仁今而與貜蓋亦紹聚於我不可言歸粟矣然則何以不葛衝人與雜也曰問數分報所人與之體則是令我得買殼於其地耳朱嘗製口報所人與之體與之體則是令我得買殼於其地耳朱嘗東口歸粟者總栗之辭也與之雜者通體之義也何氏曰東口歸東者總東于蔡今齊與之雜何以不書虧人來歸定五千經書歸東于蔡今齊與之雜何以不書虧人來歸

二十有九年春新延底

春秋舞傅鲜疑 卷石 联公二十九年——————————家氏曰延鹿馬関之名周禮天子十二閑諸侯六開孔氏

乾為馬故六聚而二百一十六匹為庭敬曰先信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在易敬曰先信請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在易一收入六聚為庭庭一僕夫六庭戒投校有左右の建伯養東之來馬一師四圍三來為中早一趣馬三早為繁繁正義母庭為一閩開有二百一十六匹周禮校人掌王馬

公羊

侍日

斩

,延鹿者

何

修舊也修舊不書此

何火

不修

勤於力則功集罕民勤於財則贡賦少民勤於食則百事樂贏者也故教集傳曰古之君人者必時視民之所勤民宜陽今年早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恶而領益會所謂時試曰不時所謂時者非時日也人因有利不利時前年秦拔明傳曰言新者有故也何以書音韓昭侵作高門屈宜曰

為己於 人名泰利 告報于商冬菜都春新延厩以其用民力廢兵大無麥禾 告報于商冬菜都春新延厩以其用民力

不恤周矣去冬大無麥未而今春新延成底有肥馬民自飢色可謂去冬大無麥未而今春新延成底有肥馬民自飢色可謂有餘而謂之長府也禮凶年歲不登馬不食穀馳道不修在飲而謂之長所以養馬欲其富故馬底謂之延延長也循庫藏欲其王氏曰養馬欲其富故馬底謂之延延長也循庫藏欲其

竟年所宜為 再 · 彭山李氏曰庇養馬之處莊公好武欲養馬於新之則

海属李氏曰或曰新廷庭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按延殿 海属李氏曰或曰新延庭新其舊而又延廣之義按延殿 海國李氏曰或曰新延庭新其舊而為之則守曰新而已新與新作自當有別左傳謂新作及馬 其以延庭為庭名則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 其以延庭為庭名則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 其以延庭為庭名則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 其以延庭為庭名則是但於新字下加一作字未免失其 本於而經不書雄門兩觀災記新作品內背新者何言新 不修而經不書雄門兩觀災記新作品內首等 不修而經不書雄門兩觀災記新作品內 是書其書者符非禮之則延庭者亦指府非一而有長 也面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庭之儀非諸侯之庭 也面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庭之儀非諸侯之庭 也面門者天子之門非諸侯之門也延庭之儀非諸侯之庭

春秋鲜傳辨幾 杰定 審之也古者力役之征民皆裏種從事未當仰食於君也 恐當時不如是也且周禮以荒政十月二聚萬民其四曰 不足句可持處以鉤其工於民必有所濟君子獨将取之 里故常催役而上給之食若此時而亦上給之食雖圖用 是上給之食耳在後世既任庸徭以銀錢不復派工于閱 故凶年而動力役春秋機之若夫與工作以聚失禁之人 此說不責其病民而徒咎其損上亦未就春秋之時事而 之急而猶典不急之役何能公之不知務乃至此極即按 亦云可也今大無麥未倉康虚竭乞雅于都邦以敢朝夕 储蓄倉原實府庫充則與工作以聚剪民使無轉徙之志 之一事也而春秋書樂郁新延鹿以議莊公何哉夫國有 書之記可信乎の汪氏曰與工作以聚失業之人亦荒政 弛力以民飢不堪役故恩之未聞以興工而爲較荒之策 傳天子之制皆有所考而延成則無聞馬亦以為借而特 听得為者耳未可專以得制論也况南門雄門及兩觀謂 至矣他或修舊之不書者蓋皆合於制而又合於時為其 而不書非其時者亦不以其得制而不書春秋之重民力 及雨觀而何視之哉然則或非其制或非其時不以其徵 書之未嘗皆為其偕也奈何以延庇之新亦與南門雄門 築書新書新作大 孤皆力役之事難一館一臺之做必悉 在八二十九年

也奈何執後世之荒政而論古哉

夏鄭人侵許

春秋舞傅辨疑 卷芒 又未可與彼例論也或者許之為許上不及大國下不将 愧於此 耶方有 敵國外患不能修德睦鄰而報怨稱兵肆 伐楚以至會谁許與同事者凡九則是許國差強於膝滑 許之由或以荆之伐鄭許人曾 為之 用或以齊來魯皆自 亦安知非許近於楚而服齊未深故每觀望而為依建之 此說亦有可疑齊極不欲煩小國国見伯主之寬大然自 其侵掠豈謀國之道哉葛鄭人侯計而知罪之在鄭兵按 鄰何以侵之豈去年荆之伐鄭許人曾為之用而鄭人有 侵某恐怕權未必至此也彭山李氏曰許本預盟前鄉時 可知由是言之則許之背所與否俱難定其必然鄭人侵 **计是以或至或不至齊桓以其小且遠也而始容之亦表** 獨無懷而不見責若以此役 為齊之命齊人未出而命某 逐方来收而許師不出又或以 別有他嫌而鄭怨之俱難 以園小與滕滑同故桓公不欲再煩耳非背虧也鄭與為 說不無可疑許小國也自盟幽後不復與拿齊桓於彼何 齊桓之會鄭人侵之或齊之命歌自後許始從中國按此 冷開李氏回張氏曰許鄭世 雌也然許自盟幽之後不與 國又或因時而强弱不同故前後諸事之有無亦異然 我公二十九年 大

之說欲主一記以為斷哉 與為己齊之有命無命與其責鄭不青鄭而於信疑難定 鄭人之罪狀已明又何翰夫許之肾齊不皆齊鄭之為齊 **陵的侮郁夫目義之不得為者春秋直書其事以示讓而** 姑容之是亦事情之難定者也但據經文考之則鄭人之 於許齊桓曾許之又或齊人重於失節聽其文過之解而 見矣然不聞齊桓之青鄭何也或者鄭人來清而欲有事 定其執是伯主在而私舉兵又渝信而侵同盟之園都罪

秋有蜚

春秋舞傳轉最 卷云 在公二十九年左傅曰秋有蜚為災也 公羊傅曰何以書記其此

生為蘇臭惡公娶齊淫女故對至天戒以為将生臭惡聞 劉向曰張色青非中國所有南越或暑男女同川淫風所

何氏曰蜚者臭惡之虫也象夫人有臭惡之行言有者南 於四方也

劉氏四回有者所以明其本無也觀為不經濟而其非中 之不足異而多則為異故不言有而言多為照中國所多 越威暑所生非中國之所有 團之物髮而一至故不可言多而言有處中國所有也有 也多不足異故不言多而言發與

春秋報傳辨是一巻七一班公二十九年 雅通志本草必舊時為地所無至此始有而後因以為常 死見則其國大疫彭山李氏曰羅氏以娶為員機能本爾 物春秋因不宜書有而李彭山謂魯至此始有後因以為 東曰 裴員攀一名阜泰即蝗子也據此則員攀為常有之 以為員裝持日超越阜然朱子係註日阜為数也梅八字 耳汪氏謂員繁常有而取山海經以對為歌之說則怪亦 甚矣觀數字從非從虫必出之 能飛者恐非默也按羅氏 考劉氏曰蜚状若牛而白首一目虬尾行水則竭行草則 歌但員盤常有當如書於書與不當書有好并識以俟參 爾汪氏曰爾雅通志本草皆以聖為姦獨山海經以張為 既食稻花又其氣自惡能熯稻使不審春秋書之當由此 集稻上食稻花田家率以蛋作擬拾置他所日出則散去 二義皆有之蓋書嘉木而不常有之物耳 色青而臭惡未當言其形亦未言其為負数也姑從比就 尾之獸亦可稱數又何疑於薪類之同名者耶劉向謂數 物具者也一物而有数名宣不可数物而為一名一目虬 謂蜚者別為一物而後人以負變阜鑫亦稱蜚則名同而 常恐此常物之易生者亦不應魯國之先無也意春秋所 冷閣李氏曰 新安羅氏曰 夏攀今謂之聖態為好以清旦 而闞他說之疑可矣〇書有蜚左傳以為災公羊以為異

冬十二月紀叔姬卒

彭山李氏曰叔姬書卒者為人聞之而往吊恩禮有加馬高氏曰復繁之紀不以節易紀也

尽秋柳傳樂疑 偷屬李氏曰 而錄之以示勸其義似正竊以為猶非春秋之旨也盡凡 於夷扶如晋之惠后者可為慟哭流涕者矣按此說謂賢 七以勸後世以此坊民猶有德體展后國亡不能死安身 賢而錄之家氏曰春秋以叔姬不為國亡變其所守持錄 容跡越豈可以其賢而加厚将與正編之禮無殊哉夫叔 禮始書葬叔極以妥勝而書卒菲惟據其成禮而誌之夫 而特書卒書葬哉夫春秋之法卒而成禮始書卒葬而成 亦所以致議爾何幾乎楊庶之辨草界之等自有常經不 臣之死忠者豈曰非皆而春秋不書何獨於安滕之野 杜氏曰紀 太之 iì 國難減 叔短執節子義故繫之紀 公二十九年

城諸及防

杜氏曰諸防皆魯邑

問巫典土功而巫鸾之 不繁平将與不将皆眼也若此前臨川共氏曰凡嵩土功雖時非善之也愈於非時者爾其笔父及霄同時城二色者皆言及孔氏曰此言城諸及防文十二年城諸及郓定小四华城

為關李氏回彭山李氏四杜氏回諸魯邑今城陽諸縣按

不為丞而職之乎

年冬菜都大機而告雜此年春新延成於是又城諸防豈

經 133-430

係以解傳辨疑 年公敗宋師于管取防則宋色也裹十七年齊高厚師師 國之色但此年之城諸及防明是魯色如防包有三隱十 臆說必不可信者也大抵城陽之諸近十萬紀未知為何 謂諸為紀色齊桓與魯以為叔經喪祭之備此亦無據之 上因得以備齊耳按此說謂城陽諸縣之非為是是矣其 境以造新邑亦豈為人形勢之便哉且防在齊南魯北境 魯故邑也防在郸西亦近于艺乘齊養這回舊制新而諸 而曲為之說也〇其言及穀梁傳曰以大及小也按比記 無與同者手今但以為魯邑可矣未可以此為城陽之諸 來奔則若是也魯之防可同於他國安見也國之諸魯遂 不敢叛矣不然則諸在莒臥榻之内必不欲人軒班而 帥師者齊所效與無他慮也城而及防東制之術也蓋防 而齊不使人歸也不稱魯取者非以力得也城遠色不稱 而伯者之假仁因可見矣其不稱問人歸諸者尊往受之 先使魯受諸以為叔姬喪祭之備故以姓方斗魯即城之 艺控制為難桓公賢权姬之守義以其為社公之始也而 高密安止之界智紀故地而為齊所併者也特以諸近于 又距魯五百餘里魯安得有此遠色耶蓋諸乃紀邑北連 諸即今青州府諸城縣在莒東北一百八十餘里而莒西 都園防則為色也昭五年艺年夷以年妻及防兹 卷支 在公二十九年

春秋拜傳幹疑 卷三 庶其之私色所受於君 而食之者也年婁防弘言及者公 漆及閉止何以別其為二色平胡傳曰漆閉止不言及者 年妻及防兹不復珠言夫防兹何不嫌於似二色襄二十 言籍防則似一城故從所先城記爾按此說亦似矣然苦 七所歸者地皆與魯相鄰又何遠近之可分也劉氏曰若 臣者私之為己有春秋方惡其私而正之如彭城必繁之 2\ 羊所謂不以私色累公室是也按比説以言及爲公私之 年夷以年妻及防兹朱命年基也防也茲也蓋三色也言 快遠近無差殊豈不可以言及乎且岂年夷之所以商人 近者在内遠者在外由內及外之辭也按此就亦似矣然 以歸皆在一時而言及宣亦分先後手或曰蓋以遠近言 時與役不可分先後未始不可以大及小也且昭五年萬 及小乎賣遂曰言及先後之解也按此說亦似矣然使同 宋矣豆於此馬特分公私而其視之乎且襄七年城費十 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衷八年齊人歸謹及闡数色之 似 五年城成卵費成皆私色其書城也何與公色無異而裏 一年邪庶其以溱闍韭农奔漆也閔止也蓋二邑也不言 三年再書城防又何為不異其解也彭山李氏曰及者 矣然使此時之役先小而後大豈可紊其序而亦以大 則城諸及防等或亦可以例推之然公私智君邑也不 莊公二十九年

唇状瓣傳辨疑 之分彼此尤不足據艺人之 取年妻曾見於經固可知其 通而不以新舊為言又與前例不相合矣若夫以地來奔 齊季彭山又曰 艺父暫陸氏以為皆為地然不知其何故 聊 乎今但據其來奔而書所以當不辨其熟為本封執為非 封地兵沉當時列團之東并者不一安能悉為之辨雜 見其為本封乎如邾庶其以涤問止來奔二邑不書及又 非萬封使牟夷於此止以防兹來奔經亦止書防茲何以 南門等書新以見其有舊而楚业之為創造亦未明其為 可分被比以地來奔不可分新舊也然經惟新延鹿 何以通子按此説以城邑與以地來奔雨疏之以城色不 疆理七意見矣与謂不以私色累分色則於歸謹及闡例 此也蓋年豪莒取於紀者也防我莒本封地也 者未必皆其本 亦以其本當書國而特去國以見義耳至於代國而 為差耳於昭五年笃年夷农奔又曰地而言及所以 械 ď 知為軟地也恐未可以前此不書取而遂定為彬之本 何獨於此而有新舊之別乎且定十四年城艺父及 相及也據此說是又以彼此之例言城色固有所難 取郭四 年取部皆不繁之於宮所以明其非 ゑむ 封地經旨不為之別柳豈強理可以不正 张公二十九年 本 新作 列彼 封

> 春秋解傳辨疑也大學人格 三十年春王正 年冬猗 期實城築者之常例凡與役而不以特者皆當以此正之 讓意甚明以為書時而與之 失經 旨矣但其所謂 為傷教而姿彭山新售彼此之 古及其言及者或以大小或以先後或以遠近又或以非 如之何曰及者兼解也竟者史氏有詳略故或言及或不 本封也由是言之可知書及之氣不必有異說矣然則當 見華務 者矣の左 而偶為之別不能定為就是也惟明傅公私之說最 為非其時也况城邑非國家之急務乎春 戒事 按此役在冬圈為得時然在大無参承之謂實月而昏正於是樹板幹而與作也日方而致工作之用謂版幹各楊皆致之作於是或民以土功事心為太大亥月之初处建成之月日在房故角尤是见於東方也建成之月日在房故角尤是见於東方 按 謂方於也 悉 也 傳 火見而 走 四冬十二 公二 致 1 A † 九 水石正 例亦 城諸及防書特也凡 年 迂曲而難通 洒 裁 日至 が半 秋萬之 則必 Ł エカ 日作初方 <u></u> 南所心三氏林

有別之解城色而書及別新舊也其序則以經始之先後

夏師次于成

渝關 趙氏四魯蓋欲會齊圍 以前會城濮明年獻捷考之理 竊意二十八年伐衛今年冬伐山戎府皆獨投而不 山李八回戒馬北 李氏曰據趙 氏說 ъp **Q**1) 她 郭至成 待命聞郭己降不復行耳 年詳 含見 是魯師之次本欲助齊以 一必然 **郁極** 下六 勃

春秋解傳與疑 卷云 安公三十年 言之則為非教部而欲會齊也亦可見矣如此則助伯 齊人之用兵而故出師以為之助是以次成以待命若以 且不肯服齊宣音素服於魯此或齊惡都為亦惡郭魯聞 說亦未見其不可蓋郭雞小國或亦有點做不恭之收彼 哉惟欲敢都而未能暴師境上以就望則不無懼心于齊 魯何至畏齊之深聽其產已之與國即一產聲而不敢張 戎捷乃是移功示威之意不必 專有異志而始然也由是 齊桓與萬莊全無芥常於此而反與為代我之謀即來獻 與齊爭都雖為庭名亦未免有抗伯之嫌何以魯濟之遇 次成為微故部齊師尚未至何為先事而預待之耶且果 也此春秋所以幾之也既而思之說操說固是即趙氏之 與師殆不然也鄣一小國尚不服齊至此而後降其在于 部魯不得已而欲敕之而終畏齊是以次于成而不敢進 本小國而近魯意必素服于魯而不親齊故齊人有事子 不敢接郭故伴為故郭之虚名耳投比說似為得之蓋郭 郭遂背唇而降齊耳或者謂齊桓既伯忍必不敢為郭而 言分配不能收鄣也汪氏曰 假魯力也穀無傳曰次止也有畏也欲我都而不能也不 那馬志也故須假齊力 今以伯主之志而欲代郭恐不必 師次子成蓋掌非畏齊強或

> 說則以書師為諱恥亦未可知 法然彼為諱辭此為實難義固不同也若從殼梁敕郵之法然彼為諱辭此為實難義固不同也若從殼梁敕郵之公亦如三年之次滑矣此雖與八年之師次于郎同一書之也此說似勝於前 o 不言公公未行也若公行則必嘗以育小弱而輕動 大 師是亦不能無罪馬此春秋所以選以育小弱而輕動 大 師是亦不能無罪馬此春秋所以選

諸侯之兵區區鄣國何須魯師之助子且八年次部而圍

秋七月齊人降部

春秋解傳辨聚 己 耳 者則曰 况紀滅己久安得尚存附庸於越境之地哉蓋本小 遂西而北都於齊者也の降者舒服之解凡使其國服已 無鹽城東北五十里者也按無鹽城在今東平州東三十 東平國無題有章城註以為齊所取之部水經註以為在 彭 一村氏以為紀附庸國紀距東平遠紀不應有附庸在此 山李氏日郭姜姓國或曰齊太公支孫打于郭後漢志 取 則有其地而收其貢賦矣 降收之以為已邑者則曰取降止是服其人使歸 表士 我公三十年 四在

穀梁傳曰降猶下也

七微故青之海春秋之法扶弱柳强明道聂也伯者之政使降附不書郵降而曰降鄣者以齊之强故罪之深以鄣齊人降鄣尊罪齊也鄣者微國也齊人不道群其張力賢胡傳曰降者魯服之 解前書部降于齊師意景魯也此言題氏曰凡服從內附曰降不言 郭降降由于齊

道柜文六事者以强贴到急事功也故曰五的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以强賠弱怠事功也故曰五的三王之罪人仲尼之徒無

力不转也其此之謂也夫至乃以兵力照肖之從孟子所云以以服人者非心服也至乃以兵力照肖之從孟子所云以以服人者非心服也據遠而招攜耶不思增修厥德用勵比之三驅而待其自德量力坐失畏天之理其在於齊母亦已德有關不足以渝關李氏曰以齊伯之張尚有不服之小國彼同不能度

月癸亥葬紀叔姓

春秋拜傳雜疑 婦道者也故繁之于紀而錄其卒葬先儒謂問而得書是 書之 所以明婦行以 示传法也 按此說不然送死大事也 亡貳其心故詳錄其生死又紀魯之往葬皆以夫人之禮 椒 也賢而得書所以為後世勸也家氏曰姊媵不葬此以賢 既平不歸宋國而歸于鄭所謂東節守義不以亡故而睽 亦 觀此則知蘇而非禮君子所不安以其所不安者能死者 其賢而厚葬之乎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子曰無臣 渝 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縱不得大鄰予死於道路子 人子之於父母尚必死葬之以禮直以妾媵之賤顏可嘉 一般故與伯姬俱得葬張氏曰紀叔姬從一而然不以 非所以厚死者也 開李氏曰 胡傳日減國不葬此何以葬賢叔姬也 太丈 顏湖死門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視子 莊公三十年 紀候 存

> 儿月庚午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社 春秋解傳辨疑 钱夫在故也 紀侯之辛 葬不書去 圆而不能自立是以不 有他故而不暇也不書諡妾滕不得從夫諡也的姬 間其所於也〇春秋因斌而書葬者三葬紀泊姫者齊侯 滕之卒葬皆不書暖也叔 短以亡 風之妥勝書卒又書葬 諸侯妻者例書卒後其夫而卒者例書等前同於君也安 我也明矣春秋所書自是以大義正其然此必鄭人以夫 也蘇陳哀公者楚人也葬紀叔姫者鄭人而魯往舎之也 者可謂嚴矣の內大夫書字不書群降於君也內女之為 禮非常也歷九月而乃葬或耶人之於葬事難遽備抑或 以示識書葬而又書日其謹於嫡庶之辨與夫生死之節 人之禮葬权她而魯亦會葬如夫人禮故春秋據實書之 葬亦非宜可知 貪富貴賤之定分其不得以賢不賢為隆 猪父也予不得视摘子也大貧而厚於為不可則眼而貴 卷花 莊公三十年 不書 經 133-434

以舒楚國之難 不精之 秋申公嗣班教子元關敵於范為令尹自毀其家鄉左傳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 而處王宮關射師諫則執社非。"七今又因仍而行之 不善不能改者也 注明 李氏曰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于

冬公及暫候遇于魯濟

以遇禮作者簡略不順則機易密耳 以遇禮作者簡略不順則機易密耳 在傳曰冬週于魯灣謀山戎也夫山戎之伐齊 以遇禮作者簡略不順則機易密屬不在齊界為齊濟差魯地按魯濟令為濟富州鉅野縣之地魯濟之西 以遇禮作者簡略不順則機易密屬不在齊界為齊濟在魯 在傳曰冬週于魯濟謀山戎也以其病燕故也

> 之意也此說似得之矣 一克也此說似得之矣 一克也此就似得之矣 一克也此就似得之矣 一克也此就似為專謀山或則諸侯之可與非者宣無他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山或則諸侯之可與非者宣無他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山或則諸侯之可與非者宣無他假於面謀若以為專謀此則備或之事視代山或為猶易而亦何不意也此就為專謀我則備或之事視代山或為猶易而亦何

齊人伐山戎

成康之時諸侯聞之皆從齊山戎至於孤竹而還命燕君復修召公之政納寅於周如春秋輔傳雜兼 太安 莊公二十年 宝史記齊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史記齊世家曰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齊齊桓公救燕遂伐

何氏曰山我者我中之別名

功以恐動中國耳可以恐動中國耳面以及此人於襄四年的元年代縣地漢志古北平有無終縣趙氏所謂山氏在舜之營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皆註云無終山戎而此獨以山戎為北戎是不知北戎別彭山孝氏曰山戎即古無終也故杜氏於襄四年的元年

大高强楚自服于舰此可以是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逸人兵而强楚自服于舰此可以是聖人强本治内柔服逸代征以来 獻其罪則將開後世之君勞中國而事外夷捨近政而黄遠略国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是有不勝言近政而黄遠略国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是有不勝言近政而黄遠略国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是有不勝言近政而黄遠略国吾民之力争不毛之地其是有不勝言近政而黄遠略因為於其後,其代,其代表之何以知其為曹胡侍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讓伐戎也何以知其為曹胡侍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讓伐戎也何以知其為曹胡侍曰齊人者齊侯也其稱人讓伐戎也何以知其為曹

出而書人以識民而勤兵於遠其治之先後兵之次第四天之矣故齊侯自履氏曰中國之聲教未洽近有荆楚為中國惠尚未正罪春秋縣傳辨疑 春本 滋公三十年

谕關李氏刁及羊傅曰此齊侯也穀梁傅曰齊人者齊侯意全在是纔差之毫釐便是齊侯伐山戎不可也每权侯騎至上林烽火通甘泉便作細柳等軍正與伯禽王用兵之意矣如漢武之窮兵其不 眼幸耳文帝則不然此就遠地也齊桓為燕而伐戎聖人則貶之於此可見帝茅堂胡氏曰楚頻侵鄭鄭乃內地故齊桓伐楚聖人取之

春秋解傳辨疑 卷芒 二盟以序其續固見美之之意然下書公至以危之是亦 宋公以伐宋君公在敬宋人敢與之戰乎下文亦書獻捷 掠之所獲而曰捷實表列陣而交鋒商如傷二十一年執 可知不戰而亦有捷也の伐楚之役列序請使而又詳書 之按比說不然以山戎與楚較之則楚為急而山我循緣 則請使可要伐我有功則請侯皆服此桓公之志也故貶 不足恤近者養之而不討遠者伐之以為勞益楚患未己 可見矣の王氏曰荆内也忠近而不可緣戎外也勢遠而 年書獻捷何以言未戰也蓋肆殺掠而我不敢敵以其殺 道何由而明哉口 不言戰未與戰也然則戰而後有捷明 桓公於此時不伐楚而伐山戎固失輕重之宜然其不伐 表盡美也觀於 伐山 戎稱齊人 伐楚章公至而聖人之情 而書人所以抑其功利之私而正之以義也不有春秋王 甚於此天下之震情而推崇之者亦莫重於此春秋特貶 故特販而人之〇按齊桓弋武功莫強於此其得意亦莫 遠略而欲威振於諸侯以正義律之夫因三王之罪人矣 務窮兵不急安內 而急攘外貪奇功而不請命於天子動 威行 天下無不如意此極的所由風也柳知不務修德而 示其成獨樂以示其強為中國以制夷狄以示其義而後 也二傳皆以為齊倭何不稱將而稱人眼之也盖遠伐以 谁公三十年

矣但春秋之眼桓公不專在此未可以此明眼義也為此奸詭之謀也耶伐山或以服諸侯枉公之志蓋有之能制也故姑緩之以俟他日豈其故留楚惠以妻諸侯特楚者蓋以楚勢强大於山戎不可以猝制而亦非獨力所

三十有一年春菜臺于郎

彭山李氏曰四方而高曰壹築三量所以備式也雪與我

其為說 正矣阻棄臺之本意則非專為游觀耳者為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幽菜臺子在專如民族大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益高遠望人情所盡量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益高遠望人情所盡量以候天地諸侯有時臺以候四時益高遠望人情所盡量所有縣是為游觀之所屬民以自樂也屬民自樂學動而無益於民者雖樂不為也胡康侯曰去幽菜臺子有之二邊菜而可以察找之出沒矣。何氏曰禮天子有為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宣能獨樂手比為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宣能獨樂手比為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宣能獨樂手比為不與民同樂則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宣能獨樂手比

然非因國之本務也急末務以勞民用民力無虚歲此春收掠後世於沿邊之處多設之莊公之築三臺意必為此砚其去來一則寇至而兵民之散處者得有所依以避其渝開李氏曰築臺所以防寇也置守於其上一則望遠可

秋所以深識之數

夏四月海伯卒

已图得而後並不書卒惟昭定哀之世三書薛伯之卒葬而者史失之為無所考也卒而不葬者弱其启而怠於禮也者史失之則自是終春秋智稱伯矣薛伯卒不日亦不名紀降爵之側自是終春秋智稱伯矣薛伯卒不日亦不名於蘭季氏曰薛於隱十一年來朝稱侯尽稱伯蓋亦如脈

築臺于醉

守望相助彼此皆有赖局茁必鲁地乃可渠乎令望相助彼此皆有赖局茁必鲁童于薛是之渠童言也稍意薛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在城東北邊則其地當在魯之東南界也

八月齊侯來獻戎捷

以獻捷禮來故書以示過杜氏曰捷獲也獻奉上之解傳例曰諸侯不相遗俘齊侯功則獻于王王以警子夷中國則否諸侯不相遺俘左傳曰夏六月齊侯果獻戎捷非禮也凡諸侯育凶夷之

氏曰捷勝也戰勝而有複獻其復故以捷為獲也釋例

經 133-437

學也 西然則 獻仔謂之捷也寒二十五年節 司空致地司徒致民是不以俘囚歸也亦云子產獻捷丁 村 献者 遺俘齊侯楚人失辭稱獻失禮遺俘故因其來解見自 心經言獻 會傳 無囚而獻其功空有器物亦稱捷也 白下奉上之稱道者敵體 稱鄭 披傳言道作則是蘇捷獻囚俘也裹八年那 伯 献捷于舎又內獲司馬燮献于那止是 公孫含之帥師入陳傳稱 相與之解傳曰諸侯不

的歌戏捷於侯國有於功失節之恥故愧之而稱爵聖人而遠事戎状有特勝危師之道故抑而稱人今以方伯而春秋轉傳辨疑 卷末 嵌外三十一年 委果氏曰代山戎则稱人獻捷則稱爵齊桓未能鎮綏中國是氏曰齊桓恃功而不知禮魯不當納而輕受之皆罪也公羊侍曰齊大國也曷為親來獻戎捷威我也

則所以尊中國而職夷秋也昭昭矣挟猾夏之威而抑之也然於齊書戎提而於楚不書宋捷其誇服戎之功而讓之也楚成獻捷而書楚人所以徵其汪氏曰春秋書來獻捷者二齊桓獻捷而書齊侯所以著抑揚之道不可一端求也

乃親來獻捷是本以於功示威之意而陽為卑解尊奉之三捷是也獻捷者獻其軍勝之所獲也桓公逸伐山戎今渝關李氏曰戎捷即山戎之捷也軍勝曰提詩所謂一月

秋菜童于秦春秋都傅韩嶷 卷屯 在公三十一年 天

教祭傅曰一年罷民三時財盡則怨力盡則慰君子危之 濮 北秦在范縣西北自郭城東北至范縣西北春亭南皆濟 • 有 彭山李氏曰秦在魯西境蓋濟西地也後漢舊來郡記縣 范 收枝梁 所 春亭註 縣北舊泰亭是其地也考之水經註范在故郭城東 六在縣西北鄭漁仲回魯有秦氏居于秦色獲 經 判知 春 並 于郭矣餘見二十八年采都下

於此孫氏曰莊比年與作今又一歲而三縣臺坊農害民宴甚

謢

而志之也

書重識之也天矣見於上歲几不益而土功無虚歲魯之 家氏四凡葉臺與國不以特不時旨機也是藏三菜臺皆

此 精身方沒而嗣子叠班 良可悲矣秦城萬里竭天下之力 rx 冷開李氏曰三壹並建其為計也不為不同未幾樂起前 為功孰如亡秦者胡之雖竟不在外而在内也民嗎乎 有國有天下者之明鑒也

冬不雨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

春秋報傳辨疑 春本 莊公三十一年 書時再歷時者書累月今曰冬不雨則一時無雨矣周之 王氏曰春秋書不雨者常陽之微然及月者書月及時者 冬夏之八九十月也當是時穀己成質閱時不兩雜木甚

害亦見陰陽不調為利歲之灾也故特書之 家氏曰是歲三祭臺而冬不雨明年春又城小穀與大無

麥 未告 羅而築 節新延底書法 相類

書旨每時而一書也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三書皆歷時而 虚陵李氏曰經書不兩七此年及傳二年冬三年春夏兩

總書也

前關李氏曰此書不兩之 始早時容或有微雨不南則竟 無之矣故公羊以為異也然亦本嘗不為災為災其易見

三十有二年春城小穀

七小教 高氏曰杜氏以小数為齊色左傳云城小數為管仲也若 自有殺如文十七年盟教宣十四年會教此所級也非魯 為管仲城私色昭十一年傅云斯桓城設而真管仲馬齊 然聖人亦當異其文而係之齊且公雞威齊桓之德宣肯 范氏曰小数鲁色

春代解傳鄉縣 春本 能公三十二年 中 苟首于教襄十九年母士与師師使商至較凡此百齊地 宣十四年公孫歸父會前侯于數成五年叔孫偽如會晉 偷關奪氏回小殺與戰自有別春秋書穀者教矣莊七年 也孫氏曰曲阜西北有小穀城孫氏惠人也其改此必詳 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取穀文十七年公及齊候盟于穀 沙随程氏曰齊穀在清北有管仲井 夫人養氏倉商侯于較二十三 年公及所俟遇于致倭二

夏宋公齊侯遇于梁北

請先見於齊侯夏遇于洪止 在傳曰齊侯為楚代鄭之故請會于诸侯楚後郭在宋公

穀梁傳曰梁止在曹邦之問去齊八百里

經 133-439

以示密厚之意也從齊最鹵無役不從故就娑此之地而相遇且私推尊之從齊最鹵無役不從故就娑此之地而相遇且私推尊之州府金鄉縣界內即采騷邑之哂界也自奪鄄以來惟宋彭山孝氏曰杜氏曰娑止在高平昌邑縣両南蓋在《兖

之也

令為諸侯之倡而就伯功也之代鄭以悦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所以之伐鄭以悦其意自非大盟會大征伐齊不敢先之所以齊兵再伐而後得之既得之則再會于鄄以堅其心又為趙氏曰桓公賴宋為多北否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趙氏曰桓公賴宋為多北否之會宋人一判則諸侯首鼠

宋之輔伯誠有功矣。 鹿陵李氏曰齊侯欲伐衛而光禽魯欲謀鄭而先遇米魯春秋輯傳辨疑 卷本 莊《三十二年 果_____

次之間齊猶為吞于农也の據左傳則是齊桓之意本為成而後宋茲獨先來而後齊孝何也遇蔺禮也離拿之際草底而便已此其所以能服諸使而樂為之用敏の隱八年職逃者矣魯濟之 遇在魯地梁止之 遇近宋地旨不敢屈去齊八百里而不 怿親住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於解李八曰里而不怿親住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亦關李八曰里而不怿親往以就宋公齊桓於此可謂不自亦以為與李八曰梁止未知為何國地蓋近宋而遠於齊者也

视為偶然之 避适也已 一种有功亦由齊桓之能用宋而成一匡之業也未可為勞推宋居首而不以為早聽宋遠献而不以為衛宋之為所提之本可粹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或亦見荆楚之本可控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或亦見荆楚之本可控制故相與謀而欲有待耶今觀伐是則東勝勢以臨蠻夷似無慮乎不克者宋外之請先見難的 雅有功亦由齊桓之能用宋而成一匿之業也不可後楚則東勝勢以臨蠻夷似無慮乎不克者宋外之請先見難的獨為偶然之避益也之

秋七月癸巳公子牙卒吾减下陽傳

飲之歸及達泉而卒立以孫氏 巫氏使鍼穿配之日飲此則有後于魯國不然死且無後 般公日鄉者牙口慶父村成李使以若命命俸权待干城 公疾問後于叔牙對日慶父村問於李友對日臣以死奉 鞭之公日不如殺之是不可鞭都有力馬能投盖于被 之割臂盟公生于般馬季日左傳以根為孟任子似未零左傳日初公華臺院黨氏見孟任從之間而以夫人言許 講于深氏女公子觀之圉人擊自墙外與之戲子般怒使 17

春秋解傳辨疑 春年 嵌公三十二年 里——————马致于原因李子曰般也存君何憂馬公曰庸得若是乎 之日公子從吾言而飲此則必可以無為天下教笑必有 牙謂我曰魯一生一及召已知之矣慶父也存奪子曰夫 與牙同母而在公與友同母也在二十七年公羊傳口公 材一語而遂殺之亦無此理社氏口牙處父同母弟諡僖 千魯國於是從其言而飲之飲之無保氏至子王堤而死 子慶父公子牙公子友皆能公之母弟也二家不同要之 虚陵李氏曰叔牙之事惟公羊部若如左氏則只以慶父 後乎魯國不從吾言而不飲此則必為天下戮笑必無後 何敢是将為亂子夫何敢俄而牙杖械成字子和樂而飲 公羊傅曰莊公病將死召孝子曰寡人即不起此病吾将 叔又曰慶父莊公無凡又曰公子友莊公之母弟是慶父

> 以中為氏而時人情以其長房而桐並氏也此三家之山 孟氏而經皆書仲孫者仲其字也共仲其益也其後子孫 姜之 愛子與公同生 是友為莊公母弟之強也但慶父本 能主兵且慶父以孟為氏是長庶之明證也傳稱字友文 杜氏得之蓋慶父代于餘此時在公年方十五不得有弟

始故詳具丁此 民日牙慶父同母弟信权也飲配而死不以罪告故書

陳氏曰李友以君命毗才雖就之而立叔孫氏喪以大夫

春秋柳傳辨疑: 卷述: 莊公三十二年 之禮也 牙非也牙果有罪而以國法被之則當如成公剌公子便 前關孝氏田彭山李氏日按左公二傳皆謂孝友毗

子棄疾殺公子此之例書公子友殺公子分兵殺而書卒 是沒其實也何所據而見孕友般之也是春秋之作特使 鳥得而殺之乃以死且無後之言恐之飲配分其肯飲乎 之例書刺公子牙矣若季友仗義而自殺之則當如楚公 與為黨將擁立馬心解勢相依者也友以來弟得政本專 兵三十餘年具植根深矣其耳目廣矣其用物宏矣而牙 人情越耳且以事勢論之牙亦有不易殺者蓋慶父掌 飲配而死則季友必先及褐而慶父之變亦宣侍於

布秋耕傳辨疑 安能 之酏 也惟 友奔於般卒之後非華原仲子陳而不歸也此将容友本 使以君命命係叔 之未當旁落也明矣此以知慶父之非久掌兵也卦季友 秋梯倩群疑 卷花 莊公三十二年 墨 …… 師者豈 哈兵柄之常摅者乎况能公用兵多親将則 常祖之也慶父於莊二年便一師 兵三十餘年也若以慶父為常兵則凡內大夫之稱 大夫為将無事則将歸於朝兵歸了野未官專兵 叔 李 何 投 謂其無 友不能 曷 李友慶父之不能投李友循季友之不能報 牙 安敢 為 不言 À, 巻走 些 いく 顶之 稅 不 符於 為國紙緣孝子之心而為之諱公子 袓 刺 我之事我の公羊你日 慶父故慶父卒為亂而寧友谷陳矣是 飮 弑者 為李子許我也易為為李子 且 其 城巫氏亦必以君命配之矣君命 同君 耽权 舰 牙也李友亦必有備慶 燕 師代于餘上安可 抩 将而詠馬然 何以不 旻 桐弟段 旗 慶父 謂其 兵 枘 柄 帥

美為不 其 桶

弟為段陸八

非 牙

·為善再以書卒為為李子韓被之是矣除以內按書公子常例

善耳以書卒為為李子諱被先儒是女际出南日将書爾不得引以及東政八四按書公子常例也叔以原其心而為之諱也按公羊以

其

李子之

酏

乎

殺之末

得其道也

周

禮

1 5]

宼

同族有罪不

殆不

然也蓋叔牙本

可段

斨

李友般之未得

父禮成之

牧之决也表

秋

所以

Z

俗

亦無所

措其十矣故牙之称乃魯國存亡之幾慶

春秋解傳樂疑- 巻七 可 使 友 故 子之為忠於國而迫於權內得親親之理外得薄尊之義 秋道将探其專珠之惡以 死而莫 意也當是時各人知牙之罪而莫知李灰之謀也聞升之 劉氏曰公子牙我也而早之极之當其罪故送其隱之之 曰 善闲 牙 平其文使 子 美口 酏 孝子恩義俱之變而得中夫子書其自卒 誅 兴 权分則 不 少 敝 子凡 誅不 13 誅則 故以 閉公之福是不然文養 請奪及之誅也使奪子誤不緣君誅不當罪 隐 得 · 春女 在公三十二年 異 若自死然石氏曰周公珠管蔡則暴其罪李 莊公之龍慶父叔牙强威雖有李子之忠東 自卒為文張氏口或謂雖 做其跡二叔之罪己彰僖叔之罪尚 世子 而逃之使託若以疾死然親親之道也陸 辟 兄召臣之義也然 毋 弟立 不後世矣聖人原情議飲以 福君者甚之也季子 來胎養乳水至此已成 則曷為不直 九 秋水子祭 以示無 铁两 補 隱 母兄 5 石 胢 配之 後 孪 东

掌兵之說此本可據古者兵制國

立

後春秋

於此何

必

4) 力口

言具

故而不為之隱我若夫慶父

統於司馬然有事則

脐

既

不

明

暴

具思

ďΩ,

顯

我且以思禮治其喪而又為之

卒耳

非

馻

被也按

此說不然季灰之般以牙也不以

7

般

之

後哉况

畤

友己出遊于陳矣故牙之平直

何

得書

刺

11

レス

私

意我之何得書公子友般公子

牙當

#P

春秋解傳辨疑 配. 平 殺殺 此则 黨威矣夫人為主於其內慶父為主於其外若明正其罪 布之使知大法之必不可寬至於慶父可誅則誅之可逐 此開叔牙之言即當立般為太子告諸中外使知大分之 之可比然奸世序而亂國家是亦在所當跌者也率友於 何氏注曰是所牙實欲自祇君兵械已成但事未行爾據 严 為好矣奈何狗兄弟之私情而害君臣之正於徒以一 行 逐之即不誅逐亦必剪其黨而乃其變彼必喪魄而不 江法也各刑 事哉然則叔子之罪未彰於是微其迹而致之死何 可口非也叔牙既有道謀豈可論其影與不影子使 · ir 是 胺而立慶父般非太子又本為副君或非令将於石 有作而 則不必 刑不應其過激而速之變予曰是又不然季及城 叔牙果有今将之罪法己必不可放印使叔子 を立 陰害之是尤不可為訓者也或凝取牙之 5 ·쒅 戚 A π_{J} 既確見其罪而議投之不可微其 īŢ 微 其 近恐儿忌之以松者皆可

罪而

扶

隱湖

也此

凡弟與同族之有罪者不發于市非謂不明

記火王

世子刑于隐者不與國人應

凡

刺殺又迹也奪友飲牙以此且以大夫之

禮

治

其我而又為之立後國法安在先公羊件謂牙紙械成

有麥子 尚在 魯國使叔牙尚在別公或不得正具終慶父或得行其篡 豈匠 唇為存友群殺哉口 學友之殺叔牙也未當無益 慶父般般抵問大亂發生是後日二召之禍未必非季友 少 加 不得其道而二君之禍奈生友亦不能解咎馬此君子所 觀叔牙死而慶父之勢孤補不免於殺般試閉之禍 隱而亦隱之然亦以明因法之未仲而不能無餘感也 正叔牙之罪除迫以死而陽加以思與無罪者無異是 未發而罪叔分易另耳何處其過数而速之變哉惟其 父奔可知彼之智謀權勢亦非勢因而不可動者使來 於處變之善國可問過失然則經書公子牙卒國因 惟 酏 之樣不至於派危而無助矣使季久 . [۱] 刑可知其 其 魯之賢大夫 也內有賢大夫 夫福亂之作宣侯在公之既竟而慶父不竊 能殺叔牙而遇惡於未發是以人堂獨之而後 大義中之彼叔牙之與愛父又何能為觀其飲之 飮 歸之喜也然則季友之功自不可沒但其段之 此 則月 有後於魯國不然死耳無後是謂不 力能制牙也入腹関公機械而夫人孫 而写 機宜奉石 外有霸主 共 慶 別日

A 癸亥公竟于路寢

烟

好而出未聞末禮之君若是也故自二十四

4

傳四八月癸亥公竟子路段子般即位

人之手以齊然也 教采傳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寝正也男子不絕於婦

孔氏曰路訓大也君之所在以 一口路車 大為號門口路門寢口 路

地 素定之間開嚴節之女子小人不戶重任賢良受託捐足 代曰此公竟必書其所詳內事重山變也若遇狀則 柱公正終而 桐 禍 分位不 明 而間衛不修也使宗朝

交輔則装裁之禍易由至哉

春秋鄉傳辨練 春幸 莊公三十二年 大喜功之志者也然情於大義惟於私情母子凡弟之間 彭山季氏曰莊公精射能犯戰勝脫年大與工 作此 有好

能斷防除官壹而禍隱蕭堪不亦殆哉

皆罪其忘後陛之義也自十年以後齊極方與國市未立 爐陵存氏日魯十二公得終于路庭者三公柱宣成而己 前書逆王姬會代衛次于滑行于禄及園那盟院納糾 莊 公在位三十二年乃無志不立之君也恭秋自九年

霸素故數年之間魯國無事正當明典政刑以 受 長力之投魯勢稍振兩敗永師齊桓亦在意結魯以成 制 文奏娶仇女以續宗祀三年三王齊廷遇散題色 始後嗣而

> 新麻城 於亂本之成始於文姜成於夜姜而孟任之婆女公子之酣之城欲無危得乎即与叛殺而寻安犯酣或不郎 至酣之城欲無危得乎即日城築将事益勤木格以借敵至 罪其為風飲之本而不免於首惡之誅也得之矣 侮冢 道很然矣豈特慶父之專楷而已哉故張氏謂春 遇伯主亦有資子曾官可以有為也而乃勒民縱欲集即 叔把伯之选至人心尚歸乎多幽之监城濮之會曾濟之 多條有載大水口食之送見天意未忘予魯荆人祭叔 納點觀社丹猛動稍逆女用幣皆為一經之特律然 諸防城小穀一歲而三禁臺坐置其國於宴安沉

春秋縣傳辦聚一卷本 - 成公三十二年 本 必然且嗣子定位於初喪則喪次自有定所何以離此而 之備繁氏又何能為此或黨氏近公官子般偶至於此而 就被若應禍亂之籍發自有朝臣可依者相與同深而為 黨氏非子般之母家也左傳謂子般即位次子黨民或未 偷關孝氏曰據彭山孝氏說子般非孟任之子就見十

冬十月已未子般卒

遇贼左傳誤傳為次黨八耳

傳曰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图入華戰子般子黨氏成李

奔陳立閉公

山李氏曰杜氏曰子般在公太子世安有己立太子而

春秋料侍辨疑 秋料作辨疑 春屯 在公三十二年 喜…………………而以之先立何以服废父之心哉及则公既弑狂公别無 立 非 復 公之生在夜姜木娶之先具母成風微腾而名義不正 閉公之時當先立俸公矣而魯之定居必之 也以信公為問公之凡知之夫信公為問公之見則 矣風任割 可君美必為太子武左八又以子般為孟任 榜之順說也且在公之娶至此九年子般雖非 P.5] 滕所出也故順 任然 Ť 則人不服故不得立子般與問公皆一娶九女 **脊盟公本由的合原人必不追立其子為** 圹 反 留 其長幼之次而先立之若孟任所生 情 干處父者 卯 其 不近 胜 PF 45 公省盖 甚矣 土 嫡 HI 出 此

己有太子则不愿殉阴富闭之時似未有太子也率友以孔氏曰杜氏謂于敝莊公太子傳稱今疾問後于叔牙若次為正不得不以為若也左傳之就豈足信哉此於入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此於入情事勢乃為安耳子般之立本非慶父所欲但於應立之子而慶父又得罪莫能觀觀然後求僖公而立之

公羊俾曰子卒云子卒此其桷子般卒何招文十八年君此為太子也の杜氏謂閔公莊公庶子於是年八歲俾桷正春 般耽积权者盖於爾脐始命為太子公薨而般立知正奉 般耽积权者盖於爾脐始命為太子公薨而般立知己有太子則不應須閉當問之時似来有太子也率友以己有太子則不應須閉當問之時似来有太子也率友以几年华田村氏謂于敝莊公太子傳稱公疾問後于权母若

不免

於

首惡也

不為非未喻年之君也存捐世子名崇稱子某既葬捐子翰年捐公子般平何

17

張氏日子般見成而書卒者許之也莊公主魯之社 也未踰年之君稱卒不此且不書韓者降成君也 始之義一年不二君故稱子也衛年稱公不可機 民臣 存 K 之心 桶 日 君 启 不 存桶世子明常世父位為君也君養桶子其 前臣名也既葬稱子不名者無所伍也緣終 可一日無君故初子某明繼父也名者尸極 千無君 极

我無傷樂藏 本文 莊心三十二年 主一之之你不足以自定內失開家之道而使圉人學得 居道不立上不能正 子觀 公 大脚家之春秋自天人旅客以來三十十月以失開家之春秋自天人旅客以來三十十月天散聚处父 使之之若非處久使之帶中以此此時即以失 使之之若非處久使之學中以此此的即以於不能設而的身後之患學曰於此此的即 各內子 联子 其告子般之言非不知 内 治 之失 栭 終之以 其母便出入淫殺配偶不早致 ₩ X 二十二年 李 此 戼 罪 具為風放之本 VZ 戲 通恩共即 之

必有據首謂子般自卒而慶父請於齊以立閉公則慶父裁則莊死之時內亂可知矣屬解此事論之般非令終得之斃十一月始葬季改之出隱而不書閉立二年而即見还民白或謂般之卒書日書名非遇被令以經改之莊公

異何耶子特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例公子特叔不欲而卒立之國以無事昭公又書即位與例公別納之曷為又赦之即首以子般之卒與子野问則的公以姊之

名之父前子名也既葬不名赤是也處陵麥八四魯嗣子卒者三子般子赤子野先若未葬則

春秋鄉侍鄉縣 春主 莊心三十二年 主 2 則于問公之踰年何以不書即位乎の嗣子定位於初喪 其我則凡魯君之遇弑者何以皆書日若以書日為非殺 而不日月子般被殺未有所疑自當書日若以不日為見 者疑也公子遂殺赤而監具事人莫知具死期也是以疑 與不日分常變了般子野之書口者例也子亦之不書日 般者亦宜足信哉按此記不然春秋三書子早原不以 子野同其非見我明矣然則左傳謂慶父使聞人學眠子 者以不日見之如文公将子卒是己子般日卒與襄公時 任之子尤可見矣。彭山李氏曰凡魯君未衛年而遇截 夫人淫亂之行公不能制則當議嗣之時宣肯容五任之 可信 然也且在傳所謂樂臺晓黨氏以夫人之言許五任 父紫矣稱乎不稱悉而又不地不幸者未成君一年無 腡 即或出于一時之狂悖未必無此事然衣養既娶為 安氏日李彭山謂子般非盖任之子其辨甚明理或 亦未

二君也其被殺也何以不書稅指指九年音里,是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年子野卒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年子野卒不書即位則子般之被殺可知矣「襄三十一年子野卒不世非遭故者也不地亦不靠未成君也以是知子般子赤之口君養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卒亦必不可曰君養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卒亦必不可曰君養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耳若不平亦必不可曰君養稱子某亦謂其卒也可書名其籍子來及召改其書之子卒是矣然亦以其未踰年其論年本論大學之一年之子卒是矣然亦以其未踰年其為其者不平太正之一年,其以其一年,

有廟特以其實未為召故不列于五廟之數耳且其不書意公論其有子無子而或廟或不廟子意副子之字以別成去宣慶方三月皆未 補子果與稱子也可知踰年稱公之就是定例又未可執上二例之為一定失讀者當善觀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葬無之可也。公半傳曰未踰年之君有子則廟廟則書華無之前是於為其有

位既深致其隱痛之情安可謂其無版如路入哉身不能又為嗣子版耳觀其不忍言殺而附公不忍言即別不言蘇子若夫嗣子既卒臣下無服則以先名之服在則不考蘇子若夫嗣子既卒臣下無服則以先名之服在以大夫之有廟推之亦可知子卒之亦有廟矣何云不廟莊亦不繁於不廟也春秋未嘗蘇大天而大夫何常無廟蘇亦不聚於不廟也春秋未嘗蘇大天而大夫何常無廟

公子爱父如奔

春林精佛探采、春七、在心三十二年、主 人名 罪己者内不容於國人而惧罪以出是兽猶有臣子也爱父出奔莒别慶父之罪不可掩矣其言曰孫曰奔者益 爱父出奔莒别慶父之罪不可掩矣其言曰孫曰奔者益 水嘉吕 氏曰先書公子牙卒繼書公薨繼書子敕卒下書

無討賊之人也然則散而馴矣

其直書曰如者蓋其專權恣横出入自如而其之制

奔此時物議騰沸故慶父不敢行篡而立聞公閱公亦齊奔此時物議騰沸故慶父不敢行篡而立聞公閱公亦齊此謀以令其作亂當時此謀既審及既賊般慶父必歸狱於舉而自文其奸矣成奪知則因人之時何難立正其罪而誅於舉而自文其奸矣成奪知則人之時何難立正其罪而誅於舉而自文其奸矣成奪知以因入之時何難立正其罪而誅於舉而自文其奸矣成奪知以因入之時何難立正其罪而誅於是以令其作亂當時此謀既審及既賊般慶父必歸狱於也處父使因入聲賊般此必知帶有受殺之怨而陰行齊此時物議騰涕於官。

本林祥傅舞奏 春天一在八三十二年 去和齊見慶父主兵自悉國人不能制也苦成王将終命大小齊見慶父主兵自然明明和廣父之為賊而不敢討今而聽其以學為解將納新君而拘哀姜之請是以如是而我良美使當慶父之來明正其罪而誅之何至武聞之如奪見慶父主兵自悉國人不能制也苦成王将終命大如奪見慶父主兵自悉國人不能制也苦成王将終命大如奪見慶父主兵自為明明和最大大大战。 本林祥傅舞奏 春天一在八三十二年 去春秋祥傅舞奏 春天一在八三十二年 去

慶父帥師代干餘止三十二年之間僅此一見安見其專聯常兵非有字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難制命非二請侯雖然兵非有字臣之命不敢發也召公難制命非二請侯雖然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外其流至此故於餘邱法不當書而聖人特書處父帥師

掌兵權而成久不程子且慶父之礼别有由來不為其主 載皆可亂事實而以意為重輕也認亦甚矣 馬之主兵者或亦為之用而入莫之副灰宣必專常兵推 威况有夫人私服於其內而又多抵朋黨以為接吾恐用 兵也慶父者肯眠之卿也以公子而為即佐其勢不為不 出奔特欲明其主兵自恣之狀變文而書如則是春秋所 又慶父此行本非出奔故不言命而書如若實奔而宜書 示機未可謂法不當書特欲明慶父得兵之始尚書之也 而 给流禍不凌哉然則代于餘即而是小國自當書之以

狄伐邢 太支 在八三十二年 走

春秋料停辯疑 蹇國 禄直定府定川鉅鹿者令直隸順德府平鄉縣在獨之北 和1 月1]。 廖 开了 彭山李 氏口状在中山以南連旦鉅鹿之城中山者今直 那又當具東北二面之衙者也詳見招十二年晉代鮮 下口 畿外國名也那上詳見襄八年會那上下 , 秋之為 為 脎 邢初 邢姬 P.p 仐 本隸順德府邢臺縣也至倍元年始運夷儀 姓侯府因同公無子所封杜氏曰國在後平 37 衛失具東北則莫然也莫封免後無到召 那止逐于寝母非也益那此微内比名而

图

具西

南則

邢

公

木

皆衣冠之會而狄得雅處其間必緣後世安插降夷

王化而周綱不振中國寝微則關土斯廣而財

行無

之間 張氏曰 全炭兩國首以代書著其張 沝 北 狄 前此雖未見於經 奴 自代 , 那而入衛三年

襄陵 之宣役有中国哉 又暴於荆當惠王世代狄荆楚交代諸夏使無齊桓復定 高氏曰夷狄犯中國而謂之代中國不自正故也 評 八日春秋代先見荆次之秋次之而荆暴丁代 狄

恭秋料件拆段 秋縣傳辑疑 卷之 在公三十二年 六 ————也可憂者惟楚為甚矣按此說因是但此時荆楚偕王 甚哉。齊為霸主而秋敢伐那 其势也近近則深可是矣然則中國之可憂者宣獨楚為 也上無王下無霸敢情强而為猜夏之來其禍富有極哉 渝關存氏口彭山李氏口許襄陵謂荆暴干戌秋又暴 1tc 齊桓所以不敢安也 涮 愚騙謂民伙雖恭皆不若楚之欲圖中國也然則 Ť 國然而其勢尚遠也民秋雜中國之中而 非伐形也是即所以伐齊 病中 P 雞 於 图

經 133-448

到公

渝開 李集鳳 朝井

其图

為之置君則君臣父子之倫定而大義明矣乃縱慶父歸

致問公為就逆者所立亦齊桓之谷也

張氏曰子股不终齊桓若

ίċ

仗義請於大子珠衣養慶父

寇县 化梯权美之子如此则因哀姜通於废父而遂無公衮姜之梯权姜之子如此则因哀姜通於废父而遂無辞也九歲 即位在位二年 猛治在 围边難曰閔左傅云閔詩山季氏曰公莊公庶子名答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彭山季氏曰公莊公庶子名答方史記名開蓋為漢景帝

慶父所賦渝關李氏曰閔元年歲在庚申是時公方八九歲二年為渝關李氏曰閔元年歲在庚申是時公方八九歲二年為孔氏曰杜譜云名祭初從世本文惠王十六年即位

元年春王正月春秋辨傳辨疑 卷文 閉公元年

樂曾淫於宮中子敬乾而陳之在公己竟之母於了了一月字異未知就是一局為歸獄僕人鄧扈樂在公存之時云圉人帶華與樂音局為歸獄僕人鄧扈樂在今人衛屋樂等 節徵馬子子至而不變也何氏口至者間名故從家至朝 辱爾國人莫不知 公羊 般 也孰就子般慶父也慶父弑君歸放僕人都卷樂孝曰 傳曰 4 13] νŻ. 不言 直械之矣使弑子般然後誅卸扈樂而 ę.p 位 危 弑君不言即 位就 縊

也繼之如君父也者受國馬爾教操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也親之非父也尊之非君真偽

教梁侍曰善牧邢

春秋解傳辨疑 大年季庠是 长大 闭公元年 二成風是固所當立也閉公本當立又以其幼也而利於已 st. 又為齊之甥而不可以不悦齊是以越傳而立之度父 É ۲۲ 公難長其母成風暖閉公乃哀姜梯权姜所生其母賣於 YX 之長者聞於王朝請所以立今也縣板幼子而投之以國 丸 渝開李氏曰 得無市立正之名假 其為齊之甥奉桓公意而立之其立非正 公濟私之 #4 削脱之私情而度其如此不知此時在公僅有二子係 而得立馬家氏曰子般見試魯之大臣當以莊公諸子 有 不察問 女干 胡傳曰莊公薨子般卒慶父夫人利烈 尽さ 亦無由著矣 1 Ł 當立則関係之貴賤無以明而慶父 公義以濟其私者耶若第論慶父 矣按 此說智

齊人救那

左傳 銌 也 諸夏 枚 畏 عد ョ 狄人 簡書簡書同志相恤之 親腿 伐邢管敬仲言於 不可棄也宴安配毒不可 3.9 育侯曰戎伙針 也請救那以從簡書齊 懷也 許 云宣 拫 不 不懷 7 队

經 133-449

突救 於 烕 胡 也. 不 公牧 萩 į 連 停 共 洏 = 較 圂 徘 Ę 成至過是也兵者春秋之所甚重衛靈公問除孔 是 而書法若比聖人之情見矣 垣 不 者别書所次 凡為救者未有不善者也救在京師 티기 豆之事則當開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獨至 敢救者則書所至以罪其情前侯伐我北 包枚 罪 四 在 都晉陽處父師 夷狄 水 罪 則罪諸侯 其慢权孫豹牧晉次于雍渝是 師伐楚以救江是也較而 狄 救齊其救陳是也敢 則罪列國子 鄙圍

春秋解傳辨疑 王氏曰 張 三十一年冬書秋伐 恐其 乘勝遂滅形也於 是帥諸侯之兵共敬之形領亡而 為緩矣故邢之初齊獨出兵既而秋又入衞其勢益張齊 袵 Z 功歸於管仲盖救餡夏攘夷状皆管仲發其 (I 說者謂那被伐喻年齊方往救罪其緩也按 桓公從管仲之請而與敢形之師論語以免民左 養大 形 闭公元平 年正月書故 邢則桓公之救未 端也

冬十月子般卒度父如齊下未可使以為十月事也經凡 而 渝 慶又之事意必書曰冬秋伐邢矣兹既有子般之卒書月 書事有時無月者多矣此亦有時無月之例耳便無子般 後收之公無及於事矣 關李氏日李彭山 調 ,状之伐那在去年十月至此喻時 按 \$Ľ 説 不然經書狄伐邢雖在

復存者桓公之功

حطه

衛入衛 定在 元牛三國稱 是 小. 此 有獨 圈 事 也 前事之月好又如二年冬齊高子來盟十二月秋人 而動大眾指不能 桉 一月也此等處俱當活看〇明傅可其稱人将與師 不 犯强敵之衙 此 有月而來盟無月來盟在十二月之前亦不必定 ¥υ 月何不可繁於前二事下繁於前事之下宣必 説 師者幾其兵力 亦不然稱人者恒解也未必将年而師少傷 ep đĒ 狄 有 而 徐而牧形之不述也彼合 固 那國此 舣 以料罕師

夏六月辛酉群我君莊

左傳回夏六月蘇莊公亂故是以後

٠J.

春秋料佛耕徒 有一 汪氏口唇君之葬皆不過五月之 A 而後韓昭公客死於外八月而後葬社公之美至是十 者謂子般非就誤矣 月 而始克莽蓋以國亂 人表大 61 1 元年 子斌嗣君幼弱危不得葬 期惟桓公見我於齊九 ۱2)

秋八月 公 及齊侯盟干落

뱘

之使召諸陳公次 秋八月 公及 于 齊侯盟干落站請復季灰也齊侯 Řβ rl 待之 之事故 不言次 杜氏 四非師旅

杜 洛起朱氏曰 氏田落姑齊地 而 伯 國又 不謀 不 **计廣父而謀役李子李子忠有** γ٨ 靖 蘣 為事君子病之矣

徐 あ 稚

足

春秋拜侍辨疑 卷八 閉公元年 公中齡朝位己在慶久掌握之中宣有請後季灰而不與 必然也蓋季友者慶父之所忌也慶父眠子般立問公問 也左傳謂請復李衣齊侯許之是謂閔公請于齊侯矣未 得季弟以安靖之盖亦出於情勢之不得己耳安可謂其 疑度父力不能定国人既皆屬望於李友慶父於此亦欲 慶父也是慶父與灰未有顯然雖怨之近矣比時沒國危 関分慶父之微復李灰揆之情努置曰無比蓋李灰軌牙 诸陳而可矣何事請于齊而為此盟乎按此説亦未可據 侯意也抑非齊侯不欲其歸魯也若果問公思友則直召 之謀既與謀而肯復其所忌者手且李友之奔陳也非齊 齊侯而為此盟子の戎曰此戎齊侯請于閔公而復李交 举新候不以 魔父為贼而又為之定 折君乃可召李友而 忌之而即不欲復之乎然則欲復灰而必請于齊者何 而隱其事未嘗謀殺廣災也子般平而奔陳未聞其請討 侯之命而以安魯為鮮灰乃不能不歸矣蓋慶父歸掛于 學友避難而去 問公為亂戰所立 召之必不肯來惟得虧 若專為復季友則請于齊而以齊命召之可矣何必特要 比蓋子般不終閉公新立齊國正在危疑之中欲得齊俠 七盟以定其位耳既為此盟因以復灰為請而齊侯許之 渝關李氏曰左傳謂盟于答站請復李灰也或亦不專為

布秋鄉傳辨疑 卷大 問公元年 於齊而不出於魯故盟以要其信而使魯侵之既盟之後 公以伯令召閱公至齊地而與之盟使若復李友之意出 於國能如衛之石確深謀秘計告於伯主請後季友故桓 奉之出拿伯主而為國計者必魯之世臣有不當權而忠 東外權哀姜為內主蓋唯恐季友之歸問公九歲而孰能 盟而使李灰得以歸魯者李友以伯主之重則慶父不敢 桓公使召諸陳而問公次于部以待之若不敢行伯主之 曰子般卒後慶父哀姜專國故季灰出以避禍此時慶父 而召之親春秋之所書南於齊侯無機也哉口臨川共氏 召季交於陳使之輔新君庶幾可以匡魯而李友之歸且 義處季友也使齊侯謀慶父而請命於王以定公位於是 於正義可全矣不知出此徒為是誓祖以要之又許復友 主而重亡臣恐當時必不如是矣 專為後季友則為一亡 公子而特與伯主相要結是輕伯 去之矣春秋書之所以著大臣之有謀也按此說未察當 時之情勢而迁曲以求通是亦無據之臆說也且謂此盟 巨魯之道其許復季灰夫亦枯狗魯人之意而未能以正 為深憂耳由是言之齊侯之為此盟固欲安魯而亦未得 父猶横恣友亦無如之 何此齊仲孫之來省難而以慶父 使之歸交亦恃齊侯而無疑畏於慶父也乃李交歸而慶

李子來歸

孔氏曰季是灰七字也

以不臣也彭山李氏曰李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彭山李氏曰李子不稱名蓋閔公以師禮事之所謂待之

奉般之言何在而亂賊當權國事尚可為乎吾知李灰於師是之禮今承齊命來歸與廣父同朝而輔聞將亦思以死任之禮人遂無得而名馬惟稱某子而共尊之匪夫閱從於自稱名人亦對君稱其名史亦稱名紀其事惟待以不臣之禮今承齊命來歸與廣父同朝而輔聞將亦思以不能臣之禮待之不過以虛文相羁縻而已此李灰所以不能時後公稱分子驅為权父是亦不名者矣然而君前臣名君稱大臣皆不名觀管子晏子書君皆不名管晏又按左君稱大臣皆不名觀管子晏子書君皆不名管晏又按左

比蓋亦站聽慶父之節說而以筆為賊幾忘慶父之為大

斯以美稱稱之也李子配牙以立般也而廣父卒賊般於來師自是歸者之非宜矣其稱李子何賢之斯不名之不名之來歸自是歸者之非自是,在為實書之亦如傳十六年公子李友卒亦據其生賜之來歸自是歸者之非值失其稱李子蓋據其待以不臣之來歸自是歸者之非宜失其稱李子蓋據其待以不臣之來師自是歸者之非值失之被試也甚明問公為亂賊所立而賊以為因之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單則以為因之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單則以為因之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單則以為因之舊文也若因史文而不易又何以見聖人單則之本精義我。陳文之等文本於明問公為亂賊所立而賊其書李子或義與王命則書之於此記皆不然子般卒而本轉傳辨疑。秦大、問公元年、八

春秋輔傳辨疑 例 就事論事李友之有功於信自是後來事豈可以後日 其不能定問之罪閱獨非君也哉閱為其君而不能定未 功而預為褒嘉之辭乎且其來歸是應齊召而輔則 有 只是魯亂已甚後來李友立得倭公再整頓得因社稷起 莊公之統不絕者李子在此朱子曰春秋書李子來歸或 子做李子則慶父之篡成而莊公之統紀慶父之篡不成 走奔陳 節俄而慶父祇問公於是以停通邦則國人何間乎季 閉被減灰固不能辭其咎矣乃欲以定傷之功而寬 大功 $|\dot{\tau}|$ 公立尚 故取之與取管仲意同按此說亦皆不然春秋 えたさ 纨力 國人之欲歸李子以己都也而季子 間公元平 也辅

可肾而取之也明矣の朱子不足於季友句是有理 孕友忠賢素若可為曹人之 而不復裁之以大義也又何貴於春秋哉且此時待孝子 夫子直書史家之解則是狗庸眾之私情襲淺涛之俗見 輕歸之非猶覺未備且謂因國人之就望為史善而稱 パス 貢其成風事之一事 而不及其苟免鄉賊與大賊来討而 必有之其實李友才不足以匡亂智不足以除完苟克而 去 起自傳 隱忍而來歸魯衛年而無故於再被之禍爲者固如是 不 臣 政權猶未歸孝子則是李氏得政權去公室之漸 公之世而不在此時矣此尚論者所當察也の 所依倚則見其來而相慶蓋 包

春秋料件解聚 奉大 子而欲見其用親之私乎此詳係元年公拜公子不為其 **青清之義考其人與事而後知其賢與不賢也豈以稱公** 覺未安即以不稱分子為見李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 皆在此而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著矣按賢而善之之記 皆稱公子豈亦不因賢德而緣宗親之故哉若大奔陳 不緣宗親之就亦覺未常凡大臣之書公子者本是親親 敦九族而急親賢退罵於周厚本枝而庸旦仲點於鮮義 而出 免之門也夫國方危城未計比正人臣盡節倡義之時可 故不書斧欲在其賢故持稱李子聖人之情見矣其不稱 稷而公為落站之盟以請干前則是腎也春秋欲沒其恥 其回 手雞 盡必有深意存馬若謂為賢者諱恥是開人臣以監 莊公薨子般就慶父主兵勢傾公室李子力不能支避難 公子見季友自以賢德為國人所與不緣宗親之故也亮 胡 其長可耳若以春秋之大義律之安可謂其無罪也哉p 可 為而不為但以潔身遠去而安社稷於亂城國亦何精 俸日按左氏盟子落枯請復季灰也其日李子賢之也 奔恥也需國方危內眠未計國人思得李子以安社 來歸善之也自外至者為歸是常出奔矣何以不書 李友在而慶父之黨不成莊公之統不絕亦惟節取 夫口 不稱公子之不為其公矣不然此公傳公之世友 問公元年

春秋解傳游徒 本木 問公元年 士----謂力不能走不肯輕於一擲耳及其出奔在外有素相締 臣以凡奉般般見殺而李灰危兵故出奔奔則何以不書 之庸策而後可恐春秋不若是鈺也〇李灰之對莊公曰 其告於都國而不從請於伯主而不聽者我惟其漢然無 孰謂珠天下之大惡正天下之大法匡天下之大倫乃慮 於禍亂之不及而己不然申包香哭於秦廷而猶能復楚 切請討剪元光以定國家是其出命不過苟且避難使体 好之陳國為之主有力能撥亂之伯主為之援而不知激 其人人 得铁之法领乃奉身遠遁己非人臣之道矣然猜 略之也何為其略之也當慶父之賊般也李交位在正卿 秋責備問者責友之意從可知明後問公再抵而以傳通 為或出或處俱無當於國事之重輕也故略之而不富春 不能忘身狗難踐其以死奉脫之言又不能倡義討賊正 \$P\$何慶父之奔而入立之曾 不知請於王朝以正其位 義春秋略其出奔而不書自是賣之之意觀於賣之而不 典也故以傳通牝與夫入立之事皆不書而閔公亦顏其 書斧可知來歸之稱孝子必非在其賢而持異其解矣此 莽宙不 足於李友之 所為者也 然則李友忠於國而不知 又以路求慶父子宮而聽其自縊亦未聞有正名討賊之

《衢仲孫來

有賢者哉不以為貴而反以為諱則是盡節倡義之事望

王之箔也 君其務常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問攜貳覆昏亂伯曆其務常魯難而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問攜貳覆昏亂也回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東周禮周禮所以本也臣聞之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已偽曰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左傳曰冬齊仲孫湫來省難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

以維持其國於政亂俗壞之日仲張之智善於觇國而不孫有稱稱得辨疑 秦末 國公元年 共同公之澤入人者深天格 等君非以忠矣使廋父稔忍附公再就则桓公與仲孫 体性耗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衮公請討焉豈曰齊人格 禁不减之所致耳嵩曰齊仲孫東克謝以為矣使廋父稔忍附公再就则桓公與仲孫 在職以奉天討而使仲孫來省難則桓公使臣非以禮矣

故不稱使也按此説不然齊極始伯君令臣共豈無君命渝關李氏曰杜氏曰仲強以事出疆因來省難非齊侯命沙隨程氏曰書仲孫與文十五年宋華張同

能輔启建行方伯之義春秋所以貶之也

胡傳曰仲孫齊大夫也都有紙逆則當聲罪戒嚴修方伯

春秋解傅拜疑 皆仲孫之罪也大夫例稱名略其名而以亂臣之族書所 使為略之或不然荆人來聘秦人來歸傳分成風之從 见桓公使臣不以禮仲旅事君不以忠也按此説以不稱 幾也我 日胡傳曰不稱使而曰來者略其君臣之常詞以 安坐而待其自斃是使廣父稔惡而貼問公再弑之禍者 以亂臣之族而省亂國之難無以正亂臣而定亂國矣耳 侯也曷言乎其職仲孫也仲孫者無知之從子或從孫也 難而第回來而已然則齊侯無踐數曰幾仲孫所以機齊 也齊桓為燕伐山戎敢鄭牧邢存三亡國以彰白功置以 使而見之矣の先儒皆謂仲殊之來為現魯而欲取之非 來是亦春秋之常例置以法當稱使持略其君使之詞以 則可謂略其君臣之常詞耳今既無事典之可紀直書其 慶文之當去 不能匿居以義建行方伯之職以討之乃欲 不來討城而來尚難名義己覺不完况其省難而還明 意非有事典之可紀也又魯亂不可直致具解故不書省 臣故不将命而稱使也然則省難非事數曰省者審视之 深 譏手然則 機之也臣見識而君亦不能解其谷矣南於齊侯無 比事之非禮非忠誠有然者不必於其不稱 を大 附公元年

必有君命矣有君命何以不言齊侯使以其無事接找君

私原鄰國者且仲孫歸而有與君問答之言可知其

巧

春秋解傳辨疑 卷文 图公元年 陈而圖之柳或忌李子之可以安魯而祖之何為召復李 歸徒以虚禮奉李子而慶父之横恣如故常人於此必有 子而乃圖之於既歸之後乎此以知仲孫之來本非明魯 以安魯一爾若齊桓果有他心何不於季子未歸之先何其 告之以不可我且有桓之召復李子也亦謂季子之賢可 何規規於慶父之不去夢難七未己必俟君問可取而後 超虚實以圖進取則於其歸而復命即當稱其不可取矣 謀也然則魯可取之言其可信子曰此或一時偶獨之解 君之果否得安季子之果否見容天人廣父之果否稍載 沟沟而靡定者故齊桓使人來省之省之云者蓋欲察幼 之虚實傳曰來省難自是齊極憂為之心盖此時季子既 遽思利其所有子且以左傳仲孫之言觀之若果使其窺 父之 亂二居殺死國絕無嗣使高于存之大齊桓於閉. 乘其危而取之乎 團語曰桓公憂天下諸侯事有夫人慶 周公之裔素名望國而又累世相親鄰封修好乃一旦欲 再弑之後掎為憂之而園存豈其般卒閥立未經大創而 於私而思足者所桓使仲孫來省難其意本善及開為難 又不可謂其無有也儿人之情固有初念本善纏則偶動 一一得其情状無可為咨詢停之爾實非有來機取魯之 未己而機心偶動因問其可取與否是亦功利之智見也

春秋賴傳辨疑--奏大 之以為利是亦未可知之事也今特一言之問而已安得 義未紀前此之滅譚滅遠有事於兼并者不一今使專難 無知乃公孫非什孫也左傳以無知為仲孫蓋因無知之 故不免於春秋之幾再若謂省難之時即有現尊欲取之 國以莆雖得仲孫東禮之對良以由齊桓憂齊之本心有 請其此不可信哉但其省難之意本善後日桐齊力而魯 衛紀旨遠於齊而學最近則於遠者存之以為名近者取 梅亡之義取雪而別 不己而其勢可動問仲孫而仲孫以為然安知不假取亂 比意而仲孫亦必獻取魯之策以為伯器賓矣况齊桓仁 也使魯之國本先顧而有攜貳昏亂之形吾恐齊桓即無 子或從孫非無知之子孫也蓋齊人既殺無知宣備容其 父年赐仲氏 有後於齊或者念仲年之親而別立其支子以為後故其 則必不然矣の汪氏曰左傳昭四年云齊有仲孫之難 獲桓公蓋仲孫乃無知之後按左傳汪氏之記旨欠審 之也惟齊桓憂曹而不知義不思討賊而徒來省難 故冒 仲氏而 封其後亦如紀季之處鄭者耶夫那 附分九年 誤稱孫耳仲孫狀必無知之從

攜貳復為私之為正本書言四鄰之必不可問必不可復

親之親有禮因重固問攜貳覆昏亂伯王之器也彼以問

對君回為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具務常為難而

孩之

本秋料傳辨疑 巻大 後以無 族则 必非濫法之精智使然也略其名而止稱仲孫春秋之意 之可矣無知就君而被殺齊人立仲年之夫子為後是以 後也故稱華為亂賊之人而稱仲為亂賊之父氏分別觀 微矣。此年書齊仲孫文十五年書宋華孫書法同而 至此未必古法之至輕不絕亂戚祖父之祀也無知弑居 朝觀俗 宣必錄亂戰之子孫乃為可護耶〇東來另氏回觀政在 有仲孫使仲年無別子無知雖有子孫或亦不使為仲年 其能正鄰國耶且仲孫知魯難之未己而不請鉄慶父未 盖明其為亂賊之族而深識之也夫魯之亂賊未討而國 而伸年之祀不絕自是典刑之終春秋書仲孫而略其名 後世之於大逆盡亦其族法固太暴或亦因方法而精重 勢危疑又使亂贼之族來省難齊枉不能正其國又安望 其祖父之 祀當絕所以嚴不忠不孝之誅而為臣子戒也 子孫稱 生 賜之族也况夫的政嚴明 何至以亂賊之子孫使其 不同華孫者華哲之後仲孫者仲年之後非無知之 君而其父猶有後禮數曰非也儿子孫之為大逆者 仲禄 為鄉於齊夫於亂戰不紀其父紀此已為濫法矣 机 在野政之所及者沒俗之所得者深此昔之善觀 被殺罪状已明不比宋莊之於華督德其立己 也 汪氏以 関公元年 仲孫冰為無知之後誤矣然則無

春秋解傳辨廷一本大 君當問 哀姜廣父二三人耳舉一國之美俗宣二三人之惡所能 常善也国也班聖人亦宋如之何也是数者既未如之何 之前而其效見於數百年之後具規模遠矣哉子孫之不 遠移乎湫可謂善親國矣周公伯喬培其風俗於數百年 其權而不能拿其俗樂為國之俗写東同禮其為惡者獨 杜歌 遍而 獨有養其禮義之風俗以適後人使哀亂之時猶可恃之 能常質也國之不能常安也法之不能常存也改之不能 為月禮耶吾是以知湫之觀魯不觀其改而觀其俗也魯 口魯東周禮未可動也湫之所謂東周禮者果谁繳閱公 禮之大禁學犯之矣觀魯之朝三網淪九法戰指何物以 香君也哀姜君母也廣父大臣也倒公生有八歲因大職 所謂周禮若哀姜則棄位而奸若慶父則弑逆之城凡周 人國者未嘗不先其野而後其朝也齊仲孫湫之對齊侯 復振四鄰望之而不敢謀其應後世亦深矣句魯之嗣 也雅經家姜慶父之難能易其主而不能易其理能拿 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淡洛其民耳濡目染身安體習無 妆 形於冠服郁郁乎其文也洋洋乎其聲也井井乎其 "非同禮者揭於觀藏於府講於洋宮流於決四被於 JC 說甚善論世者不可不 鰕 昕 图己成 之風 関公元年 俗倍 和但 カロ パく 仲孫東禮之對或不 改事其治孰能禦之 走

> 李林祥保护兼 基本 图》元年 一學至道之機置獨謂其在野主從中生得 一學至道之機置獨謂其在野之俗可善變我 與欺蝸畢為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外之都 原耿蝸畢為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外之都 原耿蝸畢為魏以為大夫士為曰太子不得立矣外之都 與東道之機置獨謂其在野之俗可善變我 城而位以卿先為之極又為得立不如逃之無使非所軍趙凤 縣在傳司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凤 鄉在傳司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凤 鄉在傳司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凤 鄉在傳司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凤 鄉在傳司晉侯作二軍公將上軍大子中生將下軍趙凤 衛戒畢萬為石以滅耿滅霍滅魏還為大子城曲沃賜趙 原大伯不亦可斗猶有令名與其及也且諺司心勞無致 其在野主後有 一學至道之機是獨謂其在野主後所謂問舊貳復昏亂宣亦 專指在野言若專指在野言彼所謂問舊貳復昏亂宣亦

年春王正月齊人邊陽

仁山金氏四按晉獻公方滅三同姓之國而還卒殺其子

趙魏之計即種分晉之根大理報應亦做而建也己

東南近魯防色則陽都雖亦近齊而四面大抵皆魯地也地南為費地西為根牟地北為蓋地蓋在齊榜陵閩南而境水經註所謂沂水流逕其東南者也東翰沂水為中址彭山季氏曰陽小園漢以其地置陽都縣當在今沂州北

灾氏曰 而 観亦 存 冗 #, æ **√**, □ ρij 围都 惡書以敗七日 献门 宋人邊宿七類蓋邊小國以為附庸并兼七果石 移 其国於國中而 桓遣那義也為其有秋難輔而遭之引擇善地 伯者之所得為也還陽事不見於侍以書 降回邊張其所不放之解也 為附庸蓋桓公之強 Ŋ 范 於可

春秋解作嫌疑 春木 因公二年 电影而為之不仁不義逸於已地而臣屬之耳此必 問魯之難而為之不仁不義所庸國齊人利其人民之蕃庶又或 忌其為魯之藩離故所庸國齊人利其人民之蕃庶又或 忌其為魯之藩離故濟國字民曰據李彰山説則陽國近齊在魯邦域之中兵

之事也

鎌左侍曰春號公敗大式于渭沟舟之億曰無德而禄殃

也殃将至矣遂奔导

夏五月乙酉吉稀于莊公

公羊傳曰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為未可以吉

未三年也

教梁傅曰吉稀者不吉者也丧事未華而舉吉然故非之

ė.

二月丧制禾関也孔氏曰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至此年五月唯二十

稀為然 卒哭而 5 也 服 人口 仗 IJ4 木 終而間 麻 攝之耳蓋非 ネカ 為之我在公也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士 不 曰 吉 Ęارا 4 神者易言あ 當 易吉而祭 時君臣雖未終丧盖智吉服矣置獨 ネカ ę.p 往 弉 糸 何 K 祇見厥祖之比矣今在公 也 禮表三年不祭非廢祭 如是其急乎 大夫犹

劉 號 仸 i D 故 柠 不 £ ぶ 不 稀稀之 請 侯 為王 禮 明矣待者帝也常考天子

然则 鈅 河 天子禮樂使用諸太廟以 傳 可乎孔子曰魯之郊 137 鯯 火 天 有稀成王追念周公有大動勞於天下賜魯公 子神諸侯裕大夫享庶人薦上下之殺也勇諸 秦大 問公一年 本部 上 非 产 摧 也 周 公馬於是平有 周公其衰矣稀言吉

于营收或公初常稀祭公 樂而三失禮馬春 武禄主罚选择病局航先 文 交 *未三年行之太早也 宫是黑之以偶翰股泰王 售也就春荔松大祭初 協 结 **鲁股本各見購或祭奉其**至日 晋人云以 寡君之未禘祀盖见短書晚禮哉左 傳云索書務十廟又云禘敢在成王 追念周公赐之重祭郎社或孔仪之 後來流弟子所撰或是所於四祠郊特胜春禄南入是帝秋郡之是春秋惟两度葛禘一春一夏所以春禄秋常鄱玄江台南水等都玄江台南夏殷程周以其贯祠初寄原庶神非侍祭之名 王制兵公羊傅亦同毛持云行祠原誓于口周辖记四 明祭名云春祠夏行秋口周辖记四 明祭名云春祠夏行秋 秋 Ż 於莊 ŕή 逞 * ہے 者方祀於寝 吗 扸 Ž 祭有 非宮廟

樂哀謀篡而為之又非他日悟禮之所得以矣 主忘哀将上反易人心何東禮之有此盖出於衣姜慶父 今丧未三年主未逸 氏 J 3 禘 非禮 4 难 袝 4 先 君 土 九力 ρ'n 豿 胃 币 ろ 以吉禮風樂用於神 业可)Ŧ) 方:\ 馬 1/2 之廟

其袒 其袒 渝 禮之中又失禮而書也 虚俊今氏曰春秋書稀二比年及傷八年稀于太廟皆失 關字人口禮記丧服 配 有乙 之大 之 诸侯及其太祖 傳日 档 不王 ٠)، 記曰王者神其祖之 不稀丑者稀其祖之所 大 大大士 有大事省干其君於於 卢介 白 白 出以 出

及其高

祖趙氏曰據大傳表版小記

則諸侯不得行希禮

然此後之言稀亦當云神士莊寝不當口稀十莊公也

奉秋解傳辨疑 養大 問公二年 響周領難之篇止言文王而不言發與譽又與祀始祖 于廟又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稀祀是又以稀為祀奉公之 自出之就不合矣左傳於祭式停裹旨言稀又曰系書稀 所自出之說也今考高領長發之為止言契與湯而不言 難稀太祖也大祭法謂殷人稀譽周人稀學此 いく 有然者然王制祭統謂春初夏稀祭義謂春稀秋書此又 长口 在 常禮且不獨勇人行之也若以許序左傳為智誤被皆生 按比说旨 祭故得稀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公配 祭后稷又推 甚遠者若時祭及袷祭止於太祖 廟之主為其疎遠 先之義故又 追奪抬租 **之者謂於始** 明矣益帝王立始 稀為時祭七名 其為誤也必矣詩小序曰長發大神也 神文王于太廟即以為神者神文王不必更言文王也 あ 周 万况 昳 .冇 非後世傳聞之可比何至以王者之大祭亦不 以稀為祀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 稱希禮如是即觀春秋所書言稀于太廟何 祖廟 稷上一 代祭之周人稀學是也成王賜魯重 祭之 不敢褻狎故也 祖 典 あ就 MA 所自出文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 ā VΧ せ 不透精詞未盡其追遠尊 せ 稀又祭祖之所自出 朱子曰禘是祭之甚大 祖配祭也此祭 対 ēp 袓 犯之 不兼羣 祀 始 ŕή 誠

春秋解傳辨庭 秦大 以莊公 莊公 **外配註** 子祀祖之通名不催祀其始祖所自出也意古者天子祀 者蓋書反覆思之而俱覺未安藉以為稀大祭也稀是天 狂公非始祖於莊寝而祀桓公尤不得謂之稀矣儿若此 於始祖之廟祀之若桓公則己有廟何可祀之於莊寢且 稀於莊分耶或謂稀於莊公是於莊公之寝推桓公為自 祭文王而配以周公惠稀之常也配而併及於莊公稀為 恐當時必不如是也季彭山曰於莊公者以莊公配也追 稀矣况祀文王於莊公之段屈尊從東其褻文王也尤甚 序謂雖禄太祖者稀文王也 為文王 詩言假哉皇考梅 朱子以為於於之詩篇中未當言學公宣得為於祭子詩 出而犯之以莊公配也然始祖所自出之帝無專廟故 祖祀始祖與祀 祖以其禮樂獨隆於他祀是以诸侯不得行此禮耳 而發故再按此說是謂稀祭文王猶在太廟之中特 通且使莊公即莊寢果祀文王於莊公之寢而以莊 稷 併配之也如此 配之也 詩序謂長發大 待者祭契而以湯配之也 希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殷周皆希譽而 非 好 祖文王非其所自出之帝亦不得名之為 柏祖所自出之帝皆謂之帝言祖途 問公一年 則當方稀於太廟以莊公配何云

亦

莊

公

者盖指在公之主言以為稀文王於莊公之主文理

春秋軒傳辨疑 卷大 問公二年 左傳不察其故見春秋有吉禘此公之文因以稀為常禮 為祀祖之通名既與詩序有合且於春秋所書之義庶可 耶蓋稀示莊公自是祭莊公安可謂之祀文王于莊公哉 莊外而亦稱稀也曰是不然稀者祀祖之通名也即祭怡 通非软為異就也又或問禮記曰王者稀其祖之所自出 其祖配之者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亦未免失之偏矣惟 而妄引稀名周失之濫至於禮記謂稀其祖之所自出以 太抵稀為天子 祀祖之通名魯人衛用其禮而亦謂之稀 関公之 稀莊公或亦籍口於武王伯禽之稀父而為之者 世以為常也其謂稀于莊公者是祭莊公非祭文王于莊 以其祖配之據此則止祭伯祖亦不可謂之稀矣何以祭 文王也魯以周公為太祖成王賜魯重祭故得希周公而 文而家武故詩序以離為稀太祖夫文王為太祖之尊何 予孝子自武王稱之為皇考自後人稱之為太祖周人祖 秋亦書當逐稀本犯祖之禮関公施之於父何不可謂之 展宣獨稀為專祭哉且當秋祭及冬祭也祭非其時而春 भ 机 公之寝也周之初武王禘文王矣魯之初伯爲禱周公矣 不可以希禮祭之哉春秋謂稀于太廟者是祭問公非祭 給大給皆謂之給四時之祭編於厚廟写謂之祠擒書 與太祖亦皆謂之歸如如有所殺大如皆謂之郊谷有

春秋解傳辨疑 歌清廟下而管象朱干玉威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是 而言也據此則是稀之灌禮異於他祀也祭統曰大待升 稀之所重在淮可知矣淮重於稀僑食重於給各舉所重 其節文比於稀松為略觀孔子論稀失禮而專以淮言則 肆而請有請食禮非但稀於也但四時之祭雖有裸饋然 監高閉曰稀祭園止有虞稀黃帝黃帝非虞在廟之帝不 不稀置僅祀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後謂之稀哉〇表准 稀樂異於常祀之樂也可見稀之禮樂特隆故以為不王 者謂凡行祭皆既裸而獻有薦禮既薦而肆有薦熟禮 專行園止之 稀取其稀名於宗廟題氏曰帝王立始祖之 在廟 食享先生瓊山北氏曰呉澂以肆獻裸為希饋食為拾説 之文爾雅稱稀大祭也諸侯無稀禮魯行天子之儀不敢 朝百世不透循謂木盡其追遠尊先之義故又追尊始祖 牛而 谷及壇蟬稀及郊宗石室此所及近遠之殺也貌中書 自出之帝而追祀之以其祖配之者謂於始祖廟祭之 非圖止而何又为傳云稀其祖之所自出又非在廟 與他牛異也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 をさ 問公二年

何

前

難測也而

幾幾乎明之者之

難其人必其禮義之精

有獨深矣豈皆謂其遠故耶〇

禮記檀弓回幹日處布

於他

祀國

語曰

郊稀不過梅栗然不過把握是稀牛同

以周公為不可祀但其所以祀之者失宜耳蓋希禮特隆

稀載但成王賜魯重祭本以稀同公孔子以為非禮者非

秋拜侍辨徒 石钪 矣彼言 希禮頗詳華未言及文王也可知春秋所書稀于 抵調無專廟耳然皆以意揣摹而殊無確據失子謂成王 與此恐非或人之所及而不王不稀之法又魯之所當諱 知者蓋於常祭之外又有大稀非先王仁孝之極不足以 給大給皆於祖廟有禮矣何為又有大祭之稀又何為大 或人何疑其說而問孔子 曰此事亦自可疑祠稿嘗桑將 祭文王而以莊公配之哉〇萬稀周公非稀始祖所自出 公配之其書稀于莊公者止祭莊公于在寝柳豈于莊寝 太廟者止於太廟祭問公非祭文王於周公之廟而以周 堂位謂季夏六月以稀禮祀周公於太廟則是明有專廟 賜魯重祭故得稀於周公之廟以文王為所出之帝而周 者故以不知答之而又語以天下示掌之理也若必以稀 祭之稀諸侯不得行即以此疑其說而問之孔子答以不 分配之蓋據趙氏之 說推之有如此而亦無他佐証也明 之禮稀當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意與論語何異而祭 女台 祭地大報生成之德何所 袓 ٧٨ 所自出者為甚遠而難知然則中庸所謂明予郊社 杜台 祖配祭比按此数說所論稀祭之地各不同大 ゑた 問公二年 難知且四時之祭有常是亦

年不 秋 拂是未得 其不可言也 禮 十倍 13 \mathcal{K} 10 喪 二分年主 释 事之 而编葬相 팃! 丧 亽 薨 行 10 (V.) 為書吉 擴 是春 禮 1算 往超以干 熯 狻 祭 祀 祭 卒 #1) JŁ 是未蘇 特祀 乃親之当子問篇 也丧前故 唯 辨 末傳 哭 是指未辞之 がへ 木 . 祭 뭐네 (者莫大) 秋之 常局 Ξ 寝 晃 妆 氽 凝 神结 呖 終 至 4 明矣若泥檀弓吉祭之説而 Ł 衰經 ᆂ 天 不 含在 بري 袝 かく 11 大書用 書言亦發辭也 她 ٧X 平 錦不 冬 18] 作售 蓋 哀 补什 譏 前 於 ナ 於祭 柱 Ł 不 补二 亦 布 夫 肋 Ł. ij 特言 大 輔唯 於 枵 释逐 祭 其 大 作 ے 明 行 ΨŖ 宋 吉 子之 攰 く 車祭 為 1 言 Ì 盛 易 禮 ⊜ 廟盖卒 說以天 JÚ Œ 社 禮 2/ 越 护 楦弓 特 ল 根 吉 耳 相印体 子 備地綿 於 杔 楔 益 女口 水巴 行 *E 禮 祭矣 非 者氏 宣其 宗廟 故 弋社 Ŧ 樣 ② 郊 ۲X 梢 .冇 於 遽 かく 吉 þή i, 為 灾税行 備樂北 大 不 外 哭 主 主 祭于新主乎左 杜 今莊 榜文位 如吉禮之常而與宗廟 事 丧者 事 75 子崩未獨五祀之祭 亦 可 者 袝 张 學稀子 大臣攝祭之禮良是 也 乎 視 不親 在不吉谏 吉 袓 杜 公之丧将 灬 当上 春秋 卑而廢尊然 内散禮氏 栈 氏 鹄 0 乃吉祭之 者盖對 Ą 王 其不 而以言曰 復 註 行唯至卒哭 in 11 特書 行单的丧 制 桥 主 Ē 廟 39 C 公公 神 親 **会麻其的** J গ 抪 ے بو 疫 丧 以樣 常宣 以從 年本作文 **祭耳** 於尊道事 吉 剕 其龙 曰 外也不祭 掃 r. 祥班附

喪祭

티

祔

于

相

Ħ

離

ø.

是

Ð

سطح

٧X

展易真平哭日

戒

事 Ė

是

6

سطع

レス

薨則 耳岩夫 萠 冬 喪廢 即 以而食葬禮酯人口视勘特十之子 放 却見 吉 く 反 韗 ヹ 笞 不 下獻至後又不主也更也而五士諸 至 辛之视十乃言的人按不尸天饭祭传 禮 শ ļ 祀 攂 糸 傳 位文 貎 是於 廟 乎 下元 取 内 突 事犯五祭自者受措勤人子也尸之 祭於 亦 辨 烤 事英 犀朋 親 曾子問篇 廟味 故受飯其故無酢牲作迎崩五九祭 بط 袝 不 而 豪氏 祭 云而揖禮殯酢钦禮其尸則 犯飯禮 쇰 行 祖 习 不 而 祭矣 生日春崩 大 後 视然主义往主举户食而止外大亡 ** 例 ゑ سيرز 冬 廟 外 半半确不荐人的九使人而神夫不 松 大 ĬĮ. £p とく 主 礼 \$P 养平哭後 馬薨 宗 祭 獻則戶同及以獻飯滿坐不不祭可 如文二年大事 南 \$ 位 换 祀 đЦ D 山事 而 就諸祖 而止尸盖葬下机举足也行可尸開 Ż Ż Ł 五 子 ÁΑ 1 禾 Р 己無飲葬畢等犯主當三侯以十其 **太獨** 告 좑 祀 ١Đ 宗 */ 不 行 ^ Ŧ 可 己獻卒後反事飲人飯飯獨己一詳 於 さ 廟 葪 Ξ ح 人军主 聚貨 集聚 揖 止佐爵哀哭也要的之不能私饭矣 不 徨 廟 M 枔 先 羣 祭 洁 唯 比食而精其此主酒数值乃丧别先 可 禮 公 推 不 此 解放問是人酷也者祭人知傷 祭 き 枕 さ 之 臣 A. 于 业祖 がへ パス 侑 大學王 神司 易吉而 平兴成事而后主 太廟 意者未幹以前 夭 닃 反其廟若遇祭期 常 不 酹 辭 可 祀 灺 不 天子 和宗 不言祭名又 亦 社 是 とく 班武 主 梭 吉 而 行之 朝之常 崩 نلز. 祭 钦祝祀五食育以他疑當飯祭 己 之 畢備直犯分雅滿則矣祭夫禮曰僕 可 水豊 國为 親 锗 ٧. 禮的尸侍之云主澈业侑之子推天氏 袓

春秋解传探疑 從吉則其釋服短表亦可見矣高氏謂當時君臣雖未終 吉稀于寝蓋三年之喪猶未盡廢也然禮莫大於祭祭而 馬非所吉而吉馬其失禮也不已甚乎の新主不入廟而 太廟之帝周公無異又與無丧之祭無異也非所稀而神 秋解侍旗睫 養大 因分二年 党 光不似無喪之祭為周詳耳今於莊寝吉稀丁莊公是與 派書給于廟是也但宗廟之绪祀雅親行而其禮數差簡 卒哭後宗廟之時祭旨親行哥人之言未給祭者是指新 傳謂一舉而三失禮三者皆失禮之大者此時李子在園 主人廟之於祭言其實特於大裕之禮原不廢左傳所謂 勇何怪乎武聞之禍不旋踵而又與也或 与希于莊公 丧盖皆吉服矣以此說觀之豈但稀祭之從吉己耶可胡 朝赌馬此智奉秋之明證也此題在文二年據此則既葬 未知其何故或者衣姜慶父之奸謀欲為此舉以自掩其 是不忠也言之而不見聽是不為為所用也李子不用於 而君臣之悖禮如此不知其非是不智也知其非而不言 倚云淚俱 之明年公孫夏從寡君以朝於君見於當附與 人答以寡君之未神祀神者其後晉人徵朝于鄭鄭公孫 襄公十五年冬十二月晉侯周平十六年春葬晉悼公改 又杜氏釋例曰舊說以為諸侯喪三年之後乃至當按傅 服修官無子曲沃會子與梁其冬種飲和晉山言斯故晉

公以謬妄之虚禮而其包藏禍心人所共覩抑亦將誰欺特狀可見矣蓋慶父奉間公以虛位待季子以虚文祀莊而奪其位哉未幾問公再弒又將歸族於他人而亂賊之祇篡之迹意若曰吾之所以尊莊公者如此而敢殺其子弑篡之迹意若曰吾之所以尊莊公者如此而敢殺其子

秋八月辛母公薨

左傳曰初公傅奪卜斷田公不禁秋八月辛丑共仲使卜

公羊傳曰公薨何以不地隱之也何隱爾弑也孰弑之慶濟前判帝刃出於背而春秋之法不傳矣。竟恭弑 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曰如稱希荫不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稱帝前不直書無隱又非臣子所當施之於君父也汪氏曰如修之乎後世記言之士欲諱國惡則必失其實汪氏曰如 為無以傳信也凡君終必書其所法民日如路寝小寝 せい 至於見試 信於将來回書卷以示臣子之情不地以存見試之實何 聖人書薨不地之后故云爾然則 制 為 禮記稱為之君臣未當相試者盖習於經文而不 ħ, 驯 服相容隱之條以綴骨內之思春秋有諱義蓋 沒而無所其情厚矣其事亦白矣非聖人能 詳而不言試也何以 傳 狗

也然则雖諱而亂臣賊子之撒具兵竟而不地且不葬養十二公所同也不地不葬隱的所獨之曰公薨諱之也遇弑君父之大哀也何忍言之是故書便氏曰魯之春秋固蓄曰公子廣父弑公于武闌聖人修

始末以知莊公不能正自齊家致後朔再械國幾滅亡雖變其常又比事屬解以見其實將使後人因例啟疑考究經雨存禮法以垂訓萬世故不徒隱諱而己而不舊地以張氏曰諱國惡者臣子之禮存事實者傳信之法聖人之

欲韓之而實不可擀矣

書何以

也使當日桓公不立而允量旨如慶父之死春秋亦必不

知允量之為成也使衰養度父不出奔而放之不

表討者智因事例得見於經亦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

秋之義重討贼若贼果被討是必舊殺而斥其主明矣其

慶父奔比書於公薨之後可知哀姜慶父之為賊矣內春

以為專投權於小人者之明戒矣內交宮禁而國母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內交宮禁而國母陰主其事則亦豈易動於惡哉書此可臣雖欲輔問公而慶父勢不可禦矣然非權寵過重得以此問公之所以弒也干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京奉則山李氏曰弒問公者慶父也慶父專權日久常懷親紀

為卿則慶父之誅不以賊討是以不書葬如宋閔公之例汪氏曰慶父已故何以不書葬今考慶父諡共而公孫敖

職親 桓無大夫 而書公子量可知量之為賊矣觀夫人孫 職關李氏曰不忍言就故書竟不忍言其地故不書地大 於輔傳鄉縣 養大 閱公二年 地之故而自知其為就矣然則何以知亂賊之為誰也曰 惟不忍言其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 惟不忍言其地使後世習其讀而問其傳察隱閔所以不 人之 則不書辞也葬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 則不言辞此蘇在討賊之後則葬得書陳靈公是已

' 飯 122--- 161

春秋群傳辨疑 卷六 問分二年 = ---之義問公之罪在慶父凡之先後不可知但慶父之凡不 之葬切切 之私恩而害君臣之大義其所失為己多矣春秋開閉公 止迫慶父以自縊又諡為共而使其有後於魯是顧兄弟 眠為道耶五子 所謂 犯說者比類是也親李子院立 停公 其君比覆載之所不容者尚可論親親之思而以緩追逸 也既而不可及緩追逃賊親親之道也按比說非也臣就 今将爾季子不免慶父新二君 何以不該将而不免過惡 以贼討故春秋不得而葬問公也〇分半傳曰殺分子牙 不知討賊有賊未討而即葬者聖人則沒其葬以存討賊 又難因文而見不必构也〇君試眠不討本未可葬後世 事屬解之法求之而賊之為賊亦可知然子般子赤之賊 顧而國法之疏漏愈彰何必指其為賊而後快半但以比 而不 得臣之非賊也由是觀之則凡亂賊之徒皆因事例得見 如有也子亦卒而上書公子遂叔旅得臣如齊何以別於 般卒而公子慶父如齊何以異於子亦卒而季孫行父之 李子哉大管蔡脩亂未至於弑君同公循且致辟今乃 我打亦必不見於經何以如哀姜慶父之為賊也且子 計經亦不必異其解而斥言之正使逆城之主名不 非欲人知其為賊而書之也明矣蓋彼既不以為賊 馬以城未討為憾宣以待慶父之寬縱而有取

早上气机子帽那説暴行而作春秋後人乃以祁説解經義良可孔子帽邪説暴行而作春秋後人乃以祁説解經義良可以銀賊為親親之道則是李子仁而周公大不仁也嗚呼以級賊為親親之道則是李子仁而周公大不仁也嗚呼

九月夫人姜氏孫于都

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為傳史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以牙之訓機兩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國人習而不察將以是為常事則亦不知有君之尊有父 一妻, 實矣之心也則人欲必肆天理必滅故以牙之訓機兩 本權傳辨幾一卷木,問公二年 专 若再祺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惟乎春秋以復讎為重所謂 若再祺幾至亡國其應不亦惟乎春秋以復讎為重所謂 治之於未亂保之於未危不可不察也

有以致之也為以致之人實在公司在公司在公司的人的人,因此以及其為人而無例隱之心實在公不知防微達的在公不能防関則於在公平何首是以通手共仲而無蓋在公不能防関則於在公平何首是以通手共仲而無蓋在公司在公之娶裏妻納幣親社逆女慶往以致其勤丹

臨川長氏曰哀姜不奔齊而奔都者蓋有沒行與弑謀身

員二惡自軟於心而畏齊桓故不敢歸齊也

公子慶父出奔言

也可以為後世鑒矣

齊而哀養之自亦不能保是其所以寵之者實所以害之

以見忘父之惟為妻之愛者遺褐為不淺也未帶見收於

高氏曰先書公薨而繼書張都奔宮則知夫人長氏公子

慶父電賦公也

弑其君之計乃以 緊求于莒不許其入而已又立五氏與父哉李友既立信則當正慶父之罪致碎于旬人以致兩禮之驗也方李友 適邾之時使魯國無人安能逐姜戊慶張八曰慶父與哀姜謀裁閱公欲自立而不遂此魯國東

贼之討而閔不書葬繳叔不同無復輕重之則豈非郛憲之大失此所以不書國

胡傳日公子出奔幾失賊也

所以嚴佚城之責也陳氏曰宋萬奔陳雖殺之不書慶父奔召雖殺之亦不書

虚陵李氏曰宋萬出奔陳廣父出奔莒以逋逃主罪陳莒

其禍如此夫 电子强率不自相容也不第不忠不孝之報為是於 養文 関公二年 素 秦林祥傅祥安 卷文 图公二年 素 秦林祥傅祥安 卷文 图公二年 素 人名英曼斯默恩战于齊其子能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卒為文姜所謀恩敬于齊其子能公制于母而忘其父又中的金氏曰按曹自隱公将予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仁山金氏曰按曹自隱公将予其弟桓而桓公弑之以立

異者置非聖人以共仲弑逆罪非敖比而削其喪歸以絕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得贬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得贬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得贬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其文者臣子之逆不得贬而法易明也且以見天屬之親其 前關李氏曰文美如齊去姜 戊哀姜丧至不蒿姜言灵其

灣其非禮也 不書其卒與喪以其子惠伯為之請而文公許之故書以有後于魯是必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爰不可如积牙而 同不可以利書而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爰不可如积牙而 同不可以利書而以大夫之禮治其喪爰不可如积牙而 同母道也公孫敖之罪雜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起亦當 同母道也公孫敖之罪雜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起亦當 同母道也公孫敖之罪雜輕然既得罪出奔而位起亦當 之例再哀姜之薨荐與喪至皆書者與文姜之薨群皆書 之例再哀姜之薨荐與喪至皆書者與文美之薨群皆書 之例再哀姜之薨荐與喪至皆書者與文美之薨群皆書 之例再哀姜之薨荐與喪至皆書為之如公子覺不書卒 之例再哀姜之薨荐與喪至皆書為之之於之故書以 以本書其至與丧以其子惠伯為之請而文公許之故書以 之數按此說亦欠審慶父繼于密密魯地也喪在魯地不 之數按此說亦欠審慶父繼于密密魯地也喪在魯地不

冬新高子來盟

杜氏曰盖高俟也商侠使果平亭弘僖介新立因遂結盟春秋釋傳辨疑 卷大 問分二年 委 -----

齊高子盟者即位此時例當稱子桓十四年鄞伯使其弟齊高子盟者齊侯使之來平魯難也當濟侯初命高子之時東北所國籍之命故不稱齊侯使也齊侯不使之盟而高子父承出傷公未立及其至學值傷公新立因遙與書結盟子通魯知齊侯使來平魯難也當濟侯初命高子之時慶為武司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僕盟于防自爾以來不見經故不稱使也

春秋之常此春秋華孫來盟皆不言公及則不善公者

程子曰高子來省難然後盟盟未前定也

胡傳曰不曰齊侯使之者權在高子此

陸氏曰不書使高子受命不受解義與楚禹完來盟不書

使同

定也

今與否是時當園猪無君也國語日為有夫人廣父之亂春來轉傳辨疑 卷九 間公二年 美家也故不敢篡而出奔齊侯初命高子東時未知廣父已濟關學氏曰廣父軾閉本欲行篡以魯人公議騰沸而不

與春秋貴之也杜氏曰魯人貴之故不書名程子曰稱高失了如高僕之賢已有治蹟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後可知高僕之賢已有治蹟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後可知高僕之賢已有治蹟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後可知高僕之賢已有治蹟之可見者至今又歷二十六年其私也及高子至魯傳己入而立之遂與之盟而傳公子夫侍以不臣而稱子是齊人之黃之非因此事而魯人子夫侍以不臣而稱子是齊人之黃之非因此事而為人人方虛君他而無人以嗣之故侵高子存之蓋以傳公未二君殺死國絕無朝桓公開之侵高子存之蓋以傳公未

春秋梅傳轉發 卷六 問公二年 請於王而命之也徒為是私盟以相結豈以定難之大事,秋稱傳轉疑 泰文 皮公二年 老 -----魯人謀立君請之以足其位如是則可以臣魯而正 是猶未盡善也盖齊國去魯未遠也秋八月公薨至於今 之大抵否不然也高子之存為固亦可嘉若以大義論之 調春秋貴之胡傳之論事迹從公羊以為惠人聖人皆美 其稱子賢之也按杜氏之說是謂魯人貴之程子之說是 不為不久也齊人一聞魯亂即當與師致討殺慶父而與 奔未聞高子冷取子宮而殺之也傷公己立未聞高子令 急與問罪之師第這一老臣來存之亦己碌矣况慶父己 天下無無愧於方伯之職矣今乃明知慶父之當討而不 徒特高子之盟謂其可以安魯而無患者吾不信也觀齊 而傷公季子君臣之兩賢相得而臣姦縊死國以永甫若 惟恃一盟為可信抑宣徒為一盟便盡安惠之義也就幸 他而不名旨以稱子為褒解乃遂張大其功而不揆之於 義也恐非春秋之旨矣。據左傅則傅公乃成摩子所立 據公羊則傳公乃高子之所立竊意左傳為是公羊傳回 高子者何齊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我無君也然則何以不 是言之則高子之不及褒也明矣先儒不知高子之致 與問公盟于落右而善難指未已 執調盟到為可怜耶

子善其能恤曾胡傳曰高子齊大夫也子者男子之美稱

春秋辑傅辨疑 秋轉傳辨疑 卷六 問公二年 學 一一一 之甲此或柳行旅從之常非動大眾而迫之立僖公也且 必望風歸命而謂徒以言而己矣該何容易高于将南陽 君且魯大國也即無君國猶有人齊人即以兵力取魯未 獨自能給何須高子城之比以知公羊之未可據也胡傳 始立城魯之事或小小補算容有之但社公之世以不急 是矣但公羊之可疑者亦不止此三君雖死何言曠年無 鹿門至於爭門者是也或曰自爭門至於吏門者是也當 言來不能得其亂高子言來盟逐能定其難也此事觀之 乃從公羊以立說亦未之思耳の汪氏曰仲張高子之來 而城築者不一豈有都城傾壞而不修者即或新頹魯 人至 今以為美談日衛望高子也按無君之說劉氏非之 而己矣桓公使高子将南陽之甲立倭公而城魯或曰自 公紙比三君死曠年無君設以齊取魯曾不與師徒以言 盟之後則傷公立哀姜謀而魯國無事矣按此說亦不然 經皆不稱使皆不稱名而胡傳有予奪之異者蓋仲孫但 石喜之也何喜爾正我也其正我奈何莊公死子般我問 二人不無優劣其實魯之治亂全不係此而二人亦無優 仲孫來而魯難未己高子盟而信公遂定以後事觀之似 中孫來之後而問公武夫人孫慶父奔紛紛靡南高子

有予奪之異宜經百乎 第一次也使當中孫來時哀姜慶父已出奔而李子雷 其結順如同一撒未可以事後之成收定二人之優劣傳 一张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一张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中孫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中孫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中孫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中孫不肯孫慶父慶父已奔而高子於此又未聞以義告 一時,不肯孫慶父慶父已與秦而等之中, 其結順如同一撒未可以事後之成收定二人之優劣傳 其結順如同一撒未可以事後之成收定二人之優劣傳 第一度父而故之也夫大明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勞 第一度父而故之也夫大明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勞 第一度父而故之也夫大明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勞 第一度父而故之也夫大明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勞 第一度父而故之也夫大明未討何以匡魯是二人之優劣傳

十有二月状入衛

等事盡削之可也变回必若此言仲尼刪詩如牆有交鶉調河南劉雯回史氏記繁而志寡如班國書載諸王淫亂師敗續遂減衡初定之為五千人立載公以廬于曹松氏四萬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立載公以廬于曹松氏四萬益之以共 滕之民為五千人立載公以廬于曹松氏四載為中半承難的皆三百與門村歸夫人賊戰馳齊侯使公子其處當在河東近楚业也許穆夫人賊戰馳齊侯使公子其處當在河東近後盖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胡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胡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胡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胡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胡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明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明傳曰衛康权之後蓋北州大國秋何以能入乎臣青嘗明傳曰衛康和大學之為為於大學大人,

成於朔其禮先亡而國隨之矣 此時於曰衛之淫恣聽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而龜山楊於曰衛之淫恣聽惡乃禍亂之所從始肇於晉矣 自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肖自敗家而亡其國者也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肖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衞為状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以問延平楊時時曰此載衞為状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之奔奔桑中諸篇何以錄於國風而不削乎臣不能答後

無噍類矣故治國必先齊家而淫亂之祸不惡則滅可不春林轉傳辨疑 卷大 問公二年 墨至而浜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牧而封之則康奴之後至而浜然離散國隨以亡非齊桓牧而封之則康奴之後孫氏曰衞之滅非特懿公好鶴失人心自惠公即位宣養

棄衛不 圖自衛文 公復國遂心服於齊矣蓋衛自盟幽以來 背齊不會及齊伐衛猶抗未從故桓公得謂之滅乎齊桓攘夷安夏志業方勤而獨於衞不救者衡今按經文止曰狄入衛則直入其 國都耳衛實未滅何彭山李氏曰左氏曰狄伐衞懿公及狄戰衞師敗續遂滅

囚華禮二人二人先入告守以不可待而夜與國人出秋而遂言減耳觀傳文之所序此時狄人戰勝尚未入衛至渝關李氏曰左傳謂衛師敢續遂滅衛者或亦以其君滅

經 133-469

春秋鲜得辨疑,卷大,阅公二年 里 ………此春秋所以為榜實之書也 0 彭山季氏曰是年懿公取 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蓋非卯辰 言歸言至灣則當時衛侯亦當暫出避人不得歸也故其 不知所終史記以為伏殺則有關於天下之故於法當特 不書衛侯亦滅必有深意存馬矣觀衛民之渡河者男女 宣必關於天下之故而後書之此即關於天下之故而經 之餘城郭室廬未能完善故耳按比說不然春秋凡書殺 之月未為行野見麥之時也而衛侯尚處漕色則以殘破 書矣而經不錄必自卒而非故也觀許榜夫人戰亂之詩 桓之城楚业而已有虚曹之戴公矣故經不書滅而書入 其事迹改之狄寅未嘗取其地而覆沒其宗祀則不俟於 盡故傳據其慘而總書曰滅是固然矣但以經之所書與 總括之解後又別言失字之 由也盖以君死團破民戰殆 後人不之信耳〇一説左傳先言減衛後言入衛者先是 即死于戰因君滅而逐言減衛此左傳立言之未明是以 所終但言立戴公以廬于曹此時懿公又安在哉蓋懿公 有有三十若非君減何至殺戮殆盡如此哉載馳之詩 歸時衛侯言至于清者是言戴公非宮懿公也故左傳

减華禮二人必不以 不可待告子者而下文不言懿公之

乃入衛言入在滅後可知言滅之為君滅也且使懿公夫

奉林梅傳辨疑 卷木 問公二年 張吾之惠多人之詹而欲明己之勘是以萬人之命而易 幾戌曹贈物城楚止虧人之加德於衛者至厚則以懿公 通無與於極會而伐衛之役敢與商戰齊桓不能無怨于 也己〇齊桓兩次栽形何以獨不敢衛蓋懿公在位九年 自書取滅入取皆實錄表可信傳之過妄為由說以求通 其社稷已颓屠我己酷然後徐起而放之長人之亂而欲 亦非易減言取以罪之也蓋春秋減自書滅入自書入取 馬拉其事質而德之乎僖公取須句而及其君實表嘗滅 諸侯看秋之不足於齊也明矣豈以其後能存衛特於此 經書秋入衛而不見齊人之故衛也後城楚止而又不序 死而戴文铅從虧故也東萊博議乃謂桓公坐養其禍待 衛矣此時被扶兵衛又不請救於齊是以齊師不出耳未 不言减歸德於存之者也有來亂而取之者亦不言滅歸 0 陳戊曰滅而書入不以累桓公也凡贼國有存之者則 齊桓加德於衛戴公抬能野處而粗安矣然則史記謂狄 罪於 取之者也故衛不言滅須句不言滅按此說亦不然 殺懿公自是可信表可以春秋之不舊而疑其未當殺也 調立戴公以廬子曹許移夫人眼載馳其為官戴公也明 人尚未戏曹而恤戴公故辞云控于大邪旗因雄极未幾 矣蓋戴公在漕至印辰之月許夫人欲往吊之想此時虧

春秋稱傳辨疑 卷六 問公二年 公之元年何為歷之二年而始封之耶大抵此等俱不可 傷二年齊桓城楚北而封衛若此年立文公而明年為文 十数日而戴公卒文公在齊何能於此月繼世而立哉且 狄之入衛在此年十三月衛人渡河立戰公必經數日久 位之常禮然以時日計之文公之立 亦必不在此年也蓋 非改元即位何至有諡而稱載公即云滅而侵與不同副 於此年十二月入衛衛人渡河立申即使十數日而卒若 明年卯辰之月戴公猶存也意戴公卒於明年之冬故傷 唁衞侯是唁載公也載馳之詩曰我行其野芃芃其麥是 牛卒是已改元 而始卒故可稱諡稱公也况許夫人之敵 九年今定本云以其年卒按此説似亦考核之未審也秋 信竊意比年立戴公明年為戴公之元年史記謂截公元 元年故戴公维復日少亦稱一年年表亦以此年為戴公 而復興不是朝位故或喪為諡文公繼世而立明年始為 文公即位計戰公為君不過十數日耳言立一年卒者减 月狄入衛衛人東徒渡河收集離散乃立戴公此年之末 而立文公孔氏四戴公名申世本世家文經傳皆六十二 年春正月齊桓乃城雙止而討文公馬左傳曰傷二年

二年文公之元牛也是牛戴公卒弟傚立是為文小傳語元年載公之元年也是牛戴公卒弟傚立是為戴公司適乎。衞懿公在位九年般於狄從弟申立是為戴公設矣如此說庶於時日事迹皆有合而詩與春秋經傳皆對《千為元年也可知文公之元年華申三十乘是以受封衞于楚止下文又曰衞文公元年華申三十乘是以受封衞于楚止下文又曰衞文公元年華申三十乘是以受

即或有私未必至比極也の杜氏曰戴公名中立其年卒

一自之名也如此则其不仁己甚矣恐桓公之正而不觞

卵囊其師

春秋样作辨疑—春文—阅公二年 罢 —————胡傅曰按郭詩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领其君文·韩高克奔陕鄞人 為之 赋清人

左傳曰鄭人惡高克使帥師次于河上久而弗召師清而

何也二三執政股肱心膂体威之所同也不能追謀於君人民之一之者作之進制此則鄭葉其師可知矣或以國稱然明進之者作之進制此則鄭葉其師可知矣或以高克是持為公子素所作觀此則鄭葉其師可知矣或以高克是持為公子素所作觀此則鄭葉其師可知矣或以高克之不以禮定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私行以也也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殺生子奪惟我所制爾使也要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也雙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也雙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也要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也要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也要惜其才以禮歌之可也鳥有假以兵權委請境上坐心惡之而不能遠使克將兵禦我於境限其師旅翱朔汀

青也 東京日不青高克而青鄭君與其用事之臣以高克不足 東在韓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教者十有五鎮無敢 東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教者十有五鎮無敢 長維翰為相出延廣於外一制書所教者十有五鎮無敢 扶則將馬用彼相矣晉出帝時景延房專權諸藩擅命及 協志同力黜逐小人而國事至此是謂危而不持額而不

不知之當自罪耳况已知其不腎而强使之不獨陷其自事处敗夫不知其不賢而過使之至於敗事君子猶曰君東東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識以東東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識以東東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識以東東其人失君之道矣故聖人異其文而深識以建退退達義見惡於君罪亦大矣不書其奔其意何也曰高道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曆氏曰夫人臣之義可則竭節而進否則奉身而退高克

當時如楚如狄方有役馬啓疆之心一旦乘罅捣虛則鄭惡之人而舉一國之聚付之度外存亡死生舉不關其心之於君守之以人君與一國之人盖一體也令以欲遠所張氏曰舜投禹之解曰后非界周與守邦夫宗廟社稷主又奪其民乎

必束手就亡矣

不人自責之意深矣 敗其師非有能亡其國滅其自者耳比事以閱而知春秋也胡子髡沈子逞滅自滅也若曰非有能避其农非有能还兵百齊人殲于遂自殲也都棄其師自棄也梁亡自亡

奉秋轉傳統 卷六 闭公二年 授之不可将兵之人是明知其不勝任世以其眾予敵也 遠之觀詩所謂如介旁旁二矛重英可謂風矣以此大師 也明矣文公惡其人而不能退之以道特假禦狄之事以 利而不獨其君豈能寫思信以恤其下克之不可以将兵 高克将兵禦之於河上也然則何以謂之棄師也高克好 其師者何惡其将也鄭伯惡高克使之将近而不納棄師 書曰鄭東其師所以為國本處者深矣の公年傳曰鄭京 偷關李氏曰是時状方入衛而鄭與衛鄰以河為界故使 師之道未為不可但以時月計之猶覺未安蓋於之入衛 之道也教梁侍曰惡其長也兼不反其衆則是棄其師也 尚未見其不召而春秋己於此月書棄師矣宣待其久而 在十二月鄭使高克將兵當在入衛之前後此時尚未久 不召師果清散而始為棄之哉夫惡其人而投之以兵即 歸詩序曰久而不召衆散而歸先儒本此解經以是為東 按此說與左傳詩序之說相合左傳曰久而弗召師潰而 涭

春秋解傳辨疑 卷六 隱四年遇清之清名同而地異者也 師為重也即重師而書葉則其大夫之奔亦可略之而不 國本則師猶重於大夫春秋不賣其棄克而曰棄師是以 其棄師以明将不之為一體而師平九重於将也此一經 然也蓋鄭人以清色之兵授之高克則清必鄭地無疑典 之邑此説良是而水經註亦以中年之清陽亭當之理或 \$ 关 o 清人之詩曰清人在彭 鄭戊以清為高克所帥农 之特筆而其立意深遠矣〇論國體則大夫與師並重論 棄克者棄師則棄師之罪深矣故春秋不賣其棄克而責 可棄也師不可棄也以棄師者棄克則棄克之計銀矣以 情乃見其全不則徒以授非其人論之抑豈如其立心之 日蓋亦見及此矣但必兼其意欲不召而言而鄭伯之私 於度外矣未可專就後日論之也惟高氏之說全不論後 可為不師且其使克之時便有弗召之意己将大師置之 本來不僅使之將兵而己耶,本欲棄克而兼棄其師克 開公二年

>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也 時且臣聞卷落氏將戰君其含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師民教之以軍就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 監民教之以軍就不共是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 時已令已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大子將戰孤突諫曰不 中古辛伯諮問桓公云內寵並后外寵三政嬖子配適大 市出全氏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奉秋之筆削率 仁山全氏曰按左氏於晉楚之事皆不係奉秋之筆削率 作此左氏所得參改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閩之篇曹 作此左氏所得參改致詳也然於魯春秋獨莊閩之篇曹 在林輔傳辨疑,卷六、閬公二年 奉林輔傳辨疑,卷六、閬公二年 李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之。 得入之先後高子來盟之所為皆無考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師且臣聞卷落氏將戰君其含之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



專行禁誓軍旅君與國政之所圖也非大子之事也師在

則守有守則

從從曰撫軍守曰監國古之制也夫師師

制命而已禀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故君之嗣通不可以

鲱左傳曰晉侯使大子申生代東山皋落氏里克諫曰大

子奉家祀社稷之粢威以朝夕视君膳者也故曰家子君

渝關

倳

哀姜未娶之前矣夫人聲姜娶在先君之世故始至不見 三十三年諡曰侍好成風養在文四年然传公時詩人已 所娶齊侯女是也〇元年歲在壬戌 関公矣聲養竟在文十六年趙氏曰姜氏者公為公子日 於經觀先君之世而已娶在傳公之年信子長於子敢及 稱其為壽母在莊公初年當己入後宮而传公之生必在 彭山李氏曰公名申莊公子子般及問公之庶兄也在位

春秋轉傳轉是 卷末 悟公元年 孔氏曰公於惠王十八年即位諡法小心畏忌曰僖

元年春王正月

公羊 傳曰公何以不言即位繼 弑君子不言即位此非子 也共稱子何臣子一例也

穀梁傳曰繼弑君不言即位正 也

都而嗣統不得以內無所承為 嫌但其自都入立而學使 谕關李氏曰閔公無子傳公以此公之子既長且問因國 書王以正之解不厭繁而其義可見矣其不書即位公散 丧己華而不見於京師無王之罪何這馬春秋不得己而 不告於周明年正位改元而周使亦不至於魯又明年服

程子曰稱師責其眾可救而徒次以為學接致形之不保

出至公左氏乃以為成風聞季友之錄事之而屬僖公馬 兩端大亦何能相擀乎但左傳徒見其私而未察僖公之 無有蓋昔日之屬之者私也而今日之立之者公也公私 公之立以関分既統而於次應立也李灰以賢定社楊貫 自明胡傳之說不然也辨見隱元年〇彭山李氏曰按僖 友立之以分誠是然成風事季友 而屬傷公亦不可謂其 故成李立之則大失古人之心矣按比說謂傳公應立李

應立以是為失實耳

春株轉傳錦延 泰克 售公元年 二年传回诸侯救邢褚侯總聚國之解 邢人清出奔師杜齊師宋師曹師次于聶北教邢 移師 書不告也 師遂逐扶人具那器用而邊之師無私馬口那潰不師遂逐扶人具那器用而邊之師無私馬 照川其氏曰莊三十二年狄伐形関元年齊救那蓋齊師 進而於退故不言戰二年冬破衛則於勢愈張既入衛又 彭山李氏曰曹師者曹昭公之師也是時宋桓公從齊最 齊桓之有節制馬轟北形地 望而曹與宋鄰亦 相親信白此 題处齊逐自供賦則曹 出奔就諸侯之師諸侯遂以師逐狄人而退以 之野亦可知侯宋事近衛而役之救邢不煩遠國不見 于那故桓率諸侯次聶北救那那不能支扶衆潰而

其国也

高氏曰故急解也次缓解也急而得缓解著其栽雕不建之也救而書次其次為貶救邢次于聶北畿之也之也教而書次其次為民救邢次于聶北畿之也不速也春秋大義伐而書次其次為善遂伐楚次于陛美胡傅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護敕邢之胡傅曰三國稱師見兵力之有餘也聶北書次護敕邢之

春秋轉傳轉是 卷充 任公元年 上之功不可也故先書次以識其緩繼書數書城再敘三國其宗社國君死為那則其君尚在率百姓而去之謂非敬存之於未潰惟其有聶北之次而形遂清矣然状入衞毀疾氏曰桓公存三亡國惟救邢最力仗其疾驅而往尚能

以美其故不沒其實也

教見其終能教 数而次則遂不能救矣 於赴敵而殺患之不動也書次難同而立義有輕重次而為之命下書次于雍渝罪叔孫之慢命也與晉見襄 居之命下書次于雍渝罪叔孫之慢命也與晉見襄 下書教邢言有咸事竟得其援救晉之師先書救晉明魯 作言次失救道也裁邢之師先書次于聶北號不建教而 獎民曰殺者 裁其志難凡叛志皆為美此凡救當命而 獎民曰殺者 救其志難凡叛志皆為美此凡救當命命而

渝關李氏曰孫不至邢何以言敢國語謂崔人攻那桓公

株件傳轉獎 養艽 传公元年 四 縣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祭夷儀以對之則狄固已遍那矣春秋不書表告魯耳四

奉林鄉傳鄉疑 哉胡康侯謂救而書次其次為貶非矣礼氏曰按兵觀覺 况莊末年於伐形閔元年齊人故形彼以草師故之猶能 坐審於知難見可之問而不追動也亦大非仁人之心矣 本界傳維徒 卷充 传公元年 四取其次恐非經旨夫以伯國節制之兵又有宋雪為之輔 勇於義也明矣雖亦卒賴其敢未至如衛人受禍之惨然 潰之後豈不能逐於未潰之先是三師之觀望不前其非 以待其事須可擊乃擊之張氏曰次於聶北者也兵便利 應其力 不敵而難勝也且那己清而逐狄人既能逐於已 柜狄而因其國分狄勢雖威而今三國之大師以往又何 兵之國其望敢者不會極焚提滿之急而我反泄泄鳥欲 是責其牧之不力也若嘉其持重而不以為議将亦思被 兵眾師弦何畏於狄而須觀學而動觀春秋書師書次明 以接那而惟狄桓公用兵主於持重是也按彭山此說是 大仁至義論之必不若建於牧而不至奔清之為美也 卷九

JŁ 春秋所以于其我而不予其次而救也飲

夏六月那选于夷俄

范氏曰群狄難夷儀那地

順德府那臺縣治夷儀城在縣西一百四十里其地有夷 儀山自永遠西将依山以為固耳 若南邊狄宣竟無一至其地千其說非矣蓋形故國即分 山李氏回按後漢志東郡聊城有夷儀聚註以為那邊 聊城乃齊地而衛之東界也正當狄入齊衛之街那

春秋解俏鄉疑 公羊侍曰還者何其意也愈自欽遠遠之者何非其意也公羊侍曰還者何其意也何氏曰其遠之者何非其意也 臨川兵氏回那人賴諸侯救援之力聚雖自潰而非為状 冬丸 倍公元年

所入也然遭扶人二 年攻伐之餘不復可立國故指侯之 師具路用而遷之于夷儀然後邢得以復存邢自欲遣故

不回逐那

陳氏曰以齊晉之伯而狄伐邢那邊于夷儀狄固尚

遂宿齊人逸楊是也其逸者自逸之解也形逸于夷儀衛 渝關字氏曰邊某者通邊之辭也齊師邊紀形部部宋人 于帝业维夷狄之泰横而桓文亦受其答兵 邊手市业許逸于葉于夷于白羽于容城祭邊于州來是 也通邊已地而臣獨之則不書地自遇而別立其國都則

書地比其所

νĺ

不同也

齊師來師曹師城

左傳回夏那邊于夷儀諸侯城之校惠也凡侯伯收悉分

災討罪禮也

不习 臨川兵氏曰 城夷儀而曰城 那即夷儀那既遇則夷儀乃形國之所在故 剂β

春秋縣傳辨疑 卷充 水解傳解疑 養夫 传公元年 存之則較而存之可也以王命與師者正能故而與之者 微夷状 猾夏天子不能正至於 選徒命亡諸侯有能救而 有救患之功也不以王命與師亦聖人之所與乎中國衰 自遷為文而再書齊師宋師曹師城形者美桓公志義卒 胡傳曰書那遇于夷儀見齊師次止緩不及事也然那以

高氏日治緩於救那過也辛能城那功也聖人不 過亦不以過推功功過不相抱是之謂王法 パイ エカ 抱

張氏曰那雜已邊無力自城諸侯若不城之終未能以自 安故再致三師以見春秋以来悉力存亡惟自此舉得南 定桓公因其既逸命三師為之板察使之足以守而居之 仲城朔方仲山南城東方之遺制

匡大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兹非其一數

氏曰狄伐那而桓公能救邢形逸夷儀而桓公能城邢

彭山李氏曰速夷儀者那之志城邢者桓之功也桓公一

廬陵李氏曰齊伯之編外城三邢也楚北也緣陵也獨城 祁為美晉伯之編外城三虎牢也把也成周也獨成周無 狄国街而至於邊文公不能致而城之桓文之優多見矣

春秋解傳辨疑 卷克 售公元年 七一 城形與城楚止何異當亦不必再序三師矣春秋再序三 死非新立衛文之可比何得言封使如弄封之於衛文則 以封之男女不淫牛馬送具按封之之說不然也形候未 不然知嘉美之有在也9 国語曰罪人攻邢桓公祭夷係 詩侯之 部城那亦從諸侯大夫之例於文未為不可而經 築之事 雞與會盟不同然其書法次序亦呈或異此即言 正是前月後凡之例其不列序諸侯者非其闕之謂也城 有關總書為貶故難則煩文而再列三國按諸侯城緣後 其事有關故總稱諸侯此若云諸侯之師城形以為其事 諸侯之師城邢者比與倉盟小異十四年諸侯城緣陵為 國之 師不依前目後凡者於文不可言诸侯師故也十五 三國之師我形故形與城形猶是」事相連耳而再列三 年感序諸侯盟于牡业下書諸侯之大夫叛徐襄二十七 諸團盟則總稱諸侯公并謂之前目而後儿比上文己列 偷關李氏曰孔氏曰春秋之例先拿而後盟者會則具序

> 秋七月戊辰夫人姜氏薨于夷齊人以歸 齊人至而薨也其故在齊人矣蓋桓公使人召哀姜雅不 薨于外而言地恒解也承薨之日而言齊人以歸馬見因 明言欲封而哀委自疑有疑而已以歸者以其丧歸齊也 彭山李氏曰夫人之薨公羊以為桓公召而縊殺之是也 殺梁侍日夫人養不地地故也 此形之嘉賴於桓公者豈少哉 師自是美其扶危濟国之義觀於祭夷儀而不淫逸其如

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停公元年 歸其國也成伐凡伯于楚止以歸杞伯逆私极之喪以歸 然何以曰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而不言至白夷與至自乾 是也凡言歸者歸於魯也王使榮叔歸含且昭齊人歸公 汪氏曰以歸之義文定及程沙隨皆謂齊以長歸書稿詳 以歸之後越一百七十日始至無是理也經凡言以歸者 杜氏曰不言齊人從諱之也 侯同文子書齊人以歸所以著齊人殺之也 考蓋殺之於夷而以喪歸齊固然後魯請而歸於魯耳不 孫教之喪是也當從左氏謂齊以其喪歸也夷地雖不可

劉氏曰哀養與乎亂殺二子幾七國齊桓討而珠之此上

齊人本由極公遣召哀姜故以屍復命若無故而以山喪 經 133-477

歸園馬人置為之哉

義魯以臣子不得討而齊以伯主得舉法之所以行乎君下之所以行乎臣伯者所以行乎諸侯之

惡失得之明驗也之職麼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罪誅之職麼父哀姜皆死然後三綱稍明人倫粗正此縱程樂方伯四十 年濁亂昏迷卒 或再祗其君之褐至此齊桓樂方伯四十 年濁亂昏迷卒 或再祗其君之褐至此齊桓舉方伯張氏曰自文姜祇桓公得逃致碎而淫縱益甚使魯國三

母雅計於齊亦不得以悉錄之故仍其位號姓氏且隱其母雅計於齊亦不得以悉錄之故仍其位號姓氏且隱其母雅計於齊不以職計廣入齊亦非以戰計表基本配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為亂戰所當明正其罪而殺之不當令其自縊而已而齊人之後諸侯無敢有稅后者僅會臨川吳氏曰自齊桓既伯之後諸侯無敢有稅后者僅會

造為邪說如此而左傳妄信之謬亦甚矣人不從人乎不以為是而反以為識蓋當將縱惡之積習人不從人乎不以為是而反以為識蓋當將縱惡之積習者多矣魯以于道不可討而齊以伯政得討之何論其從非也哀姜通於慶父而殺二子得罪於先君得罪於王法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此說亦以齊人之殺哀姜也為己甚矣女子從人者也按此說亦

楚人 伐鄭

左傳曰秋楚人伐鄭鄭即齊故也

杜氏司荆始改號回楚

春秋輔傳辨疑 卷末 任公元年 十二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云荆始改號莊二十八年仍書荆伐鄭自爾至今不知何孔氏曰旺前常呼為荆此後遂稱為楚據其見經為言故

兵皆稱人馬人伐鄭者以其兵眾地大漸通諸夏白此十数年侵伐用人伐鄭者以其兵眾地大漸通諸夏白此十数年侵伐用孫氏曰敦蔡入蔡稱荆來聘始稱人伐鄭又稱剃今曰楚孫改召荆楚一木二名故以為國號亦得二名

强張氏謂其始定改號曰楚以交于中國疑亦得之關穀於蒐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紓楚國之難於是楚勢復為母壯子少子亢專權尚不能送至三十年關班殺子元辨恩莊二十三年末。二十三年來聘漸有事於中國矣數年之間兵患不起二十二年無獨殺兄而立是為成王數停今氏曰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于堵敖立堵敖幼弱廬陵李氏曰削自莊十九年文王卒于堵敖立堵敖幼弱

王無伯無中國靈夷之為患何如哉此春秋之所深憂也事鄭而捷伯無失自此以後之代滅書人者又安知非有君將在年楚人使則失自此以後之代滅書人者又安知非有君將起,也時難通中國然亦赴告聲問之相及再猶未到於會監也四年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为猶彰時之而書人至文十有年楚子伐麋始書君成五年楚公子裝齊師師伐鄭始書臣於是侵伐等事盡與諸夏之稱虧稱名者無異定矣。此時雖通中國然亦赴告聲問之相及再猶未到於會盟也四年伐楚屈完來盟于師桓为猶能制楚也齊桓沒而來襄伯然後始列于會盟儼然主諸侯而春秋常以壽為來轉傳雜綠一卷末一倍公元年 本本轉傳雜綠一卷末一倍公元年 本本轉傳雜綠一卷末一倍公元年

八月公會齊侯宋公鄭伯曹伯邦人于程

预拿矣何数之有迁合铸侯為之謀也左氏以為謀救鄭則變兵已退鄭伯既即今陳州地也權之會齊桓以楚伐鄭再三而欲攘之故彭山李氏曰杜氏曰楹宋地陳國陳縣西北有檀城按此

所用於諸侯之牧故相與奪于輕而郭伯亦往赴之蓋必渝關李氏曰諸侯本為敕鄭出也楚人聞故而即退師無

春秋稱佛辨疑 謀攘變此或當日之事情乎然诸侯既謀攘楚何以召後 可建 鄭是以如是其急也使幾師猶未退當亦 Z 知之楚人於比 鄭 何 伯而名 救 今 *:* § 徃 鄭不瑜時不必為奪于其地以謀之矣故楚師未退 諸 用] 找而無待於謀楚師己退不須謀敢鄭而乃相 言氏 楚大事矣左侍曰盟于荣謀 俟 謀 會可知楚師之已退矣楚師己退不須用 非 烖 一傳誤耳不惟言盟誤經書會不惟言盟誤 νV 杰 春末 月伐鄭諸侯 會裡以及合 別此會之 停公元 非誤 即分 諸 牛 救郭 侯 其言謀 八月會裡以其本故軟 也 甚明 竹可 ひく 但衛極 知之 如莊二十八年 郭亦 按 其月 救而又 本 以枚 有學

左 4 耿 国 柳 九 F ÉБ 于 公 蚁 11 部 于 便虚止 之戌將歸者也

不孔

知氏虚习

杜氏曰偃邦地

故业

汽雜 之地

胡傳曰詐戰曰敗敗之者為

月僖公遽以詐敗邾師不務睦鄰事伯而儋一時之利足張氏曰楚人陵駕上國公與祁同拿于程以謀之魯未兩

奉林鄉傳辨疑 敗其師不惟失信義於都封亦非所以事怕主而安中國 非為其受哀養也〇會于陸伯令也方與都人同會而都 禮 故或無錐都之意意者成李以係公過都從於係公不 是不然以春秋所書哀姜養葬之事觀之則勇於夫人之 4 至 **戍卒之将歸者於是要擊而敗之耳李彭山曰** 渝 而公怨之又或都人不事為而別有他嫌俱未可知 ₩. 邦而敢其出樂之師也說與左傳異而無他証 關李氏田便都地 퀫 其敗之也得非惡其受哀姜而因與彼有 人表充 也 传公元 Ł 火 公自會捏退路 手 此盖海兵 邾地 · 木丁據 棟 耶 怂

見信

公之罪矣

也傷公之初政如此是宣賢石所宜為予

华公赐李友汶陽之田及曹 左傅曰冬莒人來求略赴《之略》公子友敢請鄰獲芝を冉月玉午公子友師師敢莒師于酈獲莒搴

解言臣以作我之以信戰我而用記道取勝故為是與師而代魯季子待之以偏戰等四此先待之以倘以今日此先待之以倘以年傳曰萬學者何萬大夫也骂人求耶子魯魯人不與

人於戰陣中之名也生得曰獲先儒以為大夫死亦言獲公因是而賜李友以貴或者酈即贯問之地歟〇獲者擒彭山李氏曰酅杜氏以為專地竊意當在專之東部蓋售

水兼言之見師與大夫敵也夫獲也凡君獲不言 師敢綺君重於師也師敢而大夫獲夫獲也凡君獲不言 師敢綺君重於師也師敢而大夫獲事之臣必 不言獲矣云敢 芎師獲芎挐者師先敗而後大文時則皆生也既獲而死者不與馬若當戰而死則為死益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 而為之説殊不知本其當獲蓋因哀十一年獲國書之事 而為之説殊不知本其當獲

汪氏曰莒人党贼而贡略固罪也鲁之非戰亦罪也左氏共介三萬人之第入以略求于莒而卒至興師詐戰以毒都國民之主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灰敗獲賣之備也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灰敗獲賣之備也王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灰敗獲賣之備也主者之師春秋之志故書公子灰敗獲賣之備也在我鄉傳辨疑 卷末 售公元年 宝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售公元年 宝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售公元年 宝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售公元年 宝师以深青之也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所以深青之也凡小國大夫不名以事接我則名明得司按公羊莒人求略乎寥寥人弗與為是興師而来的傳司按公羊莒人求略乎寥寥人弗與為是興師而来

比详见襄女年城贵下年兵獲齊國畫 《李交有贾始年兵捷陈夏蜀哀十一 年兵獲齊國畫 《李交有贾始宋華元襄八年都搜蔡公子燮昭二十三《李交有贾始康隆安《曰春秋書獲六始於北路年夢獲菩挈十五年

敗書獲則責在季友耳

具獲陳夏酱料園書未有以書獲為善者比於公子友書

公羊皆謂子學友之獲今考經書鄭獲宋華元蔡公子燮

春秋鲜侍烨疑 不可信 艺人已受慶父尊人先許之略於是艺人歸慶父而慶父 死乎惟苦人求略之說與左傳合但左傳所謂求略者是 尊境求人 而尊人 不納彼豈不能別走他邦而首自經 本年寺學徒 春老 传公元年 去一 而求略亦甚覺其不近情况與經文之書奔苦相你是必 之說是苦人本本受廣父及聞廣父之死於是冒以為功 自經於魯境至此 而艺人乃求縣也此說本可信若公羊 為子之弟當書公子即第子之從弟亦當書公孫而經 弟等按擎或等子之族弟為大夫左傳誤認為其弟耳若 信乃從分羊之不可信者而信之子〇左傳曰獲莒子之 殺般而如齊己幸免於齊人之誅今又我問是必不敢人 子慶父出奔艺則苦受慶父明矣何謂等人逐之且慶父 待之以偏戰按此說與左傳所記不同殆不然也經書公 子之贼矣以求縣乎魯魯人不與為是與師而伐季季子 己曰吾不得人矣於是抗粉經而死為人聞之曰吾己得 于慶父自南溪北面 而哭慶父聞之曰嘻此美斯之聲諾 斯入請季子四公子不可以入入則殺矣異斯不忍反命 逐之将由乎齊齊人不納却反舍於沒水之上使公子美 谕關今氏曰分羊 侍曰分子慶父秋問公走而之莒莒人 也胡傳本此以立就奈何舍在梅之可信者而 **杰**龙

四院書取営師等不家上文而復繁之善者以具為主将 四院書取営師等不家上文而復繁之善者以具為主将 有院書取営師等不家上文而復繁之善者以具為主将 直沿縣人之手其韓國也莫大馬故繁之國以示幾不 可謂非義例之所存也說詳桓十一年突歸下〇分子交 立信公而輔之傳公其賢君友亦賢大夫也然元年之内 位政未開而公取郑師友取営師獲等學俱以詐勝而失 舊以私販莒以念维幸而獲勝夫国春秋所不與也〇左 舊以私販莒以念维幸而獲勝夫国春秋所不與也〇左 传謂公賜季灰汶陽之田及曹季彭山不信汶陽田之賜 传謂公賜季灰汶陽田在魯北地不相連不應皆賜灰以是 為可疑耳照或當時果兩賜之亦未可即 為可疑耳照或當時果兩賜之亦未可即

教梁傅曰其不言姜以其故二子贬之也於廟而書喪至也於廟而書喪至也杜氏曰齊侯既殺哀姜以其尸歸僖公請還而葬之故告十有二月丁巳夫人氏之喪至自齊

易為不於弑馬貶貶必於重者莫重予其以喪至也

分年傳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為貶與就公也然則

图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既曷為联大人與於亂桓公劉氏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既司為政武司為不於死馬此之一所以絕魯私請今齊以分義討之而為以私意請之君子以此絕魯私請今齊以分義討之而為以私意請之君子以此絕魯私請今齊以分義討之而為以私意請之君子以此絕魯私請今齊以分義討之而為以私意請之君子以此絕魯私請今齊以分義討之而為以私意請之君子以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既乎其以丧至也為非義不可通乎春秋是以既乎其以丧至也。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嘗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在見誅於方伯而可以配祖廟秋乘當子

去氏存善考其必有所取自可替其尊號去一善氏復何書姓紀之也言雖有母道然已紀於宗廟也觀此則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意者韓之於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意者韓之於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意者韓之於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意者韓之於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意者韓之於別所為不以其主入宗廟原學以處哀妄矣之妻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高氏曰哀養之妻不當歸魯即其死所而葬之可也

特以罪齊子且去姜者直以大義絕之令其不得以姓通 為教與傳媒是 卷末 [[[公元]] 書齊人以歸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者機恒公也不稱姓者 養已絕不可復入宗廟矣書孫一朝養此可謂絕哀姜耳若 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 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 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 春秋書法殊多未安蓋喪至不稱姜此可謂絕哀姜耳若 大孫邦之詞婉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詞婉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詞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夷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之文諱且於位號姓氏俱不易馬夫 大孫邦之司姬薨之文諸祖於之喪此不書

葬之齊桓從其請而不能以義正諸侯此則不能無過平尊迎歸豈桓公之喪至亦出齊妻於古國大義已統而於不去氏以見魯之不思絕也失其旨矣。彭山李氏而乃不去氏以見魯之不思絕也失其旨矣。彭山李氏而於使盡私情馬則魯君臣不得不絕世大其旨矣。彭山李氏而於使盡私情馬則魯君臣不得不絕對五龍以義之而為不為美華不行以見魯之不思絕也失其旨矣。彭山李氏即葬以十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小君入於宋廟齊之過也伯者不能以義正諸侯以葬以北為愛于魯京,其當日即非齊殺亦所當絕不關齊不關數也不然文美耳當日即非齊殺亦所當絕不關齊不關數也不然文養

魯信迎之為非禮聖筆之妙如此安可不求其旨而徒以

為關文哉且三傳經文俱無姜字而公教傳記俱以為貶

但去一美字以示則只去一美字便見齊桓敬之為合義

也春秋之於夫人氏亦然蓋夫人尊號非臣子所敢替故

告師氏又謂母氏聖善又謂我送勇氏智非以氏繁姓者

即去姜存氏有何不可若以為無姓不可稱氏然則古人

有非姓而稱氏者所謂有虞氏夏后氏非耶且詩謂言

出姜宣公娶穆姜止稱姜而不稱氏固己去氏存姜矣此

PST

明故杜

氏以經無姜字直是闕文按此說不然文公娶

也書至則其逆可見故桓公之丧至經亦不書逆也成九年書祀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此不書送而書至何

二年春王正月城楚北

水嘉吕氏曰楚土不言衛緣陵不言祀皆是衛祀不能有教梁傳曰楚土者何衛臣也其不言城衛何也衛未邊也投方任能元年華車三十乘李平乃三百樂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文歷邢于夷儀二年封衛于楚土邢遷如歸衞國忘亡衞左傳曰二年春諸侯城楚止而封衛馬の僖之元年齊桓左傳曰二年春諸侯城楚止而封衛馬の僖之元年齊桓

而齊桓城之爾

而城之既城矣請命於天子而封之如是則天王命諸侯當時已不與齊桓之封也苟桓公既逐狄人請命於天子高氏曰宋子魚曰齊桓存三亡國義士猶或簿之斯可見

權而尊王室也

春秋縣傳辨疑 卷光 得專封請侯諸侯專封諸侯雖通其仁以義而不與此故 何也不與齊侯專封也其言城之者專解也故非天子不 衛侯而乃為罪哉桓公此舉在衛人必深感之在當時必 盛稱之 而揆之大義為無王較之大德為木足此春秋所 者如此大役不請於王而私為之其為惠也雖厚而其為 意置異乎 不與專封正王法也木瓜有取馬善衛人之情 何於其書城而混言之哉〇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逸馬 アス 功也甚專己非君子之所予矣豈待然服來馬之歸專时 城以封新碎其用力尤勤而用物尤彩自非常事之可比 耳若夫楚北則當園喪家亡野處廬居之日為之新造都 請於王而與其君謀而共為之城猶是恤鄰助役之常事 緣改智有君而 淮夷之 病犯亦未至如衛之甚也彼雖未 也易為善之報者天下之利以德報德則民有所勤矣城 不書桓公不與諸侯專封也本瓜美桓公而夫子錄之 略諸侯而微其事也然則不與專封之義自別有在奈 城書又何與於專封之說乃以不與專封而論此事可 木 勝道胡侍曰乾止衛已桓公師诸侯城之而封衛 如之何曰城楚止與城 形把緣後本不同形記 信公二年 季

專封不幾以城與封混言之乎又封衛之事沒之而不書

是為不與其專封則可此自是土功力役之事經既明

春秋轉傳辨徒 卷光 传公二年 秋之所 **史之天子承之先君而伯者命之則為專封葵立之命曰** 汪氏曰信二十八年子玉告於母请復衛侯而封曹宣十 之師矣書城楚北面衛不言邊則後有專封之失矣此春 之失此春秋之所予也書秋入街而不書牧則前無故悉 無有封而不告桓公不得追其责矣水嘉呂氏曰狄之再 謂之封夫指候有國受之天子繼世朝位則永之先君非 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略小惠存大節春秋之法也0 也桓公封衛而街園忘亡其有功於中華甚大為利於衛 侯城形是謂同患相恤以從簡書故詞繁而不殺美致惠 夷儀經以自邊為文則其逸出於已意其國未嘗滅也諸 書城不不書封恐夫可以封事言城事也別而言之可矣 人甚博宜有美詞發楊其事今乃微之若此者正其義不 減而不存矣城楚业是擅天子之大權而封國也形邊子 亡而戴驰赋文公徙居楚止而後百姓悦别其國固當亡 一年楚復封陳蓋毀其宗廟失其前位而復命為諸侯皆 所得擅而行之者也衞人渡河野處曹邑許穆夫人閔其 ,州也齊收之既逸也齊城之前有叛意之師後無專村 備司几莊投輸表內史作策命是天子大權非諸侯 今也按此! 而不書城 数記旨論專封之罪其義甚精然經既 那詞繁而不 殺何也按周制凡封國大

夏五月辛巳葬我小居褒姜也然明織陵亦不書邊豈亦齊侯之專封杞而不與之乎也然明織陵亦不書邊豈亦齊侯之專封杞而不與齊侯聲封不書逸穀梁傳曰其不言衛之邊馬何也不與齊侯聲封造而別立國非自故國徒居於此也是以邢得書邊而衛 〇城楚北何以不書邊衛國破殘其中已無所有此特新

以小君禮稍不可也君禮科馬則非所謂思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薛可也君禮科馬則非所謂思輕而義重者矣故以私禮薛可也彭山李氏曰婦人既得罪於夫宜絶於宗廟而復得以小罰氏曰十有一月而韓外薨也丧至五月而韩也公羊傅曰哀姜者何莊公之夫人也

為聊文姜以壽終慶父叔牙不絕其後家姜亦以戒禮莽為聊文美以母縣慶父叔牙不絕其得罪於先君效文姜之別不從夫諡而為之者歟然觀家養之諡哀其為討於齊而不得其就而為之者歟然觀家養之諡哀其為討於齊而不得其就無此其中,立為此非忠厚之過乃過於忠厚嗣國惟魯亦然後來皆失以我也同公之珠管蔡法令何嘗不行使後人循是以治國仁育義正之道可傳爽世而無弊矣惜乎其不能也入政我也同公之珠管蔡法令何嘗不行使後人循是以治及新聞李氏曰既迎其喪而至魯則以小君之禮蘇之無足春秋鄉傳辨疑—秦末 惟公二年 奎

顿仍而公室日早其所由來者漸矣伊誰之過也做法而不伸幾大義而不正平至文宣之際昭定之間禍難是皆姑息之所為托於忠厚而不思誅絕者也嗚呼廢大

虞師晉師滅下陽

取虞爾君何憂鳥獻公曰然則奈何苟戶,言以屈產之與子應之筍息對曰君若用臣之謀則今日取郭而明日息素知獻公敵伐此二國故云爾獻公掉而進之遂與之口猶曰虞郭豈見於名之心乎苟獻公掉而進之遂與之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笱息進曰虞郭恩與下並同。何氏在側者與獻公不應笱息進曰虞郭恩與其諸侍御有不其意也何諸大夫有進對者曰寢不安與其諸侍御有不察羊傳曰獻公明諸大夫而問馬曰寡人夜者寢而不寐

此致人生物

确然不行选交近攻之街者盖因其人典势而施之故情矣然不行选交近攻之街者盖因其人典势而施之故病之 盛而与息為此埃也得其為之 蓝亦已長矣盖截之 也夏陽者何郭之色也李日夏之謀何如獻公曰子之謀則已行矣實則吾寶也雖然吾秦林鄉傳辨疑 春末 悟公二年

奇存馬必不使受之也苟息曰宮之奇之為人也違心而之中府而截之外府取之中鹿而置之外底也公曰宮之不借吾道光不敢受吾幣如受吾幣而借吾道則是我取不借吾道則如之何苟息曰此小國之所以事大國也彼殊之璧而传道乎虞也公曰此吾國之實也如受吾幣而發梁傳曰晉獻公欲伐號苟息曰君何不以屈產之來重

道於虞哉 在晋锋都之西南界工一出國都而即至其地矣何待假於三者因之遂謂下陽在大陽縣東北三十里如此則正於一國之間杜氏以為下陽號已在河東大陽縣而註後姓同出於周而相鄰之國也說在虞南晉在虞北而虞介存之以備睹虞魏世次國微不可考矣按此三國者皆姫是也說权財而能能公是也實言亦無明証季彭山從之減一號不知誰是仲後誰是权後實透云說仲財未能則

張氏日下陽與上陽對上陽在快縣號所都也下陽號之

晋之滅號滅虞未必皆假道之为持論其正則虞謂拒晉為起朱氏曰此用筍息假道之謀也廣號已處必亡之勢春秋稱傳辨疑 卷末 传俗二年 - 元

之南號之北〇彭山季氏曰下陽號之別名衛荆謂之楚文解門下陽去上陽必不遠蓋號之要地也其地當在属政唐即許之唐風是也朱子詩傳曰唐國名本帝堯舊都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子變乃改國號曰晉後在禹貢選州之域大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周或王為解事氏曰虞公爵五年書晉人孰虞公是也晉之始封而亡無假道而亡也

春林解佛辨是一本主 传公一年 ——丰 ——一之有哉〇数梁傅曰非國而曰滅重夏陽也程子曰夏傷 色也號之亡由此故即書減按先儒皆主比說是謂色不 則上陽為都下陽為色明矣經書滅下陽而不書後號者 記多矣並未有稱下陽公者且五年左傳謂晉侯圓上陽 以襄十年滅偏陽例之下陽似可言國然號公之見於傳 色而言減則事反重於滅國不免實驗說矣按此說不然 下陽即國名也故可言減別無減統之事故不再舊若以 師先減其所屬耳而減國在後反略不奮理何可通耶蓋 **耳岩謂下陽色而非國則假道於廣尚未伐號也特與屢** 可以言減號亡由於失下陽故變文而言減竊意不然國 書鄭伯突入機而不書其人鄭 或告或不告耳何贵解抗 滅色亦重於伐國自是富重之義後來減號亦不當者如 七由此於不可書滅者而書滅也且觀左傳前後所記 言取不使復存不止言入是春秋本樣實而書滅非馬號 而書減者獲其宗社之謂也己而書減者教其人民過其 在二十六年號人侵晉者再晉之欲報號也人矣特以界 知龍公之無道足以自取滅亡矣直徒答在失下陽哉の 也人将可以富斌已獨不可富斌乎是故不有其地不可 含為然不使復存之謂也人而書減者國君敢死之謂 虞而不便舉兵故至此路虞而假道以伐之所以為報

春秋報傳鄉張 卷末 好心二年 锭三圈 說是謂各取下 2 南 制属航之安地晋取下陽而二國與兵季彭山曰號在虞 也城虎牢不繁文 . 🗶 畏属而孰其君乃兼虞虢而並有之矣張氏曰下陽者控 比時處勢不甚弱使與虞同伐而獨取為己利不慮虞人 地而 天潢之派罪又可勝言嵌の滅下陽非取之也蓋毀其安 不繁之說者號不能有也號不能有則不繁之號見其不 其色其無王也實甚已而晉人減號減虞不恤同宗而珍 其国矣为貌君為三公是天子七元老也| 旦伐號而滅 所遇道哥師 晋人之 心不徒為取稅 計而亦欲 為取虞計也虞人為曾 净 制在龍中不亡何待乎此晉獻公伐號之謀也按 ,疾忌而或阻其後國乎惟再伐而減號晉勢愈強則不 <u>۸</u>ر 而晉在虞北晉兼號地乃可以國河南而虞界其問則 城祭之宋治逆臣也圍威不聚之街不以子制父也合 JE, 大子之上保先世之業以是為號罪耳夫都部部繁 欲斷號之右發耳下陽在虞南母固不便於取之且 бÞ 不能有也梁山沙鹿不祭之号名山大川 例也競此不繁之衛緣及不繁之犯下陽不繁之 也 然属等重號而病晉晉亦怨虞而且利其地是 而同減下陽 陽而東號地表必然也の下陽號色減而 鄭 外鄭 也成虎牢繁之鄭青諸侯也国 則忘輔車相依之勢不啻自剪 不以

春林梅傳鄉疑 唐者李勒 晉大虞 四年以齊商石曼站見衣 之役宋實為之衛不能以自必也從晋人之請者虞也 下陽者晉主禁也而以虞首惡何哉春秋珠爲智罪其與 伐號之師廣賓為之晉亦不能以自必也茅堂胡氏曰減 於真而後伐號序属為首蓋從州吁之請者宋也則 者乎水嘉己氏曰州吁告於宋而後代鄭序宋主兵等請 意光展而以展為主兵以展為首惡殆不然也先儒 秋聖人律令也觀比義可以見法矣唐高宗赐其臣長孫 無忌金寶轉錦欲以立武昭儀雅無忌終不順旨君子猶 法暴减兄弟之围以及其身而亡其社稷所以為首于春 里矣不辣然則晉人造意以處首惡何也貪得重略遂其 惡也与為使廣香惡虞受略假減國者道以取亡馬較深 秋 1、為惡者故以宋首州吁回年以属首晋以子家首子公1、為惡者故以宋首州吁見隐以属首晋以子家首子公 重軟之堡與屈產之乘假道於虞以伐號言之奇諫百 故也分羊傳曰虞微國也易為序乎大國之上伙疾首 * 回属先哥何也為主乎減夏陽也胡傅曰按孟子晉人 ** 1. ボー 不宜先虞後晉故為主兵首惡之記不知虞本 非 武后得春秋之意矣按此 亦 ホ 可以 先儒以滅漢者張禹非王氏亡 例求也如是。左傳曰先書廣 数就是謂聖人有

Reference of the second

春秋輔傳辨疑--秦充 傷公一年 重輕矣然則仁 謂誅之 晉人之造惡而以虞為罪首是不咎漁人之何魚者而反 重咎魚之貪餌也豈得為通論耶然則春秋之先庭後晉 計甚深其顏甚奢處人特為所悉而墮其衙中耳若不賣 其主之而從則負之以為助者也若夫同為列侯事權 見其有同事者有同罪不得黨惡為虐而籍口於首從之 自是序箭之常無他義也惟從序虧之常而實錄之乃可 减下陽處人之罪孰與於哥哥人包藏禍心其謀甚儉其 郑君鄭臣不得不先都而後鄭旨非主兵之謂也况伐號 公之虧獨勇故首序之亦如隱五年伐宋雖起謀在都而 國為主兵者隱四年代鄭本出宋公意非州吁意也而宋 非聖人有意為先後也且惟伯國方可言主兵經無以他 於真而敢宴然居其上者子此以知春秋所書本從實錄 國勢論之俱當先属而後晉况晉人屈意假通有不為恭 許次為先後則夫先處後晉雖非聖人有意為之而其 其事由 不可勝珠而原情定罪故於中有首從之分首則 迫於不得不從之勢而乃同惡相濟同伐兄弟之 何以不分首從也四凡為惡之分首從者是 我 而成豈亦可以 首從論耶故惟列序而

科而晉

刺

侯爵爵位有草卑矣此時母有二軍猶未甚

國之禮事處是處亦未甚弱也故以爵位

春秋稱傳鄉歌 本元 尺勤 相继 若使號人因稱 所重可知矣大易雖有設除守國之記蓋亦未書專特於 不以山豁之險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與此而國家之 不然也孟子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又謂因風 虞晉減下陽而不書減號觀物有要矣按此數說是謂下 為教哉下陽特號色耳未必如潼關翎荷之後下陽難滅 得係虞號之存亡故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號不書滅虞亦 亡不待殞其社稷也聖人書鄭伯入于縣而不書入鄭書 者也其衰世之意耶高氏曰下陽號之所保下陽取而號 城郭涛池 秦蜀破下陽既舉而虞號亡兵春秋比義以天下為家以 麥色猪秦有潼關蜀有倒獨皆國之門戶也注劍不守則 **真號之塞邑也減夏陽而属號舉矣胡傳曰下陽虞號之** 而於經之前後諸例庶幾其可通母の 贡展黨惡之急亦己 具見於此 故春秋每城必喜以見城郭之不足恃直其以重地利 改以治其國則減者可復與危者可復安何至二國 ā, 而底減亡哉夫少康以一成一 能復許是皆再造於既 為国 而惟加意親異而處亦親號如常相與息 ひん J. H18公二年 业校 為除設之以午國而待暴家 滅之 矣此 後而不失舊物如此 旅而能復夏許权以 围 裁操件回夏陽者 ボ WX 先儒 Ł 曲説

健地之所丧進一 色芍能 悔過自新又何難以餘地而

秋重本之旨也 秋重本之旨也 然不得遂以彼為大都之耦國此為失儉而取亡皆非今 仍書入樑而不書入鄭此書滅下陽而不書滅號求其絕 係而區區以一逆定一國之存亡蓋已末矣先儒但見鄭 婚恣好戰易晉而不無其民雖使下傷不失二國亦自難 屬存耶乃虞公貪悛不仁迷而忘返己有失國之道號公

左停曰秋盟于贯服江黄也秋九月齊侯宋公江人黃人盟予賈

意矣

孔氏曰江黃稱人者皆是其國之大夫耳齊桓成德稍風

矣其攘夷狄免民於左社之義著矣盟雖春秋所惡然而八國之人共為特角之勢也桓公此盟其服荆楚之慮局能中好江東雖武王牧野之師亦誓灰形遠及庸蜀彭濮朱定盟則楚人失其右臂矣樂毅破齊先結轉趙孔明伐朱定盟則楚天下莫強馬江黃者其東方之與國也二國这國來服齊桓謙以接遠故與宋公拿之

許是盟也

也 益 請 江黃 侯己 氏回 出 Z 無二心代楚何患不克必待江黃之來而謀始定 萬 棹 ت، 1 么 服 之謀可謂遠兵北否之會至是二十有四年 伯主之學不勝 而伐楚之功成矣 (中 禍及於天下故不可不謹

會盟 謂春秋會盟皆像實書之無舉遠以包近之例疑咬氏記 Æ 世 後李氏曰黄與陽 斥 石 ,**ə**) 浉 江南與馬則天下諸侯之無不從者可知矣 中 國大遠者莫遠子江黄旨制楚之羽翼也齊宋 逐 請侯之大者莫大乎齊宋新則 穀公穀胡傳皆以為諸侯皆在啖氏 传公二年 伯 主 一而宋

是〇江黄伯至於貫又至於陽殼又從齊侵陳黃亡於傷春秋轉傳辨疑 泰夫 傷以二年 盖

之十二年江亡於文之四年

皆有宋公意江黄乃宋公之所致也然則宋公之輔伯誠遠國而並稱爵則此盟之為大夫可知矣の盟贳貪陽敕是君以其遠國略而稱人也盖不然桓七年教伯鄧侯亦渝關李氏曰公教皆謂江人黃人者遠國之辭也言其實

私後終以此亂國傳言務於此始擅黃寵洩滿桓公軍事為齊齊桓多嬖寵內則如夫人者六人 外則幸監犯易牙之等辦左傳曰齊寺人貂紹滿師于多魚 姓氏日寺人内奄官有功數

春秋解傳鄉疑—卷充 成功 悠陰 大柄 權勢者己 其来犯也已容其近小人而禁其奪各權是與盜者同處 小人子名曰 仲始與桓 政 而惡其攘竊也世常有是理 進苦 東菜呂氏 办 *2 沒滿軍事則政犯仲之約矣為仲者益質桓公以素約 聲色以奉桓公游宴之樂是固仲所許也今乃恃龍干 侵 找 仲 有 伯 锋而不 悔 於軍門可也顧乃隱忍坐視而不爭者殆必有說矣 偉者恃此約也夫彼所謂寺人貂者崇臺樹賦狗馬 不暇長何却應而為是約至滿師多魚之時国己 仲之 吉 抑光 其深戒痛絕以為害伯者獨參用小人而己仲之意 許 ٧٨ 图 ż 71 祁刀 權以是樂而市之權兩相貿易自今日以後仲司 之樂皆歸君樂一國之權皆歸我我與君以樂君 椎耶 约之 公 也 许 ĵ£L 司管仲始 有 ¥ 的既以供樂與公矣資人君之樂者君子乎 常是時 快樂未有不資小人者名曰小人未有不食 荻 桓 楊有操必有縱故其得政之始首與齊桓 縦 银矣失之於初 較 公之樂耶則 快樂而禁其近小人是投人以田而奪 起公為員管仲其所以得君專持權久 也 自紹 仲為主而貂為答自紹發龍之時言 傳公二年 進說 始 於 耶仲急於功利並欲得齊國 缒 仲為負桓公桓公苟用 桓 言之 而不能 公盤遊縱佚之屬皆 柱 公所以 救之於後此仲 夫 敢用紹 小人 € ρ'n

春秋样海鄉疑 江 絕天下之事信非巧者所能辨也嗚呼管仲輔桓孙之初 名其自為謀亦巧矣然卒間禍亂之原庶孽交爭團統殆 不敢排繫以為保身之計将死則盡言不諱以取知人之 為客君臣之散潛移主客之勢互變昔也貂為仲所容今 其窮也世之舐伯者必曰尚功利五伯枉公為或諸子相 區俗 仲屬之於 采裹馬吾讀書至此天書不憐其衰而哀 明数绍之奸列於易牙開方之間欲係逐之平時 公所以未疎仲孝以不害貂也當是時貂為主而仲 耕 所容方且取容之不暇别曰逐之云乎追仲将 何 立口 卷末 ΠĮ 晓節末路至使桓公不能自定其子區 停公二年

外無坦途舉旨荆棘仁義之外無功利舉皆褐殃彼該伯 屠角死不残禍且不能避豈功利之敢望手是知王道之 利者何其借譽之深也

Y人 3カ 绑左侍曰號公收戌于桑田晋卜 不 惺 而又有功是天奪之鑒而益其疾也必易晉而不撫

偃曰號必亡矣亡下陽

其

民矣不

ग

4%

<u>.</u>

渝園李氏田 山 ルボ 係於下陽之減矣貪功 舰 能公敗我之事與晉卜侵之言可知號減 松平等減號沒本 而不惟褐易音而不撫

冬十月木 即使號之全地皆存能保宗社之不閒哉

> ダギ 傳回 何 以書記異

欲得雨之心勤也明 偷關學人口較梁傳曰不雨者動 雨也范氏曰言不兩是 記其恒陽之谷耳非以人君有勤南之心故書不和以 君之恤民按此說不然經舊不雨蓋

奉秋鄉傳轉殿一春末 傷公二年 是忍有說安蓋歷三時而使止以時書猶是總統之泛解 而見間面之動其所切於雲霓之望者般矣然則曷不兵 睛 猪未得面也至春正月易時不雨則又書之至夏四月易 惟萬冬十月不兩則是自建百之月己無兩按月計日而 似文二年十年十三年之總書又不似花編之止以時書 不兩者乎何以不盡首月也今歷三時而智言首月改 書首月按此說亦不然莊三十一年書冬不雨豈非一時 **详略而见其恤民不恤民得之矣の杜氏曰一時不雨則** 言不雨文不憂雨也不憂雨者無志平民也是於書法之 雨者関雨也関雨者有志乎関者也文二年傳曰歷時而 明之也若欲明其動雨而書不雨則以文公之怠慢三書 不两直亦為其動雨故乎惟穀梁子明年侍曰一時言不 又繁簡之得宜者也〇公羊以為記異災在其中矣惟其 月萬之也每月萬之文則甚繁故第各舉首月以見義是 為哭也故可問係公問南而有志手民賢於世主遠矣 不雨則又書之直至六月而後得南馬則於書月之中

楚人 侵鄭

後矣能制之於召陵而執宋公盟諸侯之事不在倍十九年之無勢浸孫故此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此本兵勢浸孫故此年侵伐鄭若非齊桓專以圖楚為事此本兵為人口楚自莊三十年楚顧己長殺子元用子文為令尹左傳曰冬楚人伐鄭嗣章囚鄭明伯李曰經書使得

三年春王正月不雨

正月不言不向写而禁言不雨亦得是也不向雪矣文十年十三年雨言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不雨雪矣文十年十三年雨言自正月不雨至於秋七月香雨書不雨者雨雪亦南屬也上下皆言不雨自可知為瀚外衛李氏曰卷正月建子之月也時當兩雪而不言不雨

夏四月不雨

自正日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刊之十年以著其慢也中民府審兵故自十有二月不雨至於秋七月而書见文也其有志乎民審矢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而書以著其勤也文公以練祭則緩於作主以采廟則太也按詩稱停公儉以足用寬以變民務農重歉則誠賢君民者也應將言不雨者不憂兩也不憂雨者無志乎民者明傳曰數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問雨也開雨者有志乎明傳曰數梁傳曰一時言不雨者問雨也開雨者有志乎

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倭公以不兩為念中矣連於首月書之見其為災之久而倭公以不兩為念旱者雖有時而雨猶以不足為旱也若真不兩則旱在其高氏曰不雨八越月而不盡旱何也強任二十一年几書

徐人取舒

為舒庸執為舒楊耳 春秋稱傳維是--卷末 - 楊心三年 - 翌 市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羣舒之地但不知執為舒蓼執 市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羣舒之地但不知執為舒蓼執 司舒鳩雖各有君長部落而皆繁之舒今廬州府合肥縣 市有廬江西南有舒城皆羣舒之學笑東境小國今直隷廬州 春秋稱傳維疑--卷末 - 楊心三年 - 翌 為舒庸執為舒楊耳

家氏曰魯頌曰荆舒是您舒與荆比而為中國患其來久為舒庸彰為分材耳

之師較之是以知徐蓋受命於齊矣徐人伐舒為中國挽楚也十五年楚伐徐齊桓率諸侯

取舒伐英氏得稱人以附膺也昭五年從楚伐兵亦稱人塵陵李氏曰按春秋於徐亦於之楚败徐徐伐兵是也惟

不取者取雖不絕其祀而已收之為已屬吳凡諸侯取已覆而设之絕其祀也取者收而有之奪其地也滅則容有渝關李氏曰此取字必是伐字之誤盈取無滅不同滅者昭三十年滅于兵

奉秋輯傳辨疑- 苍充 其代也曰聖人以睦大字小為義以柔遠能適為德以天 黨楚翼楚己非一 林文七年書徐伐艺状之也伐舒而書徐人者中國之辭 疑也〇徐近准夷而習夷俗僖十五年書楚人敗徐於妻 舒十七年齊人係人伐英氏事蓋相同比則誤伐為取無 年以前也家氏以為徐人伐舒似得其實故此年徐人伐 舒是懲是舒存乃可以懲若係人取舒則舒屬於徐是乃 也照則舒可伐手四可詩云荆舒是您舒與刑並稱是其 中國之所有矣何以您為恐傳公所以您舒着未必在此 之也必不然矣且春秋於取年婁長葛外並無書取團者 新而舒又有強楚之何於其例子范睢告秦王曰夫穰侯 惟於內取則詳之豈獨於此而書取乎又許獨傳公曰剂 张秦之遠攻猶以為非計而謂徐人之能遠取舒而兼有 書滅書降書邊則有之未聞其遠取何國也况徐勢不 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比而遠攻不亦緣手觀 越韓魏而政齊網壽非計也王不如遠交而近次得寸則 强大 之邦亦不能以威力 收人於不及制者故齊桓 在廬江越干餘里之邊何能遠取其國若遠取其國雖在 取困者写是土壤鄰接思答封龍而為之今徐為下邳舒 以其服從於中國故從而中國之非取其代舒而進之 日猾夏之罪又何能追可則何以不于 传公三年

> 春秋解傳鄉殿 表克 矣或者以稱爵稱人為進之誤矣 视荆 稱徐子章羽則點其奔執之實不可不從書對書名之例 諸侯列其會中而被執也亦稱係子三十年吳滅而奔楚 直轉使皆書爵孫不可以獨嚴國也故亦稱解稱人以與 如是 地為 代英氏而進七世昭四年會中書徐子五年伐兵書徐人 之乎十七年代英氏亦書徐人亦以著其從齊之實非因 雖受命于齊而亦未得為天討也曾是以為挽楚而即予 法徐人服從中國雖有輔伯之功但舒非徐人所得伐徐 而猶梗化馬然後可與問罪之師審其輕重而致之 亦有間兵聖王有作是必先之以德教喻之以文始 心無在不固覆載之弘者也刑舒強皆可做以然舒之 传公三年 署

* 月面

無日矣 胡伴 而不惟視民隱而不恤自樂其樂而不與民同也圈之亡 **之道也觀此義則如春秋有懼天災恤民隱之意遇天災** 教操侍日雨云者吾雨也喜雨者有志乎民者也 回閱南與民同其慶喜南與民同其樂此右國子民

张 氏回 得兩而喜見係公樂民之樂異於文公所以此書

祈雨則六月之雨尤為可喜

人日

建巴之月萬物始或待

雨而大古者以是月雾而

而彼不言也

虚陵李氏曰一 經書雨此為特筆與他公之止書不雨者

異矣

手且春秋富雨原非為其精誠之所感若以此為精誠之 ne) 之常禮耳安得以經不書奪便謂不害而得對兩乎若八 問兩則自此以前或亦未有不奪者春秋不書盖亦過哭 奪也夏六月正當常雩之期此特而雩固不待言然公既 之應也按比說不然龍見而奪此常雲也遇早而零此災 渝關李氏曰 月不雨而不修雩則為無志手民矣何云精誠之感天 何 (氏曰 不零而得對兩所以詳錄賢君精誠

春秋縣傳揮發 卷末 传公三年 兩幸者不必書雨也然天人之際否測難測又安可看看 得兩耶或者謂此之得兩以慰彼之得雨為幸感者可當 所感則文編之三書不雨亦智歷三時何以無所感而亦 民也而其誠意之所感亦可見於言外矣 馬私度意斷於此哉但以善雨而書雨本以著其有志子 里

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毅

左 傾回 秋拿子陽較謀代楚也

張人曰去年盟以定其交今再會申伐楚之约也 氏曰陽穀酉地在東手須昌縣

ョ

按左氏樣代楚也或曰侵蔡次徑之師错侯答在

陸而二 國不會自為特角之勢明矣故會于陽較善是謀

循海以歸而海運執然後及江人黃人伐凍則知侵蔡次

以為八國之後比克敵制勝之謀也退於召陵而盟禮定

聲罪致討以震中國之威江人黃人各守其境按兵不動

人黄人各守其地所謂分而為奇也次陘大眾厚集其陣

江黃獨不與馬則安知其為謀伐楚乎曰兵有緊而為正

有分而為奇諸侯之師同次于徑所謂聚而為正也江

李秋解傳辨疑 表支 定矣江黄各守其境按兵不動以為聲後此具謀也是拿 就齊桓所在而為謀亦欲密其述耳陽較拿而伐楚之謀 也所托惟在宋公諸侯不與馬亦猶貫之盟耳先儒以為 野山季氏曰陽較在齊之西都宋公致江黃遠至於此蓋 传公三年

大會末言不又誤子

鄭街同盟已人猶未敢聲楚人之罪必江黃至而後定計 家氏曰桓公之伐楚所謂應勝而動好謀而戒者也宋魯 出師去年盟江黃今年會江黃智為伐楚計也諸侯之師 當其前江黃之師擬其後楚將腹貨受敵有不戰戰必勝 兵故師次煙而楚遂服是以春秋於貫之盟陽毅之會而

屡富之

渝關李氏曰胡傳以侵蔡次陞之師江黃不與為齊桓之

經 133-496

楚也其計不亦深乎 整也其計不亦深乎 整也其計不亦深乎 國之後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干餘里違者数千里一切 明之後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干餘里違者数千里一切 國之後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干餘里違者数千里一切 國之後然合八國以伐楚近者干餘里違者数千里一切 明寺其論善矣夫江黃近楚之國也各守其境國足為八

冬公子友如齊液盟

指哲受盟杜氏曰征臨也齊侯自陽穀造人詩魯求尋盟齊使上卿在傅曰齊侯為陽穀之會來尋盟冬公子友如齊准盟春林轉傳雜疑一卷末一傳公三年——畢————

年公孫教如莒昭七年秋孫舍如齊定十一年叔還如鄭非大夫之專盟兵經書准盟者四此年公子友如齊文七屆代日來盟淮盟不書其推敵者皆簡辭也公羊傳曰淮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公羊傳曰淮盟者何往盟乎彼也來盟者何來盟於我也在其後臨視從外至者我共臨視直樂其來

旨准盟也

春秋拜傅辨疑-卷末 传公三年 哭 心脏的 於陽較之拿代楚之謀己成不能不借當以為用故欲固 楚氏與江黃遠國定議安宣育中國諸侯不為師期之理 欲魯再盟于會手此必既為陽較之會代楚之謀己成齊 極將用諸侯而尚有疑于夢故請弄盟以申約也請弄題 也况陽較之四國即盟黃之四國同己無所用盟矣直獨 會本不煩諸侯未必其約魯也若約魯僖公宣得不往即 而灰 准盟則部魯之交国族〇彭山李氏曰齊桓将謀伐 或有故不得往而使李友應命亦當如陽散而不當如齊 而尋盟公不得住而使李友應命也竊意不然夫陽殺之 魯之交特請尋盟以申約耳《襄陵許氏曰公蓋有故不 盟于南是傷公與前已有舊盟矣自此而後止有元年之 問公盟落枯比猶在先世者也其在傳公初立時高子來 舍陽較是以李友住涖盟按此説是謂齊本約公會陽較 會程乃都人同會而賴敢其師齊必不能無疑於惠安至 异此齊桓創伯以來與莊公盟柯盟防盟扈而盟幽又與 于雄异茂之盟也是皆苦曾典盟今又復興之盟而謂之 四年分與宋公為會将尋宿之盟桓十七年及都儀父盟 前日之盟也切隱三年傳稱齊朝盟干石門写廣之盟也 冷閣李 氏回按左 傳斯極為陽敦之會來再望弄望者异

党盟馬其有不協者則 盖恐蔡人洩機則楚知所備故不煩諸侯而但使大夫往 非前定也所高子楚屈完采華孫是也內前定者書祖外 使某來盟者外前定也鄭語衛孫良夫是也止需來盟者 也內沒盟者內前定也公子友公孫教权孫含权還是也 此於改盟而授以師期則有之未必為師期故而為此盟 約其大夫與盟而後投以師期子夫盟自盟師期自師期 侯者己久 即師期欲秘 團不限其先後也故不以大會書友之如齊治盟趙氏以 為聽伐楚之期是也按比說不然比時伯主之令行於諸 則使人密告其期誰敢不從豈必 食記宋公為之招依受事即還至

春秋解傳鄉歌…卷式:僖公三年 前定者何不書某候使某來跑盟也曰沒者自我臨視之 來盟書某候使我之拉盟不書公使者何也外之來盟所 解不可加於外也書某侯使某便見其有成命矣口外之 没公而不善使亦所以為公隱也明乎此義不又可知邦 之常例耳且講信修臣不在區區要結之謀盟非春秋之 之可比春秋無所用尊矣無所用尊故平其文而從卿出 可稱君使以達其情剪內之意也致信於外者被非吾君 所責也况使上卿而就盟於彼園未免有早屈之嫌是以 致信於我也我之心盟所以致信於外也致信於我者

楚人伐鄭

左傳曰楚人伐鄭鄭伯欲成孔权不可曰齊方勤找緊急

不

放也 勤我之言蓋知于檀于黄陽穀之會皆為伐楚救鄭之謀 汪氏曰楚師三至于鄭連年侵伐齊桓不救而孔权猶有

本林鄉傳 律疑一尽充 夫〇楚人伐都止書時未知在何月然明年春正月即有 受楚息也鄭不能支幾有欲成之意是亦是矣自明年齊 三年七中書楚人侵擊者一伐郭者二是近年來無歲不 猶未與也惟諸侯之師未興故鄭伯欲與楚成惟伐楚之 侵蔡次陸之師未知此時師己與否竊以鄭事考之知其 桓伐楚之後鄭遂不被楚兵伯業之有功於中國也如是 冷蘭李氏曰莊十六 年二十八年雨書荆伐鄭至倭公而 廬陵寺氏曰楚自莊十六年以來五加兵于鄭矣 **谋鄣己知之故孔叔谓為勤找然則楚人之伐鄭意必在** 侯之兵而自益其褐也使楚不知齊桓之謀是不智也 初冬時耳夫齊桓方謀伐楚而楚猶伐鄭無己時是速諸 其謀而猶為之不亦狂暴之甚也哉詩曰爲爾變荆大邦 僖公三年

鐵左傳曰齊侯與蔡姬乘 舟于 圆荡公公惶變色禁之不

為警信乎其為蠢也己

交之宜正也哉

可公怒歸之未紀之也蔡人據之

北事永無齊不亦為取侵之一端乎故並錄之以備考以見祭人之無齊矣雖齊桓所以侵萘者必不為此然即有然者但寫公之事表可必其無有觀茶人之嫁蔡姬可有然者但寫公之事表可必其無有觀茶人之嫁蔡姬可為肌而侵蔡特以私憾與師也先傳不信其說見明平誠渝關李氏曰左傳欽蔡姬蕩公事在諸侯侵蔡之前是謂

尼见明年成祭之前是謂

杜氏回民逃其上回清聚散流移若積水之清自壞之象

四年春王正月公拿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

济解 李集鳳

教梁傳曰消之為言上下不相得也侵沒事也侵蔡而蔡也

清以桓公為知所侵也

春秋转傳辨疑 春年 售公四年 一而清桓公不土其地不分其民以此知桓公志於伐楚而蜀杜氏曰霄桓周兵之心淺于蔡而深欲圃楚也兵至蔡

春秋样悄辨疑一卷光

不在於侵禁也

謀也

之門戶啓矣 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蘇而復楚 謂齊侯以私憾加蔡不知蔡以中國陷於楚得蘇而復楚 當楚之衝華夷之門戶也故齊侯不得蔡無以及楚侵蔡 不通中國今二十有四年矣蔡己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 在通中國令二十有四年矣蔡己入楚則次及於鄭蔡鄭

彭山李氏曰齊桓合諸侯雖從問便然會郭盟幽之條利

春秋解你辨疑卷二十

經 133-499

故先侵蔡以震其威而後伐楚按比說却似伐楚而不侵 是以會請侯欲伐而攘之猶懼楚勢之强思全必勝之功 渝關李氏曰蜀杜氏曰楚之病中國久矣齊極惠其強暴 棄我中華甘 心事楚齊桓先事侵蔡所以披楚之黨表可 民逃其上之詞也逃其上則舉兵者罪輕受兵者罪重矣 以茶姬之事累虧担也經書清四茶清沈清言清節清旨 虚陵字氏曰蔡 姬之蒙其有無不可知然蔡自北杏之後 猶未定故書書 為同會之常而諸小 則難保其必縣故先侵蔡以震備之殆不然也以齊桓 51) ***** 國皆附城於所樂從之國不親行矣 小園與鄉縣同至是始定八大國以

秋拜佛祥是 卷年 信公四年 節制之兵合八國以加楚即不侵祭何慮其不勝然而蔡 不侵祭矣豈欲先震其威故緩於楚而急有事於祭哉の 者楚之門戶也齊欲接楚若不得蔡則無由人勢固不得 清散奔告於楚而楚人震恐不知所為此齊桓素定出奇 合 胡 其不意辨己見於莊十年公侵宋下兹不替夫合八國之 師而先陵通於蔡則以堂堂正正之兵何用臥鼓以潛往 一虧桓 請侯出蔡不意而侵掠之若從天而降者則蔡人勢必 傳曰潛師掠境回侵侵茶者奇也彭山李氏曰齊祖大 所以謀楚者己非一日 按比說是皆不知侵字之正解故以為奇兵而出 從部於諸侯事機雅

> 伐楚皆屬正兵未可以侵伐分介止也 密則其聲勢或亦不能盡檢蔡與楚何正扣醉如夢全不 而又不覺其來出於意料之所不及者耶然則侵蔡

遂伐楚次于陛 .

春秋梅海鄉是一本十一任公四年 對內員之不以處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 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 公日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商貢包茅不入王 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日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 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 左傳曰春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濱遂伐楚楚子仗

問諸水濱師進次于經

致兴 傳曰逐繼事也次止此

极氏回逐兩事之解脛楚地楚孫齊欲殺之以德故不述

進而次匹

稱為遂 侯遂救許如此之類本無謀而因事便行也但是兩事皆 孔氏曰穀杀傳曰遂繼事也杜氏云遂而事之解謂既有 母如此之類本謀為二事也六年指侯伐郭楚人園許持 楚之心因行而侵蔡耳三十年襄仲将聘于周遂初聘于 上事侵為下不以本謀有心無心為異也比齊侵先有伐 不列本謀與否

止善其重爱民命 上善其重爱民命 上善其重爱民命 上善其重爱民命 上善其重张所以為節制之師合於不戰屈人兵之善也 陈迟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之不戰而蝕楚也 於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怨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思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思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於思而已問不及楚也桓公始有志於夷夏之分於是侵

以為仗義執言之共而孔子亦許其為正也燃然則孟子以為仗義執言之共而孔子亦許其為正也燃然則孟子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咸時九伐之法猶未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咸時九伐之法猶未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咸時九伐之法猶未之王又昭王者康王之子尚在周之咸時九伐之法猶未改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地也安有小國以膠舟溺王而不致討者乎此春秋之後称事者之言而世儒妄傳之平不足信也盖桓公所為雖非王道然右義亦自足以服人故一臣大下使諸侯皆如群任無於以其於唐韓原為解於為於為於之世楚雜強分所以實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為解彰山季氏曰按桓公所以實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為解彰山季氏曰按桓公所以實楚者必以其陵虐諸夏為解

無思不服者何如哉樓請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在樓請侯以伐諸侯也人或逆命不免恃威矣視以德行在以為春秋無義戰何耶蓋非天吏而伐國則是以力服人

函氏皆不書次其次不足善也惟襄元年晋悼遣彝厥代汪氏曰成三年诸侯伐鄭次于伯牛襄十六年伐許次于八年晋士鞅侵鄭遂侵衞也八年晋士鞅侵鄭遂侵衞也 三年齊侯伐衞遂伐晉定麾隆李氏曰春秋兵事曹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廬陵李氏曰春秋兵事曹遂者此年侵蔡遂伐楚宣元年

地定四年拿于召陵俊楚是光會于蔡地而後侵楚也此論關李氏曰彭山李氏曰 隍在召陵南漠志云汝南郡召楼稷日為楚所併而言歟按此説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據復日為楚所併而言歟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據復日為楚所併而言歟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據復日為楚所任而言歟按此說似未可信經既書曰遂恭聲言向彼遂謂之代者半且楚人與師言時已曰涉吾山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苴其進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苴其進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苴其進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苴其進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苴其進地傳於問答畢又曰師進次于 徑若徑在汝南郡召養本轉傳雜疑 卷年 售公四年

陸大意春秋代而次者前極帶悼為無幾矣

鄭而以諸侯之師次于部不欲悉師以攻鄭近於齊桓次

者以贵之食其易服而易從耳觀齊桓語屈完之解懷慘我而不可如是而概止有以知其難矣故始樂其小且輕勢之此因理之可信者也且齊桓代楚本為楚人屢伐鄭竟之此因理之可信者也且齊桓代楚本為楚人屢伐鄭竟之此因理之可信者也且齊桓代楚本為楚人屢伐鄭竟之此因理之可信者也且齊桓代楚本為楚人屢伐鄭東高於為實錄蓋伯主以尊王為名故樂其不修王貢以來賴傳辨疑 奏年 """

春秋報傳雜及 表字 僭王號也新即以此賣之何慮其反唇而貢我且王號之 雖僭王但私稱於國中耳未嘗敢公行於諸夏也比其罪 假侍者楚既居然稱王而猶謂其罪狀未明誤亦甚矣若 大不惟不可分行於諸夏即但私稱於國中亦直容電擊 **肯蓋發其隱哉按比二說皆不然桓公失德者同乡未嘗** 公失德者多恐楚指斥以對此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楚 真而山謂荆幾僭王罪之大者也管仲不以貢之蓋為桓 乜 状尚屬未明必有含容庶間悔過雖清武專征諸侯亦豈 争但得其稍稍退跑則已足矣何須求多於其際乎此目 ٧X 成湯代為即其段一童子猶不容已使萬伯亦借王又安 天討何至含大問細懂得一盟而遂己哉〇彭山李氏曰 能為之拿容而不放盡發其隱哉 13) 公保勝之道良亦由其君臣器小之所為若天吏之行 彼雖梅遇止能改其所問之罪未必能悔其借王也况 金容於此欲以間其悔過而自新吾恐借王之大罪未 好是求其意可見蓋我不與彼深較彼必不與我力 唐公四年

夏許男新臣卒

高 杖 梁傅 戊日 人口許國與幾近蓋許男過疾而歸卒於國故不言卒 日諸侯死於國不地死於外 新 臣 即許 叔 在 位 四 + = 她

於師

死之 馬 奪權汪 提氏 る 4.1 ġ 3 3 待 世許 無求矣 說通盡夜之道者亦豈有以異於人我尚得正而斃 与免之恥而後有淫祀 火 4 ŕъ 平伯 17 畏元畏元則必貪生貪生則必亂於禮矣而後 與會而 有种 於員 智川 岩 赦 新臣卒非 庄 曰 漆之出 復歸 4 洁 톗 侯卒 其國之 稱 <u>.ŀ</u>, 雅必載柳平於師曰師平於會可 * 於 也其為人君不知命者也不 伯定 ۶)، 非望之感比说是也大 成平於 驗也古者國君即位而為律 ठ 任 é.p 텔 許另一無稱者 白成 1座裏十八十二十号 ナロ

從 渝 木 ᅹ 許男有疾召世 饺 並 # 用 得 ίŦ 在 4) 佼 可 李氏曰 去 b. Ł 位 بط v'. 祠 桷 辨疑 佘之 臣亦 之事 27] 扌 但 吉 蔡地 . 分 必 許 非 班去楚 自召 何 乎 劉 g)' 不可 卒 煙 逝 子至徑投命請於伯主而告於王令得正 也 八日 可兵即或時迫而世子未至則留遺命於 冬 此 十 掃 使而歸耳 · 伐楚之役亦中國之義奏 去 辛 (不遠然概 国也故 時師 召陵地在 本 女口 許國亦不遠許男有疾而歸國誠以 14 園 此 륏'} **YX** 獢 1/4 不 芤 卒于師中是亦變而不失其 在 颖川 喜 身在 煙 午 规 尚未退召陵安可便指 ينطؤ 幄 是以許男很馬按乃 **1**7 オロ 而 間正與 常 围使安是直義之 例以着具非 八諸侯同事

> 在 がへ 死 位 生 괵 之際 二年卒子業 厳 头 哉 0 刷是為 釬 杉公 於 倳 オヨ + 7 許 .Ŧŋ 役

楚風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

. I 何 家君家君之 縫 Ł 方 城不克對曰 台市 侍 城 不 與屈兒東西 口夏楚子仗 枚 rz 为 10 城漢水以為池難聚無所用之屈完及諸 瘌 扫 君若以德战 بط 女ロ 屈完如 视 何 侠 之前 尌 æ ₽ おき後! 侯曰 師師退次于召後齊侯陳諸侯 レス 請 ょし 农 候 宣不殺是馬先君之好是 谁敢不服 福於敢色之社稷存收 我非能學之以 思若以 此 力楚 坟

楚故盟召陵召陵颍川縣也之威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劑桓退舍以之成因而求盟故不稱使以完來盟為文劑桓退舍以之本城稱傳揮疑 卷干 倍公四年 九

來盟則 其來版 縣 次 **使書實盟之**所 浬 東 山 乙召陵而 李氏四屈氏完名楚卿也 × Þ 退金以 詴 既盟矣孔氏以為屈完本意欲即盟十軍齊桓善 + 五 杜 里 档 انر 召陵城是也〇來盟者自外請題之 盟 也 9 禮焚言來盟于師書在完之意也盟于召 召 後儒多宗其説是謂屈完來盟時尚未 耳 後額川 オロ ٤t 명기 云如 縣蓋召陵蔡地今許州 特使柳東重其事也 師可矣何必預言來盟 轩 邺城

楚意而盟于召陵刚出齊意耳又妻盟以堅其志此其所以兩書盟數但來過于師出於先請為盟而後齊抬退師及至召陵禮成宪將歸楚則齊是再盟矣蓋屈完 初至于徑本畏齊師之威而來服也故哉沉經中凡書來盟者皆即受盟也然則召陵別出一盟

牧中國而攘夷状卒帖荆以此 為王者之事也夷状也而巫病中國南夷與北狄灾中國不絕若錢桓公為與桓為主序續也楚有王者則後服楚無王者則先叛公羊傳曰屈完者 何楚大夫也其言朱何與桓禹主也曷

楚是也召後或安地故後朱楚子簡東國之師于召後即二子也の齊晉謀楚皆於召後比年及定四年會召後侵盟也高子至而安魯屈宪至而服齊春秋所以獨以權與廬使李氏曰朱盟不稱使正與齊高于同皆非有前定之春秋解傳辨疑 養年 ほ公四年

ŧ

以力压供齊齊因戰敗而強服非心服也故春秋書日書服筵以義而荆題亦服桓公之義故春秋序續导都克等汪氏曰成二华齊侯使國佐如師與屈宪事相類然桓公

及以識之

佐氏曰楚子意令其可盟則盟事在居完也楚變夷之强

谕關李氏曰或疑此年公在師故屈完曰來成二年公不

之道故聖人特嵩以褒之國未書與中國為會屈完佐楚子而能從善服義得為臣

桓公不但以力服人矣以一戰矣而臨楚不戰楚人為之訟使其大夫即盟于師陳氏曰桓公合八團之衆以討楚兵莫威於此楚雜强足

經 133-504

春秋解作辨疑 之则稍,进者失 氏宣旨可為褒解乎雖压完之版義誠可褒然亦直當以 若以書 盟總 被者以其賜族為屈氏故從而族之遠罷之稱族猶是也 書盟也然則再書題者題者再耳盖風完來便師之中已 服義而與諸侯盟齊桓退師召後以禮楚又與伍完為此 伯 其詞而輕其實必不其然且經書高子來盟即實盟也鄰 召 召陵書實盟之所也若然則是來盟于師實來書盟直至 胶 '者其曰乐完進之也然以宜申凡任二遗罷儿襄三例楚大夫未有以名氏然以宜申见任二遗罷儿襄三例十三年例之则被書人而此書名氏似為進之之意胡,兄莊二例之则被書人而此書名氏似為進之之意胡 亦 乞題乃求盟也是盟與求盟自常異詞不應一畝而再 後而始盟耳夫實未常盟何得書盟未常盟而書題複 稱屈完亦書名氏之常耳屈發也完名也書名又書 欲與盟何不書虧侯使國佐盟于師宇今以荆人來 再書盟而写著其地其為再盟也明矣不然國佐如 師盟于召陵先儒智謂屈完如師請盟極公退師召 解耳内 名氏為進之則 之盟故孔氏曰言來盟于師書屈完之意也盟于 太平 中國而書曰朱經於華夷之辨嚴矣の按來 宜申椒之稱名與蓮電之並稱名 信公四年

在完和 師師退次于召陵云云竊意觀師講好之說當在

不可測宣徒各在得臣之不服義哉の按左傳楚子使

告於晉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園是彼亦未有

而退召陵則是楚人既服而旋師也事自不同且得臣

必戰之意也而晉文激怒得臣 而與之戰則其陰謀取勝

春秋解傳樂疑 卷三 子〇王氏曰晉文退三含避楚亦桓公退次召陵之意使 得臣服義則亦不戰矣按此說亦欠考核冊文避楚以報 後不復書屈完者則承上文而尚言之耳此與蕭魚之會 其惠彼時楚人因未服也齊桓次徑而不戰及屈完來盟 略鄭伯而不書者不同安可以其一言之相類而一視之 悼蹟武而定都事自不同故屈完之來盟得書而盟于召 與會于蕭魚書法不異写一經特單一以美術桓之服楚 而楚鄭之 服可見矣按比說亦 不然齊桓次師而服楚晉 召後乃桓公之禮楚綺固不在此耳〇汪氏曰盟于召陵 序續得其旨矣然而彼之服義亦於此而可見若夫盟于 故主被言而以為服義至召陵始與之盟故主我言而以 為序績是水知雨書盟者本再盟也公羊傳即以東盟為 服義也盟于召陵序柱績也按此說盖以來盟方是求盟 見義耳或不係 以美哥悼之定鄭雅不重言楚屈完之盟與鄭伯之會 於書名與書氏此の明傅曰來盟子師嘉 倍公四年 I 經 133-505

使衰傷如會襄七年鄭伯龍碩如會公在會而写書如可

此年之書來非為公在師中也蓋以極師為主而內中

在

師故國佐

ajo Ei

然信二十八年陳侯如會裹三年陳侯

左侍之失實也 召陵本為禮楚則戰攻矜眾之辭在此殊覺無謂此以知乃無故退却須至召陵而後陳師與來而觀之乎夫退師此且屈完如師之時本欲現其張弱何為此時不於其威此且屈完如師之時本欲現其張弱何為此時不於其威盟耳不然屈完一如師而師即遠遍雖畏斃如虎不應至退師召陵之先蓋觀師講好既與之盟遂退師召陵而再退師召陵之先蓋觀師講好既與之盟遂退師召陵而再

齊侯說與之虎牢執帳海塗 問共其資糧罪獲其可也養松稱傳辨疑 参年 倍公四年 あ海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海塗以告齊侯許之申侯見曰師老矣若出於東方而遇在傳曰陳辕海塗謂鄭申侯曰師出于陳鄭之問國心甚齊人執陳辕涛塗裁公殺

怒加 分年傳曰清塗之罪何群軍之道也古者問公東征則 德 71 清重放辟軍道故齊執之如 圛 行仁 山季氏日 不正故也不修其師而執濟塗古人之計則不然也 怨西征則東 國怨極公伐楚則陳人不欲其反由己 威斯己矣何必執其卿而又侵伐其國哉輕公雖非以 陳比今 太之 Ł 知所輕重故能服人以一事之微而賴以重 粮氏與表同海盜名陳鄉也左氏公羊皆以 諸侯之所為也管仲以練達賢臣豈應聽 此則小事耳責以大義簿示

> 春秋輔傳辞疑 卷千 曹稱人治在盟主于陸伐稱君執海塗稱人于温會稱君 之後春秋之治在盟主是故治在諸侯于即戰稱君盟惡 轨衛侯稱人 陳氏曰齊候稱人貶也東邊之後春秋之治在諸侯北哲 亦有關於天下之故宣為陳大夫一謀不協而發哉 先何楚故來楚服即執為塗以其執陳政也隨又繼之以 止宋公預馬意可見矣桓公以為陳人陰懷二心異日必 心託陳但示之以坦懷而己觀江黃於陳為近而會盟皆 其為此暴虐失人心之事乎况當時天下諸侯大兵察集 抗齊大志者也是以桓公伐楚之事常與宋謀而不以腹 復與部局會盟蓋陳之為國南與蔡都勢必惟題而有挾楚 敢後行辟軍之術哉の按陳自莊二十七年盟幽之後不 强楚方 服威 振華夷 而前之軍令素嚴法宜重一溝塗安 重之以侵凡以威陳而己此固伯者以力服人之事然 传公四年

\$P左侍不言陷軍事而申侯扈其出来方而遇敵是師之行必有绑導何至太陷于沛澤之中及既陷而乃知其而歸遇陷而執溝塗也夫循海而歸路固不由陳而大師而東大陷于沛澤之中斷而執溝塗據此說是師實循海不還師濱海而東服東夷且歸桓公曰諾於是還師濱海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溝塗謂桓公曰君既服南夷矣何

春秋解傳粹疑 罪雖齊桓執轅海塗稱人而已矣按比説皆以晉侯執曹 罪其我而被殺者之有罪無罪考其事而可見抑宣以罪 之者之罪私當以當罪不當罪分褒敗此如殺大夫者弟 為君者母侯也雖能執之於會與諸侯之執諸侯無以其 也晉属不即討運之二年而又與之會盟則是成員第之 稱爵者原不為痰也曹負易殺太子而自立篡逆之大賊 為褒眼苟當乎罪雖晉属公執曹伯得為伯討苟不當子 非伯 亦安凡其為伯討子故 者易為或稱侯或稱人稱侯而執者伯封也稱人而執者 可必其無有安知非齊桓素疑陳特因此謀而深懲之乎 故執其大夫而又侵伐之不已似得其情然濟運之謀未 故一傳之說雜難盡信亦存而備考可也〇分羊傳曰執 兵乎季彭山並 而樂大師以後陳豈不甚使何為獨後魯而又俊為黃之 之知其還也意必 塗即在盟召侵後蓋此時師猶未行耳但以下文伐陳親 對言故以稱對為褒稱人為眼夫稱人者固可為眼然 討也陳氏曰凡執改也春秋循以當乎罪不當乎罪 役而謂為發也語詳成十五年盖凡言執者皆執 をデ 俁 不信左公記謂陳人懷二心而齊桓惡之 己和 ιÐ 鄭不由陳若出陳鄭之間 清塗之詐而執之理或然也故執海 僐 一稱哥侯以孰乃春秋之變例未可 公四年 則因此行

未出東方齊

春秋柳傅辨疑 - 巻三 李氏曰 亦可 伐陳 蓋或於伐陳時亦拘海堡在軍中如執宋公以伐宋然及 之故據左傳則歸清塗在侵陳陳成之後先獨未即釋也 \$ 特十三年晋人歌李珠意如以歸 按此說不然惟韩栋襄十六年晋人就等于邾子以歸按此說不然惟 所在治其罪故不言孰地若夫不言以歸恐非為其即釋 於頗亦作粮三侍不同未知誰誤要之為一本也の彭山 作袁亦於袁倚有合左傳經文於溝運與領亞 之袁倫誠有然者哀十一年陳粮頗出奔鄭公羊於彼亦 之表氏蓋世卿也倚為清塗四世孫公毅於此並作袁証 楚子等伐兵執齊慶封是又承上文而言亦非予之也然 否為張敗哉若夫楚子等會孟執宋公母侯人曹執曹伯 稱爵之非褒辭也明矣 0 襄三年陳侯便表僑如會陳 而陳 略之而不考故與書執以歸者不同耳 執不至國但隨所在治其罪而即釋之故不稱以 不服則海塗之至齊不至齊未可知即或至齊 传公四年 作報殺梁

秋及江人黄人伐陳

左 傳 四秋伐陳封不忠也

Ħ. 火く 其國 川兵氏曰特江黄之師在其國伐楚之役未嘗勞之耳 近于陳故 、令伐休也必使為人及之者江黃遠國

可無為主兵也

氏曰直言及江黃者將軍師少故不言主師言微者及

逆城偏陽逆滅賴之類此不言逆實魯及之耳之非魯及之也然求之一經書法他國再有事必書遂如江氏曰或謂書及者蒙上文虧人軟粮湯塗之文乃齊及

春秋解傳雜疑 以術應之而又不即成其視以德服人者之深淺為何如 纹 伯 江黄皆為我用而其威力愈彰矣且江黄近陳其勢既使 而先逸後勞役使維均不尤見桓公之節制手况魯與齊 鲁主兵按列國主兵之說原未可信如十二月分孫茲帥 大夫而又伐其國是亦未免為過樂再の兵臨川以此為 師會前人等侵陳自是以內會外之辭宣亦可謂惠主兵 (至侵陳陳成而乃釋清塗也夫伯主以術御错侯人亦 園當其時是必執之不服而後伐伐之不服而後侵者 ,但伐陳之役引無大國 维不無深意於其間矣桓公之用兵誠有法但民執其 烟鄰相睦之邦而與江黄同事此又新舊親珠大小之 以此而谓魯主兵或亦有之故臨川之説表可以為不 用江黄以伐陳而魯人與馬以示與國如魯近圈如 養二 传公四年 刮,) 命姻都大國之人與小園同

然也

八月公至自伐楚

其課

國似忠而買為不義性公青其不義而以為不忠於

陳之故雖不專為此

未必不因此而發也清塗避害營私

渝關李氏曰左傳以為討不忠以濤遂之欲辟軍道也伐

◆秋輯傳雜號—卷年 据公四年
 ○ 汪代四春秋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之矣○汪代四春秋諸書至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代准夷遂邊を而序書者可戒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代准夷遂邊を而序書者可戒王歸自奄蓋以滅夏滅奄之所係與書序序事之體不同是故或以前事致者或以後事致在沉前事後事夫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夫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改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改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在沉前事後事之所致不一豈徒擇其重者而無深意存其其重者。

葬許穆公

左傳曰許修公卒葬之以侯凡諸侯薨于朝會加一等元

王事加二等於是有以衮敌

冬十有二月公拣盐帥師會齊人朱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冬十有二月公拣盐帥師會齊人朱人衛人鄭人許人曹人之 禮葬之爾據此則葬之不以禮矣置忠孝者之所為书之 禮葬之爾據此則葬之不以禮矣置忠孝者之所為书當時臣于欲 追美君父故引許方會諸侯而卒私以加等既非卒于師何得從死王事之例而葬之以侯劉氏曰似既離李氏曰按許穆公本卒于國左傳以為卒于師與矣

左傳曰冬叔孫戴伯師師會諸侯之師侵陳陳成節粮海

本林輔傳辨嚴 養年 医公四年 本本氏四分孫茲取牙子戴伯也

不逸哉不意哉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置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人之度量相越置来甸矜取沛而高、不朝戒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宗甸矜取沛而高、不朝戒湯勝夏撫有萬方乃曰茲朕宗自矜取沛而丧不忌之魏武鏡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在於量淺而恭不宏之魏武鏡得荆州而張松見忽唐莊臣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已其身正而天下歸之曾可厚以責人不自反乎原其失

春秋解傳辨疑心卷千 之始於是滅弦代許使中國自救之不服而桓之伯浸哀 本以故鄭未幾逃盟雖稍仲中國之威終不能大挫弦楚 也責楚之無王而楚之無王自若欲服蔡而蔡卒不與會 **器量淺狹和貧人之家一朝獲千金而莫知所措故是行** 指狂妄行管仲曾不能揀則仲與桓俱遵輪盈之城由其 侵之楚無亡失遺鏃之蜀而陳反被侵陵之禍志得而驕 大有所摘執其人命諸侯之師伐之以伐為未足又從而 陵君臣 俱騎憂各易位濤蓮謀避軍道以舒其國子齊永 也遠近咸服小大俱學遂率之以伐楚楚伏其罪還自己 之東以處已和以過物諸侯小國會不會朝不朝不深賣 周公與管仲孤趙事業所以分也當桓公之始伯管仲佐 秧者勝員得丧足以移其常心斯王伯之所以辨而伊尹 七蓋規模宏大者憂樂寺四不足以動其方寸而識量淺 家氏曰夫子大虧桓之 功而小管中之器於伐楚之役見 信公四年

头情哉

春秋拜傳辨歌 本幸 传公四年 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見三家之所從始也 之必急人亦悔之故楚終不服鄭伯逃題以至弦城而 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至於伐而又侵可謂過矣况大兵 或亦不專為陳計也但懷私您於同盟為是黯武而不己 同役之國必皆畏其威而不敢有二心矣比伯國之深謀 谕關李氏曰侵陳而迫之以成既欲堅其從齊之志則凡 陳氏曰公子友師師敢苦師于鄰公孫兹師師會侵陳公 林氏曰伯國大夫會諸大夫侵與國自此 其國厚人之功而簿人之過者蓋不如此 軍道之過記軟其臣遇以三 國代之今又動七團之兵臨 臨川兵氏回陳與六國同伐楚成齊桓帖荆之功有放辞 能救旨怒陳之過致之也故詳書伐侵以著其罪 之後復以師 招 書侵為深責之然先信謂無名行師曰侵胡傳曾辨其非 陳者深青之也按此說是以侵伐為無名有名之殊故以 若大 退岔騎武七罪星必 待貶 而始明书の胡傅曰稱侵 書人七常例爾內學 族與名而外書人其皆大夫從可知 高氏肾以書人為貶非也春秋之初外大夫写書人此亦 攜服遠之道常不如是此伯術所以不天道也¶家氏 出重困諸侯乎兵以愤興則後有當討者應

> 本林輔衛排延 奉子 任 本深抑亦何以御眾耶 年此時年必尚幼何得命之帥師雖主兵者在齊而詩練 家之無君也盖己胚胎於傷公之世矣且茲於明年娶于 此傷公之謬也錄就逆者之子而軟團政無或乎後日三 牙謀弑子般公子慶父弑尉公而茲與教猶令為哪為將 既多安可以侵為我掠手記詳莊十年公侵宋下〇分子 之侵陳未知果行我掠否但侵非不義之稱見於諸經者 至於伐而又侵蓋子謂成湯征伐至於歸市者不止耕者 又以殺掠為侵謂大強肆其暴不若湯師之仁也夫極分 不變岩時雨降民大悦則 比 又從 بال 例不 亦自 相矛盾手張氏曰桓公怒陳之深 外四年 桓公於比想德多矣按此說是

子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十二月成公司從單卜人曰單短龜長不如從長弗聽立之生異劑公司從單卜人曰單短為大子大子命新城公殺其傳社序小臣亦是於建祭之大子祭于曲沃歸胙于公公田恆真本鄉生卓子及將立異齋民與中大夫戒謀姬謂大子曰其鄉生卓子及將立異齋民與中大夫戒謀姬謂大子曰其鄉生卓子及將立異齋民與中大夫戒謀姬謂大子曰其鄉生傳曰初晉獻公故以號姬為大人卜之不告筮之告翻左傳曰初晉獻公故以號姬為大人卜之不告筮之告

虽如此于新城处遂踏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申縊于新城处遂踏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

五年春

以望而書禮也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翻左傳曰春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量

奇侯我其世子申生

春秋解傳鄉最一卷千 安於命耳若果出於初心則強新城亦不心命矣既奔新 記申生不解不行以安議班之說亦因其父志不可回而 侯罪獻公之發寵庶孽本有欲殺其世子之心矣左氏所 殺具備矣新城奔而其傳教此中生所以不能自明也然 則中生之自縊實晉侯把不得通而追令自殺故直稱晉 所醬獻公苟無改殺之心則申生必不奔新城獻公必不 彭山李氏曰凡書殺者皆有欲殺之心者也申生為張姫 曰君 父之 命不校論垣 而走披斬其祛還出奔隆 如之三年将舜師馬馬用慎及難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慎馬詩云懷德惟寓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宋子何城 無表而成憂必雖馬無戎而城雖必保馬寇與之保又何 慎真新馬夷吾訴之公使讓之士為稽首而對曰臣聞之 直指导侯牧馬爾初哥侯使士為為二公子蘇蒲與屈不而自故春秋斷之初哥侯使士為為二公子蘇灣人 为目发;补气扩充 在傅曰晋侯使以殺大子申生之故来告李曰晋使来告 倍公五平

发界,有了了个人。 人名 经界 有了了个人,我看住了我之意而是虚加以立美戏教则中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缢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教则中生知無所逃不得不自缢矣如此然後合於經文城則中生摘望其父以不敬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城則中生摘望其父以不敬尚未有必死之心也奔而不

教祭傳口目音侯斥殺惡晉侯也

胡傳曰公羊傳曰敬世子母弟直稱君者甚之也申生進直稱君者甚之也,

命冢剞狐突先交梁餘子先丹木之徒固洞見分之肺肝過為樹建庶孽之計耳方東山皋落之伐豈無他人乃以家氏曰獻公殘忍不君溺於內嬖所與謝夕潛園密扈不倫非他人所得間者今至於相殺則人偏廢矣

高氏曰諸侯世子誓於天子不可專敬也且父子人之大

春秋样傳辨获 卷年 信公五年 者因不待言其卑者猶獻公之從父昆弟也士為達獻公 除職她乘其除也聲公子之出於桓莊者豈他人故其尊 獨難於其子子此所以來巍姬之鹊也對伯夷者不敢為 東菜品氏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殺申生者實士為尚其 斯縣對比干者不敢論阿諛聽姐班等為非智見獻公之 草管略無像但不忍之意其於宗族見弟之間既如此何 之惡反覆詭詐陷之於死地使獻公屬其宗族品弟如別 殘忍亦直敢一日連點其三子哉彼士為憂申生之不得 立憂滴屈之不可城終日焦然憂晉之褐憂之誠是也抑 不知造是禍者果推乎聽姬之語即襲吾前日踏富子之 桁也蒲屈之城即襲吾前日城聚之街也使找不唱之彼 烏倩而和之使我不先之彼烏得而繼之是故間獻公殘 忍之心者去為也教職姬雜問之術者亦士為也已開則 不可後閉己教則不可復悔授眠以刃而禁其殺人世常 有是理耶雞使一法吏敢是掛亦必有士萬而從賺姬也

吾書考哥國之本末又知蘭褐端者非獨士萬其所從來 見弟矣然則桓莊之族雖曰獻公殺之其實桓莊殺之也 以來視文侯之子孫不啻寇仇必鋤其根而奪其國者不 遠矣晉穆侯之二子 長則文侯而桓权其李也而自桓权 過放放子孫之業耳珠不知殺文候之子孫是殺吾之子 林鄉傳輯疑 卷年 倍公五年 走————其心必謂是害死除則各子孫可以享無窮之利也直自 桓莊親其子而仇昆弟於一族之中分親與仇其私已甚 孫也各私其子而殺其是弟則吾之子亦私其子而殺其 害申生者乃善身耶鳴呼私生於安而害受者莫如私天 料害其子孫者乃吾子孫耶當獻公珍減桓莊子孫之時 私之私矣私日勝則心日狹當桓莊珍城文樣子孫之時 及獻公親奚齊而仇中生又於諸子之中分親與仇可謂 下表有私而能受者也獻公始私申生至於盡減極莊之 其心必謂是害既除則申生可以享無窮之安也豈自科 於美衛而殺申生即為申生而殺桓莊之族者也向之愛 族以除其偏愛之亦至矣曾未問時娶於雖姬進移其愛 申生之心果何所在耶中生之愛民可移於其齊則異時 其齊之 愛亦可移而之 他矣 不惟昔之爱申生者不可保 即今之愛美齊者亦未可保矣然則狗私者豈能真有所 受哉果出於真則必不可移矣林回棄十金之學罰亦子

離何憂乎士為何憂手聽他 真一念之中識天性之愛則本 根枝葉與生俱生而不可 而越大性之党豈外物所能移耶默公苟能悟此愛之非

春秋韩傅辨疑-卷丰 信公五年 走 无死信斯言也申生無辜而死不但無一怨言而爱君憂 多難伯氏不出而圖吾君伯氏苟出而圖吾君申生食賜 不自惜其死矣又使人解於孤突曰吾君老矣子少國家 無父之國武吾何行如之由是觀之申生誠忠於君父而 子盍言志於公世子曰不可君安臟姬是我傷公之心也 曰然則益行乎世子曰不可君謂我欲殺君也天下豈有 南軒氏曰按戟記晉獻公将殺其世子申生分子重

國之心至死不變記稱其為共世子宜哉

盡之期若果在去年十二月是雖晉代春來而當史舊實 亦必 按其原期而誌之矣春秋明書五年春其自盡於春 合於中道然君子固將取馬哀其志也 也屈原之過過於忠者也愚於申生之孝亦云然雖皆未 秦戰經書十一月傳以為九月亦然後來如此類者尚多 月無缺左傳以為去年十二月非也意者本在今春之二 汾關李氏曰申生之 經于新城也晉使來告亦必道其自 大抵智由夏正而誤昔也0 朱子曰屈原之忠忠而過昔 月常為夏止之十一月左傳誤傳而失實耳十五年晉及

杞伯姬 來 朝其子

夫之道矣诸侯 相見曰朝以待人父之道待人之子非正 也故曰杞伯姬來朝其子參讓也 教染傳曰婦人既嫁不踰竟瑜竟非正也諸侯相見曰朝 伯姬為志乎朝其子也伯姬為志乎朝其子則是杞伯失

子幼可知 范氏曰參機謂伯姬杞伯魯侯也桓九年曹伯使其世子 **青以人子之通伯姬以北二十五年夏嫁至今十三年則** 射枯來胡機世子此不機者明子隨母行年尚幼的未可

春秋縣傳辨疑 表示 林弊傅辨疑 卷干 传公五年 充高氏曰先王之制诸侯未冠而即位謂之童子侯童子侯 子光尚幼绎如之 何而勝朝乎 不朝蓋不可以成人之禮接之也怕姬歸杞方十三年有

家氏曰世子預會盟禮獨有教况未為世子而用朝禮見

張氏曰朝者人君 相見於宗廟朝廷之上父在而使其子 行之又使婦人参之皆失正也

就令攝父行朝禮是年杞惠公卒成公嗣位盖伯姬豫故 托其子於魯也杞伯失君道失夫道失父道伯姬失妻道 之紀悉公疑亦有疾伯極以其子為尊之甥故挟之至魯 臨川吳氏曰曹伯有疾遣其世子射姑代父朝鲁春秋幾

失母道其子失子道而為傷受其朝旨非禮也

日久遂不吊也七年曹伯班卒下 白姬之子其後為成 郭丧之理然而不書卒者魯弱其君因有諸侯之事出外 彭山李氏曰按杞忠公之卒當在是年公以事婚必無不

春秋轉傳辨疑 卷年 僖公五年 禮而無忌憚者也故詳書以議之〇年二十五年伯姬之 之中此類甚多是故有來朝來聘來盟來錫命來賜命來 錦不稱子則怕姬蓋桓公女也父母俱終自無歸甯之禮 歸田來言田歸齊來求婦來逆女來逆婦來逆权姬來逆 其子而來非來歸當而兼朝其子也來字聯下為文一經 非也且以杞伯姬來絕向亦不然經書來朝其子是為朝 亦得歸甯也此皆認伯姓為莊公女因以來為歸南之說 未必是成風所生但哀姜既死成風得為夫人縱非其母 子妄亦甚矣傷二十七年又失三十一年又來求婦旨越 朝其子也莊二十七年之伯姬來已為非禮今又來朝其 則子年當在十歲左右其母将之而來朝故繁於母曰來 渝關李氏曰按伯姬以莊二十五年歸干祀至今十三年 歸脈來輸平來奔來戰來乞師來獻捷來獻得來歸坊來 杜氏謂怕姓來當當成風也孔氏曰把怕姬來絕切怕姬

> 春秋轉傳辨疑 卷年 修公五年 成公卒則桓公之為成公弟可知 關成公而以桓公為德公弟非也信二十三年左傳謂記 平德公即惠公也惠公卒於此年惠公卒子成公立史記 知此不稱名略之云爾無他義也〇史記謂德公十八年 不可名乎且武氏子仍权之子並非以其賤也而不名可 是時未立為世子故不稱名按此說不然桓六年子同生 之不可絕句明矣〇彭山李氏曰伯姬之子其後為成公 為俱朝固不可然不以來朝其子為二事亦足证怕姬來 於其生也未為世子而已稱名宣伯姬子未為世子而獨 來歸樣來奔丧來會葬來逆長以歸是皆聯下為文者也 八年傳曰其言來朝其子何與其子俱來朝也其以伯

夏公孫茲如年

臨川兵氏曰魯於鄰近大國未見使其臣以時往聘年小 汪氏曰經書公如他國者朝也書大夫如他國者聘也 左傳曰夏公孫兹如年娶馬 國也桓十五年年朝于魯自後並不再有邦交之禮今公

渝關李氏曰汪氏曰戴伯因聘而娶不書逆者不予其因 聘禮而行 私事也按此說不然以為不予之而不書豈凡

故書以幾之

孫兹乃住聘于攸盖以私事行而有請於公托君命以往

子权姬朱納幣來滕來歸來水轉來水車來求金來歸贈

香秋報傳辨疑 卷二 傷公五年 逆以為科事而不書然則莊二十七年公子友如陳薛原 某而邦交之是非俱見矣何暇又計大夫之逆也大夫之 关苕慶齊高固之來逆以其公自主之故書之未當聘故 大夫之娶於他邦者告假於公而往若非聘盟則亦不書 例視之乎〇由公孫兹等之書聘盟而不書逆推之意內 結之機婦相類是亦不得不書者也豈可與大夫之娶事 國之大夫國體於此而隨邦憲於此而紊矣此正與公子 仲是無公事而專行私事矣又何以書曰以上卿而葬翻 所書 不皆循制 而合禮也不必 紀其聘盟之田也第書如 不書聘未當盟故不書盟〇孔氏曰年是附庸之國唯桓 見公事之由私而起乎曰古者邦交有定制比觀春秋之 家之策以是為私事之常而略之矣然則略其私事何以 當誌之以著遂事之失乎若夫大夫之娶妻不得繁於公 體而正邦憲也故特書之以示幾况褻君命而輕大國尤 然而書媵不書逆者以上卿而媵都人之婦非所以重國 年公孫嬰齊如莒昭二十 五年叔孫婼如宋是因私事而 私事者也比年公孫茲如年文六年李孫行父如陳成八 行公事者也因公而行私因私而行公要之於禮皆不當 結勝陳人之婦文七年公孫敖如莒拉盟是因公事而行 春秋之所載者智子其得禮而後書乎蓋牡九年公子

> 若無君命行聘豈遂不可如年而娶乎此必因已娶妻欲 固之來逆亦未當假聘盟而始越竟也然則公孫茲於此 聯一國之好以博築電耳然亦非禮矣 行未必非情理之所有也婚姻可以私行何不可告假於 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必請反必有獻或以婚姻之故而私 可比也若夫東常之問不出竟蓋謂無故而外交者耳曲 比制故凡大夫之娶妻皆不書此婚姻七正原非外交之 聘以為越竟計恐未必然竊意大夫娶于他邦古者原有 馬明具因娶而聘按此說是謂公孫茲本為娶妻特借行 得越竟故咨公請使奉君命以聘因自為逆婦故傳稱娶 不應使腳轉此小國當是叔孫聘妻已定但腳非君命不 十五年都人年人萬人來朝自爾以來更不朝聘于魯魯

公及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郭伯許男曹伯會王世子于首止 范氏曰惠王之世子名鄭後立為襄王言及諸侯會王世 子不敢全世子與諸侯齊列 師諸侯會王大子以定其位不名而殊會尊之也 杜氏曰惠王以惠后故將廢大子鄭而立王子帶故齊桓 左傳曰會于首止會王太子郭謀軍周

教祭傳回及以會尊之也何尊馬王世子云者唯王之貳

林祥傳解疑 卷音 格公五年 看 林祥傳解疑 卷音 格公五年 世云可以重之存馬尊之也何重馬天子世子世天下也也不可以重之存馬尊之也何重馬天子世子世子院別陵以諸胡傳曰及以會尊之也以王世子而言欲尊敬王世子可令所應則與五世子會則抗春秋柳强臣扶弱主撥亂世反兵而等,其子使次乎其下示謙德也自臣下而言欲尊敬王世子由之隋制皇太子與會改坐於御水自天王而言欲屈遠相之隋制皇太子與會改坐於御水自天王而言欲屈遠相之隋制皇太子與會改坐於御水自天王而言欲屈遠相之隋制皇太子與會改坐於御水自天王而言欲屈遠相之隋制皇太子與會改坐於御水是於為主授亂世反兵而為明史之之,亦不可以重之存馬尊之也何重馬天子世子世天下也也不可以重之存馬尊之也何重馬天子世子世天下也也不可以重之存馬尊之也何重馬天子世子世天下也

子于首止示天下載之以為天王之貳所以尊國本絕亂立之齊桓公以其廢長立幼将洛亂問遂率諸侯會王世張氏曰初惠王娶陳為為后生太子鄭及叔帶愛叔帶欲

陳氏曰王世子危不得立齊桓公率天下之諸候而為會死後母曰惠后生奴帶與左氏異未詳孰是不德得罪於母弟之寵子帶是也而周本紀曰襄王母早廬陵李氏曰襄王子帶皆陳后子傳二十四年傳曰不殼

以定世子也桓公可謂善處父子之間矣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以定之禮之變者也殊會世子而不以世子夷于諸侯所

可不易矣此齊侯之志此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而共尊之則雖有惠后之愛天王不得行其私而世子終知也莫若為會以尊世子使天下晓然皆知世子之為鄭朝觀貢之以諫詞從則世子安不從則廢之是從違未可割入曰天王以惠后故將廢鄭而立帶齊侯以為議之于

春秋解傳辨疑 孝丰 為世子私植黨以拒父也是不然漢高欲易太子張良招 襄王之為世子實惠王命之為世子也齊桓以諸侯會世 諸侯今王世子不禀王命而出與諸侯會是世子外交伯 於未亂之先也或謂裏內諸侯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出會 城成 周之勤晉項雷王室於己 亂之後不若齊桓能弭難 樹子之過景王不能早正國本而王室亂使諸侯有成周 子是會王之世子也彼惠王雖有立愛之意而未當有命 子詳我其事 非以高帝之命而至惠帝亦非有父命而招四人也朱 以角制其君齊桓不請於王 而率諸侯以拿王世子是 按矣齊桓定王世子鄭于首止而王室衛使惠王無易 氏曰王世子大下之本也本危則王室亂王室亂則 與游卒定惠帝程子予之以為納約自備之義彼四 於綱目豈非法春秋許首止之盟而然數盖 唐公五年 玄

春秋轉傳辨莊 卷年 信公五年 素別異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于陽殼以兩人會一人而男女之別也父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外之別也父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外之別也父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外之別也父雖似而實不同也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林表倫盟大夫自盟而書諸侯以統之以諸侯夫權於大夫成孫及之恐非為其始也其與表倫也蓋此盟尊為休及豫表倫為有於外及以志其始也其論及以前人會兩人而內女之別也公司,以為於及為於及以為其於之為,其此公人會齊侯及吳子于黃池以一人會兩人而內女之別其也公及夫人會齊侯下陽殼以兩人會一人而男養以稱傳辨莊 卷年 信公五年

記說是蓋惠王之欲易樹子以其溺於繼后之私寵也然王與叔帶同母據史記則襄王母早死後母生叔帶疑史渝關李氏曰王世子名鄭即後日之襄王也據左傳則襄

春秋輯傳辨疑一卷手 少安由 也宣可謂之背父背君子夫大舜不告而娶君子以為猶 因合諸侯住會之比正權事之變所以正天下之大倫者 帶本有不加世子以罪者也此必世子懼罪出奔故齊桓 不告 以臣背君而會王世子惡乎可曰惠王故廢世子而立 之說又未敢以為必 段若非武公不溺於私衛保莊公之得嗣也 天下同母之子未嘗無偏愛者如鄭武妄惡莊公 王 .Ŧ7 是觀之可知其非王志矣非王志則王世子必 出諸侯必有不請而會者矣以子背父而會諸侯 使周公召 郭 不 僖公五年 怕 然也 日吾梅女以從楚輔之以晉可 首止之會非王志也諸侯 手然則 而爱权 左傳

義不然王世子出會諸侯非有天王之命則為植黨齊桓是世子必以違難出奔故齊桓因變而為此樂無幾為合為恒節而過賣之乎在王世子可以違難而出在諸侯可拘恒節而過賣之乎在王世子可以違難而出在諸侯可以明正而會所尊者天王之通嗣所扶者天王之國紀所下文重書首止與鄭伯逃歸乞盟之辭此為春秋之所予中可異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也明矣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也明矣故曰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直遭變事而不知其權春秋禮義之於以為仁故小杖則党大杖則走且

春秋輔傳辨疑 矣然不朝而會以是為差降於王耳の彭山李氏曰杜氏 率諸侯 近問題非衛地也按比說未必然王世子連難而出非异 睢 曰首止衛地陳留襄邑東南有首鄉按襄邑即今開封府 之也但能其會而已矣日請候世子皆名而王世子獨不 官出而亦未可言奔况世子之位未絕尤不可言奔以絕 名王臣智列會而王世子獨不列會春秋之尊王貳也至 知此為出奔事無疑然而春秋不書出奔者王世子未可 _Ł _} 而擅使之出會其無王也尤甚矣均未見其有當也故 距洛陽七百里世子出會不應如是之遠疑首止必 徑請於王而使王世子出會則為督君若不請於 巻千 倍小五年 *

秋八月諸侯盟于首止

可气日首

平业無中事不舉諸侯 尊王世子 而不敢與盟也尊則侯馬陵柯陵干戲毫城北 尊王世子 而不敢與盟也尊則教梁傳曰無中事 而復舉諸侯 何也問有異事則復舉諸教梁傳曰無中事 而復舉諸侯 何也汪氏曰據祝柯重此文從可知

信而か之尊也其不敢に監何也盟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其不敢以此何也題者不相信也故謹信也不敢以所不

侯自盟世子不與是殊貴世子也存諸侯之列也盟則諸序諸侯言會王世子則王世子不序諸侯之列也盟則諸桓行霸翼戴天子葬紫王室故殊贵王之世子於會則歷成終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膳不會是其葬與王同也齊成於則會唯王及后世子之睹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孔氏曰王世子者王之儲副周禮膳夫掌養王及后世子

春林解傳辨疑 之尊王安 子而與諸侯自盟諸侯自盟乃所以定世子也齊侯可謂 不信 之可 周氏日會者辨上下之禮修和好之道而王世子與馬猜 者加之 بط 3 者以 Ŧ 冬千 世子 不 相 與約束諸侯無異故齊侯不敢盟 信故也若王世子亦與馬則是以所 倍 公五年

張氏曰此盟蓋會世子之禮己畢約請侯以同載世子也之大倫也一失則為夷狄矣故曰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臣大下民到於今受其賜故夫子稱之曰管仲相桓公一臣大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以愛易世子桓公有夷之控大國扶小國會于首止以定以愛易世子桓公有夫美惡馬首止之盟美之大者也王將詞付過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胡傳曰無中事復舉諸侯會盟同地再言首止者書之重

經 133-518

方 其禮 秋之義樂也不 伯者察天下之勢而 復 بعر. ታር がないと 敢以 為一旦大下之功而再書首止以美 *5 正 信加之尊者桓公比舉其義院 救於未能者故極公之謀前周

春秋解傳鄉疑 皆書詞重後以見意也于宋見裏二十七年平止見 異 王禁平止示威而母伯衰于宋母楚為成而中國失何 ·›王 之事惡尽大也會罰盟罰雖做不同 勢不 徐是也口首止葵北尊王之事美之大也于宋平止畏楚 之文此年盟首止九年盟葵止十四年城緣陵十五年救 亦將 虚陵李氏回望 初 ᇇ 挾 四會盟同地而書詞重殺者四首止定王朝祭 15) 一天子者非矣 0 齊桓之編書諸侯者四智前目後凡 聖而不行故于首止之盟專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 馬比非盡倫者不 始 例春 儋公五 秋雜重君父之命若非制命以義 能 斷也或有不以為美以為桓 亦當入大惡之 <u>-1</u>t_ ЭĄ

盟馬 不 "文一花之所謂美惡不嫌同解也 王人微者也雖同盟而無嫌于葵北亦序周 Ę 河野也 .Ŧ, 桓 な 有諸侯之事三于北序王人於諸 敕 而 同盟馬天子之宰異於做者也盟于看 的諸侯以殊會世子以世子之尊非特 侇 Ż 公於 洏

侠

不

子

之率几

b

村立

3/

於是知節矣

春秋耕傳鄉疑 地而亦不書諸侯 向八十十二年 北年咸宋十山 皆衝襄二一池 者會盟 中間若無他事皆不再舉諸侯之文故新城雜學平止 **含選異日而不書** 會禮而與盟也書 冷開李氏日春秋 更是日也文十四年新城夫以同會之諸侯而是是 四果日也文十四年新城夫以同會之諸侯而是是 百內大夫與會盟者 書公會某侯某日盟干某地 何难子暴襄二十千于黄北雪公與會盟者文 (第一十千隆土宣十七年斯道成五年蟲牢十五年)一千于溝二十五年于濑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 一世,一年于清二十五年于濑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 一世,一年于清二十五年于濑二十六年于向二十七年 四池叙址武飞十七年于黄于超驻二十三年于扈信 襄二一池 惠 丰 諸侯馬陵柯 會盟例書公及果侯盟于某地者 1/2 雪某候盟 陵于戲毫城北雖會盟異 于某地者行會禮而 不

明之觀 柯重止皋馳之會盟異地 宋之書 盟不得不書諸侯以別之耳若夫于簿之書公會諸侯于 首止會盟同地中間不隔他事而書請侯者王世子不 公及諸侯皆隔他事故以凡舉非以于宋之會盟異日祝 海宋祝 <u>於</u>业 施 万 Ż 不 亥 左 之 豹及诸侯之大夫祝柯重业之書諸侯皋鼬之書 挽 白葵北 23) 傅宰孔先 柯 · (1) Ŧ 雖隔他事先儒 マス 止 同盟是亦齊桓之尊宰也故其文與首止 之盟 之 例 纬 쿠 中 則其不與盟可知然齊桓令其先 然也就村見裏十九年重此見 恐非為宰孔不盟特書諸侯 隔伯姬卒不得不再書諸侯亦 謂宰周公不與故書諸侯以

春秋将傳辨疑一卷二 當書幸 王爵論 不可 大年界牌歌一卷一 传公五年 宴中自知军孔尊周未敢以携武疑王臣故書諸侯盟于葵止自知军孔 之稱 尊華之意矣然則葵止之盟即中問不隔他事或亦書諸 耳 1/4 侯 諸侯盟于界神便見劉子之與盟矣且宰孔之歸亦常事 不與盟矣後來王室夷于列國王臣出會無不與盟故書 其必權之審矣或日 **使會到子諸侯總言之也一** 桓 與奉馳書法無異亦不見宰孔不與盟也曰是不然 活) 括為 何处 盟葵止日重言諸侯宰孔先歸不與盟於盟奉馳日召 於宰周公 如首止彼當與首此 亦自異王朝公宰盖春秋之文前後多異此時齊桓 VZ 年幸科自來明矣後乎此者優三十年宰周公亦來 不然 則諸侯之解固可統豪內諸侯以外臣論則諸侯 問公歸京師諸侯盟于葵业其事方明據 書諸侯况周公既序諸侯之列而無殊奪之文則 請侯而不異其 誌若該其歸却 則率孔之先歸米可信而書諸侯盟于葵止 .石 不盟且前子此者隱元年率四曹歸嗣矣 流り 為例不當與暴鼬為例也故杜氏 解似亦無妨若果宰孔不與題 桓 似宰孔自不與盟而去不見齊桓 於 別周公一統劉子杜氏之記 信八年曾與王人盟于洮何 不盟書以節伯逃

2,7

也若以军孔不盟而書諸侯則定四年皋御之盟

子與馬何亦書諸侯且

周公雅家辛夫亦寰内諸侯耳何

春林解傳辨疑 聘矣以家宰明 書諸侯以 因為別世子若夫柯陵雜澤平止則以中無他事故不書 水解傳解暖 卷年 信公五年 墨松北說亦久分晚會首止盟首止中無他事而重書諸侯 不與之就為是但劉子自以疾不與亦非哥人能尊之也 帷 則於盟不重書諸侯以見之柯陵雞澤平此是也果謝盟 夫家幸之弱聘是王室之降尊也諸侯之盟率是外臣之 與于盟宣召陵之會劉子於此獨有所嫌而獨不盟故然 劉子何謂有疾而不與乎况村陵雞澤平止之會王臣皆 定其有疾也觀將盟之時衛與於爭長之說長於曾以告 諸 不必疑也〇盧陵李氏曰王官與會而不與盟則於盟重 魏周也齊桓 不敢貌周未至如晉文之抗自是齊桓之美 則祭神盖亦盟劉子惟葵止之率孔先歸不與盟即使中 不盟辨也且劉卷卒於七月公歸之後盟在於五月亦難 視為一例也の以 趋 且晋文可盟王子齊桓獨不可盟家率千曰是又不然 侯皋飽則以中有他事故必書諸侯非為王官之盟與 , 盟而不再樂地雖澤第書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養衛 他事亦必重書諸侯如首止未可以首止葵此奉納縣 人以為劉子不與親下文即有劉悉平之書則劉子 別之首止葵止皋馳是也王官與會而復與盟 叁辛 聘 不以為嫌豈其與之盟而伯主乃 澳梁雞澤例之 決兵 溴染养書大 不敢

A THE MARKET CONTEST OF THE PERSON OF THE SECOND STREET

春秋解傳辨疑 卷千 傷公五年 諸侯無異而伐鄭之役二君二 臣亦将何以凡舉乎此見 之例乎盖溴梁雞澤之盟大夫統於諸侯故不學地以略 莊十四年單伯會伐宋夫亦再書伐宋矣将亦可入重複 書代宋何以成文此固書法之不得不然者至於暈之會 常而亦何必有異說乎曰是不然單伯之會伐也若不再 之首止平止諸侯之盟不可略故必再舉地斯固書法之 序諸侯之爵何為書辭之重複乎若以再舉地為重複則 传元年城形再序三師此可謂重複今前目後凡而不再 再序爵師以見義所以別於單伯會代與城緣陵之文也 伐為大惡三師之城形為大美若不再序爵師何以見義 盟亦 于蜀是亦重複之例矣或曰隱四年學會伐鄭再序諸侯 例于蜀之會盟雖前家後眾之不同使其書曰公會楚公 业不須疑葵止于宋雖隔他事然以義類推之亦當入此 辭之複其中必有大美惡馬此類是矣由是言之首止平 乃首止葵止平止于宋旨再舉地大葵止于宋猜謂其中 子嬰齊于蜀而申公及某人某人盟亦無不可經乃再書 而亦再樂地以是知其義意之有在也孔子所謂書之重 南 然而 他事不得不再舉地耳至於首止平止中間皆無他事 不再樂地然則會盟同地者第書諸侯盟又何不可 以凡舉則書諸侯之師城形亦與城緣後之書

> 問要也 止乎 意之所存故凡舉諸侯不必再序以费解此春秋所以為 尊之也在大夫可統於諸侯而不地然則首止之諸侯獨 曹之文彼以踰年而不再舉州公此僅踰特曷為再舉首 不可統於王世子而亦不地乎經乃不然可知首止等之 文而經不然是必 有說又如桓六年宴來蒙上年州公如 再舉地未可視為書法之常而忽之也既再舉地已見義 於諸侯而不地是矣然觀諸侯之殊會王世子是以臣 岩夫首止之盟第如左傳之解曰秋諸侯盟此自可以成 此以知重複之義無疑矣且謂溴孫雞澤之大夫統

春秋輔傳辨疑 巻辛 倍 公正 年

郭伯逃歸不盟

必至病而乞盟所丧多矣君必悔之弗聽逃其師而歸 逃歸不盟孔叔止之回國君不可以輕輕則失親失親患 之以母可以少安鄭伯喜於王命而惟其不朝子齊也故 左傳曰秋諸侯盟王使周公召鄭伯曰吾撫女以從楚輔 走與匹夫逃竄無異 八日王恨齊桓定太子之位故召鄭使叛齊也國君輕

劉氏曰其言逃歸不盟何但言逃歸則嫌己盟而逃故書 不盟者在盟前逃 凡言逃皆謂義當留而竊去 也

趙氏曰

畫

失算專及 是四清經典對是以為東政衛書內公不與盟首上之盟 是也請經典對是以為東政特書內鄰伯逃歸那對是以為東政特書內鄰伯內香撫女以從整 也正歷濟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內香撫女以從整 也正歷濟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內香撫女以從整 也上歷濟侯定世子而使周公召鄭伯內香撫女以從整 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檢於終病而乞盟如 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檢於終病而乞盟如 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檢於終病而乞盟如 之中而當其可之謂也諸侯會王世子雖 是也持經典對是以為東故指書內公不與盟首上之盟 胡傳內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東半正之盟 胡傳內事有惡者不與為幸其善者不與為股平正之盟

罪之 本教解傳辨疑 卷手 催以五年 心心動伯背公狗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 於武之於君臣周公之於兄弟皆處其變者也賢者守其 其中也憶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 其中也憶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 其中也憶此春秋之所以為春秋而非聖人莫能修之者 之人為其變會首止逃鄭伯處父子君臣之變而不失 心心動伯背公狗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 心心動伯背公狗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 心心動伯背公狗私違棄眾善行同匹夫故書逃歸以深

乞聖人之子齊晉也昭昭矣

高氏曰齊侵以楚数病鄭之故遂率諸侯伐楚楚既服遂後於義為蓋安有執王私命逃諸佞而遂去者予家氏曰鄭伯當使義於王力言其不可必待既盟乃去然

故知中國不競非獨強楚與諸侯之罪王室實有以改之所以營圖之非一日矣縫踰年而惠王己導鄭伯以叛之撫鄭從楚春間中國自是楚復與中國爭衡大齊之服楚諸侯未有從夷狄之心而惠王由嬖孽之私棄理義之正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風德之樂也當是将會王世子于首止明大義於天下此風德之樂也當是将

此見齊桓晉悼之伯不可棄也聞之先師曰陳鄭書逃書道澳梁之會高固高厚逃歸皆不書而惟書鄭詹逃察於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鄒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鄒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汪氏曰君之逃惟首止于都書鄭伯陳侯逃歸臣之逃斷不書為逃等而後書所以示夷夏之辨嚴矣諸侯逃歸不書為東氏曰國君而曰逃賤之也厥貉之會麋子逃歸不書為

者也但其伐鄭圍新城又見桓公以力加鄭未免有迫骨當日之為父子者定此雖不見於經傳要亦情理之可推委曲陳請於其間使知大義之不可易也然後王意回而侯為督君亦未見其可也竊意既盟之後齊桓於此必且使恃首止之盟而徑令世子歸京師在世子為抗父在諸世子諸侯雖盟若王意不回諸侯與世子又何以處此使世別請李氏曰鄭伯巡歸不盟以其有王命也王惡齊桓定

天子之勢此伯術所以不純軟

楚人减弦弦子奔黃

系入目走入或室盖直入走火上,入入上,入水上,水所謂那國在弋陽軟縣東南者也 彭山李氏曰住氏公輔曰地譜光州光山縣故院國即杜於齊皆涼烟也強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於齊皆涼烟也強子恃之而不事楚又不設備故亡

人滅黃義司孫氏曰楚人滅弦慈桓不能敗也十年秋滅温十二年楚

林氏曰夷狄始滅中國

故之所能及哉弦非黄比也黄受伐恶三時而不救此則 獎人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獎人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獎人因王問鄭而帥師滅弦按此說是因鄭伯逃歸不盟 華林輔傳辨疑…恭年 传公五年 果 一果 一十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径近楚滅之旦夕耳宣齊 下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径近楚滅之旦夕耳宣齊 下年間之力僅能盟楚于召陵径近楚滅之旦矣耳 一果

政党大非仁義之行矣無益於保國而後為是不義與不致受人非代歷三時之謂也如此則二國之不敢尤不可以異視理任主而為小國之所托裁蓋城後滅黃總罪其不能救持(生而人)與其之國之十一是獨滅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滅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十二楚同他國滅者之矣。經書減國三十二是獨滅者之於武王道能上已而後能正人滅韓滅遂桓已自處於不仁直其不能故此使黃人受其奔而以弦為鑒息修德政以自強何懼於此使黃人受其奔而以弦為鑒息修德政以自強何懼於其不能以為其之人與其不能以有後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守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守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等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等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等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齊人於此抑於國亦可等死以待援即不能保而被滅亡者人於此則於國亦以為其不義與不

仁国朱見其可此

九月戊申朔日有食之

冬晉人執虞公

齊之罪耳按此說量其地勢不能及似矣然細思之亦覺

煎之能被我而有以抗楚耳地勢雖送若使聞警而来在

不然在子侍其姻國之睦於齊而不事楚意何為子亦恃

也統古虞必從之晉不可放寇不可號一之謂甚其可再左傳曰晉侯復假通于虞以伐號宮之奇諫曰號虞之表

晋侯 藏 減時 漢 害之况以國子沸聽許哥使宮之奇以其族行八月甲午 之 館於處遂襲厚城之 於盟 園 桓莊 旋君 府將統 上陽冬十二月丙子朔晉減號號公聽奔京師師 不字和也 ~ 谁是仲 族 是滅 19 哉 相 非 未又 依 何愛於真且虞能親於桓莊子其愛 後谁是权後為文王卿上動在郭減一號等了一年四文 而 各亡 江 \exists 轨属公及其大夫井伯以媵秦穆 李之移也孔氏曰 .v< 大伯處仲大王之 為我不唯倫乎親以寵偏指尚 苗寒者其處能之 ·仲权写文王之 · 國語稱文王敦 昭也 謂 大 بع 伯 4 王室 不從

春秋轉傳轉最 卷二 其處書 秋輔傳樂是 卷一 梅公五年姬而修真祀且歸其職貢於王 教祭傳回執不言所於地組於鲁也竟, *於晉故雖在虞執氏曰時 虞己包裹

貨無厭之能亡 國 再書城下陽於始 胡傳四虞地之温於晋以矣其曰晉人執之者猶執獨夫 取家審矣 而記執虞公於後可以見棄義趨利賣

劉 杜 、公司春秋記事 原始見終不失其實故虞之滅自下陽 八日虞公貪賄 春秋因大見其震于城下陽而深沒其迹于熟度公 表のながりの 滅割 廣心矣宮之奇舟之僑之徒皆知獨其君不 自亡國非其國臣非其臣晉人執之若

> 王氏笺義曰城而稱執者言虞城久矣今但執之而己若 使天下之為君者從而省之可以 晋侯减统遂减虞執虞公以歸斯實錄再非裁成義

也 扮 疑 十兴九亡 安 回書執虞公而不言減者以虞之滅不侍此 可拘拘於 秋 **年**見 不 當沒晉減虞之罪夫聖筆之立文如化工之生 常例哉如梁亡而不書秦滅皆變其常去 聍 也

宋人執馴祭仲莊十七年年八七日本人執馴行十一年也 凡在本國執者皆不書地皆不書以歸郊桓十一年於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三年母人執李孫意如以歸皆書於世子有以歸用之十三年母人執李孫意如以歸皆書之以歸者何也據定元年母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書地宣十次歸者何也據定元年母人執宋仲幾於京師書地宣十 于徵師我之二十三年晋人執我行人叔孫舍定六年晉 人石買二十六年晉人執衛需喜昭八年哥人執陳行人 滕子裝齊文十四年齊人執軍伯成十七年晉人執李孫 行父襄十一年楚人執鄭行人良智十八年哥人執 旨識執大夫者且 **渝關李氏曰此晉侯執之** 四年宋人執小都子哥人執我蜜子赤歸于楚是也其 執 宋行人樂新韓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联 人之况執國君乎其不書地又不書 小五 也何以書晉人敗之也盖凡執

东秋拜侍辨疑 陽之減弱為減虞之端非其失險之謂也號于虞為同宗 我但二國亦當分別獨意號之減 之本務不在此安有一色之地利偶失遊願二國之喪亡 斌虞遂謂二國之城由於滅下陽夫下陽雖险要而國家 存馬未可與減稅不書例論此。先儒因經文不書減稅 事豈有告執而不告滅者哉惟告滅而不書滅必有深意 謂虞公嘗為天子三公故不名然則州寔獨非公敷內滅 母減下陽今則復假以道而減號親都業己喪也賢業己 也減虞更重於執虞公書執虞公而不書減虞者國己亡 號更重於城下陽書城下陽而不書城號者一去一不告 國何以不名不知其名故不名又或史失之無所考也或 之如執本國之匹夫何侍書減而後見其亡國哉失位失 而深罪亡國之人是又一義也不然減處執處公本一時 行則虞公者一晉人守外府之臣司外底之國爾晉人執 賣之也蓋處公貪利背義而拒諫直亡國之君也昔則同 虞公不沒其爵也若曰以上公之貴而勢如匹夫所以深 之微意也此實減也何以不書減虞無國也無國何以稱 已久如在晋地執之故不書執地而亦不書以歸此春秋 上文之可見夫豈執在他所之例哉惟虞地之絕于晉也 大水由於減下陽而下

或不在本國執而亦不書地者以有上文之可見耳今無

姓减之大罪也雖其自欲文師修祀歸貢不足揜其大惡春林輔傳辨疑 吞干 信以五年 二十章 說非也亡國而出奔以歸者亦書滅此若書曰晉人滅虞 不與減減者亡國之善辭也減者上下之司力者也按此 可矣の公羊傳曰虞已滅矣其言執之何不與滅也曷為 為其修祀與歸南也比左傳之解經未可據姑存其事實 哉春秋不書滅而書執盖欲明其無國而為獨夫耳必不 之亦未必如許叔居西偏紀季入鄭之類何遂不可書滅 按劉氏此說極是但修祀歸貢事未可定其無有若果有 展祀且歸其職員於王故書回晉人執虞公非也處晉同 扭提為重君為輕減處甚於軟處公春秋書執不書滅何 春秋易為聽之耶左 氏以其文異常因彫琢速就為此爾 之罪不待言滅處矣四 劉氏曰左氏云晉襲處滅之而修 者是即所以重社稷也目屡公以獨夫即深責其亡社 為重其所輕而輕其所重乎回是不然青其所以亡社稷 執地明其虞已滅而緼于晉也旨則還而義實較然矣の 減虞實為之豈非虞國自滅之端哉是以不書城又不書 不可違也彼乃貪利背養導晉師以病號親都己亡而無 與忠賢己去而無輔目之為獨夫良不延矣然則下陽之 之國唇齒之那不可棄也百里美宮之奇皆虞國之起賢 虞公以歸抑宣媒於上下之同力者必然則虞不書減 倭公五年

馬七北故夏歷是為處仲列為諸侯按吏記不言處仲為 爵錫之使其冠 兵為世家首亦得比意氫和武王所以剪春伯者已以公 以是必将か 也夫泰伯有讓國之至德周之天下實由泰伯之攘以成 何爵要之周章已封兵則封虞仲于虞者是使為泰伯後 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具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廣仲於 伯無子武王封仲雍曾孫国章之弟震仲以為泰伯轲據 美無他說也 o 李彭山 曰虞公爵出自太王長子泰伯泰 比則處之本爵蓋公也史記曰周武王克殷求泰伯仲雅 歸若書以歸豈遂不見為匹夫乎此當與不書執地為一 為匹夫之實也按此說亦非也實為匹夫豈遂不可書以 华某公外無從彼國稱公之例也胡傳曰不言以歸驗其 5年,即使為人自執之亦當書曰處人執其君耳春秋除 也民之稱行目督命行子属民故稱公比豈虞人自執其 其四處以自是書新之常茲既明書晉人就何得從真國 收從等命而就其名 按此說亦非也虞本公爵故稱公其乃我稱以海城亦等 按此說亦非也虞本公爵故事 制級外諸侯同姓之為必者惟虞異姓之為公者惟宋 解傳,辨疑 也其循下執之之解何也哥命行予虞民矣花氏曰 優崇而對以公非他親功之可此矣史記以 卷手 於諸侯之上截及五等之虧首曰公有周 倍公五年

明其為平心等設梁傳曰其四公何也循曰其下執之

春秋轉傳辨疑 卷章 周 稱王遂以其國侈言之而曰天下耳夫泰伯讓國於李歷 而預讓之耶然則孔子何以云然也天下者即指當時之 有天下彼泰伯者何能於古公尚在時即知後世有天下 之有天下亦是其後來事在武王十三年以前尚不欲其 知之事而謂以是讓之本朝也盖亦不情甚矣若夫武王 以讓高耶夫解其所應有者而後謂之讓今以茫茫不可 志即或有之豪伯於此又安知己之必有天下而欲去之 為一說皆不然當時南道未大衰無論太王必無剪商之 武王有天下是其題國於李感赏以天下讓於周也竊 之德可以有天下乃以天下讓之局也讓同者是問周至 三以天下讓或以為讓商或以為讓周讓商者是謂泰伯 泰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馬按 龍奏商入與州公祭公之為三公稱公者不同供の孔子曰 周公為世爵蓋以公旦有大動勞於王室故後世仍令其 而己若夫州 園言也自周得天下後追王太王王季古公李歷既可 公 祭公周公旨幾內之諸侯然畿內諸侯獨 倍公五年

使泰伯之意不白於天下恐亦非論世知人之道也欺

為是紛紛之異説則是聖人本欲開幽而至後儒註解反

第托採藥而逃削蠻並無授受之迹可見又孰得而稱之

孔子以是為至德而深嘉之良有以也若泥大下之解

春秋輯傳辨疑 解而計周公子為子 三公者也是又不然處公若 -<u>+</u>-果如此成王欲報叔父之德何不亦踵而行之乃止以侯 武王欲尊叔父而特厚其封 公之本封自別斗或者調真公亦 太公周公之受封且避于處熟謂二號可與虞並耶雜或 於齊尊七上耶惟虞為泰伯之後特封公爵以報至德在 然也蓋號之先世號仲號权皆為文王卿士雖云動在王 公之元動摘止討侯而不封公孰謂二號便封公而竟寫 室藏於盟府必不若太公周公之勳為尤大也以太公周 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数不以禮假人據此則號公實為 住朝王王樂體命之宿皆賜玉五鼓馬三匹非禮也王命 候代都 公爵矣此必號公執政人而晉秩為三公非先世之本封 将未得公爵其稱公者亦虚號再莊十八年傳曰號公晉 於隱八年日號公己父始作卿士於周桓五年日王以諸 展於春秋在傳五子皆以真公稱其為分爵明矣若夫號 者在傅常稱公而季彭山 或替状為三公者遂為公爵而在侯伯上其實與虞 號公林文野右軍杜氏註云林父王卿士盖此時 太千 此以知號爵本 倍公五年 以為號亦公爵或未可信左傳 在 亦不應偏私若此且使武王 Ŧ 朝 如號公旨外侯之入為 非公特以其世為即 何不一見於傳記且

春秋解傳辨最 表丰 之然則季彭山調號亦分解不又信乎 實爵也意者號仲質而有功又為文王之爱弟故武王得 天下即封仲於號國而將以公非他諸侯之可比也故自 虞以伐號減之地入于晉據此說則左傳所稱號公者皆 父號公林父猶為天子之相魯信公五年晉獻公假道於 王克商封仲於弘農陜縣東南之號城周室東邊號公忌 निकृ 統姬姓公爵出自王李子號仲文王弟也仲與號叔為王 能本公爵亦與虞同故左傳云然耳春秋諸國與廢説曰 0 証亦可據春秋之所書而旁推互考有以知其必然也已 次爵更有何人可為公者故以為虞許本封公雖無他佐 流爵 五之制獨使宋公居一等而諸侯俱不得與但以上公為 禁天下用除先代之後並無一人封公者何為以列爵惟 不應後世之有國者仍襲公断而世稱之也且使果如 土 左傳之書號君無論其在王朝之先後莫不稱公是必 公周公亦封侯若以泰伯之至德而使嗣世者亦列於 是外侯之公爵止一宋将五子所謂公一位者不可 9. 動在王室藏於盟府而文王友愛二弟謂之一號武 也然則外侯之封公者必不獨一宋而陳紀氏 雑パ 太 公周 4 之大 **僖公五年** 勳 亦很 ٧٨ 制不侵以公爵 封候



虞公之思亦必 不能母 我為三 公使其先世曾為公又

渝關

六 錄左傳曰六年春晉僕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年春王正月 将奔状部的日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深梁近秦而幸馬 行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園新城 乃之梁 左傳回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

杜氏曰新城鄭新密今樂陽密縣季日按密縣今 公羊傳口言團何強

來之而便伐之鹽非所以附疏 何氏曰惡齊桓行怕疆而無義也鄭竹叛當先修文德以 八輯傳辨疑、夢事 傷公六年

天王使知長幼之分華夷之難乃天地之常經天王不得安舉也鄭之逃監於孝士二二人 渝關李氏曰鄭伯從王亂命而逃盟從楚固為不義然齊 彭山李氏曰代鄭之役許不預者留守其國以備楚也 當經鄭以文德諭鄭以大義而俟其自服不宜恃強裁之 V٨ (學也,鄭之逃 盟從楚也王之命也齊桓於此但當上 率諸侯而代之亦見齊桓不知事理之要徒以恃强 私杠 圍之也夫諸侯難正王命雖不養若惡其從王亂命 ,者也王心正自當命鄭從齊矣萬一王心不同

> 春秋料傅辩疑 其言則是許國之受國齊桓實致之雖有分災救急之美 之不時故言新城而不言新密是何義乎且諸侯 造司馬法口産城攻其所産是也按左傳之解經不然也 新城 0 1 為其逃首止之盟則夫新城之圍亦弟以其代之不服 罪狀劉炫云先王之制諸侯無故不造城造城則攻其所 築城建禮客民齊桓弊其罪以告諸侯故書新城為鄭之 至以危之而中書楚人関許又見靈夷之不服而無辜被 功亦不足偷其過矣先儒皆以代鄭子齊祖於不然也 **陸區馬青其不時** 孔 擅代之不幾代王命乎故書代書圖以著具暴又書 傳云鄭所以不時城也解經言新城之意鄭以非時 戊曰 鄭人新 太主 樂密邑故傳稱密經不桶圍新密言園 뱄 ďη 17 是為鄭罪哉 代鄭既

秋 是人園 杜氏日 左 傳回秋 許諸侯 皆代鄭之諸侯 楚子園許以 遂救 訐 校

救

改不復更飲以鄭諸侯救許乃還

教察傳回善救許也 以許所以 尺口 日 齊 楚人園許蓋攻其所必 抑暴而敢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 自召陵之後兵服四夷威動諸夏今合六因 极以解新密 之圃 釋鄭 Fin

之也其四達救許各之尤者也 故特書回楚人團許諸侯遂敢奸凡書敢者未有不善 訓 許即 新造之邑宜若振稿然園而不舉有遺力者矣及楚 解新城之園移師救許是又得分災救急之義

救兵不以主事為販也 不反兵而赴許得被疑緩冠之意故以書送為茶之九盖 也惟 秋拜侍拜是 卷章 传公六年 一年——本 元 魔陵李氏曰按桓公之編書教者五莊二十八年收 年枚 救之者也書遂代遂侵遂入遂城者歲其情兵之無 民口書送故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張纓冠 齊 邢僖元年次舜北松邢此年救許十五年次匡枚 超送代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 薬 而

屬 陽處父之代楚必書以 非 陽處父代楚救江其者不與楚人之救鄭也按文三年晉 之情 之師 前闘等氏口傳稱楚子而經書楚人者貶之也是子用 傳謂 討賊也易當子其敢而書放乎係十五年齊師曹師代 救 也諸侯遂校許則又善其援中國而勇於義馬聖人 可見矣。汪 鄭而必收之者悉其黨鄭不義以夷将夏而抗行 代馬 以救除經止書代而不書敢亦非不予其我 氏曰楚人園許以敢鄭經不書以故與 敢江者原具代楚之故所以明具 主

> 春秋解傳雜琴 ·秋梯像弹琴--表主 信公六年 曰--子士夫 師師侵宋傳亦謂其救鄭經止書侵而不書以較許以著其特夏之罪可矣而又何可書救予襄元年楚公許以著其特夏之罪可矣而又何可書救予襄元年楚公 也若此年之團許以救鄭又與專校者不同則亦但書 其私死夫與國以與中夏爭諸侯經蓋幾之而亦非 甚馬又何疑於書代而不書殺子楚救多不書惟舍二十 是青其後小之罪而不必言其故也夫以齊桓之代為 年書楚人敢衛展十年書楚公子自師即收鄭所以該 插不言其故况楚子之園許以故鄭具務夏也罪尤 從 考教 徐 此 #p 諸侯之大夫救 再書以救徐未為不可而經不然 徐其非不子 ·其故也 闖

柳宣春秋之方哉 補是也若以陽處父例之而以不書校者為不干 耴 枚

冬公 至自伐鄭

從削命者亦非義也且恃張而理攻其邑能無危子先 何 謂 渝關孝氏口以其不義而致之蓋從亂命為非我而代其 兴楚争鄭實與天正軍鄭也自此而後天下止知 而愈不知有天王矣此亦春秋之所傷故書公至以見 楚無危道矣。 11 本為代鄭出且代鄭不義而故許則善也善則 出 踰三時而以久致也或不然矣。其不以救許 天王撫 鄭以從楚而桓幸諸侯以伐之 有霸 乳 致 いく

意 鍵

-**{**-年春齊人代鄭

請下齊以救 卧门 左傅日七年春齊人代鄭孔 ار 洈 何 順於病 國 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侍我對曰 陕 不能强又 权言於鄭伯曰語有之曰心 不能弱所以斃也固危矣

不及 タ何以 符

張 渝 關李氏口 灹 日 何至騎武而不己哉 鄭未服故 代而又代竟成齊人之私情矣若夫以德服 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和子來朝

者

秋 稱傳辞疑 基主 倍 公上 年

五

封故 E 4

祁

杜 何 氏回 代日 郭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之都之別 時附從霸者齊桓公白天子追之

捕 前關李氏曰莊五年郭黎來來朝附庸之微者也今則 國號又易名而補子未知其進爵在何時杜氏部始得 51

倭

而責鄭伯殺人夫之罪

王 距 命而來朝 今三十餘年未必是祭來得王命亦未必仍是彼來朝 則是新與五等之列或有然者但來來之朝

鄭我其 大 夫 中

君说左 以常傳 我干骨杜註說內面各机二十八年以內可夏鄭般申侯以 音はとく 脱口説 此術于 能促 齊 字改 且 字杜班無註亦當與此以與 東東國人不放政山丘用 陳轅清逢之野山 彼出 也 同其日李

> 之璧使 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若弗可改也己 小 ヤロ大 字全非音 也後之人将求多于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 國 将不女容馬既葬出本鄭又有龍子屬公子文間 行 也让 回 曰 唯 祁口 我 中 知女女專利而不敢子取予求不女 侯申出也有龍于楚文王文王将死 10 與

國

林鞘偽群是 卷書 盟 其臣 齊而 いく بط 彭 齊與問罪之師郭 從楚之故歸罪于申侯而殺之以說于齊不青己而罪 申侯本自楚來仕 山李氏口申本 乃歸罪于申侯蓋信護而頗於刑也故春秋不 失道甚矣故書殺大夫以見其殺非正刑也 服逃盟之罪則齊師見矣今不 鄭故事鄭計齊從楚鄭将復歸齊故 名而已于楚以國為氏者也侯者名 37 E

從楚 有之矣 宜其 在 渝關 候 中 取人之讒忌而鄭伯亦惡之也鄭伯索惡申侵 侯 亦 李氏曰申侯自焚命鄭其不忘故因而導鄭徒楚益 剂 /至借以說 一旦 心 有别 而不厭者也觀其反清塗之謀是於許不情之人 主 政議政者共以為可而後從之從楚者雅 有變乃獨歸罪於申侯而殺之何其勢哉申 v. S 此我申侯不亦當其罪子曰非也申侯 齊 而殺之非其殺矣故稱國以殺而 75 不

秋 國 胜 政 会 儿 剪具 技 去 解傳 见之 夫 团 月左 1, 君與大臣為 大從政 體 合 股 100 [E] 图 海产 哉。 辨疑 4 錄再若大般 體子竊意以因 左 盤 故書國以示其同體若然 公羊 蘇按此就是問君為國體大夫為股 盛陵安 體故凡言國者君與大臣皆在其中此可 大 Ŕ 卷壬 迂 日 亦當國者也告為元首臣為股胎元首 體 諸侯 **戊曰左傳載陳濤塗怨申候之反** 几 11 倍 大夫因為 心图體 指所放之大大為一體也蓋君 體録此就良是但所謂图 桶 公七 团 12 大 棙 自剪具股格柳宣於 夫 何 ŋì ×, HÀ 稱若以投育不足 股 团 妝 我者告 1-胚被 世 书 般 棝

暴儿 截中 弘 不 ~;};<u>{</u> 之城虎牢美乃掛 ٦E TP 不. 新 ji. X 展 惡之矣爱惡本不 軍道故齊侯爱之而賜以邑及其導鄭從楚則 有之盖中侵不忘故 以告齊也不然齊方爱申候而賜以虎牢 初有龍於楚文王自是奔都二就前就不可信 于 齊矣何得謂說于齊子按此說亦不盡然盖 記 之不 \mathcal{M} 誻 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将以 相 功安得以 國故 導即怕以從楚 我申候為得罪 鄭乃殺 叛 也 又

水

月

公

會

齊侯宋

公

陳世子钦

鄭世子

華盟于官

,T.,

前

左

傳

E

秋

盟

于

窗

母

謀鄭故也管仲言于齊侯曰臣

肘

傳辨疑 l'a 主 信公七年 八八个兖州府魚臺縣其地在宋北

定諸 方之 者 ₼. 32 ijι. 之 服 村 獩 15 逑 净 堂 沙 :57 数 净勿 胜 米 国 為差尚書馬貢任 2 其國之大小號令所出之物傳言諸侯官受方 竹舞 νZ 服 周 QX. 1 獨嬌物 慢貢職之事無復定準故霸主總師諸侯革崇 材 マカ 貢 g1) 页 王)割 服 火 狴 也王室政明 行 均匀 人 竔 均物 然杂也器物草奪之獨服物玄 衔 服云 依服 Ű 候版項 爿 页 数亦貢土 1 dr.__ 村 之時 功 作 -Q12 要服 池 頂皆賣土地所 被 均可 禮文諸侯所貢之物 每 池 更貨 國貢有常職天子 所生不宜這求 脓 賣豬物 物 鄭玄 主 不計 另 1 玄 脏 繙 水巴 路 造

权三 . j. 灰 ijţ 顶 佐 47 77 八九氏子人民三族實達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 洁 良 Æ 之無乃不可 12 VZ 為政 介 臣 岸 癯 ·Ť 郊 懷走 文 朿 大 候 ゔ 将 "/J 450 [3] 子君扶 許之管仲日 德德禮不易 鄚 也弊候 弱其國 育 1使大子華 勿許 解馬子華由是得罪于 沈 必不免亦有权危堵 Ë, 鄭必受盟夫子華此為太 人不懷野侯修禮 1.3 腹命于會言於齊 禮與信為諸侯 宋

打巴

校正 14 李九口 盲 妆方與.

彭

杜

A

(1)

T

母家

池

高

平方與縣東有泥

শূৰ্য

剪

怕

使

人請盟于

금

憃

美齊侯 是諸侯各使官司取齊約束受具方所當貢天子之物也 能して 禮 服 諸侯

請而未常使之不與盟也 張氏口 子為內臣之請以見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 汪氏日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第子華內臣 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修禮於諸侯不受

春秋朝辨辨疑 首永堅也及聞解子華之請故明年而有乞盟之事德禮 故国鄭伯使大子華聽命於會而不親求意其從齊之心 之足以服人也信然矣。子華內臣之請意必在既盟之 诸侯官受方物是此盟亦為王室謀非專為鄭謀也但為 以解辨解疑 春至 传公七年 ——九·鄭少受盟可知其為盟鄭謀矣照傳謂齊侯修禮於諸 仲 渝 招指懷遠而修禮則是修禮亦為服鄭故左傳以為謀鄭 何須再為之謀宣獨應其貳于楚而必欲得其盟耶故管 正一國之人倫也 子終者畢事之解也の廬陵存氏日此會以齊民 後故管仲日君以 子之事視之則 有招楊懷遠之說而於子華內臣之請又口君其勿許 關李氏曰按左傳盟子爾母謀鄭故也此將鄭己從齊 蓋 此明 3. 表主 室之重而 與首止 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 諸侯官受方物之事觀之則與那 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 नाम 业亦 改命朝聘之數 辭鄭 見和 ų) 裏上 北

> 天子 箭母解 止、 すび 按此 事耳良可 水為定世子而 ήβ 説 例言之矣 北 鄭 贬 世子 比類亦覺未當首止定王世子為正太下之 命朝 兴 べ) 有 會盟留母解鄭世子之請不過會中之 庄 聘 业 之請為正一國之倫因有然者但 之數則不為王宝而為晉國計是九 例言之乎且此明王室之真是知方 倫

10 班卒 W李氏日曹 1

不

渝

關

昭公班信公赤之子也信公平在莊三十

不書盖魯索軍礼故雖告而不吊爾杞伯姬卒亦不書也思公之夫人莊公女也惠公之年必無不許之理而 本定則不服於長而諸侯先使人而之矣故餘其卒又日 文十二年書子叔姬卒之該也不然犯小魯大乃敢匿 不 π 年而 而 孝氏曰曹 往吊 外諸侯卒魯住吊雖不計亦書字如曹昭公班是也魯 稱傳辨疑 謂魯不 兴 訓 齊桓時諸侯方陸何以不部子嗣子有事故也嗣 亦書字 垳 昭公立昭公在位九年卒子襄立是為兴公口彭 明那你不書卒如曹僖公亦是也以北事觀馬 之丧 往 春至 信公七年 十二 伯班卒不書日不部也曹昭公與魯同 而不 吊雖計亦不書卒或有然者其謂為住吊 EL. いく 告 衣 产故知此書卒者皆魯往中也按 日為不計則必不然春秋書平而 骐 共 楖 經 此

The state of the s

春林梅傳辨疑 年五子 林梅傳轉疑 卷三 传公七年 土河一十三年旅候東國二十七年曹伯午定四年紀伯 -iJ-十二、年曹白處十四年苦子永奏伯十五年宋公国 年都子莲除十八年春伯警宣四年春伯稻九年勝子成 三十一年薛伯信此年曹伯班八十三年九子二十八年 陳侯敦文三年王子虎七年宋公王臣九年曹伯襄十三 -413 月 十 年曹怕滕哲子去成十五年吳子夷林十八年曹 子獲具裏十二年吳子來十八年曹白月多二十二 六年和子克三十三年曹伯射站二十九年紀叔 其 接二十五年其子追昭五年秦伯六年七伯益 者多矣如隱七年縣侯莊二年野王姓四年 泰宝 + 成

晉 八年曹伯露十四年矣子光末十年節怕夷此皆有月 有争尤為無被若天 內人夫之平不書 元 皆有 年公子益師八年無威九年校宣四年叔孫得臣此皆 長夷吾定九 年秦伯十二年薛伯定東十三年許男成 分也又如信四年許男析臣十四年蔡侯肸二十四 為子叔雅之該固未可知要亦難定其必此也 其 不名之例 不 訴之故乎盖史有詳異又或嗣失不可考亦如或 府而月日俱無者也豈皆不計而往事者子况隱 11 以不許故不日也因不計而斷 日者而文十八年子卒亦不書日豈亦 杞伯 姬不書卒或亦史氏之關失耳 共朝 年

正人丁月月十つ ししん

江民口庫盟留母而入使孝友修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即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同心事齊朝羽之節本當廢 朝聘故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 教明改七年公子友如齊自是十年公如齊十三年公子教如齊十五年公如齊十六年公司於以前自春祖冬不般 朝 門世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如齊前提後此三年公不朝則 世 當齊之霸公與公子友如齊前提後此三年公不朝則 世 高 齊之霸公與公子友何必事於明所以勤霸國之好也

齊霸之成魯亦有功惜乎其不如京師而但如齊也諭關亦民口再至國也魯之事齊註則諸侯莫敢或後矣

八年春王正冬暮曹昭公

左傳曰春盟于洮謀王室也款題于兆

彭山 之北 有洮城今按 傳 李 国 境古曹 春盟于犯 八日 兆 池 郭城 即今 濮州南 界于曹則兆富在今曹 拉 以謀王室也 ø 氏以為曹他 汪 氏引前流伸 クト 經 آقرا 註曰 問洮水出西羌中 野城西南五十

£ 王 襄 13. 豈 北 崩 玉 有 至 Œ, 杏 焳 英 抱军東入 年松不 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恐一 八八日左 故遣 H 人告難于齊桓公於是合諸 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 發喪之理稱疑此 氏以為惠王己前然天王之前天下 河 者當之則 赴 時王 维未崩或是 侯以 亦有 謀之至冬 能為裏 有疾 35 删

春秋轉傳 桓 張 渝 稱傳雜疑 八日 欲 關 為之謀故 李氏口此 有疾 齊桓雖主拿而先王人可以訓矣 理或 必叔带将作 A 王 全 ⊅≵ 臣 传公八年 主 也左傳於去年冬日閏月惠王崩襄 出會而與諸侯共為此盟耳吳臨 亂王世子遣人告難于齊

崩之日 软皇 襄王 子 』[中 候 Ĕ. 予又 怒 未 水丛 回 不發喪將 有 定 大叔帶之難惧不立不發瘦而告難于齊若果. 稗 有春發喪而年終方計至又沒有以計至之日為 予甚矣其奸也。公羊傳曰王 位 於今年春曰盟于派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 不 .子 例 按先儒皆從此說而以王人為下士之做 之告 而後 去口 12 王崩 為中 發喪杜 難于齊也或是微 誰 敗以惠后為主於內而权帶為王之爱 士稍名下士 者惠后权帶不可收豈欲收戴我之 八日 王人會兆運而後王位定若 桶 者齊極為之約 人此言王人是天子 人者何 着也 者恐 諸 -40 此 而

> 子之 者也 盟 王 但見 ナ .共-势 が # 而 而 <u></u> 王宝 1.5 謀 所當為者武春 1)+] レス 私 V . X 经義也經書王人自是王 諸 椞 之 天子立嗣之 行者矣不 £ 水干 筷 之 يالمر 人之 稍人為貶昌為其收之也日王人者王朝 朝 12 大 脟 太主 之 贬 事 王 而 魄 卿士為王世子之難而 豈 臣 請 會首書王人遂以 亦必不使殺者往而竊與之會盟 工 信公八年 βTτ 微 權子外侵也雖此 于王而借外 杏 與 八會盟 炘 得 與况 有 朝 未 之卵 侯以為援則是私 桶人以明大義之不可 世 水 一子於此 (仍是告 王人為徵者而 **炘輔者正** 出含必有 士 贬而稱人非 方欲大 PI 之 柳宣 不 人 相 請 张 م 之 不 庄 奪 於 炉 微

春秋解傳辨疑 内 之於正也當先格具君心之非不幸而遭此變亦當以 这 曰 **片** いる 室之變者可以坐視 亦 諸 獨 縳 而 正臣 青 12 覺 払 為臣子戒也然則內書公而外書爵諸侯具無 俠 之為此 使知世子之必不可易 淡也 與之盟是明 而 具不臣矣持 阻 所 0 1 於 172 人諸 舉 貶 五臣見之未可以其文無起解而謂 注 雖於王室為有 與天子抗而削天子立嗣之大權也 具亂而不為之所乎口是不然王 以其義近於公而所全者大是以 侯也春秋之法以内制外不以 與諸侯會盟而春秋取之然 Ī. 亦未必不少悟者且 功然以外候之勢約王 F 外 漖 爪 制

春秋 今以王臣之重為王世子之難而求徒 肪 Y 1 相 <u>ت</u> بالا_ 2 13 子 依賴傳統 大胸不得不與王以 海し 春秋惡之而股 1 ات 沙口 2_ 您 子 盟之謀哉惟於数者皆不能 1/1 幸而 之 た Z 1.5 亦 方あ 力 以正率人者人多從之於是以大義的存僚相與 何 待 付住 **レス** 補行 裁亦 茅而 劜 赦 輔正 我之福也萬一王意不因而逆黨愈横不而又端良恭謹以接奉臣與外侯其齊 以人 太主 传公八年 東世子是從矣 孝友 世 惟 稍人聖人之意微矣o或部諸侯于 之道也又何 子而又裁叔帶之好黨而防其變是皆 以義命自安聽其所處或逃而去之而 而已放世子 必借援於外族而為此私 徒 盡減盡孝 欲借外侯以為 於諸侯諸侯其 親 拨是 7 恐 1

春秋梅傳旗庭 尊王 大臣 莫肯 40 王人為微者是矣但亦以王命為言猶是公羊之說也 上弁冤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按此說 秋梅傳鄉是 表主 侍公八年 一本一於此是亦道王命而來會盟者也經乃何以書乞子。 采将日王人之先諸侯何也贵王命也朝服雖與必 命鄭 定世子也若果如此則于洮之盟正得天王之治命鄭 王命尤不然王欲發世子鄭而立叔帶則了首止 也又 候之上先王命也按此就以王人為殷者固非其以 不足於此也〇公羊傳曰王人者 臣 使 外医 内 بالر メト 地 チロ 於方 王人下士也两臣之微者莫微于下士外臣之贵者臣即所以尊王也置必出自王命而乃贵之乎。胡 之所使者 仙元重 事原不出王命大抵是世子與大臣之所為耳世子 怕不從矣至於今未開其有悔心之前特使王 何 權 为 2 冬年 不 Ž 制 泌 3 伯 レス 亦 内爱徒知為世子而不復懶天王 4 護 備子 必無二 心也於是盡 公侯 大主 於 此盟哉不知 好 本是王朝之卿士故得序於諸侯之上是 春秋之法 其 出 仐 内如是則處世子 聘者不 以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 出此 内 桶 其使 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 也禮於世 而 何做 私 祭莊 為此盟 权水聘 Vス 者也昌為序子 道而 子 此 11 4 亡 サンス 春秋 桕 同心 處亦有禮 之盟 结 私 不 カロ 泾 此 ŀΓŢ 則 之 水 不 レス 10 引 ***5 吉

子在

會而

渚

侯

Ó

相

盟謂為愛而不失其正可也今則

于

13

决

亦

不

然

前

此盟丁首止是王世子遇變而出

終也

Ť

是

權事之變而與為會盟則其所全者大矣雖

不

可盟

王

庄

而

為王

世子與之盟非亦變而不失具

Ĩ.

辭

于

諸

饫

而

辭

其命也是聽世子之無成而以不

信不義

推

バス

為

連

一竟使王

臣

出會而與之盟将置天王於何

所哉

川有

文具

八正而こ

Ŗр

使世子欲為此盟亦惟以信義白之

担

於此

止京上請於王而臣救之且以孝友告世子使

子

京

師

岦

=

大

江

之

ή೬

朝正而善全其事者乃又借

春秋輔傳解疑 足以 尊君 猶位次之未節 耳以其私結外 候而背天王故殿而稱 據實書之非聖人将立此例也 2 ハス 聖人之情見矣其君之義明矣按此說亦以王人為 故 レく 出 アス يلار 王 計 大 為王命且兵論序王人之先諸侯却似聖人有意里 不 示尊君之義尤不然此自是當時位次本如此春 之也想則 者止録其名 解睫 卷主 传公八年 芒 教教之而深厅其無君之罪也尊君之義不尤 知即而書人之更為尊君也夫先書王人以尊君 行者 卷主 班 F 定四年 列之高下不 士 之微序乎方泊公侯之上不以其钱(四年劉卷卒 不以其贵故尊之 也 胡氏以先王人為春 在乎内外将祭子王命画 秋之 秋 者

平况當 吉 書 後 主 王人而幹祖之罪亦於此可見矣。汪氏白春秋儿霸 真之也齊 其 會必書公會而序霸者於諸侯之上首止會王世子 此葵 公及 曾 7 北 Tr) 齊候則王 肼 會或不然王人即序齊侯 序齊 翟 桓 位 不 推 泉柯陵 知尊乃而不知所以尊若之義故春秋 次本先王人此乃齊極之尊君非春秋 112 在. 齊 齊 侯於王人之下亦不 世子在會而 候主曾是矣其以此會首王人亦不 陕 難澤平些書法皆同 未必 非 齊候主 不以齊侯主會之 上不過禮貌之優耳要 以齊侯主會之解 會也如程果之會首 妆此説 調首 奲 駁 有 止 者 在 青 レス

> 春秋報傳 同 2 不 踐 同 奬 而 续引 王 差于黄池杜云平公周卿士也不書尊之不與會此三賴傳辨疑 養主 情公八年 本教尊卑之别也哀十三年傳曰公會單中公晉定公灵之以謀不睦杜云王叔桓公街天子之命以監臨諸侯不 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 とス 同 土 石 王室天子 欲 人 a 之盟傳稱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杜云王子虎臨 謀 盟 歃 與 既 與 不睦 故不書宣七 启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 首止 首止 V.Z 晉大 杜云王叔桓 之 例 之殊會正世子者不同未可况具先後之 臣 論之也 大 主 不 年傳日 盟豈亦 與 0 赭 公街天子之命以監 侯同盟 Æ 孔氏日諸侯相與為盟所以 諸侯盟丁黑壤王叔桓 法 不以晉大大主會予諸 不與諸侯盟也二十八 釋例日 以下食諸侯 未 有 且 而 公 者皆 題君 女口 年 盟 驗 同 此

夫差于 命使 1 三年公會單子晉侯云云盟于難 來雖故也丈十年及蘇子盟于女栗傳曰項王立故也 美又無段青此王人與諸侯題不識者王室有難王 吾 王官 故 王 而五子 臣 都 臣 * 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 10 皆不與盟是其正法然也若天子初立王 法 颩 出 危下 青二十九年程泉之盟於 貶 典 之 諸 春 盟列國以賣大典故貶稱王人是依 侯盟以安王室 伙 王臣 蚁 諸 候會盟 皆事 澤杜云周軍王 特諸 浃 几十有餘事 بالر 候 同 新胜王室 室 情 斩 勅 , in. \$ p 不 蹇 褒 使 安

(秋拜俾骅疑 卷圭 侍公八年 : 末語 吳盟者 皆非禮未可原其事勢而不識七夫事勢之急 世子葵以不敢盟字周公豈非正法當如此哉餘則凡與 秋解傳辨疑 禮盖亦天子使人監之未必與之同故也首止不敢盟王 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口會殷見口同亦為思禮按此盟 盟論正春 於方岳之下故傳曰再會而盟以嗣昭明若王不巡行 俁 而 不與 春秋幾與不 늼 侯 法也亦定法也其或遇疑而初使盟諸侯亦惟 識皆從此 自不相 同 歃 則可耳隱元年盟茂下孔氏曰天子不信 養主 例按此說謂王臣不可與諸侯盟是矣其 信則盟以要之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 藏之例或亦未得其古盖王臣不典諸 칶 弘

罪從 公不 ιĒς. 不足責耳不然項靈三王之新立未聞其有爱也而蘇 之盟女栗軍子之盟難澤何以皆無段解子然女栗之盟 سطر 此始貶而稱人雖不專為其盟故然題諸侯之非禮亦 使米盟奈何以為王使而寬之也且王臣之盟諸侯自于 且 于此之盟乃為王世子事非為天正事也王實本書勒 莫重於王世子之難今于盟此敗王人而可謂其不識乎 可見 桶 可知亦未可謂其不幾矣至盟于程泉王子虎亦貶 朝 考盖以晉 大夫主題故,不專為下盟之清大典 故 土 -Fr 後來凡與諸侯盟者皆書爵氏以是為常例 盟 王 臣 是以 薛公而不書謂在公而蘇于之 于

何如哉

像秋柳傅辨疑·太主 传公八年

鄭伯乞盟

左傳曰鄭白之盟請服也

教兴傳口以向之逃歸之之也

孫氏曰鄭世子華雖受盟爾母鄭伯猶惧見討故自乞盟王將嗣位為王矣故鄭伯惧後禍悔前非而乞與此盟也欲定世子也今見齊桓再會諸候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狗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

也始而逃歸今則乞盟於以見樂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胡傳曰乞者卑遜自屈之解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

丰

慎也

張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霸權之重而可

以使鄭伯之自反

乞師皆乞得具師知此乞盟亦乞得其盟孔氏曰傳稱鄭伯乞盟請服也既言請服義無不受諸言

-60 注 士 荗 竹勺 氏日 쇸 在會 与乞盟于齊不書 喬 到 鄭伯得與干盟失然不序列而别言乞盟以 水 會因佐 鄭 ıTı, 早足以 伯乞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親至於拿也不言 マロ 請與于盟耳首非在會而後至則 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矣然襄三年晉 梅公八年 主 見 如

屈己以請服也 春至 传公八年

逃避乞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白此至十七年小于鄭齊桓之力也鄭伯曷為背齊而附楚即聖人備書其年楚又代鄭齊桓召陵之後楚始帰服則楚之不復加兵二十八年削人代鄭倍元年楚人代鄭二年楚又後鄭三高氏曰楚為中國悉鄭先受害自莊十六年書削伐鄭至

伯平楚人绝迹于鄭桓之霸功或矣

表 倫如會是鄭伯通在洮也其會盟也列序諸侯而鄭伯吉姚佚使已按鄭伯不書如會诛侯如會襄三年監維澤渝關孝氏曰按鄭伯不書如會旅信二十八年監踐土書廬陵李氏曰春秋書乞六乞盟一乞師五

春秋輔傳辨疑 卷至 子其可易而夷楚其可倚乎此大義之斷不可從者而節 伯 之逃盟何為也哉天王有解命將欲倚夷楚而易世子 慏 剪 醧 矣曰逃曰乞皆匹夫之賤行鄭伯不知義而甘蹈之良可 而 筷 闕馬是鄭伯不得與於斯盟也曷為不得與於斯盟是 、解傳辨疑 卷至 僖公八年 宝 经之悖甚矣诸侯之盟兆也義近于正特不可與内臣 也夫。書逃書乞春秋之不足於鄭伯也明矣既 外之也宣逃歸之怨猶未釋而商母之盟惡其不親來 也日春秋之義多愛未可以一格論之也且亦思 伯為是即不以諸侯為非何以貶王人而亦不足於 有青言與然鄭伯乞盟而不再書題卒亦得與於斯 不 鄭 世 伯 諸

者不可不深長思之也者不可不深長思之也是此為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盡之意也然以視從楚而欲易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盡之意也然以視從楚而欲易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盡之意也然以視從楚而欲易世子者其為得失何如哉

夏狄代哥

左 已無速衆 傅 日 7晉里克 宋伙 梁由 虢 庐巾 靡曰狄無即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惧之 射曰 師梁由靡御號 加 午秋必至示之弱矣夏秋代晉 射為石以 胶 狄 一千米

報 采 , 奔之役也 復 期 A

11] 晉春秋傷齊霸· 吳氏口齊 桓 當存那術而 之不能 模伙 未能 泄 伙 師 玟 狄無所忌

+ 游 ₩**7** 飞 嗣 **桶之也** 李氏曰 穢 狁至 一於太原 開繫于各而致其伐各不在于示弱也 察號二子豈知此義乎未可以

秋 A 禘 于太廟用 致夫人

春秋辉傳雜疑 稀祭用 少 氏 嫁非廟 日 夫人之禮致 稀天子大祭夫人成風也不言風氏者成 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右欲尊具母故 卷壬 告公八年 ·查子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得 于此 風傷 秋

这大者故不言風氏 ستلا 不言風氏其貶可知矣 以販之投夫人文姜孫于齊敗去姜

也夫人之: 縠 用於 儿 外事終之 染 常禮放火官書之若其不致夫人則此稀得常不書為 致夫人而書之耳 氏 之弗夫人而見正馬母口文九年春人盖春秋之 義前一則以宗廟院之而後貶馬母曰于太朝去一則分者不得不以為夫人也成風以文四年薨五年葬一野院日君以為夫人君以夫人之禮卒葬之主書人之我可以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 之弗夫 博 回 柳自是常不為夫人稀無因稀而致夫人嫌 旧 我可以 [#] 者不 不夫人之乎夫 宜 用 方 _ 致 者 人卒葬之我可以 不 宜 致者也 立 妥 具具 排 美成则养吉卒

> 春秋年佛维珠、春主天子命之者令以其私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 之配此 爭其惡乃此子無父無甚己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 此 劉 者又庶子為後為具母總是妾不為夫體明矣 别 禮之 代 雖尊其母是早其父故曰 者正确 曰 可人以 春 所由失教之所由發上下之所由亂倘底 劉也為 秋班亂世未有妄母稱夫人者也自成風 向使夫 Ž. 日 其人 **尹**不所 禰 主 传公八年 事 人 人切以 謂 不知父故曰無父凡立小君嫡 成為正 非崇安之嘉號以安體名別上下無 成風也致之于太廟立之以本為大人豈 背為之歸從平止其終耳 非謂本人不以 非正也禮有召之女非夫 之 子 炸 始 慩 矣

會葬皆以王之無天為機也是文 無君無父無君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 是王無天故 貿易

公天子 亂名犯分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 武八 见门 胡 行其 傳回 也宗廟之禮所 角以舞 宜 ·AT 一致此夫人 妈 禮奏其 授禮大 穆 不诚 穆 周公人 其樂故難稀太祖周須也而其許曰相維解大夏見程記祭統此天子之裡樂也踐其位 ₩, 稀升 者風氏也初成風聞李友之蘇遂事之 VZ 非 礼乎其先也魯侯國 臣不踐其位曾侯國而用天子之禮 所以祀乎其先矣用者不宜 歌清 廟下而管泉朱干五或以舜 而以王 用也 檀祀 太 大

不稍姓氏其股深矣室以私思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室以私思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祖之廟立以為夫人而嫡妾亂矣以私勞龍其臣而卑公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强矣於成風則舉大事於始而屬僖公爲故李子立之公賜季友汝陽之四及費又生而屬僖公爲故李子立之公賜季友汝陽之四及費又生

· 菜菜大人之端也祖母事之以夫人 崇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天人者以其開發氏曰僖公為非禮之禮致其母為夫人及文公立又以

春秋拜侍辨疑 虚孟 传公八年 宝 以安高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倭公致成風以辛母為夫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為夫人使宗人繁夏獻其禮對曰

猶存也 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立妾也於以見魯東之甚而舊典為夫人 不復志於經矣而ঙ 夏插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為夫人 不復志於經矣而ঙ 夏插謂以妾為夫人則無其人自後宣公致敬藏襄公致定如昭公致齊歸皆以妾以

風氏以示駁馬及其及也含酯會華王皆不桶天而秦人廟僖公草妾母為夫人乃因稀祭以致之非禮甚失故去不至廟中也至廟中想亦未常無其事也妥勝不得入宗人妄母雖先君之夫人何與其事然以義非之想亦未當薄言旋歸是夫人本有助祭之禮若子為諸候助祭者有渝關李氏曰采繁之詩曰被之俭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

廟致夫人如文二年太事于太廟職係公可失何必書用

觀一用字便見此稀非常禮以其欲致夫人而為此祭

即云書大事恐與大給無別不得不出稀名然書稀于太

祭者皆書大事與有事使此稀為常禮何不亦書大事哉

毁 或曰此年之裕心非常舉之禮也盖春秋旗不在

皆致夫人而不必悉書矣春秋於此蓋亦來重而特書之

福于太廟既成之為夫人他如大拾時拾四時之祭或亦

旮

春林軒傳辨疑 用字又 之雨 哉若大夫人見廟當 文之偶 夫人稀也如大易所謂王用享于帝王用享于西山此 尤 月 Ē. 可書 未客無義古蓋魯稀己非禮而以妄母亂重祭是亦非 禮 因 及 μŢ 1非為夫人稀而乃言祭名乎若必況於用字謂其本為 之丈 可 مطح 人稀也明矣 舉 2 褅 Jł C 柿 書無昭二十五年之四書等可知此稀非為夫人故 為 v.Z 祭名子若果比年行之此則不在六月而在七 拝 而 重以者其失矣若為其用致夫人而乃行補是必六 姙 祭致夫人獨不可以書祭名子孔子曰魯之郊 .HA 不同 料 辨疑 卷至 停入八年 章 春祭名矣即云瑜月為小失而以妄母亂重然尤 舸 七月又稀然後可然而經不雨書稀不比桓八年 禮也故樂祭名以重之置必此祭之非正期而 特為夫人行此祭固可書祭名若是正及 以治襲之常不必悉書然而因致夫人而書稀名 云然也然则用致夫人與避僖公異者益亦史門何所為哉又如成十七年九月用郊亦非以其 不同豈 耳書 按 似此說亦永: レン 用者其解城不書用者其解直於 此祭之 游 祭乃是夫人始至之禮而其祭亦 書用者為欲明其所 必然若果五年一 禘 福期 此 月是 直 禘 則 特

> 情 投矣今於至重之祭典致夫人不過因此而順成之耳若 亦 何急于此 故而特 果 而不俟夫正祭以致之哉 重祭則以卑事而清太祖之尊既不

其故

于

大

用

致夫人循

日 用 是 ۴,۲ 豛

大人耳

所

为

人稀

也 廟

何

八日禮夫人好見廟當特祭旅

則

有二月丁未天王前

秋轉傳 時 ₽. 否 行 禮致諸侯之送韓耶夫治于舊智而不改因其簡禮 不非 僖 0 湔 上公號為賢君而乃至此是所不解宣沿于胜僖二年之二而亦不便卿群之且又不使微者往天理滅人心亡 矣 急於會事而不服及此 也諸侯方於夏月會葵止而於先王之華禮竟關馬豈 華惠王於此年十二月 未 行 而 是皆罪之不能追者也於極為霸主未知齊之能蘇王 汪 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令年嚴終乃崩也 闊 諸溪有不葬王者孰非霸主之谷也哉の天子七 會葬若其命一 子之於君父也奔喪會葬禮莫大于此矣縱不能親 而 李氏曰惠王在位二十五年前太子鄭立是為襄王 ·辩殊 卷垂 传公八年 - 天 然即和亦王室有权带之鞋而於某事送前不 為賢君而乃至此是所不解宣治于莊傳二年之 宋公疾 柳亦 使匠而 何 以為臣子哉 即大禮莫大于送終今縱不能 崩則明年六月正同軟華至 亦何所不暇乃徒聞其崩而 FO

体口

命子魚子魚

静日能以 太子益父固

國讓仁教大馬臣不及也且

請日 Ð 赵 长 耳

右 其

又不順遂走而退

左傳口九年春宋桓公卒九年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沿侯之送喪者也越民日桓公御説不書莊盖迫于葵丛之命不及以禮致

曰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非也衙文此葬而衛成稱不算職應惠公公以會盟未歸而不失其禮今雖假會怎來之會不雜陳共公皆急霸事而廢交都之禮者也惟定四萬侯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或宋人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或宋人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或宋人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或宋人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难候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难候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于逃难疾迫于會事而亦不服送葬于宋即二十八年四十次

如定四 公報 盟尔 车 未葬而齊桓主會何為久留宋子而不令其歸來大事子 业 然若己華則會時之去卒日又無我此以知三傳之作三 小情未及用 在秋九月己 1 見 三傳經文皆作三月若果宋公卒在三月則盟于葵 子與馬此必 五倍 年二月陳忠公卒三月陳子會諸侯五月盟六月 斗二 魯文 此則七閱月而後得歸若非己華恐不至 踰五 既葬而子亦獨子見文十 既菲而後會其稱子者未踰年也日左 月而葬之期彼宋子者何不念其親 今夏會而李秋 此

月者疑此

春秋報傳解疑 秦狀障專簿段 卷三 作《几年 三,夏公會字周公齊候宋子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北 命天子使孔曰以外谷赐本是章之生存以下日月也大米伯以氏日月也大米伯以氏日月七天本 在傳回夏舎于葵北尋盟且修好禮也王使宰孔賜 威不追顧及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耳恐怕越 羊 大子 以道天子盖敢不下拜下拜登受 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 傳日室周公者何天子之為政者也 卷垂 之比二五後也齊侯将下拜孔曰且有一之後程合得之齊侯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一條四 狀先伐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一條四 胀腦之禮親凡弟之國則其姓不丁子文武使孔賜 伯舅非杜氏曰非祭内 伯舅查老加考賜一 級 無下 對 有不 内事合儿尊 有後 亦 曰

縣西有地台家上與彼異者傳摘齊後不務他而勤達路孔 氏日狂八年傳日連 梅管至父代族丛杜云齊地臨淄杜氏田宰官周采 地宋子襄公也陳留外黄縣東省族北

為也宋西 山 地經地為 注書陳此 氏 無复留會 级食小則 享 欲恭请此 字 而儿束遠 周不月有處 本及乃灰齊 漢思盟业西 扶也告或不 日得 河近 東在 分脱 於湯 縣故 為釋 灰例 北ルス 非為

春秋解傳辨疑 周公旦其元子伯 汀山 之 此 沭 地韵 名 儿 五, 民 Ē 氏 日 伞 7 而 岐 八日次子 周地無 2 平陽府 Ĩ. 周 /· 也 拝 V Z E 文王 西 迹 卷壬 世守承邑在王官周公召公是也别春 聞馬宣亦近于成周者即周為承色起 周矣晉書地道記曰 絳州垣曲縣盖召公邑亦東周畿内 都與泰故二公別 禽既封於尊采邑亦當以其次子世 部 豐分岐 传公九年 周 故)则 成地為周公旦? 於東 雍 河東郡原 踩 都受采的力 今 昼 刹 一召公爽 縣有 府 存周 岐 迆 끔 1 守

於經 之恆 來豈齊桓有要于王哉蓋養王之位桓公所定也以其能 無哀矣此論甚正 之辭也禮極在堂上孤無外事令作殖而出會以宋子 灰丛 儿言 一而葵止之會在夏安知宋子不逐治菲事而出會乎 辭 之會會草 不為丧在獨也况宋公御說卒于正月其華不 周公時周公旦之務矣の散梁将曰宋稱子未 但以春秋之 ゴレ 也非諸侯會而字孔始來也军孔之 例推之則 桐子者未喻

至

小齊矣!

桓

公合

誻

候而為

會

肵

12

重王命也。

桜

錫

為

族伯

也

故齊緣此

即大明王禁的使諸侯報

天

下

故

一特報之而立方数月即使命錫馬則军孔必

有微古也 特感二怕定位之功因而逐就其意耳故各之以同於外 文之專征 伐灰 例明其不足録也故啖氏曰桓丈之伯不書錫 丧 吉巴 文 40 亦 £ 沂 此 以於 謂 (弓尺大 找 别门 此 襄 、而抄震主之威久矣豈待於錫命哉蹇 事 此 既 Ŧ. 歟 有 3 路 關於天下之故而春秋何 門皆 矢 سالآ 赐 命以 路 桓 弱 公 牧 齊桓而又於二十 文 佰 之事而二 胙 形弓矢大路是 以不書盖 铂

秋輔傳 鄉最 胡 傳 曰 字公之職 表書 为輔 則 出退 有 子而進

始

謂

汪氏日 川畿 也春秋吉字者 為威而桓公之會葵立為威宜春秋倘書之而孟子 之大势今會奏止又明王禁和示天下之大法五霸桓公 尊王嗣而定天下之大本 公僅同下士之微 一門為勤勞工飲句之外親四 公班 臣也故春秋殊會王 會請 尊無以上公雖肯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 無 貶 侯 辭 王硃 至靴 樊 秋 E 狷 1.3 VI 者序子诸侯之上耳齊桓初會首止 乙 一個電子 字公而修 非王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 主 陳 世子不以婚之人臣之列而字 繼會丁池以謀王室而 1 禁使 4-聘事 聘大 請 惡皆貶而名 侯 办 諸侯 ţυ. 人尊王室 别 亦過矣 安天下 之 稱 Ŧ, 团

研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歌 曾于京師反致家宰于葵业而春秋無歲者追其桓公能襄王方告該陰百官總己以聽家室之時桓公不率諸侯平,所皆有愧於穿孔,矣然惠主之喪通當同執畢至之時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于王都之侧貶而人之與之盟後此王子,虎盟諸侯大夫于王都之侧貶而人之知是王法則有功於周室者也故諸侯雖與之會而不敢

宰閉也。桓公冀載襄王之事始于首止中於兆終于葵廢陵孝氏曰宰尚公見經者二此會草孔也三十年來聘

今公爵也宰者其官名而公者其爵位也盖公非三公之本林轉傳辨疑 卷主 情公九年

若

使襲箭者亦

如當日之師保是公旦之元子封魯反不

公周

公

U

固官為三公至後世襲對而仍稱公未必仍

論之班是以受職為家宰自與問公旦之兼家字有別

止道其 先言公而後言軍不則與重而獨言周公可失經乃何獨 爵非以兼位而云 然也盖公重於柳若使公為兼位 為正職在下者為兼位說亦似矣但母公二字本是其世 宰兼三公之就是宰字在上周公二字在下故以在上者 為言也不然則三公更貴於家字何為舍其尊優之稱而 職任家军故左傳止回宰孔而不曰周公孔亦據本職 後如 然哉然則經書字四而不稱爵四本無為也祭本伯爵 八世而 次子之襲公為尤貴也有是理乎此或次子止 大列即之任! 仍令其 稱公未必世與三公之位也此時之馬 平此以知杜氏之說未可信也若未录 韦 一世禄 亦 至

春秋精傳辨疑 本主 他公九年 周室既 周公為 公水 产此 後又有宰周公易當以家字之職而令一姓世守之千若 聘與此同0古者世無世官裏內諸侯亦無世爵其有功 伯是皆具其官職而稱軍特以襲衛而帶言之耳若以 而書祭公乃三公也此言字周公者亦如桓四年之字渠 不 世官也觀春秋所書室四之後有字渠伯糾字渠伯糾之 德於民者子孫若不足用不過食承地而使之世禄而己 亦 非 兼三公宣字斜之稱果伯亦以伯為所兼之何官 衰乃有世官世 野之弊世两国其常然亦未必盡 其兼位並不可言某兼某矣三十年字周公之來 知胡氏之說亦不可信也大抵公非三公而宰問

春秋賴傳辨疑一卷三 信分九年 一壹 會也所以申王命其盟也所以明王法是諸侯猶知有王 王方怨衛立子獨而令齊伐之則於彼時命齊為伯不可 有震主之勢灰惠王於此安得不遷就其意以命之哉况 諸 莊二十七年召伯廖賜命之事五為或亦不然北右以 當分別論之可也。季彭山謂襄王命齊為展伯而不信 夢尔葬又不見諸侯朝會于京師君子不能無餘城馬要 罪自不能揜抑豈以此而忽彼哉觀具上書天王前而下 此蓋亦有取乎爾若夫沿猜習之舊惡失慶吊之大禮其 爵而不名諸侯亦各書爵而下又東書奏耶之地春秋於 室而王室指重於諸侯者賴有此粮耳故字周公目其官 皆有咎為春秋曷為無敗解曰齊桓異萬裏王之事終于 侯 出會諸侯先王告崩諸侯當於喪會菲斯王即位諸侯當 可信子。新王該陰百官總己以聽於眾幸則家字不得 可知襲公爵者不必皆為三公矣今乃以周公為三公其 此之獨昌當必以公爵為三公乎然則三公不必皆公爵 有尹氏太師之語祭本伯爵而春秋亦有祭公來之文若 夫三公之位亦未必以公爵始居之如尹氏為子爵而詩 ,會功在宗社倫常之大自不可泯且姑即此事論之其 (推桓為霸主而又同盟于鄉者再則是桓霸己成幾 賀會同亦不服為會於他地是葵邱之會室孔與諸侯

> 司具無有及襄王新立特思報其德而中命之且以厚賜 東横能尊王室又不得不節取之是宣春秋之所得已哉 事補能尊王室又不得不節取之是宣春秋之所得已哉 事相能尊王室又不得不節取之是宣春秋之所得已哉 事相能尊王室又不得不節取之是宣春秋之所得已哉 を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安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安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安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安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安此必賜于其國齊桓因會諸侯以申王命又為之盟以 東北侯府縣最一春本一度公九年 李林輔傳辨録一春主一度公九年

朝車以借火災喪在內而行茶於外是踰越喪綿而往也概率以借火災喪在內而行茶於外是踰越喪綿而往也為會宰孔非諸侯會而宰孔始來也此說疑得事情蓋宰孔賜非于齊桓公乃約諸侯而為此會故曰公會宰周公正三年據左傳卻似諸侯既會而後宰孔賜之非矣若然云五耳據左傳卻似諸侯既會而後宰孔賜之非矣若然云五耳據左傳卻似諸侯既會而後宰孔賜之非矣若然不註曰喪山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太地社殺為越綿而行事陳於註曰喪山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太地社殺為越綿而行事陳於註曰喪山事祭吉禮吉凶異道不得相干故三年不祭唯祭太地社殺為數章之與甚之而不書而不沒其會盟之事抑楊裁經於錫命之與甚之而不書而不沒其會盟之事抑楊

春秋新傳辨疑 卷三 -传公九平 - 三 - 三 子之事即按孟子孔子為魯司寇不用從而然婚內不 武宣丧制久廢而忘衣從告即抑或大臣攝行而亦稱 使大臣攝行亦未可知今襄王方及菲期而遽有事于文 年不血食以學廢尊恐亦未安意三年中應於之思神 則三年不祭白是定典但因父母之喪而使天地祖宗三 vz 聞 誻 服 汪 己ト 喪而 侯 而從事于大禮是慢天也且天子當稀郊社監監既 祭社我祖豆既陳聞天子崩后之喪皆廢其禮况 井寺 楢 郊之祭也喪者不敢哭凶服不敢入國門訪釋 Ð 治事乎王制所紀祭天地社稷越綿而行事亦 痂 忽有丧則大臣越綿而攝祭耳樣江 Ŕ 至 俱 日 ŋ 疎

來朝 國 天子有事腦馬是又止及同姓與二王後也豈天子修歲 親兄弟之國二十四年左傳曰宋先伐之後也於周為容 與二王後皆有賜非之禮矣乃周禮大宗怕以服勝之 祀天下諸侯未必每歲皆來其來朝與祭者縣賜非而 禮意天子有事子郊廟別诸侯之助祭者無論同姓異姓 不脱尾而行夫孔子為異姓之大夫在候國既有賜非之 皆當賜非今王使字孔賜齊侯非獨及于齊而不及他 豈賜肝之禮久廢故非他國所與聞而特欲報德以厚 與祭者亦以賜非於同姓與二王後以示寵其即 禮 19 + Œ) 年傳則魯衛 **鄭曹皆兄弟之國與夫宋** 具

確見其必然站存疑以待考可也越見以然站存疑以待考可也或與之或冰之必有所以救收之道即凡此数端皆未能不可食是棄物也宣祭內之賜遠者皆是內若非乾肉而不可食是棄物也宣祭內之賜遠者皆是內若非乾肉而不可食是棄物也宣祭內之明遠者皆是內勢必至於惡敗非可朝發而久至也今於夏月曠日遥領勢必至於惡敗非可執及為職典即按論語魚餒而內敗不食色惡不食臭齊以是為職典即按論語魚餒而內敗不食色惡不食臭

秋七月乙酉怕姫卒

而不為殤婦八年而不為殤故以成八之丧治之婦人笄其義一也是許嫁而笄插犬夫之冠也禮男子冠婦母不成被國之婦故不福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被因不成被國之婦故不稱國也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治之嫁于大夫死不書卒此許嫁安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丧孔氏曰公羊傅曰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则以成人之丧

太子公子大夫則不書唆氏日內女為夫人書字許嫁為夫人亦然其為勝及敬何氏日許嫁卒者當為諸侯夫人有即實之漸也

既 渝關孝氏曰 ·嫁 禮 許嫁而以成人之喪治之禮也の汪氏曰經書內女未 TT) 卒者二此年 胩 服大功 溺爱之過耳據禮諸 族姑姊妹女子嫁為諸侯 伯惟不利子盖莊公之女而傳公之女弟也 仌 子伯 ひ 赵垭 极文 11 雖日許嫁則丧之以成人之 腋 盖诸侯絕期首嫁為

吞秋料停辨疑 卒者蓋為許嫁於諸侯則有即貴之職故其也数有加 不同於未字之鸡而亦不同於許嫁大夫之晚也公設之 非大夫雖已冠而以成人之喪治之則皆不書卒也此書 笄之死 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無論其許嫁諸侯與大夫 無 不然矣但許嫁大夫者可不書許嫁諸侯者則可書使怕 以成人之喪治之想亦未必服大功也可婦人許嫁字而 单此大大大之字既無期功之服令伯姬水得為大人雖 (大人之喪治之也成人特異於殤耳周制王哭諸)如成人非禮也按此說不然此蓋以成人之喪治之 許嫁於大夫雖以成人之喪治之則皆不書卒如公子 人則尊同尊同則為之服也許嫁未可獨夫人而 仙 為上相 非禮也按此說不然此盖以成人之喪治之非 太主 可服為王制總麻意諸侯之於大夫亦當 停公九年 侯则

月戊長諸侯盟丁葵 就第謂具為許嫁而卒之也似猶永直

西 而勤這略故北伐山戍南伐楚西為此會也東略之不 後言歸于好享 左傳曰秋齊侯盟諸侯于葵即曰此我同盟之人既盟之 之也於邱之盟陳牲而不殺請書加於牲上壹明天子 則否矣其在 傳 口極盟不 制 孔光歸遇告候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 日此何以日美之也為見天子之禁故 乎君務靖 制無勤于行晉侯乃選

會後為盟間有怕姬卒盟會文不相比故重言諸侯又傳 孔氏 之盟 氏 2盟不日 日平丘會後即盟不言諸侯為間無異事故也此 諸侯以天子之禁故備日以美之 一不日為信至此日以為美義相及也鄭君釋之曰 何休以為即日為美其不日皆為惡即莊十三年 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日為平文葵邱之 亦

香秋解傳牌疑 卷主 胡傳日 命之解則知桓公翼戴襄王之事信矣 有大美惡馬葵丘之盟美之大者也閱五子所載此盟初 會盟同地再言葵邱何也書之重辭之複其中必

総無怕姓之卒亦當重言諸侯

稱字孔先歸則字孔不盟社云字孔先歸不與盟者欲

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為女之 尊野战臣子民柔遠人懷路侯之意各尚其提挈綱領以 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係蓋於身齊家之要自此 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 行精累至此是以站 李氏田齊桓以 王既錫命於是大明王禁於諸侯 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 諸族哉聖人道大德宏以

辭

辨

岩

正論亦不過道之以政而已然來性載書而

D.

經 133-547

為或也 諸侯成衛具視歌血以要人者大不侔失此桓公之所、

春秋報信錦廷 春三 侍公九年 ———————· 捷治成存冊衛卻伙盟召陵帖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 者是其成而憂其衰也 勒怠之殊是以 代黃不 恤謀部無成而霸宗褒矣故論者謂養丘以前猶 帮姜肆於罷樂城把之功不若城而收許之節緩於收許 自糾至堂之月葵立以後指自堂至職之月蓋由其心 而王室宵及乎葵丘而霸紫威矣奈何陽殺之會與喜 敢使天子之字受諸侯之約束也否父以後王臣出 鄭康成所謂祖德極而將衰也盖自再出與而諸侯協獻 課于 汪氏 同盟則非極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下會遇二十有 朱 之也義益與此異 愚獨以為是盟乃桓伯威襄之幾一卷亦言日恩其私而 愚獨以為是盟乃桓伯威襄之幾至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日惟此盟書日李曰莊二十三 --j-口極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盟字周公者不 囚如於丘之會召陵之師自是好水來自是別 其功有成衰之新聖人于灰丘之盟書日 洮 公

本林轉傳辨是一卷至 传介八年 聖 聖 本林轉傳辨是一卷至 传介八年 里之人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有造于網常大有造于王室與生民者也是雖不恤之大倫守天下之大法樹天下之大德者不一而足則此盟大倫守天下之大法樹天下之大德者不一而足則此盟

也。夏會而李秋盟其久留於葵丘未知為何故意者謝 題最或然抱德将寝聖人於此不能無隱憂馬此言外意 見其德之怠予較梁以為美之是疾日中則是月益 即子所以有怕處其威之慮孔子之論政曰告之無悠 不日乎比怠在極德不關此盟則日者然其盟之期何 謂書日以謹其怠然則十五年牡此之盟何於既怠 命報成于天子以 忠若非王道之至誠無息馬能持久而不倦葵丘 待違人之至 一而不即 使臣之往返而務時日 盟即是皆未可考矣 耶抑亦號 11 而 膨

子晉 侯 說諸卒

者

功業功業之有益於納常有益于王室有益於天下生民

聖人必重許之葵立之盟雜容光俸一以信義喻時便

襲刑故祖誓之随習觀其五命之解所以正天下之

偷關外八口按春秋一書難以道義為宗而亦未當不

而

上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己书 以忠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之以忠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之以忠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之以忠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之 以忠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少 及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前思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也 及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前思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也 及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前思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也 及 里克將殺奚齊先告前思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也 及 里克将殺奚齊鬼克不齊殺納文公故以三公子 上 人之欲善誰不如我我欲無貳而能謂人己书

春秋群傅辨疑 辰主——借公几年————里彭山李氏曰詭諸晉獻公也始來訃而魯往吊故書其卒

甲子者誤矣如獻公石說諸公散皆然獨左傳經文作從經文作甲戌甲戌者九月二十一日也此必為真日而作於修喪紀故來計為而急亦遣使往吊也凡不住內者雖能不書率矣葬不會者禮捕界再也其人於後喪紀故來計為而急亦遣使往吊也凡不住內者雖於修喪紀故來計為而急亦遣使往吊也凡不住內者雖於於喪紀故來計為而急亦遣使往吊也凡不住內者雖皆處河北山西之境春秋之初猶為僻壤至是其國日強

名亦或有該也安能必其日之無設子。辛等侯始此

我将二袋子並受其殃且的晉別者十五年伊誰之咎也 以恃强而不肯下齊耳是晉伯之基因己胚胎於此時矣 以恃强而不肯下齊耳是晉伯之基因己胚胎於此時矣 以特强而不肯下齊耳是晉伯之基因己胚胎於此時矣 收狄于采桑以齊桓之伯主盟中夏而獻公不一與會亦 故被減 耿減 霍減 魏減 藏處 又代 職代代東山 年落 代 至于晉文始書 菲按晉國當獻公時固己强矣其 見于傳

左傳口冬十月里克殺奚齊子次前息將死之人曰不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 卓子而輔之前息立公子卓春秋轉傳辨凝—卷主 · 梅公九年

彭山李氏口里氏克名骨腳也

杜氏田奚齊未成君故稱君之子

是非好惡靡不明耳公也其為子而那子者莫能使人弗爾獨君意立之獨社氏口曰殺其君之子猶口晉君之形顧獨君意立之獨社氏口曰殺其君之子猶口晉君之亦故陸氏口奚齊以本不正致口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為不子何也不正其我世子中生而立之也先儒皆從此說不子何也不正其我世子中生而立之也先儒皆從此說不子何也不正其我世子中生而立之也先儒皆從此說

女に

李扶拜侍辨疑 卷宝 传公九牛……置 !我也甚矣汪氏日觀獻公託其子於苗息自知廢正恐有 是矣齊之得嗣位紹統者皆由里克是雖未及踰年而行 後患則天理之正非唯國人知之獻公亦自知之矣夫獻 是明君臣之義正大惡之名書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 成之而己又殺之以是為亂道而無君之罪影矣春秋 即位之被然而己有君道矣何得以其私怨而殺之哉己 坐視世子之冤枉而不一如遂成其名殺通立庶之遇則 息之明似無難遇其邪心而安世子者克乃欲中立首免 生而難里克是里克猶可有為也以有為之势而來居一 公既知廢正之有後患是獻公猶有明機也聽如欲我中 教兴益里九之勇於殺奚齊者以為先君殺世子而立號 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為人無者按此數說皆本 姬之子許則若之先 儒之说正合里克之意其拂經而傷 私示天理之公為後世成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 成之而有不可減也春秋書此以明獻公之罪柳人欲之 有則民之東華好是懿德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 申生立異齊矣而大臣殺其子詩不云乎天生蒸民有物 姓太子宜口子怕服矣而夫戌般其身晋獻公亦殺世子 君之子正見其受命於先君非臣子所得報也陸 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周幽王當

之子也非

春秋拜傳解疑 卷垂 传公九年 異 段奚齊于次書曰般其君之子未葬也前息将死之人曰 段奚齊于欠了了上、當然事謂嫌于里克之子而已也の左傳曰冬十月里克當然事謂嫌于里克之子而已也の左傳曰冬十月里克 十二月夏之十一月周之明年正月也在傳所記冊事 **岩勢必不** 葬在十月矣夫衛月而葬必無是理况被一嗣君立一 岩手彼蓋不知衛年稱君未衛年不稱君之例乃以葬典 不如立卓子而輔之首息立公子京以非十一月里克段 未葬分君與君之子誤矣且獻公年在九月據左傳則是 公子卓于朝首息死之按此就亦多失實极異齊經書在 奚齊十一 月祇卓則是卓之被就亦永踰年也何得便稱 冬斌卓經書在明年春正月此實録也在傳謂冬十月般 有君道馬則其名義因己凝矣請者又不可視為書法 其君然繫之其君而曰君之子嚴然見受命於先召是 慈而不以赦也の未成君故稱子娘子里克之子故聚之 為之而無忌惟此所謂邪說此所謂暴行春秋以是為 當時君臣之義不明反以殺奚齊為善為忠故里克肆然 能謂人己子杜氏曰言不能止里克使不忠於申生等按 被奏齊告前息苗息日人之彼善谁不如我我欲無貳而 乃謂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豈不緣我。里克将 左傳所謂十月十一月者益以夏正言夏之十月周之 能含皇而鄭莽也然則獻公之菲未知在何

春秋解傳辨歌 卷幸 倍公九年

老

謀者又何益哉徒以重其不仁而速異齊之死耳 重耳夷吾與知共君之事公令奄楚刺重耳重耳逃于程 而不察耳。國語曰聽姬既敢太子申生又踏二公子曰 奚齊有聲石之安矣乃當喪未己而即被殺向之為奚齊 為令國無公族馬按公族不在國将必謂無人偏異齊而 令 贯華刺夷吾夷吾逃于张盡逐羣公子乃立奚齊馬始 此類者甚多意當時晉之來史本以夏正記事在民因之

春秋解博辨凝卷二十二

渝關 李集鳳 翻升

十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候不朝天子而朝霸主自此始矣 再如齊自此魯不朝齊幾二十年盖桓公霸業未成不賣 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始朝齊見于葵如之後怕禮斯肆諸 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祭己服齊雖莊公因婚姻一

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 拉氏口周之制朝聘也有數分春秋畢書之見如京師之 臨川是氏曰僖公西朝齊桓事伯主也求年一朝齊船

春秋特体辨疑—卷三—唐八十年 則相聘而己齊晉霸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要夷也 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衙陳鄭與魯齊等 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 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 相 I.A 朝

教諸侯以此事齊晉子 假盟會連結而攻之要有而朝之則大亂之道矣仲尼豈 禮馬非謂諸侯可無禮於齊哥也惟是於許用聽稱伯主 都民仲與曰明王在上天下有道小國事大國亦莫不有

廬陵李氏曰經書公如齊凡十五桓莊之編曰書如皆非

晉衰不能與仇而魯朝之母其甚馬

經 133-551

春秋稱常辨疑 麦宝 其報, 大渝朝 二十文二成四 其 秦致馬公如齊者十五桓一莊三信三宣五昭三如告內 相 公 經 國已不知獨况不合於世朝之典又祇見其施而不見關存氏日春秋之朝大國勢也非禮也不朝天子而朝人也獨此為朝齊之始 於此 (書公如京師者一三年以自京師遂會代泰故以代 朝之禮不如是也春秋各其朝而止書如其意徹矣。 私第而親雕之矣然則齊桓之階後又不知當何如 也此時管仲之家塞門反北擬於諸侯諸侯必皆 得無以事天子之禮事之子彼騎而我抑恐友 襄五昭八定一如焚者二襄一昭一 除桓 Fβ 倍 五

喪致昭定至河乃復之外惟信公二朝桓不致則 jà

之異於他君可知矣

狄 温温子奔衛

其地南近衙而東界于秋者也秋利其近已故滅之則 彭 都西蘇城是也今按常城在彰德府臨漳縣西二十里 4 年復見于經未嘗減也其采色在今河南懷慶府南五 李 于 寇杜氏因之註云周司寇蘇公之後今考蘇公至文 FP .氏口温本子爵國鄭漁仲口己姓獨帝喬族封 秋矣左氏以温子為蘇子故傳又曰蘇念生以 晉文會温之温則周畿內地而與鄰西之沒本不 温

同也今比而同之遂以狄滅之温為畿內蘇念生之邑則

誤矣

前年敢伐晉今又敢代湯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 臨川妥氏田秋于関之李年伐邢入衛齊桓 不如兵于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服及狄狄因此愈肆 一班存 Яß

有闕也

桓也 也令温實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模而正之所 蜀杜氏口防江黄近楚楚侵而成之諸侯不救以其 **V**ス 病齊 八尚建

春秋縣傳辨疑 卷三 传公十年 二年 於風容氏日左傳曰春秋滅温蘇子無信也蘇子叛王 一年王 為司寇以此知蘇子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名為蘇所都 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子温故曰温子孔氏曰尚書 狄又不能於狄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各衛姓氏 子 邑名為温故温蘇逃見於經是得兩稱故也按此說皆 立政田司寇蘇公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蘇念生以 為蘇子所都之 色恐無以邑名繁爵之例經曰 子為蘇子非也温是温國與蘇子之温色不同 别门 與晉文而晉以抓添為温大夫成十一年晉卻至與 温 為國名 與 鄭人蘇念生之田温居其首傳二十五年王又 ᡯᡃ 以國繫解也明矣且以温色言之隱 冰 若ルノ 温口 Bp. 温 温 温 いく

春秋舞停幹疑 蘇子之色以為實功計也豈蘇子叛王奔衛後惠王收其 蘇子言 子 出 Ż 爵邑未當紀也 何得以此年之滅温為滅蘇予竊意蘇子 田色而不以與人故襄王得以賜晉即凡此皆不可考但 之 亦 文十年經書及蘇子盟于女果是蘇子猶為王卿士而其 囮 王以諸侯代鄭後仍以此田與蘇子耶如此則當狄滅温何故豈桓王以温與鄭至桓五年王奪鄭伯及鄭伯不朝 حبائله 五, 有于温之會 温 誤而人誤乎此或是温子事状而又不能於秋故状伐 奔之温子全無涉左氏該以温因為温色故以温子蘇 井印 然此時以 混而為一具因是而以蘇 承地本在蘇是以稱蘇子温又其所別賜之已與減温 謂王不救 大夫奉子獨以代王不克出奔温蘇子奉子預以奔衛 見り 狄 所 白 既減温而取其地王又何能以温與晉文而晉文人 俁 請蘇子叛王事也據此則此時温又獨蘇未知其 矣奈 隱 田 十一年以 齊伯之强而不 于耳莊十 温之别邑也都至曰温吾故也故不敢失據 何以退國之温子為蘇子子若以此温 減者是京不足據也已 後温己不勇蘇即在温邑亦不可 九年傳謂為國等作亂因蘇 枚 子叛王奔衛事串合於此不 何 論積弱 之王國子左氏

> 春秋梅傳辨疑 中立折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年不死于 克之謂也 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于寒戒誅死之罪 而 秋樽傳辨疑 卷宝 传公十年 互義於功不贵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贵幸而免克欲 般適立庶之禍者使克明于大臣之養旗經足許以動其 光使優施的之酒而告之以其故里克聽其張乃欲以 石執節不貳因太子以携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 立 胡 左傳曰里克殺公子卓子朝首息死之 死於斌君其亦不知命之敬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 國之福也具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赦矣人臣所 傳 自免稱疾不朝居三旬而難作是謂持旅客身速察公 **日里克者世子申生之傅也聽好将我世子而難** 李氏口卓者奚齊之弟而曬姬佛之子也 世子 岄 里

故怨驪姬而极其二子蓋迫于公情而不能已欲為申生赦關齊氏曰里克者申生之傳也里克棚申生無罪而死然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名不敢解矣。然后能不從景公之戲則晉無殺世子之禍衞無逐君之魁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拖之誅甯善能不從孫林父之亂

春秋舞傅舞疑 卷重 彼求即位而此即位也明矣即位則 之所以得立者皆里克有以成之也及其践作即位克己 中立自免稱疾不朝以待其難則是申生死而奚齊卓子 知其誰立馬此己有被世子之此矣克乃不對而退及職 秋舞傅牌疑 卷重 信分十年 一六 花之子而此獨稱忠于傳了彼日殺于次此日殺于朝 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卻似卓未為君耳因人不以為 北面臣之君固其君春秋據實書之耳胡氏謂成其君臣 姬將殺世子而難里克使優施飲之酒而告其故又欲 獻公之使申生代泉落氏也里克辣之公曰寡八有子未 春秋成之為君也若然則卓與奚齊又何異何以彼稱 雙耳使不以 卓為君何為加以弑君之名子曰是不 稍君未即位 則门 則 是

及其大夫首息 胡偽曰首息者奚齊卓子之何也若弑而死于難書及 穀梁傳曰以尊及界也前息閉也

之子此春秋之常例無容有異說也

敢贰 以著其節書大大不失其官也 朱子曰獻公欲廢中生立奚齊前息便謂君命立之臣 川柳氏口夫忠之為言中也贞之為言正也的息間若 ,非是嗣而擁非正其于中正也這矣然則為信可子 "不能諫君以義大段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 安

所在致死之忧息能以身狗君舍命不渝其大節有足

玛不可為也首息有馬公羊傳曰前息可謂不食其言矣 非聖人之情也進首思以甚首免之惡也 乎按此說皆以信許首息似矣不知春秋之子首息取節 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 塞各雖能不食其言直可謂之信賊耳若以前息之信為 息從君于昏殺適立底胎晉國無窮之禍則一死不足以 也非取信也信非不足取也首息之信非所謂信也。首 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 微人爱其情私相疑貳以成顛危之俗至于刑性敢血要 胡偽曰或曰息既從君干昏不食其言庸足取于世衰道 然聖人猶有取馬五季馬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記 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首息之比孔父仇牧固有問 田 立卓車面首息之君也君臣之分一定自當臨難不首以 節也非取信也首息受君之托而立異齊異齊被殺而又 足取豈白公之好復言將亦足青乎蓋春秋之子前息取 渝關存氏口在條口詩所謂白主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 之客死肉未寒背其爾命庸非首息之罪人乎 不得中正而後其言亂也惡得為信心春秋之進首息 信不 戾

別日 角し 裉 2 荀 正桶 春 \mathfrak{g} 里克之般亦 秋子苗息盖亦所以甚里克若以首息之死為不足 後者 水 P 腈 乎 乃般申生而 來之 息當 耳 為立奚齊殺其 11. JH. 故 美明 使申 姑 贬 食言 取 力 椴 節 秦主 传公十年 人名西特君可语而引 之後未為從君于昏也按此說不然申生之 生以病死序亦當立重耳與夷吾彼美齊者 而 馬 "萬世之綱常定矣。李彭山謂首息受 不為過矣故以弑君罪里克而以死節 不食言也夫君臣之義不明于天下久矣 欲越次以立之也感亦甚矣當處公託 レス 不可殺而立其不可立庸非君之昏 為臣子勘 初不計其前此之正

傅奚齊 扶解侍辨疑 號 而 秋 P 錄附生 息既 予 姬而息為職姬之私人夫豈以道事君之訴我但 弭不則奉身以退甘受刑 龍而不悔斯得義命之正矣 深 之 半 之由 滔 駁 不能謂之從君子昏夫役何解况首息本為奚於 饞 自 揂 被殺而又立卓是前息完為曬姬之私人矣君嬖 強 日 讓 是觀之豫讓之事智 為君子之所取則其是非国不可掩耳可首息 不足取後來 南 齊 其 綱 侯 太 論 パ 8 İ 周正盍亦 諸 亦 有収 侯 之 ôР 師 馬蓋得春 有 代音 臨大節而不可奪之風 折求於此以為臣子勒 伯 雅無能 及 高梁而運討音承也 秋之古矣方正學先 改於其德後 其元 故 則]

> 人未誅晉君未置及境而選送可謂 伯 未 傳 渝 紅正 楽 當 可。 謂 文月 闒 不 信其 之最先者恐亦术當不告也且使果曾代母豈其罪 李氏 及 改則度 令 .曾. 不 附此 علوا 口於從 何 及 有姑載於此以 魯故 以書平若謂不告則不言 按此亦 不 齊 下宫 不吉然則是夏伐找之役無否人令亦 侯文在役件 高 纳正记日 梁 夷月在傳 吾後十謂 亦也一枚 備 之討 則门 亂子經 討前之義 既 不

春此

思克 不改 唯 偺 易無 晉惠公秦伯 入以微概泰使納之 夷吾弱不好弄能關不過三離故此時易入言易出夷無黨無學者由無黨故往前, 瓜必有譬礼氏曰森伯問公子於晉國之臣倚忤誰瓜必有譬礼氏曰森伯問公子於晉國之臣閒亡人無言惡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閒亡人無言 則 入解 不 1×Z 難 定 不 队 哉 識 國 鲜 公日 其 不 許 為 回 他 ijij 不 公 則多怨又馬能克是吾利也 何. 誐 謂 好無惡不忌不克之謂也今其言多 不 4 愻 知 川頁 枝 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 .闰 夷吾其定乎對 Ð 無黨 前排易為 臣 遒 開之 長 亦 出

何

為而不

討

耶盖非糾

合之

1國也

晋在

1F

方達丁提忠莫

從馬首欲

剛之徒

分兵

カ

[印

亦

置而不理聽具

山

李

氏口弑右天下之大惡是時齊桓主怕方

叫

大義

儿

本秋輔 傳辦疑

太圭

何爱馬人而

能民土

倍公十年 於何有從之齊照用

帥

節 會春

的

銲附

左傳曰晉

部为使夷吾重路泰以求入口人實有國

我

鮗 當春秋而已矣左氏謂齊隰朋會泰師納晉惠公不 秦号本未相 通桓公亦安肯達為越險出

春秋辉傳辨疑 記平况 記秦 齊極 泰晉未 惠公 渝 军界牌段 卷重 售公十年 ---+相般睢宁即使晋不禮齊何以不聞齊人之逢貢於彼 惟野晉不相 剧 (者惟秦 李氏 不可 告 一台惠院 相謂之言甚 相 胳 通 日 故晉 **ト**゙< 師木 傳 卷至 通故如此若齊人有德于晉何不聞二 入之 孙 謂齊隰朋 *T*0 人路秦以求入而未聞其路齊也 必有齊人也秦晉本姐 亦未聞 後七八年間並未與於齊桓之盟會 悉使其有使至齊抑宣無一言之可 帥師 其有使至齊也觀內外傳 會秦師納晉惠公竊意 鄰之國而齊 g p 团 所

乎由是言之知 限期

及平鄭使唇岸夷告公子重耳于罪曰國都民擾得明 鋓附 曰 各夫 國 里 治民在優子盡入乎吾請為子銀鄉 國難因 一克欲 語曰里克殺異齊卓子及聽好而請召于泰口里克 E g:] 必喜 私以入殆以喪得國則必樂喪樂喪則哀生 幽者 納我舅犯回不可夫堅樹在始始不固本終 唯知喜怒哀樂之節是以導民不哀喪而 亂善亂必怠德是哀樂喜怒之節易也何 會納之說未可信也 也音迷 重 一耳告舅 国

導入

重

大大喪大亂之則也則外不可犯也父母死為一耳曰非喪能代非亂誰納我男犯曰偃也聞之

君使繁吊公子之憂又重之以丧寡人聞之得

表放解佛辨疑 夫日君死自立則不敢久則恐諸侯之謀徑召君于外也 我其的日子勉之國亂民擾大夫無常不可失也非亂 曰 善 入非危何安子益盡國以格外内無爱虚以求入既 重 不 使 圖聚公子夷吾出見使者再拜稽首許諾品甥出告大 子厚略春人以求入吾主子夷吾作其为曰品 耳 鄰 者口子惠顧亡人重耳父死 敢 不 在 粒 · 接在兄弟 為大亂今適當之是故難公子重耳出見 敢建品甥 因 民 以重其 而 卷主 順之药重 及卻 罪且 倍公十年 稍亦使浦城午告公子夷 辱大夫 敢解夫因國者在親农 PF 利 鄰國之所立大夫其從 不得供備洒掃之臣 甥 盐 入而 殺 于 何

諾乃使 祀且 稷不忘先君之好辱取其道遷為胃而建立之以主其祭 東罪人克伏其辜孝臣莫敢宿庭将行君命君若惠顧 所 延 臣也 做懼於君之威而欣喜於若之德晉國其誰非君之 依又重之以寡君之不禄丧乱並臻以君之靈鬼神降 及寡君使寡君之紹續足裔隱悼描越託在草斧未有 他公子也則 民各有心恐厚部盡請君子秦乎大大 鎮 秦 撫其國家及其民人雖四鄰諸侯之間之也其誰 梁田雅告于秦禄公曰天降禍于晋國讒言繁典 穆公許諸反使者乃使公子繁吊公子重耳于 許

本林解傳轉段 本圭 克與我矣吾命之以汾陽之田百萬嬖大夫不鄭與我矣 秋輔傳轉段 奉主 传公十年 ——丰 —— 使者再拜稽首起而不哭退而私於公子繁曰中大夫里 不私不沒於利也公子禁口君之言過失君若求置晉君 之左右公子繁反致命複公禄公曰否與公子重耳重耳 之塵垢者黃金四十級白玉之折六雙不敢當公子請納 之上無有難急也亡人之所懷於嬰環場帶也以望君 即縣且入河外列城五宣謂君無有亦為君之東游洋祭 矣亡人苟入掃除宗廟定社稷亡人何國之與有右實有 吞命之以自於之田七十萬君苗輔我後天命矣吾必遂 子盡之無爱財人亦有之我以徽幸不亦可乎夷吾出見 芮冀芮曰公子 勉之亡人無捐潔捐潔不行重略配德公 子繁退吊公子夷吾于梁如吊公子重耳之命夷吾告冀 何敢有他志以好君義再拜不稽首起而哭退而不私公 吊亡 臣入重有命重耳身亡父死不得與於哭泣之位又 仁再拜不稽首不沒為後也也 起而哭爱其父也追而 者不殆父死在堂而求利人就仁我人實有之我以徼幸 耳告 舅犯舅犯曰不可亡人無親信仁以為親是故置之 常于喪失國常于喪時不可失喪不可久公子其圖之重 人熟信我不仁不信將何以長利重耳出見使者曰君惠 載之姓成置仁不亦可予君若求置母君以成名於天

公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有置武有置仁置德武置服是故先置公子夷吾實為惠下則不如置不仁以稱其中婚為且可以追退臣聞之仁

臣俱失宜其見背也 臣俱失宜其見背也 百冊礼是用長矣是誰之過與柳州非之良是 公子繁智懷怒曰重耳此時不入吾不知其故機會一失遂屬夷割懷怒曰重耳此時不入吾不知其故機會一失遂屬夷言而入則國可以無褐而兄弟之爱可全也言而入則國可以無褐而兄弟之爱可全也有例概長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辽矣國虚而不知入柳州柳氏曰狐偃之為重耳謀者亦辽矣國虚而不知入

而輔之者非人一有利心酿智能者十五年孟子总有國之仁而終貪夷吾之略此公子繁之謀也秦穆天資本善之仁而金氏曰按重耳不求入夷吾求入秦穆公雖義重耳本林縣作樂發 卷垂 传公十年

國已不正况背之子養持內外之昭至于獨身即使不背得夷吞聽冀的之言後背內外之昭至于獨身即使不背得吞其後戰于韓原發被見獲可不為置不仁者之戒哉孫應鰲曰泰伯既知重耳之仁而聽公子繁之言以立夷者之言利其意深矣

耳立而母國定矣當時長幼之節不明無一人計及此者前關孝氏口按申生既殺美齊被弒重耳長且賢真立重

春秋梅傳牌與一卷三-言順而歸國誰曰不宜不以順取而以亂成遂船告國 既 姑為是衣成仁義之談以探晉民春君之意子不知 君之已定也而力爭豈其聞歷諸艱而有怨悔之心手 重 不 被奚 卓被私重 耳長且賢國乃重耳之國是亦不得 德器有足多者然始 穆之終或 者的當母臣來請之時今其請之天王告之方伯名 耳答泰晉使 捕 囤 家正 大之理徒 于 者 利 侧坦 固不足道 一哀恸 于看名之未定也而国讓終于 怨弊不沒干利之情溢於解表蓋 抓 胡為子の親身犯教重 俚 犯于哀丧仁親之說 中 無 而 生

若非 朝 矣。舅把之為重耳謀者或亦君祇因亂疑畏骨臣 穆 敢來即史記曰重耳畏殺因固謝不敢入得其情矣如漢 鐮門 論 何 危 使人迎代王王疑之張武等勘王稱疾無在以親其變 可 日 宋昌之決斷文帝亦終代王而己矣。梁由靡告秦 如 vz 子 此向 木當與 罪人目之哉嗚呼君臣之大義不明而當時之言 若之靈鬼神降衣罪人克伏其喜大中生之殺矣 使春秋不作則萬世如 謀而一則定位於初喪一則 持夜矣 Ba 以位於踰年 而

> 亦去 改年 附末 於非 进也

夏齊侯 荆 彭 其 有茅代 汪 例 山 柿 K 季氏日 F 人許男代北 期前書山民而此言此代則不 日杜氏注北氏 請關之地 有成變有陸渾之成書秋有白秋有赤秋 ال 成別是一種蓋在然而狄北其公 找 炒 為山成然春秋書成有姜成有維成 同可 在今紫 所

今秋報傅 群表 前書代成于後桓公之失輕重為已甚矣舍巨憨而不問 弒 薛氏口 勤達略而北攻此伯 渝關存氏曰北戊之伐未知其何故即使有罪豈如否 德而勤達略沉許方患楚而殿以伐戌非用人之道也 圍許豈可置而不過舍強圖弱守衛果如是乎所謂不務 虞秋當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滅温召陵之後楚滅 弦 君之亂子據經所書亦間齊人之討賊也而書就看 當是時患有大于成者狄及音差是也晉減號 太重 格公十年 圓 1所以未光也春秋于此宵待貶紀 國

晉殺其大夫里克

始見其非義哉

立队左 《般里克以说解说不复将般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以之後王人齊人亦朱謀立君因其此立而成之耳 (納夷吾而立之总父熙明等又何為者或者夷吾既在傳曰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李 一子黨曾齊陽朋立晉侯 則

左傳曰

宋

襄

公

Ap

世為左師李曰宋襄公即臣改元位以公子目夷為仁使為左師以

在當 縣

於

是

宋

治 故魚

Ŕ,

八云然年 八云然年 八云然年 八云然年 八五成此年就一是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不及此雖然不及即歸何呈明年而始被之于明年始我鄭以其做而死於是季鄭聘丁春且謝緩略故不及等曰此時不知而死於是季鄭聘丁春且謝緩略故不及等曰此時不知而死於是季鄭聘丁春且謝緩略故不及等曰此時不不及此雖然子統二君與一大夫為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段之 既敬夫二孺子矣又将因寡入為爾若者不亦病予於是既敬夫二孺子矣又将因寡入為爾若者不亦病予於是子逆惠公而入里克文惠公則惠公曷為毅之惠公曰爾叶思公之大夫也然則就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弑矣齊 卓叶思公之大夫也然則就立惠高不以討战之解言之犹 甸公 羊傳口里光斌二若則曷為不以討战之解言之据 甸公 羊傳口里光斌二若則曷為不以討战之解言之据 甸

乎故般之不以其罪也其我之不以其罪也其我之不以其罪条何里克所为弑者為重耳也夷吾曰是入将被我以累上之都言之何也其敌之不以其罪也其敌之不以就难俾即疑。表重,作公十年——————————————————————

公上不顧尺下不恤弟外胳泰伯內路里平將以求入則君之惡則里克將何辭馬聖人必書曰晉人被里克今惠公上告天王旁連方伯受命而立奉詢代罪以討里克裁杖大法賞善問惡不容私也里克哉二君其罪觸矣使思執君之惡何以書故其大夫不與州吁無知為比乎表春禁堂胡氏曰凡弑君者皆賊也里克不瓦申生之難而有

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 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宣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不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宣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不 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宣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不 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宣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不 利於己乃私憾而殺之此宣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 果克之稅惠公心 所利耳又惧得立而克志在文公將復

民将以麓姬之感盎君而誣國人讒奉公子而查之利使路而許之入故 口里克立之也惠公既之不無疑畏里克姆而許之入故 口里克立之也惠公既之不無疑畏里克姆而許之入故 口里克立之也惠公既之不無疑畏里克姆而許之入故 口里克立之也惠公既之不無疑畏里克斯為 南關李氏口穀深傳口里克所為樣者為重耳也公羊傳

都信而亡之被無罪以為諸侯笑使百姓莫不得成

克為弑君而春秋不予以討賊凡此義例迎出恆解夫豈私見矣 晉人不以克為賊而春秋斷之以弑君惠公以 又殺亂賊以除其所忌非有見于覆載不容之大惡而以 圖而言己乃假斌君之名以殺克則是既資亂眠以為用 夫是即大夫而非賊矣及其君位己定又恐里克之有别 此方耳利克之所為而又貼克以求入則是思公之立亦 中里克克因惠公之大夫也不以為先若之城而以為大 公義殺之也况又未書明正典刑而第令其伏劔而死討 可至諸侯之義我而自姓放之也此豈非邪說此豈非暴 苟且而奉之又欲變易的被之將謂後其不正而改立之 聖人有意為之我君臣之義本不可尚國家之法本不可 君豈容有貳斷之以拭君而里克之狱定失其里克弑君 行歌流君臣之義間不容髮無論其正與不正而既奉為 克之級二子亦以為社稷國之人亦必謂二子誠可殺 幾日諸侯義而撫之百姓放而奉之國可以直據此 一時之公情得以沒矣然在里克惟視君位為太輕故 惡於其心中恐其如蓮大川潰而不可救禦也是故將 奚齊而立公子之在外者以定民弭憂於諸侯且為援無 者固如是平惟不予以討賊而以殺大夫書而母侯之 利 欲

秋七月

鄉左傳口晉侯改葬共太子

公羊傳曰何以書記異也冬大雨雪

渝關率氏曰以将言失其月日 耳未必三月皆太堂也一書酉成亥月皆非大雨雲之時也故此尤為異高氏曰春秋書大雨雪者三隱以日書桓以月書此以時

晉侯背大主而忌小怨民弗與也伐之必出 教景虎特宫山祁皆里不之黨也不釣奔秦言于秦伯曰遂殺不鄭祁樂及七 與大夫左行共華右行賈華叔堅縣 為不 從若重問以召之臣出晉君君納重耳該不濟矣冬鄉左 傳回不鄭之如秦也言于秦伯曰呂甥郤稱禁芮實謝三冬連總而雨雪不可以月日記也故書時 就三冬連總而雨雪不可以月日記也故書時

謝緩略略至此時而猶不與故以為緩而謝之耳亦以夏時言而與周時錯兩月也左氏不察以為十一年本以夏時言而與周時錯兩月也左氏不察以為十一年本以夏時言而與周時錯兩月也左氏不察以為十一年本時稱傳辨疑 卷重 传说中军朝此必夏時之冬而建方之月也此時期日也以此推之則左傳記殺里克在今年夏四月此時期日也以此推之則左傳記殺里克在今年夏四月此時期日也以此推之則左傳記殺里克在今年夏四月此時本

報察傳曰稱國以我罪累上也樂祁經書其鄭父胥甲父而傳止稱其鄭胥甲大大稱字非是傳但言鄭者省文如經書樂祁龍而傳言江氏曰鄭父名也若慶父林父行父處父之類或以為命十有一年春晉殺其大夫丕鄭父

左氏不鄭言于泰伯曰諸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左氏不鄭言子泰伯曰諸此事而晉猶未知至此而乃疑鄭母得以殺鄭之進而謂其私謀之無有哉且夫臣有訴與事不之為與鄭之進而謂其私謀之無有哉且夫臣有訴與事人,可知諸大夫不疑公而鄭亦不疑公也况惠公既殺里克之黨哉至後來冷至報聘而召於與鄭也不鄭自秦及聞里克之完而不敢入共華勸之不疑鄭也不鄭自奉及聞里克之兄而不敢入共華勸之

作難是故殺不鄭及七與大夫共華賈華叔堅雖敬素虎的田鄭之使簿而報辱其言我于秦也必使該戒弗殺必以明都有其為一本鄭如秦謝緩略乃謂穆公曰君尋問以召耳。 國語日本鄭如秦謝緩略乃謂穆公曰君辱問以召耳。 國語日本鄭如秦謝緩略乃謂穆公曰君辱問以召正與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正與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正與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正與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稅而不去其官正與是以殺之不以其道也故亦稱國以稅而不去其官此也可乎裁蓋平鄭原可殺特其罪狀猶未顯與已獻君此也可乎裁蓋平鄭原可殺特其罪狀猶未顯與已獻君

自取禍也為人臣者可不知所戒哉卒之略不得而相繼被殺則是二子之貪利狗私者所以〇本鄭父者里克之黨也里克不鄭俱以定略而納惠公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報

高氏日會于陽散非禮也公稔開極公之失而不改其轍齊尚水親厚其非桓公女明矣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選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于之所不及桓公安得選以女妻之乎觀僖公即位之初于彭山率氏日姜氏僖公夫人弊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彭山率氏日姜氏僖公夫人弊姜也蓋齊公族之女或以

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亦以兩君相會而使婦人風

於其間何以示侍衙僕從之臣子

乃復與信姜為陽散之會伯業其我矣子習為之一掃庶乎古方伯之遭烈矣及其蔡年志得而驕肅然知中國所以異于夷秋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汗染之家民曰桓公之始伯情齊女之無度以哀姜為首發諸夏

事直書於策而義自見者也一觀之齊桓霸衆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牧凡此期獨詞此之俱肆於罷樂是以見成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散之會之傳為大雲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做其急忽而更與故傳曰襄陵許翰口先予陽報之會為大雨皆後予陽殼胡傳曰襄陵許翰口先予陽報之會為大雨皆後予陽殼

春秋解傳辨疑 卷章 传公十一年

能威行伯業遂衰而鲁僖之急索因政亦自此始矣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此以往黄七不救徐救不力女臣之大義夷夏之大計凡所當請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張氏日男女無別則清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馬君

孫氏日冬歲之也

此稱及別倍公插能防制云耳魯獨稱聲姜為今妻則聲汪氏日書及以會所以别男女也桓公如齊稱公與姜氏

從夫于外非歸宿之禮也按聲姜若是桓女以為可以歸渝關非氏曰薛氏曰夫人齊候之女也歸宿可也為會而姜必無文養之行矣

歸育 為基規 娶妻未必定娶諸侯之女觀擊美之兩會齊極必與桓 而 富不可為 偽 必 公之逆聲姜無附馬是少娶于本為於之先也公子 則 炊 直至齊而見其父可矣又何事為會于他地 耆 بطر 五桓莊皆己為君而後娶其逆女也皆見於經季彭山之說莊得其情 1旦 非桓女之可以歸宿者耳若果桓女既可 子

門王子帶召之也泰晉伐伐以教周秋晉俟平戌于王 兵辦左 傳曰完楊拒泉卒伊彼之戌同伐京師入王城焚東陽穀齊地註己見三年

春秋辉停辨疑 卷重 传八十一年 麦天王出居期俾

之罪亦欲為之和馬豫亦甚矣且鄭伯之和王室不克晉失尊王討賊之意令也戍助子帶以代周晉侯不能正戌也枉氏謂平和也莊二十年鄭伯為子獨之亂和王室己前關奪氏曰秦晉伐戌以救周可也晉侯平戍于王不可

便之平成于王亦未見具果能

平而又須齊侯以平之然

王大正其罪乃為之調劑於其間竟以王與戊視之為同况于戌敢助逆以伐周其罪可勝誅于晉侯于此不能為首戌為足首足之勢甚相懸即或有小嫌亦不可以言平公及齊侯平莒及鄭在諸侯之平諸侯則可矣若夫王為則王朝之大分不明何徒用此紛紛和解為哉。宣四年

慨也夫王使隰朋平戌于晋雖伯國而亦相與買買至此也良可王使隰朋平戌于晋雖伯國而亦相與買買至此也良可倒上如列國小嫌之可和者明年齊促使管夷吾平戌于

秋八月大雾

发子等日写导向日

穀梁傳日雲得雨日雲不得雨日早

渝關孝氏曰僖公之人雩者二此年十三年是也信公號照川 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程也

為賢君不能改前人之慘禮而亦為之雖幸而得雨亦必

書大零以借青之

春秋賴傳辨疑 卷重 僖公十一年 《楚人代黄

枽

事天子之禮黄既從齊伯故不歸楚貢而楚代之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更如左 傳曰黃人不歸楚貢冬楚人代黄

校也夷級受養矣書代黄罪桓公民與會盟而又不能夷狄安與國之義矣書代黄罪桓公民與會盟而又不能為水唇秋之所取也被兵而援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胡傳曰贯之盟遠國蔡義背夷即華所謂出自此谷還于

必歸貢于齊矣恃齊慢楚而致此代伯國固不足恃乃齊四年又命之侵陳黃之從齊也已久今黃人不歸楚貢是渝關孝氏曰二年齊侯與黃人盟于貴三年又會于陽較

小之故然則王者之心可以遠近大小而殊視之哉也救鄭救邢救許何其勇今獨于此党闕馬或以其遠且人受黄之貢不能為之急其難柳亦何以對天下乎夫昔

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庚午日有食之

夏楚人滅黄

九百里馬能害我夏楚滅黃左傳口黃人特諸侯之睦于齊也不實楚職日自郎及我

不修具職使小國困于張暴不得其所也胡傳日書滅黃見夷狄之强罪諸夏之弱賣方伯連帥之春林縣傳辨疑 卷垂 持公主年 垂卷林縣傳辨疑 卷垂 持公主年 垂 教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教梁傳曰貫之盟管仲曰江黄遠齊而近楚楚為利之國

理公以救黄而不從**數** 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黄之時蓋未平也豈仲諫 中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蘭而非前日之比矣然 好事 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蘭而非前日之比矣然 好事 國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蘭而非前日之比矣然 其功太矣據齊語則咫尺天賴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 其以太矣據齊語則咫尺天賴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

關李氏曰去年書代此年書滅楚虐甚矣然而齊罪亦

經 133-564

奉秋科 桜此 黄是也公羊停所 於其位是得正以 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于社稷有與後之望馬託子 泛 又無克復之志倉生畏死甘就執辱其罪為重許斯頓 之柳 猶得寫禮具罪為輕弦子温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 會徒以亡其國耳其信然哉。 馬黄 傳辨疑 說之論以解與 則 亦齊人設之也此 人特齊不事楚及楚滅 而見滅之君其罪有三以 卷宝 謂滅者亡國之善解上下之同力者也 競馬者矣於 禮為合於時為不幸若 奔者得之矣其以但書滅者為善解 传公十二年 非齊罪 77 之而齊不救 胡 何陳氏謂貫之與陽教 歸者既無死難之 傳日春秋滅人之因 刖门 是齊人棄

傅史 時彼 為得正恐未必 所 儿 人奏北以 致盈 包 亦 何當不 仲 於此 見月 騎騎 後 時猶 然辨見在十年派譚十三年滅遂 侈 齊 肆三 見门 伯 8 在因未見其又不然也 凌衰故以為管仲之死其實管仲在 歸備官塞門反坫皆因器小 熟謂仲在 而齊伯可不衰乎據 F 和 先

秋七月

高日 左 後園 徒 始于 獪 傳 見高 夷 曰 ~吾平戌 經子 王 1中 传二十八年图歸父乃見傳歸父之父曰,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鄉也在二十二,離日臣殿有司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 レス 找 難 7 故 王 前王子带秋王子带奔齊〇冬齊 使 14 枂 平成十晋王以 卵之 数年 戊杜

> 善然必耳矣然應大子移哉 子仲 山村大見木何管合夫孫王讓 朕 王 不高 金之解其必得仲世故也成不 日 無也世至以非祀齊哀十 忘其上 管 个之 熟何 把絕舅姬而管十一 才謂 而祀氏姓迷仲六年 仲受 余嘉 相也稱立王世後傳來 其直左子稱和是 在子稱和是 下 世在 老節 卿 か 之 動應乃懿 粉傳且為是管楚管無氏 ~禮而還 春秋 詩所营第行仲白于臉日 來承 此德謂督 王命何以 不忘 往践乃 禮 馬陪 本之于水说也修管出復 皆解經惟或智起仲自見也 臣 已是停姓不氏賢之周停 宜

东 為王 豈以受王子帶之奔為此好息即桓公身不能容子糾 孑 秋 仁 帶以我代周天下之大罪也桓公不於討而平成 稱 容敬帶固将曲全襄王兄弟之爱未免平職王室里 14 · 辞廷 | 庆日 按五 唐公十二 年 老極公為威而周室成状之禍 þ 若王 于 £. £

事莫 终 此 渝 H 之就 序 之褐云 囙 闊 李氏日 有 齊使管仲平氏于王事不惟仲之不死無 失 人管仲始 亦安誕之甚也果有此事則 慎 大於此者而春秋 終不必 彭 報梁以為管仲死而楚滅黃是也在 山 囚 李氏口是時管仲死矣齊桓之不 失仲 此 可以不書 時相 公功成志滿管仲 子, 王 子帶召找伐京 按此說不然 所據 齊 化 煔 办 Ƙ 存

春秋解傳辨疑 卷垂 秋解传辨疑·卷垂 格公十二年 ——丰之大 美奚存夷 夏之大防安在此固桓公之昏悖而亦管 仲之無以生君至此也伸罪亦大矣仲乃親承天子之褒 矣今不討帶而反受帶之奔不討找而反平式于王君臣 師內計帶而外討找大正其罪以臣王國庶於伯職無杰 寇京師帶與我罪不容謀矣齊桓於此正宜大合諸侯之 應無端而造此喽夢落也存傳說馬可矣。王子帶召我 使平找之訊皆安誕則管仲之解禮與大天子之褒嘉不 不書 寵或又嘉其讓不忘上馬當時之事體如此而該節又如 安能保其德業之不替乎乃欲因桓之不慎終而斷 存天下之防也安可以其不書而遂謂其事之無有手且 死未可信也王子召戏伐京師事固莫大於此然而春 好有深意蓋以代秋之攻天子聖人不忍言之所 抻 ż

於關學民日陳宣公在位四十五年卒于教立是為穆公冬十有二月丁旦陳侯科臼平此人心之階溺何如哉

而不忌也的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中國今年侵衞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伐黄而救兵不起是忽于簡書其業怠妄然後秋人窺伺胡傳曰齊桓公為陽毅之會是肆于寵樂其行荒矣楚人十有三年春秋侵衞

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書於策具義則将聖門者默識下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息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否文若此類者其事則真

召也與正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恕未息其十年少不十年王弗與正言歸復命曰未可王恕未息其十年少不十年王弗鄉左門曰春齊侯使仲孫放聘于周且言正少帶軍軍不鄉左門曰春齊侯使仲孫放聘于周且言正少帶軍軍不

夏四月韓陳宣公

諸侯成周齊仲孫秋致之左傅日夏會于鹹壮夷病祀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戏難故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子戲

東南有鹹成是已 東南有城成是已 東南有城成是也在今湖州東南六十里社八日東都淡陽彭山寺氏日城衛地而東界下齊即火十一年权孫得臣

其會鹹城緣陵如傳元斗書次于聶北救那而亦不書狄州自母東告于齊而不必告他國即不告則不書故止書好尚在何為不來告此或以他嫌而不告又或小随之事不需者豈以祀未來告耶夫祀於魯為甥舅之那此時怕不擊之祀可知祀不能有而祀國必已破失然淮夷入祀不離者然故諸候為此會而明年又為之城緣陵也觀緣陵衛諸齊氏曰此必淮夷己入祀而祀不能存亦如狄之入

春秋輯傳辞疑 11 p 逾年 王 台周人之不告也子帶之亂不書襄王之此書者聖筆之 之罪 也子獨之難惠王本有過也鄭號圖之執然什父假 請侯而未 勤周故周不告難更亦無據而古之耳若夫襄 夫 襄王有過因無足奪然忠王之於子顏或亦未必無 帯 之襄王之出則宜言而春秋全一不見也良以桓伯 所裁也蓋子獨之篡比之子朝之篡則宜書惠王之出比 亂此說是矣然春秋即不甚王室亂何為不精子帶之事 何 示 言爾也景王崩王伍未能定其位子朝争因故持書王 之出不吉王宣亂者獨帶之亂周有君天下有王未足 寒正 - }-之立 以存實發而災忠孝也陳氏又謂王出不書為尊者諱 在不省其迹子陳氏謂思寝之世子獨亂鄭被討之子 亂晉討之春秋不書猶有臣子馬耳大有臣子而不書 AP 使無過而可為之韓何亦不書子賴之殺以正 The same 有 穷 詳 語 然則如之何曰竊意子賴之亂惠王之出皆不書 復避故謀之也襄王出居于鄭以為無足薛馬 不中事 出 侯 居于鄭之文而亦 . E 三見 終有力馬諸侯勒周事多來也觀其出居于 麦垂 子子非相 一等事見傷十一年十二年二十四年傳一十六年二 而寒王之於子荫寝王之 传公十三年 不書其入何也汪氏謂惠裏 未战 龍城 -子 室 頹 獨 於

里

药

欲病之以東

忧

科

宋

西越

徐

陳

諳

国之境然後

計

至

為

貨

况當

肟

/E

夷

未當為中

图电

中且于鹹為會

則

府

杞

淮

夷

在

今

准安

八府東

境准水

之南

北距把

隃

戊之行以是而欲称

奪

K

敝

衞

地是

年春秋侵衛故為此會以謀備秋

也左

功市德丁君父何足道也哉。彭山

謂

為日

准夷病犯之故

馴

不考甚矣大犯都亦此

Pp

今

開

緣陵可言也成為不可言也打聚敢檢之道當不

上

遣

幸

有此會而于王室把國容有

補馬若以大義作之

别

城

春秋舞傳辨疑 卷重 忍言也故 不能救我冠京師而不能討齊桓之於伯職有虧矣然 青諸侯之不能勤王也是春秋之微意也心准夷 哉芨子 βĥ どく 子 之 Ĭ. Ī. 召成代周想亦未 主名 军事单定 表证 传公十三年 盘窗於勤王同澤之 大義故界之亦指書出而不書 帯 存天下之大防也諸侯凡周魯必與馬亦皆不言者無 出 室是 也使來告難云云 *v*.2 白 狄 带雖有罪未至如子朝之其也春秋界之而獨書 亦 煶 必 恒王 संध 斱 端 失口 其 攻王亦不書者成秋之攻天子不可言亦不 是也十一年子帶召成代周不書二十四年 木 清 代鄭不書戰 敗 找寇 周不書侵代皆 故矣然而不見于經夫宣偶然閱道之謂 當不告即或不告至於于献之倉兼謀 原之意經於凡出存者皆不著逐之者 國己明言子帶之事矣十一年子帶 病礼 揂

رخ خ

0

按春秋

王

室之前有三然王禄王子朝之事書

春秋霜傳辨疑 卷主 停公十三年 —— 毒何為亦如卷止之文子管子大追篇曰宋代祀桓公祭録 則 伙 既 14. 侵 故 去 水 .亦、 為會而 絲俊 在 不 節豈日 **與官之篇皆語** レス 未 担 衙地 服 可 追 信 非私地犯水未受准夷之禍 淮夷之病 被為功也若以為達而不能寇紀然則狄之踰河 信 而不切于事情矣左氏之不足信如是夫按此 謀人 而两 甚近 准夷 人國者不 鲋 有 1177 八把遂以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何當不甚遠乎且 支 所謀可無嫌子遠把遠京師也孝彭山 語以准夷為言可知准夷之為中國患 于杞宣遂不能為憲于杞觀魯領 必定在被國况此會東以為王室 明年所城之緣陵為非祀地夫 則線陵何不擊之國

宋或言徐苦固不可信然其 城 陵以封之予車百乗甲一千公羊氏城緣陵傳曰孰 而 之為犯地也緣陵之為犯地而不累犯則犯為准夷所入 會鹹以 把也曷為城把滅之也熟滅之徐皆骨之二說之或言 謀之 經 傳皆可通 e i 言犯事與左傳合可知緣陵 石 又 何必有異說 城之

秋九月大雩

渝闊母氏曰三年之中大雪者二早災頭矣然猶幸其害

而得雨也故皆不雪早

渝關學氏日家氏日陽製質母及鹹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冬公子友如齊

政之迹哉 即為大學人學之事無好一個人人學是其事 會後耳其實行聘之事無與于服鄭城綠陵也且夫齊為 審何用魯臣之再往我友之如齊以行聘也蓋亦偶在盟 審何用魯臣之再往我友之如齊以行聘也蓋亦偶在盟 等政也按此說不然陽穀之會公未與馬友之如齊並題 如齊蓋代變服鄭城綠陵之事魯皆同之亦以兒友之專

君是惡其民何罪秦于是乎输栗于胥自难及绛相繼命邱鄰道也行道有福平鄭之子豹在秦請代晋秦伯曰其奋秋輔傳辨疑:卷重 售公十三年 畫在秋輔傳辨疑:卷重 售公十三年 畫 电重施而報君 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携携而討馬翊左傳日冬塔荐機使乞耀于秦泰伯謂子杀與諸乎對鋤左傳日冬塔荐機使乞耀于秦泰伯謂子杀與諸乎對

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號之曰汎舟之役

左傳口十四年春諸侯城緣陵而遷北馬十有四年春諸侯城緣陵

也社八日線凌杞邑辟淮夷逐都于線凌不言城祀祀未遷

彭山李氏日諸侯者會鹹之諸侯也一事而再見則以凡

胡傳日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业則沒諸侯而舉耳

經 133-568

春秋輯傳辨疑 之師 光專而 之法 士 衙為快減東徒波河野處漕色板公使公子無虧成以 而 分 ₽. 歸其祭服張馬凡為國之用其力心動其功尤大其事 遷祀 書城 災之義無封國之領也准夷病犯諸侯會下城城緣陵 邢 傳辨疑 卷室 信公十四年 卖而深没楚北之途费王骏霸羞稻桓文以正持人之 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 春秋青之七里日城楚北而不書諸侯正王法也 功言之則楚北為大以義言之則城形為美春秋 馬則其事專及故前日 自遭為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具得枚惠 **綠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形則再序三國之師** 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

體也 明月 此则 知曾西不為管仲深畏冲由之說矣

重 張 之權 风口 衙也 城緣陵之事經告詳不如 城邢略不如是上京

向 筷 且 臨 衰也 城線陵各在一 再 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那之師城邢同在一年三師 敋 著齊桓之志方勒而霸業向威也今以會威之 年而不重欲著齊桓之志已息而怕業

左此城 **渝關孝氏曰家** 邢城楚北 謂 病 包 皆在 古 代回犯本聞受兵 而公羊以為既 綿 其實矣按此說極是但把本未減於既消既亡之後故亦以此為已

> 春秋解傳辨疑 未與工 快解傳解疑 卷宝 售公十四年 垂我使以不言人為有關則城楚些並不言諸侯將亦 為惠不終也夫經既書城是必卒其事矣何為關而不終 曰不書其人有関也杜氏因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因而, 然而 緣 故 與楚丘不擊之衛同心左氏見經不存諸侯遂為之說 陵者犯示遷也按此說非也犯不遠是以不書 為准夷病犯蓋亦破 羊 綠陵和邑也邑當繁之祀而經不然明祀之不能 候 गृह 関之而共城其邑以遂之。臨川是氏日 人為滅意此之所謂減者蓋亦入之云爾 為滅者甚之之解如秋 國之謂也惟其國破 ᅶ 如 衛而公羊 而不能自 亦 不口 城 Pp 祀 左 耳 枹 之

夏六月李姬及部 張氏日 子 返于防 使部子來

沂 彭 7.17 山 承 李氏日節 縣東八 節 國馬 7 後 亦 里故 作 姒 續 皆殺 姓漢属東海即晉屬那 曾 城是也按承縣註見莊五 作张 網經 傳 鄭 单 仲 日 育官 タ以 姓 年 子

来

朝

是也其 候遇機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 姬書字而未 傳口 春 通人 秋 繁諸國共女而 內 旮 女 適 沒 人名 育 الرخز 37] 바 排 則書其字若子权惟是也季 有 婦亦明矣內少而 所從則緊諸國若犯 鄭子國君而李姬使之 补 兴 伯 '諸 姬

社 长 部子本 無割志為李惟所乃而來故言使鄉子來

掉用

朝者來請已也公半傳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己也按此說 岩 明 正 レス 于蓝兽公鐘愛其女使自 渝 何 喜來朝而不書求昏棋 年年年徒 卷至 传外十四年 走 非也李姬相字其許嫁也明矣何云使自择配乎部子 则 李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鷺之賢發而不失禮 民日使者臣為君街命文也軍部子使乎幸极賤之也 關 李氏 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為爱而厚其别也散兴你口來 Ð 巻宝 3)] 傳口魯 東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 伯三姬十 擇配故得與部子週干防而遂 東京婦書 何云使來請己子

春秋輯傳辨疑

淳 姬不行 子必非 僖公女

八月辛卯沙鹿 崩

左 一傳日秋 八月辛 卯沙庭崩晉卜 偃日期 年將有大谷幾

45 國

服 代 曰 沙山名鹿山足

殼 深傳曰林屬于山為鹿沙山名也其曰重其變也

天下記其也

公

羊牌

口沙鹿

崩

何

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為

向 日 庭 在 4 下 臣衆陰位也崩者散落者叛不事上之

泉

反常為具使人恐惧修省之意也其密成明灰 **獲晉侯于後雖不指其事應而事應具存此春秋思物之** 汪 百 胡 扗 氏日 傳日 11] 氏 沸騰山家草前言西周之将亡也書沙庭前於前書 日 文定干梁山前言為天下記異則沙庭之崩 沙鹿晉地也 沙鹿在 晉地 國六 1 偃 山川山崩川場亡國之微 日期年必有大谷國幾亡詩 疑

渝關 il 非 秋解傳辨疑 卷重山在母地孔氏曰溪也 止一國之異矣 李氏日杜氏日 書元后傳稱后祖翁独自東 沙鹿山名陽平元城縣東有沙鹿 平

春秋解傳辨疑 魏郡元城委栗里元城建公日音春秋沙院前晉史卜之 故 有 宜有聖女與今王翁孺從正值其地日月常之元城 Ð 逮 鹿土山也以林麓得名故不言山 在陽平元城縣東以是為皆地者尤為不然彭山季氏 不 按陽平今大名府也治元城縣山 陰為陽雄土火相來故有沙鹿崩崩後六百四十五年 一而俸公時晉伯未至東方在氏附著晉卜惟之言而後 <u>5</u>. レス レス 庭 沙 鹿之虚即沙鹿地計商時去聖猶近所言當得其質 為 鹿為山名 山足不以鹿為林屬於山既覺未當且謂沙庭 依漢書為義也按此說以沙鹿為山 在府城東四十五里 而回沙鹿沙鹿與母甚 郭 各 凁 沙 日

陔

徒

泰秋辑传辞疑 春主 侍公十四年 --早以元城為晉地既欠考核而李彭山不信晉卜偃之言 レス 外厅 則元城之沙應誠非等此矣但在係明有晉限之言 有一山之崩北至六七百年為一七國之母后應于且其 댰 有微果應不替意此為否地之沙鹿而非 華山也 坐此年少庭前公為元在所與之沙庭予奏者元 天下山名之回名不一如成五年梁山前非太王所踰之 寓 沙鹿為晉地不可依漢書而以沙鹿為在元城也杜一謂聖女者尤甚為該具不足信也明矣今當依在傳 孫所犯乃後世閣議之安言并附會沙應以款母后安 因以為骨地其亦不之考繳按此時替地本未至 元城之沙鹿也 יייו 充 代 而

沙 山 年沙 引门 亦 府省乎の服度以應為山足被梁以應為林萬于山二説 矣但謂山連足而崩 亦 쁜 以與龍同麓亦音絕具字從林詩所謂瞻被早麓而外 机通 冢翠崩 左傳在先而尤近聖奈何不此之信而及信後此之荒 沙鹿為非替地是亦無所據而或干漢書之說者也然 崩耳经云沙 底崩成五 為山足是也孫氏口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爾 盖林水之附於山足者恆多也沙鹿者沙山之 稍以為異此其之甚也按孫氏以應為山足是 年洪 횬 崩明為 ,14 恐不然若山連足而崩亦只聽謂之 蒯 俱在 山足崩不兼山頂言也。此 各地谷微丁等為切然春 應

> 鯯 秋 風而謂於我無敗哉 於天下之故正在列國皆當敬楊修省安可以其不在 晉封而不書晉則 不緊之吞者名山 大川 但言山應前亦見地道之不育實有 不 以對原非晉國所得專也以

狄侵晉

水

之息也 **晉滅温侵衛而至此伯國弱而王室卑諸侯受禍若桓** 張氏日 狄 一數犯諸侯之國而齊担不能治有入衙 伐那代

春秋輔傳辨疑 内同盟之國受侵干狄而無如之何鄰國之差也抑尤 渝關李氏日鄭在河南状欲侵鄭則以途出于衛矣衛

冬蔡侯肸卒

國之益也夫

錄H 左 者兵蔡候之不書容者惟衣與莊莊公卒在文十五年 公之卒不見子 自荆入蔡之後蔡遂孝意事楚不與中國之會盟僖四 穆公肸立穆公在位二十九年平了甲七五是為莊公。 渝關存氏曰此祭穆公也父哀公獻舞于魯莊十九年卒 侯侵蔡而察清代楚而范服故今肸卒來告也後惟在 傅曰冬秦 錢使乞紹不晉晉人弗與慶鄭口持死無 經他則或平或紙或殺終春秋無有不言 年

囡

解件辨疑卷二十三

渝關

有五年春王正月公如齊

事天子之禮矣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一朝之制同

春秋朝佛群是一卷三 停公十五年 一 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 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成一見句服 要服六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禮也又日諸侯邦交 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永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 廬陵孝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親夏宗冬遇時見象

威再 王之制使諸侯武聘以志非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相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叔向日明 文十五年日諸侯五年再相朝以修王命古之制也昭 天子五年一巡狩與行人不同益周我捐益之禮也左 制日 禮又無所出不後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 盟之說與問官及禮 成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 型又與行人不同而與王制 畧 三年子太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三歲而聘五 似故先儒皆以為此朝伯主之禮昭十三年权向日 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 會而盟以 胸 家所銀皆不 明 於是有十二 同 年八聘四朝再會一 鄭氏日不知何代之 ナ

經 133-572

春林縣 傳辦疑

巻圭

售 * † ā

垩

之禮也王道絕矣此兼山黄氏說也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或時朝王財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之制然皆非三代或時朝王大國聘馬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大國聘馬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

或過期或不及朋盖亦不拘五年之例也朝之期悖禮甚矣然歷考春秋之所書則曾公之朝伯主中夫 諸侯不朝天子而以事天子者事伯主遂用五年一中夫 諸侯不朝天子而以事天子者事伯主遂用五年一分之禮從王制說論諸侯相朝聘之禮從行人說凝得其亦關等氏口按朝聘之禮諸說不同胡傳論諸侯朝聘天

楚人代徐

春秋辑傅辨疑──春耋──僖公十五年,~j· 左 傅曰春楚人伐徐徐即诸夏故也

合諸侯匡天下徐亦革面而即諸夏以即諸夏而為楚所臨川吳氏日徐夷也楚亦夷也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

代可悲也夫

深入以為寇於近齊之與國目中宿有齊平鳴呼此伯國渝關李氏曰徐近于齊而楚伐之越數千里之違而孤軍林氏曰楚至伐徐伯事可知矣

次于巨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盟于北丘遂

之盖也

左傳曰三月盟于壮业再葵北之盟且救徐也

善者也以其止也 養者也以其止也遂次干止遂之不許氏曰遂救徐遂之善者也以其追也遂次干止遂之不住主諸侯之心皆敬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任中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任中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候即驅之討楚救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族以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為楚人伐徐而合諸報梁傳曰兵車之會也遂繼事也次止也

奉秋解傳解疑... 地不應與住近若是衛地與住近又非東昌之壮丘也竊入睢州矣按此就是亦未定壮丘為何地也以為若是齊 封府耶! 如此之遠乎然則臣地必近壮丘而亦近徐盖與非州之 止于近徐之地安有 之東南諸侯既欲救徐則盟壮丘後當向東南以前往 之佳在東昌西南不惟遠東昌而且甚遠于徐徐在東昌 意壮丘蓋齊地但所次之住未必是衛地之佳耳蓋衛地 嗣追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今按一統志云匡城在 近耳孫氏日衛地則又不當在東昌矣杜氏曰 渝關孝民日彭山李氏日鄭氏曰牡丘齊地與匡近今按 州西二十里蓋長垣今獨大名府開州而臣則 麦主 西主 衛地之追策應不相及而畏避 灶 Ĺ 扡 而 開

春秋解傳解疑-表主 信公十五年 田 一 之說獨見殼來傳先儒皆無取馬是也盖論語明言極公 也爱民也又於傷八年之會兆十三年之會誠此年之會 地可矣の穀米傳在二十七年盟出佛口衣裳之會十有 牡 一本當有赦血之盟也信辱也兵車之會四未當有大戰 地之要害亦未必不可衛諸侯也好從鄭氏說而以為齊 要地也禁之以衛 無侵代之事何用兵車一會予獨此年壮业之盟将以枚 畏不 徐則以此為兵車之會可耳心殼孫傳口次止也有畏也 人來人敢鄭彼以一君二臣而不畏楚宣合八國之諸侯 深 後為善春秋書段二十三君之親救者有幾而亦何當不 反甚畏之而不敢前乎竊意故患之兵不必諸侯 IL jt. 同 諸 入内地而簡反畏之乎且在二十八年荆代鄭公會齊 之平今诸侯次臣而使大夫往自不為遇但以六年之 十六年之會准皆發傳日兵車之會也按衣裳兵車 就或不然彼見諸侯不即赴徐而第次臣遂以為有 侯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關也按壮北為諸夏之關 名而具地者也。國語曰祭五鹿中年盖與壮上 ,候而伐於其因固已不畏其國矣豈以遠投之孤 知弈桓於此未必畏楚而不敢前也盖次陛之役親 諸侯之地或者亦非齊地乎然使築 親 往 軍

之後以此次為驕怠則可以此次為畏避則未可也者畏敵勢既威者易寇此固人情之常故論齊桓於既威騎騎則易視楚而不屑諸侯之親救則有之大抵勢未或救訴較之未免為稍怠耳蓋自葵立之盟後齊桓之氣浸救訴較之未免為稍怠耳蓋自葵立之盟後齊桓之氣浸

公孫敖師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

之傳口過程伯師師及諸侯之郎救徐諸侯次于世以待

杜氏日公孫慶父之子

雖以其權畢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孫於諸侯也 書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言及他非宝魯之辭也與 惠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之意同不 襄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之意同不 襄三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表僑盟之意同不 孫於與四年公孫被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列序諸國則 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起會上大夫若已目故臣凡也

乘腾造齊之南境 人代之所以震齊之鄰其為謀深矣楚人得志于徐州必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為存徐計亦自為也徐近于齊楚

殺梁偽曰善枚

徐此

所從始也。有諸侯在而使大夫將始于壯丘桓公為之陳氏曰公子慶父弑関者也而敖世為將志之見三家之

春秋特傳辨疑—卷重,修公十五年——未一吾君下不得不書臣祖固然也又或謂且賤于君不得因 謂專者是必諸臣擅命自欲救徐而相與盟诸侯不得而 按此說不然此時政不在大夫即書大夫安見具專且所 表倫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于齊担成于晉悼極于晉平 是又一義也の廬陵李氏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枚徐盟 而重書以示議亦如定四年身施之盟亦再書公而罪之 七年于宋之盟上文已書叔孫豹而下文又書的董罪豹 自是詳內各外之常例若裏十六年溴果之跟不惟不書 君而從省文分亦然也若然則君臣之義達于內外是 題不見曾臣故於其敢也特出名氏以詳之陳氏謂志敖 ഠ 首止族丘之會已見魯若故於其盟也不復出公壮丘 之大夫不序而忠臣獨出名氏者所以詳內而略外也蓋 徐之後若止書諸侯之大夫夫豈不可統魯臣乎乃諸 則督率于未然一則成惧于已然也成七年 盧 陵李氏曰經書 盟而後救者牡丘救而後盟者馬陵「 臣也而亦不繫大夫於諸侯則又為變例矣耳襄二十 外皆書名氏矣何為內然而外不然于可知內與外殊 見三家之所從始也此言外意非正音也或者謂上有 關李氏日首止葵止之盟几與諸侯統曾君灰此年枚 有諸侯在而 使大夫盟始于雞澤悼公為之也

春秋舞傅蝉舞 表主 传公十五年 七 兵伐徐暴横恐陵之罪著矣徐在山康舆齊密通以封境 是但徒泥于不親救而永察其實也可以諸侯之不相信 諸侯而諸侯之從齊猶不怠也遂次于匡而使大夫往救 統令之不嚴矣書大夫師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表而 也而後相與盟然而與會盟者几八國別是桓公補能合 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欲級失用師之義矣按此說似 樂夷状安中國之志怠矣几兵而書敢未有不善之也敢 今書盟于杜北見諸侯牧忠之不協矣書次十正見伯主 言之不可以不速放以形勢言之非有能糧越險之難 不以為機得其旨矣。胡傳日楚都于即距徐亦違而舉 救之不力而致此敗哉故穀梁傳曰善救徐也以為善 即不幸而有妻林之敗蓋亦徐之特故而妄動耳豈因齊 前夫使大夫救徐己得孤患之義而諸侯會盟又為之次 公之急未為不可但救患之師不必诸侯之親至也說詳 待之别桓公之成重既不損而又可以為聲援是其所 係例論之也の諸侯次臣而仗大夫往救徐先傷皆議種 随非畏楚而不敢前也諸臣自足以樂寇而止于他地 得謂之專哉惟盟宋之越盾可謂之專未可以致餘盟良 主之以是為專然後可今為諸侯所使而奉命以 いえ 待之則其聲勢益此徐之所以保無虞者端在於此 行事何 4 而

以救之者不為不力矣豈必親往而後有功始無愧於極

患之美也武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回夏五月日有食之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代属

左傳曰秋代属以救徐也

有属鄉今湖廣德安府隨州北一百八十里是也彭山李氏曰属神農之後楚之與國杜氏曰義陽監縣北

春秋解傳解疑 卷重 售公十五年 本解徐也然繼此楚敗徐于婁林則厲在所不必救况同盟张氏曰兵法攻其所必救属在徐楚之間欲楚之必救以

不同心而宋已代同役之曹矣

非所以救徐也見張楚之難響而中國之威己怕矣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獨帥曹同代屬属難可討然

· 郭此年是人代徐齊師曹師代属以救徐是效尤之兵也 可科。徐齊之與國也而楚伐之屬楚之與國也而齊伐 以明之今屬非楚賊之可比是以但書代屬與雇小國者 以明之今屬非楚賊之可比是以但書代屬與雇小國者 以明之今屬非楚賊之可比是以但書代屬與雇小國者 廣與所以為救徐計何不書代屬以救徐也蓋文三年晉 黨與所以為救徐計何不書代屬以救徐也蓋文三年晉 渝關李氏曰諸大夫救徐而徐難不解故為此後然攻其

> 氏傳聞失實又重書於明年夏耳 在內上之久也且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本與國而不肯為齊謀之所中則其暴横不義又何如改奪與國而不肯為齊謀之所中則其暴横不義又何如改奪與國而不肯為齊謀之所中則其暴横不義又何如改奪與國而不肯為齊謀之所中則其暴横不義又何如改在人人立立之及此直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公此之久也且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公此之久也且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公此之久也且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公此之久也且差人敗徐之後必己退師明年又未見徐公則諸侯釋鄭而遂救許雖如楚人之計亦必不肯舍然被則諸侯釋鄭而遂救許雖如楚人之計亦必不肯舍

八月鈴

脊髓存氏日大師在外而繼之以發民困極矣春秋轉傳辨疑 太重 侍公十五年 九

九月公至自會

致安之也此致者齊桓德我故危而致之按此數說皆不 徐 民 渝關 高 虚陵李氏曰不 宋人救鄭皆不致獨于信四年之代楚六年之代鄭致之 然莊二十六年公會齊人宋人伐徐二十八年公會齊人 之無 ⅎ 日 公自三月會盟暴師于外已衛三時而以會致見救 李氏曰公羊傳曰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高 功也范氏日穀 以會致者始于此春秋致會八二十有六 いよ 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兴能二十七 年盟幽傳曰桓會不

律 之會良由道德不足以格發徒恃成力以拒之未嘗無危 而論致會之義哉夫桓會不致固以為安然此役為兵車 為德而或稱之者春秋亦足於此而書公至蓋以王道 諸侯也而其忠微矣 "馬故於此致公以示歲耳且為救你而為此會當時 人其久非 其点功亦 1 レス 桓德之衰敌也 何獨 ソン X. 此

李姬歸干

已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曰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侵氏有隱恩馬

春秋解傳辨疑—卷重— 传公十五年 ——十公羊博曰震之者何需電擊夷伯之廟者也

沤汪者 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涛 報探傳口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 流 城口東 、孫氏之祖之類 大夫之祖如公子 公封必為祖院祖宗為同祖今是以贵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為祖范氏日若契為

杜 Ŕ 為氏 日 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益伯字大夫既卒書

不 歴 ル 字 雅己卯 八日 the 知 傳稱 今之長氏具人是誰故漫言祖父耳大夫之誤多連 公 於是侵入有隱感馬 梅九月三十日春 半 穀 洮 傅皆以晦為冥謂畫日開冥也 秋 知此夷伯展氏之祖父也 值朔書朔值将書版無義 社以

> 秋拜停拜徒- 卷宣 侍公十五年 主旦及爾游行君子知天之日監而畏其威如此所以事天 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吴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 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及之怒無 為雷度不善之精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 張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食擊而 震夷伯之廟方天應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做矣 胡傳曰震者雷電擊夷伯之朝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 燕云士 於君子所言大夫 沒矣則稱臨若字則大夫既 禮書其字也 稱之該法安人好静曰夷是夷為益也怕是其字也 汉玉

祖父不愿以子孫所受之氏稱侵氏使夷伯為無財之子 臆 氏既不足信而 ملح 子侵之子裁或謂夷伯未必是無駭然使夷伯為無勝之 駭卒經不書公孫其非先公之 孫也明矣又安可謂為公 渝 杜氏謂無威公子展之孫故為展氏其以王父之字為 説 年無弱平公命以字為展氏未當命以王父之字為氏 關李氏曰夾祭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 ·失說詳隐八年 ġ 無職卒後又未聞其子殊為卿卒而加之以 無職之先世又未聞有公子長者彼思為 鄭氏謂公孫夷伯意蓋指無駭夫無 1/2 按 隱

春秋拜得辨疑!

春秋解傳解疑 队阵等牌段 卷重 传公十五年 主国富修德以盖前人之您然而敬天之恕宜稠展氏之子 賜 毀是以有夷伯之廟耳長氏以隱悉而復天禮在其子孫 未知其子孫亦為大夫否即不為大夫而始祖之朝當不 伯也自無該卒至此七十有二年則其後人約有二三世 艮 PP 始 4 况 八八 赐族 族而傳即稱長氏如公子温平而傳己追言之曰職傷 ,EE 3HL 经于周 大性 朋 諡以 者俱 而 公之廟 何哉竊意無職之字為伯長故以其字命之為 始 夷經遂稱為夷怕而傳稱展氏也夫無駁方 不 祖 卷 得以廟稱矣然則無務為侵氏之始祖非 可 Ŧ 稱廟可見無破之祖父與其子孫皆非 稱太廟庫公之廟皆稱官意大夫亦當

冬宋人代曹

孫所當戒哉

左傳曰冬宋人伐曹討舊怨也

張氏曰 貳曹方代属救徐而襄公來虚代之尚可繼桓而國伯子 莊十四年曹從齊桓伐宋宋至今城之令諸侯始

於此見桓德之夜而蹇志之私也

趙八日 齊桓之伯至是三十年諸侯無有擅相侵代者宋 于曹而諸 侵挑貳桓不能制矣

之師方行而宋人伐曹桓公於此皆本之何矣 金氏曰按管仲之死當在是年之春救徐而徐敗

伐

而

行

張本於此春秋所識也 家氏口 宋襄于極之方存己有圖伯之心其後執滕園

春秋群傳解疑 卷重 传公十五年 丰 方與曹同役宋於此馬擅伐曹得罪於伯主實多矣齊伯 子産曰曹畏宋豈非壤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己乎 渝 第之代七年書人以 園八年書公以入而曹七于宋矣鄭 曹陽之衰宋景用師尤五衣三年有樂兒之代六年有向 與宋人為不釋之感夫代宋非獨一曹而獨仇曹之深者 應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公以齊命會代宋遂 曹在宋之字下非他因比也十九年團曹宣三年園曹至 關李氏日齊桓主盟約諸侯同歸于好而伐属之師齊

Ð 得罪於伯主不且得罪於殿考乎宋襄之所為若此 之與宋桓首輔之齊伯之衰宋裴首敗之則是役也不 之圖伯然不成幾幾子有喪自亡國之禍也 宜 惟 後

楚人敗徐于莫林

左 而 今 | 傳口髮敗徐于婁林徐恃救也 山季氏日 13 ,州地也是時楚兵尚称徐境以計桃徐出至婁林 乃詐戰也故 杜氏口妻林徐地下邳憧縣東南有婁亭盖 以取徐為文徐以 號舉以其同于夷

1.徐始稠 秋道故状之非真以為夷状也 王故夷状之非也春秋中徐本稱子本當

經 133-578

説 與 率被 澳. レス 今 <u>.</u> 楚 益 淮 £ 夷 文 淮 穆 徐 惟 浦省 Ŧ 此 E. 偃 漢 為患者也尚室中衰至宣王始命将伐之 副 笋 史 £ 時 此 穆連 敢 73 哉 徐土是己則代徐猶不得為穆王事又豈 唐 徐 或 兵代徐 穆 偃 O 王 王事謂為楚文王城之與春 秦 時諸 然、レイ 晉 鄭徐之舉號蓋闕文是亦 侯故韓退之作徐便 詩考之偃王既稱王 秋 益 剂 廟 不 謂 碑 相

图 陳 氏日 為盟主病 ₩_ 姓代徐桓 何以 矣 書 公合 病齊也齊師天下之諸侯以攘戍狄 八國之衆救 徐而徐卒敗于楚 人 存 中

李秋輔傳辨疑- 卷重 張氏口見楚之獨勝 久 汪 百 楚 久 タト 容 用品 曰 五 稍子獨此年與文七 年代异皆 徐 慩 以夷秋 自莊二 一桶人胎 十六年見經僖三年取舒十七年代英 等也 而救徐之威不之代厲之謀無 僖 年代苔並樂號內不使與中 13 14 年會申楚人執之三十年奔 + 五. 4 あ 補 Jahr .

不

栭 諸 じく 國 渝 號 誯 凶 故 搁 李氏曰 舉 2 從 筷 中国之 之 脐 我豆見也っ 卢市 亦 先 徐 與 運 2 光 例而稱人以其終于夷俗故據其實而 稱人而 相 徐 徐之敗 持故 亦 何 徐 今舉號者狄之也以具 ÞЋ 也左 恃 件 之 宁 俾 且 ₹Q 果 纹 VZ 敢耳若楚人未 退 為特救盖楚人未退 如 此 則是諸 服 偀 從 中

> 秋梅傳 楚兵在 論 誻 保 者 師 攻 大 勝 其 之 予 K 入徐 夫救 于此或亦不可深者齊徒計其過而不計具功 之道 12 答 植木還也の 楚 也由是觀 拼疑 徐 戰 娱 矣 个九 之不 即不 徐 죈 亦 徐 不 人 但 × を主 月: 與之 **※**、 カ 忭 孟 之 不 務得一 状 而 赭 而 救而為彼所 III] 能 也此 來 相 大夫投 知公至自 致此哉若非諸大夫之力恐楚人 # 售 此勝勢以長帳後之危亡無 持彼 城 公十五年 麦利而後近楚之强横如 肣 カニ 亦、 中國之兵不為不 徐 此 詐 者 不 币 會蓋諸侯歸而大夫 肢 敢 徐敗于楚未 十 亦一 動 ャ 我 年何不與齊人 支 時之偶失耳豈 石业 駅野 攻 必非 بالر 徐 ط 石 니 此 桓 諸 ΡF 但 奂 国 不、 大 Éф

不 能制 安可謂 非伯主之盖也哉

十 有 ينبس 月壬 戌 晋 侯及 秦伯戰于韓獲晉侯

女君之别本女处郊县晋 左 公 之為妄惠是弟者後于獻 傳 子 從次也公武為蓋言晉公 勝妃 ↑ 之公泰于 申無次 吾 河 者盖李舅之穆别生于妃 侯 孙 也司口孤安夫有知系贯 之 列 袳 且 按假武人所是于女 入日 放文公夷儿中齊也也 城 姬 思之 東近機器南 盡 公公本吾也生姜 0 秦 告 納里之年母母神生孔穆 于男齊重世 也奈氏姬 侯 第二桓耳家言移口**氨**即母始母云娶夫 莊 曹 許 公 刖母始母云娶夫莊 略 孑 及 中 華山 犬 夫 内 既 及 和 曹 失体齊供私正中俱移日 君杜也植中女化生日夫科 触 皆 沢城 又八台女生也杜先哥人惟 讣 2 不以馬也之司言言獻實申 胳 納 贯逐號母母次移公君生 沈冽

* * c dep complete complete

春秋解傳辨疑猫来せん 饿食 能合其象而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 14 斾 ΉĹ 也孫 丰胄 雜 非日 未也公曰一 1 步 敍 慶 ŀ 故 河新 其栗三施 于 亦 右 當門 秦外梁 醇 我 慶 炒 <u>ش</u> 日 日 伯 五脉 悔之弗 關 服 古 鄭吉弗使步 寇 代 城在 深矣若、 -1: 皆三 習 吉 数河 表 关 室 环 To 召 凡 大 ئالو مطا 無 聽九 事 我 道 敗 骮 公日何 一 可 任 仅 報是 唯 之 'nΖν 及 何 月母 東其産生其水土而知其人 何對日 姸 楊御代家僕徒 韓 不 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急秦倉 納之無不如志今來異產 與 敗劉 故 候逆奏師使鮮簡視 寝蛀 품 對日 乃至于 君實深之可若 饑 所 出四其資入用具 輸 水之可若何?你伯之車三經 进命春伯 • 2 右来 春 小 使 Éф 馬四 公 惧經 晉 Ċ 晉 公 复 rZ 郼 曰 胡 倭 竉 猴 倍 從 安 IJ. 不 俠

定矣敢不承命 枝 Ŧ Z 大 外父子告節 何 、馬選寧而止 對日君之未入寡人惧之入而未定列猶吾憂也首列 过 反 方之經必以 馬遂 落言書旗 枚 首 君 實日十實公 m. 拔 去 西 舍 舍從之春伯使辭馬口如村可取可知九月四八月乃夏正之九月四八月次 及北落其實而月次 必據實書之安方月史 必據實書之安方 2 公號 韓 梁山 亦 **昔之妖夢是践**豈 簡退口吾幸而得囚王戌戰于部原晉 慶鄭慶 靡 彻 韓 簡 哪 日 之而傳有 侯 稅 E 二 役取簽以以 愎 射 三子向其成 起 甲口杜氏 為右 敢 -誺 進 12 輅春 至晉 1 国败 大 伯 是木 大三 秋觀戰处口 晋 卜月按經止 人 大 徒者赴書 之

> 歸 人內 也安十 匪 而 敢 を難 ドス 天 在 1. 2 首 既增 池 £ 下 既而喪 歸馬用之大夫其何有增之耳今定本亦此大夫請以上 字檢占本 皆無後 Ŀ =7 帛 任持天不祥必歸晉君公子禁曰不如殺之無聚 引门 VZ 馬 風 君 安我 獲后 朝 使 橹 相 歸馬用之大夫其何有馬耳哥人感憂以 見 アス レス 不 ساتز 免 土 而 間 晉 國晉夏重其然也我食吾言背天地 唯君裁之乃舍諸蠹臺不氏曰自 洏 vZ 服 與戊若晉君 袞 戴皇天皇天后土 候 经逆 将至以太子醫弘與女問弘 A. 告 朝以 V2 曰 人公口獲晉侯 上天降災使 入則 實聞君之言聲 丰 婢子 ķ 找 以此り νZ 雨 سطن 儿上 重

少督察易 田易其疆畔呂甥曰君亡之不恤易也賞聚以 料若君何衆日 歸馬社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田 召之子金教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且告之曰 益乎聚說晉於是乎作 喪君有君羣臣輯睦 無益也女承管亦 君祇 **林三三** 以成惡乃許骨平晉侯使卻乞告取品 精否故今 之联三 使以 何為而可 州長治之 初晋獻公览家 1 、从州長管人既 初晋獻公览家 1 、从州長管人既 初晋獻公览家 群其可任是华作州 兵狂氏曰 周禮卿天夫以成時 三蘇史占之日 無 貺 對印 也私籍無實士到也孔氏口易歸妹 征 繕 而羣臣是憂惠之至 不吉其蘇曰 以輔孺子諸侯聞之 到羊無血 無以外上六爻辭、 一士歸羊 飴 孤 日孔 甥 雖 也 .且

句曰 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 m 姓其從 為贏敗 梁之虚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 睽狐 可 易為 可先数君 後有數先君之敗德 償 史之亦此 寇 也 蘇解字引 起張之張孔氏日本 之之 數敗 人姑六年 姬車說其襲火焚其旗 鯑 所非耳彼 妹 引易其支 包德 之 者文意而 主及 其通逃歸其國而棄其家明年其死 睽 或也亦以 反絶 猶 他口不血 詩日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傳沓背 無 書字異為 何及數子史蘇是占勿從何益 八股 相 之日也蓝 X日亦他書之解? 解按二實 赵 寒之離 與此句為 不 易時以脫 利 支晋外唯 行 亦 略國皆倒 師 離 同無史其 略與易 败 之 早周蘇句 震為 X 自改 宗丘 鄰 衍雨 文此 離 責言 卦字 此 同略 チ 鯑 為 意而 憎 氏孔 取从 不 而加

職 鋭 由 人

1.

至非之 11 حاية. 乘 元 闅 7 彭 華昌 使子 地 秦 vZ 竏 于西戌地為秦徐廣口天水 山李氏日秦龍 周 公曾引 始 弱 PP 封 周 始旅誤 而 倍 府秦州三 居泰信 平 請 但 公之元年也至此十五年而秦伯好見于經 Ė. 雍仲當 乞得 德馬斯 12 拼 雕 一件而為春 公 大自 秦 兼 西 姓 者移公之,大夫奉仲之, 被 耳周之本意宣肯以故都與秦 近成之地其後浸强則盡有歧豐 伯 犬 **爵國周孝王封** 升 紅 仲又十件而為穆公穆公 Ł 郡雕西縣秦亭也在子 父孩子李 伯躬十 功賜之 -h_ 公為宣王 世 成計王封岐 戼 胨 之 陕 公侯以非 哲 文 荟 狄 肨

之

其

五

白

迭 平

2

會

.

欺

與極

李

E

是

小

宋楚泰音之爱遞見春

秋

Entry to more conjugate to the state on the state of

公羊傳目 忍薄行人也因私 立而 親至韓原以挑秦戦書晉侯及秦則晉志可知矣 子 . [H. 得 韓 萬 0 食色因 城縣 韓 μŁ 晉地古韓 偏戦也何以 西 南 VZ 君得國遂欲 為 又 縣南十八里古解國也,〇晉惠公 氏其地與秦連界枯 侯國東遷之後為晉 不言師敗結君獲不言 抗秦幸災忽鄰肆 れ北志云 所 併 後 為強 師 斡 人 肢 原 桓 绐 殘 暴 在 叔

于父及言之 化大夫戰 廬 皆化後 后 故 莫 春于宋 胡 獲 劉 解傳 * 之恤 陵託及叛 レス 秋 傳 不 光 君 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以異孟子為時君牛羊用 以裁逆 日 口 為 之堂 也故以民為肯君為輕春秋正名定分為萬些 氏 為場 其不 بالمر 君 師 野球球種 重師次之竟以天下命舜舜亦以 尺帝 經 疑 將不 敗 世大常而 而唐 有 吉 繢 濟永 託 Ł 吉 師 亦 其政 以 **绮元必** 重 败 君 帥 獲齊國 人緒何也 为 大立 重于 書 師君重于 伯逆襄 仲尼盖祖逃之也惟此義不行 民輕楽若視而不簡 節 衰者王也協 肢 師也三者異文同義 書年 十五年 於騎君重于 緍 師與大夫敵也五 師也君傷不言 君為重師次之大 命馬 者矣 師 隋汪 必 入二 玻 楝耳 大 宇氏 楠 精 法 Б́р 吉斯 文曰 狄 人 盿 九 巷

經 133-581

國之代林氏印止秦晉交兵之始秦晉交兵始予韓而终于十三

不書代耳若如彼說則夫國入不言代者豈亦未致代而不書代耳若如彼說則夫國入不言代者豈亦未致代而即納戰期耳左民以為秦伯代晉戰于韓原則不惟與經本二十八年齊與衞戰而書代衙者例亦不合疾按此說不然凡書及戰者皆非以其未致代而即納戰期然後見不然凡書及戰者皆非以其未致代而即納戰期然後見不然凡書及東者皆非以其未致代而即納戰期然後見不然凡書及東南部,以為秦伯代晉戰于韓原則不惟與經本武兵,與軍不言代者皆未嘗致代而即納戰期平民口彭山李氏口凡戰不書代者皆未嘗致代而不書代耳若如彼說則夫國入不言代者豈亦未致代而

班此而已被書以歸者多書名則晉侯之被獲亦富名然何也獲者彼與戰而接之行几伯于楚邱以歸九伯來與戰而人何也獲者彼與戰而擒之于陳中以歸者彼來與戰而為免秦伯哉且使秦伯而可免將放入以为戰擒己要之學也蓋于被擒之後而降服之初亦未嘗不被擒也要之學也蓋于被擒之後而降服之初亦未嘗不被擒也要之學也蓋于被擒之後而降服之初亦未嘗不被擒也要之為免秦伯哉且使秦伯而可免將放入以为戰擒君之為為免秦伯哉且使秦伯而可免將放入以为戰擒君之為為免秦伯哉且使秦伯而可免將放入以为戰擒君之為其難不不得其與以歸者被不言獲也其其不可以歸者被不言獲也

聽彼之欲戰而遽與戰即以此觀之又可知彼說之難通

矣。胡傅曰秦伯代晉而經不書代專罪晉也獲否侯以

無義戰被善於此則有之矣按此說以不當伐為專罪容之情花幸災貪愛怒鄰而怨泰伯也然則泰戰義子春秋

與書重之義有別殆不然也夫泰伯貪夷吾之路送之

為主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而以歸為甚今此專罪晉候

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書代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

及

使公孫枝對之泰伯干此何獨無一言數其罪而致代徒

園入哉且此時恭伯及轉晉使韓簡視師晉人請或秦

反反歸谷於光若不從史蘇之占謂之何哉匹夫然猶口宋齊之亦此晉若乎無他自取之也不知自許其後日之得歸哉。宋華元齊國書將尊師衆獲之若辞馬其位未嘗喪也故不名然則被獲之時國已失位豈不知名之例故知其為闕各耳或謂秦伯欲歸晉侯而改而不名者史闕各也二十四年經書晉侯夷吾卒不可從而不名者史闕各也二十四年經書晉侯夷吾卒不可從

我轉傳辨是 卷重 传外十五年 華絡以待秦命回必報德有死無二以此不和秦 乎對 ^{銀附} 反 团 左傳曰十月晉陰甥會奏伯盟于王城奏伯曰 也 Ð 回 不和 |次| 報整商事成秋君子愛其君而知其罪不憚征 小 人恥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惮征 伯日 経以 晉 國 A 立

也月 稅 푬 伯 ب 君何 而 吉 秦可以 慶 日 閘 烂 舍之德莫厚馬刑莫威馬服者懷德貳者畏刑 泰秦追歸召君子曰我知罪矣秦以歸君貳而執之服 **流** 湾 對 吾心 .汉 日小人感謂之不免若子恕以為必歸小人曰 र्ता 人機泰伯又做之眾曰吾怨也另內人,後人城當在周正十二月合從歸當在明年正人,今中此記十月十一月益亦從夏正盟王,一十八月衙八字馬十一月召使歸了卫 之封也其子 又 後 伯 創 而不定廢而不立以德為怨秦不其然秦 日 共 後 泌 大吾其 庸可其予 找

景陵

鎖い

曰

國

破君亡千古時勢之難莫有過此者臣

徳

E

待能者於是奏始

狂

含

河水客官司

春秋 於降傳解徒 卷重 传公十五年 重之人反在我駕取之中前段之和百姓此段之對强鄰 至理 已也又皆順民心為之施為步驟何其妙也後段所謂 人取失其若而悼丧其親者蓋亦有本而非空言矣春 爰田衆説乃作州兵衙實有一段處分不獨恃其言善而 主於歸美且教以自强待敵之道而聚乃就聚皆哭乃作 濟從何處入手何地結局然大要以民心為始終子金首 科傳 晉國和乎對曰不和不和二字初覺較人解來都實實 岩告其民則主於引咎而衆皆哭次代君以問其民 使人心平氣奪身處危年兩路擒縱能使我所待命 不 徒 主憂臣母主年臣 死二語塞責有其苦心幹

惜哉一十四年春日部之才何减孤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赦身日部之才何减孤趙而惠公下愚也事非其主竟以赦身数節次毫不可紊了此覺臣子於國家無不可處之事矣

足又安論夫才之不减孤遊哉但喪君之後呂甥之和百足又安論夫才之不减孤遊哉但喪君之後為既不其所未有也已貪大利而又以利昭人可謂義于呂甥亦我何爱馬入而能民土於何有則是棄其所本無將欲搜重耳兄也夷吾弟也重耳又賢於夷吾彼不知立長立賢重罪兄也夷吾弟也重耳又賢於夷吾彼不知立長立賢

姓 ₩, 取 者至二十四 對 弑 公则 强 者誠得其機宜而惠公賴之以反國蓋亦有 亦 豸し 臣之 年文公既立昌 一流而已其四 致 卻以畏偏之故欲焚公 秦伯之務殺也不亦 足 宜

ナ 左. 有 六年春王 傳 回 -}-穴 ·竹jĒ, 春 F 戊 陨石干米 申 朔 藚 G 12 ~預星也 于 宋五

汪 焾 回 邵 子 云星在地則為石 石在天則為星此言獨石

盖星里 ·Ţ 仌 至 池 而 成石也

春秋料傅辨疑 若山若水不見在地 杜 八 1 陨落也莊 卷重 -ધ-信公十六年 壹之驗此則見在地之職而不見始 年星陽如雨見星之陨而墜于四遠 耊 闁

之星史各據事而書

孔氏日 各 星之隕 殼 陸如電 不見 據事而書故異文也三十 三年書間霜者亦見在 Ť (ii) 治雨 下似 也面 在 不見在地之歌此見在地之石不見始隔之星史 傳稱陨星也 不可以者具状 天之驗故霜上言 宋四 四竟之內曰宋以兩言故将若其多而口如雨爾以兩言故将若其多而口如雨爾果也是麗丁天而有定泉其狀似雨者稱雨不似雨者即稱隨也柔 則石亦是星而與星間文倒者被見 預終此同也是石霜言順 7.李 地 惇

池 渝 調 成 石 K 11 日 绁 묉 vz 1.7 氣連 歷 氣凝為石也程子胡氏皆謂自空凝 T1 亦 有 其 ¥ 氣 17 ľij j

梁

国

Ť

謹之也春王 若隕 之隕 宋而不言都知在四境之内也 涓 此 石 畫 袻 預也 之變尤為不祥口六萬之退飛也書過宋都此 于 故書星畫則星不可見也故第據在此之驗而書石 池 郤 恒星不見書夜星陨如雨書夜中盖夜則見星 即有在地之歌春秋亦必以星間書矣。書朔 かく JE. 星 月戊申朔元旦也三朝之日也此 本無質至空凝結而始成石思不然也 Ą 而

是月 六 與退飛過宋都

春秋輯傅與疑--卷重--孔 杜 障傳牌徒─卷重─傷公十六年 · 看民日端水鳥者相傳為然春秋考異都日端者毛 戊日 是月陨石之月重言是月城同日湖水鳥 羽之

後世如 妣 盘生 作数 氣致異人事感于下則天變應于上的知其故恐懼修省 飛 胡 變可消矣宋襄公以亡國之君欲圖伯紫五石陽六為 鸡果饵 矣聖人因災異以明天人感應之理而著之于經垂成 而 傳 相 自省其德也後五年有孟之報又明年有以之敗天 得 回 陰而勇于陽洪範五行傳日端者陽禽為字式作 視 在子云端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博物志云 石陨于宋而書日陨石此天應之也和氣致祥亦 其數與名在春秋時凡有國者察子物泉之變亦 陨石自空而陨也退飛有氣逆驅而飛也石陨鍋 則孕或口雄鳴上風此承下風則亦孕是也 鹩 婎

い人名須克謹天成的成公李孫被執聽為來朝而昭公出奔宣不是應於是而成公李孫被執聽為來朝而昭公出奔宣不是應於是你奉合附會爾春秋陽石于宋五六為退飛過宋都而襄成問洪範配合無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或問洪範配合無徵有理否茅堂胡氏曰但不可泥如漢

春秋解傳辨疑 卷重 陰 陽亦則谷微見抑豈不為吉山之兆子若謂人事無與于 論吉山之由固不在陰陽與石鳥然人事逆則陰陽非陰 就可謂妄矣五石六端之變明係山祥經故書之以重成 事非吉山田生也吉山田人吾不敢逆君故也按叔與之 有亂君將得諸候而不然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 問馬口是何祥也吉凶馬在對日今兹魯多大喪明年齊 之夫固不信風矣〇左傳曰周內史養與聘于宋宋襄公 為物害故不記風之異其說似鑿程胡二子以為有魚腿 烏之異非風之異也杜氏日六萬遇延風而退飛風高不 為風何不書烈風且烈風而致鳥退 飛何足為異此自是 是月者惟此而已。左傳曰六為退飛過宋都風也若果 書口是再則可見其非同日矣又可見其非後月矣經書 偷關季氏曰隕石日鍋退飛何以不日不知其日故關之 陽是不知致中和天地位馬萬物育馬之理若謂陰陽 停瓜十六年 二、麦

謂列

1

惟五分

土惟三

教在下九

功 性

叙九叙惟歌数在

ÌΨ

謂

百雨

钿之

較

在上良馬

五之數在下豈曰無衣

<u>•]</u>

何事數之而察之若果先見其退飛而後察其名數

将亦

而後察其名數乎使非先見退飛之異則過為之名數

書退飛鍋六子大抵修解之體各隨文法之便如書所

乘

春秋梅傳辨疑…卷重 信公十六年 美而察之則退飛穀深傳曰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先數聚解 有然者 也目治也社民日各隨其聞見先後而記之按此皆由 六 则 之說恐不然也陨石固當有聲若必 之事非古山所生豈不謬哉。公羊傅曰曷為北言實而 又不勘之恐惧修省以弭天變及其退而告人反謂陰陽 言六而後言為六萬退飛記見也視之則六察之則端 後言石實石記聞聞其頑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蜀為先 告宜知做再叔與所以語來襄者既非實理實占之可據 書之於策聖人筆之於經欲以見天道之昭聖不災也 不終可以此占知之若夫魯喪與齊亂當不緊此但魯史 且此慶皆在於宋則谷徵于宋為切所謂告将得諸侯而 無 與之與石五殊文也然則以與過都何不可先見具退 陨霜亦将有聞 與于吉山是亦不知天重象見吉山聖人象之之道也 以為鳥則先視其数後察其物而又徐察其變故 予以為石則先視其物而後察其數固 謂聞聲而先書間 15 剧

奈何以逆飛者為触頭乎 一十分數在十十本之間分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七分數在十十本之間分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七分數在十十本之間分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七分數在十十本之間分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七分數在十十本之間分數在上諸如此類要皆從文便

三月五申公子季友卒

後以外狂民日 宫盖折 -1 永嘉 1 朱銀不特生而賜放兵但其数罷遇其臣至有生 宋立茶氏魯立李氏當時賜放率以為常春秋 後 仪 fi.j 町门 日 办 皆書族且使之世世為即矣是故魯有仲 桶 秋之初公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公子之 公孫非公子公孫而為大夫則但書名 两腸 **諭如衛靈之於** 諸

私思

滥實之所及何

必消屑加詳予故不特他實不書也

而賜氏者皆賜以田邑

有

死

而賜氏者亦不書夫死

於其人之行事見之故不悉書其爵命爵命且不書何况

必其特書蓋世官之沿襲於稱氏放見之用人之得失

総世

之

故皆

生而賜

K

經

於其平各以氏書者志變法亂紀

脚也先王之禮制蕩然矣母有征氏察氏韓氏趙氏魏氏鄭有罕氏駟氏游氏皆世叔孫率孫戚孫齊有高氏國氏崔氏陳氏衛有孫氏寶氏

春秋梅傳辨是 下。 生馬書其賜氏軍乃因卒以該之即曰思觀春秋之中諸 李友仲遂叔肸是皆生而賜 氏者也生而賜氏矣易不於 秋書季友仲遊似於盖該其生而赐氏也如豈識其生 秋朝傳辨疑 卷章 传八十六年 老亦不應凡賜氏者咨命之觀長氏之後不為卿可見矣春亦 世不以賢亦未必於賜氏之時即命為世卿即間或有之 古者有賜氏之典本為世禄非為世官也雖後世官人以 也っ 命之為世鄉哉說詳隱二年無驗師師入極八年無數卒 年公弟叔將卒蓋亦生賜氏族者又不止李友仲遂為然 猴 渝 魯君官爵之命常務之典皆所不載故雖生賜氏而 洮 闙 隱八年無職卒公命為長氏經不書曰長無殿可 胡 李氏 則 傳口生而賜氏者何命之為世卿也按此說不然 生 而賜氏之說固不始於胡氏之師矣且宣十八 田孔氏謂劉炫云 孝友仲遂皆生賜矣非字也 人卷章 亦 而

遂 大夫然其楊氏如大夫又以大夫之禮卒之故與季友仲 氏以見之一以録其思一以該其變也云爾叔府 夫卆 公未常分土於私家而令其專有之也故孝友之汶 節矣故亦 解傳 普特 冇 幣巴而 共 0 引 有 辨疑 養重 传公十六年 完於既卒而書之與若果賜氏于平苦前此何止 捕 書皆重大臣之義惟天夫生賜氏者於其卒也 田 独、 亦不書此春秋之深意也若夫利大夫則 不書 标既 邑重事也賜氏即 則生而賜氏於其将卒而賜之與抑賜氏於 郑或有殊赐 不必書沒而當有世禄者其較生時 主 微於其常然其四色猶繫於 不 書田邑何亦不書蓋鄉 雖 末為 書大 陽田 為

賜孝友 纸李酰 名而不 亦 及邊泉而卒立叔 三十二年在傳曰成空使以若命命格叔待於鐵巫氏使 11 哉若 不肯平昔受其氏也然而存友仲遂雖皆賜氏於 叔 排 為世 汶陽 之日 並 女 舰 权 1中 親之思欲 桶 飲此 肸之賜氏或在将 禄矣宋立華 之田及費夫既賜之田邑想於此時即賜 慶父皆既死而赐氏者也係元年左傳口 氏也曰賜氏之時今亦無從見其然也但 孫 則 同之叔牙存孟氏之族故暴其罪據 氏閉二年杜氏註曰慶父之罪雖 有後于魯國不然死外無後飲之歸 Í. Pp 平時以 在宋莊方立時而 权肸不肯為大夫 又 何 莊 公

> 春秋精传 牙之子 卒其孫 餘年不一見豈其父早卒行父尚幼而未即嗣位 於其 嬰齊孫 行父皆初仕為下大夫而未為卿是以不見於經即然 幼嗣位而猶永及任事又或此将官循水世行父之父與 遂賜 展子聪则 公孫 叔 魯人之官其 親混五行 1.也由是觀之是即賜氏於平昔而亦不可以員人。不平下蓋雖已賜氏其身若子猶必繁之以公族所以一年公 在東 是縣氏其身若子猶必繁之以公族所以一年公 當亦李友孫也或以行父為李友子皆不然親,行父當亦李友孫也李曰先佑以仲罗齊為歸父弟 卒也 賜 八 敖 木 辨疑 14 行父嗣然齊 -3-桶 曹 有 仪 録之以 仲爱父之子放皆己為世官豈以季友之忠 稠 當 权 孫 孑 老季友赐氏行父稱 月而 公 桶 捎 巻圭 子 孫歸 仲 公 孫 明思且以著其生賜之非禮拜口成 孫 孫 桐 传公十六年 年 经一人 反不 茂早安 之者 荻 父孫稱仲娶齊叔肸賜 族 孫稱仲嬰齊叔肸賜氏子稲早死不見於經其子仲孫落年四款子名數是為文伯文條稱叔孫得臣仲慶父賜氏 いス 不特當身其 世也哉 李孫以叔 子 亦不 孫得 桶 ,稱氏特 ηĨρ 族就是又是 茂文 墒 柳 公也的孫仲 权 訪

夏四月內申節孝姬卒

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居卒則書養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豈以內外而有殊哉。隱二年夫人子氏薨胡傳曰邦君在則不書葬外夫人之不葬猶是也夫婦之道人倫之統渝關孝氏曰李姬卒而不蘇鄭子在馬故也內大大甍若

不書 是又謂其可以 李姬不能自克以 萍 明 亦宜矣 川勇 也 夫 胡 レス 禮 子於此乃謂信公鎮爱幸姬使自擇 jt. 情愛而行雖書其平因奪其菲 說例之則存如之先都子而卒也其 聖人削之也必不然矣

秋七月甲子公孫在早

書葬

m

於 臣 渝 公所 關李氏日公孫然叔牙之子戴伯也戴伯卒子叔 柯 0,大夫不得祖諸侯所以 以明有親也仁也尊親並著仁義相维上下各盡 明有真也義也子孫必繫 孫

道 日古之制也

春秋 排附其 左 拜侍辨疑 傳日秋秋侵骨 巻圭 · 传公十六年 · 垂取孤廚受鐸涉汾及昆都 斊 因晉敗 ήμ

0 鄭 王 攼 子華之言事在七年以代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及周。冬十一月乙以代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及周。冬十一月乙

冬十 有 二月公會齊候宋公 陳侯衛 侯鄭伯 許男 ·iħs 泛曹 侠

Ť 淮

左 傅 回 十 月會子 准謀部耳 東略也 城 部役 人病 有 夜

登 杜 ĬĿ 而 日 鄫 呼 南 日 齊有礼不果城而還 淮夷所病故淮臨淮郡左

36 得 日 淮 徻 水發源入 · j~ 水 Ŋ 社欲指具庭無以可明故云臨淮都在 海其路甚長會干准者以是會干水

穷不

右

1

年春齊人徐人代英氏

彭 山 **[4**] 李 坍 船 扖 縣 日 弛 淮 淮 杜 戊 水 以為臨淮 βF 經之處 左右 心按晉臨 准都即

高八 日 邢 筷 始與 會而在鄭許之下者齊次之也

番易萬 之作春 K 日許 秋從主會者之所為而無所改正所以著其罪 以男而先于邢曹邢以候而後于 許 聖

也

春秋稱停鄉疑 救 侵 滅 汪 節而 解等解疑 卷章 传公十六年 垂訴之速宜淮夷之微赤肆其暴抑省所窥而動也桓 澌 氏 而木 日 不 桓公安權之志至會准而愈息矣卻准夷而不 **永**義 能遏簡于存化不若存那之功緩于救徐不若 表 會准之前是代黃滅黄而不能恤 幸 圭 狄侵 衍 力·

不 君 而 レス 有 崖 渝 經 r9 春 諸侯伐淮夷魯預有功故魯獨稱既克淮夷在沿歇 至而惟壮丘于淮書至聖人之意實可見失或謂極 年之為 代 押 而 節未來 准夷之 秋 졝 其有是功 不紀具事盖削之也夫詩人之言特以此為 戊 莆田 祀 育如 日 功安 會 告 走办 即不 鹹 會也蓋為淮夷病 小杖 汪入謂煩詩之都也良是云萬有干歲有壽無有官係 得不以代山民代北氏之例而特書於 如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云耳使果 石 告則不書 亦不書 准夷之入犯也 故止書其會淮之事 部故 鄭被兵而經不書 禱

左 傳曰 十七年春齊人為徐代英氏以 婁林之役也

林 氏日英氏楚 與國鼻陶之後也

界 荻 ; È 彭 た 云泉陶後有英墓英墓本詳以布傳正義曰英後改為 木上 14 长 奪氏口英即姓鼻陶之後近六之國史記陳犯 川和古六國皆集陶之後也 日葵國安豐葵縣今被葵在許州在此 縣儿 vŽ 世家 南

圈 是 17 縦 回 桓公含楚不討而加兵于属织英氏虐匪匪之小 豻 狼而搏 抓嚴也

春秋解傳解疑... Ž, 渝 解青符徒--卷重 信公十七年 畫一齊人之與國所以著其同事之實非進之也徐孫成 鯯 "存氏日十五年徐以號舉狄之也至此又稱人者 巻主

愁于 駉 13 鲱片序 舊灰日之為秋固不為過徐人若洒婁林之略第宜 衞 适 __. T 是 14 徐 明月 16 痼 , ~ 人 j 筑 3, 年野人伙 安養以待之乃為之聯營 人以過報我齊為霸主不能修內治以服遠 政清刑勉為自强之國難大周以畏之矣何事 走 齊而亦夷齊于徐以識之與十八年那人扶人代 閥文也若 东 lā] 秋之常 再心 欺 人盟于 為同學而因 例云 果 女口 此 邢同一書 ij·} 與為同役也不義甚矣故 光 與代往伐無罪之小 年之齊徐並稱人而 法一說夷林之敗 親 諭 移 徐 翹 徐

左将

印夏告太子

图為質于秦

宗

廟

社

視意致

矣凡此類皆據寶直書耳何當有

左. 為 傅日 討 師滅項 办 止 公 淮 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 舣 項齊

本秋解傳辨疑 故昌也近濟 之 伯 战且 公室政 聞其 白詳見二十 句 戍 ìŊ 孫 在 國 好 近于楚非各為刊之國也何為滅之意者陳州項城即 珀 彭名 國在西北盖本左 者之職况其他乎 會而 不国 縣即 ρĵ Áß 子 山李氏口項小國蓋在齊魯境上杜 孫 4 枘 而 滅 圝 行父以 不與之 之誤為項也項之談為須也猶紀之誤為私也 欲兼國廣地 與項字相以 與取 未建 別 今考 近地 伞 造人 陳州之項成也魯之至項必越宋陳之境而 二年 須可不當在此豈其本即項國而又誤 不惟勢不能遠器而亦何益於得即以齊桓 不 大 麦童 卣 孕日 訥亦 夫 乒 臤 妈 取 44 胡康侵乃謂魯事常諸滅書取此盖季 '者取之以為己邑而己其國尚存也 須切下口減項者本魯君臣合謀 氏母日在傳部領与司有濟之 不考於事實矣盖季友方卒嗣子 按後漢志東平有須昌縣社氏 所滅惟在譚遂近國其後猶不 而後人遂誤以頓地為項耳其實滅 計之此時尚在稚年當時禄未去公 僖 之 停分十七年 朝未專國 政孝孫馬得擅此事 氏日 項國在 能 以礼 項為 いえ 汝 珀杜 無 ្ស 緽 保

速期 沬 Ť 胡於 考 法 1/2 有 不 + 多. 1.7 v.E 办 恕 ÁI. 內 Ť. 朿 取 11)] 桓 灭 m7 冇 公 $\mathcal{F}_{\mathcal{C}} \subseteq \mathcal{F}_{\mathcal{C}}$ 直 吉 ij. 計 村 六 늗 2 *94*: 外 址 3 0 Jr. ιŢ 70 者 守诗 公 方 不 帅 相帅 40 . 六口 代心 取 ₩. - 美语 鄉 作 小 而换取 傳 冶 在 繼成 竹 - ź12 事僵 収 齊 馬 1 7 1/2 漸 Èф 桓 成楚 减詳 公 之態 減之 足 中でく Đ 等語 H 轨

吉徒 知

'n-+ 4 行 伙得 ينك ゴカ 而 不 但 渝 ωĵ 水 後 書 水、 之 围 轉 滅 用 泌 無 珹 禾 制 不 1, 者武王是也此 有 即] 博 汰 之 書 師 沚 1. 关 從 华 稿 وال 吞 子 频 項 而 辨疑取 ŧÍ ريل 取 辫 气 月又 /日 不 函 * 陈 經 Ŧ 秋 日 陪三 M j 令 不書 書 更孟 同 竹竹 非 耳 李 未 in 師 :10 表 吉 亨 益 從 不 + 者 臤 必 彭 地 自常 圭 . 3 日 刑 將 吉 1 有 4 九 凡 亦未 収 ナ 鞅 連 減 謂 17 2 哥 傳 斗 ĖĎ 字皆是滅之之 有 倍有 矣 耳 Ti 師 46 ni) 項 ٠, 1-取 者獨 2 公謂 ال. ا ħχ 人 别 弘 戏 未 在 餘 滐 而 期更固 决口, 代 齊 + 屯 減者絕人 之 心 月又 127 族民悦 是役也 滅之也 iL. ġ, 疎 斗. * 例 Ë. 舣 W 爦上 JH] 7 取詳 者 -Ť 収 是 而 之 + 小說 يئلا 日 图 取 近子帶令不 **凡蓋滅而** 之祀 項城 解左供言 經書滅傳又言 良 則 九 汶 除 眼隱 नी 丸 取之古、 足具 F5 -1 幸 赐 滅 不 JŁ. 年 亦名 下斗 取者收 害 1Q 可 Ø 取 0 謂 子戰 いく 取 之 収 邾 之矣 之 耿 ığ 脨 外書 冶 滅 Ð η 人 取 11} 绱 項 律 将 Ė 胳 有 後 之 廷 2 取熟 取非 **徐**亞

> 此 而盛取亦兵滅為雅易 也 日劳為取氏也且 り文釋日用 左 側也例以大 傳 言易 真取日之 師 言者用兵 馬 取非大取 曰 如其師俱 滅 取丧起是 昭 如亂大絕 四 年 言 受重 圏 傳 襄十 其其カ有 日 凡克 易潜以其 也叛陷土 一年俳口 勝或敵地 国用国数 不 而小而則 用 不倾有损 師 用而之滅 徙 書 大不通易 日 取 師煩以則 取

泰 秋年取公 者 以減陵 ij 西田梅 取穀 賐 也 田及僧 酒三 而 夫 難 人字 72 大 旬十 取 易之氏 不 取 粹 夫 庭 宣年者 用 者 為非日 戦 四取二 師 收 取無左 勝 卷 年替都勝 人 徒 减 淮 飞 取婁取十之向文防斗土 1 主 之 輕公 -1-耳又 别何半 取减公者 易 咨 ҳ 倳 盖、得皆 _-大 1 不以以 止 法成 夫 + 伐 絶 和为为 陽二 Ł 栭 代 人 取减易 取四年 而 取 之 减之 而夫 収 者 取 决 周 津巴 者 五 本 右 吉 本 正井东 代書 解 減難 東宣与二 難二十二十 易 心片召 而曲 有 **山斯** 年年十二之 Ä, 取取六年 分 2 那豈 邻羟年取 故 説

或 例 يلر 亦 沂東 出仏 H 節 亦 遂 書 亢 取 不 77 "徒 曰 吉 取 用 いえ 未 4 N 营 師 用 傳 ÷ 徒 大 宇 咨 Ð 無 丧 矣 原 二 的 謂 李 拊 Ă, 攵 取宣 武 7 儿 師 机州 郭儿 而 矛 不四書 吉 傳 <u></u> 八之意盖 撫年 滅 節 在 之 夏年 年 取言易 左 十取 鹪 三根乎 部将例 傳 Θ 取 叛曰誤 4 L 事年 73 拆 鄞 而苔灰 取成書 既 經 Vス 夫 亂 部六 未乱惟 どく 文 不 示 m 4-不 用 ÉF 1/2 故海 鄫 不 害 牧三 日立叛)钊 使 έψ 取公而 它 師 将 徒 郁 帥 立來 徒 游武子 用 P.fr 救 大 年元 戰 為香 逑 然、止 取 祁 師 取不書馬 鄭取取 取亦 書 書 連 亦 謂 取不 永 取 亦 収 之 籿 2 北 用 业

春雅 也寒十 陳八 後令一 भ) E 己色耳 争 勢于自者也心 沒當不在此例 今年之取濟西田左 是 羆 灰 梅传 1 Вф 槰 亦 年之取都以一三年之取 大夫師師 至 按此說亦 日 吉 颜、 吏 ¥4 取言公取 盾 世 辨疑 于此時 例原不一 灾 用 旅 考 許 宁 背 1中 钟 其 原主 耳又 君 孫 表 . b. 徒而 沙 边 ,FJ. []而 者豈 不然 茂非孫行父執國政二子者魯之附大夫 叛赤 來字 勝宣九年之取根年收舊因也都放此年日奉伯令也與十九年取取四日亦自日本伯令也與十九年取都田自部水卷重 信公十七年 差 叛 **[**]1] 拟坑 (重)传《十七年 Jim 两公諱也传此年之滅項以獨行也三十 岩 私 左 教而幼之也 不言公非公命也自宣而下征 دين 桓 7、 紨 37. 夫 . 公 不 八年之人 耿 狓 亦 到内 粒 15 宣公取. . * *5*%. 瓜 人國 中 ¥] 之也此春秋不可以一 兵 其窮國而收奪 茚 山里根 令而恃慢不恭 非 謂 将自不可以言公其有不言 カ ¥ 3, 灰况在係 i,L 排 ノ供未可 ·孙 根介成公 11 書 不 公命乎夫自宣而 **昭元年之取** 杞没 取之者子大抵經之不書 年與郭蓋近魯微 43 巾 3/2 决 公 桓 万人 ġ.p 公時君柄猶 命 凡安知 臣也莊九年之及 取鄉 之或十此時不 故意校 郸 冶 而 自為之也 は 鄞 偽 Ėф 來 例言也 4 非 李之 不禁 决 11 代在 下证 而 放大亦都 攻 共年自水 凉 國 NA. 乳 木 浆 洏 其 而 4 2 取泊效 八)*‡*] 事 薻

担伙 又因聲養之請而釋之其不真命蓋可見齊極于此 稄 得 **大17** 7 77 詳取 安有 解傳解疑 春重 ほか十七年 夫有王也哉且為減項而止公當不僅止之而已也為齊 皆可見矣詩云靡不有 白正又安望其能正諸侯哉此齊桓之事所以 入減逆及其既怕之後未常令二國之有復也被既不 可惜予齊桓之未 者是必正魯之罪歸項之地請于王而複封其石 全者多矣但其止之未知京命于王否觀其不歸京 : <u>}-</u>_ 書減 .售 自莊 也加討子堂國而諸侯莫不備志馬将小國之賴 之 不知義知利而並不知害也伊谁各哉然則齊人之 鄒 1, 泯 敢為之盖亦窺 ,非公命然 Ţ 有滅 TO 頻 項而 十六年同 兵夫以暴拿之私而致取存于在會是信公知 而 齊桓公與伯己久伯令己行于天下今丁 巧 非 齊 之事不 桓 其不書某師 邻 2 題于出後齊與諸侯並無減 能耳雖然莊十年齊師城譚十三年 齊伯之我故無忌憚如此也觀春 郊 惟無王而且 利力 1,5 惟 , OI , #₂ 克有終 良可数也夫 伯 饰 兴 亦 諸侯之所以奉齊 無怕其被齊人之計 不為其私馬故也 耶乃李武子之 人國 不 足 馬 **fip** 杏 道 崖

丘傳曰秋聲姜以公故會齊候干卞天人姜氏會齊煲干卞

秋

國下縣四水西南至方與入沛下即今四水縣方與 山李氏曰夫人聲姜也杜氏曰下今魯國下縣按漢志

平 H 之 正是以好成人之 美者惜馬 17/12 女之間公見止要齊侯于路而會之非齊侯己歸而 以令妻何之而獨有此失盖於外見聞之非言於禮義 會養氏也婦人無外事自之諸夫人聲奏頗為賢婦詩 川是氏曰此盖會淮之後齊獨止公将執之以歸大

春秋轉傳與疑 天聲養能無嫌子 高氏日為具情則可矣而禮則不可也於候入魯地而會

民日参談之 巻宝 件 *3.*/ + と

羗

于 斎 乞請亦可能也齊極行討不能使減國之後與抑 復 捌 項レン 李氏日達伯禁而被執自助伊感此之謂也公于是 謝為無然可以免矣不思改過而聽婦 出 亦 何

有 ដែ 主

1/ 月公至 脏川英氏日 杜 民 日公既見執于齊猶以會致者 許之也 自會 以夫人會齊侯故公於中路得釋而歸公未

闆 李氏日自去年冬十二月會准至今秋九月而後 £

> 久之謂也 可謂人矣然春秋之書公至所以危公而幸其返也非其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東京召民曰桓公雖能用管仲據夷队白者失了一十十月也在傳談以夏正紀年月回以經書十二月為從進十月也在傳談以夏正紀年月回以經書十二月為從進十月也在傳談以夏正紀年月回以經書十二月為從進宋十二月乙亥赴年已後隋李曰齊桓之午經書十二月不 春秋都作锦朵 本主 信公十七年 里牙入敏寺人貂因内寵以敬孽更而立公子無虧孝公齐 華子生公子雅公與管仲屬孝公丁宋襄公以為大子雜 多內龍內雙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五杜六日 立 丛 少衛姓生惠公鄭如生孝公葛顧生即公密班生於 《为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长衞姬生武孟公子無數一傳曰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恭姬皆無子齊侯好內 武孟管仲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 有寵子衛共姬因寺人紹以薦盖於公亦有罷公許之 公宋

下之功然仲無正 有三歸之失豈能正其君哉 卒致五子之亂其 所以有 心誠意格君之學徒急於一時之功 始無 終者家法不正也管仲

未始有 吳郡李氏口王道流行侯伯受職古未始有伯也以古 武蓋點其義而録其功也功杀不相於而後伯者之是 伯而齊桓寶造端則桓為首罪矣而春秋或予桓

茶株粹傳 14 33 41 **公** 之 Вф 甘 八三變圖伯 Ţ, 逃 之 侫 3 W. 計 40 - 守不問衛滅懿親而義師無計楚書子而主會矣狄安繳提過魯而戎弭矣此極公之主伯也天王出居 17 未 守 伯 矣 拼 参照矣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衰成 ナム 姚 訓 77 戏 嶷 人也王禁 舡 朱 無 柜 功凡 者二十載序結召陵而荆帖矣陳師聶 乃至 公之 巻 之和 鄭 主 既 明 有 Hi 之世威我儿三發桓公之未與與桓 信公十七年 聖定伯之日及成伯之後得失預殊也 書代戊强 栭 他 沒世髮各異也王臣下 上 11. 臣 ホ ホ 鸻 F -ĵ-Ť 那的 聘 北於師書收 书 扮 + Αŋ 福丁鲁 年與 聘 和威子 A) 令 水 ЭŁ 同 凡 I

代部 徐息 也伸 之後 伯 未 身之三 尼 九 之 久設施多舛遇戲盟尾閱理未熟檢防易肆益桓公圓 干枚 也驗春秋太勢之三發則桓 ネロ 侵宋侯度未一入蔡侵鄭戊疾未於減逃降郵隻事 1 10 其一臣孟子與其為威在是數年桓公定伯之 也貫澤而下葵北以前衣裳不敢如兵車点 叛 40 許伐黃則 前震於管仲死而放絕墨城把眨于城 外憂起貨下則家法 公主伯為有功 釆 街盖桓公氏 除 齊 色 之 Pp 邢 颠 極 弹 公 救

可考 K 伯 業惟齊 為威惟 晉為 久惟齊桓晉文為可

變則

桓

公立

功

為

不

遠

ゴカ

3

事 晉文是也宋襄秦穆楚莊何足以言伯哉觀桓公未 久 下之亂為 日 之 ق 其事齊桓晉文其義則丘竊取之矣 枚 何 浩 命 伯 周之宗社 夵 出 之為言王室 力口 符竊 智力药 文 何如 公 吉 伯 终 桓公 造 PF 而 天下 不 既衰方伯 世以就 特以不民不減者 可禁禁故孔子作春秋筆削 伯而天下定矣桓公甫及天下之 又定矣此春秋之世生民将之為 功名 出 而世習門滿諸侯即大夫 而攘夷狄以安中 極文之力也特 以裁之 其行 赻

本歌解傳解疑 奉幸 餘烈 能 君 昕 錫之命故得以 能 呼可集而 有志繁攘恪承餘 v'Z 故 以也若齊則七 揂 世 足以 世召集 衰而 بطير 伯 亦 Pp 圖 桓公沒後五子交争我君基國數世 岐 不 諸侯哉晉伯 振耳昔鄭 號今天下諸侯無敢遣者至其子孫苗 47 繼久不絕矣不然則齊晉亦一列 國儿 젰、 則人心惧楚猶頼且扶假借餘成 信八十七年 レく かて 英 在公以奸雄之才用其相 八君而嗣: 能人者其子孫每有英 竹伯葉子此日 晋 國 相 巾 父 耳 所 13

F- C10 Map 1 - 100p - 1 - 1 - 1

渝 力 關李氏曰孟子 仁 惟 其 素無格物 謂 五伯 致知之學正心誠意之功是 假之也五伯桓公為咸桓 いス 公 72 假

彭

山李氏日按齊桓晉文之始伯以楚之病中國也是

とく

馬欲倚以為重而推戴之耳因草獎王室

-國諸侯朝

共 河 11: ÿ]` 永 之化不見子 見矣野 弟 天下 而 憂也滋甚 Ħ? 應之以正道亦未嘗不備青之此觀春秋之 立是為 且 桓 樂 諸 天下 公在位四十三年字公子無虧立明年 班其事功未官于天下無補君子亦有取馬 稱之不復知有王道之純與夫王道之大其 候 En. 可憂也至于雜伯之術假仁義以 不 知其非者也賜呼王道 不 明 所書 洏 被殺 邓 紻 푯 £

辨而輕 秩 夏李 有 使 末 張氏日長幼 左 · 辉傳郡最 - 春幸及之三月左傳設子口按齊人报無 得以 葬長子 解得 一傳口 年 勇幼 終桓公之喪乃成桓之私意師諸侯 十八年春宋襄公以 东 既立 £ Æ 少以為 有定分桓公管仲不能自 宋襄不 奉董 作二十八年 墨 以及正紀此事故以三月秋之非也無 虧當在正月罪敗之後周之五月乃在 新安在近月齊人投無 月 宋 礼階若臣 公 能 曹 從 伯 宜日势順其少長以 狩 既失制命之義矣今桓 邾 制具尊卑正否 奉 少车長 撫定 也な 燕 之 虧

7 做 為也春秋不書昭之當立與否而但書其戰代敗救 其名別桓公之所屬也彼此交争國內大都民皆桓 于 于 立 氏曰桓公含當立而勇公子昭于宋不可謂之正 雍巫之言而許立無 一公子無 為其名則 立長也宋裏我表而 虧不可 謂之明身死之後監 納公子 公

齊國

春秋書宋公以為成首深罪之也

合 劉] 桓 諸侯舉大眾不務率義而先為不正以務其力此 民日米裏有爱中國之心伯天下之意而道不足也故 公爵 其 سط 公子 深矣 纵 相召 F 91] 宋以為太子則 胎與無虧之事就正 桓公之罪也 以義則 無 . 所 舾

無

ול ד.

華子 君大子 書 君之 公元 好內多內寵如夫人者六人長衛雅生無聽少衛 三年初於桓公之夫人三日王姬徐姬茶姬皆無子 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其此之謂大。史記齊世家曰 共 石 桓 雍 渝 八拜侍野題 一公车易 紨 獨 公許之立無詭管 <u> 1</u> 强 RA 一角命請 ,致之都 昭亦所 生公子班桓 孪 有龍于衛 任 鄭姓生孝公 谷字在 昭奔宋 八日 故宫,中空 开入 及童 · 集公十八年 署以青齊桓也故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 侯 桓 بالر 諸 伐 與 特 公 桓 共 害獨 莫 践 雅因官者聖 刀以母像于私公 公與管仲獨孝公干宋襄公以為太子 昭為蔵生昭 夰 公. 侯 因而成之 耳命 沟五 拘齊桓之私固為不養然春秋之 敢棺 伸卒五公子皆求立冬十 7 いえ 因 船子 約 胎也 桓 公子各樹黨爭立及桓公卒遂 门聚 宋我 一公屍 投展吏而以公子無能為 公 何 出齊桓而書 在床上六十七 潘密姬生懿公商人宋 VX 為太 ぶ 吉 子是 约 納 月乙亥 纳 昭吧 沓 日尸经 阳 亦 41 内 生恵 諸 有 桓 四 沝 有 不 記 7 不 侯 先 受

本秋解海舜是 ト群得解疑 本重 每公十八年 里 施為若是無說已立于十月矣何又曰十二月乙亥無說 方齊松公容易于入與監刀因內魔板禁史而立公子無 급인 管伸獨之太子故來征之以都故八月乃莽齊桓公按史 宋败 公子之徒攻太子太子走宋宋送與齊人四公子戰五月 HH 有 大率宗在傳而時事失真木免可凝彼既云冬十月乙 太子 公次懿公次惠公孝公元年三月死寒公來諸侯兵 齊四公子師而立太子昭是為暫孝公軍以紅 昭而代齊齊人恐其若無詭於人将立太子昭 要其後立者近人無龍立三月死無難次孝公 + **木**圭 月 乙方無能立乃棺赴平已夜飲獨 桓公 公與 吵

= Źī. 泰 月 越月矣被方定位于初喪不可言為君若己為君何言立 為立三月若自去年冬十月立公子無說為君計之則 立乃指起是至此人重立予其云無過立三月死者是 左傳三月般無虧言也三月般無虧自衛年桐右計之因 月 代齊五月戰于贏自是實餘周之十二月為夏之十 沝 連 月处非也問之五月為夏之三月夏之三月城敢 不合是允未可信也春秋明書十二月齊從存春 沙 アス 我且謂齊桓之卒在十月宋襄之代在三月皆典 為三月代野而左傳亦以為三月齊人殺無 夏正 紀此事而火記 談從之遂以為十月 大, ٦Ē 從

> **承秋拜傅解疑** 月越六 年正月 奔宋明 宋乞其建來 始 丁 1 秋 20-久亂未及赴告鄰 相 战竊害因春 設二書之子 排 辛已夜飲 政 سطير 7 宋公等遂伐齊此事原不容緩若諸公子相 年正月宋公遂有代齊之役閱十二月桓 1.7 况左傳 と 敌 助己乃直至勢窮谷宋而始來伐哉且 官中空莫敢 Ð 杰 獨則自己亥至中已方七日此持孝 F17 名談 日無 秋 Ī 後得獨然則孝公子彼時曷不私 考之此必十二月乙亥齊起平五公欽己自不同何能丁其時事而信其 梅公十八年 異都諸侯完不傅聞其故何不速來 衛史記 **放柱及易** E 10-才等放孝英而之無 龍左條口武孟史記 公 g_p ľά 攻 .5% 2 助 齊 7 毅 明 北 詭 必 曰

宋 施 而 齊人者非四公子之徒也争國班非其衆恐以雄截無 其 月 之 君無說云云益亦從左傳而為此說也亦不足信彼所 招 君 10 敌 ょ 而必俟其果奔然後與師 定其 料之船 而取 岩果 且據被說則是諸侯送昭而昭己入齊也齊入殺無 单 被其君又何畏乎四公子之徒而不能即 出 拉子且此時內有孝公人黨外有諸侯之 -40 師與宋戰何為於未戰之先勝引水決而建 罪 بالر 州品 馬別投無跪以說朱因或有之但被 切り 不 勝四 諸 侯之兵既能送昭 公子之 1.5 /徒而走宋 納之即其云齊人恐殺 齊何以 11 是昭為 於夏五 不 沍 月为 能 月召 币 姂 滥 . 1 [1] .其 汔

拳钦群傳辦張 卷章 水井寺奉徒 奉董 倍公十八年 墨 慈病就敢此及野師戰敗然後無說被故孝公得入而 Ph 2 而 之 子 4. 孝公為先君之 救 酢 用涉 海し 拒 就 撣 殊 氽 招 四公子之徒盖以 子之其倦倦 戦 得立武且夫狄之救齊亦 位安得謂具本戰般無說孝公己入而復分戰後復 救 恩南 相 Í首 初 石 且 八齊也所以 於是魯 為不 渚 之徒意欲 他公子各 攻 悉 侯伐齊 及 典 1.3 24 易牙等 詭 弈 必不 義者也恭 為無能之殺甚在五月戦敗之後當其代齊時 不 師與伙 ح 亦 信 何 非入 傳 沂 於助 被 被無說交戰時無說尚在齊人子覷之師 納昭齊于是乎求救丁唇而為來救魯 能合 欲争 , 故羣更而立無說國人己奉無跪為嗣入齊而再奔宋也蓋担公方卒五公子 為而待於救以為欲與他公子合謀 弻 极 詑 (無說先已 順 前後來 矣雖在 秋宜 袍 而信經然 誤以樂敢也明矣諸如此類不能無 國盖有不容並立之势彼此忌克勢 他 扶 正之意切矣杜氏以秋救齊為 4 いく 子 所 秋人無益于救春秋 救 相 以為欲與他公子合謀以摘為近正若無說果先死 死故云然然除無說而外 後春秋之意音可見然 いえ 齊子之子几此 枚則是助之爭國者皆常 救無能状放至而齊 師 皆 班勢之 揂 1.7 枚

> 春秋梅傳辨疑 秋梅停阱疑 卷重 传小十八年 哭當的满已也已立為君者無論其立之正與不正 q 立 不 子 诩 而 亦 又許共 ήE 馬史記竟以太子 12 不 袻 亊 决 與管仲獨孝公于宋襄公以為太子盖亦許以為 ,其位盖未定也及其极而不以召禮成之故不赴 楢 アイ XI 字亦 永 無 陽以子昭萬宋叛然亦僅有太子之名也故他 被易干等立武孟而管仲既卒他公子又皆求 立耳桓公之內嬖如夫人者六人奉於松服而 我君書之 灰蓋無說字五祖之長公子也 益 詭 何為不見之經也無說 如夷伯原仲之例不以君禮成之也。左 稱昭亦未察耳且春秋之於名分 雞这四公子之 和 アス 君 木

19

公子

之徒甚或

Jt.

因既無主他公子又未立齊人之出師也将為

昭於是守不得不奔宋亦不得

不戦

人之私 言有 君之子 目之奚齊卓子皆無孽而春秋不易其稱若使不 目之己立為世子者亦無論其立之正 與 儿 吉 招 者宋 果立為太子 許 月月 許立之 正 吊 ,寒於此 齊子魯 故其書法如 情而害天下之公義可謂爱人以德者子春秋我 虧 之末 干易 立 說 乃守 秋以 Į1 牙等 宋襄之納昭誠義學矣今觀 太 何以 及戰主宋 此若目昭為太子而春秋之義隱矣 -7 嗣 也明矣 ą 泛 之小 異但無虧居長宜立在 而為若夫因名正言順而不可 師是非由直之 信而枉十古之大倫狗 昭既永立其衛昭丁宋襄 與不正而 射路 各 桓 耿 **1.** ∫ 然可 2 世 公 子

绿阳 左 縳 日 햌 怕 始 朔 彳 楚

* 衸 聖 搞 夷 浡 而 爪 甘 日 倪首 弊 桓 甫 12 腫 歿 命鄭 而 鄭 閉之 伯 PA 益 朝 楚ル 4 护 亦中國之所 王 室 之懿 舰

趸 i:p 驳

恢复 17-鸻 曰 Ĭ. 胶 115 مل ط

秋 ·縦 斎 之 燕 情 虧 ?} 可見矣 灹 拉 币 Ð, 177 ıΈ /Z. F] 于 14 枚 T17 杏 357 Ŀ 月 一級几無 枚 緩也卓至齊 117 摘以 救野子之春 収 特 膂

东 五. 秋 左 月 解侍 体 戊 贡 E 辨疑 夏 永 £ ĹБ Л 及 巻主 宋 齊 軠 師 齊 戦 色八十八年 Ėф 于 四个八年 果如于康立孝公而還 藏齊 帥 耿 精

殸 泙 博 曰 客不言及 へ言及思 氽 سط

杜

疼

日

不

稱

宋不親

戰也蘇

齊地

與 渝上客年年宋 春 及 廬 也及己公公 主 陵 秋 皆敗 己會以 人 李 又 之头客 戊日 戰代及 H 少在 仗 兵 北九年乾時之戦上外戰皆以出及客此土者乃變文以深取 美 主 丛 维 苑 K 言之 而 危 及 问 客 節 得 丁 别门 汲 上此段 故 非 汉 文獨宋 是己息乎之道在客而 春 欲 戰政凡為志子戰 秋 百書代亦本當非公子為人民都不不為人民都不不不為人民都不一十八日本 李曰莊二十八日本 李曰莊二十八日本 李曰莊二十八日本 以三一年獨 者

宋 人 孪 戦 Ŕ 日 按 λF 左 説 餺 殊 日 未 齊 可 信 将 此 칯 李 琏 孝 公不 公 胳 何 在盖在 v**y** 公 子之 諸 侯之 徒 迷 ′

> 公與諸 有 秋 不 不 犯 宋 秋 何 去 N 亦 J.F. 訪 巧 之 有 軍 岩 解傳 耒 育と 齊 必 所 μĦ 争 公 枚 2 罹 ** 存 走、 命 外 中 我 勝 V2 諭 .} 不 據 師 **3**2. 且 Ŕij 之 酢 £. 纷 Fin 拔 **b** 無 之 而 2 禮 親 胶 侯蒸與魯 而 辨 台 **41**] 为 人之戰 故 故 又 十姓--アス 諸 在 将無 義戰 v. 1 绮而 日月 而 戦 次口 齊 宋 -Ē 凹 大 БÞ 何 公 言 人其麗歸 败 禮 人之敢 17 例 救 :1£ Éф 公 節 能 千 倏 必 緍 齊 <u>&</u> 服 力 亦 齊 桃、 子 自 铟 聪 ,且 之 為 勝 爭 于 0 2 人 當 師 與齊 所 詂 是為 业 2 巫 1 心 按齊 吉 (唐八十八年 ユ 氽 被 VZ ρĴŢ 相 即蓋當宋公之代野也魯 倏既 V2 0 玄 प्रा 于 4 者 -14 1.2 人 热 持而皆永退宋又別造大師與齊 妆 靴 杜 不 业 招 カ 何 何 函 桓 而 青宋也齊戰班南 膨 無 從 桉 胁 黨 八 虧 一面 云 然後 節制之兵天下莫强馬然 亦 都無統人心不固故也故 12 宋 虧 之氣必或彼四公子者 此 司 奿 凹 聽其為君矣今諸侯仗桓 將 いえ 不 令 캢 此 17 JT-公子之徒予盖此時無 立 桶人 力争所以首 文 必 戦收而乃 放之未 盖見于處之職不書籍 而 虧 孝公 用多 非恃援 杂 納 腴 而 A. 阳当招 凡曹 于且 虧告班丁魯 諂 捕 丰 而 候皆 Bop 兵之在側 徐 與 齊也此! 亦 Ьф 永立 **ぶ** 拉 衙之立 E 抡 先去兽 桶 枚 之 チ 師 耳 改 而 ηŢ 办 身 春 E 莜 先 调 肟 殊 未 公

狄 液

4 傳 曰 善 枚 齊

及 狄 1 浟 11] 放 齊 吳 ijΥ. 千 吉 囗 液 書 笳 終善之也 馼 師救齊于代齊之後則 翁之後時無 虧己死齊無君矣雖 极者 牧無 廚 緩 也書

常 聖人哀中 4 紀 人口 國無王諸侯滅義夷狄之不若也 諸 馁 伐齊不道如 سالمر 狄 73 能行義以 救

之

春秋辉得辨疑 者善 代者為主 胡 狄 傳 惠 救 12 齊者 也收者善 代野之丧奉少奪長其罪大故其責好書 許校也 叁 人 圭 受 則代者惡矣凡書故者永有不善之也 伐 許夷狄則罪諸夏矣凡代者為客受 信公十八五八以宋為主 者四在宋也凡師真為 [ip 找

渝 任事何 医可方名公矣也 彻 銋 公 見之分指以極 從立也。 是孝可用 獨千国本襄公 不公王语 不 矣己之王 君 為 1天 7 老書齊 £ 乐寒公以 做 胜諸卒吾 見齊定故典臣 撫 春立武宣郑灰春春万 秋之公王感遣秋公被 師 鄭 热 深武以終華以深事以 肢 伯 仲义具青亦私 世子矣則 續者青齊臣也或曰極 レイ 公括 山 知非宋體文 從 氽卒终 山 初非宋覺 魯戲 楚 大 人見 争者而之间是 春 梭王 而遊照裏 幼 闷 彭 秋 候亦青納王之 捕 以不可点 懿王 发公之 藏不之谷已節 vZ 括易子孝立其 大 而戲 之 其他公 为 我 可 我 母 年 在 里 立 子 体 母 義裁之 少-伊 十四不 公管 伯山 柳首 而 仲官馬 宣谏 後 秋克禹者之日 **ぶ** 王日如之极世也就按 能 , 找不 之善其子孝正胡 與

罪

公

義明

市

魯

秋

2

7、

得

譮

侯

不

2 取 樂電 4 人 固 析 VZ又 , [1] 扶 為可貴哉 生 ĭĿ. 夏伙之 **蚁** 危定何之 JH-渚 齊 夏之 滨 圎 人 闹 危 빏 意 而 亦 不 奂 于 推亦 未審不在其中盖 狄 諸夏不 勢 校也妇 -īī jī 甚不孫者 具 愈張矣未 少不等之 弊可勝言哉 來 ゴし 枚 2 子 而 幾石 失云 Ť 謂 狄 在 狄 終其 粀 那人 ili 伯 之 其 M 不 故 連 胶 杏 育国 孫也窩因宣 姑 狄 欲 伙 予 いて 俗 枚 原不足 狄 齊子 伐 狄 救 之

八月丁 · 京華齊 柦 公

春秋解傳辨疑--卷圭-渝 騔 氏日孝公立 脚字 氏日九 月而大八日孝公立而後 後得年八月 并緩削故也 各公十八年 胡傳日 無 T 亥 U 桓 詨 公 九 合 訪

其國家 公鍋垛 不 1 事然 矣春 有 不 不 事 N アイ 兵車 搊 稅 NY_T 家 PFT 夹 秋 而 之 貶 而 正 在 N) 九 而 無過 莫之 明道正義不急 公也 不 贰 Ti 有 此 能 語 令 謂 取 ų, 恤 定國 斡 康 慎 カロ 諸 誻 之意也 後以 孑 至 终 悷 促 悷 於 伐齊 木是 之 J.Ł 女口 四 海 不 偽 JŁ. ル 始 vZ 13 뫶. 本 彭 近 F 付 戮 獡 於 均 徳 **[**[1] 17 而 託 ,L, 1.1 JH. 季氏日 後葬 不 井 改 未 \mathcal{F}_{η} 桓 纳口 浜 剕 均 不 人 及寒而底孽交爭諸 病 公 朋 整耳 抱 齊 雅 샤 1.7 之 Fin 名方 一方在 此見 利于齊桓 哉 誹 付 177 大 利] 少. 冲安 毛 陷凹 自 刘 抓 摊 其 此 非 傳之不 人 實 泖 淺安 己 弈 調以 晉文 之在 杆 澌 风 非 謀 得 山 欲 孝 之 剪刀 桓 動

The has a stage with the same of the same

來必然也 後得葬是誰之遇 麴以此論桓公庶得其情胡傳之說惡後将葬是誰之遇 麴以此論桓公庶得其情胡傳之說惡 亦黨不正以奪正至於大師既喪家子見敬喪愍九月 而

冬那人秋人代虧

師選及朝眾日苟能治之燬請從馬聚不可而後師子些妻秋及朝眾日苟能治之燬請從馬聚不可而後師子些妻秋左傳日冬邢人秋人代衛園苑圖術便以國讓父兄子弟

其後者其見滅于衙也宜哉 蒸邢 彭山 本小 李氏 國自 E 邗 我不服今乃借伙餘成以代衛未有能善 人水 非 衡 敞沂 1.5 敢于犯衛者件 伙强也

序所以深悬中國之衰也 活入日代衛盟邢春 秋皆以秋稱人于邢齊之下而不殊高氏日代衛以邢為首者不以夷狄先中國也 春秋群傳辨疑 卷章 传公十八年 章

公粮夷秋安中 國免民于左衽諸侯不念共赐而于衙為怨寬身之仁也以怨我德刑戮之民也至是入理亡矣 桓矣以直载怨聖人之公也以怨報怨天下之私也以德载之赐也桓公方没不念售德欲厚報之遽代其亵亦太甚处渡河無所控告齊桓公粮夷狄而封之使衞國忘亡能以夷狄代衙而進之可乎代衞所以救齊也衞嘗亡滅東汾關孝氏曰胡傳曰狄稱入進之也羨義而來進之可也

春秋解傳辨疑 卷重 何為者那秋代衛左傳不言其故要之別為他事而與齊 即云 我轉傳舞是 卷重 传公十八年 書今月死未祭乃代其國而奉少李長因致家子之見殺其 于 者 $\mathcal{F}_{\mathcal{O}}$ 然當諸便代齊時形人何以不來敢乃於其既死思報之 亦不平於此而遂代之即若果如此則是為無虧報怨也 故齊之可云乎或者那念衛那所以後存者桓公之力也 從 無虧已死孝公己立諸侯之師已退而秋之代衛也又 至此乃謂衛人代丧為以怨報德似亦持議之未確也且 罪不在 見救 之道也諸 尤先書秋故齊以著中國諸侯之罪再書秋人代 那之盟三國同故齊與那狄萬一黨而為那謀衛難又 不 不必代偷蓋諸侯代齊納昭宋為首而衛為從且從後 我深之說謂代衛所以救齊夫狄之枚齊本救無虧今 難代表者不同 胡傳之論代齊既以奉少奪長罪諸侯道也諸侯之納昭本欲成桓公之志無勇其所託自與 沙也。 邢何必為之分首從武按 揭 彼時 有故不能救此時欲為之報怨亦當代部代宋 邢為首者先中國而後夷狄之常例且欲均其罪 御也 奪 之善功近二 伐喪 或日是役也命出自伙邢人不得已而從之 使果為無虧代虧則必為孝公之所忌矣乃 而 在 而德遠矣按此說不然原諸徒我齊之 納 昭伐丧者乘人之難而利其危不祥 此說似亦可通但秋之每 绗 ĤΤ 何

奉秋解傳辨疑 之役不 咨 春 欲 司 毡 所 白 侵 2 力 引 जोः 非春晉 .Jt. تاثر 禮 成 煎 [5] V. Z 狄 夫 計 ,A r] 、固非以 十千侵宋、 年之故齊亦 4 九年春人白秋 ぶ 间 不 邢 相 春 悼 捕 狠 可謂伙 往哉此 書い 能 凼 改 謀 與 沝 衞 攘 之可 殘間 **[**11] 和 釋怨息爭 雞 代音 弱假 数。 干香 有 狄 人 有 表軍 人無此心而專命在那也盖以那 业 ·]~ 獎 狄 魌 肉 而 **車** 再然别 事 强 iti 其故怨也愈深其取禍也愈重 池 桓. 減温侵衛侵鄭此時節祖尚存持 伙 為獨役令兹代衛收又何賴于那 進 ΡF 出干那 之為害于中國也非一日矣前乎此 年侵齊十三年侵衛死此皆 侵衛之 都干衛又属兄弟之邦盍亦謹事大 沒而校馬思逞因其宜也那國 此 代晉是皆 中國之用秋者也 而 夷 17 協力 Hi] 罪那人也以為進於而稱人則 狄 狄亦 公十八年宝以也春晉之用 之意亦惟直書其事而因文 學完亦無 典 12 有心 疑如宣八年各師白 備敢忠子不知 和 非獨形意也此 救于城心也豈不 大出此乃 欲 刚 但 杨 難伙 没也 m) 弱小 代 弱 耳 阦 共 衞 伐 巫. 必

> 春秋縣係鄉最一卷重 传公十八年 妻 有長子之不可存衛文賢若原其心恐非有背思之實也 有其道 0 王之命而不知世子之不可易衛知有桓公之命而 游 51] 狄 侯哉二十 見美耳苦以 魔陵 序 使 公 भीकि 和 衞 秋而並 何事 李氏日衛之代齊正與鄭伯逃歸事同期知有 人諸 轨 亦 - 2 --不 俁 团 稱人為進之即使 必 與便里若以代衛盟邢為可則二十一年 之跟那義與此同盖齊以 復 桶 罪之道害之夷伙 ンと 樂號 入蓋夷其稱而深青之法嚴而義正 示 貶 何論 失况于背鹿上之盟楚人與馬 秋子上見二十一年 衛果可伐而伐之果出 何以青征代之出 霸國之餘謀 不知 汞 É 乆 矣 2 秋 疒

华

節三十

Ē,

年

侵

齊文四年侵齊七年侵我四

屷

九

半

北

古

二十

平-

侵

衙二十四年代鄭三十年侵齊三十

徐

倍

纬

代古

ナ

年

減湯十三年侵衛十四

年

侵

鄭

後

中

图

お為

擉

投前

了此

者莊三十二年代

刑

附

年

之退可 齊乎按此說深得情 貶 但 代 以見意耳若止者其不能報德受知衛人不自以 衛皆變文以 不審于義耳春秋丁立孝公之事主宋以戰齊人秋 抄為進之也 代衛原不為齊又何可比事而論之子 為 亦 師 連狄代衛首 爱文以題之 運則 知明 其 是進退 八怨那萬 并 駒之正以宋公此聚似義而實非義故重 衙 **g**1] 尤甚 祸 由 疢 報怨子 力也衛人之祭敵也係謂師 可 理足以報胡傳之失矣但以 狄 其於代 邢 耳 亦不 朼 氏于此註曰秋還 邢 能自 衛之人秋亦云然是亦 而不及秋者盖以思秋 主也言秋選而 主宋 丁學學 亦 甾 泙 振

Printed Application of the Printed Manager Services on Longier Services (1984) to the Printed Manager Services

春秋解傳辨疑一卷重 唐公十八年 走

為也哉 諸侯果從矣惜乎其不能也夫衙常從宋以代齊而今不 之救衛是何率人以不義之事而義所當為者獨不肯 于明 與不報之故也恐未必然。此時宋襄方屬伯衙門被 ijΈ 約照國而共故之力縣邢狄而討其罪則一舉而 年註曰邢不建退所以獨見代是以師之去留為

伐苗

春秋解傳辨疑卷二十四

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於 渝關 李集鳳

期升

奉秋解傳辨疑--麦雷 求伯而情感後轉諸侯暴虐甚矣豈侍既而後見哉 己而執嬰齊自是膝乃事宋而後三年遂從代鄭夫諸侯 有罪非有天子之命不得勇執樣不服宋非大罪也宋欲 自列于會也宋襄不道伐齊之從滕人不預故貢其不從 事職皆與馬終齊桓之世政從簡便故小國如滕皆不使 自桓二年服屬于魯至莊十六年從齊盟幽凡有諸侯之 五歲併未立之年而計之将及百歲宜宜尚任諸侯之事 傳類解因以宣公為隱八年即位則既見執之年己七十 郭復見於經亦宣公也其始立不可考蓋當在莊傳之世 而為采所執耶大抵滕之先世以國做故多不詳耳の滕 也春秋蔡例謂双編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而近世左 彭山李氏曰滕子即宣公名娶前按滕子至二十二年代 传公十九年

魔陵李氏曰經書執諸侯绐此前此晉執虞公者滅之也

伯餘写書人

汪氏曰經書數國君者十有三惟成十五年書冊侯軟曹

少以篡長今春首執滕子恃張而陵弱如此改伯得乎

臨川兵氏回宋襄志在繼齊桓之伯然去春首伐齊夷奉

經 133-601

春秋輯傳辨疑 表言 以兵車雖江黃遠國猶相繼來盟而膝介齊宋之間不與 名而勝子獨名是亦有罪馬夫以齊桓之或九合諸侯不 則以名與不名知其罪之在也經書見執於人者悉旨不 渝關今氏曰 胡傳曰執之是非次於稱人與箭而見執者 惡之甚不特以專與濫罪之矣其楚子執宋公楚人執徐 侯孰曹伯畀宋人執戎蠻子歸于楚宋人執小都子則暴 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若和人執郭子晉 執邦子是也又曰歸于京師而執非其罪則惡其濫僖公 年母人執動伯襄十六年否人執艺子部子十九年母人 子我於肆威天下大變亦非可與此例論也 見執則有由矣書名著其罪也按比說之未當者不一蓋 為疾也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直斥其斜而為等夷之解 凡書執者皆機之故稱人以執固為貶即稱解以執原不 衣裳之會者三十有七年及宋襄繼起又不尊事大國其 之非伯討之正也乃欲以彼此相較而分執之者之是非 之書爵自是春秋之變例故執雜以罪雖能歸于京師要 之可知稱爵以執者其非予之為伯討也明矣然則晉属 千風儿稱爵以殺者皆斥其君而甚之彼且以稱爵為甚 所以惡其不即討篡而成之為曹伯也何當許其為伯討 信公十九年

不入此例胡傳曰執難以罪而不歸京師則惡其專成九

春秋解傳辨疑 卷書 信公十九年 三而名者獨二其餘宣旨無罪者予况罪之最者首莫如 為無罪 我也無罪,见執亦舊名外之也 何其說之自相為無罪 哀四年胡傳曰婆子亦何以名夷 曹成彼方以晉厲之執為的討是為當其罪矣而亦不名 以名與不名定見執者之罪否尤不然一經中執君十有 篡之私成之為諸侯而後孰馬其為害也可勝言故若夫 則以稱人為貶固得經旨矣而以稱虧為褒粉故人以黨 衛請大國尚皆事前而不敢後置區區縣國而敢不從命 何也且既以滕子之書名為有罪乃又于戒蠻子之書名 書執而不書地是乃執之于宋也此心滕子朝會于宋而 之皆不事齊也齊桓沒而來襄圖伯滕固當事未然春秋 齊桓之伯威振退方而常從會盟者僅見有數國非此外 平蓋當時弱小諸國止令其奉職員而不順其赴會盟故 何必見其能事大國而不名乎且當時諸侯之罪以不事 罪而書名然則部子之被執被殺其得罪必甚於此者又 宋人執之亦不可 謂其不事大國也若以不事大國為有 又不尊事大國是尤考核之未詳者也夫以桓公之戚宋 不商子至於責膝子不與所桓之會盟且賣以宋裏繼起 書名又何以處夫 不事天子者耶〇滕子被執而書名失 天子為重耳即或不事大國宣得為大罪若為是深絕而 位馬故也然而亦有不名者不可謂其非失位也都人執

秋 名 皆子年八北桓黄子 國 千年十一 下侯 黈 151] 来 昭莊名庆衛年燕十十条 滅 雞吳六年 輯 不 عَبَ 曹汉 方 탈미 久 而 元二文與侯衛伯五年营 而 父敢年楚 傳 る 伯見 前 矣 祴 Ż Ŗρ 則 木 年十十來出侯数年状傷 奔胡頓楚子群 狀宣 챊 及二 當 者 街 襗 苦四二条奔出出鄭減五 者 子胡子度疑 部十 街中 非 Z 俟 鋽 国 庚年年哀齊奔奔自温年 四 影沈詩詩 チハ ニ 侯 俟八 有 鄭 位 表伯葛桓與曹柳十皆楚齊交温楚 名 朝绥盧六出霧伯年不襄二出子**久**一 沈茶式 蔡卷 于年 Ł 亦 1-出年 二十二年滕子從宋伐鄭即宣 補 卒而 子陳變 侯孟 都和 吗 銌 俁 衐 善绝 百 名 衎 名 名 於 奔 罰 者 師之之 若心 来午節之 * 亦節廬果 限不益 書名 被 後 于 驯 + 名來 非侯非 去 奔 敉 百 者己 不 0 九年 者一 諸吾諸傷 國 奔 杏 者 執 哲 者之 名 出名十 名並 二一並名 + 亦 侯雅俊二 而 朱街 而 君 此 歸 伯 名 奔 莊年 ري 名 名 奔 出侯 四 いく 也未不十 不 不 則 非為失位也或以為 一片城衛 奔楚皆名 **秋葵侯** 不名 滅 名義 不朝 左九 名 而 ___ 律 能 衞 **此平者** 不 而 ψQ 無罪 不 他 侯 石 一並 名 考 此盐例介 蟎 互. я́р 楠 中盗 許者二 铈液侯二 者 來 侯莊 儿 퇴다 也 執 或子戲十 不 傷服 不 减子煅十 二 二三 名 漳章滅五十昭 被七詳 也蓋 三腊博物 此 大闯 叉 مط 朝 랜 ሪ あ 本二二三 名 漳章滅五十昭 3十十年 二 韓羽邢年三二 戕 六年 有 又 則 不 十招 者

春

邦益皆傷十鄭 與 秋 Ŧ. 于名二八歸 復 稱作 不毛 ぶ **5** 義之 千年 成十年于 名伯,名 卒 纳 歸 者 劉尹 ナヘ 曹制县 肴 た 而 春氏名 YX 127 二六年伯昭 灰通也盖春 王 者 不名 伐桓 牛衔襄十 復 る 几日 色 伯年 . 舆 書 名 不 許 于天 二年年十月楚曹侯 而 8 王聚 É 北伏聘 年王杰五京復来廬某 秋 爽 く Ł 不名 以幸 大 而 王子高年師第二歸 者 法固有例見于此彼亦可 歸集 子虎健楚不于十子 凡 猛昭卸人名街六葵 七 る 者實因舊史之 也 宣伯 为 具不 王師代歸臣納陳扶 年陳 名六 1-14 Ŧ. 末 御後 いく 富名 年度 歸不 侯県 不 丰 卒 北部 者 街歸 名 燕頻 冇 Z 伯子 句 礼隐 名 不 闷 子七 于于 环 农 歸 陳 年 倍 X 者 名 者二 者 **陽頓邦八于僖衡三** 招子午街二侯十 3线被

不都七 不减分者溶茶剂表年執人並公 名 名 子午 入 胡子歸氏侯敢四晋曹執執十 上 界 一盆人 而 以結故以獻茶年人伯衛宋九 不 最 于祖来邦 以 胡陳之路舞師宋執歸侯公平 名 盆入 而 以結故以獻茶年人伯衛宋九 衛士獲 歸 子分六子歸干人都于歸以都十 豹孫年嬰 華執子京之伐人 一 者 名年 一 毒 節化都兒 滅 小昭師于宋執戎北 _ 妻鄭 石 書 高 名 節 遠 尾 本 十 突 伯 傷 以 八 傷 師 師 如 四 i 雪人游歸 而 郑四襄京二郭雲年 曹哀名的速光以子年十郎十六子宋 銌 答楚六成八用赤人 十五八年十雪年二城師平 不不平九年之歸執 杏 九年于五伯宋十祠浅茶 名執晉年晉二千藤 徐人晉侯十楚子 ナ 敢 就人入一写要 而 于年侯 秦 杨 人样男的 名 ۲Z 子鄣轨朱僖荩 秦以滅歸斯師 銌 入 備俱 來 夔十转波导宣 看一 子十伯楚年年 不有者 以五十沈師十 者 以五界子骨 = 夔牛 四以减五名 歸年末等人人 皇帝 2 子楚年沈亦年十莊十春人會執執 13

二 以哀名歸子獎子狄以年子九侯骨于属 三

子

用

Ż

不

业

位

汤

禾

Z

且

凡

失位而不名者多有

春秋解傳辨疑 卷番 書子曰者尊聖之解書孔子對曰者貴貴之解義各有在 於彼合於前而乘於後鑿其說以求之亦未見其有當也 也盖九出於眾手者文必不同春秋之出眾史亦然而謂 天子 與李氏之問答有舊子曰者矣有舊孔子對曰者矣 是豆聖人之意也哉の論語一書成於諸弟子之子其記 常例者亦必隨其文而寬看之則可矣不然通於此而帶 者但當觀其大義之所存而凡書名之或依常例或不依 所係 国加筆削而不敢忽至於無關義類之大者亦不必 或不同其詳略不無偶異聖人取而更定之其中大義之 之罪矣。春秋舊文本為魯史凡史臣之執顧者見解容 義稍者蓋亦因之而已不可謂其盡出有心也故讀春秋 可謂非聖軍之所裁而凡卒奔執殺之類名與不名無關 》櫛字比而欲歸於一律也故凡褒貶之係於名字者不 聖人能使之一律乎不能使之一律則名與不名之詳略 類推者若見其不同而別為之就将不免於拘泥牽張 信公十九年____六

夏六月宋公曹人都人盟于曹南 不同也夫因不能免矣

范氏曰曹南曹之南都

宋公園仍而僅能合此二國見大邦之不從矣其伯事之 彭山李氏曰曹都皆從宋之國而去年宋所與代齊者也

無成有以哉

之役有膝子此膝子事宋之明驗也 會而宋公於此亦豈容漠然而不加罪哉二十三年伐鄭 而歸欲以事齊桓者事宋襄是及以其弱小故甘於聽命 我〇是盟也何以無膝子意者此時猶未釋也抑或釋之 渝園李氏口宋公獨稱新始伯之解也明其初為伯耳聖 而不親會諸侯之事也不然以宋襄之暴滕子宣敢不與 於據實書之而不嫌於同若宋襄者果可與齊桓同日語 人非取宋襄之伯也宋襄欲放北杏之迹而為此盟故春

春秋縣傅鄉縣 卷云 传公十九年部子會盟于都

公羊傳曰其言會盟何後會也

杜氏曰不及曹南之盟諸侯既罷部乃會之于邾故不言

含盟于那

歐川共氏曰蓋都子如倉通過宋公歸國及都之境故言

踐上陳 侯如會難澤陳袁僑如會子都鄭伯於碩如會是 塵陵今氏日春秋諸侯會盟而後至者四此言部子會盟

邦子而宋公曹人皆與于會盟也何以知其然也外相盟 冷閣今人回盟于都是與都子盟世盟而言會則是不獨

يبر

矣此 人經名復書宋公以別曹人之不與會安今既不然宣非 公宋子魚何以言一會虐二國之君使此會有宋公無曹 而為此盟以其蒙上文故不復序宋曹耳且使此會無天 而獨書重耳此則 言盟不言會非盡 古 ,国之同會盟战 內觀其盟于都可知此時諸侯己罷歸 工二 十 必和子己至國而部子適來都乃為之的此會也 定车 Ð, 七衛二應 沙狄此宏 盟 八宣年三年十曹平 不 獨言盟而加一會字自是四國相會 漢年都門 盟長二年 官院十年 會者也 盟重於會奉秋略外事 百無魯合除此盟外經旨以十二年那二十一年度上三千瓦屋桓十一年惡曹傳

地 人 Pή 盟曹伯未嘗出境也今為部子會盟于邦故知其為特來 至宋也曹人之與會是此為特果蓋司南本曹地曹南之 何 b ... 上文 νl 3 也 然 尔 不 贬義己見前此則從同同而雨事可互見耳故彼書 射 葛 也部子本故如會而不及事故特故其後事與後 部子之宜妖比書爵可知曹都之皆諸侯也 13) 盟于曹南曹都二君皆稱人此乃持書部子之新 如會省文也 做〇里一會雪盟得會盟也不書與會與盟之人 比其

已酉都人執部子用之

在傳回夏宋公使都文公用部子于次唯之社欲以屬東

チ 子 夷 æ, 祭 北杜 ټ 1º **大**氏 さ 次日 者六 有维 ス 秋水 畜 也 神炎 芪 表汴 不 神 夷束 桐 之主也 為 告经 闸 礼陈 11 柯留 之染益 梸 事 **不用** 人具雜饗之齊 裁沛 大牲 人 訪 而城 あ 况 祭入 桓公存 敢用人 И9 引馬

春秋解傳 穀梁傳 汪氏曰 不名史佚之 用為支南面之君善惡自專不得託之於他命 其意執而用之也 迎其惡躬為或首肆為暴虐春秋含宋而罪邦未為過也 杜氏曰直書用之言若用高產也不書宋使都而 而 魔陵李氏曰都與宋皆南面之君可以不受其命而乃逢 人日 不 211 具氏口用之者殺之而用其尸為牲以於 懼討乎宋既不 辨疑 宋公欲用部子而子魚諫馬邦人修郭舊怨遠承 邦子稱人貶也上言會盟于都則非做者明矣 曰惡之故謹 春霜 不 然 满 討則意從可知矣諸侯終則名部子 則 借.日 **小** 宋修伯業邦從宋盟安敢那部 Ż 2 九 年 νl **#**[3

渝關 死為幸其信 肶 舍而被執曹伯與于曹南而被園意宋公白為其他嫌不 會盟手夫民與之會盟非專怒其後期也明矣且滕子先 矣曾亦思會盟未幾不旋連而加執為信義安在且以諸 立威敏夫不知及求諸己而徒欲以威力迫之可謂豫 於 之尊而當犧牲之用有人心者不如是也子無謂其得 心見之解色而思叛者宋公知而惡之遂肆為酷虐 而用之若然則於其至都之時即當執之何為容其 李氏曰先儒智謂宋公怒部子之不會曹南故使都 期不後期也無乃宋襄不德諸侯雖孫率從必有不 哉 諸侯 偆 同事而就其君若臣者儿十四 八十九年

以意子十八戒用年 度得以 也討齊 執部子 竌 不可 萬 竊 慶封而不書楚討移其善於諸 之 **1**1 ^ 則敬其罪于邦人又與稱其主執者不同此春 伯 **1**† 注 例 刺 **贼之名也其說是矣餘則復當執之之人惟** 求 夷其稱而書爵與稱 灹 公代兵 4 也 孰 O 宋公而 十凯平師就濤 公羊傳曰惡平用之用之社也子 不書題執分其惡於 人以執者不同宋裏 侯也若曰不使楚 誻 後 旅旅路行手子 侯

> 春秋辨傳辨疑 奉南 信公十九年 者叩 己當名况其殺之而卒也又何可以不名乎乃此年之用 過伐楚門于策卒是也今執衛子而用之是改七也執之 于闽 十三年北杏之會遂人不至而齊桓減之分都子己盟于 部子宣十八年之成部子皆不名知其為丈失之此の莊 年鄭伯髡祠如會表見諸侯而茂卒于部二十五年吳子 則名其或有事而卒者必先書名於事上而後書卒裏七 徐 於息矣何獨 1旦 蔡世 \$ 處抑宣為質解而顧 Ø 無通信其相鄰而魯若周聞有以知傳公之無能為也 ⅎ .50 於 ホ 謂 其鼻以解社也亦未見其必然矣曰諸侯不生名卒 用之 乃執而用之宋襄之暴更甚於齊矣都子為魯塔宋 4 社盡且以是為沒祀也故略之昭十一年用蔡世子 子有智曰 書 叉 也亦 柱 用 則 赵不及也夫既告執告用之則即告 諸淫昏之鬼蓋此神不 不思言所用之迹乎愚以為不書社者義不 97. 矢口 用 其以人為用也大既書執書用之已不嫌 用之而 10 論語雖欲勿用七用稅將傳曰用七 何獨不及此乎高氏曰經書郭子與 不書所用之迹盖聖人所不思言 在 杷 典 + 非正 以所用之 社 سطر 杜 穴

秋宋八凰曹

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後伐之因壘而降左傳曰宋人圍曹討不服也子魚言於宋公曰文王開京

無闕而後動外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盡站內省德乎

不遂伯也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之德言而亞事干戈宜其與盟已而復叛不從子魚內省之德言而亞事干戈宜其也今襄公欲圖諸侯近于宋者莫如曹滕滕既執矣曹方张氏曰齊桓之伯屈已去忿盟魯平宋以致諸侯先近故

比事效之不待联而其罪自見矣 荆蠻矣。經書夷夏之加兵于曹者十有三而宋居其之遂僅一盟曹南而曹不服再盟鹿上會孟而束手就擒于廷氏曰襄公志在近小非特不能戒大功雖小利亦未嘗

陳氏曰諸夏之園國自是始

新聞李氏曰杜氏曰曹雖與盟而猶不服不肯致鍼無地 本來轉傳樂養 養書 信仰十九年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之連猶未著宋即疑而團之亦藏可知。莊十三年北杏 本本輔傳樂養 養書 信仰十九年 本本輔傳樂養 養書 信仰十九年 本本輔傳樂養 養書 信仰十九年 本本輔傳樂養 養書 信仰十九年

衛人代那

瑜關李氏曰為報怨而伐形此念兵也據宿莊子之言卻啖氏曰左傳宿莊子之言皆飾妄之 解也發氏曰衛以報復為事罪之也 請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子從之師與而而 於山川不吉宿莊子曰昔周饒克殷而年豐今邢方無道左傳曰秋衛人伐邢以報墓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有事

似以討罪得天變近于師貞之義矣柳知武王伐村乃順

其大夫詳是盟也楚人之得與中國會盟自此始春秋深察是鄭之君或其大夫矣曷為內則沒公外則人諸侯與有所修桓公之好也祖侍曰盟舎皆君之禮也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凡所志在係四來發暴虐故思齊桓地于齊齊亦與盟有外人發也不不可來發表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

諱此盟一以外夷狄二以惡諸侯之失道三以謹盟會之

家氏曰此楚人始

會故略公略諸侯書法特為謹嚴不與

绐

亦數同數異議牲玉帛待於二意陳茶則屢滅于楚而僅亦數同數異議牲玉帛待於二意陳茶則屢滅于楚而慢與大夫乃等與書人魯不詳公被實之禮看状欲詳之而有不勝諱矣是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詳之而有不勝諱矣是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詳之而有不勝諱矣是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詳之而有不勝諱矣是三國且用齊桓召陵之禮春秋欲詳之而有不勝諱矣是中人公也敢後于哀于號晉楚神主齊盟而事十有一國之大夫乃養就與青鄉疑 卷圖 传《十九年 畫春秋縣傳辨疑 卷圖 传《十九年 畫春秋縣傳辨疑 卷圖 传《十九年 畫春秋殿于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志于早也○陳自宗表 我眼子齊之盟所以謹禮於微慮志于早也○陳自宗表 我眼子齊之劉齊及諸侯劉楚之始也應止之盟外諸法氏曰于齊之盟魯及諸侯劉楚之始也應止之盟外諸

谕關李氏曰宋襄恭虐諸侯不服而思商桓故為此盟以此盟夫欲抗求而倚楚為重是反問門延盗也彭山李氏曰宋襄暴虐諸侯皆有挾楚相抗之心是以為

存鄭亦因這于楚終春秋之世

乔秋科修辨疑 也不有晉文何以制強楚而使伯權復歸於中國哉〇二 嗚呼天下無王而又無伯紛紛求伯者不一禍亂將無艾 而盖簿之會盟皆不至後又何其敗而伐之曾不念其納 襄起見此時即約宋公宋公柳豈首來哉二十一年底上 亦欲借齊以挽宋然則此盟以修桓好為名大抵皆為宋 重是以中國之伯權惟視蠻夷為進退而不知楚人之包 己之德蓋比時宋襄國伯齊孝亦欲繼伯而皆倚楚以為 之盟宋求諸侯于楚乃又欲借楚以屈於齊雖暫與之好 於降停辨疑·卷雷·停瓜十九年 芸令本嘗不惡宋襄之國伯而將病已故携蔡鄭而為比盟 于楚亦欲借楚以屈宋也楚人之窺同中國久矣其在於 欲借楚以抗采 因為齊人說楚而挽之來又或齊人通好 所必至者然則何以卒得盟也此必限候周旋於其間将 并此時蔡鄭皆服楚若楚人不肯蔡鄭亦不敢來此勢情 子敬而魯怨宋蓋亦與陳有同心爲所惠在楚人之不肯 丁會盟之上未必非比盟以故之聖人於比蓋深憂之也 亦於 陳穆公思齊桓之德而欲為此盟是齊人之所欲也部 公之好於此見齊桓功德之在人心而宋裏被執之 伐宋於是諸侯聽命于楚而宋齊之伯皆無戒矣 正 比兆端矣己而齊伯終熄采伯無成而變夷肆虐 一不可测 表面 故一盟于齊再盟于鹿上至會孟而執

11冬

桓

春秋解傳辨疑 卷末 目其爵以著其實蓋亦不可勝貶矣の胡傅曰莊十年 義與此同于齊鹿工楚人與盟於中國初循謹之後則 華夷之辨而以强夷衡中國之伯權非小失也鹿上之盟 也春秋諱公而貶陳蔡夷二君於楚鄭之大夫者以其於 蔡楚鄭非微者魯必不使微者往此以知為公會而諱之 是君亦必不序列于楚下此以會次推之而知其然也陳 而楚非臣必不序列于楚上鄭雖新服楚使楚定臣而鄭 不肯輕自就盟于齊國鄭則新附楚或亦親望而令其大 觀望以何其障而卒亦無成耳の陳人蔡人者君也楚人 夫聽命此以事情推之而知其然也蔡素服幾便祭非君 無忘齊桓之德是必聯蔡而親來楚強夷也騙抗自恣必 鄭人者大天也何以知其然也陳穆公請修好於諸侯以 齊侯亦有爭伯之 心也但其智力不足無以制宋楚故特 弄桓公之舊好而輔河也故鹿上之盟反召齊楚以求諸 比觀之比盟盖必召宋矣宋人不至盖欲自成其伯不欲 之代宋齊亦不敢反乘涿敗以伐之是不惟宋楚争伯而 侯意齊侯不無忌嫌於此故孟游之會盟齊皆不與楚人 三年左傳曰齊侯伐宋團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也以 傅公十九年

公元年改而稱楚煙亦書人於是乎浸強矣然終桓公世

敗蔡師始見於經其後入蔡伐鄭皆以從與夷狄之也傷

极鲜侍辨疑 卷番 秋鲜侍辨疑 卷香 传公十九年 太常时之序次本如此尤非春秋有意而進退之也至於盟 討而攘之其後桓志稍衰减黃敢徐發駁抗衛然尚有所 辭然則春秋風不與楚而亦何嘗以張努論之哉說見傷 當條 元年楚努雞浸强然春秋之書人也原非為其浸纸 于大張列位于陳蔡之上而書爵兵聖人書此豈與之乎 德之說求祭預中國之盟會陳祭及鄭皆近楚而素服之 元年楚人伐鄭下〇張氏曰楚欲得志于中國久矣齊桓 國渐用中國之禮故以中國之法治之而稱人稱爵無其 盟乎 大抵楚本蠻夷 故春秋夷 之而以跪舉使來交通中 齊之故乃諸侯引楚以抗宋柳宜楚人之恃强而强為此 大張故而書法亦大張之也其先楚子而後諸侯者自是 直書琴子之爵於其上所以著其後駕中國之實非以其 二年復盟于鹿上至會于孟逐執来公以代宋而楚於是 故春秋沒公人陳蔡諸侯而以鄭列其下盖深罪之也又 故也 者故先受其謀齊孝公親見其父極力接楚聽其甘言納 懼也桓公既沒來裹欲圖伯而諸侯不服故楚假不忘桓 所以著夷状之强傷中國之衰莫能抗也按此說似多表 國都而與盟倭公亦忘是懲之志偕之同敢不知非我 書人而不得與中國盟會者以齊修伯業能制其強 村三 公既沒中國無伯鄭伯首朝于楚其後遂為此題

> 之非仍自楚矣 以而無齊魯楚固不以齊魯為重也以此觀之可知此監督侯從之未必然也考之左傳明是陳侯之謀以陳國近諸侯從之未必然也考之左傳明是陳侯之謀以陳國近常人,與齊魯同歃血始為中國之會盟此時諸侯多從楚楚人召之盟即盟中國矣不何必與齊魯同歃血始為中國之發,與齊魯同歃血始為中國之間,與齊魯司敬血始為中國之間,與齊魯司敬血始為中國之會盟此時諸侯多從楚楚人召之盟即盟中國矣不可必與齊魯司此時諸侯多從楚楚人召之盟即盟中國矣於諸公而人於獨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于中國春秋諸公而人於獨其心必異楚因是以行其志于中國春秋諸公而人

梁亡

民體而潰秦遂取洪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将至乃溝公宮曰秦将襲我在傳曰深古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春秋縣傳辨疑 奉書 倍公十九年 元

張

氏曰梁嬴姓伯爵柏翳之後

而尋自減者曰亡社稷者曰減非有滅之者而民逃其上者曰清民逃其上母之問者也詳見成五年梁山崩下。凡强暴毀人宗廟西西安府同州郃陽縣東四十里蓋即梁山南地界于秦哲其少子康未知是否其地在夏陽梁山按夏陽在今慶彭山李氏曰梁國名伯爵鄭漁仲以為秦仲有功周平王

すしら 應故不言春滅梁而以自亡為文 深思恐耳非言秦得滅人國也釋 為文不書所取之國以為梁國自亡非復取者之罪 於民彼梁伯者虚興無處之功詐稱無害之寇遂溝其 以還百姓之心開大國之志是妖震之光徵自亡之實 日諸侯受命天子分地建國無相减之理此 例曰作事不時則怨謝 とく 自つ ഐ

魚爛而亡也 公年傳曰此表有代者其言梁亡何自亡也其自亡奈何

穀梁傳曰自亡也酒於酒淫於色心皆耳目塞上無正長

惡其長也長切 足道也花氏四 我無加 之治大臣皆叛民為寇盗梁亡自亡也如如力役馬酒不 損馬正名而已矣梁亡 也使其自亡然後其惡明深亡鄭東其師如使伐之而滅亡則淫酒 表電 倍公十九年 出惡正也此就鄭東其師

喻關李氏曰梁亡之故左傳謂其好土功穀梁謂其淫 君 于酒色二傳之說不同公羊不言其所以而何氏乃謂梁 何 ত 石 一之通有一於此未或不亡且酒色土木之欲事多相 隆 昏亂之 所 姓 栋 峻法一家犯罪四家坐之一國之中無不被刑者 あ 朝具 相率俱去狀若魚 立 * 尒 刑 ٠X٠ 亦 峻入安知 不 ήĘ 斷 爛魚爛從内發收云爾不 ية. 說之執信要之三者皆亡 非禁怕之俱有而後人各

> 字之 北一 慎 道其所聞半蓋採伯無道而致民逃秦因得以 不 其 搦)誤樣比 重戒 ·在泰也故春秋以自亡為文以示有國者不可 充型 之 特筆也莊二十四年書郭公先儒以小字為古 也 則自亡之例有一馬 不亦深哉〇經書滅國者多矣惟 比書祭亡 取其地罪

十年春新作 南

令之 之 六 千 謝 穀 為之故曰新 戊日 쇢 延鹿因舊而華之故曰 出入改謂之法門諸侯皆南面而治 9 作為也言新有改 法 也 新南門雄門面觀 非作 也南門者法門也院 人則去舊

春秋報傳辞疑 高氏曰玉藻曰天子聽朔 門之外此天子之門也 太 畜 修 弘二 於南門之外書曰逆子到於南 + 牛

作

宮詩人頌之而春秋不書泮宮諸な之學僖公修之得其 王氏司 時制故不書新宮災大室屋壞災與壞不能不修而經 為之也二百四十二 不足書其書者皆非禮之制 修之文雄門及兩觀災記新作馬否以此数者參之修舊 八日 新 何 其舊而書新作是必有新作馬罪其不可為而 命孔氏傳南門 年所興作多矣不必書也僖公修汗 路寝門 也 91 知魯南門乃路 門也

汪氏

E

佶

小さ

經

並

無城築土功之事庶我其能愛民矣

機之意負備賢者之意敏而指为南門之役不免于過制而僭上春秋特書新作以

春秋舞傳辨疑 南 鲁城有稷門經不書稷其非城門可知若果城門既謂之 門之偕不自 子之制故於其新作時讓之耳〇禮記明堂位曰庫門天 孔氏以南門為路寢門意魯之路寝門亦名南門而僭天 殺何不從其本名而書之乎惟玉藻顧命皆有南門之說 他 門雖省南向而南門實有定稱如分制之午門正陽門非 按南門之說不一胡傳謂南非一門杜氏謂魯城之稷門 門大庫班既脩天子想路門亦必從傳矣南門即路門南 竊疑不然南門者門之名也如雉門應門奉門之類但諸 庫雖路疏口魯之庫門制似天子舉門雄門制似天子應 子举門班門天子應門注曰天子五門彩庫班應路專有 年作止甲襄十一年作三軍是也告有之而分更造之則 底是也昔無之而今創之則四作文三年作傳公主成元 渝關李氏日昔有之而今修之則曰新莊二十九年新 非 門之不不不正也亦非他門皆可稱午稱正陽也若謂 新作此年新作尚門定二年新作雄門及兩觀是也の 耳 一門總書曰南何不如雅門及兩觀而列序之乎且 使素無南門 係公始係公號為賢君恐不敢無端而僭王 卷言 而今始僭經亦何以言新乎言新者 倍公二十年

國之先務難用

民力不可廢也其重教之意深矣按此說

不書者宮廟以事其祖考學校以教其國之子弟二者為

恭秋解傳辨疑 奏者 然倍 舊而後為改作也。左傳曰書不時也夫建子建母之月 書於策以見勞民為重事而况輕於用所不當為者子然 為也為人為長府問子為曰仍在買如之何何必改作孔 而又加大也〇 禮穀梁傳曰作為也有加其度也夫魯門已婚天子何為 謂之不時何所據而知其不因壞子公羊傳曰何以書機 正當力役之時何云不時孔氏曰非因破壞而輕修理故 妄對而勞百姓耶新作者去其舊而更始之解也未必其 傷公常修伴宮復閥宮矣奚斯董其役史克領其事而經 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春秋凡用民力得其時制者猶 新作雜門及兩觀例之機其借制而不能華非是其變古 又加以高大且即更造不加其度豈不可以書新作乎以 因其既壞而改為之經不書壞者不比世室之為重也 解傳解凝 奏者 传公二十年 聖二二萬得 及雨 大詩所謂緇衣之席分敬予又改作分亦非加大於其 公之為並無城策土功之事使非朝門敬壞抑豈肯 也 斩 觀因災而新作南門未有災也何以必新作此盖 作 班門及雨觀亦以舊有难觀而更為之耳 胡傳曰書新作南門議用民力於所不當

中又與私偕者不同故以宗廟為重而不書耶以此推之春秋輯傳辨疑 卷雷 传公二十年 毒… 服言傳公之修學也新廟奕奕吳斯所作孔曼且碩萬民 居炎處是笑義語言宣王之禁宮室也既作汗宮淮夷攸 無確言文王之禁臺園而後池也張室百堵西南其戶爰 作可知詩與春状蓋相表裏詩曰廼立奏門象門有佐廼 僧有別而抑豈為勞民之故哉o孟子謂詩亡然後春秋 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王在靈圖應鹿攸伏王在靈治於切 立應門應門將將言太王之立門也經始靈臺經之營之 未可如其舊而不華也然則春秋之識新作且與閱宮之 可知南門班門兩觀之婚未當出自王命而先公擅為之 國所得祀者以為亦得其制似亦考核之未精矣意者成 王賜魯重祭彼原出自王命猜可重修而不廢則偽制之 為得制可也今觀闕宮之詩中有后帝后稷之文是宣侯 智為得制盖公作泮宮而不作群雞則私嘗借天子以 其勞民而竟不書耶若夫半宮闕宮之作回必得時未必 也然則西宮之災未必不重修未必不得時制何以不責 在此也若謂用民力者雖得時制亦必書此蓋不為其僭 故以此為偕制不當為則可以此為勞民不當為則不可 新作雄門及兩觀谷不在於勞民可知新作南門機亦不

> 本我#傳錦裝─恭書 僖公二十年 畫 本我#傳錦裝─恭書 僖公二十年 畫 本我#傳錦裝─恭書 僖公二十年 畫 本我#傳錦裝─恭書 信公二十年 畫 本我#傳錦裝──茶書 6 公二十年 畫

亦不然寝門若壞在所當修自與長府之當仍舊者不同

不書壞亦不書新書新作其為力役之常也明矣則雖故有之然悉二百四十二年馬有久而不壞者乎經臺下有楚宮楚宮之作也不書以其變于夷而諱之也餘

夏部子來朝

也知宋之不足恃而依魯矣彭山季氏曰郜姬姓國詳見隱十年取部下部屬乎宋者

季之弟以後更無所闻唯此一見而已無将君諡號不知孔氏曰傳二十四年傳當長所云部之初封文王之子時

夾祭鄭氏日部有二桓二年取部大鼎于宋此都也在今

誰滅之

春秋轉傳辨疑 卷審 修公二十年 卖 一种成武部子来朝南部也今草州有二部城 草州成武部子来朝南部也会军州成武部子来朝南部北部前属于宋人取部以為已邑而邀其君于南故謂之南山說則是宋人取部以為已邑而邀其君于南故謂之南山說則是宋人取部以為已邑而邀其君于南故謂之南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北部矣未可謂部國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北部矣未可謂部國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北部矣未可謂部國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北部失来列為諸侯何謂附庸于宋故監地為宋邑而隱公取之此時有南部無沿門庸于宋按此説非草州成武部子來朝南部也今草州有二部城

五月已已西宫炎

公羊傳曰有西宮則有東宮矣魯子曰以有西宮亦知諸

侯之有三宮也

何氏曰禮夫人居中宮少在前右滕居西宮左滕居東宮

少在後

彭山季氏四首西宮則有東宫東宮者世子之所居也然

則西宮其安滕之所居乎

公薨于小寢而不言東西宮可如西宮與小寢有別也魯渝關李氏曰公羊傳曰西宮者何小寢也按此說不然係

在之卷于洛霞者三薨于小寝者一薨于高寢者一雖宣於寢修在小 門者此者俱未可知始而存之以備考要之西宮為是 時回衞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得臣表世子則謂之 等說又不同如碩人之詩謂莊姜曰東宮左右媵居西 京東之可信者也然李彭山謂世子居東宮左右媵居西 京東之可信者也然李彭山謂世子居東宮左右媵居西 京東之中或有不得其平而失正家之道者天故以此示譴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以自為是 下東宮本以居左滕山門有一東宮而為太子之所居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後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用為太子之所居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見馬意其于復 之所居則皆無異也以妾 滕之所居而炎,

鄭人入滑

左傳回滑人叛鄭而服于衛夏鄭公子士沒堵寇師師入

冯

國外欲滑為己屬蓋強之陵弱如此高氏日鄭伯與滑伯同等諸侯滑服于衛遽興師而入其

張氏曰此記天王出居于鄭之始景也伯鄭首從楚遣二卿長驅而入滑無忌憚甚矣王氏曰滑與鄭為鄰齊桓時常與鄭同盟于幽今中國無

新聞李氏曰彭山李氏曰按黄氏曰滑鄭于鄭而服衛故 都以灣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理必以滑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理必以滑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理必以滑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理必以滑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理必以滑本類权之黨而倚勢以陵詹鄭境故鄭報之也 都入之此說本於左氏然畿内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 都入之此記本於左氏然畿内之滑距衛稍遠無服衛之

其起釁之端蓋在於此此国由天下之無王而亦由天下也於是乎王人如鄭請滑卒職其禍而致天子之蒙塵推出也何又往託于其國耶○滑去京師甚近莊十六年同出也何又往託于其國耶○滑去京師甚近莊十六年同出也何又往託于其國耶○滑去京師甚近莊十六年同出也何又往託于其國耶○滑去京師甚近莊十六年同此於是爭王人如鄭請滑卒職其禍而致天子之蒙塵推入不請於王而正其入滑之罷入之然惡其不屬已而至於是手」與節心於此時以為一方,其是擊而陵鄭也二十四年狄伐鄭此必顧权為之而就倚其勢而陵鄭也二十四年狄伐鄭此必顧权為之而就倚其勢而陵鄭也二十四年狄伐鄭此必顧权為之而就何其起釁之端蓋在於此此国由天下之無王而亦由天下之無之。

之無伯也良可悲也夫

秋齊人狄人盟于那

冬楚人代隨

年為形侵狄而仍以就學聖人之意可見矣

左傳曰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關稅於吳的師代隨取

成而還

厲尤近楚雜常為楚所侵而用賢圖治猶尽自存如楚武郡在孝感縣此今 皆易售屬矣匯在厲南一屆八十里比漢南陽郡匯縣晉屬義陽郡按南陽郡今治南陽縣義陽彭山李氏曰隨姬姓侯爵漢東大國即今德安府隨州本

經 133-615

春秋解傳樂凝 卷書 传公二十年 聽命于隨也八年而敗隨于連杞十一年而隨紋州蓼又 盖隨已屈服于楚也然自莊以前楚兵加于江漢之間皆 師以伐隨其年楚子卒隨人戒楚文即位不復有事于隨 欲伐楚師卒以即師之敗而止至莊四年楚武王荆尸授 故難問也想此時隨尚能率小國以拒楚而漢陽諸經尚 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 廬陵李氏曰隨本漢東姬姓 國桓公六年楚武王侵隨關 至於減而哀元年猶與楚子園蔡則隨無幾能自係者數 遂為同盟之國於是假告慶之策書以為恐動中華之計 不經見蓋未有告命也今齊桓既卒中園無伯于齊之後 侯叛楚則猶能與楚抗而後服者也自是亦服楚矣然不 王 國未有書題代者必不服而後書左氏謂隨以漢東諸 時欲侵隨而熊率且比以為李梁在何益是也凡近楚 口漢東之國隨為大吾不得志于漢東也我則 使然

勝之此所以召兵而自屈也左停罪其不量力不若孟子張氏曰楚力方强隨欲後漢東諸侯于中國而德不足以

襄陵許氏曰楚既代隨則將爭衡於上國而宋欲盟之其師文王之論

能压手

背已仁者固如是乎此孔子節取其忠而謂不知其仁良也務引其君於當道志於仁而己今恃強大而罪隨人之帥師伐隨即此一事亦可見其未仁孟子謂君子之事君谕關李氏曰楚關欽於蒐自莊三十年初為令尹至今而渝關李氏曰楚關欽於蒐自莊三十年初為令尹至今而

可以人從欲鮮濟壮民口為明翻左得回宋襄公欲合諸侯職文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

有以也夫

二十有一年春秋侵衛

杜氏曰為邢故

號而止

稱飲

渝關李氏曰是役也若果為那報怨狄之為那謀也左矣此書伐衛伐那入滑伐隨侵衛者著無伯之悉也裏陵許氏曰中國無伯則諸侯力攻四夷衝決民被其災為中國患此齊形之盟所以兩書而邢衡並受其禍也幾氏曰因邪之盟也孝公不能朝父之業楚狄旨因之以

那之自為該也亦 愚矣街周無如狄何而以此益深其怨

其能一日忘那耶未幾衛竟減那則是侵衛之學無益于

經 133-616

人齊人造人盟于鹿上人野人造人进于鹿上 是難而此亦不與之結好也觀於此而一國之情可見矣 而衛智不來意者宋衛於此蓋亦交相憾馬故使不為之 下曹南之盟耶今狄侵衞而宋不救豈衞人有憾於此故不與 從宋矣乃那狄伐衞而宋不救豈衞人有憾於此故不與 狄其可恃也哉〇十八年伐齊之役衞人與馬則是衝已 那而反建之禍也乃滅邪而狄不能救狄亦無如衛何也

宋人齊人竟人盟于鹿上

茅堂胡氏曰鹿上之盟是宋公也何以稱人齊桓攘楚以

<u>我視之耳知此意矣</u>

國而求之于夷狄亂常之楚與之同盟此春秋所以序列張氏曰伯中國者宋之欲也亂中國者楚之欲也欲伯中安中國宋公盟楚以求諸侯

而人之以為襄公之自取敗辱也

內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內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內於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以其或猶敢時出猶夏與齊抗衛宋襄既無齊桓之億義 从不特凍蘇鄭從之而魯亦從之矣宋襄於是求之于楚 從之者況曹復懷貳楚人亦與于盟齊而其勢力足以或 從之者況曹復懷貳楚人亦與于盟齊而其勢力足以或 以其或猶敢時出猶夏與齊抗衛宋襄此無齊桓之伯如 以其或猶敢時出猶夏與齊抗衛宋襄 以為為虎其遭執辱也宜哉

百叉大旱

尤不可言也

分羊傳曰何以書記災地勿生若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如生者能為旱焚之滋甚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敗食省用務獨勸分此其務也巫 延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左傳曰夏大旱公欲焚巫延臧文仲曰非旱備也修城郭

時雾不獲雨故書旱也早者雾而得雨書雾不書旱雾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早者雾而得雨書雾不書旱雾不得雨則書旱明災成此乳氏口春秋之例旱鬼修雾雾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孔氏口春秋之例旱鬼修雾雾必為旱而經或書雩或書

七年秋也高八曰言大者久且甚之解春秋書大旱者二此夏與宣

春秋解傳辨疑 卷書 传公二十一年 東菜西氏曰天者人之所不能外也世之論天者何其小 俗之說行天人始離而不合矣魯傳遇旱而欲焚至延其 各德修吾政而已彼蒼蒼者吾鳥知之哉以陽之時而天 即日月星辰之運則付之天災祥妖孽之變則付之天曹 人泉枯石燥土焦金流人国無如天何修城節貴粉精勸 氏所載殆未免世俗之 見也左氏之意以為早在天備在 他已甚賴從文仲之諫亟修早備是歲機而不害詳考左 湯自養之天自稔之春自暴之天與人曷當相預耶自世 天稔天與春本舊相參也當是時天治而秦亂天自旱之 旱大與湯本嘗相參也當是時天亂而湯沿以泰之暴而 歉疫為之数則付之大若是者皆非人之所能為吾知尝 果如是說則所見者不過震物之天爾抑不知天大無外 分天亦無如人何饒者天之所為也不害者人之所為也 者也順中有大選中有天向中有天背中有大果何通而 人或順或達或向或背徒為紛說實未嘗有出於天之外

甚其何以堪之於是楚執宋公以伐宋左傳曰秋諸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己

臨川兵氏曰宋襄求諸侯子楚而楚許之故為此會以合

鄭氏曰孟鄭地

其轨而莫之敢读者努不能也實為之主故宋公之執不待言楚而知其為楚矣諸侯聽以爵則子也偃然以子爵而欲于侯伯之上則此會也楚事故 然能致諸侯之来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状也以其首然能致諸侯之来者實楚也夫楚以國則夷状也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强或諸侯服之宋則國豹而諸所求之諸侯也當時楚最强或諸侯服之宋則國豹而諸

春秋輔傳辨疑 表書 宋直楚曲其義己明難以匹夫自反而縮猜不可恥 レス 虎 蔡七上 而以同執為文夫以幾之强豈能緣泰五國之眾 何弱于趙然渑池之會簡相如一奮其氣或信敵國泰雖 聽而莫之敢選其不勇於為義亦甚矣故特列徒子于凍 使分惡於諸侯也諸侯皆在會而變夷執其會王 年毀犯何執部子否復出晉人昭四年會中執俸子復出成執曹伯復出晉侯襄十六年會漢梁執管子部子十九胡傳曰執宋公者楚子也何以不言楚子執之被成十五 來車之會往而幾伏兵車以執之 見公羊楚獻徒侍 拫 将不敢動 况以五國之君而不能得志于荆楚千宋 倭公二十一年 拱手以 划南

人軟齊慶封亦不中言楚人四年猶曰諸侯執之云爾年此幾子孰宋公曷為不再稱楚人也孰宋公不中言楚君孰稱人見傳二韓不信孰宋仲幾會稱大夫執稱人兒陳氏曰齊執陳裝塗伐稱君執稱人見傳傳執衛侯會稱

面之君 也哉

宋人曰會則與之會鎮而致之至則執之執其君以伐其無會之是輕以其身溫於虎狼之聲也不免宜矣冰祭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溫於虎狼之聲也不免宜矣冰祭期出會之是輕以其身溫於虎狼之聲也不免宜矣冰祭鄉庭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輕為是會也懷諫求欲以及於禍所謂愚而好自用者繳稅賴俸雜雜一表者 信公二十一年 去

玩與兒於掌股之上宋人使首聽命罔敢或進不言

戰不言敗拱而 勝之爾

春秋解傳解聚一表面 去其尊號且骨具爭伯母知具團之有難也故不徒許以 知曰是不然具惟素以王號通中國故景池之會哥人欲 國子或者是子本去王號春秋因其稱而實錄之亦未可 之會晉人尚欲兵子去其尊號楚於今日敢以王號通中 楚久僭王 而春秋書子所以正名也或謂哀十三年黃池 素騙抗或亦不肯屈己而就會于來境也疑鄭說近之〇 宋公方不諸侯于楚或不敢勞楚子遠東于宋地且楚子 偷開李氏曰杜氏曰孟宋地鄭氏曰孟鄭地未詳執是然 信公二十一年 大

爵哉又晉人請 夫差 為果公而 吳子 許諾是夫差本未稱 恤其名矣黃池以前重稱吳子何當以其去尊號而復本 先而為之以此耳 使具首讓伯于晉則晉亦安其故而不 桓伐楚不敢問其僭王之罪茲宣無故而甘自退逃以從 且王者之號不但不可通于諸侯而亦不可稱于本國齊 讓宋以先儀然居於倭伯之上必不肯安子爵而從平者 子而春秋特正其本爵耳楚君之稱子蓋亦如是觀楚君 請使哉故兵楚書子皆春秋草周正名之大綱非因其稱 而實殊之也此書楚子之始の臨川吳氏曰按前有鹿上 之盟後有使宜中來獻捷之事楚君皆稱楚人獨此稱楚

首所以辨夷夏之大分也按此說不然宋公求諸侯干楚

尊中國而暖夷秋故雞宋裏不能怕而揭宋公子會盟之

的智不侍眠而惡自見矣何必有異説哉〇汪氏曰春秋

春秋解傳辨疑 卷雪 传公二十一年 齊鹿上之盟君與大夫參馬經並稱人而不嫌於無別此 若眠而書人又何慮其疑若君與大夫會乎其謂五國既 侯而並書人獻捷之使宜申亦書人比皆諸侯而答書詩 難通矣然則于齊鹿上之楚人 本是楚大夫其中亦有諸 鄭許皆稱爵而楚獨稱人於其上以此考之更知攸說之 稱爵則楚不得不稱爵者尤不然傷二十七年國宋陳祭 侯並稱人未當以齊侯宋公之書爵而並爵諸侯也且于 平若夫五國稱爵亦非為其宋公既新故北杏曹南之諸 出奔則稱衰瓦此写上下之異解者也今又何嫌于異解 城濮稱楚人而殺則稱得臣定四年戰于柏舉稱楚人而 則于會稱宋人執稱宋公有何不可如傷二十八年戰于 自量以合諸侯而張為之長與夫楚子之抗橫諸侯之半 者貶義具見於前後於此目其爵而紀其實則宋公之不 不得不然之辭是亦迂曲之見也若使諸侯皆敗而稱人 稱爵此春秋之筆也按此說都似聖筆才得不貶特為此 **皆須虧否則疑若君與大夫會五國既稱爵則楚不得不** 子者蓋詞執宋公不可稱宋人宋公既爵則陳蔡鄭許曹

楚大夫也陳蔡寶二國之君楚臣不得先諸侯也使楚子春秋解傳辨疑 奉書 僖公二十二年 ——

目上的胃力分子上之前分下上了了一个一个人生的人。 書解之先後以為初猶未 肆今乃偃然欲主盟也不惟不親至齊未必不先陳蔡矣若不察其若臣之殊而另泥於

執之楚子執之曷為不言楚子執之不與夷狄之執中國明其事實而於當日之情勢抑宣有當乎〇公羊傳曰執

中國經皆直書而不避直亦與其伐與滅子胡傳同執之也信如比說将與中國之執中國乎且夫楚人伐中國滅

說本於程子具義精矣

冬公代邦

黃氏曰都當從宋代齊馬救之不克又都為之親也而都

大小了,53

故我問而代都

怨于鲁者或亦不止伐齊用部子之故也 可於此伐便言須句事也黄氏之記得共情矣。邦近魯 意必不為項句故也惟錄左傳于再伐之下其故便明表 意必不為項句故也惟錄左傳于再伐之下其故便明表 當然不為項句故也惟錄左傳于再伐之下其故便明表 書成而於明春書取須句可知伐邾本兩次而令冬之伐 以一夫四大早經時不知貶食省用而用兵伐人非其道也

楚人便宜中來歌捷

盟召陵楚臣之見經自是始臨川兵以曰楚人者楚子也稱使則和為楚子矣自屈完春秋轉傳辨疑 奉書 僖公二十一年 里

見宋獎之爭长獻捷不人之則是遂予楚也自是至極之陳氏曰君使大夫 何以特稱人 貶之也盍會不稱子無以

王氏箋義曰宜申嗣氏子西也

聘始有君大夫椒聘見

小羊傳曰惡乎捷捷子宋

張氏曰倭公不與孟之會楚方求寫中國以為為諸侯之

胡傳曰諸侯從楚代宋而魯獨不與故楚來獻提以魯魯

望故假宋提以威魯

· 經 133-621

其罪而致討不悉無到魯於是時魯不能中大義以攘荆之上又以軍獲遣獻諸侯其横逆甚矣拒其使而不受聲公先代之後作賓王家方修盟會而伏兵車執之于壇站為魯計者拒其使而不受可也請於天王而討之可也宋

影書式,捷楚.獨獻,宋捷書人,不書宋捷存中國而柳夷狄

之義者矣晉景公便筆朔獻虧捷于周天子猶責其奸先

汪氏曰然者下奉上之解經書獻捷者二齊侯獻戎捷書

> 同而誅責之古則同也 也曰彼則略其君臣以立法此則既其君臣以示義例不恭則知楚之敬掠俘獲必多矣以其捷而宋獻于魯貌使捷則和楚之敬掠俘獲必多矣以其捷而宋獻于魯貌似捷則和楚之敬掠俘獲必多矣以其捷而宋獻于魯貌似地則是僅為魯諱也哉 〇 伐宋而不書戰宋不敢戰也此書獨尤小而關天下之防者所害最大不曰采捷固曰諱之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薄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中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盟于漢釋宋公

逆襄公歸

故公畏焚而與之盟溥魯自此亦專意從焚矣也是民時幾于代宋進至於此。楚使宜申獻捷以魯魯衛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兩毫按宋州即今歸德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兩毫按宋州即今歸德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兩毫按宋州即今歸德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兩毫按宋州即今歸德所盟也因景山為名河南偃師為兩是按宋州即今歸德所與人事代曰灣東記作亳亳有三括地志云宋州設熟西至《傳曰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楊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左傳曰冬會于薄以釋之子魚曰楊猶未也未足以懲君

香秋解傳解疑 卷書 任以二十一年 遇 照于宋是也楚维主盟而春秋智書公會諸侯不以伯權 照天口春秋書公會諸侯盟者二此年盟于薄二十七年

孔氏曰按經盟于海始云釋宋公則盟海之時宋公未得蘇氏曰孰之釋之皆在諸侯尚可以求諸侯乎

予楚而憫中國之失怕也

與盟

矣二十七年之盟宋義與此同〇公羊傳曰楚人知雖殺之失伯是也若第視為前日後凡之常例而春秋之義隱以從書辭重複之例汪氏所謂不以伯權予疑而憫中國非尋常攢夏之可比也春秋書日以謹之而不再序其虧楚子必居首而主盟矣噩夷主盟自此始此天下之大變渝關李氏曰盂之會宋公先幾子宋公既被執則此會也

春秋解傳辨疑 卷雪 侯所以深賣楚也〇胡傳曰會不書其所為獨會于稷書 分惡于諸侯而深惡其黨楚故以共釋為群責從楚之諸 宋地是亦不可書歸矣執與釋皆不名者宋公之俊產諸 非也使如此說則書諸侯之共釋春秋豈與之乎蓋春秋 之之解耳 〇 殼梁侍曰不言楚不與楚專釋也按此說亦 侯而妄求主盟不為無罪特欲全中國之體故不加以腹 即或不然執宋公以代宋宋公己入宋境于薄之盟又在 罪何須問其歸予況據公羊說宋公走之衛不可以書歸 或不名或書復或不書復或書白或不書自義又各不同 曹二十九年衛侯鄭歸于衛成十六年曹伯歸自京師是 也兹釋宋公何以書釋不書歸義繁於釋以正釋之者之 也義於歸故書歸書其歸而釋亦可見矣然歸而或名 諸侯十有三而書歸者凡三僖二十八年曹伯裏復歸于 責諸侯之從楚為不義也宣偶因公會而持詳之哉經執 春秋不書者略之也 比事關乎 天下之大改故詳志之以 常例而亦不然外之釋也未必盡不告未必盡不知然而 詩侯之被執者皆不書其釋釋而公不與又不告故魯史 日外釋不志此其志何也以公之與之盟日之也孔氏日 宋公摘不得宋國於是釋宋公按此說甚得事情穀祭傅 不得書之此由公住與盟見其得釋故書之耳按此說同 **倍小二十一年**

春秋释傳解疑 卷書 僖公二十一年 兩事經蓋次第書三之非欲推明其由而云然也觀其不書 陷不言發子為魯諱以深眼之也說梁謂不與楚專釋是 變春秋之所謹也尊既不能申大義以柳其强暴使宋公 言釋米公者宋方主會而壓夷執而代之以其俘獲來過 故者為葬蔡侯不討般也事児襄盟不書所為而盟于海 亦可以書其所為予執宋公不為書所為則釋宋公亦不 以不書故則可見矣若如彼說于孟之會下書執宋公宣 耳釋宋公乃是序事之文與執宋公同例盟與釋本自為 己按此說亦不然以成宋都宋災故是皆言其為會之由 見釋出自天王與中國而顧與故血要言求楚子以釋之 是夷狄及為中國主禽獸將逼人而食之矣此正天下大 為書所為也明矣且是盟也原不為宋公此時諸侯已從 是操縱大權自蠻夷出其事已俱甚矣故書會書盟書釋 楚楚子慮其志不堅而或二心于宋也故為此盟以結之 售 何以盟為今既盟而後釋又安見其為釋而盟也哉且為 非諸侯恐楚不果釋為是要言以求楚也不然釋則釋耳 為解則是不獨賣無而並賣諸侯也彼乃語語賣馬而不 抑弦暴而釋之不以其道為固不能解答然經以共釋 初表同事與五国之同事者差別則責以不能申大義

成宋副者為受都鼎立華督也事見相會于澶湖言來災

罪故不言是人釋此買春秋断制之法抑宣徒全其體枯春秋拜傳辨疑 卷番 传公二十一年 畢 0張氏曰春秋不書會楚子亦不書楚人釋宋公益其執 時宋公未得與盟此說是矣又謂凡盟之法皆含其前惡 釋而釋之非其通也是亦惡得無罪乎 0 孔氏謂盟薄之 釋之為罪按比說似矣然春秋非惡其釋也惡其黨楚以 為諱之而不忍言也哉の何氏曰春秋以執之為罪不以 以主題故不言會楚子亦惟分惡子諸侯以治其從楚之 而為中國詳是摘徒爭中國之名分而己大惟不予楚子 之無能為也按比說亦非也若為全中國之體故不言楚 其釋問制于夷而聖人全中國之體故諱之罪魯與诸侯 則是不予幾子以主盟故以諸侯統之宣獨義繁于為我 明言公會諸侯而楚子即在其中未常隱其從楚之實也 而不言楚子釋然則孟之會魯君未出亦以共執為解將 及諸侯義亦未備况其不言楚子原非為魯講若為魯講 宋楚之忍而為此盟即當與宋公同敢矣今與諸侯盟而 結之者未釋宋公之前何須盟誓此說殆不然也若為平 結其後好今釋宋公之後恐楚人伐宋宋公恨楚故盟以 為誰諱子若夫書會書盟之不言楚子尤非為智謀盖於 十三年宋公卒魯人不會葬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代齊二 獨不及宋蓋楚恐諸侯從己不堅而或有私于宋耳觀二

另不先釋求公而與之盟也或者盟時猶未肯釋或欲釋 知要之比盟不為平宋楚也 而專從幾乎然其釋采公也宋人亦必服幾矣既服于楚 一面於子之意循木釋然于宋而不肯與之盟也俱未可

七年子宋之盟公亦與馬得非

以此盟之故為遂紀宋

春秋解仍辨疑 Ā ÷ 侈 八二十一年 义



言之若封须句是崇皞济而修祀舒褐也二十二年春伐故極口称又失也然则邾雉曹姓之遣近諸戎離用失祋禍也杜氏曰此邾溅濩句而曰或夷昭二十三年叔孫豹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赛周禮也蛮夷猾夏周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赛周禮也蛮夷猾夏周 服事諸夏都人滅河句河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句成風家在傳曰任宿河句顧與風姓也實司大學與有濟之祀以十有二年春公伐那取河句

郑取须句反其君馬

春水轉傳拂發--春二十五 海公二二年 一 界則須句當在其間矣 而遂城部正以控制須句也盖部魯邑在下縣南與邦相 必東伐邾而後西取須句耶觀文七年公又伐邾取須句 平之東南皆為魯有西北皆為春有都人豈能越魯境滅 须句以有其地乎 且魯人欲取 須句直取須句足矣又 彭山李八口杜八口須句在東平消昌縣西北 今東平州晋東平郡治北距都山百六十里當僖公時東 按河昌即

公不而 如是固得崇明紀保小寡之禮 之頂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公代 胡佛曰按左氏項句風姓實司大皡典有濟之礼邾人滅 又未省伐须句是尤不可言犯内в擅取人画而反共可谓之鲁邦内丛此時须句已属都原的非鲁之附庸的群為母家報怨課動干戈於邦内耳须句非鲁之附庸处是固得崇明记保小寨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处是固得崇明记保小寨之禮何以書取乎不請於王命 以礼 易礼 排 ΡĤ γŻ 人為禮也 典权 邾取 須句而反其君馬審 存者無以異矣

春秋報傳辨疑 卷二十五 佐公二十二年二 子者盖如候伯稱公之例亦虚名耳但须句為附原國必 句雖苔著丘公立而不撫節:叛而来書取 陳氏日春秋嚴義科之辨苗以為利一以取書之是故 邾人滅 須句項句子來奔伐都取须句反其君馬書取 不近濟或亦不可有濟之祀也〇據左傳則公伐邦取須 李彭山不信其説以須句當在邾魯之間據此則湏句亦 蒙主其不祀濟也明矣杜氏 謂酒句在東平項昌縣 **奥在蒙山下地不近濟孔子曰夫颟臾昔者先王以為東** 秋男爵也任見於孟子未知何爵大抵亦子男也簡史見 句本為邾滅湏句故先儒見經不書邾滅湏句並不書湏 大皞與有濟之祀杜氏曰四國封近干濟故世祀之按顓 非魯國之附庸也〇左傳曰任宿湏句顯史風姓也實司 渝閉李氏曰左傳曰任宿項句顧與風姓也按宿見於春 又此詞史相連安知須句非附庸亦此詞史等耶其稱 則須句乃子爵也然亦未見其必然親僻列須句在宿 ;論語魯之附庸 國也春秋於此書湏句傳謂湏句子来 ص 16 頂 雏

春秋料傳辨琴 卷二十五 倍公二十二年 城矣經弟書伐不書滅與奔盖不以柳強誅暴之義予魯 書入郡可知此不書滅奔亦非身實魯矣然則書代書取 的十九年宋公為郡伐都大抵類此然於十八先書鄉人 觀其書取而不書反具君賣魯之意從可知按此說不然 乃春秋正己而後正人之古非故寛邾之滅而背干魯也 書滅奔而後書代 雖擅與師猶近於有名是亦可以從 木 為已有其愈于都也幾何哉或謂滅奔不書專責鲁也若 句伐都是後也實出於好命不得己但據春秋所書則與 而歸須句之君于須向斯可矣不知出此乃擅動干沒于 雙而欲後其國則當告諸天王請諸方伯明正都人之罪 而不言反其君者民以取之為己有其反君也無足道馬 入郡彼何分惡于都而不為之專賣宋乎彼不專責宋而 前伐無異而且多此一取也罪邾人之滅湏司而卒权之 高取須句其不足於此也明矣〇去年冬伐邾令又為湏 隣國特假名義而自濟其私屬可謂義平直書公伐邾又 之時魯人即當急救之既不能救以至于滅公若為母報 伐邦春秋其子之乎曰非也须句為公之母家當弘被兵 為公諱而不古春秋之深意也○邾人滅頂句公為項 記之事與夫成風之言不應憑空駕虛而妄為此説 句君之奔反遂疑傅説之不然而謂其無此事然左傅所 中〇文七年公伐郑取酒句则是郑人再滅而公再取之其分所而不書何况于魯哉县使春秋果書歸酒句亦非也彼以諱滅而不書者非之也但此為不較必家諱彼為不此減與命不書者亦諱之也但此為不致必家諱彼為不此減與命不書者亦諱之也但此為不致必家諱彼為不以此減與命不書者亦諱之也但此為不致必家諱彼為不以此減與命不書者亦謀之也但此為不致必家諱彼為不以此減與命不書者亦謀之也但此為不致必家諱彼為不以此減與命不書者亦其有其力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者來解傳辨發 卷年五 催公二十二年 四个大本年公伐郑取酒句則是郑人再滅而公再取之春秋解傳辨發 卷年五 催公二十二年 四个一点的意识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各為貪誠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各為貪誠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各為貪誠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各為貪誠是也以為果有其功則必壽歸或不然盖不請者於王而私反其君即使不貪其土亦不可書歸以者之聲

夏尔公衛候許男勝子伐鄭

若其善哀八年歸称子益于都豈可以為善形

左侍曰三月鄭伯如楚夏宋公伐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

遂朝于楚宋公不自反以修己之德義乃遽怒鄭而興師諸侯再盟于薄而後得釋鄭知宋伯不可成其力不可恃臨川吳氏曰宋襄求于楚一會諸侯于孟而遭執伐之辱

以伐之所以挑楚蒙而取泓之敗也

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豈而不復預中國會監真一反覆小人也卒為晋文所國 莊襄公者也令文轉而黨宋以典鄭雙自此之後遂又從 彭山李氏曰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計別附楚會孟以 彭山李氏曰衛滕皆宋與國無怪其從計別附楚會孟以 規益其所不能穀梁所謂過而不改而又甚之者也 張氏曰褒公嘗困于楚矣疾疢雖甚而德慧所知未有以

渝関李氏曰薄之盟諸侯皆從楚矣宋公無如楚何而欲於其與國安能比諸侯而盡伐之耶鄭伯之朝楚亦其势人其與國安能比諸侯而盡伐之耶鄭伯之朝楚亦其势之然再集其势而冀伯紫之有成也○衞嘗從宋代齊黨又欲再集其势而冀伯紫之有成也○衞嘗從宋代齊黨不同得非以邢狄之從與狄之侵宋並不政而怨之耶至不同得非以邢狄之從與狄之侵宋並不敢而怨之耶至不同得非以邢狄之從與狄之侵宋並不敢而怨之耶至不同得非以邢狄之伐與狄之侵宋並不敢而怨之服命者不同得非以邢狄之战典称之侵宋並不敢而忠之能亦者。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晋退险淖颁左傅曰初平王之宋建也卒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然于附不專從楚矣

之成于伊川

居樓 土秦晋豈宜速陸渾之成居之秦晋之罪不惟亂華其通 秦晋之罪不可勝該矣 公歸自春而務以来偏我郊 周甚实自 所以有九州内 井者尚皆歷之用 者既己井授矣其 仁山金氏曰 .机于四高以禦艦點故允姓之祖居于瓜州伯父惠 此伊洛之戎世為 按先王視地畫井而計民投 之夷狄也然 廣樵 依 山險阻高下不一地不可 牧 惟夷狄之俗 甸我有中國谁之咎也然 周患他日王謂晋人曰先 伊洛王畿天地之中雖日 则多依 田 凡 山 田 地 阻 之可 ţ 除 不

蒋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孔云吾兄弟之不協爲熊怨諸侯之不睦王説王子带自然左佛曰富辰言於王曰諸召大叔詩曰临此其隣臣如春秋輯傳節族 卷土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太

有仁不可以無義而姑息養乱無義亦不足以為仁令召臣賊子開想倒耶房曰盍人之道曰仁與義夫大義滅親幸免於一時之誅終亦國法之所難容者也富辰於此乃矣次年王討予帶而子帶奔蘇彼雖以齊桓為逋逊主而矣勝拒泉皐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爽東門罪莫大谷楊祥泉皐伊維之戎同伐京師入王城爽東門罪莫大渝関李氏曰富辰勒王召子带何其祕也僖十一年于带

致天王有蒙塵之憂伊誰之咎也哉罪人後罷之則是仁典義胥失之矣未幾子帶後作亂

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戦于升四

程我師敗續都人複公胃縣諸魚門小綠遵有毒而児國乎弗聽八月丁未公及邾師較于升仲日國無小不可易也無備雖果不可恃也若其無謂鄉左何曰邾人以须句故出師公早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

春秋将停弹, 卷二十五 格公二十二年 七無衣可以招惠 鲁既欺猜那亦畿亡輕用師徒害及两師雖勝死傷亦甚 鲁既欺猜那亦畿亡輕用師徒害及两師雖勝死傷亦甚 餐及以炙盖自戟于升厚始也 穆托檀杜氏日升脛鲁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耻之不言公杜氏日升脛鲁地邾人縣公胄于魚門故深耻之不言公

國亦異於妹恭禁亂之兵矣

肯 縣諸魚門犀可知矣不書敗績非欲不見其犀也盖伐攸伐故不書攸伐按此説不然彼既兵至曾地而與戰即使伐故不書攸伐按此説不然彼既兵至曾地而與戰心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也回此公戰也及之者為主則是公之有志平此戰之義之。

經 133-628

必皆合義也而皆不諱公熟謂諱公之為不義哉惟以于來丘十一年公於宋師于都僖二年公敗邾師于復年公敗宋師于菅莊十平公敗郡師于長夕公败水師與桓比也若然則他公之詐我而吉公敗某師者凡五 春秋解傳辨疑 袋城則其黨篡不足責也若他公之不義者自當雄未 戦助鄭黨篡是尤不義之甚者何亦不祥公或以為 不 不義平或曰 間 ıΤρ 戦而祥之且伐都而取须句貪兵也都人以须句 年乾時喪戎路而師 下了一大大學師之解平見極及之者三于異非公戦直欲災其大夫與師之解平見極 得不没公金分别觀之可也 薛之而不書乎惟不書敗 然春秋無義戦盖凡戦皆不義矣况桓十三年已已之 美程不祥之于代 如乾時之戦既 公禦之應兵也 年身岸走 長千十五 侯公二十二年 八典公戰為例伐齊納斜不為其不義而不書公何獨 義之戦故 師 βij 供傷 錐 亦 朩 ぶ 也而皆不諱公熟 而 利 1股必然其 皆韓公以收之殆不無干異非 故 郑人之丧亡者至於無衣可以 亦 没公而我師敗續未審為之許豈於此 之势猶未決故不言我師敗續耳若果敗檢 雏 *‡*9 亦 τD 君辞而不言公也汪氏謂三者皆 耳 重 薛之于戦 何為干應兵而乃貶 均為不義然應兵之視貪兵則 败 者聖人慎戦故下戦馬祥之 續故諱公儿作 續非謀則欲諱其失胃之原 9 諱公之為 經書內戦止言及而不言 不義哉忧 升程失公胄 48 招 戦白不 惠川 故 マス 桓 出 是被 可 無 雨 不

> 春秋解傳雜樂 卷上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 冬十有一月己己朔宋公及楚人戦于弘 泉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萌擎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 宋公及楚人戦于弘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 奈商人矣君将典之弗可故也己弗聽冬十一月己已朔 左傳曰楚人伐宋以殺鄭宋公将戦大司馬固諫曰天之 及 不没 師隊而 韓為敗是 说也是即此其不義之意要之未 两國亦異於缺暴禁亂之兵矣故韓不言 贬 公 皆書法之 且 可 無悉是以不及 故乾時 例 升 耳胡修 陘 公也 讣 没 於此 V. 公 سلناز ,*T*ŋ 水師 戟 推 桓 日 =2_ 公 2\ 2 輕 可 可信 ጥ 근 用 知 書及 五 師徒 Ż 败 内

雲供切音同而字其也 厘魯于孟穀 梁作雩孟粤贷 较梁傅曰日事遇朔曰朔汉 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谁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 城馬國人皆啓公:日居于不重傷不食二毛古之為 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 弘之我以為後考之此 也 夫李 門官 年日

改容氏日春秋中國典楚交戦者汲城滁鄉縣陵

孫而于

天死 泓

32.

氽水

丸

水之上須

洪成列

而

後擊之則衆敗而身傷馬七月

而

不改有之是謂

之道

聚公之謂也古者被中娶青非

雩之耻宋襄

公

有以

臼

取

之

返

ノ國也則

バ

征

無道

JE. 皇日

以報其耻哉宋公典楚人戦

弱不同然皆以中國及之趙子曰內中國而外四夷山

張氏口楚子貶稱人惡夷狄也

蘇氏曰楚以夷状而干中夏故弘之戦難曲在宋而春秋

河無所子

公升傷而不言宋公敗績猶為中國諱辱耳若楚君敗績師往逆之而與戦狱雪盂之恥而不度其力之不能也宋夏月伐鄭之師既歸及秋楚敉鄭不及因遂伐宋:公師汪氏曰宋以衞侯許另滕子伐鄭而汲戦止書宋公者盖

则直古之矣

始顺事恕施者强政之本也襄公伐府之丧奉少李丧使為至仁大義雄文王之戦不能遇也然物有本本事有热春秋辨嫌辩疑 卷二十五 信公二十三年 十 一人将四汉之戦宋襄公不死人于降不鼓不成列先儒以胡傅曰汉之戦宋襄公不死人于降不鼓不成列先儒以

動而與師園之罪三也儿此三者不仁非義乘公放行而一會僵二國之君罪二也曹人不服盡姑省德無關然後

國者罪一也 極公存三亡國以属諸侯義士猶曰蔣德而

察人有殺無虧之惡有敗績之傷此晋獻公之所以亂其

策篇 陳仲子以避兄離女居於陵為庶乎 雅安康傷典二毛則亦何異盗死之以分均出後為仁義

喪收後世指其一戦之失盡 疑帝王之兵為不可信果哉東萊呂氏曰宋襄公為泓之 役而以帝王之兵自许及至

之縣即可見其該古道之移雖未交鋒之前回知其必敗家自視信義典辭桓就愈壞地與齊桓就愈兵甲典齊之其愚而不能料事二矣盡之見執幾不免虎口僅而殺我愈齊桓九合諸侯然不能屈致焚子而宋寒乃縣欲致我愈齊桓九合諸侯然不能屈致焚子而宋寒乃縣欲致者自視信義典辭桓就愈壞地與齊桓就愈兵甲典齊桓於愈者植九合諸侯然不能屈致焚子而宋寒乃縣欲致之縣。而不能料事二矣是一矣為進之伯宋寒耳目所接也宋文縣之遂也宋襄君于宋宣不知宋之弱迫于楚宣不知楚

春秋好佛排於 卷二十五 倍公二十二年 縱降者帝王之兵縱敵者尔褒之兵也為可置之一城耶 是以弗弊苟推鋒而與之争一旦之命胡為而從之哉是 世人背服其德則因不待于用兵德不能服是以有兵則 王之德而欲敢帝王之兵所以致此者亦非也使帝王之 角宫遂欲并廣大樂豈不過甚矣哉或者又謂宋爽無帝 然未當有毫幾貸其所見者惟弗通克奔而己奔而歸戒 不 兵者生于人之所不服也被既不服矣豨縱豕突亦何所 也就者乃以宋襄之敗為古道之累是猶見順者之誤評 不益我乃欲從择選以待之適道之角不吾恐帝王之兵 拙也古 之誓師者曰珍藏乃雌 4 収役 山残凍

若四文王不相 偷関李氏曰左傳曰楚人伐宋以較鄭按此時諸侯之師 知子真之善學文王 - J-而降其言葉然而 团 文王若子魚乃真知文王者也子與谏宋褒伐曹曰文王 公羊将以宋 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修数而復伐之因 334 之 戦 誎 宋襄之解發楊激烈香起勁悍骤與前日與 襄 1,0% 之戦為文王不是過騙呼宋褒何足 兴爱 不 则知宋襄之不善學文王矣 傷追然而不伐妙得文玉之本心至 推 移不主故常此真學文王者 γχ 午口

己是鄭不須教何得言殺鄭或者關幾人之初意本如此

今班不須敢左傳原其意而云然也果如此說則必諸

梹

春秋解傳辨疑 陵李氏百以處己息争之道言之則戦皆非春秋所與宋 及主乎是戦者也而於此戦人以宋公書及為深貶之盧 李氏亦者是之矣乃二十八年或于城淮胡傅曰或而言 中国而外蛮夷正举夷之大分也超氏亦同此說而廬陵 晋之汲、與楚戴不及齊桓晋 悼遠矣胡傳得之又曰 雅 有誤也〇中國典楚戦者四無論勝負皆以中國主之 须收 之師福在鄭時楚人直驅地以伐之欲其急此而釋彼 人來代而後退耶若焚人未出而諸侯已退則此時鄭不 然自夏至冬歷時不為不久諸侯何為久留于前直至 而此伐宋之役未可謂為殺鄭故矣此以知傳說之 卷二十五 信公二十二年十二 楚 内 بطر

> 春秋辑傅辩疑 卷二十五 传公二十二年 一二 無道甚矣若猶以息争之道責中國是無異盗贼入人之 常是時楚人借王猾夏屡動干戈肆虐於天王宥客之國 楚不可被也就謂冠来不必戦惟以息争之道教天下哉 也又曰可使制挺以搜秦楚之堅甲利兵矣亦未嘗言秦 等不言戦春秋無義戦亦弟責其不義之戦未嘗專責戦 之未嘗以戦為不可也孟子曰君子有不戦:必勝矣勞 而未當絕戦又嘗謂我戦則克又曰以不殺民戦是謂紊 善但先王不得己而用戦:亦曷可廢哉故孔子弟慎戦 此説是以戦為不可欲平怨息争而相安於無事意非不 中 国 為 Ì 伙、 以息争之道當贵之中國也義皆可通 按

Q 胡傳主平是戦之說以之論他戦誠是也然春秋之義 夷是乃天下之大分 贬之即况輕戦之過僅為宋襄之私事 輕與之戰而致敗績以是為可責耳然此弟直書其事 義可見国已無待於與矣夫豈以戦為不可而特書及 為過惟宋公自反不縮而力又不敢且無制勝之策以是 我也此如不量力而拒盗者雖不能殺使而找反被創豈 以拒之者為有罪乎以此親之可見中國之典楚戦原不 理裁雜彼強此弱势力不敵但當責其輕戰不當責其與 室搏其主而掠其實獨賣主人之不閉戶而謝之也有是 經必不暴大分而為私事報此明矣 ሔ 计 中國 而外 而

春秋解傳幹無 を二十五 海公二十二年 解同而 襄之不仁不義誠確論矣然以是泛論宋襄則可乃又終 祭不殺而宋公書及以深販之也據此說則是春秋專賣 顾可書曰楚人楚子及某戦平如此将欲着夷状之好 之未必四戰皆然也且使蛮夷邀戦中國不得已 宋而以宋主兵乃為二國之優者雜也則不然今以二君 公不死除不鼓不成列固非有意必致者也而 之口夫計末遺本的小名妨大德者春秋之所惡也故詞 之可知主乎是戴之説未可以之論此類此〇胡傅罪宋 反以失中國之大分也尤不可以為訓矣况此年之戴 古異者不一若必謂中國有志乎戦乃以 亦 パく 宋 浜

較之窃意宋公之罪猶未若楚子之甚比凝春秋之所書 水公之輕與直吉而罪己見是豈猶待於此乎惟其自取 争大事華夷威衰之所関又必責水而石楚爲恐亦覺其 於宋公不義之行皆已致敗是皆責以自正之意若于戦 喪師實為中国之大 夏故書敗績以痛之然其身傷而不 情矣今考書法宋稱萬而楚稱人明係贬楚之意至于 知之以左傳所記鄭劳徒子知之以楚子而稱人作其 宋公敗續猶為中國詳屏也已〇 年之戦都陵皆稱焚子而不再贬矣若夫二十八年戦 之也 典義明而後宣十二年之戦外成十 此楚子之親将

> 春秋解傳雜疑 卷千十五 僖公二十二年十五 宣可恃此而輕強楚哉嗚呼以戦而騙亦以戦而喪則是 與楚争諸侯而敢與楚戦或亦由戦勵之勝使然盖存為 亦不足畏也不知春國亂而人心不一是以宋公幸勝之 伯 公主是戦而又為之韓辱春秋之尊中國何如哉〇宋衰 股不書宋公敗績汪氏謂為中國韓厚誠有然者夫以宋 經書楚子敗績盖集矢于其目而以君傷為重也宋公傷 夫之眨解而各以其事罪之非為猾夏貶也四鄢陵之戦 城濮之稱楚人則大夫書人之恒解而貶義亦在其中至 國天下英強馬一旦勝彼而騙逐獨天下莫我敵而楚 十七年戦長岸定四年戦柏举亦皆稱楚人者則又大 惜乎

宋公之不悟也 宋公之東班身傷七月而死禍己伏於勝齊之日矣

二十有三年春春侯伐宋国紹 彭山李氏日杜氏曰絡宋邑高平昌邑縣東南有東稱 與楚盟鹿上以計愚宋者也失夫孝公未親往也及孟之金鄉縣南界也餘見莊三十二年遇梁丘下〇麻孝公本 張氏曰漢志山陽郡東絡縣按稱在鹽水之南今兖州府 左傳曰春齊侯伐圍編以封其不與盟于齊也

城

會齊候不往任楚肆行飛完既因逐自取威故親伐宋而

圍其色盖孝公方将継桓餘烈不欲立楚下風此己有争

雄之志者也而不知 兵無義聲不足以服中國安望齊於

心克續也哉

杜氏曰十九年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獨不會後

各齊人共盟鹿上故今計之

其約而伐之此尤義之所不得為者也故書代國而古團 狠笑齊候既無薄中國攘夷狄恤災患畏簡書之意又乘 胡傳曰齊伯國之餘業也宋褒公既敢于泓荆楚之势益

春秋解傳雜疑 卷二十五 佐公二十三年 校宋耳非真有輔春之意也英人亦與干盟其心尤不 渝関亦氏曰于齊之盟諸侯修桓公之好不過 欲借 ٧X

而圍其色所 我兵戈互起春一位魯一伐魯而衛人為魯伐春曾又以 絑 雄者也不知宋固無能為矣齊亦何德足以服諸侯而欲 之敗討其不與盟于齊分明是圖伯之意欲屈宋公而自 楚矣齊侯 惡宋之不 後己而反召己以會孟於是乎乘宋 湖已而執宋公政宋師方且横行無己天下之势大半在 齊孝非宋 襄之力 師伐齊而取殺也至信二十七年而孝公卒矣維伯無 桓公之業子觀魯與衛艺盟則諸侯之不服齊可見未 國家困樂然則齊侯 謂以怨報德刑戮之氏也齊侯書爵以其背 則不 触 之愚去宋公為幾何哉〇家氏 有國顾忘納己之德乘其收

> 本秋科学辨疑 卷二十五 其矣美惡不嫌同詞按此説以此為惡是矣其以桓公之 秋将保鞍疑-卷十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十七代鄭園新城何以不貶乎鄭典楚合憑陵中國桓公伐之 攘夷状也宋與楚戦兵敗身傷齊侯伐之残中夏也其事 而反與之戰此時可為黨不正者之戒云〇胡傅曰桓公 其間而欲使不仁之人必遂我私而厚其報亦己難矣故 宋襄納昭求其後己而反被其代秦移納夷吾求其路 兄長而亦何有於隣姻况夫輔之以争周者皆有私利於 凡以不正争國者皆不仁之人也本心既失彼且不有其 恭耳恐非责其许惠也胡傅不言及此其義正且大矣の 爱也春秋之惡齊侯為其不能殺患援夷反孤其危 也 按 忍於為不義故日其人而謀之苦伐書園皆 說與胡傳異然宋襄以不義納昭私思也 非德 雨 řή ے Vス

夏五月庚寅宋公兹父卒

圍為美也書風例詳見隐五年圍長為下

張八曰 左佛曰夏五月宋襄公卒傷于弘故也 時傷公己有志於附楚故不合宋公之葬

伐鄭園新城為美好不然親伐鄭之書公至其不足於彼也

僖六年公會存侯等伐鄭圍新城此年齊侯伐宋園舒二

十六年楚人伐宋圍稱春秋野無取馬未可以桓公之伐

甚明盖經書後他園園邑者四隐五年宋人伐鄭園長萬

終身者也但以本非己有之實德而徒假其名以率功利 有匡正天下之功也三君 之中秦穆最賢然在中國但随 宣弘常之可及哉夫宋寒春楊楚枝母居雖皆伯 之私故孟子直以假之一字断其心術之微耳其實功業 秦穆楚莊同厕五佰之列殊不知五伯之為伯行仁義 免此齊僖鄭莊之所不屑而實五伯之罪人也說者乃典 君也不惟不能投 心實畏之故不會宋葵廢喪紀矣の宋襄公迁愚暴虐之 彭山李氏曰是時楚與宋雠而諸侯亦皆輕宋魯方善楚 恤 隣患取重諸侯而危國屏身幾於不 術初末

春秋解停轩疑 卷二十五 唐公二十三年十八晋文行事而已楚莊則貪暴自私為雪中國遠不及馬若 宋衰者柳又下矣沉孟子謂五伯按諸侯以伐諸侯水衰 秦穆楚在安有是哉若前况以吳屬盧越勾践列五伯而 氏乃為盟主訴不從命以尊王室及從之我也大彭豕華 氏傳夏后太原娱于耽樂不循民事諸侯偕差於是民吾 彭豕幸周齊桓晋文為五伯盖本於應劭氏其古曰按左 伯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病故下公著氏謂夏 昆 吾商大 文之正請而孟所載亦但云齊桓晋文之事則周之所謂 简耳皆不足以為伯 也當春秋戦 國時孔子止論鄰 桓晋 不取宋襄秦穆則亦不知闔廬勾践典楚莊五十步百歩 八復續其緒所 謂王道廢而伯業典者也齊桓九合一匡

> 其本末同之伯功豈不暗平由此觀之宋襄公之不得為 其賜又曰齊桓正而不商晋文詞而不正至於穆公震公 率成王室晋文納襄尅帝翼戴天子孔子稱民到於今受 在王皆無典微継絕尊事王室之功世之紀事者不詳察 明矣

春秋解傳雜疑 卷二十五 梅公二十三年十九 魯人且不會葵則於此循故轍而從暑也又何足異乎〇 國諸侯之衰弱亦可傷己雖然九年宋桓之卒會事方急 意則宋伯之無成可見豈可以其一時之妄為典夫一二 公以伯主自居而曹都亦以伯主奉之春秋属雜于北古 公而人諸侯與北在之文無以異豈非始伯之解乎曰宋 谕関李氏曰宋襄 周不足為伯然十九年 過于曹南爵宋 而外水矣汲戦既勝楚势愈張至是不敢會宋襄之其中 所以著其妄為之實耳未嘗于之為伯也比觀後日之所 之盟會而遂以伯統歸之哉〇簿之盟己相約于附楚

秋楚人伐陳

宋襄公在位十四年卒子王臣立是為成公

左傳曰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取焦夷 蹈 日 城 吾以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敬 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今戶叔伯曰子若國何對 川吴氏曰曹南之盟陳不後宋伐鄭之役陳亦不被宋

取其二色精其势不致于滅陳不己也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四提以貳宋之罪伐之而宋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四提以貳宋之罪伐之而見陳之服于楚不見陳之貳于宋今楚討陳之貳盖以伐避齊則陳後楚會孟執宋公伐宋則陳亦從楚考之經难

而遇刺伐陡信乎其為頓也而陳自此怒頓益甚矣 顿本属陳:補責禮蓋頓人訴楚而楚伐陳耳觀楚城頓鐵中國畏之頓在陳南尤迫楚患其势不得不從楚矣然敗之或于宋其説是也煞則楚何為而伐陳耶蓋楚方強彭山季氏曰臨川吴氏謂考之經唯見陳之服于楚不見

合秋解傅辨疑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二十 庭陵李氏曰陳頔之争始此二十五年楚園陳以納顿子

襄四年陳人園頓

是我先王斯在位以示天下 之资也權位者忿愆之资也假其資而望其止天下寧有 說者是畏火之怒而 于食渴止于飲欲者得求則止念者得報則止嗚呼為是 終败于晋豈非伐陳之功誤之哉 **慾之法有室而無開治忿之法有聽而無肆或者曰飢** 東萊召氏日多而不可滿者怨也銳而不可極者忿也 汾陽朱氏曰楚以取焦夷城顿為子玉之功使為今尹而 無然何人而無念、欲之與局于無權無位而不得展 投 新 以滅之私 ŕ'n VΖ 嚴萬世之巨防也何 蓝其熾也夫新者火

得臣之與飲位俱長階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使節克之 200 年中之位以塞其欲晋郤克既属于森范武子投郤克以及建其念是三三臣逞憾之其欤楚非贯两令尹也幸而一成得臣有功党如之数人者 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後何以與之晋之行人是属者多矣解祸之礼執于宋韓起中所以與之晋之行人是属者多矣解祸之礼執于宋韓起中将以鲍其欲適以潑其欲将以散其念適以張其忿使。是有功党如之数人者 並立大功吾不知子文後何以與之晋之行人是属者多矣解祸之礼執于宋韓起中将以鲍其欲適以潑其欲将以散其念適以張其忿使。 秦秋轉傳韓集 春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建一年 100 春秋轉傳韓集 春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100 春秋轉傳韓集 春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100 春秋轉傳韓集 春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100 春秋轉傳韓集 春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100 春秋轉傳韓集 100 月 100 日

渝関李氏曰自 不能殺人之忿欲則己矣安得假其資而成其惡 之欲得子文之位而感邻克之忿得武子之位 念典位俱長也數之勝念不思难至欲質齊侯之女 得臣之與飲位俱長階勝不止迄至城濮之敗 援楚以撓宋及執宋公以 危篤 而奉命难道矣况至戦 句 謂 氽 Æ, Vス 手 維 左傅 不 とく 宋襄量 朝 死 謂得臣 有以 奻 據 矢口 左傅 伯以来陳未從宋也于齊之盟 **战陳封其或于宋也是誠可於** 其無能為也陳人於此乃敢背 ;32, 十 既勝之後楚势益張宋公病 伐宋 八年三月鄭伯始朝于楚 陳侯與馬国己迫 而 使 都克之 神 于廷 将臣 君子

選之說甚合然亦安知非以 然而疑其有貳子宋遂 之罪或亦有之季彭山謂其為顿而伐之於左傳城 楚矣免于宋則不能免于楚:人惡其不朝 諸 為鄭伯朝楚而伐之可知宋公之不伐陳必以 是陳侯木當 十二年三月 說皆未可廢故並存之 朝楚也且經書宋公伐郭而 郭伯如楚記鄭伯之再朝而陳 以貳宋為解 陳人陵頃又不朝楚積此 而加討耶由是言之 而 不見其伐陳 好無開 誣 其不 以貳宋 颉而

冬十有一月紀子平

春秋解傳辨疑 卷土十五 信公二十三年 二十二年 二十二月 把成公平

三書紀侯紀本侯爵也在一十七年来朝稱伯令又稱子 然而不書葬者以其弱小故而喪紀有闕耳の桓公之篇 朝其子即成公故於其平而来部魯亦必有往弟之禮 高氏曰不名者史佚之 渝関李氏曰杞成公伯姬之子鲁之甥也僖五年伯 年来朝亦稱子以後後稱伯者終春秋惟襄二十九年 同盟于蟲牢有杞伯 ,禁可見食の胡傳曰按左氏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 M 稱子 梦 漸微弱顧自降而後早聖人據實書之耳僖二十 然自桓 文典伯 白此終春秋皆與馬則其國之強 侵伐會盟犯皆不與直至成五 姬

> 春秋解佛游荣 卷十十五 僖公二十三年 胡傳求其説而不得則以桓二年之來朝為紀候之誤至 何以說若使杞本伯爵則桓篇之稱侯又何為而升 存諸夏也按此說不然原左傳之意盖見吴楚重夷皆稱 朝之贬而稱子治其黨也夷不亂華成公変之貶 故 杜 失則為夷狄再失則為禽獸人類滅矣魯桓篡弑滕首 既諸侯爵次以見褒貶不亂名實手曰春秋固天子之 仲尼於其卒以文貶 預以謂犯實稱 以礼之稱子為夷也若然則犯以侯爵而或稱 而尤謹於華夷之辨中國之所以為中國以禮義也 福而 之此就是也或曰信斯言是春秋 書曰子者成公始行夷禮 而稱 終 2 桕 其身 耶 将 子

桓公姑客立按史記之說盖必有關誤史記以惠公為德智誤平夫曲池之盟公教並作紀考其事势誠為紀候則以紀侯為誤可矣若夫来朝會鄉之和侯而亦以為誤則以紀侯為誤可矣若夫来朝會鄉之紀侯而亦以為誤則以紀侯為誤可矣若夫来朝會鄉之紀侯而亦以為誤則中記程少本不為朝桓此亦當與彼同也說詳桓二年滕子之稱子本不為朝桓此亦當與彼同也說詳桓二年滕子之稱子本不為朝桓此亦當與彼同也說詳極為武縣時記候至於三年之會鄉十二年之盟曲池則皆無傳豈應三處之於三年之會鄉十二年之盟曲池則皆無傳豈應三處之

二十有四年春王正月 也史記但闕成 惠公 成公平則是應公之下 弟也其可信乎今觀春秋於此年 祾 炷 公平弟桓公 成 4 公 極 4 世遂以成公之弟誤為德公之弟 據此說則拉公為成公弟 姑客立世本誰周索隐徐廣所說又 徳公 又有成公無疑矣杜氏年表以 之 - }; 無 古れ子卒 就 4 11 γZ 不而應公子 左 尥 傛 ٧Z 為

身状代剪

春秋時佛難 卷二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三四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左傳曰鄭之入滑也滑人聽命二十年師還又即衛鄭公

之何席敷親:睢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碩 周公 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問于墻外禦其侮如是則 斜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索棣之華鄂不難:凡今之 缺口 侔 與衛州也故不聽王 伯怨恵王之入而不與属公爵也事在非二人怨襄王之 凡将邢茅惟然南公之商也召穆公思周徳之不数故 Ē 不可 有小念不廢懿親令天子不忍山念以棄鄭親其若 144 另二叔之不成故封建親戚以高屏周管蔡鄭霍 描写 **雍曹滕畢原酆郎文** 庄 開之 大上以德撫民其次親、以相及也 命而執二子王怒将以狄伐鄭富辰 之 诏 也那晋應韓武之穆

德無極婦怨無然狄必為惠王又弗聽

伐罪 境亦不過侵掠之而己 什四年今 乃直抵鄭都敢於奉詞彭山李氏曰前此狄嵩稍夏但及於相隣之衛雖一至鄭 生怨而奉叔带以逐王 战富辰之谏 此為滑国 之黨也 耶必以二十年鄭人入清近逼周疆而滑者周大 郭之 一類权方有罷于王故啓於伐之而已為之 謀也不然則欲記鄭甚速安得有解于 北 尔 欤 和 £ 亦 不 坳 額 叔此顏叔之所

)顏叔出狄師可見愚意不止顏叔或顏叔黨於王子带開今氏曰李彭山謂狄伐鄭是顏叔之所為理或然也

伐 吉 伐 Ł £ 之 滑 淵 復是必顏叔 之 ijβ 也 不 而 相 則 故 也子 則鄭之伐 也 毹 Ż 151 之 끍 石 嫉 狻 白 謀 圠 人施 而召狄伐 服 来 恃 且 主 頺 义 游 子帶有龍 亦 使二子如鄭而 滑去入滑之時當不遠此時王子帶尚 命 **那受狄之伐亦弟** 猻 叔奉子带以 矢口 類叔同為 奶 師 伯 鄭亦猶 人之怨 選又即衛 如 鄭請 於王 业 滑 其權 被 **伙師攻王**: 謀而王聽 十一年王子带召 前 或亦 鄭人執之盖鄭怨 भ 欲借 公子士 怨子帶典 势 訓真 必 之富 ,Ŧ., 鄭以 威 八所使傳謂 液 遂奔 故 堵 計 辰 額 頹 俞 洂 泛 叔 潍 杈 颉 -未 鄒 耳 カ 而 依 权 鄭之 帥 由 泌 諫 不 附 是 之 師 避 宁

即使 前 墨 戏 皆是今年事未可信 豨 衛 之亦 也運至数年而後召於師可知二子非王所 あ 滑 狻 京 輯傳辨疑 滑又即 1.典二子 鄭果執王使王果怒鄭亦不應逐之数年而 並 滑非怨王 钸 為王所 類叔乃 非得罪于王矣若使鄭之伐清執二子皆在 不 包 年 之使鄭當不在今年不然當其入消也 搟 內附子帶而 郝似 ريل 鄭人豈肯容至四 使而状亦果為王所召也則 刻 鄭之代 也夫鄭之代清執二字既 椒 無 -bu 於 郭 清執二子與夫王怒召 此 時 何 年而後伐乎傳於此 及二十二年王 召 秋以報怨耳盖鄭之 王遭子帶之 使 水 一召子带 师 後 在 今年 召伙 鄭 鄭人 狄

> 春秋解併雜疑 其事 斑古人亦尚論者之咎也 可衰陵許氏日鄭執 鄭已 チ 祈 姚 難 典國 與馬 文於此乃又 133 17. 投甚暴之人 析 迹 亦 币 出 「語大不 之皆真耶若過於信傅 公爵此 受狄 悬 硟 亦 顔 亦 <u>نکر،</u> 卷二十五 信公二十四年 甚矣 不肯 Y1 禍 人為此而 同夫以一 乃 不 依 而 前世 慮 £ 甝 乃 YX 國哉於 投 被 ソス 適 事 惩 被 2 伙 人之 典今王 £ : 亦 钸 何也 مط 之情 神 謀 伐 喇 言 亦 不 鄭 不 鄭 是不 必 何碩 而 敢 理 軌 怒 伯 不然且 不同 必 懐 HB 亦 ス 敢 今己 不 怨 凂 深 帷 榖 如 矣.以 少口 £ 找 不 左 此 當 拼 批 ni. か 酿 £ 傅 又 辰 及 又 安 召 深 £ 使 安 而 炳 W 如 餆 狄 然之 命 是 + 敌 飳 諫 遵 無 いく 無 がへ 华 信 左 王 忱

非王命王 戊日 左傅而 剢 王也王啓狄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 師 رطد 权之 又 書 被 為言 何 用 召 狄 疑 伐 狄 狄 亦 不 於 沓 不 郼 也 不ら 可 朻 出於襄王 制し 币 二子 不回 聽 道也豈必 王 臣 韵 王 下 雏 之所為 一因不必 及 師 非 狄 及伙 如 王 棏 使 為 鄭人 伐 説 73 特不 王 鄭所以韓 雨 鄭人執二子 ,始見其制 না. 詳山左傳 嵩し 不 可 按 寒王 執 业 並 祈 召 説 乎 2 王 狄 是 Q

汪

鮏

秋七月

昭公奔齊本齊在王後之二年,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錄左傳曰初甘昭公有罷于愈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附

叔以隗氏居于温收周师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寓辰王出道郊處于汜大败周师覆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寓辰王出道郊處于汜大出及坎欹國人納之秋額叔桃子奉大叔以狄師伐周大出及坎欹國人納之秋有叔桃子南我實使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王

春秋解傳辦祭 卷千十五 悟公二十四年 二八 氏任氏女魔己為王妃而王取 隗氏間之故以為不可此 皆指其如嫡言非指后言也夫王后 祸天下之母儀若以 不問舊王以翟女間姜任非禮且東舊也據此說則是姜 之所為以是悦状而王聽之耳國語當辰之諫曰夫禮新 開襄王之無后也或者納之後宫為妃嬪此亦頭叔子帶 矣〇左傅國語皆 謂王收狄女為后此必不可信此時未 倉平者容有之則夫處致狄師亦不可謂理势之必無者 能正家半載之間宣能保其必無淫事耶且天下之禍起 再伐之就只依傅説可也且左傅固多可疑然使襄王不 狄后事則同而年異但 據經文代鄭在今年而國語又無 出居必有驯致之漸然不可考矣按左傅母語記伐鄭立 之年豈前年已用状師伐鄭而今年再以孜伐鄭於王之 停記代鄭立伙后皆在出居之前年而點狄后則在出居 而王選廉之又運致秋師之攻王必無是理窃審改之外 偷関李氏曰汪氏曰按左傅王納伙后未殺大权遽通

目服之不表身之災也鄭伯聞而惡之使盗誘之八月盗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鄭伯聞而惡之使盗誘之八月盗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縣左傳曰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子華故 好聚酶冠科者律解释 卷二十五

腾禹有喪拜馬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勝左傳曰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還入于鄭:伯将享之始其行必尔鴻鄭伯般之所以除子華之黨也知其行必尔鴻鄭伯般之所以除子華之黨也納不表何傷于鄭伯而必致之于死耶觀其所好之解可為 關李氏曰鄭伯殺子城或是子城在宋而為鄭書故鄭渝關李氏曰鄭伯殺子城或是子城在宋而為鄭書故鄭

倪首而服子爵之夷則是可謂之知禮者哉 汲: 享宋公有加亦末節耳彼與宋公同事 **楚而不知相**謀 正同心協力以樣蛮夷竟以天子之賓客王室之懿親供 您而後可不知出此乃反服楚而往朝之悖己甚矣且鄭 父佛也三者皆無可朝之理成公新立正當自強於政 夷之君而篡弑之贼也且執宋蹇而傷其股是又成公之 **渝関李氏日宋成公朝廷柳思焚子為何人哉夫楚子** 馬務伸中國之氣一以為天下討賊一以為先君報 γλ

冬天王出居于鄭

春秋料傅柳疑-卷上十五 偏公二十四年三十左傳日冬王使来告難口不数不德得罪于必氏之龍 不再問官守王使簡師父告干告使左那父告于秦天子 帶都在鄭地記敢告叔父滅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 凶 服降名禮也

室 蓝 為後戒居者宅其所有之稱 农天下矣又毀其室而不保則寄生之君耳貶而書出以 胡傳曰自周無出特書出者王者以天下為家京師 在 莫非王土撥亂反正存天理之意也 一而四 畿內也此則去畿內而越在諸侯之國故書出 川吴氏曰天王居于狄泉不書出者王雖去京 方歸往猶天之無不覆也東周降于列國既不能 出而曰居者若曰善天之下 師而補 构

愈王之不言異者彼不告而此則告也抑豈以有罪無罪

為筆削哉の左傳曰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辟

伐鄭事亦信左傳之過一襄王雖有罪而春秋之書出居

無客禮莫敢為主馬此之謂也 陸氏曰 1天王维 自出鄭伯莫敢有其土故曰居禮 云天子

于莊玉也叔帶之攻玉猶子顏之伐王也襄王之遍鄭處 泉也以二十書公居五昭公居耶也 鏖陵李氏日春秋書王居三鄭也皇也猛不書天王 秋彭山李氏日居鄭不繁之汜則本鄭都非在汜也 权带之召戎伐京師已前福亂之階兵带以罪奔齊騎十 處機不書而襄王出居于鄭特書之者所以罪襄王也夫 渝関李氏曰汪氏曰 叔帶之有罷于惠王猶子顏之有 罷 之

春秋明佛辨疑 卷二十五 信公二十四年 年而王後之苟能明大倫之義而不敢褻狎全同氣之思 伐京師植為王韓惡也按此說之責襄王備矣然論召扶 以罪之出而言居又以明大一統之義然不書叔帶以秋 泄 而俾無怨惡綱紀截然亂何由作令襄王帥非對之狄以 于氾猫恵王之適鄭處于標也傳在二十年 然恵王于氾猫恵王之適鄭處于標也恵王處株光左然恵王 不避之罪則自取危辱視意王盖不侔实故當天王出后 別而致肆淫于內廷拒諫而弗從臨難而莫禦犯此五 慎于伯叔之國立非獨之女為天下之好又不識男女

春秋梅傳辨疑 卷二十五 梅公二十四年三二 曾爱少子然子带為天下之罪人王未殺之而彼又作亂 王出郊康王之誥曰王出在應門之外易離上九曰王用 出且出入人之常豈天子獨能入而不能出耶書金縣 說亦非也天王雖書出而亦未嘗不書居,者宅其所有 何謂不能乎毋即穀梁侍曰天子無出、失天下也按此 年王子朝奔楚曷當非辟難而皆不言出今于天王言 出征夫聖人書天王出居于鄭非謂王不可出也由禮有 蹇文此乃經義之較然者耳•彭山季氏曰自國而去 曰 之稱何謂失天下乎三傳之說俱覺难通但皆以書出為 能不好也按此說亦非也此時愈后之沒己久矣惠后雖 當不約其辟难故也公羊傅曰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 無外而以出書所以著其夷周於列國而見天子自平其 天子不言出之文盖生於三傳此說得其意矣按此說亦 出居者宅其所有之稱趙氏曰三傳藝為異論曰天子無 何為於天王而竟書出哉然則出者自內適外之解天子 可以襄王之書出為常例哉且瑕朝皆王子而補不書出 **每晋之書出者必有意青存馬矣周公之書出有意旨豈** 出玉蒴奔旋亦不書出以二子之不書出例之可知周公 未必然盖自周無出天下莫非周也故王子瑕奔晋不幸 日

弟之難也按此說非也襄三十年王子瑕乔晋昭二十八

要文道其實一以正經明其分義盖有為致馬又何自相整入者其實門以上經明其分義盖有為致馬又何自相之大子以天下論之未當不出國而在天下未可言出也大子以天下論之未當不出國而在天下未可言出也大子以天下論之未當不出國而在天下未可言出也大子以天下論家故雖去國而亦非出矣豈猶一家一成周言而書入耳若謂可言入 亦可言出世被居皇居秋成周言而書入耳若謂可言入亦可言出世被居皇福人家一家,有一次不常人表现了,就一事之常而言此後不其其實一以正經明其分義盖有為致馬又何自相對大學不可言出於人言與者乃就一事之常而言也被此論又不然儿書易之言與者乃就一事之常而言也被此論又不然儿書易之言與者乃就一事之常而言此

書出居于鄭如王者無敵而書王師敗績于茅茂皆言其 贬亦 無出特書曰出者言其自取之也張氏曰天子無出而特 日天子不言出獨襄王書出者自絕天位也胡傳曰自 不言出者實得大一統之義未可據書易之常解而論春 所 言出居而不言奔是即所以尊天王盖出字非贬 矛盾 变文而見誠意未審直斥其惡而不隱也即先儒 在又何解夫哉贬之實也哉由是言之曲禮所謂天子 也〇杜氏曰天子無外而書出者言其自絕于周啖氏 不為過如天王為常稱有時亦不稱天則於大義之 之有哉凡魯之諱奔而言孫者周 卷三十五 信公二十四年 姚而成章 之義 解特 以是為 周

彼王子瑕王子朝未當非自絕亦未當非自取也俱不言 以是為自絕自取之義可耳若于天王之書出亦如此論 公出 居豈亦宅其所有之謂乎曰是不然常人之在 出又何以通乎盖此時天子無統一天下之權而奏周于 自取之按此就似是而實不然凡出奔者不言所逐之人 子居武城子思居衛孟子居都陳仲子居於陵何嘗不 列國故於其去國也特書曰出以見天子之自早其守而 '皆可言居但春秋為裁制之文則居字不可作通例 チ 奔晋恭觀之○或曰居字亦非宅其所有之稱 外也豈以 自絕自取之故愛文而書出平當與周 内 兴 如曾 在

> 春秋解傳雜疑 子帶院復之後諫王召於師就王納狄女韓以然于王是 亂而正出居則是此日之禍皆富辰有以始之也富辰于 富辰之謀也富辰知有小爱而不知有大義未殺帶又作 在鄭之何地恐亦非憂思君父之道矣。襄王之復子帶 以園都言之哉縣以園都言之使人疑於天王所居未知 其地将見天子所居鄭伯莫敢有其土宣得滅犯之而縣 處于犯 正或者王初至记侍遂謂其處此耳若果在记自常實録 可知天王之居鄭非他人之在外者可以也〇 昭 公在 经口 郭則書居而居乾侯則書在盖有境內境外之 卷二十五 居于鄞: 其國都而記其邑也今當 僖公二十四年 三五 左傅 r١ 經 為

親

此可見謀國者之不知義其誤人家國而已亦不免者多從以及此难若我 不出王斯以我為 整乎乃以其属死之以王熙翟后翟人来誅 乾谭伯雷辰曰昔吾熙谏 王:弗争王亦安能自主哉後雖死于狄難或亦不足以塞咎酶 天位而 夫天王有難凡在臣子皆當痛心疾首而不容一 使豬侯圖之及其居鄭而告難于諸侯其望圖之也 矣可不戒哉〇子帶之以伙師攻王也王不禦起而曰 而不為之計乎雖其省視官具不過末節虚文耳未可謂 之食息寝處必有大不安於其際者 杆天子之艱罪己莫追况鄭伯親見其顛危則王 侯於此曾不聞其命命勤 王約與國計亂賊力復 鄭伯何心乃竟坐视 刘宓居 ま刀 矣

春秋解停雅樂 卷三十五 僖公二十四年 視君父之危急而不恤也其意微矣若夫晋侯之納 之仰大義王其終于鄭乎故闕其入而不書所以罪其坐 守亦未開其药王討賊而致大君之復正也使不有晋文 書入者所以深責鲁也王使来告難鲁难有人馬奔問官 云有功亦臣子職分之所當為而晋文挾之以請隱未免 **奔問官守院云奔問王之入也魯人亦必知之矣然而** 周或晋未必不告曾者且减文仲曰天子蒙塵子外敢不 臣子之禮但如是馬而己可也,王猛之入王城 王之入成周則書今二十六年晋文公納王、入于 獨不書亦以彼則告而此不告也或襄王入王城 則書散 王雄 王 或 **不**、

市有及有不及者可無疑也 亦有及有不及者可無疑也 不有及有不及者可無疑也 有於功自恣之心是以沒其功而不録其亦無意也之 是必於此有關馬觀僖公不裝惠王死告出而魯人不為 以不言入者必為其不告之故盖王既告出而魯人不為 以不言入者必為其不告之故盖王既告出而魯人不為 以不言入者必為其不告之故盖王既告出而魯人不為 是必於此有關馬觀僖公不裝惠王而昭公使取鞅裝景 不有及有不及者可無疑也

晋侯夷吾卒

左傳曰晉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而不至無故孤

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来則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懷公執狐突曰子来則與罪臣聞命矣乃殺之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見德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見德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見德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难乎民不見德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是不亦难乎民不免盖佛教子或何以事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是之颜也深刑以及此处是關其何後之有九月晋惠公平典經不合盖佛祭於此親見後

在也非孤趙也懷公也 東菜呂氏曰陋矣懷公之福也懷公肆其稿心不知反己 東菜呂氏曰陋矣懷公之福也懷公肆其稿心不知反己 東菜呂氏曰陋矣懷公之福也懷公肆其稿心不知反己

卒之惠丧何不並告新居之入國耶又凡告喪者皆欲友卒在去年文公之入懷公之殺並在今年而經于今冬方卒重耳之黨未作懷公何為不即告耶且文公之入懷書夷吾卒盖傳誤也杜氏謂文公定位而後告然則惠公年伯父重耳入而殺之重耳立是為文公の機左傳惠公平之惠安氏口晋惠公在位十五年卒子園立是為懷公明

此年為晋惠公十五年卒不惟與經合且與外傳合此固 是不沒讓公之實蓋園己踰年為君而且有諡安可不紀 後可此皆關於居臣之大義而不容忽者也。晋惠公卒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在傳以為在去年經書在此 年自當以經為正且考之外 是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至於魯僖二十四年正合惠公十五年之數故年譜亦以

> 春秋解佛雜裝 卷二十五 俸公二十四年 丰九 年是魯僖之二十六年故知其於此年納王左傳乃謂 之義乃納襄王于周以其始入即位之年計之則文公二 年三月晋侯次于陽樊石師園温左師送王夏四月王入 安其后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利民告在二番語亦曰文 十四年春正月春伯納重耳二月公子入于曲沃二十五 公即位二年欲用其民子犯曰民未知義盡納天子以 日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義未 當無可疑者故年譜以明年為晋文元年誠是也以 無可 之則晋文之納襄王 疑者恵公卒在 亦 此年無可疑則文公即位在明年亦 泌 在鲁传之二十六年何也左係

諸侯此則以王之出居又在魯僖之二十五年王之告难姓為后富辰諫弗聽十八年王熙程后翟人来誅殺韓伯安為后富辰諫弗聽十八年王熙程后翟人来誅殺韓伯安為后富辰諫弗聽十八年王熙程后翟人来誅殺韓伯帝之二十五年王之出居乃在魯僖之二十六年矣又晋信之二十五年王之出居乃在魯僖之二十六年矣又晋福之二十五年王之出居乃在魯僖之二十六年矣又晋居之前地氾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未知难居于鄭地氾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未知难居于鄭地氾使来告难亦使告于秦子犯曰民親未知其日,其也是蓋納王以教之義若不納之則失且不獨左侍有于王城二事皆錯一年其不足據也明矣且不獨左侍有于王城二事皆錯一年其不足據也明矣且不獨左侍有

绿附数 VI 並 华在今冬明文公入而即位改元又明年文公乃納 之合經者從之不合經者關之底無差謬故定以為愈公之 ヺ 、斯為實銀子合於左傳之說皆改正於各年內非敢妄 以計之而己 腿断也一則後經一 者且不合豈可被 -晋 也乃告文 而 此以為断乎令當以經為 非愈懷也 則即據內外傳之可信者按其年 如 此前 後 亂 ٦Ē 於其 於彼 £ Pf D 自

春秋解傳辨疑 败名公子不可姜典子犯 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典安實 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 伏賴停游疑 卷天五 传公二十四年四十 子司空季子和有大功 传公二十四年的荷举比五人贤清城人欲戦重耳不可遂奔秋後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 **骄骨欲视其裸浴海而觀之傷負霸之妻曰吾觀晋公子** 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役者以為不可将行謀于桑下藝 **處狄十二年而** 志干諸侯得志干 之從者皆足以相 十乘及鄭:文公亦不禮馬及楚:子樂之曰公子若 乃饋盤確真壁馬公子受養反壁及尔襄公贈之以 行過衛:文公不禮馬及齊:桓 诸 國岩 侯 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盍蛋白武 ٧ス 枹 謀 夫子 醉而遣之及曹、 必反其 國反其國 共公開其 公妻之 此得

> 春秋辉傅雜瑟 卷二十五僖公二十四年四一年在代阶公子送晋少能匡王国趙襄曰重耳拜赐公子、的秦六月詩小雅道尹吉甫佐宣趙襄曰重耳拜赐公子、他日公享之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秋八曰河水逸詩義。廃之違天必有大咎乃送諸秦:伯納女五人娘羸與馬 銀左傅日衛,車耳重耳敢一 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馬東曰君 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将由晋公子乎天将 其役者南而寬忠而能力晋侯無親外內惡之吾開 兴君 周旋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晋公子 于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複命其左執 華則君地生馬其波及晋國者君之餘也其何 雑然何以報我對曰 王 重耳敢不拜三年木今移附於此 八晋國則 何以 人将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國不可得也我 、報不教 岩以君之靈得反 對日子女玉帛則君有 稱 廣而 řή 鞭 晋 **丹右属** 以佐天子者 、国晋楚治兵 儉 典之 大石 يد 栾 羽毛莲 誰 灰区 有 君 嶷 俬 姓 禮以

左佛曰晋公子重耳之及于难也晋人伐

諸蒲城五

年在

請昆弟仕馬 乃往得仕

經 133-645

渝開 李集鳳 朔升

左傳曰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旅以赴外殺之正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

月两年衛侯殿滅邢同姓也故名禮至高銘日余被殺國

子莫余政止

教梁傅曰澂之名何也不名死正其伐本而滅同姓也公羊傳曰衛侯澂何以名絕曷為絕之滅同姓也

祖之支體甚矣故生而名区孫氏曰邢衛皆察桓所存衛侯不念桓公之大德以絕先

香春縣停雜髮--養工十六 傷公二十五年四二春秋縣停雜髮--養工十六 傷公二十五年四二年子別群臣守師師勤王乃聞王室之多故懷祚馥之謀以財虐于宗觀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以財虐于宗觀之國其無王之心聖人得不深誅之太分紀文只隔夏四月癸酉一句便書衛候殿本陵之謀大日諸侯滅國未當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同姓朱子曰諸侯滅國未當書名衛侯燬滅邢説者以為同姓妻是己甚况當是昨天子裳因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

即有可死之 道是华在四月葵面已可决于正月两午日暖之云耳恶以為春秋之意或不止此直謂其忌滅同姓義無可疑但三侍及先儒之就不過以書名為絕之云耳為開李氏曰衛侯書名三傳皆謂滅同姓故先儒多從之

而失義春秋之法由仁義行而人道立者也可以無差等異端二本而無分殊;之與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無爱同姓與異姓奚别馬而或名或否何也正道理一而分殊示王法不容誅也聖人與天地合德滅人拜國而絕其祀胡傳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胡傳曰衛侯何以名滅同姓也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滅

經 133-646

借號稱王聖人比諸夷狄於滅夔乎何誅按此說之未當者不免於天死柳豈可疑仁壽之不足微也裁故惟明子子死於不死如豈僧其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视為偶然事天立命之道者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视為偶然事不立命之道者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视為偶然事不立命之道者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视為偶然事不之命之道者以是為當然而不敢易不則视為偶然事不免於天死柳豈可疑仁壽之不足徵也裁故惟明乎或不死於非命亦可入於幸免之例孔子謂仁者壽而顏或不死於非命亦可入於幸免之例孔子謂仁者壽而顏

看秋梅佛教 卷三十六 信公二十五年四四 **杰可以** 無哉文衛遣二禮以誤而與晋用壁馬以是虞者盖衣同 執虞公既不書滅弟從稱人而執之例以貶之是亦不可 楚城葵原不必名此常例也况减夔非君将不可名其君 書名矣奈何典此相較而為曲説以求不名之故哉且形 人與狄伐衛原非為教齊春秋夷邢于秋而並稱人亦非 司 争 名衛侯特因衛侯卒在下故於此馬決其死徵而名之 姓者不待敗絕而惡自見何必書名以示機今于減 立文耳其實滅同姓而名者原 多矣曲 此為常而以不名為愛也若夫五年晋滅虞明年 禮曰諸侯不名滅问姓名此漢儒接春秋三傳 非春秋之常例盖凡 邗

師:退軍于邮辛五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邮壬寅公師,退軍于邮辛五狐偃及秦晋之大夫盟于邮壬寅公與著作司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重耳也雖左衛日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重耳也雖在衛日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重耳也好在衛日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重耳也好在衛日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重耳也好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浮于衛矣安得謂被輕于此彼猶可以不名耶姓其罪更沒有過行

春秋将佛辨疑。卷二十六、僖公二十五年 置音候潜會泰伯干王城已又晦公宫火瑕赐部尚不獲公 易之何辱命馬行者甚衆宣唯刑 今君即位其無痛秋乎齊桓 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 對口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又将及難君命 即至其後余從伙君 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解馬曰蒲城之役君命一宿 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 公于高梁不書亦不告也吕邵畏偏将焚公宫而被晋 入于雪 丙午 入于曲 レス 田渭濱女為惠公来求殺余命女 沃丁未朝于武宫戊由使殺 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 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馬 臣公見之以難告三月

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晋侯逆夫人蘇氏以歸秦伯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 四平 多人之財 吉 術於晋三千人實紀網之僕〇晋侯賞徒亡者介之推 况愈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上 正為九伯誌 難 内棄之天未絕晋必将有主、晋祀者非君而 禄 與處矣遂隱而死 亦 弗 及推日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帳無親 之两卒 必善 春月不在人 三也惟今按李 月以年年經白 晋 其此 技故于此 侯言推而特去傅求 一之月改冬所之 月則亦正方記在三書段於書諸後 猶 亦在而二卒二之 下 誰 謂 周次以十可十田 天實 之盗 相 之年周三知四日 不 送 夏春冬年秦年以

> 四 月 五 月 供 錯 あ 月 但 無 1,E 姑 仍 之

其善惡以文褒貶耳 啖氏曰他國之事不憑告命何由得書但書所告之 本文有可損而 典形循在史策所録 禮赴告之命所以敦交好 甚詳而春秋不言者 *5*)] 存亡禍 傅曰 被左氏 福 不 不能 VΧ 旭 春 益也重耳卒下今绿水此從本事不失常法其文足證仲尼修之事 関則 以為 伯 納 不告也 通爱虞若隣国 他 晋 國之史無由 文公及粮壞為馬高禄其 徐選日諸 得 枹 書魯政 望 供 有朝 扔 情志 姓 聘之 陵 定 也候仍 否

高

春秋解俯转疑 卷二十六 吹舞淬弹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四六汪氏日左傅所载诸國事春秋不書者甚多如王段 周 公

魯:史不書於策故春秋 據者諸國之史而夫子筆削據魯國之史宜其詳器不同 黑肩王子克奔燕陳伦殺大子免 鄭斌昭公及子賣子 成公殺叔武曹公子頁獨殺大子之類皆當時不告于 不得而書非削之也盖左氏所

来秦廷吴越 渝 有大故亦多不告于侯國馬大藏外事之或告或不告 之 関李氏曰 無定告則書不告 ネの 此 制己濫固 古者 亦 来告而 隣國有赴告之禮盖亦同方藏者耳春 則不書此因史氏之常春秋因是而 有非隣而亦告者然猶未甚遠也後 天下愈多事矣至於王室 一良做 維

春秋解佛雜矣 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五年 里也不過怨惠懷之背已欲接重耳以奪之而且 重耳难 玩 解諸大夫之請 懷公之伯父也重耳長且賢自宜君晋國然當獻公卒時 立之不臣之罪於是乎不可勝缺矣○重耳者惠公之兄 不告故不書使来告也經必書曰泰伯納晋重耳干晋 急為之討賊奉王以復正而乃擅易諸侯納其私人而 於王則重耳亦不可居晋而今天王安在哉家慶在外不 心断已私矣柳豈知不請於王則秦亦不可納重耳不 就輕耶然其納重耳起非有見於少長之不可亂而為之 事之皆然哉〇春伯納重耳而不納王此二事者就重而 史氏所可界亦非聖筆所可削也若以為偶脱又安見二 告而又無所據故史不書使果告之二事所係非 筆之所削也凡若此者宣可拘於告與不告之故 十五年卒是固社稷之主矣及其屬于秦卜蔵国出于 文公典殺懷公事經皆不書左傳以為不告誠有然者不 有書之而不存或史簡之偶脫者有存之而不錄是乃聖 5之可振者室癿之额有告之而不言或定官之偶器:笨削者也然其中亦不盡然盖有未睿告而亦言或 伯父安可乔其位而殺之武大之入懷之殺晋惟 命国 耶園 币 不歸 受先玉之命而定位又己瑜年初君 圔 則重耳一亡公子耳恵公在 利其報其 小比比非 乎但 摭

> 春秋鲜傅辨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中 一 一 志于反圆故受衛人之魂許楚子之報拜泰伯之歌皆以 可比重耳之非惠懷臣也明矣當其遊歷猪國也公子有 七人而殺毛偃之父則是重耳己絕于晋非楚公子比 重耳之國也重耳民出心惠公使人殺之子狄懷公無從 深作 或亦 楚公子比自晋歸于楚献其君受例之即謂重耳職其君 懐公則加諸大夫以就君之罪夫何? 梭 非深文也乃先儒並未論及此考之於經亦未見其 重 耳為 公 石 ,F17 割 制 與狐偃秦公子繁盟干部然後重耳得入狀 城而示該封之法何也穷當思之晋因方 即做不歸重耳未必 辭 然则 不 鈟 諸大夫諸大 ٧٦ 、昭十三 <u></u>

カロ

國於定君之後 撰之於義亦覚未安夫子糾未得國經於之事聖人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也晋文争 國大抵皆非春秋之所予也 竟特大國之力以來之乎然則 既無君臣之義而國乃其國且以有道代無道安可以篡 我之罪加之哉〇重耳之于晋國盖亦可以取可以無取 君晋自許則蔥懷之非重耳君也亦明矣重耳之於惠懷 白入蘇且去公子以示貶用子團已為君重耳於此乃 於定君之後撰之於義亦覚未安夫子糾未得國經於 桓 文难 伯而 其始 入野争

夏四月癸酉衛侯城卒

関李氏曰衛文公子僖二年即位在位二十四年卒子

鄭立是為成公

宋荡伯娅來逆婦

杜氏曰伯姬唐女為宋大夫寫氏妻也自為其子來送

孔氏曰宋有蕩氏者宋桓公生公子湯後成蕩為氏婦姑存之辭婦人越境逆婦非禮故書

亦主姑而言之:解十一年汪氏曰大夫自逆則稱字姑來送故稱婦杞伯姬來求婦

於經者談公降尊而自主其婚也况昏禮當夫自来親迎臨川吴氏曰伯姬納內女為其子之婦姑自来逆婦而書

豈有姑来逆婦之禮乎

之逆亂姑婦之分故特書以識之家氏曰禮有親迎婦後夫也今屈尊者以逆早者而亦謂春秋輯得辨疑 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史

此為公養女誠是也公族之女嫁于外大夫其逆與歸路稱了非僖公女安得一公所生而有二伯姬乎此季彭山以东伯姬躬于杞盖桓公女也僖九年伯姬率盖淮公女也時君女矣故隱二年伯姬錦于紀盖惠公女也莊二十五子叔姬宣五年春高国永逆于叔姬可知不稱子者必非於為公養女故隱二年伯姬者五皆不稱于视時君之女稱子和姬率六口經書伯姬者五皆不稱于视時君之女稱于渝関李氏曰經書伯姬者五皆不稱于视時君之女稱于

松林佛族 卷千木 格公二十五年去十五於是中書所以著其慢宗廟而早朝廷非小失也然近乃私家事公固無緣為之主經亦不必書之矣以公為之主而書逆可知其非公族女平田若亦公族女則其不然盖莊公之费距今二十三年矣若有一女則其本近三十未必至此而始嫁以是推之可知其非公女中民非公族女则非公女女也然或以是為先公之女臣就不稱字不稱字別亦不必言子言姬矣○內大夫皆也然不稱字不稱字別亦不必言子言姬矣○內大夫皆古名諸伯姬若是公族女何以獨稱字也盖女子不稱名本格佛族 卷千木 格公二十五年去

春秋稱傳輯疑 卷二十六 "倍公二十五年 五一春秋稱傳輯疑 卷二十六 "倍公二十五年 五一春秋稱傳輯疑 卷二十六 "临公二十五年 五一

惧及馬賣官則族無所庇子身之或也站紀死馬難亡子後以蕩為氏按此説以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後以蕩為氏按此説以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後方以蕩為氏按此説以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相去三十六年美若也至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那馬通道書之孫為鄉而出使乎左傳于文十六年の湖東奔即蕩意諸之公孫內子若不稱蕩而何稱乎故伯姬之繁以蕩者乃書公孫內子若不稱蕩而何稱乎故伯姬之繁以蕩者乃

春秋辉停鞠是一卷二十六 借公二十五年五二春秋辉停鞠是一卷二十六 借公二十五年五二 春秋辉停鞠是一卷二十六 借公二十五年五二

宋殺其大夫

殺大夫下 大夫無名氏者不知其名氏故不書說詳莊二十六年曹大夫無名氏者不知其名氏故不書説詳莊二十六年曹為願李氏曰葵丘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自是以表儿 與盟文七年不紀名氏盖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繁也文七年不紀名氏盖因魯史舊文而不能益非義所繁也注氏曰宋殺大夫者四惟蕩山蒿名公子卬則書官此及

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

左傳曰秋秦晋伐都楚關克屈樂勉以中息之師戍商審

The see and a continue of the party of the p

乃降 秦人员 秦師秦師四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楚令尹子 與子儀子邊 析隈 祈 盟者商客人识 係 與人以 圍 箚 家昏而傅 1:7 秦取析矣戊人反 馬雪 坎 血 矣

鏖陵李氏曰谏

顿之争又見于襄之四年

追秦師弗及遂園陳納頓子干顿

在今陳州項城縣界彭山季氏曰頓偃姓子爵國漢為南頓縣属汝南郡其地

杜气曰顷迫于陳而山奔楚穀梁傅曰納者內弗受也

明一事也顿于不言歸與師見納故杜氏曰頓迫于陳而出奔楚故楚圍陳以納頓子不言遂

春秋解停弹疑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玉三劉氏曰頓子之奔由陳攻之故楚必圉陳乃得納

陳氏日齊桓平楚始與諸夏盟于蘇盟鹿上執宋公納頓

子侈然與廢置諸侯春秋之所惧也

并之故二十三年楚伐陳城頓而還此年納頓子保全微之盖一事耳夫順國小弱而介于陳楚之間陳欲迫而兼汪氏曰楚國陳納頓子于顿書法如焚伐吴執齊慶封殺

十國會召隊侵延而諸夏終不能保郵遂為楚結陳作人會中從楚而伐吴戦難父以陳褒而服属于楚也僅一從國以示恩靑義于陳以示威皆為圖伯之意也厥後 頓子

為雇耳比事以觀而知中國之衰矣所滅是時陳亦屢滅于楚而僅存非能剖分其地特助什國會召陵侵楚而諸夏終不能保邺遂為楚結陳伦

在状料停鄉疑 卷二十六 國階 队件弄脚睫 卷二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五四所為而為之者也又子玉以臣挈居揆之名分尤為不顺 服楚:人以其私属故庇之非有見於大義之不容已無 以属諸侯義士領曰溥德安得以此而典楚人哉盖頓害 之圖究其實殊有背於大公至正之道齊桓公存 義之義春秋所識 伯存麻煎已有君瑜十年而齊納之 己别立君而附于陳故楚為此役 渝関李氏目 國納之似合于義此或春秋之所與平曰不與也 納者內不受而強致之雜此必賴子奔楚 圍陳納 顿子视其 v? 迹亦近於抑 納之耳出三年北燕 亦 猶是也夫諸 三六 強扶 候失 國 ์ ชีวิ่ 非

虐頻而: 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文無美辭而春秋之情可見况夫 是雖顿子在所當復而其所以復之者則非其道矣故 侯 憐居諸侯豈能解其谷乎嗚呼此又春秋之所憂也陳人 楚人者蛮夷也天下無王中國 楚人糾之是夷狄 胡傅 干顿其青中國 納之正也何 曰 被圍其不住 寡 圔 脨 η, 以不與乎夫陳先伐之後不能以 紒 中 仗義正諸夏也故書回楚人出陳納 深 顿子也納云者不與納也諸 凾 諸侯 保 矣 小家而 此 又不能 亦正本自治之意也 無伯竟使事夷假義而 自取祸也于陳人乎何 修方伯連率 被 禮安 JU. 而 凯 衅

春秋解傳辨疑 從彼例彼已失位嫌於非君故不從失位之此以常 正名正名臣之分也家氏以為正名子何以不名正君臣之分也家氏以為正名 2.46子何以不名正君臣之分也家氏以為正君臣之分是也子何以不名正君臣之分也治十二年春納此熊伯不名中國襄而不許夷狄之行仁義也柳亦不可為訓矣介領 之乎以夷狄納君固見中國之衰若第為 頓于而不異王之命不合公 奴口 使此事果合於義何不與之以愧中國之不能 ū 彼說則是中國諸 納且以楚人之故意也則與之楚人之討賊也 쌪 不. 夷狄 N\$1 ŢĻ 人仗義正 納是 卷千十六 传公二十五年 人矣夫不 誻 侯方可納諸侯也使以中國諸侯 夏 八川不然使楚私仗義正諸 典扶 正之舉将亦美其雜 纳 亦 いく 納 之 ЬĎ ٤ 例 祈 共 不典則是 VΧ 恤 道 贱 夏何 11. Æ, 뵈기 ż 深許 者哉 典之 どく 汉

於以 岩 之乎曰不然也楚人欲復明子頓子欲得其 矣然則拒之者非則納之者是矣楚人納之納頓子其與 頓 和 咧 註 君乃顷之君國乃君之國也觀此而順人弗受之罪見 歸國也豈曰不宜 姬 臣挈君以夷制夏而楚人頓子之罪見矣。 法請於天王喻陳人以大義絕無頓於大法 姓 固 也季彭山以為便 今乃恃強檀奉而徒以力争且不免 姓 國彭山之易張說 周 令迎 钉 有其道 张八日 必有 頻子

葵衛文公

新関李氏曰此必秋八月盖亦五月而葵也葵衛君者六·

チ

杜云曹地三十一年魯始得曹田此時不得為魯地

除重公七月而葵外餘皆五月而葵者詳見褒二十九年

葵衛獻公下

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益慶盟于洮

衛文公之好且及舊平也在傳口衛人平舊于我年郡之役怨魯十二月盟于沈左傳口衛人平舊于我 年 就之代怨魯十二月盟于沈

張氏日衛成公稱子喪未踰年也

浮来 以盟于人盟于李盟居盟大夫自浮来而己然实公及告平于二國遂来會盟居盟大夫自浮来而己然实怨八年平于二国遂来會监居盟大夫自浮来而己然实怨八年王氏曰菩麽者鲁之壻之故崔二十七年莒

春秋解傳鞍髮 函 奔昭二十七年那快来奔三十一年彩黑版以温来奔是 者之可比而乃言名不言人者苔爱強也慶既 微之而書人矣今公會衛子莒大夫為此盟非单來接我 也至于會盟侵伐雖魯君那典之同事而 襄二十一年 都庶其以涤問立來 奔二十三年 都早我 七年苔廣來送叔姬昭五年苦年夷以年晏及防兹来 小國之大夫獨以其事接我則止書名而不書氏莊二十 谕関李氏曰枉氏曰菩慶不稱氏未賜族按此 随是接我之常例耳四杜氏曰 之大大亦詳其名而不同于他事之書人者 僖 公二十五年 池鲁 地孔 五六 郑 莒大夫 無不 八日 但 绥 説 其不 维 訓旨 年 γζ 也 来

三十 凡 胚 133-653

春秋輯的雜號 卷二十六 八注誤耳 者凡八則其相好有舊矣故於此馬復修其好亦如于齊 為我平之此必成公之意非以成父志也其云修文公之 行事故曰修文公之好按此説不然苦人因素怨我衛人 從怨魯衛文公将至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志降 名 凼 二字岩相 地不兴鲁 其計得曹 者盖自齊传衛文同年即位而凡伯國之事二名同 Ŋ 未必兆 桉 似此或傳寫之誤 ijb えし 田 氏説 在三十一年後亦不可謂魯地矣然則 在其中以 不 在此時此 となり 传公二十五年 年杜 洮 地近曹故也监观八年近曹.亦不足轻其非三十一年取 耳。杜氏曰莒以元年郡之 註之言魯地為誤城是矣 曹書

公不稱 耳二國之 之盟修桓公之好非桓公欲平諸國而孝公以此成 為降名行事因成父志之故、曰修文公之好不亦 有此意成公钦成之而但據此傳盖亦未見其由心且成 也况府桓民没数年來衛文並未與魯會以其向背各具 平当然以成父志是為一意尤典傳說不合矣未 又傳謂修文公之好且及苦平也盖是两意若如彼 也前五年衛 山李氏曰苔在魯東衛在魯西僖公盖致二國 爵者以木騎年而猶未成君自是春秋之常例 杣 接既 尚後宋代 **辣恐衛文亦無平苔于我之意即使果** 鄭而 曾則善 干楚矣僖公為 可 父志 氺 γ-۲ 信

> 春秋輔傳辨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当西 之怨魯尤深盖以于齊之盟曾亦與馬則修桓公之好是 业 年楚始得曹而 哉盖此時宋齊皆不足情而學為望因其势猶強是以東 楚師伐齊又未見二 國之後 整安可謂二盟之為楚枯黨 題而侵我西鄙代我北鄙獨不及夫衛 首何也意者齊 時為魯所致哉の此年盟于洮明年盟于向齊人討此 相與奉孝公耳魯乃趁楚而不從齊、己有憾于會矣 坚衛苦之後也 按此说亦非也二盟皆無楚人明年公 街 為此二 尚得為 盟 新春 ٧X 人望之國哉明年盟于向尋兆之 于 桕 衛 結 耳非唇致之以後楚也二十七 以其新昏故而典楚相好豈於 盟

二十八年晋侯伯而齊魯之干戈始息美取敖雅其兵端皆越于洮向之二盟至二十七年齊侯卒怨之尤深也明年衛之伐齊亦為魯;且以楚師伐齊而今又為此参盟而私植其黨公且二會皆親之故于魯馬

宾莊子盟于向葬洮之盟也在傳日春王正月公會苔兹平公岩夷無益以號為稱左傳日春王正月公會苔兹平公岩夷無益以號為稱三有八年春王正月已未公會莒子衛宾速盟于向

杜氏曰向莒地彭山李氏曰宾通郡莊子乃宾俞之父也

臨川吴氏曰衛本欲平魯莒之怨洮盟莒子不親至僖公

必欲與莒子盟故復為此會也

魁 賣矣菩怨方平齊兵椒至此二盟 獨君盟為可信乎夫前月己盟 谕関李氏曰不信於彼臣不信於我将必要其君 之則二盟之出公意居多此魯之所 之盟衛子而苦臣向之盟苔君而衛臣公子二盟 越 者實為取祸之端耳 £, + 以獨被耶 ょ Ч 和 再盟可謂 一親馬豈 冻级

齊人侵我西鄙公追齊師至部弗及

左侍曰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遇也

主目舌界下去事的山场七世文是之孔氏日時晋文初起諸侯無伯齊侯是桓公之子欲以盟

承以解傳辨疑 卷三十六 传公二十五年五九主自居魯不告齊而私為此盟故侵之

名部下杜氏曰公逐霖 師遠至春地故書之齊此較城縣西育地

追哉書追書至都弗及所以該其深入耳歸當自魯東都矣僖公既見聲師逐之出境可矣何必復的都者也若以為紀之鄰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西都者也若以為紀之鄰邑則在齊臨淄之東而侵兵之法氏亦曰在今東昌博平縣北則地在齊西而南近魯之彭山麥氏曰鄰豫地非紀季入齊之鄰鄭氏謂鄰為博州

廬陵李氏曰郡使我三始于此

議其怯而不進遇魯地也十五年汪氏曰書至者二至部議其深入鄉齊境也公教成至遇

春秋縣佛鄉縣 卷丰六 有畏而弗敢及之也齊鲁皆私愤之兵而非正也故交機 入追察師至都是也都者齊地至者言遠也弗者還解也 也後書齊師是伏其泉以邀魯也其為援明矣凡書追者 烧口侵少则稱人衆則稱師前書聲人是見其弱以誘導 Æ 書人書侵書 師罪齊也書 追書至都弗及罪魯也潛 而以盟主自居因悉其與衛苔結黨而背已也の胡傳 修桓公之好是必推孝公為盟主矣孝公欲継父桓之 浙関李氏曰平莒恕修衛好公亦未為不義察人惡其 相盟也故侵之私盟何與于齊盖十九年于齊之盟 境內則最其不預追或干濟西是也在境外則被其深 信公二十五年六十 朻 曰 烈 遊

当然 法自 女心 字之正解于其追也稱於 例 為貶亦非少也書侵因是罪察之意 今冬伐宋凰稀稱乾人以之伐齊稱楚師未可以為首少 之按此說之未當者多矣盖日其将 而人之恒難也 後泉也 識其不預此年追齊師至都弗及亦非有畏而弗敢及 城濮之役戴稱整人收稱楚師将師亦典文因事属 非 應不無他義也若以為前少後眾是欲語而邀之則 師来追即宜典之戦矣何為遠 以其無名而當侵也 何 獨 かへ ,此有異 外師是追其 説 即以為潜 乎若夫在公 兵非獨追其 然便字乃用兵之常 遁而使其弗 師入境日侵 追戏 于 及乎 滑 癬 亦 非侵 訓 南 مطار 渖 以 且

為 戎 迮 有畏而 11 傷 及 řp 而 可 也哉 軺 **ぶ** 兵 十 無 速 動 狻 Fir ぴく 11/2 年公 な 畏 返僖 戦 及 あ 前 者 故 瓦 矣 あ ح 進攻 是 至 我 不 使 公 公 何 人其及之 之 選 欲 不 2 不 رابر 窮兵 于 其 及 有 及 本 耳 畏 2 進 析 此液 欲 安 狻 视 'n _{'मु}र 13 則 卤 及 莊為尤 触 不 奪 不 T. iŔ ひよ 衎 保其不 師去己遠 前 . iH 逕 書弗及盖己及之也及之 欲 不. 其足 乎 一幹書也 ソス 飳 然則 喜 為 及 戦 矣 柳豈可以為 輕 之 人然亦幸而 近入麻境 春秋之 夫既 進 石 Vλ 者戒也 彼 豇 戦 速 去 意盖 舣 2_ 뱚 弗及 喪 岩 至於 حے 至 訓 贬 讖 哉 詜 鄒 遠 徒 不 而 其 其

春秋解佛雜琴 圍 候 倸 4 绿附 之 怹 欣 下 姻 今為可 莫如 左侍日 于 温 其 ۲Z 棩 مرولي 乔中 茅 未 震 左 俘 勤 城 師 有 之 之 戏 逆王夏四月 矣 王 秦 H 代 مطر 凾 八晋侯公 卷二十六 諸 伯 晋 徳 午 か 刑 候信 師 晋 於 祈 v'Z 出 解秦師而下三月 于 是 有 仸 戚 其 之 = 朝 河 始 尺 B 十己王入于 且 王 王、 上 啓 夹 大義也 斨 僖 亦 宜 南 此口 樂醴命之有請 納 公二十五年 둄 陽 铁此 椒 見传不 王 父 抓 之 紶 樊 二本敢 王城 甲辰次于陽 文之業而信宣于諸 偃 十在服四二也 ΡĤ ぶ 言于晋侯 服 悉 取大叔 مطر 十此 1 纤 14 بمنيز 五雄 之 一倉萬呼 弗 2 华非 樊右 許回 子温 1 舓 今王 킸 樊 改之 温王 殺 正親

> 春水解保難疑 卷三十六 自平王捐岐豐以封秦既失周之半矣以 氣 竹苷 言胃 £ 至 不 踢 許 其一 飳 牵 也披其肩背 灰 於 在 祑 12) 也干 守 温 形 12 £ 吕 保猫 in I ; 妙 原 章 戊 典章 爽 章 里 土 横茅之田 凼 闰 其一 應难立豈容 之 壤 1sp 未 晋 吾何 斱 畿 文 不 有代 文仸 其手足 馬 チロ 旬 物 爱 亦 襄王之意以 在 割 Ż. 徳 院 制 僖公二十五年 其 30 王 ,TQ 而 能守 復 自 牽 쇱 νż 子 有二王 有 鞙 削 دملر 纪 骄 带 王章即 當 Ėή 触. 別中 襄 经 Ż 氣者 佼 哉 謂 围 £. 亦 世守之不 雅 向之王 吾周之 制门 惜 てない 叔父之 請 耶奈何子 吾不 禮文 #3 Es. 本 势犹 破裂不全之周 पाः Y%. 章院 佶 可一 ホ 為 柳 ŕή 自 身 لبطر いん 7.)£] 恶 羅 孫 鴻 亳 也 **不** 些 矢口 在 凼 襄 呼周 犹 徳 全 晋 13 假 徳 MV. 不 犹 矣 4] 阂 · Fr 义 弗

陳 兢;旬 ふ 月 之者 夺栏 終 信 13 文 削 惜 之繁經夫子以 獨 至 問 之間 仐 夺 守 変王 柗 H Z 千 排 是 為 谏 割 周 推 之 金于原曾 之時隣于亡矣又 虎牢井 之 蔡 非 小 怬 苗 何 可 之 $\eta |\cdot|$ Ţ 2. 裔 間 晋 郭 拾 文乃忍 耶 為 誂 玃 之室果 本 坐 金于原魯之 明 不 不 可忍 あ Ц 视 凼 水木 18. 多 水 中國之危處不能附益 (典之邑 袚 類捐数邑于晋是幸糧 此 何 酒泉界號文武境 時 بطر 者 アス 3 反屑 室其 堪乎周之堙 雖仲叔于奚有 Bi 取 亦 其 之於繁複 然 不 地 イニ ٧Z 論 替至 甚矣 其戊 幻 成 反役 不 功 肥 嚔 此 脧 亦 于

IJ 人子襄王重 没 形纹 ž, 典之色 夫子 13 dr) 亦 輕色適合夫子之訓夫子是則 摘 #-徘 必居一於此美曰 地也晋文公外臣 不数 也朝受園 仲 襄 椒 于矣

臭齊收伐我北

春秋解佛辨疑 卷二十六 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白其率桓 是以斜合诸侯而謀其不 保 赐 子則否齊侯曰 般色使下臣搞 翁春侯未入竟辰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奉玉趾将辱于 左傳日夏春孝公伐我北鄰公使辰喜獨師使受命于展 聚 之盟曰世二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 ú 宣共 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 室 執事察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怨矣君 如縣餐野無青草何特而 協称經其陽而医牧其失昭舊 之功我版邑用不 不避 對 桓 曰

於是與師而來改 八日 奪侯本以洮 以不恐齊候乃還 向二盟為背己且以唇當助四

然時

此

用 景陵鍾氏日齊孝公伐我北 展角魯人推重柳下恵至矣賢者之於人國豈必其身之 而後有益于國 酅 公使展喜搞師使受命于

春秋解佛鞠疑—卷丰十六 传公二十五年 六四 隐十年军會代宋公又後至敗宋師也春秋於此第猥称 仲不能解其咎矣此孔子所以有穷位之哉也 有之忍辱人未必是微者具日宋褒公不赴于称之盟容 也杜氏謂孝公未入魯竟先使做者伐之夫使人先伐則 竟也觀展喜搞師于竟外可見矣其書人者大夫之恒解 北都者盖原孝公之志本欲親来而云然實則未當入 兵伐我之跡而書人書及自是為實銀傳謂麻孝公伐我 伐我北都何也此必孝公命将伐之己又别行继其後如 謂齊候未入竟開展喜之言而還則是齊候本未入魯地 其不可書察候伐也明矣然則称候未入竟而經書齊 不義甚矣經書齊侯而不貶稱人何獨於此致貶乎左傳 之祥也失經古矣の據左侍奉孝公代我北都是名将也 談經故直書 展喜之解而選僅可愈於急攻求勝者耳妥其伐之為 為暴怒私編課之情於斯可見宜其不 都于春人伐我北部千夏無徳足 伐宋千敗績之後等傷公與衛苦盟池盟向齊人侵我 渝関李氏曰西 , 經書人其販之平日非也二十三年代宋于收續之後 絁 也〇鲁以展禽之命退齊師而 パ 識之或者乃謂外以詳為善縣便稱人為 得志 不 知懲念而 **い**く 不能用展禽减文 才治 飳 携 ,紹桓烈 ٠٢٠ 又 倭 來伐 動 而奉 。含 錐 服

衛人伐齊

張氏曰二盟乃衛人平当于我故為魯伐之左傳曰衛人伐齊洮之盟故也

新聞李氏日衛人伐齊未知在齊師已選之後耶抑在齊師是師術成於此曾不念其先世事而狗一時之私黨背師未還之先耶若齊師未還而伐之是欲為魯稅齊抑思衛之所以以納其子非以為暴也令衛成為魯伐齊抑思衛之所以此為齊師己選而伐之是欲為魯稅歷和思衛之所以此為其常而與大國為雖非義舉也故書伐齊以機之也若齊師己選而伐之是欲為魯稅歷和思衛之所以於於傳傳轉疑 卷三六 僖公二十五年 有

大國之舊恩非尤不義之甚者乎即退師衛成於此曾不念其先世事而狗一時之私黨非

公子遂如楚乞師

之子必售公之同母弟也搬售公時任事之异又文公初彭山李氏曰公子遂是為襄仲居東門因號東門氏莊公伐齊宋以其不臣也可以此罪责而伐之在傳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左傳曰東門襄仲臧文仲如楚乞師臧孫見子玉而道之

釋例日 戊日 餆 بخ 儿 者執旗之意不保必得之解 乞 祁 山姜 者 轨 議以 非 恃 其此成風 偏成其 許故難小國之乞大國大 ~何敢為之

用之故不從與謀之例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討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然則與謀者彼此合討同謀共行乞師者取彼之力我獨國之乞小國亦皆從不與謀之例公子遂部鑄乞師是也

自見矣以蛮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恐以蛮夷殘中國也於義可乎其書公子遂如楚乞師而恐能省德自返深思遠應計安社稷乃乞楚師與磷為敵是胡倚口齊人既侵其西又伐其北齊師固非義矣僖公不趙氏曰天子在上而諸侯自相請師非禮也

萬戎狄是府荆舒是懲令乃乞師于楚率無愧乎之大変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鲁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之大変也書曰乞師深罪之也鲁頌稱公車千乘公徒三之林等鄉联 卷千木 倍公二十五年 荣高氏曰楚僭王矣而諸侯更推為盟主魯見侵伐于齊乃

廬陵学氏曰是年展喜犒師止受命于柳下惠觀展禽一

俁 药禁十 深罪 馸 弘 亦可 囲 以蛮夷残中國子若晋之乞師謂之伯主不能令諸 10 34 一姐 \mathcal{F}_{ij} 者 謙 不用 F. 13 嗨 以求 年士 之無 也春秋特書如 妓台 邦 乃遠 がへ 룏 諸侯 謀而至 **鲂皆晋伯也鲁之乞師干楚屈于夷秋甚** 此 下 M) 成十三年晋部銷十六年孫養十七 乞 愈 rij 亦 師 之野 どく 此 于 扩 板也 楚乞 猹 , in 徘 楚 **不** الاء 窈位 い、足 協 典立也夫為 有道矣孔 乎 忽于奉是猶 之 漩 黈 ᄼ 之艺 共 子 田 人臣 E 此而 師 胍 一块国有 19 揖 文 猤 文基 盗 仲共 年 奶

嬿 钌 春秋辨傳辨疑 卷三六 Ż_ 前書公子 得私 制勝為是而乞師已云非 渝関 公羊傳曰乞師者何早辭也曷為以外內若辭重師也 平 內 ŕír 「求殊者不! 以深 同解斗盖乞. 經 薢 朝 李氏日國之大小 兵之聚塞皆有王制不可乞也 Ü ٧X 伯國或有事而徵 不為 罪之也の乞串解也春秋草鲁何至于乞 逑 ń 師 诚 如楚乞師後書公以楚師代春直書而 之四 카 得私許魯欲報怨于蘇而慮察弱不 椞 彼 師者當時 於過早 護又何疑於 辱 秡 倭公二十五年 之 法己云非義而况乞師于楚乎 令為不須乞也非是則 被事直 借兵之 可 叱 在 也 吉 秡 逋 如 近稱不必四, 斯實録 之書乞平歌 £. 韌 之求時水 女八孔 英 弱者 詳 捷 且 師 不

> 春秋特情辨疑 卷三十六 信公二十五年 六 諸 者平離乞者早離也の陳氏曰城宣叔 早竟是假如軍旅之聚彼第借為我用耳未當送為我 危事用 何遂不可言假盖乞師即借兵之意不書假而書乞者 智以乞為名 也字立局 是而亦不然 夷狄然後書外乞師亦不書必盟主也而後書按此 師 间 出不必反戦不必 郜 教梁傅曰乞 必 :出 有死傷 桉 使 此説 不 曾之乞師于楚非師行未必書晋之 Æ 不然 重師也 反戦 不可必全得歸本不可謂之假惜 勝故重之也其意以為兵山器 بار 不正 ,物之人假 何重馬 一勝也其字 重 -ka 不 晋乞 師不書乞 铞 2 者即不歸 久務 泉少 廴 也 非 的也 Ρij 遚 敁 戦

老臣 歷三朝 使而 之也。 之矣 ニナハ年城 師尤浅恭矣故必燕此二意其戴始備未可專執乞師 師于我非殉來亦未必書也然則乞師為執誠而 重臣 而 文仲 矣寒仲為 又經三十八 往 左 老臣為之 絟 不太 *#*₇ 左傳誤傳為文仲耳但此時文仲為政而乞 傳謂東門褒仲城文仲如楚乞師是襄仲為正 然知非文仲往也 选权源符单如存下且驻之介也夫文仲亦师若二师並行亦常益書 33. 卵在 辰 徐 告釋于齊彼時己為 者平 載不特為信公之重臣 文仲後豈有以後進之師為 此或减孫之族人為 狮尖 杋 至此 नोः 正倍 肼 使 祈 n#p 2

于 楚典夫道楚伐麻宋 出文仲而襄仲聽之俱未可知要之文仲即不 或者謀 出震伸而 文 仲後 往 2 或

得辭其各者也

秋楚人诚夔以夔子歸

也延續問う 世之左 处然 华自素 九八口 传 八千 較 吾 是 秋 十件 熊挚自素于变子陈有功王执施拉索無其事不知熊华孔氏田侍言熊华有疾是以朱楚又何祀馬 楚成 二日 一班子不礼! 楚人讓之對日 立。 祝 融 帥 我先 典當休 師 王华华以高 王 介有是失不杜 熊 正 牡 楚八之口 遠视 祖献 也高 立时有对嫡弗 常宇 何其对疾為子故 熱氏 所名英不变有而 机之 梅熊郊得子疾自

衣解傳解禁 卷二十六 得臣 開 師滅變以變子歸

八日愛楚同姓國楚 之别封也

变子城 0 变在楚西 以魚併之 外外本國 ,人 (李氏曰夔子爵芊姓周楚熊挚之後: 祖熊擊又宣得遠祝其上 計具 杜氏以為變國今荆州 曰 不祀祝 相距五百里 融與驚焦者特 袓 府歸州 楚所利之國 假此以為名耳 東二十里有故 漢 也減之本 ·志云南 郡

與常熊也楚反以是滅之非其罪 曰 諸侯之祀無過其祖者而發祖然學是不得 九

后 被衛熊猫公到也謂 祖周公不敢祀公劉衛 梹 2 祀無過其祖 祖 康 叔 不敢 一変子不 礼 洁 稷祝

> 興 祝 滅 融 継 然可謂若於義矣而楚滅之非其罪! 變庶线医 有 £ 者

> > 作

穩而 典獎之 祀 馬虫 谕関李氏曰诸侯之祀無過共祖即在楚國 先祖 、石 與濁 之 滅之吾 纨、 不 之罪 不祀 而 矢口 熊 だ以 其 パス 祀 非乃反以非禮律同姓也可乎哉 恐祝融當熊若有雪亦必深惡具不仁不欲急然 ず 此 欲自 為 鳩虫 不 典閣然不至今日而始然也徒人意不 祀讓遊意楚自借王後曾 辭 衛其非耳葵人義正而解直楚竟恃 戟 亦自覺同 姓 之 一不可減 亦 亦 且 故 僣 不 礼 祀 得 有 VX = 衪 て、 常 祝

春秋解併雜疑 悼之祀矣 卷丰十六 信公二十五年

冬楚人伐宋 閨

左傳曰宋以其善于晋侯也叛楚即晋冬楚令尹子王司

馬子西帥師伐宋齊

著夷狄之肆横 子 即晋可謂能速於從義若矣楚伐其國而圍其色書 川美氏日前年宋成公忘父之雠典楚平而 رطد 往 朝 之今

何氏日 有忘 家氏口宋成既朝楚又即晋而為楚所伐無益於自免而 不 仁之甚 雠 時 业 アス 址 師 使晋文不典則宋之為宋豈不殆 與魯未至又道用之視百姓之命若草木

經 133-660

春秋期傅群疑…—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五年 謂宋人叛楚即晋若宋不即晋楚亦未必怨宋之深而 左傳謂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四年亦必有之若宋 者尔先役存後又事楚後又轉而即晋即具事楚 侯之為宋 觀其伐宋在此年可知未伐之先宋必事楚無疑也 事楚則楚人之伐宋當不俟此時而 成公跪立而不從齊,必不肯漠然於此者吾恐而 鄙之侵伐不獨魯人受其祸矣此以知從齊之無可疑也 與馬或亦太必非為宋也况宋襄在時疼猶伐宋園縣 者若乐不從齊魯人何為道楚以伐宋且城濮之戦齊 情也合傳說而並存之可矣的季彭山謂宋從齊城有然 彼 然永之背楚即晋也亦未可謂其無有此時晋次即位己 方卷鋭尚未典 為 没既得其後矣至是楚與齊爭故復伐而圍之在八 人之伐宋園 于齊交終未絕以齊為伯國之餘且 年 前宣肯拒之則是宋人依势而即晋亦當時弱國之常 和晋得非因晋文将與而 納王殺子帶未當一於養稅也宋念舊好而與 何以若 **絕國惡其即晋盖亦惡其從齊耳此皆情** 八諸侯相 此其カ ١Đ_ よし 也 桉 為此依势之言乎殊不 知即晋之亦無可疑也意 此說謂宋後齊盖 亦不 亦近宋故也然 順鲁人道之矣 九和晋 ·X: 且 鄱 之通 有 以宋 矢口 岩

> 春秋輯傳雜疑 伐宋皆園獨則紹非要地即富邑也或忌其要吾或 非專為伐宋來而其伐宋也實魯人有以建之矣。齊楚 實出魯人之謀上書公子遂如楚乞 于宋使非乞師之故或亦未必建來伐也親於經 齊是楚師本為公出而乃中道伐宋以圍 可迎其機而使其自為伐乎親於你 故魯人怨齊而亦未當不怨宋也况乾亦惡宋之背己尤 無怨何為道之伐宋耶盖宋本役 王道之伐蘇宋夫齊魯有怨道之伐蘇以云報也宋魯 推 而見其有 卷三十六一信公二十五年七 如 此 也の當其乞師于 而知 南 下書 W.: 亦 伐宋雅無魯人 絡雞楚亦有 憾 公以 特宋以為提 楚也减 人姓師伐 而 利其 知楚 孫 虬

偷関李氏曰

李彭山曰

齊候之伐宋園 絡也随乘宋莪

归 是皆伐國與園邑並書者曷當為其道用師又為我用 師 抑末矣且伐國而又園邑不得不两書之非為歲其道用 之意盖亦責其残屋中國耳舍此 長葛僖六年諸侯伐鄭圍新城二十三年齊侯伐宋圍紹 0公羊傅曰色不言團此其言 團何剌道用師 豊盈故皆環絡而攻之四年之中被團者再絡其殆 矣哉 道 袻 伐國不言國色此其言用何也以吾用其師日其事也 乃書图色也若如彼說使當日止伐其國而 用師也按此就不然夫以中道用師因不可然奏 胩 道用師也春秋 可以無識乎隱五年宋人伐鄭園 不問而徒責其道用 也段 不圓色

éБ 其事也哉書 L) 例詳見周長葛

楚師伐奪取 榖

之子七人為七大夫于楚 左 為魯援楚申 曰 公以楚 (師伐齊取) 公叔侯戊之壮氏曰為二十八年楚桓公師伐齊取穀寡桓公子雍于穀易牙奉之

胡傅曰 也 夫背華即夷取人之邑為己有失正甚矣 楚强魯弱而能用其師故特書曰 **ア**ス : 者 不 ٧Z 者

莫大禹将 踮 川吴氏曰 ٧٨ 公用 刷 蚵 楚師雖能取齊之己而借 鄙北鄙之耻 ন্ট্য 通所以甚其耻也 拔 强 夷 峥 闽

春秋縣傅辨疑一卷二十六 彭山李氏曰 僖 公非賢君也始 侍公二十五年 則背齊會而敗都 中 **小**} 瞅

齊 衰而減項終則乞楚師而伐齊 棄義趨利報怨行.

私

所不有賢者固 右 拵 前沿 中 怨連 ٦Ł 陖 今氏口齊魯之争自盟柯以來未之有也於是再見 集事耳然桓公平紙屈己于柯盟而孝公不 鄙之怨始于救齊本 國 上兵遂使楚! 無 伯也推其事迹乾時長勺之兵由 如是乎 人得乘間而肆毒矣 非有 深憾 者但 **)**; 桓 힌기 公孝 于 Ď. 灿 劝 級虧者 知 1 科 自 欲 祈 反

渝関李氏曰伐宋稱楚人以之伐齊稱楚師何也順 也孝公怨 隆先業宜 之尚宜 宋衛納孝公者也亦不能固其交孝公 年柜木十

> 春秋解傳辨疑 卷丰木 传公二十五年 國宣猶待贬 師停見 伐之倒不言以于數之戦魯衛雖乞師于晋然在伯國庇 瓜 是 心是 宋公使來乞師然諸侯亦與同謀而各為其私故 在而伐鄭不書以成二年减宣 叔衛孫桓子皆致 戍 皆四 三 鄭鳳宋彭城皆不書以盖隐四年之代鄭 見 稱國 非 而戦勢不書以成公之編冊人四來乞師而伐春 人伐 也 然而 用 獨 其 华 州 見其罪 共 所乞 不. 兵而 カロ 贬 之 哉。 者蛮夷為 不 剕 故 其将 2 稱 以楚師伐齊 師 魯所 نطر 何 代謂 将 年宋公使来乞 المزر 用 統 而 稱 (战故) 而 共 師 外首謀在 宋 上 者 有 桕 必 順 從會 乞師 之大 上 市

之用 是则同謀者不可書以伯國之為用人也不可書以 者 魯衛戦也故以後禽戦之例不言以若夫晋人之来乞. 其 使人之以弟問兄 而置公子 自不当耳〇 與國原非為我用且彼亦有黃同叔子之嫌 純 以求諸侯也諸侯之會代會國不書以者奉 人也亦不可書以此可見乞師雄同 雍於此易牙 用夷師而代隣如 以臣 抗 奉之以為 君大亂之道也宣僅取 之國非義甚矣及取其邑 鲁援則是但 而 獨当以者義 亦 在令也来乞師 訓 非其有 辛為 石 幽

公至日戊春 之為罪哉

氏 12 牧 伯 主之後用夷狄之兵僖公之免可謂幸矣故

錄左傳曰冬晋侯鳳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謀附 共有當也故于十九年亦書公至以危之 從伯而討齊靈之暴橫不為然名然以大義裁之亦未見 高氏日常深疆重此 于大國共致危之也襄十八年合十二國之師 前関李氏日經書公至自伐奉者三此年 襄十九年哀 年是也此年以楚伐齊哀十年會異伐齊皆用蛮夷報怒 医子所 アス 砀 .其 往 而 鏼 其至 同 園蘇

正於此故私政問者候田則晉侯國原問守之事此年分賜晋侯田則晉侯國原問守之事子口此侍本在二十五年今按晋侯納王寺人勃鞮對曰苦趙襄以壺發從征餒而 春秋解傳幹疑-卷三十六 僖公二十五年 **賞子冀趙衰為原大夫孤溱為温大夫〇晋侯問原守于** 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運原伯 事王而 节亦常在此年也王雷在此年王於而弗食故使屢原 七五

口原将降矢軍吏口請待之公口信國之實也民之所庇

山

十有七年春杞子來 朝

左傳曰春祀桓公來朝果祀:不共也

春秋解僻辨聚一卷二十六 而禮物從簡非敢慢魯也公乃以是平之則不恤彼之衰 禮物之不備耳夫杞國小弱而自降為子因其力不能給 可比〇段來朝矣把亦不為不共魯人惡其不共者盖 子自其先君而已然口十三年已書杞子卒奏令仍白 禮而亦如吳楚蛮夷之稱子者然始不然也杞之自降為 不知 渝関李氏日左傅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禮故曰子按 朝貢之禮数從簡故春秋據實書之自非具楚稱子之 小國 自降之例見其本爵非子而稱子故以為用夷 僖公二十七年 七六 左 降

而所求于彼者抑末矣

夏六月庚寅齊侯昭卒

左佛口夏称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

寒俊許氏曰 養養既沒諸侯思之而孝公不能籍之以

觀其間楚之勝以国宋襄又侵伐魯僖不己有以知其為

謀不遠伯業之所以隳矣

為昭公 渝関李氏曰齊孝公在位十年率弟潘殺其子而自立是

秋八月乙未菲齊孝公

經 133-663

氏曰三月而葵速

乙己公子遂帥師入祀 告而經亦不書觀於葵之:速而其亂爭之迹可見矣 此必嗣子未定位而己見殺其殺之也又秘故蘇人不來 李公平孝公弟潘因衛公子開方殺孝公子而立潘是為 谕関李氏回春孝公六十六日而葵未知其何故史記 公據此則齊國有亂矣齊人殺其君之子而 不見於經

左傳曰秋入杞貴無禮也

杜氏曰八月無乙己己己九月六日

春秋解傳辨疑卷手六倍公二十七年 高氏曰杞魯乃甥男之國伯姬在馬而凌悉之如此魯人 不義甚矣傷公之德衰矣 <u></u> ↓

號東禮之國而陵 早之朝禮之甫畢以上鄉師重過其國其志在取之也魯 推己及人所惡於強無以施之于弱可也犯以小弱而朝 題川吴氏曰唐在春秋為次國末嘗不受强大之凌暴當 于魯縱使禮有不備豈不愈于不朝子令其來朝已忽而 .1. 弱如此他又何責馬

二事盖一轍也魯之祖孫有同惡矣 也 渝関李氏曰桓三年秋七月紀侯來朝九月入祀討不敬 此年春七子來朝秋八月公子遂師師入七青無禮也

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 左傳曰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公孫固如晋告急先軫曰

> 春秋朝佛辞琴卷二十六 传公二十七年七八 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日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 下軍先擊佐之首林父御戎魏單為右晋侯始入而教 譲於狐毛而佐之命趙衰為卿讓於樂枝先擊使樂枝 每xxx是乎蒐于被廛作三軍謀元師趙衰曰郤縠可以每xxx,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殺之則齊宋免矣使申公叔侯:每于衛若伐曹衛楚必殺之則齊宋免矣使申公叔侯:報施救患取威定伯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 襄王入務利民、懷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 庸君其試之乃使郤穀将中軍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軍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 亚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 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可 侯年而 茂楚新 其 将

釋宋圉一戦而伯文之教也 辭公口可矣乎子犯口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乎大遠 以示知禮作執秩以正其官民聽不惡而後用之出殺成 其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僕民易資者不不豐馬明徵

孔氏曰此年傳云楚子及諸侯圍宋則是楚子親自來也 之獨留子玉千宋耳 來奧宋必親至宋國使子王主兵明年見晋之盛身始 楚子共盟也明年傳晋諸侯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 十二月公會諸侯盟于宋公為楚子在宋而往會之明與 其下始云楚子入居子申使子玉去宋由此而言楚子初

于兵首则彼碌;者譏斯見氏罚:代曰四國信獲而屈宋春秋屈其信而信其屈贬楚子[贤也其人諸侯何也不正其信夷狄而伐中國也| 教梁傳曰楚人者楚子也其曰人何也人楚子所以人諸

盟也亦以正諸侯後夷之罪也

王氏箋義曰北杏城濮書齊侯晋侯正與人楚之文相反稱爵而楚獨稱人聖人於華夷之辨其嚴如此高氏曰曹南之盟諸侯稱人而宋獨稱爵圍宋之役諸侯

是宋亦從蓋又背之也 其合陳蔡鄭許者皆楚道之所善於晋侯也叛楚即晋则似其時宋已下齊矣楚成爭伯魯典曹衛陳蔡鄭許既則似其時宋已下齊矣楚成爭伯魯典曹衛陳蔡鄭許既東此李氏曰楚成所以累挫宋襄公者為其欲圖伯也宋盖聖人思治而疾亂以叛中國之甚也

之策宋将何所恃而不亡乎宋则所以因宋之謀至矣使非晋文侵曹伐衛以决殺宋文道也魯以絕其北道不使通齊既而僖公親會諸侯盟也也曹衛于道少迁則不預園盖為之遙應以絕宋通否由也曹衛于道少迁則不預園盖為之遙應以絕宋通否

春秋解佛雜族 卷三十六 信公二十七年 八十 整子親來而合諸侯以重国之耶若團婚而宋不服楚人時宋猶未服是以為此役耶抑亦宋既服而又背之是以明年敗楚于城濮宣獨繼賴之天下賴之也明年敗楚于城濮宣獨繼賴之天下賴之也 明年敗楚于城濮宣獨繼賴之天下賴之也 超氏日楚虐不己諸侯比楚以残中國晋文於此不得不

春秋解傳雜號 卷千十六 信公二十七年 明也哉此義明而後及伐凡圍凡次儿會凡盟楚子之長 之事可從同;而不必替也由此觀之則此役之人楚子 諸侯者經皆直日其爵而不加貶以貶義己明於此後来 侯者正相反及其盟宋也又以反辭畧之而隐解所以嚴 又可通於全經之義例不獨為此事致貶矣曰是後也蛮 殿華夷之大分而正天下之大防春秋之義不亦深切若 列諸侯于下明治其罪使典北右曹南之爵郡宋而人諸 诸侯之從楚者亦以為固然而不足異矣惟人楚于上而 其爵而亦典諸侯等則無以見蛮夷之不可為伯主而 前而凡後来之精夏者亦可從同;而不贅也曰是不然 夷猾夏罪亦大矣安知春秋非為園宋貶乎既明此義於 主予楚矣至此則帥諸侯以圓宋儼然伯主之所為若目 首也于海之盟楚必先較而春秋以凡解界之已不以盟 始此乎曰前此矣前此曷獨於此馬貶于盂之會宋猶居 楚人使宜中来歌捷人楚而諱宋己明正其獨夏之罪矣 獨人楚而不爵乎盖楚子於是長諸侯春秋尤深惡之故 役而稱爵者也凡若此者無論其歷諸夏無論其歷奏國 令兹圉宋不湏更贬故知此役之稱人非為圍宋敗也為 人楚子於其首以罪諸侯之役于夷也然則楚子長諸侯 如直斥其爵而不加貶今故國不是以楚子親之也何

> 春秋鲜佛神既 一卷二十六 信公二十七年 八二 中國也夫以蛮夷主中國其傷分義為尤重春秋貶而稱 矣若徒以此致貶則是痛蛮夷之猾夏而不計蛮夷之主 防者於是乎在韓子謂春秋謹嚴莫謹於此而亦其嚴於 提風宋之書姓人盖曰使宜中便見其為君列于諸侯之 有篡裁之惡楚人無故樓諸侯以圍之何名也故點而稱 此矣可胡傳曰楚稱人貶也宋公先偏之後作賓王家非 上便知其非臣也貶而書人所以抑蛮夷而正天下之大 入諸侯也按此説是為圓宋而貶稱人也夫圓宋信有罪 人以著其罪諸使信夷狄伐中國獨無貶乎人楚子所以 其長諸侯而嫌楚伯也○春秋貶義之最著者莫過于獻

人為此耳若夫國宋之罪宜猶待贬而後明畝

十有二月甲戊公會諸侯盟于宋 杜八曰諸侯阖宋公典楚有好而往會之非後期宋方見

非楚之属國宋之事公不與謀之直聞其在宋往會之耳 **凰無嫌于與盟故直以宋地** 者必國主與其盟會此時宋方見圓無嫌與盟故直以宋 非是楚来召公;自往會之非後期也凡盟會以國為地 孔氏曰陳蔡鄭許皆是楚文属國楚子帥而與之團宋魯

高氏曰公畏楚之强而往為此盟以報乞師之思耳豈有

伯諸侯也固衛中國之心哉宋於是告急于晋而文公得以為資遂

弊可見矣 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改而後見聖人之忠原春秋之徴·娆公從夷狄之罪必待改而後見聖人之忠原春秋之徴·娆 楚尊之霍齊宋睿僖公親之也然猶曰會諸侯不曰會楚使 侯盟于薄于宋皆楚子為,會主也膺狄懲荆從瘳桓也,會 援氏曰詩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而春秋書公會 諸

宋也楚子主兵其盟宋也楚子主盟諸侯忘其為夷彼亦簿同而屢盟之咎抑又甚矣。楚子者蛮夷之君也其圓矣不能不前後兩相結也且合夷夏而與同畝已為大亂候耶太抵不以德壓自無信義之可贞吾知其彼此两相有所疑也而後盟未知諸侯之疑楚耶抑亦楚子之疑諸宋令雖少曹猶是彼會之諸侯也何為屢盟若是乎夫必渝関李氏曰二十一年七國既盟于薄矣令六國又照于渝関李氏曰二十一年七國既盟于薄矣令六國又照于

不自知其為夷而傲然自尊矣其如世道何哉春秋深為不自知其為夷而成然自尊矣其如世道何哉春秋深為此恨于其主兵贬而稱人書法已異于常此难及之意之大分盖亦陳矣此居之以为耳未嘗申明此義以正天下之大分盖亦陳矣此居之以为耳未嘗申明此義以正天下之大分盖亦陳矣此居之為諸侯盟者二盟于海為宋請平于楚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诸服于楚以釋其國投此而如嚴也夫定大分盖亦陳矣此為宋諸有及妻者任盟者二盟于海為宋請平于此限以釋其執盟于宋為宋诸服于楚以釋其國投此說以盟海而云為宋蓋有之矣至于水之型必非為宋請平日此時次,其正子於, 传公二十七年 (四春秋縣傳養於, 其正子於, 传公二十七年 (四春秋縣傳養於, 其正子於, 传公二十七年 (四春秋縣傳養於, 其正子於, 传公二十七年 (四春秋縣傳養於, 其正子於, 传公二十七年 (四春秋縣傳養於, 其主兵政治, 其之之也公又安可為之請平太, 在公司十七年 (四春秋縣) (四春秋) (四春

教孫傅曰再稱晋侯忌也

范氏曰曹衛並有宿怨于晋君子不念舊惡故再稱晋侯

春秋解佛辨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一 一 原八岳日春秋省文事苟不典则上有國下不繁國上書

侯之惡也族下不書於今無事隔再稱晋侯而不言遂盖所以志晋

方諸國不猶愈乎又况衛已請盟而晋人弗之許也書曰不求何用不滅不悅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欲然後貪忿不求何用不滅不悅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欲然後貪忿不求何用不滅不悅則能懲忿不求則能室欲然後貪忿懷私復怨則利人土地耳詩云背尔冶子不知德行不悅是侵曹伐衛再稱晋侯者裁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是侵曹伐衛再稱晋侯者裁復怨也春秋之時用兵者非战傳曰按左氏初公子重耳之出亡也曹衛皆不禮為至侯之惡也

者故再稱晋侯樂與人改過故衛己請盟不當拒而絕之殺衛則識晋深矣春秋責備賢者而樂與人改過責備賢矣何獨不能忍于曹衛乎再稱晋侯者甚之也下書楚人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文公然忍于奪豎里鳧須

秦春俸報款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二人教衛凡書教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人教衛凡書教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人教衛凡書教皆是美意中國之諸侯晋以私伐之乃反人等削要来此處看義理令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宫人等削要来此處看義理令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利宫人等問要来此處看義理令人作春秋義都只是論刊宣及書 楚朱子曰晋文公説誦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朱子曰晋文公説誦如侵曹伐衛皆是當時出亡不禮之

晋侯侵伐皆自出

侯伐衛明音文之論也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界其仇經書晋侯侵曹晋曹之不意徑入其國執其君以界其仇經書晋侯侵曹晋宋而救之晋方與楚争衛曹固幸於得虧忽爲回軍又出馬揚聲以伐衛又出衛之不意魯人狼狽而徹戍楚人自平巷项氏曰晋方潜師侵曹出其不意衛固未以為愿忽

逛于宋向使晋文虚攻四國則無以釋宋之圍而亦無及而設施之際失緩急之序也或謂陳蔡鄭許迩於楚曹衛縣桓錐少劣而賢于宋襄遠矣而春秋責之者狗私用詐淫氏曰晋文殺宋攘楚扶中國之己良却荆蛮之方横視

我也其可惡亦甚矣晋侯于是侵之伐之宣惟復怨而已於也其可惡亦甚矣晋侯于是侵之伐之宣惟復怨而已大曹衛方服于楚而與宋為隣當楚團宋之時豈無以宋夫曹衛方服于楚而與宋為隣當楚團宋之時豈無以宋夫曹衛方服可楚本四國國宋晋欲救之則西連春東連齊彭山李氏曰楚率四國國宋晋欲救之則西連春東連齊

有用化熟 着手

公子買及衛不平成刺之

教在剌前而不率成乃谢晋之解耳考之經文不合矣楚人救衛不充公惧于晋散子散謂楚人曰不卒成也則也審其罪曰剌春秋于魯以殺為剌内解也○左傅以為彭山李氏曰公子買莊公之子僖公之庶弟也剌者殺之

建二川,一下一大三大大大大路書刺言用周杜氏曰公子買魯大夫子叢也內殺大夫路書刺言用周

禮三刺之法示不枉濫也

諱言刺之其意異於此

殺之罪則一耳胡傳曰內殺大夫稱刺者若曰刺審其情與衆棄之而專

殺買以說馬內殘骨內苟說強夷書以著其惡. 也故買不平戍而歸徐聞楚人救衛公惧楚之見討也乃孫氏曰公典楚故使公子買戍衛晋之兵力非買所能抗

劉氏曰殺大夫不著其罪其著之罪則是加之加之則滥買之死實非其罪不止於專殺大夫而己也張氏曰戍衛者楚命也謂不卒戍而刺之者以解于楚也

矣春秋直記之見其濫也

經 133--670

春秋群傳鄉妹 卷二十七 惟公二十八年 哉○晋侯之将侵曹也假道于衞、人雖弗許及其侵之 成之後楚殺将至而以不卒成殺之非其較然無可疑者 說之難據也孫氏之說疑得事情盖公之所惧者惧楚非 去衛治遠何至惧晋之深而軟殺買以說之乎此以知傳 也己而晋果代衛是時晋師方銳楚救未来而衛不能支 昏之國公乃為之遣将以戊衛一以念衛好一以狗楚意 衛好而又從楚~人方園宋或亦借兵于魯欲以發其新 己不免有震隣之恐矣於是求成于魯以備晋魯人本典 惧晋而殺子養以說者亦說楚非說晋也此本在子叢撒 晋楚之勝負猶未決衛侯居乘牛而且與楚不與晋鲁國 势未審也盖楚人投衛雖不能復衛候而却晋兵然此時 文不合且謂楚人救衛不克公俱于晋而殺子載尤于事 辭也沉經書刺買在楚人救衛之前而傳言在後既與經 書基謂其不率成而刺之非既刺之而後如以不平成之 有說春秋何為不言而乃書其謂恭之解乎且觀經文所 必殺買以說之乎即果殺買以說晋則其謂晋之解必别 已撒成乃可如以此罪也買己撒成即不得罪于晋矣何

未鄉特欲殺之以謝晋也其可信乎夫曰不卒戍是必買

晋毅子叢以說馬謂楚人曰不卒戌也按此說却似買本

渝関李氏曰左傅曰公子買戍衛楚人敢衛不克公供子

亦必請於天王而殺之庶為得正不則專剌與專殺何以非為實之名而亦何必為之諱乎又三剌之法孰得其情深之意內以諱為既按此說不然殺者帝王所不諱且殺寒是也成者聚兵而守之非暫居之謂也惟非暫居而買與還故謂之不卒戍云 內公羊傳曰剌之者何殺之也殺寒是也成者聚兵而守之非暫居之謂也惟非暫居而買與意法為內諱故 隐其專殺使若得三剌之者何殺之也殺寒意法為內諱故 隐其專殺使若得三剌之者何殺之也殺寒意,於書法為內諱故 隐其專殺使若得三剌之法孰得其情於是為剌買書非欲明其戍事而特書之也若非為其不戍是為剌買書非欲明其戍事而特書之也若非為其不成是為剌買書非欲明其戍事而特書之也若非為其不

春歌解偽幹疑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坐者為非議隨其同異而各論其意旨可矣の胡傳曰 謂刺者雖即三刺之剌抑豈果如周官之三剌而訊之得 而亦言殺可知殺者通稱刺者公典春秋之于內事不書 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之然後殺之此亦彷彿三刺之法 日左右皆日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 未有書其故者而以不平成剌之則知買為無罪矣**孟子** 不言所坐言所坐者亦識之也然亦不可以不言所為所 稱國以殺者雖君殺大夫之辭臣吏萬民狗君之意而妄 其當者哉然則刺亦公典之常稱特與私殺為有異耳〇 殺而書利所以存公典而尊本國之義非諱之也且其所 異其解故從極刑之通稱而一施之此內外之别也葵丘 終是亦不能辭其責矣○春秋會不言所為者識之也刺 之命曰無專殺大夫言殿不言刺非謂大夫可刺也孟子 切書殺其私殺者不必為之隱其事其公殺者不必為之 公典也非公典而亦書者甚之也若夫他國之用刑者 夫不以王朝三刺之法書者天王以共私殺之未嘗置諸 不可書刺之經必隐而不書矣義三十年天王殺其弟倭 諸臣民而典衆棄之、解也若訓諸臣民而以其私殺之 異何為諱發而言刺平然則則者朝廷用刑之公典盖記

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殺民則士可以徒

是亦所當宥者奈之何竟施上服之刑平况夫坐之以罪

春秋輯傳雜疑 書其實乎且既云惧晋而殺買以說則謂書之辭當時己 辭按此說不然原會人之意即云恐楚之故顕言其罪 罪以告属楚諸侯心實畏晋未敢宣露故經不書告晋之 火犀專牌走 卷三4℃ 僖公二十八年 1年夜謂晋云叢欲戍衛令經之所書;謂楚之解不書謂 其所以不同乎の孔氏曰魯發子叢本有两意謂楚云不 於宣露而恐楚人之疑我乎此蓋狗傳說而不知 宣露固非獨與晋侯附耳而私言之也春秋於此又何嫌 告之諸侯然在魯史與聖經何嫌于楚人之疑我而不明 晋之辭者以魯先與楚同好恐楚疑之故顕書不卒戊 而不書其故者如置至罪可言也加候之罪不可言也此 迁曲其解以来合而未見其有當也○以周禮議親議資 為有罪也然則書故不書故原非為其有罪無罪辨盖 之典論之公子買以同父之子為貴戚之卿即果不平戊 子矣偃書公子自是無罪之辭未可以其不書故而謂彼 書其故以贬之也按此說以買為無罪是矣但 有罪乎使偃果有今将之實則殺之為其罪亦必不書 故而知其為無罪則不然刺公子偃不書其故彼亦曷嘗 今乃殺無罪之主将以苟就于強國於是乎不居矣故特 加買以罪故書其故以著其經俱亦未嘗不如之罪然 卷三七 一謂以書其 其非故

唇亦何以為國哉而發之其失人也尤甚矣然則畏强夷而至不有其貴戚

焚人狡衛

料其公饮矣。陷川吴氏曰盖楚人分圉尔之師以救衛也狐偃固己先。

者教者善則伐者為有罪矣經書楚校者二書楚人教衛是衛之改通日與晋矣何用楚殺為哉盖此時衛侯居袭牛而猶是衛之政過自新失伯主宪洪之度故奉和共至於戦與不難乃在临時取決抑宣果有必數之志哉。張之名罪晋文之忌克也汪氏曰春秋轉傳雜疑 卷三十之 僖公三十八年 土 整之不意忽轉而圍曹正欲楚人救後不暇不能不顧 是楚而不敢,與是華人分兵以救衛而宋園猶未鮮傳來疑 卷三十之 僖公三十八年 土 整之不意忽轉而圍曹正欲楚人救後不暇不能不撤園 是楚而不敢,與是華人分兵以救衛而宋園猶未鮮曹亦無 整之不意忽轉而圍曹正欲楚人救後不暇不能不撤園 表於有不敢,與不敢乃在临時取决抑宣果有必數之志哉。我有罪者公司,以救衛國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晋則 渝関李氏曰楚兵本以救衛國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晋則 渝関李氏曰楚兵本以救衛國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晋則 渝関李氏曰楚兵本以救衛國衛人出其君以說于晋則

名窃扶危之義汲:于與國将使從後者感其德而籍其之尤失其實臭然則春秋两書姓教自是惡楚之意非謂之尤失其實臭然則春秋两書姓教自是惡楚之意非謂之尤失其實臭然則春秋两書姓教自是惡楚之意非謂之作學諸侯抑豈大義之所許者乎夫以晋文之强而楚政,與之抗以晋悼之威而整故,以為之援此敢教,以與之抗以晋悼之威而整致有是惡楚之意非謂要美一妻之患方般而伯業之所以遇鄭也令以為逼鄭而罪要美一妻之患方般而伯業之所以遇鄭也令以為逼鄭而罪要美世者則異於是故諸侯之伐鄭雖勤而楚人之伐鄭亦

春秋轉傳幹是 卷二十七 暴未曾如晋文而楚人之伐鄭不一又未當有愈于晋也 通但以楚公子真之故鄭例之而殊覺其不然也晋博之 不必分表夏而二視之是即與楚何傷乎然則與楚以教 安得典楚以救特以此為罪晋之法乎親書贞赦之非典 所以甚晋文之罪盖亦聖人之不得已耳按此説似亦可 火牌海静能 卷三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十二 游冯其有碑于衛也深矣聖人以天地為心而切於拯難 國取五鹿之邑在衛侯之請聽國人出其君以為說晋之 分可明彼不得以私恩結中國此不得以強投恃外夷於 楚可知此救之亦非與楚矣令惟以惡楚為庶中外之大 愈于夷也哉何哉今楚人救衛不啻甘霖之濟旱寒泉之 可與然而晋之虐衛已甚矣哪其私怨而加兵于同姓之 之去楚而從晋者自為其後圖未可謂楚殺之不能殺也 若夫戟城濮之後衛終去楚會蕭魚之後鄭卒後晋二國 春秋特書以識之所以治其私而規之以正也其吉徴矣 今但就事論事可耳○或曰以大義論之楚之汝衛固不 分義甚有関意者經青本如是乎 大下之势外夷亦得而强擅也豈非害理拂經之大者乎 势不為中國之所奪馬則是天下之德外夷可得而偽為

熊無戦乎之頑必自我也不可告請故曰頑公説執曹伯為獨有人也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若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戦矣齊秦未可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戦矣齊秦未可如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其不用與人之謀曰稱舍干墓師遷馬曹人党惧為其所得者棺與人之謀曰稱舍干墓師遷馬曹人党惧為其所得者棺

穀孫傅日界與也

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

之也特著其因入曹而執之耳夫曹衛皆與楚而衛侯之汪氏曰晋文執曹伯蒙上文晋侯入曹之辭非稱爵以予而私非正也

人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三月丙午晋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左停口晋侯團曹門馬多死曹人戶諸城上晋侯患之聽

者也三者據尊里言之矣の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界者非上非下兵の書法獻者下奉上也錫者上賜下也界者非上非下而彼書歸盖界者猶此與彼之辭錦者以京師之禮待楚感陵李氏曰晋執書曹伯界宋與執戎蜜子縣楚同此書界盛陵李氏曰晋執書人豈以曹伯之執界宋而反予之乎執歸于京師尚稱晋人豈以曹伯之執界宋而反予之乎

渝関李氏口朱子曰晋侯侵曹晋侯伐衛皆是文公論處

使就出具傳言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殼使子玉去宋也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紀次之也公鄭若楚惠何妻,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紀次之也公鄭若楚惠何妻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香侯臺與楚子搏走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香侯臺與楚子搏走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香侯臺與楚子搏走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香侯臺與楚子搏走是此時公猶念楚惠而貞子解之也為數若楚惠何樂是不之不選也晋侯聽與人之誦而疑馬子選為幸也及子玉之不還也晋侯聽與人之誦而疑馬子

曹伯界宋人為欲致楚師與之戦是即杜氏說未必然此為以曹伯界宋人為欲致楚師與之戦是而楚及從此聲之意必欲致其君出戍還而楚乃不得不敢之就就之矣特其救師既至而衛侯己出魯戍己還耳又未及殺或亦未必為此而乃救之衛被佐衛侯出避魯戍逃還战而可據者安可謂經之所書自侵曹至此皆以著其致於太之矣特其教師既至而衛侯己出魯戍己還耳又未及被之矣特其教師既至而衛侯己出魯戍己還耳又未於政之矣待諸臣勘之而後决馬此晋侯前後之情状按之傳皆欲與之戦也然猶未嘗央於必戦故其疑明籌顯之不皆欲與之戦也然猶未嘗央於必戦故其疑明籌顯之不

○晋於初春已侵曹轉而伐衛曹方幸而得舒乃忽轉而自州宋一節論是則然矣乃有在其為暴也不已甚乎○公羊伯丹宋人則其論謀又有在其為暴也不已甚乎○公羊伯丹宋人則其論謀又有在其為暴也不已甚乎○公羊傳曰丹者何與也其言畀宋人何與使聽之也按此說亦不然曹本後宋後乃非宋後楚宋之怨曹深矣今以曹伯君宋人盖欲宋之甘心于彼耳非欲使其聽之而審其曲事伯者又何聽獄之可言乎○五氏箋義曰執曹伯不歸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按此說亦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貶絕而罪惡見者也按此說亦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按此說亦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被此說亦京師而畀宋人斯不待敗絕而罪惡見者也被此說亦亦不然曹本後宋後乃非宋後楚宋之怨曹深矣今以曹伯不歸事不後不為刑舍也何氏註曰與使聽其獄也夫此時未有訟東衛衛禄 卷三十七 僖公子八年 人

彼即不敢與國家之楚人戦何至不與我衛之楚人戦乃為其軍行攻縛之罪盖亦缺矣の晋侯之侵曹伐衛也不為其擅行攻縛之罪盖亦缺矣の晋侯之侵曹伐衛也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及其實行攻縛之罪盖亦缺矣の晋侯之侵曹伐衛也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不送諸官府而與彼之雙也議者獨責其不送官府而不不過與一次。

春秋輯傳韓疑 卷手工 倍公子八年 九八十八年 教育學 教育 人名衛入曹為此暴橫之事抑何為也裁此可見其救宋之故不信復于曹衛二國之間而不直破宋國耳○破其國總其 是曹仓属宣非彼此相激而為此最乎以此言之則執曹也亦以憾楚也曹為楚人之所私彼既不肯舍稅之所 是曹仓属宣非彼此相激而為此最乎以此言之則執曹 使而使楚致齊秦之怒也或者左傳於此亦猶未得其情 整而使楚致齊秦之怒也或者左傳於此亦猶未得其情 我而使楚致齊秦之怒也或者左傳於此亦猶未得其情 中○汪氏曰衛已請盟而弗許曹未嘗請盟而執之故不 又舍衛入曹為此暴橫之事抑何為也裁此可見其救宋又舍衛入曹為此暴橫之事抑何為也裁此可見其救宋又舍衛入曹為此暴橫之事抑何為也裁此可見其救宋

盟而恕晋侯也 盟而恕晋侯也 聖言晋人此輕重之權術也按此說是謂晋侯之罪于衛 時與於此者且經第責其伐之。不可耳豈為其不 詩與粹也殆不然以伐衛論之彼既未常破其國執其名 時做輕於此者且經第責其伐之。不可耳豈為其不 時做輕於此者且經第責其伐之。不可耳豈為其不 時做輕於此者且經第責其伐之。不可耳豈為其不 對於不重言晋人此輕重之權術也按此說是謂晋侯之罪于衛 盟而恕晋侯也

青夏四月己已晋侯奉師宋師奉師及楚人戦于城濮楚師敗

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衆欲止于玉不可夏四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讐已多将何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讐已多将何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讐已多将何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讐已多将何我不如私許復曹衛以賴之執究春以怒楚既戴而後以戦不如私許復曹衛以賴之執究春以怒楚既戴而後我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 讐已多将何我不如私許復曹衛出神為老宣在久乎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計應食言以亢其雙記數而後

還甲午至于衛雅作王宫干践土 敗續子玉以其平而止故不敗晋師三日館較及奏西而 公族横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 退之棄枝使與曳柴而偽通楚師她之原軫部添以中軍 蒙馬以麂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石師潰狐毛設二が而 晋師陳子華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 晋侯 亦平将中軍口今日必無晋矣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 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複命矣詰朝将見已己 勃請戦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題軾而觀之得臣與寓目馬 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愈而忘大肚不如戦也子玉使關 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口若楚惠何察贞子曰漢 月戊辰晋候宋公齊國歸父崔天秦小子怒次于城 "背部而舍晋侯患之子犯曰戦也戦而捷必得諸侯若 使察枝對日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漢楚

> 之怒而使之不得不戦以取一勝之功皆請而不正之事 下以為楚不大創不足以定伯故欲勝楚取威而後伯業 即滅 定是時楚為齊宋之患文公欲虐曹衛以報怨因激楚人 張氏曰齊桓之伐楚致屈完于召陵楚未大創也故 孩誘鄭終桓公之伯楚為患而不能制文公欲伯天 次年

郑郑望不書蔡 并亦然 師從**趁**石師失位故贱而

而

不書亦猶哀十年會伐齊不言

氏笺義曰

陳蔡從楚而不書者助夷狄抗

中國

乔秋轩停弹疑 心晋文之舉所以挫強楚之势也所遇不同用計亦異立 秋朝侍雜瑟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二十一十一十八十一十八年 水嘉日氏曰齊桓之楚雄曰獨夏攻蔡伐鄭特近楚之 之合兵而鳳宋曹衛亦受其節制此夷狄之極威也故晋 晋文之楚則執中國盟主而在會諸侯不敢與之争戦于 受福未至偃然與中國並驅争先故齊桓猶可徐為之謀 規模既定聲其罪而伐之楚亦屈服而不敢校此正也晋 功之緩急亦如之其為有功子中國則一也然召陵之師 濮之役不至敗楚師不己也盖桓公所為将以服強楚之 文不得不速典之戦召陵之次一得屈完之盟而退師城 弘而中國不係與之敢魯至於乞師而戊穀通齊四國與 文加兵曹衛以致楚許復二國以携楚又拘予玉之使

趙

八八口以中國及楚我內中國而外四夷也

胡傅曰楚稱人贬也

下書東尼奔鄭則知楚人為蒙瓦矣定四年

人矣此下書楚殺得臣則知楚人為得臣矣柏奉之戦

氏曰此戰 與柏舉皆書楚師敗續則楚非,

将平師少而

杜

八日城濮衛地

心若晋文則太迫矣 祭桓猶有 近正之意若晋文則太諸矣 齊桓猶 之君而後復之凡伯者之事為之略盡皆在一年之內是 公則侵曹伐衛勝楚国許盟践土會温而致天王執曹衛 諸侯之事亦三十餘年展盟屬會而後有葵丘之威若文 皇不信哉故弊桓圓楚之功三十年而後有召陵之後< 怒楚三舍 避之示怯 火ス 誘楚其能 計如此孔子 有近摩之 断之

春秋解傳轉題 卷二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於二十餘年而晋文之與由於一旦年且暮矣其意欲急 功猶做三王之遺法馬視晋文為正矣盖郡桓之伯經營 彭山季氏口齊桓干楚違而討之服而 含之不以戦勝為

為正可也の城濮當在野洮之間曹衛界上也詳見八年等乃晋獻公之二十二年也重耳条杖亦即在此年以明年乃晋獻公之二十二年也重耳条杖亦即在此年以中當有六十六歲矣前後之成数不相合疑必有誤年乃晋獻公之二十二年也重耳条杖亦即在此年此時重耳年二十一則至齊條公五十二年重耳遂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按晉獻公生二十二年重耳遂奔狄是時重耳年四十三按晉獻公生二十二年數公之二十一年獻公縣太子申當有六十五歲矣。十一獻公二十一年獻公縣太子申當有六十五歲矣。四史記晉世家曰獻公即在重耳年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為譎也较按史記晉文是年以不及齊桓而孔子直斷其為譎也较按史記晉文是年 於成功决求一戦故凌許多端不知所出耳此晋文之所

肾癣許氏曰 高者亦皆有過人之才馬識慮浅而心不險者不足以為 自 世以許 力

年

叮

今得臣既昏且蔽又踩而急乃欲擁西廣東宮與若数六 者不可以為非故勾践之滅吴也忍其心于屢 伯 (堂;之晋宜乎其敗也彼文公君臣巧譎萬变自 تاتا 之間随也遺其禍于数年之後喜怒輕 僖公二十八年 事 而量 請 以驕 不

春秋轉俸雜疑 卷二十七 肾褐殃彼抵伯者以功利何其僣譽之深耶斯言其至矣 先儒謂王道之外無坦 也憑陵華夏號召諸侯其聲威氣焰憐動當世亦可謂甚 他 子以為寒心城濮之戦萬不可勝政 楚子班 怒其不可而竟不能 強矣然楚子既命無從晋師而得臣不忍私忿固請一戦 議然于楚子怒得臣之際愚獨有異馬自楚之窈據西南 噫詐力之浅者見姓于詐力之深者亦不足重煩吾儒之 曹衛也致楚師之戦也至於退三名而言逾恭者用 於此豈惟不知多方以誤彼又且甘投陷阱以致敵于人 敢用以報德用以感諸侯之心用以作三軍之忿而得 非原宋也激楚之怒也私許曹衛之復使絕于葵者非爱 古為許之人未有出其石者且名分曹衛之田以賜宋者 尚 制一臣吁可怕也三綱倒置人倫 ij 功利為言殊不知 功專恣之禍 必有甚于丧 伯者之所為横斜曲直莫非 金舉皆荆棘仁義之外無功 上就謂以張扈之君反不 師之惨矣世之誠 使偶而 不明國雖強大而君 或勝則 祸端 得臣 伯

春秋解傳辨疑 晋文之伯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示程所群五伯 假之也然伯屬猶有此後世併此 曹衛一議就完春又一講退旅曳柴又一講哥文公議而 衛報然亦已甚矣稱舍于墓一論分曹界宋一論私許復 之說已不如管仲三不可之言見左傳信元年惟子犯 不正於此一役巫見之在軍則殺顛頡祁滿師 伯佐之心矣夫有思則有怨救宋周報施也至于分曹因 書義之府禮樂德之 仁山金氏曰 卷二十七 按 晋文公勤王以示義伐 則其言為精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 圆猶有此後 YX 示 信)则般舟 大

是乎備見之矣

邀硬做限防不然中國為海浸必矣 朱子曰容桓公死楚侵中國得晋文公欄遏住如 /横流泛

圍是未有必戦之意也及先於歐謀許曹衛以携其黨狗 維後晋師然初告于晋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 師避楚三含請戦者得臣也而經之書及何以在晋得臣 渝関李氏曰胡傳曰戦而言及主乎是我者也當是時晋 平巷項氏曰楚白是不規中國者十年 宛春以激其怒而後得臣之意决,**实故楚雄請**戦 侯誅其意也荆楚恃強恐陵諸夏滅黄而伯 主 而及在 不

> 春秋解傳雜疑 卷三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二六 之可比乎且經書哥倭而又歷紀三國之師亦不為略矣 之常例然以中國戦夷狄是以內及外之義豈以猶常例 書法之青猶覺未合盖言及者主乎是戰此固中國交兵 **孟子班老於行而不悔其有以夫按此說議論甚正但於** 道義則三王之罪人也如此說則曾西不為管仲而 不謀其利文公一戦勝楚遂主夏盟以功利言則高矣語 春秋所書如此其略何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 敢與之争今又成較逼齊合兵国宋成勝中國威動天下 非有城濮之敗則民被髮左衽矣宜有美解稱揚其績 败 徐子安林而諸大夫不能殺執中國盟主而 在 會者不 仲尼

子也公春秋獨書晋侯不目三國之将而各以師翠者此錦父者春之貴大夫也小子整者秦之贵公子也小子整後也宋公必未 行既用大泉而稱師其将亦必不犀矣國 舉一以見晋文之恃泉而強戦一以見其能合数國之泉 其不稱将而稱師者意别有在恐非略之以示識也〇是 氏曰宋公齊國錦父秦小子怒既次城 特春秋之例外大夫将歐兵稍無稱名氏者且使賢書曰 為我用是又晋文制勝之有方矣此皆春秋之微音也杜 人亦安見其兵威之威乎惟数國之兵威甚威而各以師 也此盖見經不書将故云然、兵典将不相離必無兵 濮以師属晋不兴

春秋轉傳雜疑一卷二十八年 非也及戦之時勝負猶未决即方戰勝天王猶未加策命 或亦外大夫書人之恒解乎曰是不然前乎此者于弘之 晋侯親将不得不書爵三國本非君故特稱師以著其威 諸侯猶未會盟以奉之何逐予之以伯而異其解平此盖 父秦小子愁皆稱師而獨虧晉侯予晉以伯也按此說亦 此或亦是宋大夫左氏盖誤傳母陳氏曰宋公齊國歸 當按其尊軍之序且晋文猶未伯宣於此而便先宋公乎 稱師即稱師亦不當在春師下盖臣不先君雖止書師亦 宋公在馬彼之警楚尤深未有不與戦者宋公與戰不當 略而不書以其後楚而一于楚經亦不能為之别也且鄭 此戦有陳蔡盖陳蔡二國之兵附于楚右師亦己末矣故 致其師複鄰伯之如楚致師可知他君之亦婦國也傳叙宋之諸侯必己先去宋矣左傳謂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 耳未可以北杏曹南之獨爵癖宋者為 〇左傳謂宋公齊國錦父崔大秦小子怒次于城濮若果 伯致師于楚則此役亦當有鄭兵亦如陳蔡之附楚而己 宋之諸侯必己先去宋矣左傳謂鄉役之三月鄭伯 以楚子而貶稱人可知此役之亦為贬矣後来楚将亦 例也の得臣稱人

義異宣可視為恒解而不缺其抗横中國之罪还此亦當從貶例無疑也雖此時不貶亦止書人然解同而多稱名氏而柏举之戦不言聚瓦而言楚人彼既為貶則

楚殺其大夫得臣

者甚大何至不肯勞其将而恐致山危之險也哉若夫園

無袖手旁觀之理况晋侯出穀成釋宋園其有功于齊宋

属晋而将獨不為晋用者且晋侯既親戦在三國

之将

在傳回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左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在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左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左傳曰楚子玉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

春秋解傅骅疑 其實殺之迹而 之後至不賀而 之哉且楚子知晋師之不可從而猶與之師子文知為實 事乎の或謂得臣本自殺 大臣有以致其死也如子曰以不教民戦是謂棄之宣君 路果欲害子羔哉以其有秦民贼子羔之道故以 而 論之楚子本 典凡殺大夫者同例又宣為君棄其将乃書大夫以明 其官所以 死之由而 棄得 其民哉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豈 臣也考其由而亦可見矣奈何于得臣之死舍 巻ニナモ 明其為專殺也此乃正王法 帥是宣春秋之所許乎故 以為楚實殺之故當典鄭棄其師同例也按 非刑戮 不問乃欲推其所以致殺者而追谷其前 插以為令尹使主兵則姑聽其徒 及得臣 僖公三十八年 紹以國殺為文者責楚之君 又非 有意於必殺 而 重大臣之古 停于一 特 推 斌

> 十六年按此说亦非也楚成之责得臣楚共之,侧見成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数而 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年左傳 截之役秦大夫及之以殺書也日汪氏曰楚屈瑕伐羅之敗羣帥因于治 皆令彼有不得不自殺之势不可謂二居僅有其意而逐 玉 之實而立言宣應於此有異說乎〇陳氏曰楚子使 右請殺孟明春伯曰 自殺其書國殺也宜矣且春秋凡書殺大夫者皆據 此 曰 説 r钦也書殺是故楚得臣公子側皆書殺而已矣必み好死不及則其斥殺何春秋之法苟有誅意於其臣 亦不 然. 卷二十七倍 说亦非也楚成之責得臣楚共之 諷 得臣之死實為若命所迫彼 孤之遇也及文元年左傳其賢於楚也年左傳 散之從秦大夫及其左 公二十八年 跃 九鱼於君命, 公子 父 止 子

敗軍之将亦

非諸侯所得專也楚既不以

王、

命

典師又不

王命殺主

稱

國

以殺

而

較之也固宜何為不去其官也征伐

非

諸

侯

所得

檀即段

未可與鄭奈其師

例

觀之也然則得臣達君命而

丧

師其

得臣之死本由君命春秋稱國以殺本據君命而實錄之

不過

時

之

偽

情

而前

命己迫得臣

安得

有生

道

哉

故

也文十年左傳曰

城

濮之役王使

止子

玉

曰

無死

不

王

無

敄

命故自

以我是得?

臣

本

惧

國

法

而

不

為非義也故書楚殺大夫以正之の二十三年左傅曰楚 不愿其姑息以縱惡乎但擅與師而又擅殺其大臣以是 於被殺而經不書氏者惡其稍夏不恭而又好戦而 殺也恐亦非通論若盡以不殺者為賢将置國法子何 於獻捷圍宋楚子已貶稱人令於得臣之書名 永甚著也至此則明書得臣不得不 也前學此者楚臣之冠中國皆稱人猶嫌於恒 題之殺得臣審之殺則遠矣按此説是謂歌軍之 得臣 特去其氏乎盖精夏則不知有 帥 師伐陳所謂成得臣者盖以成邑為氏者砍今 中國 去氏 好戦 rX 貶 팃 解而貶義 ボ 可不 之 淵 矣 殃民 有民 不 且

以受盟左傳曰衛侯開楚師敗惧出奔楚逐道陳使元咺奉叔武

杜氏曰自襄牛出

塞其向善之心雖欲自新改轍而其道無由也高帝一封祸文公為之也初齊晉盟于敏孟衛侯請盟晋人不許是公之罪也衛侯失實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胡傳曰諸侯失靈出奔未有不名者衛侯何以不名著文品川吴氏曰衛侯黨雖之情深國晋雖私許復之終懷疑

以责晋也晋文才有餘而量不足齊桓量有餘而才不足○晋文公度量不廣於處置衛事而見之衛候奔不名所春秋雅傳韓疑 卷三十 倍公二八年 三家族侯朱自失其國者不異而晋文逐之:惡無以見矣家氏曰晋文以私怨逐衛侯若直書曰衛侯某則兴鄭伯

俞関李气目新美日奉下名不以走边之君目之公典其為晋文不若為麻桓

衛克之例而書名據左氏則是衛侯俱晋使元咺奉其第卷武義互見也匹義明而強者不得以自沒弱者必思以衛成義互見也匹義明而強者不得以自沒弱者必思以衛成之計華即夷而自取喪亡也一以罪晋文一以罪野文之逐衛侯也復歸而名據其失位之實而贱之所以罪

秋料傅辨疑 卷手七 传公三八年 三三位而受盟矣意者名命以稱而晋命之立叔武迫于晋令 侯而立叔武則是晋文己命叔武嗣其位而叔武即己嗣 秋不肯絕之故于出奔不名則其罪有所歸矣而於 0 則 或亦 左傅 獨之類故陸氏云令叔武 構位而去故不名按此 叔武盟于残土而 左傅曰衛 命叔之居獨而叔武本為君守也公羊俸謂文公逐衛 據 其失位之實而名之又以罪衛候此其所以不同 非 而以不名為位未 經旨也且 侯出奔楚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則是衛侯 奔楚道 ,歸而稱復其為位已絕也明矣特 絶 似矣 陳以免討其位未絕若曹 然無以解於復錦之書 復以

而不稱候故浅上之盟書衛子明是嗣君之解非構位之 辭也盖叔武嗣君位而稱子自與公子股之構位 時衛己聽命于晋、文雄立叔武而循本踰年例當稱子 而姑後之欲于践土之盟請反衛侯二説本不相悖乎 之是以致有元咺之訟親晋文為叔武之死而深罪 稱復者位未絕也宣非 故 之意本欲治反衛侯 衛候之 (亦實錄未可專信左傳而謂叔武之未嘗立也 知叔武之立實出晋文之所命也明矣然則公羊之説 初 歸 稱後 而非篡也衛侯反國疑其為篡而 和 再錦 以其立居不立君之别哉但叔 不稱 復稱後者已位已絕不 者不 衛候 同 此

土五月癸丑公會晋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

我轉傳鄉疑一卷三十一倍公二十八年 三四重耳敢再拜陪首奉杨天子之丕顕休命受策以出:入 謂叔父敬服王命以後四國糾逃王惠晋侯三群後命曰 服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犯老一卣虎賁三百 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晋候為侯伯賜之大略之服我輅 傅王用平禮也己酉王享禮命晋侯省王命尹氏及王 使于人九行成于晋;秦枝入盟鄞伯五月丙午晋 左 -伯盟于衛雍丁未歐楚俘于王驷介百稱徒兵千鄭 日 鄉役之三月 鄭 伯如楚致 其師為楚師 猐 人口 败 枥 王 惧

停必有誤践土鄭地杜氏曰經書於五月十八日也傳書於亥月二十八日經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晋於是役也能以德攻無有老幼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晋於是役也能以德攻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伴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玄孫言觀於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要言曰皆與王室無相

年之君不論子継父弟継兄例俱稱子以嗣君上承宗廟子者衛候之弟叔武也叔武代兄而立亦稱子者盖未瑜有衡雍故城杜氏曰衛雍鄭地在榮陽卷縣者是也〇衛彭山季氏曰践土在衛雍西北令荣澤縣西北一十五里

自恣廢置諸侯之意衛子者立以為君也此見春秋深罪晋文報怨行私專權胡傳日衛侯奔楚不書名者未絕其位也叔武受盟而稱

朱子曰如葵武之盟召陵之師践土之盟自是好本末自陳氏曰序晋侯于齊侯宋公之上予晋以伯也

电亦然晋文战滕而歇乎于王·己聚命為侯伯矣於是春秋縣傳雜獎 卷千七年 僖公二十八年 五五一之始伯曷為列序諸侯之爵而不人之乎盖群桓非受命之始伯曷為列序諸侯之爵而不人之乎盖群桓非受命之始伯曷為列序諸侯之爵而不人之乎盖群桓非受命帝之明得李氏曰北杏之會春桓始伯也爵群侯而人四國曹

為不遲其聲势不為不顕當時必有驚人聽聞而後為美書伯循未成何得謂之始伯乎故彼之爵晋候而稱三師表可與北杏曹南為例而晋文之始伯在此盟也明矣○未可與北杏曹南為例而晋文之始伯在此盟也明矣○未可與北杏曹南為例而晋文之始伯在此盟也明矣○非常之,受命之伯故其書法典北杏異然註二十七年恵置改為受命之伯故其書法典北杏異然註二十七年恵出獎上而列序諸侯以日其爵春秋盖歷之也或者以為盟践上而列序諸侯以日其爵春秋盖歷之也或者以為盟践上而列序諸侯以日其爵春秋盖歷之也或者以為出政治所以前

春秋解傳鄉縣 卷子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兵 秋者經乃没而不書明係不足晋文之惠院云不足而于 改者經之會盟本在晋侯朝親後既與諸侯不入京師 時天王至践土或天王欲勞晋侯而自来耶抑或晋侯欲 時天王至践土或天王欲勞晋侯而自来耶抑或晋侯欲 時之請而来要皆失尊之事也據左傳丁未獻楚停于王 任之請而来要皆失尊之事也據左傳丁未獻楚停于王 之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受策以由 之一直王享禮都晋侯宥策命晋侯為侯伯晋侯之獻及帝 秦本解傳鄉縣 卷子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兵

先盟而 當未盟之前諸侯即有先至者亦未可便言朝見也然在 而後敢朝此時諸侯之来猶未齊如陳侯如會在盟後意 温也下書天王 至 **的责诸侯之不恭也已〇或謂盟践土會温之時天王未** 而後盟也古者諸侯旅見天子必有齊沐之誠享獻之禮 若夫盟于践土下既不書天王事安 典北杏曹南之人諸侯者不同此必晋侯已受侯伯之 按 人此說之論, 謂天王此時方至平且觀其書法先晋侯而爵諸侯 後朝盖亦禮法事势當如此未可謂其緩於朝王 會温 狩. 河陽 則是而論盟改土則不然也其會子 則當其會温時天王誠未至矣 可以公朝于王所之

春秋梅傅幹疑 巻三十七 践土之下勞乃襄王之自失其尊故春秋削天王之下臨 謂臣道也子道也而天下之大倫 尚存而不滅矣汪氏曰 候于残土則削而不言去其實以全名所謂君道也父道 實也與其名存實亡猶愈於名實俱亡是故天王下. 侯 存者號與祭耳其實不及一小國之諸侯晋文之爵雄曰 聞晋勝自往勞之非晋致之也故為襄王諱而不萬胡傳 盟平且春秋之法據事實書因其先後而次序之義理存 也晋侯以臣召君则書天王行于河陽正其名以統實所 曰践上之會天王下勞晋侯削而不書何也周室東遷所 與盟之嫌而况天子至尊既两書之又何嫌於天子之與 斯盟平夫首止之會王世子與馬及其盟也尚無王世子 必皆實錄也豈聖人而若是其誣也哉〇陳氏岳曰襄王 事本不同若先書朝王而後書諸侯盟何至疑於天子典 書盟後書朝書朝而後盟是以天子與斯盟也書盟而 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禮也按此說不然盟與朝二 若天王猶未至晋侯猶未受策命何以會盟之諸侯 人而獨許其推晋以伯耶〇陳氏曰先朝而後盟曷為 伯而號令天下我子改物實行天子之事此春秋之名 Ź 不稱

春秋轉傳雜疑 拳手士 信公十八年 表來轉傳雜疑 拳手士 信公十八年 表亦明实紹乃及為本本書天王狩干河陽所以正天子自尊之名是為晋立是孫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定之在朝王使狩則書王自狩使若固狩而朝之也按此於之在於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當也至於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言也至於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言也至於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言也至於召之使来不惟天子失尊而進退之權在天子猶可方之名而全其實著父之道正而臣子之義亦明矣然細思之殊。

矣晋候見王而受策命在盟践土之前故其書法

及此矣然説末明暢又對下召居立説仍不免於自来之 一天王下勞不書為去其實以全名不主自来之説似亦見 一至于践土蔑禮拂經莫此為甚故没而不壽以正人道 下至于践土蔑禮拂經莫此為甚故没而不壽以正人道 之大倫是為其下勞諱非為自来諱也若夫狩于河陽維 自是國紀之常令來行狩不嫌於失尊故直書而不隐是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特欲正名而書符也胡傳以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時欲正名而書符也胡傳以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時欲正名而書於正人道 是國紀之常令承行狩不嫌於失尊故直書而不隐是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時欲正名而書於此人道 是國紀之常令承行狩不嫌於失尊故直書而不隐是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時欲正名而書於也胡傳以 為其常典書非為召之使来時欲正名而書於也胡傳以

臣召名而書王行為正其名以統實不知晋侯本請王行 為王諱而足矣盖典陳氏汪氏之說無異也又謂晋侯以 意也故行于河陽傅曰践土之會王寶自: 小何道信得说而失 经盲上部古人 以必不然之事哉 掷人以高特以臣召君之说未免為深文恐非孔子之言 也 往非晋罪也故

之失體也故以為王諱而拿盟皆不書原耳說亦可通 王在是而以王臣盟諸侯一如天子之典盟矣是亦天子 盖質錄而王子原本等不可歌也經文不書王子原者 在增站也此亦常信經不信傳不必曲為之說一說 其皆與王室故左傳云然其實諸侯自相會與本無子虎 不我解佛游琴 卷三十七 王子虎在王左右本本典會盟特以虎當中谕其事而 會然則王子虎米不同敢即不書題何亦不者會乎意者 王子愿今王子愿既典践土之諸侯同會何為不同數乎 且盟于首止王世子不典盟子葵丘宰周公不與而皆言 不合而杜註亦覺可疑盖明年程泉之會大夫與馬尚盟 歌舞界群跳 卷上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三九子王庭杜氏曰王子鹿臨盟不同敷故不高按傅说典經 召来之分而可以此論筆削耶〇左傳曰王子虎盟諸侯 獎土 而亦晋侯所請則是二事有同報矣又安有自来 與 河陽下,且夫狩于河陽固為晋侯所請然當晋侯戰勝天王狩于 之後即作王宫子践上或此時亦請于王而王乃来招表

陳侯如

春秋鄉傳解疑 卷三十年 信公二十八年四十 温则共公居丧而亟食不敢斯须少怠矣 维東異節尚且疑且畏其来尚後故不及于盟軟也至 朝王所之先則亦與于朝吳是時晋文始合諸侯故陳侯 汪氏曰陳穆公如會子盟践土之後則不與于盟如會于 劉氏曰陳本不預盟約開會自至與袁僑如會一 乞盟此則不及其盟又陳侯不乞故與彼文異 ゴし 杜 公羊傅曰其言 氏曰八年鄭伯云乞盟此直云如會者被及其題故云 氏曰陳本典 典楚:败惧而属晋来不及盟故曰言如鲁何聚言會诸侯 後會也 曰 如 會 經 133-687

襄七年 三年都見 三年都見 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難澤表僑于都鄭伯 廬陵李氏曰經書如會三此及難澤表僑于都鄭伯 疾以往耶此可以見陳侯棄異即同之美矣 不及盟宣亦先已有疾未能即行與晋見責不得己而托 彭山李氏曰按陳侯以是年六月平必以疾歸也則其倉 見錐

公朝于王所 能即行 向 僑如會同汪凡以為疑畏而来緩季彭山以為有疾而未 渝関李氏日 陳侯如會劉氏謂其不 為得之 彭 1 然汪氏之説或陳侯果有此情故並錄之 之說據經為合且與鄭伯 預盟約而自至與表 **髠頑之力疾如會**

穀梁傳曰朝不言所言所者非其所也 尊尊早倒置不可以 訓故但書公朝王 高氏曰天子不下 曷為不言天子在是紛千河陽不與致天子也公羊傳曰曷為不言公如京師天子在是也天子在是 矣不言诸侯而 獨書公朝此聖人之深 堂 而見諸侯今乃出 工最以後以 意也 所而 知天子在是 諸 俟 之

杜氏曰王

在 践

土

非

京 師 故 曰 王

不以諸 是其可以不朝平天子在是而諸侯就朝禮 永解将解释 卷二十一 信公二十八年 四一備故國不費本天王下勞晋侯公朝于王所 她 所其唇室道途可以預修故民不勞其共給調度可以 矣自秦而後巡遊無度至有長吏以倉平不辨被 烦勞不給生厭盖春秋之義不行故也然則天子在 就朝為非而以王所非其所為贬正其本之意 **₽** 之炭也春秋 則 非其 铁 時

胡傅曰古者天子巡将干四方有常時諸侯朝于方敬有常

盖謂事雄出于權而禮則專也言公 轫 所 ·皆言朝春秋書公朝于王所者二所以正其尊王之名 氏曰王所居之處則曰王所故覲禮云伯父順命于王 朝 以其無尊王之實盖謂事雖似于正而禮則簡也教梁 者親君之総稱故虞周之高諸侯見天子于京師于 如京師者一而 不言

> 春秋料傳辨疑 卷三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其他伯者則為彼善於此也 以定其位 于王城之侧则其誦甚矣朱子以践土此葵立显論而取之正而心實插也嚴後會翟泉使諸侯之大夫盟王子虎 士于诸: 之者盖謂文公之心 所當居 公民致天王之下劳又假 服楚之後舉草王之義然桓 朝 不言 候之上會葵丘 耳 紅 腁 如 Ęį Ź 非 禮之変而 謂 聘 諸 £ 九雄論猶能 候 ŕή 不 不當 非 行禮召 敢盟军周 13 يE 則 公不敢致天子而 也 朝 正也厥 彷彿齊桓尊周 之意の 但 王 レス 以諸 公 践土河陽非 後盟 按奉起 則 其正 倏 朝 池 可知 之 序王 馬 魯王 晋 餘意 维若 文皆 天王 兵文 一世子 视 禮

鏖陵李氏曰春秋萬魯之朝王者三此年二成十三 年 如

京師是也皆因伯事以行禮然此雖在 實彼若書 至京師而反書 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晋侯院伯具 皆朝從可知康王之強曰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 谕関李氏曰諸侯皆在浅土獨書公朝于王所則 此書朝猶為下事上之詞彼言如則不過此適彼之 率諸侯以朝也必矣然則曷為不書诸侯之朝王也曰 名為尊王實未盡其尊王之道其事不足稱也特 朝 別 如者盖此 無以見諸侯之不成乎禮義各有在也然 若書 如 则 無以見天王就朝 外而得書朝彼 諸 例头 候 γÌ 雏 之

春秋群佛辨疑 卷二十七 車服 奉辟豈皆盡無恭敬之心而况桓文一臣天下宣亦不能 不恭而 何為 而 諸 今獨書公見諸侯之不朝此說是也然則天子在是諸侯 己列序诸侯而又有後事者皆前目後比以温之會論之 民群傳解疑 卷三十七 僖公二十八年 中土 王基之也微之也而其所以青晋文者意甚深实城楚丘 王故但書公朝何以見之春秋之例凡會盟侵伐等事前 不當諸侯亦與此同〇彭山李氏曰諸侯皆在而魯獨朝 率役哉君。 候以義正諸侯以禮約諸侯朝王子京師就敢不奔 戦 曠典可謂若於禮矣何反鄙之而以為不足 侯既列序矣而下文園許則凡舉諸侯豈有朝王重事 反不言諸侯乎故群復 名當時必復為美校春秋循名賣實而不錄諸侯之朝 出 挡 "勝之後若入京師而獻楚俘於是受命為候伯 以来诸侯之朝王者鲜矣晋侯於此能舉百年人廢之 而不 之賜東選以来王室衰微禮多不備不惟諸侯簡 候 此 £ YX 很以乘勝之势坐致衰陵之主屈尊而下就之难 朝也王自辭之耳凡诸侯入朝必有無變之思 亦 朝 图 王亦無鮮於尊里之失序矣夫哥侯 臣、一舉而大偷正馬此職古之底節也不 循 自避矣不然二百四十二年之間五 議氏日朝王風典也當備書之 人稱乎口晋: 以英王 而論諸 命而 服 慢

事不可不詳故獨書

公朝

以誌其禮之変也云耳

炊

El·)

東

春林時停雜徒 本二十七 催公二十八年 品 以抑揚隐見之大法盡湮没於拘文牵義之哉~者哉此 忍以 晋侯亦未朝見耶視於此而 典 鴶 来以背候之獻修入饗受策三親等事而皆不見於經宣 公 朝于王所左傅曰 維獨書公朝原非公獨朝也觀天王狩子河陽經亦書 與青存乎其間今不考其旨而但據其所書以為断不哉 此者不獨魯一國為之也而經止書魯而不書他國必有 按此説 楚丘寰五年成陳十年成鄭虎牢定五年歸栗于蔡凡若 筆或削各有精意其有當書而不書者颇多如僖二年城 盖所以通諸侯之情也諸侯雖不朝而勃王之美 公以周公之裔獨親厚馬故得躬入內朝面見而成朝禮宣前畫屬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瞻拜外朝而已惟信 宣能盡廢哉要必若後世之以公服 倭不朝者王自辭之尤不足據此時天子难衰微亦未 所當親於文解之表也 **诸侯蓋朝也據此則諸侯皆朝王矣諸侯皆朝而獨書** 小欲見諸 晋侯之外僅七國而其恩賜亦有限矣今縱不 天子無恩賜而不 此義乎故天子在是诸侯不 维 辨然亦固哉其為春秋矣春秋為聖人所裁或 候者若為恩赐之物 晋侯召王以諸侯見殺保傅曰獨公 面見以 不 然天王至哭土本為 知季説之必 盡臣 不 朝王自 一節耶况林 備而 **腾拜外** 不然矣 群之其在 不欲 諸侯 也 晋侯而 且彼 在 钔 而 触 践 站 釓 禮 麹 公 亦

春秋解傳辨疑 卷二十七 奉諸侯而欲與不萬他朝若例親之則春秋之義隱矣〇 以基诸侯者意别有在也若謂者各便可見其餘不必 固足見其餘然春秋不言其餘而第書魯以見之是其 鄭 之耳今魯與諸侯同事何但萬魯而不書諸侯乎夫萬魯 桜 将 説. 此說 伯八年齊鄭在十八年晋號皆不書、鲁以題其餘 盟践土而王 **-**∳□ 老 豈不可以從 此 猫 亦不 不亦經平口陳氏日此號土之諸 無此禮也彼盖不知 然 即命為方伯 21. 係殺 耶若第以 朝王之不當者或不告或 倭公二十八年 經義之所 诸 侯 公服 朝馬外朝王 裢 以然 拜朝 鱼 候也於是 以外事 机 9]-遂曲為 -<u>þ</u>u 刺 隐次 祈 而 2 狻 2 纬 恋 候

之皆 諸侯 玉 大 天王至践上不書而於公朝王所見之書朝書王所 抓 之在此也明矣诸侯皆在而獨當公朝書公朝則 朝 非 **Y**? 禮 Jul 可 10) 推 、初 其 公 彼 可 亦 没 諸 非 知 偀 禮 公 رجر 朝 而 此 而諸侯亦朝也以彼例 謮 書者所以賣其尊王 春秋 (者所當) 活 猴 一之實耳 此可知 而 渚 则 峓

六月衛候鄭自楚復歸于衛

典衛人盟于完濮曰天祸衛國君臣不協以及此憂也令殺之咺不廢命奉夷叔以入守六月晋人復衞侯霖武子左傳曰或訴元咺于衞侯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使

青醒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 散犬走 行者誰 而 後不貳術便先期入軍子先長料守門以為使也與之 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保其力居者無惧其罪 天妨其衷使皆降心 入公子級犬華仲前驅叔武将冰聞君至喜捉髮走出 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 打牧 園不協之故用召乞盟于尔大神以誘天東 以相 後也不有居者 谁守社 稷 不 爽

公使殺之元咺出奔晋

武元咺走而出候的之于京的下 作衛候得及日叔武篡我元咺争之日叔武無罪終殺叔秦林解傳轉疑 卷二十 售公二十八年 是 新侯之不得及也故於是己立然後為践土之會治反衛 公羊傳曰文公逐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解立他人立則恐

胡傅曰歸于衛者易詞此

榖

~課傅日

自楚

ŧ

有奉馬尔

鄭之名失國

دولر

張氏曰衛侯殺元四之子角又自疑叔武而先期入此权

武之所以死於前驅也

犬 臨 弟之哀於是走出 魔陵李氏曰叔武之事公羊典左傅所載 探衛侯 川吴氏曰 之 نئ 衛 **则候怒元咺** 陽 衛侯使 為不識 之文文 殺之 权武 者 而 叔 武而殺其子故前 亦 射 殺之 水 放犬見! 鲬 .1. 共 獄 b 云 左氏言 棛 侄 癃 哭 敝

于前脲以告諸侯耳此公羊所以為實錄也內忌信終始於殺角之時令之殺叔武乃其本心特點罪之則衛侯為誤殺由公羊言之則衛侯為忌殺然衛侯之

人就衛候見之王不書於朝王所見之叔武之見故不書於元咺齐吾;天王下臨践土不書下員衛侯殺叔武不書然践土之天天王下臨践土不書下員衛侯殺叔武不書然践土之天

渝関李氏曰歸者易詞也叔武請之晋文并之楚人奉之

看秋料停押疑- 卷上十七-信公二十八年 ...四七--因而站之例 雅群侯鄭初歸書自整者著重夷之能亦可從國居去 雅群侯祈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朔居子忽曾伯褒衛侯祈侯祈及衛侯鄭之再歸皆不書自鄭忽 也此又一説或未必然の自某婦與歸自某亦微有別 夺氏曰言自楚者其亦 去国 是非莫不具见此春秋所以言簡而義該也〇經書國 否是從矣楚人不以為她而奉之以歸國蛮夷於是乎 義矣故書所 自以善之数字之間晋侯楚子衛侯叔武 晋者及叔武受盟而晋文并復衛侯是将去夷而華 其場可 而書自楚者慈楚也衛侯奔楚而楚為之主宜不欲其後 也曹成公之錦書自京師者著天王之釋有罪也強陵 而端者七都子益是魯國鄉之回不可以言自 知弱而稱後者位已絕而今返其故幸之也復歸 亦親其所 初婦書自是者若事夷之能 主而祭辱成敗見之意 あ

> 春秋雅佛與疑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此說之駁左傳殊不然衛侯雖有殺武之心猶未公然 平晋人豈不知其嘗為叔武殺敬犬乎左傳之说非也按 得其死者然非真情也被惟不居殺武之名故歸獄于故 殺之也前驅擋公之意而殺之其枕股而哭若哀弟之不 愬殺其弟乎假令咺 其雙又親枕之股而哭之兄弟之恩為矣元咺何為奔晋 劉氏曰如左傳言殺叔武者衛侯不知 恒 自某婦者彼有奉馬之解也義繁子彼故書 "之是非歸自某者恒辭也如內至皆書至自某故以 辭然而外事當暴而不容者是亦義繁於所自者也 誣其君訟當不勝 何故衛候反不勝 情又為叔武報殺 沂 以見 命

我武如會此亦征繕輔孺子之意叔武非敢以君位自居 在實出衛候故與元咺故而然不能勝由是知左傳所載 係實未公殺叔武故不居殺武之名故與元咺訟啞以衛候 發入非誅 散犬之可解故衛侯不勝而被魏也太祇 在實由衛候故武之而終武與元咺訟啞以衛候 於而出奔也衛候不居殺武之名故與元咺訟啞以衛候 於衛士等故武政武和武死元咺不能保其存矣固非無 本無不可通者劉氏特未深思之耳。家氏曰元咺奉叔 本無不可通者劉氏特未深思之耳。家氏曰元咺奉叔 本無不可通者劉氏特未深思之耳。 大而為之報讐春秋時之為惡者多用此術未可謂其無 大而為之報讐春秋時之為惡者多用此術未可謂其無 因不 裁劣意叔 亦不得書復歸矣且使叔武本實立則衛侯之殺 来告何不告其出奔之故乎夫元咺之出奔且書元咺公 晋文且欲滅曹國則其于衛也又何疑於立武而欲廢鄭 之賢弟而顾沒其枉死之跡又復彰公道而懲残忌之人 殺公子 瑕何以異 经乃言被而不害此不散以有功無罪 子 瑕之被殺且書所衛侯 教叔武是尤在所當書若而 权 編春秋萬術事頗詳獨不見衛侯殺叔武一事豈 武之心事有可原故 不 武本實養羊之就可振而於經義方有合也如 書於然元鸣為殺叔武而奔若元咺之出奔 元咺 以為無罪而非篡耳〇 叔武 典

> 秋精停雜疑-老三十七 以精停解此一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五十 白典篆窃者不同然值君兄之難而居其位柳宣弟臣 侯而深惡其殺也己盖叔武者衛侯之弟衛侯之臣也衛 居守乃若又後晋令而嗣立在叔武之心固欲治反 候追于晋文而奔楚為弟臣者正當為君守死姑攝若事 武為何人叔武之所以被散者為何故是亦不得專罪衛 以定國待其君反而歸政馬庶平可耳武也改奉君命以 而 武之事情四理曲 執 街 此盖有深意存馬 业 候也以為衛侯實殺武而必欲罪之也 以為君實被武而必欲責之也晋 無怪其訴之而執之也 非為而己也无恒之奔晋而 候之 獨不思 人亦 聽衛 YZ.

之事始置 臣 之分安在哉春秋權其輕重而嚴於筆削 此一事元咺以臣而訴其君衛侯以君而訟其臣晋人為 不 所得為者手在叔武之立本未合理衛侯疑忌而 之愆也其意微矣然則 故又書名以贱之春秋 術候再歸而書名盖 而執其君不惟衛侯叔武之是非不明 能原其心而宥其過亦異於念小念而残手足者矣為 歸是叔武請之也叔武嗣位實欲反衛侯故于残 衛 侯 之惡而 亦 有以断衛侯矣の衛侯鄭 **機其残忌** 衛候之殺叔武春秋其恕之乎 不 問所 以甚元咺 不 {= 自 之罪與夫晋 取 故特很其殺武 且 亦君臣上下 執辱之祸也 殺之难 何以

春秋報傳雜疑 卷二十二 僖公二十八年 其即謂此類矣夫〇公羊以叔武為議國非也凡言議者 君臣之分而皆為倫常辨也哉嗚呼其義則丘窃取之矣 其殺武之事而不高而于衛侯之被執則不名于其歸予 事者皆罪衛侯之故武而不知武亦不能無谷也春秋沒 之残忌實亦叔武處慶之未善有以自取之耳當時論衛 衛人奉晋令以而立之而己即立馬权武被殺雄出衛 乃殺之亦可謂過矣但臣子之道原無值君難 ,師又加一之字而特異其辭豈非所以定是非之华正 會請于晋文而反之然 (彼叔武者上非承命於天王內 則 衛侯之反 非受國於君父特 國 由 叔武衛 流而可嗣 侯反 候 而

要将候令特感悟於叔武而不重其過豈亦非一端之賢於而許其诸蓋有之矣然則叔武因亦為賢而晋文始欲之争國者耳杜氏曰晋人感叔武之賢而復衛使或者為以而為該國故以為叔武賢然則叔武之賢特異於世俗故武為該國故以為叔武賢然則叔武之賢特異於世俗談耳今復衛侯還其故而已欲避之何以云讓哉公羊以或以已之所來有或以已之所當有而推以與人此可謂或以已之所來有或以已之所當有而推以與人此可謂

彭山李氏曰元咺奔晋所以翹衛侯杜氏曰元咺衛大夫

按文十四年宋子哀未奔於其来奔而書字豈亦可谓之

·于奔晋之時即以弘启論之耳〇啖氏曰凡奔皆惡也

志亦著其當誅之罪也子然亦晋文惡衛候之心有以召之也維赴想于晋而獨乎然亦晋文惡衛候之心有以召之也維赴想于晋而獨兵若可張氏曰成公教叔武雅可謂弗友元咺以臣而勉其君可

春秋轉傳雜琴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白土平致君臣皆敬晋人為之執其君而後其位四干是 辨之有後来衛侯與元四公乃是争辨其是非而元四亦 事而明其是也此時方以殺武之事白晋侯而亦何争何 之節弱以為元咺奔晋訴其君耳非訟君也然則訴與訟 有别平曰有别訴者指陳其事而道其非也訟者争辨其 者豈不深可戒也哉〇杜氏曰 乎不可勝蘇矣未哉咺亦不免而衛使再歸則是咺之身 名俱殒徒為居父之罪人而已嗚呼人臣遇難而不知義 得而仇君也哉今以君父之尊斥言其非而使之取罪于 武原不可立衛候君而武則臣也君雄妄殺其臣 雄敬白避其害亦欲為叔武白兔而借舒其忿也殊不知 召松矣故襄王謂其君臣皆棋 盖其心志亦無他者及衛 及衛侯殺其子角而亦無憾率聽叔武請於會而反衛侯 俞関李氏曰叔武之立本欲反衛侯即元鸣盖亦 候反而殺叔武恒於是平奔晋 **元啞雖為叔武公失君臣** 可知其交相公也但未 則亦就 同 此

經 133-693

然则元咺之奔晋固為恶安可以此而禁全經之書奔者待其悔悟是亦不為之惡而與偷生尚免之偏自有間矣次也若已實無罪恐其君有難大夫之過姑為之逃避以恐平且人臣之遇難者見我而作上也居欲殺而受戮為

陳侯敦卒

御園李氏曰陳行公在位十八年平子朔盗是為共公口剛盟而不裝公於是乎失禮矣夫冬初于温之會陳子與馬則當會温時禮公必己數也或謂定四年二月陳惠與馬則當會温時禮公必己數也或謂定四年二月陳惠與新月及五月之期安知禮公之非未裝乎曰是不然當時三月而裝者多有之陳子會温之時喪己翰四月則於以失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役必久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役必久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段必久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段必久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與此人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慮大事之人以此會於人矣若先君猶未裝何至棄父礦而太應大事之人以此會於人在位十八年平子朔盗是為共公口

秋杞伯姬来

例九年宋桓公平魯不葵典此同

朝岛而為魯所軍又使 卿帥師入其國魯之待祀可謂無臨川吴氏曰祀桓公伯姬之次子继其兄成公而立即来

恩矣故伯姬又來 谢遇而求平也

高亦老矣而匍匐来鲁宣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常亦老矣而匍匐来鲁宣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告女使僖公稍念親~之思熊熙愧乎哉自安使僖公稍念親~之思熊熙愧乎哉自安使僖公稍念親~之思熊熙愧乎哉和其非莊公女姐舅率為禮之常例不書莊二十七年祀伯姐来此年祀伯姐来也悉書之可知其非舅寕也然明伯姐来此年祀伯姐来也悉書之可知其非舅寕也然明伯姐来此年祀伯姐来也悉書之可知其非舅寕也就到伯姐来此年祀伯姐来也看盖莊公之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者盖莊公之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者盖莊公之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以来者或於去年入者盖莊公之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者董莊公文妹而僖公之姑也其所得已哉鹵小為鲁所凌也

公子遂如郡

杜氏曰聘也

公又不能解内女而規之以正也故書來者参換之

制其妻今之来也把桓公以子不能諭其母在魯莊传二

婦人而干國事俱非禮也甘之來也犯惠公以夫不能

不與于會盟欲附于魯而求魯以請命馬俱未可知然以

薛氏曰始平于郡也

怨晋文既伯齊魯均為受盟之國則齊不敢背晋盟而報臨川吴氏曰魯以楚師伐齊取較幸而孝公遇率未及報

魯国 使 公子遂聘春講好而釋前怨也

践路矣然则公子逐之如齊者動而結齊者因乃竟恃齊 而為祸于魯也是遂之今日如齊或亦魯祸之權與字 所就宣公立而遂之如齊者三後則未至而復而遂死于 于文公之事如春者二文公费又與得臣如春子亦遂 '使公子遂往是齊魯之灾勢為親者遂亦與有力馬然 取教是曾之特楚響齊者遂與有力馬今而通好于春又 谕関李氏曰二十六年 燃鮮中國貴於 代回 杞 伯姓来而 柏 椎 入祀之怨釋公子遂如蘇而取 -公子遂 立 如 Þŧ ; 如楚乞師公以楚師伐 邵子所謂功之首 榖 也 之

春秋解佛群疑 卷二十七 大服君子謂文公其能刑矣三罪而民服和滿和之衛行授敬飲至大賞飲會対貳散舟之僑以徇于國民於是 舟之偷先歸士會攝右秋七月丙申振放愷以入于晋献 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筏伐之師還壬午濟 錄附 左傳曰城濮之戰晋中軍風于澤亡大旅之左旗 信公二十八年 祈

猫

冬公會晋侯齊侯宋公 詩云惠此中國 曰 温印河陽本畿内之地襄王以賜晋文公 ひく 級四方不失賞刑之謂也 終 侯 鄭 伯陳子苦子都子秦人子温

麻氏日 E) 宋襄公稱子自在本班會於丘陳共公稱子降在 温去王朝百餘里

> 鄭下 陳懷 公稱子而在鄭上島及此年 盖主會所次非褒

春秋解佛辨疑 卷二十七 渝関李氏曰温本畿內 地自晋文納王後王以赐晋文 討衛也陳共稱子 班鄭下與衛武稱子班鄭下同践上. 復國 不改圖故晋文此會盖合諸侯以討許也衛侯既赦 郑秦至此則小國畏威大國開皆至可見晋伯之威矣 既敗蔡鄭即從晋陳維 髙 川吴氏曰中國 矣猶欲討衛者元咺訴之于晋故晋聽其訴而又欲 曰 徘 侯 **不** 典 諸 會者晋聽元恒之期不使之預 倭服楚而同團宋者陳蔡鄭許也楚 後盟亦来如會獨許最小弱而 信公二十八年 之使

弘而不直於是執之而無所用討矣要其初心未嘗不欲 **敢而為此會也然大合数國之君上請天王之狩盖欲耀** 討衞也杜氏之説不其然乎。左傳謂徵會討貳是為討 元咺之訴疑其叛已而不服也故欲加討爲及與元咺 兵或于楚也何以討為哉盖衛侯殺叔武奔元咺晋文聽 許人不至固可討衛子與會而受盟矣衛侯歸國又未聞 按左傅會子温封不服也杜氏註曰封衛許夫戮上之會 属晋地矣此與十年狄波温之温不同說見秋滅温 (侵曹伐 兵以震遠巡而威華夷耳非葬為衛好之不服 衛晋皆獨役衛且不能支晋許不強於曹 下 相 Q

于齊桓也遠矣秦典中國會始此諸侯不以兵車晋文方夏主夏盟而即事兵車之會其逐何须合衆以致討哉〇此兵車之會也孔子謂桓公九合

天王符于河陽

左傳四天王竹子河陽言非其地也

孔氏曰河陽與温止是一地但會指所在之地故言温狩穀終傳曰水北為陽山南為陽温河陽也

是田獵之所故廣言其地

之類皆以巡包符而气单言狩者则皆指田狩也如春秋春秋群停弹辣—卷二十一僖公二十八年 五七 一番所重在巡如耆福時巡傅稱南巡史稱巡隴西巡北邊彭山季氏曰狩為口狩先儒以為巡狩非也古之言巡狩

之地而謂於此巡守則信乎有所不通妄於河陽即温以其在河之北迤還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於河陽即温以其在河之北迤還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於河陽即温以其在河之北迤還而西故遠言之而曰河於其必举宣王時會諸侯于東都而因田符以衮武故事所載符郎行禚西符之额宣得謂之巡行哉然则裳王之之類皆以巡包符而丸单言符者则皆指田符也如春秋之類皆以巡包符而丸单言符者则皆指田行也如春秋之期侍轉疑一卷三十二

汾陽朱氏曰晋侯挟天子之靈以討許衛即以討許衛之欲如践土故王来狩于其國之地則天王又在會矣晋侯得以天王在會為崇而夸示諸侯令温之會晋侯又臨川吴氏曰城濮勝楚之後襄王下勞晋侯故贱土之盟

李震天子王與諸侯两為所用君體與臣體俱傷矣 於震天子王與諸侯两為所用君體與臣體俱傷矣 李震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宇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宇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宇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宇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宇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李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李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李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李属王如王巡號守是巡號之守不可謂守于號也故周 李本輯傳報裝- 巻三十七 传公二十八年 天本

請王狩而因便以朝王未見其有尊王之實何為嘉之而為君子前王狩而因便以朝王未見其有尊王之實何為嘉之而及居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符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晋也表明有罪而其情順也故既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晋太之會王實自往非晋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晋赴北之會王實自往非晋罪也故為王諱而足矣温之會晋赴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符于河陽以尊周而全晋也奉赴忠恕也按此就盖狗左傅而曲為之就者也夫践是者状忠恕也按此就盖狗左傅而曲為之就者也夫践是者状忠恕也按此就盖狗左傅而曲為之就有他已以臣者就去京師百餘里是亦未可言巡狩矣此以知李説之

体持工作而就朝之也即使晋侯果有此嫌而姑為此是女諸王行而就朝之也即使晋侯果有此嫌而姑為此是姓諸王行而就就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就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於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於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於之事是亦未若於禮矣而又安見其順乎觀下文公朝於此點也不然晋侯致王于河陽平欲誇示兵客之戚且挟天子以会諸侯原非自嫌於強大本諸侯耳非為朝王故而特致其来也若實欲朝王必率不然晋侯致王于河陽平欲誇示兵客之戚且挟天子以会諸侯原非自嫌於強大本神構嫌嫌 表二十七 格公二十八年 九

曹靖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按朱子謂史策已如此書的讀春秋見有此事而效之也按朱子謂史策已如此書於則晋文之不朝京師而致王于河陽心迹俱為不正令於則晋文之不朝京師而致王于河陽心迹俱為不正令此人其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股未嘗以族大為嫌乎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股未嘗以族大為嫌乎且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股未嘗以族大為嫌事以交子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書晋侯召入公召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書晋侯召之公召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書晋侯召之公召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書晉侯召之公召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書晉侯召之公召王貞是不順然史策所書想亦不載測之禮碩應其多不從註條而入覲于京師矣盖伯主之令足以號召天下會盟諸侯而入覲于京師矣盖伯主之令足以號召天下會盟諸侯而入覲于京師矣

本本等保課 表主本 住公十八年 空和指文已然非出聖筆之改正則左傳所謂仲尼曰以可知指文已然非出聖者之就不及此也親晉侯出定襄王以示義獻修子在首本楊天子之不願休命受策以出;入三親臣禮不為不恭矣被豈敢以名王為名哉且周室雖微亦非全無可否一聽強臣為指麾者是以晋侯出定襄王以示義獻修于王以報功天王賜以策書三解而後從命曰重耳敢再拜不不禁其報功天王賜以策書三解而後從命曰重耳敢再拜事計若晋侯果召王;肯安於平瑣而赴其召哉此以知常不恭等條票之為指定者是以晋侯请逐弗許請散衛侯不及此也親晋侯出定襄王以示義獻修子司不恭其後官人之然非出聖筆之改正則左傳所謂仲尼曰以可知舊文已然非出聖筆之改正則左傳所謂仲尼曰以可知舊文已然非出聖筆之改正則左傳所謂仲尼曰以

亦不能無識矣 亦不能無識矣 亦不能無識矣 心之詩所以美之者至矣襄王從晋侯之靖而将河陽死 故扶天子以令諸侯天王特為其所用華維能毅然復古 将于東都時己行會同之禮然則晋文之合諸侯而靖王 持一東都時己行會同之禮然則晋文之合諸侯而靖王 以之詩所以美之者至矣襄王從晋侯之靖而将河陽死 攻之詩所以美之者至矣襄王從晋侯之靖而将河陽死

壬中公朝于王所

杜氏曰壬中十月十日有日而無月史關文

彭山季氏曰壬申不書月冬下有關文也孫氏亦曰不月

家氏曰齊桓會王世子子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就与者脱之穀梁以不月別生義則誤矣

谕関李氏曰毅梁傅曰其日以其再致天子故謹而日之而伯者遂至昼天王之尊就而朝馬積習之漸使然耳家氏曰齊桓會王世子于首止猶曰尊王室也孰知継桓

按此說不然朝王重事也即止一朝亦當書日前朝之不

為再致天子而謹之則是初致天子若循可以不謹也宣書日者史失之耳然則此朝書日自是謹其朝王之事以

所其不月失其所繫也以為晋文公之行事為己傎矣按通論乎穀梁傅又曰日繁於月:繁於時壬申公朝于王

不月無他義又可知前朝之不日亦無他義安可以彼例此說尤為穿鑿不須辨也盖不書月亦史失之知此朝之春來難傳辨疑 老二十十 信公二十八年 太

晋人就衛侯錦之于京師

此而謂此朝之書日為其再致天子而謹之哉

無忍令叔父作政而不行無乃不可乎夫君臣無狱令元日不可夫政自上下者也上作政而下行之不述故上下國語曰溫之會晋人執衛成公歸之于周晋侯請殺之王侯歸之于京師寘諸深室簿子職納索锺馬大士衛侯不勝殺士榮則鍼莊子謂寗愈忠而免之執衛左侍以衛侯與元咺訟穽武子為輔鍼莊子為坐士榮為

发矣一合諸侯而有再送余惧其無後也不然奈何私于父聽之一逆矣又為臣殺其君其安庸刑布刑而不庸再处離直不可聽也君臣皆微父子将獄是無上下也而叔 垣班直不可聽也君臣皆微父子将獄是無上下也而叔

衛侯晋乃歸衛侯三十年秋 衛侯晋乃歸衛侯斯侯縣在

喜於致人之亂非淆亂者也故書人以貶之為起朱氏曰使人兄弟相賊又寵其臣以扈其君晋文盖而執其君非所以宗諸侯也故曰晋人以疾之孫氏曰晋文既勝強楚不能招携撫戴以崇大德助其臣

胡傳曰為臣報君故衛候不名

執其居其聽頗矣雄歸于王而實強致之故曰歸之于京而文公惡衛候使與元咺幹曲直衛候不勝遂刑其大夫春秋群保禪疑 孝 幸七 堪公二十八年 本十 建子曰歸于者順易之離歸之于者強歸之離君臣無獄

敢私留之晋国哉借尊王之名行伯者之贾以戚服諸侯是會也天王主之衛侯有罪王之大司馬宜断斯狱而豈侯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盖天王在河陽受候不勝則以為有罪執之以歸于京師盖天王在河陽受好食,其而使元咺與之對辨晋侯直元咺而曲衛侯故衛陷川吴氏曰温之會有天王在馬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臨川吴氏曰温之會有天王在馬衛侯當是與諸侯俱至

而欺天下也

蜜鳎于楚世爱於是極矣 安婦士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若子以歸終也書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中也書晉人執莒子 都始也書晋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宋仲幾于天子之側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復為之諱矣宋仲幾于天子之側劇直書執于京師而不與為之諱矣 至歸于楚世慶於是極矣

春秋解停弹疑 卷三十二 僖公二十八年 六三知轨衛侯而歸京師盖亦天王之不樂受也故以強致之渝関李氏曰親晋文謂殺衛侯天王拒之:解極嚴正可

解書之

教梁傅曰自晋;有奉馬尔公羊傅曰自者何有力馬者也衛元咺自晋復歸于衛

洛起朱氏曰衛侯歸元 咺出矣衛侯執元咺後矣元咺訟之主故其歸無難而方伯之罪亦明矣胡傅曰自晋者晋有奉焉因其力 也歸者易解以文公為秦年不日

然惟其住已絕故於其歸而稱復位己絕而稱復所以明渝関李氏曰胡傳曰大夫不世其稱復絕之也按此説不君得勝知思於叔武而不知忠於衛君也

也當亦必至温矣何以云自晋復歸多盖元啞之於既勝

春秋样佛幹紀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復以明之非以位之己絕而云然哉識之以穷位識之以 言復歸是必奔哥之後衛己削其策名以其田里而不以 為大夫矣至是假晋人之力返故國而仍居其位經故書 以自晋書然則晋侯既于温會執衛侯則元恒之典君訟 元恒之歸也雖獨晋力而書自晋亦必後晋國而来乃可 抗是皆有所難辭也但非為其窃位與抗而乃言復耳〇 官其言後者惡之也以是謂有君臣異可耳然則元啞之 錦入何得言復但諸侯世國其言復者幸之也大夫不世 國皆如衛朔之入不言復也以此而釋經義恐亦有所難 通矣大抵凡言復者皆是已絕之解使其位猶未絕則 吉復者豈盡無此罪乎且諸侯之不言復者亦非盡奪其 喜獲者 围 見其物與抗脏節為此而言獲其他婦人而不 謂諸侯與大夫有可言復不可言復之殊似矣然大夫之 復歸宋魚石晋栾盈復入皆抗肆也按此説皆以義断而 侯也而後言後君有歸道也大夫言後者抗也是故元咺 言後者劾其穷取位之意也陳氏曰歸大夫不言復必諸 復歸有君臣之異諸侯世國故可言復可言復而不言復 者奪其國之意也大夫不世官故不可言復不可言復而 其窈位之實而深惡之也豈以稱後為絕之哉四到氏 春秋解停辨疑 卷三十八年 空五春秋朝停辨疑 卷三十八年 空五春放机而端京師咱仍還晋以聽命关至是而晋人奉之公子瑕却似叔武未立而现己立也其可信乎况此時衛公子瑕却似都廣歸不稱後者考之可見叔武之而瑕實未立為是此別以衛侯歸不稱後者考之可見叔武之而瑕實未立未經此別以衛侯歸不稱後者考之可見叔武之而瑕實未分手及時,以衛侯歸不稱後者考之可見叔武之而瑕實未分手之傳不得其真乃於彼曰奉叔武以受盟於此曰立之矣左傳不得其真乃於彼曰奉叔武以受盟於此曰立之矣左傳不得其真乃於彼曰奉叔武以避故其為者則其後之於雖曲亦既執而歸京師咱仍還晋以聽命矣至是而晋人奉之君被執仍辨京師咱仍還晋以聽命矣至是而晋人奉之君被執仍辨京師咱仍還晋以聽命矣至是而晋人奉之

不稱復而教瑕書公子瑕之未立為君也明矣專廢置而又别立君也衛侯在京師因猶其國也故其歸衛侯不但元咺未敢别立君即晋侯以尊王為名亦未敢不許其廢是以稽留二載而不即釋也然則天王未當廢晋侯之意竟欲殺之柳宣不欲廢之王惟不許其殺而又

諸侯遂園許

左停口了卫诸侯国許五日有日無月

杜氏日會温諸侯也

以其不臣也故諸侯圉許按古者巡守諸侯各朝于方教胡傅曰諸侯比再會天子再至皆朝于王所而許獨不會

矣而可以不會乎其稱遂継事之詞也令法天子行幸三百里内亦皆問起居許距河陽踐土近

春秋都佛辞徒——卷二十七 信公子八年 公司工作 电间吴氏口鲁温本 欲討許然配會之後朝天王執衛 侯 臨川吴氏口鲁这本 顧計 在 一年之間自婦九垣而後國許故書園許為継事也晋文一年之間自婦九垣而後國許故書園許為継事也晋文一年之間自婦之人 粉甫息又率 諸侯以圍許諸侯亦罷于應命失汉之心而禮煩威贖践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温城之心而禮煩威贖践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温城之心而禮煩威贖践土之盟血未乾又合諸侯以會温城之心而禮煩威贖践土之盟血未乾不及合諸侯以會温城之人 粉甫息又率 諸侯以圍許然配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 臨川吴氏口會温本 欲討許然配會之後朝天王執衛侯

舜之使從中國耳 王所者不可疏 舉宣獨許裁盖以許附于楚故欲以兵力

而許平安建宇下不復返矣伯威及人之浅國如是夫人之事耳安能致許心悦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至而三之其義宣不正哉使晋文奉詞開諭修德撫緩則不勞兵力而許自師心矣然而接諸侯以伐諸侯則伯者以力服为而許自師心矣然而扶諸侯以伐諸侯則伯者以力服人之事耳安能致許心悦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堅而三人之事耳安能致許心悦哉故翟泉之盟許猶不冤無之之後以事不復與中國會盟彭山李氏曰許自二十二年從宋伐鄭不復與中國會盟

春秋縣佛鄉樂 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許常從中國桓公沒諸侯從炭不獨許自子人九行成而 不果来也晋文以其不朝故假王命而共圍之後夫之山 盖許在鄭南蜜还于楚服楚之威令久矣是以晋難伯 鄭從晋叔武受盟而衛從晋陳侯如會而陳亦從晋前 在許因不能免然晋文不以德俊而一以威脅安能服其 徔 卫 Ŋ 渝関李氏曰左傅曰 丁及諸侯園許按丁及之去 正中 姓以執宋國宋者皆改乘轅而北向獨許比會不至馬 耳壬申 既朝王 ~ 上上 便能 十六 年盟 圍許兵亦迅速甚矣或者日誤 出後又十四年而鄭人侵許十九年於是 於朝後須得一二日 以亦未可. 方可歸乃至 Ð 五

者非心服也力不瞻也视於斯而信然供為此之不思安乎夫昔者合四國之力無勝強大之楚心而使之不忍安乎夫昔者合四國之力無勝強大之楚之不能穿魯縞故借諸侯以共圖之哉彼蓋大孫兵势欲以不能穿魯縞故借諸侯以共圖之哉彼蓋大孫兵势欲以不能安魯縞故借諸侯以共圖之哉彼蓋大孫兵势欲以不成使之不忍安乎夫昔者合四國之力無勝強大之楚

<u>森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曹叔振鐸文左傳曰晋候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货筮史使曰以曹為鮮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團許</u>

之何公説後曹伯遂會諸侯于許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罪異討非刑也君将岩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

自而止曰復歸宋若言自宋則其錦實出于晋侯而非宋之得歸故不書宋日曹共公之歸不書自盖言自晋則曹伯始執界于

侯乎曹伯襄解其歸之道不得其正矣又迫于晋之威令春秋辑停弊疑 卷三十 僖公二十八年 · 穴 据穴曰叔孫豹叔孫始見執于晋或求货而為之言豹與据侯圉許制服出于晋侯以見晋侯專之:甚也諸侯圉許制服出于晋侯以見晋侯專之:甚也

是反曹伯夫以路得國而春秋名之比于失地滅同姓之為関李氏曰胡傳曰曹伯衮何以名其歸之道非所以歸於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福於乃歸曹伯同一行貨也俞貨醫以全君之身則稱之福於及歸舊有疾曹伯之置侯孺货筮史曰以曹為解晋侯君陵鍾氏曰晋侯使醫衍砒衞侯霖俞貨醫使薛其毗得弱可憫也

經 133-701

一年拘執而得釋亞會于固許之役晋之強已甚而曹之

2121·5 16

春秋解佛雜殿卷二十七 信公二十八年 錄左傳曰晋候作三行以禦狄葡林父将中行屠擊将右附為亦須歸國而辨理之抑豈無事而徒歸者耶 曹何云不歸國且會圍未必是徒往諸如儀從軍旅糧努 遂得後而行不歸國也按此説非也明書曹伯襄復錦子 復歸名與術候之奔楚不名而復歸名同義〇杜氏曰言 其將而盡機之且欲以是而罪其君耶〇曹伯之執不名 行先蔑将左行 行而海其毗衛侯得以不死而率得歸忠之属也安可以 烙紂而釋文王羑里之囚未開過而非之者窮武子貨醫 切之至情無可 知義命而僥倖以茍免者若侯孺私自為之是乃臣子迫左侍未言曹伯使之也若果使自曹伯曹伯於此是闰不 失位之實而贱之宣為弱之不以其道哉且質筮史之事 天下定矣豈曰 罪 ルじ 知聖 人嚴於義利之别以正性命之理其說行 力口 何之計也而亦何傷乎散宜生以女馬 柿 之哉按此說不然曹伯書名盖據其 亢

ZW 21181898542289